

近代史資料專刊

義和團史料

现代史学名著丛书

# 义和团史料

K256.7/15

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K256.7/15

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  
(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近代史资料专刊  
**义和团史料**  
(上、下)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〇三印刷厂排版  
湖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34.375印张 10插页 984千字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1,500册

统一书号:11190·051

上、下册定价,4.05元

2A55/20

## 序

今年是义和团反帝运动八十周年。为纪念这一伟大的运动，悼念反帝斗争的先烈，总结惨痛的历史教训，给历史科学工作提供材料，我们编辑了三种资料，即《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和本书。

列宁在研究世界战争的真实情况时说：“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总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历史科学，就“要象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三十年来，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义和团》、故宫博物院编的《义和团档案史料》、北京大学编的《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我们编的《庚子记事》以及《近代史资料》杂志等，再加上报刊上所发表的资料，总共约近四百万字。今年山东、天津、东北各地同志和我们所编的资料，至少也在三百万字以上。这些资料对于义和团的记载和议论各式各样，真伪杂糅，褒贬相间。要想寻找“完全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的资料，还须经过一番整理工作。

整理工作就是把收集到的资料认真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出无可争辩的，真能说明客观情况的材料。只有根据这样的材料，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分析，才能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来。如果没有材料而夸夸其谈，象影射史学那样，捕风捉影，断章取义，那就是历史科学的罪人。如果不辨材料的真伪，不管记述的是非，合于自己口味的就顺手拈来，不合口味的就一概抛弃，这样写成的文章就不能使人信服，也不能列入科学之林。历史科学工作收集资料要广泛，整理资料和运用资料要严肃认真，必须

反对主观武断和敷衍潦草。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资料有几个问题值得注意。

第一，列宁称义和团为中国的起义者，而中外反动派却污蔑义和团为“拳匪”或“拳乱”。对于那些污蔑义和团的资料回避或者片面铺张，都不是科学态度。史料是客观存在，不能抹杀，也不能夸大。《中外日报》的《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一文，胡说旧党反对戊戌变法，要殄灭新党，“乃组织出义和团”。“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把义和团反帝运动完全歪曲了。还胡说组成义和团的旧党分四派：一是“野蛮派”，“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二是“小说派”，“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三是“闭关派”，“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四是“联俄派”，“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竟破口谩骂，说什么“野蛮派”，“不知为人之理”，什么“闭关派”，“仇视西人……与狗之吠生人一理也”。猖獗叫，颠倒历史，极为混账。本来不值得理睬。只有把它看作帝国主义走狗的表演，做为他们与中国人民为敌的铁证，还是一份好资料。如果抄袭它的话来评论义和团，那就是歪曲历史。过去和现在所编辑的义和团资料，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很少，支持或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的文献也不多，而污蔑义和团运动的东西却连篇累牍，使用这些资料，应特别注意。

第二，各种资料所记载的义和团事迹很不一致。《山东义和团案卷》、《筹笔偶存》等所记载的义和团，是以贫苦农民、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团体，应是真正的义和团。庚子年五月中旬以后，载漪、刚毅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是清朝王公大臣和投机分子的集团，应是伪团。杀死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者是董福祥的兵，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者是荣禄的兵，都不是义和团。把伪团和清军的行为都说成是义和团的活动，那就颠倒了历史。这个问题《景善日记》五月二十一日条记载得很清楚：“真正义和团系安分良民；其中匪徒固不乏人，伊等依附其间，实为伪团，无恶不作，颇于真团之名声有妨碍。”义和团为清政府所利用，进入北京，各坛口各自为政，从来不曾控制过北京。控制北京并且控制义和团的是清政府的步军统领、团练大臣载漪之类，闯入皇宫和王府衙门的义和团是载漪等所组织的奉旨义和团。“四人帮”

之流胡说：“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清朝的在京衙门，亲贵王公的住宅，大多数都被义和团成员把守监视。”这是包藏祸心，伪造历史。如果把胡说八道也当做资料，而议论“义和团控制北京期间”如何如何，那就上了大当。我们研究义和团的历史，只能根据记载真正义和团的资料，不能根据记载伪团和清军的资料；评论真正的义和团，不能以清朝王公大臣的言行为准，更不能以“四人帮”之流的谬论为准。

第三，资料不是伪造的，但所记事迹未必完全真实。在义和团自己的文献中就有假话、空话、大话和我们不能懂的话。在反对义和团的记述中污蔑义和团的谣言更多。所谓红灯照飞过高空，全是假话；但是说她们要索回甲午战争的失地和赔款，却代表着全国人民的要求。“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前半句是空话，后半句却说明了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的真情。“一概鬼子都杀尽”，只是一句吓人的大话，不过是要把洋人“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而已。抓着一两句话，就说义和团要杀尽洋人，岂非歪曲历史！英国外交人员写的资料，记录了克林德等欧洲外交官杀害中国人的事实；而《辛丑条约》对此一字不提，这种原始文件怎能使人完全相信呢！有些资料说义和团最恨洋货，用者被杀；但笼统的议论多，具体的记录少。另有一些资料，记载义和团并不曾严禁洋货，也不曾杀害用洋货的人。这样的资料，一条两条不能说明事实，更不能说明事实的复杂情况。根据义和团“最恨洋货”几个字，就吹嘘“义和团严禁洋货”；或责难义和团“排外”，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从鸦片战争时期的大烟贩子起，到后日的买办们，一直把帝国主义侵略说成是反对中国的闭关政策，把中华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叫做“排外”。这是歪曲历史。一九〇〇年六月十九日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前进报》社论质问得好：“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我们运用义和团的资料，要全面观察问题，反对抓住只言片词就横生议论，大放厥词。

第四，研究义和团的历史，要根据大量的资料。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所根据的资料，不只是《瓦德西拳乱笔记》一种，还应看一看《饮冰室辛丑集》、《拳匪纪事》等中外人士的

许多记载，还应研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历史。各帝国主义侵略亚、非、拉各地区时，他们之间都是矛盾重重。这些地区的民族能够保存下来，日后能够获得独立，并非因为帝国主义之间有矛盾，而是由于当地人民进行了解放斗争。可知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不能阻止瓜分，只有人民的反帝斗争才能阻止瓜分。

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妄想，但是不能把帝国主义驱出中国，却牺牲了多少万爱国烈士的生命，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反帝斗争史上的重要环节，应当仔细研究，从中吸取教训。根据资料来看，当时中国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不论是革命派或改良派，除了个别人以外，都不领导义和团运动，而且反对这一运动；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不曾成为独立的阶级，不能领导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还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不能摆脱农民阶级的落后性。如何认识这个落后性，应广泛研究资料。义和团请神附体，确实迷信落后。但是我们研究世界史，无法比较迷信许多神和迷信一个神谁进步或落后。而且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运动，并非迷信运动。侈谈义和团迷信，并不曾接触到义和团运动的实质。

义和团宣传：“挑铁道，把线砍，旋再毁坏大轮船。”毁坏轮船只是一句大话。为了阻止西摩尔的洋兵进京，拆了京津间的铁道；为了阻止清兵杀义和团，破坏了一段芦保铁路；由于帝国主义强占土地、破坏水利，高密人民曾经反抗修筑胶济铁路。这样破坏铁道，能说是落后吗？事实上，定兴附近的铁道，正是因为义和团的保护，才不曾拆毁。义和团砍了几根电线杆是事实。而砸了哪个工厂的机器，并无具体记录。因为上海有工厂，那里的义和团却未曾起来，而北方还很少近代工业。义和团运动以反帝为主体，有反资本主义的成份，但不是主要的。而且查阅欧洲的历史，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反对过机器生产；工人阶级最初反抗资本家的斗争也曾破坏过机器。那么中国在反帝斗争中即使出现了反对机器的事情，怎么能苛责义和团落后呢？

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在反帝一方面，义和团和爱国地主有共同的语言，因此有的地主参加了义和团反帝运动。但

在反对资本主义生产这一方面，义和团又和最反动的地主有共同的语言，因此被以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所利用、欺骗、屠杀。农民阶级的落后性，主要是散漫和保守。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是其保守的一面，没有统一的组织，没有统一的行动计划，没有统一的战斗部署和指挥，是其散漫的另一面。义和团的这种落后性，表现为它的每一个坛口都是一个独立的单位，互不统属，有的还自相残杀。因此，清政府一利用义和团，就立即控制了义和团；义和团不能抵御清政府的阴谋诡计。义和团英勇壮烈，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可惜没有组织的群众，很难战胜有组织的洋兵和清兵。这是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好好研究。

我们编辑的义和团资料，遗漏了哪些重要资料，切盼同志们补充。我们选材不当之处，整理工作的疏忽或错误，我们对于资料的看法不妥之处，都切盼同志们严厉批评。

荣孟源

1980年5月1日

## 编者的话

为纪念义和团运动八十周年，我们编辑了这部书，供史学工作者参考。

本书资料分四类：（一）《义和团文献》四种，集有传单、揭帖、乱语和咒言等，是义和团本身的原始资料。（二）《史籍汇录》六十七种，汇集了文集、函札、日记、笔记、纪事诗、年谱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原始文件和记录。其中如《庚子传信录》、《庚子纪闻》、《献县天主堂资料》、《五城公牒汇存》、《退想斋日记》等二十种，均系稿本，初次刊行；有些印书也是流传不广几成孤本。这些资料多出当时官吏文士之手，言多诬蔑，但叙述当时社会状况、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重大事件，却比较具体详实。（三）《四川红灯教》，收有清朝政府案卷七十五通，反映了义和团在四川的情况。这批案卷在五十年代于巴县发现后，这次是第一次刊行。（四）《方志辑录》一九九种，以直隶、山东、四川等省的方志为多，奉天、黑龙江、山西、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较少。所收省份不全，而各省中的县份更不全。从资料中，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以北方为中心，遍及全国；义和团式的反帝斗争，一直继续到辛亥革命。

下面将本书编辑凡例说明如下：

一、本书史籍汇录中选辑的资料，以北方地区为主，按义和团运动发展的时间顺序，先编排山东、直隶、天津、北京、山西等地的资料，然后是南方浙江、江苏、四川等地区的资料。综论性质的资料又放在每组资料之前。

二、本书所收资料，凡属初次发表者，均在篇目后加\*号。

三、本书方志辑录，按《清史稿·地理志》中省、府、县顺序排。

列。注明方志刊本的时间，不注编纂者姓名。

四、本书资料大部分原无标点，亦不分段。编者进行了标点和分段工作。原稿中原有舛误，可以确定者订正之，略有怀疑者则保留原状。订正时以〔 〕号注明编者拟改的字和怀疑之点，以【 】号注明拟增的字，以□号注明脱漏的字，以（ ）号注明说明的语句。

五、每种资料前，附有编者按语，简要说明作者生平、刊本时间和主要内容，以供读者参考。

本书编辑过程中，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等同志，提供了多年积累的资料；还曾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对同志们热情支持，谨致谢意。

本书由荣孟源、庄建平、孙彩霞同志编辑。限于编者水平，工作难免错误，敬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1980年4月

# 目 录

序  
编者的话  
图片

## 上 册

义和团文献 .....	( 1 )
团规 .....	( 2 )
义和团杂记 .....	王 火选辑 ( 4 )
义和团揭帖 .....	孙 敬辑 ( 12 )
义和团乱语 .....	( 18 )
史籍汇录 .....	( 21 )
铁拳 .....	德国前进报 ( 22 )
庚子诗鉴 .....	龙 颀山人 ( 28 )
综论义和团* .....	佚 名 ( 155 )
庚子传信录* .....	李超琼 ( 207 )
庚子纪闻* .....	刘福姚 ( 222 )
悟澈源头 .....	左绍佐 ( 230 )
义和团运动散记* .....	张黎辉辑 ( 244 )
古春草堂笔记(选录) .....	曹 倜 ( 267 )
胶州事件 .....	若 虚 ( 276 )
庚子莽蜂录*(选录) .....	奇 生 编 ( 282 )
容庵弟子记(选录) .....	沈祖宪、吴国生编 ( 295 )
畿南济变纪略 .....	刘春堂 ( 306 )
幼龠官书拾存(选录)* .....	罗正钧 ( 350 )
遗民图(选录) .....	孟继元编 ( 369 )

庚子手札*	奕谟等	(375)
太行阻戍记(选录)*	汪宝树	(385)
意定和尚碑(节录)*	崔 栋	(404)
庚子事迹记略	任 植	(406)
周馥年谱(选录)	周 馥	(413)
劳乃宣自订年谱(选录)	劳乃宣	(416)
永忆录(选录)	韩国钧	(418)
河塑前尘(选录)	王锡彤	(419)
献县天主堂资料*	河北省博物馆辑	(422)
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	王振声	(475)
枕戈偶录*	汪声玲	(484)
磨盾余墨(选录)	马福祥	(499)
竹素园丛谈(节录)	顾恩瀚	(503)
庚子佚事	董作宾	(505)
陈氏家书(选录)*	陈惟彦	(512)
大直沽救乱记碑文*	林开明整理	(519)
双青藤馆手录本*	张鹤亭	(526)

1902

## 目 录

### 下 册

- 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王崇武译 (535)
- 拳变纪略……………继 昌 (558)
- 春冰室野乘(节录)……………李岳瑞 (562)
- 趋庭随笔(节录)……………江 庸 (563)
- 庚子日记\* ……………杜 某 (564)
- 拳时北堂围困 ……………包士杰辑 (577)
- 清季野闻(节录)……………陈恒庆 (637)
- 不远复斋见闻杂志(选录)……………张廷驷 (641)
- 庚子纪事长札……………赵声伯 (653)
- 平等阁笔记(选录)……………狄葆贤 (665)
- 骨董琐记(选录)……………邓之诚 (669)
- 汪穰卿笔记(选录)……………汪康年 (671)
- 张季子九录(选录)……………张 謇 (672)
- 幸生录 ……………五知老人 (675)
- 梦蕉亭杂记(选录)……………陈夔龙 (679)
- 五城公牍汇存(选录)\* ……………陈 璧 (700)
- 金銮琐记(选录)……………高 树 (729)
- 回鉴纪事 ……………优钵罗斋主演 (732)
- 唐文治自订年谱(选录)……………唐文治 (743)
- 赵慎斋年谱(节录) ……………王步瀛编 (752)
- 十叶野闻(选录)……………许指严 (758)
- 徐梅斋集(选录)……………徐继孺 (765)
- 山西解州拳案……………何见扬 (773)
- 退想斋日记(选录)\* ……………刘大鹗 (775)

晋祠志(选录)* .....	刘大鹏	(827)
审安斋遗稿(选录) .....	陈 涛	(832)
张之洞年谱(选录) .....	胡 钧编	(838)
辟邪录(选录) .....	王锡祺	(840)
夏曾佑致汪康年函 .....	夏曾佑	(841)
心太平室集(节录) .....	张一麀	(842)
潜庐随笔(选录) .....	甘鹏云	(844)
佚名文稿*(选录) .....	佚 名	(848)
拳教 .....	周云镛	(855)
友琴山房文草内集(选录) .....	龙学泰	(856)
啸海成都笔记(选录) .....	如汪海	(859)
怡云馆文牍略存(选录) .....	罗 绂	(861)
四川红灯教 .....		(867)
清政府案卷* .....	四川大学历史系辑	(868)
报刊资料选录 .....	四川大学历史系辑	(930)
方志辑录 .....		(939)
直隶省 .....		(940)
奉天省 .....		(995)
黑龙江省 .....		(1015)
江苏省 .....		(1016)
山西省 .....		(1017)
山东省 .....		(1024)
河南省 .....		(1045)
陕西省 .....		(1049)
浙江省 .....		(1050)
四川省 .....		(1058)
广东省 .....		(1080)
贵州省 .....		(1082)

注：附\*号的均系初次刊出的稿本资料。

# 义和团文献

**编者按：**本文包括四种资料。

《义和团团规》是清光绪 26 年 5 月 26 日(1900 年 6 月 22 日)清政府任命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以后所发，其性质实为清政府所订的义和团之行动纲领。原件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义和团杂记》是王火同志搜集到的，原件为旧式帐本，杂记各种事情，书无名称，原记者姓名亦无从考查，由王火同志选录有关义和团的记事、乱语以及当时物价各项，并订正错字。

《义和团揭帖》原件为荣孟源同志所存，原无书名，据书中署名知为孙敬(孙行简)所抄，抄者同情义和团，故为这些揭帖作解释，对于我们了解揭帖的意义给了一些帮助。

《义和团乱语》录自《庚子莽蜂录》，原标题作“妖言”。《庚子莽蜂录》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存抄本。内容全为义和团运动时的文件和记事，原抄录者佚名，是反对义和团的人，但义和团乱语部分却为义和团本身的文字。

以上四种资料都是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其中有三件如《增福财神札》、《吕祖乱语》及《关帝乱语文》已收入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因文字不同，故仍发表。这四种资料中重复的部分，如完全相同，便刊登其一。

义和团反帝运动是农民自发的革命，其主张和要求全是用迷信或神秘的形式发表的，如乱语、碑文等。因为这些文献带有浓厚的迷信或神秘的色彩，所以有许多字句我们还不能了解。据已能了解的说，剥去其迷信或神秘的外衣，就可以看出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也反抗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当然也表现了农民和手工业者反对机器生产的落后的一面，但那不是义和团运动的主流。这一些文献，在以前各种义和团资料中很少见，今发表于此，以供研究义和团运动者参考。编者所加的注释如有错误，希望读者指示；编者不能注释的词句，更希望读者指教。

## 团 规

钦命统率义和团王大臣为发给团规事：照得本爵大臣奉命统率义和团以来，迭与诸团师兄，讨论时事，具见忠勇性成同仇敌忾，因思前来挂号者不一而足，恐其中或有事理未能明悉，致干咎过，爰与本团师兄等参合佛法，拟定团规，俾众团师兄有所遵守。兹将团规十条开列于后：

一、义和团专为承天命奉佛法，诛杀洋人，翦除教匪，以保国家，而安良善，义和心诚，莫是过矣。仰各团师兄当谨守此意，不可偏信人言，有意苛求，致生枝节，如有滋事之人，轻者驱逐出团，重者请佛法惩治。

一、义和团本系大公无私，所有各团诸师兄，均应恪守佛法，精白乃心。如有不守团规，循私偏听，藉端滋事，诬害良民；或报复私仇；或意图讹诈，任意烧杀抢掠等情；即系匪徒假冒，既为神人所共愤，更为佛法所不容，本爵实深痛恨。若经访有确据，或被指名告发，禀明总团，即带团往拿，照匪徒办理，如敢抗拒，应格杀勿论，然不可任意专擅也。

一、义和团每遇诸神附体，是否教匪，一目了然，从未妄杀一人，世人或有不知者，不免啧有烦言，所以拿获教匪，必须带至坛上，明试真伪，以供众睹。实系甘心教匪，直认不讳，看押禀明总团，分别正法。如有教民，真心改过，质明神人，准赎前愆，带至总团，听候佛法发落。

一、义和团承天命奉佛法，保国家，正所以保身家也。如遇临敌打仗，自当奋勇杀贼，不可畏葸退缩，应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可稍存尔我之见，致误事机，各团既系诚心为国，必有神灵保护，决无意外

之虞，其临敌退缩，或存尔我之见，是故违佛法，神灵必不保护也。

一、各团师兄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不可稍存观望，违者即非佛法本意，当请佛法惩治。

一、各团师兄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验明，分别办理。

一、各团师兄夺获敌人器械者，应呈明地方大吏，听候办理。

一、各团师兄杀死教匪后，查明房间系教匪产业，应即封闭入官，不可烧毁；所有一切什物，应查抄入官，变价充公，不可喝令抢夺；如系他人产业，应从宽免其究问。

一、各团师兄，应与兵勇彼此和睦，联成一家，并力杀敌，以保国家，偶有微嫌，不可介意。倘兵勇欺压团众，在京应禀由统率王大臣，在外禀由地方大吏，转行该管统领惩办，不可辄相械斗，致生内哄，而误大局。我团众总宜与兵勇联络，如有互相杀伤等情，各应从重办理。

一、各团师兄，不论何字，均系一家，尤当和睦，遇有团内应行联合事件，务须和衷筹商，断不可各存门户之见，致生嫌隙。凡事自有公论，决不容怀挟私心，强词夺理，颠倒是非，倘有不遵者，即将该团销号驱逐，该团大师兄应请佛法惩治。

右仰 山东曹州府曹县老团准此  
光緒貳拾陸年七月初二日

# 义和团杂记

王 火 选辑

## 前 记

偶在小书摊买到一本账簿式的本子，里面杂记《历代帝王总录》、《皇帝皇后忌辰》、《大清十九省疆域》以及《各位大人名号》等等；最后一部分，记了和抄了一些有关义和团的材料及当时物价，不过错别字太多，尤其是自己记事的部分。今择录于后，略加标点并订正别字、补出漏字。正字及缺字用（ ）标出。通篇不见记者姓名，但从文字中看到是住在天津的人，记的是天津的事，时间是自光绪廿年起，至民国初年止。

王 火

### —①

“光绪廿年间，李鸿章侄子系东洋国的副（駙）马，叫东洋造反。东洋在高丽通商，叫高丽造反。是假意按（暗）保张佩论（纶），备卸士（被御史）参，罚奉（俸）三年，以假作真，将鸿章放在南省督府，面上不挂；按外国造反，随急王文勺（韶）到任，裁去天津护卫营大炮，教厂（校场）大炮。坐一二年随放荣中堂〔荣禄〕，未办好；一二年随又放裕禄。不久到庚子年，皆因外国用迷魂药打童<sup>男</sup>无数太多，记（激？）急民人，才出义合团因尤（由）。”

### 二

光绪廿五年春天至冬，未得下雨，汗（旱），春麦未种，玉面每斤

① 这一段记载说明民间反对甲午中日战争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所谓李鸿章侄子为东洋駙马，系当时流传在民间的传说。

籽，高粮面莜，白面莜，白米响，白菜每斤貳。直隶三省未下透雨，廿六年至五月未下透雨，皆未种上。

廿五年山东出一合(义和)拳一事。

洋人要山东圣人地面修盖洋楼，圣人求天师，天师言叫圣人去某山大拜三拜，献(现)出祺(旗)杆两根；听山内响大炮三声，拜三拜，献(现)出老者，言此“先练一合〔义和〕拳，后练红灯照，赶洋人，缎(断)铁道。当年将洋人赶走。”廿六年四月起手天津，在保定府起手，京东南放火烧电线铁道铁桥数十里，天津带队杨大人〔杨福同〕代(带)马队去打一合〔义和〕拳，叫一合〔义和〕拳用刀打死。吕吕(屡屡?)去兵。义和团打死洋人数百，五月初七在独流打一仗，官兵、洋人死数百人，姜统领〔姜桂题〕受伤。

初八，义和团到天津。

初九早官兵由天津火车装上千往北去芦台。聂军门〔聂士成〕兵南门外去一营，聂军往北去十营；初五打伏至十一，兵死两千。

各国兵鬼来天津，未到前适官兵在洛法(落堡)将民人用大炮台(抬，意为轰击)了，一村民人死了五百多户，太后圣旨下，大兵退回，各归各营，由义和团自便，聂军图了洋人银子犒万两。

义和团共有老师卅六位，每位代(带)廿万多神兵，分为乾坎艮震(震)选(巽)离坤兑，洋红包头，红代〔带〕子，红腿代(带)，红手代(带)，头顶佛字，红兜兜中间坎字的，乾字的。五月十八日半夜四点钟，火烧城内讲书堂三个，前三日由讲书堂找出白查〔没有上漆的〕官〔棺〕材三口，先抓天津县去，言此无有。后罗协太(台)〔罗荣光〕急去查出大恭(?)；午后，义和团将官北讲书堂抓去，晚十点火烧锦衣卫桥苏家，下剩一门，行二未烧；又三岔口大楼陈家沟铁桥铁道闸口上下讲书堂一盖(概)均烧。

又洋人马、步队放枪，义和团交首(手)后，马三元大兵护卫练军邦(帮)义和团，将洋人赶到西开，合一大仗，洋人死两千有余也。

军兵邦(帮)洋人放枪，即叫董兵赶散，打至天明，追赶三四十里路复反(返)。十国洋人救兵到，六【月】十七开大炮将一合〔义和〕拳、官兵打散。十九早寅时失城。

东洋前适(敌?)打破<sup>西南</sup>门,四门功(攻)打,人死上万。烧衙门、民房,抢当甫(舖)、民宅、甫(舖)面,均抢三天止住。洋人安民,六国在天津住一年有余,将城裁(拆)去,修马路,城砖均归卫海。民间各门首不净,看见罚洋一二元;出<sup>大</sup>恭看见,受罚一二元。各家门口点灯。至廿七年至宣统,天津老钱段(断),净使用小钱。

白<sup>米</sup>贵,价每<sup>升</sup>斤<sup>肆</sup>改,玉<sup>面</sup>软<sup>肆</sup>斗,白菜每十六斤硕,各物均贵,洋钱每元<sup>肆</sup>,皇上十一月廿八到京。李鸿章罪(坠)金死<sup>①</sup>

米面长至廿八年<sup>白米</sup>白<sup>面</sup><sup>肆</sup>改,玉面<sup>肆</sup>改,洋钱<sup>肆</sup>。

### 三<sup>②</sup>

关圣帝君降坛曰:“万里香烟扑面来,义和团中得道仙,庚子年上刀兵起,十方大难死七分。大发慈悲灾可免,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若为幌(慌)言,为神大怒,必要加灾。众善人家可免恶(恶?),恶礼(里?)难逃。如若不信者,七八月死人无其数。鸡鸣丑时分人间,善人、恶人天知道。一怒者,天下小平安;二怒者,山东一扫平;三怒者,湖北水连天;四怒者,四川起狼烟;五怒江南大荒乱;六怒边地死人一多半;七怒有衣无人穿。吾看阴鹭那三怒,恐误了南天门走一番,去成于处道阳间,若在义和团中保平安。定于六月十九日,面向东南,上供,拈香;七月二十六日,向东南,拈香,可免大灾大难矣。”

神仙语扑(?)各行往下传。

### 四<sup>③</sup>

义和团老师传下八个字贴在门上屋内均可。

“快马神骑 八卦来急”

① 李鸿章坠金死,系民间传说,表明人民对李鸿章卖国的愤恨。

② 此文为劝人参加义和团的宣传品。

③ 此文亦见于《庚子萍蜂录》。八个字意义不明。

## 五①

传

稽首 避枪炮火咒

“北方洞门开，洞中请出枪佛来。

铁神铁庙铁莲台，铁人铁衣铁避塞，

止住风火不能来。天地玄我，日月照我。”

念一遍

“悉怛哆音达多 钵怛唎音膺”念十遍

如有大难急念

## 六

以上(下?)各物大长，至光绪廿八年由正月长至十一月：

白面每斤顺 白米每升项 玉面垠

高粮面垠 江豆每升卍 元豆卍

猪肉卍 羊肉卍 洋钱每元纤 每毛[?] 卍 督宪出告示至十一月廿日止断净钱(?)断拨条私铸，均用老钱。

官卖玉面垠 私个白米卍 私卖玉面卍 卍不均。

十二【月】：

洋钱半白菜垠

四处官米局玉面对 白米对满钱 高粱每升对小米每升对……  
(以下(上)系补记卅四年物价)。

## 七②

温泉山煤洞中掘出刘伯温先生碑文：

“庚子之春，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最恨和约一误

① 此文为鼓动群众不畏枪炮的宣传，最后“悉怛哆”等十一字，亦见《庚子萍踪录》。

② 此文为义和团的重要宣传文件，说明义和团反对清朝官吏卖国，人民须在义和明教和红灯照的领导下进行反帝斗争。各种资料中多见此文件，但字句各有不同，故仍录于此。

(《庚子莽蜂录》‘一误’作‘一误至今’)。致皆党寇殃民(《庚子莽蜂录》此句作‘割地赔款，害国殃民’)。上行下效兮，奸鬼道伸；中原忍绝兮，羽翼洋人；趋炎附热兮，肆虐同群(《庚子莽蜂录》无‘中原’至‘同群’十八字)；红灯照夜兮，民不迷津；义和明教兮，不约同心。金鼠漂洋孽，时逢本命年，待当重九日，剪草自除根。”

“石人半面脸，六月不下亦不晚，每亩加三石，八月一乱我不管。”

### 八①

裕中堂请乱，问：“大事如何”？

吕祖发下圣谕言此：

“你问吾，吾问虽(谁)？十个官，九个肥。盗入内，不拿贼，放走了，瞒愿(怨)虽(谁)？”

### 九②

圣谕

增福 扎  
财神

“兹因天主耶稣教，欺神灭圣，忘却人伦，怒恼天地，收住之雨，降下八百万神兵，扫平洋人，才有下雨之欺(期)；不久刀兵滚滚，急速退教，速进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中能保安民，下能保身。见帖速传，传一张，免家之灾，传十张，(免)村之灾，如不下传者，即有吊头之苦。”若吃洋人毒物者，后有救方：

乌梅七个 杜仲五钱 毛草五钱

煎服

又治井中下药

吉豆一碗 乌梅七个 大王麦七个

① 此文宣传清朝官吏贪污。

② 此文说明义和团的主张是“扫平洋人”，保民保身，并劝教民勿受洋人利用。《义和团资料》第四册 152 页录有《增福财神李告白》，但词句有不同处，故仍录之。

花生十个 白菜疙疸七个 红糖一两  
煎服

### 十<sup>①</sup>

“七星观涯(?)白布飘，今天毛人十路刀，  
斩邪魔，杀洋妖，一路星刀水火一齐清，  
无有十层殿，第九层不晓。”

### 十 一<sup>②</sup>

天津府，天津县本城土地尊乩语所云有诗四句：

“一片苦海望无津，小神忙乱走风尘，  
八千十万神兵起，扫灭洋人世界新。”

又云：

“五月<sup>七</sup><sub>八</sub>昼夜不准动烟火，吃饭渴〔喝〕水千万忌此三日，洋人下

三日毒药无可治。日到晚，向东南方焚香全供，跪咒一夜，下迟至天明，叩响头五百为要。”

“来处来，去处去，生处生，死处死。”

咒罢又叩响头五百，头罢盘足而坐可也。

### 十 二<sup>③</sup>

静海县七里庄挖井，献(现)出石碑一块，长有一丈，宽有二尺，  
上垂国号：

“贞观十七年造”，下有袁李二人所作碑文十四句：

- 
- ① 此文为号召人民进行反帝斗争，其中词句不能详解。
- ② 此文第一首乩语为号召人民进行反帝斗争，第二首乩语说洋人放毒药，鼓动人民反帝情绪。
- ③ 此文宣传义和团(即九宫门、八卦教、红灯照)领导起义。其中许多词句(小煤烟、叶底千、八二六、一四三)不能懂，此文亦见于《庚子莽蜂录》惟云“此碑从任邱县八里庄井里掘出。”

“总是一千年，九百九十三，释迦出(《庚子莽蜂录》‘出’作‘去’，作‘去’为是)了世，不日改天年；三元李靖造，应在庚子年，暗有九宫门；明有八卦图(《庚子莽蜂录》‘图’作团，作‘团’为是)继(《庚子莽蜂录》作‘悬’)起红灯照，段(断)了(《庚子莽蜂录》‘段了’作‘化生’)小煤烟。乾坤一扫净，取出叶底千(《庚子莽蜂录》此句作‘明主定中原’)按(《庚子莽蜂录》作‘安’)下八二六，还等一四三。”下边又有一句不敢漏了天机。如问者，自己去到静海县碑上去看为要。

### 十 三①

兹者南响(乡?)掘土，创(刨)出卧碑一块，乃刘伯温所造，文曰：

“天地怒，神仙惨，雷电收，霖雨敛。  
红灯照，义和拳，力无穷，法无边。  
烧铁道，拔线杆，枪无药，炮无弹。  
洋人灭，尸相连，人神喜，鸡犬安。  
歌大有，庆丰(年)。”

又曰，反面七言诗一首：

“男学义和女红灯，刹(杀)尽洋人海宇激(澄)，待到枪(刀?)无用日，试看霞蔚并无〔云〕蒸。”

此碑名为“西洋气数碑”

### 十 四②

“这时不算苦，二四八中五，穷民无岁月，富贵无米煮；  
庚子时无继，去二四八中，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  
南来一群猴，大街小巷认〔任〕他游，西北来〔了〕真男

① 此两通碑文均宣传反帝斗争。

② 此文不能详解，所谓“二四八中五”，似以民间传说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故事，鼓动反清斗争。“西北来了真男子”似宣传义和团所理想的皇帝到来，就扫清了“一群猴”。“猴”当指帝国主义或封建统治者。此文与义和团揭帖中之涿州邓家窑碑文略同。

子，只见男子不见猴。”卧仙题。

## 十 五<sup>①</sup>

上帝今有七怒：

“一怒庆王天主翁，二怒钦差袁奸雄，

三怒助洋鸿章李，四怒将军裕不忠，

五怒聂姓提督死的苦，死后还得流(留)骂名，

六怒贼子通洋保国会，不久落头归阴城，

七怒变(遍)地死一多半，闰月秋时是大乱。”

---

① 此文说明义和团反对的对象是庆王奕劻、袁世凯、李鸿章、裕禄、聂士成、康有为的保国会等。对聂士成的评价，承认他为皇帝战死，尚为公允。反对保国会，即反对戊戌变法，又表示了义和团落后的一面。

# 义和团揭帖

孙敬辑

## 一 庚子年圣帝鸾语<sup>①</sup>

四海风云驾海潮，争权争教又争朝，西风未尽南风起，兵火相连野火烧。天下各省谁为主，满天星斗与孽妖，生灵到底归何处，只见明灯路一条。

## 二<sup>②</sup>

光绪二十年岁次甲午夏月，朝鲜国匪党变乱，因与日本失和，海上交兵，至八月水陆皆以败闻，皇太后请鸾得此乱语：

今时不算苦，三〔二〕四加一五，大路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广县连走信，紧防大沽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麦大一齐收，十月创幽州，小官逼大官，皇上也忧愁。

甲午乃六十万寿，朝廷骄纵至甚。机务大臣(军机大臣)礼王世铎、大学士额勒和布、张之万、孙毓汶及徐用仪，是时文嫔于内，武弛于外，以致用兵一败涂地。李鸿章在北洋卅年空有虚名，所谋皆成画饼，诸臣误国以致于此。

## 三 马家堡碑文

幼儿老疆土，恰似比英武，天下红灯照，那时才算苦。贫民无岁

① 此文前四句似指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争权当为侵犯中国主权，争教当为帝国主义利用的宗教侵略，争朝当为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妄想。后四句似为反清，言统治者孽妖，人民的出路只有跟随义和团，义和团称明教，故称“明灯路一条”。

② 本文词句难解，据孙敬解释，可知其意为反对清政府卖国。

月，富贵无米煮，四川无瓦盖，更比汉朝苦，大清归大清，谁是谁的主。

津芦铁路修至永定门马家堡，光绪丁酉夏月掘出此碑，内中谶语含有更朝换代之义。

#### 四 涿州邓家窑碑文<sup>①</sup>

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庚时远方去，紧防黑风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西北出了真男子，只见男子不见猴。

芦汉铁路修至涿州掘出此碑，廿五年已传播此谶语，呜呼，世上不久，乱兆又扰及升平之世矣。

#### 五 南苑三台山 神字三百六十<sup>②</sup>

西来如来倒念弥陀佛，

北来恶佛，关圣帝君作了题，统领众神面奉玉皇。

南来善佛观世音菩萨办的好。

东来日佛就是三太爷了，全神下了界，律办十五年。

不使金银钱了，不使铜铁钱了，不使当十钱了，神仙制造十五年了，北斗星该值了，七爷南苑三台山烧股香了，真龙出现了，神仙助一帮之力了，拆了神仙庙免不了神仙了，路上没有草名之人贴出票来了，乾坎刀兵滚滚了，人走一个字钱走七字了，烧的扛天红神仙救不了，碑文天书全献了，僧人南来了，草名之人一个跑不了，作官为宦测音了，南极子办的好了，有仇报仇有冤的报冤了，西北真主当值了，神仙发了难全现天书了，东方明星出现了，饥荒年来了，要过太平年了，露出绿豆了，大笔写出了，神仙制造圣人传了，可好可好可也就完了，神气呵成南极子降生四道口了。

① 此文与《义和团杂记》十四之文略同。

② 此文词句多不能解。据“不使当十钱了”几句，似反对清政府的剥削。“草名之人”似示作皇帝的满人。“乾坎”当为义和团，似言义和团兴起就出现光明，“要过太平年了”。

此文于光绪二十五年春遍贴京城，余在阜城门洞见之，曾念一遍，谓其无稽，望洋而去。后有友人玉姓者谓其中隐语太多，不可不记。厥后又遇于壁，抄录遗漏数句，亦一遗憾也。谓世道不久必变，而变幻莫测，兴废之情形殊异，刀兵鬼火凶灾然兆将来。又谓必有真主出来御世。又云中国有圣贤复作，则中土气运回春于寒谷幸也。呜呼，此狐仙竟能吐天地之奇亦神也与。

## 六 海岱门碑文<sup>①</sup>

么二三数万千，桑兵桑马下江南，鼠尾牛头骨堆山，有人若问江山事，江山还是旧江山，山前鬼山后妖，妖见鬼命难逃，奈等小将不时到，家家齐吹太平箫，不来也不忙，二马赶六羊，奈等小将必来到，原来小将是真皇。

光绪二十七年春洋人修筑京津铁路，拆崇文门月城露出此碑。碑文大意谓有妖氛作乱，遇洋人即败，惟至甲子乙丑之间，中外构衅连兵不解，杀人尸骨堆山。若问江山还是以前之江山，此语谅上难以索解，迨小将到京年才二十一岁复立皇极，宇内生民始登衽席矣。孙行简志。

## 七 关帝乱语文 云京北沙河关帝乱语

一愁长安不安宁，二愁山东一扫平，三愁湖广人马乱，四愁燕人死大半，五愁义和拳太软，六愁洋人闹直隶，七愁江南贼连天，八愁四川起狼烟，九愁有衣无人穿，十愁有饭无人餐，过戌与亥是阳间。

庚子之年天地昏暗，人心汹汹。四月初三午时余至西四牌楼羊市南壁上贴此乱语。余读一遍立即神魂飞越。呜呼，中国目前有数次浩浩之劫，社稷存亡生灵涂炭，刀兵水火履霜坚冰，至其兆以决于此。孙敬急记。

## 八 孟津黄河碑文<sup>②</sup>

黄鬣短，乾天乱，口上口，天上天，一时干戈起，人民死万千，

① 海岱门即哈德门，此文前三句似说妖鬼作乱，下面紧接说江山是我们的，一旦小将（真皇帝）来到就光复归物。所谓“山前鬼山后妖”似指帝国主义者和清朝皇帝。“二马赶六羊”不能解。

② 据孙敬解释，此文为宣传改朝换代之意，当即推翻清朝之意。

草头之下有十口，鼠尾十月进幽燕。

碑中之隐语谓戊午年西北秦省有姓吴者结竿扛起，关中人民遭此浩劫，几乎民无噍类矣。幸真主出于江岸之上，木子作将，十口为臣，甲子身即九五之尊，抚育海内生灵免此奇祸，使数百兆黔黎出于水火，登彼福疆，不幸之中幸也。时在

光绪著雍涪滩季夏之月

孙敬谨志

## 九 宫内鸾语

庚子义神拳，戊寅红灯照，丙午景风起，甲子必来到，壬子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两月，庚子才算苦，等到乾字号，那时神追鬼也叫。

此鸾语拳乱已起，皇太后始请乱，其谶谓庚子年义和拳，丙午年真主降生，甲子由秦中到燕京。又谓庚子壬子皆是苦难之秋，等到西北真主追兵到京，那时与洋人决裂，虽即中外构衅，而真龙之主百灵效护，洋人一战即败，再战俄法不能逞其威，英日不能施其计，而我武惟扬，一洗从前耻辱。斯时也，中国威风凛烈洋人运败矣，扬帆而去。

## 十 云游道人诗

沿河一带建楼房，扯旗放炮逞刚强，有朝西北真主至，一炬火光化无常。

同治五年丙寅有一云游道士，至天津紫竹林观看，见各国洋楼高耸，百厦云连，每逢礼拜日则悬旗鸣炮声势赫濯，其强也甚矣。题此诗于壁，有人见之。奇哉，此道人也，能知六十年后兴亡，又能道出西北之有真主，将来临世。款款掇笔题诗，能知天地之奇，谅亦不凡也矣。

三余小隐孙行简谨跋。

## 十一 宝坻县乱语<sup>①</sup>

天降黄牛定生灾，黄牛绿鸭一齐来，黄牛不久归山去，襄阳固城

<sup>①</sup> 此文词句多不能解，据孙敬解释，亦为反清之意。

门大开。蛤蚂咬着蛤蚂手，僧人死了僧人埋。若问王侯同人多，宝刀磨了又重磨。水淹齐鲁东三省，血染陕西八百坡。更君若能兴三事，虎出山林定干戈。若问真龙主，全在二八五，满城一支花，独野无国土。

此乱云有黄姓者出而扰世，乱生于楚，而清廷自失权柄，僧人谓必有秃士弄柄，而真主出现，文如良平，武如布越，战利功勋，约法三章以治民，民安于野，由甲子至丙寅鏖战三年，杀得尸骨堆山而后已也。

## 十二 永定门碑文<sup>①</sup>

一弋止在心，八牛不安忍，白鼠江边乱，大闹西落村，该当无言亥，两羊一口吞，大道改沙岭，小道一条金，两陕东西乱，齐鲁水淹浸，何日才了结，修齐归死门，家人带草帽，戈茅也不真，若惹真灵怒，四斗下山林，八八至五五，方来有福人，日月从头起，文武拜圣君。

此碑文谓天下修筑铁路致召莽乱，而陕西被兵尤深，人民最惨。真主奋行崛起，其众皆云集集合，交战攻袭文武互济。迨至甲子年秋，则过河进逼燕京，爱新东走，而人心久乱思定，日月之旗飘展于京都矣。天下人民始获庆生而享新主之福。呜呼痛哉！

## 十三 庚子六月鸾语

善者善恶者恶，善恶分明七月半。安者安乱者乱，安乱之时自然现。尔众生，听良言，天遣神兵除邪乱。邪气生，四下散，人民有灾当为善。心公平，天良见，可保忠厚到阳间。戊亥年，防大乱，神护真主除灾难。

此乱语庚子六月所降。鄙人一见固知秋深必有奇祸。当是义和拳在市姿睢，任意杀人，毫无道理。古云信妖引魔，谅此祸不远矣。果七月十三督兵大臣李秉衡战败死绥，杨村不守，全师溃败。十九日晚敌氛逼近京城矣。皇

<sup>①</sup> 此文较明显的说出天清复明之意。第一句为“武”字，第二句为“朱”字。“日月从头起”即恢复明朝。第三到第八句不能解。

上西辛，钟虞震惊，悲夫哉，谁之过也。

#### 十四 庚子乱文<sup>①</sup>

玉皇勅旨九重天，分遣神兵下人间，扶保西北真男子，劝君快把空业般。众人未看清，上帝降神兵，扶保真君主，挪位让真龙。

庚子六月正京城惨杀酿祸之时，有人请乱得此乱文，内中直谓西北有真主，不久临世，抚育海内苍生，又遣下多数辅弼诸臣，并有无数谓之神兵，先行龛定中原，后复大战洋人，杀得尸骨堆山。呜呼，甲子之冬，乙丑之春，天作此浩劫坎，真数千年未有之奇故也。

① 此文宣传反清，“挪位让真龙”即打倒清朝皇帝之意。

# 义和团乱语

庚子莽蜂录

## 其 一<sup>①</sup>

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火轮船。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诗曰： 弟子同心苦用功，遍地草木化成兵。

愚蒙之体仙人艺，定灭洋人一扫平。

右传云山东圣府抄传。

## 其 二<sup>②</sup>

红衣红面会红巾，红发红须赵楚陈。遍地小神忙乱乱，一声高叫震乾坤。二百余年属大清，平空天地起刀兵。二三不见三三少，几股清烟透大清。黄旗九竿列西东，一段黄沙耀眼明。八面威风诸鬼叫，一声铁胆闹江东。可笑可笑不用问，黑阻路，白当道，众神惊，诸鬼

① 此文宣传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为义和团的主要文献。各书多有刊载，因各本词句不同，故仍录于此。

② 此文似言反清。所谓“小将”当即义和团所理想的皇帝。此文与《义和团资料》第四册 151 页《义和拳歌》相似。

叫，披金甲，开枪炮，云雾消，红灯照，三五七八就知道，那时可笑不可笑。昔时清定二百秋，前人拆庙后人修，红花落地黄花起，二八干戈二八秋。尔等不必叩求仙，世间大事总由天，若问贼匪吉凶事，还得寿阳那一年。得逍遥，且逍遥，骑火马，过土桥，小亭洞口刀枪炮，前有鬼，后有妖，神鬼叫，命难逃，若问太平日，小将才过寿阳桥。

右传云系吕祖乩语。

### 其 三<sup>①</sup>

兵马俱动人受灾，这才把吾洞门开。南至黄河北至海，个个俱在宝地理。此山非得吉人拆，但得佳山一人来。天赐黄金一万两，后辈子孙作将才。

右传云系碑文，此碑出在景州南四十里南桥村。

### 其 四

庚时信去了，谨防黑风口，电信不久长，江山问老叟。

右因匪以烟桶为黑风口，皆须蒙严故云。

### 其 五<sup>②</sup>

大清官，钱买的。你问我，我问谁。速送。

右传云裕禄请乩问民教失和事，故乩书此四句。

### 其 六

在家好，在外好，在数难逃。

右传云系乩语。

---

① 此文似言神仙帮助义和团统一天下。

② 此文指责清朝官吏贪污。

## 其 七

洪钧老祖降坛曰：年年有个七月初七日，牛郎会亲之日，众民传到此日之夜，家中老少不论男女全要红布包头，灯烛不止，向东南方三遍上香叩首，一夜不许安眠。如若不为者，牛郎神仙不能降坛，亦不能救众民之难。传到十五日一为此。自八月初一日至十五日众民不许饮酒，如若饮酒一家老少大小必受洋人之害。九月初一日与初九日为月之首，初九日为重阳之日，必将洋人剪草除根。众民不许动烟火，如若不遵者闭不住洋人之大炮。至十五日众神仙归洞。七月初七日、十五日、九月初一日、初九日，此四日不许动烟火，多言示尽此单，千万千万诚信，众善人急传一张免一身之灾，十张免一家之灾，百张免一方之灾。

右系匪党刊印遍贴各街巷者。

## 其 八

庚子义和拳，戊寅红灯照，丙午迷风起，甲子必来到，壬午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壬申到庚午。乙酉是双月，庚子才算苦。等到乾字号，神追鬼又叫。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身带红布为记，面向西南方烧香大吉，人死大半，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

孔圣人  
张天师 传言由山东来，赶紧急传，并无虚言。

## 其 九

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固人心，忠孝节廉于今精神不泯。

为一时少留佳话，亦惊亦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从此怨恨全消。

右传云系关圣帝君降乩联语。

# 史 籍 汇 录

**编者按：**有关义和团资料，各家文集、书札、日记、笔记、自订年谱、诗歌中数量较多。这里汇录的史籍六十七种，多系著者亲身见闻，亦有记录传闻者。这些史籍有些是未刊稿本，有些刊本流传不广，有些已成为孤本。我们将这些资料按京、津、直、鲁、晋、皖、浙、蜀诸地区序列编排。并在每篇资料前，尽可能将作者生平、版本、内容作一简略介绍。有些作者是地方官吏或京官，对义和团竭力诬蔑，对镇压义和团的官吏和帝国主义者献媚歌颂。但是毕竟也不能不记录一些义和团运动的真象。

## 铁 拳

1900年6月19日《前进报》(Vorwärts)社论

廖道约 于深 合译 熊伟 校

**编者按：**吕海寰编《庚子海外记事》卷四有《柏林民报》一篇，同情义和团反帝运动。据我们所知，除列宁的《中国的战争》一文，这是第二篇赞助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文章。1954年冬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贝喜发(Behrsing)博士来北京时，就请他从德文报纸中查一查这篇文章的原文和这家报纸的政治背景。1956年7月贝喜发博士寄来德文全文，并告知《前进报》系德国工人阶级政党的报纸。因吕海寰的译文不可靠，故重译发表。这一篇文章，对于我们研究义和团反帝运动提供了材料。文中所述的消息不尽可靠，可是从这些消息中，我们可以知道帝国主义分子是怎样制造谣言（如义和团占领各国使馆，杀死公使并把他撕成碎片等等）以煽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现在，乘本文发表的机会，我们要感谢贝喜发博士和寻找本文的德国朋友。

译文中用仿宋体字排印的部分，其原文是空格排印的；用黑体字排印的部分，其原文是用粗体字排印的；〔 〕号，是贝喜发博士所加，表示其中文字是吕海寰译文中删掉了的；（（ ））号，表示其中文字是吕海寰译文中改写了的；（ ）号，是原文本来的括号。注是编者加的。

毫无疑问，目前在东亚进行的战争，已经不是义和团和联盟列强之间而是联盟列强和**中国这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了。《据东亚传来的消息称太后尚犹豫不定，不知是否要站在起义者一边。但是，太后的态度在这次战争中看来也只起次要的作用了，因为即使太后的态度是消极的——看来大概是消极的——危机也已如此迅速地尖锐化了。无论在中国内陆，或者海港大沽，中国军队都对欧洲军队的向前推进和登陆实行武力制止——它们是否得到政府的许可而这样做的，谁也不能确定。因此，我们现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对付义和团起义，而是同中国作战

了。」

根据驻芝罘〔芝罘是位于渤海湾入口处的山东省港口〕德国领事的报告，在大沽，**中国的海岸炮台**和停泊在大沽口前的**列强军舰**已经展开了**战斗**。稍后得到的电讯说：

〔“昨夜一日本鱼雷艇从大沽带来如下消息：〕中国人在大沽口放设了鱼雷，并且从山海关调集军队。〔集会于俄国旗舰上的〕各国军队司令〔向大沽炮台司令〕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军队于6月17日下午2时以前撤退。于是各炮台在16日午夜后1时开火。德、俄、英、法、日等国军舰亦开炮还击，并**继续7小时之久**。据说，〔驶入各炮台间的〕**两艘英国船已被击沉于河中**，〔大沽和天津之间的〕电报和铁路联系已被破坏，水路交通〔也〕已受阻。”

从香港转来的另一消息说：**中国正规军**已与向北京进发的列强的远征军接触。其他一些电讯完全没有谈到〔海军大将西摩尔指挥的〕军队和中国军队直接冲突的情形，然而谈到西摩尔军进展甚缓，足见战斗是很激烈的。

关于**德国公使在北京被杀的惊人消息**，迄今尚未正式证实。但是，根据其他一些电讯，这一严重的消息，可以说已经得到**证实**。

今天早晨八时收到的芝罘帝国领事发来的电报称：“**据日本鱼雷艇报导，北京各国使馆已被占领。**”

这个〔简短的〕消息令人难测，这究竟是日本鱼雷艇在传播〔大沽口流传的〕谣言，还是正式转告一条〔严重的不幸的〕消息。〔《每日快讯》Daily Express〕17日从上海经由海底电线发来的电讯称：

“此间电报局中国总办收到北京或天津发来的电报，谓董将军所部已与义和团联合起来向〔北京外国〕使馆作〔有组织的〕进攻。〔在进攻过程中〕，**一些使馆建筑物已被破坏**，有一位公使已被杀。〔据说，他被砍成几块。〕死者国籍不详，想系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各国公使已于上周通知总理衙门：如各国使馆被袭击，或任何公使或使馆人员被伤害，则列强将共同**对华宣战**。总理衙门对此未作〔直接〕答复。然而，义和团和军队对各国使馆的进攻，〔无疑〕正是（**太后**）〔对列强这一通知〕（**的回答**。）”

(《早晨邮报》Morning Post 报导：北京已陷入无政府状态)。德国公使被俘，强大的拳民队伍占领了使馆大街，各国使馆之间的联系已被截断。中国的大军正准备对外国援军进行抵抗。

〔此后再无绝对可靠的消息到来，实无足奇，因为京津之间、津沪之间的任何电报联系已经中断多日。这一情况表明，形势十分危急。

现在，我们试就见闻所及粗略地描述一下**东亚的形势**。

在渤海湾的天津**港口大沽**，海岸炮台曾进行轰击，有两艘英国船被中国大炮击沉了。

**天津**已陷于无政府状态。如果列强无法将强大部队运抵天津，在那里的欧洲人的处境将很危殆。如果在这期间大沽炮台还能被攻下，那么，已派遣几千士兵到大沽口的日本人必将成为灾难中的救星而受到欢迎。〕

〔由海军大将**西摩尔**率领的〕两千名远征军，〔现在的处境也已**非常危险**。〕当然更谈不上向〔现已落入义和团手中的百万人口城市〕北京推进，〔纵使没有强大的义和团和中国正规军〕挡路也不行了。另一方面，退路似乎也已被截断，因为一条《泰晤士报》的上海专电已经指出远征军的弹药和粮食均感不足。〕

北京似乎已完全掌握在起义者手里了。各国使馆已被捣毁，各国公使有的已被杀，有的已被义和团俘虏。驻在北京的几百名欧洲士兵，大概不久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起义并不仅限于直隶省，而也在江苏和广西爆发了。

在镇江的中国人的银行都因害怕义和团而未开门营业，上海各银行将透支款项全行收回。在扬子江流域笼罩着动荡不安的气氛。

下面是广西省梧州发来的一个电讯：

“西江西南面大有爆发动乱之势。在宾州已发生战斗。本月 12 日。有一百多名难民由该城来到了梧州。在贵县，聚集了大约五千起义者，本月 11 日，有原驻广州的几支军队经梧州开往贵县。”

山东是起义地区中间的和平孤岛，这种情况还能维持多久呢？目前还未听说**有关列强**有什么重大行动。

看来只有日本现在正想利用对它有利的形势，在这决不会遇到

必须顾忌的列强的反对的时候，尽量地增加它在中国的军队。法国传来的消息说，海军部长伦涅逊(Marine minister Lanessan)已按照德尔卡色(Delcassés)的要求，发出立刻装备一队巡洋舰和运输舰的指示。但这个消息，是在法国政府人士充分了解东亚最近发生的事件的严重程度以前就已传来的。从马尼刺增派美国军队，也是根据较早时期的决定而派出的。1200名德国换防士兵的到达和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不相干。英国也没有料到事件是这样的发展，所以它倒由于对华公开爆发战争而完全手足无措。]

(蓝尼逊认为，有关列强必须各派一万人到东亚去。然而，调配这样的兵力，是不是就足够应付这样声势浩大的运动，还值得怀疑。看来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应付**中国的人民运动**，列强想要扑灭它，也许会门牙都被打掉。)〔假使列强仅仅是同中国政府及其正规军交手的话，列强的处境就不会象现在这样不利。〕中国军队在中日战争中，是打得不好的。但是，中国人在攘夷战争中却是拼命作战的，这一点，((法国人在东京))是有切身体验的。〔反对所仇恨的外国人的人民战争，将使被称为怯弱的中国人，表现为另外一种光彩的好战士。关于这个问题，今后还须充分讨论。今天我们只谈一谈对华战争爆发的原因。〕

〔毫无疑问，中国人民运动的爆发，是几年以前宣布的对中国的“**铁拳**”政策所引起的。维也纳《时代报》(Zeit)上发表的一位熟悉中国情况人士的文章认为，)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时期应从德国强占胶州湾算起。德国发出侵占的信号，俄、英步其后尘，〔而这一切的自然的结果，便是出现了一个民族自卫的团体。出自著名的基尔演说①的“**铁拳**”一语，很快也在东亚变成流行的话。因此，**中国也举起了它的铁拳**，这就不足怪了。我们倒要来看看这两个铁拳，究竟哪一个要利害些哩。

我们曾经预言过“和平的”占取胶州湾的后果。1898年2月8日，)倍倍尔曾**严斥“租借”胶州湾乃是侵占别国领土的行为**，这是和詹姆森侵略德蓝士瓦②的性质一样的行为。〔强占胶州湾一事在中国激起

① 基尔演说，指德皇在基尔港的演说。

② 1886年南非洲德蓝士瓦发现了世界上最丰富的金矿和金刚石矿。以色列·罗兹为

了巨大的愤怒。《前进报》早在获悉德皇关于“铁拳”的演说当时即曾写道：“……如果要人为地用‘铁拳’来引起严重的危险，那么工业和贸易就很容易遭到这种严重的危险……从‘用铁拳打进去’这样的话中看来是谈不上什么和平发展的话的。‘如果上帝保佑，你就会戴上胜利者的桂冠’，<sup>①</sup>这些话同传教士们向那些‘未闻教义之辈’讲的完全是另一种腔调。”〔现在，这种侵略政策以及对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存在的一切侵犯行为的后果，对于所有的人说都已经是昭然若揭了。中国的大炮向列强作出了清脆的回敬。〕而两艘英国船的被击毁表明，克鲁伯的大炮在中国人的手里也并没有丧失它们出色的威力。（德国船只和德国官兵也还会不快地见识见识德国杀人工业的产品的！）

〔德皇最近的几次演说，竭力主张建立一支超过英国的德国海军，这同他在1897年的御前演说中所称德国不想建立第一流海军的话是冲突的。无论德皇最近的表示如何与1897年的表示相反，但是也还不能认为，德国政府是把目前东亚的战争当作新的世界性的政治行动的有利的借口来欢迎的。我们勿宁应该认为：东亚政策的发动者们是因他们当时采取的最初步骤的出于意外的后果而深为震惊了。我们的报纸上的殖民狂热和海军狂热，现在不能不因为他们所鄙视的那个民族爆发了民族起义而大为晦气了。他们原来还认为可以安然瓜分这个民族的国家哩！

还值得寻味的是，德国帝国主义者是否还会无耻到仿效英国的盲

---

首的英国财政集团不久便取得了德兰士瓦大部分矿藏的控制权，并力图推翻当地的布尔共和国，把它并入不列颠帝国之内。1890年英政府任命这个南非特权公司的董事白罗兹为南非开普殖民地的总理。1890年在罗兹的主持下，由南非公司经理詹姆森亲自率领暴徒五百名与原住在德兰士瓦矿业中心的约翰内斯堡的英国阴谋分子相配合，里应外合，武装袭击约翰内斯堡，企图颠覆布尔共和国。是年12月詹姆森率领的潜入境内的武装匪徒全部为布尔人所俘虏，约翰内斯堡的阴谋分子也全部被逮捕，这个武装暴动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英国政府此后在1899—1902年间，进行了对布尔人的长期的侵略战争，布尔共和国终于并入不列颠帝国，成为今日南非联邦的一部分。

① “如果上帝保佑，你就会戴上胜利者的桂冠”。这句话据说是德皇向义和团事件时派往中国来的海恩利希亲王(Prinz Heinrich——德皇之弟)讲的。

目对外强硬主义来对那个保卫自己**民族财产**的民族横加攻击呢？如果说有所谓“神圣的战争”，那么，中国奋起抗击以主子姿态出现的外国剥削者的战争，正是这样一个“神圣的”民族战争。〕是谁给了外国人要求中国人放弃他们原有的信仰并强使他们信奉**其教义**，同“基督教”列强的行为大相径庭的宗教的权利呢？是谁给了外国人瓜分中国人的国家并强迫他们接受外国工业品的权利呢？

也许，中国同布尔人的共和国另无共同之处，但是，中国在其维护本国领土〔和民族特点〕的斗争中，应该同布尔人一样得到一切具有政治道德的朋友的同情。如果我国青年正在东亚的战场上流血，我们当然为他们的牺牲而**伤心**，可是对于他们的敌人，我们却不能不寄予**同情**。

# 庚子诗鉴

龙顾山人

**编者按：**龙顾山人原名郭则澐，字啸麓，号蛰云，福建闽侯人，清末进士，曾为翰林院庶吉士；民国初年曾任北京政府铨叙局局长，国务院秘书长等职。本书用诗体撰史，诗后加注，叙述义和团的兴起和活动情况，八国联军的侵略，以及那拉氏逃亡西安和回京等事。其中一些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一些是得自传闻，一些是摭拾各家笔记，颇有史料价值。成书时间不知。据作者自序：“索观者趾接，乃姑录副墨存之。”又据重述各家笔记，可知成书在民国年间。蜚园刻本四卷，为庚辰（1940年）秋季刊刻；又补一卷，为辛巳（1941年）仲春续刊，五卷合计共诗五百首。蜚园本书名为赵椿年所题，书中有作者自序，书后又有夏巢云和杨秀先两序。另有敌伪时期北京《中和》月刊本，该刊二卷一到七期（1941年）和五卷五期（1944年）连载，不分卷，凡诗三百二十首，排列次序和蜚园本有异，诗、注和作者书后文字亦均有异。蜚园本不只多诗一百二十首，而且注文也较准确清楚。今据以付印，删去夏、杨两序。

## 卷 一

密咒青莲接白莲，九莲别派衍神拳。

先朝乾照由来远，诏禁曾随虎尾鞭。

白莲教自明徐鸿儒始著，入国朝流衍未绝。嘉、道间别衍为青莲教，蔓延吴楚，上劳天戈。杜筱舫词所谓“神迷白挺，口诵青莲”者也。又有九莲如意教者，则离宫教之支流，于义和拳为近。嘉庆十三年七月，给事中周廷森疏言：“徐、颍、归、德、曹、兖等处多有无赖棍徒，拽刀聚众，设顺刀会、虎尾鞭、义和拳、八卦教诸名。有诏申禁严惩。”义和拳之见于官书始此。至光绪季年，拳众复起，自曹、兖扰及神京，遂酿为庚子之乱。

离宫教衍义和门，头殿同依郜老尊。

季叶葛尤无漏网，宁知釜底聚游魂。

嘉庆时，那文毅督直，屡破获教匪。如滦州王秉衡（大乘教清茶门），卢龙王殿魁（九莲如意教），滑县王中、林清（震字坎字教首），皆是。其教曰大乘，曰金丹，曰八卦，曰义和，曰如意，统称为离宫教，属头殿真人郜老尊名下。郜名生文，商邱人，于乾隆间纠众构乱，久伏典刑，徒党仍崇奉之。又有好话教，孙维俭等主之。一炷香离卦教，齐闻章主之。佛门教，吴又洛等主之。白阳教，边二等主之。红阳教，马杨氏等主之。先后以散旗谋逆，擒获伏诛，皆离宫化名也。若传习义和门者，则有青县之季八、叶福明、尤明，故城之葛立业，亦先后刑诛，无幸脱者。

避炮传闻擅咒拜，天戈横扫殄无遗。

节旌文毅名臣列，肯礼神坛老祖师。

文毅缉获义和教匪，原疏谓义和门，为离宫教之支流。练习拳棒，托言神附，持其密咒可避枪炮。有老祖师、大师兄、二师兄等名，与后来之拳匪无少异也。仁宗有诏令尽数收捕，分别凌迟斩遣，勿留余孽。其终至牙孽复张者，殆误于有司之煦子。闻江阴季氏有作宰畿辅者，坐宽纵教匪贖戍，可证。

惊破朱门热梦酣，老鼯潜吼野鳧潭。

连鸡伺隙方垂昧，痛忆当时海客谈。

京师禁邪诡綦严。光绪甲午三月，忽有怪伏南洼野鳧潭苇泊中，作声如瓮中牛，群目以大老妖。福锬为步军统领，至调神机营弹压，以防不测。一时都下名士竞搜史乘助考证，杨叔峤断为鼯吼主兵。及冬果有兵事，自是变端迭出，迄于逊政。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欤！欧人著《庚子使馆被围记》谓：甲午前海宇清晏，使馆优闲无事，日惟击球驰马为乐。迨中日战后，俄罗斯首著其鞭，于是列强群起竞之，视眈欲逐，各有阴谋，非复坦白和好之旧矣。

团练优容出海城，曹南犹忆起民兵。

梅花拳法连村演，不是扶清是复明。

荣文忠复许筠庵督部书谓：义和团起自山东寿光之十八村，旧名

梅花拳。海城李鉴堂抚东，许其团练不禁。戊戌春拳民滋事，官兵捕之以闻，李命释之，而革惩带兵者。其时拳民首领朱姓，谬托明裔，犹袭朱三太子之故智，初不云扶清也。

妖星乍起海东霄，借将功收十二人。

禁商固难容染指，冰房相见亦含嗔。

《庚子使馆被围记》言：山东拳乱初起，其地距威海不及千里，由十二英人率华兵六百剿平之。德意志视山东若私有，由是深忌英。尝集于英使馆冰房，德武官睥睨英人若有仇视之状。

莲花座下梦模糊，当局神棋一著输。

抱蔓黄台同此恨，还宫秋雨看瓠芦。

南皮张文达未贵时，梦观音大士召之往见，一白猿前跪与大士语，喃喃不可辨。语竟，大士顾文达曰：汝善辅之。先公追记枢廷诸老轶事诗有云：图讖说淳风，祸唐知不免。即谓是事。盖亲闻文达言之。孝钦后晚年语人谓：平生无过举，惟庚子事如玉之有瑕。使当日宫廷一心，变何由作。当戊戌秋，谭复生曠袁项城使斩荣文忠，举兵入卫。袁佯诺之，心知其不可，转泄之于荣。荣即日入都诣湖广告变，遂决再训政。是日孝钦还宫，诡云视所种瓠芦，人不疑有他。甫入宫而训政，诏颁新法尽罢矣。

宫廷废立事非常，传示龙宫几禁方。

两字天洋开异帜，只缘中外口难防。

初德宗称疾，诏各督抚举良医，日颁医方于各官署。寻遂有废立之议，崇绮、徐桐、刚毅等主之。疏已具，就商于荣文忠，荣拒之。翌日，入见孝钦后，因叩其事。孝钦曰：“议则有之，果可行乎？”荣对曰：“太后主之，奚不可者，顾上失德未明，外人且以为英主，不幸出此，传播列邦，我太后之圣名坠地矣！”因垂涕切谏。孝钦大感动。会江督刘忠诚亦密电谏阻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事乃寝。而先立溥僑为大阿哥，以承穆宗绪。端王载漪，僑之本生父也，由是深恨外人。适义和拳起，诩其术谓枪炮不入，乃大喜，以为天助，欲倚之尽杀使侨，以促行废立。孝钦初为所荧，嗣纳荣文忠言，又见端等事事劫持，始渐悔之，已不可制。

鱼服何来失水鳞，妖星犯斗兆蒙尘。

嵩呼簿尉原猥贱，安得龙江辣手人。

《张文襄年谱》载：己亥十月，蕲州获犯，自称杨国麟，语多狂悖，解省讯之，供益诞。自云天下一人，信函僭称谕旨。适有旨立大阿哥，又元旦停止升殿，因之讹言纷起。文襄亲鞫之，供名李成能，平遥商家子，以游荡倾产。前所供皆会匪洪春圃教唆。坐悖逆，伏法。余闻李子申言，犯至省不服，讯鞫但指名呼张某来见。一时监司以上官，皆未及覲德宗，不敢遽断其伪，因暂置于狱。巡检某曩入都验看，以乏资为人所窘，得其词谕立解，又惊其仪表，意必贵人，与典史事之甚谨，至长跪白事。犯益自诡，下手赦，命二人为武汉守。又谕鄂督速进三千金。狡诈迹渐露，寻察知圣驾在京，始刑讯之，乃吐实。犯伏法，巡检、典史俱借他事劾罢。龙江句谓，乾隆中有伪皇孙遣戍黑龙江，在戍招摇惑众，松文清奏诛之。

唱彻街头二四歌，从来闰八动兵戈。

果然看到红灯照，一点秋星现女娥。

民间相传闰八月动刀兵。嘉庆时林清之乱，是年亦闰八月，其说旧矣。拳匪未乱前京师童谣云：“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满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又有人挨户散布传单，谓村民掘地得古碑，其文曰：“暂时不算苦，二四加一五，天下红灯照，那时真是苦。庚子连去信，紧防黑风口，电线不长久，江山问老叟。二四八中一群猴，大街小巷任他游，西方来了一男子，只见男子不见猴。”初不解所云，后以拳祸证之，乃适合。乱中有红灯照者，皆未笄女子，衣裳带履尽红，云入夜则飞升云际，有一点红灯如小星者是也。婢媪辈多云见之，时余在宣南，固未之睹。

蚁穴倾堤詎偶然，红衣幻相出龙天。

邬村争乞杨枝水，童子观音坐法莲。

红灯照莫详所昉。张篋云太守言，近畿有邬村者，距城三十余里，村中一媪自云为神所凭，号龙天圣母，又称其幼子为童子观音，以香灰符水为人治疾辄效，远近村民多感之。渐乃妖言惑众，或讐于官。官捕而讯之，见为妇稚不忍加诛，薄责保释。媪归益炫妖妄，收

女弟子多人，即后来之红灯照仙姑也。

日夕风霾掩九关，雪花飞到妙峰山。

谁知天变由人事，犹羨纷纷戴福还。

庚子春夏间，京师奇冷，入夏无日不风。都人岁以四月八日礼妙峰山碧霞元君祠，俗称娘娘顶，自月朔即开山。是岁，山中奇寒降雪，香客有冻死者，亦灾异也。凡礼妙峰者，先期有火夫担串铃担子，向各户粘黄纸，报行香，返必戴红绒花于首，曰戴福还家。此风近年犹未尽改。

仓卒风云起揭竿，前知山鬼亦心寒。

多情报与平安喜，蒲艾香中坠桔丹。

庚子前，余侍先公居兵马司中街宅。其后院败屋，为狐所据，夜深辄见一灯荧然自内出，直至宅门而返，若巡逻者。庚子端阳，方祀先，忽空中坠一福桔，鲜红若新摘。计其时其地皆不应有，知为狐所贻。先公曰：“闽语桔吉音同，狐以报平安，吉兆也。”

吞刀奇技产曹东，斗狠寻仇本土风。

楔瑜当前偏手纵，中丞虚染顶珠红。

毓佐臣中丞治曹州以严酷著，捕盗至即置站笼中，立毙之。盗为之绝迹。由是受上知，累擢至东抚。《老残游记》中有“血染珠红”之句，谓佐臣也。曹俗悍而好斗，有教民怙势强奸邻女，激众怒，径杀之。并毁教堂，杀教士。后惩凶赔偿割及青岛，众益激愤，而义和拳以起。毓固主排外，深袒之，假以黄旗，纵使仇杀。总署以各使言，责令保护，置不理。迨其去鲁，兗、沂、曹、济间匪氛几遍。

教案如山总不平，一朝制梃恣横行。

二毛擒取非无辨，十字摩西额上明。

义和团以仇教为帜，所至必戕其人，火其居，虽妇稚不免。盖自康、雍以来，传教内地有禁，动烦捕僇，彼族不得逞者逾百年。迨道、咸国威屡挫，始迫订通商传教之约。来者既有所挟持，而莠民入教者又往往恃为护符，以鱼肉良善，闾阎蓄愤久矣，故激而出此。拳众谓远西人为毛子，教民为二毛子，与西人往来者为三毛子。每捕至，先使焚香上黄表，谓凡入教者额有十字，其表不升，香亦不燃。

实则死生一发，听其宰制而已。

土花衣上曳红巾，诃子当心镜护身。

怀里青蚨飞不断，错疑大帝是钱神。

张霞峰广文《庚子纪事笔记》云，拳众皆裹红巾、系红带、缸靠色裤、褂大领、双脸鞋，头巾书字曰“协天大帝”，胸裹红诃子，有字曰“护心宝镜”。见人举一手为礼，自云每怀青钱四百，随用随溢，恒如其数。若一旦尽用之，则钱根断，不复溢矣。或怀馒头亦然。霞峰沧州人，盖沧津间所见如是。其在京拳众，有著快靴、挟快枪者，已非朴陋之旧矣。

铁眉铁眼铁胸肩，铁佛中台坐铁莲。

闻道三年工炼气，金铃秘诀有真传。

“铁眉铁眼铁肩胸”为上神咒中语。又闭火门咒有云，“铁佛坐在铁莲台，铁盔铁甲铁壁寨。”彼中传说，谓其术受自金铃子，炼气三年，刀剑不入。

密咒迎神卧地昏，砉然噫气起龔轩，

黎邱变相知谁是，打虎儿郎弼马温。

习拳者持咒面东南方，三诵而三揖，即昏绝于地。顷之手足伸屈，口作长歔，一跃而兴，舞蹈不已。问其名，则关平、武松、孙悟空、黄天霸之类，皆戏剧中习见者。或以手拍其顶心，则神立解。所供神不一，或洪钧老祖，或西楚霸王，或太公，或宣圣，或关帝，又或奉祁文端，亦不伦不类。

法器宁容肉眼看，莲花舌底妙翻澜。

捆仙绳与降魔杵，搬弄无非出稗官。

拳众侈述所用兵器有金箍棒、九莲挂飞刀、降魔杵、引魂幡、捆仙绳、翻天印、火扇子种种，然未尝一试，且从无得见之者，皆附会耳。

口头戒律讳重洋，十字红披喜气扬。

搜得亮灯宽细布，此中直眼定潜藏。

拳众讳言“洋”，谓洋灯为亮灯，洋布为宽细布。凡教民皆目为直眼，其鱼肉富室亦以直眼论，必输多金贖其欲乃免，否则全家俱尽。

每杀人，众拳竟刺之，至烂如肉糜始止。刃见血，即自谓。一当前敌，刃一洋人则披十字红，扬扬有骄色矣。

輿伤默祝语谄谄，果否春回箔上蚕，

七日来苏如失验，便随老祖入终南。

拳众有伤毙者，令一人祝于尸侧曰：“活矣，活矣，七日后当复生。”未七日已尸腐蛆出，则又曰：“是随老祖师入终南山矣。”终南或误作东南。

乾坤坎震各分曹，市上横行手握刀。

有约拜炉连队过，甲村乙铺大旗高。

拳众以卦字分部，盖犹八卦教之遗。坤字拳见于京西，震字拳见于永定河南岸，从者盖鲜。惟乾字、坎字盘踞京津，势最张。色皆尚红，乾字间有尚黄者。其旗大书曰“守望相助”，旁注某村某铺。每互相投谒，曰拜炉。百十为群，挺刃横行，路人避之。

一色红妆照眼明，健儿左右拥倾城。

帐中昨夜神人降，不是梨花定桂英。

红灯照皆处女为之，亦安炉奉香。每出行，数十为群，左手执帕右手执扇，皆红色，拦街舞蹈，若跑秧歌状。前后以黄衣力士护卫，遇行人必使面壁长跪，俟其过尽乃行。其附体之神，则有樊梨花、穆桂英、张桂兰、刘金定等类，亦摭自说部。

杨黄近侍尽英雄，要使蛮夸拜下风，

梦踏鲸涛飞杀贼，晓来十指血花红。

拳众之黠者，自谓有杨宗保、黄天霸、高君保等充其近侍，人莫之见。每凌晨睡起辄曰，夜踏海至西洲，杀毛子若干，指手间血迹为证。

石油暗洒伏飞灾，海鸟无机了不猜。

金弹一鸣看火起，群儿拍手道神来。

拳众每纵火，以刀或枪向其门作指画状，又以指画地上土，群呼曰“著”，立时火起。盖有潜纵之者，人不知也。其焚教堂，使其党潜伏于内，以煤油潜洒之，然后率众往，发枪遥击，枪声甫鸣，烈焰突起。观者堵立，惊以为神，是亦幻戏之技耳。

霸府初开重抚绥，剧怜宣慰竟舆尸。

使君部曲皆貔虎，狐鼠凭陵得几时。

袁慰廷抚鲁，时拳坛密布，谋先事收抚。宛平查某奉檄往劝谕，为拳众所戕，自是决主剿。谓真拳必能避枪炮，其不能者伪也。遇拳必发枪试之，匪乃大创。又知朱红灯为匪首，督队力剿，获朱戮之。余匪慑其威，相率北窜，鲁境一清。

小舞天魔有散场，连群鼠窜向畿疆，

吴桥铁壁偏难入，驱尽黄巾似捕蝗。

沧州青县各属，向有习拳者，自鲁匪北窜，遂麇起应之。劳玉初京卿时为吴桥令，博稽旧闻，证为邪教，作《拳匪源流考》，戒绅民勿附匪取祸。其捕禁亦特严，故是时匪氛蔓延，独吴桥境内无扰。

捍患深心在辨邪，联翩文告出州衙。

甘蔗不勒甘棠翦，上相论才为叹嗟。

景州牧某良吏也，在官辑和民教，与法教士素洽。拳乱作，出示揭明邪术，禁民信奉，州境晏然，乃为直督劾罢。荣文忠与人书，谓其官声甚好，仆与仁和督直时，固深知之，甚以为枉。仁和谓王文勤也。

景州直下犯朱河，妖鸟拚飞入网多。

应悔老鸱开杀戒，更无藕孔匿修罗。

景州牧既黜，拳众遂张奉僧武修为首，其帜大书“奉玉皇差遣除灭洋人”。己亥冬十一月，僧武修率拳众攻朱家河教堂。时防营之驻景者梅如筠提军统之，以州官之请，遣管带范天贵率队往助弹压。范军至，先以劝谕，拳众不服，乃发枪毙匪三十余，生获倍之。武修亦就捕，检其身得符，云吞后刀枪不入。迫使吞符，试以刃，血流不止。知其说妄也，遂讯明正法。嗣有控范戕害良民者，盖匪党所为耳。

练拳渐起鞠官屯，又报任邱急举幡。

犯及黄堂拚一哄，初看豨突忽豚奔。

庚子春三月，河间鞠官屯有教拳者，官闻而逮之，杖数百寻毙。既而任邱拳又起，纠众毁教堂，千总某往弹压，为众斫伤。太守王守

植素得民躬，往理谕不听，且拽其衣。乃调梅军往，拳众见兵至，群向东南叩首毕，嗥然狂啸，出刀枪迎敌，士卒发空枪警之，见枪不能伤，谓其术神也，益奋力猛扑，官军几不敌。亟发枪毙十余人，余众始突围遁。

几家剪纸幻犁耜，吹沫惊心对井干。

尽道鬼谋工毒螫，焉知嫁祸本无端。

是年春，畿南诸邑村井起沫如沸。拳众造言谓教士阴投药于井，以毒村人。又以糖和毒奔道上，涇村童食之以死，证其言非妄。乡村人家晓起，往往于门外见纸人，盖亦拳众乘夜置之，诬为教徒邪术。蚩顽无识多为所惑，仇教乃益深。

乡愚自帝笑绛苓，罹网方知国有刑。

悬首市门谁误汝，祖师黄袱亦无灵。

沧州拳坛以王家口、八方为巨，各村屯习拳者竟往注册，谓之挂号。某屯一拳自八方挂号归，竟潜称帝号。怀一小黄袱，极珍秘，云老祖师所赐法宝，禁启视，启则伤人。乡民多惑之。后为州牧逮问，坐悖逆伏诛。启其袱，乃无一物。

杀尽贪官杀帝王，个中笔舌恣铺张。

是谁偷得桐城诀，也套韩欧论数行。

直属州邑城阴巷口，多拳首告示，语皆狂悖。亦有长篇巨论，套袭名家古文者。其宣言谓：“先杀贪官，次杀不孝。”又云：“皇上私通外国，必杀无赦。”民间安得有是语，端庄辈导之也。

登坛突兀出雄篇，白也何来一鞭然。

灰里居停骨中友，青莲不似似红莲。

沧州拳有自称李白附体者，忽能诗，赋五言律，云：“重入沧南境，纷纷见未经，骨中寻故友，灰里认居停。城欲成沧海，天教陨婺星，可怜松化石，竟作砺刀棚。”似半通幕僚手笔，岂此辈为拳所戕，遂附之耶？

将军坐罪解鹰絙，赎命黄金索价高。

费尽调停仙姥力，可能神剑制群獠。

梅如筠提军见匪势日张，亟劝英侨牧大卫、潘尔德等由海道归

国，而自遣兵护送之。事为拳众所闻，咎其通洋纵敌，勒罚百万，又屡围攻梅营。绅商集资为之和解不得，乃乞红灯照仙姑为缓颊。仙姑许之，谓夜间以神法见拳首，当为达意。诘旦，拳首坚执如故。仙姑怒曰：“彼既顽梗，任彼行何法，吾随在以法破之无虑也。”终以梅军握兵械，拳众惮之，不敢轻发。

铁布为衫说渺茫，淮军一战血玄黄。

效忠太息曾无地，空使元戎复壁藏。

聂功亭时为直隶提督，奉命护畿南铁路。拳众必欲毁路，聂理谕不听，势益汹汹，迫而发枪击毙数十人，乃止。自是匪深恨聂，诬谓通敌，必欲得而甘心。裕寿山令匿居督署，潜护之。然蜚语四腾，所部士卒往往遇害。聂愤甚，谓部将曰：“吾以专阃大臣蒙垢至此，焉有生理，恨未得死所耳。”荣文忠虑聂军激变，驰书慰之。聂慷慨复书云：“境有匪不能剿，如职任何！若以剿匪蒙大戮，不敢避也。”

击波岂复畏鯨鱓，又报涑川喋血红，

虎将命轻么贼重，裹尸杨业有余恫。

裕督初非袒拳者，津乱起，尝出令箭调三炮船合击之。炮皆向空发，匪以为果不入也，益肆。寻又值涑水之乱，使副将杨福同将令往谕解，为匪所戕。朝命兼尹尚书赵舒翹、府尹何乃莹驰往查办。刚毅恐其惩拳也，请与俱。既至则一意主抚，于戕官案亦不尽其词，但飭有司缉凶而已。自是拳众益骄蹇。裕知朝贵主用拳，遂纵拳以自固矣。

是时京辇尚粗安，但揣宫廷有变端。

一夕妖氛盈九陌，纷纷朱邸设神坛。

大阿哥初立，命宝丰、高赓恩等授读，徐桐照料。徐试愿学堂诸生，命题云：“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具见推戴之切。然其人呆且鄙，识者知其不称。端邸、澜公恐日久有变，故不惜倒行逆施，而利用拳众，于是九城内外拳坛林立，庄、澜两邸首设之，亲贵大臣靡然同风，徐楠士貳刑部且设坛于部之大堂，无复国体矣。

六王小女侍椒风，粉磴升平宠遇崇。

也奉瑶坛香一瓣，逡巡未敢奏深宫。

大公主者恭忠亲王之女，孝钦后养之宫中，赐封公主，恩礼特渥。时亦设坛私邸，拳众至二百余人。以慈圣意未决，不敢遽奏。

何曾驛角契天心，少海推恩为福金。

亦怕元非黄屋相，不关春柳乏良箴。

溥儁之立，以其母常侍燕游，得宠于孝钦后。吴纲斋侍讲清宫词云：“佛香高阁盘旋上，亲捧篋與有福金”，盖指此。儁亦慕拳术，尝与数宫监于颐和园隙地练拳，为太后所见，立召入切责之。并责徐桐等不善教导，致蹈此下流之习。此与前首所述大公主事，皆足证孝钦初意不尚拳也。

谈瀛更莫侈麟洲，典属门封一旦收。

除是金钱无界限，颯宾王面不相仇。

时京师已尚舶来物，拳众搜索得之，即目为直眼。以是官邸商廛悉索洋货毁之，玻屑磁片触处皆是。乃至官译署者，不敢张其门封。惟番钱无碍。

八股衡文到学堂，奖金领罢散仓皇。

青春白袷余惆怅，虚费槐花一日忙。

戊戌冬，设京师大学堂于马神庙，命寿州孙文正掌之。时旧人猜忌犹深，寿州意有所愆，故参用书院之制，前列者有奖金，西学外兼课八股。余以戊冬入堂，至庚春而辍。是岁秋闱待举，肄业成均者首试录科，余与焉。祭酒王文敏师极赏其文，以微疵抑第三。围城中犹为先公言及，可感也。尝乞签于江亭文昌阁，问科名得失，得签云：“近来诗客似君稀，怅卧青春白驻衣。”意必不第。不料以拳乱停试，而终登庚榜也。

瀛槎屯甲白河滨，事急才闻调外军，

七十五人驰传至，金吾留钥到宵分。

使馆卫兵向随兵舰驻海口，拳乱亟，使困始调之入都。由英使议定，以七十五人为额，后欲增至百人。当局不许，磋商良久，卒如原议。其至京，九门提督犹留城钥待之，荣文忠之力也。

独排众议纳西师，早料来朝打劫棋。

危谤绯衣君不避，怪他海燕尚猜疑。

方使馆调兵入卫，刚子良力劝端邸，令步军统领阻其入城。然荣文忠已许之，端亦谓数十洋兵何能为，故不甚阻止。刚无如何，顾以是深憾荣，尝语人曰：“不知仲华是何居心！”荣性沉毅，虽撻众谤，犹以维护使馆自任。厥后使团不谅，几以罪魁视之。乱后相见，词意漠然，则荣所不及料也。

试马场前劫火红，纓冠奔救感邻翁。

雕鞍金勒诸年少，岂识平芜有伏戎。

拳匪之攻使馆，始于跑马场纵火，守者为所执，将置火砖上炙之，邻里奔救而免。逾日有使馆学生驰马于城阴沙地，数荷枪者迫围之，学生力鞭其马，并放手枪始得脱。事见《庚子使馆被围记》。

迎仁鸦军寂寞回，一鞭城陌莽风埃。

天坛高唱甘州曲，怒石如潮逐马来。

使团知事亟，复调史统领军入援，久不至，遣数人赴马家堡探之，始知路断，懊丧而归。经天坛，则所驻甘军方纳凉营外，见洋人至，群起詈之。馆员策马疾驰，甘军自后投石，纷飞如雨，几罹险。自是使馆中人相戒，不敢远出。

衔命宁辞险路趋，翩翩书记失元瑜。

群豪莫诩韬身智，愧色多应对仆夫。

使团欲使人探援军息耗，欧人畏甘军，无应者。日本书记官杉山彬挺身往，行至两坛间遇甘军，遂被害，甘军支解之。其车夫归报，状若发狂，屡曰：“若谎言者即拔予舌。”逾日有诏惋惜，然不能罪甘军也。

旦暮横尸不自知，擒生身手尚权奇。

赤灵符许刀兵避，难避藜光杖一枝。

德使克林德驻华久，颇负勇略。有拳匪二人坐骡车入交民巷，克闲行瞥见，辨其服色知为拳匪，举杖击之，其一略捍拒即弃刀逃去，其一坐车中猝不得出，遂为所执。

喊声列炬拥东堂，遍地虫沙闪电光。

缚得火人供照路，天灯故事似洪杨。

拳众入东城，所至纵火，遇人即杀，火光熊熊亘里许。既毁总署

左近洋房，即集于罗马东礼拜堂。洋兵与拳战，炮火爆裂处如千百道电光闪耀不已，遥望忽成一巨火柱，则礼拜堂焚矣。后至西兵，触一华妇，绳索周缚，身已半焦，油臭刺鼻，盖拳众燃之以照路也。至夜半，堂成瓦砾，附近教民俱尽，遇救者仅数人耳。

西堂矛舞剧纵横，救得焚修儿女贞。

谁使丹梯成地狱，偏能解带学哀鸣。

东礼拜堂既毁，拳众又麇集于天主教之西礼拜堂。每队各数十人，执矛而舞，焚杀之惨如东堂。遇西兵稍格斗力不敌，则解巾带哀鸣乞命，西兵终杀之。近巷皆教民所居，积尸无算，或裂躯数段，或身首异处，有全家俱尽而孑存者，有恐吓而成痼疾者。中一妇烧死，两手抱头尤惨。西兵言此非开战，乃丹梯地狱也。是日，西兵救得教士贞女多人，老牧师呆亚与焉。

相逢路鬼畏揶揄，老道伶停鹤在疑。

街壁得宽犹幸事，莫辞小坐辱泥涂。

徐荫轩貌为道学，有徐老道之目，居邻使馆，每出门恒绕越避之。乱作谋脱走，为西兵截回，且监守其家。嗣乞得法使馆护照，遂坦然乘官轿出，经西兵防线呵止之，逼徐出轿坐地上，徐亦隐忍。西兵欲以充俘，适有公使至，劝释之，乃由旁道去。

面具狰狞似狄青，石桥横截血波腥。

堪怜岳岳象比长，梦逐鸱夷唤不醒。

欧人遮某尝为大学堂教习，乱中避入使馆。一日行经肃王府墙外石桥，一涂面华兵执枪追及径执之，施以椎击。遮一跃坠桥下，自沈于河，须臾不见，料与波臣为伍矣。

译鞬传遍绝交书，高议群酋刺叹歔。

抵几雄风今岂有，但祈和好暂如初。

总署致书于各使馆，谓中国不能再任保护，令于廿四小时内离京。盖以伪照会激怒故也。各使集议于领袖之西班牙使馆，发议纷纭，互相责备。德使克林德邀众立往总署，力迫中政府允以暂时和好。各使皆不欲，有泣下者。寻乃决议答书云：“使团允出都，但限促，理装不及，且京津途久梗，必政府保无危险，乃可决行。”总署得

书置之。

四馆埋焚瓦砾荒，半规阵势急筹防。

小山曲苑清游地，蒿檐安排作战场。

围攻中，奥馆先不守，比、荷、意三馆亦先后被焚。于是使馆防线成半规形，以英馆为中心，美军建防于内城之上，英军守西北两方，日、意两军守肃王府。时肃王已徙居，其王邸外墙及园苑小山皆为外军布防之地矣。法军则守于肃邸法馆之间。

百道梯冲俯藁街，纷纷国瘵恣崖柴。

摩空一语开汤网，不独茶瓜谊可怀。

董福祥奉命攻使馆，初尚乘荣文忠指挥，荣教以向空发枪，使馆中间之可矣。福祥如其教，故使馆始终未下。西人之被围者，亦谓华军发弹太高，不能命中，是可互证。其时屡有诏保护外使，又频以瓜果馈使困，皆荣阴主之，留为议和地也。王壬秋过荣文忠故宅，诗云：“调护无惭狄仁杰，池亭今似奉诚园。只应遗恨持节使，重忆茶瓜感梦痕。”即谓其事。荣女册为醇王妃，实诞生宣统帝，故有奉诚之喻。

赴议从容有主张，轻身竟试虎神枪。

相公邀客仓皇顷，带甲如何不设防。

克林德之主同诣译署，盖恃与荣相预有商洽，且尝约期会晤，及期不欲失信，遂独赴之。众劝阻不听，亦不挈卫队，舆马从容如平日。有虎神营兵安海见之，即发枪中克立毙，通事从人窜而免。德兵奔往，则街肆悉闭，寂无一人，尸与轿役皆不见，仅血迹在地而已。荣文忠致刘忠诚电谓：“经竭力设法转圜，以图万一之计，始定在总署约晤，则克使此行固不可避，惜未及先事防维也。”

龙种张皇主禁军，收尸余谤尚纷纭。

仇头若使天门挂，宁止昆明再召焚。

克林德既戕，或请端邸戮其尸，悬首于东安门，以寒敌胆。译署诸公持不可，令章京棺殓之。一时谤议纷起，至谓此辈国之大臣，乃同情于仇敌。惟庆邸稍谄外势，以为大难将至，举庚申前事证之，然亦不敢尽言也。愚者噤噤，智者墨墨，是可叹已。

九门颁示勳同仇，鷓鴣衡量赏不侔。

咄咄吟中论故事，几曾斫尽月支头。

时义和团领袖庄王裁勋出示募能杀洋人者，杀一男夷赏银五十两，女夷四十两，稚夷二十两。安海之戕德使，盖由渴赏而起。《书舶庸谈》谓悬赏事由提督衙门三堂会衔出示，或同时并出者也。忆道光中，英、法兵犯浙，钦差大臣奕经等下令募取敌军首级，其价以黑鬼、白鬼为别，于是西军士卒往往夜失其元，为之气夺。见贝子木《咄咄吟诗注》。狗盗图功，何救于败，乃犹有效尤者。

毁路初惊国论喧，匆匆返辔自湖园。

君王只似房州晦，宗社深忧在不言。

初两宫尚驻蹕湖园，荣文忠闻拳众毁路事，亟赴园密奏，谓“宜急剿勿失”。孝钦大惊，立命驾回宫，仅降旨命聂士成保护铁路，而于剿拳大计迟回不决。荣知不能用其言，引疾请开缺，孝钦不许。帝则始终守默，虽孝钦询及，亦不尽其辞。

待扫天棂靖万方，牙旗未动已占祥。

美谈远媲金轮主，一朵红云降玉皇。

孝钦之迟回不决者，盖犹以义和团为可用。瀚公尝密奏谓，“昨观团众演习，忽玉皇下降，深奖义民忠勇。”其言诞妄可诛，然太后不怒，且言武后时亦有玉皇降临之事，疑为天祐。见《景范亭侍郎日记》。

戡乱曾闻诏令严，朱云抗疏动宫帘。

无端散遍空黄敕，坐召城门一炬炎。

先是庚子四月，朱古微侍郎方官学士，抗章力言“邪术之不足恃，众怒之不可犯。”末云“逞愤一时，而无以善其后。是直以宗社为孤注，恐不止震惊宫阙、危及乘舆已也。”疏上，孝钦动容，于是有驱逐拳民之旨。时刚子良协揆、赵展如司寇方出按涿水戕官之狱，复奉命驰往保定视察拳团。刚固主用拳者，预赍空名黄敕甚多，沿途招其渠魁一一亲授之，且致奖劳。赵心知其非，劫于威，不敢立异。及还朝，具言拳民忠勇可用。遂又定义从抚，且招保定老团至京师，称“奉旨团民”，横行犖下无复顾忌。驯至纵火城阙，耀兵藁街，而大局不可收拾。

药店朝来起火鸦，飞烟突卷箭楼斜。

银房宝市繁华界，焦土凄凉剩几家。

是岁五月初，拳众检索都市，至大栅栏老德记药房，谓是中有洋货，即纵火焚之，烈日炎风，凉棚栉比，火势蔓延不已。拳众曰：此天火也！戒不得救。于是南至施家巷，东越广衢至肉市，西及西河沿关庙，北延烧正阳门箭楼敌楼，直至城内兵部街乃止。七八里间麇市精华所萃，一朝俱烬。

东林旧院化人宫，烈烈南风逞祝融。

听乐重思甌北记，可怜机巧夺天工。

京师宣武门内教堂，为明东林书院故址，甌年名构也。赵瓯北《簷曝杂记》述听乐事甚详，具见机巧。拳众攻之不下，遂纵火焚之。教民数百，男妇老幼无得脱者，焦烂熏蒸，过者掩鼻。孝钦于南海西小山上望见火光，心焉恻之，李莲英曰：“洋人先在海岱门对众放枪，激怒团民，此所以报之也。”见《景茆亭日记》。

禁树摇红射火光，绛绛刀靴帕见轩昂。

喊声夜半惊仙籞，宁寿宫中昨徙床。

孝钦于火光中望见拳民奋勇，渐复信之。因外间喧嚣达西苑，夜不安枕，遂徙居大内宁寿宫。

大召公卿对御前，长星高掩太微躔。

当时未识批鳞险，谏疏书成泪已漣。

方正阳门火盛，有旨召大学士尚侍京堂翰詹入对，咨大计。先公时官光禄卿，蒿目感愤，手草封事瀕千言，命小子缙竟，资以进。荣文忠先见之，语先公曰：“君言诚正，然吾辈叨居途列，徒效龙比，于事何益。意不若居中图补救也。”先公因请于文忠，凡仇外诏旨，概免属草。其间剿伪拳，护外使，飭督抚相机保境诸诏，则先公主之。适东南各省有订约互保之举，阴取决于文忠，其往复电文胥由先公与东抚展转代达。此事外间罕有知者。

纵窥妖言议九重，膝行臣袒讽从容。

风雷一喝群蝉噤，只有铜山应洛钟。

恠薇孙学士记五月二十日召对云：是日入对者百余人，见于仪鸾

殿东室。上首责诸臣不能镇乱，色甚厉。学士刘永亨膝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端王伸大指厉声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刘慑而止。太常袁昶在槛外高呼曰：“臣昶有奏”。上令入，乃极言拳不可恃。太后折之曰：“术不可恃，人心亦不可恃乎，失人心何以立国。”又谕“各国将兴兵入犯，何以处之？”诸臣或言剿，或言抚，或言调兵保护，奏对不一。太后即派那桐、许景澄劝阻洋兵，并解散乱民。盖以端王言许与外人善，必能止外兵也。袁、许退，复抗疏力争，权贵益侧目，杀机伏于此矣。

前席儒臣涕泗陈，制夷安得恃黄中。

铁君闽语偏侥幸，只问强村吁目人。

是日召对毕，上麾众出。京卿曾广汉、张亨嘉，学士朱祖谋、恽毓鼎复跪曰：臣等尚有言。张力言拳匪当剿。语杂闽音，不甚可辨。朱叩太后将倚何人以当外侮？太后曰：我恃董福祥。朱率然曰董即不可恃。太后色变，问朱姓名，朱具对。太后怒曰：汝言董不足恃，孰可恃者？于是朱举袁世凯，曾举刘坤一。及出，太后于朱犹怒目送之。后朱擢阁学，召对，太后语人曰：是即高声睥目者也。时已在回銮之后，而西朝尚能记之。

横刀仇杀动成群，冤惨何期得上闻。

尺诏总缘投鼠忌，但云狙莠别莠薰。

近畿拳众劫杀无忌，凶慝渐彰。上以诘，统拳王公倭为伪团。于是有严惩伪团之诏，略谓：“近日附近京师莠民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复顾忌。著载勋等将就抚拳民严加约束，认真甄别，务将假托匪徒驱逐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即照土匪严拿惩办。”按义和团初无真伪之分，袁太常疏谓：“一类之中既分真伪，且容附入之伪者无恶不作，则真者亦非善类可知。”洵为笃论。当日朝野上下，咸知伪团之说，由于倭饰。先公言于荣文忠谓：“彼既认有伪团，则即以拿办伪团为名，亟下明诏，庶外镇剿匪者得所借手。”文忠韪之，言于上，遂有是诏。

苦口绸缪启圣衷，北门旦夕换元戎。

宁知若辈遮天手，激怒宫廷计更工。

孝钦纳荣文忠言，已命护送使侨出京，勿任攻杀。荣预调旗兵二千以待，且言必先解直督裕禄任，乃免生他变。孝钦亦许之。其与克使商洽者即是事。端邸知之，乃潜使章京连某伪造使团照会，请归政于帝，废大阿哥，并许洋兵万人入卫。偕启秀入宫奏进。孝钦果为所中，盛怒曰：“吾前此违众遏拳，皆为彼等安全计。乃以此报我耶！吾誓亦必报之，虽死不受其侮。”于是幡然主战，虽荣亦莫能进言矣。事见《景弗亭日记》。恽薇孙学士笔记谓：“照会凡四端：一归政；一指明区域，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征赋税；一代掌兵权。”太后宣布其三，首条不及。闻系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叩荣相门以进。荣旁皇终夕，翌晨遂以进御，实则各国无是说也。二说以端邸伪造为近。

大事宁容越俎谋，背城誓死奋戈矛。

五洲公法元无此，瞞得渐西炬眼不。

自是而五月二十一起，连日召对廷臣，恽学士记其事云：廿一日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徐用仪，用仪奏辨，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曰：“汝如此搪塞，便了事耶！”太后随宣示洋人照会，且曰：“今日国亡在目前。等亡也，一战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愿效死。”有泣下者。太后又谕曰：“我为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有如战败，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一人。”又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非总署辞，太后怒不许。三臣出，又谕荣禄备战守。乃退。次日申刻，复入见，筹议和战。又次日未刻再见，则太后已决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使，限二十四小时内出京。上褰景澄衣，欲有言。太后斥曰：“皇帝放手，毋误事。”联元力谏，谓：“衅启自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宗社危矣。”言且泣。有与辨者。旋传谕廿四日仍入见，及期则全起撤，战议成矣。起者，内廷召见之谓。《景侍郎日记》则谓：廿四日慈圣先召满大臣于仪鸾殿，时帝不临御。荣禄仍奏言：“围攻使馆不可行，行则国危，且不足示武。”慈圣曰：“尔若坚执，莫若劝其离京，免罹攻杀。我不能再制拳民矣。”挥荣退。启秀出宣战诏呈阅，慈圣称善。然后出御勤政殿，帝跪迎战慄。慈圣谕群臣以辱我主权，不得已而开战之故。又谕汉大臣以历朝德意，勸其同心报国。徐

询帝意旨，帝沉吟久之，乃请用荣禄言，勿攻使馆。立山、许景澄、袁昶以次进谏，极言开衅列强之失。袁又言：“臣在总署久，深知各国公例，不至率有是举。”端邸大怒，斥袁为汉奸。又顾太后曰：“汉奸之言可信乎。”盖怒袁之揭其隐也。孝钦斥端无状，命袁退。寻进枢臣而商宣战之诏。按此当是廿一日事，时景方退居，得自传闻，故时日稍舛耳。

公法由来有下旗，小臣奋笔语非私。

多言早触当途忌，险绝枫庐待命时。

时袒拳王公亟欲破使馆，歼群使。有识者忧之，以为尽歼外使，则祸且不测。鄂督张文襄电致政府，有“拯使一人，减患一分”之语。立、联、袁、许诸公亦于召对中力言之。朱古微学士因疏请：“约期停战，先护送各使出都，其各国军士亦悉数遣出，以纾后患。”疏上，孝钦不悦，命枢臣传旨，询保护使臣之法。朱援笔立书，请飭总署依公法战时成例。”荣文忠持以复奏，良久始退，犹汗流被面，曰：“幸无事，君可归矣。”盖是日几得罪，赖文忠力全之。

启关尺纸走僊僊，青犊连天势正骄。

恩许官仓分月米，帕头争过虎坊桥。

宣战既决，有诏命载勋、刚毅提督义和团。褻团为义民，月赐太仓粟，于虎坊桥湖广馆颁给。由是拳众益横，呼噪过市，声势鸱张，一纸书可启内城，其捕辱朝官，屠戮良善，虽载勋等不能制也。

小界夷楼海一稀，奏功如望鹵庭犁。

将军惯造瞒天说，报捷佳音屡刺闺。

甘军攻使馆久不下，宫中屡督促之，端、庄等责望尤切。董无以报命，则饰词搪塞：或入见孝钦，报使馆洋人焚杀净尽，实无其事。或奏言使馆旦夕可破，及期亦不克践。孝钦闻报则喜。迨失实，以方用其人，故不暇深责之。董一莽夫耳，其敢于欺罔，殆有操纵之者。

张皇制梃恣雄谈，只赚中书诏墨酣。

他日阵前齐解甲，识时汪绮亦奇男。

宣战上谕，为连聪叔枢部文冲手笔，有云：“与其苟且图存，贻羞力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都下传以为笑。又“五尺童子能执

干戈以卫社稷”，亦诏中语。其人颇附端，刚奖拳仇外，文告多出其手。故后来索怨罪魁及之。

金市银炉劫烬余，凤城闾闾日肖疏。

深宫诏许颁官帑，四大恒看复业初。

正阳门之灾，金店炉房并烬，银源顿竭。都人所谓四大恒者，曰恒利、恒和、恒源、恒裕，皆钱业巨擘，同时辍业，群情惶扰。陈庸庵督部时甫任京尹，奏请颁帑百万，内府、户部各半，分贷四恒，助其复业。由是危者复安。陈以留守功，数年间擢至兼圻，实肇基于此。

拦街火急捉官车，征调军符乱似麻。

昨日大宛宛字依古音作平 新设局，冷官款段又趋衙。

时鞏下客车云集，征调待发。车乏则沿街捉之，市车括尽，渐及贵家朱轮。因之衢市纷扰。陈玉苍尚书时以御史巡中城，疏请飭下大宛两令设官车局，分派支应，汹汹始定。时人有诗云：“行人嗟叹穷官乐，十日关门不上衙。”情况可想。

飞炮声高列肆停，绛旂小队截城坳。

家家传遍烧香令，苦月昏黄杀气腥。

甘军围攻使馆，东至东长安街，南至正阳门外，咸有逻卒密布巡察，行人触其锋者多冤死。团众赤帕连群，扬扬过市，见者股慄。夜深辄闻传呼烧香，泼水声厉以长，远近连绵不绝。

月官赴谒犯戈铤，一掷鸿毛命可怜。

碧血沉冤无日雪，平生惭诵渭阳篇。

王芙衫舅氏纳粟就佐职，赴验看。归途出正阳门，遇甘军喝令停车。御者疾驰不顾，兵怒径发枪，舅与御者及车马俱尽。其冠服车马皆假白余，若余代也。余深痛之，尝请于先公谋为请恤。格于成例，不果。至今衔疚。

血花染到画轮红，末路公卿草芥同。

差免郎当车下死，一阶只为欠司空。

是日验看月官，大臣多规避不至。陈桂生少农学菜独赴之。归及正阳门，马惊而逸，甘军枪击之，弹穿车过，骑御立殒，陈幸免。逾月擢大司空，奔赴行在，乃卒。是知名途与死所，皆定数也。

双阙沈氛九陌痛，官衙人去噪饥乌。

白头宰相从容甚，日进词曹讲宋儒。

自京犖弄兵，道途多畏，部僚趋直者寥寥。徐荫轩相国掌翰林院，恐编检潜行出都，每分日传见。时翰署已陷战氛中，则别假官房以为公所。徐好谈性理，实口头禅也，入见者皆苦之。

丹地飘烟万瓦飞，琅函狼藉散龙池。

蛟人拾得珍珠字，犖向西洲价不贻。

翰林院署在玉河桥侧，署后与使馆邻。甘军攻使馆，恶其障蔽，掷火种焚之，甍栋摧毁，典籍凌乱。《庚子使馆被围记》言：绸面华函、书家字册，任意搬移，狼藉无次，使馆勿许劫取，或爱而阴窃之。按院藏珍籍最著者为《永乐大典》，乱后散失泰半。所云当指此。秦佩鹤侍郎时官学士，目击之，有诗述感。

朱门划尽旧繁华，猿鹤谁能算劫沙。

总为三天恩路近，绿图先劫帝师家。

兵燹前，河桥以东，道南道北皆贵家邸第，拳匪、甘军迭肆焚劫，悉为灰烬。寿州孙文正宅，首为拳众所掠，以其为德宗师傅也。他若伦贝子邸、貽藹人侍郎、陈瑤圃通政宅，亦皆罹劫，不胜枚举。

西庠堂深墨守工，似闻搗护仗元戎。

抛车夜夜丰隆震，雪佛偏能耐火攻。

西苑外旧有教堂，光绪中重葺，西苑谋驻蹕，嫌其迫迹，命直督李公商之总主教，别拨城西隙地与之，令其移建而助其费，即后来西什库教堂也。庚子时，法人蒙雪惹佛主之，请于使馆，仅拨给水手数十。拳匪、官军合力围攻，终不能下，炮声始终不绝。或曰荣文忠与法教士有旧，阴令军队勿纵攻，以保全之。与所施于使馆者同，其说颇确。

太液风来凤鬣轻，炮云隐隐送秋声。

停攻分付西华队，且听桡歌唱太平。

六月七日，孝欽幸西苑，泛舟观荷，宫妃数人随侍。时方攻法国教堂，枪炮声陆续远闻。慈圣意不悻，即命西华门守军传谕暂止攻击，俟回宫后再施之。

南征道梗我西辕，一路标车口号喧，  
明月清风都过了，夹窠直上四天门。

是年五月，余奉继慈挈弟妹将航海南归，至通州闻津乱折回。六月初，复自京西发，经保定、真定、以至获鹿，沿途皆乘标局车。车过险处，每由标师向空唱喝，谓之口号。明月、清风两店属正定境，为匪多处。至井陘则易夹窠。夹窠者，缚两梁篙为之，其间布绳如网，可置卧具，上复以席，前后馱两骡。经太行、四天门，乃抵阳曲。

腹诽有禁似嬴秦，宾座余谈尚喋痒。  
除却永宁狂刺史，虎须敢埒更何人。

时晋抚毓佐臣主拳最力，官场称拳众必曰义民，无敢斥为匪者。章曼仙前辈时亦避兵于晋，依其兄永宁州署。为兄草牒上大夫，极言拳术之妄，几触祸。事定，遍惩主拳者，章名转振。

谁遣阎罗铁面来，元规胸棘况多猜。  
当时大有逢迎者，蜚语横侵到柏台。

佐臣治东以廉察著，有活阎罗之目。初莅晋，尚纳人言。一日，太原守报称臬署藏有洋炮，即命调兵往搜索。刘幼云学使适在宾座，言臬司主风宪，不宜损其威重，乃止。维时秉臬者恩新甫中丞也。又有讷阳曲某村教民挟洋炮图乱者，毓方谋遣兵，亦以刘言而止。嗣知是村教民深畏拳匪，糊纸为炮以吓之耳。

险绝人心甚太行，穷禽投网可怜伤。  
复巢那得容完卵，断乳孤雌泣女墙。

方拳众焚太原教堂，毓抚以兵守城，禁教士出入，诡云来投者官为保护，既至则羁縻之。俟其毕集，悉驱至抚署行刑，男女老幼无得脱者。且迫使教女背教饮其血。一西妇割乳后逃去，匿城墙下，亦死。

回首烽烟薊树昏，遗黎何罪剧烦冤。  
累累妇孺供屠伯，朱邸门前即鬼门。

五月廿七日，杀京师教民数百人于庄邸门外，承审者为庄王、貽谷、芬车、桂春。六月初四日，又于庄邸门外杀教民九百余。承审者

为貽谷、芬车、桂春，中多无辜枉死者，虽稚幼亦不免。孝钦闻之，责庄王不能约束拳民，戒勿滥杀。然滥杀如故。

断送江山付老拳，是丹非素更纷然。

传衣毕竟谁真贗，多少红巾捉白莲。

初拳众之诬杀良善，曰通教而已。自伪拳说起，于是展转仇杀，辄以伪拳目之，又目为伪白莲教，久之则直曰捉白莲教。以良民而蒙白莲教之名，捉之者乃为白莲教同源之拳匪。邪正混淆至是极矣。

村户连群载槛车，执鞭充数并弄置。

复盆不信皆天意，袖手何心问削瓜。

拳众攻使馆不下，无所泄愤，乃纵戮乡民。呼噪出永定门，遇赴集者悉繫之，连车载交刑部，凡百二十余人。指优伶冠服、儿童玩具谓为白莲教之证。有妇人抱子宁家，亦陷其中。数尚阙，则繫车夫实之。未讯供，尽戮于市。是日风霾晦冥，见者冤痛。段少沧时为秋审提调，言于尚书赵公曰：“秋曹决狱必有爰书，宜分别讯诿，庶免冤滥。”赵沉吟久之曰：“此天数也。”恠薇孙学士欲疏论之，亦不及。

万甲勤王气未低，闭关那得仗丸泥。

老成正有忧天泪，肯捉区区瓮底鸡。

宣战既布，有诏飭各省兵勤王。张文襄电奏，力矢忠诚，待命北上御敌。刘忠诚则有加紧急电，极言纵拳之非，且云：“苟御外侮，臣立即带兵北上。若屠僂使馆中孤立之数洋人，则不愿以堂堂中国之兵作此用也。”得电旨云：“南北相倚，不可歧贰。”且引粤匪前事为言。嗣乃简拨防军，从海城、定兴先后入卫。

魁柄轻移战祸开，骄王意气挟云雷。

红巾二领慈宁进，竟拥宣仁作盗魁。

是时，端邸以枢臣兼执金吾所主事，太后意不可者，辄矫擅行之。且怵孝钦曰：“京师安危操于拳众，不徇其意，则将杀尽都人。虽宫廷亦恐不免。”尝迫令太后宫中奄侍，悉易义和团之服。又别具二裳进御，示太后为拳众之首也。事见近人纪载。盖宫眷辈闻孝钦追述者，当不尽妄。

一龙二虎总难容，大索居然近九重。

天幸临淮持节去，收京留待老龙钟。

举众口号云：“必斩一龙二虎十三羊”。龙谓德宗，二虎谓荣、李二相，十三羊亦皆朝贵。近人笔记述，端邸带拳入宫大索。指两内监谓通教，捕之出，于苑墙外斩之。此固事之所有，未足尽其谬戾也。先是李文忠以大学士罢镇留京，至求一主文衡而不可得。荣相知其不容于众，故假监捕康梁为名，力荐使督两粤。拳乱中复有诏召觐，李逗遛沪上，久不至。乃得终保厥躬，以奏收京之绩。

诏书屡召尚委蛇，忍泪披肝拯有辞。

果使宫闱知悔祸，老臣原不惜捐糜。

事急时，授李文忠直督，命速北上，且令商借俄轮。李奏言：“上海无俄轮，且兵事未止，即有轮亦必不我借。恕不能速行之罪。”又一疏云：“自古制夷之法，莫如洞悉虏情，衡量彼己。臣于垂暮之年，若得睹我国战胜列强，一雪前耻，岂不欣幸。无如旷观时势，惟见忧患之日深，以积弱之军，不量力而轻于一试，恐数千年文物已矣。即言近者，悉北方全力攻使馆租界，而不能下，现八国联军东来，携大炮无数，何以御之？两宫即欲避往热河，今日恐无胜保其人，足以阻洋兵之追袭。若俟彼时议和，更非甲午之比，朝廷将倚何人以与列强开议耶？臣年已八十，死期将至，身受四朝厚恩，若知而不言，何以见列祖列宗！果其立诛妖人，罢黜信匪大臣，送各使至联军大营。臣奉命北上，力疾冒暑，亦所不惮。但读寄谕，似两宫仍无议和诚心，朝廷仍在跋扈奸臣掌握。臣现无一兵一饷，冒昧北上，惟死于乱兵奸民之手，于国毫无所益。故臣仍驻上海，拟先筹一卫队，措足饷项，并探察列强情形，随机应付。俟有端绪，然后成行。”是疏侃直忠鲠，洵为有数文字，而世罕知之。

纵杀疑伤老佛仁，元臣负谤尚披陈。

东朝岂有轮台悔，今日看谁是主人。

纵杀诏下，荣文忠力谏曰：“戮及妇孺，不足张国威，适为全球所笑，且非老佛平日仁慈之意。”孝钦笑曰：“良然。但彼要我归政，聊以此报之。道、咸以来，肆虐吾民，几反客为主。今看究竟谁是主人！”盖孝钦盛怒之下，无论何言，皆不能入也。

异喙惊呼鬼子徒，妖星前畔帝星孤。

若非圣母蒲鞭罚，迨处深宫何事无。

《景侍郎日记》云：溥僂于宫中肆行无忌，一日呼帝为“鬼子徒弟”，为帝所闻，奏知太后。太后大怒，立命鞭僂二十，以示罚。端邸愤恨甚，但畏太后而不敢发。其人性犷悍，幸犹惮太后，每太后诃之，辄震惧失措。

私藏玉玺待当阳，又舞桃枝索帝王。

西母窗前雷电下，猢儿此日太风狂。

端邸计既行，恃太后柄，任益恣肆。一日，与庄王、濂、瀛二贝勒率义和团六十人，侵晓入宫大索。至宁寿宫门外，大呼请帝出。端狞笑曰：“何谓帝，鬼子朋友耳。”太后晓起用早茶，闻外间喧噪声，群呼“杀洋鬼子徒弟”，亟出立阶上。诸王贝勒及拳众犹麇聚阶下，见太后行义和拳礼。太后大怒，斥端曰：“汝以为汝子即皇帝耶！须知废立之权在我。汝子虽为大阿哥，立时可废也。若误谓乘此纷扰，即可任意妄为，则大谬矣。速退！此后非有旨，不得擅入。”端大惧，叩头不已。太后命罚俸一年，并将义和团首领交荣禄所部守门兵即处斩。帝当拳众群噪，骇怖失色，后乃谢太后活命也。太后以此故，下谕停攻使馆，并命荣与各使议和。此亦见于《景侍郎日记》者。太后尝斥端所为，与其狗名适称。谓滴字中为反犬也。故有猢儿之喻。端又私藏一玉玺，待有时机，即奉其子为帝。亦景笔述之。景为端之师傅，踪迹颇密，故能知其隐事。

笳声迢递白旗飘，书版横陈玉带桥。

保使似闻宣尺诏，当关不用霍嫫媸。

《庚子使馆被围记》云，鏖战历月余之久，忽枪声渐稀，鸣笛四起，围攻者渐皆引去。一人手执休战白旗，擎木板置西偏桥上，大书云：“奉上谕保护使馆，即刻停止攻击，将有照会。”问之华兵，谓为荣禄所传之令，且云：“老太后甚烦恼，命即刻停战，宫中会议尚未散也。”盖即端邸等迫宫所激。与《弗亭日记》足相发明。然使馆中人方延颈以望祥和，而所云照会迄未至也。

翻复棋心不喜平，夜来衢巷又枪声。

红旗方报大沽捷，手诏重闻奖义兵。

端、庄事垂败，乃又有饰词告捷之事。时法兵犯大沽炮台，提督罗荣光军守台，与接战立溃。乃直督奏报，谓其竭力抵御，击坏停泊两舰。越日紫竹林洋兵分路出战，我军团合力堵截，克奏奇捷，焚毁租界洋房不少。又奏保拳首曹福田、张德成忠勇可恃。有旨宣布战功，拳首等先传旨嘉奖。裕督非愤愤者，其为端邸等授意无疑也。袁太常疏劾之，谓询诸由津来京避难者，金谓击沉洋船、焚毁洋房实无其事。而我军及拳匪被洋兵击毙者不下数万人。异口同声，决非谣传之误。其敢于结合蒙蔽者，乃如此。然使馆咫尺之间，董福祥且屡有捏报，玩君上于股掌，藐朝典若弁髦。若荣光者，又不足深责矣。

## 卷 二

召亡自昔听于神，眼底何曾见似人。

顶上圆光心上字，冷云佛是我真身。

拳众所佩辟兵符，以黄纸朱砂画之，其象有头无足，面尖削粗具眉眼，顶四周有光，耳际腰间作犬牙诘屈状。心下秘字一行云：“冷云佛前心，玄火神后心。”且持咒曰：“左青龙，右白虎，冷云佛前心，玄火神后心，先请天王将，后请黑煞神。”谓持诵则枪炮不燃，固未验也。别有秘咒诵之能致人于死，益荒诞无稽矣。

诸天缥缈降灵祇，中有磻溪老钓师。

毕竟玉皇看佛面，龙华劫到有推移。

拳中神咒多出稗野，如《封神传》之姜太公，《西游记》之孙行者，皆所崇奉。又散布黄纸传单谓：“本月有大劫，观音大士求于玉皇，因得展期。”则臆造以惑众耳。

十愁抹去十欢来，迎得洪钧下紫台。

八老甘州如早降，五洲踏破亦豪哉。

“抹十愁，改十欢”，彼中咒词也。拳众攻使馆不下，益附会神怪，以坚众志。谓不日洪钧老祖下降。又云有甘州八老人率奇兵来助，行将踏平西洲。语皆支离不经，而无识者惑之。

传法辛庄溯六黄，麦花山下是仙乡。

翁才此日从天降，胜否相门龙殿扬。

拳法由来，彼中言者不一。或云传自金铃子，或云出自保阳大辛庄黄氏。庄在麦花山下，黄兄弟六人并擅拳术。其曰黄氏者，盖谬附于天霸之裔。时协揆刚毅奏保总兵龙殿扬，谓“其人为奴才之黄天霸。”其识亦犹义和拳耳，固宜其欣合也。

白袍万众拥银旌，闻说夫人别有城。

五色袈裟红斗笠，一般草木是疑兵。

京师拳众扬言，有左总兵夫人起兵为夫复仇，将率白团兵三万，自山东来会。总兵谓左宝贵也。又言某日有异人降，衣五色袈裟，手执月牙铲，自济南一日而至，直入永定门，有目睹之者。又天津交绥时，一异僧戴红斗笠，四金童随之，策马入阵助战。率皆信口造谣。又或使其党羽饰为诡状，以实之。计亦狡哉。

马厰平津感慨俱，邸园青草代餐刍。

有时死骨千金值，奏刃还堪餽饿夫。

使馆困守久，刍粮渐绝，所畜骡马约百余，皆豢于肃邸园，纵使啮青。庖乏荤腥，则杀以充食。有时弹低被击，即取付庖丁，可省宰割。其病毙者，命兵掩埋，难民亦分食之，几等于罗雀掘鼠矣。

半遮驷院半词林，英馆逍遥戟卫深。

一炬忽惊藩翰撤，雁臣布阵几沉吟。

英馆西为上驷院，北为翰林院，颇得其蔽，西人避难者多就之。各使亦萃集于此，以为乐土。自翰林院毁而形势一变，当火急时，各公使夫人且竟出施救，向之不设防具者，至是亦砖堆沙袋，坚壁以自固矣。详见《庚子使馆被围记》。

号令中军孰建旌，散沙一局苦支撑，

英军恃重俄军诡，坚忍还推志愿兵。

使馆驻兵中无高级兵官，且各国不相让，故遂无统将。诸军勇怯不同，劳逸亦判其防线最长，而扼守最力者为日本军。又有所谓志愿兵者，不论国籍，皆勇于自任。著《使馆被围记》者，即志愿兵之一人也。

登登隧道送声频，忽发惊雷动四邻。

劫外逃生谁料得，居然地窟有翻身。

董军急于奏功，掘地道以入防界，猛然轰发，则全线皆震。《使馆被围记》述一异事云：有法、奥将士数人同处一室，值地道发，俱陷入地。此声甫毕，第二地道又发，前之活瘞者复震而出，只二人不见。述者以为上帝之力，即吾辈所谓神佑也。

憔悴鹑衣伏水门，哀鸿无语阵云昏。

忍饥剩有凄惶泪，手拾残禽带血吞。

难民之逃生者，扶老携幼，伏于水门之下，无路可出，亦无所得食，忍饥待死，日夜呻吟，有死鸟死狗投于其侧，则带血而生食之。亦生人之极惨者矣。

辛苦支防力既殚，桥头又听暮笳寒。

尺书也是祥和兆，依样葫芦莫厌看。

激战中笳声又起，兵队渐收。荣文忠使所获使馆寄书人赍总署公文以返，文中大旨云：“政府正竭力禁遏匪乱。当此使馆启战，京师人心亦惊疑不安。请各使臣及其属僚即至总署暂住，必当优加款待。”使团虽不能从，然视此为议和预兆，亦为一慰。盖是时荣文忠查出前日使团照会请归政者，乃端王等伪造。孝钦闻之甚怒，痛斥端等，复趋于保使息兵矣。

汉官投谒傍枪楼，宾席从容接海鸥。

旦暮收兵应有望，棘门通问到兜鍪。

《使馆被围记》言，是时有总署司官摇白旗来见，延就英馆枪楼旁小坐，英使出见之，各使亦在侧，所言有真实语，有后悔语，有哭诉，有恐吓。大旨谓各使当保护，盗匪仍猖獗耳。按《景侍郎日记》载，西朝以瓜酒冰蔬致使馆，并命庆王往慰问。意者庆王位尊不亲往，故使总署章京代之。罗揆东《庚子国变记》谓，政府尝遣总署章京舒文诣使馆，将意当即其人。其时祥和渐启，屡有华官谒日本大佐，又有武弁传其统领命，约洋将于崇文门晤谈。惜海城北来，和局复梗。

健儿犯险尚心寒，不料兵间汉网宽。

袖得瓜桃归缓缓，相公传语问平安。

法兵某欲越界往觐中国军，众阻之不得，心甚危之。及至中国营，统将出见，出糕点佳茗款之，又引之往见荣相。荣详问使馆粮食足否，死伤几何？兵言他无所苦，但炎天乏冰果耳。荣取桃置其囊，又赠以西瓜使携归。又言吾部曲可护使馆，但人皆惜命，故不能责其十分尽力耳。兵归述之，以为异事。

五色参差辨衲裆，方旗角帜各飘扬。

雕弓队杂银刀队，只有甘军擅马枪。

是时，宫门外满汉诸军杂列，有马兵、有步兵、有炮兵，其军衣以衲裆分色，有红裤而缘以黑龙者，或手执大刀，或赍弓箭。独甘军马队负新式马枪，其旗帜或蓝、或红、或白、或黄而镶黑，有三角形、有方形，盖犹中国古制之旧，而稍参新械。自西人视之，则为光怪陆离矣。

联翩信使出天家，蔬果周旋意有加。

岂料横来金弹子，伏机也借绿沈瓜。

士卒围使馆者，见政府时致瓜果，亦效其智。一旗兵手执绿西瓜，一手示意，若使西兵受之。西兵置其枪，跨防线出。甫伸一足，突飞弹从衣褶间过，幸未中，乃急退回。少顷，执一空筒若欲还致者，旗兵伸首视之，即有枪声随发，致受轻伤。是亦滑稽之斗也。

陇军腾踊若狂犁，款语看渠倚战钟。

通市不妨供火具，眼前细柳即甘松。

甘军之黠者，日以西瓜、鸡卵售西兵，渐售及火药，将领诤知之，有正法者。然犹私售不绝。其与西兵语谓：“奉命驻此，乃阻止洋兵攻入皇宫。若洋人不调兵来京，则战事可息，吾辈本不愿战也！”亦斐然成理。

两界争收整地功，营门夜静听隆隆。

沟中掘得元时炮，六百年来始发蒙。

甘军于法使馆左近掘地道潜埋火药，西兵亦效之。初掘为浮灰，更深则为浮石及废物，过此则为硬土，尝掘得元代忽必烈汗之石炮，又掘出元时沟道，排列甚整，约高四尺、宽三尺。可徵当日上都遗制。

神炮宁堪付莽奴，入宫请剑胆何粗。

雷霆一震天威在，鼠辈方知有国铁。

祖拳王公咎董福祥围攻不力。董谓乏巨炮，若得之则使馆立下。众谓武卫军中有巨炮在，盍借诸荣相。董诣荣申借炮意。荣闭目不答。复问之，则笑曰：“炮固在，不断吾头不可得也。”董恚甚，入宫请见孝钦后。后曰：“吾以为汝来报使馆攻下，乃不然耶。”董曰：“臣之来见，为劾大学士荣禄，彼军有巨炮，以攻使馆即时可下，乃靳而不与。且言纵太后有旨，亦不可得。是有心庇敌也。当斩。”孝钦大怒曰：“汝一盗耳，朝廷弃瑕录用，乃狂妄至此。其目无朝廷耶，抑不欲活耶！”叱使退。景芴亭笔述之，且云刚毅私以语人谓：“此人一日在位，则使馆终不可平。”太息久之。

豫秦群帅妙依违，旗下谁云解事稀。

绝倒有人疑点窜，欲清君侧讽宫闱。

时有仇洋矫诏，晋抚毓贤奉之维谨。署陕抚端方、豫抚裕长，知不可行，阳奉而阴违之。诸祖拳者疑焉，谓：此旨本通谕各省者，然陕西、河南及蒙古各处所奉谕旨乃大不同，凡“杀”字皆作“保护”字，恐有奸臣窃改。惜无敢以此上奏者。端邸欲中伤袁、许。乃摭此上闻，而构成其狱。亦见《芴亭日记》。

老羌嘎哨纵争雄，偃刃何心叛晋公。

止谤我知深意在，政缘龃龉久无功。

《芴亭日记》又云，董福祥结一满兵，使潜杀荣相。诘是兵为荣旗属，竟以董谋告之。谓亲闻自荣相者。董为荣部将，夙秉指挥，何至奏劾不已，复谋狙击，是事殊不近情。余谓此文忠之饰言也。董之久攻不下，必有疵议之者，文忠恐人知其授意，故使董劾己，又造为是说，以见荣董之不相能。其语景者，以景为端澜之师，借之以资传播。其意深矣。

呆竖无知亦建言，幸深窃愿奉慈轩。

但留龙驭知何意，不见豺狼肘腋蹲。

内务府大臣文年为景言，大阿哥溥儀请太后幸热河，由己随护，留帝在京与其朋友讲和。僂为载漪子，岂言和者？盖使帝离于太后，

则群凶可以逞志，其事将有不可测者。偶何能为此言，殆亦其父教之也。西朝闻之大怒，斥其卤莽。“卤莽”二字可味。

偶亏日月误群凶，表饵深谈编九重。

王会图中王母宴，此时成算已罗胸。

荣文忠入见，叩西朝，若拳败京陷何以处之？西朝引贾谊三表五饵之说，且述前岁公宴各外使夫人事，谓彼虽倾向于帝，吾委曲以移其意不难也。后自陕回銮，礼遇使团，异族交颂，已基于此。

铸错多缘舐犊私，玉音痛斥锐头儿。

欺君那得欺天下，终有冰消暖见时。

归政照会由于伪造，荣文忠侦查得实，入奏孝钦后。后大怒，召端邸切责之，曰：“若洋兵入犯，汝头必不保。”又知其潜怀不轨，欲乘时监国，益怒，谕之曰：“我一日在世，决无汝干政之望。若再不安分，则逐出玉牒，家产充公。似汝所为，真反犬也。”端邸狼狈出。语人曰：“迅雷不及掩耳。”

四译连翩递电函，天都动荡有人监。

斜行密字从难识，只助时流白黑谗。

人言许竹筠与各使通信往来，多有密报。庄邸使人侦之，捉得使馆邮差贲有电报十二函，其中三函系密码不可译，余电只言洋人死伤二百余，粮食垂罄，非军报也。然谗毁滋繁矣。

肉食阴谋自刻深，欲张藉网待羈禽。

空函一例归高阁，枉费群公组织心。

使馆迭接总署公文，请各使至署会议，勿带卫队。各使讶其无因，且愆于德使前辙，悉置不答。菲亭谓启秀，人人言欲诱其离馆，要于途而尽杀之。然邀致虽殷，而围攻未已。出矛入盾，其谁信之？可谓谬矣。

乱舞天魔序未终，槃敦人事滑稽雄。

译曹连日忙签判，喧罢亨王又爱公。

时意大利亨白得王为一痼者所杀，又爱丁堡公薨，总署皆有公文致其代理公使，备述悯恻，表吊唁之意，犹平日也。《使馆被围记》谓：“中国政府如人之一身，有时手足乱舞，而其脑木然罔觉。既而

忽又猛悟，施其权力，以管束其手足，则可得暂时之平静。”冷讽也，亦平论也。

凯唱伤心等楚歌，封章信口决悬河。

擒来渠目纷无数，却载西洲四骆驼。

直督奏报，在天津捉得骆驼四只，擒杀洋人多名，夺器械无算。其事不伦，闻者笑之。

星轺出伐异承平，几辈攀条望此行。

不羨寻常衡尺贵，羨渠玉貌脱围城。

是年举行乡试，云、广、两粤、闽、甘诸省皆已简试官，奉使者以得出危邦为幸。寻有诏展缓试期，皆先赴行在复命。次年辛丑，复举云、贵、两粤乡试，并补行庚子正科。其余诸省则于壬寅年两科并补。辛丑所试仍八股，迨壬寅则已改试策论矣。

胆落朝官唱董逃，征途处处法坛高。

伤心杨柳青边路，多少冤磷没野蒿。

京津铁路与海航并断，京朝官避乱南下者，或遵陆车行，或取道潞河、运河。沿途匪氛遍地，沧州、独流间尤甚。遇之即须诣坛焚香上表，拳众意为生杀。往往全家俱尽，浮尸塞流，行舟为滞。

争鸣左轂论纷咙，决策权宜重保邦。

若使举棋迟不定，西摩舰已入长江。

东南互保之举，功在大局。责贤者谓王纲之坠始此。故时人有句云：“左轂争鸣青史在，君臣大义未销亡。”然大臣以安宗社为重，况两宫在难，诏皆矫托，权宜靖变事，诤得已。方宣战诏下，刘忠诚密询于李文忠，文忠答曰：“此乱命也，粤不奉诏。”适盛杏孙与驻沪各国领事商订互保之约，忠诚遂商诸文忠，毅然行之。张文襄初持重，至是亦赞同。互约之成，三公力也。赵凤昌《惜阴堂笔记》云：“拳难既作，各国兵舰泊淞江者分驶于沿江各岸，英水师提督西摩决直入长江。何梅生谋之余，欲商西摩阻外舰内侵，其各省埠侨商教士，由各督抚联合负责保护。但患无任其枢纽者，因往劝杏孙任之。杏孙犹虑端、刚用事，已无中枢。余谓：可由各督抚派大员来沪，会沪道与驻沪各领事立约签字，公暂通其邮，非负责也。”于是定议分电沿

江海诸省，复由沈爱苍赴宁陈说。寻各省复电至，皆赞可。乃由杏孙草约章八条，余酌增为十，就沪集议而定。观此可知互约之所由来，故节录之。

保境论言重审机，绸缪宁谓补天非。

蜡书络绎中朝出，犹见萧曹妙指挥。

互保之约，东南诸帅实取决于荣文忠，故庚子五月间电旨有云：“此次之变，事机杂出，非朝廷意料所及，大局安危正难逆料，沿江沿海各督抚惟当相机审势，极力筹维。”寻又有旨：“衅端已开，收拾难料，命各省保守疆土，接济京师，联络一气，共挽危局。”曰“相机审势”，曰“保疆挽危”，与“互保”用意正相针对。当各省派员议约于沪，沪道亦有今日订约系奏明办理之宣言。足证是举主于中枢，不得谓群帅专擅也。

依样鸥盟见朔辽，市廛无恙护舟艖。

突如蛾寇谁前料，急劫收时土已焦。

拳事初起，营口英商商于地方长吏，谓：“中外启衅，终归于和，吾辈各尽其心，保境绥众，勿伤和好。”于是中外协力分任巡缉，地方安堵如故。詎突有外拳数百闯至，肆焚杀，有司弹压不可止。数日后，护商兵至，发枪毙数十人，余众逃去，而街市民居已毁。

蒙团催练诏书频，忧杞丹诚委曲陈。

宗社岂堪孤注擲，穷边尚有独醒人。

庚子夏有诏，通飭各边地参赞办事大臣，速募蒙团，以御外侮。盖亦端、刚等主之。时瑞景苏学士为科城参赞，复奏谓：“蒙团虽经遵旨募练，只可佐防，未宜开衅。”语有深旨。嗣两宫幸陕，明诏求言。景苏疏称：“古来言和之人，每不容于清议。然和战事大，不审彼己，不权利害，以宗社国家为孤注之一掷，岂为人臣子者所忍出。”此疏上留中，是犹旗员中之有远识者。

鹤列腾腾去不还，惊传飞舰出神山。

玉泉决浸曾何用，又策犀军破水关。

时联军任前锋者为日本兵，既飞集大沽，而权贵懵懂如故。晋抚毓贤请决玉泉山水以灌使馆。某武臣召对，又请选调水军，力攻水

关，出其不意，必奏奇捷。都下传以为笑，黄石孙丈有诗述之。

一哄宁堪振国孤，以矛攻盾足胡卢。

风波海上孤臣在，闲阁凄惶计托孤。

德京闻克使被戕，民情激愤，群围中国使馆，抛石喧哄，欲得华使而甘心焉。时吕镜宇尚书使德，事急时深匿不出，预草遗疏，托其幼子于幕僚，自分必无全理。赖德皇严诏驱禁，始免于厄。

寰海依然驻节旄，宽留一著国棋高。

颇闻密札商行止，苦费群公雪鬣搔。

宣战诏下，同时有诏召回驻外使臣。盖端、刚等主之。寻又有诏宣示启衅之由，命各使臣照常任事，勿涉观望。则荣文忠主之。译署以政令歧出，又电致各使臣，令其自酌行止。张文襄闻之，恐各使尽撤，和局阂阻，乃分电各使，勿遽引回，留为日后转圜之地。后各使留任未归，议和时颇获其助。

公法由来重启戎，补苴末策吁群雄。

玺书遍走东西海，更谕星轺诏一通。

拳乱，中枢府以帝名义致书英、俄、日本诸国主，望其排难解纷。于俄则申明李文忠所订密约，于英则就商务立言，于日本则述唇齿休戚，各命驻使呈递。盖所谓以夷制夷也。又有电旨通谕驻外各使，宣示中外开衅之由，谓：“兵匪激动，由于外兵入卫，屡有放枪伤人之事，甚且欲闯入宫门，被阻始止。朝廷非不欲痛剿乱民，恐各馆保护不及，酿成大祸，故拟令使臣避津。嗣德使事出，即赴津亦不便轻率。不料忽有大沽洋员迫让炮台未允，竟至攻取，遂启兵端。中国即不自量，何至同时与各国开衅，更何至恃乱民以攻各国，当为各友邦所谅。”命其向各外部切实声明，达知本意。是事盖用荣文忠议，预为后日言和地也。时端邸兼领总署，故不由总署而由枢廷。

伫倪群公悼折冲，百年国事误庸庸。

不登芝箭登乌附，横决看成首蓂烽。

百年以来，朝官畏愚因循，久成积习。总署之绌于外交，亦以是故。李文忠晚领总署，遇事不避，又自倚老成，外使颇敬惮之。有于岁除约晤者，文忠谓同列曰：“诸公皆有家室之乐，岁阑团聚，明日

可不必来。老夫自当之。”嘻笑怒骂，胜如索居肖寺也。此事可发一噱。端邸性本粗疏，尝谓人曰：“吾若得总署，与洋人交涉必无难事。”犹见任事之勇，而不知卤莽误国，有甚于畏葸因循者。

龙蠖寻常有屈伸，请纆不意出名臣。

雷车载炮登陴去，旗帜应题李甯神。

李鉴堂方巡阅长江，与闻互保之约。寻勤王北上，朱古微先要诸途，请其建言息兵，李犹许之。及抵都，徐荫轩迎，谓之曰：“鉴翁，万世瞻仰在此一举。”又入端、刚言，乃幡然主战，奏言：“今日之事，终归于和，但必先之以战。”《景菲亭日记》谓：其于太后前主战甚力，以攻破使馆自任。又于澜公邸会议，力主用地雷轰攻，乘其惊扰，即可立破。时太后已厌兵言和，闻李言，复信任拳众。李言以兵法部勒之，拳亦可用。连日有马兵车队载巨炮，以架于禁城，皆李所部也。

喊杀声高杂炮声，秋衾夜夜梦魂惊。

鬼车叫处阴云黑，环击难分前后营。

都城入夜，炮声喊杀声不绝，皆各军攻使馆所发。洋兵以逸待劳，每阴雨夜辄出疑兵扰之。往往前后营自相环击，伏尸纵横，皆袍泽也。见《书舫庸谈》。

停战期中战帜排，似闻壁垒换临淮。

阵图一角盘蜗小，已办南军踢草鞋。

停战期未满，使馆周围已遍插各色新旗，其兵或乘马，或草鞋，奔走迅捷，知为自南方至者，即李鉴堂所部也。俄而枪炮声四起，若狂风骤雨，瞬息间集弹数百，若有数千枪同时并发者，使馆伤亡甚众，弹亦垂罄，非援兵随至，则李之慷慨自任者，行奏凯矣。详见《使馆被围记》。

捉车无奈陇军骄，列肆佣徒散似潮。

手牵肩包人过尽，西风菜市晚萧萧。

初董军悉驻内城，李军至，乃撤其半移驻南城。将出发，挨户索车马甚急，居人不堪其扰。商肆知事变已迫，遣其佣保学徒各散归乡里，手雨伞，肩包袱，数里间络绎不绝。菜市摊肆亦停辍。

三疏擎天血泪弹，从容慷慨两俱难。

宗藩不是仇忠直，早作君王一党看。

袁爽秋太常、许竹笈侍郎于召对时廷争最力，复送上三疏，辨正邪教，请保全使臣，最后严劾酿祸王大臣。语皆切直，群凶深憾之。袁自知不免，语家人曰：“今日言亦死，不言亦死，与其死于乱民之手，曷若死于司寇。苟死而朝廷顿悟，吾无憾矣！”家人环泣。袁曰：“吾以身许国，无复他顾。汝等留京回南，自酌可耳。”俄而提署弁役至，云总署候议事。登车则载赴提督署，送刑部矣。其逮许亦然。许将往，以所掌铁路合同、交涉文件一一点付所亲，语不及家事。抵狱不相见，但遥闻袁怒咤声。及赴市，袁曰：“吾惟望不久重见天日，消灭僭妄，虽死无恨。”监刑澜公曰：“汝为奸臣，勿得多言。”袁不惧，仍大言曰：“予死固无罪。汝等狂愚谋祸国，罪乃当死也！”许顾谓之曰：“爽秋何必乃尔。”袁曰：“不久即相见地下，人死如归耳。”澜公欲前击之，而刃已下。其在狱与许各索纸笔有所书，为拳匪搜毁。

请剑犹蒙复庇私，椒山有胆九重知。

伤心三字风波狱，朝贵传闻有异辞。

《景莼亭日记》云，袁、许第三疏上，太后阅之，曰：“此皆有胆之人。许景澄且不必论，袁昶奏对时，曾揭康有为之奸，此人甚好，但不当如此固执。然余亦不罪之。”命传旨申饬，勿再渎奏。后数日，李秉衡至都，与刚毅协谋，谓查出擅改谕旨，将“杀”字悉改作“保护”字者，乃袁、许二人所为。即奏明太后。太后大怒曰：“伊等敢擅改谕旨，如赵高指鹿为马耶。”命立斩之。其说颇异。译署非出纳丝纶之地，鉴堂亦似非朋谋倾陷之人也。恽薇孙谓袁致书庆邸，劝载漪善处嫌疑，勿为戎首。漪得其书，以闻于上，故诏语谓其莠言乱政，语多离间。是说较可信。

忠门老仆话欷歔，闻说萇宏碧不飞。

晞发料当兵解去，桐江恋否旧渔矶。

张耀仙同年有仆谷姓，尝给役袁太常家。为张言：太常召对归，自知祸至，犹静穆如常。缒骑至，从容处分家事，复命题课子，始登车，无惓恋之色。行刑日，刃下处无点血，若有轻膜障之，至殄犹

然。世传太常修道有得，疑其兵解矣。南中有请乩者，太常降坛，白云鯁直为上帝所谅，今为保定府城隍神，留诗而去。以公正直，理亦宜然。

何事同根厄两贤，一生空抱智珠园。

履声盼到尚书省，却负乡园水竹缘。

徐小云尚书直枢垣最久，夙有园通之目，独与荫轩相国不相能。同官吏部时，一日遇于朝房，问荫轩有何封事。荫轩微哂曰：“无他，责备贤者耳。”未几，小云即罢枢直，盖以荫轩抨劾之故。拳事起，虽有所建言，尚无指目之者，而卒不免于祸，亦荫轩父子倾之。先是其友某里居，书“水竹居”三字寄之。“水竹居”者其里第斋额，意以讽其归隐。小云得书意动，以久佐部，冀一擢正卿乃退。果擢大司马，不两月而祸作。

白头入市负奇冤，知命何曾有怨言。

扶眼看西骑人，得终汉土亦君恩。

袁、许之戮，诏旨犹出自枢廷。自后骈戮大臣则直由端邸矫诏行之，枢臣不与闻，邸钞亦不及载。小云尚书年已六十有九，知由群奸诬构，初无怨尤，但曰：“彼僭妄者，安能久存。余死于洋兵未至以前，乃所甚愿。”识者哀之。

萧然台省一书生，风骨霜台忆剪鲸。

名节不祥真痛语，招魂玉润又冰清。

联仙衢阁学初官皖臬，廉知英籍李啐暖多为不法，逮系之。英使胁政府宥释，仙衢请入都面陈，乃命以京堂内用。其在皖与爽秋同官相得，又同时入译署。寻遭拳乱，因与袁、许协衷谏阻，为祖拳王公所嫉，日以满洲汉奸，必欲杀之。慷慨赴市，生死泊然。寿伯蕻翰林其子婿也，后与其弟仲蕻同殉难。郑太夷吊伯蕻兄弟有句云：“不祥名节嗟为祟。”兼谓仙衢也。

群公直节挺衰时，同传韩非世尚疑。

马后郎当刀下死，半缘象齿半蛾眉。

柯凤孙学士哀城西诗有云：“象齿焚身兆厚亡，竟与奢谔同罹殃。”若有老韩同传之慨，盖为立豫甫尚书而作。豫甫本姓杨，隶包衣旗

籍，久官内府，洊致六卿，眷睐无匹，自以受恩深，既谗利害，不忍缄默，于御前与端王论不合，至互诋。孝钦闻其下狱，知夙有烟癖，犹属善视之。其致死非上意也。矫诏谓所居有隧道通教堂，又托于神云种种。皆出臆构。知其隐者谓匪众夙涎其资，故未捕时先以搜掠。又尝与澜公同眷口袋底一妓名绿柔，妓慕其多金，疏澜而亲立，由是交恶。时澜官右翼总兵兼统团众。赴市时繫其手足，系马后拖拽以出。及就刑，面目狼藉，气濒绝矣。

甲第笙歌酒醋坊，冰山转眼判炎凉。

横尸三日长安市，赖有梨园见侠肠。

豫甫起自寒微，既贵自奉颇侈，亦好客。所居酒醋局巷，曲廊回合，厅宇爽垲，选花品石，杂拥优倡，宾朋多不期而集。有孤寒者，挥金助之不吝。凤孙丈《哀城西诗》所云：“连甍累栋屹相望，文皮藉地锦衣墙，踏筵歌舞罗名倡，百僚上寿争趋跄。”想见盛概。及弃市，往日交游无过问者，横尸西市三日，始由所狎伶出金，缝其首盛殓之。论者以此叹交道之薄。

鹰隼相猜匪自今，岂因片语遽扬愆。

糊窗也抵睢阳传，犹见孤臣捧日心。

有内直者为余言：“曩德宗居瀛台，群奄皆东朝遣侍，伺应多失职，乃至冬窗纸破无敢补者。豫甫见之，意良不安，即进匠补讫。寻有潜于太后者，召入切责之。豫甫无词，但稽首引罪，赖李莲英设词解之乃已。”是事虽微，迹其效忠共主，固笃渠之臣也。见嫉权贵未必不由于此，故特记以旌之。

琉璃易碎奈当风，补袞功收简默中。

任是天骄臣罔识，老来得力在顽牵。

仁和王文勤再入枢府，有委蛇之度，时人目以琉璃球。然遇事能持大体，与荣文忠同心一德，黽勉匡济，端、刚辈犹忌之。一日，端密疏劾文勤通敌，请置诸法。荣文忠见而匿之，文勤不知也。既而偕入对，孝钦盛怒，目文忠曰：“枢臣乃有是乎？”文忠从容曰：“他人臣不敢知，若文韶，臣共事久，敢以百口保之。”因叩首乞恩。孝钦曰：“然则文韶有失，汝当同罪。”文忠复叩首曰：“臣愿与同罪。”孝钦颜始渐霁。

文勤跪于后，见文忠屡叩首，亦随叩。既退，乃潜问何事，文忠徐告之，犹汗粟失度。

穷塞逋臣尚抗章，丹青绝笔见轩昂。

头颅万里无人惜，消受伶官泪数行。

曩康有为初进，凡封奏及所著书，皆因张樵野侍郎以呈于上。张起家杂流，负干才，通时务，西朝亦深喜之，由是失宠。康梁败，坐褫官遣戍。拳乱作，忽具疏力陈轻开外衅之失，乞新疆抚臣代奏。时端、刚窃柄，即矫旨正法。樵野固善画，然不轻作，将就刑，语其犹子曰：“汝曩欲吾画未得，今当留慰汝。”就几作山水小幅付之。侍者请更衣，甫掀帘伏刃下矣。其从容慷慨不亚袁、许，而人鲜知者。先是樵野在朝赫奕，士多奔走其门，遣戍日，独伶人五九弃所业，追送至西安乃返。朱古微《庚子秋词》所为赋氏州第一者也。可与豫甫收尸事并传。

仲山缄口奈青蝇，援手元臣谢未能。

倘使西师迟旦暮，忠祠祖槨为君增。

廖仲山尚书久领译署，且为德宗眷倚，祖拳王公忌之，屡构害，以荣文忠营救而免。一日，文忠使人传语曰：“吾力尽矣，无能为矣！君其善自为计。”意若讽其自尽。仲山徘徊竟夕，不忍决，心胆几碎。次日，联军陷京师，得免。寻引疾归，遂不出。

编管江湖退傅身，蛾眉谣诼尚申申。

青禽寄语风波恶，愁绝鱼砵失脚人。

德宗于诸师傅中尤亲翁文恭，多所咨采，故东朝疑其离间。戊戌春，方赐寿，忽有诏罢归。王又遐词云：“武安私第方称寿，临贺严装早办行”，谓其事也。新政败，复有诏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废立议起，端刚辈既欲除帝党，尤忌翁，决欲杀之。王文勤尝寄语云：“风波颇恶。”亦幸而免。朱古微词咏翁事有“漫托青禽寄语”之句，谓德宗眷眷甘盘信问不绝也，兹借用之。其里居坐独轮车，词云：“柳陌低低行易过，鹿车小小力能扛，莫言失脚下鱼砵。”颇见寄托。

如花小队拥莲台，圣母初临辟道开。

迎入射堂催下拜，北门节度捧香来。

京津各处红灯照与拳坛并峙，津人所奉为黄连圣母，其女三仙姑、九仙姑俱妖冶，云有神术，实土娼也。每出则左右拥侍，皆红衣女子，又有力士护之。大吏以崇拳故，亦崇圣母，以己舆仗导迎入署，焚香顶礼惟谨。自是圣母出入必具舆仗，招摇过市。城陷后，母女皆为西兵掠去，周流诸国，不知所终。或曰西人终杀之。

大舸迎来羽母仙，黄中环侍笑摩肩。

刀声砍到长龙舰，赤足君侯拜座前。

李仲彭袭侯时，由津避乱南下。舟至东浮桥即为拳众所阻，迫令往谒圣母。侯出名刺示之，众掷之地曰：“中堂子耳，宁大如圣母耶！”群拥至舟，以刀砍其楫，势将入舱。仆从皆惧，跪求至再，侯始允行。仓卒间赤足著靴，诣圣母前，呼令跪，挺然即跪。问以语，瞠目不能答。圣母举袖掩口而笑，久之始曰：“吾神看汝父面，姑放行。”侯如未闻者。诸仆代称谢，掖以归。抵己舟，始稍稍能言。侯所乘为水师长龙船，船主哨官某目击其事，为人述之。见《拳匪闻见录》。

联翩鸚荐进金銮，新启云津点将坛。

昨日戟门迎上客，红笺三字义和团。

北洋大臣奏保拳首多人，中有静海之张德成、曹福田、韩以礼，文安之王德成，俱传旨嘉奖。袁太常疏劾谓：“于乡曲棍徒谬加考语，预图录用。欺罔君上，莫此为甚。”又谓：“其招揽拳匪头目，侍以上宾，乡间无赖聚众千百，持‘义和团’三字名刺，即可身入衙署，与之分庭抗礼”云云。拳众好言搀和，比即所谓搀和也。其能久乎。

五佛冠高被发森，铜銜一过万家瘡。

从他重画长围策，咫尺难窥紫竹林。

拳众中有披发而金箍者，有戴五佛冠者，有背插四旗如剧中战将者，捉刀腾踞，塞衢充路，所至必呼备送斋饭。紫竹林西人悉毁界外民舍，而遍布以沙囊，每处数人扼守之。遇匪众来攻，扼要发枪，击毙少数，余匪即退。以数万拳攻数十洋人，始终不克。足见黔驴之技。

瞎马深池语吓蛮，几曾一障救当关。

尺茎横扫千头落，梦摘铜螺奏凯还。

拳首张德成设坛于津，声势炙手，然不敢敌洋兵。惟务为大言，尝执秫秸半段，向空挥之曰：“紫竹林毛子头落百余矣。”又取铜铁螺旋钉若干，夸示于人曰：“此吾昨夕入紫竹林摘自洋炮者，彼炮皆无用矣。”所言荒诞多类此。

拆轨丁丁响未停，红灯聚处荡春星。

礮破声过人声寂，但见空烟一道青。

《拳匪闻见录》述庚子五月津门夜间所见云：升屋见东北人声聚处红灯炫耀，横趋东南老龙头一带，杂以丁丁毁路之声。突东南火起，发炮声如迅雷，直向灯聚处，即见数百灯光如乱萤，荡摇不定。第二炮又发，灯光遂星散退落，霎时人声尽息，点火皆绝，盖拳众受创败矣。起灭不逾两刻，可恨亦可悯也。

白烟飞处老龙拖，细响中参百面锣。

得胜家家齐送饼，争知间巷哭声多。

《拳匪闻见录》又述淮练两军与洋兵交绥情况云：是日，街头匪党传呼练军试炮。家奴又报云老龙头洋兵出队。余升屋观之，见洋兵马、步队散布车站一带，若有待者。顷之炮声突起于西北，白烟一道飞向洋队，子落声如数十面锣，洋兵亦以炮还攻，声小而速，盖快炮也。迨夜炮声益隆，又有发自南方者，则练军于西开与洋兵接仗。炸子乱落，人家多受伤者，哭声远近相应。匪众方沿街传呼，令人送得胜饼也。

徊徨翩翩杂市哗，炮烟回合掩千家。

做成爆竹迎年样，粪桶都教插纸花。

交战中，匪众沿街喧呼跳踉，令各家供杨老师位，向东叩首，夜间各悬一红灯。又令人家烟卤上盖以红纸。又令将粪桶倒置，插纸花于上。类此者不可殚述。是时，枪炮声急如爆竹，衢市绝行人，惟见匪众来往，红巾遍地，刀光炫动而已。

赤城一片火光中，来去神兵与侏童。

只为海楼烧不到，红妆拜斗借西风。

拳众到处纵火，东南一带火光大起，谓烧租界宜西北风，连日风皆东南，于是红灯照仙姑共登城拜星作法借之，然次日东南风如故。

扬扬赤帕犯鸣驺，涂炭衣冠在道周。

已报北来回纒马，行台传檄索耕牛。

拳首拥仗扬扬过陌，司道遇之皆避路。一日，都转某公途遇之，众拳迫令下轿步行，诣神坛拈香展拜，且聚拳童舞刀示之，都转勉为奖誉，复赉以银元，始得从容回署。或谓其当衢长跪，且喝令脱帽露顶，则传闻已甚之辞也。联军已迫津，大府犹传檄各州邑，每处索牛二十匹，以供拳众食料。

地狱图中百怪哗，聚如山岳散如沙。

虚声张角来天外，始信魑魅畏夜叉。

先是津匪肆行，商民疾首。忽传张老师、曹老师带神拳至，声言来拿天津伪团，匪众闻之顿敛迹。盖匪皆土棍冒充拳民，故以为张、曹有神术而惮之。及张、曹至，所为惨戮且甚于津匪。张、曹者，张德成、曹福田也。

独流呜咽水声悲，无数冤魂泣路歧。

乞与神团黄帖子，有时努目亦低眉。

拳首张德成久踞独流，冤杀无算，焚劫之惨，甲于各属。然行旅避难者，每舟举一二人至大师兄处拈香哀祷，往往得给团帖，所过呈验放行。其帖以黄纸，长宽各数寸，居中书某处义和神团，得此则途间稍免盘诘。惟挈有重资者，虽上站得过，下站亦终不免。

兵过朱河助合围，成功陈李一戎衣。

桓桓国爪貌貅猛，不惜当龊为发机。

景州拳围攻朱家河教堂未下，适陈雨人廉使率兵勤王过此，徇拳众请，发巨炮轰之，立破，屠戮甚惨。故后来议和索罪魁及之。见《霞峰笔记》。又《拳匪闻见录》谓：陈助攻未克，嗣李鉴堂军至景，悬重赏力攻，始破。咫尺间所闻已互异，未知孰确，姑并存之。

假道齐军阵马屯，垂腰赤带漫攀援。

雄师节制推袁久，貌似安能役虎贲。

庚子六月，登州镇夏辛酉率队过沧州，其兵皆束红带，拳众以其类己，疑同教，驰书约为内应，以攻取州城，盖东村匪所为也。夏不应，逾日即拔队去。

粮台劫罢劫军械，又斫营门卖菜佣。

尽道养痍终一决，怒雷突下走蛇龙。

拳众之攻州城，以憾梅军故。梅军者，梅如筠提督所统乐字营也。梅初颇持重，屡为拳众所侮，皆忍之。既而拳势益张，劫乐营粮台，又劫其军械。诸管带忿甚，同谒梅请决剿匪，谓：“养痍不除，且成巨患。”梅曰：“吾岂怯哉。诚恐殃及百姓，故不忍耳。”因泣下。后二日，拳首王之臣派拳守各城，不许进水，又遍填城中井。适有卖菜者息营门外，数拳追至，禁勿售与营兵，且举刀斫之。管带范天喜[贵]大怒，矫令发枪，毙数拳。众拳涌而前，遥闻呼老师声，如万鬼哀啸。乐军迎击，复毙数十人，余众始窜走。又乘胜追杀，凡死千七百余。王之臣率数十拳逸去，乐军追至南草坝，隔河发炮，破其巢穴。次日复发至山呼庄，之臣已逃，焚其居而返。自是拳众恨乐军甚，誓复是仇，梅不得不一力主剿矣。

麦饼荒唐托雨师，狸身狐尾亦权奇。

袖中纵有翻天印，当道安能制老罴。

之臣初无异术，惟大言惑众，尝以麦饼书朱字云：“廿九日下雨。”令挨户传送，不传者灾立降。及期竟不雨。又自谓得翻天印，为神所赐。乡人知其诈，必欲观之。之臣怒，迫令长跪，鞭之几死，曰：“神圣至宝，吾无事尚不敢轻启，汝何人乃萌此妄想。”人畏其威，不敢抗也。

砖河南北伏罴罾，鼠穴横戈一扫空。

到此懿亲犹左袒，突传矫诏罢元戎。

乐营痛剿拳匪，沧境顿肃。余匪或潜踪砖河以南，或自河西迂道北去。有沧南拳自节署挂号归，其舟高悬匪旗，意在耀众。练勇截而擒之，中有齐邦高，即昌言弑帝者也，讯明正法。自是后来者皆掩旗而过。寻有诏开梅贵州提督缺，罪其剿拳匪也。

忠义多惭说两河，此曹健者亦无多。

不分真贗分新旧，狡狴方操入室戈。

沧州范家疙瘩教堂，圩墙四周防守甚固，拳众数千攻之，月余不克。忽有新拳数百挟巨炮来助，众大喜，果一击而下。寨门既破，新

拳先入，旧拳蜂拥继之，突倒戈反击，欲退则门已塞，死者千余，始知新拳非拳，教民饰为之也。

入网元凶悍剪除，皂衣殃及亦冤鱼。

沐冠高踞堂皇坐，挟制卑官尚有余。

涞水之变，戕杀杨副将福同者蔡培也，嗣为县役捕获系狱，县官畏拳势，迟回未决。既而拳益张，迫挟县官必释蔡，否则戕官，不得已释之。蔡出即踞坐县堂，将捕役寻至，立杖杀之，县官无如何也。后为范天喜[贵]军所获，乃伏法。

峨峨旗箭草堂高，帐下群凶各拥刀。

知似陈桥似泸水，纶巾蝇拂忽黄袍。

青县拳首某，史家庄人也，客位列令旗、令箭，或杀某人，或掠某村，皆发令行之。南皮禄官庄拳首潘某，每率众出劫掠，必衣黄袍、戴纶巾、执马尾蝇拂以指挥其众，冤杀亦百余人。

罗拜居然拟紫宸，松棚棕殿野田滨。

寻常狗脚污青史，不意儒冠有此人。

某孝廉者，沧州南乡人，素无行，拳众奉以为帝。其下置宰相、军师，余则大师兄、二师兄而已。于野田间结棚为殿，制洋布黄袍，奉之众相率罗拜。迨剿拳令下，始去尊号，竟免于刑。

异派寻源未易殚，流传青县又沧滦。

白阳别教参疑似，苴杖麻衣素练冠。

青县及沧州、滦州皆嘉庆时教匪流衍处。庚子秋，又有南来拳匪数十人别为一队，皆练冠麻衣、执苴杖，如世俗孝子状。不知其何门何派也。

飞渡滕艘气已骄，封章讳败亦无聊。

饶歌传遍兰陵曲，似为将军唱大招。

日本兵至大沽，提督罗荣光守炮台，犹捏报击坏日舰，张皇战功，见于诏旨，实袒拳王公授之意也。后始知炮台不守。东清之战，罗军尽溃，荣光阵亡。或曰荣光溃师退走，寻乃自尽。

桥头飞炮大星沈，自坏长城寇始深。

生理已穷求死所，侧身铃阁几沈吟。

先是聂功亭提军为匪众不容，匿居督署，负谤衔愤，已有决死之志。日军至津南，聂督队出战，衣冠立大桥上，故使日军见之。其部将劝使下，不听。俄飞炮中之，遂阵亡，尸坠水中。自是洋兵直入，云津无御者。

破阵龙骧霸气横，忠骸收得凛如生。

堂堂战死犹蒙诩，潮咽芦台有恨声。

王懋宣镇军为功亭部将，实收其遗尸。为余言：乘夜冒锋镝周涉苇塘中，浮尸壅塞，赖有辨发及班指可辨，始摸索得之。殓以礼，护其丧南归。途经沧州独流间，拳坛林立，犹屡濒于厄，其风义良不可及。聂所部尝与东征，骁勇称最，端、刚等柄国，入拳众言，深恨之，故恤诏中有“多年训练，不堪一试”之语。迨议和定，始补谥忠节，并录用其诸子。

银台官罢缓归航，及见扬尘恨正长。

肠断浮尸丁字水，鹤声叫彻月昏黄。

张次珊年丈由翰林御史官通政参议京察休致，留滞都下。至庚子夏始南归。过丁沽，浮尸塞流不得济。乃改道泔浴襄樊，以达江汉。有《浣溪沙》词述丁沽阻兵情事云：“曲曲芳堤浅浅河，微风吹过万层波。橹柔无力奈伊何。申浦潮黄鸥梦断，丁沽月黑鹤声多。明朝愁是雨滂沱。”言外无限感喟。

春官小录误书名，镜里头颅暗自惊，

潞水无情应有悔，年时吹皱甚干卿。

刘葆真太史可毅，自相额有恶纹，壬辰举春官第一，红录误“毅”为“杀”，益心恶之。寻入翰林，念词臣无犯刑辟理。惟科场法重，然不考差则賒贷益绝，于是每试皆草草不望得，亦竟不得。不意庚子出都，于潞河途次遇害，恶讖终验。或云刘未第时，馆其戚某公家，有庖人私婢，为所见。讐于主人，逐庖人去。庚子时，庖人适为匪首，狭路遇之，遂劫以去，始终无耗。果尔，则其致祸非无由也。可为少年喜事者戒。

归棹新安溅碧腥，沙虫同尽有奴星。

平生错读麟洲记，悔不青箱付六丁。

罗大令熙祿为稷臣太仆弟，从使有年，以知县待次直隶。时方治矿于豫，拳乱作，谋回津挈眷。舟行至新安遇匪，搜出西籍，指为直眼，竟杀之。两仆初清代，不许，寻亦被害。以利其囊资也。一小仆逃至沧州，为人述其事。

解读旁行即祸胎，只除武校小排恧。

皆山楼上西河涕，断送人间几俊才。

拳众谓学堂肄业者为二毛子，经人指出，往往懼害，北洋诸生残戮尤惨，陈石遗长子与焉。惟武备学堂为匪众所围，经诸生力御得解。余时亦习西文，同学孙希孟南归，以书数篋存余家，中有西籍，咸劝毁之，余不可，亦竟无恙。

困众前驱后队曠，阵旗稍却即挥戈。

津桥一战群魔尽，辣手终推马伏波。

聂功亭阵歿，有诏调浙江提督马玉昆驻津。马至即迫令曹福田、张德成赴前敌。曹等固言时未至，马勒迫之，使拳匪万余当前锋，马军自后督之，稍却即挥兵痛击，死者千余。逾日天津陷，各军恨拳刺骨，见则必杀，万余人殆尽。曹、张二匪遁去。

杂沓通人类食蛆，沿街影断太平车。

相逢莫笑红襟燕，只恐飘零命不如。

是时，津人呼人力车为太平车，以拳众讳言洋也。事急出走，一车之值数千至数十千不等。车中必蒙红被，妇女尤必蔽以红布或红巾髻首，否即指为污秽而杀之。男子出行者，襟前各挂红布数寸，以示信匪。途遇匪至，呼曰跪，则皆跪，妇女有叩头不止者。见《拳匪闻见录》。

东南劫急避墙飞，万众糞泥未脱围。

莫怨危舟风不度，浮家儿女且相依。

联军陷津，自东、南二门入。避难者竟奔赴西门、北门，瓮城迫狭，壅不得出，蹴压死者千余。其雇得舟楫者，以河道窄，亦节节壅滞，舷桡相接，每船皆数十人，男妇老幼拥挤凌乱。西沽切近，弹雨横加，然视沿岸踉跄步行者，已有仙凡之判。参录《庚子纪事》及《拳匪闻见录》。

海光寺烬碧波寒，柳墅宫空劫燹残。

都是金舆游幸地，纤儿撞坏太无端。

天津海光寺旧有行宫。光绪中，醇贤亲王奉命阅海军，犹驻节于此。庚子之乱，寺当战线悉毁，惟残钟仅在。又河东柳墅行宫，滨运河，乾隆时南巡过津驻蹕，迎銮献赋，极一时之盛，载在郡志，嗣毁于庚申之役。李文忠于其址建讲武堂。庚子乱作并毁，今为海河公园。

凭陵国瘦古希闻，可有神沙截海氛。

脱得黄巾迎马首，大人北部已如云。

拳众所至，毁铁路电竿，谓可绝洋兵北来之路。日本兵至，节节前进，亦节节修整，旋复其初。匪扬言海乾神师于海口布沙百里，以阻敌船。亦无验。天津陷，残匪争解巾带，散匿民间，且多有迎降引导者。向者目洋人为大毛子，至是咸尊以洋大人。排外之风变而媚外，盖自此始。

央河飞炮尽收声，得胜真教画饼成。

遍地鸟鸢争啄肉，打包不是落花生。

《拳匪闻见录》述拳乱中闲话，津人某甲云：“昨洋人运尸出口者无数，皆以蒲席裹之，不欲人知也。”余摇头不语。友人某乙素滑稽，忽正色曰：“是固有之，吾亲见之矣。且见其拆包卸岸。”甲曰：“包内尸身度必腐臭。”乙曰：“否”。问：“胡不腐。”则徐曰：“是中皆落花生耳。”甲色沮，举座大笑。及天津陷，横尸遍地，且不得蒲席以裹之也。

飞纛云津万甲堆，椎牛争犒义师来。

牙门但听将军令，清道传呼到秀才。

赵佑眉大令，天津人，言庚子之乱方在里，闻洋兵至，争赁舟以避。迨稍定，始各归其家。是时指挥闾里悉听命于军锋，凡清道路灯诸役，皆责各户长任之。赵固文士彼所知也，亦不免。一日，既扫除矣，复令再扫。赵稍与辨，即目为抗令，传问处罚。盖军令之下，无非可言也。

王黑冢指节楼滨，姑息几令误致身。

子解殉亲臣殉国，河山碎后见完人。

直督裕寿山初誓死不去，部将总兵郑灼三强负之以出，行数里，圜人始牵马追及。于是并辔抵北仓，居民家草屋。笔札乏人，觅村学究任之。裕日以小枪自随，郑朝夕侍，恐其遽殉。一日报联军来攻，裕使郑出视，甫及户，闻小枪声发，则裕已自击倒地，须臾而绝。遂草草殓之。裕子熙元为国子祭酒，京师陷亦殉。

登陴犹有虎貔横，三日相持未息兵。

不死阵前死阶下，苍头遗恨料难平。

洋兵至津，诸军悉溃。马玉昆军部将管某分统三营，当津城南，独鏖战不退。相持至三日，苦无接应。因谒马请别遣代者，俾士卒小休。马曰：“战事方殷，何可息也。”仍促往督战。管愤甚，因出怨言。马大怒，呼曰：“谓我不能取汝首乎？”起拔壁上刀，一举手管扑于地，遂杀之。见《拳匪闻见录》。

未扫天棂陨将星，北仓月暗夜潮腥。

囊金终脱凶顽手，残客欷歔话驿亭。

北仓失守，统领蒋遇春阵歿。先是蒋知无幸，以八百金托其幕客吴韵涛。吴赍以出，至北仓憩于客舍。夜闻军败，亟整衣走。或劝弃金，吴曰：“蒋公所余仅此，吾安忍以颠沛弃之。”途中屡遇匪缚而欲杀者再，马伤车毁，其人与金俱无恙，卒访蒋遗孀归之。蒋不负国，吴不负友，亦古之人哉。

挥甲横当敌骑来，白旗一举志成灰。

晋军同挫齐军溃，泪墨荆门尽史材。

李鉴堂闻杨村失，亟督所部出御敌。与洋兵战，不胜。欲再举而师溃，退至通州，见降旗，遂仰药死。《景莢亭日记》谓：张春发、陈泽霖二军皆不愿战，李知无望而殉。荆门蒋则先刺使楷尝佐李戎幕，为诗哀之，于李亦有微辞，而中段述其兵事甚详，云：“七月壬子成师出，闻道杨村已前失。麾兵直向敌来处，敌军已据河西务。癸丑甲寅锋屡交，先锋左军当前茅。晋军同进同败退，陈书未战先魂销。丙辰齐军犹备战，先锋左右军不见，通州城下方不支，通州城上扬白旗。”观此则李军尚非望风奔溃者比，异日可资补史也。

风义堂堂两幕宾，河西收骨出兵尘。

平生气节交期在，把臂居然德有邻。

鉴堂幕客从殉者有二：一为王梅岑编修廷相，尝为御史，以言事回原官。是时佐鉴堂幕。闻其死，赴河西务寻尸，痛哭投水死。其子履丰从，救父不及，亦自投于水，遇救以免。事闻于朝，赠编修五品卿，赏履丰主事。一为味春侍中钟祺，汉军马氏，袭子爵，官二等侍卫，尝佐盛京将军。依公幕，李奉命巡江，辟为助，从入都勤王。李之卒，味春以礼殓之，归其槨京师。未几京师陷，亦自经以殉。赠一等侍卫。

达官如狗死生微，伏弩何堪更发机。

万一沿门行大索，不知骈戮几朝衣。

梅岑号能言，实不晓事，尝条陈大计，中及严惩抗旨疆吏，并按户搜查汉奸。先公在枢直见之，亟裁去，仅以其余行部。前者未必能行，后者则深合祖拳王公之旨。屠戮衣冠，将无噍类，因是获寝，所全多矣。

仗旄慷慨扼重氛，磁石横飞断阵云。

一齿付归心早决，天门屹立故将军。

宁夏将军色普徵额，中兴夙将也。尝从瑞相僧王与征捻之役，由副都统外擢宁夏。未赴而乱作，奉命守西华门，又调守正阳门。逆知城必不保，以一齿付仆致其家。俄而联军至，发巨炮轰城，与守陴将士俱尽。乱后求其尸不得，以衣冠葬。赠太子少保，谥壮恪。

兰铸几辈效登陴，铁骑来时偃战旗。

最痛燔琮归一烬，松岩奇烈几人知。

松岩将军延茂，由进士部曹，官至黑龙江将军，尝建议兴学校、储使才、绘方輿、考险要，皆当务之急，上嘉纳之。庚子之役，与弟延芝同守安定门。城陷，兄弟誓俱殉，挈其妻室与弟妇侄女等凡十二人，投火中以死。事闻，予谥忠恪，余赠恤有加。

东望齐门集骑兵，老王宣令建降旌。

琼华信炮无消息，但听城砖霹雳声。

都人言联军陷京之日，有日兵数十于齐化门外大桥架巨炮攻城，余兵屯于桥东树阴中，隐见旗帜。每炮发则城上砖木塌陷，作霹雳声

甚巨，城楼亦岌岌欲倾。是日攻至日夕而止。翌日，有执白旗开城纳之者，则传庆王总署之命也。国初于北海琼岛置信炮，备仓卒有警发之，则八旗兵皆入卫。其制相沿未废，今几无知此故事者矣。

### 卷 三

垂下危城战尚酣，宫邻金虎阻戈铤。

丝纶阁下炉烟冷，侍直朝来只两三。

是时朝官车马多被掠。事急时前三门掩闭，各门皆有旗兵扼守，城内外往来竟绝，枢僚居稍远者，皆不得入直。故圣驾西幸之日，在直者只满章京二人、汉章京一人、幸及扈蹕。

无复军书夜刺闺，秋风荆陌动惊鞞。

都人遥见缠头入，犹道师来自陇西。

联军入永定门者，以俄国之哥萨克兵为前锋。都下先有马安良率回部入卫之说，至是见俄兵以花布缠头，金谓回兵至矣。迨联军掠人充役，又四出纵扰，始知城破。于是又有谓为西洋回回者。

烈焰光中罔两驰，烧香声断炮声移。

叩关不是王孙报，外事深宫那得知。

城破之夕，城南人家闻往日炮声在东北者，忽移向东南，视平时尤烈。升屋遥望，内城火起凡十数处，皆拳匪纵之。前此每夕必结队高呼烧香，至是顿寂。贝子溥伦夜叩宫门报知警耗，两宫遂决出走。

煤山初欲踵前朝，伏哭宗臣一事要。

但斩元凶谢天下，长陵紫气未应销。

初荣文忠入奏勤王军尽溃，君臣相对而泣。孝钦欲与帝同殉，荣请太后听彼一言，但下诏将首祸端王等斩首，正其矫擅之罪，以明朝廷本心，庶犹可挽。孝钦迟回未能决也。是日召对，文忠至八次，端王亦五次入见。

传闻西狩赋车攻，仓卒微行宿卫空。

终古马嵬同此恨，无情宫井葬春红。

是年，余于六月初旬出都。时宫中已备西幸，荣文忠且密括诸路车马集保阳待命。及京师陷，两宫仓皇出狩，仅得小车数辆，溥伦扈

帝乘其一，溥僂扈太后乘其一，余则皇后及宫眷乘之，妃嫔等多不能从。珍妃谓上当留京，孝钦怒命太监掷诸井，帝跪恳至再，太后益怒曰：“起！起！此非言情之时，让渠就死，亦以儆人子之不孝者。”此见于《景芻亭日记》。近人笔记所载不同，或谓太后顾珍妃曰：“国难至此，势无苟全，盍速自决。”妃牵太后衣跪泣曰：“婢子生死从太后耳。”太后益怒，即命推之井中。推之者太监崔玉柱也。余意以后说为近。曾鞞盒赋落叶诗多首，金篴孙、王燕泉各有《宫井曲》，皆哀珍妃而作。

出辟先经万寿园，宫花临别黯销魂。

疗饥携得残餐饵，愁忆承平玉食尊。

两宫自神武门出，绕道德胜门，乃至万寿山，方治食且检点细软，忽警报至，仓卒复行。检篋中饽饽携之，途次乏供亿，深得其力。初命诸王大臣至颐和园会集，其得随行者，仅端、庆、那、肃四王及贝勒贝子公等数人，大臣则刚毅，赵舒翹、吴汝梅、溥兴四人而已。

列仗拦街立外兵，御门传说帝行成，

岂知间道青衣出，已过羊房第几程。

联军入都，街市间即有西兵立仗。外城传说德宗御门见各使，已定和局。斯固警谈，然《庚子国变记》谓：当事急时，帝具衣冠欲奔赴使馆。迨自晋幸陕，又请于太后欲还都行成。倘竟得请，则由德宗亲政，与各友邦提携，励行变法，未必无多难兴邦之望。蹉跎不果，惜哉！

残团拥辔尚扬旗，七贵宁容讽谏辞。

车后侍中溅碧血，可怜姓字只传疑。

两宫西狩，扈卫者有马玉昆所部及虎神营旗兵。近人笔记谓：端邸闻信带团追及，即随扈西行。拳众在途扬旗列队如故。旗员某言，旗帜为人注目，盍暂掩之。拳众怒，目为奸细，并其二仆屠之。其人姓名不传，或曰京旗副都统也。

光峪迟留急治装，砖床窑道极荒凉。

绿舆蓝轿参差拥，直至忻州始御黄。

两宫初程至贯市，宿于回教礼拜堂。光峪驮行进驮轿三，知州进

蓝轿。次日驻岔道口，地荒无供给，宿于砖炕，衾褥俱乏。又次日出居庸经怀来，驻蹕县署，稍进服御，兼供大轿。逾日至宣化，又进轿四，于是宫眷始皆有轿。嗣经沙河镇，都统进绿輿，行仗稍整。直至入晋境，抵忻州，州官进黄輿三，乃符体制焉。

路出居庸避弹驰，一车内外有安危。

播迁弥觉君王重，止孝天心亦止慈。

车驾出居庸，帝在车内，慈圣跨辇坐于外，突飞弹四起，帝固请易位。慈圣曰：“皇帝系宗社重，余老矣，殆无妨也。”胡延《西安宫词》所云：“播迁倍觉君王重，翼蔽方知圣母慈。”即谓是事。时胡以西安守督办行宫供亿。盖当日闻宫监追述者。

渐经贯市到怀来，令尹迎銮廨舍开。

终是侯门知礼数，翟瑜跽进傍妆台。

两宫至怀来，以服色不伦，多有疑为假冒者。知县吴渔川永曾，惠敏侯婿也，不及具衣冠，亟跪迎入署，即以内署为行宫，夫人出其衣饰进御，慈圣极奖之。赵剑秋为赋《怀来行》，有云：“三间廨屋住东西，六校军屯护前后，滹沱豆粥速臣工，旧绣天吴进妃后。”语皆纪实。时两宫在患难，深谅供亿之艰，而奄寺气焰犹盛，赖慈圣训谕之，乃定。

崎岖追扈汉关秋，天语从容念白头。

回首雨中云鹜寺，烽烟无路暮行愁。

最后召对枢臣惟刚、王，赵三公在。孝钦命刚、赵扈从，谓王年老，不忍其仆仆，且徐行。王奏云：“臣必奔扈，帝亦期以必来。”次日入直，两宫已出走，归邸道阻，出地安门憩云鹜寺，僧不肯留，乃避韩姓府役家，车轿夫尽散，嗣闻西直门尚启，步赴之，遇雨又借宿人家，待晨始出城。初步行，至大桥乘车，拥滞不得进，复易驴至海淀。从者皆步，一饭即发，凡三日而至怀来，与两宫遇，遂扈蹕入晋。见文勤家书，时文勤已逾七十，而赴难之勇如此。

名藩入卫最承恩，诏令前驱负弩奔。

倚马少年才十倍，飞书忙似赶乌墩。

岑云阶以戊戌新政建言，由京卿出任藩司，羈滞甘陇，苦无表

见。张坚白佐其幕，劝令北上勤王，自兰州乘马，昼夜疾驰，凡十八日而至都。荣文忠命在宣大间候驾。迨两宫至，召对慰问有加，即命岑前驱，预饬有司供应。途中莅戎治族，皆坚白一手佐之。有时马上具草，赶于前站呈进。厥后岑力荐之，谓其才胜臣十倍。由此赶乌墩。见《簷曝杂记》。乌墩谓腰站也。

雁塞骖骖息翠华，不嫌打鹤共当家。

黄花手进天颜喜，报与宫筵点酪茶。

两宫宿天镇县。县官闻京师陷殉节，地方无主。适岑至，带有军队，众心乃安。自是即以岑部护卫，次第经大同台越至雁门。太后命暂停，稍观风景，谓帝曰：“观此不禁思及热河。”岑进黄花一束，太后甚喜，沏奶茶赐之。见《慈禧外纪》。

沙河西去塞尘宽，戎马关山步步难。

手刃豺狼清蹊路，孤山遗裔屈材官。

自沙河西去，道路扈从，深得甘军之力。尝途遇溃兵，不服弹压，材官林泰清步行扈驾，手刃其一，余乃窜去。由是沿途肃然。见汪仲虎《庚子纪事词注》。

翠华渐近晋山河，啼鸟如闻帝奈何。

传遍兴元哀痛诏，凄凉豆粥话滹沱。

两宫途次有诏，以播迁始末布告天下。“素衣将敝，豆粥难求。”诏中语也。末云：“朕虽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责躬深切，闻者感泣。时汉章京随扈者只鲍太守心增一人，沿途草诏悉出其手。

异言鹤突犯奎舆，投首应知罪有余。

太息公卿鸡狗贱，输渠生死见纶书。

驾至介休属境义安村，突有义和团头目郭敦源直闯御前，指上为二毛子，欲遮留圣驾。扈从甘军亟捕之，讯系拳目不讳。有诏即于其地正法。介休令陈日梯坐纵拳夺职，永不叙用。诏书中但云：“异言留朕，冲突仪仗”而已。

马革争论有短长，西林意气骋蜚黄。

固知强项难容汝，口蜜偏师偃月堂。

车驾将幸徐沟，岑云阶檄县预设麸料局。迨扈军至，觅马草不得，诉于岑，召县官诘之。县令宓昌墀曰：“局设矣。且大书榜示道衢，彼等乃无识字者耶？”岑责其偷安，因至互诋。知府吴某为两解之，乃已。及驾去，官监尽劫所储。宓大怒，会送驾至祁县，官监某误以宓为祁令，向之索巾帔。宓乘怒遽掴之。岑入奏，遂有旨开缺。未几，岑奉命抚晋，厚宓者咸劝改省避之，宓不可。迨岑至，延宓入见，有加礼，既又使摄平定州，闻者咸异之。后岑送驾过州境，宓不具供传，及迎见，复忤以言。岑始怒，遣人督其过不得，卒摭细事劾罢之。

弹蕉尺疏动天阍，功罪何劳仗剑论。

郊甸谁令君父辱，此中愤懣正难言。

刘幼云学使有疏劾毓抚殃民误国，请予惩处。疏入留中。既而两宫西幸，毓中途迎驾，孝钦犹温语慰之。嗣以外人索愆罪魁，始解毓职，毓微闻幼云抗疏事，愤甚，仗剑造之问罪。幼云曰：“君所行者公也。吾所言者亦公也。功罪是非，有青史在。”毓为气折。幼云迎銮疏有云：“往者衅端初启，时廛深宫宵旰之忧。兹乃郊甸凭陵，惊闻君父非常之变。五中愤懣，涕泣难名。”当时传诵。盛杏孙京卿亦有疏劾毓贤，世罕知者。

闻道灰钉索重臣，庙堂持重尚逡巡。

潜龙行健谁能料，一叱居然正气伸。

抵晋时，端、刚等尚在政府。既而庆、李出议和，西人谓必先认罪首。而慈圣犹豫不发。文忠计无所出，乃使台谏以迂延误国劾己，乃得乘机进言。一日召对枢臣，端、刚等犹持谬论，德宗忽盛怒曰：“尔曹误国至此，尚不退耶！”立叱去之。命王文勤独留，草诏罢端，刚等枢直。于是文勤独对者阅两句。嗣荣文忠驰赴行在，渐乃诛窜首祸王大臣，而下罪己之诏。说者谓德宗自戊戌后居晦守默，其得以专断者，独此事耳。

海燕无心苦见猜，从亡失路久徘徊。

椒兰划后天阶正，停待元臣补衮来。

两宫途次有诏，派留守大臣荣文忠居首。盖端、刚辈犹忌之，不使

随扈。时荣已出都，既不敢违旨，又察知外人以武卫军尝攻使馆，亦不满于己，故徘徊中道者良久。其云收集军队者犹托辞也。迨端，刚等罢枢直，荣知朝纲已正，始驰赴行在，协筹善后之策。

莲池清阔踪淹，目送文山老泪沾。

家国与人知悔否，焚椒录里举家爓。

荣文忠之出都，意固在随扈，故与崇文山俱先至保阳，借居于莲池书院。与文山深谈时事，不胜感愤。是夕，崇即自经死。荣为代进遗摺，且谓当举朝尊信妖术，崇绮深轻视之，谓不值一笑，则其人固非无识者。崇为穆宗孝哲后父，其子葆初袭承恩公，留京师。闻洋兵至，即寓邸掘地为坑，阖门并殉。叶鞠裳侍讲有诗弔之云：“莲池殉后无噍类，百口焚椒录里人。”可哀也已。

歧路亡羊事更歧，东南定策有然疑。

鉴堂戕死芝轩相，祸福悠悠岂自期。

当互保定约，李鉴堂以巡江之职与签名。鹿文端方抚吴，独有异议。刘忠诚虑其牵掣，或妨大局，因劝令带兵入卫。其至畿近已闻西幸，即追驾入晋，拜命督两粤，寻又命以尚书候补在军机大臣上行走。由是入参密勿，特进纶扉。使其早至者，安知不为鉴堂之续。祸福死生，固有数在。

太行佳气接天浮，一月金舆驻节楼。

风鹤又催千骑去，徐沟道上过中秋。

两官驻蹕晋阳，以巡抚署为行宫，贡院为军机公所，随扈臣僚散居于官宅民舍，一切规模悉从简陋。会联军陷保定，又发兵西指。或云西人涎晋省之富；或云因晋抚毓贤仇教纵杀，将图报复。实则将穷追两官所至，以行其胁迫瓜分之计。警报既迫，车驾乃复由晋入陕。时余奉继妣避地太原，以中秋后二日南归。途经徐沟诸驿，皆翠华曾经处也。

行止徬徨事两难，侧身雁碛意漫漫。

耿铃摇梦过王屋，八月霜风裂叶寒。

余之奉母入晋，冀先公扈从西行，于此相聚。迨驾至而先公不及随。北望燕云，心胆摧裂。时井陘已阻兵，因谋取道雁门入都寻父。

计已定，而继慈不许，谓汝行固可危，吾与妇孺更何以为计？乃止。既又闻两官将幸陕，念留滞非长策，且资斧垂罄，始谋南返。贷于幼云丈，得五百金。晋抚锡公清弼假以马队六名，护送至汉。

上相踟蹰畏简书，国门再入望霓如。

西洲故事元非僭，地主何妨且自居。

京师既陷，张文襄谕知西例，战败国君播迁，而留守大臣请和者，即可开议。因劝李文忠以地主自任，李从之。会英外部电谕其驻沪总领事，谓英廷夙重江楚二督，今专恃二督主义，令询其意旨。文襄电复，请英邀各国速派全权以与李相开议。厥后李为全权大臣，而并派刘、张二督参预和议者，盖由于此。

密王衔诏返京关，挽济深知此局艰。

直待荆驼残劫了，一旗初日下西山。

先是两宫至怀来，即援咸丰庚申故事，命庆亲王回京议款。庆王深知其难，及抵都，以联军肆劫未已，暂避居山寺中。嗣外使欲进行和议，苦无主其事者，始由日本兵迎之入城。是时李文忠主亲俄，庆亲王主亲日也。

天外长风下怒貌，中原士气一时低。

都人认取东来马，四十年前骋铁蹄。

是时，京津道上伤兵逃卒糜沸云扰，皆败挫之余，见洋兵则鼠窜去。洋兵中有俄马队、印度黑马队，乡民见黑马队皆恐怖，曰此四十年前曾来者，今之视昔无异也。

眼热宫城似宝山，先鞭争欲夺标还。

八旗老卒无多在，弓箭蹉跎死守关。

各国将士利宫廷所有，争欲先入。美军攻宫门未下；法军又自城上架巨炮攻之，伤及美军不顾；余军亦各自为战。统帅恐起争端，乃下令停攻。又传谕，宫廷内部非联军协议妥洽，不得擅入。然擅入者终不可止。法殖民地步军且昌言曰：“既无赏，又不得纵掠，何故驱我等犯炎暑远来耶？”时满兵尚扼守禁门，以新式弹或铁头箭不时自红墙内射出，迨攻破多被杀。有衣冠自经者，惜佚其名。

得得风驰几队过，金银满载马牛驮。

腰缠醉汉能多少，跌倒还闻得宝歌。

都中所见德兵几队骑马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驱牛马，皆劫掠所得。一路嘲骂，蹄声得得，风驰而过。又有法兵枪横于背，肩一巨布袋，手舞足蹈，口中作歌，越砖过忽跌于地不能起。旁有英工多人，忽见地上物，顾同伴低语曰：银子，银子。盖即醉兵所遗也。于是英工数人悄拾而朋分之，然后扶醉兵起仍前行。俄觉袋中银顿减，已不可返矣，谩骂而已。

枪声起处杂呼号，一霎横尸血溅刀。

夺得轻车谁执御，辕前系得五陵豪。

联军所至肆劫，有抗拒者则立杀之，或抉其头，或洞其胸，见者为之坠泪。劫得车马，乏人执御，则随在强掳之。初不问其为何人，又恐其逃脱，以粗绳系于车辕。戒之曰，逃即杀汝。

典肆墙高欲破难，火攻哥萨亦奇观。

西兵掠后纤儿掠，貂锦纷纷载满鞍。

法兵及印度、安南兵攻一典肆不克，适俄国哥萨克兵乘马过之，亦下马助其攻掠。察墙高不易破，乃自邻屋抱薪出，纵火焚之，火既燃，破扉踏入。彼等皆志在金银，搜条子金即插诸靴中，间有取貂服者。自余珍裘古器锦绣等物，抛掷满地。户外鹑立者多人，男女老幼不等，皆执有厨刀铁尺，俟其去而更掠之。见人阻路，辄恣击，或不得物而受重伤，是皆贫民之乘机自利者也。

蹶张散尽见侏离，世态翻云又一时。

划却丹黄门帖字，家家齐挂顺国旗。

先是拳匪势盛，民家门外皆粘红黄帖子，表信神崇困之意，期免祸也。及洋兵至，争刮其门上字帖，聒聒声相闻。地上各铺白布，施染绘，用造各国旗。制成竞悬之。彩帜飘扬，须臾已遍。

墨骑飞来众口喧，避兵何处觅桃源。

男儿缩颈真奇计，粉黛纷纷学倚门。

欧人扑笛南姆威尔，即著《使馆被围记》者，述其奇遇云：行经衢巷，遇妇女多人，艳妆伫立，见洋人过不避，且手招之，因至其家。具言家中男子闻联军入城恣杀，挟资骑马遁去，独留妇女，谓易得人怜，

巨家与兵营近，度棍徒莫敢肆也。是夕遂留止宿。为规防守，有哥萨克兵来犯，共击却之。越数日主人潜归，见扑笛且致谢焉。始知为旗官宅也。

鲸鲵遍地恣堙焚，狭路惊来甃鹿群。

无计逃生拚巷战，笳声怒起亦成军。

德、法及印度兵所至肆掠，继以焚杀，北城被害尤酷。一日法兵纵劫已，方发枪怒击，窄巷中卧尸狼藉。突有残兵鸣号，自巷底出拒敌，渐聚益众。又有兵数百改装杂市民中，遇西人则枪击之，呐喊声四起，法兵不得已敛回。及集众再往，则尽散矣。盖迫而死斗也。

连衢万宝簇成堆，更索黄金左库开。

藏整不期逢捷足，后来垂囊只空回。

各兵所掠多现银，于是银宝转为滞物，易以金币，可折扣得之。后来者无所得，则破屋掘地，竟觅埋镗。华人或为之导，掠得则分润之。户部银库尤为耽视所集，某国兵先入，悉取无遗，并部存法码亦取之。余军后至，有宝山空手之叹。仅一大块银锭，以艰于运载，孑然尚在。

黑鹰普制宝星明，金带精嵌出柏京。

坛坵百年资掌故，伤心换醉付西兵。

印兵掳掠所得，皆择地布摊售之，金玉宝磁，五光十色。回教人购得者为多有黑鹰大宝星，乃胶州定约后，德皇遣其弟亨利王亲赍至华呈进者，西人以银元二十易得之。又路易十五世时之金带扣，镶嵌描画精绝，乃旧瑞第派教士初来中国所进贡品之一，亦为西人所得。以历史言之，是皆无价之宝也。

宝气腾腾照软红，绿车捆载自骊宫。

倘来未免伤投暗，掷地琼瑶一叹中。

俄兵以其绿色车又掠得数车，满载所掳物自颐和园入城。一小队马兵送之。石路辘辘不平，车中物屡坠而碎，俄兵不暇整理，乃弃掷各物，车下珍磁巧玉同时粉碎。西人有旁观者，太息记之。

蛇行乘夜入瀛台，斗巧争夸得彩回。

始信泱泱真大国，此中狗盗亦奇才。

瀛台由法兵监守，印度兵亦与焉。每乘夜换班，脱衣蛇行入，以

盗取其陈设物。乃至大件之瓷器雕刻，亦不翼而飞，几于囊括包举。渐而他国兵亦竟效之，昼伏夜动，响明而毕。所谓不操矛弧者欤。

入宫载宝此心同，玉几金床睥睨中。

狗监犹能拚效死，忍看碧眼入椒风。

《庚子使馆被围记》云：宫中虽榜示不许擅入，闻前此已有闯入者，乃亦效之。至宫门，守门太监或力阻，或婉求。吓以手枪，遂不能止。入时有俄官令签名，并由防守之俄兵伴入。先至太后宫，同行者见异表喜而怀之，为俄兵呵止，然终不忍释，旋复取之。寻同诣皇帝宫，同行者见珍物心动，与俄兵密商共取之。欲余避面乃独游他处。入一妃嫔院，见韶年满妇多人，服饰极华，间有朴素者，或坐、或立、或散步庭除，屋上群鸽翔集。忽门闭，丑面宫监四，各执手枪出。余与斗，连殪其二，余哀求勿击，乃亟驰去之。遇同行者与俄兵，视其衣袋间皆隆然凸出，面有得色矣。观此可知，西人之玩视法令，逞私好利，固有迥越恒情者。是事与前数首所纪劫掠残杀，并本于《使馆被围记》。著者为欧籍，且得自目击，可资信史。吾尤敬此丑面太监，当国步倾危，乘舆出狩，犹能效死，以忠所职。而惜其姓名之不著也。

劫后云堂尚屹然，塔阴寂寂彩旂悬。

不知司牧行何处，去募人间度厄钱。

西什库教堂始终围攻未下。《使馆被围记》谓，城破后往视教堂，见弃炮置于门前，国旗悬于塔尖，而不见教士一人。殆乘此时取偿所失，实践上帝助自助者之格言矣。但见教民多人，堆其元宝，由劫夺之神权得之。

欧西定策在瓜分，欲筑尧台待女君。

不信厄厄西狩日，万方依旧戴慈云。

联军发自欧洲，决策共推瓦帅，据北京，执太后，扫定北方而瓜分之。及陷津，又欲分遣军队往南省，使行都孤立。初不料两宫出走，全国仍奉中枢，奏章、贡物、简放内外官缺，与在京时无异。是迥出其臆测之外，乃不得不踌躇变计矣。

旗帜俄看蟹字横，胜如残帖护蓬衡。

六街传遍新文告，年号前头一守清。

联军劫掠中，各居户有乞洋兵率书西文字帖悬之门外者，大抵禁止扰掠而已。乱定分画管辖，乃颁给各居户西文旗帜，义亦略同。其安民告示由联帅瓦德西署衔，仍用光绪年月，与西历并列，但年号上仅一清字，不加大字。见《霞峰笔记》。

分界雷池画美欧，神京缩影小寰球。

就中政令殊宽猛，能庇灾官让小侯。

联军分治京师，内外东西各城乃至皇城以内，皆画定界域，详见《时事杂志》。各界政令宽猛不一，时曾君和袭侯居城南烂面巷，属美界，夙娴西语，与其酋长特洽。京官之居宣南者，相率徙居就之，深得其庇。

坛殿惊鸦绕树哀，旧宫人去冷莓苔。

院门新启金蟾锁，少府连朝进膳来。

大内以有外兵闯入，益谨扃钥。联军问守者，尚有何人？守者曰：“尚有诸主位在。”主位谓妃嫔也。西酋乃命照常进膳，并戒各军此下勿得擅入。樊云门感事诗有句云：“太妃两膳开蟾锁。”附注及之。

魁头露辮入宫门，旌节辉辉礼炮喧，

犹似承平王会盛，有人愁见棘驼蹲。

一日各使率文武官入瞻内廷，循序鱼贯，秩然中礼，并鸣礼炮二十余响。见《书舶庸谈》。第观其进止雍容，几不信有越礼之举。

赤棒依然见豸冠，西风陌上避新寒。

不嫌倒用司农印，要使天骄识汉官。

时吾乡京朝官同赁居烂面巷一宅，以依曾侯。黄石孙丈谓陈玉苍年丈曰：“君职巡城，有地方责，深居非计也。”谓：“宜颁示居民，且不时出巡，庶尽乃职。”玉丈从之。告示草成，当会五城印，苦无从接洽。石丈教以将中城印倒用之，但钤五颗，谁复深辨。于是伺洋兵不在，即命仆四出张贴。一日仆失色奔回，谓有人呵阻，众亦大惊。往察之，则一疯丐也。玉丈固善骑，伺隙策马出，皂役从之。西人渐知有巡城御史。李文忠荐于行朝，超擢权府丞。寻擢府尹，仍兼管五城如故。

鸡肋当拳得免无，朝官琐尾辱泥涂。

乞怜争拜榴裙底，阿赛居然女丈夫。

联军初至，于所辖居户不及辨贵贱良莠，仆辈出街每为西兵掠去，迫令执炊牧马。乃至士大夫便服偶出，不幸遇之，亦强充贱役。以余所闻，如某侍御为西兵迫令执御。某侍郎时官詹事，所居邻兵营，有投石者，因连逮被挝。类此者殆难缕指。时名妓赛金花自津至。赛旧名彩云，尝侍洪文卿侍郎，文卿使德，俾从往，摄行阏政。因与联帅瓦德西有旧。至是复相遇，瓦深昵之。尝欲纵火官禁，尽取官中物，以赛言而止。每为人营救辄获解。亲贵有危急事，亦争求之。所居曰赛寓，人呼以赛二爷，若巾帼而须眉者。樊云门尝为赋《彩云曲》，又为《后彩云曲》述其遇瓦帅事。

豪门剽掠散云烟，珠翠貂裘不值钱。

惆怅冷宫空手返，迫人富贵让卑田。

洋兵土匪劫掠珍物，散落街市间，少许王面钱即可易之。叶鞠裳诗云：“每到宝山空手返，难禁墨癖与书淫。”亦是时所作。乱前余居城南，见五显庙中一丐，日沿街乞食，夜辄寄宿神座下。庚子后入都，闻其暴富，裘马豪华，竟如素族，盖即由此营运。阅两年，挥金尽，复为丐矣。

愤兵燹突事难言，玉骨沈泉死负冤。

过客何心谈宅异，女贞花下有惊魂。

是时士大夫犹重名节，闺阁尤秉礼自闲。余尝见礼部所辑庚子殉难名册，卑官清族多有阊门殉节者，惜未及抄存。近岁著《洞灵小志》颇述宅异。如三六桥徐新六所赁宅，皆怪异迭出，发见伏尸，盖乱中畏污自尽，即于所居掘坎瘞之。俱庚子年事。贞魂不瞑，姓氏并湮，良可悯也。

劫后宫花亦泪垂，管絃凝碧酒酣时。

仪鸾一炬关天意，荡尽腥膻事绝奇。

瓦德西据西苑，僭居仪鸾殿，赛金花亦出入其间。一夕火起，画栋雕楹瞬息俱烬。樊云门《后彩云曲》有云：“谁知九庙神灵怒，夜半瑶台生紫雾，火马飞驰过凤楼，金蛇舐舐燔鸡树。”谓是事也。回銮后，

孝钦谋重建，结构陈设悉从西式，以为外宾宴集之所，改名海宴堂。即后来之居仁堂也。

建策分防出荐绅，工巡创制此推轮。

大家安稳秋衾梦，只恼天街剪柳人。

是时重在靖内，南城绅商因议立协巡公所，以辅官治，公推官绅十二人主之，恽薇孙学士与焉。由庆邸加札，即工巡局之滥觞也。京师多剪辂，亦作剪柳。

臣朔长饥纵不妨，忍看比户困糗粮。

赈官颁与祥龙米，昨日司农始发仓。

北都民食仰于南漕，拳乱中漕运既停，米荒遂起。协巡绅董请于庆邸，开太仓，出积米，以平市价。大内由联军分段保护，所需米石亦以时济之。

东楼跋扈甚钐山，投命吾犹怨老顽。

命欠欧刀宁便死，虚劳衰眼望双环。

京师陷，徐荫轩相国使老仆于堂上结双缡，趣召诸子。一少子先至，徐谓之曰：“吾官至宰相，国倾君辱，无偷全理。汝三兄亦卿贰，当知所以自处。汝等晦迹田野，勿再入仕途，是吾望也。”三兄盖指其子承煜。俄承煜至，扶荫轩就缢。既缢犹目承煜，意促其同殉。承煜终恋生不决，掘阶下地，藏父尸于匱，瘞之。妇女多有从殉者。既而外兵至，捕承煜与尚书启秀同累系，犹善视之。会启秀母死，乞假归治丧，许之。承煜亦援例乞改葬其父。事讫，谋同遁不得，复逮系，旋决于市。

赴市弓刀拥绿舆，路人指点老尚书。

临刑数语从容甚，垂首应惭孺子徐。

尚书启秀亦袒拳，尝草诏杀袁、许，各国索惩罪魁，谓当处死。朝旨仅与承煜同革职查办，且命全权大臣等为之缓颊。既而各使持益坚，乃下诏正法。时启、徐并繫于日军司令部，及期始具朝衣，乘绿舆，送致刑部，且餞送之。启妻待于白云亭畔，得一诀，惟以努力尽忠相勸。启言，我不畏死，尝投缡遇救，仍有今日，复何言哉。迄就刑神色不改。承煜则自闻定罪，奄然昏瞶矣。

福山抗节重儒冠，忠愤怀沙有二难。

并入南皮邻笛恨，浙涛余感共沈澜。

福山王文敏以祭酒为京师团练大臣，城破死事甚烈，都人即其故宅为祠，又与满祭酒熙元同附祀国学韩文公祠。张文襄诗所谓：“岿然十鼓两司成”也。又宗室伯弗庶常寿富、仲弗笔政富寿俱竹坡侍郎子，以通时务见嫉朝贵。京师陷，洋兵掠其居，兄弟同仰药不死，又投缳以卒。两妹诸女并殉。文襄夙与竹坡厚，亦寄金料理其丧。浙涛谓：袁、许二公皆文襄典试浙江所得士也。

二袁诗里恸忠良，劲草能标十步芳。

绝胜末流文字祸，鄙人休说大刀王。

拳乱起，北士多附拳者。唐照清《二袁诗》述兰午亭明府维钧，王湘岑参戎燮，独能不囿于俗。午亭沧州人，以孝廉为县令。未补官，被劾归。益究心时务。乱作，群拳往见之，欲借客位为粮台。午亭曰：“君等果赴前敌，为国效忠则可，若徒事焚杀劫掠，吾不以客位容贼也。”拳首怒，众刃交下，顷刻成泥。湘岑宁河人，小航京卿之兄。少力学，以世职当袭，不得已就武，所辖为漕仓汇萃处，缉仓匪最力。拳事起，又力主剿拳，为匪众所憾。守朝阳门，遇匪至，乱刃戕之。是皆庸中佼佼者也。京师王子宾号大刀王五，有侠名，能急人之难。其友建策攻使馆，窜入。王名稿为外人所得，执王而杀之。胡漱唐侍御纪事诗所谓：“末路惨遭文字祸，空余一剑作龙鸣”也。论者深惜之。

祭酒韩祠俎豆崇，椒山祠又拊韩公。

同时谁复知官守，算有南城御史驄。

乱亟时，诸曹星散，刑部治事如故。董绶金《书舶庸谈》云：是时与许受衡，韩绍徽皆间日入直，每飞弹雨下，相率避于墙隅。少息则复出治事如故。迨都城陷，闻有一司官自缢于陕西司堂上，咸曰必韩君也。视之部胥，果然。事定予赠恤，附祀杨椒山祠。又宋侍御承岸时巡视南城。京师陷，睹北城火发，疑为宫禁，徬徨竟夕，亦缢死。

师蜂大义日星依，丹素何烦较是非。

独怪铁珊心似铁，翻愁人作死忠讥。

王伯唐兵部铁珊负奇气，初颇附和主战。京师陷，愤甚，自缢于所居六安馆。遗笔云：“铁珊弃母不养十余年，乃千古第一不孝。今主辱国破，实不可再活。且以自伏不孝之罪，非效忠也。恐人误曰忠，故必辨之。”余初不解所谓，嗣见谭复生与唐才常手札，痛诋以死报君者，谓自居于宦官妾妇，且云伯唐亦深韪是言。乃知其耻言效忠者，固别有怀抱。

一门併命在危城，忠孝余庵证近名。

取义成仁家学在，骑麟相待有贤兄。

余庵府尹福裕为倭文端子，由奉天尹引疾归。庚子城陷仰药死。其堂兄福润，官至皖抚告归，全家并殉，死状尤烈。文端于道、咸间提倡宋学，海内宗仰。长子福咸官徽池太道，先殉粤寇之难。知其教泽远矣。

清严丹地委荒烟，雪竹霜松见两贤。

双鹤不归残劫冷，寒泉荐与玉堂仙。

庚子之变，满洲翰林殉节者有二鹤之目。一为宗室鹤年侍读宝丰，己丑进士，奉命直弘德殿授溥儁读。闻西狩，随扈不果，遂吞金卒。题绝命词于壁云：“忠孝节廉，本乎天性。见利思义，见危授命。呜呼！宝丰不失其正。”一为鹤汀侍读崇寿，庚寅进士，京师陷，扈从不及，自刃胸腹以死。事闻于朝，并赠太常卿予谥。

尽室潜兰邈可悲，宗潢笃义国风遗。

昭忠祠宇英灵在，忍睹虞渊日坠时。

宗室奉恩将军札隆阿，顺承郡王裔也。闻联军入城，率其子笔帖式朴诚及子女孙，同诣王邸家祠缢死。旌恤如例。又懋庭宗室奕功，官至副都统御前侍卫，闻两宫出狩，扈从弗及，率妻妾子女十人，同时引火自焚，有投井者。事闻赠将军，谥忠烈，附祀昭忠祠。

少府孤忠并太常，靴刀一决气昂藏。

痴肥肉食曾何用，喘汗攀天笑郑王。

伯宽上公光裕，以宗室辅国公充内务府大臣。庚子乱作，奉命守内城，城破遂自戕以殉。赠贝子衔，谥懿敏。又康甫宗人讷钦，庄邸支裔也，官副理事官。城陷亦自刎，赠太常卿。郑王体肥硕，行必扶掖，京

师陷追扈，乘舆喘汗，步行颠顿以薨。闻者悯而笑之。

惨劫炎昆悯所遭，泉台犹奉北堂高。

孤臣别有申椒恨，呵壁如闻唱楚骚。

文甫舍人玉彬，甲午进士，官中书。京师陷，随其父护军札某，母赫舍里氏及妻某氏、弟某，阖室自焚。其人工词赋，尤嗜《离骚》，就义时年未三十。

通进官依禁御深，危时去住两伤心。

杏园忠碧荆榛委，併命何如老羽林。

杏园户部春庆，由进士郎中充奏事官。京师陷，徒步扈两宫出狩，兵团塞路，趑趄难进，遇害。又全成以二等侍卫充蒙古奏事官，年老不克扈从，与其妻及子妇两孙，同时仰药殉节。并邀褒恤。

蜩螗道路没东西，腾蹕烟郊万马蹄。

独有金门旧词客，手招散卒下青齐。

京师既陷，城内外兵匪杂蹂，道路羹沸。徐弢斋师时官编修，事急出都，草笠急装，二仆皆戎服。遇散卒则招之，得数十人。途中冒为军统状，亦无问其为何军者。直至济南，一路无扰。盖出仓卒急智，他人所不能为，亦不敢为也。

重城破后弛圜扉，脱命西曹几赭衣。

未必感恩似文恪，开笼重见白鸚归。

联军入城之夕，刑部监犯尽逸，盖堂司诸公未尝预计及之。因忆咸丰庚申乱前，部监各犯密谋逃狱，赵文恪为大司寇，力排群议，奏请除已判死刑重犯外，余犯悉取保暂释，上从之。诸囚感文恪之德，迨事定，复诣狱自投。展如在朝，颇负清望。人以文恪目之，乃见不及此。

宗伯镌名在党碑，银铛狱底命如丝。

白头脱难无归处，错道荒陵哭路歧。

徐子静学士尝举康、梁，得超权少宗伯。寻夺官系狱，庚子乱中得脱。迨交还刑部，偕龚照琦等自投，上特宥之。《胡漱唐诗》：“荒陵暮雨昌平道，一骑从亡哭路歧。”盖咏序仲山尚书事。或谓为徐作者，误也。徐子砚甫督湘学，亦坐罢斥。时人集讎文策语为联，上句

云：“罪孽深重，不自殒灭，祸延显考。”谓砚甫。对句：“草茅新进，罔识忌讳，干冒宸严。”谓康梁也。

瀛苑风回折羽翰，姦鸾槛凤太无端。

考工一诏人犹讶，不见休官见复官。

黄慎之学士屡建言新政，为袒拳者所嫉，拳乱中忽矫诏系狱，固未尝褫官也。京师陷，得脱，后以创办工艺局著绩，得旨复官。其提倡工艺，重在珞琅、雕漆、织绒诸业，尝赴赛法京，列超等。惜乏资中辍。

坚坐端能镇急流，使君丰采动旃裘，

夫人城比长城峻，佳话应追沈信州。

两宫于途次，简留守大臣，陈庸庵督部时官京尹，与焉。盖异数也。陈当拳乱时，艰瘁筹维，为朝廷所倚畀，故有是命。西兵渐迫，谋移眷出署避之。夫人不可，曰：“吾生死皆于尹署，去此一步非死所矣。”由是夫妇一心，益尽力国事，虽外人亦礼重之。人以比沈文肃之守广信。夫人系出仁和许氏，恭慎公女弟也。

日月同天化鳄鱼，兜鍪手脱惠纷如。

高歌金缕桥门迥，国子先生妙解嘲。

朱芷青司马隼瀛，时以国子助教管南学。京师陷，监僚尽散，独朱守廨舍不去，亦无惊扰。西兵入瞻仰者，皆于先师前免冠致敬。朱填《金缕曲》述之，有云：“五洲教尚同文秉。见频番，兜鍪手脱，庙堂知敬。”盖纪实也。

西归何事唱刀环，似恼军中有玉颜。

锦幌象轮留样在，可怜郎马不重还。

惩凶之议，政府初尚磋商，以德帅瓦德西亟待归国，不容久稽，始草草定议。其撤归之故，闻有以赛金花事诟之于德皇者。故樊云门《后彩云曲》有云：“君王神武不可欺，遥识军中妇人在。”赛之于瓦亦祸水也。欧西四轮马车，乾隆时尝由英国馈进，见宫中旧档。至是瓦酋来都亦携之，后遂风行都下。

满城争听叫天儿，髻影衣香入座时。

愁绝朱王沧海眼，灯前屑泪谱秋词。

京师梨园榜曰茶楼，未详所昉。或云由查氏明月楼沿称查楼而讹。

历来不纳妇女。自联军据都，西妇欲入园观剧，主者不能拒，始开其例。渐而贵家宅眷亦赴之，或为西兵所侮。时人俳体云：“国自兴亡谁管得，满城争听叫天儿。”可为长叹。叫天儿者伶人谭鑫培，善弋腔净脚。有小叫天之目。时王半塘、朱古微、刘伯崇诸公俱留滞都下，相约填词遣日，日限一调，多隐讽时事。后刊行所作，署曰《庚子秋词》。

行都宣召几公卿，渭树迢迢尚阻兵。

闲道慈航新接引，海天如镜好扬旌。

两宫于行在降旨，命阁部卿翰诸臣某某留京，某某赴行在。然道途多梗，奉召者或不得成行。盛杏孙方主招商局，因筹设救济会，凡京官出京者，由会护送至津，航海南下。先公之赴行在，亦取道于此。

微霰迎銮抵灞桥，秋深南院驻鸾镳。

宫中早揣金鳌讖，半壁烟销恨未销。

两宫以九月四日幸西安，是日晌午抵灞桥，百官跪迎道左，即幸巡抚署驻蹕。孝钦召对诸臣，谓曩在宫中即闻有秦州之讖，出都后一言幸陕，辄用心悸，不意竟践。秦州讖见于黄蘗禅师诗，其诗预言大清一朝之事，有云：红鸡唱罢鬼神愁，宝座纷争半壁休，赖有金鳌能戴主，旗开八面下秦州。按之废立及西幸事，皆吻合，但不解金鳌何指。又光绪甲申后，京师盛传西幸之兆，宫中亦有所闻，至移蹕西苑以厌之。见《枝巢旧京琐记》。

膳房炭库列东西，高馆终南斗极齐。

宽达传呼才几辈，大官节缩到豚鸡。

行宫分南北院，御膳房在东，炭房在西，终南山馆为帝寝宫所在，稍具花木。宫中呼主管太监曰宽达。时给事御前者只数人，每月限茶膳勿逾四千金，日限鸡四只，豕肉十斤，若别进时鲜，则于内司房领价。见胡延《西安官词》注。若《慈禧外纪》所载，太后每日膳费二百两，菜单由太监掌之，按日选择百味，虽视此稍丰，以较承平玉食之供，固锐减矣。

唱筹声断北风严，月殿深深护布帘。

内教传宣官米进，恩波风沼篆亲钤。

行宫夜无唱筹者，门内逻卒数十，皆岑部甘军。每日召见臣工于二重殿，东室门作月圆式，垂黄布棉帘。孝钦虑中官婪索，凡宫中支一钱一粟，必以朱文小印为信，文曰“风沼恩波”。亦见胡延诗注。《慈禧外纪》谓：行宫正殿空而不用，旁殿为候见臣工之朝房。正殿后一室，门为六版，仅启其二，可窥见其中宝座，室中皆黄缎装饰，朝廷典礼于此举之。其左别为一室，则每日召见臣工之所。可资论证。

御茵黄葛撤霜宵，岁晚绒冠未换貂。

供进宫壶分雨露，君臣雨水话行朝。

胡延《西安宫词》：“桃笙象簟何曾见，御褥轻黄葛布蒙。”注谓御床茵褥皆棉，慈圣命以葛布蒙之，秋后撤去。又云：“上冬日犹御绒簾秋帽，抚臣觅丰貂不得，因以旧貂进，始易之。”又上西行，仓卒未携烟壶，偶于召见枢臣语及，荣文忠即以所用壶呈进。事虽琐纤，皆足觐两宫俭德。

西巡所过尽蠲租，官粥分颁胜大酺。

莫趁霜风寻雁塔，鹑衣处处监门图。

两宫抵陕，有诏西巡所过地方，悉免本年租赋。是岁秦中大饥，命于城关徧设粥厂，凡二十余所，就食者逾十万人。寻又增设暖厂十余，以雁塔寺为最，所收灾黎倍于他厂。

龟坼千畴绕汉关，播迁犹复軫痲痲。

桑林应禱天颜喜，颁帑重修太白山。

车驾驻陕值大旱，命大臣诣太白山取水供禁中。昕夕拜祷，不旬日果得沾足。慈圣大喜，命修太白祠，由南斋词臣撰碑纪德。

城台圣节罢梨园，旧苑繁华怕更论。

龙编几双随驛进，悄怜手线出长门。

十月十日为太后万寿圣节，懿旨勿许进梨园，大小臣工叩祝如礼。冬至前一日，京师有官至行在，穆宗某妃附进履袜数事。慈圣顾之凄然，念京益切。胡延诗注与汪仲虎《庚子纪事词注》略同。

罪人罪己漫云云，哀痛天书四海闻。

端恐励精图乱始，改弦更比治丝棼。

罪已之诏为樊云门属草。时樊以记名府参荣文忠戎幕。文忠重其才，特属之。以外僚草诏，非故事也。诏中责地方官，责将领，责疆臣，责中外大臣，末幅乃有“自责不暇，何忍责人”之语，而望诸臣之切实振作。故时人有“下诏罪人，励精图乱”之讽。是乃轻薄少年言之，良不足论。然东南督抚累疏请惩前毖后，励行新政。改革之肇端由此。及今思之，“励精图乱”一语，正复耐人寻绎也。

函谷丸泥见已低，似闻邻语急提撕。

咸阳宫筑何时就，更恐银州作瓮鸡。

东南督抚闻两官自晋幸陕，抗章力谏，极言长安之不宜都，险阻之不可恃，请收回成命；否亦宣布事定回銮，以定人心。盖恐两官为群奸所劫，置大局于不顾也。又转述俄外部之言，谓“幸陕将以避兵，适以召兵，恐各国必大举西向，未成咸阳之宫，又将税兰州之驾矣。”是其风示于我国驻俄使臣者。寻奉答诏谓：“但使各国不夺我自主之权，不强我以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议，当降旨定期回銮。”必不能行之事，谓归政也。

劫外闲棋抵死争，几令坛坫暗荆生。

湘军一战知难恃，侥幸金牌预撤兵。

联军进据正定，有窥晋之势。时两江勤王军刘光才所部，尚驻娘子关与相持。会李文忠入都议款，外酋坚执必先撤兵而后开议。文忠以闻，而政府商诸晋抚，久不决。嗣岑云阶移抚晋，以是事请命不得。复疏请，亦留中。张坚白在岑幕，谓岑曰：“刘部孱卒耳，果联军至者，彼宁足抗。”意不若径撤。岑然之，即檄令撤退。刘不从，又使部将持令箭临之，始遵命。联军不知也。以我军久不退，复进逼，刘部与战而溃。幸退兵令在前，文忠据以执言，终成款议。此余闻坚白言之者。《张文襄年谱》谓：“驻娘子关者，为鄂省入卫之方友升军。”未知孰是？

滋蔓于今岂易图，亟谋拔本绝根株。

正名始见中朝诏，此辈由来斗米徒。

两宫驾抵西安；有诏飭护直督廷雍力剿拳匪。诏旨之正名“拳匪”始此。首先皆曰义和团，或曰义民。诏中并及李文忠议和事，“拔本塞

源，务绝根株”，皆诏语也。

拜表臣僚屡问安，密笈封就蜡为丸。

元臣自负经纶手，借助应怜到谏官。

留京臣工闻两宫抵陕，即具摺请安，寻又合词请速定大计，惩凶议款。台谏又有劾李文忠因循误国者。盖以惩凶事，孝钦迟回不决，劾文忠实阴助之也。朱古微《夜游宫词》云：“云掩黄昏细雨，乍传出当筵金缕，休唱江南断肠句。小银箏，十三絃，新换柱。花外残蛩絮，暗咽断，碧纱烟语。愁结行云梦中路。挑灯叠红笺，封泪与。”盖闻端、刚罢政而作红笺。封泪谓公疏也。

或颁盂水或边沙，坐罪璇枝屡减加。

崛起无如千里草，论侖尺诏出官家。

两宫用庆、李之言，预惩祸首，示出上意。联军以为轻纵，力持当处死刑。屡由全权磋议，仅端王、澜公以近支得免死，遣戍。董福祥固嗜嗜者，抗言曰：“吾武夫，知奉命而已，何罪之有？”然联军指为戎首，必欲杀之。全权力言董尚握兵，激且生变，始得轻减。董犹桀骜不服，不得已乃降手敕諭之，略谓：“时局至此，在深宫且不得不委曲求全，尔当善喻此意，异日终当为国效用也。”董捧读始屈意就范。《叶鞠裳日记》述在甘晤董，谈次犹愤愤不平。

误国难言许国志，兰城酒罢起悲风。

楚歌不陨虞兮泪，犹拟横刀作鬼雄。

毓贤罢晋抚，先有诏遣戍。抵兰州，复有正法之旨。毓方在酒座，闻诏神色不改。甘人重其忠，聚众欲救之。有司恐生事，即于其寓所行刑。将决，毓手书数纸，大旨以一死报国为荣，独不忘于老母、幼女。顾二妾，各有所语，无倦恋意。行刑者手战不能下，毓怒促之，乃受刃以死。或传其自轍联云：“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莫报，君忧谁解，愿诸君斡旋补救，从兹早慰两宫心。”

古来绛灌本无谋，壮志屠鲸一掷休。

裹样也看成节度，何心座上对阶囚。

毓之死，家无余资，至不能具殓服，人犹重其廉节。时李布政廷

箫护甘督，奉诏往告之。毓睨李曰：“吾在晋所为，皆与君共之。我死君将奈何？”盖李先为晋藩，亦附和仇外也。李闻言惊怖失色，归即得暴疾卒。或云实仰药自尽。后外人索罪魁及之，以身故得免。

銜土累臣本鬬茸，输他铁帽见从容。

葛洪手捧天符下，亲结黄绦待孽龙。

英年先奉谕逮系，日夕悲泣，怨庆王不为营救。夜半哭忽止，明日家人往视，则面目泥汗，气已垂绝，盖吞泥以死也。是时赐帛诏尚未下，乃暂秘之，俟诏下始上闻。庄王为太祖裔，国初定鼎有功，为铁帽八王之一。先奉旨遣戍，至蒲州暂止。闻有钦差至，初不念何事，犹寒暄慰问。钦差为葛振卿尚书，察屋后古庙有空屋，为结黄丝绳于椽，命守令带兵弹压，乃复往宣谕。庄跪听毕曰：“我早料及此”。因请诀家属，葛许之。庄谕其子勿忘报国，勿令洋人夺我江山，祖宗创业不易。妾哭而厥。庄不顾，从葛至古庙，曰：“钦差布置甚善。”语訖，即引绳就缢，须臾已绝。

营救驰书遍译疑，尚书坐罪只委蛇。

铛前拚得蒙头醉，天道看君入瓮时。

赵展如尚书初为外吏，所至有治绩。尝自相不得令终，故委蛇以自保。及索怨罪魁，政府属江楚二督为英、赵、启、徐营救。张文襄言之不济，犹冀力全赵一人，为分电驻外各使。英许可。日本云可悯。余皆不答。时瓦帅急归，不容待。袁项城言于政府，谓此时以保宗社、安两宫为重。即有冤抑，亦不暇顾。乃决赐帛。赵体素健，且冀有后命，多方服毒皆不死。监刑岑西林亟待复命，乃从老刑卒言，以汾酒濡桑皮纸蒙之，始绝。当爰书未定，刘幼云为干孙文正，至于犯颜。段少沧力言于荣文忠。文忠沈吟良久，曰：是亦数也。与前此骈戮乡民事，展如所以答少沧者，若合符节。少沧笔而述之，以为有天道存焉。

弄獐传札笑粗疏，宰相如何不读书。

夺魄若非逢大鸟，会教断馘付囚车。

刚子良协揆罕识字，愚而自用，尝读愆如腹，皋陶音如皋涛，逐北误为逐比。或谓其少日能文，不足据也。自太原扈驾西行，至闻喜之侯马镇，得暴疾。孝钦以何副宪乃莹与刚善，命留此照料。越三日，

刚竟不起。世传刚病中见杨漪川侍御现形为厉。侍御闻喜人，死于戊戌政变。是说殆非无因。然西人索罪魁急，而刚以前卒获全，则又不能无疑于天道也。

周宗八议贵兼亲，戎首翻为脱网鳞。

末路依人终逐客，始知薄俗贱天姻。

纵拳论罪，当首及端庶人。其以议贵未减者，幸也。既奉诏戍新疆，恃与阿拉善王有姻连，因往依之。初相安无忤。辛亥之变，西蒙谋独立，忽下令逐客。端奔宁夏。俞恪士提学自陇归，经阿拉善旗有诗云：“世绝天亲贱，兵荒互市停，凄凉逐客令，十口已伶仃。”附注备述其事。

襄樊西去属冲途，为备宸供急轺输。

诏遣近臣持节下，抱冰堂上话行都。

两宫幸陕，虑供亿匮乏，因命吴永将命南下，与诸督抚商筹轺输之策。自是各行省供进络绎，率由江汉取道襄樊以达行在。《张文襄年谱》载：是年九月，直隶知府吴永来自行在，奉命催督粮饷，至武昌谒公，详语两宫西狩及行在事。公谓之曰：“祸变至此，皆以大阿哥故，乃犹居储位，何以服人。且祸根未除，不能无意外之虑，宜速遣之出宫。不然，外人启口，更伤国体。君圣眷方隆，若复命日造膝陈之，宗社之福也。”吴还行朝，以文襄言入奏。后来黜废大阿哥本此。

马术争雄又博场，大难匡翊望春坊。

储徽事大须慈断，直待宫车过汴梁。

溥儁好狎优驰马，兼嗜博，与诸无赖伍，往往生事。叶鞠裳纪事诗云：“北场南馆好驱车，博筌弹棋乐有余。”犹忠厚之论也。端庶人既得罪廷臣，恐伤太后心，莫敢议及。吴渔川自楚归。以张文襄言密奏，太后曰：“汝勿言，俟我至汴自有区处。”梁节庵应召赴行在，亦密语荣文忠、王文勤，谓：“此事外人必干涉，不如速自决。”见王小航诗注。盖闻自节庵。节庵疏逃率陈大计，似为越分，意者亦转述文襄语也。后果回銮至汴而诏下，废号出宫，给入八分公衙俸，俸资养贍。

宠奄骄卒斗纵横，封禁歌场出圣明。

不是行都逢贺雪，九衢几绝管弦声。

端澜等初至陕，怙势恣睢如故。溥僂尝与澜共同观剧于城隍庙，众奄夹护之。时宾坐已满，与甘军争席，遂至互斗。奄多伤，恨甚，诉于岑抚。于是封禁剧园，并将园主枷示。其出示谓：“太后因邦家多难，陕又荒歉，禁勿演戏娱乐。”既而得雪，少府某公先容于巨奄，乃请太后降谕，复许爨演。其出示谓：“快雪及时，大有丰穰之兆也。”

李花得气似茄花，苦为妖云蔽日车。

误国可怜还自误，故园南望已无家。

孝钦初不信拳，端王等密结李莲英使潜移慈意。故莲英时以西朝意告之。《景弗亭日记》述，其语刚毅，谓不可过赞拳众，致起太后之疑。又告以老佛见拳民备勇，甚为惊异。皆潜通消息之证。李为畿南大城人，其地拳坛亦盛，涎李富，劫其家物殆尽，是其袒拳适以自贻伊戚。《慈禧外纪》述，孝钦凭几末命，以妇人干政，奄寺弄权，淳淳垂戒，殆有深悔于心者欤。

行都冠盖渐雍容，鱼服宁忘因白龙。

见说深宫怀麦饭，陇西子弟拜斜封。

两宫西狩，首经贯市。市有李姓者以标局起家，名震南北。迎驾至，进食甚丰，且命其子弟扈卫入晋，后扈驾至西安。各予以守备职衔，所以报其意也。

侍舆试坐尚矜持，金母旁看一笑时。

供奉小臣私载笔，天家乐事少人知。

孝钦于西安行宫制椅子，舆成，坐之甚适。因命德宗试坐，帝以太后侧立，蹒跚不自安，少坐即下。太后笑曰：“暂坐何妨。”胡延《西安宫词》述之，以为止孝止慈，两宫有焉。

枚卜论才数两贤，使星重覲武功天。

凄凉话到蒙尘痛，岂意崎岖有瓦全。

时枢轴需贤，善化瞿文慎督江学，长沙张文达督粤学，皆简在帝心，同时以尚书内用。未几，即命文慎直枢府，文达直政务处。当文慎初至，两宫召见，语及西幸艰阨，至于流涕。文慎《回銮篇》追述之，

有云：“日在阡陌中，诚不目意全。”盖慈圣天语也。其沈痛有甚于兴元之诏矣。

## 卷 四

树稼惊心走达官，一隅跼迹棘中鸾。

君看抱印黄堂守，索米甘分首蓂盂。

天津陷，盐运史、海关道等皆仓卒移驻沧州。杨艺芳都转至以流弹伤足，颠沛可想。凌芸台为天津守，率同防勇仆役居沧州渤海书院，供亿仰于州牧。既而州牧靳之，乃悉裁勇役，孑身依某广文署。寻又依梅如筠于连镇，至不能给其车费。良可叹慨。

冥顽群丑尚跳梁，已饱群魔未解颡。

小范胸中兵甲在，直追曹吕下高阳。

京津不守，拳首曹福田等尚赴保定领饷，且请前敌。护督廷劾民方伯斥责令去。范管带天喜〔贵〕言此辈稔恶不可纵。廷即令追捕，于是范带队穷追，至高阳邑西之邢家湾始遇之。截获福田等多人，皆著匪，寻讯明正法。见《霞峰笔记》。《拳变余闻》则谓：“福田潜归里，里人缚送官磔之。”

卷土重来若有辞，括粮更掠富家儿。

草间田具方相持，此是葦头焰落时。

拳首张德成与曹匪同恶相济，皆当日玺书褒美者。张闻曹被捕，亟席卷所有逃去，无何复至独流，昌言于众曰：时至矣。于是左近群匪复炽。一日往某庄向某富户索粮千石，某已许之，又强掳其子为质。某愤甚，号于众曰：“有能救吾子杀德成者，以家资之半为报。”里中少年夙不直张，一呼而集者百余，各持田具越至张舟前，伏草间以待；又使十数人乘舟迎张，出其不意跃入其舟，先夺富户子。张与其徒奋力格斗，方及岸，而伏者尽起。张欲逃不得，叩头求哀，亦不顾，众共斫之，立成菹醢。闻者称快。或曰殪德成者溃兵也。其死以中枪，亦非田具。要之稔恶召戮则同，固无待深考。

海丰旧恨逝波寒，兰蕙成烟碧未乾。

换得鸳鸯三十六，红灯影里照红鸾。

先是盐山等处拳匪攻海丰五营，破之，男丁逸去，妇女多被杀，恨拳众刻骨，拳势盛不能报也。及天津陷，有红灯照多人分乘五六车自津逃出，途经海丰营，截于路而尽掠之，以充下陈。人心大快。

骁骑腾腾拥大旗，前锋妙选五营儿。

后来质帜兴萑泽，赤凤来时定是谁。

海丰五营挟恨仇拳，由来久矣。梅如筠所部乐营，尝议招马队剿匪，使哨弁李凤来统之。李谓：“人情勇于私斗，若募海丰健儿使剿拳，必能得其死力。”于是用其言，招募得百余骑，大旗所指，群拳尽慑。既而匪平军撤，五营无赖者乃仿造李凤来大旗，号召丁壮四出剽掠，事为梅所知，复遣李凤来率队剿之，迭有斩获。以李凤来击伪李凤来，亦奇剧也。

似识传经半踏空，劫来武库敌师攻。

板家窠子前宵战，卧虎元戎亦挂红。

拳众斩木而起，初无利器，自劫天津军械局，局藏马林夏之快枪药弹悉为所掠，有一人而取三四枪者。津乱中遂挟其精械，恣劫市肆，余孽四散，横行如故。是秋，吕提督本元率队剿匪于板家窠子，且受伤而返，则遗械之为患深矣。军中讳言受伤谓之挂红。

群奸侧目晚兜鳌，孙臆神来一击休。

峴首留碑公论在，伤心险唱白符鸠。

梅如筠提军勇于剿匪，为拳众所仇，尝有人闯至车前图行刺，亲兵倒持枪刀击之，脑裂死。又有武生王某者拳目也，伺梅途次，既就获。梅讯数语，令去。忽神附，手舞足蹈，自云孙臆，众兵击杀之。先是京师垂陷，袒拳王公深恨梅，谓其戕杀义民，矫诏正法。诏未及布，而联军入都，得寝。其不死有天意焉！

佛法难令饿虎驯，丐兵自卫只残民。

柳边移垒匆匆去，赖有输金石季伦。

先是直督谋募勇自卫，有何绍甫者奋身自卫，即令招募成军，不足则以狱囚益之，所谓安卫三营也。津城陷，何率营退驻杨柳青，大肆劫掠。富绅石某助以银数千，迫其离镇。乃移驻兴济，粮饷既绝，兵褴褛如丐，屢至沧州等处借铁炮、借仓谷，见者怖之。徐星嘏

观察言于李文忠，始悉数裁遣。

招募从来杂艾兰，告身换取定何官。

休云所守狼豺化，若鞞桓桓本虎冠。

同时，天津守亦募勇，苦乏管带。一赵姓者自云曾在某军带队。出其文证，乃一张姓副将奖札。迫不暇择，即委令暂充，人咸呼以张大人。嗣以乏饷裁撤。甫一月，沧州练勇于捷地北获拦路劫匪二名，其一即张也。郡守无兵权，仓卒招募，故有此失。使倚以自卫，则豢豺狼于肘腋，其流弊更不胜言矣。

绣衣河上赋逍遥，月底笙歌沸夜潮。

石火冰山行乐耳，靴刀结局是明朝。

候补道谭文焕由军功得官，为义和团总统，与曹、张诸匪相勾结。闻曹匪败，自匿于独流后河。久之复赁大艚，载眷属及饷械自运河南下，优倡从者十余，男女仆役以百计。中秋夕泊马厂赏月，笙歌喧噪。时护督廷弼民檄梅军沿途捕之。捕者赍军令带炮船以往。谭犹桀骜，出省檄示之，始帖然。遂借舟中物与其人，悉解省，后为西人所杀。

纷纷熏穴慕官家，狗盗犹知效触邪。

偏是枣林轻脱网，别开淫室会无遮。

梅军四出搜剿，于东乡捕获一伪拳，交州官讯鞫。供云：“小人为贪所累，劫数百文贖家耳。未敢效吾乡之真拳也”。问：“汝知孰为真拳乎”？曰：“固深知之”。乃令系狱。将下又顾官曰：“大老爷勿忘治真拳也”。越数日，遣练勇夜入其乡，获拳数十，使伪拳证之，某僭帝，某为军师，某为大师兄、二师兄，讯供杀人焚掠不讳。斩其情罪重者，其不在炉坛者悉赦之。然拳首王之臣甯匿枣林，捕之不获。闻其逃往西乡，竟与红灯照宣淫无忌。

一纸风驰振众竿，道旁罗拜有哀鸿。

北门去后生灵尽，活我终当待相公。

李文忠就任直督颁示三章：一、在官者不得擅离；一、整顿军队，听候调遣；一、拳匪、土匪，责有司悉力剿除，凡被害之家准其格杀勿论。告示出，各属士民堵立竞观，拥挤累日。有拜于其下者曰：“竟盼得汝老来矣”。李治直久，士民皆以中堂称之，若不知其为总督。

至今津人称旧督廨，犹曰：“中堂衙门”。

骑兵四出恣度刘，雪愤谁能问主谋。

甲仗道迎前日事，宁知廷尉望山头。

时瓦德西志在纵兵泄愤，步骑四出，南至正定，北至张家口，所至辄肆杀掠。全权大臣诘问，各使谓为统帅之事，使馆不负其责。其入保定，李文忠令司道以礼款接。廷劾民方伯率同各官出迎，犹具宾主礼。寻乃指为罪魁，逮廷等人系之。廷与城守尉奎恒、管带王占魁俱被杀，余释回。其生杀直以西官命令执行，不问政府也。黄公度诗：“甲仗空迎回纥马，血衣竟染汉臣鞭”。盖哀劾民而作。

星火东闻孰纵之，争端不为举黄旗。

是非功罪从难定，传得西平牒尾辞。

联军入保定，竟插其国旗以示夸耀。劾民力争国体，以龙旗与之并插，颇犯其怒。被逮时，犹疑以此督过。不知外人责言，乃指五月间拆毁东间教堂，冤杀数十人。谓廷有纵容之迹，且疑其曾作义和团师兄。李文忠为之剖争不得，劾民有牍详报被逮情事，文忠手批甚长，末云：“本爵阁大臣昔从军旅，洊历封疆，战阵之事，与强弱之殊，胜负之数，自较诸贤略有阅历。乃兢兢于轻开外衅，至为朝野滴议。极知轻锐少年，无知妄作，必至贻祸家国；而不敢一言表白者，诚以是非未明，功罪未定，固非只手所能挽回。夙夜徬徨，忧心悄悄，数十年于兹矣。当此大厦倾危，不绝如线，亦惟有含垢忍辱，委曲求全，以延宗社于勿替，故沥诚为该司言之”。文忠一世牢骚倾吐于此，亦所谓借酒杯浇块垒也。

自焚祆宇避锋机，曲突深心计亦非。

留得余生供读律，当时台柏幸卑微。

沈子敦侍郎时官直臬，与廷等同被逮。盖因清河道任内，尝自焚署旁教堂，冀免拳祸，致为西人指摘。讯问时有教士在侧，沈曰：“若当日意在仇教者，君等已葬于火中，那得在此饶舌”。教士语塞，于是释令回署，仍遣兵监之。迨宣布廷等罪状，于沈则谓其罪轻于廷，且官职卑微，判令革职。然各使指摘不及，故得内用，官至法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

袖中舍尽活人方，因果原难语虎狼。

垂死数言千万泪，剧怜乞命作雌凰。

廷奎罪案俱坐纵拳。王占魁之处死则以不救穆姑娘为罪。穆为奉教西女，居保阳，久行惠施药，人咸德之。拳匪攻教堂，穆逸出诣王营乞庇，王不顾，且执付拳众，戮于市。将死，呼号于众曰：“吾所为皆有益华人之事，为诸君称许。今遭奇祸，受惠者忍不我救耶！”即又曰：“吾有银数万存银行，孰救我者当以为报，我且嫁之”。观者堵立，莫敢应，须臾遇害。

霸州余孽聚蝗埔，螳斧谁云一战堪。

可痛燔昆无玉石，连村烈焰尽丁男。

德兵所至肆焚杀，无敢抗者。唯霸州余匪尚屯聚，竟列仗拒敌，阵死逾三百，余众溃散。西兵纵火截杀，城乡丁男不及走避，尽罹其厄，室庐悉毁。

复冀功亏海水深，年时疑谤苦相侵。

蚕庄惨劫天难问，末路曾无赎命金。

沈顾庵毘为青县令，以保教禁拳为匪所恨，诬其通洋。嗣捐金济匪，谤始渐息。迨京师陷，匪惧，乞给资散归。沈又资给之。邑内匪氛乃绝。既而联军数百犯青县，勒索官绅巨金，无以供，遂与邑绅崔、张同拘繫，民间集金赎之不得。寻挟沈等至蚕庄，剥其衣，断其发，痛鞭之，垂死弃于道。家人寻得，载以归，气已绝矣！

斗酒输将敢告疲，闭门翻惹海鸥疑。

避兵漫倚平安帖，笞凤鞭鸾又一时。

西兵所至，索牛、羊、鸡鸭、纸烟、洋酒。开门者多不入，遇闭门者必强启搜索，或子女被掠。其至静海，县令岳某偕绅董远迎，邀至邑署款之。问知无拳匪，即令县官具结，已无事矣。未几，德兵复至，繫令而挞之，迫令出银二千，马二十，自赎。赖邻镇某绅为乞情，乃展限释放。

村墟鸡犬荫桑麻，幻化都成劫后沙。

抄蔓岂徒夷十族，白沟河畔万千家。

匪首张德成家于容城之白沟河，地居水陆之冲，廛市极盛，附镇

而居者数万户。以张故为联军所屠，顿成赤地。《拳匪闻见录》载是事谓：“昔者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今一人为匪，不止夷灭九族矣！”其言绝痛。

父老给君避津西，轻摩戎垒化虹霓。

平生嫉恶鹰鹯猛，恐有冤魂绊马蹄。

范受之副将天喜[贵]，为乐字营管带，剿拳匪最力。庚子九月，驻军新城，闻洋兵四集，率队南行避之。行至板家窠，已架浮桥渡河矣。前路探者言，十二连桥有联军，乃迂道而东。甫数里，父老迎告谓，东路水阻。实谎言也。范误信之，复渡河西行，突有洋兵数百当大路。范下马与语，苦无舌人，因出名帖示之。其酋探怀出小册互对，又与一黑人耳语。黑人忽转向范后，范惧，上马欲走。枪遽发，洞胸而绝。俄而译者至，知为范，叹曰：“是为我杀拳匪者，胡为害之”。亟施救已无及。范驻沧久，轻财好义，每为人排难，沧人德之。独嫉恶严，遇拳必痛剿，岂好杀之报耶。

如山武库毁崇朝，动地惊雷万瓦摇。

刘尽萑苻人不谅，荒丛目笑有群枭。

乐营剿拳之绩，几于中外周知，李文忠亦谓剿匪事一以委梅。而联军不谅。方德将至沧，梅如筠以礼款之，亦欢洽无间。乃愤兵肆虐，沿户驿骚，逢人殴辱。且下令将乐营炮车、枪弹、一切军械，悉运至东门外焚毁。声闻数十里，如霹雳骤发，城内外房屋皆震。

翻手俄看路哭悲，焚巢往事起睚眦。

千夫长与千夫指，仇报相寻到几时。

天津城守千总某，静海人，以捕盗严，结怨群小。拳匪起，诸怨家入党，焚其里舍，父母兄弟及妻子等一门俱尽。某挈一子居津，仅免。后天津陷，某导联军至静海，假手以报前仇，杀戮尤惨。有议其失之太过者。

请纓慷慨气无前，静海神君亦老拳。

此汉铮铮偏不坏，安排劫外作顽仙。

静海令王某，与匪首张德成称莫逆。初谒张，叩其术。张举足西圈于地，手招之立成利剑，王大惊服。自是约为兄弟交，王呼张以神仙，张则称以好汉。尝从张赴前敌，好汉之名大振。后为李文忠奏

劾革职。然王已先期潜遁，竟得保其首领。

焚身文采惜徐陵，霸府怜才致未能。

为底佳人甘作贼，红妆细马上峻嶒。

湖南徐某，尝举孝廉，为拳匪参谋。吕本元军获之。吕见其工书画，才笔敏贍，深爱惜之，欲留置幕下。徐以母老辞，因厚赠送归，且申后约。嗣闻其至祁州，复结余党图乱，且掠某姓二女挟入山。吕叹曰：“是不可救也”。遂诱致而斩之。

西连晋鄙北长城，画界初闻禁驻兵。

伏弩雄心虚北掷，劫灰犹认汉家营。

各国定约，由岐口西至沧州、河间、正定，以迄晋边，北至长城，东至海，皆不得屯驻华兵。并绘图，以红线为界。宿将刘某率师驻获鹿，独抗不履约。既而外兵进逼，刘于山径徧埋地雷。先以辎重车数十辆载砖石以行，佯为退师者，将诱西兵至而歼之。诩车行触地雷一发俱尽。西军后至，刘无力拒敌，退至界外，不复能成军矣。或曰：“刘即湘军宿将刘光才也”。

荒原野烧有时苏，胡军重劳七萃驱。

戴面春雉同是戏，吴桥绝倒假龙图。

时拳孽未靖，尚待剷除，而红线界内禁驻华兵，因之益形棘手。李文忠力商各使，始允华兵于界内剿匪，但衣袖必用德国号章。时有吴桥匪冒饰梅军门，四出行劫，故戏以为喻。

撤防要待伏戎清，诏遣三军急转征。

拔本端从兵器始，痲床何事抗章争。

外兵之撤，西酋谓：当以拳匪肃清为期。于是朝廷急于靖乱，命吕本元军剿保南，梅东益军剿津南，马玉昆军剿西省各属。时匪党潜踪盘踞，官兵至则遣数老人出具无拳切结，兵过后劫掠如故。吕为清源计，乃严令民间禁藏快枪，搜出者按法惩办。因是谣诼纷起，甚有谓其纵兵戕民者。鹿文端在枢府，喉台谏交章劾之。事下直督查办。李文忠令吕自行严禁，据实查复而已。

两界燕齐理乱分，不容传箭度妖氛。

防秋新动临淄甲，哨遍长歌会庆云。

鲁境治匪特严，拳乱中有畿南匪目数人赴德州，持直督令箭，云有公事。鲁军不顾，径捕之，即讯明正法。自是拳众相戒，不敢犯鲁。是秋，鲁抚为清匪计，与梅如筠提军约鲁军自南而北，梅军自北而南，于庆云会哨。

柘园一曲水为门，比户弦歌古处敦。

徧地苍鹅飞不到，人间此是避秦村。

德州北五十里有镇，曰柘[桑]园，河流如蜃，寨垣完固，绅董皆正人君子，镇民列团练者二千人，局存快枪、抬炮、千余子弹，称是境内无教民，亦无习拳者。闻联军迫近，绅董令闭寨固守，犯则击之，幸未扰及，

兵过如梳井里凋，萑蒲牙孽未全销。

招魂为吊鯁州客，落木西风草店桥。

是时，日本军所至，纪律肃然，市廛无扰，尝派队守沧州草店桥，为马贼所杀，其统将但行文沧州牧，请会营兵往剿，未尝挟愤肆虐也。

玉皇太子降尘寰，实相惊看现舜颜。

去作西天欢喜佛，都亭骈首共神奸。

庚子十月保定破，获活佛，自谓玉皇二太子。脱其靴验之，则妇人也。供云家河南，年廿五，诡言十七。为女不贞，及嫁又不安于室，挟逃被获，经官判离，无所归，遂有无赖子据之，托于巫，为人治疾，且蛊惑男子。尝遇西山道士授以辟谷丸，服之终日不食。是年从道士北来，将举大事，沧州匪首王之臣亦惑之，相随不去，遂同就捕，并斩于市。梅如筠乞之臣首级归示众，其徒党犹有私焚香楮者。

鼙鼓填填拥骑驰，幻身白梃现花旗。

盗骊终作蚍蜉扫，蒙马何须借虎皮。

拳众皆乡曲无赖，联军至，其黠者不惜俛导西兵，毒整乡里。歧口残拳且有饰为联军，四出行劫者。袁道平率队剿平之。见《霞峰笔记》。

招安编就日新营，汉德如天赐再生。

津保徼巡天下最，谁知变相出神兵，

直省清匪之策，剿抚兼施。凡投诚者，讯知有家业可归，咸予以免死券，无业者编入行伍，先后得三营，号自新队。使赵智庵统之，赵时官候补知县。后袁慰廷督直，欲创练巡警，智庵为策画酌仿日本警制，其警卒即由自新队拨充。试行津保，成绩大著。人莫知其为拳匪所化也。

纵寇恭闻白简伸，风波宦海几遑津。

掉头不为微官缚，难得胡俞一辈人。

李文忠再任直督，劾属吏之袒拳者多人，褫黜有差。独二人岿然不滓。一为胡千里直收良驹，初权威县，平反拳教之狱，两造胥服，任内拳乱不作，擢权天津守不就，引疾归。一为谭复初大令廷献，拳事起方宰容城，以不能进言于上，施禁于下，力辞解任，翩然南去。所谓明哲保身者，二君有焉。

飘泊旌麾半路歧，柳营判事出权宜。

虚声惊破诗人胆，扶病危冠起犒师。

自津保俱失，司道各官或遁或系，皆不能举其职，李文忠居直督之名，方尽力和议，各属郡邑无所秉承。于是生杀予夺，皆处决于梅如筠提督，隐然行总督事矣。时陈伯初丈以诗人宰直之博野，邑僻政稀，守官如故。辛丑春病中闻洋兵至境，亟出郊迎，既而不果。有诗纪事，见集中。

死忠天镇近无名，官守宁同坠甑轻。

犹胜紫标拼殉利，语儿亭畔起泉声。

山西之天雄县，毗连直境，县令某满洲人也，闻两京陷，遽殉。及驾至，仅典史在，人心恟扰，赖岑军镇压而定。《景范亭日记》自谓：师梁萧宏黄标紫标故事，决不使诸子动其所蓄。京师陷，妇女皆自尽，景恋财不肯死，其子恩珠推之井中，后恩珠以尝鬻拳，亦为洋兵所戮。是皆死难之无名者，故牵连书之。

骄军骚驿似游蜂，虚誓黄龙酒一钟。

忧国元戎频抗议，只愁绿野误春农。

泄愤之军瓦德西主之。李文忠于会议中屡商勿再纵兵。瓦强词不允。吕提军本元电陈文忠谓：“洋兵肆扰，恐误春耕。”文忠答云：“已屡与

言之。尊意念及春耕，若輩不惜也。”时周恂慎为直藩，径致书于瓦，为民请命。瓦云：“倘大局不生枝节，更无拳匪图扰、华兵滋事，则可不再出队，以从李相之愿。”盖犹之文忠所谓强词也。迄瓦酋撤归，其事乃止。

填然一鼓殄首豪，末策捶羸误此曹。

眼见三边来大鸟，榆关内外阵云高。

时寿山为龙江将军，宣战诏下，俄帅有文致之，拟将驻兵地方让出，免开兵端。寿山佯允之，乘其不意，出大队迎击，杀伤颇多，且拆毁其铁路。既而俄兵大至，边城连陷，寿山服毒不死，又使人枪击乃绝。同时奉天副都统晋昌，亦仇外戕杀。迨俄兵至，辽军出拒战，马、步兵先溃，炮兵自后发巨炮，所戕皆已军。于是奉境亦失，直至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并沦于俄。

征车递发复追回，车笠盟寒白骨哀。

贾祸竟同鸚鵡赋，有人愁谱凤衔杯。

山阴王辅臣郎中与寿山为微时交，尝卵翼之。寿出镇龙江，邀王佐其幕。仇外衅启，辅臣于事前力谏不纳，遂拂衣行。或言是人去，将不利于将军。寿惑焉。遣使追之返，竟缚而杀之。朱古微吊以《凤衔杯》词，有序备详其事。

中原重镇数荆襄，分布貔貅重设防。

异帜别开红教会，蒲圻一路接临湘。

庚子秋七月，宜昌、沙市匪徒约同日起事，幸先期防弭。又川、鄂间长乐、长阳、巴东诸匪构乱，杀巴东教民数十。蒲圻、临湘等邑别有红教会匪，张文襄分派军队剿平之。红教殆即所谓红阳教也。

又惊斩木起蚕丛，朝暮巫山鹤唳中。

十桂堂前魔扇话，虎威新调扼巴东。

同时川匪起自巫山，以仇教煽乱，川督莅，以兵威，久乃戡定，文襄自楚移师扼守巴东，得免窜扰。与前诗所述具见文襄年谱。“十桂堂”者，武昌督署厅事题额也。

仆到衡湘景教碑，粗才坐罪首监司。

一言借口关公望，清德楼高海外知。

衡水道隆文，佞朝贵意仇外，遂有毁教堂、杀教士之举，所谓衡

州教案也。英使索惩肇祸官绅，初牵连甚众。磋商久之，始定衡文革职斩监候。知府裕庆、清泉令郑炳具革职，永不叙用。湘抚俞廉轩中丞，原议处分与守令同。张文襄谓非其罪，且平日德政在人，由法使居中斡旋，乃得薄谴留在。

高语尊攘世所迂，次棠清节鬼揶揄。

最伤节钺论才日，犹问天骄得谅无。

于次棠中丞治楚有惠政，梁节庵闻陈提刑宝箴，周兵备懋琦言其治行。因纪以诗，有云：“吏悚尊神君，民爱泣婴儿，筑堤尧佐惠，讲学安定规，各称所闻见，未毕舌已疲。”可征其概。庚子议款，西人指摘大吏、监司之主排外者多人，于与焉。由是罢官，朝旨初以锡清弼代之，外人意未可。张文襄言端忠敏外交夙洽，若简畀之，必无异词。朝廷乃因而命之。王纲之坠，此其肇端。

少年南学竞飞扬，散粟江湖托保皇。

一网汉皋英俊尽，黄忠后劲独堂堂。

陈右铭抚湘，日与江建霞、徐研甫两学使力倡新学，于长沙设南学会，延梁卓如主之，其中诸生如李炳寰、唐才常、何来保等皆一时才俊。庚子秋，结长江会匪，分散富有贵为票布，谋于武汉起事。事败，唐、何具就捕罹法，其在狱中所作诗，犹有“觚棱君恩”等语。盖欲籍保皇自掩也。黄忠浩亦南学健者，后以总统新军，殉辛亥长沙之难，至死骂不绝口，是乃奇烈。

转觚世事已成圆，风会深知锁港艰。

自辟商虞通市始，红关迤邐到青山。

中国通商口岸，类由外人迫索订约，无自辟者。有之自武昌始，时各国预拟款约，有内地任便通商之条。张文襄欲以自辟商岸，预占先著。因议定武昌城北十里之地，为粤汉铁路起点，即以其地为自辟口岸，自红关至青山武丰闸止。奏定规章，通布各国，此庚子十月事也。

无端闽海亦尘生，鹭水楼船晓日明。

鼓浪屿开鲸浪息，东西鸥鸟有新盟。

庚子厦门事起，日本遣兵舰驶至，人心惴惴。李文忠及江楚两督

恐酿祸不测，累电商促撤兵，又会闽督福州将军力言之，事久未决。嗣由驻厦美领事建议辟鼓浪屿为公共租界。从之，厦事始定。

驱疫龙舟戏未停，三山几染海潮腥。

福州福地由来久，一纸黄扉降福星。

福州向称福地，同、光以来未见兵革。己亥、庚子间，鼠疫流行，里中积椁一空。至为龙舟兢渡以禳之，时许筠庵尚书督闽，仇外诏至，迟疑不决，密叩意旨于荣文忠。文忠复书，具言邪教缘起，譬政府为引虎入室。又言南人圆滑奸巧，若以之编团御敌，是犹驱羊斗虎，不尽膏其吻不已。许得书乃决止。是书有造于闽者大矣。

半壁尘消鼓角闲，飞氛何意起柯山。

徙薪建策应嗟晚，重忆家书出座间。

仇外矫诏，东南诸行省皆寝不行。浙抚刘景韩中丞误用臬司荣铨，遽通行各属。先王父按察公时以道员待次，偕恹崧耘方伯入谒，力争之，刘犹迟疑。先王父复出京邸家书示之，始信，亟分电撤回。诘衢州先已宣示，电阻不及，衢俗僇而悍，城市暴民揭竿群起，毁教堂、杀教士、教民，汹汹不已。西安令吴德清出弹压，众目为通教，执之，拥至道署请命。金衢道鲍祖令夙与吴有隙，传谕曰：“听若所为。”遂戕令于辕门下，且拥入邑廨，屠其家属。而教士教民俱尽。

绣衣画舫爱微行，令尹何劳束带迎。

喋血辕门谁管得，枇杷风送接歌声。

鲍为春霆提军子，少年袭爵得官，犹纨绔也。在官溺于声色，眷江山船中一妓，每乘夜微行就之。吴念桑梓谊，欲谏阻，又惮于犯颜，乃伺其出辄衣冠迎候，意使知愧。鲍深啣之。至是睹其被祸，且以为快。后联军索罪魁，刘抚坐革职，鲍与荣铨俱革职遣戍。余集中有七里泷，记某公事七古，即感鲍、吴事而作。

郡侯避事坐无能，都阃贪功异喙腾。

太息此邦文运蹇，秋风断送到元灯。

衢州之乱，太守洪君思亮以老翰林出守，衰庸畏事，咎在失职。而都司周某者，闻仇教令下，奋身从乱，咎又在于贪功。衢于浙诸郡中，文风较弱，登秋榜者寥寥，独郑某近科发解，几以威风祥麟目

之。乱作，郑与其事，亦坐褫革。是案由先王父讯结，于株连者多所摘释，独为周、郑疏解不得。周情罪较重，且罹刑辟，尤为恻然。

痛定重思苦口言，一度出镇扫氛昏。

全家团聚官斋酒，桐桂堂深话劫痕。

衢州事起，大吏始悔之，亟解鲍道任。两易其人，皆不克善后，始以属先王父。余自太原南归，至杭小住，即随侍衢署。时严属匪氛未戢，遣黄峙青太守率队剿平之。即令权知严州，翦凶抚众，三郡晏然。先公方奉诏赴行在，纾道省亲，于浙复得团聚，“桐桂堂”为衢署内堂题额，堂下双桂，荫满一院，百年物也。

坤媪山河破碎中，昌言归政奈群雄。

老臣唇舌争公论，此是擎天第一功。

庚子十二月廿六日谕旨中及和议。一则曰，各国即定和局，自不致强人所难。再则曰，各大国信义为重，当视我力之所能及也，以期其议之必可行。皆隐指归政而言。即而此电谕各督抚所谓，“不夺我自主之权，不强我必不能行之事”也。李文忠知孝钦之意于此事断难曲从，或至决裂。故各国拟议中虽有是款，迭经苦口磋商，终未提出。

保障功归歇浦盟，分茅身后首忠诚。

青宫拜秩天荒破，异数京卿又客卿。

互保创议诸公若刘忠诚、李文忠，皆饰终进爵。荣文忠之特赠男爵，尤为异数，则兼旌其匡护大局之劳也。先是互保定议，盛杏孙为之枢纽，总税务司赫德亦与有赞画，有诏俱加太子少保。时盛官四品卿已为破格。赫以外臣得之，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可与南怀仁之予谥并传。

条例元丰急布新，大开政樞进儒绅。

祖宗成法兴亡系，漆室私忧大有人。

孝钦鉴于复辙，亟谋变法，以雪前耻。既以此意诏示中外，又于行在创设政务处，以枢臣及孙文正、张文达领之，其下置提调总办。凡内外臣工条议悉交核夺，有可采者即规行，盖犹宋元丰之条例司也，荣文忠在枢府，尝与先公议及变法，谓兹事关系綦重，善行之

可致中兴，行之不善患亦不测，上意既决，吾不敢争，异日变局，或病躯不及见耳。其言深有前识。

薰衣选进复园花，回首承平旧梦赊。

丹徵依然怀汉德，近闻藏佛进天家。

慈圣召见西安守，语及复园桂蕊，曝干熏衣，香久不散，曩尝有入贡者。守既退，亟采选呈进。时两宫蒙尘，藩部仍修职贡。西藏贡佛至，慈圣以行宫逼隘，命移至卧佛寺奉之。见汪仲虎《庚子纪事词》注。

朝正咫尺即龙楼，前殿屏开见冕旒，

宝座春山随驿进，黄堂昨又进春牛。

行宫正殿备两宫御殿，受贺百官于此行礼。其后即慈圣寝宫。故事立春前一日，由京尹奏进春山宝座，西安守援例备办，届期呈进，而京尹所进，由驿驰送，亦同时赍到。

南山青到大楼前，一勺池波待种莲。

催进春明新槩本，几余从不废芸编。

上居终南山馆，其东偏有楼，榜曰：“悠然见南山”，前巡抚毕沅所书也。下有池已涸，上命引水种莲，叶虽盛而不花。行在乏典籍，命内官于坊间购进多种。又命抚臣尽拓碑林各帖以进。

怅望三星正隔河，凤城南院罢笙歌。

王门小女偏承宠，亲染丹毫赐达摩。

宫中向有福祿寿三星之目，谓某福晋及荣祿妻、怀塔布母，皆常侍孝欵游宴者。在陕时，唯庆王女四格格随侍禁中，最邀慈眷。胡延《西安官词》注谓：尝带匠入宫，见四格格室中有慈圣所绘朱笔达摩象，盖几暇游戏之作。

迂延捐例亦天恩，秦晋灾深待手援。

海外似闻多卜式，几曾朱紫薄西园。

时已有停捐实官之议，以秦晋灾重待振，仍沿其例，且收捐实数特宽。因之群情踊跃，争先恐后，海外华侨亦多有报捐衔封翎枝者。外间传说，谓侨众惑于鬼说，多怀异心。由此观之不足据也。

渐停题本政文移，补衮臣心密似丝。

闲却银台无个事，九卿裁并此初基。

枢臣奏定，各省事件向用题本者，量其缓急，急者改奏，缓者暂延，张文襄复为分类详订。本应具奏又应题者，免题；其专用题本者，择要改奏；重要而册籍繁者，列简明清单具奏，次要者改汇奏；非重要而须达部者改咨，其次改汇咨。寻有诏，一律改题为奏，通政司裁撤。

除蠹重教议折漕。芝轩主计独贤劳。

道谋至竟多牵掣，闻道长安米价高。

两宫在陕有诏，自后各直省河运、海运，一律改征折色，节余另存，候部拨用。盖鹿文端长户部实主之。既而留京王大臣又奏，都市米价易于居奇，宜宽筹备。请令江浙于应办白粮外，岁采办漕粮百万石。江浙已饬照行，江督刘忠诚持不可，仍责各州邑折解。除运京外每年须凑足赔款七十万两。时张安圃为漕督，折衷奏定，岁折放九十余万石，仍由江浙按年采办五十余万石，解运储仓，以备缓急。计岁省运费逾百万。文端以所议未能贯彻，复商江楚两督合疏力言之。嗣奉旨百万石之运济，系暂时办法，自明年起，仍令悉数改折。然余在浙时，南漕折色犹未尽行也，去弊之难如此

四译分曹本约章，始开荐辟弛朝纲。

苏园一疏群胥法，好劝诸公厚朴汤。

京曹虽重长贰，然郎中以下亦朝廷之官，不得援用私人。自外务部创立，以庆邸领之，始开奏调司员之例。自是商、邮、民、学诸部之新设者，皆准是法，资格既破，倖门大开。先是六曹之权多在胥吏，孙文憲以帝师佐户部，欲除一蠹胥而不可得。至是陈苏园尚书首请裁胥吏，吏部为倡，兵部继之，以次悉裁，令司员创习文法。张文襄嘲以诗云：“劳剧无如画省郎，五更城外蹋靴霜。六房纲目何年定，且劝三杯厚朴汤。”

定识元难望斗筲，素车侯马足全交。

伤心梅叟辞朝日，三字逡巡避邸钞。

何润夫副宪尝赴保查察拳团，附和刚相，游移其说，外人索惩罪魁连及之。刚之病于侯马，孝钦命何独留照料，及还行朝，外议已横集

何。既复命将返北都，叩某公，应否陛辞？某公曰：“尊名以少见邸钞为是。”寻罢官归。梅叟其别字也。

悱恻轮台诏屡传，宸衷悔祸亦符天。

王孙大有穷途泣，落魄还贪贴妇钱。

纲公者，庄王之幼弟，亦助拳。京师陷，随驾至西安，孝钦深恶之，拒不复见，遂流落秦中，扈从诸公薄其所为，无助之者，至鬻妻自活。孝钦尝曰：“此辈王公，当日皆大言不惭，以其为朝廷亲属，我误听之致铸大错。渠等愚昧误国不足惜，所可惜者只赵舒翘耳。”

多少朝官感滞留，笳声驼陌入新愁。

隔墙照到银花影，应怪词人易白头。

京师劫后，联军分辖，以兵法部勒居户，犹有戒心。刘新甫员外时亦滞留都下，辛丑王春见邻墙有放花爆者，凄然有感，因赋《绮寮怨》词。有句云：“照月荒城，有歌吹，也漂零。秦淮泪痕犹在，尽燕子话春灯。”言外哀怨深矣。

交还麻舍首秋官，重见趋曹控小鞍。

昨日相公催属草，臣工签表吁回銮。

联军踞京师，于各部院衙署皆遣兵守之，款议既启，凡洋兵所管区域，有犯罪者，讯判后仍送刑部处理。故首先交还刑部署。有见其交犯公文者，殊简括，曰：犯人某，犯何事，应何罪，如是而已。迨西曹复审，则不尽依其来文仍按律定罪。接收刑部者尚书贵恒、侍郎景沆，胡燏棻也。留京臣僚，先已有吁请定期回銮之疏，迨和议告成，复有联名公疏。

颠壤苔封紫宇芜，东来犹驻黑云都。

洗兵苦望银河挽，四子旗边事有无。

全权大臣屡促各使撤兵，各使无可诿宕，犹支吾其词，谓必能保拳匪不作，并察中国兵力足平匪乱乃可撤防。时讹传蒙古四子旗有仇教构乱之事，各使益引为籍口。迄回銮后，浮言乃息。

回取虞渊望日车，远西疑论正纷如。

能知诸子皆豚犬，自处终当胜本初。

初李文忠以地主出任议和，外人劝李自为之。李笑曰：“君意良

厚，然吾老矣！诸子皆豚犬，谁可继者。”西人无言而止。董绶金《书舶庸谈》云，合肥开始议和，两宫尚无回京意，各使欲于亲贵中别拥一人以专责任，其意属于庆邸。事亦相类，或不得已，而思其次也。纲常立国，非彼族所知，固宜有此异论。

宰相由来议款能，养威秘策有师承。

珠盘定后金甌在，九庙神灵此式凭。

曾文正戡定东南，即预烛外侮之将至，亟谋练海军，制船械。谓“养威不用，可数十年无事。”李文忠之不主开衅，实秉其遗策，惜为少年喜事者所败。时人刺文忠诗云：“相公议款真能事。”又云：“宰相新充祈请使，愿闻割地献金缙。”皆庚子书感之作。然是役岁币虽巨，而诏旨所谓不侵我主权，不利我土地者，非文忠之力不及此。

微词泄愤涉宫廷，苦费疆臣执简争。

隽绝合肥调侃语，八州陶侃亦书生。

和约追述衅端，有“遵奉内廷谕旨，围攻使馆”一语，全权置之不较。张文襄奏谓“有关国体，必当删之。”朝旨许其周密。李文忠则云：“各使特舞文泄愤耳！会议中未提及，此时若更于词句间求之，未免自生枝节。”且语幕僚曰：“香涛多年疆吏，当不免书生之见。”文襄闻之，深以为憾，曰：“合肥议和老手，亦惮于折冲耶！”

横来狃子责言苛，燕晋同时辄试科。

老祖洪钧应失笑，文昌原不辖修罗。

各使议款，勒令拳匪肇事各地方，皆暂停科举。彼以为中邦人士夙重科名，以此示惩，可为大戒。庸知停限未满，而停止科举之议，且由邦人倡之。其停科限于肇事区域，如直隶之天津、清苑，顺天之大宛，山西之阳曲，浙江之西安，湖南之清泉。隶其籍者，皆不得与试。会试京兆，试之借闱汴梁，亦以京师停试故也。

火器东来始佛郎，方愁禁海绝输将。

岂知遍地黄金弹，贖寇他年惠更长。

辛丑和约载军火入口之禁，并及供制军火之机器物料。张文襄电商各国，请减赔款，并请将制造军火之机料入口者勿禁。盖虑国家异日整军经武，无所取资，所见固甚远也。后来条约未改，而军火入口

者日多，驯至利器资寇适为治安之梗。抑又出于意料之外矣。

直见鸢车薄九阍，李鞬劲旅正蜂屯。

如何荡荡皇华路，翻仗西师护北门。

庚子前，火轮车之自津至京者，至永定门外马家堡而止，不入城也。自和约定，于是铁轨直贯禁城，而有正阳门车站。其京津车路由各国军队保护，亦本于辛丑和约。

蜂台旧迹渺烟涛，宾馆重闾辟界劳。

经国贤王心力在，可怜威镇海门高。

京师画定使馆地界，得驻外兵。天津增辟各租界，北洋原有炮台一律划毁，皆辛丑和约所定。北洋炮台凡五，以威镇海门高为号。咸丰中僧忠亲王创筑久废，李文忠督直，因而葺之，复增营垒为辅。故醇贤亲王奉命阅海军，赋《海口夜泊诗》有：“五台旧迹传千古”之句，醇王又尝与文忠筹议增建旋顺炮台，以固近畿门户，旅顺既陷于甲午之役，至是五台俱尽。

妖氛惨黯及荒阡，雪侮新看篆石镌。

为问珠邱谁纵斧，长松风急鸟啼烟。

拳乱中，各国旅侨坟墓多被发掘，或加污渎。各使请于其地建碑，以表悯悼，许之。然愤兵屡出，陵树多残，守陵者不能禁，政府亦不敢问也。事见胡漱唐诗注。

图开王会异承平，礼数几何献纳争。

从此雁臣朝曲盛，绿舆黄辇入乾清。

乾隆中，西洋初命使中朝，强使行拜跪礼，初持不可，及入觐，见天威赫濯，不期而屈膝。时人诗所谓：“天威能使众心降”也。嘉道间，屡有争持，或至罢使。近年乃各依其国俗行礼，然西人于入觐礼节犹怀不满，至是乃要求肩舆直入禁中，由中门出入，全权奏许之。又公使欲乘黄舆，迭经磋商，至绿舆黄辇而止。

宗藩谢罪下西洲，使节神山肉袒羞。

不道壮游人尚羨，纷纷日萼驾瀛舟。

分遣亲王大臣赴德、日二国，谢戕害使臣及书记官之罪，亦本于和议，醇王奉命赴德，德人欲令行跪礼，坚持未允。嗣至坡思丹，则

德皇礼遇有加，邀至旧宫驻节。礼成，遣马队送归。又亲诣答拜，并导游哈芳湖、孔雀岛，阅视水师及各厂院。那琴轩相国时官侍郎，特加尚书衔使日，礼遇亦优。自是亲贵转以出洋奉使为荣。振贝子之考察商务，泽公之考察宪法，洵、涛两贝勒之考察军制，相继而起。或笑曰：“今日之专使，几等于国初统兵，一若人才悉出亲贵者。”其言颇隽。

岁币供输国力殫，签捐末策见艰难。

西陵待定新官格，榷海增收此肇端。

赔款骤增，计臣仰屋。枢府议以盐课、盐厘、漕折、漕项及各关税悉数备抵，岁可得二千万两。盖以赫德音，中国若诿云指项难筹，各国将籍口占地自措，为害滋大故也。张文襄谓，如是则百事俱废，且兵饷及京饷、协饷皆不可缓者，必召大乱。于是复议分筹之策，日本主洋货加税，英主悉免厘金出口税而加征进口洋税，其事非可旦夕决，乃暂由各省分任凑解。川省按粮加捐，粤则倍征粮额，鲁则取自州县盈余。鄂则盐斤加价，土药加税，又加提州县平余，并收税契捐，房铺捐佐之。寻又仿江西顺直、广东各彩票之例，于武汉创办签捐票，初拟令各属一律仿行，既而销不足额，复令别筹抵补，曰赔款捐。详见《张文襄年谱》

禁离龙荒若可私，要盟仓卒苦相持。

受给负气从嗤点，一著能争胜死棋。

俄约中有云：“中国北境水陆军不得用他国人训练”，又云：“筑路由满洲直达京师”。经全权磋商，仅改筑路至长城为止，余者坚持不让。英、日诸国密致忠告，谓不可许。刘忠城、张文襄因力阻签约，请付公断。李文忠先已许俄，谓“不签约则俄必决裂，永不交还东省，各国且群起效尤，益无撤兵之望。”于是李与刘、张互订，李谓刘、张为日本所愚，刘、张又劾李为俄人所愚，争持不下，签约遂阻。李之赴俄馆会议，归而呕血，盖不堪其凌迫也，直至英、日、德、美诸国从中劝解，始于壬寅三月签订交还东三省之约。前所力争皆得删去。然日俄战端已伏于此。

修约甘松久始成，广场增辟到神京。

枣梨何与通商事，画一还随度量衡。

因辛丑和约，遂有重修商约之举。有旨派吕镜宇、盛杏孙两尚书为

议订商约大臣，并命鄂督张文襄督办，就沪开议。先中英，次中日，又次中美。约中重在加税免厘，而有特别数款如辟京师为通口岸，保护板[版]权，画一度量衡等事。美约虽有新增，而不及加税免厘。俟诸续议。见《文襄年谱》。

节旄错付曼珠伦，见说君首戒秉钧。

太息楚邦谁断送，先朝犹忆斩青麇。

和约中尝议及督抚禁用满人，李文忠力与磋争，得删去。使此议果行，或不至有武汉之事。闻当日有欲举事者，谋于在野某大僚，其意固在长江。某曰：“其人虽无能，然汉人也，尚能殉职，此即棘手。”问：“然则何适为宜！”某曰：“择其满人为督抚者，一哄而逃，罔不利矣。”已而果然。

两晋三秦住一年，厄阨玉步总关天。

似闻襍解营西苑，密疏琅琊惜不传。

光绪中，兵部侍郎王文锦，精于天文术数，尝密奏两宫，谓恐有西狩之兆。于是筑仪鸾殿，移蹕西苑以禳之，是西幸预讖。有在于黄蘗诗外者。闻自晋幸秦，鹿文端力主之也。

都汴都秦说短长，重臣更请幸当阳。

仙韶唱到还京乐，谁念梁公两鬓霜。

当幸晋时，孝钦召对诸臣，每谘筹行止，于是贵近有都汴、都秦诸议。某督臣且请幸湖北之当阳，谓：“其地宅中临下，且地各可为中兴之兆”。独荣文忠力主还都，李文忠、刘忠诚诸公之疏谏尚在其后。慈圣以荣言始决返蹕。胡延《西安宫词》云：“圣主还京天下乐，老臣谋国几人知。”诚美之也。

驿路迢迢送六飞，银牌父老拜恩晖。

前驱共羨词臣贵，宠赐鹅黄短后衣。

辛丑五月诏，以时方炎暑，定于七月回銮。寻陕、豫两抚，以蹕路潦损，奏请展期。乃改定八月。是月二十四日，自西安起蹕，沿途百姓跪送者无数，孝钦各赐以银牌，文曰“千秋永佩”。凡蹕路所经，皆先期平治，特简长沙张文达、元和陆文端为蹕路大臣，赐黄马褂。宠之盖异数也！

归程供得岳泉甘，诏戒铺张至再三。

尽说华阴台榭胜，黄杨终爱八仙庵。

两宫西行时，沿途井水多咸，不可供茗。迨回銮，有司乃选汲华山泉供御。当启跸定期，已有诏力戒舖张，故东路行宫皆简陋，唯过华阴时，驻跸李氏园，台榭树石稍胜。慈圣复申前旨，谕各牧令务从俭约。途次憩八仙庵，有黄杨二树甚古。

奉爵梁园举汉仪，守臣叩马有危辞。

灵只效顺争迎驾，看到河清日转时。

回銮时，以诸曹人众，分起陆续就道，先行者于开封候驾。迨驾至，已近慈圣万寿节，遂于汴梁行宫暂驻。百官祝嘏如礼，知府文悌奏言，夷情难测，请缓回京。孝钦严斥之。及渡黄河，有司具龙舟。是日晴朗，各河神之载在祀典者，莫不现形迎驾。如金龙四大王为金色蛇，栗大王为栗色蛇之类。波平舟稳，须臾而济，瞿文慎回銮篇所云：“灵只争效顺，御舟平不颠。”纪其实也。

几辈貂珥护凤辇，来时寂寂去颿颿。

若非黑帕来都监，老马应难就辔銜。

两宫驻陕，内监陆续奔赴，势殊狼狈，及回銮而气焰复张。夏蔚如言：其友某官户部，自行在押档案回京，经正定登火车，行装甫上，忽有太监马姓者后至挥令下，恣甚骄横。正枝梧间，又一太监首黑帕怒马至，群珥肃然，曰：“崔总管来矣。”崔诘得争执之由，谓马曰：“老马，吾辈皆当差，不妨与诸先生同载也。”某始得就道。崔佚其名，意即崔玉柱欤。

坛坫功成待蹕旋，秋原星陨恨绵绵。

九重雨泣伤元辅，臣节君恩并可传。

和议粗定，李相衰疾已甚，约中条目皆抚病决之，前数日自俄馆归，呕血碗许，疾益笃，遂薨。时两宫已返跸在途，电奏至，太后为之震悼失声，瞿文慎诗所谓：“九重雨泣天容惨”也。于是赠侯爵，谥文忠，饰终特渥，其于京师建立专祠，尤为旷典。继为全权大臣者仁和王文勤也。德使力荐袁慰廷可继直督之任，朝廷因而命之。或曰：文忠遗疏亦荐袁自代。

慰问青蒲降玉音，都人复见翠华临。

诏书有待褒忠义，先表贤妃止水心。

两宫抵京，百官于车站跪迎，外人旁观者亦免冠致敬。太后经正阳门，拜关庙毕即入宫，以次召见阁部卿寺。诸臣备致慰问，天颜惨然，至于垂涕。秦佩鹤侍郎有诗纪之。寻有诏追褒珍妃节烈，优赠皇贵妃；以次褒恤死难臣僚。

兵尘回首怆延秋，患难君臣泪未收。

莫笑衔碑词不达，胜如侈口说瀛洲。

回銮后，排日召对匠工，询问疾苦，各有温谕。某部郎者国戚也，孝钦知其家世，慰谕甚周，且询家室安否。某骤接天颜，震惶失措，期期对曰：“奴才，德国。”再讯对如初，乃挥之出。盖当联军分辖地面，德军挟愤骚扰尤甚，某欲陈所苦，而辞不达意，传以为笑。又刑部郎中善佺，为某福晋父，以京察一等召对，孝钦询及围城中事，善对曰：“奴才幸在日本地界，尚无甚扰。”慈意恶其言失体，遂不得记名，后为法部参议。

旋乾重见斗居尊，犹是吹麤万甲屯。

卧虎当关殊不弱，肯容逻骑闯天门。

联军踞京，日夕巡逻，恒穿宫城而过，无敢问者。及回銮犹然。我军之宿卫者阻之，谓昔者则可，今者则不可，以圣驾在宫也。西军不服，几至互斗。徐弢斋师时为营务处，急驰往多方谕解，使西军就范，我军亦谢过，乃得无事。是军为宋祝三所部，当国威坠地，犹能理折外兵，不为所劫，亦可尚也。事见《弢斋年谱》。

归来告祭谒山陵，薪胆艰难望中兴。

在莒敢忘忧辱义，及输廉俸佐金缙。

回銮之次年，帝奉太后谒祭西陵，礼也。御用花车为盛杏孙督铁路时制备，今尚在。薪胆，谓诏书中卧薪尝胆语也。各省藩司、运司、关道皆有报效赔款银两，历年由养廉项下扣拨。余以温处道督甬海关，岁摊赔款亦千六百两。

五忠恤议出首豪，赐谥迟回异数叨。

议出先臣思自上，挑灯草疏寺楼高。

和议中以外人执言，有诏复庚子死事袁、许诸臣原官，诏语云：

“经朕一再垂询，词意俱涉两可。”犹近曲笔。寻又比照柏馥故事，录用其子，然予谥迄未及。宣统初元，先公有事东陵，宿山寺中，夜不成寐，忽意及之，即起就灯下草疏。诘旦，还朝上奏，疏中请以特旨行之，示恩出自上。而追述前事，语颇切直，监国因之踌躇。张文襄复力言之，乃有五忠予谥之旨，原奏留中。

道铎虚教布约章，蛇巫猫鬼正难防。

九宫才罢刑天舞，又衍成都小战场。

外人请将庚子祸乱缘由及剿抚始末，刊印告示，颁布于各省府厅州县，令张贴通衢，剥损则更贴之。盖以惩既往，戒将来也。然辛丑之冬，保定南境又有九宫门、老母门、地盘领袖门诸匪并作，官军剿平之。壬寅秋，蜀中方举乡闹，亦有拳匪之变，陈鹿笙布政率亲兵与战，斩获大半。作衣冠巷战图纪之。癍疥虽微，诂易绝哉。

燥阙灰飞黯旧都，虹梁此柱看重敷。

求材可叹中原乏，别采洋松到海隅。

正阳门毁于拳乱，辛丑回銮始议修复。陈玉苍尚书董其役，匠作之费特廉。盖梁柱之属向用黄松者悉改用美国松。汪子贤城门高乐府云：“旧观规复恢黄图，工师求木走海隅，展转万里连舳舻。”宫阙之用洋松，实始于此。

西蝶东鹤御苑招，劫痕石舫未全销。

南斋传诵宜春帖，风景无忘过灞桥。

孝钦鉴于墨守之失，既次第颁行新政，及还都益重外交，于礼见各使之外，恒招其眷属入宫，赏花游宴。又尝宴各使臣，立御案前亲书文许长寿字，一一面赐之。瞿文慎纪诗云：“外臣鹤立惊殊遇，亲见槐眉洒翰来”。盖前此未有之盛。宫眷传述孝钦语，谓“予永不忘庚子事”。故于石舫损坏处，不复修葺，留资儆惕。“风景无忘过灞桥”，长沙张文达所进春帖句也。

僧寺玉城遍设坛，飞灰难觅旧旃檀。

劫余重返青松卷，却恨毗庐佛阁寒。

拳众盛时，京师名蓝古刹多为所据。西兵攻匪，炮火横飞，摧残不少。城南之龙树院、西郊之五塔寺皆毁于是役。旃檀寺佛象悉烬。

崇效寺旧藏青松红杏卷，乱中失去，杨荫北京卿得之，归诸寺。慈仁寺毗庐阁旧有窑变观音象，相传为前明大内所舍。庚子之变，阁毁观音象亦失，闻入天津某氏家，不可究矣。

科举空疏万口警，重开三馆蟹书治。

海山大求仙者，蝉蜕新陈在此时。

京师大学堂既辍，回銮后改设师范、仕学、译学三馆，嗣又增设大学预备处，规模渐拓，为后来学部基础。一时言变法者，尤集矢于科目取士，于是一变而试策论，再变而分科递减，三变而永废科举，以学堂取士。不十年，清社屋矣。拳乱结局，若独使科举蒙其疵。鼎祚之倾，若以废科举者为之导。吁亦异已。

鲜民涕泪洒榛菅，说著家风只汗颜。

野史收场如有讖，系舟山是读书山。

余庚子西行道中，得谒沈淇泉师，诗歌唱酬，推襟无间。会诏举经济特科，师末荐及余曰：“天性孝友，才气无双”。余深愧之。先室王夫人之歿，先公代诸弟为联语挽之云：“婉婉无非仪助贤兄鸛荐成名，孝友家风闻此阙”。即谓是事。今距王夫人之歿且濒四十年矣！回眼前尘，黯然欲涕。忆庚子京邸濒行，先公书扇以赐，捧扇泪夺眶下，先公亦为凄然。依依情景，犹在心目，昊天不弔，遂为鲜民。系舟山是读书山，即扇头所书遗山诗句也。

### 庚子诗鉴补自序

客岁之秋，都人有征庚子故事者。是役，余躬遭而目击之，迂流曼衍，极于堙洪。究其肇端，适类俳戏。天之醉耶，国之妖耶？夫孰得而测之。感于应求，牵触余痛，爰有《诗鉴》之作。既成，颇悔其赘。然索观者趾接，乃姑录副墨存之。比于蛻厂许见其《庚子日录》，萃采笔记至十数家，又杂涉时贤纪事诸诗，多为余睹记所未及。礪石者山成，树木者圃成，亦既成之矣，复睹瑰石之玲彬，珍柯之蔓蔚，辄僮偃而不忍舍。好取而贪博者，人之恒情然也。《诗鉴》既编，不可以增易，乃撮取而续咏之，署曰《庚子诗鉴补》。夫诗鉴赘矣，赘而复补之，毋乃枝乎。虽然吾志蹉跎，则身之虱于世者亦赘也，属于身者何

一而非赘。知其赘而不能割，是犹蚓之画、虫之呻，不自知其污与聒也。其事类于俳戏，览吾诗者亦作俳戏观可尔。辛巳初春龙顾山人。

### 庚子诗鉴补

六十年来几战烽，推原祸始阿芙蓉。

后庚子接前庚子，忍辱伤心到九重。

国铁之挫，始自鸦片一役，时在道光庚子。余痛未忘，外侮益肆，遂有庚申城下之盟。吴柳堂侍御《庚申日记》言，懿贵妃主战甚力，即孝钦后也。庚子事急，后召谕廷臣犹及英法前事曰：“今者报复之期至矣。”荣文忠答刘忠诚电有云：“上自九重，上至臣庶，皆以深受外人欺陵，谓义团之出，天实使之。”是知激于仇外，亦当日主因之一。

迷茫寒日堕重阴，闻道明碑出土深。

剪草底须重九后，秋风处处泣红心。

是春谣传有廿人于温泉山凿煤，掘得明刘基所造碣，其文曰：“庚子之年，日照重阴，君非桀纣，奈佐非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附势肆虐，民冤不伸。义和明教，不约同心。待当重九日，剪草自除根。”青田焉有是碣，殆莠顽假托之辞耳。京师旧俗，岁以五月朔奉大宛城隍神，谒都城隍庙。是日，有于众中散布黄帖者，略谓“西教慢圣，上干天怒，收起云雨，遣下神兵。”托为《增福财神告白》，亦其类也。

龙虎分团又兔龟，弄人罔两亦权奇。

早知隐患凭城社，愁绝深州老塾师。

萧龙友时充官学教习留京，言各团名目服色有别，曰“龙团”者驻端邸，其衣帽红质黄缘。曰“虎团”者驻庄邸，其衣帽红质紫缘。曰“仙团”者驻大公主邸，则红质兰缘。又有“兔团”者缘以白。“龟团”者缘以黑。别色分群，一望可辨，时有五色团之目。同僚毕石卿为萧言，其友深州王生与狐善，狐告以来年将有大乱。问其故，乃言京津铁路成，狐鼠窟穴多被毁，香火亦废，故蓄谋构乱。若有人为请于朝，复其香火，患犹可弭。闻者皆妄之。逾年拳乱果作，彼中祀四大家为狐、蛇、猬、鼠，则狐言固非无因也。

白云仙观小终南，热宦纷纷捷径探。

忽进天魔三十六，锦筵银烛酒初酣。

白云观为邱长春故居，道士高仁嗣主之，与贵邸中珰皆暱，颇为入营竞。拳乱初起，仁嗣往来端王邸，极称团众神术。王召其头目试之，良验。乃留止邸第。诘朝大宴朝贵，徐相崇公与焉。酒半，命拳目戎服献技，一座皆惊。自是遂笃信拳术。胡漱唐诗：“停杯忽唤天魔舞，不信黄冠作虎依。”谓是事也。

悄唤飞飞想控鸾，九逵仙座供铜盘。

花灯照遍闲桃李，输与林家黑牡丹。

红灯照祀九逵道人，其法以铜盘贮水供神前，绕行呼“飞”字不绝。自云习之四十八日即能飞行空际。彼中先进推林黑儿，沾上操舟女也，群奉以为师。习此者，人制一灯，以绛纱笼之，悬户外。一夕灯匿不见，则里闹惊传诸女伴飞向海外，焚洋人庐宇去矣。详见漱唐诗注。黄石孙丈笔记谓：别有黑灯照者皆嫠妇。花灯照者皆土娼。亦当日闻自都人者。

禁兢连翩降诏章，岩廊初政故堂堂。

可怜城阙灰飞日，申令犹颁白纸坊。

是岁正月，东抚奏陈义和拳仇教扰民。有旨申明例禁，命直督东抚严惩。自是禁谕迭颁，其严切者谓：“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又云：“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皆洞中症结之言。且屡命荣相分飭各军剿捕。天戈一振，潢池立靖矣。乃牵制多端，因循不践，直至纵火肆劫，神京俶扰，犹有查禁白纸坊、沙土园等处聚众习拳之谕。禁者自禁，犯者自犯，王纲既坠，法网不张，是可叹已。

曾王并世入牢笼，开阁平津有古风。

袖底阴符新拜进，军锋首荐绿林雄。

徐荫轩相国自命道学，于人才少所许可，独器重举人曾廉、编修王廷相，待以宾礼。为曾审名会典馆，得知府。曾与王善，因嫉王献策，请闭关，绝互市，废故约。又请召故督李秉衡督师，用余栋臣、周汉为先锋。余即蜀中大盗余蛮子，以闹教遍扰川东，大兵捕之，乃率众降。周为楚中狂士，胡漱唐谓其著书惑众者也。拳乱起，曾、王

皆用事。王殉难。曾名列罪魁，坐斥革。

上相韬铃北府开，幕中麾扇几人材。

朱门纵掠他时事，早料横行是祸胎。

荣相综兵权，大开幕府，领五军。宋庆将左军；袁世凯将右军；聂士成将前军；董福祥将后军；中军初属张俊，俊死乏才，乃自将之。又使张春发、陈泽霖各募十营为先锋左右翼。右中军分布禁城，横行无纪，都人为之谣曰：“武卫军，如虎狼，谁其将者？荣中堂！”后恣掠城东贵邸，荣相知其所为，始峻法绳之。惜已晚矣！

登坛拔帜众皆惊，香火朝来遍五城。

传作乌台酬唱集，春灯谜杂按歌声。

刚、赵自涿还，拳匪随至。初借庙宇设坛练拳，渐乃占敝民居，竖“保清灭洋”大旗，造七字歌谣，榜揭通衢。五城御史以六言韵语出示禁之，都人谓御史与拳匪以诗歌相唱和也。漱唐诗：“春灯谜语杂歌谣”指此。

颞波手障令如山，似为鸽原急疹奸。

成事因人君莫笑，本初终胜景升顽。

初山东拳匪起，以朱红灯为首，啸聚恩县、平原、高唐、茌平、长清诸邑，踞守马颊河，大为民害。巡抚毓贤阴纵之。会平原令蒋楷告急，毓遣道员袁世敦率两哨往抚，而别遣济南守卢昌贻监其军，戒勿杀。匪乘袁军懈，伤其将士三人。袁怒，亲率兵攻而败之。毓以妄战徼攻劾世敦、昌贻，皆夺职。世敦世凯兄也。寻毓移抚晋，世凯代之，初亦主抚，嗣知不可制，乃主剿。胡漱唐谓：世凯初至，奏陈拳匪左道惑众，朝廷不省，遂召匪目慰以好语，令率众赴畿甸为国效力。于是东匪悉趋北直。剿抚兼施事或有之。吴永《西狩丛谈》云：袁奉奖拳毁教之诏，初尚踌躇，徐抚辰在幕府以去就争，乃决策保教。或又云，袁初恐忤慈圣意，藩司张安圃进曰：“公揣妖妄之徒，有能成大事者乎！若策其必败，则宜早决大计，勿为所累。”袁称善者再，计乃决。以袁首建议剿捕，宜不至有此。然即此亦足见其能纳善言。同时浙抚刘景韩入臬司荣铨言，欲奉行矫诏，藩司恽崧耘力争不得。其视袁又何如耶。

神京东望莽烟尘，奉诏危时敢惜身。

龙节蹉跎前路阻，几因游说杀仪秦。

廷议中特命许景澄、那桐往天津阻止外兵。二臣知无济，然不敢退避。行至丰台遇拳匪，谓其为外人游说，欲杀之。许称有诏，乃免。时东道久梗，不得已折归。那委蛇徇拳自保。许蹇谔不改，卒与袁昶同弃市。

平寇愿资回纥马，移书重念契丹盟。

拳天事大模棱了，终是群公误圣明。

拳匪事起，英使言于译署，愿以兵助平乱。庆邸婉词却之。退以语载漪，漪曰：“译署可裁也，悬腐鼠于庭，徒以招蝇蚋耳。”庆邸慑，不复言。俄使致书言：“乱民日炽，德法借之，将不利于中国。中俄友睦，义当密告。”译署得书，亦不敢奏上。盖京朝大官老于事，上下相蒙，久成风气。事急时，王弢甫奉常在枢，直言于大枢，谓若俄使排解，婉止外兵，一面使合肥议和，或可纾祸。当轴不纳。厥后和约之成，合肥阴援俄为助，犹是策也。

白圭三复有余羞，若辈宁堪烈士侔。

道是超除疑置散，相公辛苦徒薪谋。

《叶鞠裳侍讲日记》谓：何润夫京兆有封事，称团民有古烈士风，部勒之可成劲旅。不数日超迁宪副。按京尹、宪副阶俱正三品，不为超迁，衡其职任，则宪副为简意者。荣相虑其卤莽助乱，外推崇而实屏之。京尹再易人，终属陈庸庵督部，其人为荣幕僚，且破格擢用，是可为证。

南薰小劫始开端，姚井烟消断瓮寒。

最是莲花池可惜，球场马埒总灰残。

拳匪纵火，初试于西城某教堂，朝廷置不问。胆乃益肆，于是继焚姚家井教民房屋，及彰仪门外跑马场。此见于《西巡大事记》者。黄石丈诗注云，先纵焚南薰门外，以试其端。后乃及姚家井。《拳匪纪事》谓：“五月既望，阜成门官草阑大火，同日莲花池、跑马场并焚。”盖一事而纪载互异，姑并存之。

磁石防河虎旅屯，重重控戟护宫门。

九关次第分旗燾，犹见承平节制尊。

纵火事起，端邸急移神威炮扼守北流河，抽调虎神兵候调遣。又增发禁门护军快枪，东华、西华两门皆设栅，仅容一人出入，城闾衢陌则分遣旗营守之。守安定、德胜二门者为正黄、镶黄两旗，余旗依次散布，每门驻兵二百。西之定府街，东之户部街、御河桥等处亦如之。未经派防者，日赴各城兵厂候命，张皇戒备，如临大敌矣。见《拳匪纪事》。

太白飞芒烛九霄，偷城午夜叫群枭。

桓桓貔虎都寒胆，景运门前话气猫。

南堂纵火之夕，城上枪声不绝，金谓教民引西兵偷城。东华守兵彻夜惊扰，谓教民来犯，赖诸军击退之。皆虚构也。一日，景运门官兵与一弄猫者对立，中飞弹倒毙。又谓猫乃伪造，中设机械以害人者，因目以气猫。其欺罔朝廷，摇惑人心，多类此。

腰缠布囊手刀矛，出入重关任自由。

鞞下当时无卧虎，纷纷狐兔尽昂头。

陈玉苍尚书时以御史巡中城，奏言：“近日恒有形迹诡异者，腰结无底布囊，手持刀矛木棍不等，由各门混入散出，肆行无忌。”盖乡农见村人自贼中归者，卤掠所得囊囊甚丰，相率辍耕从之。如胡漱唐所纪则有武清、香河、固安、永清诸团，或竖旗曰某村庄某镇，集金鼓喧阗，如乡社赛神之状。殆有甚于陈疏所云者，曼衍支离，几于不可究诘矣。

步步烧香绕市行，枪声人语不分明。

女墙闻有西来谍，亟召师兄入禁城。

陈疏又云：“夜间辄有匪徒暗中号召，沿途烧香，不知何意。”《叶鞠裳日记》云：“夜闻枪炮声自远而近，砰訇震耳，既又闻宣武门人如潮涌，喊杀声鼎沸，市肆皆焚香以迎。土人云枪炮皆发自城上，有洋谍攀女墙以登。端邸传谕迎拳首入城抵御。”与陈疏所述盖同时事，疏语简而日记从详也。时人笔记所谓城门昼闭，京师大乱者，情状可想。

烈焰连衢毒雾昏，何人揖盗竟开门。

西堂火后南堂火，此际星星已燎原。

德使克林德执拳匪，以其衣与刀送至译署，曰：“更历二时，则匪命休矣。”于是步军统领崇礼偕英年、载澜驰往视，见匪繫于树尚未死，欲挈之返。德使不可。载澜曰：“此人不释，为祸大矣。”是夕，遂有东城教堂纵火之举。《拳匪纪事》谓：外匪二百余屯阜成门外，大呼启门，守兵惧不敢纳，载澜命启之使入。是夕焚烧至八处。事详前卷。逾日，又焚西城根教堂，即圣祖敕建赐“通微幽径”额者。宣武门外一浸会堂继毁，彼族所谓南堂也。连日所焚凡二十余处，天津三教堂亦焚。

妖鸟纷纷葬紫烟，东麟堂下走蹁躚，

怜渠不识开花弹，错道红灯降上仙。

城东之火奥使馆，及比使迫而发枪，击毙数十人，匪众始窜去。《石涛见闻志》谓：“当比馆施炸炮，两拳匪不识，以为红灯照下降，争往灯下迎之，俄弹堕立炸，众不及避，死六七十人，东单牌楼迤北积尸狼藉。次日，匪皆负尸去，仅余误伤者二三尸，其一看街兵也。”自是，拳众渐知枪炮之不可避，遇西兵则相率鼠窜。城外东麟堂等处拳坛，一闻警耗，皆连夜徙避。帅府胡同一坛奔避不及，西兵聚而歼之。详见黄石孙丈诗注。

北堂负固若峭陵，宰相红巾赴敌能。

跃马横刀拚一殉，香花迎到五台僧。

《拳匪纪事》谓：匪众预言以五月十九日攻北堂，及期果有僧道各一，导团众千余入西安门，攻西什库教堂不克。陈侍御恒庆著《谏稀庵笔记》云：西什库久不下，启秀荐五台山僧有异术，专骑延之，十日而至，袒拳者相贺于朝。僧至止于庄王邸，色甚倨，呼王公等皆以名。选拳匪数百，红灯照数十。卜曰：今日申时出攻吉。索载功坐骑乘之，刚毅服拳服以从，直入西安门，就市肆饮。时至乃策马挟刀往，挥拳众纵火。突教堂枪发中及僧，坠马死。众皆惊溃，有践踏死者。刚若丧其魄，跛倚一巨室门下，闻者不知其为宰相也，顾之曰：“翁如许高年，亦习此道耶，胡自苦乃尔。”窃谓刚虽信拳，平居养尊处优，未必有此朴勇。姑以所闻志之，附于传疑。当日端、刚矫旨甚

多，皆可笑，征五台僧其一也。吕文甫尝于枢垣旧档见之。

密字珍珠辨未真，居然咒火诩通神。

登楼九拜殊谈说，恐是高骈一辈人。

拳众咸自诩神术，或云祖师所传密咒凡十九字，通至八九字已横行无敌，张德成辈仅略晓二三字，况其下焉者乎。大栅栏之火，市俗信为神，不救，遂成巨劫。刚毅闻火警，衣冠登城楼，向火行九拜礼，莫测其用意所在。漱唐诗所谓：“使相登楼拜火妖”也。

登陴睥睨几西兵，弃甲群儿不敢争。

从此雷池成割据，望台高矗正阳城。

火势既迫，使馆西人竟登城瞭望，守城旗兵阻之不得，休于其威，皆弃枪遁去。西人拾枪于城上放之，旋携以归。次日，将领按治失枪者，悉依军令于德胜门正法。然自是正阳门迤东城垣，尽为西兵所据，且于其间建中心台，以资守望，我军不能问也。

岩电虚传有乞灵，诛求忍尽背鞭刑。

怪君不醉琉璃酒，掷向空街恼渴伶。

拳众皆乡曲鄙陋之夫，其焚掠老德记得瓶贮药水，误为酒，恣饮之，俱攒眉疾首。嗣又掠丰泰照像馆，馆存洋酒甚多，莫敢饮，悉掷而碎之，酒香流溢，行路嗟惜。又谓摄影必以人眼，缚其主者刑迫之，务令指出藏睛处。后不知如何，度必罚镌了之矣。见《庚子事变纪略》。

传令家家进石油，余膏涨腻遍城沟。

蜡人无语看残劫，似为扬尘黯黯愁。

《事变纪略》谓：拳匪初勒人献石油，以助焚。既不胜用，则余者悉令倾弃，勿许储用。一时沟浍皆盈，油气熏灼。兼之焚香号佛，衢巷骈填，烟雾漫空，火光烛汉，深夜街行，汗下如雨，四望皆香烟人气也。又拳众搜掠教堂，见蜡人不能辨，以为人腊。遇粤之荔支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骂西人，暴其惨酷。识者不敢质言，目笑之而已。

飞剑彤天障恶氛，钎红抹白说纷纭。

妖言惑众谁先导，手杖徒闻斩李群。

京师乱民四集，讹言百出，或传符持咒，或下药于井。又惑教人

于门前抹白药、钉红布。或谓某日有黑风下降，触之必死，亟于门外书“红天宝剑”四字，可免此祸。种种怪妄，不可殚述。五月中，获造言惑众之犯李群，有旨正法。《石涛见闻志》谓：拳众见此等人即欲杀之，为直为枉，孰是孰非，不容辨，亦不能辨也。黄石孙丈诗注云：两宫驻蹕湖园，讹言时起。一夕海甸惊扰，荣相查得童民李群仔传呼烧香泼水，立执之，坐妖言惑众，斩于市。当即其人。

阴伞皮墙异说腾，当关老鬼果何能。

神坛无法凭谁破，冤绝东门卖药僧。

拳众自知其术不效，无以取信于人，乃造言谓洋人为人皮墙、阴门阵以相厌制，故其术不灵。又谓樊国梁为老鬼，年二百余，有一伞为女阴三百六十具制成，故攻之不下。皆妄搆之词也。又为解嘲计，执一僧于西城根杀之，谓其以五十金为外人雇用，专破拳坛之法。《石涛见闻志》谓：僧咀有疤痕，居东便门老爷庙，恒于各庙集卖药，砍以刀不入，击以锤不伤，盖亦铁布衫之流。然竟见杀于拳，利器交下，血不飞溢。

避炮惟堪守九闾，捧香辱尽度关人。

城东尺地犹王土，锁钥如何付雁臣。

初拳匪自恃其术，每出攻犹踊跃自效，既知炮火之烈，乃悉委诸官兵，而自任守门。各部院官门照，皆有大师兄验放字样，遇有出入者，必令焚香跪伏，挫辱百端，为官为民不问也。次则捉直眼，恣焚掠。崇文门初亦守以拳匪，为洋兵所逐，遂代掌之。自东单牌楼以南，尽为使馆属地，后来所谓保卫界也。停战中，车马有过御河桥者，洋兵必令购票，且施搜检。拳匪以正阳门距使馆近，渐亦让诸官兵。说者曰：拳匪之能避枪炮者，避而远之而已。

龙武新移又一军，九门逻卒盛如云。

刺天无奈群飞势，抗疏方忧长敌氛。

荣相见鞞鞞靡沸，亟请调武卫中军入城弹压。诏许之，命与神机、虎神各营会巡，遇有持械杀人者，立置重典。寻有诏分简大臣稽察九门，别遣王公四人督之，拿禁不力者劾惩。诏下，都人相庆，独载澜抗疏，谓团民为国家雪耻，不宜摧抑之以长敌焰。详见《石涛

山人见闻志》及《西巡大事记》。或云疏谏剿拳者，为贝勒载濂，而为之草疏者翰林王廷相也。

宫城连日不曾开，戟卫如林万甲堆。

帕首腰刀殊未禁，招呼笑道老团来。

宫廷严门禁以防不测，东华、西华皆闭。次日乃留隙地，欲入者先以盘诘，实有差务始放行。地安及东安、西安亦然。守门兵枪立如林，弓上弦、刀出鞘。然拳众入城，各堆垝争通息耗，呼而迎之曰：“老团来矣，将何往。”且有官厅弃目协同拳匪巡街者，则申严门禁，何为也。《石涛见闻志》述以为笑。

曹司强半驻团防，印绶累累秘阁藏。

值日明朝忙画稿，纓冠三五诣朝房。

时兵部为甘军所踞，礼、户、刑三部皆驻拳坛，银库、监牢悉归把守。于是迤东各署将堂司印悉移存内阁，以朝房为治事之所。百官入内，咸由西长安门，值戒严，或阻不得入。连日激战，炮声震殿瓦飞，弹及宫城。中书舍人顾某入午门，中弹伤股。由是人有戒心，非题奏要件，皆束阁矣。赵声伯方留滞都下，其述事手札详及之。

性命官资孰重轻，乐郊不惜就空衙。

只愁又逐车尘返，堂帖传宣待点名。

各门既闭，曹司不得趋衙，有结伴南归者，否亦移家近邑，相时近止。堂上官为稽核计，乃定期点名。翰署首倡，阁部继之，届期不至者论劾。于是避地者复先期入都。时都城内外多拳坛，行者往往罹厄。黄慎之学士丈送其眷属南行，匪伺其归而执之，褫官系狱。耿伯齐、吴经士两部郎挈家往延庆州，甫出城即为匪执，耿捧香不燃，吴叩首沾土指为十字，拽赴端邸，详述官阶，且谒老团，始获免。杜翹生太史奉母出避，适遇匪，已就缚矣，几被杀。其夫人至，身受数刃。趋吉适以冒凶，毋宁镇静为得也。

连天树介早占凶，几鞞朝簪挂箭锋。

衙恨最怜都护雀，复巢完卵竟难容。

匪众藉名捕奸，横戮朝贵。其最惨者莫如庆恒，时以副都统总武卫中军营务，荣相深倚之。匪劫军械局虏之去，继诸通衢，丛伤致

死，或奔告其家，则母妻子女六人居城外白盐庄，已为先匪所杀。斫脰断脰，尸骸狼藉。虽荣相手握兵符，无由为之伸雪也。

六州铸错诱先招，狭路难防草泽枭。

几使群雌遭毒手，风波侥幸早回桡。

拳众以胡云楣侍郎创办铁路，深恨之。因有：“杀了胡燏棻，铁路就断根”之谣。胡闻之，乞假出都。众谓其挟外人借遁。又谓搜其车，得一巨篋，为纸糊洋人。语皆可笑。既又闻其眷属自潞河南下，沿途截行舟迨索之，幸胡先有所闻，回舟迂道避去，未及于难。其松树巷住宅鬻于葛振卿尚书，匪众犹欲纵火焚之，葛力辩乃免。详见《赵声伯手札》及《黄石孙丈诗注》。

北酪南莼各是非，青蒲寂寂谏书稀。

石壕村似瓜村咏，忠厚诗人但腹诽。

是役，北人多信拳，而南人辟之。故徐桐、刚毅于召对中昌言曰：“南人邪说，堕军心而长寇仇，不可信也”。然抗争国是者袁、许、徐、朱诸公外，亦寥寥无几。湘人且多附拳助虐，南士稍明时势，又畏祸，不敢廷争，相率私忧窃叹而已。叶鞠裳避地昌平，尝著《阳九录》以伸其口诛笔伐。昌平拳匪平邻近冬瓜村伪团，张皇奏凯归，鞠裳亦有讽谕之作。

四译分曹本汉官，乞怜狐鼠亦堪叹。

喧淑难制同舟敌，迎到乾团又坎团。

拳众屡欲焚掠译署，胥役多方晓谕之，始知为中朝公廨，然覬觐未已。各章京忧之，于是移庠帑于神机营，且乞武卫军驻守。时端邸兼领译署，就各团中三人抽一，得四百余，遣其驻扎。寻又派乾字、坎字团各二三百人于署中分设三坛，往往细故互阅；或中夜喧哄，有人调解之始定。左石涛直译署，与闻其事。

朝班未散羽书驰，飞雾漫江正此时。

绝痛烽台成谤史，吠声夜半警深池。

西朝得伪造西人照会，以五月二十一日召廷臣决和战事，详前卷。是日晨，大沽炮台已陷。《西巡大事记》谓：西舰诸统带迫我守将限期让炮台，守将答以请命直督。届时炮声突起如怒雷，满江烟雾迷

漫，究不知孰为先发也。祖拳者深恶聂功亭，因诬其通敌，谓大沽炮台聂以八十万金卖之。翰林王某承其意，纠合京朝官十二人具疏严劾，诏裕禄按治。聂愤愧不自安，引兵转战至八里台，免胄赴敌而死。部卒宋占标从殉。时有诏夺聂官，未下，闻其死缓乃予恤。故诏书犹有贬词。

陇军禁旅列成行，金甲银鞍尽急装。

旛帐沈沈天阙暗，夜来星斗亦苍凉。

大沽之陷，西朝亟召董福祥询战备。其奏对不可得闻，及退但授内侍快枪，俾防禁掖而已。时天安门、午门、东阙门皆枪戟林立，西安门外神机营霆字队八旗兵满布，东华门外则皆洋枪队，每一枪二人抬之，枪凡二百余，巨炮设于东安门内大桥者凡六，道南道北列帐数百，皆洋枪队所止也。甘军马步队往来络绎，犹见精悍。石涛山人笔述之，盖其僦直经过所见云。

虎神赐号等俳谐，余智将毋诅楚侏。

果否黄龙酬痛饮，断洋桥与切羊街。

虎神营之号，相传有取于“虎食羊，神制鬼”也。《石涛见闻志》谓：庚子乱中，忽内廷传谕改东交民巷为“切羊鸡鸣街”。《黄石孙丈诗注》谓：“东交民巷改切羊街，御河桥改名为断洋桥”。殆亦漪澜辈矫诏行之，犹虎神之意耳，是名今无知者。

剑炊矛浙各当家，猿鹤伤心算劫沙。

虚费黄金求死士，蜡丸果否达瀛槎。

使馆援兵先后至，自津沽者，英八十人，俄七十五人，法同美五十人，意三十人，奥三十五人。见漱唐诗注。前卷援《庚子使馆被围记》所述，盖法兰西一国之数耳。嗣增募新关团练华兵八十人，使助守东交民巷；又别选意大利仁慈堂教民二千四百余人，分为二队，以资声援。时围攻日久，兵弁仆役迭有伤亡，粮食亦垂罄，使馆宰及厩马，教民至揜食麦麸榆莢。诸使屡以重金募华人齎密书赴津乞援，出永定门辄被获，迄不得达。

钝锋诘敌敌锋铄，九陌雰雰阵势严。

投地惊看狮子滚，飞来橄欖两头尖。

自五月望后至六月上旬，都城狼烟四合，火气弥空，日蔽于烟，照地沈赤，不殊阴晦，空中烟如重云者，每历数时之久。洋人有施气枪者，或先响，或中而后响。其弹两头尖，中则立炸，或误中行人之首，则两手上捧，滚地号呼，须臾而炸，脑裂浆飞，惨不忍睹。《石涛见闻志》谓：入直途中多见之，蚩僮何辜，罹此奇劫。

破阵天教降黑团，喧传快事遍长安。

如何只造池鱼厄，扑地间塵一炬残。

是岁五月二十六日，城东大火，枪炮声竟日不绝，都人喧传使馆破，洋侨悉歼，有驰红旗告捷者。拳众扬言攻使馆时，西人潜埋厌胜物，莫敢先试，赖黑团鼓勇冲入，众蹶而从，遂奏全功。若实有其事者。嗣知使馆无恙，是日所毁皆民廛也。或曰教民伏其中伺间狙击，甘军大受其创，董福祥怒而悉焚之。详见恽学士日记。彼中谓黑团为猪八戒化身，故不避污秽。黄石孙丈诗注云：黑团皆以黑巾裹头，其旗帜黄质黑缘，以缎为之，四周各有黄绳，以二人抱旗杆，四人牵绳，殿于众团之后，其服则青缎装身，黄绶帕首，末一人特巨，马亦高大，则其头目也。

横刀突挺负嵎身，铤鹿从来不易驯。

散作尘灰心肯化，星星灯市闪冤磷。

五月廿七夕，台基厂交民巷火起，比、奥、荷、意四馆俱烬。次日，军团自御河桥进攻，忽教民无数从英馆豕突而出，手锋刃逢人即杀，兵勇放枪逐之，始窜走。擒获甚众，即缚置灯市口焚之，尸臭闻数里外。见《西巡大事记》。

跑罢红旗出白旗，已甘衔壁吁天慈。

及时若使开汤网，犹见中朝仁义师。

先是英使有文致译署，婉乞保护，其词甚哀。焚攻既逼，遂树白旗。依战时公法，乞降者即不复施击，纵不受降，亦必有所宣示，然后续战。乃将士懵然，元戎漠然，举旗累日，轰击如故。《石涛见闻志》谓：启堂闻其事，命往探之。遣弁往，果连日皆竖小白旗，弁归以复于启，然亦未闻区画。盖主战辈以无道行之，公法非所重也。启即颖之尚书，时兼领译署。

似闻袍泽纵戈矛，坐罪将军竟断头。

是国负君君负国，大难皮里著阳秋。

虎神营翼长阿克达春尝官布政使，奉命解散长辛店拳民。既就范，即令阿统之，以攻西什库教堂。阿引团众至绝地，死伤无算。众恨而执之，将支解泄愤。庄王力救之得免，后终为拳众所杀。或云阿受荣相密令戕匪，以保教堂也。于理近是，然无能白其冤者。时人笔记又载，京营炮官阿介臣，奉令协攻西什库，每发炮不施炮弹，又谲令兵团进攻，而自后发炮夹击之。为众察觉，斩之徇。疑即是事传闻之误。

青裙蛇髻澹妆梳，圣母金刀展旆初。

珠凤宫鞋零落尽，仙乎来叩化人居。

西什库明时以贮什物，其宫人履数十双，皆珠宝为饰，国初尚在。《啸亭杂录》述之，颇病其侈。近代始改建教堂，畚筑精坚，防垒严整，兵团攻之不下。闻西门外有村巫曰金刀圣母，颇著灵异，迎使助战。有见之者则四十许村妇耳，服以布蓝褂而青裙，髻发若盘蛇状，结为圆顶，坐四人小舆，拳匪二百余前后夹拥之，径向西什库而去。亦石涛所述。

花中锦髻捧香迎，龙凤旗高拥纸城。

禁到南朝金叶格，混江何日降星精。

拳众有结巾为花球分垂左右者，有童子涂脂傅粉缀髻双丫以为前导者，装饰诡异，各以意为之。其已挂号者得用龙凤旗帜，云为端邸所赐。尝于地安门外设纸城，令王公大臣罗拜。其下又遍建“替天行道”大旗，谓宋江、李逵、燕青诸星君不日下降助平夷丑。既而不验，则迁怒民间博纸牌者，谓以上犯神怒。将按户搜查，私藏纸牌者与教民汉奸同罪。居民大恐，悉检纸牌预毁之。见石丈诗注。

一线临榆并保阳，重臣掣电屡连章。

虞轩单疏筠庵继，质语吾思魏午庄。

京津电竿毁后，赖榆关、保定两线以通南北之邮，颁谕奏事皆由之。于是东南电奏，类由东抚收转，西北各省则有由直藩转递者。《石涛见闻志》载八疆臣连名电奏，谓：未可与全球启衅，今衅既启，

亟护送使臣出险，异日或有词可对，请上独断行之。领銜者肃毅、颀庄、抱冰三督也。专电者则有湘抚俞麋轩、闽督许筠庵；而甘督魏午庄两电力言外使当保，拳匪不可不剿，语尤质直。胡漱唐诗注列督抚连名电，李、刘、张三督外，为粤抚德寿、皖抚王之春、赣抚松寿、湘抚俞廉三、楚抚于荫霖、苏抚鹿传霖、巡江李秉衡、闽督许应骥、浙抚刘树堂，盖不止八人。其电语有云：“论兵力，一国焉敌各国，不败不止。论大势，各国又安肯让一国，不胜不止。”亦直抉症结之论。

借箸功收贛水隅，鹤翁大事不糊涂。

从教画尽文楸局，对手终怜一著输。

时松鹤龄抚赣，用幕客赵坡邻太守言，亦主保境保教。会招团仇外矫诏至，电局以事大，请命应否宣布。赵曰：“是不可布，请君白方伯，仆当为中丞言之。”既而入白于松，松曰：“吾满洲世臣，安可抗朝旨？”赵曰：“此旨一布，全省糜烂矣。且诏令保疆，是即所以保疆也”。松勉从之，而终以为疑。越日，两江督电至，曰：“矫诏万不可布。”乃释。然事急时，赵日夕在署，偶病归，东南督抚互保电适至，松自答之，未允列名。后乃以示赵，赵曰：“既各省金同，吾赣岂宜独异。且德寿、绰哈布皆以满大臣列名，公列名何害。”松大悔，曰：“今将奈何？”赵曰：“电既发，无反汗理，此后措施勿与互保之约相戾，斯可矣。”然刘忠诚终以此疑松，外人亦恶之，言赣省多教案，皆松所纵。于是调江苏，再调河南，旋复内调。实则所谓教案皆旧案，缘教士回国，议而未结，凡三十余起而已。

群蒿作柱料难任，一决鲸鲵后惠深。

使节准教槐袞抵，当头棒喝倘惊心。

慈圣渐悟群凶劫持，会言者劾裕禄恇怯，遂命李文忠督直。文忠辞以足疾。又电询使馆情况，谓：“所持以挽回大局者，惟使臣使馆在。否则虽臣子身赴难，亦于国事无济。”同时驻英大臣罗丰禄电述英外部言：“若英使、英侨不幸遇害，当以中国政府抵偿。”于是朝贵惊心，复渐趋于保使矣！

请纓漫笑突涕流，尽有朝官附诡谋。

闻道南床新抗疏，尚方请斩佞臣头。

有世家子困于场屋，欲入团自效。叶鞠裳以为斯文之厄。然京朝官正不乏附拳干进者。如胡漱唐诗注所举御史、府丞、翰林、曹部，比比皆是，兹隐其姓名以存忠厚。其甚者御史刘某，就家就坛，以大师兄自居。给事蒋某、编修王某疏请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佞臣头，为通夷者戒。其人皆稍窃时名，而谬妄至此。《赵声伯手札》述及之。

诏发神仓又水衡，鹤池鸿泽尽欢声。

健儿渴赏应知奋，百万朱提出大盈。

时京师米贵钱荒，有诏念民艰食，命顺天府五城分设平糶局，由部仓拨给米石。又饬部预发京营钱粮兵米，以资流转。寻以旗兵分守宣劳，复加赏三月钱粮，并预借两月。军事既亟，特颁内帑以励戎行，八旗兵丁五十万两，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甘军及义和团民各十万两。俱见谕旨。

禁闼翩然下凤鸾，百年雁户奈凋残。

救兵火急催三辅，水会编成第几团。

《庚子传信录》云，是年六月，诏遣侍郎刘恩溥赴津招团民。《拳乱纪事》则云：恩溥至津，招水会编团。长芦多雁户，御捻匪时创治团练，深得其力。数十年间，情势已异。水会为寻常救火而设，其丁壮皆抽自廛肆，岂能军者。征调及此，亦末策也。黄石孙丈诗注谓，刘初颇信拳，既亲验之，乃知其不可用，因奏言京津迫近，防务可危，请朝廷早自为计。徐桐不悟，犹斥其危言惑主。

一场灯影幻鱼龙，瓜蔓连村鼎俎供。

不信此曹能作贼，大将军是酒家佣。

拳匪不得逞于使馆，则痛毒村氓以为快，前卷已详。胡漱唐《驴背集》注谓，拳匪掳大小男妇百余，诬为白莲教，男者曰帝、曰丞相、曰大将军，女者曰太后、曰后、曰妃嫔、女而姣者曰公主，言搜得纸人纸马为据。刑部检之，则皆滦州影戏物也。然不待讯而骈首西市。有见其大将军者，其人近朴愿，曾为城南酒家佣，唯高颧广额，类武将耳。

徇利偏氓有别肠，纷纷资寇竞贪粮。

一篮菜叶藏汤饼，不卖官军卖鬼方。

围攻日久，使馆食料几尽，而有潜助之者。《石涛见闻志》云，东安门外南夹道，有卖馒头者连肩累担，兵卒欲买食之，不可，因至争斗。嗣研诘之，始知为接济外人者，贪其得利厚也。其黠者以卖菜为名，中藏饼饵，而复以菜叶。或以轿车载饼，被褥蒙之，连轴而过。虽被捕，迄莫能止。

妙手真能不翼飞，巧营窳道达重围。

蛇行夜入搏桑馆，换取金钱满载归。

奸民私济军火者利尤厚，计亦愈诡。《庚子使馆被围记》谓：西人所需火药，多购自华兵。日使馆别有窳道，输军火者累累缠身，蛇行以达，所挟厚至不能屈伸。《石涛见闻志》谓：奸民多以军储资敌，连日于城内外破获六处，抄得气枪弹子无数，先后解庄邸及步军衙门治罪，然蚩顽徇利甚于畏死。如所云窳道输济者，恐查禁不能及也。

休云釜底聚游魂，坚壁依然饿虎蹲。

鼓角声高刁斗壮，斜阳锁断贾家墩。

拳乱中，畿辅教民弃家窜避，流转沟壑者无数。独通州贾家墩屯聚至数千人，固垒深壕自守。仓场侍郎长萃募孱卒数营，与拳众协攻之，累月不克。遣使招降，亦不纳。迨洋兵至，进攻京师，墩中教民首为之导，所谓贾家团也。叶鞠裳日记云，通州之陷，教民如虎出柙。有大孤屯贾六者殿洋兵之后。周麾而呼曰：杀人者我也！即纵火恣杀无算。行路相遇，互疑为教民，彼此窜避。州城为墟，或亦贾家墩之健者欤。

广川城外战尘骄，赴难多缘刺史招。

跃马横戈饶意气，幕中奇士一郝超。

朱家河教堂，由陈泽霖军助攻而破，前已述之。胡漱唐谓：景州牧洪寿彭乞陈部协攻，泽霖犹豫不决。幕客陈鸿遵矫令遣裨将率五营以往，教民筑圩固守，相持六昼夜不下。鸿跃马独出，指裨将骂曰：朝廷倾帑豢尔等何为者。今见小敌尚恇怯，安望向战场杀贼乎。督将士并力攻克之，教民死者千余。后泽霖以仇教授谴，鸿卑微惩究不

及。

露刃登坛百鬼狞，令君风骨小峥嵘。

粗材我惜飞熊将，甘为群凶负弩迎。

六月初，诏下察哈尔治边防。都统祥麟卧病不治事。副都统明秀檄调宣化拳匪百余人出关协守，命满汉文武官皆郊迎，从总兵陈飞熊之请也。匪至万全，县令吴沂不出。匪目怒，拘吴至，登坛作神语，责其供亿不周，欲斩之。僚吏为跪请，乃免。察哈尔故无匪，引虎狼以自卫，适自扰耳。

五口防秋甲仗森，宁知绝塞起愁阴。

江流一夕看飞渡，复冀无功患已深。

廷议虑俄军入犯，命张家、杀虎、喜峰、大风、黑风五口同时布防。乃俄人志在图东，由齐齐哈尔、呼伦贝尔、帕米萨尔分路径进。其兵舰驶至瑗珲上江之三道沟，守将恒某出阻之不听，且命发枪，遂至接仗。又分遣兵舰载部队数千，陆续驰往旅顺、海参崴。皆当局策防所未及也。

沿边亭堠望风降，衰凤歌终泪满腔。

二十八屯同日尽，血花红遍牡丹江。

俄人渡江长驱，如摧枯拉朽。将军寿山奏报谓：遣军接仗，击毙俄统领一人，兵无数。盖乘其不备，侥幸一捷。唯北大岭之战，副都统凤翔力御阵歿，差为可纪。《西巡大事记》云，俄军至瑗珲城东，驱二十八屯居民聚于一巨宅中，举火焚之，毙者无算。其至海兰泡，尽驱华商六千余于江边，恣击杀之，江水尽赤，仅百余人获免。吁亦惨矣！

螳斧轻张计本疏，渡淝儿辈果何如。

为民请命空余望，输与程侯卧炮车。

初拳匪毁铁岭轨道，俄人以保路为名，谋大举入犯，先假道于黑龙江。将军寿山欲拒之，而力不敌，乃谋于增祺、晋昌。增祺不答。晋昌言万不可许，不幸兴戎，当悉力驰援。寿山有恃，遂与长顺约会哈尔滨，幸奏临江之捷。俄军大怒，麾军直下，所至恣虐。兴安之陷，寿山长子死焉。寿山惧，欲赴敌死绥，而俄军已据墨尔根，进逼都

会。乃遣知州程德全往行成，俄酋必欲见将军。会奉天援军至，复击俄，败之。寿山知无幸，作书遗俄将，请勿杀居民。手毒酒饮之，不死；使仆枪击之误中肩，又不死。乃朝服坐棺中，再使击之，仆未应，其幼子奋然曰：“奴辈无用，老父欲死忠，此何等事而不成其志乎！”夺仆枪一击洞胸，遽盖棺。棺有声如牛，历二时乃已。俄兵至，知寿山已死，无所泄愤，欲发炮轰城。程德全曰：“生灵何辜，幸宥之。”俄将不可，程以身卧炮前，愿与城同尽，始止炮不发。由是程义声顿振，以知州加副都统衔超署将军，寻改巡抚。

专闾无才一叹同，斗蛇坐视笑元戎。

末途剩有迎降策，却逞妖书蛊圣聪。

长顺者吉林将军也。既启衅，虑吉省兵单，迎拳目金师兄至，倚以练团。金言：土团皆伪也，不可用。时折辱之。土团积不能平，潜使人殄金，徒党相仇，喋血衢市，将军坐视莫制也。闻俄兵至伯都讷，惧甚，不知所措。从幕客言，尽撤上姜镇辣河岭边防，开城延敌。俄兵既入，知铸钱局贮金九百万，悉取之。遂据吉林，收我降军，资其军械，以进规辽沈。先是长顺有疏，盛称拳民神勇，谓伊通教堂之焚，二童戟手向空煽之，顷刻火自内起；其焚长春俄房，拳众蹈火不热，民居咫尺，画红线界之，火至而止。京朝官以为谈柄。

廉简同心末世难，辽南一战劫漫漫。

紫濛拳垒归何许，应悔轻投赤白丸。

俄兵既下牛庄、海城，整队而北。将军增祺以李相方奉命议款，命各军按兵勿动，尽还俄俘。副都督晋昌治军辽南，力主战，闻增议大恚，驰归阻之，使革员寿长权军事。甫行，寿长与俄挑战大败，弃甲北走，溃兵随之，沿途纵掠入省城，尽焚官廨民房。文武官逃散。教民延俄兵入，始救火定乱。增祺走义州。晋昌奉御容册宝，假道热河赴行在。道梗不达，遂奔蒙古。初晋昌以旧军窳敝，别募神武、义和二军凡万余，皆市井乌合之众。既溃，复麇聚围场，公然督队行劫通化，团勇拒守，溃军怒，辇开花炮击之，死数百人。胜水河被祸尤烈。

高飞大鸟指陪京，入破家山变征声。

叱取崎岖临虎穴，安危终仗一书生。

俄军据沈阳代执政柄，增祺患之，遴僚吏中可与俄帅言和者得马荃卿太守忠骏，使将命往。时俄帅阿力克协也夫居旅顺。马往谒，初甚骄蹇，既而剖诚磋议，卒得当以返。宋芝洞侍御为马作《生圻记》备详其事。以为折冲之选，今所难也。

沧海书来有反唇，解纷难语虎狼秦。

翻云莫倚交情厚，勃宰君看仗节人。

朝廷以玺书遍驰诸邦，德外部不受，曰：“克使事未有分晓也”。又诘我使臣曰：“今日中国政权究当谁属”。俄号称亲睦，而反诘多端，其要者：因何禁发各使密电？因何不护送各使出都？既有交谊，何不明明言启衅之由？其语谐而近狡。《石涛见闻志》谓：驻俄使臣杨儒在外部大受惊恐，万难之状不堪闻问。以德国杀使之仇其于我使臣，初未尝有此也。厥后俄约停签，李文忠不堪迫胁，呕血而死。杨使亦旋卒。或曰受辱忍愤，不得其死。朝论悯之。

指心交臂态如痴，为谒元戎肺腑披。

一线阳和通禹域，春风披拂仗花旗。

六月廿一日，有西人自东交民巷出，手指天及地，复自指其心，诘之乃言，系美国翻译官，欲见荣相，士卒导以往，云美外部有意言和。出电函以进。荣温言慰之。同时驻英使臣伍廷芳亦电言美倡议主和，列邦推为领袖。于是译署遣章京文瑞诣英馆晤各使深谈事中窾要，及归遂有护送各使赴津之照会。然各使以道长匪阻，请将实力保护之策明以示之。译署无词以答，枝梧而已。详见《石涛见闻志》。

盗弄从渠虎面冠，锋车临发胆终寒。

黑山络绎催飞燕，龙票何曾尺寸宽。

外寇既迫，诏令董福祥率同拳匪三千人，长麟率二千人，赴津通一路驻防。团众恋身家，皆不肯往。见《恽薇孙学士日记》。是时，朝廷已知拳众之不可用，于是有抚拳之举。《石涛见闻志》谓：统兵王大臣收抚拳众，不受抚者则遣赴前敌，稍有退缩，迎以火炮，实寓剿于抚也。同时为整饬军纪，又出令箭及龙票，有不遵或冒犯者，悉按军法惩治。京师各门有令，准出不准入，拳匪由京调出者无日无之。其

去也皆致词激奖，出城即刺杀之。盖天心之悔，拳势渐穷矣。

青筋十字上头初，争叩彤坛乞祓除。

此日额痕难自涤，请君入瓮足轩渠。

拳众善以术愚民，尝有七八龄童子入市，有问途者，指示之。其人举手曰：小儿勿哭。视童子额即现青筋似十字。拳目掣至坛，焚香画符，十字乃隐。云街市间恒有散十字害人者，勿与交手接谈，则其患可免，众皆信之。及拳势败，因稽首日久，额有印痕，身亦有排刀白道，衣巾虽褫，一望可辨，故死者甚多。此亦眼前因果也。

直庐列柘拟中枢，颠倒无妨鬼画符。

眼见黄台成抱蔓，议瓜博士愧心无。

旧制以军机处平章军国重事，至是别设军务处，载漪、奕劻、徐桐、崇绮等领之，如枢臣之例。连文冲等以原官兼直阅章奏拟谕旨，亦如章京。凡矫诏类由此出。诸臣誓歼外使，绝互市，意气甚盛。一日，坐堂皇食瓜，闻天津不守，皆失色，乃议停攻使馆。既而敌军久不至，各军受载漪指，又以巨炮环攻矣。时方盛暑，炮声隆隆，飞弹落禁中，殿瓦皆震。太后顾大阿哥曰：“汝父误我，使从荣禄言，宁至是乎。”杂见袁太常、胡漱唐诗注。

靴尖直踢战云开，剩吊兰田惜将才。

忠义两河儿戏耳，牛栏山下负瓢来。

敌兵初以数百骑窥津，见红巾遍地，持重不敢进。拳众以为懦也，出数骑挑战，闻炮声大作，皆反走唐沽。日兵继至，乘胜追杀，紫竹林守兵应之，宋庆、马玉昆军皆败，毅军统领李大川战死于陈家沟。日本攻南城急，奸民开城纳之。裕禄走北仓，属官尽逃，城遂陷。此得自胡漱唐笔述者。黄石孙丈诗注述牛栏山事，尤可笑，谓其地多巨贾，闻洋兵来欲走避，拳目曰勿惧，人各授一瓢，使迎洋兵而舞。洋兵以枪拟之，众欲退。拳目又曰：“枪门闭矣，无能为也，速进！”既进，而枪发，无一免者。惨矣。

潜烽叠榭入危城，一发轰雷万户惊。

州六烟沽呜咽水，鬼冠处处见降旌。

恽学士日记所述津郡之陷，互有详略。云前数日有伪拳数十人，

昇巨棺七八，所贮皆炸药，径入南关无问者，即于城中隙壤瘞之。迨洋兵至，枪甫鸣，城中炸药亦发，砰訇声震地。又有伪拳引洋兵斩南关以入，官逃城陷。洋将出示安抚，人给小白旗一，鬼冠一，令盘辮纳之。按名收人税，遇官邸或巨第乃入而纵掠。事闻有旨夺裕禄职，司道以下置不问。

析津自昔拱燕都，小劫修罗海已枯。

八部特开都统府，伤心非复旧黄图。

联军据天津，设都统署为政府，分置八部：一 总理部，二 巡警部，三 卫生部，四 财政部，五 公私业产部，六 武备部，七 刑部，八 粮饷部。其法：户必悬灯，门前尘秽必洒水洁除。居民旦夕倚门，遥见洋巡捕至，皆拥彗以待，稍懈则鞭撻随之矣。天津京师大抵如是。《驴背集》所谓“万家灯火散楼台，拥彗迎门事可哀”者也。

坚壁其如失险何，海风一夕度鲸波。

败围翦尽收军返，遇敌徒闻决白河。

马玉崑闻天津陷，潜使人焚武库，尽萃精械，坚守北仓，深沟高垒，兵甲遍布，自谓金城之固不啻也。一夕大风雨，敌兵骤至，迂道十数里，以拊其背。地险遂尽失。先是裕禄闻敌迫，授拳众毛瑟枪百，使助官军。甫行，闻隔河炮声，皆弃械走；官军转为所遏。玉崑下令击杀数百人，力战一昼夜，始得从容收队。用土人策，决白河，以遏敌军。然洋兵已修复唐沽铁轨，军火转输不绝，我之饷糈器械亦尽为所有。奋力遏拒，势终不支。于是杨村一带，始也官军剿拳匪，继而拳匪杀教民，迨北仓沦失，敌骑长驱直下，军困死者四五万人。天阴雨晦，鬼声啾啾。漱唐述之，有余痛焉。

搏战三军力不支，老黑何事独矜持。

不平尚有沙中语，退守东安亦死棋。

七月十一日雨甚，日本引联军乘我不备，以大炮环攻北仓。马玉崑、吕本元、何永盛并力御之，鏖战历二时，以乏后援而败。时宋庆军退守杨村，坐视不赴援，其裨将不平，出恶言诘之，部卒亦大哗。宋不得已出而和解，始收拾残军共保东安，仍坚壁不出。或劝裕禄往依宋，裕禄耻之，举枪自杀。

艰难孤掌效愚忠，四镇南朝事偶同。

太息蒜心荃不察，诏书但促早临戎。

李鉴堂固主战者，列名互保非其本衷。太后闻其力战而亡，胜于拱让之说，深为动容，目上曰：“秉衡老于军事，试听其言何如。”上无以应。翌日，有诏命克日赴津图规复。张春发、陈泽霖、夏辛酉、万本华四军，悉归节制。李奏称：辛酉、本华可将万人，请益所部成十营。太后不答。又言：诸疆臣画守疆域，兵饷皆不应命，请严旨诘责。亦不许。继又画三策：一、遣送外使回国，移甘军以当前敌。一、斩裕禄以励戎行。一、飭升允守独流、杨柳青为保定屏蔽。皆不纳，但促之赴敌。所部请火药，荣禄言取诸山东。越日询其事，则忘之矣。荣岂善忘者，殆逆知其必败，以主战为多事也。李既行次张家湾，为幕僚述之泪下，因言：“昔史可法节制四镇，卒狼狈以死，仆不幸适与之同，一身不足惜，如国事何。”因劝幕僚各自为计，盖已蓄必死之志矣。胡漱唐诗注述其军事颇详，谓：初出抵马头，北仓已陷，夏辛酉请退守张家湾，不从。闻张春发驻军河西务，欲率夏军就之。行至羊房，遇敌侦骑二百，夏军击却之。次日味爽欲行，马玉崑狼狈至，言众寡不敌，奈何？李曰：“军法有进无退，今合诸军尚三四万人，当前行并力一战。”马难之。是日，敌军舍河西务直攻李营，途遇万本华军大战。李命夏军夹击之，相持一昼夜，围始解。李奔张家湾，草遣表授仆，仰药死。万军溃而北，夏军溃而南，陈泽霖军不战而溃。张春发军且战且退，狂奔三昼夜，抵南苑乃止。按此与蒋则先诗所述，亦有异同，录之以待考证。

野哭夷歌草木惊，勤王甲马尚连营。

防风后至何曾戮，足下青云在此行。

漱唐诗注述近畿兵数特详。时累诏征求外援，援兵至者武卫先锋左右翼张春发、陈泽霖各十营，总兵陈凤楼淮南军七营，夏辛酉嵩武军六营，蒋尚钧河南军五营，万本华晋威军四营，布政使升允河陕军六营，岑春煊甘军六营，合之原驻京师之火器、健锐、虎神、神机各营，及武卫中军后军，新募虎军，原驻天津之武卫前军、左军、马玉崑之新左军，李安堂、董复高、何永盛之练军；综凡廿九军，二百余

营，合计兵数逾十万矣。然势既等于散沙，令不行于斩木。虽多亦奚取哉。援军中鹿文端率江军六营追及乘舆于晋，已为后至。江西援军四营至尤后，及冬始抵西安。是军松抚使副将王德怀统之，又虑王武夫不足以周旋朝贵，使候补知府杨毓瀛参其军务。杨不欲行，昌言曰：“有新简之天津守而不使勤王，吾文吏不谙军旅，何足当之。”新简者为袁树勋，闻之不自安，自请行，许之。及抵陕入对，语及两宫蒙尘，援军迟至，涕泣引罪，太后亦涕下，立擢荆宜施道，寻调苏松，数年间遂总制两粤矣。

大树飘零故垒空，淮淝部曲剩胡冯。

飞烽又报芦台陷，落日灵旗泣鬼雄。

聂功亭死绥，所部二十五营皆劲旅，有诏命马玉崑代领。然孤立无倚，军情涣散，不归伍者居大半焉。裨将冯义和竭力收集，得十七营，胡殿甲收集得五营，皆坚守芦台，不愿改隶马部。京师陷后，德兵猝至力攻之，孤军乏援，遂至溃败。同时总兵李安堂亦败走热河，请以剿匪自赎。

临淄精甲冠诸军，赴召踟蹰日已曛。

岂为重氛愁路阻，九阍高处有浮云。

五月中召对廷臣，朱古微、恽薇孙两学士皆言决战当召袁世凯。荣相曰：“已有旨宣召矣。”然燕齐咫尺，始终未至。叶鞠裳日记谓：其为拳匪所阻，拳匪安足阻袁军，殆以国是纠纷，不欲以节制之师，供孟浪之一掷耳。袁固善于审时度势者也。胡漱唐注云：津沽事急，诏袁率所部赴援，袁以胶防方急辞。且言：“臣部八千人，俱习洋操。拳民见之，必自相屠击。徒伤将士，于事无益。”是即阻于拳匪之说所由来也。后闻天津陷，乃遣夏辛酉率嵩武军六营赴之。

入市残兵似虎骄，西师未至且逍遥。

累累攫得谁家物，卖向街头插草标。

初，余虎恩新军驻城南财神馆，军纪不饬，弹及行人，都人患之。事急，甘军出当敌，移虎军代攻使馆，而城南溃军麇至，充衢塞巷，劫掠无厌，首夺车马，次及珍物，即就街头插标鬻之。且有持刀斫官宅之门者，皆晋威新军所为也。时前三门已闭，行人殆绝，官民

闭户，商肆辍市，萧条情况不殊墟落。读薇孙、鞠裳日记，可知其概。

縶马天遼旦暮期，举棋群帅有然疑。

前驱突下三神驾，晓日东风正满旗。

六国会师于析津，英三千人，俄四千人，德三百人，美法各一千五百人。日将福岛统兵二万五千，军容最盛。西军既下北仓，不敢深入，欲坚守以待援军之至。日人独持不可，乃分兵两道：一由河西务趋马头；一由武清趋黄庄，而俱会于通州。西兵不得已从之。七月二十日，英美兵抵永定门，俄日攻齐化门，董福祥与战不胜，退入城，启彰义门出，纵兵大掠而西。虎军方伏地雷，将俟轰发，以掩攻使馆，忽东北隅呼声大震，正阳门城上已竖英旗，亦大惊却走。京师遂陷。见《驴背集》注。

骑驴上殿气如虹，鸱尾轰摧九庙恟。

夺取正阳扉两扇，百年遗耻落西戎。

《庚子事变记》云：联军入城，争劫取财物，德兵尤横。公卿贵人动遭笞辱，炮击太庙鸱尾，凿禁垣为门，洋兵跨驴上三殿，弓玉图迹劫掠泰半，武英殿亦火。《西巡大事记》谓：西兵毁内城城楼，英人取正阳门两扉载归其国。诚神京之浩劫，中朝之奇辱也！

法驾迟来佛土荒，节楼地小暂回翔。

清凉山好难容辇，金椀重看进尚方。

车驾初入晋境，或言五台屡经先朝游幸，行宫尚在，可久居。孝钦曰：“地偏近敌，且行宫岁久荒芜矣，是何能号召天下乎。”因命急趋太原。在晋时，有司供上用七箸器皿之属有取自五台者，雕饰珍丽。后顾而叹曰：“官中所无也。”

鱼服凄凉出塞年，貂裆余焰尚薰天。

佩弦集里弹章在，不及宫门进奉钱。

先是御史朱一新以劾中涓李莲英斥罢，有《佩弦斋集》。胡漱唐诗注谓：两宫出狩，州邑迎者渐至，莲英颇有需索，称宫门礼。宣化守李肇南以进献薄，潜之去职。潼关同知某馈百金，莲英薄之，持示岑春煊曰：“是人欲以贿污我也。”岑即奏劾之，诏革职治罪。华阴令某所进独丰，李誉之于太后，寻擢知商州。

郎当驿路念家山，故苑风花有梦还。

西去仍防追骑急，诏教猛士扼重关。

两宫驻晋，日闻联军有西犯之耗，命董福祥为前军守固关；宋庆为后军，马玉崑为中军，守雁门，万本华守居庸；以防各国追师。既而德军四出，上获鹿，窥井陘，又由河间下大名，历青、蠡、肃宁、祁州、新乐、行唐、东光诸州邑，声言将进迫河南，断南北饷道。太后患之，复诏曹元祥以兵三千守潼关，程文炳守彰德，余朝贵守卫辉。又以言者劾裕长引虎自卫，命与楚抚于荫霖互调。而令固原提督邓增，陕安镇姚文广，各率所部回本任。

建到旗星是福星，咸阳劫尽土犹腥。

弹衣许用燕支水，竟以虞廷作画刑。

联军以七月二十日陷京师，至廿八日始禁止杀掠，九衢各竖一大旗，有扰民者，得诉于旗下。又传谕民户，遇洋兵肆扰者，可泼以洋油和燕支水，俟其归则严惩之。自是劫掠渐止。是役被害者以内城为甚，积尸填衢，捉人舁瘞。瘞竟则并杀舁者。贵家名阀，往往阖室自焚，或连缢就缢。日久未敛，蛆出于庭，过者为之酸鼻。详见鞠裳日记。

排外由来是厉阶，珠盘此日待通怀。

凤麟能使天骄重，只有澄斋与止斋。

联军踞京旬日，觅王公大臣不得，欲得三品以上官会晤，先通情愫。于是恽薇孙学士、敬止斋尚书，分约朝贵旗籍列名者十人，汉籍仅曾君和裘侯及恽，因华俄银行璞某，以介于俄使，约期晤谈。及期众皆规避，惟恽、敬二公往，俄使以礼款接，极致和好之意。恽请其暂息战氛以俟和议，并分催庆王、李相归。后手记其事，谓：以词臣任此交涉，岂非大奇。澄斋学士别字也。敬旋署步军统领，诸酋推诚与之。胡漱唐诗注谓：尚书敬信兼领火器营督队，登陴拒守，誓以身殉，家人强舁以归，甫至家，而广渠门已陷，自是弃官不出。守城事他纪载不及，当必有据。既任步军统领，则弃官之说非也。咫尺间所闻已异，辞书顾可尽信乎。

南粮飞挽苦心殚，帘市春回一笑看。

北极朝廷原未改，漫将六等拟朝官。

南城绅董十二人筹设协巡公所，庆邸加札任之，领袖者恽薇孙学士也。尝设平粟局，且谋于巨商贷资，采运南粮以济民食。城南厩肆久闭，恽言于美官领护照予之，不取其费，复业者八十余家，商民德之。胡漱唐诗注谓：美提督用曾广奎、黄思永、恽毓鼎、王瓘为理事官，四人中毓鼎最专，夷酋倾心倚之。且系以诗云：“污命夷庭事可悲，咸京无复汉官仪，朝天梦冷宫槐落，肠断王维七字诗”。按其事迹殊相迳庭，书生之见，毋乃厚诬贤者乎。

芜深辇道马嘶风，野草花开照殿红。

播越敢忘天尺咫，老臣含泪过骊宫。

是时，禁城尽弛，自大清门，驰道洞辟，直入午门、端门，车马往来不禁。联帅瓦德西僭居西苑，以瀛秀门外为马厩。紫光阁功臣画像多为西兵窃去，有翦以糊壁者。或劝李文忠往谒之。文忠怵然曰：“曩一涉园明即干严议，今何敢耶。”属那琴轩侍郎代往，瓦拒弗见。不得已乃亲谒之。入苑门即徒步。或曰：“何不乘舆。”文忠曰：“今虽播越，犹是君门，老臣何忍忘之。”因泣下。

昌平高倚十三陵，溃卒何来怒隼腾。

赖有陇军能破虏，螫孤谁许汝先登。

溃兵犯昌平，守将州官皆遁。值雷雨，众兵攀城堞以登，无御者，遂入城。至南街，枪声怒起。幸岑云阶所部马队驻此，以巡道英某之请，列队立出击毙数人，始窜去。既而岑部拔队出关，晋军、武卫军先后至，土匪导之以入，按户搜掠，巨室无一幸免者。叶鞠裳避地是间，记其事，自幸居陋，劫外独全。

参差海鸟逐风翔，怜汝戕身为稻粱。

一任买丝争绣伞，余晖难庇太平庄。

日本军纪特严，兵甲所临颇禁残杀，所辖户民深感其惠，公制万民伞以送。于是英美各界亦竟效之。会日使及统兵官同时撤回，众曰：“是因厚于同洲，为群强指摘也。可知冬日之爱。”然乡民仇之者，无异列邦。有日兵至昌平采买粮食，经太平庄。为顽民所戕，因兴兵问罪，其告示曰：“责在缉凶，不涉良民。”视德军之挟愤，肆屠

者犹小异焉！

太白飞芒欲竞天，密怀接境莽烽烟。

助邻不惜油榷木，侥幸州城得瓦全。

鞠裳日记云：德兵所至怀来、密云，大抵糜烂，昌平稍宽，亦非无剽掠。独于延庆州秋毫无犯。闻有德将殁于怀来，军次征殓，具皆薄桐，乃乞于邻封，延庆牧秦某得美材，以进德人，感激逾望，曲全州城，所以报也。

礼佛场成点将台，朝簪几辇小车来。

宫槐另落西风紧，各有辛酸话劫灰。

时仓库衙署皆为敌踞，朝官滞京者率闭门不出。庆邸欲稽察留京员数，乃借柏林寺为公所，一一接见。是日汉员到者百余人，皆燕服徒步，无复马龙车水之概。把袂歔歔，互述苦况而已。

深藏玉玺待归朝，宫政权宜属翠翘。

喜极今朝逢旧腊，汉仪重睹侍中貂。

两宫仓卒出狩，妃嫔多不及从。胡漱唐云，西狩后，宫中事由惠妃暂主之。惠妃穆宗妃也，素饶机智，谨锁钥束奄竖，并遣使致谢日将，措置皆有法度；御玺及历朝宝物，妃收贮一室，坐卧其中，曰：“吾视此为存亡矣，脱有变当，举火焚之，勿令汗敌手”。既而和约成，当用宝，崑相语内监，使入请。妃不可：“天子蒙尘，诏书不辨真伪”。崑入宫，具陈和议始末。妃见其朝服裘貂，知外朝无恙，惊喜涕下，乃以玺授之，询外情及两宫消息焉。按穆宗后宫无称惠妃者，恐是瑜妃之讹。

飞弹频惊叶底禽，巢痕恋恋未归林。

洛阳忽有长裘复，分得穷冬口数金。

西军劫掠既止，居者粗安，而不无池鱼之厄。如温东甫以比邻德馆，有隔垣投瓦者，致拘系鞭责；张云谷比部居贵州馆，以馆人藏械，牵连被逮。亦士大夫之辱也。京朝官夙患贫，至是江鄂两督及东抚协济二万金。李文忠于东南十四省，京僚盛杏孙大理于江苏同乡，亦各有依助。上自京卿，下至司务，咸得优游卒岁矣。行在京官，则计日之费官中任之。

铸错终悲斗米倚，眼中华屋几山邱。

伤心忠碧无遗录，辽鹤招魂泪暗流。

死忠臣工已具前卷，比检《驴背集》注，有采录未及者。二等侍卫全成闾门五口仰药死。一品封职富谦全家十二口焚死。内阁侍读学士松林中炮死。护军参领续林手刃子女四人，与妻及侄同缢死。户部主事谨善从容投水死。副都统载龄、参将魁斌、冠军使文琢、郎中魁麟、主事白庆，副尉塔芳阿、给事中恩顺、侍卫继良，开泰恩隄，皆闾门死难。给事中文博、道员继恩、工部主事恒昌、笔帖式崇焕、保山俱以身殉。左营参将王长荫，衣冠坐堂皇，敌不忍如刃，自投井死。留京大臣崑冈等，先后上闻，赠恤如例，汇录以存其人。

星火涓流隐患长，辟邪一檄挟风霜。

抗言不认当阳运，肯信尊王效素王。

张文襄督楚，既弭富有票匪之乱，虑留学诸生受其蛊煽，为文数千言晓谕之，剖析利害，委曲切挚，一时传诵。其辟康梁有云：“据唐才常办事条规，皆奉康梁伪谕，谓指定东南各省为新造独立之国，不认满洲为国家，其宗旨如此，不知置我皇上于何地。而以之诳商人敛财物，则颯然号于众曰，我乃保皇会也。且康梁通札密教其党曰，欲图自立，必借遵皇权也。欲欺华人耶，已明明放票作乱矣。欲欺外人耶，此洋文规条数十纸，已为英巡捕查获持去，各国领事教士传观矣。天夺其魄，狡谋毕露，虽使巧词曲说，其为叛逆之实，何所逃于天地之间，观此可知彼辈宗旨所在，所谓保中国不保大清者，非尽妄也。”

西天遥接佛山尊，要取羊城仗虎门。

至竟艘艘风不利，空教穷海窜孙恩。

富有票匪之作乱，意在勾结会匪，潜瞰长江。同时别有异帜起自粤东，结合沿边海盜盐梟，谋首攻归善，官兵败之，其渠奔匿香港以免。盖与康梁异趋而共的者也。彼中隐语有伏虎、当羊、拜佛、上西天之谣言，欲由虎门直取羊城，然后趋佛山入广西，以与三点会匪并合。王纲一坠，群小皆生心矣。

竟似探囊恣取携，拼飞岂复惮连难。

天书多少悽惶泪，石马昭陵想怒嘶。

俄约未定，而俄人谋东省益急，增兵逾八万，诱盛京将军增祺立私约十二条，以授我国使臣杨儒，胁令毁炮台，缴军械，设俄官驻奉天，如将军制事，皆关白而行。南中士论大哗，张、刘各督初即力争之，至是益飞电呼吁。先是议约前，俄皇尝答书许归我满洲，不侵主权，不得已援前说，由上再致书俄皇，其略曰：“前得复书，具仰仁人之言，大君之度。嗣由使臣杨儒递到约章，逐细寻绎，似于中国主权尚未能保全无碍。盖国书者大君之言也，而约章则廷臣所议也。敝国东三省失而复还，朕图报不遑。但可勉从，何忍违异。无如东省主权一失，各国皆从而生心，中国将无以自立，大皇帝欲力固和局，而不免各国借口纷争，度必不忍出此也。”俄皇得书不报，既而英日皆以废约为请，俄迫于公论，始允废约改订。而终以侵权未已，致启日俄之战。

新旧人才貉一邱，虚名误尽过江流。

请看十六中兴策，此弋獐头亦虎头。

同、光以来，朝贵宏奖虚声，于是浮薄之士，竞侈谈时务，以代名干进。甲申、甲午两役，误于此辈者为多。至是两宫西狩，概念时艰，颇有乏材之叹，适工部主事夏震武，自里居奔赴行在，上中兴十六策。枢臣鹿文端伟之，荐于上，命入对。夏自请使俄，争东三省和约，且举洪嘉与许珏为助。西朝不许，仅命赴北京参预和议。夏大失望，因具疏请斩王文勤，目为汉奸。朝旨责其狂妄，拟遣戍。鹿力为营护，乃削职归。其人通籍，后尝越职言事，忤朝贵，因乞终养。夙有风汉之目，非能当大任者也。杨子勤太守庚子感事诗云：“新旧人才皆误国”。其言绝痛。

### 庚子诗鉴书后

平等者曰：将均贫富，壹贵贱，胥智愚贤不肖而纳之于风气之治，是剖斗折衡之智也。搀和者曰：将使贫者富，贱者贵，愚者张而智者戕，胥贤不肖而厄于跳梁，是揭竿斩木之雄也。之二者狹术异，命的殊，若水火之不相入，乃终以相贼而相成。吁可异已。夫新故之

争，时为之也。是以新者恒胜。其未胜也，则故者根据而磐牙，以新攻故无幸也。天欲复之，乃反其道焉。使以故攻新，发之以蚩伧，张之以妖诞，极之以偵倒悖乱。迨其情见势绌，新者突起而代之，蔑不胜矣。且夫蚩伧妖诞之为，稍有识者皆非之，有舆论，绳之有法典。诘得容于守固之世。天欲假之，则又凭怙权贵，荧蛊睿聪，临之以不可抗之威，激之以不可忍之愤。智者诤而僂愚者怵而伏，逼召外兵，为国大辱。吾固知新者之终胜，而必使烽燧污城阙，膏血溲原野，仅乃得之。抑何酷耶。且新者胜矣，而烽燧之黩，膏血之惨，侵寻固未有已。然则其胜故者安在，天之构此奇劫，使展转推衍于无穷者，其深意又安在耶，自其前者而观之浑然一守固之世也。观夫其后，则纲纪日以隳，风会日以漓。言挽和者败，而言平等者方侧煽而牙滋。其败非败也。出于一时，而伸于千劫，后之劫掠痛毒者，犹其人也。其滋亦匪滋也！发之在己，而操之在人，后之华离崩析者，即其果也。功之者以为旧邦新命之阶，罪之者则以为神州沈陆之导。治乱相消长，祸福相倚伏，夫谁得而究之哉。余旧史也，又及睹庚子惨劫，系感于家国者至深，乃撮咏其事，为《庚子诗鉴》，凡七言截句五百首。鉴者鉴于既往之谓。其时余为诸生，名不挂朝，籍固无与于鉴，然亦鉴中人也。鉴影尘尘，举所谓罪首功人者，瞥然俱往。天若独使衰朽孑遗，悬眼于华离崩析之世，以观其究竟者，岂无意哉。岂无意哉！辛巳四月，龙顾山人编竟赘墨。

## 综论义和团

佚名

**编者按：**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藏有毛边纸抄本一卷，题名《综论拳匪滋事庸臣误国西兵入京事》，无作者姓名。抄本正文、眉批、小注笔体相同；又眉批与注对正文提出补充、更正或异议之处甚多，可见作者与抄写者并非一人。疑此本是再抄本，而非作者手稿。

此本系摭拾当时传闻及报纸记载而成。记述义和团运动在北京、天津等地的情况为多，对清朝政府和帝国主义的暴政和侵略以及当时的社会情况等均有所叙述；对有关的人物亦多有评论。叙事并未按时间顺序，为夹叙夹议。对义和团多污蔑攻击之词，显见作者的立场是站在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一方面的。因全文系杂抄而成，所以议论前后不一。但作为历史资料仍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今将常见的王文韶信和袁昶奏疏删去。今次整理：（一）、原本所引用之上谕、奏折和常见者有异同，均未改动；（二）、原本中日期为阴历者，不另注公历；（三）、空字、着重号皆按原样；（四）、文中原有舛误，除有一部分订正外，其余未予更改。为排版方便，将眉批加黑线插在文中。本书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陈瑞芳同志整理。

溯自甲午、乙未中东之役，华军一败涂地，卒至割地偿款，貽笑五洲。厥后有志之士，争欲变法，力图富强。我皇上亦孜孜求治，一意维新。戊戌首夏，明诏迭颁，如改寺观、创学堂、广译书、设官报、废科举旧制、准士民上书诸大端，次第举行。海内闻风响应，駉駉乎有日上蒸蒸之势。惜行之太骤，祸端横生。至八月初六，有康梁之变。康梁矫召袁兵围颐和园，事泄，遁入南洋。竟使当时任事者，戮者戮而窜者窜，废者废而监者监。且太后欲揽大权，旋又临朝，爰即尽复旧制，举新政一扫而空之。从此，我皇上失势，旧党得志，荣禄、刚毅相继入

相。荣以懿戚入枢密，又将大兵。武卫诸军统归节制。刚刚附和掌军机，专主阴谋，日以废立皇上，排斥外人，遏绝新学，搜括民财为得计。端邸载漪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周旋二相之间，欲使其子大阿哥溥儁早正大位。荣、刚、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之徒，以得罪皇上，恐一旦复辟，不能自全，故其谋愈急。迨己亥冬，三五贼臣，乘两宫嫌疑之间，肆其簧鼓，百端媾煽，以谋废立，冀遂其私。诚以吾皇上临御二十五载，毫无失德，薄海臣民闻之，莫不忿怒。南方新党，又大声疾呼，中外哗然，几激成变。各国使臣，群抱不平，竭力阻止，使不得行。大阿哥之立实荣禄主之。彼知众怒难犯，遂改弦易辙，立为毅皇帝之嗣子，以掩中外耳目。揣其篡立之心，岂须臾忘者。由是痛恨外人干预其事，仇结愈深，徒以数谋废立，而西人数加阻止，若不力去眼中之钉，何以为所欲为。适有拳匪聚众仇教灭洋之举，正中若辈之怀。

夫拳匪者，发轫于山东，皆无业游民，纠党练拳，以妖术惑人。斯时东抚为满人毓贤，刚之私党也纵其狂悖，任其蔓延，遂至沿及京津。继其任者为袁公世凯慰庭，疾匪特甚，有练拳者，悉诛之。山东遂无拳匪踪迹，皆转而之于直隶之境。庚子初夏，匪焰愈炽，专以仇杀洋教为名，实则焚掠劫夺，无异剧盗，其势既张，更名曰义和团。时直隶提督聂公士成功庭〔亭〕，力主剿匪。而制军裕禄虽天潢贵戚，亦闾巷者流，欲迎合权要，一意袒匪。聂见匪势猖獗，乃立营出示晓谕，欲解散之。詎知匪绝不介意，反向军门饶舌。聂公大怒，发令痛剿，落堡一役，击杀犹多。捷音至津，人民称快。裕禄发电奏闻太后，降旨痛斥。复以聂多年宿将，统久练之师，恐过触其怒，仇匪愈深，谋所以和解之。乃使荣禄致书聂公，以谓团民具忠义之忧，不宜肆意剿戮，惟公慎之。聂得书复曰：“团匪病国害民，必误大局，且士成本任提督，境内有匪，理宜肃清。事定之后，虽受大罚，靡所逃死。”旋廷命刚毅、赵世〔舒〕翘出京查办，事毕言旋，反责聂公办理乖方，且将团匪头目带领引见，谓其有神术，具忠义，奏之于朝。太后信之。盖端、刚方为毓贤所愚，而太后复为端、刚所惑。加以庄、崇、徐、启又附和之，董福祥复夸张之，于是，太后益信兵匪之可恃，任其与洋

人为难，不惜三百年之宗社，轻于一试。无如逆藩专柄，群小附和，政出多门，剿抚两歧，茫无主见，嗣是匪势日益鸱张。加以董军助桀为虐，鞑鞞之下，通衢大道之中，跳刀拍张，肆无忌惮。西人恐祸及己，调兵入都，保护使馆。浸假而日本书记被匪所戕；继而德国钦使在途亦被乱兵击毙。都门菁华，纵火焚劫，广厦万间，尽付一炬。甚至陈侍郎<sup>学棻</sup>杜翰林<sup>本崇</sup>相继被杀，王府、相府、翰林院等官署宦宅悉遭焚毁。端之虎神营、董之甘军助匪攻击各国使馆，枪炮之声不绝于耳。京外则毁铁路、拆电线、害大臣、戕统带，叛逆之情形毕露；而犹倚为可恃，许为义民，固由于乖谬昏庸之政府庇护之、纵容之，妄图徼幸之功也。

时英提督西摩统各国兵欲入京，聂公往来牵制，始不得入。西人因兵少，又惮聂军，乃迳折回。而朝廷以为团匪功，大奖励之，赏赐巨万，聂军毫无所得。东西各国察知政府之不主剿匪也，乃各调兵舰，麇集大沽口，索取炮台。守台者为罗公荣光，谓未奉朝命，坚不允。由是互相开炮轰击，卒因寡不敌众，罗公血战阵亡，兵亦溃散，炮台遂被各国公占。按：罗公实未阵亡，炮台失后退守天津。一日方午膳，忽闻洋人破南营门，仓卒中食梗喉间，气闭而死。继而聂公奉命，攻击天津租界甚力，恶战十数次，相持八日，炮声不绝。西人谓自与中国交兵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军。方聂军之恶战也，拳匪以数受创于联兵，不敢出阵，且作壁上观，及四处焚掠。聂益忿，以为倡灭洋以酿祸启衅者团匪也，及临事见不妙，而以大敌委官军，而彼犹内窃忠义之名，以误朝廷；外肆盗贼之行，以害闾里。不重惩之，无以慰军士，谢百姓，命部军四出剿匪，击杀千余人。匪愈恨，乃乘其与洋兵苦战时，拥其家属眷口而去，老母年八十三，有衰疾，亦在行中。是时西兵方大队援津，聂退守甫定，遽闻信引兵追之。所谓练军者故多直人，与匪通，见聂军追匪急，欲救之，遽呼曰：“聂军反矣。”共开枪横击之。聂出不备，遂败。时聂公内外被敌，进退失据，自忿身为提督，拥兵十余载，身被数十创，而内不见谅于朝，外复见侮于匪，则大慷慨。又以为近日贼匪匪党，欲排异己，动以通外为词，欲亡身殉国，以间执谗口，谋所以死敌者。适马玉崑军门之军至津，聂

仍收拾数营日夜助战，每身亲前敌，欲以求死。至六日十三，在八里台，果身中数炮，腹裂肠出而死，其死状为最惨。据此说则津城之失乃六月十八，按救济会孙廷杰等由津致上海总会书云，六月十一津城失守。未知孰是，尚待考正。若聂公之亡，实是十三日，已见邸抄。事闻，朝旨并不优恤，惟责以调度掣肘，伤身误国，死不足惜而已。呜呼！岂不痛哉冤乎！天下闻而怨之。

自聂公死后，凡五日而津城陷。故大沽失，而津城旦夕可危；津城失，而北京又旦夕可危，使天津延一月，而北京获暂安者，则聂、马二军之为也。迨聂公殉节后，犹赖马军门戮力与西兵相持二旬，旋亦受重伤而溃。后之军务为李秉衡、董福祥主之。七月初八之战，北仓立陷。十二日之战，杨村继之。不数日而西兵乘胜直至河西务。十六日安淀〔定〕失守。十九日通州相继沦陷。然北仓、杨村之战，尚系马军残卒数千誓死立斗，故西兵虽胜，而所损将卒甚多。若李、董则杨村一败，乘势直奔，一气而返京师。呜呼！平日所谓清望大才、忠臣勇士者，岂果若是耶！至廿一日，神京不守，翠华西幸，九庙震惊，万众涂炭。呜呼！谁之咎欤！

当津沽之开衅也，端、刚之焰正炽，拳匪之势方张，矫旨纷传，令各直省一律宣战，以拒外人。幸而东南二、三元老，如楚督张公之洞、江督刘公坤一等，老成持重，相约不奉矫命，且联络沿海、沿江各督抚与西人立约，两不相扰，互相保护，遂使十数省生灵出水火而登衽席，皆二公回天之力也。虽然，得保东南半壁之暂安者，而犹以山东巡抚袁慰帅之功为最。盖山东为东南诸省北来之要道，向非慰帅从容坐镇，力主剿匪为宗旨，安能保团匪不蔓延于东南乎。故一入山东之境，人民安谧，匪类潜踪，使义和团不得越雷池一步，斯固慰帅智勇深沉，谋略高远，有以致之耳。

呜呼！从古国家之危乱，其故亦多。今此之役，实为不可思议。无端启衅外人，一也。信盗贼之邪说，为此万不可行之事，徼此必不可得之功，二也。并无可恃之兵力、可倚之计谋，特以宗社为孤注，三也。呜呼！庸臣误国之罪，虽寸磔其身，亦岂足为万一之赎哉。而况未开衅端之前，我皇上痛哭而言曰：“以积弱之中国，断不能敌强盛之

列国。如必欲开战，则数千万之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之宗社，必致不守。”而识时务之诸臣，亦争之甚力。夫如太后，惟端、刚之言是从，卒动列强之公愤，招八国之联军，竟以全球兵力，决胜中原。坐使神京陆沉，万众涂炭，大局糜烂，不可收拾。北望京华，无泪可挥者已。其间如聂军门之剿匪御敌，力战捐躯；许景澄、袁昶二公之上疏力谏，弃首西市；其他偶触太后之怒，犯端、刚之忌者，莫不诛戮殆甚，均足令忠臣短气，烈士灰心。古来朝政颠倒错乱，未有过于斯者，皆蠢蠢然满人为之也。迹其好恶从心，是非颠倒，残害忠良，倾覆社稷，上何以对九庙在天之灵，下何以逃万世公论之口。呜呼！不特乖谬昏庸，抑且阴险谲诈矣。今者乘舆西狩，天子蒙尘，实权奸有以致之，故其误国病民，罪更加于拳匪。闻各国联军之入京者，欲先诛首谋，剿拳匪，然后可以议和。而端、刚诸贼方挟两宫以自固，使议和大臣无从下手，后顾茫茫，吾不知将何以了此一局残棋者。呜呼！伊古妖孽，必由人兴。初不料今之妖孽，不兴于草野，而兴于大庭，不兴于闲散，而兴于政府之内满人也。何国家之不幸，而遭此奇变也哉。

### 义和团由毓贤纵容来患

北省拳匪之变，实由毓贤一人而起。毓本刚党，故前曾痛劾江督刘砚帅，借以迎合刚意。刚廷对时，亦遂以毓贤为证。幸两宫圣明，不为所蔽。毓在山东时，任性仇教，情见于辞，属下各员迎合其意。义和团探知其隐，遂明目张胆，而与教民为难。及为言官所劾，开缺入京，遂极口揄扬义和团之忠勇神奇，以之愚惑刚相，掩饰已过。刚固不学，又回护前次保案，为之饰词滕奏，故毓贤复有山西巡抚之命。因是端邸信义和团之意，日益坚切。八旗子弟之列显要者，以大阿哥为其所出，无不望风承旨，交口称义和团之神术。风声所播，举国若狂，上自邸第，下至寺人，无不以习拳为事，遂以酿成今日之祸，则毓贤、刚相为之也。

## 荣相首鼠

荣相后虽竭力保护使馆，实则搆乱之罪魁也。彼盖欲乘此乱机，张其权力。既欲保护使馆，何以五月廿四发令饬董军开仗；且杀德使者亦武卫军与董军也。当聂军门败拳匪于北〔杨〕村时，荣曾责其轻举，且扎饬聂公曰：义和团忠义之民，万不可剿。揆其初心，实欲邀微幸之功；继见敌势强盛，遂幡然变计。排外人，主废立，重拳匪，皆由荣主谋，故罪魁祸首皆荣为之。惟狡猾异常，故西人亦为其朦蔽，不列名罪魁。至西安后，依然执政弄权。由此而推，虽略胜端、刚一筹，实则阴险谲诈尤甚于端、刚。呜呼！堂堂大臣，而欲以骗术愚人。诟知西人早经洞烛其奸。故此次议和，西人不欲荣列名其中。所谓以术愚人者，今则逼成其自愚矣。

## 团匪纪略

团匪始于山东。巡抚毓贤养痍成患。及毓被言官所劾去任，继之者为袁公世凯。严办拳匪，雷厉风行，于是丑类皆遁入直隶矣。庚子春二月，闻保定府、遵化州、锦州一带，有神师降世，专收幼孩为徒，教以咒语，云能请先朝名将护身，教拳练刀，至一百另八日，功候满足，即能使枪炮不入，刀箭不伤。信之者，颇不乏人，然皆幼弱之童，年在十一以下〔上〕，十五以上〔下〕，官亦不以为意。不料日盛一日，渐至强壮者亦相率从之。乡野村庄，十有九信。始取名曰义和拳。嗣后，从之者益众，北三省遍地皆是，城厢内外以及村庄乡野，无一处不明目张胆，念咒练拳。官长见其如此，始出示谕禁，愚民无知，置若罔闻，官府亦已〔以〕一纸塞责，并不严禁，以致养成大患。拳匪见官不严禁，且练者日盛，更其名曰义和团。分为上下两等：已成者为上等，胸系八卦兜肚，腰围黄布，腿扎黄带；练而未成者为下等，腰围红布，腿扎红带，日夜操练刀矛拳法。然虽有举国若狂之势，而未闻其滋事也。

至三月，微闻遵化州有烧毁教堂之说。至四月，保定有闹教之谣，则竟实有其事，教堂之在该处者，不论天主、耶稣，悉付一炬。

复与教民为难，见教民即杀，不留一人。又波其洋人。保定铁路向归洋人经理，是时义和团烧铁路、毁车站、坏电线，专与洋教为难，犹未及南人。洋人见其势凶横，急致书北洋大臣，请调兵保护。裕制台即派马队统领杨军门福同带马队百名，到该处弹压，相机办理。杨至保定，见团匪众多，且皆蠢愚无知，劝之不从，欲用威压之。将团中练拳幼孩二名，拘之至营，谓之曰：“尔等向谓能使枪炮不入，今日请一试其技。”当即放枪，将该二孩轰毙。义和团见杨军门用武，一声号召，团匪数百名将杨军门围住，一时仓卒无措，军门及马队百名均为团匪所害，全军覆没。团匪自伤杨军门后，其势更盛。洋教之在保定者，概被杀害。铁路烧毁，火车不通，洋教人等均乘鱼船逃难。至半途，又被围住，杀害不少。团匪又恨南人刺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逃出者无几。保定一带洋教人等已尽。

团匪见无可滋闹，随大烧铁路车站，至琉璃河、长辛店、丰台来津。时值端午节，该匪等虽凶横异常，而津地尚未惊恐，即天津城内外以及河东，亦有义和团踪迹，然犹未敢公然滋事也。一波未平，一浪又起，忽闻保定府，又有神兵天将降世，其名曰红灯照，皆轻年女子，浑身穿红，手携红巾。谣云：红巾一掷，巾能变灯，灯到处，大火立至，背插飞刀，能远取人首级。且能屹立不动，魂出交战，一切军械皆不畏惧，枪炮遇之，即不能燃。义和团法术虽大，然尚畏秽物。红灯照则一无所忌，与义和团联合一气，作为前队。义和团将团匪分八门为八卦，中则另立一队，为八门之主帅。列黄旗一对，上书“保清灭洋”字样。声势汹汹，闻者为之恐惧。

各国洋人见匪日盛，洋教日有所伤，官府不能作主，随相约电致本国，请兵保护。一面将洋兵之已在津者，派守租界各洋行。其商团则派往琉璃河一带查察情形。团匪遇洋人有被枪轰毙者，则造言以饰之曰：“该团友因贪财，不听法令，以致符咒不灵，死有应得。”闻者知其所造之言不确，无一应验，即知其无能为矣。

时已五月中旬，北京火车尚通，忽闻被团匪烧毁，洋人即发兵，

至京保护使馆。大沽口外各国兵船亦陆续进口。裕制军佯若不知，不出一策，亦未闻发一卒往为弹压。团匪日近津郡，随路烧毁铁路，已至落堡相近，离津百里之遥。直隶提督聂军门见团匪日逼，且毁铁路，恐将至津屠杀百姓，与洋人为难，欲迎诸半途，设法晓谕解散，否则痛加剿办。随面制军，面商机宜。不意制台已接奉太后懿旨，大约云：义和团保清灭洋，实为中国义民，诸文武官员倘悉义和团，当以善言相劝，切勿动兵。懿旨如此，故裕制军亦一意袒匪。聂知不能以口舌争，即回防，调标下健卒数营乘火车向丰台而去。至半途，见头包红巾、腰扎红黄带之人数百名，正在兴高采烈烧铁路、拔电杆，火车不能前进。聂军门见之，知系团匪，即放枪轰毙数十名，余均四散逃奔。军门亦统队而回。

是时天津华兵扎在城外新马路者有董福祥之军数营，团匪虽如此猖獗，诸军均不顾问。惟聂公力顾大局，深以为忧。无如在津各官员，均仇视洋人，见团匪与洋教为难，私心窃喜。聂公独立无助，无如之何，乃发电与粤督李傅相，将团匪与洋教为难，以以〔及〕毁坏铁路、车站、电线等情形详细禀达，请示办理方略。旋接李相复电，以宜即痛剿、保全大局为嘱。聂公复面商裕制军，且将李相发电呈阅，奈制军终不敢主剿。聂知其然，遂自调部卒数营，往北京一路迎敌。

至杨村，见有团匪散住村庄，聂公当即立营，出示晓谕，略谓：“尔义和团既云与洋教为难，何以有烧毁铁路、车站、电线等举动？此数者，系国家所造，非洋人之物，虽有一、二洋人，均系国家聘请，谅尔民所深知。至教堂洋人，自通商以来，即至中国传教，亦不过劝人为善，愿者从、不愿者听其自便，从不强人所不欲，且民教相安已数十年，何得忽启衅端？尔等所为，实有大害于国家，本当痛剿，以正国法。姑念尔等系无知愚民，不忍不教而诛。故本军门劝谕汝等，宜速改恶从善，各安事业，既往不咎。自示之后，倘若仍旧妄为，本军门即当尽力惩治，决不宽宥”云云。团匪见告示，毫不介意，且有向军门饶舌者。军门即大怒，复出示限两点钟内迁移，冀其远避，免伤生灵。村民见示，搬者寥寥。又出示限五点钟。岂料近处村庄毫不惊恐，且团匪欲与军门开战。聂公知不可以理喻，遂发令开枪，继

以大炮。当时聂军轰毙团匪六、七百名，毁乡村五处，死伤居民无数。义和团始知惧而退。官兵伤亡二、三名，有哨官一名，被匪刃伤。捷音至津，人民相庆。不料裕制军发电奏问〔闻〕太后，立即电斥聂军门轻动干戈，一面即派荣中堂、赵尚书出京查办此事。聂公接电旨后，虽按兵不动，仍将兵退至落堡，择要立营，以阻团匪之来津。以后团匪不出所料，欲来津门，见大路有备，即向小路而行，又被聂公预为防堵，退回原路。如此数次，团匪无一能偷渡者。军门真大将才也。吾惜聂公不得其时，内而受制于权奸，外而见侮于拳匪。

后荣相一说是刚相与赵尚书查办此事回京，与义和团首相遇，探闻其所学，大旨如前所传谣言，又从而张大其词。二人不察真伪，反将团首带领进京，引见太后。该团首在太后前，更口出大言。太后亦深信不疑，令在御前小试其技，亦有一、二可观，试以枪弹，果不入。太后大喜，谓果恃以驱逐洋人，一抒夙忿。是以待之极优，飭令充当前队，继以官兵，与洋人开仗。岂知团匪为首者，稍有符术，如白莲教之类，其枪子不入之故，则系拳教金钟罩工夫，非有大异也。而大臣被愚，太后被惑，岂非天哉！

时董军奉调入京，聂军门调回天津。英、德、美、俄、法、日、意、奥各国兵舰之在大沽口者共有四十余艘，洋兵至津者三千余名。华兵亦陆续到津，群信为防守计，不知其有他。咸谓团匪系乌合之众，所用军器均系马刀、腰刀之类，且皆幼童为多，倘来租界与洋人相斗，万无能御枪炮之理，岂知官兵暗与之合，竟出意料外哉。

至五月十六，闻北京日本书记被董军所杀。斯时天津义和团日多一日，且不畏官兵。至十八晚十一点钟，城内教堂三所被匪焚毁。十九日，风声大紧，城厢内外，团匪满街，公然往来无忌，官兵遇之反避道而行。绅商馈粮于义和团者，陆续于途，且请其保护，其愚岂浅鲜哉。是夜团匪在河东放火，洋兵见相离不远，开炮吓之。南人之欲赴塘沽，搭轮往申江者十有其九，不料是日火车不通，不能脱身，只得回转。于是人心惊惶涕泣，然亦无可如何。二十下午，闻大沽已经开战，皆言义和团与官兵连〔联〕合，专攻洋人。至廿一日午后二点钟，炮声隆隆，排枪声如贯珠，则中西交哄，大战于天津矣。直至廿

五日天晓止，此五昼夜中，炮烟弹雨，无一刻间断。廿六以后，枪炮虽缓，时有所闻。盖自五月廿一起，至六月初五止，天津城外以及河东，火光连天。接连半月，所焚房屋，所死兵匪、人民不可以数计。可胜叹者，皆庸臣误国之罪也。嗣后各国援兵大队至津，以全球之兵力，决胜于中原。无何津郡陷，而京都危矣。

### 记京都团匪丛事

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杉山彬被团匪戕害。十六日，匪聚益众，烧外城姚家井一带教民房屋，其彰义门外西人赛马场亦同日被焚。十七日，扑交民巷，被教民枪毙八匪，因将崇文门内教堂约二、三百人杀害，情形甚惨。是日，又烧灯市口及勾栏胡同等处洋房，火光甚盛，至天明未息。十八日，烧顺治门外教堂。是夕，大栅栏教民所开粮食两铺焚毁，人声喧哗，终宵不绝。十九日，团匪又攻使馆，被枪死者十余名，伤者不计其数，因即败窜。前门大街一律闭市。是夜，刚毅从涿州回京覆命，立主开战之议。

二十日，团匪烧大栅栏德记西药房，延烧煤市街、观音寺、珠宝市、廊房头二三条胡同、杨梅竹斜街、灯笼胡同、羊肉胡同、排子胡同、西河沿、东西荷包巷、正阳门城楼，共计店铺四千余家，火至天明未熄。当火起时，匪禁水会救火。德记药房间壁广德楼，用水泼救，匪谓是秽水，致干神怒，是以延烧至此。故被灾各人，不怨匪徒纵火，反恨广德楼救火，有如是之愚者。

是日一点钟，召见王公、贝勒、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先召王公、贝勒及荣、刚二相密议后，复同各汉臣进见，太后宣布开战之议。王协揆文韶、许尚书景澄、恽阁学毓鼎，朱阁学祖谋、袁京卿昶、曾袭侯广汉、胡京堂即胡文忠之孙及满员那桐皆力争。许云：“现在各国兵舰云集，万不能战。”刚云：“有团民足恃。”袁云：“臣曾微服往交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伏尸遍地，并不能避枪炮，究不足恃。”太后云：“此系土匪，决非团民；若系团民，决不至中枪炮。”曾云：“昔与日本一国开战，尚不能胜。今与各国开战，岂有胜理。”那云：“城内断不能作战地。”恽云：“即欲开战，所有各公使，宜照公法一律保护。”朱云：

“宣召近省知兵大员入京再议。”朱、恽二公及黄翰讲思永后均下刑部监禁，许、袁正法，徐赐死。王协揆及徐侍郎用仪以保护使臣为主。刚遽云：“无论如何，现在总以阻截西兵入京为第一要策，许景澄识洋务，当可派往。”于是，太后又加派那桐同往，而开战之议遂定。

二十一日，团匪将电报局烧毁。二十三〔四〕日，德国使臣克林德 克林德一曰克脱勒中途被害。闻系董军与武卫军所为。二十四日，各国钦使有公同照会致总署，内有请皇上复辟及罪端、刚之说。是日下午，荣相发令饬董军开仗。当议发令时，皇上痛哭言曰：“如此，则数千万生灵必遭涂炭，三百年宗社必致不守。”而诸臣争之甚力，太后不能作主，遂即下令。观此则荣禄之罪魁祸首明矣。是日以后，董军、武卫军大肆焚劫，孙中堂、徐中堂、钱尚书、肃王等府第及翰林院、吏、礼等部衙署均被焚。二军情形甚于盗贼。钱尚书即由西兵护送出京。

二十八日，验看月官大臣陈侍郎学棻行至东华门，被团匪以刀刎其颈，遂即毙命。月官十三人，十人受伤，三人毙命。

按陈当实〔时〕未死，西狩后病故。董军专以焚杀为事，不改盗贼面目。内城各参铺均遭其毒。二十八日以后，京官出城有坐车者，悉被董军将车抢去，几至无车可坐。武卫中军行劫后，曾诛营官一人、兵十余名，然劫掠之事，尚不能止。端王之营官哈吉成亦被董军杀毙。有某言官奏请立诛端王、刚相、董军门诸人，旋被团匪将其全家杀尽。呜呼，惨矣！夫董福祥本西凉一巨盗，其部下类皆盗党，是左文襄收服后迄今二十余年，仍不改盗贼本色。然则收降盗者可不慎欤。唐之朱温可为殷鉴。

五月二十、廿一、廿二等日，太后、皇上召见翰詹科道，垂询开战事宜，众皆默然。有阁学联元奏云：“奴才自阅史鉴以来，即至两国失和，亦无杀害使臣之理，况公法尤以不能保护使臣为野蛮之制。今使署中之西兵仅有一千余人，聚而歼之，亦非难事。但虑各国乘间而起，径扑京都，不幸而入，势必尽情杀戮以泄其恨。奴才窃为不取。”语未竟，太后以其有意抗旨，即命正法。联阁学神色不变。旋有某亲王代为跪求始免。后于七月十七日，又奉旨赐死。

团匪初起时，荣相颇深忧之。五月十九日建议，召李傅相以议

和，召袁慰帅以剿团。擘画周祥，颇足钦佩。盖此时各国尚未决裂，大局尚可收拾。詎刚贼于二十日由保定回京，面奏义和团之如何忠义，如何神通，太后遂为所惑。适同日总署大臣赴英署道歉，英钦使曰：“汝国剿除土匪，尚且不能，何以为国？然使皇太后归政，皇上复辟，则各事当易议了耳。”此语渐为太后所闻，不禁大怒，即命董军、团匪拦杀洋人云。

京中义和团匪，不独满人奉若神明，即汉人中如徐中堂桐、赵尚书舒翘亦不能抗疏力争。荣禄之府第亦悉数被焚。而徐、赵数人，且迎合权要之意，力保团民之足恃。詎料五月二十八日，徐相之家眷悉遭团匪掳劫。徐相见势不佳，不得已长跪团匪头目之前，始免一死。堂相固专为身家计，而跪乞于匪，亦不羞乎？惟房屋、什物、付诸一炬矣。王中堂文韶家眷早已出京暂避，其它第亦为匪焚去。中堂后住会典馆办公，以户部衙门亦烧去也。其余京官被杀者，不可胜记。按徐桐本汉人，其先世卖国投旗，为汉军籍。

无毓贤左右其间，刚毅不至如此之横；无刚毅左右其间，端王亦不至如此之横。其时都中亦设督办军务处，旨意拟出即发，多不呈两宫核夺。可知五月廿五宣战之谕，实是端、刚矫传。东南督抚不奉其命，大有识见。

湖南杜本崇太史乔生于六月携眷出京，遇团匪截住，用刀将其腹中，又用蜡签刺其夫人立毙。杜太史经各兵环求，幸未殒命。

京都九门俱闭。义和团号称五十万。时京中各住宅日日被团匪派人搜查，并称须焚香磕头迎接。都中香店生意大旺，京官虽一、二品大员，亦不能不为所胁。

六月下旬，副都统庆恒眷属被拳匪杀毙，当经奉旨令王大臣查办，将下手之团匪五人正法。詎团匪愤无所泄，竟将庆恒亦凌虐致死。虎神营中人闻之大噪曰：“纵谓庆恒有罪，戮其身可矣，何至戕其全家？”端王亦大怒，操刀出，欲与义和团长相斗，刚、赵诸人力阻之，始止。

李鉴堂钦使乘衡、鹿芝轩中丞传霖率勤王之师，到山东时语人曰：“东南各督抚请痛剿团匪之电奏，我虽列衔，实非本心，此次入京，

愿以一死报国。”时端邸疏奏，团匪势渐散，故召李傅相有议和之举。迨七月初一日，李鉴帅抵阙，力阻和议，于是和议中变。许、袁二公授首，旋接鉴帅帮办武卫军事务，于初六日出京督师，所部湖北提督张春发、江西臬司陈泽霖<sub>雨人</sub> 张陈二军不战而溃。及夏辛酉、万本华、计三十营。初八日，战于北仓，败绩。十二日，又战于杨村，复败。全军皆溃。愧愤交集。十七日，退至通州张家湾，殉节。或云受伤殒命。赐谥忠节，旋即撤销。若鹿芝帅则行至宿迁、郟城交界之五花岭得病，致未遽行。鹿未病，实畏避不进。鹿于中途扈驾，至西安入军机，一如刚贼之顽固。

北仓、杨村之役，裕寿帅、李鉴帅、宋祝帅、董星帅，马玉崑、何永盛二军门，均在场督师鏖战。何军门阵亡。直隶总督裕寿山制军禄亦于十二日伤重殉难。又云用枪自击死。

七月二十一日，京城失陷，宋祝三官保庆徐荫轩相国桐俱殉节。徐相全家俱殉难。大学士荣禄、尚书崇绮退守保定。八月初二日，承恩公崇绮因恢复无期，殉节于保定府之莲池书院。《申报》作莲汀，以衣带自缢。崇公赐谥文忠。

五月十九日，洋人已与团匪接战。荣禄前本力主剿匪。自廿六日董军与英提督西摩接战回京后，荣相与之相见。两日后，华兵始以炮向英使署攻击，其时各钦使均在英使署中躲避。廿九日，荣相忽易初心，竟与董福祥同攻使署，荣自某门而进，董则由前门往攻，洋兵奋力死战，当将华兵攻退，计伤毙华军约有一千人。

六月十九日，天津失守之日，朝廷降有谕旨，保护洋人。其后即无战事。此节指京中各使馆也。

六月初七日，有电旨伤新疆巡抚，将遣戍之前户部侍郎张荫桓就地赐死，盖被人指其通俄也。

官中止有虎神营兵驻守。东华门任团匪出入，横行无忌，太后亦不能禁止。

都中内城，自正阳门至崇文门三里，所有民房概行烧毁。各国使馆围攻一月，竟成焦土，惟英使署无恙，其实乃法使署无恙。故各国使臣除德使被戕外，余皆避入英使署中。所伤居民、教民、洋人，不

下六、七千人。

团匪称洋人为“大毛子”，称教士为“二毛子”，称办洋务之华人为“三毛子”云。

驻京各使馆内，皆掘地隧避弹，其隧甚深，可通至西什库地方尚书立山宅第。适附近西什库团匪疑尚书有由地隧接济使馆军火、粮、械事，故朝廷将尚书革职监禁。

徐侍郎<sup>用仪</sup>、立侍郎<sup>山</sup>、联京卿<sup>元</sup>，均于七月十七日奉旨赐死。

吴郁生太史放主考出京后，家中存储古玩金石甚多，一日为义和团掠去，尽送端王处。端王乃留古玩金石，其余一概散给义和团。

六月二十左右，皇太后、皇上谈及时事，太后因问上曰：“为今之计将安出？”上曰：“寡不可以敌众，弱不可以敌强，断未有以一国而能敌七、八国者。为今之计，惟有停战议和为上策，其次则迁都。”太后颇颌之。言次，忽有贝勒起言曰：“国君死社稷。皇上安可咫尺离京城？”上曰：“朕岂惜一身，然如太后及宗庙何？且古未有京城糜烂如此，尚能布置一切者。”此贝勒拂衣径出，迁都之议遂寝。

宋宫保庆入都陛见时，极陈弊端不可轻开，从前中东之役，仅与日本一国开衅，尚不能支持，何况与八国开衅乎！况现在军火不足，臣营中子药仅敷三战之用，过此即不能开仗，望为寝议。太后闻之，无复他言，但痛哭而已。

翰林院衙门亦被拳匪所焚，中藏历代秘本、书籍、古画等物，均毁坏无遗。

江苏候补某太守，由北南旋，途中遇匪搜查綦严，遇逃亡者必焚黄表数道，以烟焰升上者为佳，太守迭遇匪徒，共焚黄表至十三道之多，幸烟皆直上，故得无恙。

各部衙门焚毁后，诸京官纷纷出京。黄慎之学士将出京，将家存器具遍托亲友，已行至通州，恐所托不妥，乃复入重遣托之，复出都。遇匪诘之，黄曰：“欲出城视亲友耳。”“时已吁，岂是探亲友？必是欲逃耳。”将杀之。或止之，为请命于太后，太后命勿杀，而团匪不可。刚、赵等执奏不宜惜一人，而失大众之心，宜思善处之道，乃命拿交刑部云。迨联军入京后，黄始出狱，在京办理平臬。

邓小赤中丞在都时，遇义和团，叱问：“何人？”从者对曰：“是新放贵州巡抚邓大人。”匪叱命下轿，邓未允。即拽之出令跪，邓未即跪，则以数人按之跪。又由二师兄为焚香，香烟直上，挥令去。问：“前后车辆皆汝一起乎？”曰：“然。”曰：“何用如许？且伊等皆何人？”邓曰：“是吾子及仆等。”匪曰：“汝子作何事业？”曰：“在京供职。”匪曰：“然则汝何故携去？”曰：“癯老，欲以奉养。”匪曰：“汝精神甚好，何用此。”即挥之去。邓仓皇走二十余里，始遇一仆携一包袱，内有麻布袍等，邓取服之。又步行四十余里，始遇某君，假三百金。以百九十金雇车至德州，沿途地方官多不认其为赴任大员者。至前同行之眷属及家丁等共十二人，则均不知所往。

天津失守后，有人至各署搜寻文件，第一日寻获文件虽少，然皆颇关紧要者。并在制台署寻出天津府代统带义和团之王德成领上白面粉六百包印领一纸，并死伤义和团家属领取抚恤之收据多纸。至义和团往见制台之名片、衔片，竟多至百数。又有一票，系开列各义和团名姓、年貌、住址，以及各人所领之军火，是亦可知直督衙署实义和团之大营也。

津城未破时，闻太后于六月十一日，曾派天津土人刘恩溥为钦差。如醉如痴，积想成梦。抵津后，即以东门内电报局为行台，当往拜义和团头目，奖励一番，并称带有太后旨意，随即开读云：“此次北省竟有义和团民同心同德，以保全国家、驱逐洋人为份内之事，实朕意料所不及，朕心甚为嘉悦。兹着刘恩溥带出内廷帑金十万两，交裕禄发给该团民，以示奖励。钦此。”刘复告诸义和团云：“设使尔等能竭力抗阻洋兵，以助朝廷，后来皇太后必有不次之擢，尔等即可因此而致富贵”云云。可知内廷直与团匪交结之言不妄也。城破，刘不知所往。

沧州一带，团匪专事杀人夺物，号为“黑团”。五月下旬，沧州附近之薛家洼地方，有自天津来之某观察家眷船数号，行李颇多。该匪故借查验为名，登舟行劫，继竟肆意杀人。计共死各船上人百余，夺去什物计值千余金。会梅东益统领适带兵经此，访查情形，勃然大怒，即率勇往剿，计团匪死者千余人。自受此创，凡沧州以下，执刀扎红巾者几绝。人咸领梅统领之功不置。至七月十一日，奉上谕，贵州提

督梅东益，着即行开缺，由此而推，非无因也。梅既杀团匪，必端、刚等所劾。

六月十六日，奉上谕：“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提督聂士成从前著有战功，训练士卒亦当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屡被参劾，实属有负委任。昨降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甚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詎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操，原欲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殊堪痛恨，姑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退惠者比，著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用示朝廷格外施恩，策励戎行之至意。钦此。”至二十八年二月初十上谕赠太子少保，予谥，国史馆立传，立功省份及原籍建祠，子三俱升官，另赏母银一千两。

论曰：聂起自行间，经百余战，积功至提督，其始事不能尽详。然甲午之役，聂统偏师，防守奉天将及半年，使日本倾国之师不得过辽阳一步，功最不细。身为提督欲自遏匪乱，以安百姓，力保疆土，以御外人，不为不尽职。徒以不能附和，致触时忌，遂使数十载亲甲冑、驰戎马以争死敌者，曾不如一张空拳。其积而发愤，亦可怨矣。营官宋占标随同殉难。身死之后，家属被掳，不知存亡。母老又病，以八十之年，亲见家祸，又陷虎口，生人之惨，盖不可言。二子流落，间关江淮，以狼狈北行，求马革裹父尸而尚不得。呜呼痛哉！噫，此古人所谓功名之士，负载而长叹者也。聂虽死于敌，实被端、刚所杀无异。至廿八年二月上谕，加太子少保，予谥立传建祠。

七月初四日奉朱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屡次被人参奏，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钦此。此谕出自启秀之手，各存私心者，因不附端、刚也。按先是六月中旬，两宫以次召见六部九卿，许、袁二公及吴总宪廷芬应召趋入，见太后未出，皇上先升宝座，遂跪近御前。上执许公之手而谕曰：“今不议和，百万生灵将涂炭矣，尔须将其中利害痛陈于慈圣之前。”及太后出，见执手状，加以呵斥。二公复极陈中外之不相敌，乱民之不可

用。吴公旁引其肘，二公不为止，陈谏愈切，至于痛哭流涕。既出，复会衙上疏，不称旨，留中数日。及洋兵日进，复会疏，略谓团匪初起不难扑灭，主谋不善，养痍貽患，以至兵连祸结，九庙震惊，乞速诛谋臣以冀挽回危局。疏上，太后震怒。

七月初二日申刻，有九门提督番役持大金吾名刺，邀袁公入城议事，伪言总署堂官皆集，许大人已先至。袁公喜，以为廷意将修和也，乃疾驱而入。至提署，则有番役及义和拳匪数十人，拥入刑部。次日午后，即传出诛谕，责以离间，遂同赴西市。先后奏稿，皆袁公手削。又有日记一册，于拳匪起事以后中外肇衅、枢轴主谋诸事，载之綦详，现皆散失无存。所居二条胡同寓所，本翁虞山宅，亦已被焚。当袁公在狱时，手草遗书数十纸，悉被拳匪焚毁，今已无只字留存矣。伤哉！又云许公之被祸，实因先一日缮写一信，飭送某国军营，略言团匪之乱，系端王（蒙）蔽皇太后纵之使然，与皇上无干。不意信差被董军所获，将信呈览，太后大怒。翌日召见，又痛陈各国与中国强弱之势，并力言拳匪之不【可】恃，遂罹此祸。且平日与各国钦使交谊颇睦，当围攻使馆时，曾通消息。

两宫未经启辟之时，团匪即将宗室中之有声望者先行搜杀，约有二十余人被害。又云，宗室中被杀者十三人，端王之令也。端王谓该十三人不随乘舆西幸，留京通敌，故杀之。

北京杀戮情形不堪设想，太后、端王之意，似谓凡与西人素有交谊以及诋毁义和团者，俱当治以死罪；即使初与外人结纳，后依团匪求生者亦在不赦之列。乃至守旧如直藩廷杰，其不悦新法，痛恶西人，人所共知，亦因团匪一言致死。

任观察之骅数年前曾摄天津道篆，拳匪之变，由津逃避。行至静海县迤南，突遇匪人。叩以官阶姓名，观察一一答之。匪人艳然曰：“呼！役夫！汝食皇家之禄，不思尽忠报国，抵御洋人，泊〔咱〕老子目中实看不惯此种尸位素餐之辈也。”遂将家人一百余口次第杀戮，劫去资财数万金。观察无可如何，惟有吞声饮泣而已。

直隶候补道谭文焕自津城失守后，率领拳匪数十名逃赴保定，谒见藩司廷雍方伯，而陈津事，并欲再集拳匪，以御敌军。方伯大怒，

令将带来拳匪悉行正法；著观察即速离境，不准在此逗留。闻旋由省逃至高阳，被马队拿获，解赴保阳正法。实于又八月二十日被西兵拘获，十月十六日，斩首天津。

七月十一日，各国联军在北仓与乱兵、团匪及李鉴帅勤王之师血战良久。华军奋勇异常，西军死伤不下二千人。旋经英国兵队用列低一作来台毒药炮攻之，华军始不支而败。内廷闻之大惊，故十三日始降旨派李傅相议和云。按李军一战即溃逃，并未血战。

京津一千五百里以内，尽系团匪踪迹，其所穿号衣，均有“乾”、“坤”二字。

拳匪不过贫民乌合耳。彼等多属天津工人，因设铁路而绝其生业，而铁道工役又多属教民。彼等蓄怨于衷，久思报复，遂至联群结党，酿成大变，至创千古未有之奇祸。加以北方久罹河患，今年又久旱，不能播种，农夫仰屋兴嗟，束手无策，以致附从团匪者，实繁有徒。

晋抚毓贤在山东巡抚任时，纵容大刀会匪，并纵恿团匪，人所共知。至山西后，为害更烈。先请太原府教士至抚署，并许以派兵送往津沽。各处教士不知其诈，从之。毓贤杀之，不遗一人，而自出奏请奖。又云，毓于六月间，大索全省西教士，共得三、四十人，缚至辕门尽行处斩。毓抚亲手刃一教士以为倡率，其余由拳匪中幼童持刀乱斫，死状甚惨。毓抚笑谓僚属曰：“从此民气可大伸矣。”又云，毓曾招集团匪聚居省中，以保护为由令各处教士悉行移入省城，迨各教士到齐，乃阴令团匪于夜间围而歼之，鲜得免者。其残暴有如此。

山西巡抚毓贤始请勤王，继见京师消息危迫，惮于冒险，乃受意司道奏留防御。故该抚勤王兵驻守居庸关，并未前进，抚篆则由李方伯廷箫暂摄。

天津当未失之前，裕制军特聘义和团目独流张老师、山东曹老师率同团民助战。该团目允之，并称其法术可闭枪炮云云。当由马统领玉崑约日同与洋兵开战。及期，该团目不至，经马统领、裕制军请之再三，依然不至。马统领因自往请。至，则团民方抢当舖及商家什物，欢声鼓舞，负携而回。马统领见之大怒，立命部下放枪，击毙团

匪二千余人。民皆称快。至张、曹二老师查无下落，不知逃往何处矣。张被马公枪中其臂，至王家口，复被民杀死。

各国联军于七月十九日迫北京城。十七日，失北通州，洋兵并不纵火杀人。二十晨，俄兵独攻东直门，入而守之。英、美二军于下午二点钟进取东便门，时华兵不甚抗拒，联军乃得由崇文门而入，至各国使馆。下午四点半钟，华兵一概避入内城。至夜半，联军破□和门，俄兵亦于是时同入。华人死者甚多，街上尸骸枕藉。廿二日，联军入大内。当二十日入外城后，廿一日在东安门开战。廿二日，皇城失陷。美兵守大清门；日本兵守东安、地安、西安三门，禁人出入。太后与皇上等于廿一日黎明出京。（以下录王文韶七月二十九日信，略。见《义和团》第一册 183—185 页。）

闻联军入都时，先由华官延请，准共带兵二千余名，各国已许之。不意入城后，乱兵忽闭门巷战，颇多伤折，于是联军驾梯轰城，故城内官民颇有震毙炮伤之事。

七月二十六日，皇上如鸡鸣驿，下罪己之旨，略言：“不谓近日衅启，团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至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已非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心，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朝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试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陆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弛〔施〕其责备耶。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銮舆，暂行巡幸太原。所幸就道以来，慈躬安全无恙，尚可为天下臣民告慰。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云云。旋派庆亲王回京，会同李鸿章便宜行事，为议和大臣。太后甫幸太原，即传伶人入内演戏，及入西安，此风尤盛。西安本荒瘠之处，重以旱灾，顿开戏馆三处。太监李莲英等更用事。荣、鹿二人又专权。此皆太后之厚德所苦者。我皇上始终被其所抑，故中兴之欲夫复何望？

都中太庙，除文皇、穆皇两庙外，其余尽皆焚毁，大内物件存留尚多，联军迁之某处，各国自为记别，并派兵看守宫门。

京城内外，华人尸骸及马匹尸骸狼藉遍地，饿犬争食，惨不忍睹。

城内日人所占领之界内各店舖，每家门首均悬挂“大日本顺民”等旗号。他国所占领之界内，甚为荒凉，亦无悬旗等事。所遇华人，均手提一旗，上书“日本顺民”等字样。呜呼，惨矣！痛矣！

李秉衡率军退驻通州，闻联军将到，即更衣而遁，不及半点钟久，全军尽已溃散，故服鸦片自尽。人以李素畏冒险，果然。

八月中旬，奉上谕：“朕恭奉慈舆，安抵太原，本非久计。以长安为自古帝王州，山川西塞，雄据上游，著端方于西安省城内选定驻蹕之所并经蹕地方，妥为筹备。当此时势艰难，库款窘迫，朝廷当卧薪尝胆，崇尚俭德，该抚亦当仰体此意。一切事宜毋庸奢侈，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闰八月初三日，上谕岑春煊补授陕西巡抚。

李傅相于七月初□日由粤乘安平轮船到上海。八月廿二日，仍坐安平赴大沽。廿六日，抵塘沽，往见俄水师提督，互谈二点钟。次日登岸，俄派兵官二员护送，乘火车至天津。闰八月初八日，接受直督关防。初十日，晋京，沿途有俄国马队二百人护卫。按傅相实系初九接印，十二日起程，十八日抵京，由水路至通州，然后遵诏入都。

八月二十一日，奉上谕：“廷雍奏团匪初起，雍实纵容之，而成大患，今则见匪势败，始请剿办，其实雍乃拳匪之首。后又迎西兵入城，旋被西人拘禁，罪有应得，后被斩。拳教相仇，酿成大变，现仍纠聚请旨饬办一折。此次祸端，肇自拳匪，叠经降旨，痛加剿除，兹览所奏，该拳民犹复胆敢在交河等处啸聚，杀害良民，抢劫财物，藐法已极，非从严剿办不足以惩凶顽。姑念该拳民等，多为拳匪迫胁，自应分别办理，着直隶各路统兵大员，凡有拳民聚集处所，勒令呈缴军械，克日解散，倘敢抗违，即著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钦此。”

刑部监狱被毁后，前次监禁之龚照琦，即甲午中日之役旅顺逃官，已潜逃回南。并戊戌政变后奉旨永禁之徐致靖亦出京。

闰八月初二日，奉上谕：“此次开衅，变出非常，推其致祸之由，实非朝廷本意，皆因诸王大臣等纵庇拳匪，启衅友邦，以致贻忧宗

社，乘輿播迁，朕罔不能不引咎自责。而诸王大臣等无端肇祸，亦亟应分别重谴，加以惩处。庄亲王载勋、恭亲王溥静、贝勒载瀛、载滢，均着革去爵职，端郡王载漪，着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并着停俸；辅国公载澜、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西人又加指怡王。均着交该衙门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翹，着交都察院交部议处，以示惩戒。朕受祖宗付托之重，总期保全大局，不能顾及其他，诸王大臣等谋国不臧，咎由自取，当亦天下臣民所共谅也。钦此。”

同日，奉上谕：“大德国驻京使臣克林德，前被兵戕害，业经降旨，深为惋惜。因思该使臣驻华以来，办理一切交涉事宜，和平妥洽。朕追念之余，倍加轸惜，着赐祭一坛，派大学士崑冈，即日前往奠醴。灵柩回国时，并着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着再赐祭一坛，派户部右侍郎吕海寰前往奠醴。用示朕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钦此。”

初三日，奉上谕：“大日本驻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一事，前经降旨缉匪惩办。因念该书记生在使馆当差，理应一律保护，乃因事出仓猝，遽尔被戕，实深轸惜。着派礼部右侍郎那桐前往致祭，并赏给祭葬银五千两。灵柩回抵本国时，着内阁侍读学士李盛铎，派参赞官一员，再行奠醴。用示笃念邦交，惋惜不忘之至意。钦此。”

李傅相、刘宫保、张制军、袁中丞会参酿祸诸臣之电奏递到行在后，皇上震怒，面斥端、庄二王及刚、赵诸臣误国殃民之咎。诸人皆俯首无词。久之，太后始命王协揆下去拟旨，诸臣始退去。继而出使各国诸使亦会衔电奏，牖陈闻见，奏参酿祸诸臣。

闰八月初七日，奉上谕：“朕恭奉慈輿，驻蹕太原，将近两旬。该省适值荒歉，千乘万骑，供亿维艰，食用皆昂，民生滋累。每一念及，怒面难安。且省城电报不通，京外往来要件转辄每多延误。不得已，谨择于闰八月初八日启銮，西幸长安。沿途供应及到后起居服用，只须简便，承办各员不得遇事铺张致滋糜费。至于筹粮筹饷责在疆臣，着各该督抚实力筹划，源源多解。东南各省转运较易，并着将筹定粮饷迅解行在，以资接济。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译日本《台报》之论曰：中国而能中兴也，天下之大幸也。中国而至于灭亡也，汉人中必有奋袂而起、更造新国、以与列强抗衡者。夫华盛顿民主之变，而美得自主之权；维也纳有列邦之盟，而奥无亡国之祸。方今世运已新，地力回转。全球之运，将进升平；五洲之机，亦归中土。一旦新机独运，爰力相联，如俄罗斯之变法自强，如普鲁士之联邦雪耻，如美利坚之力争立国，如法兰西之大伸民权，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置之死地而后存也。夫今日之支那，如大鹏之伏焉，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三年不飞，一飞冲天。苟搏摇而上九万里，则亚洲之局，东洋之枢，辅车相依，势无覆辙，不独东中两国之幸，抑我黄种之幸也。录七月十八《中外日报》。

初荣相及总署堂官常与各国公使通信，盖中国政府自知德使被害，其曲在己，后来致祸，必至不可胜言，故有是举，冀为日后地步。继而政府欲将德使被害一事，委过于土匪，不知其时有德人柯德士在场。柯君尚未死，日后自有人为证也。迨联军入京后，月余，有人将德使平日所用之金表求售，被日军察出，将其人获住。讯之名曰海全，年五十二岁，盖其人为戕德使之同党也。杀德使者实名恩海。

当李傅相接充全权议和大臣上谕后，即将谕旨电达各国外部。其时均有回电。电中云何，尚不得知。大约俄国意欲索地作偿；德国则因使臣被戕，有复仇之意，须俟北京平定后，方能议和云。

庆亲王入京后，各国欲使公请庆邸转达天听，请皇上回京复辟，俾和议得以速成。

李傅相莅沪之第三日，南方新党十四人联名上书，公请某观察代呈。其辞曰：“窃维团匪倡乱将及两月。北苦兵祸，南惑谣言，燎原巨祸，近悬眉睫。幸中堂秉节东粤，坐镇从容。威以制奸，德能及远。得以维持中外和平之局，遏止草莽蠢动之机。而此外如江、鄂督抚亦能智周中外，于交邻保境之道无微不周。然北乱未平，东南难保。须先平北乱，始足以保东南。两月以来，东西各国遣兵派舰日多一日。倘使外师云集，匪类肃清，则有挟而求，市德于我，其要素必有不堪言喻者。不知政府将何以应之。长江一带，虽经中西官吏订约协商，然列国订约之故，实因兵力未厚，无暇图南。倘北事顺手，则何难毁

弃前约，而以兵力相加。不知我疆臣何以应之。故欲安社稷须先缓外兵，欲缓外兵须先剿匪。近征列国舆论，金谓此番乱事倘由中国自行肃清，则交涉自能和平办理。由是观之，吾国果能将团匪速行剿洗，则大局未始无转机之日。然今日剿匪，较诸曩时，难易不同。叠次谕旨，判若两途。若不辨明真伪，则不可言剿；若无可利用之将、得力之兵，则剿而无功。此某等虽目睹有勤王之师，为剿匪之举，而又深叹统率之非人，终至无益而有害也。侧闻中堂遵诏北上。则大局安危，中外属望惟中堂一人。凡进止迟速之间，定难安邦之策，必有成竹在胸，非某等所能仰窥万一。然时局如此，非用痛剿之一策，则更无办法。非勋隆望重、历膺难局如中堂者，又不能周知利害，洞悉艰难。伏乞与各督抚会商，速派劲兵，协筹军饷，公举统兵大臣一人，整队北上。一面痛剿津匪，凡有助匪为乱，悉戮无遗；一面电致列邦，请止派兵，以免猜忌。惟某等尚有过虑者，目九〔下〕匪党布满宫闱，丛集鞞毂。万一西师猝入，彼党计穷，二、三贼臣挟两宫而西走山、陕，则大局愈不可为矣。若能于勤王诸将中，择其明干精练、稍明大局者统一大队，驻守西道以遏贼众之狡谋。更有陈者，或统兵大臣北上剿匪之时，有不顾国家，昧于时局，矫传诏旨，力行阻挠者，即宜徇中外人心，奏请正法。总之，朝命不可违，而非出自两者〔官〕圣裁者，则不得视为朝命；臣节不可亏，而不奉贼臣之伪命者，则不谓之有亏臣节。中堂公忠体国，必能以国事为重，死生利害，在所不顾，不致拘此末节，而误邦家。然窃恐疆臣中，有不免介于此者，故敢为中堂诸公剖切辨之。不奉逆命，则所以默体圣裁；痛剿团匪，则所以保我大清。协力同心，共助国难。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某等蒿目时艰，同深感奋，敢竭款款之愚，惟中堂垂察焉。”

京城失守之事，两宫实未料及，因各官奏胜仗者居多。及二十一日，洋兵入城，则圣驾适才起辇。时约早晨八点钟，京官各宅多熟睡未醒；幸洋兵倦极，随地眠卧，至夜八点钟始起，亦未骚扰。惟俄兵经过顺治门、西单牌楼一带，略有疮痍痕迹而已。并闻政府诸公皆随后赶上，其随扈圣驾者只有二军机章京耳。

扈驾诸臣多有未及带仆从行李者，幸城外一带好善之家施粥赈

济，故诸人虽步行，而腹中尚不至枵饿。夜间寄人檐下及露宿居多。

圣驾西狩时，途遇拳匪甚多，仍然劫掠。后刚相至，匪中有识之者，为具鸡黍之饌。刚相喟然曰：“我为汝等竭尽心力，汝等皆将饿毙之人，今日皆有衣食，积蓄皆厚，而我家破人亡，未知如何。”旋以箸指后来车曰：“我待汝辈不薄，如我家某人来，请看我之面，好好护卫可也。”言毕，徒行而去，涕泪弥襟。

洋兵入京，颇疑中有埋伏，进步颇迟。继见使馆兵至，始放胆而前。盖武卫各军、神机、虎神及步军统领所属各兵，约六、七万人，皆已散灭无踪。

团匪首李中，李来中由董福祥荐于荣相，乃董之义弟。自北仓失守后，退〔即〕已逃避，不知所住。实系李来中。

此次北方兵溃，御驾蒙尘，端、刚等谓皆由南省各疆臣不肯接济军火，坐观成败所致。故朝廷屡有各该督抚具有天良之谕。

当李鉴帅入觐时，极言东南合约之非。且言不诛外省一、二统兵大臣，不足以震中国之势，而外人决不能除。故许、袁以直谏先罹其咎，所以儆外臣也。鉴帅兵溃自尽，端邸闻之，恸哭曰：“呜呼！天胡不佑，我国家失此明佐，而令边衅无已时也。”边衅是谁所启，虽寸磔端、刚，不足以蔽其辜。故身后之恤典甚优。赐谥忠节虽荣恤一时，其如难逃众口，以及天下后世何。至十二月，奉上谕，恤典撤销。

自北仓败退，裕帅阵亡，端王、庄王、刚毅诸人始知畏惧。端王及澜公拟收合余烬，背城借一；刚毅则专主西奔。刚毅之志于此可见。澜公起立誓刚曰：“我等误听汝言至此方知误听刚逆之言。噫，迟矣！此后身家难保，此时有刀，定与汝并〔拼〕命矣。”伸手拟掌其颊。刚飞奔逃去。

自北方匪乱，论者皆追咎董星五军门之误事。因其手握兵符，中怀叵测，毕竟盗贼心肠，故未敢参奏。董则积横如故。按董之横实由荣禄主使。昔左文襄公督师西陲时，因董冲锋陷阵，稍加任使，如武侯之视魏延。然尝私语客曰：“观董某行事，志大而多浮，可小任不可大受。异日朝廷如用之，必流血千里。吾为其末路惜矣。”今皆服左公之知人。

今春，京都有术士善相人，太后召之入宫，命遍相诸小王贝勒等。术者指大阿哥，敬谓曰：“此将来太平天子也。”此一言杀尽无限生灵。

端王心喜，适合那意。遂决计驱逐外人，以符太平天子之言。

刚逆乃翻译出身，故最恶翻译二字，贼出身，见贼必恨。并学堂、同文馆，亦并恶之。

北通州自联军攻破后，俄、法二国之兵一切行为，大干军律；凡有妇孺多遭杀戮。其情状之惨，虽日本统兵官福岛氏亦为之不平，曾向俄、法两国统帅痛加劝谏。然忠言逆耳，恐亦无济于事。

联军统帅瓦得西爵帅一作华尔 德西，德人。抵京后，已照会庆王及李中堂，请速交出肇乱罪魁，措词甚为严正。各国皆然。

升授陕抚岑中丞曾于召见时面奏迁都陕西事宜，有七有益、三无恐之说。故中朝遂决意西巡。当有何、彭二公力阻，未俞允。

记侍郎立山立山本姓杨，字裕甫。遇祸事：客有自京师南下者，历述侍郎立山被祸一事，而后叹朝廷刑法真与儿戏一般矣。当侍郎被逮时，端王倩大师兄研鞫。所谓大师兄者团匪头目也，装束离奇，箕踞高台之上，叱侍郎跪其下。诘之曰：“某日尔为何以盛饌宴美国人丁魁良？按：丁乃同文馆教习。某日尔何故以珍物馈某使臣？尔与某洋人订金兰是何意见？”侍郎曰：“事诚有之，然金兰谱则未之订也。”大师兄乃叱逮者带侍郎下。侍郎叹曰：“我命休矣。今之讯我者即我家犯事撵逐之长随，挟有前仇，必图报复。我命休矣。”翌晨，太后、皇上视朝。端王奏称：“立山私通外人，罪在不赦，请即明正典刑。”时庆王在侧，急奏曰：“立山何罪哉？既在总署行走，即不得不与外人交。若欲加刑，则臣请先受戮，缘臣管理总署久，与外人交际更多也。”太后默然。端王又曰：“立山苟不与外人通，试问攻西什库教堂时，何以竟不迁避？”庆王曰：“立山私第在西什库之北。当日由北方炮击，故迤南居民皆迁避，迤北非炮弹所能及，胡〔何〕避为？”端王语塞。为间复奏称“及今不诛立山，明日恐将无及。日后如酿成巨患，非臣力之所能肩也。”太后首似微颌。端王遽叩首谢天恩，叱押侍郎赴法场。而庆王亦不复敢争辩矣。呜呼冤哉！

续述毓贤事：晋抚毓中丞，性好残害，不惜人言。前为山东曹州府知府时，曹故多盗，毓抵任后，不分良莠，岁饬共杀二千余人。于是声名卓著，受荣相之知。迨陈臬陞辞，朝廷垂询东事，毓言匪已肃

清，永无后患。其实今之拳匪、大刀匪，即昔日之曹盗也。及开府山左，盗氛日强，毓素不知兵，不能剿除。去夏沂州之乱，被各公使诉于总署。毓急求于荣相。谓匪皆义民，神技可用。因有岁腊来京之诏。适政府怀闭关罢约之志，毓倡言曰：“当今国势日堕，由于民志未伸。今如再杀拳民，无异自剪羽翼，而开门揖盗也。”端邸、刚相深韪其言，入奏两宫，谓毓贤才可大用。旋拜晋抚之命。而涿州之案、涞水之乱，从此起矣。又毓一日宴客，饮酣，谓宾僚曰：“某能啖生鱼头骨，公能之乎？”宾皆对曰：“不能。愿公试之。”毓乃历啖数头，并无哽噎之状。众皆惊曰：“公神明文武，社稷之福，琐琐欧美，焉足述乎。”毓益洋洋得意。

北京太和、中和、保和等殿及南海等处确已焚毁。惟大内无恙，由西兵巡守。

王京卿培佑，曾于五月中，首先奏请招抚义和团匪，并给予口粮。当奉旨交裕禄覆奏。陈京兆夔龙，则以曾上摺痛诋新学，请将何愿船、魏默深二氏之书，严禁流布，为政府所契赏。故此次均蒙升擢。可知行在大权，仍属端、刚等。此二人阿附权奸，皆宜杀却。

自四、五月以来，山东袁中丞所杀团匪不下四千人，从未有宣赦者。属下各官获到团匪，禀问须否解往济南候审，中丞则一律命以就地正法，毋庸送来。其部将奉令前往剿匪者，中丞皆嘱曰：“凡是团匪，悉数杀之。”其间难免有良民冤杀者。因此，团党所遣刺客来行刺者甚多。然每为袁中丞所觉。所有避难西人，自山东南来者，皆言袁中丞乃吾救主，难民能入山东边界，不啻登天也。

六月初八月，直督裕禄片：“再，各属义和团民先后来津，随同打仗。兹有静海县独流镇团总张德成，带同所部团民五千人，于本月初二日到津来谒。奴才察看其人，年力正强，志趣向上，现饬择地驻扎，听候调遣，并酌给军火、粮食。除候立有功绩另行奏奖外，理合附片具奏。此外各团总，如静海之曹福田、韩以礼、文霸之王德成，均尚可用。合并陈明，伏乞圣鉴。谨奏。”奉朱批：“知道了。著即妥为联络调遣，以助兵力。钦此。”前所谓直督衙署，系义和团之大营，果不谬也。

闰八月十一日，行在奉上谕：“本日朕銮舆行至义安村地方，突有疯

人郭敦源所谓疯人二字明是饰词自称义和团头目，异言异服，冲突仗，实属不法已极，着即行正法，以昭炯戒。介休县知县陈日稔于此等事颀预匪类，并不查拿，其平日纵容义和团可知。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钦此。”嗟乎！六月之义和团与八月之义和团，其荣辱相去天壤。当六月时，奖励备至，迨八月，诛戮频加，然则纵容团匪之政府将何以处之？噫！陈令亦不得其时。

被戕德使小传：驻京德使克脱勒，一作林德克〔克林德〕男爵，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号生于德国普斯德姆地方。父名奥领斯脱，克脱勒乃其遗腹子也。少时曾习华文，曾充德国驻奥领事府译官。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广东租界有事，克脱勒竭力保护。租界得以不陷，所有妇孺赖以得全生者，克脱勒之力也。后德皇威廉第一畀以红鹰四等宝星，以旌优异。随后历充交涉要差。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充驻扎墨西哥国公使，后即继海靖为驻华公使。于六月十八〔六月二十〕号在北京被戕。其夫人勒氏，美国人也。

杭绅王夔石协揆，家眷半留都中，其半于六月间回籍。闻有义和团二十名并荣相饬派之差官二人，带有令箭，沿途护送。义和团每到一村，迭次换班，送至尽直隶界而止。入山东境，纷纷贴有袁慰帅禁止团匪告示，绝少团匪的踪迹。惟北上之兵，拥挤不堪，以有荣相令箭，得以一路平安云。非新非旧，亦团亦洋，模棱两可，中西皆宜，可与长乐老人为友。

前曾有旨，令驻扎外洋各钦使下旗回国。各钦使皆不敢奉命，惟驻法裕朗西钦使即欲乘此回华。旋知各钦使皆不行，始仍留驻巴黎。又闻驻洋各钦使。电参首祸诸政府时，裕钦使亦未列名。

两宫西幸太原时，旗兵、团匪骚扰不堪，劫掠频仍。盖太后抵太原后，山西绅商均奏参端、刚诸人。故端、刚等特纵容以为报复也。

山右本称乐土，素无拳民，晋抚毓贤从直隶招之使来，民间遂乐仿效之。西人自得京师之耗，向抚军求保护，乃悉诱聚而歼之。毓且手刃数人。太谷县某大令奉上台札饬保护电杆，为拳民所不喜，控诸中丞，遂挂弹章。拳民恃大吏奖借，日即纵横。平阳府太平县侯大令患之，谕令赴县署报名，以便申送天津御敌，否则即为假冒，当以匪徒治之。习拳者遂日解散。毓之误国殃民，侯大令之权变得宜，一不肖一贤，相去天渊，岂以官之大小为荣也？

陝西教士八十余人俱蒙署抚端中丞方多方设法保护。闻中丞于

奉到五月廿五以后谕旨时，当众下泪，寝愤难安。旋将谕旨压住，札飭各属弹压土匪，保护洋人。后有团匪将欲举事，即派马队擒获首要。复闻有教士多名前往湖北，即派亲兵沿途护送，并电致鄂督派兵迎接，保护入境。中丞办匪之明察，与夫保护教士之不遗余力，有如此。又云：端中丞将西人悉护送出境，且严禁团民拦入，秦民遂得安堵。西安将军见中丞议论，以为毁谤团民，将具章弹劾；既闻团民日败，乃中止。直隶乡团多树“助清灭洋”旗帜，无知小民，尝以是为话柄。护陕抚端公晓谕秦民，有“吾恐助清者，适为清忧；灭洋者，益增洋衅”之语。端公自闻都门七月二十一日之耗，惊泣成疾，数日始见寮属。晋抚之误国害民，陕抚之报国爱民，一贤一不肖，同是满人有如此者。

庆亲王之受命来京也，端王、刚毅迫令交出其子以为质云。

此次北京变乱，大小臣工被难、被戮、自尽而死，其官阶姓氏较为显著者，共有三十七人之多。其在天津直隶境内被联军、拳匪之难者，尚不知其确数。直隶团练大臣王懿荣、李端遇二人，均已于八月间忧惧而死。王懿荣之妻谢氏及长媳张氏亦同时殉难。见邸抄。联仙薨京卿元于七月十七日被害后，二十一日西兵入京，其夫人亦服毒殉节；其第四、第五女公子由戚属挈之南下，于闰八月上旬抵皖云。

宗室寿伯蓐太史，自七月二十一日京城失陷后，二十三日巳刻与其弟服毒自尽。其妹二人亦同随殉节。按太史洞识时务，曾游历东瀛，实为宗室中不可多得之人，一旦殉节，深可痛伤。其弟曰仲蓐，及二妹一婢仰药。太史夫人并少君菊徒年九岁，在京。

孙相国家鼐前次出京，大受拳匪窘扰，孙相仅以身免，即至赵州知州伊侄名传棻者署中居住。继而接奉太后懿旨，令其速赴行在，襄理庶政。孙相已有重出山林之意。

总署堂官启秀与端、刚同党，素有劝助团匪之事。八月廿九日被日本马军所拘。启秀本在日本所占之地界内藏伏，其年岁约五十左右，随经搜出上太后书两封。其一极言联军占北京后，百姓困苦已极。幸冬令不久即至，西兵退去者必多。刻当招集各处散兵，静候机会，以冀收复京城云。《申报》云：廿七日被获，启秀官兵部尚书。

梅东益军门驻扎沧州，与拳匪先后接战十余次，迭有斩获。旋又

有大师兄者率悍党三千人前来扑犯。经军门亲自督战，竟将大师兄陈姓擒获，斩首营前示众。余党星散。

袁中丞在平度州擒杀团匪六十余人。该团匪以幼童为最多，有尚以红绳结辫者。中丞之兵颇无欲杀之意，无如若辈愍不畏死，不能不明正典刑也。

秦军入卫者至直隶境即溃散，总统升廉访亦不知下落。

湘抚俞廉三中丞浙之绍人，幕友起家。素恶新党。闻戊戌秋六人被祸时，中丞大喜，即传春台班演剧三日，今夏闻日本驻京书记生杉山彬被害之信，亦传春台班演剧二十日。七月下旬，康党自立会头目唐才常在湖北伏诛后，湘中会党被戮者计六十余人，内有四十余人皆系讲求新学之士误被株连。而俞中丞一意严办，绅士王先谦、叶德辉、孔宪教等皆怂恿之，故不能免。

京都不守后，礼部之印被西兵取出，售于某行。此印乃以银铸成，计重十一磅，每磅合华砵十二两。继而落在上海德国某饭馆。

驻京之某国兵官竟将太庙木主八尊运回本国博物院。

许、袁诸公之惨遭显戮也，人无论识与不识，类皆惋惜深之。呜呼！端、刚诸贼之杀许、袁诸公也，无异严嵩之杀杨椒山公等，不能不使人泪涔涔下。若论端、刚之罪十倍于严贼。苟能执端、刚之首而寸磔之，我当以是问而辱之，吁，哀哉！痛乎！有客之来自京师者述及许、袁二公同于七月初三日遇祸。是日午后三下钟，许乘囚车赴菜市场。许公红顶蓝翎、身穿纱袍。临刑问监斩之徐、景二官，曰：“我何罪而至于此耶？”徐、景喟然太息，摇手止之曰：“毋多言，总是弥天冤枉而已。”袁公神色自若，刽子【手】欲去其大帽，则张目叱之曰：“我未奉上谕革职，胡去？”为时，袁公已由公子赂行刑者，得于地上铺莞簟。许公则头颅既断，宛转泥沙中，面目模糊，几难辨认。真惨矣哉！至于徐川仪、联元二公，同于十七日午后被逮。其时徐公衣纱接衫，联公仅一短褂，及至刑部，即于七下钟时，奉旨与立侍郎山同被极刑。翌日，某京官过其地，见血泊中一尸横扑，头在身旁。车夫曰：“此徐大人也。”京官乃挥泪而去。

宗人府之印亦被西人携至上海。该印以银为之，满汉文各六字，

均作九叠文；方，裁尺三寸，营造尺三寸三分。

各国联军统帅华尔德西氏，系出德之普鲁士，崇奉耶稣教。乃壮，娶于美利坚纽约克郡。李氏素性明敏，能以大义勸其夫，华君之宣力戎行游升今职者，盖薰陶闾德为多焉。岁庚子，拳匪乱京津，华君奉诏统联军，于华历八月廿八日抵沪。当陆辞之际，德皇威廉第二锡以司太夫杖，语之曰：“汝此行诚壮矣哉。寡人素〔素〕愿联合欧洲诸大邦，惜无恰好机会，今得汝师干总摄，何幸如之。勉旃！和战之权惟汝是握。汝自能为国戮力，无貽寡人羞也。”语毕，酌色酒赐之。适逢奥主诞辰，华君遂举杯兼祝奥主寿。其启行也，携有行军布幄一，能辟火；遣派随员二百十三人，计武职大员四十一人，武弁及医士一百七十二。俄、意二国亦各委武员二人供驱策，至沪，简阅各军会操后，旋乘兵舰赴大沽。

六月间，东三省将与俄人开衅时，俄将见黑龙江将军寿山云：“中俄和好已历二百年，不应遽尔启衅。”军帅伪诺之。俄将退，寿即传令开炮，杀毙俄国兵弁二百余人。俄因进兵东三省，华人遂惨遭杀戮之祸。

盛京将军增祺谨慎行事，不欲与俄人启衅，而副都统晋昌必欲开战，谓：“尔若不从，予当会同五部侍郎奏参。”军帅无如之何，只得任晋昌调兵与俄开战。军帅惟徒拥虚位而已。寿军帅得奉天咨文，谓奉天已定计与俄战，应请协力御侮。寿帅大喜，遂决意开战。

当寿军帅启衅之初，有瑗璋电局总办奏调知县屠敬山大令发一电谏阻，洋洋二千言。寿大怒，意欲杀之。屠诡辞走去。中途，寿电囑副都统松某留之。松伪对曰：“屠未至此，恐由他道去。”屠于是得脱走，入山西云。又分部郎中黄黼臣部郎者亦上书寿军帅，力言不宜与俄人轻易启衅。寿怒，召之入署，闭诸空室中，自掌其颊数十下，复欲杀之，经多人力救，始得免。黄旋即逸去。然知黄实被寿山所杀。

寿军帅山轻率开战，及兵屡败，自知不了，服生鸦片不死，乃入棺中，命诸仆发枪击之。仆不敢，则大骂曰：“汝辈何无良心如此！我命汝辈作事，乃敢不遵。”诸仆不得已，及发枪。一子入腹中，呼曰：“尚未觉，速再发。”再发，洞胸，不复语。诸仆乃相顾曰：“既如此，

宜速令气绝。”复发一枪，始毙。以上《中外日报》云。又云：军帅自黑龙【江】失守后，即奉旨来京候查办，自知不得免于罪戾，即于某日吞金自尽。其侄孙及第七公子则先已督战阵亡矣。以上《申报》云。

自中俄启衅以来，东三省各城次第沦陷。六月十八日，俄攻瑗琿，华军竭力抵御，直至七月廿一日，始力尽而逃。《中外报》云西八月四号生瑗琿，即华七月初十。屈指二十余日中，无日不肉薄血飞，十决十荡，亦足见华军亦之非尽疲茶无能矣。至于牛庄首失，黑龙江、吉林二省会继之，三姓、琿春亦陷。八月初四失齐齐哈尔。初五失宁古塔。闰八月初五攻破辽阳。初九日遂陷盛京。至是而东三省省会及各城巨镇俱入于俄矣。哀哉！

俄人于东三省地方所杀满、汉人约计若干万。其杀之之法不用枪打，辄以兵器若斧者劈之，应手而倒；或以枪上之刀溯其腹；更以刀断其气管。在黑河之华人约八千名，俄人蹴之入江，狂奔得脱者才三、四十人。奉天将军延茂亦自尽。延茂乃新放黑龙江将军，其妻束氏及兄弟之妻唐氏、董氏、李氏、陈氏，并侄女四人同时自焚。

刚毅于闰八月初八日由太原随驾赴长安，行至闻喜县，得病就医，旋即自戕而毙。实系因病而死。未伏阳诛，难逃阴谴。得痢疾，到平阳后，即未能随驾，旋在高显驿倒毙。

俄人改大连湾曰达利尼；改杀哈和痕村曰伊利耶要塞；又改瑗琿城曰麦利耶俄达辣镇。

五月初，骆殿撰成[陈]襄放贵州主考时，往见礼部尚书启秀。启谕曰：“汝回来消[销]差时，北京断无西人踪迹矣。”盖恃有义和团匪在也。满人之愚妄大率如此。国家用此蠢物为礼部尚书，安得不败。启匿迹京师，后于八日二十七日被日军所获，次年正月初八被戮。

五日十五日，董军杀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于永定门外，确奉董福祥之命。次日，太后召见董福祥询之。董抵赖，言：“甘军无之，即有此事，如杀奴才以偿之则可；欲杀甘军一人必有他变。”太后无如何，因即以御侮任之。福祥退，传令部下拔营，由南苑驻马家堡。一夕而营垒成。荣相闻之大惊，召福祥，不至。面斥之，则云：“奉有密旨。”荣相无如何，入对太后，力陈不可。太后少悟。荣因请旨至军，福祥仍不肯

行。荣怒，拔令箭将以军法从事，乃回南苑。福祥跋扈情形略见于斯。

五月间，许竹簣侍郎召对时，上执许手流涕，因回顾荣中堂云：“董福祥恐非尔所能节制。”荣遽对曰：“董若不遵调度，臣可请旨杀之。”上乃默然。

团匪之起，本拟毁使馆，后即行非常之事。其语云：“一龙一虎三百羊”。龙指皇上，虎指庆王，羊则指京官也。谓京官可勿杀者只十八人，余皆可杀。故急时，太后常令礼、庆二邸驻宫中，盖恐其被戕也。

徐小云尚书被害时，杨玉圃侍郎颺同为拳匪戕毙。按杨早经病故，非匪害。

何乃莹五月初在顺天府府尹任，迎合政府意见，上摺力言团民宜抚不宜剿，以是骤升副都御史。初九日，赵舒翹奉旨往保定一带劝谕团民，何面请随同往谕。迨抵涿州，左右团民倨傲不堪，因令推头目四人入见，赵剴切谕之。而团目要以先撤聂军，因聂军自杨福同被杀后，曾力剿之，团死无算，故尤恨之。赵未允，商之何，亦然其议。次日，刚毅至，赵与何共见之。刚言：“欲抚团民必先撤聂军。”何即毅然和之，曰：“此乃第一要策。”赵归，而何与刚行。盖何亦主张团匪者。所谓群小盈朝，凶德交会，由是而大乱成矣。刚贼病歿于高显驿，何亦扈驾，由中途折回料理丧务。此等人亦宜杀却，以除后患。训政后，奏复八股亦此人。

五月初十日上谕，“但论其匪不匪，不论其会不会”等语，此旨系荣相命幕友湖北某君所拟。自下此旨。都中街市之间往来者皆持刀红巾，焚教堂，杀教民，遍处皆是。按某君之父即与左文襄在鄂互讦者，某君自命为老名士，在荣相幕中。

五月中，督办铁路大臣许侍郎，以各处铁路焚毁，奏请拨款修理。当蒙朱批：“着毋庸议。钦此。”观此，则团匪焚毁铁路、电线，确是端、刚等指使矣。

宋养初给谏承庠，松江人，于七月二十二日在京寓殉难。

王培佑此人亦宜杀。以奏请发给团匪口粮，得授顺天府府尹。当时各县令登奉谕拿办拳匪，乃往见王，请示机宜。王谕曰：“近日拿

匪明文，非政府之意见，特以西人哓哓不已，故发此旨。汝等奉行故事即属尽职，否则定遭参办。”各县令诺诺而退。

自刚毅入军机后，与太监李联〔莲〕英深相结纳，呼李为大叔。于是中官与宰相通为一气，内外互讦，朝夕进谗，积久而圣主危矣。方戊戌春夏之交，上方锐意维新，每欲有所改革，刚辄力阻之。上积怒，一日谓左右曰：“朕每召见大臣言变法，刚毅独盛气言不可。朕他日事事更旧制，采西法行之，看刚毅更作何语。”刚闻之，怒且惧，不敢言。因李联〔莲〕英密以启太后，图自保，然亦以是其谋益急。是年八月初某日，刚退直，至军机房少憩，忽独徘徊庭中，负气自言皇上历次遭责状，其词甚愤，而悉词毕有得意色。谗言已入于太后矣。不数日，而训政令下，且宣言皇上疾甚，四方征医矣。至是，而阴谋阳犯，盖无所不至。至去岁，而诸顽固有所忌憚，欲一切缓图。惟刚独迫不能待，欲以激成之，乃私令奉天将军增祺进《清议报》以激怒太后，几酿大祸。惟谋立大阿哥一事由荣禄主之，刚不与闻。盖刚性最急，固在速行大事，不欲多此一折也。是刚毅敢于谋弑君之大罪也。自政变后，刚益自得，益顽固自任。其私室座铭，又无端而创为“汉人亡，满人强；汉人瘦，满人肥”一十二字以风示天下。今又纵庇拳匪，扰乱中外，卒致京师不守，两宫西幸，百官星散，万众涂炭。虽寝其皮而食其肉，亦乌足蔽其辜于万一者。呜呼！论其罪较诸唐之李林甫、卢杞，宋之蔡京、秦桧，明之严嵩、魏忠贤有过之也。

徐中堂桐自尽于马大人胡同。崇文山尚书之子葆效先公爵全家殉节。前山东巡抚福润全家俱殉节，其太夫人年已九十，亦殉。王莲生祭酒懿荣夫妇及子妇均投井自尽。裕禄之子，祭酒熙元亦殉节。熙元之妻费莫氏、嫂富蔡氏同时殉难。尚书徐郁病歿于崇文门路上。王伯唐驾部铁珊、韩比部绍飞俱殉节。侍读崇寿、宗室宝豊亦均殉节。

聂军独战一昼夜，不得食息，力竭而败，阵亡兵丁无算。统领周玉和、姚良才，营官徐照德、宋得胜皆死。聂公入殓之时，仅亲兵二十余人系白帶以将事。此二十余人亦有七、八人带伤。津城文武官无一临者，以裕禄恨聂故也。

津城中房屋无一不中炮，盖外人以抛物线击城中甚准。而先时，裕禄之击紫竹林，炮子皆是屋上半空飞过。是时，裕禄疑聂军门私通外人，禁不令出战。后事急，马玉崑代求，始令出一战而亡。

黄连〔莲〕圣母者船家女也，自幼淫乱，小字黑儿。人多知其名，武清县李氏女，其妹曰红灯照仙姑，均被西兵所获。裕禄朝服拜之。以一土娟称为圣母，堂堂制军认为仙女，服朝服拜之，其愚妄如此。国家用此蠢物为总督，国安得而不亡？

津有董姓者富户也，曾有一大师兄入宅，持刀吓之。董焚香顶礼，始免。后于城破之日，路遇此大师兄手执小白旗，上书“大日本顺民”。董问大师兄，此旗何用？大师兄曰：“我但求活一天是一天。”法术何在？可笑可臭。

张师父者德成与曹师父福田同为裕禄之军师。其初见裕禄也，天津府在前，天津县在后，张所乘之轿绿色而加以红彩。裕禄出迎，始入。聂公阵亡，马玉崑痛之，乃自以枪呼张至前而击之，中其臂。张逃走，至王家口镇。镇人以轿迎之，不上轿，曰：“此蓝呢轿，岂可坐。”镇之官绅叩头言：“无绿呢轿。”张不允。镇人不得已，乃以关帝出巡之轿舁入，盖黄者也。张臂已伤，不能屈伸，又索银米太多，镇人始悟，杀而醢之。

杨柳青巨室石次青者能拒团匪，不准入境。洋兵至，石出迎，以情告之，洋兵不扰而去。石或擒得拳匪送交洋兵，洋人甚称善。

其镇绅士闻团匪大队来，即衣冠迎入，张筵数十，匪目大悦。酒酣，绅士捧觞曰：“阖镇人有求于大师父。”匪目曰：“有求必应，尔速言之。”绅曰：“求保阖镇性命。”匪曰：“我等之来，即为此耶。”绅曰：“非也，求尔等速去，即是保我辈性命耳。”匪惭，未敢辩驳，明日即引去。绅士亦狡矣。

曩之为拳匪者，今多自称奉教，恫吓愚弱，诬指曰：“尔是拳匪，将扭送外国衙门。”愚弱者惧而赂之，即免，又顾而之他。

联军犯京，两宫仓黄〔皇〕出走，所过之处，地方官吏逃逸一空，以致乘輿播迁，无人迎候。迨至宣化府属怀来县境，始由县主吴永率同阖邑士民跪迎道左。皇上嘉之，立即擢升知府，谕令扈蹕西行。朕

后，驾幸太原，皇上即命驰赴湖南、北，向各督抚面陈此次避难情形，并催解饷银贡品，顺道查察东南各省近日民情，亦异数也。又口北道钟培将预各伊女之妆奁进呈，太后、皇后、瑾妃等始得梳沐衣御略备，皇上甫得雉发，故得升授豫臬云。

拳匪肇衅时，皆面多菜色，有黄团、红团之分，皆用巾带为识别。手用长矛，或径用竹竿。年长者约念岁，最幼者只十二、三龄，被官军、联军击死皆是辈。论者莫不怜之。

闰八月二十日，奉行在上谕：“刘坤一等合同吁恳事定回銮，先行宣示名折片，览奏均悉。此次拳教纷争，剿抚两难，以致衅启邻邦，震惊宫阙。朕恭奉慈舆，于枪林弹雨之下，仓皇西幸，中途跋涉蒙尘，艰苦万状，有为该督等所不忍闻者。朕取下无方，业经引咎自责，并将办理不善之王大臣分别重惩。原期和议速定，早日回銮，以安宗社而定人心。詎有甘就偏安，轻弃京师之理。现在奕劻、李鸿章在京与各国使臣尚未开议。洋兵在京分段据守，即来往官民亦难自便，若遽议回銮，试问如何景象。但使各国与中国真心和好，不夺我自主之权，弗强以所必不能行之事，一有成议自当即日降旨，定期回銮。至目前巡幸长安，原系暂行驻蹕。前降谕旨，已甚明晰。凡此不得已之苦衷，当为天下臣民所共谅。詎该督等老成谋国，尚未能仰体及此耶！此中机括，朕筹之已熟，该督等惟有谨守封疆，按济行在，朕实有厚望焉。将此由六百里谕令奕劻、李鸿章、倬哈布、寿荫、常恩、善联、刘坤一、张之洞、许应骙、魏光焘、德寿、于荫霖、俞廉三、袁世凯、刘树堂、王之春、聂缉槩〔槃〕、盛宣怀知之。钦此。一王、四将军、六督、六抚、一钦使。”

东抚袁慰帅当八月中接奉朝廷电谕各省保护洋人之旨，即电飭各州县遵照办理。詎电局将此电谕送至日照县时，该县令阅之大怒，谓：“断无保护洋人之理，此必伪谕。”立将送电之人锁押，后经电局稟知慰帅，将该令记大过一次。

文安县知县某大令当四月前尚系团匪头目，后亦从事剿匪。闰八月下旬，该县令亲自出城以迎联军统领。统领命其上马引往县署。令大恐，即求赦其全家性命。统领答云：“尔家属可保无虞。”至县署时，

所有公文俱经搜阅，嗣至城内著名绅商家一观，旋即归营。

黄慎之翰读于六月初五日夜，忽有团匪三、四十人入内，声言学士系二毛子，已奉有庄王传人凭据，须即同去。学士言身系朝官，岂有无故被拘之理。匪等催逼再三，学士乃衣冠乘车随之去。至前门时，门禁甚严，夜不得开，天明始入。至庄王府，并不得见，即被押入王府之花洞中，竟日惟食薄粥一瓯而已。次日，命府中戈什哈四人与团匪四人押往家庙暂禁，幸寺僧相待尚周。初八日，得太后旨，革职，交刑部永远监禁。传闻庄王本奏请正法，幸太后素知学士，乃仅予监禁。至七月廿十一日联军入都，内城火起，禁门大开，学士始得与各官犯同时出狱，后即都在都中办理平巢。又奉庆王命办理地方一切事宜，禁止民间互相劫掠，以安民心。

当皇上未出京之前，珍妃已被人将布袋蒙首，沉诸井中。按瑾妃亦未随驾，恐亦不免矣。继知瑾妃实随驾同行，珍妃亦未死，实被人幽于京中。

闰八月二十日，联军入保定府，并无战事。直隶藩司廷雍素庇拳匪，被联军囚禁。

江督刘、楚督张会奏密陈大计折：“奏为密陈大计以救危亡恭折仰祈圣鉴事：窃以此次拳匪肇乱，中外构兵，驯致决裂不堪，实为千古所罕见。各国因听各驻使之言，归罪于误信拳匪之王公大臣，必欲严速惩办，方可议和。臣坤一、臣之洞，每晤各国领事及经过洋员，剴切开导，示以闰八月初二日谕旨，嘱其转达外部，催令开议停战。而各国以事未施行，疑系空言搪塞，固执前说，众口一词。观于德、日所覆国书及美总统之言，其情可见。若不迅速惩办，现在联军已抵保定，并闻将趋正定。似此深入不已，万一渐引而西，断非程文炳、董福祥等所能敌，亦非百二河山所能阻。不得不仰恳宸断，立将该王大臣分别治罪安置，毋令随扈，以平各国之愤，以释各国之疑，当可早日开议。该王大臣误用拳匪，或出一时愚昧。惟各国曷有烦言，势将危及宗社，即应以身任咎。古来当国辅臣，每遇水旱盗贼，辄以佐治无状，自请罪斥，义固应尔，史册可徵。况轻开邻衅，乘舆播迁，该王大臣应亦体谅及此。且由我速办，尚存自主之权，去可复还，夺可复与。若迁延日久，时局日非，深恐将来要索益坚，转非该王大臣之

福。此外，各省有酿成拳祸，毓贤祸首及其昆季裕长。杀戮无辜之员，应行重办，朝廷自有权衡。臣等自五月以来，惊魂欲断，血泪将枯，自维待罪疆圉，何敢妄预内政。第事关存亡大计，不得不冒死沥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有王佐臣者，向在天津一带以卖膏药为生，当团匪倡乱时，言有某神附体，在侯家后坛上为大师兄。常自言有分身术，与洋人交仗数次，幸未被伤。民居受其害者难缕指计。近又在天津附近村庄招摇生事云。

日本和乐市隐指陈时事，书感七律七首：

燕京忽听黍离歌，对泣新亭可奈何；碧血汗轮谏官少，黄衫死国老臣多。戍旗风急翻丹阙，胡马秋高饮大河；贼在朝廷最难破，兴亡今古一罗婆。

后事茫茫势更艰，彗星拂地晋燕间；胭脂狼藉填宫井，銮辂仓皇过塞关。战鼓遥闻八千里，惊沙忽进十三环；料知夜夜君王梦，绕尽玲珑万岁山。

朔管萧萧彻紫宸，圆明苑外涨惊尘；败军曹沫犹为将，折槛朱云忽杀身。白发名臣只狼狈，黄龙大旗竟沉沦；书生谁发解纷策，兵气空高连晋秦。

兴诵隆隆二大官，欲清君侧岂为难；竟令西北归摧败，本赖东南偷苟安。坐拥重兵何所用，暗投连壁不堪看；未知功过相当否，半壁江山塞衅端。

干戈满地奈纷拿，京阙一朝空作墟；明主竟降哀痛诏，苍生未见谏争书。豚鱼自古称难及，社鼠于今岂易除；万里山河无限恨，临潼关外马班如。

星斗阑干杀气横，羽书旁午众心惊；未闻燕北红灯灭，重见岭南长发生。四海风云随变化，中原天地任纷争；王侯将相本无种，勿怪陈吴屡弄兵。

绍承祖志试雄飞，塞上翩翩灵鹫旗；净洗甲兵尝诡世，兼并弱小夙投几。盗门堪笑谈仁义，王道尤嫌觐武威；从此九州无完土，江山寂寞事皆非。

直隶自去秋以来，景州等处已有义和团匪。藩司廷杰详请剿办，经裕制军命梅军门带兵数百人往剿。才用虚声恫吓，匪已解散。嗣以按察廷雍与廷杰故生意见，而候补知县湖北人吴立达字楚卿者，又仰承廷雍意旨遂转而助，匪势益张大。嗣廷杰奉召入京，廷雍即欲其交印之后，噉令团匪戕之。有幕友某与二人向为至好，乃力劝廷雍保护廷杰入京，庶不至被外人讥诮。廷雍乃以六百金雇团匪六人护之入京。逮召见后，朝廷仅令内用，旋即为六匪所杀，或云实廷雍预教之。其二子亦不知所在，有谓其并见戕者。廷雍后护督院，甚自喜。已而，各国联军至，即开城门迎入，旋被联军拘禁，闻者快之。按如此说，则团匪之祸成于端王，酿于裕禄，而实起于廷雍故执意见，吴立达之仰承意旨。哀哉！

礼部尚书启秀被日本军拘禁，后刑部尚书崇礼亦被法兵所拘。

直藩廷雍、将军奎恒、副将王章三人，均经联军审出屠戮教士甚多，俱于九月十五日以枪击毙。王即王占魁。臬司沈家本监禁五年。雍妾觉罗顾佳氏于十七日殉节。

当廷雍为直臬时，廷杰为直藩。自六月间，端王召廷杰入都，训练团匪，而廷雍遂为直藩。裕禄死，而又兼护直督。廷杰入京后，以团匪屠戮劫掠，恶之，即在端王前言拳匪不可用，而不知是时拳匪势已披猖，端王等方亲信之，而廷杰触其锋，遂遇害。

德皇于前年曾以头等黑鹰宝星一座寄赠中国皇上。自联军入京后，此宝星经一俄军官于宫内觅出，后带至天津，以三千金售与某商。及德国统帅瓦德西进京后，该商特将此宝星送至瓦德西处，获酬银二千磅。闻已差员送回德京矣。

浙宦许、袁二公于七月初三日在京被戮，至九月十三日为百日之期。浙省诸绅士设灵于西湖孤山赵公祠而祭之，以吊二公之忠节。备极哀感，并有西人前往观礼。其祭文曰：“惟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三日，同人致祭于许、袁二公之灵曰：呜呼！惟同志之断金，固不回于百折；矢济险而持危，殉国步之蹉跎。繫属学而入仕，洞中外之时艰；犯舟楫于洪涛，愿勿试于飘澜。泣血以三疏入告，就夙所商榷而言。逆耳则死，死有遗憾。怀诚未至，留此坎陷。趋走京外，显擢高

姿。敢云遂志，愚直是师。死得其所，清议云尔。揆厥夙念，惕息不已。伊群言之表忠，倾论定于将来；溯名山之结交，指湖水之紫洄。草茅涕泪，巾佩前游。逝兮十旬，从此千秋。陈一尊之祭酒，忆当年之笑语。二公已联辉于星辰，吾辈终缠绵于风雨。哀哉尚飨。”

九月二十日奉上谕：“此次肇祸诸臣纵庇拳匪，开衅友邦，贻忧宗社，前经降旨，分别惩处。现在京畿一带，拳匪尚未净尽，以致地方糜烂，生民涂炭，思之实堪痛恨。若不严加惩治，无以服天下之心而释友邦之憾。端郡王载漪着革去爵职，与已革庄亲王载勋均暂行交宗人府圈禁；俟军务平定后，再行发往盛京，永远圈禁。已革怡亲王溥静、已革贝勒载滢著一并交宗人府圈禁。贝勒载濂，业经革去爵职，著闭门思过。辅国公载澜，著停公俸，降一级调用。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著降二级调用。前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派往查办拳匪，回京后覆奏，语多纵庇，本应从重严惩，现已病故，著免其置议。刑部尚书赵舒翘，查办拳匪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无饰词，着革职留任。已革山西巡抚毓贤，毓曾吞金未死，后在兰州正法。在任内纵容拳匪，戕害教士、教民，任性妄为，情节尤重，著发往极边充当苦差，永不释回。此事始末，惟朕深知。即如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中外诸臣迭次参奏，均未指出，即出使各国大臣电奏亦从未提及。朕仍据实一体核办。可见朕于诸臣处分轻重，一秉大公，毫无偏袒。当亦薄海内外所共谅也。钦此。”

此次津门之祸起于义和团，固也。然非京中士大夫之主张，武卫诸军之助虐，直隶官长之养奸，其流毒决不能如是之大且重也。徐、李、裕、刚已成鸿毛，而北人犹美其称曰殉节，闻之令人欲呕。刻北省创痍满地，非〔其〕受害烈者大抵良善之民、饶衍之家。而前之头裹红巾、手执钢刀者，败前则膺忠义之奖，临败则有劫夺之饶，既败又有厚佣之获。盖今日津地小工每日皆有六、七角工钱，拉人力车者每次亦两三角，终日所获不止一元，若辈什八九皆义和团也。侯家后娼寮、酒馆、戏园、落子班稍稍出矣。入座大呼，延朋引类。察之，绝无仕商中人，牛头马面，虎咽狼餐，衣裳则颠倒天吴，容止则跳踉鬼噪。噫！此真混沌穷奇世界也。此辈固何足责。所可怪者，前日之文武士大夫耳。中国以如此人而操政权，谈国是，吾辈小民至今日而始

颠沛流离，晚矣。当团匪起时，痛恨洋物，犯者必杀无赦，若纸烟，若小眼镜，甚至洋伞、洋袜，用者辄置极刑。曾有学士六人仓皇避乱，因身边随带铅笔一支，洋纸一张，途遇团匪搜出，乱刀并下，皆死非命。罗稷臣星使之弟熙禄自河南赴津省视家属，有洋书两箱不忍割爱，途次被匪系于树下，过者辄斫。匪刀极钝，宛转不死，仰天大号，顾以为乐。一仆自言相从多年，主人并非“二毛”，亦为所杀。独一马夫幸免。其痛恨洋物如此。今乃大异，西人破帽、隻靴、垢衣、穷袴，必表出之。矮檐白板好署洋文，草楷杂糅拼切舛错，用以自附于洋。昂头掀膺，翘若自烹。嗟：吾北民是岂知世世有羞耻事耶！

西人邓罗尔言，北京交民巷在围中者，几两月，中有最奇一事，至今尚为疑案。一日攻守方急，突有一少年华人手挥白巾立洋兵中。执而鞠之，乃知代天津西人送密信者。信中多要语，于是与以覆书，竟去。半月许，此人又持津函来，知杨村得手，联军首途矣。众皆额手，与以千金，毅然不受。叩其姓名，不告。问其何为为此，则云其母尝言：“欲救中国无亡，必救公使不死。”诚其为此。此行为母，不为他也。问：“更能持函赴津否？”则云：“吾事已毕，不更为矣。”倏尔而逝。果尔，则婆忧周陨，不得专美于前，而其子亦鲁连一流人物。中国不亡，赖有此耳。此少年，系北人，不能操西语。

又闻津中西友言大沽以上村庄，多有团匪出入其中。西帅欲觅人诘其虚实，而难其人。有一少年愿自效，则令兵数人好送之。将入其境，回顾曰：“是非送探入敌法也。”众兵悟，则群噪而逐之，拳脚交下，喘汗狂奔。至，则坐树阴下饮泣窃骂。匪过问之，以为同类也，扶归饮食之，悉告要害，期时日与共出。一日，佯游出境，西人捕归，尽得团匪巢穴虚实，一举剿灭。西人德之，与以金，亦不受，问姓名居址，亦不告。此人亦北产。

团匪多乡僻愚民暂来天津，所谓入五都之市，遇物诧怪，莫知指名。针市〔街〕联茂号向为太古通货，则谓其与洋人往来，相聚搜劫。入门见招牌用铜片晶莹，则呼为金，攀之而去。见所办牛膝，则以为人参，大肆嚼啖。又取西洋糖霜食之。甫入口，旁人曰：“矾也。”则又哇出。其无所知如此。事起时，津城内外惟闻万众喊声，或云“义和团

大获全胜”，或云“洋人杀尽”。欲雨唤雨，欲晴叫晴。终日供水、拈香，拜跪叩祷，违者杀之。其伎俩令人轩渠。

西兵此次在北，其不满人意处实为欧洲所仅见，故亦义和团之强暴有以开之。义和团之杀教民、毛子也，备诸酷虐，剜唇、烧磨、活埋、炮烹、支解、腰斩，殆难尽述。京西天主堂坟地悉遭发掘，若利玛窦、庞迪我、汤若望、南怀仁诸名公遗骨无一免者。胜代及本朝御碑皆为椎碎。保定属有张登者，多教民，团匪得其妇女，则挖坑倒置填土，露其下体，以为笑乐。其绝无人理如此。嗟乎！人有虎狼之心，平时则隐而不见；及相感召，俄顷悉发，东西教化异同，徒虚语耳。

团祸初起时，京中公卿虽有许、袁之明，亦受制于政府，而无能为力。独裕禄一人可以救之，而昏聩巽懦，卒酿大乱，一死诚不足以蔽辜也。一误于中军杨福同之戕，不肯用剿；再误于长辛店铁路之毁，犹存姑息。至于五月十八、九日，则燎原之势已成，已不可向迩矣。然使不捏奏胜仗，则朝廷犹有戒心，事或早了。乃患失畏死，终不敢言。即已亦冀幸团民之或有可恃，故张德成则奏而奖之矣，黄连〔莲〕圣母则迎而跪拜之矣，开军械所以任乱民之取携，悬赏格以购洋人之首级。洋人男五十两，女四十两，小孩三十两。其颌状为联军所得。于是，混混之乱不可挽回。呜呼！可胜痛哉！

其尤足深耻者，此次杀戮西人，驱逐彼族，可谓不遗余力矣。乃京都萃虎神营、神机营、武卫中军等数万人之力，而不能灭不及千人之交民巷；天津聚练军、聂军、宋军数万人之力，而不能锄不及三千人之租界。若团匪固不足道，而狼〔廊〕坊董军则捏败为胜，通州李军未战辄溃，则尤不足道中之不足道也。

诗曰：“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此次之大乱则偏与之相反，其富中国之人尚少，而富外洋之人实多。津城失守之日，津地下等西人皆牵车往返六、七遭，前之不名一钱者，今或数十万金。四、五十家之当铺，数十百家之公馆，一、二十户之盐商，财产、衣物一时都尽。其书籍、字画之类，除东人收去少许外，余则大抵聚而焚之。然此犹是天津一郡然也。至于京邑，则六苑仓卒西行，实无所挟。官军掠之于

前，联军尽之于后，盖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近见西兵出京，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橐而来，捆载而往。其在外国，半皆博物院中物，故虽败可以无失，而中国则私家所藏，故皆往而不归，且长留外邦，永为国诟。不必计后此之兵费也。今此所失，已数十万之不止。呜呼！此一役也，神农、黄帝有灵，都应痛哭地下者也，而谁阶之属乎。

天津东制造局之未失也，聂军分统姚良才驻其中。先则纵兵大掠，铸钱局银数十万顷刻都尽。继而西兵来攻，则置鞭炮无数，然之以助威烈。最后棉花厂不知何故轰炸，聂军遂退，以让西人。盖彼以西人之来正合其意，不然，则数十万之款无从着落故也。聂军于五月二十一、二日到处劫夺，目不忍睹。武备学堂总办委员以下皆着单衣而去。此实录也。然武卫军无不掳，吾何必于聂独深责备也。

联军因闻保定曾经杀害教士，且尚有教士在保，故特兴问罪之师。以英提督宝星介斯星率英、法、德、意四国之兵前往，于闰八月十九日由北京、天津同时拔队。及大兵到保，则已先有法兵在，于各要处悬有法旗。而地方官布政使廷雍等出郊迎之，华兵早已一律撤往他州县，故无人抵御。连〔联〕军以骑兵三百名进城，周游四厢，仍出城驻扎。四国提督遂据有保定，将地方官细加查审。将布政使廷雍、奎恒、王占魁三员正法，谭文焕发往天津查办。英军遂退守京师，意兵亦将退，德、法留兵在保过冬。除治地方官罪外，联军复将各城门楼及城墙东北角城隍庙、三圣庵等处轰毁，以志罪城之意。臬司沈家本亦定监禁五年之罪。五、六月中，一教民被沈凌辱，至是控之西官。该教民在旅顺，故沈由西兵押赴旅顺对质。

端郡王以近支王公谋窃神器，其骄暴乐祸，盖天性使然。其生也，闻与刘宋元凶劭同。文宗显皇帝甚恶之，故赐名载漪，从犬，盖绝之也。或传其父惇亲王有隐德于太后，故太后亲之。戊戌之变，漪与其兄载灃、其弟辅国公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使掌虎神营，而祸自此始。其子大阿哥既立，欲速正大位，其谋甚亟，而外人再三尼之。故说者谓端邸之排斥外人，非公愤，盖私仇，甚笃论也。

庆邸之进也由桂祥。桂祥者，太后胞弟也。庆邸本罪人子，凡再入

继，而后为庆王嗣。初为贝勒与桂祥结婚，后始袭封庆王。其子载震亦颇有非分望，以属疏而止。本与端同为太后私人，及立大阿哥后，庆始怨望。此次杀德使者，庆所统之营兵也。日本人得凶手，坚言系庆邸主使，日本婉词言，是时庆不敢与端抗，故勉强从之，非其罪云。

荣禄、刚毅并以夤缘贵显得至大官。荣给事内庭，恭亲王尤狎之。任步军统领多年。刚浮沉部署远不能及，及得政后，一意反抗皇上，故太后因而用之，其宠任遂与荣掇。大抵荣险而巧，刚悍而愎。每欲举大事，荣阴谋于室，刚公言于朝。荣起于但贪富贵，刚出于有所憾恨，此其显殊。其同为国贼，同酿国祸，则二人之所共谋，虽及没世不能别也。而近日议者见刚已死，则从而下石；闻荣犹贵，则为之游说，欲以按之入地，举之升天，难哉！难哉！

徐桐以汉军起家翰林平流进取，得至公卿。平日以讲章为学问，以制艺为词章。晚年学道，惟日乎《太上感应篇》，以此坐爨庸人，颇致时誉。然以诗礼发家，道德欺世。晚节不慎，至亲预废禅。年已八十乃随人作贼。名德不昌，遂有期颐之寿，惜哉！桐子侍郎承煜，于廿七年元月初八日奉旨正法。

启秀、赵世〔舒〕翘同以政变后入军机。启荐自徐桐，赵引自刚毅。凶德交会，至斯可知。赵起自寒贱，既贵乃背其师。任苏抚时，夙好清刻。及入政府，亦多预阴谋。启之进虽由徐桐。然刚毅方贵，启尤附之。其弟彦秀任苏州知府时欲必死翁同和，因兴东南大狱。今岁杀许、袁上谕，即出自启手，启所最得意。及许、袁既死，启尤自负手笔，自举以告外人云，以此观之，罪浮于赵远矣。启于廿七年正月初八在京正法；赵亦同时在陕西赐自尽。

兵部尚书启秀因曾力助旧党，并曾奏保五台山僧人普静为圣僧，调令攻袭〔西〕什库。八月廿七日为日兵拘禁。启实于次年正月初八日奉旨与徐承煜同时正法。旋因启丁母忧，取保放假十日，又续放假十日，令其回家治丧。后闻联军将保定各官治罪，启恐亦将其照办，故投缢自戕，以免受辱。

五月间，独流镇拳匪起手之初，本无头目。时有白沟河向为船户

之张德成装运铺商货物，停泊该处。因向该铺算取水脚，途遇三童正在场内演拳。张见之曰：“是伪拳也，某一指则不复动。”试之果验。适有本镇好事之孙六、周某等素行无赖，无恶不作，乃揖张曰：“阁下莫非某坛之仙师乎？”张即引领而应曰：“然”。于是，孙、周遍告阖镇居人，极力奉承，共议立坛，推张为坛主。初在居民处苛敛以作用度，次则蔓延四处。又在河道私设关卡，凡过往船隻肆行讹索，否则以借查奸宄为名肆意劫掠。一日，张至镇外，率众遍观地理，遂诵咒向空一划，乃谕众曰：“此处已有城廓矣，何虑敌人哉。”旋有好事者从而附会之。由此，阖镇之人无不唱和。张又阴使人密招四方拳匪来镇朝见，谓之万国来朝。该镇更觉猖獗异常，横行无忌。此系独流镇拳匪之源，该处人所共闻共见者。至失城后，孙、周二匪早已预防，即泛舟远避矣。

直隶候补道谭文焕籍隶黔中，少年狂妄，佻达不羁。当拳匪作乱之初，即以统领自命，妄谓招军筹餉，恣行鱼肉良民。迨李傅相秉节入京查悉情由，饬即下之狱中，旋批令就地正法。不料未膺显戮，而联军已阑入保定，将谭押赴天津。声言质明惩办，大约不能免于步廷方伯之后尘矣。至是日，被联军所戮者除藩台廷雍外，又有城守尉奎恒及武弁王占魁二人。谭于十月十六日行刑。

李傅相单衔驰奏，略称“德皇所覆国书中，曾有两宫如欲还京，当饬统帅依礼迎迓；美廷亦望早日回銮，以免意外之事。总之，偏安不可久，悍回不可恃，瓜分之局，恐自我酿成。唐代德宗仍回故都，遂成中兴盛业。梁元帝一去不复返，遂至沦亡。臣年已八旬，久荷天眷，苟非确有所见，乌敢冒昧死上陈”，云云。

崇礼任步军统领，实典禁兵。自归政后，此任惟授太后亲人。荣禄始任，而福锬继之。福歿，而荣又继之。自荣禄外任，乃以属崇。前年训政令下，逮捕诸朝士，缇骑四出，崇之力居多，以是宠任弥至。然不甚预密谋，关大计。汉段熲、唐周兴爪牙之任也，今亦被联军拘禁。

裕禄以葭莩之亲，久封圻之任。当戊戌之夏，曾一入军机。寻以荣禄内用，而北门锁钥，不能不另置腹心。乃以裕代之。然袁、聂、

宋、马诸军，向皆隶直隶总督，自改隶武卫军，而北洋一任权势盖大不如前。今夏义和团之起，始自京津。其时荣、刚二相心醉于朝，裕禄与其弟河南巡抚裕长附和于外。至虚报战胜，取悦奸党，以误朝局。杀身亡宗，非不幸也。然以比廷雍，犹差强哉。

李秉衡起自小吏，本无大才，徒以清廉忤刻，取时名，求捷径。胶州之役，李以教案罢职，归家教授，号为不求复进。乃政变后，无端而东山再起，渭城重唱，至入彼党，甘为效力。北仓既败，杨村继之。生平以灭洋仇教自任，及亲率戎行，身〔临〕前敌，竟不堪一战。兵溃之日，无颜复入京师，至仰药以殉。哀哉！按李以州县起家。甲申法越之役，桂抚潘鼎新愤事罢职，时李以臬司署巡抚，移驻龙州，筹饷运械，以济前敌，吊死问伤，以恤士卒，颇得盛名。事后，彭刚直公奏奖其贤能。及抚山左，为德人胶澳之役去官。去年再起，查办奉天要案。今春奉命巡阅长江，一如彭刚直之职。拳匪事起，奉诏入覲，仓卒出师，将士不用命，一战而溃，卒以身殉。论者谓其附和端、刚，固执意见。所谓一念之差，以致身败名裂，惜者。云志。

董福祥本甘凉积贼，其所居近金积堡，以劫掠居民回户为生。左文襄爱其勇，使刘忠壮以计诱收其家属，招之降。董情急自归。与其党张俊等数立功，跻贵显，任喀什噶尔提督多年，后改任甘肃提督。荣禄与董有旧，结为兄弟。窥太后意，欲有所举动，乃进言恭亲王，急召董入京师。戊戌九月，董部兵殴辱铁路工师，荣力袒之，自是董益骄横，事事图与西人为难。今岁日本书记生之死，董以实奉命杀外人为词，故有恃无恐。然则董武人又劫贼，诚不足责。以其为政府所信，故西人指名为罪魁。然朝廷虑其拥重兵，不严惩，恐激其变也。

毓贤以外任知府起家，其在曹州时，多所诛锄，以豪强自负。张勳果囿之抚山东也，固尝用毓，而不甚纵之。及李秉衡继任，毓在属官，始得大志，而事事以李秉衡为依归者。初义和团之萌孽于山东也，李秉衡实使之。及毓代李为巡抚，以旧德布新恩，而匪势乃盛。其开缺入京，力陈荐于政府诸公前，言可用。适荣、刚方以废禅事被阻，谋所以去西人，闻毓言，则大喜。故义和团之乱起于李秉衡而成于政府，而为之谋者毓也。今李幸以一死塞责，得留身后之名。而毓

虽严惩其极边充军，永不释回，论其罪犹轻纵之，故仍不满西人之意云。后在兰州正法。

七月廿三日晚〔膳〕时，两宫驾幸怀来县署，署中人皆不知。县主吴大令，浙江人，仓卒戴大帽出迎，驾已入署矣。共坐厂头车十八乘，太后共某贝勒一车，皇上共某贝子一车，皇后共大阿哥一车。太后驾住上房，皇上驾住签押房，皇后驾住吴令侍妾房。太后至吴令夫人房中，手拍梳头桌曰：“我饿甚，快弄东西来吃，无论何物皆可充饥。”盖太后、皇上出京二日，仅食鸡蛋三枚也。急开上房梳头盒取梳梳头。闻皇太后在宫中时，将起打水洗面，忽传联军入城，遂不及梳洗，穿蓝夏布衫出行。太后旋命皇上用朱笔写条，即派吴令速往东南各省催餉，吴令奏曰：“县印无人可交。”太后曰：“命典吏作县令可也。”吴令恐朱笔谕旨未能见信于各督抚，特先赴晋省，请抚台行文盖印，然后赍以南下。

浙江桐庐人太常寺卿袁爽秋，于拳匪起事后，连上三疏，触怒权要，惨遭殊祸。谨录其遗疏。袁公初摺：（下为袁昶《请亟图补救之法以弭巨患疏》。略。全文见《义和团》第四册 159—162 页。）

各督抚会銜奏摺：南洋大臣两江总督臣刘坤一等跪奏，为偏安必不可成，京师必不可弃，吁恳降旨明示，以定人心而安大局，恭摺具陈，仰祈圣鉴事：窃自拳匪肇乱，构衅列邦，津京相继失陷，辽东亦多失守，以致宗社震动，乘舆播迁。薄海臣民皇皇失措，莫不谓拳党酿祸，贻误国家，疾首痛心，同切忧惧。迨叠奉明诏，车驾暂幸太原，剿抚匪徒，议及亲贵，仰见我皇太后、皇上昔者之苦衷〔衷〕，今者之明晰，虽外人尚未满意，而天下士庶已莫不钦仰感动，鼓舞欢欣。方冀畿辅廓清，指日回銮，上慰九庙在天之灵，下遂亿兆苍生之望。日昨恭读电传本月初六日谕旨：现定闰八月初八日启銮，西幸长安等因。钦此。臣等私忧过虑，有不得不具陈于我皇太后、皇上之前者。伏查自古国家多难之时，亦有迁都之举，然必须敌人不能悬军深入，即深入亦不能持久，我始能立国图存。今日联军谋坚势众，实与古来不同。况陕西自宋、元、明至同治以来，屡次兵火，商稀民瘠。古称天府，今非雄都。又与新疆、甘肃为邻。新疆近逼强俄，甘肃尤为回

数，内江外患在在可虞。较之京师，素云完善。即就目下言之，各国方以新胜之师联合图进，我能往，彼亦能往，不畏数万里之海，岂畏数千里之陆，恐山川之险，未可凭恃，即偏安之局，不可幸成。且京师根本重地，四方所拱极而朝宗者也。宗庙宫阙，列祖列宗之神灵，所式凭者也。二百余年来，邦基固矣，一旦弃之，不特失臣民之望，度亦非圣心所安。前闻各国曾请退兵回銮，不占土地。无论所请果否出于至诚，正可借回銮之说，以速其撤兵之议。倘西幸逾远，拂各国之请，阻就款之忱，万一激变宗旨，洋兵不撤，京畿从此沦胥矣，辽东不复，陵寝从此鼎革矣。一国变计，各国争先。外而沿江沿海处处侵占，内而奸宄生心纷纷扰乱，瓜分之局成，糜烂之祸亟。人心愈摇，饷源愈竭，运道愈梗，而朝廷徒局促偏安，为闭关自守之计，夫以偏僻凋敝之秦陇，供万乘百官之资粮，久将不给；以屡次挫失之弱兵，抗合纵连横之强国，势必难支。存亡关键实在于此。臣等万死，奚足补救。伏乞皇太后、皇上追念列祖列宗创垂之艰难，俯念满州八旗生齿之蕃衍，外顺各国迎驾之请，内慰臣庶恋阙之心，拟请睿裁，收回幸陕成命。若乘舆已发，驻陕伊迓，势难折回，亦乞明降谕旨，以告天下，具言此次幸陕，亦系暂计，俟畿辅稍定即行回銮。并简派王大臣致祭宗庙，恭谒诸陵，示天下以朝廷不忘宗庙陵寝之重，断无终不回銮之理。一面飭令全权大臣等宛告各国使臣，果真退兵，示以必返，庶足以定人心而安大局。臣等愚虑所及，不敢不昧死沥陈，谨合同电由护陕抚端方缮摺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按此奏东抚袁中丞主稿，鄂督张改定，电请各督抚将军会衔电发。

再，臣等正会商电奏间，续奉本月初七日谕旨：太原荒歉，供亿维艰，且电报不通，辗转延误，不得已西幸长安等因。钦此。仰见天心仁爱，体念民生，并以时局急迫，深虑要件或有迟误，故为此不得已之举，是驻蹕长安，可暂不可久，已在圣明洞鉴之中。顾臣等辍辍过虑者，则以宗庙为重，深恐各国以自弃京城为言，变其宗旨、分占要地，停战无日，开议无期，大局不可收拾。仍恳俯如臣等所请，明降谕旨，以慰臣庶之心，以遂各国之望，谨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再，接使俄大臣杨儒电述外部之语曰：势必大举西向，恐未成咸阳之居，又将税兰州之驾等语。臣等所闻各国议论，大率皆同。今日幸陕之举，议者必以为秦中远隔海口，有黄河潼关为限，险隘可守，敌来较难，拒敌较易。不知古今兵事实有不同，八国环攻与一国构兵又不同。今日战斗，须凭枪力，守御须凭炮力。潼关、同州等处之黄河仅宽四、五里，愈上愈狭。外国陆路行营快炮七生的口径者，及八、九生的口径用马拖运者，可击七、八里；新式长田鸡炮，可隔山遥击数里，中国皆无之。仅凭土炮、小洋炮，岂能守河守关。各省枪少弹缺，自造无多，假使洋兵深入中原，运道必然梗阻，不过数战，弹子即罄，虽有忠义军民，徒手亦难击敌。盖一国则深入难，八国则接济易，此陕西省拒敌之难也。又查外洋通例，凡系有和约之国，必驻公使，若其国为公使所不能驻者即不视为与国。一立和约，即使迁都陕西，各国肯允，亦必各遣公使来陕驻扎。经此次变故以后，使馆必派洋兵保护，距海愈远洋兵愈多。且山西、河南、直隶一路，必节节皆驻重兵，是无论迁都何处，必有使馆洋兵，徒使中原数千里皆为洋兵盘踞，此陕西省迁都之难也。总之，陪都之计，全在平日经营，若战败以后，敌人必不许我矣。守险远海，亦御敌之一策。若海口既已属人，内地素无守具，则险者失其险矣。各国并力，各省分扰，彼有接济之便，我无持久之力，腹背受敌，跋前疐后，则远者失其远矣。此须俟事定以后，从容筹之，遇一国生衅之时，必先结援数国，移蹕陪都，军械充足，炮台周密，再行开战，最为要著，然非所论于此时也。以上各情，恐议者或未详考，不敢不据实上陈，以备朝廷裁度。合词附片奏陈，伏祈圣鉴。谨奏。按右二片由江鄂二督主稿，合前摺同时电发。

袁爽秋京卿二次奏摺(略。见《义和团》第四册 163—165 页。)

王培佑召见时，揣摩太后意旨，乃云：臣举家皆义和团中人。不三日而超擢顺天府府丞。及五月间，义和团事起，首先奏请义和团招抚，并给予口粮，旋即升援府尹，此固巧宦之才，善观风色，先谍消息，为钩取富贵计。非真其一家之男皆习义和拳，女皆习红灯照也。

端、刚、董、赵、毓、启等，岂一死遂足以塞责。虽千刀剐王

莽，一豕磔蚩尤，而已无救于中国从此而削弱，黄种之从此而阼危。其肇祸之巨，非直中国数千万人之血已也。

山东潍县孙葆田京卿作《劝诫义和团》一歌云：

劝人莫习义和拳，	拳法神妙皆讹传，
误国殃民非一端，	听我细说所以然。
义和拳，红灯照，	虎尾鞭，金钟罩，
种种名目皆邪教。	嘉庆年间林清乱，
便是此术相鼓煽。	于今直隶多饥民，
纷纷学习遂成群。	仇教为名恣抢掠，
假托神灵逞暴虐。	能催刀枪能避炮，
休信邪说自夸耀。	可恨若辈称神拳，
却说山东是老团。	山东本是圣贤邦，
那许邪教敢横张。	况闻行军贵知惧，
暴虎凭河非所与。	只有孝弟与忠信，
可使制挺挹秦楚。	奈何甘效怪兴妖，
红巾裹头又缠腰。	津郡已失通州陷，
拳民死了也几万。	误国殃民竟如此，
胡为传衍犹弗止，	吾今惻然为尔告，
号为神拳实左道。	修尔戈矛与甲兵，
非曰兴师莫偕行。	不如各安本分好，
宗族乡党互相保。	士读农耕商懋迁，
大家同享太平年。	诫尔莫习义和拳，
拳法神妙皆讹传，	听吾此歌当晓然。

袁爽秋京卿三上奏疏，(略。见《义和团》第四册 165—167 页。)

论曰：当端、刚当朝，势焰薰天，任性妄为，纵容拳匪。太常寺卿袁公祖泣血极谏，连上三疏，历述拳匪之邪术断不可恃。毓贤养痍成患，裕禄迎合权要，附和信匪。董福祥跋扈狂悖，比匪为奸，刚、赵、徐、启等顽固谬妄，纵匪酿祸，启衅外人，误国殃民，历历如绘。使朝廷能用其言，何至神京陆沉，乘舆播迁，陵庙震惊，万众涂炭。盖皆由戊戌政变后，皇上失权有以致之。太

后信谗戮忠，不得辞其责也。若论袁公，地则外部，位非中枢，徒从独醒之见，适当举国之狂，因欲救之未败，正之未倾，甘触忌讳，以取灾祸。夫公之被害，何异莫须有三字之杀岳忠武。公之三疏，尤胜于杨忠愍之劾严分宜，字字珠玑。言言金玉。然公固明知飞蝗蔽天，言出祸随，特以身为大臣，胡忍随声附和，不得不冒死洒陈，以冀朝廷万一之悟。次年奉上谕，复公原官。所与公弹同调者，惟许侍郎一人。屈子所谓“众人皆睡，而我独醒，”今读其遗疏，令人声泪俱下。呜呼！公之死，诚重于泰山矣。然则抱明允而婴戮，怀忠敬而齿剑，公诚当矣。非然者，安能使天下之人同声痛惜感泣，五洲之人同声哀悼嗟叹，且使千百世之后人，亦当痛惜感泣而哀悼嗟叹者也。

俄军取奉天省城时，获得东方古文件甚多。俄国政府闻之，即令送往圣彼得堡皇家藏书所，交名人考核。闻该文件内有希腊、俄罗斯古文不少，此物于十三世纪时为蒙古人由欧洲夺来。

江苏巡抚聂公遣松江府知府余太守祭宋养初给谏文云：“维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江苏巡抚部院聂缉燂，遣属率官松江府知府余九谷，以清酒庶羞之仪，致祭于皇清通议大夫、故湖广道监察御史养初宋公之灵曰：呜呼我公，稟精日星，励操冰雪。系维人豪，炳此清节。昔公读书，抗怀前哲。不磷始磨，不淄始涅。睠彼陈夏，云间之杰。比踪胜朝，扬其芳烈。公来继之，光照岩穴。致身阙廷，完我无缺。事即殊轨，义乃齐辙。千秋伟哉，精气不灭。公之方达，束身圭璋。宣德重译，策名曹郎。洎为御史，凤鸾鸾翔。寒蝉自耻，驄马时骧。奈何京国，逼此櫜枪。扬汤止沸，不匡而攘。妖神夙诡，谋夫岂藏。鲸鬣未翦，猗牙且张。公遭此厄，神明扬扬。城坠而死，曷变其常。呜呼我公，人孰无死，何善为计。生胡显崇，死胡佗僚。城社狐凭，伊川野祭。魂兮归来，诉之上帝。神州陆沉，阶孰为厉。横涛湃奔，流孰能制。来轸方遒，巨川思济。莹莹太阿，茫茫斯世，殷忧永膺，艰步靡贯。吾独何心，能无鄙涕。昔朝京师，与公一面。今抚吴下，闻公之变。生非有欢，没世云羨。职在陈纪，其道易见。缅维我公，蔚矣东箭。峰高企齐，仰清行擅。鬱兹义闻，幾社之殿。死生皎

然，何畔何援。奠醑告诚，式彼邦彦。庶几有神，歆此芳荐。呜呼哀哉！尚飨。

北地俄人残杀华人数千，更有印度兵在北边奸淫杀戮不忍闻者一事。有数印人轮一女人，猥抱而啼曰：“彼何洁白吾何黑？”淫毕，分割其肉，以两乳戮枪上摇转以为乐。闻为某京官之女。闻之切齿抵足，然出诸异类，不足为异。最异以二十二省之大国不思自立，揖盗入门。吾不怨印人，怨招之者。吾东南之民不即如此者幸也。不可常也。为台湾，为直北之民，一转瞬间耳。呜呼！受此大创，鉴此巨祸，而东南之民暗弱如故，酣嬉如故，仆所深为悲怆者耳。

自东西各国联军入京后，公帑私产耗失不可以亿万计。闻近畿各州县竟鲜有幸免者。今将各州县向官库勒交银数缮后，其掠诸民间者尚不在内。

霸州署被联军抢去正杂银四千九百八十两二钱五分三厘一毫；又英人又索银一千两。

定兴县法兵到署索去银二百两。

永清县英兵勒索银四万两，先交四千两，余银两月兑交。

东安县连〔联〕军索去洋一千元，银二锭。

石景山同知为某国兵搜索银一万一千五百两，又厅防存防险银六百两及修署运脚等项被连〔联〕军抄掠一空。

固安县某国兵过境，抢去库存正杂银四千余两。

清苑县某国兵封占藩库存银二十四万两。

保定府法国暨某国两帅令罚银十万两赎罪。

管带陕军谭镇被某国兵搜去饷银五百四十六两五钱，又一千五百十七两。

管带陕军李副将被某国兵搜去饷银四百六十余两。

昌平州联军过境勒索银三千余，并将道州各署焚烧。

霸州某国兵续勒索银四万一千两，先交银三千两，余限一月交清。

香河县某国兵第二次逼令罚银一万两。

易州英、法、意等洋兵过境，索扰衙署及西陵金银祭器库均被搜

刮。

文安县二次英兵过境，索去银一千四百两，搜去库存正杂银二千四百八十四两另。

涿州某国兵先后勒索银四千五百八十两，洋钱八百元，又钱一千余千文，被褥八十件，皮衣百余件，大宝二十六只，银二百两。

房山县各国兵队过境，衙署地方悉被抢掠。

青县某国兵勒索未遂，沈前令被戕，因某国欲于四点钟内索银五千两，白布二百匹，仓卒未办，即将沈令毆初、崔绅锦峰于九月初二日（按：稿本残破，以下数字缺。）

蓟州法兵抢去库存旗租地粮银八千五百两，又勒索银（按：稿本残破，以下数字缺。）两。

三河县法兵索去银一千两。

东安县某国兵带去县官、营官，勒索银六万两取贖。

良乡县洋官勒令月送翻译薪水六十两。

玉田县某国兵索去保险费银一万八千两，通事酬费一千五百两。

三河营存银，被掳一空。

宣化府某国官索去保险银一万五千两，羊皮衣千件。

# 庚子传信录

李超琼

**编者按：**本文是未刊稿本。作者亲笔书写，所用毛边纸红格本，从书口下侧印有“石船居丛钞”字样看，系作者专用稿纸。每半叶有竖格八，每格写字两行，每行约二十七八字，共十二叶。另有两叶同样的红格稿纸作封面和封底，封面题《上章困敦传信录》，正文第一行题《庚子传信录》。遇“太后”、“皇上”等字样均提行，但不避“仪”字，可知是庚子过后不久所写。本文是在誊写后又加修改润饰的定稿本，从笔迹上看前后均出作者一人之手。这次整理时，将稿本中，有些文字修改处酌量注出。有虫蛀、字迹缺损者以□表示。

李超琼和北京师大历史系教授赵光贤先生是姻亲。李死后，由其子将此稿本交给赵先生，赵先生捐赠给北师大图书馆。据赵先生谈，李超琼字紫墩，四川合江人，光绪朝举人，历任江苏吴县、上海、无锡、阳湖等县知县，著有《石船居诗文集》。义和团运动时，他自江苏入京引见，遂将在京见闻撰为此文。

义和拳者，白莲教之遗孽，一名八卦教。嘉庆十三年，仁宗谕疆臣严禁，有明训。而潜习其术，藉符咒治病，诬取财利者，燕齐之境□□不绝。光绪甲午、乙未间，经倭事之变，德人踞我胶澳，民日忿。东抚李秉衡尤恶外交。于是义和拳复自冠县起，炫其术能禁枪炮，避刀戟，而以仇洋教为名，创有金钟罩、红灯照等名目。愚民惑之，奸民藉以倡乱，徒众浸盛，劫杀四起。先后抚臣李秉衡、毓贤皆姑息不即治，蜂屯蚁聚，究境畿危，痛怨于袁世凯而势乃戢。

初，戊戌上听康有为言变法，擢用新党。甫创事，诸王大臣皆惧，构为蜚语，惑慈听。于是太后复出听政，立诛新党数人，捕有为及其徒梁启超。有为走英，启超走日本，皆庇焉。遂与王大臣等谋废

立，以上有疾颁示天下，徵医，三日一示臣工医案，疾益笃。而八国公使合词以法国名医某为荐，太后拒不纳；又固请，不可已，遂入诊。审辨良精，奏言某经当有患，然决于圣寿无虑也。太后大憾之。已而有为至日本，与启超为《清议报》，则讥宫闱无所讳。大臣等得之，益以激太后怒。己亥冬以李鸿章为粤督，谋诛有为等。鸿章至粤，不报，久之，乃奏言有为等不可得。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是冬谋废立益亟。议已定，大学士荣禄语大学士徐桐，令联衔具奏以请。徐桐难之，曰：“此非臣下敢为也；惟太后行之，乃无敢不从耳。”久之乃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立端郡王载漪子溥儁为大阿哥。其诏书，徐桐命前西宁办事大臣豫师代草以进者，上手录宣示。开弘德殿，起前尚书崇绮授学，以徐桐副。载漪嗾各公使入贺，因以覘所向。公使不听，有违言。载漪尤愠忿，日夜思所以报，而山东义和拳时已浸淫入畿辅。

袁世凯之怨拳匪也，饬州县吏严捕，而以营兵歼其巨股。甫两月，境内帖然。兖绅王培佑等交谤之，屡入奏论，谓拳民有忠义气。太后固已惑其言。

拳匪以己亥秋聚于河间府，势未甚炽。吴桥令劳乃宣上《拳匪说》，景州知州王兆骐力请用兵剿抚，直隶总督裕禄不报；臬司廷雍又斥劳涉张皇，王为荒谬。由是直郡邑从风而靡，且潜入京师，与阉宦近习通声气矣。

庚子三月，涑水令危急请兵，裕禄始派副将杨福同往。福同败死。及入告，置不问。四月，涿州知州龚荫培告急；顺天府尹何乃莹揣朝旨，格不行；荫培坐免。

五月朔，遂烧铁道，毁电线，凶焰日炽。太后遣乃莹及刑部尚书赵舒翹、大学士刚毅，先后往涿覘之。刚毅等复命，力言义民可恃，道之集京师者逾万人矣。自是纵横都市无禁，城中为坛几遍，每坛百数十人。其神曰洪钧老祖，曰骊山老母，来常以夜，燎而祠之，距跃类巫覡。将曙，则习拳，及以刀击身，其状如醉迷，无定式，谓之上神。神降体，则枪炮刀戟不能伤也。又能于空中指画，则火起。出则呼市人焚香拜无算，无敢不从者。以红巾裹头及缠腰间，有黑巾者曰老团，主坛者曰大师兄。其红灯照以女子为之，称大师姐，外悬红

灯如人数，谓能飞空无迹，故其党尤尊异。凡附入者，习十数日，能上神，则术成，遂自立坛而为师。故风行如驶。呼教民曰二毛子，全家老幼杀之无得免，谓一见能别之，实则托以假名，凡所仇，即以二毛子目之，杀无忌。至斥上为教主。太后与载漪谋，欲倚以遂所志，故持之特坚。匪党出入禁中，日夜无期度。扬言当尽灭诸夷，不受赐。每坛竖一旗，大书“保清灭洋”字。又日以黄纸朱书散衢巷间，有曰“愿辅西北真男子”，曰“愿得一龙二虎”者。一龙谓上，二虎谓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也。

五月十四日，以礼部尚书启秀、工部侍郎溥兴、内阁学士那桐入总理衙门，而以载漪为管理。

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出永定门，遇董福祥兵，薄而杀之，裂其尸，外人大哗。时福祥以重兵驻京师，意有所受，于此试其锋也。自是各公使日以所携卫兵严护交民巷，兵才四百餘，且非劲旅。十六日侵晨，拳匪数人，红巾过御河桥，使馆兵击以铳，皆应手毙，误伤一汲水者。公使以照会达总署，言毙匪事，且谓已医治误伤之人，创愈当送还。外人固已知拳匪之无能也。

十七日，拳匪于右安门内火教民居。夜，火御河桥以东数百家，杀数十百人。

十八日，火宣武门内教堂，又连烧他教堂及教民宅无算。京师大震。

先是，屡有旨，拳匪作乱当剿，而匪势益张。巡城御史彭述等，始尝请步军统领崇礼会营兵驱除之。崇礼曰：“朝廷意不如是也。”遂罢。自后不复请，且附会言其神矣。是日侍讲学士朱祖谋疏陈外衅不可开，请速驱拳匪，靖乱萌。朝议几动，军机大臣启秀遂请以祖谋任之。会有解者曰：“祖谋书生，言固其分耳，乌能任此。”始得寝。

十九日，有旨剿匪尤切，遂无奉诏者。

会江苏督粮道罗嘉杰至津，以密书致荣禄，言各国须尽予以兵权、利权及铁路、海口四事，乃许和。荣禄固知其言之无稽也，急持入告，冀以杜臣工之沮议者。太后果大怒，主战之意益坚。

二十日，拳匪焚正阳门外四千餘家，其地皆富商所萃聚，京师二

百数十年菁华扫地尽矣！毁及城阙，火三日不息。初，拳匪烧教堂，无旁及民居者，其党谓神术使然。至是不验，则漫言曰：有人以秽物败之也。然匪众实惧罪，有相率潜遁出都者。其夕，步军统领署乃燃烛数十条，传呼拳民入觐，于是欢声雷动，去者复返，且日增无已焉。

是日，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军机大臣荣禄、王文韶、刚毅等先已定议，无一言。诸臣入，相顾愕眙，莫敢先发。太后怒容甚厉，语尚书徐用仪曰：“外人索我兵权，利权多款，要挟至此，尚可忍耶！”用仪从容言：“外衅不易开，请再与婉商。”太常寺卿袁昶遂侃侃言：“中国与外交数十年，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东交民巷使馆，几于朝不保夕，儼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地。”太后目慑之。太常寺少卿张亨嘉言：“拳匪无状，恐不可用。”仓场侍郎长萃在亨嘉后，大言曰：“此义民也。臣自通州来，通州非义民不保矣。”载漪因言辅以董福祥劲旅，事无不济。侍讲学士朱祖谋、恽毓鼎先后言，兵衅不可开，福祥不可恃。太后怒视祖谋曰：“尔何名？”内阁学士曾广钧、侍读学士黄思永亦继对如祖谋等言，太后遂不听。于是载漪、载濂等争言人心不可失，侍郎溥良语尤辩，而载澜、刚毅遂合疏言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可以报仇雪耻。编修王廷相又代载濂草疏，言义民实可灭洋，中国威灵在此一举。闻者莫不痛心诋为妖孽，知祸败不旋踵，然畏太后，莫敢言也。

当是时，各国将入兵援使馆。其日<sup>①</sup>，命吏部侍郎许景澄、大学士那桐往天津说止之，冀缓师。

二十一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载漪等力陈人心固结可用状。上曰：“人心何足恃，只益乱耳。今日人喜言兵，自朝鲜之役，创巨痛深，效已可睹。况诸国之强，十倍日本，我何以御之耶！”载漪又言：“董福祥善用兵。”上曰：“此人不可用。”载漪语不逊，上嘿然。户部尚书立山言：“我无海军，南北咽喉已断，兵衅果开，凡军械粮饷

<sup>①</sup> 先作“是日”，改为“其日”。

无从运至，敌兵由津沽至京，其势甚速。拳民乌合，断不可恃。”词气慷慨，音彻殿廷。太后置不答。通政司参议刘永亨言拳匪乱象，请速驱之出城。载漪厉声曰：“如汝言，是失民心第一良法也！”载漪遂请攻使馆，太后许之。内阁学士联元亟言不可，谓“万国公法，凡使臣不保，他日城破鸡犬不留。”载澜力斥为汉奸，当斩。太后命立斩之，会庄亲王载勋救之得止，遂无言而罢。

是日，许景澄、那桐往天津，方出永定门，拳匪塞于道，斥为奸细，将杀之；已而协令入坛焚香，始得释。遂驰返。

二十二日，又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景澄、那桐复命，上执景澄手，令前席，泣语曰：“尔出使有年，习外交事，吾能与各强国战耶？朕一人不足惜，如太后何！如天下生灵何！”景澄亦泣，未及对，太后遽怒呵景澄曰：“汝何人？敢执皇上手！”那桐代奏：“皇上特令景澄前也。”太后怒不释，景澄急拭泪退而后。逾时俱罢。自是有杀景澄意矣。

太后意既决，载漪、载澜、载灏、刚毅、徐桐、崇绮、启秀、英年、赵舒翘、裕德、溥良、何乃莹、王培佑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予内帑银十万两。载漪即第为坛，晨夕必拜。太后亦祠之内中。由是燕齐氓隶之徒，椎埋之盗，莫不扼腕而言灭夷矣。

城中日焚杀，火光连十余昼夜，烟焰涨天，出行市中，人无敢正视者。自官僚及商民争输之金钱，晨夕焚香门首，冀免其祸。夙所不快者，立歼之，不曰教民，则曰汉奸。其杀人刀矛齐下，肌体分裂，或攫其心肝以嬉，小儿未匝月者亦杀之，惨酷无人理。每坛杀一人，必众刀濡血。童子十余龄以上甫能执刀者，皆入匪，即皆津津以杀人为快。民彝泯灭，开辟未有。而太后方日召见所谓大师兄者，慰劳有加焉。

士大夫谄谀干进者，又皆以义和拳为奇货。候补知府曾廉、翰林院编修王龙文献三策，乞载漪代奏：攻交民巷，杀使臣，上策也；废旧约，令夷人就我范围，中策也；若始战终和，必至衔璧舆榘，斯下策矣。载漪大喜曰：“此公论也。”御史徐道焜言：“洪钧老祖令五龙守大沽口，夷舰触龙背皆立沉，此天所以灭夷也。”编修萧荣爵上书言：

“二千年以来无君无父之国，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时不可失。”御史陈嘉言言：“与关壮缪语，得篆文帛书，言无畏夷，夷当自灭。”御史黄桂馨言：“用拳民制敌，国家可无筹饷。”曾廉、王龙文、编修檀玘、彭清藜、主事吴国镛及御史刘家模，又先后上言义民所至秋毫无犯，且请令按户搜杀汉奸以清乱源。刑部郎中左绍佐上书，请戮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户部主事万秉鉴言：曾国藩在天津杀十六人偿丰大业命，损国体而启戎心，请议恤，而夺国藩恤典。

当是时，上书言神怪者以百数，王公邸弟、百司廨署，皆令拳匪设坛，厚其供亿，谓之保护。自禁垣及九门，令其党分曹驻守，稽出入，曰以防奸细。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楚督张之洞、苏抚鹿传霖、鄂抚于荫霖、湘抚俞廉三、皖抚王之春、东抚袁世凯、广抚德寿、巡视长江李秉衡合奏乱民不可用，邪术不可信，兵端不可开，其言至痛切，不听。遂派载勋、刚毅为总统，城内外及各郡邑立坛者，均至载勋邸录其名，日垒集数百人。载勋于拳匪初无附和，亦不敢有异词。既奉命，礼之唯谨，报名至者，一一呼大师兄。其党益恣甚，有所专杀，总统不敢问。都统庆恒一家十三口皆死，载漪夙暱庆恒，亦不能庇，有旨严斥而已。立山、黄思永，拳匪皆大窘辱之，有旨下刑部狱，其罪状则神语也，曰通夷。怀来县匪目，自载勋邸归，遂自称九千岁。载勋邸有佐领官过怀来，不肯拜，缚而将杀之；载勋急遣兵往，乃释归。京朝官以眷属避难及归里者，往往遭其杀伤，或劫之返。编修杜本崇、检讨洪汝源，皆指为教民，几死。编修刘可毅送眷阻通州，一日失所在，后知为拳匪杀而投之于河。当变之方起也，大学士荣禄、王文韶等，各以家属寄郡邑，荣禄又遣樊增祥辇其私蓄数十车入晋。赵舒翘、何乃莹亦遣眷西行，皆假重兵卫之。有力之家，则雇镖局护送，始得无阻。而学士陆宝忠眷属载镖车过保定，拳匪将行劫，为镖手毙其一。拳掌大哗，廷雍时为藩司，立斩二镖手悦之。都中匪目，倡为护照，索金钱，持以行者得免。而御史万本端以拳照出东便门，遇他匪，乃斥为伪，驱之返。凡邮信皆拆视，驿奏至，亦如之，宫中置不问。

二十三日，总理王大臣与各国公使约入总署会议，德公使克林德率

而先，载漪令虎神营兵伺于道，猝杀之。各公使闻变皆返。

二十四日，遂令董福祥及武卫中军围攻交民巷，欲尽杀诸使臣，然后举各劲旅御海口。炮声日夜不绝，拳匪助之，巫步披发，升屋而号者数千人，声震闾闾。

方是时，董军武卫军因缘劫杀，大学士孙家鼐、徐桐、都御史曾广燾、内阁学士貽谷、前太常卿陈邦瑞，皆仅以身免，其家人多死者。以告荣禄，荣禄不能制。环交民巷民居市舍数里焚掠皆空，而使馆如故也。董军死者无虑二千人，拳匪亦劣有伤亡，不敢复前。

启秀奏言：“使臣不除，必为后患。五台僧普济有六甲神兵，请召之会攻。”曾廉、王龙文请引玉泉水灌之，可立破。而朱祖谋则请毋攻使馆，不报。曾廉等闻之曰：“祖谋可斩也。”廉、龙文又同彭清藜、吴国镛上书，请“除三奸，进二贤”。“三奸”谓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二贤”则四川余夔子、湖南周汉也。

拳匪既不得志于交民巷，乃萃攻西什库。西什库者，前明内库地，法人建总教堂于此，基固而宏。然初无兵卫，使馆分兵四十人往护之，教民多逃入者。及往攻，辄败还。载漪命副都统阿克达春率虎神营兵助之。达春畏葸不敢前，载漪令拳匪杀之其邸中。又以兵部郎中恩良往，恩良被虐于拳匪，气结死。刚毅帕首靴刀亲督战。方进而拳匪死伤数十人，遽大溃，刚毅跳而免，恚其党曰：“尔等涿州之言何如耶？”始刚毅至涿，遍召匪目，询诸神异事，对皆同。何乃莹又巧言阿顺之，故信之笃。赵舒翘还都，语刑部司员及总署章京则曰：“所见皆亡命无赖耳，乌可用？”而入对乃不敢与刚毅歧。然刚毅信拳匪出实诚，至是乃大懊丧，对太后亦遂言不可恃，而祸成矣。先后攻西什库两月，讫不能入。

二十五日，明诏宣战，其草则萧荣爵预代军机章京连文冲所拟者也。诏以法领事索大沽炮台为辞，其实炮台先于二十一日失守矣。始敌兵逼大沽口，营兵封某然炮伤英舰一。而我水雷营有船四，距炮台后二里许为犄角，管雷弁某，日酣戏城市间。敌舰知之，突踞其船，合以攻我。炮台腹背受敌，犹力拒竟夜，<sup>①</sup>卒不支，遂陷。总兵罗荣

<sup>①</sup> 此句原作“炮台力拒竟夜”，“腹背受敌，犹”是后添的。

光走天津，久之仰药死。而裕禄方奏大捷，太后及载漪等皆信之。

六月初四日，遣刘恩溥至天津，招集水会夫役助拳匪战。水会皆市人，遇救焚事乃充役，不知战也。

敌兵攻西沽，聂士成不守，旋阵亡。初士成得旨剿匪，歼数百人。已而朝议大变，咎士成，命宋庆、马玉崑赴津，将罪之。拳匪出不意，复仇杀士成兵过其数。而匪目曹、韩、张、王等，方乘绿呢大轿黄缰马出入裕禄署，裕禄延之上坐，每士成白军事至，则窘辱之。于是士成忧忿，怒马赴敌死；所部万人皆覆没。士成素能军，其治兵善训练，诸将无能及者，闻其死，皆痛惜之。代以马玉崑，稍收其溃卒，势益不支，北洋军械局、海运粮米相继失矣。

时专设军务处，以徐桐、崇绮等<sup>①</sup>主军事。裕禄屡饰捷奏，桐等大喜，方致书各国责<sup>②</sup>以赔偿数百兆，毁商约，及毋得称大皇帝等十款，始许之和。

恩溥至天津，谕拳匪战，不从，水会人亦无应者。恩溥素附言拳匪甚神，至是见事日危，以实入告。徐桐闻之曰，“恩溥非人也。”

十二日，玉崑兵合战，遇地雷，死者三千人。而城中连日攻交民巷方益亟，炮弹毁及禁垣景运门，入直官有伤者。

十三日，以李鸿章为北洋大臣。

十六日，毓贤奏杀山西教士一日俱尽。先是，谕各疆臣练拳团备战事，咸电询李鸿章，鸿章复曰：“乱命不足从也。”刘坤一、张之洞亦力持不奉诏，遂与各国领事商互保法，东南得不乱。毓贤时为山西巡抚，闻而大骇，以入告，遂诱教士数十人，聚而杀之。载漪闻奏，大称快，而深憾鸿章等，

于时山西及东三省，均已遵旨习拳。盛京户部侍郎清锐请颁义和团关防。先是，东省铁路，国家请俄人代修，未竣事，拳匪尽毁之。俄人闻变，请入兵卫路，黑龙江将军寿山拒之，又先击沉其兵舰一，俄兵遂大进。寿山一战而溃，自戕死，三省相继陷。（寿山之始开衅

① 此处原尚有“贻谷、有泰”二人，后圈去，添一“等”字。

② “各国责”三字原作“敌人案”。

也，其故人王焕为幕宾，力争不从，遂拂衣去，留书诋之。寿山大怒，以令箭追之返，焕不为屈，遂刑而下之狱。又自狱上书，责其误国殃民，终必自祸，遂杀之。焕绍兴人，入资为工部郎中，素慷慨有气节之士也。①

河南巡抚裕长，先请赴河北驻防拳匪，及是遂奏言：“臣始以拳民妖言惑众，今乃知神灵效顺也。”见者咸笑之，然豫民无习拳者，故得保境如东南。

十八日，天津城陷，裕禄只身逸出，与宋庆，马玉崑走北仓。从者皆失，欲草奏，无所得纸而罢。久之乃上闻，京师大震。彭述等曰：“此汉奸张夷势以相恫喝也，姜桂题方杀夷兵万，夷已蹙，行求和矣。”不知桂题在山东，不得至天津也。

拳匪攻交民巷、西什库久，卒不能下，且伤毙甚夥，遂不敢前。耻无所事，又恶人之指目为白莲教也，乃日掠城外村民男女老幼百余人，送步军署，逼请泉首，曰此为白莲教，而媒孽其证据，有纸人纸马鞘刀之属。纸人纸马者，村市所鬻小儿玩具，鞘刀则工艺所需，妇孺皆知其诬捏也。时载勋代崇礼任步军统领，以入奏，有旨交刑部处决，仅五岁以下得留狱，妇人方乳子，夺之其怀。即日决六十一人，宛转呼号，累累属于道，惨不忍闻，且皆愕然不知其何以至此也。②又数日，复决三十余人，事如前。会得旨日已晏，军机大臣启秀怒刑官直事者不即至，谓迟将致误，不能稍待，盖翼日固上万寿圣节也。赵舒翹乃急传其属往，立决之。先是主事段书云当直，请于舒翹曰：“某闻此事不实，顷覩之，③皆菜色穷氓耳。事既下部，例得研讯，乌有数十百人不谳而刑于市者？亦安用刑官为！”舒翹曰：“是此辈劫数也，奚问之有？”书云怫然曰：“然则某请不与此事。”同官罗维垣、王世琪亦如书云言，舒翹漠然不为动，改派莅杀④。观者寒衄，莫不顿足

① 括号中的这几行字，原系正文，后又圈出，眉批云：“此数行××小字夹写”意思是写作双行夹注；后又以浓笔在其上写“去之”二字（故××二字看不清），似拟全册。

② 此句先作“市人亦愕然不知其何罪至此也”。

③ 此处圈去一“且”字，添“顷覩之”三字。

④ 此四字先作“改命属员往”。

太息，相与冤之。其后城破之前一日，李福高纾海徒居民数十人至，以事急，未及送部而免。

是时，载漪令拳匪分驻城外各要隘，皆二千人；又令董福祥选其精壮，率以御敌，乃皆不之应。又命前侍郎长麟、郎中文润，率之赴通州浚城濠，亦不往。

二十二日，停攻使馆，仍以兵严守之。且有旨保护教士及各国商民，饬捕前杀杉山彬、克林德者，抵之罪，以步军统领载澜交部议处（兵部尚书徐用仪得旨，遣吏查取职名，载澜不答，三往乃援之，仅援轻例罚三月俸。载澜大忿怒，未旬日而用仪之祸作）<sup>①</sup>。先是，促李鸿章入都，鸿章奏言：“不停攻使馆保教士等，臣不敢奉诏。”及闻天津陷，太后惧，荣禄因与王文韶入请，遂有是命。载漪大怒，不肯视事，太后强起之。

是日，王廷相上封事，有格天一条，言上已多病，请大阿哥出监国事，宜可格天心云。廷相，徐桐所赏士也。方天津未陷时，尝言诸国远，兵不能来，仅倭兵数千，无能为。且诸国所属华民，均已习神拳，方内乱矣。徐桐极信之。

二十三日，命内务府郎中文瑞，载西瓜数百枚饷使馆，称太后懿旨。各公使见文瑞，颇有所商论，属代奏。文瑞出，惧载漪等之不乐闻也，见太后乃言诸使无他语，惟穷蹙乞和而已。知其事者，皆恨之。

二十七日，以余虎恩为喀什噶尔提督。虎恩贪而好色，多大言，纳贿荣禄，募五营。时董福祥方以其兵攻使馆不克为惭，虎恩见荣禄自陈，期五日必下，语侵福祥。福祥怒，拔刀欲杀之；荣禄以身蔽之，乃免。然两人自此分遣其军，遍掠内外城官民宅舍，并掳车马，载美妓珍货而行。又聂时僂者，湖北知县，甫捐道员，亦贿荣禄，得四品卿衔，主武卫中军饷事，且请添募四营。荣禄既许之矣，未就而城破。前二日，私犍金四十余万走保定，荣禄觉，以军令追止之，时僂服毒<sup>②</sup>死。

<sup>①</sup> 括号中的这几句话，原系正文，后又圈出，眉批云：“此数行可作小注夹写”。

<sup>②</sup> “毒”，先作“金屑”。

二十九日，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三召见仪鸾殿，语必移时。当秉衡之未至也，驰书其友，以剿匪和外为言，故都人士日夕盼之。及至，悉载漪等谋，王廷相又怵之，遂附言主战。且谓义民可用，请以军法部勒之。又请杀张之洞、袁世凯。太后诘以前与李鸿章等公奏，则以之洞入其名，实不与闻对。太后闻天津陷，方徬徨，得秉衡言，遂决。

秉衡因疏参许景澄等有异心。七月朔，下景澄及袁昶于狱。

初二日。命秉衡总统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

时鸿章已至沪，屡促入都，辞以疾。奏言：“国是未定，道路梗阻，臣即奔命赴阙，徒为乱臣贼子菹醢之资。”刘坤一、张之洞等以事急，合各疆臣疏请加鸿章全权大臣，令议和，迅止敌军毋入都。太后方听秉衡言，置不报。

初三日，杀景澄、昶。<sup>①</sup>（荣禄故扬言率诸臣入争，徐桐、崇绮尼之，遂止。刑部侍郎徐承煜监刑，视繁重囚尤酷<sup>②</sup>。）<sup>③</sup>景澄立朝端谨，出使德俄诸国，皆称职，熟悉中外情势，宣力数十年，下狱甫二日，遂就戮，临刑神闲意定，默无一语。<sup>④</sup>昶学术深粹，负清望，自召对后，又连疏力争，复邀景澄联衔疏谏，肇祸以来大臣骨鲠忠讷无匹之者。二人死，元气丧矣。

数日中<sup>⑤</sup>，兵匪合围攻使馆复急，战亦终不利。

初六日，长萃请特派劲旅助攻贾家疃。疃距通州十数里，教民所聚居也。墙垣颇坚，地易扼守，教民自各乡逃死者多归之。长萃初命刘焯先督拳匪往攻，<sup>⑥</sup>数为所败，故有是请。然益兵往，终不能破。厥后通州既陷，城中杀戮之惨，几无孑遗，则贾家疃复仇故也。

十一日，北仓官兵大溃，裕禄自戕。宋庆、马玉崑退至杨村，不

① 原作“杀许景澄、袁昶于市”，后简作“杀景澄、昶”。

② 此句原作“严于繁重囚也”。

③ 括号中的这几句话，又圈出，但无眉批，不知拟改作注还是拟删去。

④ 此处尚有“见者敬之”四字，后又删去。

⑤ 此句原作“此数日中”，后删去“此”字。

⑥ 此句先作“长萃先已督拳匪往攻”，后删去“已”字，添“初命刘焯”四字。

复能军。荣禄以闻，太后泣，问计左右。时新诛袁、许，无敢言者。

十二日，秉衡出视师，挈义和团数千人以行。以曾廉、王龙文、王廷相等八人襄军事，皆徐桐荐也。

十三日，始授李鸿章全权大臣，令乞和。自电线毁，凡寄谕东南，皆至济南转电，驿道复梗。鸿章得旨，而都城已破矣。

时复议停攻使馆，遣桂春、陈夔龙送公使至天津，总署行文达之。公使复书词甚嫚，盖知其援兵之可计日至也。而彭述犹疏言：请俟其出，陈疑兵，数百里皆满，可以休夷。闻者咸笑之以鼻。

十五日，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兵，又败于河西务。陈泽霖闻之，一军皆溃。秉衡退至通州。

十六日，报至，太后大恐，亟派留守各官，谋西幸，<sup>①</sup>既而不果。军机章京已有自称奉诏驰赴长兴店候驾者。始天津陷，太后密饬备车数千，为西巡计，荣禄屡率诸臣谏而止；至是知事急，然犹冀秉衡之能捍敌，鸿章之已议和也。于时，正阳、崇文、宣武三门皆昼闭，外城百官无入直者。

十七日，<sup>②</sup>杀立山、徐用仪、联元，<sup>③</sup>立山管内务府数十年，以曲谨得太后宠任，骤擢上卿，初不为时论所与；及谋废立事，独力争不可，召对之日，尤竭说言，在廷莫不惊异。联元起郡守，内擢甫逾年，历官皆著声绩。徐由曹廊跻通显，习唯阿，以官总署久，颇识外情。初次召对，请勿开兵衅，遂为载漪等所不容。旬日中，连杀五大臣，诏词忸怩，无左证。或言立山初下狱，太后尚谓其有烟癖，恐不堪圜苦，固无意杀之也。而刚毅等归罪外交，凡官总署者，将尽诛之。先既以左绍佐言<sup>④</sup>电饬戮张荫桓于新疆，欲以次杀廖寿恒、桂春诸人，会城破始已<sup>⑤</sup>。

① 此数句初作“十六日报至，太后派留守官，即谋西幸。”

② 此处原有“宣武门忽启”五字，后删去。

③ 此处原尚有“而监斩则仍徐承煜，三人之紫缚亦如许、袁，向来大臣就刑，无若此者”，后删去。

④ “以左绍佐言”五字是后加的。

⑤ “始已”，先作“得免，幸矣”。

是日，通州不守，秉衡遁至张家湾，仰药死。王廷相溺毙<sup>①</sup>。曾廉、王龙文等皆逃去。<sup>②</sup>廷相笃内行，操履清素，为士流所推服，其死也，多怜之，而惜其愚谬。秉衡则由薄尉起家至开府，负清名，然矫激甚，以刚愎愆事屡矣，末路复希旨祸国，虽死而人不怜。

其日城中复大攻交民巷，枪炮殷天，瓦屋皆震。董福祥、余虎恩及武卫中军、神机、虎神诸营悉会，誓必破之以泄愤。

是夜白虹亘天，则兵部主事王铁珊自缢死焉。（铁珊，英山人，绩学能文，有烈士风。五月后，即留书别昆弟友人。就缢时一书，谓“某非殉国，直不忍及身见有今日事耳”。杜本崇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王君有焉<sup>③</sup>。”）<sup>④</sup>

十八日，董福祥率兵出。（下御医姚宝生于狱。宝生昌平人，载漪欲乘事急为不轨谋，令宝生具药，宝生不从，欲杀以灭口，会城破得逸出。及是冬，突奉行在懿旨，就地正法云。）<sup>⑤</sup>

十九日，英、法、美、俄、德、日<sup>⑥</sup>、奥、日本八国会合之师曰联军，自通州至。福祥遇于道，未交绥，即败还。其夜，日本兵遂自广渠门入。二十日，则由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分道大入，我兵无一入御之者。炮声震天，福祥率溃卒出章义门走，

先数日，福祥<sup>⑦</sup>纵兵大掠，尽夺取官民车马，辇輜重西行，络绎不绝于道，虎恩继之，城中市廛搜劫净尽。福祥本花门种，幼随父兄乱甘陇。既降，隶军籍至大将。貌若朴勇，性极狡滑，善贿通要路，大饰战功，膺殊赏，重兵尽寄之，太后倚若长城，夙暱于荣禄，已而骄蹇不可制。拳匪变起，太后与载漪尤恃在福祥也。

① “溺毙”，先作“赴水死”。

② 此处先有“廷相之子亦就溺，遇救复生”，后删去。

③ “王君有焉”，先作“于王君见之”。

④ 括号中这一段话，原系正文，后又圈出眉批云：“数行作小注，以小字□行写”。

⑤ 括号中这一段话，原系正文，后又括出，眉批云：“此一段亦作小注”。

⑥ 那时对西班牙简称“日”，这是把意大利误作西班牙。然由此可证此文属稿较早，作者对组成侵略联军之八国尚有不能确指者。

⑦ 此处原尚有“知事不可为”五字，后删去。

是日，印度兵入<sup>①</sup>，市人犹讹曰：“马安良率回兵勤王至矣。”御史黄桂鋈、彭述，方遍谕五城，谓我兵大捷，夷兵已退天津，居民可无恐，揭示未竟，敌兵已分队踞通衢，隶弃之返，则桂鋈门已竖白旗矣。荣禄率数十骑出，声言赴敌，遂与崇绮走保定。宋庆、马玉崑俱领残卒西奔。又二日，玉崑乃折至居庸关扈驾。

二十一日五鼓，太后青衣徒步，泣而出。将行，遣人监珍妃入井死。上初不欲行，太后强挈之，乃易内监敝衣，灰布战裙；后亦布衣从。至西华门，得羸车二，出阜成门。从者载漪、载澜、载濂、刚毅、赵舒翘。瑾妃走出，失上所在，遇载勋，得一车，一官监从之而走。奕劻、王文韶匿民间数日，乃驰及。

时城西诸门，商民争道出，人声鼎沸，乱兵土匪劫掠遍道路，百官强能徒步者，奔出匿村舍，余皆困城中，旬余犹不知官禁消息也。

徐桐以是日经<sup>②</sup>于私居。后数日，崇绮闻其子葆初令阖家十六人先就死，乃缢死。<sup>③</sup>徐、崇夙著清节，负文望，立朝数十年，守正不阿，亦不获任用，齿及耄耄，荣禄以人望援之，因立大阿哥事，始得太后欢。徐官大学士，崇则六月二十一日始授户部尚书，二人皆不识外情，固执己见，末路至害家凶国而不自知，识者悲焉。

城中官民死者不可数计，而以黑龙江将军延茂为最烈，已故侍郎宗室宝廷之子富寿兄弟尤铮铮。后经大学士崑冈访查请恤，多滥及者。

敌兵分括私财，礼部尚书怀塔布之家至七百数十万金，礼亲王世铎邸则二千余万金，其他若景澧、崇礼辈之百余万、数十万者，更不胜数，前代周奎、魏藻德诸奸所不能望也。怀塔布既丧其资，又受窘辱，忿恚以死，谈者快之。

是夜，两官驻蹕贯市，不食一日矣。民有持枣者，上雇左右取

① 此处原尚有“城中”二字，后圈去，改作“踞通衢”，大约因和后文“踞通衢”重复，又删去。

② 此处原作“缢”字，后改“经”，当系“自经”之误。

③ 此句先作“乃亦死”，后改“乃缢于保定”，再改为“乃缢死”。

之，须臾而尽。上泣，太后亦泣。天雨微寒，求卧具不得，村妇以布被进，濯犹未干。贯市李氏，富商也，从取二千金，乃易骡轿而行。

二十二日，晨过昌平之南口镇，知州裴敏中先二日遁，镇民经溃兵肆扰，亦尽室逃，无所得食，乃从村舍得小米粥，太后与上各尽一甌而已。遂度居庸关，驻蹕官沟。

二十三日，至怀来，令吴永供张甚办，太后喜，立擢知府。

二十五日，至宣化府，驻蹕四日，遂幸太原。

闰八月，至西安。

凡拳匪乱京师，起五月中，甫旬日，遂充牣天下，无虑数十万。<sup>①</sup>其畿辅郡邑，城乡市镇，所在皆是，焚杀不可数纪，守令丞尉罔不被其辱虐。薄怀柔令寝寤戕之，大府噤不敢治。所毁铁路电线，破帑金数千万计，他勿具论。穷凶极恶，不可悉状。乃敌兵至津沽，其党懵然迎战，死数千人。津城陷，逃逸不及者，死又数倍。后闻敌至，则望风释红巾窜去。京师既破，摇尾供奴隶役者，皆拳党也。

八月，敌兵入保定，执护督廷雍戮之，亦以纵拳故。

其冬，各国请罪祸首，慈意迁延不即决，卒以势迫不可庇，载漪、载澜贷死羁新疆；徐桐、崇绮、李秉衡悉追革；刚毅先道死，褫其职，以斩罪罪之；载勋、英年、赵舒翹皆赐死；杀毓贤于兰州；启秀、徐承煜骈斩都市；其余褫治者又数十人，然称誉拳能。迎合干进，而卒保其位者，固多有也。

当车驾由太原西幸时，行次介休，有拳民一，红巾左握，跪道侧，自陈其劳。太后则大怒，命卫士戮之，布谕罪其犯蹕云。

---

① 自此以下初稿之最后半叶裁去，换上另写的半叶，从字迹上看，这最后半叶是在润饰修改初稿时重写的。

# 庚子纪闻

刘 福 姚

**编者按：**全书两册，未刊稿本，近代史研究所藏。原书为毛边纸楷书，每半叶八行，行约二十三字。封套题名《庚子纪闻稿本》，署签纪生志，未署撰写者姓名。是书记载作者为庚子年浙江分试主考。据《庚子京师日记录要》六月十二日记载：“刘伯崇放浙江考差”。此书疑为刘伯崇即刘福姚撰写。刘福姚，字伯崇，号守勤，广西临桂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授修撰官至撰文。稿本上册据当时报纸的消息，叙述义和团运动概况，其中对浙江义和团活动情况，当为亲身见闻。下册是对义和团事件的议论，无可取，今删去。

自咸丰庚申之变，夷人入我内地，朝廷办理交涉事件往往秘而不宣，是以虽居京师，自非得之传闻，有不能知其详者。余己亥到浙，次年庚子按试各府，五月回省，始闻北方不靖，津沽猝开战衅。时方遭兄丧，衰服不出，六月始渐有所闻，爰略志之。

先是山东有义和拳会名曰树旗起事，以“扶清灭洋”为名。盖山东数年以来夷人暴横无理，百姓迫而为此，遂至云集响应，所在蜂起。朝廷调东抚毓贤于晋省，而命袁世凯为巡抚，以镇慑之。然其势已盛，无由解散。至次年遂蔓延畿南一带，而津沽亦应之。至五月初间，所在拆毁铁路电线，焚洋堂杀教民。官兵虽加剿捕，无如民心蓄怒已久，不约而同，闻灭鬼子杀教民，人人踊跃思奋。京城之内，数日间遍设坛场，处处布满。盖此时朝廷亦无可如何矣。

时提督董福祥所部勇营方驻南苑，有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与勇丁忿争于途，恃强无礼。及见董，董慰谕之，仍强董以必杀此勇然后快。

董怒，遂诛之。各国夷人曰义和为拳匪，本谓朝廷剿办不力，各调兵至津欲入京助剿。先以保护夷馆为名，各以兵数十入城。朝廷许之。各国共约四百余人。既入并不专护使馆，时登城放枪，或游行街市，往往伤人。于是兵民交愤，欲与为难。朝廷恐难于保护，或生他故，令各夷使他往以避之。方商议间，有德国夷使欲往总署，总署未允，而夷使遽出，遂毙于路。而此时夷兵之至津者肆其强横，欲强占我炮台，限某日时让出。我兵守炮台者提督罗荣光不许，彼遂开炮相攻。闻系日本先开炮。我用炮还击其船，相持竟日。炮台遂为所据。此五月□日事也。二十日再战，我兵大胜。义和团会助剿杀毙夷人甚多。闻有自上海来者云：某日之夜三鼓洋船自北方至，雇三百人抬其尸，约有数千。云廿五日（初二日到）廷寄各省督抚有降旨嘉奖团会之语，谓此等义民到处皆有，令各疆臣妥筹办法云云。

当是时，朝廷之上议论不合，事权不一。主其事者端郡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为之首，而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贝勒载濂、载滢、辅国公载澜及军机大臣启秀、赵舒翘、大学士徐桐、尚书崇绮等附和之。军机大臣中礼亲王世铎、大学士荣禄、王文韶观望，为自全之计，且惑诸人之夺其权也。更阴掣其肘，电致各督抚谓“主战非我辈意，同志者惟仁和”云云。且谓五月廿二以后上谕皆属伪造，不可奉行。是以虽有开战之旨，且有谓为假托者。诸王公等率皆庸鄙、无济事之才，而又一国之中自分两党，盖不待事败，而知其祸之不旋踵矣。

义和团之在京也，纷扰如麻，以红巾为号，出入城门及行街市无御之者。到处胁人入会，率取十余岁男子谓之有缘，焚香于坛，令之狂舞，云有神附其体，即令出游，自能识教民寻而杀之。其为首者谓之师兄，云有神术可避枪炮，放火时以刀指划为界，则其旁不致延烧。凡所云率荒诞可笑，而愚民多信之，以仇教之说得人心故也。二十日将烧正阳门外大栅栏之药房，先期告知邻近铺户不得相救。及火起有倾之以水者，于是蔓延，千余家同归一烬。其地向为京师繁盛之区，精华所萃，遂成一片焦土。人亦有死者。并接烧城楼及城内各户，直至礼部乃止。二十五日与洋人战于东交民巷，枪炮之声彻于禁

内。而乱军乱民俱乘机而起，或借报夙讐，或抢劫财物，东交民巷迤北一带如大学士徐桐、孙家鼐等家，均为武卫军、董军等劫掠一空，妇女逃走。城内处处火起，喊杀之声昼夜不绝。于是朝廷以庄亲王为义和团总统令约束之，并命为步军统领；英年、载澜为总兵；兼派大臣巡察街巷，禁止烧杀。又城门各派副都统一人稽察，而城上亦派各大臣分守，势乃少定。团民之攻夷馆者，神机、虎神、武卫、董军亦助之。又有谓庆亲王奕劻率神机营兵保护使馆者。亦可见游移两可，人各一心。所以两月余之久，各夷馆虽不无残毁，而其人均归一处，兼有教民数千助守，诸军竟不能攻破。则其事之同于儿戏，亦真有可笑可恨者矣。

时城内外居民纷纷扰避，南人之在北者无不逃归。天津开战，海道不通，近畿一带皆团民，出京无不被劫，兼有死者，惟只身无行李，尚得苟全性命耳。天津之战虽获小胜，夷兵本属无多，直隶总督奏报遽有“兵气甚扬，民心甚固”等语。朝廷诏各省遣兵入援，疆夷已得大臣微指，虽各遣三五营率皆疲羸无用，又无统率，沿途滋扰而已。湖广总督张之洞同两江总督刘坤一已纠合东南数省，与洋人定约保护教堂教民，祈洋人毋以兵相犯。至二十五日，廷寄各省谕旨本属无谓，无可筹办。各省亦不奉行。惟浙江巡抚刘树堂行下各府，几至生变，后遂有温、衢等案，次日乃得张之洞之约，又将所下文檄撤回，然无及矣。江苏巡抚鹿传霖亲率兵北行，沿途观望，勇丁亦多溃散，后至七月中旬始至近畿。闻其先行归家，以二十万之饷尽入私囊。至去京不远，都城已陷，乃折向山西迎銮，遂得入居政府。至湖南藩司锡良、陕西臬司升允亦皆率兵入卫者，皆不闻行至何处。惟前四川总督李秉衡先奉旨巡阅长江，于是朝廷急促之北归。

李秉衡者，数年前为山东巡抚，洋人深恶之，胁朝廷加罪，遂得降调处分。至是朝廷将倚以为重，其实李虽忠义，并未尝握重兵也。袁世凯练军万人，在天津已数年，此时乃置之山东。袁遂与南省联为一气，保护教民，极力弹压团会。此军平日本以拟敌，有事竟不调往，真不可解。又闻董军只守都门，其在前敌者只有直隶练军及宋庆、马玉崑之兵，亦可见诸人之谋画矣。先是大学士荣禄创立武卫军，令江西

臬司陈泽霖、武官张春发募兵江淮间，至此李遂帅之赴敌。洋人虽挫，尚据海口，我军并未能夺回炮台，仍时时开战。直隶提督聂士成遂于六月间阵亡。

南中时时胜败互传，谣逐纷歧，无确实消息。既而敌人由本国各调重兵，七月初至津。而南省赴援之兵已两月余，尚未闻有至者。七月十二日，直隶总督裕禄北塘兵败自杀。十四日杨村战败。十七日李秉衡自尽于通州之张家湾。闻是时宋庆急入朝报信，朝中大乱，即议巡幸，又以游移而止。而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内阁学士联元等数人，均于此数日内骈诛，亦不知其罪状若何也。

二十日，敌兵至城下，各国共约二三万人，分道攻城，有由东便门入扑崇文门者，有直攻朝阳门、东直门者，是晚城遂破。居人盈衢塞巷，父呼其子，妻号其夫，阖城痛哭，惨不忍闻。逃者半，死者半，并守城之兵、死者山积。夜间犹召见军机议行计，犹未定。此时只王文韶、刚毅、赵舒翘。

二十一日早，贼已破东华门，时英年、载澜在内值班，径入宫以告。皇上即起行，太后亦随之出。太后尚未栉发，身衣蓝夏布衫。皇上衣黑纱衫出，无车无行李，即乘英年等车。并皇后、瑾妃、大阿哥及官员数人冒险出城。时城上及衢间洋兵并乱民皆满。至颐和园，少息即行。以不识路，是晚遂至昌平州。次日出居庸关。然使当时南行，则遇洋兵矣。军机大臣王文韶归取行李，步出城，二日始追及之。乘舆出，三日无所得食，偶向民间得小米粥以疗饥。皇上夜间和衣卧土床上，无衾枕。至贯石驿，始得驼轿三乘。二十三至怀来县，地方官始稍有供应。二十七日至阳高县，下诏罪已。于是由大同往山西。

八月初六至晋省，诏求直言。急召李鸿章并命庆亲王奕劻同为议和大臣。庆亲王电行各省，言“朝廷已派己为全权大臣，同李鸿章与洋人议和，各省务极力保护教民，不得再有疏失，致生枝节”云云。李鸿章世久目为秦桧，又称侏子者也。是年调任两广总督，当初开衅时，有旨令北还，旋又止之，当以战小胜故。及六月中，朝廷又有欲和之旨，复召之。李鸿章实未动也。至是始于闰八月九月间出广驻沪，

十月杪始入京，敌人侮弄之无所不至。庆王于八月入京时亦然。

敌初入京时，杀掠极惨。馆中夷使并教民既得出，乃思复仇，大肆烧杀。宫殿亦有焚毁，大内一切宝器及历朝法物掠取尽净，金银尤多，金二百万，银八千万。王公府第及诸大臣家尽行烧毁。淫掠之惨，亘古未闻。阖室自焚、投井、雉经，全家殉难者，不可胜计。其见奏报奉旨矜恤者如延茂、葆初、奕功，皆全家尽节。又如熙元、王懿荣、宝丰、崇寿、寿富等人，皆最著者。其他并妇女尤夥，别为记载。户部尚书崇绮家居有年矣，前一年冬诏立端王之子溥儁为皇子，继穆宗后，称大阿哥，令崇绮授读，仅数月耳。朝中稍有学识者只此一人，事变以来，不知其曾否建言。但时辈只称其附和诸王，以致僨事。乘輿之出也，朝官多不知。二十一日，崇绮同荣禄入朝始闻之，遂同荣禄出城南行至保定，盖亦未知圣驾北行也。仍与董、宋议战，诸将谓事不可为。崇绮以克复无望，遂缢于保定城西莲池书院，八月初二夜也。荣禄奏闻，得赐恤焉。

自七月二十后至八月初半月间，人民涂炭，逃者死者室室皆空。凡一切衙署仓库及商贾店铺，概行搜括无余。各国乃分段据守：东四牌楼迤北为日本界；迤南为英、俄、德、法界；西四牌楼南北为某国；西单牌楼东至前门以西为美国界。时惟美国兵帅为稍有纪律，日本次之，英次之。而德、法、俄极残虐。诸大臣在京者皆受辱。各国又强令大臣偕之入宫，由前入，由后出，遍行穿阅。礼部尚书启秀至，为敌所拘繫，屈辱不堪言状。德国人名华尔者后至，各国推为统帅者也，竟入居西苑仪鸾殿中。部院各署皆为屯兵之所。官员邸第全行占据。昔子胥入楚，君居其君之宫，臣居其臣之室，未至若此之暴虐无理，且为日太久者也。

乘輿在晋，地势本狭，又遇荒歉，供给为难，乃移幸陕西，【九】月初至秦。而秦亦奇荒，各省乃馈饷并运米数十万石以济之。事既仓猝，太后、皇上只居巡抚署中。从官前后至者不过数十人。王公则端王、庄王、载澜、载泽、溥伦等。军机则王文韶、赵舒翹、鹿傅霖等。刚毅赴秦时，死于路。荣禄于九月间亦由保定前往。大臣惟英年、溥兴。余更寥寥。司员则二三十人而已。既诏求贤才，各省不闻

有举者。余保荐数人，主事洪嘉与夏震武二人得引见。二人皆敢言，然当路不愿闻之，屡加申饬焉。

李鸿章既入京，强与诸酋乞和。各国虽漫应之，依旧遣兵四出滋扰。直隶通省无所不到。十月间至保定，藩司廷雍先得李鸿章密信，令将饷械移往他处，以牛酒犒师善为接待，各国必不扰动。廷雍以为然。及兵入数日，竟将廷雍拘辱，遂杀之，兼及城守尉奎恒。李鸿章亦不敢过问也。其他各府州县情形，南中不闻其详，惟闻永平府重燠被敌拘至天津，打马鞭二百而囚之。其肆横大抵皆类此。时和议久无成，德、法、俄等国尤横。而德人于口外某处为我兵马玉崑所败，兼毙其酋，于是诸国始渐露和意。惟要挟无礼，先开出款目大纲十二条，子目至二百余条尚未发，意欲将诸王大臣俱加重罪。冬月及十二月杪，两次谕旨降诸臣罪，敌人意不已。至辛丑正月三日，乃杀庄亲王、毓贤、英年、赵舒翘、启秀、徐承煜以谢之，刚毅、徐桐等已死，端王、载澜定为斩监候，各国始允和，仍迫皇上回銮。

当京津事急时，俄人在东三省开衅，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战，后自杀。而俄人极残酷，通省死者无数。吉林、奉天均不得其详，大抵已为鲸吞之计矣。南省则浙江、湖南、广东、湖北、安徽处处盗贼蜂起，而以浙省衢州之乱为剧，别有记。

迂史氏曰：祸至此可谓极矣。世俗多归咎于诸王大臣之卤莽愆事。余独以为不然。自甲申以来，颠倒错乱，几黑白混淆矣。于是乃有甲午之乱，继以戊戌益不可为，而宰相仍不能得人。至此事之起，已有措手不及之势，于诸王大臣之庸鄙何责哉。惟君与相不当言命，假使人事尽一分必有一分之益，理数相推本无一定，虽造物者恐亦不能知异时之究竟若何也。若夫自事后言之，乃适见为世运之适。然观夫团民之逼京城，仅南人有只身得脱者耳。京师之大，天下精华所聚，一若力为守护保其全势；而尽以奉之敌人，凡夫子女玉帛尽假手于犬豕之辈，以肆其毒，百万生灵全遭涂炭。设使直隶并各省大吏及朝中诸王大臣苟易一人，局势必变。又使圣驾早出一日，亦当不至窘迫至此。其他措置之乖，事机之舛，有不可屈指数者。稍有迁移，又不至受祸若斯之惨也。呜呼悲哉！

国朝圣治近于前古，深仁厚泽培植二百余年，是以金瓯巩固，不能动摇。发捻各匪蔓延几遍天下，卒就削平，亦可观矣。同治初年，大乱既息，上下嬉游，渐为荒肆。甲申以后，朝政错乱，益不可言，至酿成甲午之变。然祸难迭起迭消，大局尚能撑柱，则又误于天心之可恃，而人事遂无转移之机。庚子之乱，几亡国矣。然直隶及东三省蹂躏不堪，其余故无恙也。观于两湖、广东、徽、浙各省之事，又以见天心之不忍遽乱，少缓须臾，而终不可久恃也。初戊戌之夏，当国者荐广东人康有为于朝。康小有才，实荒谬妄诞人也。与其徒梁启超喜言变法，将举中国而夷之。上误信其说，以为可以自强。康等阴谋，实同鬼蜮，惧太后之不从也，将劫以兵。上闻大惊，白太后诛其党数人，而康梁逃之海外，诳惑夷人。庚子之夏乘机肆祸，将为复仇之举。东南各省入其党者不可胜计，欲先取湖北据长江上游。为人告发，大吏觉，捕其党诛之。旋又勾结会匪起于广东、徽省，均为官兵扑灭，其焰乃熄。湖南则戕夷人，烧教堂，未得其详。而浙江衢州之案为剧。

先是浙江巡抚得五月二十五日令各省纠合义民之旨，行下各府。旋又附入张之洞为各国保护教民之约，撤回所下文檄。然各府多已宣露，民间皆知之矣。于是温州聚众，几酿事端。绍兴之诸暨亦有焚教堂等事。皆未致大变。惟衢州则戕官戮夷，为外人所要挟，案至今未结也。先五六月间土匪起于闽、浙交界山中，扰及江山之清湖镇。郡中遣兵往，遇贼即逃归。贼遂连破江山、常山二县。郡人惶惧，议守城事。首县吴德藩向与绅民有隙，及是乡团指县中厨役通贼，捕杀之，群入县署。是时吴方在道署，众索之不得，遂聚道署前。金衢严道鲍祖龄者，纨绔子无才识，又值众焚毁教堂，有夷人十余亦来署求保护。众势汹汹，无由解散。于是绅民入署将吴拽出乱砍之而毙，兼及夷人，县署中无辜死者尤多。既而贼至城下，众出御之，贼退城得完。省中派兵往，贼乃平。而戕官戮夷之案久不决。夷人势方横，要挟无所不至，巡抚遂撤任，而道府等官外人必欲杀之，今未决也。呜呼！当北方大乱时，南中盗贼蜂起，各省防营积弊极深，毫无足恃。使乘势燎原不可响迓，诚意中事。然卒皆削灭，岂人力所能哉。惟是大局至此，中国亦无以自立。虽数月间得无事，彼苟图目前者，或且

自鸣得意，而以迂拙之言为不足信。然默观时变，正怒祸至之无日，而不能不恨浅人之见未可凭也。呜呼，悲哉！

辛丑正月二十三日记

# 悟 澈 源 头

左 绍 佐

**编者按：**本文封面题有：“书不能佳，但求笔到，每日有此，使心向案前，以助敛摄。”据此，可知系逐日记录的诗文，其中文字均与义和团有关。全书共三十九叶，系原稿本。今选录上徐桐书等四篇。义和团运动时，清朝政府中有所谓赞成派，以载漪、刚毅、徐桐等为主。他们反对维新，想利用义和团攻克使馆，夺取皇位，然后再投靠帝国主义出卖义和团。同时也有一部分士大夫，他们极痛恨洋人的侵略，反对清廷的无耻乞和，更反对大地主大官僚如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卖国。他们固然有浓厚的封建思想，但他们却爱祖国，反侵略，真正希望义和团给侵略者以沉重的回击。左绍佐就是这一派人物之一。在本文里他批驳洋务派所谓洋人“船坚炮利”的夸大宣传，称赞余蛮子等人的反帝运动，以为民气可用，并指责李鸿章是卖国的罪魁。又主张收回山东之胶州湾、威海卫，并要求将袁世凯就地正法。更说“和之祸烈于战、速于战、毒于战……不可存求和之心。”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仇恨正表现一定程度的民族气节，和清朝的赞成派有所不同。本文对于研究义和团反帝运动时地主阶级的态度及当时的情况提供了一些资料。

## 上 徐 桐 书

夫子大人钧座：佐生五十有四年，目睹洋务之坏，幽忧愤郁，以迄今日，幸得逢圣武天断。为匹夫匹妇复仇，豁然如沈疴之得苏也，此本朝臣子吐气之时，千载一遇也。顾今日之形，大局已定而筹划或未周；正气方伸而邪说或相阻；前事之失未尽更，惩创之法未尽举，有一于此，皆足以误军事。佐微末小臣，未能昌言于众，敬为夫子陈之：

义民之起，固因民教相仇，实由洋人把持恫喝，百计要求，积渐

遏怒，不得伸泄。四川一教案，至于罢总督；山东一教案，至于罢巡抚，并我官人之柄而夺之。此次要求未知作何鬼状，然以佐计之，决无以履其意，故不出于战，则更无中国容足之地。兴念及此，发植毗裂。前日召见廷臣，明示主战之议，诚宗社之长计，天下生灵之福也。但止令各省督抚统兵入卫，而各省教堂及通商码头，凡有洋人蔓延之处，尚未明示办法。佐以为此宜斩艾芟夷，一概歼除，无俾遗育，不可涉顾虑迟回之见者也。又各沿边沿海省分，其疆域与洋人接连者，应由各省督抚自行妥速筹备战守，以本省之兵，备本省之战，即以本省之饷，济本省之兵，其他乡团渔团，即由各该省督抚，相机紧办，总以能制洋人死命为功。并通晓军民人等，能杀一洋人首级者赏若干；能杀一洋将首级者赏若干；杀洋人洋将首级多者量予官阶，其所杀洋人之财产什物，即给与手杀之人受用；能凿沉一洋船者赏若干，如此剴切晓谕，则兵民自奋矣。至若赏罚一依军法，失一城者杀无赦；败一仗者杀无赦。皆敬守祖宗律令，勿得稍有出入，以示大信。其各省赴京入卫之兵，皆令自行备饷，先与之约，免至临事周章。前日所发八百里，闻捷报处几于不克敷用，良由卢信行之已久，驿传未免废弛，诚恐沿途难免迂滞，似宜再发八百里一次，严催上紧办理，庶几军情先著，不致自落后手，此间关系，所争不少。又凡洋人久住中国者，于我之舆图险隘，民风土俗，虚实皆所悉，此等多留一名，即多一后日之患，多杀一名，即有杀一名之利益，总以急切下手为宜也。又广东之香港、汕头、澳门，江苏之上海，福建之厦门，山东之烟台、胶州，东三省之旅顺、海参威，湖北之汉口，皆宜急切下手，焚其辎重，以夺其内犯之资。即责成各该省督抚及统兵大员，认真举办，勿稍退缩，以振壮声威。皆应定以限期，逾期不克竣事者，治以违误之罪，其限内完竣者，予以升擢。又团练义民，应即锡以义名勇号，使人知为善之益。又宜推广其法，行之各省。其各沿边沿海省分，则更加密加速，多其坛棚，俾家自为战，人自为兵，则长城之固，万里一室，万众一心。更宜推广其法于官绅及官绅子弟，愿习者听，俾官绅与义民联为一气，则将来文武将材，皆于此可以取给。佐所谓大局已定，而筹划或未周者此也。

神道设教，尚有明文，狄青以卜钱鼓众，而勇气百倍；张良圯上之书，诸葛鱼腹之阵；神兵之术，信而有征。今之义民，闻见相符，无分老幼，一言杀洋人，则眉飞色舞，全无惧怯，无论有术与否，即其胆气之壮，已足辟易万人。兵以气为主，此种胆气，灭洋人真无难也。洋人所恃只在枪炮，义民不畏枪炮，枪炮长兵也，短兵相接，则无所用之。试以战阵言之，两军相对，一发再发，而义民已冲入其阵，入阵之后，枪炮无所施，不败何待。故以义民之战法攻洋人，真百战而百胜耳。又况其禁炮之术，皆万众所目验而无疑者哉。夫用人者不疑，疑人者不用，推赤心于腹中，今之义民，真吾赤子也，真吾先家之令子也，佐初闻亦不信，逐日推求其理，考其行事，真有神奇不可解者。其所奉者，关帝、至圣先师孔子及我圣祖仁皇帝也。自台湾之割，日人淫虐残贼，民不堪命；德之在胶州；英之在九龙；俄之在金州、旅顺行径略同，皆使人无男女之别，身家不保，而税又奇重。胶州之洋兵，挖剔先贤仲氏眼目，碎毁圣像，百姓饮恨吞声，痛入骨髓，民之所恶，天之所弃也。神兵之来，理之所有，所谓天之所助者顺也，抑亦我圣祖在天之灵，有以监而临之耶！今义民行阵，目不邪睨；所居之处，于人秋毫无所犯；且闻其日止一食粥饮水而不饥。其所仇者教民，而推原于洋人，示禁于洋货，皆当乎天理之自然，合乎人心之大同，盖有莫之致而致者焉。近有浙人，昌言著书<sup>①</sup>指义团为白莲教之余裔，岂不冤哉。细询此著书之人，盖自命为知洋务者，殆鬼奴也。而士大夫有从而和之者，何其愚耶！佐尝问之山东人，云义团不知所自始，山东先有大刀会，其人好为义侠，专以武勇为人排难解纷，而不取其酬，初亦止习刀法，并无神奇，近乃有禁炮御枪之术。佐思此种义民，乃天佐大清，特启之以除洋人而护圣教，值其时而出者也；鬼奴指为教匪，忍于诬义民，实敢于护洋人，邪说之尤者也。或者又曰：“义民自与洋人为难，朝廷原未与洋人开衅，若因而击之，是衅自我开，无词以服洋人”。佐应之曰：“义民，吾之民也，洋人诱吾民从逆而为教民，则已有罪矣；又复袒护教民，以鱼肉我义

<sup>①</sup> 浙人指浙江桐乡劳乃宜，著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

民，淫人之妻，夺人之产，杀人而凶逃，抢人而贼匿，以致怨气干天，神人共愤，此皆大有干于我国家之宪令，王法所必诛，不得以其远人而贷之也。况自我咸皇帝粤〔热〕河之行，焚烧我宫室，百姓痛心疾首，至今冤愤未伸，又复翦我与国，削我疆土，挠我纪纲，索我巨款，国家不忍斗其民，是以隐忍而出于和。其实四十年来，何一事不可声罪而致讨者？而谓衅自我开，何其无耻乎？军法明耻教战，唯其无耻，是以望敌而即奔；惟其无耻，是以报颜而证洋人之无罪。试问教民为洋人打头仗，天下皆教民，我国家谁与供赋税，谁与敌王忤乎？试问洋人不开衅，何以占据我土地者，皆洋人乎？试问今日和洋人曰杀义民，明日和洋人曰杀义民，加码头几处，数年之后，天下岂复有民乎？中国有多少码头，一加再加而足以供其用乎？且此次而议和，不知要杀多少义民，不知要【加】多少码头，试问有何把握，能以满洋人之心，而曰不开衅；此其居心盖忍于亡大清之天下而不顾也，视李鸿章之一口二万万何以异乎？此邪说之尤者也。”或者又曰：“非不知洋人可杀，但我曾与日本一小国战而不胜，今与十数国战，彼皆船坚炮利，何能必胜，恐一败难收拾耳。”佐应之曰：“洋人巴下里利益均沾之言出，彼皆挟以谋我，战一国即战十余国，战十余国犹战一国，特明暗稍殊耳。凡一国开衅，各国皆不愿其败，免死狐悲，其势然也。与一国战，而各国暗助，明知其助，尚须与之周旋，又皆在我门户之内，防闲极不易。若明与诸国战，其力量与暗助相等，而我无周旋防闲之苦，于事为便。且胜败之数，不在多少，曹孟德之战马腾，正利其多，何患之有。中国洋务，自林邓之用不竟，而琦善以贪懦误事机，忽战忽和，悉由汉奸簸弄，凌夷以至今日，盖皆未尽乎战之分，而非战之不可胜也。三元里则民兵胜之矣，镇南关则官兵胜之矣。往者丁日昌郭松焘，敢于著书以夸大洋人，曰船坚，曰炮利，天下习而风靡，士大夫以能诵言洋人之强，自号为知时务。降而康有为之党，乃至非詈中国先圣帝王以誉洋人，而变法之议，交哄而不解。佐每览丁郭二人之言，未尝不太息痛恨，以为是人者，其棺与尸可剖而戮也！夫船坚，则杨载福曾击沉之矣，且我不必与之争于海中也，船坚何畏乎？炮利，则吾以不畏炮之勇士，直冲而入其阵，炮利何畏乎？何以

三元里、镇南关船不坚，炮不利乎？用兵在作气，气胜则胜，气馁则败，今以义民之不畏炮，则已胜之矣。义民止以义愤，且不畏炮，何况将帅受国厚恩，苟能激发天良，身先士卒，何不可胜之有哉！”故以敌多自馁者，亦邪说也。佐所谓正气方伸，而邪说或相阻者，此也。

魏源以刺夷情，识夷事，师夷长技著书，天下承其谬者数十年，误事甚大。究之刺夷事、识夷情，则多增一买办之材；成就一买办，则增多一汉奸。制造立局，船政开厂，糜费且千万万，一经宣战，则枪不中用，船须人保，而自己中法之长尽失，邯郸学步，匍匐而归，何之益乎？船之贵者至二百万、三百万，一经宣战，而日人谤之去矣。招商局、电报局、铁路，以盛宣怀一人，而擅敌国巨富，于公家丝毫无补也。尤可笑者，甲午之败，论者颂扬德操，既而胶州事起，营营皆德师，棚棚皆德匠，尔时借使宣战，其如此德师德匠何？尤可怪者，口号，军之秘事也，亦练洋口号，秘者而显之，此何意耶，其为儿戏明矣！今之聂士成，专攻义民以护洋人，未知其用意何在，大抵兵营一沾洋气，便有反心，此理真不可解。近外省之兵，湖北系德操洋装；山东系德操洋装，恐亦不止此二省，似以一律改归中制为宜，且何以不学义民之不畏枪炮，而无待买械于外人乎？将来外省兵到京，或系洋装，则与义民不协，适生事端，须为熟计也。各关税千百手，赫德所挟以来者也，粤海烟厘，包于洋人者也，各海船之船主大副二副，用洋人者尚多，皆宜急图善法，以防其变。余蛮子四川之义民也，周汉湖南之义师也，冤屈有年矣，出之深沉，当可收效于行阵也。李秉衡不授实官，虑德人之为梗也，德人既遂，可急用以收人望矣。佐所谓前事之失未尽更者，此也。

赏信罚必，军之善政也。赏罚明而人心定，奸庸者不能幸进而真材乃出，干典者不能幸免而国法乃伸。我朝之政，以宽大忠厚立基，乃者人材消乏，临事无缓急可恃之人，岂非赏罚之间，有未能尽善者乎？龚照琦逃员也，何以不勾？张荫桓勾引德人来割我胶岛者也，何以不杀？席庆云私卖官地各矿与意人者也，何以不审？刘鹗公然请外人保护者也，何以不拿？盛宣怀干没国帑千数百万以肥其家者也，何以不抄？李鸿章苟且欺蒙，洋务之坏，此人乃为罪魁，何以不惩？彭

虞孙德人之爪牙也，何以不緝？此外在衣冠之中，怀狗彘之性，众人所知，不可胜数，而法不之及，故效尤者日以滋多。风俗人心之所系，非细故也。夫既决然绝交，则此种败类，应须一扫而空，俾光天化日之下，无复魑魅之潜形，此所以整齐一世之人也。既廓清腥秽，则凡电杆、铁路、商务、矿务，一切可以引致洋人之端，皆当禁而止之，此所以整齐天下之事也。闻义兵毁铁路之后，汇丰银行，居然抢修，此种情节，可恶已极。东三省铁路，俄人昼夜督修，骚扰华民甚苦，真有不忍见不忍闻者，此安可任其人肆行而无忌乎？商务非中国所重，听民自为，而国家稍与维持以资流转，既不与之通好，则一切绝之，商局可以不立。中国之物，自足供中国之用，自通商以后，而中国之财大耗，圆法磅法，皆为彼所持，若闭关绝好，则正气可以得复。譬如官家子弟，不市买玩好之物，则家用自裕，凡外洋货物，看似精巧，实则笨重，看似适用，实则花费，大凡洋货，无一件为中国必不可少之物，而洋人若不通商，则有数国坐受其困。今日之事，以军法言之，必须断其接济。断接济之法，一在严诛教民，一在议禁商人。窃以为宜急申下海之禁，康熙时，台湾用兵，近海五十里，居民皆内迁，彼兵船来，无米无菜无淡水，岂能自活哉！佐所谓惩创之法有未举者，此也。

抑尤有要者，敷天之愤，人心所同，坚忍之功，持久乃建，自今日以后，必须人人战战兢兢，曷为战计，曷为战计，勿以小胜而骄，勿以小挫而怯，卧薪尝胆以励勤，节衣缩食以习俭，搜隐逸以尽天下之才，广听纳以收天下之论，而一贯之以纯纯不已之心，则国家煌煌之大业，可以永奠于苞桑矣。昔准噶尔之猖獗，历圣祖世宗两朝，高宗起而平之，遂隶我版图，拊之固有法也。三藩之变无一人敢言撤者，圣祖毅然撤之，撤之而逆，遂征遂定。凡举大事，协赞之人不能多也，使人人皆见其可为而为之，则何见圣人之神智也哉。

### 拟致军务处条陈

一 急备东北以防内侵，不必招兵，新集之兵，必不能得力，又苦无械，莫如推广义团，多设坛棚，通奉天直隶东北境，皆如此办

理。

一 天津义团，军容甚肃，必可得力，但聂军颇有牵碍，宜急为之所，请即将聂士成革职拿问，或就地正法。其军即交与马玉崑统带，直隶提督即著马玉崑补授，以一兵力。

一 现在兵团齐集，军势颇强，惟在筹备餉源，请设转运使三路：一路由陕达晋；一路由楚达豫；一路由淮达齐；而总局驻于保定，择廉敏有智计大臣领之。

一 现在军械需用甚急，宜多开火药制造局，即以中法办理，其劈山炮，台枪、过山鸟枪各件，亦宜开局招匠，急为铸造，以备应用。

一 捐局向成弩末，宜急定义捐名目，飭户部急筹办法，行知各藩司依章办理，其所入即由转运使收集奏报。

一 东北诸路，夷人可以内侵之路，宜修设碉卡，以备侦探守御之用，即责成顺天府、直督、奉天将军上紧办理。

一 开局铸钱，可优收铜器，多其鼓铸，以资周通。

一 破格用人，以收人材之效。

一 查点各衙门逃员，以重职守而警官邪。

一 急予义团勇号衔名，以资鼓励。

一 急宣杀敌赏格，以厉戎行，得一洋人首级者赏若干；得一洋将首级者赏若干；凿沉一洋船者赏若干；多者即须予以官阶，布告天下咸使知悉。

一 南省督抚，与朝廷异议者，即宜更换择其傲踞者，予以就地正法一二人，使知警惧，以尊朝廷而重国法。

一 平价收取商米，及粮食杂件，以广招运，凡米粮过境，其路上厘费税则，概予豁免。

一 北几省成荒灾区，责成地方官办赈，以安饥民，朝廷可遣一使以重其事，庶不致以一纸奏报，虚应故事。

一 请飭官绅及官绅子弟，学习义团御枪禁炮之法，以为储养将才之地。

一 严定赏罚，以一人心，凡有言和言约之人，惑乱军心者皆可

予以重典。

一 南省兵来京者，皆饬自备饷需。

一 南省兵洋装者，饷令改用中制。

一 山东抚台，须换一朴诚强毅之人，振作义团，以收胶岛威海，筹备血战。此地于运河关系甚大，不可任令奸臣误事，其袁世凯一军，即责成新抚统带，袁世凯即予就地正法。

一 速饬开释余蛮子、周汉，以鼓义民之气。

一 拣放各省团练大臣，即以本省声实素孚之人，无论在官在籍，予以关防，俾与本省督抚商酌妥办。其战法即依义团办理，并用各处义团高手数人，教试御枪禁炮之法。

一 电饬各省督抚及统兵大臣，申明军律，凡失一城，失一隘，失一炮台者，皆以军法从事，立斩以徇。

一 都中东交民巷、西什库二处，在禁城之内，宜责成兵团，多设方略，克日翦除，不得养痍遗患，得以专力外御也。

一 顺天乡试，即可改于十月举行，以便士子。

一 责成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督抚，保卫运河，漕运总督择知兵大员为之，四省督抚及藩司，皆与协力办理，不得掣肘。

### 致贻谿人书<sup>①</sup>六日二十一日〔一九〇〇年七月十七日〕

谿人仁弟手足：别几日，时事糜烂，遂至于此，屡欲造访，以东城道梗、因循未果，瞻想颜色，每日不思。闻贵府有兵丁搜劫之变，甚为惊骇，旋知眷口先经移开，为之稍慰。迩来赞划枢垣，光翊大业，神机妙算，化险为夷，即维盖履安和，起居万福，至以为祝。骏叔遂作古人，可惜可惜，曾为三诗一联，聊致生刍之悲，属稚弟改稿，示老弟与筱弟一观，可见之否。

仆本恨人，深观时局，虽非介冑，夙读稷直。今日之事，衅端既开，势无中止，当以死战求生，当以全国之力备战，持以坚忍，上下

<sup>①</sup> 贻谿字谿人，饒黄旗，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进士，散馆授编修，曾官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绥远将军等职。

一心，前面始有著足之地。一经游移，呼吸之间大事已去，四万万生灵尽为鱼肉矣。窃以为救急之策有三急、四不可。三急者：急增团；急转运；急制械。四不可者：不可存求和之见；不可存疑团之心；不可存众寡不敌之惧；不可听汉奸簸弄。依南省督抚南北分办之议，请为条晰言之。我朝兵事，向来得力于练勇，湘军、徽军皆团也，团于本乡，以之移战他省，则通名练勇。粤贼之起，初皆用兵，兵不可用而湘中练勇，乃应调出征；徽勇则推广湘勇而为之者也。究竟平发、平捻、平回，皆团练之力，皆推广团练之效也。天津火会头，击败粤匪，京师获安，功绩亦巨。今中外开衅，京城、天津但恃董马宋三支旗兵，则吃教者多，纪律亦坏，实不足倚。洋兵之来，势大而股多，我兵不敷分布，则情见势绌，人心愈摇，议者皆言招兵，顾饷械无所出，又须俟三月五月，始能成练，何能应急。现在义和团民，规矩尚好，胆气亦属可用，不若即以其法，切实推广，县县而练之，村村而练之，随地给米，则饷易筹，一刀一矛，则械易购。三日五日，可以成伍，愈久而愈精，则仓卒可以应用。即如天津，距京二百四十里，节节是团，则节节是战是守，彼须将一路人民杀净，始能达于京城，不然，岂能飞行而至耶！天津京城既如此，若东三省、新疆与夷接壤之处，及东南各口岸，滇粤各关镇，其本省兵力，亦自不能无资于团。诚宜一律推广，以资御侮之用，所谓家自为战，人自为守，金汤之固，众志成城者也。论者又言团民忽聚忽散，恐一经败衄，脱巾独往，难期得力。兄以为此浮游之说，未能平心观事者也，团民在天津，外战洋兵，内战聂士成，腹背受敌而从容奏效，岂可谓无力量哉。今日之不肯打前队，一坏于裕禄之奏报攘功；一坏于直督之改补李相；此皆足隳壮士之心，而使人短气者也。攘功已可隳心，李鸿章之必主和议必为聂士成报复，尤团民所内顾而寒胆者也。今之急著，莫如查录前功，予以懋赏，而开去李鸿章总督，补以忠实有人望之大臣，则团民自奋矣，汉高祖封三杰之智，不过如此。抑又思之，韩信背水，以强将而用弱兵也，卒归于胜；骑劫代乐毅，赵括代廉颇，以弱将而用强兵也，卒归于败；故兵之强弱惟视乎将。今之义民，统于庄王，天津之义民，远而不见主将，进退无所适从，庄王素未习兵，何用兵之可言乎？细

思不若以之属董福祥，或即于义团中，令其自推一二人，予之官阶勇号，令其统属，即责以战守之事，则亦化散为整之法也。今且急急增设坛棚，饬地方官紧催紧办，其地当孔道及教民麇集之处，则量增兵力，资其子药。处处是团，处处有备，达之天下，合十七省之人，以敌全球，誓不与仇人俱生，然后可以保社稷而卫生灵，故曰急增团。

目下都城，兵多团多，外兵陆续入卫，日到日增，屈指七八月，食且不支，兵饥则溃，何以责战。兄以为宜设转运使三路：原批二十五日饬湖北办米，河南山东办转运，似采此条。一由秦达晋蜀之西北，甘陇之运总之；一由楚达豫蜀之东南，滇黔之运总之；一由淮达齐，两广、江西、浙、闽之运总之；而皆汇于保定。择廉智大臣董其事，皆予以部照，令其募劝各省，远者运银钱，近者运粮米，随形势所便为之，总以齐济饷需为主，此一法也。价买招商，豁除厘金关税，凡是米粮北行者，不许留难，此又一法。江、安、东、直四省，运河所经，漕运督专司，责无可贷，应特拣知兵大臣为漕督，予之以兵，令其且战且运，而四省督抚为之策应，此又一法也。海运已塞，应即上紧经营河运，而三转运使及总督转运司，似可设为专官，战事解乃裁去之，故曰急筹饷。向来买械，开衅以后，一切截止，军中需用急切，兄以为各省局，宜紧督严催，而急开中法火药火器局。原批二十五日饬江南局办子弹，似采此条。凡火药毯箭之属及抬枪劈山炮、过山鸟枪，广开厂局，多招工匠，急制多制为宜。民间猎户，过山鸟枪甚多，亦可价买。又可招集猎手，配以成军，多招一人，即是多铸一械，两得之事也，故曰急制械。此三者目前之所急也。

近者微闻朝议有主和之意，此则自误误人，为害不小。试问中国，再割用何地，再赔用何款，何法处董军，何法处拳民。试问洋人使臣岂空死，使馆岂空烧，教堂岂空毁。当复水难收之日，值空手无措之时，理不可和，势不能和，而犹以主和为说，徒自乱其章法，徒以息军心，懈战士耳。故战则尚有生理，和则断无生路，低颜下首，以受仇人之刃，智者不为也。故和之祸，烈于战、速于战、毒于战，不至其时不见，至于见之，悔尚何及哉，故曰不可存求和之心。今之疑困者多矣，朝廷初颇信之，而沉吟不决者，诚疑之也。疑其不

能战耶！庚申洋兵止三千，今年洋兵五千，然日月余未到京城者，谁之力乎？庚申无教民，今年教民众多，而京城尚能镇定者，谁之力乎？聂士成冒团功，杀团民，裕禄格团功不上闻，人人知之，一月以内，紫竹林洋兵不能出巢者，谁之力乎？杨村一千洋兵，谁所杀乎？即以西什库交民巷两处而言，其不能竟出为患者，岂仅董军之力乎？然则城中人坐享团民之功，已及一月矣，何得为此昧心之言也。疑其托于神道耶！中国之兵，畏洋人炮狠久矣，望风而逃，千营一律，托于神人保佑，炮不能伤，则胆气自壮，此兵法也。天津某学堂学生逃回，言洋人颇怕拳民，然则神兵一说，正可以壮军心，定民志，何必深求乎？况洋人积恶，实干天怒，祖宗德厚，神只聿保，何所见而决其必无神乎？且七岁小孩不及一刀之长，持刀上阵，杀人如泥，若云非神，将作何解。疑其后之难制耶！推赤心用赤眉降人，光武所以兴汉也。今天津事紧，京城戒严，正同舟共命之时，激其义愤，开以功名之路，本我赤子，何嫌何疑，不然，则我且为洋人所灰烬，又何制人之有时乎？原批今日之局能用团则存，不能用团则亡，理势甚明。不能用团，即可亡于团，一反复手耳，然一国人不醒如之何哉。况拳民皆有室家，未有肯弃室家而为流贼者也，且我推广团法，天下皆团民。朝廷乃天下一大团长，并无二名，何生窒碍，此潜移默运，兵机之最灵者，故曰不可存疑团之心。以少胜多，淝水之谢元，官渡之魏武，昆阳之光武皆然，光武当大敌不怯，岂能必胜，惟在气定耳。今洋人旦夕且鱼肉我，不以我畏之而加怜也，徒自夺气，何益于事。兄以为一夫并命，万夫难当，以四万万人与之并命，彼虽强且多，将奈我何。况一国败，则诸国丧气，敌多未始非利，何畏焉。况我既以一国当众国矣，此时无可转身，岂有释甲受死之理。止有战之一路，则战而已矣，战则高着眼孔，视虎如鼠可也，何必计其国之大小多少哉，故曰不可存众寡不敌之惧。今日外间浮言，或云英国自惜商务，可讲和；或曰俄国与我二百余年旧好，始终保护；或曰沙侯与李鸿章言甚相和；谁实闻之，但出自汉奸之口耳。中使由各国内寄之电，皆不可信，或被其挟制，受其指挥；或使臣已杀，而用其印信，狡诈伪妄，岂可穷诘。大凡甘言美语怠我者也，狠言凶语，胁我者也，此际但宜稳持成算，不摇于

心。凡南省督抚，所传来之话，都于战局大有妨碍，即于国事大有损伤。大抵南边，始而不知拳民情形，既而不知朝廷所以开衅之故，所以一奏言和，两奏言和。此时业经几次六百里晓谕明白，当知国家万万不得不出于战之苦衷。天津既受大敌，忠臣义士，自当枕戈秣马，急公家之难，而雪君父之仇。以兵法言，宜攻其所必救，以分诸夷兵势，上海香港皆洋人窟穴，必全力以自护者。若为之保护商务，俾诸夷不复南顾，专力于东北京城一路，是犹父兄为仇人所攻，而子弟方且揖让于仇人之家，为之守门看户，俾仇人一心一力，以杀父兄，想南省督抚，皆朝廷柱石重臣，居心或不至此。又有人言，目下情形，只好南北分办，此言殊不可解，国家一统之盛，何至威令不行于臣子，遂至区分南北。今诸夷力攻于北，设使京城有不忍言之事，诸督抚是何人之臣子哉，岂忍坐视不救也。请急饬南省诸督抚，力攻诸夷要害，以松北攻之劲，勿使外人传以为笑，而愈生轻我之心，故曰不可听汉奸簸弄，依南省督抚南北分办之议。总之此次开衅，敌势大，战事长，必须合一国之人，与之拼命，毅然决然，义无反顾。兄前有刍议一纸，曾交习之先生，托其转致于荫师〔徐桐字荫轩〕，此信亦恳吾弟上呈荫师文师一阅，兄非干进之人，于时无求，聊发其胸中所欲言者耳，高明有以教我。

### 上李秉衡<sup>鉴堂</sup>书

鉴帅阁下：顷闻旌节已至，都人士踊跃欢望，如百谷之仰膏雨也，安石之出，苍生托命；伯纪之来，社稷增重；即惟盖躬安吉，动定多福为颂。启者顷适于友人坐间，有言阁下亦主剿团之说者，不胜骇异，欲径造面陈，则迂滞之性，向来不敢轻谒贵人，欲嘿尔而息，则此事关系国家安危，呼吸之间，灾福立见，同舟共命，事切剥肤，故且忘其愚陋，谨贡一二惟阁下垂听焉。

此次中外开衅，起于当事之过信拳民；此时为善不终，起于朝士之不信拳民，而外省督抚不知也。故朝廷用意，与外间督抚奏章，彼此乖误，率皆隔靴抓痒，不能相谋。至于今日，洋兵已来，拳民之数，以东三省、河南、直隶、山西各省计之，至少亦在五百万以上，

故洋人之势大，拳民之势多，二者足以相当。拳民仇教，兼仇洋人，其意不为国家而来，而抚而用之，因其仇洋人，即以之御洋人攻洋人，雪我数十年之耻，国家之事最便。计自宣战以后，所得于拳民之力甚多，请悉言之，庚申洋兵三千，今年洋兵五千，然至今洋兵不能到京者，拳民迎击之力也，庚申无教民，今年教民猖獗，而京城尚能镇定者，拳民巡缉之力也。聂士成助洋兵子药，帮洋兵夹攻拳民，裕禄抑遏拳民功，不以上闻，人人知之，然一月以内，紫竹林洋兵，不能出巢者，拳民内战聂军，外战洋人之力也。杨村洋兵一千余名，直趋京城者也，拳民杀之，止余三十余名，逃入紫竹林，此拳民歼杨村大股之力也。都城洋使馆，今年进炮八十座，甲午、丙申所进，亦有炮位，丁字库教堂炮尤大，拳民以术坏之。故自宣战至今，一月有余，洋人未能发一炮，所发者气枪而已，洋人开花炮，经拳民以术破之，满城内外，飞落白屑，如盐如粉，此人人所共见者也。都中交民巷西什库，洋兵在一千以上，教民则麇聚颇多，其所以不能肆出为害者，董军与拳民攻卫之力居多，此拳民奏效月余实在情形也。城内汉奸甚多，康党犹众，皆不利于国家之能振作也。于是或言拳民不济事，或言拳民终难用，纷纷详辩。而拳民又以阿克达春庆恒两事，为权要人所嫉，其实阿克达春与西什库教民相结，庆恒供洋人气枪子药，通城皆知，拳民与二人为难，其理亦长。然自裕禄抑冒困功以后，直督又放李鸿章，宋马不与之联络，都中无有加意鼓舞者，揶揄之，疑之，忌之，而拳民之气亦将沮矣。今轻视拳民，以为可剿者，上大夫率以此持论。静而思之，当外患紧急之时，以有内乱为便乎？以无内乱为便乎？以一人而当两敌，结一敌以助我为便乎？两敌之为便乎？吾方与仇人斗，有一与我同仇者至资其力为便乎？不资其力为便乎？此理甚易知也。拳民自经抚以后，立功如此，其在都中甚安静，比之武卫军，居然有良莠之别。城外涿州通州一带，凡有拳民之处，行者居者，皆赖其保护，诚宜鼓其气以用之，而必欲逼之驱之，使之铤而走险，此恐不为国家之福也。况今日之势，用困则足以敌洋人，不能用困，则兵力太单。稍有疏虞则情见势绌，奈何剿拳民而为洋人报仇耶！且此次乱祸一成，将来事势必且借洋人以剿拳民，国

家之民，一半已为教民，甘心从洋人矣，无论剿拳民未必得手，即使得手，此后天下只能容教民，则国家直谓之无民而已矣，无民而谓之不亡，虽至愚者不信也。

又前日所下上谕一道，内有缉凶抵命，及查赔物产等语，此议传闻出于盛宣怀、袁世凯，细思国家力量，万不能办到，财力亦万不能敷用，此实汉奸所为，即此谕已不保转身余地矣，可为寒心者也。阁下至诚忠亮，为时梁栋，高下在心，自卓有匡时妙算，小子何能，敢参末议，惟道路传闻，恐一时误听细人之言，实于阁下生平德望有关，岂有至诚忠亮如阁下，而为洋人报仇者乎？决不然矣。刍蕘之言，伏维钧察，不胜企仰之至，连文冲左绍佐顿首百拜上。

# 义和团运动散记

张黎辉 辑

**编者按：**这些函电、文件反映义和团运动初起和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中的一些重要情况。例如吴品珩函中讲的巨野教案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状况。又如某人函，直接叙述了义和团的由来、发展及其在北京的活动情况。某致奕劻函、于荫霖致张之洞函电等，反映清政府对辛丑和约、处分董福祥、中俄密约等事的各派意见等等。这些资料虽然零散、没有系统，但与其他材料相配合，可互作佐证。对于研究当时历史情况，实有帮助。函电中有些隐语，如“百二”之类，限于能力，未能注出。凡标题有\*花者，撰稿人姓名不详。

## 吴品珩<sup>①</sup>致绍庭函

绍庭老夫子大公祖同年大人阁下：

廿六日接奉手书，诵悉一是；并修洋亦收到矣。十四、十七、廿二迭肃寸笺，并附各卷，未审已达到否？年关逼近，下月初十定须旋里。课卷谅已发局，至今未到，甚盼。

平余提钱之议，浙省与江西情形不同；而各府迟疑，不敢稟复。明公首先议复，字字沉着，而所能说得出者坦白无私也。钦佩之至。

薛凤喈太守年甚轻，亦由刑部改外，系弟熟人。此次来杭，未尝与通谒耳。

胶事系由巨野县境有德国两教士为盗所杀，借端起衅，占胶澳，

---

① 吴品珩，字佩葱，浙江东阳人。时守制在浙江。据信中所述，知此函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发。

入即墨、胶州城索款。无理至于此极，实足令人愤懑。但我国自强不知何日，以后交涉事棘手处甚多。章镇<sup>①</sup>已于初十日送出总署，于此事迄无电来。所有情形，不过电询北洋。日前接北洋王夔帅<sup>②</sup>来电云：“旨派□张与德使商议，德使允先结教案，敛兵下船，胶澳不肯即退。夜长梦多，殊无结束。俄舰驶驻旅顺，谓英有占据旅顺大连湾意。可□英阴谋并可催结。胶案无法阻止，惟有虚与委蛇，严为戒备而已”等语。如此四面受敌，奈何奈何！其实德事真九人盗，真赃俱已获到，李鉴帅<sup>③</sup>亦因此开缺。而德人尚有别图，不肯全结。时势不可为矣。总之，中国当此时势万不能与外国以兵戎相见，而外人之欺我挟我者即在此。日来时与居停议论，自强之道首在内治，内治整饬则外侮自能隐弭。富强之基，实由于此。若长此因循，一旦民心涣散，大局不堪设想。居停颇以为然。现在居停请假，隐有退志，亦为时局之无法挽回耳。

杭、加〔嘉〕、湖三府现拟改解漕□三十万石，可省经费三十万两；外又提余耗各项可多二十万两。昨电户部，不审若何。目下筹饷最难，肆意罗掘，亦属无法。洋债之受因为多，安得有富强之一日也。不禁慨然。肃复，敬请台安。

治年通家晚生制吴品珩顿首

十一月三十日

### 上刚子良<sup>④</sup>相国书\*

光绪二十五年三月初一日

伏念中国近日之弱，自甲午之败始；而外洋各国之占我内地，则自德之踞胶澳始；由是交涉之事日棘。在彼则欲壑无厌，在我则动辄得咎，百端千绪，应接不遑，亦几让无可让矣。我虽欲振作自强，岂

① 指章高元。

② 王文韶，字夔石，浙江仁和人。光绪廿一年任直隶总督，二十四年四月召京。

③ 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光绪二十年任山东巡抚，二十三年九月初二日开缺。

④ 上书者姓名不详。刚毅，字子良，满人，时为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兵部尚书。

复有闲暇之日哉。

夫往事既不可谏，所望失之于前，犹能挽回于后，特宜相视而动，未可轻易开衅。若今德兵之扰沂州，则正挽回之机也。何以言之？近诸夷中桀骜无礼，欺我太甚者，尤以德夷为最。他事不具论，我正阳门城楼系何等重地，而该夷兵竟扭锁上登，操演奏乐。此事不比寻常欺侮，其目中岂尚有中国哉。闻德兵又硬上观象台，未知确否。惟知我一味隐忍，所以复有沂州、日照之事。

去年德于胶州，法于广州湾、于碣州，皆系用兵硬占。假令各国之兵皆如此横行于我之内地，而莫敢谁何，我将何以立国耶！所幸德虽蛮横最甚，而就目前而论，断断不能如英、法、俄各邦，真足与我为难。尝闻熟习洋情者言，德之为国，凡合二十八邦，苟举大事，必令各邦公筹兵费，利则独得，害必均分，众情必不能顺。又其国密途累无世仇之法，眈眈伺隙报复之志，历三十年而不忘。〔原文如此〕（闻总署同文馆延有法、德两国教习，彼此相遇各不为礼，背地率互称敌人，可知其通国民心如此也。）彼岂能悉起大队劲兵越重洋而攻我哉。闻德之踞我胶澳，其老臣毕斯马克深不谓然；盖知其出于危道耳。固不料我竟拱手授之也。即今海靖之遇事生风，其外部亦知其非，惟德主喜之。德主狂躁人也，其所行实有取败之道。

窃料彼驻胶之兵极多不过一、二千人耳。虽意存蔑视，多方恫吓，不足惧也。特山东无重兵，不足张我声势，不若乘彼挑衅之际，出其不意，急调可恃之劲兵二、三千人航海直抵莱州上岸，扼扎胶西；另派一健将接受夏军，断犯沂州德兵之归路；两处皆严阵以待，彼若侵轶，即与开战，务求坚忍多算，以期全胜之功。设能收回胶澳，是复得一绝好船坞，可为重整海军之地。（今南北险要、北洋险要多失，几无可为船澳之处。）如彼以孤军悬寄不与我战，亦必数其无礼太甚，我不能堪，要以改订胶约，收回山东利权，限其屯胶兵数，然后罢兵。庶各国知我不甘一概忍让，暂息觊觎。我因得以其时振兴内治，则挽回大局之机，未必不在乎此也。若复示以怯弱，异时彼经理胶岛，已臻完固，广开煤矿，招募华兵，视山东全省为所固有，侵及中原；我南北咽喉中梗，其又何以御制邪。明知此事重大，

庙谟宏远，必有权衡。且末职闻见不能详确，言之未必切中事情，第私怀忧愤，不能自己，窃效刍蕘之献，干渎尊严，伏祈亮察。

### 界务交涉宜惩前毖后豫图先著奏\*

光绪二十五年

近年外侮凭陵，日益滋甚。初犹借端要挟，今则硬行占据，或先踞要隘而勘界时更复内侵，或预占多地而定约时略示还让。虽有炮台营戍，而疆帅武臣不敢以御侮开衅。抑其窥伺之处，仓猝之时，兵力实未足以相抗。间有义民结众自卫，而无官兵炮火之助，徒多杀伤。及要地既为彼据，势难以口舌争回。是彼常占先著而我遂有应接不暇之势。一国既得其利，各强国环起迭争，必利均势敌而后止。前年胶州之役，上年广州湾之事是也。幸意夷尚未得志，否则各小国亦环视而蜂起矣。即专就强国而论，彼既料我始终出于退让，势复何所顾忌。一旦再起波澜，仍用其故智，袭踞我南北洋各隘口之炮台将若之何？履霜坚冰，可为凛畏。往事既不可悔，后患何可不防。臣愚以为今日事势，凡有守土带兵之责者，必时时准备打仗，不使彼族得再侵占尺寸之地，而后可以立国。然非朝廷主持于上，枢辅经画于先，彼疆臣将帅其能绝无瞻顾，以为国捍患之举或转撻首祸之诛乎。应请密饬各疆臣及沿海守将自今以往平日宜力求振作，严密布置，务期在我时时有可战之势。苟敌人无端侵我土地，夺我炮台，即尽力抵拒。惟严失地之诛，不加开衅之罪。所谓事至而战，疆场之事，固应尔也。其有洋兵侵犯乡民，而民团奋力抗拒者，官兵助之。如此则我克占先著，随处有金城汤池之固，而强敌亦不敢轻易尝试矣。

又臣闻凡敌以横逆相加，守土官不得已而用力相抗，及百姓因御侮而互相杀伤者，外洋亦曾有类此之事。万国公法，以斗毆论，不为两国失和。从前总署令洋教习丁韪良所译之公法于其注引成案，本未全备。今丁韪良尚在大学堂，坐耗重薪，一无所事，似可令将前书全行译出，以为辩论之据。德之占胶澳也，横逆已极，而其外部特常言和平办理，亦即用此机权。中国宜亟仿此意以相应付，庶总署尽周旋坛坫之职，而武臣有固守疆圉之权，两相辅而不致两相病矣。

## 德人据胶州不当议和说\*

和不如战，战不如守，此千古不易之说也。以今日之势论之，和尤不可。盖和以杜夷人之胆，战则可夺夷人之气，守并可杜夷人之渐。即战不必胜，委曲以和订约足矣，甚而赔款足矣，而割地则万万不可。自康熙五十八年始与夷人换约订盟，亦未有割地之事。乃广州破而香港属于英矣，马江败而缅甸归于法矣，未几而琉球、朝鲜复为日本所有矣，台湾一隅，甘心奉献。凡此皆全权大臣之过，而中国之耻也。

前年德人占据胶州，内之司事者又欲赔款割地，以成和局，并将李大中丞革职等语。呜乎，此非复蹈广州林文忠公离任之辙乎！盖林公一去，虎门即破，何以南北洋之大臣皆如是之□□也。且和有十害，战与守有十益。

用兵以人和为上，地利次之。外洋驻船，每求避风之处，得以验枪炮之准。设一旦与之，则彼于湾内多筑炮台以为中国东洋之梗塞，而东南之患，中于腹心矣。（《时务报》云，德人欲在中国得一屯泊之处，盖其垂涎已久，今从其议反堕其术中矣。）害一。

山东形胜，半在胶州，德人欲得之为用武之地。故乘中国之弊，挟兵以惧之，以为此议必有成矣。倘即予之也，朝有变则烟台、威海俱不足恃〔恃〕，山东一省举为伊有。害二。

胶州山岫幽密，海岸亦不狭隘，钟毓数年矿务亦可开采，倘此议成，彼必任意采，则中国之利又为伊夺。况伊素性狡猾多好蚕食，恐邻近诸处彼皆兴办矿务，中国碍于和约，亦无可如何耳。害三。

中国近日贫弱已极，发六十余万炮弹款且不可，而顾欲许夷人六百余万之兵款乎。此不待智者非之，而愚者亦将笑。如允其议，是腴民之膏也。害四。

如以兵款不可与，内廷诸大老必将执前年与日本前战后和之故以为口实者。不知与日人接战，特并未有真战耳。若济远轮船之方伯谦与日人接战，曾独自开炮伤日人巨舰二，海军总理事务□□□与□□□竟诬杀之。中国之用人如此，孰肯竭力而求在乎。夷人心怀反复，

不能执其要领。今日议和，明即背约兴兵构衅，乘我无备。今我进退失利，此特〔时〕即执约章问之，彼将置之不问已。害五。

如英、俄、法、日皆如是，即仅守此议而暗困中国之利在所不免。况中国之人心易于煽惑，游民又多且易滋事，如毁教堂戕毙教士，抑又不免彼将援旧例为证，中国又将赔款割地已。害六。

德主谨小慎微，勇果刚断，每有操演必亲乘马指挥军士作交战之状。西人重武，诚不诬也。倘此议成，遇东方有事，即可免航海之行而朝发夕至矣。害七。

议中李大中丞台离任一事，尤属不可。春秋以失人为耻，故楚杀得臣而晋文无忧色。今从其议，是自翦其股肱羽翼，而以刀柄授人也。害八。

况德人志蚕食，今有驻足之地，可任意侵吞。疆吏前不能抗，如力争之，彼将执约以为问，且以为衅自我开。是彼收其利而我暗耗其资也。害九。

西人贪婪无厌，惟利是图，今日得此，明日又思得彼，故胶州一失则津沽之势不久矣。初次索款，不过数万而百万，进而千万，□□年倭人是以有二万万之距也。□不出察而妄从其议，恐神京不图而为所有矣。害十。

有此十害，则因不如与之战矣。然战必以守为本，有守则虽战不利犹可再战，不能胜犹可退保，而敌大必不敢存窥伺之见。此一利也。

中国兵额名多而实少，今欲与接战必先简兵额，令一千人内选精壮者二百，严以纪律，而仍发一千人口粮，则一人食五人之粮，此后各营必不可再食空粮，军人必图报效。此二利也。

各省将官类，皆庸劣贪残，惟知求生免死，此所以屡战屡败也。夫以堂堂领队之大臣，问以管驾测量，则茫然不知，海军因无实效；叩以兵法、阵伍，则全然不晓，陆军因无成功。今日海防、陆防管驾者西人，演习操练炮位者亦西人；岂南北洋十数年之武备学堂竟无一人可以管驾操练者乎。今而后无论提镇均用管驾测量之人，庶几兵律可精而风气可振也。此三利也。

且陆军者海军之本也。滨海疆吏重其责成，兴办弁勇以为口援。继如直隶天津、宁河、丰润等处，奉天缘海诸厅，势与中华翳要地方，俱不能瞭彻于胸中。缘其初由江、浙、闽、广各海口，均如法办理，厚其禄位，严其刑罚，一朝有变，故不得不从和局以保禄位，言战则有必胜军务可观也。此四利也。<sup>①</sup>

海军可以保卫陆军，令缘海渔户熟习风涛水性者充当弁勇，教以洋枪炮，或用火攻，或送水雷，或下阻船之物。广、闽两省艇户本易训练，再提取关洋税三成分拨各处，则驾驭得人，不难收防海之效。此五利也。

兵必因粮而后足，如今胶州之势不与之和必与之战。如奉天之牛庄久为屯粮之所，扼以重兵，多设炮台，而以转动炮台居其前，以为山左之声援。而后旅顺、锦州、福海，盖联为一气，至营口长兴岛、铁山岛，直迄鸭绿江，俱添设炮台以张声势。不独掣胶州右背，亦可屏蔽直隶矣。此六利也。

陆军直沽、大沽河一带直抵胶河口，与海军之在苏门岛诸城之灵山卫、日照之夹仓口遥遥相对，德人必不敢越雷池一步窥伺津门。而后自大沽起，由威海、烟台陆续进军。至山东一省陆军统归李抚台办理，与海军成犄角之势，则德人不得不急退胶州矣。此七利也。

设德人一旦退出胶州，必不肯甘于受辱，则必移兵于南洋，使中国疲于奔命。如江南之太仓、南汇、吴淞新洋港口，浙江之定海、宁波、松门街、龙口，福建厦门、霞浦，广东之大鹏、虎门、大金门、雷琼等处俟〔似〕宜预设重防，多设阻船之物，使彼无所施其伎俩，则不战自退矣。此八利也。

一国受制，则诸国俱可任意订约。万不至于今日索款，明日又索款，彼垂涎于津门而虎视于沪上也。此九利也。

各要害处既设重防，万不至再有胶州之虑。而后民心团结、富强可坐而待也。此十利也。舍十利而十害是从，吾不知之矣。

---

① 此段有脱字。

## 某人致某人函\*

再密布者：去年秋冬之交，闻山东有团练演习义和拳。（此拳闻系白莲教之别派，名为八卦教。嘉庆三年上谕所禁止之义和门即是此拳。）为保护村庄之计，千百成群，渐与教民为难，肆意搜杀，官不能禁。故去年腊月底，简放袁中丞<sup>①</sup>带兵前往办理此事。乃到东未久，即将该团民悉数驱逐，阑入直隶河间、献县一带。除杀教民，焚教堂与地方借粮外，却别无骚扰情事。故各县之民群起相应，三、四个月之间，即京师内外大小男儿无不以习学义和拳为事。

四月间，经直隶总督派官兵弹压拦阻，颇有犯上作乱之迹。某镇台为其所戕，当道反以办理不善责其僚属。

五月初，在涿县闭城索粮，居民大扰。永清县令王某至带印来京求交卸，其被辱亦可想见。

五月初七日，竟敢与直隶提督之兵在黄村地方交战，彼此互有杀伤。

初八日，即将黄村一带电杆斫坏，铁桥烧毁，津芦之道路消息均不通矣。此时，闻朝廷命刚中丞、赵大司寇<sup>②</sup>先后赴涿查办此事。闻该团民见有大员来问，亦颇畏惧，即思解散。又经刚相一味恭维，奖其忠义，为国除害，将来当欲借其力以灭外洋，问其能否。该团头等奚有不高兴之理，信口开河，大肆欺诳。谓人上法皆可避炮火，并可使其枪炮不燃；又可咒其火药自焚；铁甲船来海口又预埋土龙三条，可以一律搅翻；又有红灯罩之女，可以飞上伊船、伊屋放火焚烧。如是等语，说得天花乱坠。而盲从之耳迂腐之心胸，无不被其蛊惑，深信不疑。竟致以受人欺诳之言又欺诳我太后、皇上，竟暗地命其进京从乱矣。

十三、四日，即有人来说，前门大街一带见有红洋布包头、红兜肚、红脚带之人，手持白铁短刀一把，二、三十个人一班，来往街

① 指袁世凯。

② 指刚毅、赵舒翘。

市；逢吃教者，无论男妇老少，随意杀在当街矣，无人过问。教民之屋，无论市房住宅，任意焚烧毁拆，无人敢救，居人无不诧异。

十六日，弟在福州新馆请客，即亲见其人来往大街，且不下数百人之多。

五月十七日，烧东单牌楼北之教堂，延烧铺户十余家。而董军亦是日在永定门外屠割日本书记杉山彬。

十九日，烧顺治门内通卫□处之教堂。此堂为前明中叶利玛窦所建，内有圣祖、高宗两代宸翰宝座者。此堂内焚杀洋人妇孺数人。其余洋教士并教民悉为洋兵救去，而团民亦不敢夺。

二十日，烧大栅栏之老德记药房，以致延烧十余条大街小巷。如门框胡同、廊房头二三条、珠宝市、西河沿、西月墙、前门大街、西东荷包巷，皆数百载精华地，悉成灰烬。可叹可叹！该团烧人房屋，先以百数十人围定，然后举火，故一概不听人救，最为可恨。自命其火为神火，谓越救越凶。其实不然，前门正楼延烧之后，若非救迅速，前门东打磨厂内各街悉不能保矣。岂非笑话。然自此一场大火后，却三日不见火光。

及二十三日，忽闻德国使臣被兵所戕，不免令人惊惧。

二十四日，西四牌楼一带火又大起，因烧教堂又延烧数十家铺面耳。其余连日零星小火到处皆有，不可胜记。

二十五日，谕旨宣战，遂有东交民巷之火矣。弟自团乱之起，虽无所动于中，惟有二十五一夜目不交睫耳。闻前门内枪声不啻一一在我头上打过，因念五舍弟在德国，不知作何了局，疾首痛心，莫此为甚。由是日日如坐针毡，眠、食俱为锐减，须鬓不觉苍然。忧能伤人，诂不信哉。

东交民巷各使馆归董军三十营全力攻打，彼保护之洋兵仅三百六十人，中国受雇之兵不过两千人。

西华门内之西什库教堂归端王、庄王所统带之义和团六万余人分班攻打，彼保护之洋兵仅四十人，中国吃教者亦不过千数百人。所有各国使臣均聚于英馆之地窖。西什库亦有地窖藏身。故五月廿八、九等日，两处枪炮之声昼夜不绝，终不能制其死命。团民之死伤无数，

不足计，而董营之所谓简练甘军死伤不下千数百人，其董各战将张姓、马姓，又某姓三营官，又十余哨官悉尽于此役。其两处洋兵死者不过十余人，伤者不过二十人，其余死伤虽多，仍中国人也。董官保攻打一月之后，始悟攻坚为兵家所忌，始有悔意。嗟何及矣。然毕竟能悔，犹算有识之士。

至于六月初六日，奉上谕命将教士一律驱遣回国，仍于沿途设法保护。

六月二十二日，又奉上谕，命查明洋商、教士一体认真保护，不得稍有疏虞。是朝廷宽大异教其人。而团民之攻打西什库教堂者直至七月初，犹未已也，殊所不解。目下虽有上谕，命送各国使臣到天津，因荣中堂<sup>①</sup>不准其保护各兵携带兵器，故各使臣情愿不去，以待外援。此又一不了之局。将来即使和议可成，而洋兵不能禁其不内犯，缘其急于来接各使臣耳。

天津于前月十七日夜逼近军营，忽地雷大发，故人心惊散四窜。十八日黎明城即失守，仍是团民所守之南门疏于防范所致。故裕制军一面退守北仓，一面即发令痛剿团民。宋官保、马军门等即将团头张姓，马姓等数人斩首，剿杀团民不下数千人。其曹姓团头率领余团仍逃回京。义和拳之伎俩亦可概见，妙在仍有人深信不疑也。洋兵自得天津后，各国分占要路地段，经营战守攻所之具。休息十余日，忽于七月十一日夜，以二百人抄出我军之后。两面夹攻，我军大败，只得退守杨村。

十二日，洋兵进攻杨村，闻裕寿帅即于是日被炮陨命（然未见明文，不忍信也），全军退守蔡村。

今日又闻洋兵已驻蔡村，我军退至河西务矣。如此退让不遑，大约三数日之间，即可兵临城下，不识董军务能背城借一否耳。

时局糜烂，一至于此，真可为痛哭痛恨。人人归咎于刚、赵二人引狼入室，构成大衅。而不知罪魁祸首，固大有人在，先是春间，忽有山东僧人踵端王府门求见，自命忠义之士，愿大显法力“保清灭洋”。

<sup>①</sup> 指荣禄。

端王却未与见。该僧留话云，如王爷无论何时要见僧人，但朝东南三揖，口呼僧名三声，立时即可相见云云。（此种乱人，无非见端王之子立为大阿哥，欲从此阶进，无非图富贵耳，后有〔又〕来一王姓老团，据人传说，即是前十余年在湖北滋事涂朗轩<sup>①</sup>制军拿办在逃之王觉一也。试问此种人岂是善良君子。）于是端王遂请徐中堂、崇公爷两师傅到府赴席，密告此僧之言，问前作法术之僧是否可用。若彼时徐、崇二人片言阻止。早遏祸机，乃徐中堂因从前洋人打死他看宅之狗，并殴辱其应门之仆，挟此私嫌，恨洋人入骨，遂力为怂恿，以为天赐异人，不可错过。彼时端王如法三揖三呼，果有僧人立时款门来见。四人一谈，非常投机，遂将此事传入天听（府中人无不习义和拳者，安知此僧若辈预藏于府中左右，待人知会而来者，然以欺此曹则可耳。）三月初，慈圣必欲往颐和园者，亦若辈欲便于见面商议此事耳。（并闻传说两老团均见过太后与皇上的。）四月中旬，考差后有人往谒徐中堂，即说候你们放差回来，不惟京城洋人一个不留，即中国亦可无踪迹矣。彼时闻者，皆不知何谓，不敢妄对。林彝堂太史往见之前一日，即在弟处详述，问弟当如何对答。我彼时付之一笑，以为迂谈，亦不料其中有如此妙用也。及天津失后，徐老始终悔恨，告人曰：“我与文山<sup>②</sup>便是罪魁祸首矣。”刚中堂亦有统带团民之责，并曾自己骑马带团往打西什库，被人一排枪打来，伤人无算，退后者将老刚挤下马来。几乎踹死，真可谓奇谈焉。连日荣中堂在军机处肆口痛骂，谓“一班浑旦，将事弄糟，此时叫我一人作难”云云。礼王在旁痛哭，谓刚云：子良，你何不上法打他。刚自恨只病不死，（时刚多病，不敢请假。）我亦不知如何了局。如此时势，当局者尚不励精图强，挽回危局，乃相与傲慢酣嬉。芸芸者复何恃耶。一叹。

七月十三日，已有电旨到上海，放合肥<sup>③</sup>为全权大臣来主和议。只恐事机已迟，难于收拾矣。六月中，驻德钦差吕海寰有电奏到京，谓“德国于六月初八发兵四千来华，铁甲船四只，快船一只，矢破北

① 涂宗瀛，字朗轩，安徽六合人，曾任湖北制军。

② 崇绮，字文山。

③ 指李鸿章

京为城下之盟；词甚悖逆，殊堪发指”云云。又谓德国外部即于是日驱我使臣回国，吕公以下，已于六月十二附船内渡矣。舍弟当可无伤，为之顿释远虑，近惟此事可以杳慰西西铎注耳。

弟于六月十四日往城内拜客，路过端王府，见团民无数，齐集府前。所竖两大旗之字殊堪一笑，一为“保清灭洋”，已是不可解之事；一为“替天行道”，真可谓不学无术者矣。此语若非亲见，人若告我，我必不信，亦不料此曹之无智慧一至于此也。并有人亲见住红灯罩之处所竖大旗，尤可喷饭，如穆桂英、刘金定、樊梨花等不一而足。试看他是何识见。大约此辈人胸中只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数部书耳。其余无非戏文搬演之经验。然独有最要一语，却不记得，我又不解。无论何小说中，总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一言，竟忘却也。一笑。

京城前门内自棋盘街以东，海岱门内大街以西，除去几道衙门并府第，几乎烧得十不存一。翰林院衙门却烧作白地矣。肃王府亦烧去一大半。（钱密老<sup>①</sup>家新做之屋又复一炬，徐中堂家亦被人抢得一空，屋亦烧去。）风闻肃王府最为富足，自国初以来，所有各庄进项岁余数万金悉存地窖，此次被武卫军暨甘军抢去不少。

东四牌楼头条胡同起至王府井胡同止十余条胡同，满汉官大宅门抢去不下二千家（惟二条胡同袁□〔爽〕秋家，弄了八个义和团把门，官兵竟不敢抢，不料后来又有奇祸也。）孙中堂即在劫内，出来时连洗换褂裤俱无有也。

东交民巷内各靴店悉数抢空。前门大街兵丁出卖假靴，无论是一双否，两只一两银子。（缎鞋每双五吊，布鞋每双二吊，至绸缎衣服等类更不值钱，几乎无人要矣。）无论金壳、银壳、铜壳表，用布袋装起，每二两银摸一个，却不准挑检抵换。

顺治门内各估衣店亦抢掠一空，遍地绸缎，有衣垫路，并无人敢捡者，可胜浩叹。

六月初闻黄思永送眷到通，被团民盘问，以至争闹犯案，即被拿

<sup>①</sup> 钱应溥，字子密，浙江嘉兴人，曾任工部尚书、军机大臣。

往庄王府，迁延下狱。后又闻立山被庄王府奠〔祭〕坛批为通洋之汉奸，即时拿往并批叫弟子开刀，后有人力言不可，亦迁延下狱，查抄家产而已。

乃七月初三，忽闻许景澄、袁昶两人戮于西市，晚间读上谕并未明宣罪状，“不忍言”三字其中必有文章矣。而外间传说又谓是庄王辈力除主和议之人。（初一、初二连日召见庄王，遂有此事，故人推测及言。）先以此二人立威，恐不尽然也。又有人谓其曾送洋人食物，假托慈圣之旨。送去后经团民盘获，以至犯案，亦不知然否。总之，京城人无他能，惟造谣是一绝技。

东三省奏报谓俄人已发兵八万内犯。黑龙江将军虽两报胜仗，殊不可靠。奉天增将军<sup>①</sup>一战之后竟无下落。（只见战事不见将军矣。）殊可骇人听闻，此东路之可虑也。

山西抚台毓贤于义和团到山西时，即自命为大刀会头目、义和团之首领，以致义和团大为滋扰，先将省城之耶稣堂烧毁，并烧死女鬼一名。比时以保护天主堂为名，命各洋人麇集，聚于内外，用兵丁把守。毓中丞忽于六月初八日自将红布抹额，手持短刀，自率团民往天主堂中将传教洋人男妇老幼六十余人悉数绑到抚署大堂上。略问数语，即命开刀，团民与兵丁乱刀俱下，将六十余人悉数乱斫成泥。（所谓耶稣教民情愿反教，俱予宥释；其天主教民不愿反教者，除将男丁杀去，并将女人分给各兵团，任意奸淫致死，更不堪入耳之事矣。）随退堂谓文案诸君曰：“你看我颇象老团之上法否。”无论将来之启衅何如，即此种举动，真不知是何居心，真令人不解。刻闻河南团民亦有焚杀之事，当不致如此之甚。匆匆布此，不及多谈，秘之秘之，万万不可与外人言也。

### 赵春鹏致季香函

季香仁兄姻大人阁下：

自拳匪肇乱以来，诸荷荫庇，莫名衔感。八月间在津得晤尊颜

<sup>①</sup> 增祺，字瑞堂，满人，时为盛京将军。

后，弟匆匆北上，仍理旧事。不料近日叠接寒报，先母逝世，房产被拆，似此不倾已极。我弟兄急难困苦情形，谅邀垂鉴。幸弟承居停青眼，少得薪资，不无于家事小补耳。近虽阁下诸凡咸宜，谭第多福，为颂且祝。

启者，现在京师渐就平靖，生意复业，居民归来更属不少。惟食盐缺乏，商家居奇，价值加增至京钱肆百文(合津钱八十文)。其盐搀和土泥，不堪入口。兹有某国钦差情愿系商家运盐来京出售。然其无门径可投，是以有友人向弟商办此事。弟恐事不实在，请其携弟往见洋人。据云，该钦差言及如有乐筑盐来京出售者，定能保险；诚如在天津坨下筑盐自当派兵守护；由火车运京(洋人与其定运价)亦当派兵分送；所设售盐之处以及官府公柜拦阻者，洋人更当出首保护。弟见其人言相称甚属可信，惟念阁下盐务领袖，与该事更属相近，谅不致使他人捷足先登也。务乞迅速斟酌。如乐为者，即将筑盐所用席麻，及都统衙门上税核计成本是否得利，并将应在京城何处设柜，作何布置，均希详细开明章程寄京以备洋人考查。至售盐一切用人，阁下自理，洋人概不与闻。倘稍有端倪，请阁下来京先与洋人面订合同，少免将来不测。否则亦望赐知，俾弟转达洋人，另觅他人成事也。弟不揣冒昧，故敢直陈，统希鉴原是荷。肃此，敬请筹安，诸仰察照不一。

姻愚弟棘人赵春鹏稽首。

十月廿六日

可办与否，千乞赐示，禱切，禱切。

再者，弟相〔向〕来办事慎重，非造言生事者可比。若阁下有碍诸商情面，所事可令赵筱波出名，渠可借此有路。况无须大本，先行筑五百包，成本不过三千余两，可获利倍之。周转复始，沾利无穷矣。应否如何，务乞飞复可也。附此，再请升安。又及。

### 教民问答周挫庵述

客有问于周挫庵，曰：“吾闻天津之陷也，教民混迹入城，举火内应，故以失守。每战又登先陷阵，锋锐不可当。居乡堡为拳民仇杀，

毙及全家妇孺，无号哀求免者，苟族盛而党强，聚众掘堑以死守，何其顽梗至此，甘为夷狄死乎？”

挫庵曰：“嘻！此督抚之过也，长吏之过也，师儒之过也。教民何责焉。上至于民，首曰养，次曰教。自捐例开而吏治鲜循良廉，俸扣而闾阎受剥削，正供之外，有耗羨，有浮收，又有办公陋规诸名目。地方不靖，则捐输勒派，诛求无已。中户贫民，岁丰仅足自给，水旱偏灾，民有鬻子女以偿赋税者矣。甚者，凶荒之形既见，长吏不惟不恤之，而先期开征，迫民完纳；及恩诏蠲免而已入私囊，不可复得。上泽不下流，民于是不知有君而仇吏。民疾官也甚则视入教也轻。且入教之后，可以抗粮欠租、报私仇，孤寡举平日之所苦，一洗而空之，又加有利焉，几何不胥而为夷也。及以身触法，得教士之庇而官不敢问，愈有以恣其所欲。昔之仇官者又转而藐官，甚而挟制其官，以为非教士之力不至此。民于是【不知】有吏而只知有教士。

牧令实兼师保之责，师儒独掌教化之权。今抚不责牧令以教养而督以催科。善催者得上考。多兴革者必左降。文书多，法令繁，削指就履，自晨至暮不休息，又安得暇日而为教，此学校之所以颓也。教职诎自吏部督抚、学臣不认真考察甄别优劣，其倦老不职者虚拥皋比而不去。而摄篆署事之辈，以百十金捐职，夤缘得缺尤贪婪无耻。士林羞与之伍，尚望其训迪多士，为邦家式哉。此庠序之所以秽也。

古之时，乡有学，家有塾。今闾阎生计日蹙，读书者少，人思逐末，乡学多废。间有读书者，又大都学非所用，末达则鹜志科名；稍得一第，又包揽词讼，武断乡曲，甚或为愚贱所不屑为。民于是益轻师儒，薄缙绅读书，而教士愈忻忻然得志矣。民不读书，何事不可为，无先入者为之主，何说不可动。教士遂得煽其天堂地狱之说，蛊惑民心。奸黠之徒，乘机勾引，歆以可欲，动以利害，势利在前，鞭策在后，亦何所惜而不促之哉。民于是不知有圣教而只知有教士。噫！不知有君、不知有吏、不知有师儒，并不知有圣人之教，则心与夷狄等，惟发未髻、服未易耳。其平日又衣其衣、食其食、庐其居，习闻其说而获其庇，人孰不曰“生我者父母，养我者教士也。”则为之

致死者宜也。况民不入教者多，非良民不入教而安于教；则已安于教者无不凌人。入教之日深，则积仇日益甚。

夙昔官与民仇，而今则民与民仇。【官】与民仇其势尚有所顾忌；民与民仇不至于斗杀不止。平素争讼，官畏教士如虎，多袒教而抑民，以期藏事。畏之愈甚，则教之欺民愈甚，民之入教者亦愈甚；抑之愈深，则民之怨教愈深，而祸之积者亦愈深。此拳民之起衅所以一发而不可遏也。教民知人恨入骨发，断不可解，而又日恃教士为活，一旦反服无所攫食，不死于兵亦死于饿，其所以轻死而不悔者亦势也。嗟乎！食毛践土，同载皇天，谁非吾君之赤子，谁无内向之心思，而致令甘于逆贼倒戈反攻，则国家之设官何为，而官之所为何事。传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其可畏也，其可畏也！

### 广慧致某人函

谨启，南来未得面辞，深以为悵。当此变乱，水陆艰险，殊难笔述。东南会办理不善保。如人口甚多，阻滞塘沽，约须迟日到申，不胜悬念。大沽口外，停泊各国战舰二、三百艘不止。沿河关卡之严，甚于百二。行路之难，谅可揣度。赵藏翁病故，朋友无不痛怀，并拟有奉求之处，必能慨诺，请与景韩、品侯商之。骥驥表仲先生。

期广慧稽首十月十日

### 抵御德兵西犯说帖\*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八日

昨闻瓦贼<sup>①</sup>复分三路西犯，已攻陷娘子关，未知法兵同行与否。此虏多行无礼，以各国所不肯为者，而悍然为之，实为神人所共愤。前日西苑殿宇之灾，其提督一人已伏天诛，乃犹不知儆惧，复行犯我晋疆，此谓骄兵，德殆必七之国也。贼若耀武而退，甚幸。如再西犯不已，势已让无可让，万不得已之计，宜乘其深入重地，并力与决一战。惟须先破其联军，使之不联，斯无后患而贼可败矣。谨陈管见如

① 指八国联军头目瓦德西。

左：

一、瓦贼所为非特中国恶之，当亦各国所耻，宜由全权将我退彼进情形偏告各国公使，谢其不遣兵偕行，且请其公断曲直，并代阻德兵，以离其交。又告以我军必须守御，势急而战，非中国之过。

一、命全权婉商各使速定公约。若德使不预，应听其将来另议。

一、发国电与德，告以瓦贼情形，兼命我使臣察德政府之意何在。

一、命我驻法使臣说法政府。法与德世仇，而我中国待法甚厚，去岁教案已大半了结，劝其速电使臣撤兵，毋助仇。

一、命江鄂发电，商问英、日政府，瓦贼挠毁公约，显悖公法，应如何办理。并劝其速撤兵队，勿听瓦贼调度。

一、命山西抚臣告知瓦贼，若再西进，我兵纵不攻击，决不能不为守御之计。一面遣员说法兵官，宜与中国修好，毋助仇。

一、飭山西守将严为御敌之计，毋再退后一步。

一、马军若拔队赴豫，山西军心必大为动摇，应急命锡良亲会马玉崑，令率全军于贼前后分路抄袭，不准谗卸（锡抚曾费苦心与联络，故可使也）。升允旧部目前并不宜撤回。

一、宜飭奉抚严备胶岛之兵，恐瓦贼本谋在彼。

### 张士杰致稷香函

稷香仁兄大人阁下：

弟于七月廿一日出城，九月初七日由家回京。前者，洋人破津，尊府均平安否？知已减套。敬启者：京师各国洋人驻扎，李中堂现住贤良寺，不知何时【定】和约。敝号货物被洋人抢去，所剩不过十成至【之】一，实在苦也。尊府财物，不致有失。特此敬请台安。

愚弟张士杰顿首九月十三日

### 某某密致上海道袁海观函\*

上海道袁海观仁兄大人阁下：

密启者，近日各报章屡诋荣相，各国亦有不满之意。总以上年武

卫军围攻使馆为疑，不知荣相当时具有苦衷，亦有深意，不得不依违隐忍，暗相维持。否则自罹奇祸，各馆亦复同归于尽。中外大局，几将无可转圜，是荣相于此事所全者大，何得转以为罪。兹将上年闰八月间会同香帅致全权电稿抄寄为荣剖白各语，具详电中，尚希执事密为设法登之报章，俾释中外之疑团，不为群言所摇惑。弟为主持公道计，并以维持国体，非有所私也。统希密察，示复为盼。专泐，即颂台祺。

愚弟

再，报馆如以隔年之事为疑，即作为南洋之意，请其补登报章。缘上年电致全权转达各国钦差并由上海道告各总领事，究未能使各国官商一律了然也。弟只可托人登西字洋报，至中国各报则可勿须托登。至嘱。再颂台绥。

### 某某覆奕助函\*①

辅廷仁兄贤王阁下：

日前奉复一缄，刻下计日可登签阁。顷奉玉音，敬谥朱邸，春融青阳，至为颂慰。

中外邦交纷纭至此，执事与合肥相国同肩其重，而力为其难。正论忠谋，外服列国之心，上坚两宫之信。鄙人属当枢近，深知局中辩论之艰，凡可以顾全大局者无不竭力维持，必不为浮言淆夺，想能深鉴苦衷也。

和议第二、第十两条业已都如人意。第六条赔款七万万，分五十年还清，诚较中东之役为省，欲将盐、漕常税、土药概归于彼，则我之利权尽矣，夫尚何自主之有。况彼六、七大国分管财政，谁为主盟，是我失其利而彼又自启争端，决不可许。且东南丁、漕并征，若彼收漕而我收粮，则是一块土中，州县之蠹役与彼族所用之汉奸互相齟突，其患有不胜防者，是不可不熟虑也。来示拟仍恳借洋债，以免干预内政，自是不刊之论，望与李相确守此议，力与争持。但使每年

① 从原信件字迹看，似为荣禄笔迹

筹足一千四百万与之，各国安坐而取偿，不愈于代斫而伤手乎。

惩办祸首条，内有日后指出之人云云。窃以为狱或棕连，事忌已甚。我之大臣罹法者已逾十人，其三品以下者纵在附和之列，迥非戎首可比。即以彼法而论，廷藩死而沈臬生，置之官小罪轻之例，比例而观，轻罪似可不议。况向之推波助澜者无非一种极糊涂人，此等人即如各国不言，朝廷亦决不复用。执事与李相似可婉商各使，暗中斡旋，于此辈有何爱惜。特念孟子不嗜杀人，言光武反侧自安之意，深鉴前失，欲化惨礲为祥和耳。

都门土匪甚多，而近畿拳匪、溃勇更复不少。将来外兵一撤，内患仍滋。执事思患预防，请调袁、马两军入都弹压，老成卓见，楔服实深。昨日有旨，着照所请，已电闻矣。

使馆租界将东长安门及各衙署全行圈入。蹊田夺牛，一何太甚。现经执事力与磋商，当可还我赵璧。

庙昌办理交涉，实为得力，俟为缺书，即当请旨简放，以副尊意。

此次丹凤城中经拳匪、联军迭相蹂践，昆池劫火，惨目伤心。当于外兵尽退、銮舆未返以前，并已修复，庶免两宫触境〔景〕兴悲，想葺画早已筹及也。

弟近来足疾又发，惟有勉强支持。吾辈膺重□而履危，时谊当同共命，所望频兼德音。详示近事，以慰翘企。手复敬请勋安，诸维心鉴。

愚弟××顿首正月廿九日。

又舍下北院房间去腊已得接收，感何可言。将来南院之房，彼族如撤退时，尚望仍费清神，一扫说项，是为至禱。

### 于荫霖致张之洞电函

芎帅老夫子大人钧鉴：

初六日行次南阳属之林水驿，接到质电，敬悉时局危迫至此，辄夜不能成寐。今晨交原足寄递一电，恐亦须三、四日始蒙察入。又虑或有讹脱。兹将原电抄呈，伏望采酌。鄙意当此岌岌，我公不可稍存瞻

顾，领衔吁恳，断不容缓。惟董经全权纠弹，未蒙慈圣鉴察。此时进言，若再涉参劾反无济于事。只将和议不开，陵寝及运道两层关系极重，痛切言之。并请将董遣戍要地，仍不失倚重之意。但求能杜洋人之口，即明加谴责，暗予温语，亦无不可。如此措词或可转圜圣意。又得各种疆臣公同电董，风以为国纾难，并示以事在必行，似此委曲求全，庶冀有济。电奏总宜壹意恳恻，更以和婉出之，全赖扛鼎之笔，苦心斡旋。是否有当，惟祈速赐裁定，并希示慰数行，不胜企祷。此函由南阳府粘五百里排递，盖缕缕之愚，不敢刻缓也。统祈垂鉴为幸。专布肃请钧安。

通家晚生于荫霖顿首初七日

初七日电稿

质电敬悉。大局危迫，刻不容缓。守两陵、阻运道等情，宜痛切上闻。公有与闻款议之责，前拟会奏，尊稿极动听，现略改易，仍可联衔吁恳。好在仅董未允，自应专筹董之位置，如新疆伊犁等处地亦重要，责以久戍，内以温语遣行，外杜洋人之口，或先与全权商定再联众衔电奏，望公速筹。即日定义，掣敝衙为叩。

再，商定后一面电奏，一面公同电董，劝其为国纾难并加以奖，借冀其忍受。可否斟酌，仍盼电慰。

又明电遇电密码并此明电。因远在南阳途次，无从核给报费，已飭襄局用一等急发，两电共计二百二十七字，请飭电报总局在鄂照领转给为荷。

### 奕谏致庆亲王等函

绍荃爵相座前：月前专弁肃呈要函，计早呈钧览。旋接爵相冬月廿五日覆函，知和局条款已遵旨划押，定于廿六日送交各国。是和局已有端倪，大致年内外可以定局矣。未知法兵官何以忽有此说，听闻之下，不能不异常焦急。彼外洋消息通灵，断不致有传闻之误。此事殊不可解。今和议既有端倪或不致再生他变，实我国家无疆之福。目前易州来函，为述索款十二条内诸须磋商，但祈与各国虚衷商确〔權〕，得尽一

分心力即受一分好处，着不可再有迁延决裂。倘和局一败，则明春洋兵西进，势在必然，则大局不堪设想矣。弟局外人何敢妄议朝廷大政，惟利害存亡之关实有不容已于言者。惟望和局早成，洋兵尽退，圣驾东旋，实天下臣民之大幸也。再此肃函，叩请福安，诸希垂照不庄。

弟奕谟顿首十二月初五日

总兵准良同叩禀。

### 李焜瀛致张之洞函

香公太姻叔大人尊鉴：

敬肃者，叩别道范，倏已三月。春间在鄂，日侍左右，诸承教诲，并蒙青眼相待，每思及此，感激之情与系恋之忱交切也。入夏以来眠食何似，伏惟万福。

焜自三月六日叩别就道，十六日抵光州。家事稍为安置。四月初六日起程，十六日抵汴。因感受时疫，加之积滞饮食，病瘟十余日。五月初由汴西上，十八抵行在。自潼关至长安三百里，道殍相望，睹之可伤。囑件均向定兴<sup>①</sup>详言。

回銮一节已明降谕旨，孟秋起銮。至于准期，尚未能定，有中秋节后起銮之说。到汴暂住，万寿以后，看前途情形再说。不北上即南下，不出此二途也。

行都建于湖北，定兴深以为然。拟据俄使条陈，先将此层作到，再俟机会力阻北上。杨使<sup>②</sup>言陪都非建于江汉上游荆襄一带不能控制东南；若秦则偏安矣。上意颇动。

东阳跋扈万状，即两宫亦惮之，其他可知。每有电旨，绝不敢下一稍硬语，更动全权，断难作到。百二心术，枢府所知，因其与洋人消息灵通，故常问之。此次浙案未能办好，已知其伎俩矣。

变法事，定兴意以取外洋之精华，实事求是。新城以清净为主，

① 军机大臣鹿传霖，直隶省定兴县人。

② 指驻俄大使杨儒。

从一亦欲变法，重在敷衍。至于振刷精神，通体大变，既无此力量，且无此志也。定兴云枢府绝不敢明阻回銮，如朝言之，夕即电达沪上，列入惩治之单。此新城之作用也。定兴近与新城意见颇深，退有后言，且面相抵牾。袁杏村事，云已说过一次，为他人攘去，想我公早有所闻也。

保荐华商子弟之谕用懿旨，是定兴意。自奉京员先行回家之谕，各部奏留三十余员随行，以防途无住宿处。刻下署中亦无事。焜拟七月初由龙驹寨经汉口迂道回光，届时定当趋叩崇阶，详陈一切也。专肃。敬叩钧安，伏祈垂鉴。

姻再侄李焜瀛谨上

### 某某致少荃函\*

少荃仁兄中堂阁下：

昨奉答书，敬承一一。藉谗荐躬禔福，硕画匡时，至为颂慰。

所示直隶各属剿匪安良及酌捐赔恤诸办法，具见仁声义同，威爱兼施，于诘奸止暴之中，仍寓苏瘠嘘枯之惠，宣上德而达下情，曷胜佩仰。

俄约一事，春间停画之故，实以其时各国猜猜，势将有瓜分之祸，中外金言宜缓，朝廷为虑患计，不得不然。自是之后，遂尔久悬，夜长梦多，终非了局。上甚忧之，是以有愿电之旨。昨接尊电，有须先立密约，不使他国预知之说。圣心终以为难。弟于此中曲折，实亦茫然，无从得其要领。以俄之地广兵强。我东三省根本之要，苟一动摇，患在眉睫。联俄以固吾圉，此理之易明不待言者。而论者谓，俄于东三省既夺我自主之权，又囊括地利而有之，各国恶其专欲，必群起而效尤，则全局不保，为祸尤烈。其言亦似有理。夫各国之于俄约，振振有词，诚非有爱于中国，亦所以自为也。以中国之孱弱处列强之间，或从或违，动皆得咎，实无一而可者。惟两害相形则取其轻，要不能不为之审慎耳。诚使俄约既成，即无他患，一了百了，何乐不为。无如东邻结好，西邻责言，左右两难，能无顾虑。弟之迂腐，窃谓俄之前约，不许他国干预东三省矿路及商务利益，自有

深谋。各国之猜忌力争，盖即在此。今谓与我密订，不使他国预知，且迫我以甘心自愿，外人消息之灵通，曾有何事尚能秘密，亦觉强人所难。俄于各国初无所畏，乃欲与我私相授受而不肯昌言，不知其命意安在。此中究竟或有非浅识所能窥测者。我公伟略忠谋，明见万里之外，顷岁以来，力扶危局，旋转乾坤，非独副两圣毗倚之隆，实天下后世所同钦慕。天生斯人，以为社稷，公家故事，今古同符，洵为不朽之业。弟虽无似，自幸不弃于大贤，素荷奖成以为可教，乞将此事机宜详明指导，究应如何措置及能否无损俄好而又不致开衅列邦；抑或俄约既成即无他患，筹一万全之策示我周行。弟必从中主持，陈之密勿。亦庶几与公同志，愿效一助之劳也。敢布腹心，望盼佳音，报以直谅。不尽铭感，敬颂勋祺不宣。

愚弟某某顿首

## 古春草堂笔记(选录)

曹 侗

**编者按：**曹侗，字远模，晚号古春老人，江苏省江阴人。清末久官山东，历任冠县、长山、平度等县知县；辛亥革命后又任山东即墨、曹县及京兆昌平等县知事。晚年家居，回忆作官时的经历见闻，于1927年七十五岁时写成此书。有1928年春刻本，1931年铅字重印本。今据1928年刻本付印。

### 解 散 拳 民

光绪戊戌正月，余寓居东昌，得洪太守兰楫<sup>①</sup>由省来书，相约即日赴省。及晤后，始悉冠县梨园屯教案，拳民占据其地，于六年前烧毁天主教堂，杀死教民二命，至今悬案莫结。十八村乃旧名也，后增六村，实有二十四村，居民万余户，素称殷富，孤悬境外，距城百三十里，与直隶曲周、威县毗连。中央有大集曰梨园屯，建有书院，每年派粮书在屯设柜征收钱粮。自被占后，书院停课，钱粮停征。实缺知县何式箴辞职，署事者不敢履任，已数月无官矣。司道会议，未得有相当人材，故薦足下承其乏，此致书之意也。余曰可。随即分谒抚军、方伯。抚军为张公汝梅，方伯为张公国正，均谓：“洪守保汝为冠县令，汝同意否？”余曰：“长官有命，不敢辞。”问：“有何办法？”余曰：“办法不能预定，必须履任后，身入其巢，相机行事，定有办法，再与陈请核示。”两公闻言，颇与动容，即日给委就道。

所订幕友均不敢同行，惟张秩清相随抵冠。接印后，印出空白谕单、布告数十纸；将印交秩清保管，有公事包封送屯核办；携一房

<sup>①</sup> 洪用舟，字兰楫，四川松藩人，时官东昌府知府。

书、二差役并带印纸，乘敞舆而往，直达梨园屯。

是日适遇集场，拳民本名义和团，短衣带刀，填塞街巷，其混乱情状，触目皆然。迨入书院，拳民私询差役，知为新任太爷到此，遂有数青年来见，询“太爷此来何为？”余曰：“此来为设法销除旧案，保护汝等身家性命，非有恶意也。”于是有送茶点者，有送酒肴者，余一一收受而招待焉，属其举代表来见。越二日，竟无一人来。遂出示定期考课，生童到者三十余人，届期馈以茶点，试毕，亲为阅卷，评定甲乙，榜示院壁，优给奖金。拳民窃窃私议：“从前府县迭次招抚，预定日期，俟许可后，方敢入境；今太爷举动甚奇，是何用意，不可测也。”

余以到此近一旬，拳民内容无从得悉，访得本屯有高六者，其徒亦有千余人，为人机警，家亦小康，命房书邀至，与之密谭。谓：“匪人烧杀，罪有应得。汝素来安分，何以附和？岂不思自保身家乎？”高曰：“不仅小人悔之无及，即拳首赵洛珠——即三多，家有良田四顷，并开商店，其徒众误收匪徒，因缉拿急，被徒众架出，主持其事。直、东、豫三省边界拳民不下十余万人，均服从洛珠号令，今出入屯内，已逾二万余人，占地抗官，声势日盛，所谓欲罢不能也。”当询洛珠与本屯何人素识？则以团长杨昌浚对。余又谓：“汝不若为余作侦探，汝一家生命，余力为保护，何如？”答曰：“可。”每日给与钱五千，仍日与匪人为伍，探其言语动作，派两徒轮流报告，书院大门随时可开，直达余寝室，无阻也。高六即领二徒来见，皆壮健少年。有一日，其徒于夜半直入寝室，揭帐密告曰：“彼辈密议：‘旬日以来，太爷绝无动静，亦不回城，恐有洋枪队埋伏左近，一旦发现，我辈断头之日至矣。’每夜四五十人，或百数十人，不敢回家，避匿大户空屋之中。”余闻言大乐，提赏其徒十千。盖拳民不畏官，则戕官起事，难保其必无；今畏官矣，则余决无杀身之祸，得以从容布置也。

于是邀请杨团长来见，谓：“得抚军密札，言汝与赵洛珠通，令拿解进省。”杨惊惶下跪，乞拯救。余曰：“有一解脱之法，汝迅招洛珠来见。”杨即乘车赴威境访赵，言其故。赵曰：“洛珠为三省缉拿之人，赏格五千两，安敢身入死地？”杨再三言，不允，归报前情。余思赵不来，一盘散沙，何从措手？因邀各村团长连杨共八人会议，议定以八团长生命保赵。

人，并许其带团丁自卫而来。余手无寸铁，安能伤害于他，属其放心来此。八团长偕往言明，定期来见。

乃未来之先，忽奉三省派兵会同威、冠两县剿办之令；当由余通电直督、豫鲁两抚，请停止进兵，由县设法解散，免得玉石不分，地方良民受害。然其时直省大名镇派一营，鲁省由林统领天喜率三营，先已出发；又电请暂驻大名、临清，勿入冠境

越二日，赵至，本屯人数骤增。赵带护卫二百人，随同八团长请见。余正因有委员自归德来调查情形，余正步行答拜，闻信即回，至大门，赵跪拜毕，约其同入厅房。而房上站有数十人，余谓：“洛珠既来，即是好人；汝等如欲听余言，不妨下来，余无避人语也。”于是纷纷跃下，挤满院中。入厅后，赵又四拜。备椅十张，属赵与八团长同坐。赵辞曰：“洛珠罪人也，不敢与太爷同坐。”余谓：“同坐可以细谭。”坐定，余问：“汝家道殷实，儿孙成立，汝何不图自保身家？纵令徒众滋事，且杀人放火另有其人，汝何必为他人作傀儡乎？”赵曰：“义和团起于三十年前，正天主、耶稣两教入中国时也。宗旨在反对传教，有患难相扶之规约。先后凡八辈，洛珠居第五辈，故推为首领。梨园屯案中人投入团中，为徒众误收，无法摆脱。今洛珠为罪魁，倘一散归，身家不保，已处骑虎难下之势，奈何？”余曰：“汝果能立将徒众解散，余给以亲笔印谕，赦汝及徒众一律无罪。至新入之匪，及游民无家可归者，余另有办法。”赵曰：“冠县之官，可保威县之民乎？”余曰：“以国家之统系言，同是官民，无分省界也。”余遂入室，将印纸撰手谕曰：“梨园屯一案，拳首赵三多——即洛珠，一经本县开导，深自悔悟，自应网开一面，与以自新之路，与所有协从人等，一并从宽免究。从此解散归家，各安生业，毋得再出滋事。”书毕，交杨团长复为逐句解说。赵将印纸收藏，四拜以谢；又代徒众四拜以谢。请于十字路口以方桌三张叠成高台，为晓谕徒众之用。

次晨，赵登台演说：“今蒙曹太爷赦我无罪，连我兄弟子侄一并无罪，有印谕可为凭证。从此归家，各安生业，免得飘流异地，家口分离。限五日散尽，不准逗留。”说毕，徒众拍掌如雷，欢声震耳。赵又言：“汝等为保护洛珠，数年奔波在外，甚为感激。”遂向四方各叩一头而下。赵

行后，拳民陆续散归，未五日而尽。

旋探得本村滋事匪人及无业游民，仍聚合二百余人，避匿碱境，遂星夜至临清晤林统寅，请其率步队百名，并调本县马队二十名，于次日抵屯，跟踪追剿。与林约，不搜村庄，以当场格杀为标准。及抵赵家沙尔寨，匪徒正在寨中，及吹号两次，匪遂出，匪首姚洛奇乘白马，持刀指挥，余与林统领驰马出迎，号令军中，生擒姚洛奇者赏银五百两。相距较近时，放排枪一次，枪中马腹，姚洛奇倒地，五人共擒之；临场击毙匪徒十余人，擒获十余人。及放二次排枪，余匪不支，一哄而逸，余曰：“可矣。”遂整队归。当给五人赏银五百两，并犒赏以牛酒。林遂率队归防。余电省请将姚洛奇正法，枭示犯事地方；获犯择其尤者五人分别监禁十年五年，余五人保释。请由洋务局给予银一万两，作为修复教堂及抚恤教民之用，此案遂完全结束。计余到此越三旬之久，始得折回公廨也。

迨至五月，又奉抚军五百里排单，内开：马主教函称有村民十二人与教民为难，令即拿办。余提监犯逐一讯问，所指十二人均系安分良民，从未有仇教行为，必是挟嫌所致，遂据情呈复，请勿究。乃第二次排单又至，则非办不可。余乃晋谒抚军，面称：“案甫了结，未便因主教一言，轻率拿人，致蹈覆辙。且约章所载，有‘民教争讼，持平办理’之条文。”抚军曰：“汝不见太后懿旨？今日办理教案，尚能持平乎？”当答曰：“不持平，无办法；请辞职，另委贤员办理。”抚军大怒，谓：“不能办，要知县何用！汝不知本院有弹劾权乎？”答曰：“然。听弹劾。”遂将顶帽掷交抚军，拂袖而出。其时方伯易人，为张公人骏，余遂易帽往见，述前状。张公以为“如此冲突，非政体。予明晨赴院疏解之。”属余亦往。次日到院，适司道退出之时，见方伯后有人持顶帽相随。方伯招余，谓“抚军言：‘近日发肝气，曹令性亦燥急，以致言语齟齬。好在所争者公事，非私事，彼此可勿介怀。请将顶帽交还，属其早日回任。至其不愿拿人，由洋务局向主教交涉。’揣抚军意甚和平，可易原帽入见，切勿再有负气语。”其他司道复交相劝勉。于是投柬入谒，抚军述前言，余遂默认之，不赘一词。抚军又言：“太夫人捐赈一千两，夹片奏请建坊，批摺已回，日内行知下县。”当即叩谢而出。

其时适逢李少荃傅相调粤，遇济南，<sup>①</sup>遂入行轅谒见。阅柬知与冠县令，问曰：“梨园屯教案，予在总理衙门时已发生，拳民占据十八村，已历数载，今何如矣？”余答称：“已于二月间，由县解散完案。”遂将大概情形告之。傅相曰：“予愿闻其详情。今日无事，可作长谭。”余乃详述其事。傅相曰：“办理甚为得当，所谓胸有成竹。故能操纵自如也。”次日公宴傅相，院司道府列坐。傅相曰：“予昨日接见冠县令，所述梨园屯教案，竟能身入危地，从容解散拳民，电三省止兵会剿，边境良民免罹兵祸，非有胆识，曷克臻此。从来办理教案，可了即了，决不可稍涉偏私，酿成巨案也。”司道唯唯称是；独抚军讷讷然，或因前日事而有愧于心欤？

### 项城伟史

项城官保袁公，少游庠，长娴军事。随吴公长庆入韩，声誉日隆。旋经吴公大澂、合肥李傅相先后奏保才堪大用，以侍郎候补。庚子岁，奉命巡抚山东，正拳匪扰乱京津直鲁时也。公谓司道曰：“予接见府厅州县多矣，未见有机警人材，可各举所知以对。”沈道廷杞言：“有曹令倜，办事以机警称，惟已于上年冠县任内丁艰回籍。”公曰：“可去电速其来。”

余得电即返稷垣，见沈道后，即赴院谒公，所问地方政治民情，略陈大概。公又言：“地方官厅惟督抚州县最关紧要，得其人则安定，不得其人则纠纷。承平时代，督抚易为满人居其大半；及遇乱世，临事仓皇，碌碌无所展布，欲求一平乱之才，不易得也。子试言能胜任者何人？”余对曰：“识见浅陋，恐言之不得其当。”公曰：“闲谭耳，不得当何害。”余乃举李少荃傅相、刘峴庄制军以对，并言：“李刘而外，惟官保一人耳。”公曰：“子庠生也，能作文乎？”对曰：“能。”公曰：“作搭截题，必有过渡文字。李刘两公为中兴勋旧，予乃新进一人，安能直接而下，必须有过渡者，方可贯澈全文。子再思之。”余稍作停顿，又举张南皮

<sup>①</sup> 李鸿章是年以奉旨往山东查勘黄河工程到济南。“调粤”是翌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冬季的事。此处记事稍误。

香涛以对，言其才大而力果，由京堂擢升督抚，迭膺艰巨，罔不措置裕如，似可作过渡之一人也。公笑而不言，余遂退。

次日传见，告余曰：“拳匪遍地，小站军火全失，枪无子弹，不能出发。昨得两江刘制军电，许拨曼利夏枪子一百万。现值封海期间，可由山路直达清江浦，渡江而南，向制军请领。委札在此。”濒行，属至辋重营王君聘卿<sup>①</sup>处领取枪枝，以为合镗之用。又言：“可与王君一谭，王君颇有识略，勿以武人目之。”余遂往见王君，果沉毅高洁，非常人也。

余于是领枪匣川资，即日南下。抵南京，入谒制军，则谓：“枪子仅有四十万，已有电通知矣。”余曰：“不知也。山东为江南门户，设拳匪蔓延，江南必受影响。请官保不分畛域，如数拨给方佳。”制军曰：“余向来不分畛域，远省请领军火尚为应付，何况山东。”当向军械所总办朱道潜言：“枪子存有若干，尽数拨交可也。”余即兴辞，随朱道至官厅，朱道亦叙有世交，据云：“枪子实存一百十五万，制军又许王军门之春<sup>②</sup>，故不足。今准如数给领，改给王军门快利夏枪子，亦可合镗，此变通办法也。”余遂谢而出。

次日，携枪匣至军械所合镗，领取如数，分装民船，谒沈道邦宪，借小轮拖送过江。复遇恽道祖祁，适在清江，为李傅相备车八十辆，因改期，将车辆移交；不敷二十七辆，谒淮阳道吴公重熹，飭县补足，遂由陆路北行。时夏六月也，大雨连绵，余复病痢，一人照料百万子弹，深感困难。及抵郟城，因与仓令尔爽旧交，派家丁二名、县队二十名押送，心中为之一快。

至泰安时，发电报院，谓子弹领足即回。盖前者余南行后，接制军电称：存有枪子四十万，派员速领。公左右曰：“须电曹令力争。”公曰：“现在途中，电何由达。予料曹令必能如数领回也。”左右退有后言，谓信任过深，恐未必然。及得电，谓左右曰：“如何。”于是群疑始

① 王士珍，字聘卿。

② 军门是对提督的尊称，王之春此时任安徽巡抚，称军门，误。

释。迨抵省，将枪子交齐，请假养病，即在寓所办理报销。

忽又传见，问：“病已愈否？”答称：“未愈。”公曰：“今有要公，非子扶病一行不可。子其勉之。”余答称：“既有要公，不敢辞。”

正言间，有炮队刘管带朝燕来见。公曰：“拳匪披猖，已发给子弹，派队分路兜剿。子在齐东，情状如何？”刘答称：“齐东有一大村，居民七百余户，拳匪盘踞已久，土寨坚固，兼有快枪，军队至，匿居民房，军队去，四出滋扰，奈何？”公曰：“办大事，不可有顾忌心。设再姑容，安有肃清之一日。子即带队前往，如再抗拒，立即开炮烘洗，造孽归予一人。”旋闻全省拳匪之平，得力于齐东一役。公之运筹决胜，于此可见一斑。

刘退，公乃言：“两宫西狩，已抵太原。藩库空虚，需饷甚急，今筹得现银三十万两，并绸缎二百匹，水果四十桶，子统带步队百名、马队四十名，督护西行。”复交大令一枝，如军队不遵约束，军法从事。当即具领川费，偕马巡捕英萃即日起程。濒行，公又言：“君父之急，兼程而进。”因另用空车十辆，装足制钱，按日发给车价。经过四大天门，遇车轴损坏，易以空车。计十四日，安抵太原。当将饷银交库，物品进呈。事毕，电请给假八日，稍事休息。

进谒王夔石相国<sup>①</sup>，谓余曰：“各省饷银未到，山左首先解来，可称济急，所带物品尤为得用，两宫大为嘉许。刻下山左拳匪如何？”余告以齐东一役，声威大振，现闻全省可告肃清。并述项城在东勋绩。夔相曰：“予初以项城为常人耳，今则五体投地矣。子回山左，为余道达诚悃。”余因将行在政事作八日日记，盖得自夔相及鲍章京润漪<sup>②</sup>所口述也。

其时毓抚军贤卸任，易以锡公清弼<sup>③</sup>。锡本旧交，谈及毓公乱杀洋人，恐蹈不测，属余劝其离晋。余遂束装行，过固关，谒毓公，述清弼意，不悟，且谓两宫必再起用，竟不知两宫深恨之，有“非毓贤

① 王文韶，字夔石，此时迁体仁阁大学士，充军机大臣，随扈在太原。

② 鲍心增，字润漪，江苏丹徒人，时官吏部郎中，充军机章京。

③ 锡良字清弼，时继毓贤授山西巡抚。

闯祸，我娘儿们决不至此”之言，其愚真不可及也。

迨旋省谒公，呈日记。公阅之，内有记端、刚参案一则：四疆臣参摺，系前八月念八日递行在；五公使参摺，伍公使廷芳领衔，迟到四日，系闰八月二日也。公遂将日记置于案头，谓余曰：“子犹忆前谭论平乱人才乎？毓贤愚昧，以拳匪为义民，揄扬当道，拳匪遂充塞于王公大臣之门，仇鼓之声遍于都下，六国联军深入，卒致两宫不安，仓皇出走。端王、刚毅、赵舒翘等，糊涂昏愤，腾笑全球。在使臣受外人激刺，觉悟自在意中；而疆臣中竟无一人识时务者，岂不为外人所讥？予遂通电全国，约会联名奏参，乃不赞成者半，不覆电者又半，只有刘制军即日回电，请主稿会衔。次日李傅相电称：刚、赵等出为督抚，入为枢臣，何以不明事理，一意盲从。至端王足不出户庭，素无经验。摺内当严参满汉大臣，带参端王。如同意，请主稿会衔。予即按照电文拟稿以待。予十五岁时，曾由先大夫带领，以世晚之礼见张南皮一次，素佩其才识过人，故复去电促之。迨回电，有‘参端王如大阿哥何’一语，迂哉迂哉！予复电谓：‘事果决裂，国亡且不免，遑顾其他？’南皮乃回电允为列衔。盖参摺列名仅四人耳，与子言正相合也。”余接述夔相言，公曰：“枢臣均与予洽，独夔相不然，今得子一言疏解，前后判若两人，奇哉！”

公询马巡捕报告步队在途滋事，结果如何？余述其详曰：“距饶阳三十余里，步队抢民人一骡，并将骡主殴伤，至店控诉。应伤哨官查明，起意一人，帮殴一人。当责起意人二百棍，交棚头在店看管，另给旅费，俟回时，带交孙统领金彪依法惩办；其帮殴人，责四十棍，仍令随行；骡给原主，并给钱十千养伤了案。”公曰：“甘军沿途滋扰，我山东军队亦然，岂不损失名誉？子既有大令，何以不按军法处治？子非统兵才也。”余闻之，深以公言为当，遂兴辞而出。

越一年，公擢直督，旋内调外务部尚书，充军机大臣；后以足疾引退，蛰居彰德之洹上村。辛亥二月，余至都门，与同学甘肃何藩司彦升遇，相约探公病，同车至洹上谒公。余告曰：“今朝政日非，大乱将至。前论平乱人才，李、刘、张诸公相继逝世，只存官保一人，倘再不出山，危机迫于眉睫矣。”公曰：“如大局不至糜烂，起用决不及

予，果糜烂矣，即再出山，恐亦不易收拾也。”后果应公言。

考公一身勋绩綦多，此不过略举大概。然其宏才大略，当世罕有其俦，卒能驾馭群雄，统一天下，终其身总统制可也。乃晚年失策，醉心洪宪，违反初衷，真令人百思而不得其解也。

# 胶州事件

若 虚

**编者按：**本书为有光纸线装铅印本。1918年夏撰写，出版年月不详。封面题名《拳匪之祸首》，下署签若虚，作者姓名不详。本书记述1897年德国出兵强占胶州的经过，并指出：“乃我国开国五千年以来未有之惨祸，为中国灭亡危险之起点”，“推源祸首谁欤？……德人之夺我胶州也。”此书还记载了曹州巨野教案与义和团活动的情况。

## 谁为拳匪之祸首欤？……德人也

我国与德国宣战已八阅月矣。世界上或疑中国与德国如北海、南海之风马牛不相及。忽然决计宣战，其原因于外交后幕中，或含有自私自利之计画。其实此次世界战争中，我国处于一种正大光明地位，纯为保全人道，拥护公理而起也。但此两语乃政府宣战之理由，国人或已闻知耳熟。而此外于中德交涉中，社会上尚有一种积恨存在，足以促成中国今日之武力举动者，盖胶州问题是也。政府或以为此非世界公共关系，故于布告中遗而不录，然此种看法吾人未能同意。盖地球上无论何部若有发生一不合公法、不合公理之举动者，均为世界公共关系，各国为自全自卫起见，务群起而攻，勿使此等野蛮手段，今日之试诸他人者，明日或移之于我身也。故阿罗之归还，比国之恢复，各种问题于中国均有密切关系。推而言之，德国前此劫夺我国胶州土地，与彼法、比国人及其他联盟国人亦有同等关系，盖所受病苦相同也。且胶州之劫夺，乃我国开国五千年以来未有之惨祸，为中国灭亡危险之起点。不有胶州之劫夺，中国不至有旅大之租借，不至有威海卫、九龙之租借，不至有广州湾之租借；不有胶州之劫夺，中国不至有义和

拳，不有义和拳，中国不至因一部分暴民之野蛮复仇，而使全国负违背公法上神圣条规之名，自亦不至有百种辱国失权之《辛丑和约》。推源祸首谁欤？……德人之夺我胶州也。胶州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为德人占据，旅行青岛者均可于岩石上见此纪念年日之大书特书。此石若能自知，则竭东海之水不能洗其污也。于今二十年矣，此恨此耻尚存于我国爱国国人之心，故参加欧战反抗德人，为我国人于国耻上、公道上一致乐为之。胶州一隅，前此所以牵动全局之死机，历史具在，试为我国人重申之。

山东巨野县离城二十五里有一小村，不在商贾大道，居民稀少而且贫苦。村仅一街，街后东首有教士住屋一所，系中国房屋，门向西开，内有北房三间，此为德国教士薛田资 Stenz 与韩理 Henle 之居屋。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六日，又有同教之能方济 Nies 教士自汶上何家堂起身前往曹县，路过是处，即寓于韩理房内。房有两床接连，各用其一。初七夜间约十一钟左右，有贼雷协身、惠二哑叭、朱得法等逾垣开门，进院行窃。韩理、能方济惊觉喊捕，并于窗孔间放枪攻击。贼受伤者二人，乃全部冲入，以标枪扎伤两教士，因以毙命。房中大橱一只，全被翻动，失去物件、赃银二百十一两零。此即断送胶州湾之巨野教案也。

新闻传到北京时，朝廷震动，严令山东巡抚速获凶盗，派毓贤、锡良驰往巨野，限半个月內擒获正犯。十一月二十一日，雷协身、惠二哑叭等即陆续就捕。是时，德使海靖游历湖北，闻信旋即折回。十一月十五日，上海所驻德舰三艘开上 Kaiser、晚蔡司 Prinzess Wilhelm、康茂冷 Cormoran 受命备行。该舰于二十早八点抵胶澳，海军少将 von Diederichs 即率兵登岸，占领各要塞，迫令登州镇章高元于三点钟内将驻防兵勇全行退出女姑口、劳山以外。章高元不从，乃被拘获幽于船上。德人出示宣告文曰：

管驾东方海面德国兵船水师提督棣为出示晓谕事，照为奉大臣钦遵本国大皇帝谕旨领兵上岸，将胶州湾一岛并海岸左近群岛等处全行驻守，钦遵照办。所应驻守界址，开列于左：

计开，西边直线自海岸起，由东山至离胶州湾水涨时水面十八里之处，从

此往北，大坡屯儿税卡绑线后至胶州河、大沽河二河汇流之处；往东至海岸及劳山湾中央之处。东边一线自北边至劳山湾中央之处，往南至加帝庙岛岸以及炸连岛等处。南边一线自炸连岛至笛罗山岛之南首，从此至海岸西边二处相连之处。以上等处该归德国驻守。兹因山东省有德国教士被杀之事，应向中国昭雪。按本国所欲昭雪，当将该地为质，合行出示晓谕。为此。仰青岛口等处地方各色商民人等知悉，尔等仍照常安分营生，不得轻听匪徒煽惑谣言。查德国与中国睦谊素敦，前日中日失和之时，德国曾极力救援以示邻好之心，现兵上岸并非与中国为仇，尔等不必猜疑。且德国官员自应保护良民，俾得承平无事。所有滋事匪徒，必照中国律例从严惩办。倘有凶徒敢将该处德人谋害者，即归德国军法严切审办。是以本大臣再三劝勉尔等须知，凡乐德国保护，不得抗拒，倘不自谅力，故意抗违，致不但无益，从此招祸。但德国驻守之处，凡中国一切官员仍以循分供职，认真办理，向后如有禀报之事及不便自定之案，该员等应呈德国巡抚住军门衙门总兵蔡核阅办理。至买地卖地等事，非德国巡抚允准不行。凡此务各宜凛遵，切切特示。

大德国一千八百九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

大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实贴青岛口。

德舰既据胶澳之后，德皇犹虑远东兵力不足，特派皇弟亨利带舰来华。从基尔 kiel 启行时，德皇赠言，其词甚为铺张扬厉，言曰：

凡朕所君临之地，无论其为德人或为德国以外之人，靡不入我烛照之内。不观德国圣使亲执鸞旗岿然立于地球之上者，此何故耶，唯对于请求保护之人乃赐与之耳。

凡我同胞，无论为商贾、为僧侣，无大无小，无贵无贱，皆宜敬信此言。盖德国所以遣舰队防彼要海者，为彼请求保护之人，求之甚殷，故为此勇猛之进行也。

吁嗟乎，我皇弟乎，如有人敢蔑视我之权利者，汝其振汝铁甲之拳以击之。

是时我国政府处于中日新败之余，无力作战，故严令华兵退出；一面要求海靖先行撤兵，再行议案。海靖不允，于十月二十六日提出六款：

(一)、山东巡抚李秉衡应革职，永不叙用。

- (二)、中国允给济宁教堂工料银六万六千两，匾额用“敕建天主堂”五字，并将结案奏牍立碑门外，以为保护之证。
- (三)、所有被杀教士，中国允于曹州城内及巨野县张家庄各建教堂一所，由官拨地。被盗失款另给银三千两。教堂亦赐敕建字样，匾额各一方。
- (四)、明发谕旨，饬地方官照约尽力保护教堂教士。
- (五)、中国国家允准设立德商、华商公司。盖造铁路由胶州通山东济南省城，决不占山东地土。此项铁路应经过潍县、青州、淄州、邹平等处，往济南沿线三十里内许开挖煤斤。
- (六)、此案赔偿用费可以另行商议，惟如德国依照中国希望不给赔偿，则当许德国兵在胶澳，或驻现驻之地，或驻他地。该处军队何时撤回，另行相告。

此款为他国使馆探悉，海靖疑会议大臣中有漏泄之者，来相责言曰：“此不緘默之大员，不惟伤相待我国之体统，亦于贵国有碍难之处，似甚觉可惜。”实则以上条款德使并非诚意，不过以为探试中国意见而已。未几又借曹州有驱逐教民、欲杀洋人之谣传，于十二月初三日要求将曹州提督万本华革职，以三日为限。同日又提出六款，于曹州教案一字不提，纯粹为胶澳占据之详细规定。我国内力已疲，外援不至，德国遂以寻常劫盗之事，而提倡分割我国疆土。

同处光天化日之中，两国又未宣战，而忽因穷僻乡野有盗杀主人之事，即以海军占据海口，夺人土地，杀戮无辜乡民，历史上之强权施用，似未见有如此灭绝天理、伤坏人道者。有可比伦者，则德人此次占据比国疆土是也。故二十年来，中国读书社会思及此次之刀割，疮痕至今犹未合也。盖山东乃我国文化发祥之地，先师至圣孔子之宗邦。神圣疆域，流盗外寇从无敢侵犯之者。胶州之在山东，又为古代皇室封建孝子贤孙之国，海山苍苍，人文荟粹，为董仲舒、苏轼之故治。故志称其人民朴野，以农为务，士好经术，俗多狷介，衣冠文物，有古先王之风。而今黑森林中之日耳曼民族竟浮海东来，据为己有，举国乌得不痛心疾首者乎。

德人以寻常盗案为瓜分中国之发端，其危象即时称最守旧之李秉

衡亦能见之，故其电奏三患，谓：“德人当此案一出，不待查办即称兵占地，任意欺凌。现在教堂布满天下，一处如此，处处效尤，中国何以自立。其患一。中外交涉全凭条约，彼无端据我要隘，逐我防军，揆其情形即盗案办结后，胶澳必不肯退。此地为各国垂涎，若竟以界德，他国群起纷争，条约无凭，恐各海口皆非我所得有，大局何堪设想。其患二。朝廷取将全凭赏罚，我军驻守之地，守将节节退避，任敌人据我营垒，对我炮火，如入无人之境，朝廷不加之罪，恐各处将领皆以不战为顾大局，设有战事，谁肯为朝廷出死力。其患三。在朝廷本以不战为杜后患，衡以为战之胜败虽不可知，而患只在一国。不战则各国皆思攘夺，患更不可胜言。现在真贼正盗均已缉获，应请救下总署及出使大臣据理争辩。如案讯结后，再不将胶澳退出，则后患方长，恐非不战所能杜，乃思救亡而主战。此外建策多人，或欲联英，或欲联日，或欲请公断，均欲挽回于万一。

及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定约之后，各国果群起效尤。三月初六日与俄国订租旅顺、大连之约；四月二十一日与英国订展香港界址之约；五月十三日与英订租威海卫之约；二十五年十月十四日与法订租广州湾之约。我国父老子弟推源祸首，无不痛恨德人之取胶州。山东首受巨击，下流社会尤为急烈，以恨德人者推展而及所有之欧州人，盖赤髯碧眼无可分辨也。且德兵屡次酒后枪毙平民，德官验看，未将抵命，远近汹汹，民怀怨愤。三月三日，御史胡孚宸奏请一面严诘海使，一面告知德主。摺中叙及胶民董彦方年七十八岁，在胶州城内茶馆吃茶，洋人醉后夺其烟管。董彦方索之，洋人用刀回扎致伤身故。暮年惨死，言之伤心。此外如即墨县杨家村民矫扶平、杨作湖、孙中明等，因德兵向其家夺骡，均以无辜被杀。彼死者宁非圆顶方趾之人类乎？以上帝好生之心视之，宁不与彼教士能方济，韩理两人之性命同一可宝乎？故二十四、二十五两年，山东匪徒随处蜂起，仇视欧人。而以仇视欧人，乃并与欧人接近者亦仇视之，教民乃名之曰直眼，洋人通事则名之曰二毛子，均为彼党仇讎。

二十五年十月，已大队北来，扰及直隶省界，入京而杀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而杀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而围使馆。诸君或曾目见，

或曾耳闻，往事如斯，不必重述也。但拳匪所以独害日本记者，其或以报马关之求和乎？其独杀克林德者，其或以海靖当时所认为夺取胶州之主谋者乎？作者不得而知之也。拳匪之罪恶，作者不能为之辩护，亦无意为之辩护。不过酿成拳匪之惨祸者，作者以为不独在于载漪、载澜、载勋、毓贤、启秀、刚毅、徐桐之辈，而最初所以激成之者，实则德意志国也。对于天下后世，德意志应负责任也。夫以德意志之国，困于分裂内乱者已久，困于宗教战争者已久，出万死一生之险得以统一。其民素又慷慨好义，又以文学诗歌为世界所钦仰，吾辈前此方望其平和文明。Kultur 可以照耀极东。而于胶州问题乃用海盗强劫手段，对于文化最古之中国几使之为非州第二，吾诚不解其何故？盖布国之军国主义使之也。中国前哲有云“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中德两国虽已处战争地位，作者对于此时德国私人在华一日，则一日固，仍愿以文明方法相待。但德人所以酿成拳匪之责任，使我国今日国际上犹处于困难之境者，则望我国人勿之忘而告其子弟，则愿我政府勿之忘以布于世界而已。

作者童时旅居山东，地近胶州，春秋祭日，喜入先师故庙，独立堂前深草中，侧耳而听迎神之乐，其词犹仿佛可忆，曰：“大哉至圣，峻德宏功，敷文衍化，百王尊崇。典则有帝，昭兹辟雍，有虔篚簋，有严鼓钟。”未知德人占据之后，钟声尚闻于外乎。前两年若过青岛，吾辈当闻中国儿童书声，则德人所授之教科书也。书曰：“我们有皇帝，皇帝在柏林。”吾辈又当闻德国水兵在胶澳内之歌声，歌颂德皇及其三色之国旗，Der Kaiser und die Flage hoch Die Flage schwarz, weiss, roth 我国人试一抚今思昔，勿忘此恨。

## 庚子莽蜂录(选录)

奇 生 编

**编者按：**本书为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收藏抄本，一册，内分三卷，题名奇生编，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稿本。卷上、卷中录有上谕若干通，以及裕禄、袁昶、郑炳麟、廷雍、盛宣怀、刘坤一、张之洞等奏稿，已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等书中，今不重录。卷下录“妖言”（即义和团乱语等九则）已收入本书《义和团文献》中。今选录其中《山东缉匪记要》和八国联军在天津所立都统衙门的告示等。其中联军告示十通，反映天津地区情况，与本书所收《双清藤馆手录本》中的联军告示，互不重复。为保持资料原貌，故未将告示归并入天津地区资料中。

### 山东缉匪记要

拳匪起于山东，而大祸之发乃在直隶，则山东巡抚袁中丞缉匪之功，不可殁也。兹由济南友人寄示袁中丞缉匪事迹，次序秩然，爰特照是编，以资考证。

东省义和拳自直隶故城、清河、威县、曲周等处流入东昌之冠县，自冠县流入东昌各属，再自东昌而曹州，而济宁，而兖州，而沂州，而济南，潜滋暗长，已非一日。致己亥夏秋间，其势始炽，然仍出殁黄河以西，而恃直境为逋逃藪。十有一月袁中丞到任，即毅然以调和民教、缉办拳匪为务，出示割切晓谕，先后至十数次之多，匪徒仍抗谕不遵。始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往捕，一面密饬各州县悬赏购线，分投踪拿。陆续拿获匪首王立言等多名，咸置之法。未逾两月，匪势顿衰，首要歼除，餘党解散，地方一律安谧。当复派员分赴各州县确查被扰村庄户口，不分民教，概予抚恤。匪戢民安，颂声竞作，是

为袁中丞初次缉匪之明效大验。论者谓：今日之维持大局，奠安东境，其设施盖即基于下车之始也。以上东省缉匪志一。

临清州属之武城县，距直隶故城清河最近，故匪党阑入亦最先。有拳匪头目王玉振者，因与清河某庄有仇，谋往报复。纠同和尚徐福暨朱西崧、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等各率党二三百人、百数十人不等，于庚子二月初九日窜入茌平、博平、司家营一带，扰犯清平县境之许庄，掳人勒赎。清平梅大令汝鼎带领勇役跟踪追捕，匪已窜入高唐之袁王庄。十一日傍晚，又窜入夏津之师堤庄，肆行抢掠。夏津屠大令乃勋亦率队捕之，匪又回窜清平之松林庄，旋又旁窜武城之杨庄。武城龚大令敦仁电禀袁中丞。中丞以境内拳匪敛迹已两月余，地方赖以安辑，何得容外匪入境中勾结滋事，应亟剿灭。遂派武卫右军马步前队王领官开福督队剿捕，未及成行，哨长阎凤鸣适率十数骑巡缉至杨庄，猝与匪遇，该匪胆敢列阵开枪以拒。阎哨长以该处村舍太密，恐伤良民，辄佯退诱战。匪以其怯也，从而迫之。阎哨长麾众开枪，应声而倒者凡十馀匪。适东字前营戴管带守礼自北来，东字左营李哨官文成亦由西南援应，前后夹击，又毙悍匪二十馀名。匪首王玉振、朱士和、陈光训、邢殿五均在其内，并当场生擒匪犯朱西崧、范小、陈卷等十一名。范小、陈卷旋即因伤身死。朱西崧等九名，由龚大令禀奉袁中丞批饬发交东昌府洪太守用舟讯办，分别正法监禁。是役也，阎哨长能以少敌众，论者多推许武卫右军训练为有实效云。以上东省缉匪志二。

禹城为济南府属，与临邑、陵县、平原、恩县等处毗连，均距直隶边境甚近，故拳匪亦不时出没其间。往冬袁中丞驻重兵于禹城，先后获办首要多名，匪党已渐敛迹。不意三月十四日，有外匪王立东、李传和约同王文义、张得胜、阎朝义、宋仁义等各纠党徒一百人，窜入临邑田家口地方。经袁中丞访闻，当即飞饬各营县限五日内务获严办，逾限即行撤参。十六、十七两日，该匪等又窜入禹城之王彩武庄及临邑、陵县交界之百家庄、路家庄，肆行抢掠。禹城许大令源清会同济康营哨官马外委占元率队二十名，驰往查拿，匪已西窜。十八日该匪在王彩武庄迤西之王家寨住宿分赃。武卫右军马右队吕哨长长顺

探实，即率马勇十八名，会同许大令等赶往追捕。匪又窜至临邑之庞河、正在距河八里地面之村庄纠众抢夺。吕哨长等即向前围捕，该匪辄敢列队抗拒。阵前竖黄旗一杆，有骑马匪首数名指挥其间，余匪皆头裹花布包巾、结发、袒胸、形同癫痼，枪矛竞进，势极凶横。维时带去勇役仅五十余名，众寡悬殊，经许大令等力加激劝，无不奋勇直前，马勇谷魁宾、张维身受重伤仍不少却。吕哨长、李哨官并身先士卒，马步环攻，先击倒匪首王文义贯其胸，又有一骑马悍匪王某亦连马一并击死。张得胜伏地叩头，喃喃作法，甫起即经官军击中头颅。马队遂乘势赶上，夺取阎朝义所执大旗，手刃之。宋仁义亦被枪击毙。并生擒李凡仔等四名，余匪逃散。夺获长枪三十余杆，叉五把，大旗一杆，神像一轴，符咒多件，红布花名册一本，内载有统领前敌总办粮台即某哨某队等名目，僭充伪职，形同叛逆，不知者犹以义民目之，义民固如是乎？李凡仔四名发交许大令归案严办。据供抢劫重案甚多，实难备载。以上东省缉匪志三。

往年直省拳匪多起于清河、故城一带，故仅蔓延曹州各属而不及武定。本年直境遍地皆匪，而以天津所属之沧州、静海、盐山、庆云为尤甚。武定府属之乐陵、海丰则与盐山、庆云壤地相接者也。窜扰既易，煽惑自多。袁中丞访闻乐陵境内之范家屯、杨安镇、半角屯、张义庄、张吉庄、前后董家庄暨城东之孙家堰庄，均有外来拳匪私设会厂，胁迫愚民情事。密派武卫右军马队任统带永清率队驰往查拿。五月十六日，任统带率领孟哨官效曾暨先锋右路左营郝哨官耀宗，会同乐陵县何大令业健驰赴半角屯，拿获私开拳厂之宋清云，又至前董家庄拿获拳匪董关来边法三犯归案严办。其拳师张成芝系衡水县人，先期逃避，饬缉另结。任统带旋奉调他往。袁中丞又派马右队孟领官恩远前往堵防。十九日，据报直隶盐山拳匪窜扰三间堂，孟领官当即会同何大令驰往堵缉。未到，匪已闻风先逃。是夕孟领官探知孙家堰地方有外匪在该处窜聚，遂又带队往拿，当场轰毙著名匪首孙长星等三名，生擒匪徒孙洛泉等二十八名，并搜获神牌一纸、铜佛一座，义和拳点名单，妖符一张、妖诀多张，枪械刀矛五十余件。余匪散逃。迨孟领官等收队回城，更漏已五转矣。所获各犯内有受伤者七名，一并交县讯办，

分别监禁正法。旋探闻盐山聚匪多至七八千人，时有窥犯三间堂、朱家寨之谣。因又稟由袁中丞添派帮统先锋右路各营张都司奉先，管带先锋后路左营张副将勋，先后驰往驻扎，以资防御。武定府属剿匪凡数十次，是役则其蒿矢也。以上东省缉匪志四。

乐陵县境之朱家寨与直隶盐山、庆云、宁津毗连。六月十四日，有宁津匪徒一千余人，窜入朱家寨附近之张家桥等庄，肆行抢掠。是日卯刻，吕哨官长顺、马哨长玉魁带马队三十名巡缉边境，行至朱家寨北五里，遇匪于途。匪分三股迎敌，层层围裹，居中则以抬枪轰击，凶猛异常。马队左右盘旋，极力抵拒。正相持间，适孟领官恩远闻警驰援，有王哨长名德成者，带马勇十名，（此处有脱文）六十余件，八卦手旗一面。是日天气酷热，各弁勇于烈日之中，苦战六点钟，竟无一受伤者。十五日，沧州又有匪徒二千余人，夤夜抢掠县境李名扬等庄，焚毁房屋，任情残杀。何大令得报后，又约同孟领官驰往迎击，甫到三间堂，该匪已窜往庆云境中。并探闻有分股旁窜海丰，回攻乐陵县城者。孟领官即率队回顾城防。而宁津拳匪复聚二千余人，于十七日巳初，由张家桥一带，分正南、正东、西北三路直犯朱家寨，并谋暗袭县城。午后又有盐山匪徒数千人，窜聚东北乡之大许家庄，与宁津之匪徒相应合。十八日午刻，宁津拳匪先由正南一路犯朱家寨，分执黄色龙旗。孟领官派吕哨官带马勇二十六名侦探匪踪，又遇匪于路。并不恋战辄向东窜逃，吕哨官恐有埋伏未追。而盐山拳匪又自大许庄来犯，吕哨官遂飭马哨长分队御之。正酣战间，宁津另股匪徒已由西北绕入朱家寨，我军为盐山之匪牵掣，不及往救，致将寨内房屋一律焚烧。匪复出寨抄袭我军之后，三路合为一，我军几为所乘。吕哨官率队前后冲突，一以当百，每放枪一次，即毙匪二十余名。如是者十余次，共毙匪近三百名。匪势不支，遂仍分路窜逸。收队又生擒匪徒田玉一名，夺获黄色龙旗一面，青马一匹，抬炮二十杆，刀矛二百余件，<sup>108</sup>包头扎腰无算。孟领官闻警赶到，已收队片时矣。十八日，孟领官又在边境王木腿庄格杀拒捕悍匪十余名，生擒匪徒王长会等六名，搜获抬枪十杆，刀矛二十余件，大车一辆，牛骡各二头。又在大帮家庄拿获匪徒李文德等三名。一并交县归案严办。有

躬与其事者，侧见吕哨官长顺以三十人，王哨长德成以十人，冲入千余匪重围中，十荡十决，力捣中坚，卒能殒厥渠魁，击退匪众，谓其一身俱是胆也。以上东省缉匪志五。

武定府属之海丰县，亦与盐山、庆云、沧州毗连，屡有沧州匪首王之臣，庆云匪首杨树林纠同海丰土匪杨子明、牛三标等，由青县一带入境窜扰。六月初，该匪等竟敢手持令箭入城，挟制官绅，勒索军械、粮食。海丰县管大令得泉无兵无械，姑漫应之；一面飞禀请兵弹压。袁中丞于未得禀之先，已有访闻，亟派张副将勋由乐陵往捕。初七日，率左右两哨赶到海丰。初八日一点半钟，突有头带黄巾、腰系红兜之拳匪八百余名，麇聚海丰南关，意欲入城索取粮食、军械。管大令出城劝谕不听。张副将即饬两哨勇丁一百三十余名备战，并单骑向前，叱令该匪退回。该匪不但不从，且见我军人数无多，群持刀械上前猛刺，致伤护勇吴起恒前胸。维时全队已赶到南关，因市廛之中不便迎击，张副将遂跃身上屋，谕令商民闭门，各弃勇随即相继而升。该匪亦有追踪而上者。张副将即传令开枪拒击。惟屋多地窄，不便施展，仅毙悍匪三十余名，击伤数十名，该匪遂即败走。张副将又下房率队追缉，马队哨长谢允卿亦即带队踵至，随同尾追。该匪见关厢外地段甚宽，挥戈返斗，遂又击毙悍匪七十余名。前后共击毙百余名，受伤及抢去尸身者亦约有一百余名。并生擒匪犯五名，余悉夺路逃窜。提讯所获匪犯，知匪首杨子明暨直境著名首要是役击毙甚多，尸身均可辨认。又夺获大旗三面，刀矛一百余杆，包巾兜肚一百余条，移存县库备查。维时直隶沧州拳匪亦聚有二三千人，放火踞城，勒释要犯，并戕害统领直隶练军梅如筠军门所部勇丁三名。梅军门整队迎剿，亦击毙悍匪多名，生擒一百余名，咸置之法。先是沧州拳匪潜约盐山、庆云、乐陵、海丰等县拳匪同时起事，分踞城池，互相响应。自东省有乐陵、海丰两次痛剿，直省沧州一次痛剿，击毙首要甚多，余匪咸震慑军威，不敢复逞矣。海丰牛家庄匪首牛三标者，与杨子明均用离卦字号，为海丰、阳信两县著名渠魁。初八日战败后，逃往阳信境内避匿。十五日张副将又派谢哨长驰往拿获，交县讯办，禀奉袁中丞批饬就地正法，枭首示众。海丰拳祸，遂因之而纾。

以上东省缉匪志六。

### 拳匪战书

统带津、静、盐、庆义和神团曹谨以大役布告六国使臣：麾下刻下神兵齐集，本当扫平疆界，玉石俱焚，无论贤愚付之一炬。奈津郡人烟稠密，百姓何苦受此涂炭。尔等自恃兵强，如不畏刀避剑，东有旷野堪作战场，定准战期，雌雄立见，何必缩头隐项为苟全之计乎。殊不知破巢之下可无完卵，神兵到处一概不留，尔六国数十载之雄风一时丧尽。如愿开战，定准战期。

六月初一日。

### 沧事志详

距沧城五里许旷野无垠，屋宇突起，是为耶稣教之总堂。规模最宏敞焉。英人牧大卫牧师也，潘尔德医士也，两君来主斯堂素谦抑，邑人德之。然与官绅无交际非夙好也。五月事变起，拳匪环门外伺察，严樵汲绝，势殊汲汲。淮军统领梅公、州牧商公偕邑绅刘君谋保护无善策，乃谋出洋人于险。计既定无以通声息，刘君任之，密遣人订约。届时盛减从，驱车疾至，寒暄毕，道来意。洋人未敢遽信也，谓“居则死于堂，行则死于途，与其出遇害毋宁死此。”犹有勤事之义焉。刘君殷殷劝驾，计画周周，料无意外虞，始改容谢益哀吁。潘夫人抱婴儿至，初周岁，挽之屈膝俯首作谢状。刘君恻然相与泣下。当门初启，匪徒百余人阑入，及辞出匪益麇集，洋人股栗。刘君叱之，乃退。幸匪首犹未至，至者疑有伏不敢深入。且事机密，非乡愚所及料得，以从阱救人，然亦危矣。越日求车，重值不能得。乘夜深急以己车迎入城，守门者以卫兵众弗敢拒。至营易装，潘之妻女外又一女医士、一仆妇，合六人，两车强能容，露其足则华人靴也。复以马队步兵分节卫送，疾行百六十里，至海口浮海去，此十七日事也。

翌晨，匪首王之臣率党来，既掠教堂而焚之，遂与官绅结怨。四邻响应集者二万，肆口索财物，意在挑衅。城屡闭。时大吏方以拳匪为义民，下檄征调。匪亦以有所庇，伤兵辱官，激成二十九日之战。

初军士恐其神术，无斗志，至是塞井劫粮，欲绝其饮啜，兵愤甚。适梅公下令剿，发枪奋击，逃匿呼救，死者枕藉。开城追杀连覆其巢。俄顷间歼二千人，闻风丧胆，在斯一举。迨战后数刻，而某钦差调团之檄至矣。嗣梅公解贵州提督任，人咸为商公危，然气不少衰。练乡勇，筑围墙，防御加密。商公擒著匪一疯子祁邦浩等及党羽数十人，先后戮于市；罪轻者罚钱即以恤教民被害之家。执法平允。其啸聚者，梅公剿于七里淀，剿于王官屯，剿于旧州，剿于程家林，多则千人，少亦百人。他及盐山、庆云、南皮官军一至，根株立除。邻境海丰营为盐匪窟，与团仇杀，借端焚掠，害及良民，梅公讨平之，人心称快。说者谓事机相值，间不容发，曩使匪首早至，必难脱洋人之厄，不拯洋人，则团与营无涉，何有二十九日之创惩。待征檄已至，欲创不能，蔓延势成，诿易奏今日肃清之效。可知时事虽棘，全赖莅事者识力之优及。夫洋兵四出搜捕，不波及沧境者，诿不以匪踪已绝不烦越俎，而深喜官绅措置有方，为全省所弗及哉。

梅公印东益，字如筠。商公印作霖，字宸卿。刘君印元禧，字祉庭。他如范受之副戎天贵、袁道平游戎世坦、徐和甫贰君增礼，团练管带李桐轩凤来诸公，或掌戎行，或参军幕，先后赞助之，力为尤多云。

## 联军告示

—

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 大 俄 国 陆 军 武 员 倭  
大 英 国 陆 军 武 员 柏  
大 日 本 国 陆 军 武 员 青 为出示晓諭

事：照得拳匪滋扰，竟肇衅端，乃有官兵与之同谋，公然开仗，实属无理取闹，不成事体。今被各国劲旅奋击痛剿，津城内外，烽烟全绝。查各国出师，无非为剿伐匪类，保护官商起见，事出于不得已，非因他故。尔等良民，或有被贼匪胁从，固与甘心为逆者，有所区别，应加原谅，既往不咎。且业经自称顺民，定应一体保护。但清国官员全行奔逃，地方事务无由清理，兹各国公同酌议，拟暂行便法，遴派英、俄、日三国武员办理地方事务，所有地方事宜会同办理，暂

将直督行台充作衙署，自本月初八日赴衙任事。本都统等既膺各国委派，自应和衷协商，以清理地方保全良善为念。今莅任伊始，除俟有约束章程，嗣后另行出示外，合亟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城厢内外绅士、商民人等知悉，自后各宜安分营生，无须惊恐。其徙居逃匿者，望尔等之乡邻亲谊，传谕回家，俾安旧业。倘有于地方或身家未便等事，准其本人或绅董禀报本衙门汉文司员，以凭核办。但除莠即所以安良，尔等宜各知之。如有串通匪徒滋事，或窝藏不报者，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严拿，治以军法，决不宽贷，勿谓言之不预也。凡属绅耆，亦当明白劝谕，上以辅有司之不逮，下以图地方之安宁，本都统等有厚望焉。特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

告示实贴。

## 二

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sup>倭宝青</sup>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据

绅商先后来轶禀请各街设立华巡捕一案，原为绥靖地方，保护绅商，得以安居复业起见，本都统等甚属欣慰，应即照准。兹将城厢内外各地方划为八段，添设华捕巡查一切，并每段公举公正绅商六名，相助为理。虽无管理巡捕之权，遇有不法情弊，亦可亲赴本衙门汉文司员禀陈。前项华捕仍听候洋巡捕作为领袖，统为本衙门巡捕官管辖，以一事权。为此示仰津郡城厢内外绅商人等遵照，克日按段公举妥协绅商六人，将所保之华捕年貌籍贯开单，亲带来轶，以凭本衙门汉文司员核办可也。切切特谕。

兹将城厢内外划分各段开列于下：

一、城内以鼓楼中间分界，分为东南西北共四段。

一、由东门外南城根至南门外，又由扒头街、南斜街、闸口、洋货街、河沿至马家口共为一段。

一、由南门外西南一带，至西门外桥子止，共为一段。

一、由西门外大街，及西北各街及河北等处，共为一段。

一、由北门外城根，及估衣街、宫南北、东新街、东浮桥止，共为一段。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八日

告示实贴。

### 三

都统衙门汉文司员丁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天津附近各村镇均归都统衙门管辖，所有地方一切事宜，均可来轅稟请核办。至各村镇添设华捕，保护地方一事，亦可公举妥协绅董前来都统衙门本汉文司员稟商办理。为此示仰各村民人等知悉，各宜遵办。特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实贴。

### 四

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sup>楼宝青</sup>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百货厘税，并房铺各项捐输，现在一律开办。为此示仰津郡城厢内外各街店铺住户人等知悉，尔等如有物业即应遵奉后开章程，踊跃输将，开列清单，前往锅店街都统衙门官银号，即庆善银号内投报完纳银两。其银色须呈交行平白宝。至各项铺捐，亦须遵章完纳，违则议罚。均自闰八月初一日开办，其各遵办，毋违。特示。

兹将厘税并房铺一切捐款章程开列于后：

一、先设立分卡四处：一在陈家沟厘捐局；一在三岔河口工部关；一在西码头工部关；一在北浮桥天津关。以便经过各项货物验单放行。

一、厘金按照旧章办理。

一、税饷所报之税。其数在五两以上者，另加微费用银二钱。

一、舖面住房两样房捐。房租每百两抽捐银三两，系由房东输纳。

一、舖捐。头等当捐每月抽银二十五两。二等当捐每月抽银十两。其余零星店铺分为六等：头等捐银每月抽收二十两，二等每月抽收十两，三等每月抽收七两五钱，四等每月抽收五两，五等每月抽收二两五钱，六等每月抽收一两。茶馆捐银每月抽收三两。饭馆头等捐银每月抽收五两，二等每月抽收二两五钱。客店头等捐银每月抽收二两五钱，二等每月抽收一两五钱，三等每月抽收一两。澡堂捐银每月抽收三两。烟馆捐银每月每灯一盏，每月捐银二钱五分。

一、船捐。头等摆渡每月每只抽收五两，二等摆渡每月抽收二两，三等摆渡每月抽收五钱。盐剥等船捐银，由现在至年终，每只抽收八元。跨子船每只五圆。漕船每只三元。

一、车捐。东洋车每辆每月抽收三钱，地扒车每辆每月抽收五钱，轿车大车每辆每月抽收五钱，小车每辆每月抽收二钱。

一、戏剧等项捐银。每家每月二十五两。

一、烧锅店捐银。每店每月五十两。

一、建造房屋捐银。每张执照抽收一元。

一、接眷并运不纳税货物执照护照等捐。每张抽银三毛。

此外未曾开列之店铺等项，嗣后如欲续办捐输，自当再行明白宣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八月 日

告示实贴。

## 五

都统衙门汉文司员丁为出示晓谕事：照得舖面住房两项房捐，如房租系每月租银一百两，即抽捐银三两；如房租系每年租银一百两，即抽捐银二钱五分。均按月抽收。因闻有人误会日前本衙门所定房铺等捐章程，故特声明前意。为此示谕，仰各铺户住家知悉。特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实贴。

## 六

都统衙门巡捕官谟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匪徒时将违禁物件暗藏棺木之内，捏作灵柩。为此示谕津郡城厢内外诸色人等知悉，嗣后如有灵柩抬往郊外葬埋，必须先赴都统衙门禀明，本衙门发给准照，并须街邻取具保结，方可办理。特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实贴。

## 七

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sup>倭宝青</sup>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李荣起、赵莲舟、李洪太、王永庆等四名，前在天津充当义和拳匪首，戕害民命，作恶多端。贺义柱、霍常有等两名，前于五六七等月，在静海县地方充当拳匪领袖，亦有杀人为恶情事。现本都统等审实，均定死罪，于九月初二日在侯家后地方行刑。特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实贴。

## 八

大俄国修理塘沽、天津、北京铁路副将葛为出示晓谕事：

一、铁路修好以后，如有人将铁路毁坏，或偷盗铁路有用东西，并设法陷害来往车辆，一经拿获，按军法从事。

二、铁路附近村庄，凡能瞧见铁路之处，如眼看毁坏铁路之人，并不拦阻，亦不拿送；迨经查出，而坏铁路之人，业已远颺，惟有将能见铁路之各村庄一并焚毁。

三、铁路中间横穿往来道口，俱有一定处所，准其通行。倘有不按道口混行乱走，无论车马人夫，护道兵丁即用枪打。

四、铁路附近各村庄，如有义和拳居住或有与之往来并暗中窝藏借住者，该村庄知之并不举行，一经查出，将该村庄全行烧毁。

五、如附近各村庄有与铁路相关之要话，准该村自持白旗，亲到就近车站，无论杨村及某车站，均可面见该处管站之俄国人商量办理。

以上所示各条，如能遵行，决不给你吃亏受苦。倘敢藐视不遵，本副将言出法随，不稍宽贷。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 月 日

告示实贴。

### 九

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宝倭青法富司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津郡街市地面窄狭，于各商运往货物甚为不便，兹本都统等公同商定，所有周围城墙，全行拆尽，即以此地改筑马路之用。其靠城墙各房间，仰各主速行拆去，其各房砖瓦木料等准各房主领回收用。为此示谕各居民人等知悉，仰即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右谕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告示实贴。

拆城一事<sup>①</sup>，为千古未有之奇，故将此告示登录。其余由闸口至南门外，又沿河至铁桥，又由北门至玉河滨等处拆毁民房，修筑马路，亦皆各有告示。但其拆房筑路之事，当不止此数处，此后尚须次第举办，故此等告示，概置不录。又拳匪正法，亦皆各有告示，但录不胜数，故仅将处治拳匪李荣起等之告示登载，其余亦概置不录。

---

<sup>①</sup> 本段为原编者说明。

十

暂行管理津郡城厢内外地方事务都统宝倭青法富司为出示晓諭事：照得本衙门仅管理天津城池暨土墙以内地方。现将天津县属境暨宁河县属之新河以南一带地方，全行管辖。界内居民尽行保护，该民人等亦当恪遵本衙门所订律章办理。兹将各处地方划分五段：第一段，系津城并土墙内以及附近土墙之三四里地方。所有村庄，开列于后：席厂、东于庄、辛庄、白庙、小于庄、大直沽、田庄、小孙庄、四角寺、堤头、大红桥、西于庄、西沽、新庄、大觉庵、杨庄、小园、大园、东楼、小王庄、西楼、佟家楼、三义庄、贺家口，小刘庄。第二段谓之城北段。第三段谓之城南段，系由杨家庄起，至老米店止。此两段以河为界。第四段谓之军粮城段，系由杨家庄起至葛沽止。第五段谓之塘沽段，系由葛沽起至海滨止。另有地图一纸粘贴于下。城外四段，每段俱添设司员一员驻扎。第二段名曰城北段，司员现派□充补。第三段名曰城南段，司员现派贾立尔充补。均驻天津。第四段名曰军粮城段，司员现派德格特充补，驻军粮城。第五段名曰塘沽段，司员现派渥勒塞芬充补，驻塘沽。各段内一切事务，统归各司员办理。民间事故已在司员衙门呈控审判各节，该民等若不悦服，亦可来本衙门上控。各司员衙门均设有收禀箱只。华历明年正月初七日以前，各村庄须公举绅董三名充当村正，开列该绅董等衔名清单，禀报司员衙门存案。初十日以前，该司员等亲往各村与各绅董商办每村应设华捕若干名，并号衣款式须与天津相同各项事宜。至各村民人田产，光绪二十七年暂免上忙钱粮。如有税厘等项，均归司员征收，给予收条为据。本衙门并四司员衙门、西国官员并文案翻译及各项差役，均不准收纳民人礼物。如违，查出惩办。该民人等亦不得暗中馈赠。为此示仰各项民人知悉。特示。

右諭通知

清国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 日

告示实贴。

## 容庵弟子记(选录)

沈祖宪 吴闿生 编

**编者按：**本书为袁世凯（字慰亭，号容庵）传，一册四卷，1933年铅印本。第二卷叙述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时，剿办义和团的情况。尽管作者褒扬袁在山东镇压义和团的所谓“功绩”，但也保存了山东义和团活动的情况。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初三日，由站入都祝孝钦后万寿。时张公汝梅罢斥，以毓贤代之。毓贤狠戾，平日仇视外人。山东堂邑本有八卦教，旧名义和会，分为二系：坎字拳为林清之余孽；乾字拳为离卦教之遗孽。李秉衡招徕于前，毓贤纵容于后，于是拳匪之祸起矣。

十一月命公署理山东巡抚，入觐召对，切陈时弊。二十日驰抵德州，即电直督裕禄请剿办拳匪。裕督惮亲贵用事不敢发言。二十四日抵济南接篆，甫下车，有人奏山东民教不和，亟宜持平办理。复有人奏东省民心未定，宜徐筹开解镇抚之方，并虑及公一意主剿，致滋事端，两摺抄寄到东，公以治本治标两层奏覆。治本者何？调和民教而已。治标者何，绥静地方而已。

二十六年春二月，补授山东巡抚。公来东省携带所练军队同行。时东昌、济南、泰安、曹州各府属拳会猖獗，公遴派道府督同牧令绅耆分投解散，转饬庄团严密查拿。复派营队屯扎梭巡，其著名凶悍迭滋事端者，购缉惩办。一面剴切出示严禁。拳匪见公设施一反毓贤之所为，谣言四起，又见公队伍精整，知反抗亦无幸。于是党魁皆赴津、保，乾字拳蔓延于深、冀，由涑水，定兴以入京。坎字拳蔓延于沧州、静海。党魁张德成、曹海田皆为裕禄所崇奉。时亲贵已迷信妖妄，公知力争无益，乃我行我法，阳言劝诫而阴饬部吏严捕。故山东

秩序安宁，得为东南之保障。

山东自大吕庄民人与铁路公司工人聚毆后，未几，高密复聚众阻工。车辆、坊岭两乡蠢动。武生李金榜等二百余人往拆德公司窝铺，掠取粮物；又率众阻工，拆毁木架。旋又聚众数百人夜赴南流，围攻公司，德人驻局者五人夺围而出。该民等将德局拆毁，并谋抢芝兰庄公司并毁平铁道。有德员慕兴立路过高密县张庄，该庄民等施放抬炮等事。公迭次接据电禀，飞飭该管府县妥慎查办，设法谕解；并电飭驻潍管带东字后营拨队弹压；一面电飭登防分统拨队分布，以资镇慑。旋即缉获革生李金榜，令其作书解散徒党赎罪。公劝惩交施，宽严得中，于是滋事民人具结贴服。公与胶督英领及铁路公司各洋员待以公诚，握手欢晤，案则随到随结。外人倚公若长城，言无不从。德兵亦即撤回青岛。公以为办理善后，惟有妥订章程彼此遵守，奏请调派廂道昌来东赞佐，迭商驻胶德员叶世克派代商交涉之武员布德乐、及铁路公司总办锡乐巴等同抵东省。公会同荫昌拟定路矿各章，持与开议磋商两旬，议定交涉章程七条，煤矿章程二十款，铁路章程二十八款，分别签押奏陈。是月，刘太夫人自津挈眷来东，公亲携部曲僮葆鼓吹出城迎迓，乘马引导，板舆入署。士论荣之太夫人前曾随宦到东，其时公才总角。三十年后儿时戏跃之场，为秉节巡游之地。太夫人垂询往事，喜形于色，为加一餐焉。

三月，迭据莱州府高密县先后电禀，濠里庄民现复置备枪炮，勾结昌邑县拳匪聚千余人，将葛家集等处铁路窝棚焚毁。公查高密阻工甫经议结，路矿章程甫经议定，为日未久，又滋事端，适足貽人口实。当委胡景桂克期前往，督同防营严拿惩办，并飭各属保护教堂。于是山东拳匪之焰稍熄，然根株犹未尽拔也。公以东省武、沂、登、莱、青五府滨海，洋面二千余里，自胶、威议租英德建筑铁路，瞬息千里。内地教堂计逾千数，路矿公司林立，其小工等与居民口角，动辄齟齬，亟宜扼要填扎兵队，以便呼应。所部七千人不敷分布，考查东省营制勇队尚存三十四营，拟裁并训练。餉无所出，遂先后奏准筹集银九十余万，以纾司农之支绌。于是编定新军二十营，奏请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以新调万人居中训练。查青州当南北要冲，距直隶江

南各四五百里，派武卫右军练成之兵一大队屯驻青州，而以潍县、高密两路辅之；拨步、炮五队驻潍县，距青州一百二十里；拨马、步各一队驻高密一带，距青州亦一百数十里；又拨步队两营屯驻沂州府之莒州，距青州与江南各二三百里。以上三处，皆东省东南必宜设防之地点。登州在青之极东，向有驻防十二营，概行调练，恐涉空虚，遂抽调七营来省分别裁汰训练，仍留五营分驻登州、宁海等处。曹州、济宁一带素多盗贼，派左翼防军四营分扎巡缉。兖州、沂州一带地接江南，迤东滨海，派右翼防军四营分布防范。莱州东北为入直捷道，俟新军练有成规，再遣一枝扼扎。于是布置略定。又查河防本有济字精健两前营，本年四月起编入河营。另募炮队左右两营，作为武卫右军中路炮队。省城内外本有驍武精健马队两营，作为武卫右军中路马队。此外如曹州、济宁一带向驻有飞虎等四营，改为左翼防军；兖州、泰安一带向驻有济字等四营，改为右翼防军；登州一带所留登莱练军等五营，改为沿海防军。每军各派统颌及营务处督率约束。利捷水师炮船营，姑仍其旧。

四月初三日奉旨：“有人奏义和拳蔓延日甚，请饬筹办团练一摺，所奏是否可行，据实覆奏，不必勉强从事，徒劳纷扰”等语。公阅核原奏，仍是奖励拳匪之意。覆称：“义和拳以邪术扰害良民，劫掠教堂，抗拒乡团兵役，种种违法，久为常赦不原。言者加以恕词，恐将来为祸尤烈。当即考其本源，衡以近情，推及流弊，以为官练之说，事不可行。”奏上。信仰拳匪者哗然。二十二日，公赴路口新城看机器厂。

五月，委胡景桂查办高密县濠里各村民焚掠铁路公司窝铺一案，督饬会勘铁路委员与德公司申明定章附订各条。复令前因滋事在禁之李金榜等对众谕劝具结完案。濠里河道积久淤塞，常被水患，筹拨银五千两，令即挑浚；铁路仍旧兴工，以后各遵定章安业。时京师纷扰情形业已显著，附和拳匪者虑李相鸿章在京梗议，遂令督粤，李相奉诏即行。未几，拳匪毁保定铁路，裕禄命杨嗣同前往解散；及易州被戕死。聂士成奉相机剿抚之谕，军至落堡，匪三千人扑之。聂军回击，匪多死伤，奉旨切责。于是京、津、保三处匪势燎原，与董福祥

在京之兵连合一气，遂议围攻使馆。十七日，闻俄、日、德各国均派兵入京救护。公密函荣相请设法保护使馆，或派得力兵队送各公使出京。二十一日奉旨调新建陆军入都。如海防紧急未能离身，即飭派员统带驰赴。公派先锋队右翼翼长孙金彪、分统龚元友等率营队三千人星夜开拔北上。

六月初九日，公因孙金彪所部多未谙厉行阵，恐难得力，令暂驻德州，改派登州镇总兵夏辛酉统所部六营援津。时勤王军陆续北上，政府因海运不通，飭修浚运河，以利漕运。十四日，公探得京中各馆尚未攻破，匪势散去大半，兵心颇现惶怯之状，电粤督李鸿章再联名请剿匪议和。于是鄂督张之洞主稿，合词电致荣相，恳其相机婉陈保护使馆。然当时内意未决，政出多门，无敢冒险上陈者。惟荣相颇能倾听公言，要亦孤立无助，时时屡蹈危机。十六日奏陈，北运河河工前已飭委东昌府知府洪用舟估办，均经拨款动工。现又派员前往南北运河，分催已动各工飞速挑挖通畅，江浙船到，可以无误，各路京饷均随南来各军队前进。十八日与粤督李鸿章、鄂督张之洞、江督刘坤一等十三人，合词敬陈管见四条：一、照约保护各省洋商教士；一、将德公使被戕事切实惋惜，致国书于德主，并致国书于美法两国，以见中国意在敦睦；一、此次被害之洋人教士损失人命物产，开具清单抚恤；一、境内如有乱兵乱匪，实系扰害良民焚杀劫掠者，飭令该管督抚相机办理。清明降谕旨。不报。十九日，与粤督、鄂督等六人合词恳明降谕旨，飭令四川提督宋庆督率员弁兵队护送各国使臣赴津。公主张此议，叠电荣相。荣相虑中途疏失，未敢力争，故复合词奏请。皆不报。拳匪复将西路电线拆毁，招商局轮船不能抵津。于是东南督抚电奏，悉请公裁定缮发。二十日，公以中外交通贵昭大信，各省认还洋款，请仍照旧案解还。奉旨允准。二十三日，接准江督转到出使美国大臣伍廷芳电奏内称美廷声明，北京有警，各督抚如能保护各国人民，美人认真和好。兹定办法：一、救在京美国官员教士商民；二、保护中国各处美国人民财产；三、保全应得权利，并助剿乱民。已经电驻各国美使转达，各政府均无异言。惟各国最重使臣，务飭保护以免中变等语。公即飞电上陈。二十四日，聂公士成于十三日战歿于八

里台。公闻讯挥泪。盖公与聂公交极挚，又常以军事互相切磋者也。夏辛酉统赴津之军行抵沧州，津城已于十八日失守。公闻信焦急，即飭带队驰入京畿，听候调遣。遂会同江、鄂、川、皖、浙、苏六督抚奏称，此次战事由德使被戕，使馆被围，匪徒借口仇教。各国派兵保护，势必合力前进，目前之计，先须保护各国公使，迭接出洋华民禀电，请保护洋人以免报复，情词极为迫切。又迭准各出使大臣杨儒等来电，总以保全公使及在各省之洋人为第一要著。保护各国公使即所以自保使臣；保护在华洋人正所以自保在洋华民。时局转旋，首在此举，不容稍缓。婉切陈言，词甚详尽。覆谕有：“所奏正与朝廷本意相同。现幸各国使臣除克林德外，余均平安无恙。日前并送各使馆蔬果食物，以示体恤”等语。时内廷已飭李相由粤回京，并颁发国书，向各国指陈不得已之苦衷，并称力保使馆。然董福祥尚率同拳党日攻东交民巷也。

公查德州为水陆运道总汇，地当冲要，逃勇、溃团、饥民、游匪群思投足。遂飭孙金彪督飭所部三营分驻恩县等处，以防阑入。而直隶拳匪将东路电线拆断，处处设卡阻拦，文报等均须绕越转递，困难已极。忽报泉匪数千，由直境窜入抢掠，在海丰县境围杀北营子地方庄民至三百余名之多，备极惨酷。公派兵往剿。此股皆直隶永平等处剧贼也。二十七日旨催李相北上，有“无论水陆即刻起程”语。公电请速行。

七月初一日，伍公廷芳译呈美总统复书电寄代奏。公称复书较各国最为和平，办法三则亦颇切实，均非迫人所难，是美使必已有电回国，若令各国使臣均发安电回国，则愿任调停者当不止一美，请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妥商。其时东西洋续调之兵相继到津，政府授李公鸿章为直督。李公闻亲贵用事政柄下移，徘徊沪上，迟疑不即进。公与江督刘坤一、鄂督张之洞等合词请政府授李相以全权，就近与各国商缓进兵。复电李相，称六月二十八日旨有共筹补救语。不如乘此进言，详陈匪不能战，只挟左道，请申明例禁，令胁从者解散，违令者治罪，免致兵连祸结，生灵涂炭。并商各国停兵缓进，以便分兵剿匪。时李秉衡带勤王军入直，攻破河间教堂；入京后高谈者意气复

振。公电李相此时措词总以婉转易入，与事有济为主；如过激烈，恐致决裂。未几，袁公昶、许公景澄、徐公用仪等皆以陈言沽祸，相继悬首藁街。公之先识如此。

初六日，公与李相合奏，称：“常与各国领事宣示朝廷恩意。各领事缕述驻京各使除康格通一电外，他使并无安好信据寄回，是照国书保护使馆，恐不实也。东北各省军队焚杀教堂教士，闻系官吏所为。是照条约保护教士，恐不实也。似此情形，实难共筹补救等语。请将先释各国公使，抚恤被害洋人，剿办倡乱匪徒，赈济荒旱灾民四端，明降谕旨，切实宣布。若再迟之又久，使臣不出，祸在眉睫，莫可补救矣。”奏上，仍留中。公以各事全赖消息灵通，遂与江、鄂两督请饬各省修护电线。此数月中，东南电奏电商之件，电或日数万字，奏或日数十件，均由东省转递。公戎略殷奏，机牙四应，目视手挥，至废寝馈。

初七日，出使德国大臣吕海寰电称，国书移交外部转呈，彼问克使眷属，许以查明再覆。外部屡言论情形不应接待，虽无逐客令，已不以使臣相待等语。公为驰奏，于是有商议派兵护送各国公使至天津暂避之谕。

十一日，俄国因格使久无覆电，索格使一亲画押露封之信以为凭。公密函荣相设法。时东省支应浩繁，库帑渐绌，公添设海防捐输分局，集捐济饷。又以东省无米可采，电江南产米省分量为接济。

十六日旨授李相全权，公促李相北行，告以李秉衡已赴杨村拒敌，必致身败名裂，贻误大局。二十四五等日，道路纷传联军已破京城，当派员弁四出探听，沿途梗阻难得确音。公昼夜焦急。据所派探员密报，美兵十八到通州，二十一到京。又谣传十六日早驾已潜赴五台。然奉十九御笔校对相符，则十六西行之说不确也。

八月初四日电询陕抚端方，始知驾已幸晋，初六日可抵太原。又得京函，知二十一日孝钦后、德宗由西直门出；马玉崑带队随行。二十五日，途次有谕李相速回北洋斡旋大局之旨。公维守土责重，不得出省遏止乱氛，因念山西素号瘠区，扈从万众需用浩繁，遂与司道等筹商迅集银十万两，又附解安徽京饷银十余万，江苏京饷银五万，委

员管解奔赴行在。

初五日，公电李相及各督抚，称山穷水尽势难再战，然随扈诸公意见难知，庆、荣甚孤，未必能主。九重惊恐之余，想无定见。宜趁此时，由各督抚联名会奏，痛陈艰危。且各国以救使剿匪为词，使已救而匪未剿。晋、直遍地皆匪，晋又多杀教士，晋不保秦必难支。各省分裂，饷源必竭，偏安之局亦必难成。请早定大计。初十日电李相，以剿匪一节似非含糊支吾所能了事，请明降谕旨，声明拳匪胁制政府，挑衅友邦，围攻使馆，戕害使臣各罪迹，饬各督抚分投剿办，方可抹去前案，与各国开议。十一日，因海军帮统萨镇冰带海容舰困守天津，饬东海关月支船饷。十三日，电李相直境匪徒充斥，民不聊生，现查冯义和十三营在芦台，李安堂各营在北塘，梅东益、范天贵各营在沧州、保定，兵力尚可剿匪。请至津后迅速平匪，以拯生灵，兼通运道。十四日电李相，谓赫德称各国无他意，深盼庆邸与公前往议款，京官已联衔请添派庆王即刻回京。

两宫之西行也，车驾仓卒，天气渐寒，至无更换章服。公赉进方物，并采贡绸缎，两宫感动。于是东南疆臣皆络绎献进。公又续拨藩库京饷银及道库边饷等银十万两，驰赴行在户部投交。而东绅李端遇等，亦请公提运库存银三万余两，随同批解。时张勋、孟恩远军队在蒲台、滨州、庆云各处痛剿拳匪，次第平定，东省境内肃然。由直避难来东者如适乐国。联军破京城后，派兵四出；保定、深、冀、河间、沧州各处教民报复，遍地烽烟，惟至德州则敛兵不进。于是距德州相近民家以白垩大书“山东地界”等字于壁。联军佩公威略，即亦相戒勿犯。故李相致公函有“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之语，亦实录也。公念孝钦后现在太原驻蹕视膳，慈闱尤资颐养，就山东省城购备食物进呈。

闰八月，公以东省防务紧要拨队往来，将士疲于奔命，挪款招募，各库搜括一空。请将部拨协济各项改指他省筹解。旋奏调查临清关税近乏来源，本屆势难足额，拟请尽征尽解。又以登、沂、莱、青四府去秋被旱被虫，今春青黄不接，饬地方官募集捐款，在莒州、沂水、兰山等处设厂煮粥，散放分赈。公虑政府无人主持，事多掣肘，

与李相密商拟请荣相赴行在。十九日，以直东交界盐山、庆云、吴桥一带聚匪数千，时窥东境，告知李相拟拨队越境往剿。李相覆请放手为之。

九月，公既与江督刘坤一等合词奏请回銮。时李相已抵京，而联军必俟议处首祸定案后始允开议。杨使儒电告俄已允还东三省。公与各督抚联合请办祸首，并请简选妥员接收东三省；互商奏稿，密告外情，函电往还日以百通计。又密陈东省内地渐就安静，而防务未敢松动。五六月间，拳匪扰乱，糜烂太甚。天津失陷后，溃团逃勇纷纷东窜，揭竿称乱，防不胜防。海丰、乐陵、滨州、沾化、利津、惠民、武城、平阴各州县警书叠告，旦夕不息，甚至袭踞阳信县之城池，焚攻蒲台县之关厢，官民交困，岌岌不保。现已分起兜捕，痛加剿洗。直境盐山、庆云一带有黑牛王者，复纠集盐泉马贼万余人，屯聚号召，劫掠各邑，亦饬营队剿平。惟曹、沂一带向为刀匪出没渊藪，值此人心浮动，恐有匪徒潜来勾结，已随时访缉，勿任滋蔓。洋商教士前已去境者，现仍回东。德商办理路矿停工数月，屡称坐食赔累。现德员叶世克由青岛来电，欲照条约开工修路，已商嘱胶澳界内先行动工，界外地段暂从缓议。自两宫西行，京官欲奔赴行在者苦无资费。公首倡捐数千金，遂与江南湖北共集巨款，于是各员陆续西行，行在规制略备。公复纠合各督首劾毓贤，并催办亲贵，以免联军西进。又奏先后拿获济阳土匪伪大元帅孙玉龙、伪副元帅孙九龙、伪军师王传申等，发交地方官审讯。供认纠众倡乱，拒捕戕官不讳，已批饬尽法惩治。十七日，知荣相召回行在，而内意庇护祸首未允重惩。公复密陈荣相，请其从速婉劝。

十月联军又将西逼，美劝各国勿作哀的美教书。联军分徇东光，逼近德州，东省绅民惶恐。公笑谓：“德兵决无入东意。”往探，则兵已撤回。二十三日，请将调补湖南臬司胡景桂留东暂署藩篆。又查明刘凤鸣、于凤鸣、王连中、张炳成四员，均在夏辛酉军营充当哨弁，临阵潜逃回籍，缉获于、王二弁，即行正法。又尤树屏、何鸿宝二员纵兵扰民，一并严办。

十一月各国和约签字，计大纲十二条，疆臣争请磋磨。公密电荣相

请委曲应允。公尝谓幕僚曰：“此次变乱，各督抚中如无我辈四人楮拄，国事尚可问乎？”盖指李相、刘坤一、张之洞言也。公分派新募各队以驻防武定府属埕子口；步队四营编为抚标前军，驻扎沂州、莒州等处；步队两营编为抚标后军；马队一营编为抚标亲军；兖州镇田恩来招募步队一营，编为右翼防军。东昌等五府，济宁等三十四州县，计共募马勇三百五十九名、步勇二千五百七十三名，均饬剿匪，事竣随时裁撤。十四日，会复御史管廷献，奏江南徐漕河运较汉口至龙驹寨尤便省费，拟请来春察酌情形办理，以期周妥。

十二月初十日，请嗣后东省莱州、青州、济南、泰安、武定、临清等府州所属，遇有拿获罪应斩决盗犯，讯明后就地正法。

二十七年正月初五日，代转杨使电传俄帝覆书。初七日，接杨使电，改订中俄约章十二条。时江鄂以东三省及中俄约章事，与各疆臣会电争执，江鄂两督请公参酌机宜，电盈一篋。

二月改定东省河工三游修防事宜，因中游两岸堤埝共长七百余里，将中游原管济阳、章邱两县汛地截归下游上段，将下游上段原管滨州汛地截归下游下段。又因沿河一带采买小米沂黄入渭一案，公考查东省米价虽较陕为廉，惟东省船只短少，船底脆薄，一出曹县即须易船，逆流上驶计水程一千六百余里始抵孟津，仍须候回空盐车，历崤函之险西行入渭，迟速初无把握，请在东省漕折项下借拨银三万两，克期解陕采购，可资春赈。具摺驰陈。又据德领事连珍来询，德矿务制造公司可在山东五处开采，已与总署商妥，未定专章，请商订。公覆称山东矿务公司亦系德人按照曹州教案条约办理，该章末款有此后彼此若有应行增损之处，只能由山东巡抚或特派大员与山东矿务公司彼此商订，如矿务制造公司亟欲开办，自可援照上年定章先行办理，期归简便。

三月，公电达李相有逸信洋行领得驻津法领事旗照告示等件，装长芦盐数百船运东销售，纷纷南下。并查所投照会文称拟在东省设立督销局，派守备朱维鉴总司其事。前法领拟办运芦盐，业将来复两文分别咨呈。今又任本国刁商之请，不遵约章，任意销售，不但于本国盐政大有关碍，尤恐数十万贫民一旦失业，激成巨衅。请照会法领停

运。后查知系吴姓冒领旗照。公将按法惩办，吴姓求科罚了案，乃尉建津督署东通大胡同之金钢桥，至今人便往来焉。

四月，以赔款事与各疆帅互电筹议。李相以联兵即撤，请派姜桂题率所部先往河间候调，以备弹压地面。公按就近防营替保青潍路工，即饬姜军开拔。初十日，四百五十兆赔款议定。是日，奏报办理交涉议结各案。至是公抚东已年半矣。东省交涉仅止路、矿、教三项。路矿专属德人，教堂则英、德、美、法四国皆有。前清光绪二十五年夏间，官吏倡义民之说，劣绅与愚民和之，拳匪因而鸱张，蔓延于兖、沂、曹、济一带，及西北四十余州县，掠害教民，焚拆教堂之案，共计一千余起。是年冬公莅任，体察民情，核阅旧卷，办不胜办，诛不忍诛。公乃设防营勤训练，查户口，立民团，抚善良，赈贫乏；先后饬缉渠魁数十人，皆戮之。次春渐觉相安。英、德、美、法各教士纷来索赔，公从容与各教士磋商，照原索之数十不及一均已议结。二十八日刘太夫人病势加重。自公入仕后，刘太夫人不欲离家，常居里第弃养。后公第三兄清泉公与公迎养刘太夫人，宦游各地。刘太夫人持家严正，事必躬亲，公屡劝节劳，常讳疾自强督理家政。去年拳匪事起，东省震撼万端，后闻两宫西狩忧国忧家，至废寝馈，病遂加剧。公与清泉公昆弟辈秤药量水，百计医调，未能稍减。公姬侍中有割臂和药以进者。二十九日，刘太夫人弃养。公痛哭哀毁，几欲身殉，遂电请开缺。而司道及绅士传电李相固请，请旨夺情。

五月初一日奉旨给假百日。公迭请收回成命，庆王、李相、荣相及各省督抚，均飞电相劝。公电行在军机处，称：“五月初一日恭奉谕旨，以世凯丁本生母忧，赏假百日，即在抚署穿孝，假满后改为署理照常任事。捧读之余，感涕泣血。伏念时势阽危，至今已极，联军尚未尽撤，伏莽益复横行。臣母病中，时勸臣以捐顶糜踵，仰酬知遇，并以病躯支离未得亲见回銮盛典为词。迨至弥留之际，口不能言，犹复举手西指，泪满衣衿。是臣上报君恩，似未可一意固辞，下承母训尤不愿再三虚让。惟是窀穸未安，方寸已乱，设身膺墨经而手卷簿书，非但为千古之罪人，亦恐负一时之清议。徬徨五夜，屡绝粥饘，恳准百日内开缺离署，扶柩返里，俟葬亲事毕，遄回东省，当专任营

务，稍尽翊卫巡防之任。倘冬春之交时局大定，再恳许臣回籍终制。此则乌鸟私情，以必得所求而后已者也”等语。十一日，温旨慰留。并谕赐刘太夫人祭奠。公勉起应诏。

六月初三日，奉旨江南自强军派往山东，交公督饬训练。公辞命未允。二十六日，因河决章邱，公筹画修防各事。八月与张督之洞议改科举，彼此电商将分科递减及筹商贡举出路各项，均先定办法。时届百日期满，公与清泉公商议先奉刘太夫人灵輶南旋，召地师卜安窆窆。俟时局略定，请假归葬，遂于二十八日移灵至城外江苏会馆，部署上道。

九月勘查陈家窖、五杨家两处河工，勒限堵合。又设筹款总局，整饬土药、菸酒、牙当各项杂税厘捐等事。又奏广东、湖北两省附铸银圆，运解需费，应付需时，不若东省自铸，两无窒碍。夏间已派道员马廷亮往日本访查该国银行及铸造各章程，并购办机器票纸，俟机器购到设局开办。又奏设课吏、校士两馆，一以造就吏才，一以研究学术课程奖章。皆公亲定。又奏筹摊赔款，惟有先从力去浮糜，严杜中饱入手。现计整顿盐务、清理漕费、酌提地丁钱折盈余，共约有一百一十万之数。除摊派九十万两外，尚余二十万两。上三项均视年成丰歉为盈绌，拟将所余二十万两另存司库，专为备荒之用。岁事虽有丰歉，总可依限解偿。盐务本年仅可得十万两，甲年漕费须乙年春季凑齐，不及甲年应偿之限。地丁钱余自下忙为始，本年可得二十余万两，拟留作本省堵筑陈家窖、五杨家两处工款及冬赈各费。自明年起，将盐务增款及地丁钱余专作抵偿洋债之用。综计近年新旧赔款，岁出四千数百万，合通国地丁之力，尚可应付，贫弱自不待言。如仅筹还债不图自强，将驯至于不可收拾。奉谕筹办极有条理，具见公忠。各省皆能如是，何难妥筹巨款。

# 畿南济变纪略

刘 春 堂

**编者按：**是书成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铅印、线装本。全书为十六人的传记，概述保定地区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的情况。作者对义和团肆意污蔑，对八国联军竭力阿谀。但是事实总是事实，历史不容歪曲。作者说什么义和团“毁铁路，杀洋匠，焚教堂，攻圩堡，戕教士，裔教民”。但是不能不说义和团之起，由于村民“与教民构讼不得直”，由于清兵“滥杀激变”。不能不说，由于义和团和铁路工人保护，保定附近“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不能不说，洋工程人员数十名由保定回天津，路遇义和团，“洋人登岸开枪奋击，毙匪亡算，洋人亡四名，伤数名，狼狈旋津”，实际是“洋人”杀义和团，而不是义和团“杀洋匠”。作者说什么：八国联军到保定，“不戮一人，不发一枪，彬彬礼让，吏民安堵”；保定附近回环数百里，“焚轰屠戮之事盖不多觐”。但是不能不说，联军在保定“奸淫剽掠，骚扰不堪”；“洋兵游弋四乡，奸淫掳掠，甚或乘醉杀人，乡民苦之。”不能不说联军在郎家庄先肆淫掠，竟执村翁投诸井，后又“毁其村，屠男女二百余口，生擒数十人，交首县严讯，欲悉置诸法。”总之，书中记事毕竟说明一些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帝国主义的事实，揭露了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和卖国贼的罪恶。是书可作研究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略我国历史参考。

## 畿南济变纪略序

庚子之变，红巾白刃半天下，而保定省城尤为豕狼窟穴，毁铁路、杀洋匠、焚教堂、攻圩堡、戕教士、裔教民，通都大邑变为屠肆，西人受祸之惨，盖视京津殆有甚焉。然洋兵之入津京也，炮火沸腾，恣忿报复，名城喋血，僵尸数万。当是时，保定戒严，人心涵惧，金谓兵临城下，吾属无遗类矣。及联军之至也，入城之日，不戮

一人，不发一炮，彬彬礼让，吏民安堵，有春秋古世盟会之风焉。夫保定惨杀西人不减于京津也，敌兵亦非睽于京津而睽于保定也。然而仁暴易变，水火衽席，悲愉不同，致者何也？此其中盖有故焉，使非有济变诸贤射任艰剧，主客交欢，为民请命，其何以化干戈为玉帛，亿万生灵若是之帖然无惧乎。匪直此也。自联军踞保，四出略地，南至河间、深州、正定，西至晋边，回环数百里，凡列城巨镇几于无处不插欧人之旗帜，或过而不留，或长川驻扎，虽不能免于驿骚，而焚爇屠戮之事盖不多觐。然则畿南列郡，处乱世而若忘，亦未始非省中士大夫弥缝补救，有以预遏其流也。予适侨寓省城，从路子修先生游，于诸君子接待联军顾全大局之苦衷，见闻颇悉。恐殊劳茂绩久而就湮，爰不揣固陋，不辞僭妄，举贤劳尤著之官绅并剿匪诸公都十有六人，撮其始末事实著于篇，用备遗忘而资观感焉。光绪二十七年秋八月，肃宁刘春堂自序。

## 凡 例

一、咸丰庚申之役，天津被兵，未即糜烂，官绅补救之力居多。至今故老流传，犹讴思不置，然类皆知其名而不能详言其事，则以纪载阙也。鄙人有监于兹，爰摭拾遗闻轶事，笔之于书，庶日久不至磨灭焉。

一、褒贬予夺者，史官之权。是编谨依《名臣言行录》、《中兴名臣事略》体例，专主扬善，不主瘕恶，以鄙人无瘕恶之权也。

一、是编虽主扬善，然皆据事直书。其无善可述者，亦不敢阿其所好，饰词标榜。

一、昔人谓陈寿著《三国志》，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竟不立传。魏收撰《北魏书》，颇以爱憎为褒贬，每谓人曰：“何物小子，敢与收作色，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世薄其书，号为秽史。予是编自信无此二弊。

一、好恶失中，贤者不免，况末学凡陋。抑扬过当，不敢自保。识者谅之。

一、篇中如有传闻失实、词理谬误处，祈阅者代为更正。匡我不逮，则幸甚矣。

一、是编意在纪述畿南乱事始末，不专在称颂功德。

一、济变诸公约分二派：一曰剿办拳匪，如廷方伯、杨、邢二协戎、范游戎是也；一曰办理交涉，如高、孙二观察、陶太守、吴大令诸人是也。阅者当分别观之。

一、此外，别有《畿南拳变纪略》，尚未成书。苦于闻见隘陋，搜辑维艰，四方同志，如有所闻，希惠函详告，不胜企望。

### 方伯廷杰

方伯名廷杰，字用宾，满洲正白旗人。微时家贫，尝为童子师以自给。光绪丙子成进士，由郎中简放承德府知府，荐升奉天府尹。二十四年擢直隶布政使，精勤好察，外间铢两之奸，皆知之。事必躬亲，黜吏束手。期年之间，核人材，究吏治，裁浮费，减平馀，搜剔靡不至岁省巨万。然亦有病其太刻者，属官穷愁嗟怨，谤议鼎沸。方伯毅然不摇。总督裕禄尝规之曰：“无尔将府怨。”方伯曰：“我不惧也。”行之益力。时按察使觉罗廷雍庄默静镇，不喜纷更，有长者之名。方伯意轻之，黜陟僚属，多反其所言。廷雍公不能堪，两司遂积成水火。

庚子春，省南习拳者渐众，方伯飭清苑县陈大令鸿宝查明以闻。陈大令务为调停，多方讳饰，报曰：“非义和拳，乃少林会也。”方伯以其不实，命复查之。则又以保甲闻。时城内文昌宫亦潜设拳会，方伯微闻之，欲派兵搜捕。陈大令密告拳匪使避，因入告拳匪已散，请无深究。拳匪移于七圣庵，又设分会于五仙祠，聚日众而方伯不知也。三月，遂有张登之事。张登距省五十里，为省南巨埠。

初谢庄附生张玉瑛为南乡望族，尝与教民搆讼不得直，村民为之调停，亲诣教民谢罪，备受凌辱，忿不欲生，日思所以报之。然蓄怨未有以发也。会山东义和拳蔓延直隶，乃迎师立厂，与教民格斗于张登镇，杀伤数十人，伏尸流血，远近震骇。方伯飭陈大令亲临谕解，被拘留不得返。廷雍公稟请寓津候补府陶太守式銓来省会办，并派练军

马队分统王占魁带兵两哨驻防，以资镇慑。集文武反复筹商，日久不决。方伯以陈大令仁柔寡断，非治剧才，立解其任，以署武邑县张大令炳喜调署。

张大令尝步行街市，苦口劝诫。闻省东南四十里东间村教民筑圩自保，拳匪攻之，亲往劝谕。行近十余里，忽炮声霆激，不得近而返。又往谒城守尉奎恒公，请禁旗民习拳。奎恒公曰：“旗民练习拳棒，自保身家，并不滋事，君不得过问。”张大令大沮而回。

正筹议间，忽涑水县祝大令芾禀称，县东南十八里与定兴接界之高洛村拳教构衅，焚毁教堂，杀教民无算，请兵弹压。方伯禀请天津巡防营务处张观察莲芬带兵前往。匪势日炽，张观察兵单不能制。旋禀请杨协戎福同、邢协戎长春、杨协戎慕时、张协戎士翰等会防，方伯与之往复筹商，指授机宜，力主痛剿。廷雍公谓杀义民不祥，心不然之。未几，杨协戎福同阵亡于涑水县北三十里之石亭驿，昇榱旋省，谗丛毁集，皆尤其滥杀激变。惟方伯悲其忠而被祸，率文武恭迎致祭，抚柩痛哭。

已而松林店、方顺桥、北河、固城等处铁路相继焚毁。比、法工程师大惧，男女数十人议回津避乱，求兵护送。方伯商之廷雍公，廷雍公奋然作色曰：“我未曾降附外夷，奈何以华兵而反为之用耶？君请自为之，我不敢与闻。”西人固请不已，卒派兵四十名护送。行至任邱之苟各庄遇匪截流，大呼“专杀洋人，中国人速远避。”华兵徐步而归。洋人登岸开枪奋击，毙匪亡算。洋人亡四名，伤数名，狼狈旋津。方伯大怒，与邢、杨、张三协戎密计大举攻剿。杨协戎歼匪于松林店，邢协戎创匪于北河、大沟等村，杀伤数百人。群匪恼惧，布散流言，谓邢、杨纵兵淫掠，屠戮良民。定兴县罗大令正钧，徇绅士之请见方伯，言：“官军骚扰，请移调他所。”方伯怒叱之，欲乘此兵威严密搜剿。廷雍公阻诘百端。方伯曰：“拳教相仇，姑可勿论。今戕杀二品大员，焚毁国家铁路，是叛逆君父，非仇视外洋也。若不严密搜拿，痛加惩治，使匪党知所警惧，后患何堪设想。”廷雍公曰：“夫拳民皆乌合之众，大兵一至，则散而归村，良莠何从区别，若纵兵剿捕，必致玉石俱焚。”两司各执其见，常盛气奋争，甚至喧哄诟骂；

声彻庭闼。僚属相顾愕眙，不敢置一词。二公争执不相下，各具稟互讦于裕公。裕公批复两是之。

当是时，省城内外拳匪充斥，扬言某日举事焚毁天主堂，杀大员三人：一为方伯，一为张协戎，一为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先生。并声称有义和拳万人约期赴都勤王，须进南门径城而过，以耀神威。方伯欲闭城不纳，列队拒击。廷雍公谓：“开仗恐惊扰百姓，莫如遣人劝说，晓以不宜进城之义。”然拳匪实无入城意，不过故为空言，以恫吓官长而已。保定府知府沈家本建议，令天主教士杜保禄率教民暂避于安肃之安家庄，其城内教堂由官看守，因拆其洋楼改设巡防营务处，以免拳匪焚毁。

时拳焰日炽，方伯募马队百名列衙署以自卫。议缮城守而患无兵。或说之曰：“四街水社壮丁近千名，刀矛皆备。同治七年擒匪扰直隶，曾助官守城。何不援例召之。”方伯称善。集社董与议，许给口粮。初四街水社每年由藩库领银数百两，以为津贴，行之已久。方伯莅任裁减浮费，悉革除之。社董以为言，廷雍公捐廉赔垫。由是水社皆感廷雍公而怨方伯。至是不应召，且曰：“若有臬台一言，则吾辈应命立至，虽自备糗粮亦踊跃乐从。”于是廷雍公出为谕勉，社董方唯唯听命。

五月十九日，天津兵衅开，邢、杨诸军调赴前敌，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

六月初四日，廷雍公奉檄抚用拳匪，赏顶戴助钱米。是日焚北关教堂。次日冒雨焚南关教堂。廷雍公闭城严备，派张协戎督兵弹压。教士教民数十百人焚杀净尽，无一脱者。内地会贝教士见公理会火起，急携其妻子逃至刘爷庙营中求救。营官王占魁惧罪不敢留，送交拳匪，诣城内献俘。教士曰：“死无所吝，但愿一见方伯。”当事者不许，仍舁出城骈戮之。由是省城纷纷立厂。不数日增至十余团，焚杀无虚日，腾煽詖语侵方伯益急。方伯惶惧不知所为，乃出示悬赏，募人攻东闾以自解，略云：“自外洋通商传教以来，恃其威强，侵袭中国。凡在臣民同怀义愤。顷拳民扶义而起，与国同仇。本司多方持之，不敢轻开外衅者，盖迭奉谕旨保护教堂，仰体国家怀柔远人、辑

睦邦交之意，原为顾全大局起见，非有他也。乃愚民无识，因仇教而并欲仇官，甚至讹以传讹，谓本司有信奉洋教情事。岂知本司姜桂之性，老而愈辣，何至信从夷教，污辱自甘。今兵衅既开，自当上下一心，捐弃猜嫌，同仇御侮。自出示之后，无论拳民兵勇，有能激发忠义往攻东闯者，本司捐廉赏银二千两，俟大功告克，再行赏银二千两，以示本司绝不袒护教民之意。”示既出，兵与匪围攻东闯，迄不能拔。既而有诏来京，以廷雍公代之。丁吏差役皆惮方伯明察，而喜廷雍公宽厚，更代之日，阖署相庆。

时京津一路拳匪蜂屯，虽闻方伯有募攻东闯一示，而怨终不释，争欲得而甘心焉。扬声俟方伯启行，当于中路邀之。方伯惧，求廷雍公派拳匪四人护送。沿途阻截，红巾排数十里，执旗露刃，遮輿哗噪，从者婉言谕解，仅乃达京。方伯既去，拳匪益骄，公于臬司辕门杀人，扰营务处，抄莲池书院，毁上谕，缚官长，廷雍公不能制。畿南之事遂嚣然不可复靖矣。未几联军踞省，是非大明。议者皆追思方伯之先见，而悲其蒙垢去官，不竟其用，致有此变。教士教民尤感之，虽曾募攻东闯，然皆知其计出无聊，不之咎也。

记者曰：方拳匪初起，举国惑之，惟方伯斥为邪教，力主痛剿，识议甚正。使坚持定见，初终不渝，岂不毅然大丈夫哉。乃一闻其谬称奉旨，不审虚实，遽惶感易词，以求自解。规一时之利害，而不顾其后，私窃以为过矣。然自顾无尺寸之兵，孑焉一身日处虎狼丛中，即使抗志不挠，不过成其硁硁之小，谅无毫末补益于世，穷无复之迫，而为此委蛇求全之计。君子未尝不原其衷，而悲其志也。

### 高观察骖麟

高观察名骖麟，字仲英，浙江仁和人。同治癸酉科举于乡。十三年报捐内阁中书。光绪五年捐升道员。二十二年直督王公文韶委署天津道，旋题补清河道。

庚子夏，拳变猝起，省城大乱。两司齟齬，布政使廷杰公去位，按察使觉罗廷雍公代之，总统振远全军。以保定府知府沈公家本升署按察使。地方大政一决于廷公，僚属无敢为异议者。观察私独窃叹，深

知任用乱民必贻君国忧。然自顾无尺寸柄，言之无益，乃深自韬晦，绝口不谈时事，愁居慑处，不出署者累月。

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先生故与诸教士友善。六月匪众焚毁教堂，扬言当次及莲华池。先生避乱，转徙省南各州县，同城官僚无过问者，惟观察时见书院提调宋君朝楨，殷殷询问，关切殊甚。后访知先生侨居深州，时时寓书通候。六、七月津京继陷。八月有洋兵大举攻保之信，官民震恐，皆错愕不知为计。观察以吴先生为中外人望，欲商请回省，出为排解；以事不果行。

闰八月二十三日，英、法、德、义四国联军到省，廷公迎于北关外，观察从焉。二十五日联军移入，分驻四城。九月廷公遇难。十月观察遂兼署布政使。时藩署被据，库款悉以资敌，公私扫地赤立，交涉繁难，而藩司当其冲，人皆不利为之，观察勉从之而已。

是月，英、义两军回京。法、德分驻南北城，设立权理司，照会藩司及府县云：“大德国总帅华大人部下统领黎、大法国苏阿夫军副统领杜为照会事：照得本统领于主降一千九百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即华历十月十四日，蒙德、法总帅札委，权理保定府属事务，称为权理保阳司，所有专任四责记录于左：一、察看城乡居民有无瘟疫，若瘟疫忽起，该处地方官立时报知权理司，以便设法调治。一、保阳诸宪或欲出示，必先报明权理司，得德、法二帅允准字样，然后张贴。一、司理户库事务，其条目有四：一、查考藩库银两；二、拟定库款开销章程；三、保阳诸宪每月各备出入银款清单，报于权理司，四、催收保阳罚款。一、所应报于权理司，不报而当被罚者有三：一、文武大员来省；二、拳匪在某地窃发；三、器械于药隐藏之处。主降一千九百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即华历十月十七日移。”自此，保定地方大政皆权理司与地方官会办。

方是时，省城官长以观察为最尊，含宏静镇，知人善任，贤豪皆乐为之用。宽恕详慎，熟于交涉，则有保定府陶太守式銓；明断有为，信孚中外，则有清苑县吴大令国栋；老谋深识，筹策无遗，则有洋务局会办陈太守以培、提调阮大令国楨；豪侠勇敢，狎习洋人，则有总理保甲局张大令日陞；居间陈说，通隐达情，则有莲池书院提调宋

君朝楨。觀察皆推心任之，便宜行事，先裁后白，不以为专。交涉经费委之洋务局，不疑其费。用能各尽其才，和衷共济，以保畿南之大局焉。

十一月，权理司按摺绅簿查明保属十六州县地丁杂税数目，乃援照会第三款，致书藩司，略云：“按西国通例，凡两国交战，敌兵占据地方，一切地丁杂税，均应归胜国管理。请速将保属各州县进款开列清单，报于权理司，以便查核。”观察得书患之，以宋君朝楨与德军幕府路子修相善，嘱令往见，力辩摺绅簿乃国初所定，各处地亩或被水冲塌，或良田变为斥卤，每年屡有变迁，杂税章程亦随时更改，摺绅不足为据。况当戎马倥偬，居民流离失业，现拟分别免征，以苏民困，进款实属无几。路子修转达权理司。权理司固求饬属另开清单，每月一报。观察谓每年地丁皆按四季征收，官吏廉俸并各项公费亦皆随时开销。于是每月清单，除开销外，所余无几。权理司无如之何，乃仅提银四千两修理街道，以外铢厘无所得。

时深州教民纷纷来省，诉知州曹刺史景邨率匪攻教，杨台村受祸尤惨。法大将巴尧欲率兵屠深州。观察闻之惧，急解曹刺史印，撤省查办，委吴刺史焘前往署理。法人怒解，深州得无恙。

次年春，四外土匪蜂起，祁、博、蠡、唐、完、满、易、涞、广等处，所在啸聚。安平联庄会声势尤炽。先后告急。观察与各处议剿办，而定州、新乐、正定一带，节节有洋兵驻扎，巡逻严密，文报不通。正定府江太守槐序稟请护照，观察商诸权理司，求两国合璧护照十二张，颁发各驿，文报始畅行无滞。迭派保靖马队统带张大令日陞四出弹压。又咨调吕军门本元马步诸军与法兵会剿，次第肃清。

惟四外州县时有洋兵往来游弋，往往遇各处巡勇带枪械，误以为土匪，遽开枪轰击，三月二十七日在阜平几酿大变。权理司与观察函商，通饬各州县，凡巡勇携带枪械，必先知照德、法统帅；巡勇号衣均签两国洋文字记。于是华、洋兵勇耦居无猜，渐少水火格斗之事矣。

五月，德军议欲撤兵，乃以京津保等处所置电线六条售与中国，观察与之订立合同，以洋银三万元购之。二十二日，德军班师，法兵兼管全城。六月，周方伯馥履任观察，卸藩司事。七月十五日，法兵班

师，省城遂无复欧兵之踪迹矣。

观察渊默详审。法将军巴尧尝语人曰：“高藩台终日默默，退然深藏，然渊居秘运，具有权衡，深人固未可量也。”识者叹为知言。

记者曰：方庚子拳祸之昌也，省城大吏主剿、主抚，议论纷晓，而观察退然自贬，碌碌若无所能。未几，廷杰公去官，廷雍公死于敌，沈公家本仅免以去，张大令炳嘉获遭褫职，省城长吏惟观察岿然独存。委蛇养晦，待时而动，卒赖其力以济。老子曰：“大盈若冲，其用不穷。”观察有焉。

### 孙观察钟祥

孙观察名钟祥，字麟伯，江苏金匱人也。以河工荐保道员，归直隶候补。光绪二十三年，奉委总办芦汉铁路黄河北岸工程。

庚子夏，拳祸作，扬声烧毁铁路、杀尽洋人。张观察莲芬，邢、杨、张三协戎，先后奉檄防守铁路，分驻省城南北。五月初间，松林店、方顺桥、北河、固城等处铁路相继焚毁。比、法工程师大惧，议回津避乱，求观察代白两司，派兵四十人护送。初五日，西人携其妇稚共数十口，由河路旋津，观察亲送至安州而回。西人行至苟各庄遇匪，具廷方伯语中。

时匪势日张，观察会同文武筹防守，悉心规画。初九日杨协戎击匪于松林店，初十日邢协戎袭匪于北河大沟等村，皆获全胜，匪稍敛迹。观察以其间，督饬工匠，补葺桥路，定州至定兴二百余里渐次修复。每日火车南北开行两次，以备官军来往梭巡。十九日天津开衅，邢、杨二军调赴前敌。六月初间，按察使觉罗廷雍公奉檄抚用拳匪，布政使廷杰公负谤去官。拳匪谬称奉旨，妖氛遍地；凡铁路官募工役，概谓之“二毛”，欲尽除之。铁路人人自危，皆错愕不知所为。或献计曰：“莫如迎师立厂，拳匪顾念同类，或可免意外之虞。”观察不得已从之，立厂于西关永宁寺，迎师教练，诫毋焚杀。铁路诸色人等尽入其中。由是人心始定，拳匪与工役耦居无猜，附省二百余里铁路得以无恙。然匪首持权搜杀教民，与他厂无异，观察不敢禁也。

七月津京失守。闰八月敌氛渐逼，各国议水陆并进，大举攻保。

省城讹言四起，人情惶骇。适李傅相有密电云：“联军到省，不可开衅，当撤兵韬械，以礼接待。”廷雍公以观察久于铁路，狎熟西人，深倚重之，命与陶太守式銓会商接待联军之策。有商董吕瑞者与观察相善，观察因告以保全省城之意，嘱其遍谕绅商，拟釀金二万两购置礼品，接待联军。巡防营务处误以为汉奸摇惑众听，拿获送县。观察以情告，飭吴大令国栋慰勉释之。

十九日，有法国兵约四十名由河路来省，观察与陶太守、吴、张二大令并翻译、绅商，迎至清苑县东之望亭村，具道礼接之意。法将曰：“敝军之来，专为查勘铁路，非有他也，敬告贵国官民不必惊恐。”是日驻军火车站，秋毫无犯。居民聚观铁路如市。二十日，又有法将杜以德率马队数百人由新城来省，官绅迎于北关外，驻东关大营。旋闻英、法、德、义四国大队约万余人号称数万，英提督贾思尔实为联军统帅，由京长驱南下，屠良乡、掠定兴，省城闻风震恐。观察与陶太守求杜以德等居间排解，并邀与偕往迎迓。杜以德谓：省城既归法国保护，联军必不至开炮攻城。二十二日，观察遂与陶太守、吴大令、张大令、张协戎率众以礼迎之，遇联军前队于安肃南关，联帅命屏退从者，只许观察等五人入见，各致意毕，贾思尔要廷公出迎。即日驰归复命，次日乃与廷公率文武绅商迎于北关外，其问答之语，具陶太守事中。是日联军分驻城外各村，远近骚动。二十五日移驻城内。

方联军之初至也，道路喧传洋兵所至淫掠，官民惶惧，避匿无地。闻观察与法官相善，争挈妇女资货匿观察后庭，外施垣墙，因以保全者甚众。

九月初一日，署按察使沈公家本与廷公同时被拘。十月观察奉委署理按察使，时德、法设立权理司，地方刑政皆归之，华官无权，观察拥空名而已。初法人马姓在铁路因事被黜，至是腾谤于众曰：“拳匪之乱，孙道实为团首。”西人诘之，观察曰：“立团则有之，盖一时权宜之计耳。夫拳匪焚毁铁路，京津一带无尺木寸铁之存，独保定南北二百余里幸获瓦全者，立团之效也。设非立团，则并此亦铲焉无遗矣。”自是浮议始息。

明年五月，周廉访浩履任，观察卸事。观察状貌丰伟，才识明练，驻省数年时誉归之。而庚子之役，谐和中外，保全地方，尤为颂声载道云。

### 陶太守式鑿

陶太守名式鑿，字佩卿，浙江会稽人也。先世官直隶，因卜居京师。太守少好学，工书法，屡应乡举不得志，乃援例以兵部主事候补，旋改直隶州知州。光绪丁酉经出使德和□，钦差大臣吕公海寰奏调出洋，派充驻德参赞。吕公倚之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以谘之。戊戌，北洋海军订购德国伏尔铿厂兵轮三艘，太守奉派押解回国，直督裕禄公照案请奖，保升知府，留直隶候补，在津随办洋务。

己亥，义和拳渐炽，由山东蔓延省南各州县，而景州故城、枣强、武邑一带尤为充斥；所在仇教，官吏束手。大府以太守曾经出使，熟于洋情，特派往景州故城办理教案。至则持平听断，巨案冰释。乃手订民教善后策四条，回津销差，因上之大府。方其未至津也，先取道保定见两司上之，皆叹为救时要计。按察使觉罗廷雍公尤激赏之，恨相见之晚。

庚子四月，省南谢庄团长张氏与教民构衅，各纠党持械格斗于张登镇，僵尸满衢，两党汹汹不相下。首县陈大令鸿宝亲往调处，被拘留不得返。省中文武会议，舌敝唇焦，迄不得要领。远近骚然。廷雍公乃忆及太守，稟调来省会办。太守驰至张登镇，见事已溃裂不可收拾，殚精区画，焦劳备至。正筹议间，忽闻省北新、定、容、雄及易州之涞水等处拳焰大炽，焚杀之案如毛而起。时廷雍公与布政使廷杰公积不相能，廷杰公主剿，廷雍公主抚，两司意见不合，往往争论大庭，声色俱厉。太守以两司不睦，属僚靡所适从，怅惘回津。已而五月兵衅开，津沽糜沸。太守以事之京师，欲回津不得，默计省中大宪知予深，赴省或可自效。

七月单车驰赴省城，时廷杰公已去位，廷雍公代为布政使。津、京相继沦陷，省城戒严，廷公兼护总督，日夜危惧，思得熟悉洋情之人镇摄之，敌至或可排解，以抒其难；适见太守来，大喜，立派充营

务处提调。八月杪遂代理保定府，地方诸务皆倚之，召计事无虚日。有英教士清吉连者，向宣福音道于顺德、获鹿间；七月为拳匪所得，并其夫人、稚子女各一，同国女教士一，传诣省城。拳匪露刃从之，欲送往天津李鉴帅处献功，不果，系之。按经厅官民畏廷公严，无敢通音问者。太守履任，访知之，备礼物亲往省视，抚慰之备至。清教士乘槛车驰数百里，凌虐惨毒不堪言状。所至地方官皆以囚虏待之，伤病甚重，疲羸无人色。忽太守以殊礼至，若藁苗渥时雨，感激泣下，逢人必称太守之贤不去口。

闰八月，京津官民争寓书省城戚友，劝令早避，皆言联军数万，不日当大举攻保，誓欲屠城以泄忿。于是省城谣言蜂起，人心惶惑，纷纷逃遁，车马行李相属于道，城市大扰。太守与首县吴大令国栋会衙出示慰止之，民心稍定。太守日延见僚属绅商，皆折节下之，筹所以保全省城之术，官民胥恃太守以无恐。历任长吏率贵倨自处，绅商罕得见，下情不通。省城官民接洽，民隐得以上达，自太守始。适李傅相有密电云：“联军不日到省，力战固所不支，徒贻害百姓，莫如预将兵械撤调离省，以礼接待，曲尽地主之情，或可保全大局。”十九日有法国兵数十，以查勘铁路为名，由河路来省。太守与孙观察率僚属绅商以礼迎至望亭村，主客欢洽，具道和好之意，沿途居民观者如堵。是日驻军西关火车站，传谕四城遍插法国旗帜兼插龙旗，秋毫无犯。二十日又有法国马队约千名自新城来，众迎至北关外，驻东关大营。其带兵官为杜以德。二十三日英、法、德、义联军大队约万余人由北京到省。

初太守闻联军将大至，往见清吉连，具道迎接联军之意，欲邀与偕往。清教士病不能行，乃代为手书，略云：“今前往迎接联军之领袖陶太守，乃中国循吏，曾出使德国，游历欧洲，洞达中外。予困在囚，累渥荷殊恩。务祈诸军将帅眷顾太守之情，同敦睦谊。预言属实，唯谅察焉。”太守持书与官绅商民备礼品，于二十二日迎至安肃县南关遇焉。联帅得书大喜，因问曰：“来者皆系何人？”太守答以：“闾城文武绅商。”英参赞杰弥逊曰：“省城官长以谁为大？”太守答以：“方伯廷公。”杰弥逊曰：“渠何以独不来？”太守曰：“方伯官

高任重，碍难离省城。”联帅固要以出城迎接。众许诺。次日廷公迎于北关外冯家庄，在千佛庵恭设茶座。太守与孙观察指座间，绅商具道阖城礼迓之意。杰弥逊曰：“既是绅董，何以当日不拿拳匪？”众曰：“往者，拳匪披猖，绅董各不自保，皆逃避远方仅以身免。禁暴缉匪，力实有所未能。”因请联军暂不必进城，恐居民惊扰，乃分驻于附郭各村庄。

初官民以廷公出城必被执，皆窃窃危之。既而竟无恙。公回署喜谓太守曰：“今转祸为福、化险为夷，皆君之力也。予平生办事他无可喜，惟晚近得君与吴韵箴为之佐，自信有知人之明，此不能不私心窃慰者也。”未几联军移入，分驻四城。法将杜以德、欧贝等往见廷公，要以拔龙旗，改插四国旗帜。公与争不得。时太守在旁扼腕奋争，于是各衙署仍插龙旗如故。同城文武宴联帅于西关火车站，行西国碰杯之礼，皆太守出使时所夙谙也。时四国划界，西北英，西南法，东北德，东南义。西城安堵如故，东城奸淫剽掠，骚扰不堪，居民多移运西城以避之。藩署居英界，英兵寻阑入大堂，因以据库，然尚未侵及内庭也。

九月初一日夜间，太守方秉烛视事，忽驰报藩台已被洋兵监守。大惊，方欲更衣出议营救，忽又报臬台亦被监守。时臬司为沈公家本，以首府升署者也。沈公初无纵匪情事，因谣传其子习拳，故有此变。其后卒得白，解绶去。廷公旋被系于北街福音堂故所，城守尉奎恒已先在焉。未几，统带王占魁亦逮至。太守与同官百计营救不可得。联帅谓太守及吴大令曰：“大兵之来，惟罪魁是问。公等皆好官，无与公等事。然不得曲意论救。若晓晓不已，公等亦连坐耳。”廷公等三人卒于九月十五日巳刻，在南关外戕杀教士处所遇害。四国大陈兵卫，结方阵环之，外人不得近，太守与吴大令、巡查官张大令日陞等素服往送，徬徨不忍见，相顾泫然，为食不下咽者累日。

各固据藩署为议事公所，常邀太守与吴大令往计事。延入座，则廷公接见僚属之旧厅事也，触目大戚，悲不自胜，乃托英幕府路子修请于联帅为易地焉。四国会衔出示暴三公罪状，揭之通衢，并咎绅董办理不善，公议罚银十万两，责成首府限一月催齐。时殷户率挟资远

颺，城市萧然，虽兼派商人协济，而巨款仍未能及时凑办。权理司迭次函催，太守心中焦急，又不忍严追，沥陈民力竭蹶，固求核减。不允，乃代众吁恳展限，一面剴切劝谕，至次年正月始陆续缴齐，赢数千金仍发还商人。太守势处万难，绅商皆谅之，虽毁家无怨者。

城守尉奎恒公既遇害，驻防兵民嗷嗷无依。太守惻然，急请于大府，以防御文成护理城守尉事，筹措口粮，旗民赖之。省城有全节堂者，恤嫠之公所也，向例男子无老稚，不得擅入，界限森严。一日，德兵多人见其屋宇整洁，排闥直入，欲留居之。太守急往见其将沙发，力辩曰：“全节堂者，嫠妇守志之善地，其人皆贞洁自誓，可杀不可辱。敝国之风化然也。若贵国兵丁一宿，倾江河之水不能涤此污名，则阖堂数百人必投环骈死无疑矣。”沙发大感悟，遽令挥兵出堂去。

省城各教堂恤款约十余万金。太守入都见李傅相，为言户口凋敝，力请归入大赔款，于是省城得免重困。

五月改为署理，六月正任。陈太守本莅任，太守卸事无他命，绅民哗然不平，欲上书大府讼言其功，不果。太守性谦抑，遇人无智愚贵贱，一接之以和。然性虽乐易而中固介然有以自守，利病所在，虽至戚笃友不可干以私。当联军初到，太守建议设立洋务局，官幕皆视之为利藪，争托太守所亲代求局差。太守正色曰：“丁此时艰，当慎选通才，一人收一人之用，岂可视为布置私人啗饭地乎！”其和而不流类如此。居常廉俭率下，尤爱惜公款，尝患洋务局糜费太繁，裁汰冗员三十余名，以故嗜利者多怨之。

记者曰：己亥春，予客游京师得识太守，一见如平生欢。尝剪烛夜谈，道欧亚山川名胜、风俗物产、奇形诡状，娓娓不倦。言及中外盛衰之故，爱君忧国形于词色，予叹服者久之。至今日而果为一方司命，人第见拯溺亨屯，蒸黎蒙福，而不知己券于间居京洛时矣。

### 吴大令国栋

吴大令名国栋，字韵篔，浙江归安人也。先世宦蜀，遂家焉。大令少倜傥有大志，力学，好诗歌。同治间投效滇黔军营，以功保知

县，赴选。合肥相国一见奇之，调办工赈，遂同张靖达公树声奏留直隶补用。光绪十三年补衡水，历署静海、庆云、枣强、冀州、东光、河间等州县，所至有声。

己亥，拳祸作。衡水接近山东，传习者尤众，所在寻衅，势张甚。是年冬，直督裕禄公派邢协戎长春带领马队两营来解散。大令曰：“乡愚无知，若遽以兵往，恐遂决裂僨事。”某请先行劝谕，公勒兵在城为声援，倘有不测，再督兵前进。乃单骑出城，遍召渠魁，开示大义，晓譬百端，其党皆释械听命。协戎服其能，加敬礼焉。

庚子春夏之间，余孽复煽，崛强梗命。大令捕数人，系于狱，阖境肃然。

六七月，津京继陷，联军议欲长驱攻保定，省城大震，护督布政使觉罗廷雍公尤焦灼。时首县张大令炳嘉积失廷公意，恳词乞退。廷公以冲繁要缺，势处阨危，非精勤干练之员不足以任艰剧。三次飞调。

闰八月，大令遂署清苑县。方是时，京津败军云集省城，兵差冗杂，地方诸务纷如乱丝。大令剿繁御琐，措之裕如。初履任，遣散溃兵，留养病勇，巡城查夜，甫三日，官民称庆。有某军索大车数十辆备兵差，大令奋然作色曰：“当此时势艰危，公私匮乏，民膏已竭，安忍搜括车马以重困之。敬告尔统领，仆愚拙之性，实有所未能，若必欲索车马，须吾去官别易他人耳。”乃仅索鹿车数辆而止。自是诸军不敢苛责供亿。十九、二十二、三等日，迎接水陆联军，大令皆从行。语具孙观察、陶太守事中。寻充洋务局提调。自联军到省，一切供支，大令不惜重资，竭力备办。不两三月，赔垫三万余金。以故敌兵渐驯，不甚骚扰，官民赖之。

九月，廷公被系于北街，禁绝出入，僚属不得见，皆莫知廷公所在。大令一日愤然亲往省视，冒刃而入，误造某德官寓所，洋兵误以为廷公，欲困之。已而察知是大令，备茗果为谢过焉。后数日始知廷公所在，饮食服御日遣送无缺乏。与陶太守等百计营救，卒不可回。语具陶、陈二太守事中。廷公既被系，上游无所禀承，洋差供亿不资，为时未久已糜款累巨万。时库藏被据，罗掘俱穷。大令与陶太守以方

值议和，若不供应联欢，恐启嫌隙，贻误大局。乃合词请示李傅相。傅相严词驳之，命绝其供亿。大令、太守患之，密计曰：“照常供给固所不支，若如傅相所谕绝之太骤，势必至别启衅端，前功尽弃。”乃以民力不支，见联帅婉商。于是军中一切需用，联帅允许发价，但由洋务局代为购办。自此供亿渐少。

十月，英、义两军回京，德、法留省。时洋兵游弋四乡，奸淫掳掠，甚或乘醉杀人，乡民苦之。大令与陶太守托德幕路子修向之理论，皆谓：“采办柴草，势不能禁止兵丁下乡。若华官代备柴草，方可禁止。”大令、太守允诺，乃要以刊印华洋合璧护照，颁发捐输柴草各村，谕禁洋兵教民不得再行滋扰，由洋务局设立柴草厂。各乡以是渐就安谧。

十二月，大雪弥旬，西山一带避难绅民，冻死者颇众。大令请于德、法统帅，出示招抚回省，其略云：“此次拳匪倡乱，致使君父蒙尘，生灵涂炭，罪大恶极，法难宽宥。其肇衅祸首，严拿斩决，不使漏网稽诛。无论在籍在逃，永远不赦；其胁从入困者，情有可原，准其悔过自新，网开一面；至绅民被逼助资，当时既隐忍不敢言，事后复因之而受累，则是惟有一死而已。今连日大雪，访闻西山一带避难绅民不敢回省，冻毙甚众。赤子何辜，遭此奇厄！本县已商诸德、法统帅，均许回省各安家室，不准土匪藉端讹诈。”绅民见示陆续回省，全活者亡算。

次年春，有德兵二人至清满交界之郎家庄肆淫掠，执村翁求马不遂，摔而投诸井。村民愤甚，群起格杀之，瘞诸村边。有人作蜚语，赴权理司投匭。德将震怒，立派兵毁其村，屠男女二百余口，生擒数十人，皆带殊伤，交首县严讯，欲悉置诸法。每堂讯必派兵丁数名挟枪监审。大令往复磋商调护之，甚力。仅罹四人于法，余皆得释。其惻怛爱民类如此。

至于恤教，更为周至。南关公理会毕教士等遇害，尸骸残弃，教徒寻觅数月，查无踪迹。大令悬赏购求，卒得之。南、北关教堂焚毁，教会栖处无所，乃籍设南关拳厂以为公理会寓所；又代购墓园三十余亩；于城内租民房数十间为长老会寓所。又劝捐巨款，在西关外代购

高原地九十六亩，以备重构教堂。此皆不在赔恤正款之数。天主教民财产被毁，亦皆设法筹还。其抚恤教民之款，他县率皆派捐富户，或按地亩科敛，良莠无所区别。大令谓：“拳匪肇祸，良民受累，殊未平允。”乃专罚拳匪，不以丝毫累及良民。其恤教又有如此者。仁孚中外，权理司所收各属教案，皆移归大令会办，秉公剖判，民教无异词。

四月，闻德、法有班师之议，乃手订善后策六条，托路子修译为英文，移商两国统帅，各转达其驻京钦使。中皆救时要议，后多见诸施行。谨别录于后。

七月法军班师，欲酌留兵队防守铁路。大令与其将军巴尧会议，力言能代为保护，遂不留一兵。绅民尤称便焉。此外美政甚多，不可殫述。

当联军初至，交涉事宜陶太守当其冲。后因绅董罚款不以时缴，西官渐远之，而特重大令。法之樊维阿萨欧阳濮吉颀，德之黎熙德、艾博、沙发等尤为欣合，尝以洋马相赠，订为海外交。黎熙德回国，大令亦作序赋诗送之，称相得也。

路子修雅善大令。尝谓予曰：“吾观吴韵麓非百里才，乃屈于一邑十数年而不迁，真咄咄怪事。”

大令状貌魁岸，西人争摄为小像，携归国为念。其见重于外人如此。

大令与陶太守共济时艰，而性质适相反。太守小心谨慎，遇事详审不肯轻发。大令则勇负气，果于任事。太守宽厚和易，不立崖岸。大令明察严毅，人多惮之。太守廉俭自砺，而并欲以廉俭望人。大令用财坦率，不惜小费。二人相反相成，并为救时之良吏焉。然太守常自谦才不及，每延见礼下之已甚，不敢以上官自处。罚款缴齐如释重负。是后联络洋人多委之大令，尝囑云：“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均可便宜行事，不必关白。”大令亦忼忼自效，无所退缩，日乘肩舆驰衢市间，寝馈不遑，中外官民翕然称之，名动京师。李傅相察其能，故未几而有升补赵州之命。

说者谓：庚辛之事，联军初到，太守之功为多，其后则首推大令焉。大令尝言，于世俗嗜好一无所有，惟好赋诗。初奉调赴省，途次

张登镇，诗云：竟向危城去，何曾计死生。保阳山色秀，揽辔意纵横。闰八月望巡城口占诗云：佩剑巡城到五更，月明人静马蹄轻。登楼西望长安远，无补艰危负圣明。陶太守步元韵和之。守令风雅相高，一时传为佳话云。

记者曰：大令班处末秩，以宏济时艰为己任。见长官不为趑趄嗷嗷之态，当时忌者颇议其倔强不逊，有轻上之心。然遭值时艰，智者不敢尽其谋，勇者不敢效其力，而惟奉令承教，旅进旅退，以求合乎尊卑之分，是犹揖让而救火也。传曰：当仁不让于师。世之为庶僚者，皆学大令之不让，是则天下之幸矣。

### 附录：移商德法善后策六款

今将联军退后，省城内外目前切要应办事宜开列于后：

一、中国贫民最众，匪类最多。自去秋以迄今春，若非贵国兵队在此坐镇，久已聚而生事。今于洋兵未撤之时，犹复蠢蠢欲动，将来全队言旋，势必乘机作乱，此最宜严防之第一要著也。拟请于洋兵将退未退之先，准由各州县自行募勇镇摄，半剿半抚，一面由省城咨调吕提督本元马步兵队五六营，以资分剿。

一、捕匪赖有利器。今中国匪党多有快枪、概把枪，而官兵勇役反无利器可恃，欲资抵御，何可得乎。前蒙两国大帅允准清苑县用洋枪三十杆，第恐匪多械少，难以制敌。拟请准清苑县用洋枪一百杆，其各州县每处上治准用五十杆，中治三十杆，下治二十杆，以为捕盗之用。其枪即于民间搜查，价买存库，有事报明取用，平时不得滥用。则枪存于官不藏于民，庶可消灭隐患矣。

一、省城内自行募勇。凡查街、巡城、保护教堂，应悉照贵国兵队办法，以期有利无害。其四乡各村，由县出示，务于联军将退未退之先，赶办联庄保甲，用收以民卫民之效。

一、设立教堂之各州县均宜驻扎官兵。如有土匪滋扰，各州县随时剿办，并驰稟省城派兵前往协同兜剿。

一、民教不和之由。实因平日民之畏教无异狼虎，偶一涉讼，地

方官见教民二字，往往徇情偏袒，不为秉公讯断，民之仇教实由于此。近年来，因控告审虚立即入教意图翻复者，到处皆有。此后欲求民教相安，惟有明定章程。嗣后教民涉讼，呈首不准书有教民字样，无论所控虚实，不许先由教堂函托。若讯有不法确据，即由地方官照例惩办。地方官讯断不公者，从严参处。再能告知教士，凡入教者，先令地方官查明并无不法被控案件，取具族邻身家清白切结，方准入教。如此则正本清源，民教永无仇隙矣。

一、联军在省及外府各州县所住官署民宅。请于洋兵撤退之时，先将房屋连屋内存放之器具一切交与中国地方官查明封锁，交还原主。缘洋兵退后，往往有中国苦力人等，捏称屋内器具木料，洋兵应许给伊变卖，辄敢混行搬运拆毁。本主向拦，动被殴辱。此层若办得到，亦功德莫大之事也。

### 陈太守以培

陈太守名以培，字序东，安徽合肥人也。由军功保县丞，同治十二年分发直隶，荐升直隶州知州。光绪十一年补遵化，旋保升知府在任候补。二十四年，昌办农算学堂，手订章程四十八条，畿东风气为之一变。未几以事解任。

庚子春于役山东。七月联军入京，乘舆西狩。时李傅相奉命为全权大臣，将赴都议约，护督布政使觉罗廷雍公以傅相不日到津，需员迎迓，并赞画地方诸务，因太守从傅相久，受知最深，特委署天津府。太守闻信回直隶谒廷公。会闰八月联军到省，设立洋务局，与陶太守同为提调。未几两司被拘，太守与陶太守、吴大令等出死力营救，密见德国翻译官部驷，啗以重金代二公请命。部驷曰：“苟得银二万两，吾能设法解救，惟功名则不敢保。”太守密遣人商之廷公，廷公曰：“时势如此，富贵本非吾愿，诚以诸君之力得免于难，虽布衣终老亦所乐也。”时藩库被据，公私奇绌，无现银可措，而廷公朝不保夕，待救甚急，太守乃贷练饷局汇丰银钞一纸计五万两，持交部驷为质，容措银二万两再为购赎。部驷在西官中最为桀悍，每议事剽词怒目，华官皆懍懍畏之。谓太守曰：“慎毋言，有敢泄此语者，吾

当枪毙之。”已而廷公竟不保，太守始知为部驷所给，索钞不与。李傅相在京悉闻其谋，谓太守轻动公款，受人愚弄，严札切责之。太守惧，与陶太守、吴大令并宴刺史以筠、冯刺史清泰各捐廉千金，将原钞赎回。廷公既遇害，陶太守为洋务局总办，以太守为会办，交涉事宜悉以资之。十月，洋务局设立柴草厂，禁止洋兵四出骚扰，语具吴大令事中。

十一月，将赴津履任，先入都谒李傅相筹商绥靖地方之策。傅相责以最要三事：一曰通运道；一曰劝春耕；一曰清查匪类。急奉委赴津。时津郡为联军所踞，六国公设都统衙门，地方诸政皆归之，不任华官干预。太守与约，天津一县暂让联军摄辖，以外六州县则归太守管理。因移驻沧州都统衙门。汉文司员丁嘉立，路子修之笃友也，太守故善路子修，因托其致函丁君。自是太守商办交涉，丁君常居中调护之。

初，天津失守，各州县浮沉无所属，百政纷如。太守莅任，各属始有所禀承，诸务渐以就绪。太守轻财重谊，谙习时务。省城地方得保无恙，太守之谋为多。

太守与陶太守同办洋务局而意见相左。陶太守以公私凋敝艰于筹款，遇事务求撙节。太守则谓势处危疑，非糜之以重利，则人不为用；局中薪俸及一切支应务从丰渥。及太守去，陶太守裁局员，节廉费，多反其所为。故在事之人，皆怨陶而德太守焉。

### 吴 刺 史 焘

吴刺史名焘，字子明，云南保山人也。少负俊才，有滇南名士之目。光绪丙子成进士，十六年选高邑县，历任广平、清苑、邢台等县，所至有能名。二十二年升补开州，时大名府属群盗蜂起，河北大震。文武官弁并力攻剿，群盗大创，巨盗单泳汰父子窜至安徽宿州地方，卒购线擒获之。盗风屏熄，刺史之功为多。

庚子署猷县，时拳匪倡乱，地方官多以义民目之，惟刺史与吴桥县劳大令乃宣不淆于众论，斥为邪教，嫉之如仇。县城东三里张家庄，旧有天主教堂，规模宏敞，徒党蕃盛，河间、深州等处教堂皆属焉。

四方拳匪环伺待发，蜚语腾沸。刺史与主教葛光被往复筹商，护持之甚力。各处避难教民麇聚献县，数逾万人，拳匪泉视狼顾而不敢发。是时畿南教民死亡殆尽，其幸免者匿名遁迹，流离颠沛，艰险不堪言状。惟献县茗馆酒肆，教民游憩自若，逍遥事外，怡然称乐土焉。六月杪，江西按察使陈公泽霖勤王北上，军次献县，拳酋白书春等请会攻教堂，刺史力阻陈公率兵去，教堂得无恙。未几拳祸熄，刺史亦期满去任，教民讴思不置，言及刺史，有为之泣下者。

闰八月，联军到省。刺史奉派充洋务局委员，随办交涉，权保定府陶太守式璽尤器异之。自觉罗廷雍公被拘，日行公牒悉由保定府代拆代行，太守自不暇及，多委刺史襄理。案牍山积，剖决如流，太守深资臂助。各宪以其曾保教堂，久为外人所钦服，凡联络教士等事，悉以委之。天主教神甫杜保禄，墙宇自峻，官绅罕得见，惟刺史至，倾谈移晷，相得甚欢。

十一月，深州教民纷纷赴省，控诉知州曹刺史景邨率匪屠教，至诋之为曹大师兄，欲请兵复仇。曹刺史故有能吏才，常愤教民恣横，地方官畏之如虎，遇民教之案多反其所为，民气大伸，而教民衔之次骨。至五、六月拳匪肆行焚杀，曹刺史不能禁，故教民多归咎之，谤议交集，颇有过甚之词。法将军巴尧大怒，与将弁会议，调重兵由火车取道定州，长驱南下。时高观察臻麟兼理布政使，闻之大惧，以刺史有德于诸教士，乃将曹刺史撤省查办，急委刺史前往署理，命克日就道，以解深州之难。刺史先见杜保禄，为曹刺史百计排解，单车驰至献县教堂见葛光被，会议深州之事。葛光被者，巴尧之师也。适曹刺史已先在教堂，自白其枉。时有法兵驻守教堂，色动欲不利于曹刺史，刺史力为劝阻，密使脱去。因托葛教士函致巴尧，止其行。一面函禀高观察，然后赴州履任视事。方是时，法兵已至束鹿旧城，距州仅二十余里，枪炮相闻，风声鹤唳，一夜数惊。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先生避乱寓深州，托教董某带领绅民赴旧城代曹刺史剖白，以止法兵。法兵返旆回省，深州解严。

刺史莅任，正值各州县办理赔款，他处率皆派捐富户，科敛地亩，惟刺史严罚拳匪，薄敛于民。良民、教民皆感之。而拳匪惧罪不

自安，多方抗阻，并腾谤会垣，或投匭于权理司，思有以中伤之。适美教士路子修致书刺史，为其教民求抚恤，刺史故与路君友善，因复书述其办理赔款之难，略云：“深州教民受害最惨，计耶稣、天主两教房屋被毁三千余间，教民被戕三、四百命，更毁教堂三十余座，约计赔偿之款需京钱四、五十万串之谱。如此巨款若一律按亩派捐，则良民受累与拳匪无所区别，殊非情法之平。故按亩派捐，每亩只派京钱一百二十文，约计得京钱十万串，仅敷赔项四分之一，所短尚多。其余或将著名拳匪房产变价归公，由绅董经手，官不过问，以避嫌疑而昭信实。或拳党中情节较轻并未杀人放火者，令其赴公议局认罚，罚项若干，即由教堂司铎与公议局绅董妥商办理，从无勒逼情事。除按亩派捐京钱一百二十文，系奉李傅相批示飭令速办，间有出票催办之事，亦未稍有勒逼。乃拳党中有自问必须认罚而又不甘认罚者，不免进省倡为浮言，谓有勒逼情事，希图耸听。夫派民出钱自非人情所愿。然深州教民受害既重，则赔款自不能轻，乐输本无其人，若辈倡为浮言，自系意中之事。惟有函恳牧师随事关照，俾办事不致掣肘，感劝实无既极。”路子修复书，深颺其所为，并许力为调护。以故谗诉百端，而权理司搁置不问。

次年四月，法将巴尧率兵攻剿省南土匪，驻军深州者累日，以刺史故，严禁骚扰，州境得以安堵无惊焉。

### 阮大令国桢

阮大令名国桢，字梅卿，浙江会稽人也。以律例之学游幕直隶，报捐府经历，旋改知县。己亥委署天津。时拳匪潜煽浙及津郡。

庚子正月，大令巡行街市，见童子三五成群习为妖术，执数人以归，诘其传授所自，言语支离，并执其父兄，严行扑责，使荷校游街，以昭炯戒。津城保甲局共十余所，每至一处必由局盖戮以为志。二月，密侦杨柳青设立拳会，移商练军分统杨协戎福同，拿获匪首五人，大令欲诛之，以格于上议，不果。然自此拳风亦稍息矣。

五月，保定铁路比、法工程师汎舟回津，中途遇匪，至津查检亡其九名，比人为多。时天津无比军驻扎，乃藉俄国马队溯流踪迹之。

至静海境，枪毙村童十余人。于是拳匪大哗，乘势而起，波及天津，城厢内外公然立厂。大令建言不用，津祸遂一发而不可遏矣。东城外某街，铁匠之总汇也，纷纷制造刀械，穷日夜不休，大令潜遣人阳为购械以觐之，订刀矛数千具，克日需用。铁匠应声曰诺，略无难色，询其何以如是之多，则为义和拳所订也。大令亲率差役，堵其街口，逐铺搜查，悉收其刀械以归，许为按件发价。拳匪闻之，合噪围其署，良久始去。叩制军节署，求见裕公，言大令搜其枪械，贻误大事，裕公为之开武库，尽出其兵械与之。十九日，法国驻津领事杜士兰照会裕公，索大沽炮台。不待照复，遽攻夺之。

六月十七日城陷，大令随裕公退守北仓，时僚属星散，幕府一空。惟大令与林大令学璠追随不去。七月十一日北仓失守，旋从裕公走杨村。十二日洋兵进逼，裕公吞金以殉，大令送其柩船于通州。未几通州、京师相继失守，大令间关至保定。

闰八月，联军踞省。各宪设立洋务局，大令为局员，与陈太守以培等同办交涉。时陶太守式璠代理保定，诸务丛集，日行公牍多委大令及吴刺史焘襄办，悉协机宜，太守深倚重之。

十一月陈太守赴任，大令代为会办，筹画精审，中外翕然称之。

初天津陷后，大令尝叙次其乱事始末，著于篇名曰《津乱实纪》，其宏才宿学，深识笃悃，略见于其中。谨附录于后，以资考镜。兹不赘述焉。

### 附录：津乱实纪

光绪己亥，义和拳肇衅于河间、深、冀之属。虽曰加兵，适成玩寇，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此祸基之所由伏也。吴桥令劳乃宣极言义和拳为邪教，议主痛剿，惜乎未能见诸施行。庚子春津人习拳日众，然所见者皆童子也。楨并执其父兄，责而梏之，俾遍游街市，以为众戒。一面密侦其授受之所由。昉获外来教师刘得胜及所谓大师兄、二师兄者五人，议杀之，以格于通飭论囚禁，然自此津邑此风敛熄。廷前藩司杰奖为有胆有识，存记酌委优缺一次。

四月间滦水事起，杨副将福同被戕，犹豫数日，未加大创，由是

长辛店一带铁路电线迭遭焚毁。桢闻之不禁慨然曰：“匪胆益炽，附从益众，祸至无日矣。”爰不避位卑言高之罪，议发兵痛剿之。亟请于裕宪，日或再见、三见以为言。聂军门意亦主剿，于是乎有杨村之战。果能乘破竹之势，遏方兴之祸，又何至内江外患一败涂地如今日事哉。乃未几而刚相出京劝谕，不复议剿，由是拳势日益披猖，电线、铁路毁坏愈甚。此祸福安危之一大关键也。

初保定洋人泛舟旋津，中途为拳匪所邀击，比至津失其九人。洋兵溯流踪迹之，以教民为之导。经静海境，幼童噪而尾之，洋兵怒发，枪毙十余人。村众哗聚与斗，而拳匪即藉端而起，搜杀教民焚其居。津邑西南乡与静接壤，虑波及，桢请于裕宪，愿得两营躬率以出：匪如来拒，则击之；若散归村落，则兵临村外，使缴军械各安常业，否则入村。搜拿数村之后，大势定而全境慑伏矣。裕宪嘉其议，以兵少不能拨给，戒勿轻出。于是津城内外拳坛渐多，桢力不能制；防营又未得帅命，而拳匪且视地方官蔑如矣。

五月既望，拳匪数十人过新浮桥，经院署而西。桢不胜愤懑，请飭各营严加剿办，弗听。请以练军分队梭巡以杀其势，裕宪颔之，而兵不出。至是而桢之计穷，而燎原之势作矣。

五月十八日，拳匪夜焚城内教堂。桢驰告裕宪，请发兵于城四门遥为之势，再以一旅入城冲击，祸可止也。裕宪默然良久，乃言曰：“城内自有制兵，速往知会。”嗟乎！桢岂不知城内有制兵哉。当华兵之附和拳匪而与洋人开衅也，桢进言曰：“天津数十年经之营之全在大沽海口，若不能守，则别无险隘足恃。郡城隳圯久，又与紫竹林阡圃相连，同在围墙之内，且城中无粮无水，不能一日守。不如无战，折之以理。夫索我大沽炮台，而以兵力胁我者，法国驻津领事杜士兰之照会也。中、法国家未尝失和，而杜士兰率开兵衅，弃两国和约，挠各国商务，如电请总署诘责其公使，并遍告各国，以窥其意而覘其辞，或可解缓兵厄未可知也。且紫竹林者各国之商埠，非战场也。即万不得已而战，亦宜舍各国而专力于法。尤宜以顾全商务为言，纠合各国，使法国退去紫竹林而后言战，则我宽然有余地矣。”二说皆未见用。及战局既成，义和拳谎言连获胜仗，蛊惑宪听，据以入告。此又

祸福安危一大关键也。

先是城关商民每夜唱号守更，厥后绅商百余人请于裕宪，愿与洋人约，围墙内彼此不开炮，彼全商务，我保生灵。议两上皆见黜。津人士遂携贰其心，无复守志。楨出示苦劝，弗能挽也。帅节本驻城外，大军亦皆集城外，孑然一城，无以为守。楨又进言曰：“城东门虽当紫竹林之冲，然街巷纷歧，非用武地。南门外平衍空旷，若敌据南营门置炮击城内，则莫之能御，我宜速往设守。”裕宪然之，而兵不至。楨议招千人，请饷不许；请炮二尊又不许。谕之曰：“成败全视前敌大军，尔辈城守何益也。”楨于是不复能为谋矣。既而敌果于南营门架炮击城内，伤亡甚重，逃者昼夜充塞于途，城几为空。

六月十七日，洋兵百余人突入南门外民房藏匿不出。楨命施火箭尽焚民房。奈箭不应手，令亦格不行。至暮，城外大军转战远去，城内则除运司于六月初十、十五等日新招芦勇及绿营而外，本无一兵一将。是夜运司三次上书告急，而外救不至。四鼓时楨冠履短衣，徒步持刀巡至南城，见楼焚市烬，势极危殆。手无尺寸兵柄，无计可施。挨至黎明，急趋院署转至宋营求救不得。回顾城内火光大作，盖教民奸细已纳敌矣。其时新浮桥难民壅塞，阻不能进。楨趋河北，始得裕宪、宋帅退守北仓之信。楨遂趋北仓，身居前敌战地，寝馈于炮林弹雨中者又二十余日。邑之杨柳青为转运要道，先是败兵溃勇沿途抢掠，道为之梗。绅士以告于楨，稟商林守，执杀三人、格毙二人，并出示为商民画策，民稍稍安，运道得达。

至七月朔，洋人日悬炮于西营门以攻北仓，而道远莫及，炮弹皆落村外。楨进言曰：“洋人枪炮无虚发，今若此，是诱我专力于前，将以袭我后也。”弗省。初十夜，洋兵分路抄袭猛攻。十一早，我军溃退，楨随裕宪走杨村。十二日，洋兵至杨村，溃勇未集，无以战守，裕宪殉难。其公子辈抢尸上车走蔡村。楨至蔡村河下纠船以待，即在蔡村附近地名砖厂河边为裕宪棺殓登舟。楨投宋营，因与裕宪患难相从，请假数日，护送柩船，于十四日至通州上杠而去。

未几通州失守，京师继之。宋帅退至保定，各路溃勇直注省城，加以拳教寻仇未已，讹言四起，城关大乱。窦直牧以筠奉护院觉罗廷

雍藩司之命，以省防需员，调桢返省。盖其时已无前敌矣。

夫义和拳不受法度，乱民也；托言神附，邪说也。以乱民倡为邪说，而官兵反与附和，以开衅于洋人，处必败之道，而求侥幸战胜于一旦，不顾其后，识者早知有今日矣。然当拳匪倡乱之初，直蚁附之众，螳奋之力耳。非特老成谋国，不难维持大局，定危为安。即桢昧如桢言苟得行，亦未必无补于万一，何至败坏颠覆一至于此！乃竟败坏颠覆一至于此，谁职之咎欤！呜呼，岂非天哉！

### 张大令日陞

张大令名日升，字晓峰，盛京凤凰厅人也。任侠自喜，不事家人生产。由吏员报捐巡检，分省直隶，加捐知县。历办永定、猪龙等河工，著有成效。尤长于捕盗，每谍贼所在，必身先勇役，挺械直入，迭获著名巨匪。

光绪二十五年，直督裕禄公委办天河两府缉捕局，在津尝率勇捕贼，以众寡不敌，身受殊伤，胫骨皆折，而意气自若，毫无苦戚状。闻者叹异。大吏知其能，凡巨盗黠匪官吏束手，胥委之大令。

次年六月天津失守，团练大臣刘公恩溥陷于敌，行台大乱，丁勇皆散；大令翼之以出，率小队退保通州。

七月，大令旋退保省城，沿途击毙拳匪亡算。时布政使觉罗廷雍公兼护总督，一见奇赏之，委带亲军小队，巡街守城，倚为心膂。

八月初间，拳匪约期会攻东闾，麇集省城。时廷公虑溃兵、土匪入城滋变，派兵防守四门，严禁溃兵团众结伙入城。拳匪约千人驻扎南关外小校场，欲持械入城。适大令守南关，拒不纳。兵匪交哄，鬻争不已。大令欲鸣角列队开炮轰击，地方官出为调停，准其释械，零星而入，购买什物；其党方散。未几，李傅相出示严拿拳匪，省城各会窜匿殆尽，而悍匪仍盘结不散。大令带巡勇二十名，至七圣庵、关帝庙各厂查禁，破门而入，擒匪首韩昌等七人，送巡防营务处，诛其二人。旋又拿获数名，分别正法、监禁，于是群匪骨慄，免逃鼠伏，省城遂无复逆党之踪迹矣。

九月官民接待水陆联军，大令皆从行，语具孙观察、陶太守事

中。时需次官僚纷纷避乱，省城一空，惟大令冒险不去。旋奉派为省城总巡查，会同法裨将殴贝樊维阿等出示，清理街道，安辑地方，民心稍定。

大令性疏散，不以文吏自束，跃马横戈，日与健儿为伍，有西官简率之风，常出入洋营，与联军官弁并辔驰逐，意气投合。一日往东关大营见法将杜以德，适遇教民多人罗跪营中，控诉廷公庇匪屠教。大令力辩教民言多诬妄，不可轻听。杜以德立将教民逐出之。未几藩库被封，宅门以外皆为洋兵所据。廷公自知祸将不测。夜间急召大令，谓之曰：“吾尝留心僚属，惟君血性过人，缓急可用；今其时矣，敢以家属相累。”因出其平日手绘山水一幅，持赠作为遗念。大令感泣拜受，以死自誓。是夕，姬妾辘重悉移运大令寓所。次日廷公被幽。大令百计营救，见西官誓折足恭，凡可以解救廷公者靡不至，卒不可回。及廷公遇难，大令预备棺衾，与府县素服往送；请于联帅收视尸骸，亲缝首级，血污淋漓沾襟袖，扬扬无厌色。廷公有妾燕佳氏，略知书明节义，闻耗痛哭，谓大令曰：“家主之用拳诛教，乃奉政府字寄，非得已也。今独蒙奇祸，抱不白之冤，自古忠而获祸，有如是乎？请将此字据刊布天下，使天下皆晓然于今日之事，非出于家主一人之私，则廷氏无遗恨矣。”因出其字寄付之大令，并以家事相托，乘间仰药死。大令厝其柩于廷公之侧。

十月，德、法设立权理司，大令总理保甲局，会同二国官弁巡城禁夜，修理街道，因在津购东洋车二十辆，募人挽运，中外称便。是为东洋车行于保定之始。

时华军皆撤调遣散，省城无一兵寸械，奸民乘隙，抢案迭出。惟大令所部巡勇百名，与洋人耦居无猜，常亲率丁勇捕盗，迭破巨案，盗风稍息。

次年春夏之交，四外土匪蜂起，所在啸聚，李傅相檄大令招募保靖马队一营，法将军巴尧亲为教练，历在祁、博、蠡、安平一带与法兵会剿。是后四出弹压，未尝宁居。五月德兵班师，法兵兼管全城，北关让归大令防守。七月，法兵方班师，而高阳县告急，拳匪数十名据教台村，请兵剿捕。大令率兵击走之，夺获辘重马匹不计其数。

大令好交游，不拘细行。各国官弁幕僚往还无间，而法之樊维阿濮吉颺等尤为狎习；往往酒食过从，优妓杂坐，淋漓酣嬉，颠倒而不厌。或为龙灯花炮诸杂戏，遍召西将临观以为乐。往来中外营署，日怒马驰骤衢市间，故时人皆称之为“快马张”云。长官皆喜其坦率勇敢不修边幅，凡人所惮为之事，胥以委之。初地方官求德、法诸将严禁其兵污辱妇女，诸将要首县代备女间；吴大令不乐居其名，诿之大令。大令毅然为之，于是一方得免污辱。惟性刚褊不避嫌怨，与人言庄论褻语杂作怒或谩骂，以故颇不誉于时。然交欢西人，保全地方，大令之力为多。虽妇人孺子皆知其名，不可谓非一时之杰也。

### 张协戎士翰

张协戎名士翰，字西园，山东济宁州人也。壮岁投效河标，荐擢直隶督标中军副将。

庚子正月赴津见裕禄公，言及拳匪潜煽势渐猖獗。裕公面饬回省后认真弹压解散。二、三月间历往白沟河、芦沟桥等处谕禁。四月定兴、涑水一带拳匪充斥，会同张观察莲芬、杨协戎福同、邢协戎长春、杨协戎慕时等筹商剿办，兼防铁路，驻军定兴。五月匪势益恣，扬言某日举事焚毁天主堂，并甘心于协戎。十九日天津开衅。六月初四日按察使觉罗廷雍公抚用拳匪，激以忠义。是日烧屠北关教堂，次日毁南堂。廷公派协戎率兵弹压，标兵开枪误中拳匪一人，毙之；其党大怒，索凶犯甚急，仇协戎滋益甚，阖署戒严。

时拳匪久攻东间不下，而安州属之徐果庄亦筑圩自保。廷公谓协戎曰：“今乘其筑垒未就，当急死之。若旷日持久，围坚备严，是又一东间也。请速往攻之，以锄后患。”协戎曰：“查徐果庄共三十六户，而教民仅二十户，余皆平民。若遽兴兵攻剿，玉石俱焚，我不忍为也。”廷公促之不已，协戎曰：“若必欲吾往，须有移文为据。”廷公乃致函协戎，略谓：“自前月已奉大府密饬，内地教民奸细，命所在文武严拿正法，不必详请。足下为省城统兵大员，攻剿教匪自是职分之所当为，乃犹斤斤于移文，不亦泥乎。仍请迅速往剿，无须移文，即请以此函为券约之据。”协戎讫不肯往。廷公又派协戎率兵攻东间，

协戎知东闾不可破，不欲往。而廷公迫之益力，乃驻军东闾附近张登、北宋、大庄等村，待时而动。廷公累牒趣战，急如星火，不得已会同拳匪合战。教民枪弹如雨，拳匪先溃，掣动官军不利。会协戎遑疾不能治军，于是谤议蜂起，有诋之为天主教者，有言与东闾教民为姻戚者，有言受东闾财贿潜通声气者。廷公以其战不力，飞檄撤回。振远军统领苏参戎长庆自请愿往，廷公壮之，许攻破东闾保升中协。苏参戎激励士卒，昌言于众曰：“吾兵一出，则东闾无噍类矣。”既而围攻月余，迄不能拔，协戎自东闾归，甫进南关，拳匪数十人咎其无功而回，遮马啰噪，勒令下马，以苗参戎开泰和解得免。

闰八月廷公议迎联军，需武员一人同住，陶太守式盥往见协戎。协戎曰：“吾身为武员，惟知主战主守，他议非所知也。今敌兵至而以礼迎之，与投降何异。”吾有死而已，必不为此辱国之行也。”太守具道保全大局拯救生灵之意，强而后可。遂与绅民迎至安肃南关。英参赞杰弥逊等问曰：“省城武员以谁为大？”金以协戎对。杰弥逊曰：“足下带兵几何？”曰：“五营。”曰：“今日来意云何？”曰：“为救百姓。”曰：“公等亦知自爱其百姓乎？省城惨杀教士，皆我国之百姓也。我国自爱其百姓犹之公也，乃坐拥重兵熟视其同遭惨害，而不肯一救，知自爱其百姓而不知爱人之百姓，是岂天地之公理乎？”曰：“非不急于护救，力不逮也。”因历陈所以不能保护之故。

次日联军至省，协戎仍与廷公迎于北关外。二十九日夕间，杰弥逊邀协戎计事，言及六月教堂被毁，咎协戎保护不力。协戎言：“当时极力保护，曾带兵前往弹压。”杰弥逊曰：“带兵几何？”协戎曰：“三十余名。”杰弥逊怒曰：“君抚有重兵，仅带三十余人，实力保护者固如是乎？”顾左右欲拘留之。协戎力辩兵虽多而分防各处，所余无几，当时左右只此三十余人，且中国武官无权，事不在我。杰弥逊穷诘不已，协戎乃出廷公派攻徐果庄一函。杰弥逊故识华文，阅毕词色渐和。时路子修在侧，亦力为剖白，尽欢而罢。未几，城守尉奎恒公与廷公等相继被拘，协戎不自安，乃往省南一带巡视地方。天主教士杜保禄与协戎有旧，光绪二十四年甘军闹教，殴伤杜保禄，协戎曾居间和解也。杜乃力保协戎无事，函请回省。

次年正月，有人告候补通判胡君长为廷公之私人。六月总理保甲局戕杀教士，胡君与有力焉；且乾没福音堂什物甚夥。德兵破门而入，逮至权理司，辞连协戎。言教堂被害情形及毕教士首级所在，协戎知之最悉。权理司邀协戎对质，协戎历述前事，托路子修代为洒涤，以是得白。

协戎宽厚长者，待下有恩，弁兵皆感之，故拳匪之乱上下相保，卒免于难。虽曾围攻东间，而教士、教民皆知其为人所迫，无怨之者。

### 杨协戎福同

杨协戎讳福同，字云峰，直隶清苑人也。以行伍荐保副将，加总兵衔，赏戴花翎。光绪十八年，协同直隶提督叶志超等剿办朝阳马贼，卓著战功。二十年直督合肥相国派委管带护卫亲军马队。是年中东启衅。二十一年相国奉命为全权大臣，赴日本马关议和，协戎从焉。濒行谓其众曰：“吾蒙相国超拔之恩，耿耿在心，此行和成则已，设有不测，吾当以身殉。”于是日随相国左右，腰藏器械，身不解甲者累月。及和议成，始随相国回津。

二十二年大名府属各州县盗贼充斥，戕捕役、拒官兵，势如燎原，浸不可制。知府荣铨列状以闻。直督王公文韶派协戎驰往开州、东明、长垣一带筹防缉。会同防练各军迭获著名要犯。而巨盗单泳汰等仍复结盟立会，阴谋不轨，羽党约千余名，所在抢劫，邻郡皆震。协戎设法会同文武员弁，先后擒斩二百余名。群盗大创，单泳汰父子踉跄南窜，卒购线蹶至安徽宿州地方获之。由是盗贼屏息，直、东、豫三省边境赖以安。二十三年撤防回津，乡民吁留不得，临行饯送塞道，甚有泣下者。王公以其勇敢勤能，治兵严肃，入奏预保。

二十四年裕禄公总督直隶，见协戎特器异之，派委分统天津练军左翼马队。

二十六年正月，津郡州县各村庄习拳者渐众，匪帜相望。裕公飭协戎赴各村查禁，百端劝解不受命，遂擒匪首三人交静海县讯办；余皆取具甘结，不准再练。二月，访闻杨柳青仍复设坛聚练，急带队驰往谕禁。群愚抗玩如故，又拿获匪首六名，解送天津县讯办；按村逐

户稽查甚密，余党始敛迹不敢公然习练矣。

四月涑水县城东南约十七、八里与定兴接界之高洛等村匪势大炽，文生某为之魁，聚众焚教堂、杀教民无算。知县祝大令芾稟请天津巡防营务处张观察莲芬带队前往弹压。张观察以匪众兵单，详请裕公檄协戎率兵会办。十八日随带骑兵两哨，乘火车前赴涑水。十九日驰抵高洛村逐户搜查，匪踪阒然。薄暮回城，遇伏搏战。盖拳匪阴聚数百人，分为两股，一伏史各庄壕中，在高洛北数里；一伏高洛村北，伺官军至，猝起猛攻。协戎意在趋散，不忍伤残，饬队随击随退。甫至史各庄外，而壕中伏匪复前抄截，前后夹攻。协戎不得已挥骑奋拒，击毙要匪单久正一名，从匪十九名，生擒要匪蔡培、杨大柱二名，从匪三名，夺获器械数十件，收队回城。将匪犯交县严讯，会衔出示，剴切晓谕，并饬拳、教各归安业，免究既往。

二十日电达裕公。旋往南汝河下庄等村驱禁拳场，安置高洛村马步防队。晚间回城，适裕公飞檄以东安一带拳、教搆衅，势尤猖獗，饬协戎设法分剿。二十一日急遣弁抽队驰往，因上书曰：“顺保各属莠民，自闻三月十八日邸钞有‘民间学习拳棒，自保身家’等语，无不公然演练，即无教民之所，亦皆迎师立厂，不服安谕。甚至红巾红带，百十成群往来游荡，几成无处不有。一若官军不能惩创，教民例应杀害。视焚戮抢掠为无罪，抗官拒捕为分内。高洛村学仅十日，为祸尤烈。昨以数百乌合之众竟袭百骑劲旅，并有‘拆去铁路，杀尽洋人’等语，凶悍悖逆至此已极。今日名为义和拳，转瞬即成叛逆。若不早为分兵镇慑，设法解散，燎原大祸恐在目前。拟请飞速函商聂军门，仍令邢副将酌带马队二、三营前赴保定，会同张中协三营，分认保、易各属。将王营官迪义马队三哨迅速调回，与李营官瑞步队一营，分布顺天西南两路州县，扼要巡察。如闻传帖聚众，固可速往开导，杜其滋扰。即使遇有抢掠，亦可立时救援，捕拿首要。若再任其猖狂，愈延愈广，愈惑愈众，举国悉成义和拳会，一旦同时起事，剿不胜剿，内乱外侮，势必交相逼迫，大局何堪设想。更可虑者，现闻都内拳场林立，万一勾引附近拳会在京滋事，京营五城。一若牧令规避，均推卸外来匪徒入城滋扰，直省文武何能负此重咎。乞将目前情

形切实声明，或函或咨请军机总署婉转敷陈。如能明降谕旨严禁练习，大局幸甚，生民幸甚！况宪台有言在先，即使中有阻止，亦可告过于将来。若能函知京营地面预先防备，似更周妥。”书上竟格不行。

时城北石亭驿距城约三十里，拳匪盘踞。协戎侦知之。二十三日亲往谕禁，不听。忽有数十百人执刀枪拥入，向前围扑。协戎督飭弁勇出街还击。匪首梁珍自恃神术，持械作法直冲，官军排枪击毙之，擒获匪党二名，余皆纷散。即命停枪收队，不忍穷追。仍遣绅董往谕，勒限三日撤厂，留兵三十余名驻扎石亭驿，自带队回城。

二十四日匪党见留兵无几，合噪围之。协戎闻信，急带马队三十名、步队百余名前来救援。方至村边，忽四外人声鼎沸，拳匪蜂拥而至，盖匪党先已传帖新、定、容、房、涿、易等州县，啸聚数千人。协戎知众寡不敌，意在解散，乃单骑而出，见匪首某僧，扬声劝诫。匪党不顾，举枪直刺。协戎左膀受伤，奋马冲突，手刃数人，力竭坠马，群匪乘势，刀矛猬集。差官卢琦璠、孙裕清出为救护，同时遇害。协戎体无完肤，脏腑皆出。步队继至，而官军已溃，受伤者十余名，余皆冲出。移时群匪亦鸟兽散。

祝大令募人将尸身抢回，停于城内城隍庙。部弁岳兆安由定兴闻信奔至，见尸身之惨，痛不欲生，亲拭血污，一军为之流涕；绅士方君开格慨捐柏棺以殓，其忠义动人亦概见矣。张观察将死事情形电达裕公，协戎故受知于裕公者，闻耗悼惜殊甚，为之泣下。二十八日其子栋等扶柩旋省，绅民素服哭送，填溢衢市。次日由火车到省，阖城文武列队恭迓，厝于西关外永宁寺，众皆致奠如礼。布政使廷杰公抚柩大痛，惟按察使觉罗廷雍公不至。盖廷雍公主抚，于协戎所为雅不以为然，与人言常诋之曰“杨差官”，故闻其丧独谢不往云。协戎既殉难，匪党益鸱张无所忌，定兴一带铁路相继焚毁，畿南大局遂一溃而不可收拾矣。

协戎刚直率性，才识敏赡，草文檄下笔立就。歿时年五十一，闻者无不痛惜之。其里第故居省城。未几天津兵事起，拳匪大盛，扬言欲肆毒其全家而甘心焉。一日，哗噪围其居，亲邻出为排解，责令焚

香助资而免。及洋兵到省，教民以其家曾经助团，勒罚钱百余缗。时权理司方出示禁讹诈，杨君楷走诉于美教士路子修。教民惧，旋以罚款送还。协戎死事最惨，其家既劫于拳匪，又厄于教民，议者多为之不平云。

### 邢协戎长春

邢协戎名长春，字鹤田，直隶清苑人也。同治二年投效督标右营，拔为骑兵，攻剿捻匪，直督刘武慎公长佑赏给六品顶戴，是为协戎起家立功之始。十年正月从征回匪，转战甘肃、新疆等处，迭克坚城。绥远城将军定安公、新疆军务大臣伊犁将军金顺公、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文襄公宗棠先后奏保荐擢参将加副将衔，赏戴花翎。

光绪十二年，台抚刘公铭传调赴台湾剿办生番。台湾生番向称犷悍，叛服不常，协戎剿抚并用，番社以安。十七年，巡抚邵公友濂汇案请奖，奉旨补缺，后以副将补用。二十一年，丁内艰回籍，总督王公文韶奏留直隶补用。聂军门士成一见奇之，倾心引重，派统武毅前军先锋马队，驻防开平镇。未几武毅军改为武卫前军。二十五年六月，因武卫前军训练三年著有成效，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荣禄公会同北洋大臣直督裕禄公奏保，请俟归副将班后赏加总兵衔。报可。是年八月，奉天锦宁一带马贼滋扰，协戎奉调剿办，斩馘无算，擒获贼目田大成等多名，威震关外，贼见邢军旗帜辄望风奔溃。荣禄公奏保，免补参将，以副将仍留直隶补用。

己亥冬，奉檄带领马队两营，会同张观察莲芬前赴河间、深、冀、赵州各属弹压拳匪，所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不用命则惕之以兵威。深州属有武探花某，以势豪为群匪魁，雄视一方，官不敢问。协戎至，勒令解散。某意气较铄，枝梧不受命。协戎曰：“若果有神术能避枪炮，则本军带有快枪，须呼出团众，一一排击试验。若神术可恃，则本统领情愿受业为弟子；如其不验，仍须解散。倘藐玩不遵，惟有按法严惩而已。”某悚息听命，因出示遍行张贴，各属渐就乂安。

庚子春撤防。四月保定、涿、易一带拳匪猖獗。张观察莲芬、杨

协戎福同等分防定兴、涑水。匪势日炽，兵单不能制，张观察因协戎在河间、深、冀等处办理拳教悉协机宜，稟请酌带马队数营前来会办。时协戎方请假回籍，二十三日奉聂军门电云：“已派中、左两营马队开赴保定听候调遣，勿须来津，即可就近会同张观察妥为办理。”二十五日马队抵省，住扎西、南两关。时杨协戎福同已于前一日在涑水县石亭村阵亡，张观察飞函请援。二十六日亲带马小队并左营赴涑水，会同张观察商办石亭拳匪。匪党已全数窜赴涿州。是日又接布政使廷杰公电省城吃紧。二十七日留左营驻扎涑水，自带马小队回省，由新城之高碑店乘火车至定兴南之北河镇，见大桥下堆积薪柴。时杨协戎慕时率步队三营会防铁路，驻扎高碑店，其部下徐管带分驻定兴城东。协戎至北河南之固城镇，即将北河情形电知徐管带，嘱其速带兵二百名伏于桥侧，以防烧毁。匪知有备，不敢动。

五月初间，迭奉荣、裕、聂三公及铁路督办盛京卿宣怀先后来电云：“芦保铁路责成邢、杨二统领认真保护，应于有桥站处分扎梭巡，首尾相应，遇贼即击，以遏乱萌。”时省城西南六十里之方顺桥已于初三日晚间被焚，道木拆毁数十段。廷杰公移请派兵保护，乃派中营前、后两哨马队分扎省城西南之大汲店、方顺桥、望都、定州等处，南北分巡。协戎亲赴各村劝诫，晓以利害，并出示遍贴南北两路电杆，拳匪稍戢。

一日赴高碑店见杨协戎计事回，至北河大桥上，有拳匪数百名植立不动，火车不敢前行。协戎飭火车照常行驶，撞死无论，拳匪始散。直赴大沟村，村与北河镇一水相隔，协戎入其村，呼团首面谕：“铁路系国家铁路，不可烧毁。”匪酋田洛羊，自称六十团团首，云：“我辈不烧铁路，然亦不得在此驻兵。”协戎云：“吾奉上宪公文保护铁路，是以驻扎北河，本军并不越铁路东，尔等亦不得越铁路西，各安本业，不必疑惧。”时有拳匪称羨协戎枪械马匹甚为精壮，其党曰“终当为吾辈用耳”。协戎微闻之，戒北河官弁严为之备。即日回巡方顺桥一带。

初九日夜间，左营聂管带告急，北河、大沟、两合等处拳匪数千，群起焚毁北河大桥，南至固城烧拆四十余里。北河两哨马队几为

所困，枪毙多人，其党始散。初十日，协戎晨见廷方伯，适张中协士翰亦在座，互商剿办，意见相同。是时省城内外均有拳匪，故谋议甚密，未敢宣露。请张协戎派步队一哨帮守铁路，至晚十一点钟，协戎密率马队衔枚上火车，一点钟至固城下车，三点钟驰抵北河，派兵两哨直捣通衢。拳匪约千人，作法相迎，官军开枪轰击，群匪惶惧。忽又有大沟匪党数千前来助战。是时北风大作，协戎暗带马队由东绕行数里，以抄其后，据上风施放排枪，拳匪腹背受敌，击毙数十百人，余皆逃窜。协戎戒士卒勿追，任其逃逸。抛弃红巾遍地，并获有涿州、南关、琉璃河、容城等处匪帜红黄洋布各一块，传单神牌上供宋江、鲁智深、武松等名号。是时有定兴附城各团匪首某率数百人前来援应，未至闻败，遁归。

次日，协戎又赴大沟北晤定兴罗大令正钧。协戎以拳首田洛羊系属地保，本在官人役，固请严办。并议会衔出示安民，严禁拳厂，如有他处拳匪至村具食者一体严办。罗大令立将田洛羊获送军中，带至固城镇梟首示众。因会同铁路总办孙观察钟祥督饬工匠修理桥道，每日由火车南北开行两次，来往梭巡，保定南北二百余里铁路赖以无事。先后驰禀裕公，公复函略云：“贵军分布各处，防护綦严，大麾昼夜驰奔，不辞劳瘁，恩威并济，卓著贤声。团首田洛羊现已擒斩梟示，足寒贼胆而靖人心。经此惩创，该处匪势当可衰减。今北河路桥业已修成，火车即日可抵定兴，非贵军严防镇慑，该处安堵不能如是之速，深慰驰系。”

初，聂管带派马队二十名赴涿州查勘铁路，在店被执，逃免者仅三人，拳匪取其洋炮使教施放之法，马勇暗将机器反背。以故初九日与杨协戎接仗，阵毙百余名，败归大悲，即将十七人乱刀惨害，体无完肤。协戎素爱士卒，闻之痛哭，回省于十七日在城隍庙诵经设醮，誓与十七人复仇。适大学士刚毅公奉命出京查办事件，驻节涿州，拳匪纷纷控诉协戎冤杀义民。刚公大怒，欲置协戎于法，拳匪益泉张不可制。协戎痛其兵之死，深以不能复仇为恨。

十八日，杨协戎由高碑店带队赴保定，驻扎西关。十九日天津开仗，大沽炮台失守。二十日奉聂军门急电，命克日带队旋津。杨协戎

先开拔，驻安肃。协戎率马队继至，午后至容城。拳匪前一日已闻传牌云，有二毛二千，谋邀击之。次日至雄县南关，城内已聚拳匪约万余。协戎见事急不敢宿，未刻先派马队据南关桥口，令步兵急速过桥，排成三队而行。马队中营横排在前，马队左营横排在后，行二十五里至某村外，有拳匪约万余向前阻截。协戎派雄县差人陈说百端，讫不容过。忽有悍党千余人，恃其妖术直扑我军，不得已麾军迎击，连放排枪，匪众大挫，尸横遍野，仅余数十人狼狈回村。

时大雨滂沱，天色渐暝，行二十余里而雨势增剧，军不得行。至四更，使熟习道路军士一名为前导，次晓八点钟天始开霁，拳匪沿途拦阻。已刻到霸州，见城上拳匪无数。州刺史遣人来告不能出城，贵军宜速避之。俄而拳匪由北门绕来，不计其数。城上拳匪亦乘势拥下，西、北、南三面红巾弥望，兼有洋枪、土炮猛扑官军，马队受伤七人。协戎带马小队闯至南关，见拳厂一座，旁积薪柴如丘，纵火焚之以惊群匪。烟焰蔽天，乘势奋击，毙匪无算。协戎宣令行路为要，不必恋战。霸州原系协戎经过熟路，稔知东关外河水甚大，非桥莫过，深惧桥为拳匪所据，军不得渡。遥望堤上匪众二、三百人执旗喊杀，乃单骑直冲，连放手枪，马队随之，拳匪惊疑北去。协戎见河乾无桥，喜出意外，将马队列于大堤，使步队先行。拳匪尾之。行三十余里，距霸州之信安镇八里少憩。拳匪踵至，众约数万，四面围之。协戎戒步队勿动，马队扑击，枪弹如雨，匪众奔溃，涌入村内（以舆图考之，村当是张家庄），我军用开花炮轰击，当者辄靡。步队以排枪四面围攻，马队由西抄其后，毙匪尤众，余皆四散，命收队勿追。

至信安镇天已昏黑，村边灯光香火灿如列星，拳匪约有数千，枪炮之声不绝。我军由南面绕过，行二十余里，前途有河横阻，幸水不甚深，约七、八寸，乃乱流而渡。漏四下至东安县南境王家圈磨义港一带，昏夜不能辨路，但见南堤下举灯燃香、喊杀震天，陡放洋枪。协戎饬步队以枪相迎，将灯香全行击灭，且击且走，至天明又遇拳匪数起，每起千百不等。至武清县王庆坨，由西边绕过，顺堤而行。匪党愈聚愈众，我军前后受敌，只得挥马队冲击，拳匪稍散。行至永定

河南岸义光港，遥见一人飞马而来，近视之乃方姓者，前在两协戎部下曾充什长。据云：“前三日保定义和拳传牌至此，称有二毛二千，困众欲出村迎击。我疑之，故前来探视。不意乃遇统领。”于是使人回报，命速造饭饟军，马步兵勇不寝不食者已三日两夜，至是始获一饱。

二十五日午刻到天津，聂军门方在北仓与洋兵接仗。杨协戎步队调至海光寺，协戎自率马队由北仓西面变步队包抄，以分洋兵之势。二十六日晨谒裕公，言及“大局已坏，窃思一策，莫若数拳匪罪恶，照会各国先行停战，痛剿拳匪以消外人之愤，或者可以挽回。”裕公云：“日昨有廷寄。”因持与协戎观之。协戎知事不行，叹息而出。二十七日洋兵据武库。六月初一日见聂军门，军门云：“拳匪与君势不两立，严备待君已久，京城刚相与制军有信，言君前在保定办理不善，物议沸腾。并闻此次回津，沿途有骚扰情事，与君不利。君可先回开平。”初三日奉军门饬带队回开平。初五日甫至，已有檄撤差听候参办，所有队伍交朱副将鸣安接统，克日交卸离营。

协戎沈勇有谋，能耐坚苦，每战身先士卒，所向披靡。尤留心戎政，在开平四年，所练武毅先锋马队，为北洋诸军冠。常演为图说数十页，行阵步伐瞭如指掌。营中设有身技架，高二丈余，日督弁勇练习，猿升上下，趑捷绝伦。自制枪牌雷车，上支钢板能遮枪炮，左右暗置雷箱。一人推之，八人随之以行，运动灵捷，败则委弃而去，敌兵触之，箱雷炸裂，震及他车，各箱皆炸。又制摔雷，以铜为之，椭圆如瓜，一端系绳，形类流星，临阵飞掷数十丈以轰敌军。平时推诚待物，人人乐为之效死。其尤得力者，文案则有吴君世泽、董君仁杰；部弁则有哨官张文升、哨长阎洪泰、差官叶长清、纪巨臣诸人。同甘共戚，上下一心。故提千百饥疲之卒，沿途遇险，转战数昼夜，卒能维持不败云。

### 范游戎天贵

范游戎讳天贵，字受之，直隶沧州人也，原籍青县。性豪爽，有权略，由行伍荐保游击加副将衔，为梅东益军门分统，带领左营马队

驻防泊头镇。镇当南运河之冲，属南皮、交河两县，故为盗贼出没之所。游戎至，迭擒著名巨盗，远近肃然。光绪二十三年，以梅军门保荐，得旨著补缺后以参将用。

庚子夏，拳焰披猖，沧州尤甚。以梅军门曾经剿匪，诬为天主教，勒罚钱米。军门持重不肯轻于启衅，而拳匪逼胁不已，至禁其军人汲水买菜，并扬言欲焚屠不遗余类。一军皆愤。五月天津开仗，游戎奉调赴前敌，二十九日过沧州，白军门力主痛剿。适军士试枪误伤拳匪，其党大哗。汹汹满街，遂纵兵袭击，歼匪千余名，凶焰大挫。寻赴天津，前敌战不利。初，聂军门士成所部武卫前军皆洋操，曾在武清县属杨村一带剿除拳匪，匪党衔之次骨。六月十五日，军门阵亡于八里台，队归马军门玉崑接统。十八日天津陷，军溃逃至畿南各处，多为拳匪所杀。往往聚众自保，不敢散；或在府河一带抢略商民，河路梗塞。大府檄游戎招抚之，得五营。七月京师失守，溃兵南奔者络绎于道，省城岌岌。护督布政使觉罗廷雍公知游戎宿将，檄调来省，驻军北关外韩家庄。

八月拳焰渐熄，廷公亦大悟其不可恃。忽有天津候补道谭文焕者，率领拳目八人骑马带枪入城，寓于穿心楼西双陞店，道路惊相告，人心浮动。谭文焕等往谒廷公，具言八人皆义民，魁首神术奇验，技击精娴，欲请兵东下图再举。公面折之，词色甚厉。谭等知事不行辞出。然公意不过摈斥使去，初无意于杀之也。藩署内委金大令永刚明果断，疾拳匪如仇，与幕府会议密劝诛之。公急召游戎进城即店中捕之。既而调知谭等已出东门亡去，乃率轻骑尾追。夜分驰四十里将近板桥村，闻谭等已宿某店中，恐昏夜莫辨不利搜捕。迟明入村围其店，则谭等已先逸去。急追之，至高阳县城西十里邢家南地方及之。游戎踞鞍拱手曰：“诸位少留，某奉方伯谕，请诸君回省计事。”言已，与数十骑皆下马。拳目八人亦下马立。待各道寒暄毕，游戎曰：“有机密事相商，此处冲途多行人，不便叙语，请至路旁丛林下少憩。”令兵代诸酋负枪械，乘机悉执之，缚于树。初遥见前途一人骑骏骡奔逸如飞，瞬息不见，至是诘之，则谭文焕也。游戎曰：“方伯有言，闻大师兄等有闭御枪炮之术，谨派某前来试之，”连毙七人，

割其首级，留只三一名为生口，驰归复命。廷公大悦，拷讯只三，供称：为首曹秉义即天津之曹老师，劫裕制军开军装库者也（曹福田别是一人，辛丑四月在静海县属为村民所获送县，六月伏诛）。乃立斩只三，与七匪首级梟示四门。因出示暴拳匪罪恶宣布各属；一面奏参谭文焕革职严拿，报可。适沪上李傅相亦有电至，令照电出示认真剿办。于是匪党闻风震慑，纷纷解散，不敢如前之猖獗矣。

方谭文焕之逃免也，议者颇疑游戎以同官故阴纵之，后亡至青县界，为梅军门所获，械送省城，联军到索归洋营务处，与廷公等同系于北街，未几解至天津杀之。拳目八人既诛，余匪恇惧。然各处悍党仍盘结不散，新容之白沟河、新城之板家窝尤称老巢。廷公恐引洋兵南下，急派游戎率所部五营进剿历安、容、新、雄等县，沿途诛匪无算，白沟河一带贼堡划除略尽。最后鏖战于板家窝，吕军门本元、何总戎永盛诸军皆会，匪党殊死斗，官兵围攻甚力，卒复其巢，杀二千余人，畿南匪党遂不复振。说者谓此次惩创之烈，自官军剿匪以来未尝有也。

闰八月，联军既踞省城，四外州县时有洋兵往来游弋。九月游戎驻军白沟河，一日带亲兵数十名巡视地方，忽遇英国兵队，方欲下马前致词，英兵以为来敌，已猝开枪击之，游戎殒焉。时年六十余矣。

游戎状貌魁垒，善隶书，卑躬好礼，喜与贤俊交游，论及时势，或感慨为不平之鸣，忠果之色见于眉宇，有古名将之风。闻其歿，识与不识皆叹惋之。

记者曰：方省城之议接联军也，廷公命陶太守致书联帅，言现在各股拳匪已派游击范天贵等提兵进剿，诛锄殆尽，当事并无庇匪之意，今正在议款，愿各明礼让，重结邦交。联军初欲开炮轰城，及闻游戎剿匪甚力，始幡然而止。然则省城得保无恙，虽由于诸君子周旋补救，抑亦游戎创匪之功也。乃大难未夷，而长城遽隕。惜哉！

### 宋先生朝楨

宋先生名朝楨，字弼臣，直隶南宮人也。以廩贡生报捐教职，选

长垣县训导。光绪二十二年因海运保升，选束鹿教谕，又以本年在海运出力，保知县。二十六年直隶学使张侍郎英麟保荐教职，以先生为最优，先生故受知于莲池书院主讲吴挚甫先生，以现任教职兼充书院提调者十余年。二十四年丁内艰去任，为书院提调如故。

庚子五月拳祸作，匪党日夜围攻东闾，炮声达省城，被创回省者络绎不绝。时谣言四起，南北关耶稣教堂守兵撤回，危如累卵。吴挚甫先生夙善于诸教士，私忧窃叹而不能救。六月初间拳祸益棘，先生尝谓予曰：“今教堂危在旦夕，教堂不保，则他日议款必有不可了之势，而其祸仍中于国家。吾有一策可以使教士、教堂安如磐石。按万国公法，凡各国交战，必有红十字会从事其间，不论本国、敌国将士受伤，一体收恤医治。今美教士罗子云为当代名医，有扁卢之目，义和拳攻东闾负创归就医者踵相接，诚使各宪聘为官医，设立红十字会；一面出示剖晰天主、耶稣判然两教，将教士一视同仁之意遍谕拳民，受伤者一律医治，因以保护教堂，或可免意外之患。”予曰：“夫以拳匪之冥顽不灵，长吏之刚愎自用，而与之论公法，先生计虽善，其如势不行何。”越数日而南、北关教堂相继毁，教士、教民数十百人骈死，其中无一脱者，时六月初四、五两日事也。

先是吴挚甫先生以外国语言文字为当时急务，昌议设立英、东两文馆，招集三辅有志之士肄业其中，生徒辐辏就学者甚众，东、西人士往来无间。于是匪党谣诼蜂起，诬为天主教。至是吴先生避乱去省，以先生留守书院。二十二日生童方应斋课，忽闻炮声隆隆，拳匪数百人蜂拥而入，攀楼登屋，欢呼大索。有高才生某君，拳匪劫其篋得洋印书籍，欲执以归。先生方在院监试，苦口与争，始释。门者旋报拳匪在莲池之高芬阁、奎画楼等处执六人以去。先生大惊，急往见布政使觉罗廷雍公言状，欲求令箭驰救。廷公不肯与，先生固请不已。适巡防营务处委员吕大令增祥等亦力劝，始颁令箭驰救，卒脱六人于难。

闰八月各国兵先后到省，英军幕府路子修与先生有旧，因就先生寓居书院。十月英军回京，继为德军幕府。路子修在省城传道久，于中国风土人情洞悉靡遗，英、德将帅倚之如左右手，所言无不从。官

民有急难不能自达，率皆托先生致意路子修转达英、德统帅。先生往来陈说，凡有益于国计民生者，无不为。高观察、陈太守、吴大令办理交涉，先生之力为多。代绅民求请护照，赖以保全身家者不可胜数。十一月法兵略地至易州娄山村，有天主教民乘势纠众虏其富绅王某，复入村横掠，被村民格杀二十余人。教民愤，欲请法兵屠其村。王氏大惧，亟进省求先生出为调停。先生因路子修转托桑神父见天主教士杜保禄、席宾猷，力为驳辩，教士语塞，娄山以此得免。其排患释难多类此。

先生沈毅有为，精于吏治，浮沉冷官者十余年，识者皆惜其长才短驭云。

### 贾 先 生 满 堂

贾先生名满堂，直隶清苑人也，世居城东之臧村。家赤贫，为铁路司事以自给，因得娴习英法语言文字。

庚子秋，联军踞省城，时有洋兵游弋四乡，入人家虏夫役、剽财货、戏妇女，乡民患苦之。惟至臧村，先生常率众迎于郊外，操西语以劝阻之，洋兵辄舍其村而他适。间或入村欲有所为，先生必百计调护。父老公议设立洋务局，推先生董其事。洋人至，延入局中，以礼优柔之。各国弁兵渐与先生狎，谈宴过从，几若忘其中外者。村民皆倚先生以无恐，邻村有缓急亦争走先生所求救，趋至数语，事遽解。先生急人之难如其私，然性廉洁，人有所酬谢辄不受。洋兵自他村掠得牲畜财物赠与先生，必访原主追还之。

方是时，华人娴西语者多为洋人所募，充当翻译，坐致厚贲鲜衣怒马，竟以声色自豪，世俗多艳羨之。或劝先生何不入洋营获厚利，先生自以食毛践土，誓不为敌人所用。安州官绅闻其名，欲以重金敦致之襄办交涉。先生顾恋桑梓谢不往。以故东乡数村得免躏扰。及联军退，乡人衔其德不置，为醮金购田数十亩以报之。

### 路 牧 师 崇 德

路先生名崇德，字子修，美国纽约人也，世传福音教。先生少肄

业学堂，迭拔异等。旋推升为长老会牧师，简派入华，宣道于京师。光绪十九年，美教士怀定、医士罗子云等在保定设立长老分会。二十年先生自北京移至，奉母与俱。

庚子春拳祸起，其母感世变思归，四月奉之归国，送至上海而回。五月初抵天津。时铁路毁、电线断，欲回保不得，寓居紫竹林。未几天津开仗，困围中者月余，已而各国兵大集，连陷津京。闰八月，英统领罗堪伯率马队二千赴保定，以先生娴于华语，又旧游保定，夙习其风土人情，聘参戎幕，随军西上。二十八日抵保定，而北路联军已先至。先生故有名于省城，时洋兵云扰，人不自保，闻先生来奔相告，争欲自结，倚为保障。时教民积忿之余，乘洋兵之势，寻仇报复，波及良民。土匪藉端假冒教民四出滋扰。先生刊帖布告城乡，严禁教民讹诈，故耶稣教民独驯谨守法，官民称之。

九月十四日，联帅邀华官集藩署会议，处置廷公事，府县皆至，而未带翻译，言语不通。联帅怒，华官仆从多被殴辱。先生趋至，数语乃解。

十月，英军回京，荐先生于德军幕府。德军兼管英界，总统葛德禄、副统黎熙德等见先生皆爱重之，倚如左右手，事无大小悉以委之，翻译卷舌束手。先是，德军初至，骄悍淫掠，德界糜烂不堪。英军议欲回京，让德军代管英界。绅商大惧，群谒英帅吁留，冀免德人鱼肉。及德辖英界，设立巡捕厅，约束綦严，顿易前辙，商民赖之，先生与有力焉。

未几，德、法公设权理司，法官为杜姓，旋易哲幔；德官为黎熙德，先生兼参德国司政，弊绝风清，贿托不行。时洋兵暴横，所在躏扰，官民有急难，争走先生所求解，先生辄亲往拦阻，或邀德帅偕往，日奔走无暇晷。省城文武外至各州县办理交涉，皆倚先生居间调护，往来计事，舆马闾溢。求请护照者肩相摩于门，人人各如其意以去。德帅至呼之为“护照公”。数月之间，保全地方，潜德高谊，不可殫述。今略举之约有四端：曰隐恶；曰扬善；曰急人之灾；曰恕人之过。

方权理司之初设也，有人持呈词一纸，历诉候补县某君奸利事，并指其为廷雍公爪牙，七月间曾率兵查搜教民，欲求德、法统帅拿

办。先生婉谢之，事乃寝。又洋务局某翻译致书先生，发函视之皆刺举某绅董阴事，欲求德帅案问。先生阅毕，火其书。其隐恶有如此者。天主、耶稣二教向称水火，交相诋谩。先生不分门户，与德幕桑神甫为忘形交，逢人必称其贤。平日见人一善，津津不容口，其扬善有如此者。省城罚款限一月催齐，而绅商不以时缴，迟至数月。西官谓陶太守有意延宕，聚议于权理司，欲派法兵拘诸幽室，公举吴大令国栋摄理府事。先生力阻之，密见太守劝其及早催齐，太守得无事。惟力阻法兵之语则未尝一言，虽太守亦不知也。德、法分设巡捕厅，禁夜甚严，定例九点钟净街，有民人赵某与回民马某犯夜，为德兵所执。赵某有狂疾，殴伤德兵，德兵拽送巡捕厅，二人坐大逆不道论死，行刑有日矣。先生见德将力辩其枉，卒释之。其急人之灾又如此。五月北关教堂被难，附近村民乘机剽掠，几于比户有教堂之物。九月间为教民查悉，搜出砖瓦什器不计其数，村民人人自危，以为祸且不测。先生略予薄罚，各立字据，经官具结，严禁土匪藉端讹诈。拳匪之乱，候补通判胡君长年总理保甲局，查封北街福音堂，恐堂中器物为拳匪所得，悉运归其私第寄存。未几教民踪迹得之，又有人告其为廷雍公之私人。德将怒，逮至权理司严刑讯鞠，胡君自分必死，作绝命词以见志。先生恻然，为言于德将，释之。胡君深德先生，悉以原物送还，并订交焉。其恕人之过又如此。此外，保护房产、矜全人命不可缕数。十二月权理司以讼狱繁难，增设权理分司，法官为濮吉颀，德官为艾博，先生荐英教士叶守真佐艾博治讼狱。

次年正月清苑县吴大令倡议劝捐，在西关外购田九十六亩，以备长老会重建教堂。官绅商民素德先生，踊跃争输，四千余缗顷刻而就。五月撤权理司，德兵班师，先生留省专管教务。自是先生德望日隆，一言路子修之名，识与不识无不敬者。四方贤士、大夫、名卿、巨人至保定，辄以一见先生为快。

说者谓，先生遵救世之旨，躬行实践，以德报怨，名动三辅，自西人入华传教以来未尝有也。先生讲学，以推诚爱物、省躬克己为宗旨，善谈名理，言及救主宰世垂训立教之源流，亶亶不倦，奥旨精义与儒道合者十之八九，尝语其徒曰：“人之宜戒者，不一而足，而尤要

者则有三端，曰骄傲；曰忌嫉；曰色欲，此三者人人所同具也。吾闻儒者之道，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我则不然，我所非诸人者，我皆有焉，不过愿与诸君共戒之耳。”又曰：“人之大患莫甚于自是主宰，以外岂有无罪之人。乃士大夫率皆以贤自处，而以不肖待人；以君子自处，而以小人待人。吾尝见中国人谈及时事，动曰中国风俗日衰，人心日坏。夫彼亦中国人，而顾痛诋中国不遗余力者，盖谓中国人心虽坏，而我却不在其列，俨然以众浊独清自命，此最足干神明之怒。人能反躬自责，则庶几矣。”其精理名论多类此。

记者曰：先生与德帅素非相识，初入幕倾心任之，言听计从。冠盖往来，其门如市，不以为揽权；解纷拯溺，隆德洋溢，不以为市惠。议者皆称葛德禄、黎熙德等休休有容，知人善任，故先生得行其志。然苟非至德纯行，有以见信于人，德帅推心倚畀，能如是欤。善乎！韩昌黎之言曰：“其所凭依，乃其所自为也。”

## 劬龠官书拾存(选录)

罗正钧

**编者按：**本书二册，一九二〇年湘潭罗氏养正斋刊。罗正钧，字顺循，湖南湘潭人。举人出身。光绪二十四年署直隶抚宁县知县，二十六年上半年署定兴县，三十一年署清苑县，继升署保定府知府。三十三年升山东提学使。辛亥革命前解官归里。著有《劬龠文稿》、《劬龠官书拾存》、《左文襄公年谱》、《辛亥殉节录》等。今选录署定兴时有关义和团的禀帖十七件和《上陈又铭丈书》。

莅定数月，无日不办理拳案。文告函禀无虑数百件，纷纠抢攘，起草辄付钞胥，不及录存。此十数件则据案头口占倩友人褚采丞煊祖缮写者。昨过汤阴，采丞谈及另有录存之本，竟于篋中搜得之。颇足考见肇事本末。覆阅不禁怆然。庚子十月记于汴梁寓舍。

### 1. 申结仓巨村民教争地一案禀三月二十四日

敬禀者：窃卑职境内仓巨村民教争地一案，蒙宪台谕令早为讯结。其事缘于光绪初年，该村洪庆寺僧人物故，遗庙产一百二十亩。有外村僧人图据其地。本村教民郑得禄出首控告，将僧逐去。遂倡议将其地六十亩作为村中办差之资，归十五家经管，立有碑据，相承已二十余年。至近岁郑得禄之子郑起接办，与胡姓屡次构讼，亏空公款。村民但幸不出差钱，于庙产凭据用途久不过问。去年于村中敛钱归补亏款，乃起成讼，而前次同管十余家大半零落无人质证。郑起乃私将碑文磨毁，别造碑文，底稿谓“其地载明系奉教私地”。碑为村众所毁，互相抵赖。经钱令屡次集讯，抗不遵断，坚以赔碑为辞。卑职接讯则称赔碑系出伊神甫之意，法教士席宾猷来书亦断断以碑文可据，必责令村民赔立，语尤恫喝。盖其注意在占地，既伪造碑文，碑赔则地不争而自占。

卑职检查光绪三年旧卷仅有逐僧一节；不独无地断与教民之说，亦无作为村中办差明文。嗣密在该村访得办差旧册，载有原管十五家姓名。传郑起逐加研究，始一一供出，与原册相符。又先于无意中询悉，该村教民历来仅只四姓，互相质证，其地为合村公产，已不复能狡辩。执此以与席教士两次辩诘，始不坚执，但言因公亏空之钱须由村中摊出等语。卑职当即应允。随传两造极力开导，断地本系庙产，仍归合村办差。公地按照向章择十五家公同经管；其郑起亏空之钱，查系为公花用，自责归村中摊出，当堂交领，至毁坏之碑，既不得毁碑主名，又无墨拓原文。另由卑职查照案情，出示刊之于石，以杜争竞而垂久远，两造俱各输服，业于本月二十一日具结完案。知关宪廑，敬以禀陈。

拳祸发难于涑水之高楼村。其地距定兴县治十二里，距属境之仓巨村仅八里。两村皆有民教相争积案。高楼之习拳犹后于仓巨。受事后心知必为祸胎，即传两造平心审讯。此其断结缘由也。仓巨自断还公产后，民气稍平，不一月而涑水高楼难发矣。几为祸首，亦险矣哉！

### 附禀

敬再禀者：卑县境内牛角、老李二村拳会，于上月初九、十等日会同赴令撤散，业经禀明在案。仓巨一村顷于结案后亦经具结不复练习。窃查此项拳技行为诡秘，委被匪人引诱，借邪术以为倡乱之资。揆之国法，万无可宽。惟其以仇教为名，愚民积受欺侮，所在煽动，即勉强具结。此灭彼起，其源终不能绝。是非有以大服其心，断难骤遏其邪焰。现法国公使既屡向总理衙门以保护教民为辞，可否由宪台将各属民教相仇情形，切实转详督宪，奏请飭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该国公使，以民教构衅已深，有非官司所能禁制；应请将传教一节会同另订妥善条约，互相禁制，以靖民气。然后于拳匪正其邪教之名，有犯必惩，庶拳风可期渐熄，而民教亦得相安矣。愚昧之见，是否有当，谨并禀陈。

友人嘉兴劳君乃宣宰吴桥，上年著《义和拳为邪教源流考》，禀请严禁。一时物论哗然。愚以为偏重禁拳，未足以平民气。因有此禀，匆匆未能自畅其说，批回另单并悉而已。劳君旋以资得内用，难发时去官南归。先几之哲，岂不伟哉。

## 2. 外匪窜入焚毁仓巨村教民房屋稟 四月十五日

敬稟者：窃卑县西北境与涑水高楼村紧相毗连，于本月十四日早，访闻该村聚有义和拳数百人，将与教民开仗。当以该村距卑县城仅十数里，深虞阑入。随移会本城营汛把总陈镇分率兵目干役前赴交界处，察看防范。并遣役分饬各处教民以匪势鸱张，相离既近，应暂行迁避，免被扰害。至傍晚时分，探得高楼村教民被害多名，教堂房屋亦被烧毁，尚未波及境内。当将大概情形稟明在案。

十五日巳刻，各役回称，属境仓巨、庞各两村教民均已于昨日遵谕迁避一空。石柱村在教之辘重妇女亦均搬赴他处，惟年老教民数人守住教堂坚不肯去。卑职立即亲赴石柱理谕。旋于中途探得，高楼村匪众绕出县境，已向安肃安家庄一带而去。节询来往商民，语各相同，意谓暂可无虞。迨至本日下午，突闻仓巨村教民房屋被匪焚烧多间，该匪众旋即四散。幸教民日间先嘱躲避，未伤一人等语。卑职现在会同营汛驰赴该村查验，并访教民现逃何处，以便设法安抚。惟查此股匪势业已大张，卑县地处冲途，在城汛兵无多，难资镇慑。尚大股再行阑入，其害何堪设想。

查保属一带业蒙督宪派中协杨副将专司防护，可否仰恳饬令张总戎酌派马队二哨，迅赴卑县城内驻扎，以便相机协防，俾免疏失。不胜吁祷之至。除查勘实在情形再行驰稟外，所有卑县仓巨村教民房屋被外匪窜入焚烧、现正驰赴勘验，并请拨兵协防缘由，合先稟请示遵。

此涑水拳匪肇乱之始。定兴仓巨村民教相仇过于涑水高楼，以断结积案得缓其祸。高楼事发，逆知必波及仓巨，闻耗即勒令各村教民迁徙，故外匪窜合烧毁仓巨教民房屋，未伤一人。厥后赔款亦轻，亦先事预防之效也。次日予往仓巨勘验，绅商以拳焰方炽，涑令昨在高楼几蹈不测，皆来阻止出城。沿途巨民亦纷纷劝予弗往。将抵仓巨，望见村民红巾持械，屯聚皆满，书役惶惧欲逃。予驱车径入，村董乃有出迎者。随往勘烧毁房屋。拳众纷纷放械环观，途为之塞。予令从役挥之退，亦皆辟易。勘毕至公所，传村众戒谕，皆俯首无辞。盖民习拳以仇教，因以仇官。予自问

未尝袒教，于民无怨，故无所惧也。惟其愚实由上之无教，殊对之生愧耳。

### 3. 撤毁仓巨村拳厂稟 四月二十八日

敬稟者：窃卑县境内仓巨村，于本月十四日夜被涑水拳匪窜入焚烧，教民房屋业经卑职正钩会委勘验稟明在案。查该村民教杂处，自去岁因争庙产构讼，村中即经练拳以图抵制。卑职正钩抵任后，查悉该村以仇教练拳，根原则在争地一案。非先清其源，其流不止。随复传两造，再四研讯，究明衅因，教民垫有公款而起。因饬庙产仍归公管，而别由村中筹资归还教民垫款，以昭公允。两造俱各允服，于练拳遂亦具结停止。然其根株终未能绝。及涑水事起，遂乃明目张胆盖设拳厂及红灯照棚场。附近村庄亦有相从学习者，声势颇盛。

嗣经卑职查知，该村众于教民井内起有火枪多件，饬差勒令缴出，辄复迟延。乃会同副将占魁，于本月二十日派队前赴该村相机查禁。慑以兵威，村民虽即出具停练甘结，而于交枪一节，犹借御外匪为词，不肯遽缴。当以其犹怀两端，有非口说所能晓谕。惟高楼甫经决裂，该村相处既近，若遽加以兵力，势必纷纷窜合乱众，为害滋大。当由副将占魁复饬前弁赴村，谕令良善迁避，示以必剿之意。一面由卑职正钩觅请于该村熟悉之举人许孟松、侯选理问张振甲，前赴该村极力开示利害。其时附近各村相从学习者已渐觉悟解散，其势渐涣。至二十四日，遂将所藏教民抬枪四杆、火枪六杆缴送到县。是日，卑职正钩适遍请各乡士绅于县城晓谕利害。据称仓巨拳民实大有悔心，不复狡抗。次日，该村文生闻毓珠来县投称，村中实皆诚心改悔，业将棚场拆毁，并自陈奉饬禁劝不力，实难辞咎等语。卑职等于二十七日，会同亲赴查验棚场，实已一律拆毁，村众学习者亦皆散尽，其地方香头人等均出具永不练习甘结。卑职等复逐加开谕，村民皆环跪泣谢。察看情形尚为诚心改悔，如无外匪勾引，当不至再有反复。业由副将占魁选派马队二十名驻扎该村，以资镇慑。

伏查定兴习拳，本传染未久，其新起数处均视仓巨为进退。今该村根株既净，各处自可一律解散。除由卑职实力稽查，不敢稍涉疏懈

外，所有阜县仓巨村拳民业经解散、棚场一律拆毁缘由，理合会同稟请查核。肃此具禀。

涑水事前撤毁牛角、老李两村拳厂。仓巨练习最早，与新城各团相呼应，植根甚深。予既为收回公产，此次虽借兵力撤毁，复刚柔并用，期服其心。若无新城拳匪入境勾引烧桥，定兴拳焰几熄。在上迁延无定见，视匪有若骄子。一县之微，难以挽救全局，况国是全非哉。真可叹也。

#### 4. 请飭官军回扎高碑店并攻涿匪寨 五月初四日

敬禀者：窃五月初三日奉到宪台函谕保路一节，已电邢军马队分巡安定等因。仰见慎重巡防至周且密，莫名钦佩。旋于初四日上午，邢军王哨官等马队两哨抵定，分扎城关。本月驻高碑店，杨统领复派徐营官步队一营开抵定兴车站，据称奉令保护车站上下十里铁道。查阜县民情浮动，数日内会同王营官宽严互用，甫将练习拳术各村劝谕解散，民情甚为安谧。

本日忽马步队纷来，一时大为惊扰，谣言顿起，至有欲赴涿州请拳者。而钱当各行亦纷请闭市。卑职立即出城，谕以兵系保路而来，并无别故。虽稍得安定，然犹不无惊惧。

至下午复奉到臬宪札飭拳匪窜扰，为害匪轻，飭令会同营汛防军严加防范，外匪阑入，即行捕拿等因。查已到马步各队均系保护车道，而定安一带绵亘尚百余里，匪踪出没无常，诚有如宪谕路远难保，不无疏失。卑职窃以为与其枝节而保未烧之路，防不胜防；何如并力以攻已聚之匪，可立期解散。现该匪既屯聚涿州，闻提宪不日亲率大军自北南下，如一经剿办，则该匪势必南窜。高碑店为定新交界处所，正当要冲，而该匪南下烧道尤系所必出之途，自应厚集兵力遏其他窜。此时阜县保道即步队一营、马队两哨，难期分布。仰恳宪台函商杨统领，飭该军仍回扎高碑店，以遏分窜，而于保路亦为扼要。阜县境内甫稟宪训安集，诚恐再致惊扰，转负宪台维持之至意。用敢切实禀陈。

高楼村发难后，匪会涿州，拳众聚集于滦北陈家、石家两庄。

杨副将福同于四月二十四日自涑往剿被戕。其日张营务处方约张

副将会会议于定兴，报至急电督宪请兵。二十六日马步六营至。正议剿办，荣相自京遣武卫营员吴炳鑫来止用兵。予与再三力争，主者终不敢违。吴言行时中堂谆囑勿失民心。昨改装至石家庄亲见拳术神奇，恐属天意，何可轻剿。且事属地方官办理不善，咎实不在民云云。越三日匪乃逸出，烧涿良铁道百有余里，盘据涿城，匪焰以此大张。然实绝无伎俩，使其时各军分道前进，一举殄灭，安有可避枪炮之讹言足以惑内外哉。铁道烧至高碑店，津军至屯驻其间，坐视涿涿匪乱，不顾此次分军来定，但称保路，故稟内仍以剿匪为请。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已。”又曰：“君子信盗，乱是用暴。”涓涓不绝，遂成江河。燄火之微，乃至燎原。将谁怨而可哉。

是日，予出城迎劳徐军，告以民情浮动，军士入城应请派兵目弹压。徐君大言“营规素严，如有骚扰，请即拿解惩办。”予旋赴西乡相验。比归，则营勇填塞街巷，商民纷纷诉勇强易市物、擅入民宅。抵署，则已捆送强奸民妇一勇，正拟解营，忽营勇百余人持枪入署索人。予即出谕人自送营惩治，非汝等所能索取，持兵汹汹何为耶！乃相率引去。城中凶惧欲遂罢市。不得已稟请该军退回剿匪，则路自保。三尺童子皆知之。主者大恚，斥为谬妄。久之奉行，乃知该军系奉荣相专札保路，宜指言剿以为妄也。

稟内言提宪统军南下，其时聂公士成以匪踞涿城，拟自津来剿。不十日，行至廊坊村中，拳匪先开枪击官军，聂乃轰毁二村。于是谣逐蜂起，与杨副将之亡，同坐以激变。朝议日淆，刚、赵乃至涿州议抚也。

## 5. 复询仓巨村情形稟 五月初七日

敬稟者：窃卑职于本月初七日接奉宪示，以仓巨前次具结，恐因高楼之变勉强缴械停练，外间谣传，伊等又有聚攻安庄之说。飭卑职告诫，编成保甲，毋任再蹈前辙。具仰宪台痍在抱，不忍愚民身罗法网至意。查仓巨具结停练后，卑职会同王营官亲往查看，复加开谕，委系实心悔悟。城乡士绅均不时查探情形、通报消息，卑职亦随时派役察访，该村甚为安戢。现在外间风声日坏一日，诚难保其异日不再

反复。惟十数日以来该村实已撤毁棚场，不但聚人欲攻安庄之说系属谣传，即涿良一带烧毁车道，亦实无该村民人在内附和。兹将各绅信函抄呈宪鉴。

昨徐营官带队前来，一时人心惶惑，哄欲请拳保护，传帖首至仓巨纠邀，即由该村董事来县飞报，亦见该村尚有畏祸之心。卑职当请该军回扎数里，以安民心，遇事再行飞请镇压。一面委典史会绅赴各村劝谕，幸即应时解散。

昨恭奉初三、四日上谕，已恭录恺切出示张贴。但北河桥道久为外匪所覬觐。现在人心浮动，顷刻万变，涿州尚稽剿办，大股匪徒随时即可啸聚，兼有二十日内将桥路全行拆毁之说。拳民声势浩大，卑境铁道绵远，北河一桥尤为奇险，焚毁实在意中。应如何防范之处，伏候宪裁。至此时正在解散拳众，若仍举行保甲，诚恐无济于事，而亦无从编审。所有稟复仓巨村委无聚众赴攻安庄缘由，理合稟请查核。

定自来、涿难作，新城尤为匪藪，三方逼处，力保境内人民不与从乱，舌焦笔秃。如防欲溃之堤，日夜惴惴。忌者且构蜚语相摇。是时涿匪日益披猖，天津军至已十余日，兵匪相持如醉如痴，坐酿滔天之祸，莫可挽救，岂得尽委为天数耶。

#### 6. 拳匪窜回烧毁桥道恳派兵剿办稟 五月初九日

敬稟者：窃卑职于本月初八日，赴省面稟拳案深以棘手为虑。正请示间，即于初九日早接署中来信，知县属大沟、两合二村聚有外来拳民，扬言抗兵毁道，势甚汹汹。不及面稟，随附火车驰至北河附近，绅董正在劝阻，即招集村众晓以芦保铁道系奉旨修建，断不可毁。官军佯装系新改营制，特为保路而来，何庸惊惧。反复开谕，该村民等金称伊等实极力劝阻，奈外来人众难以禁遏等语。卑职复告以初三、初四等日上谕至为严切，但凡滋事处所，将来派兵剿办，万难保全，务须及时猛省，各重身命。该村众始觉警动。随传外来拳首直接竭诚开导，其所要求亦即据理拒绝，似皆觉悟，转相传告，允即分散，不复动手。卑职虑迫促生变，而不勒令尽散，仍滋后患，当限以过午散

尽，留各村董禀复。卑职登车时，村民拳众跪送者且数百人。至未初，各村董来署禀称，各股业经走开，必可无虞。

正拟具禀驰慰宪廑，詎至申初，探报新邑高碑店杨营开仗，业经击毙多人。卑职闻信，恐已聚各拳闻警窜合生事，立即出城知会营汛马队南向弹压。一面驰禀营务处。未至北河半里，探马飞报已散。各拳闻高碑店败耗，突复窜回。倏忽之间将河北铁桥烧燃。人声嘈杂，谓欲先断省城援兵等语。幸马队直前堵击，枪毙拳匪二人，始稍退散，仅烧毁枕木数段，其余铁栏均未损伤。卑职查河北一带桥道，十数日来谣言蜂起，其指官兵为洋兵，谓怀疑惧，特借以为滋事之名。本日经卑职会绅竭力劝谕，实已暂行解散。卒闻高碑败耗，窜回烧桥。虽属出于意外，然其凶顽好乱，实为惑不畏法，深堪痛恨。现查该两村尚散走未尽，且闻将复屯聚抗拒官军。应乘其未盛，派兵剿办，以救危亡之处，吁恳宪示。所有北河桥被拳匪窜回烧毁、恳派兵剿办缘由，理合驰禀查核。

是日，新城沈各、白沟各处拳匪至北河者殆将千人，红巾黄带弥漫村市。予凌晨乘专车至北河，竭诚开谕，已允散归。临行拳众罗列跪送，欢呼好官。前烧涿良铁道，至高碑店定境，亦呼定兴好官，相戒勿烧。见艾声外史《拳变纪略》所记。盖尚以仓巨一案未尝袒护教民也。回署鹿杏侪学尊迎谓曰：今日真可谓黄巾罗拜郑康成矣。顷刻全局忽翻，乱世祸变之来，岂可测哉。

### 7. 附禀营务处张观察 五月初十日

敬再禀者：今早奉到复谕。蒙宪海淳切，至深感悚。卑县大沟、两合二村顿出此变，虽系外匪人众，势难遏抑。而大沟村向恃北河渡船为生计，其欲毁此桥处心积虑，实不能掩。日昨汹汹之势实已业经解散，一时方以为得未曾有。惟月来办理拳案之难，往往已经允服，旋复翻异；料其出事，竟尔平安。缘此等乱民毫无头绪、毫无道理，将酿浩劫，可恨可悯。将来卑县拳案大沟、两合二村业经出事外，即仓巨虽经撤坛，而该村韩姓实不可信。此等乱民卑职何敢曲为护庇。惟非大兵压境，决于一发；官吏空文，实难以有效。蒙宪台顾待之厚，敢

复密陈。

尔时当事者视京津不加严禁，不复敢言用兵，惟日责地方官解散，希冀无事，以为敷衍之计。地方官所处益难，而民日流为匪，以成大乱矣。

#### 8. 请派练军马队守护桥道稟 五月十一日

敬再稟者：发稟后，卑职驰赴北河大桥勘验。大桥仅烧毁二段，共约五丈。铁栏并无损伤。傍桥铁道仅毁坏南北各丈许，修补尚易为力。大沟、两合二村所屯聚沈各、白沟老团，已于今早散去，其尚否再聚无从探悉。该二村屯留罪状自以谨遵。昨晚宪谕侯提宪兵至，为一了百了之计。此时桥道既未大伤，亟应护惜。邢营马队已开回安肃。查驻省练军右翼马队谢哨官德义曾驻北河八年，于该处人情最为相得，可否恳请迅商协宪，即日拨派该哨官带队来定，以资守护。近日民情待匪徒有若懿亲，视官军转若仇敌，此实招乱之象。而匪既注意毁道，则保道应先剿匪。宪台自有主持，无俟卑职之渎陈也，所有稟恳商派练军马队守护桥道缘由，伏候迅赐施行。

#### 9. 上营务处张观察稟 五月十四日

敬稟者：窃卑职于十一日勘验邢军剿办大沟二村情形，并立拿匪首田和顺一名惩办缘由，业经驰稟在案。旋将该犯首级悬挂桥头示众。桥木烧毁者亦赶修补完好，本日已行车矣。惟大沟昨经剿办，拳民毙者无多，闻多已逃赴沈各庄，且有复行纠邀毁路之说。而仓巨村前经撤坛，其村董闻生毓珠尤诚心悔悟。昨初四日，大沟发帖，该村又复蠢动。前数日卑职会绅弹诫开谕，各村均为悚动。惟仓巨据闻生稟称，韩洛禄怙恶不悛，终不可靠。昨大沟出事，闻生虑祸，挈家远避，劝谕尤无从著手。查保北各团以新城沈各一庄为根据。卑县除牛角、老李二村同时相从学习外，余则皆视仓巨为进退。此等乱民顷刻千变，办法少纵即逝。拘守常格不特势有难行，亦且缓不及事。其应如何披其本根，制于未乱之处，谨复密稟察核施行。本日定绅有赴滦者，其学识家世俱为特出，于一切情形尤悉，可否许以进谒，幸甚。

懲辦拳首各稟稿均佚。大沟村招匪燒橋，邢軍於五月初十日剿辦。十一日凌晨，予正擬赴勘，忽報邢軍復圍剿大溝旁近三村。予聞警馳赴。甫出城，沿途老幼呼號，紛紛來城逃避。予急馳入邢軍，前騎及從役皆受槍傷。詢邢何以忽剿各村，答以各村藏匿大溝拳首田和順。予云：“三村並未練拳，田即逃匿該村，應勒令村董交出，未宜遽加剿洗。”邢堅執不允。予曰：“三村斷不可令無辜被剿，某系地方官，請予限三日責某交田和順，如逾限無人參革，刀鋸壹唯公命。”乃勉允收隊。

予即帶吏役各一人步入大沟村勘驗，則村民逃徙一空，東南面房屋燒毀二十餘所，其拳廠陳設如故，惟闕無一人。轉入坛側暗室，則田和順方伸掌跌坐炕上。蓋村眾盡逃，渠以拳首迷信守坛，而予人少，猝至不及避匿也。隨訊該村被剿情形，及傷斃十餘人姓名。錄供畢，即帶至北河市。飛騎追邢返，將該匪于橋頭梟示。是日，非冒險出城，則三村皆化為灰燼。而田和順竟於本日弋獲，亦若有天幸也。城中居民恐予有失，竟日万众乘城探望。薄暮予歸，環集慰問。予乃對眾取在坛所揭名單焚之，以示不復株連。自保北拳事起，地方官誅匪首，唯此一次。爾時境內亦竟帖然也。

#### 10. 復本府稟 五月十五日

敬稟者：奉到十四日憲諭，敬悉壹是。邢軍剿辦大溝、兩合二村，事前並未知會。事起時，卑職即出城。遠望該村烟塵漲天，燒殺正殷，以北河橋斷未能近前。移時該軍迅即退回，亦未及交語。

次早，會汛前赴該兩村勘驗。時邢統領又帶隊至旁近各村搜捕拳首田姓。該匪本系村中素不安分之人，當允為查拿。隨赴大溝逐一履勘，實止尸身十六具，別無所見。後搜出田和順，訊問死者历历皆有姓名。是日該村外匪聞風盡散，兵至時亦未抗拒。據稱陣斃三百餘人之多，與卑職所驗未能相符。兩合庄亦只尸身二具，均有姓名家屬。後至北河店街市，並無一人。回署後傳聞有殺斃四人之說，因未見尸身，未敢列入稟內。兩處焚毀房屋，稟內皆目驗所及，其是否皆系拳

民房屋，此时村民逃避未归，无从查悉。仰承垂询，谨据实禀复。

刚中堂前日抵涿，昨探今日来定，并有府尹同行之说。续探报称，须明日方能启行云。

再密禀者，日昨邢军来剿，极为正办。其铺陈战状要是军营气习，无足深怪，惟其先应知会地方官。该村既未抗拒，应围定村庄勒交首要。未应一到即行纵火，就胆怯逸出者枪毙十数人，即退。卑职昨至该村履勘，练拳棚坛岿然如故，盖该军剿办，并未敢一入村门也。惟此时外间议论专务纵匪抑兵。百姓相聚，擅行烧杀，反置不问。兵本有杀人之权，一有滥杀，即被以激变之名。是非一乱，顺逆因之。所关实非浅鲜。承宪台垂询，敢复密陈。

邢军莽撞，此军律不素讲之咎。其主剿自是正办，当事犹窃窃议之。盖始终误于认匪为民也。其时匪实畏兵，故倡为激变之说，期去兵以肆其所为。朝野愕然，竟莫能辨。迄刚相莅涿，遂入匪言，将各军悉行撤退，而事遂不可收拾矣。定兴五月初十日剿办后，十一日复拿匪首田姓正法，境内肃然。至二十九日署府尹王某过北河收田匪家属呈词，谓予滥杀平民，允以【入】奏。次日遂拥众入城要挟。迄七月中旬，果有廷寄，飭护督查办，委裴知州来定密查。会京师破，未竟其狱。亦当时所谓激变之一端。事后思之，曷胜浩欢。

### 11. 上本府禀 五月十七日

敬禀者：卑县自拿获匪首梟示后，密探各处均各悚惧，数日颇为安谧。惟仓巨以前案尚怀疑虑外，其大沟、两合二村走出拳众，顷探多逃赴杨村。该村向无正人，并为匪徒屯聚之所，久在宪鉴。如各匪窜合，实属可虞。北河店连日经卑职再四招抚，已有一二开店者，然犹一夕数惊。现闻邢军将开回省垣。北河店为南北旅行孔道，又大桥新经修复完工，向来夏防系由练军派队驻扎。卑职已于前禀呈请，理合将现在情形密禀查核。

### 12. 复巡防营务处禀 五月十九日

敬禀者：顷奉钧谕，敬悉饷项存容城县库。如容邑转运来定，即

当妥护运涑，断不致有疏失。至拳匪有纠邀攻涑之说，此间尚无所闻。谨当遵示密查，随时禀报。卑县自大沟失事后，劝导之力实已图穷而匕首见。仓巨韩姓心怀叵测，前禀已经陈及。闻生现已挈家远遁，办理实难措手。顷复探闻涿州拳匪数千人于本日上午赴高碑店肆行烧杀，并燃烧铁道至新属顺和村。一时人心大为惶惶，尚未知作何究竟。又闻刚中堂确于昨夜回京，并以附陈，

### 13. 上本府禀 五月二十一日

敬禀者：窃十八日高碑店各军撤去后，十九日涿来匪众大股将该处房屋烧毁，惨毙多命。本日午刻，突见北方烟尘大起。差役往探。据称，匪众业将铁道烧出高碑店以南十余里，至定属边境辛浩村止，旋即折回高碑店屯聚。谣言腾布，有明晚在定住宿，沿途拆毁直至省垣之说。城关重地，岂容匪众拦入。连日正奉各军实力剿办之谕，不知何以忽撤各军。事机危急，随亲督民商登城分段拒守。惟城中空虚，外匪指日可到，势殊岌岌。吁恳宪台转禀各宪迅赐派队由火车来定镇压剿捕。该匪人数虽多，实绝无统纪，绝无伎俩。大兵一至，必可得力。合将危迫情形飞禀宪台查核，迅赐转禀施行。

刚相以十八日返京。其日即将杨邢各军悉数撤回回津。涿州拳众从刚相入京者且数千人。十九日遂开御前会议，津京同日启衅。盖是役端邸欲借拳以遂苗刘之谋。十八日刚相归而决议，而荣相依违其间以成之。遂以贻中国复亡之惨祸。参之肉真不足食矣。

### 14. 请派练勇协同城守禀 五月二十二日

敬禀者：窃卑职昨经探悉，涿匪由高碑店南向烧道，当将危迫情形飞禀本府转禀宪台在案。至薄暮时分，该匪复拆至县境，业将车站烧毁。距城尤近，谣言沸腾，至有欲入定城，搜索高碑店张姓之说。城池重地，岂容匪徒阑入。当即督绅招募壮丁三十人，缮治城垣，澈夜悉力巡守。第城内空虚，既无兵勇，复无利器。该匪虽无伎俩，惟人多势众，顷刻啸聚。全城人心惶惶，非藉兵力，万难守御。省防所关至重，计各军亦难资分布。惟卑县城关内外幸无拳会，得练勇百人协

同卑职乘城拒守，即可力保无虞。卑职昨于夏防案内业已禀请拨派谢哨官来县驻扎在案。台再飞禀吁恳飭派该哨官带队百人飞速来定，以资防守。无任迫切待命之至。

### 15. 请动用积谷余款募勇城守附稟 五月二十三日

敬再稟者：窃涿匪于二十一日夜焚烧车站，以为势必駸駸南向。次日清晨拆道者仅只十余人，旋即散去。询悉居民，系由涿水永洛庄而来。密探涿聚大股，多已逐队北走；其散布涿新闻者，纷纷益向各村铺坛不绝。而卑县大沟一带，时复谣传白沟、沈各各团仍欲来聚等语。查卑县为北路首站，地形四达。数日自各军撤去，匪情大异，其势非新募百数十人所能弹压。且自该匪初起时，城乡除一二正绅稍知顺逆利害外，其余民商即未曾练习，无不私相向慕。至昨高碑店寻仇焚毁民房后，谣言朋兴，则又转慕为惧。前次集资募雇数十人以稽查匪类为名，已属勉强从事。一议添募城守，则皆窃窃私议。其同仇之志，不敌畏祸之心。掣肘之处，难以殚述。此次请动用积谷余款募练百人，仍当相机办理不敢稍涉张皇，尤难言确有把握。理合将艰难情形，密稟宪台查核。

予正月莅定，其时练拳只牛李、仓巨数村。知患气所积已深，乃请城乡知名各绅代为公函陈述利害，遍致各村，同告示布发。五月二十一日后有旨飭各州县联络拳会。予虽匿不宣布，而已无术禁止。不十日拳势大张。村中有不练习者指为在教，横加烧杀；富室钱谷悉出供匪，莫能自保。鹿氏诸昆有畏祸者，欲招新城乾字团于城中设厂抵制。予坚持不许。谓“巨祸即在指颐。君家世忠孝，岂可异日被从乱之名乎。”此次以省中请兵不至，募勇即请鹿氏为练长。至九月联军屯定，在鹿宅搜出练勇旗帜指为拳证，夜缚鹿氏一人至安庄大教堂处办。席教士迎谓曰：此弗拘，此乃函内有名者。盖当日予所代发公函以鹿氏诸昆名居前，其函有为教堂所得也。鹿氏后竟无恙。辛丑予奔官南归，文端自陕贻书云：“寒族百口得以保全，实公之赐。盖指此事也。”

## 16 .复巡防营务处禀 五月二十五日

敬禀者：窃卑职奉到宪谕，敬悉李营饷银业经如数抵涿为慰。数日以来，拳匪情形大异。此间自十九日午后至二十一日午后，始仅有各省六百里廷寄一过，其余文件一切阻绝，为从来未有之事。询悉往来行【人】言，皆称外城自大栅栏至东西荷包巷均已烧毁，约数千家。指为教民被害者尤为不少。并延烧正阳门楼。其崇文门内之小教堂、宣武门内之老教堂亦皆被毁。惟交民巷则有武卫军驻扎，未烧。其余京营皆屯聚外城，与拳众杂处。内城三门皆已昼闭。两日内，宣武门半开以出入行人。一切举措外间未由知闻。邸报自二十日后亦无到者。

外间则自十九日涿匪挟仇将高碑店焚烧，仅存在十数家。二十一日夜，约数千南下烧道。时已二鼓，卑职督绅商等乘城拒守，一时仅保未能阑入。以为势必駸駸南向。至次日寂然。则传言涿匪多已分队北上，其未行者则益于各村铺坛不绝。此匪初起时，即未曾练习者已无不人人向慕。自数日来，则又转慕为惧，人思藉拳以自存。谣言不一，人心动摇，所在殊有岌岌难保之势。读宪示归咎于人心不正一语，实为破的之论。人心视法纪为转移，如当日壹意用兵，各就各县情形办理，以宪台临之；计不过十日，可以立定。此时则真不可收拾矣。昨经差探邢、杨两军回津，行抵雄属王庄与拳众相遇，互有杀伤。并以奉闻。

## 17 .恳请撤任委员接署稟 六月初四日

敬禀者：窃卑职遵奉宪札办理城防，业经会集城绅造具花名草册，一切均粗有端绪。查境内二百三十余村，从前传染义和拳者尚不及十村。数日之间，东南一带骤增三十余团。其被剿之大沟、两合二村，现亦均已逃回重复铺团。突于本月初一日清晨该二村邀集各团入城，持械汹汹，护【拥】至署前。以从前邢军来剿，系为官所使；现伊等回归，村庄被毁，无可谋食等语。当与在城绅董极力开谕，允以安抚该拳民始索大米二百石。继则以正法之田和顺为辞。各绅等告以田和顺实

系团首招外匪烧桥，惩办一人，宽宥其余，本系正办。百方开喻，终不允服。而罄城中粮铺储米共仅四十余石，当以该二村被烧困苦亦系实在情形，量给赈米二十石。而该村众贪索不已，恫喝万状。并称卑职所出示谕，不应称拳为匪。其意直欲寻仇，与卑职为难。

查该二村以从前屯聚外匪焚毁官桥被剿，实咎有应得。而田和顺本系拳首，拿获惩办，亦出于法之不容已。惟此时办法，前后歧异，已万非情理所能喻遣。此卑职办理不善之咎，万无可辞。际兹时事艰棘，但求于事有济，即卑职身受屈抑，亦复何惜。惟拳民恃众要挟，一与迁就，势必纷纷效尤。而挟制官长之风一开，所关尤非细故。数日以来，在城各绅均皆畏祸束手，无可设法。现正奉饬联络拳会之时，又值军差络绎，日需兵车数十百辆。如此齟齬必日益呼应不灵，诸多掣肘。卑县地当九省通衢，倘有延误，卑职何能当此重咎。计惟有仰恳宪慈格外，立将卑职撤任，另委妥员接署相与联络，庶于地方相安，而一切差务亦不致有贻误。不胜吁恳，待命之至。

署府尹王培佑以五月二十九日过定，馆之北河，收田和顺家属，滥杀平民呈辞。至六月初一日，田姓遂倡各村入城要挟。王为山东人，官太常寺卿。五月十九日廷议用拳排外，王首请加奖励。召见，称“臣家世精拳技，即臣姊妹亦谙习红灯照”。历述其术之神奇。遂命署顺天府尹。会旱差赴邯郸迎铁牌。予进谒，初不知其人。询及地方拳民情形。予以其为京朝大官，遂直陈拳匪之为乱民，万不宜用以召祸。王正色曰：“中堂在涿州办法，汝知否。无妄言，自家官职亦须爱惜。”予曰：“官职当爱惜，国家亦当爱惜。拳民酿乱启衅，一旦国亡，尚何官职之有。”同坐训导，纪君急以手牵予衣。予愤极不能忍。王拂然不语。予等退就别室，王遂收田匪呈，允之入奏矣。是稟上，奉批慰留。六月十五日，入省面陈从前曾办拳民，其势不能与之联络，必至有误兵差。乃允调省，而后任迁延不至。其时遍地匪氛，无日无时不生事故。中间又有牛角庄之要求，应付几穷。而勤王之师络绎而至，间日须向拳会雇车数十百辆，竭蹶万状。幸士民尚能相助，得无贻误。而涿州已乱，往往以车越境。于是乃亲自押送至涿，又复押回，且代

涿州索车于各拳厂。至七月初十日各省军过境讫，乃受代。此数十日，无日不忍饥奔走烈日中，亦此生困难之一时矣。

### 附录上陈右铭文书

睽违清海，倏忽数年。戊戌之冬，曾自保定奉上一书，未知达否。然钦慕之忱，未尝无一日不神驰左右也。弥天祸变，为亘古所未闻。其间颠倒荒谬，万言难述。京津保于五月同时发难，而祸实基于涿水。四月十四日之役，其地距定治仅十有二里。先时定涿皆有民教相仇积案，正钧去岁权抚宁，例以年满回省。以士民吁留之故，复调定兴。甫于今年正月受事，境内拳技业有传染拳技者。其术执枪刀向东南祈祷，则昏懵若有神附。漫谓练习百日，不畏枪炮。以相煽诱。荒诞鄙陋为八卦诸邪教之遗。嘉庆时义和拳之名已见那〇〇公奏章。上年东抚毓贤入觐，谓义和为山东村名并非邪教，以渎圣聪，所谓参之肉不足食矣。自山东流染直境。前年威县教堂被窃，疑为拳会所为，构讼不已。遂藉其术以为仇教之倡。直隶染教甲于他省。平时小民夙受欺侮，积忿所在，尤易煽动。又其时保甲团练之令督办尤严。无事办团，徒滋纷扰，实基祸之一端。地保奸民遂混拳为团，藉以敛钱；假名仇教，又以报其私怨。河天冀大，数月间教案至四十余起，皆旋起旋了，敷衍结局，以是浸淫日广。使当日明示无袒护教民之意以靖民气；而于拳教则正其邪教之名，有犯必惩；则妖氛亦熄。使当拳会初盛，责言日至之时，每出一案法公使则一照会总署，总署即一转咨，直督积之成帙。即由译署明告公使；以民教仇深有非官司所能禁制，要与更定传教条约，互相保护。而以剿除拳匪自任，则祸亦中弭。人微言轻，未由上达。虽示禁之檄屡下，而意存护惜，唯以解散为辞。心知祸发必克，乃传属境民教积案，平心审讯，与法教士再三辨诘，始将教民所占公产地六十亩还之村民。民气稍戢，故仅得免为祸首。不二十日而涿水巨难作矣。

其日黑风扬沙，天日云蔽，烧杀教民六七十人。越日省垣兵至，颇有诛擒；乃借兵力将定境拳厂撤毁。又数日涿匪麇集涿北，杨副将往剿被戕。二十六日津兵马步六营至，主者为营务某观察。正钧日为侦探地形、匪势。以罪至擅行烧杀，戕害武员，已形同叛逆，决非用

兵剿办不可。忽有大帅自京遣员来覘，谓案起民教相仇，实地方官办理不善；即武员被戕亦其冒昧轻进，咎由自取；未宜轻剿，致失民心。此议一出，主者不敢自坚。迁延数日，乃逸出占据涿城，焚毁涿良铁道百有余里。未数日聂提督由津至杨村查道，为拳匪所逼，轰毁二村。由是谣啄蜂起，谓拳民之起壹由于官兵之激变。举其杀人、纵火、戕官、毁道、据城之罪，概置不论。是非一乱，顺逆混淆。匪中又益盛造伪言，饰其术之神奇，谓将以大伸义愤。妖风所扇，举国为狂；而主抚之大臣出矣。

初外间惟事姑息，于剿抚皆无成见。及某公出驻涿州，益怀观望。京师先已潜相练习，至是红巾黄带日益招摇过市，无人过问。安定门外七八里许，有平原为王公子第试马之地，每至则内监及京城间游人杂集无拘忌。其地无居民，仅土屋数间，必天晴乃得久聚，故谓其地曰由天定，亦曰雨来散。拳匪之得交通诸邸，实由于此。津中匪徒则日由邮局腾书各领事，谓将以某日焚教堂，某日平紫竹林。海口军舰林立，而晏然不知。及某公以十八日夤夜言旋驻涿七日，与拳首分庭抗礼，旁近闻风至者盈万人，遂欲倚以破敌。究其拳首则典史署一捕役也。而津京同日发难，一时内訌外侮，旁午蜂起。九门以内，莽为战场，而遂以成滔天之祸矣。

定兴自涿、涿难作，新城尤为匪藪，三方逼处，力保境内人民不与从乱。至刚相行而决裂。中间上游之牵掣，匪徒之阑入，客兵之骄横，纠纷抢攘，日有万端。方匪众据涿时，官兵屯涿、新各境者逾四千人，相持莫发，而日责官保道。正钧上言：“与其枝节而保未烧之道，何如并力以攻已聚之匪。”大忤主者意，阴为蜚语上闻。杨副将以四月二十四日被戕。二十六日津军至涿。匪于二十九日乃逸出，烧良涿铁道，踞涿城，囚戡军十五人指为洋兵。刚相以五月十二日始至涿。中间十余日，正钧数以主剿为言，主者憎其絮聒，遂以定邑遍地皆拳媒孽于两宪。盖是时上下皆讳拳为匪。聂军之屯保境有旨专派守路，归荣相节制，与地方无涉。见行知始知之。宜当时所言大相凿柄。迄刚相在涿入拳匪言，于十八日将官军一律撤去，而十九日廷议遂决策用拳以排外矣。遂愤欲求去。绅民闻知，公电滋帅<sup>①</sup>于督宪，电留未果行。继以村民招外匪毁北河

<sup>①</sup> 鹿传霖号芝轩、滋轩，定兴人，时为江苏巡抚。曾任四川总督。

桥，立拿匪首一人梟示，事亦旋定。迺奖为义民后，所在抗差借粮，挟制官长，定亦以前事欲加报复。诛匪系五月十一日事，一时民情帖然。至二十九日有迎铁牌者过，收匪家属呈辞，允以入奏，遂大长刁风，法纪荡然，末由措手。复自诣省请参，再请乃允调省。代者又以兵差方急，迟久乃至。比受代十日而京师陷矣。

地老天荒，奉母还保，一时溃勇难民纷集南下。先是天津垂破时，拳民数攻安肃安庄教堂，与定接壤。正钧屡请设防要隘，言津、保相去二百余里，水陆三路可通，现时拳教纷拿。如敌以偏师猝至，是扼京师之吭而晋、豫亦将震动。至是复请收遣溃亡，力剿内匪，以免敌兵藉口侵軼，而亟联数省兵力严守。保定纵难言恢复，而局势已振，即议款亦易就绪。咸谓京师破，敌愤已泄，不宜更自纷纭。时大驾将抵太原，始委赴获鹿设转运，继委贡行在缎匹。以闰月初二日至太原，会西幸有期，呈进贡物，忽促言旋，已深忧保之必受兵也。

十七日回保销差，省中已接傅相密函，联军将分路赴保，属将枪械远移，好为接待。既未停战开议，即好为接待，岂有完理。而城中一无布置，仓猝之间已无可挽救矣。夤夜委与刘晋州运出库储三分之二。次日洋兵即入城矣。中道警报猝至，又有游军截饷之耗，不得已渡河赴汴，而藩宪则已于九月十五日遇害保垣。通国之辱，盈庭之耻，回首凄然，肝肠欲裂。直境惟南三府尚未受兵，余皆躏蹂无完土。淮练各军存者七十余营，皆避窟山谷。数日，傅相电饬将饷运回大名拨放。省中尚为外兵所据，差竣已无可归，旁皇中道，拟遂南旋。闻款局以要挟之多，尚无成议，侧身西望，殷忧填臆。

惟兹祸之兴，始由于邪正之不辨，继误于是非之混淆，骤发大难，理势俱穷。虽曰天数实由人事。决裂至此，微独郭、李、西平邈然旷绝，即求如刘越、石宗、汝霖之流亦不可得。其为惨毒，如何可言。幸天日高悬，迭下罪己之诏，重惩误事诸臣。闰月初三日，至太原，先往谒王相。甫就坐，即询见今日谕旨否。虽李刘张袁四督抚所电请，非皇上毅然决然不能办到。端邸圣意尚欲重办，经某等为求，乃仅革去爵职。钧问拾王何以受罚。王相云，此亦惟皇上知之。谓在太和殿设拳厂，即某等亦不知也。又谓自到太原，东朝日怀悲愤，一切始由皇上主持。言次欣然。然议款损失，将来尚不可思议。我公孤忠闾识，屏

处江湖，闻兹巨变，悲悯之怀，必有感喟益深者。谨将祸变始末，就钩所亲历者上尘清听。至患气之所由生，则犹未敢一二陈也。

此书庚子十月寓居开封所发，于搆乱始末颇详，故录存之。右丈卒于是年六月，南北梗阻予不及知也。后陈伯子三立得是书，为诗云：“三千里外书初到，百万生灵汝尚存。天发杀机应有说，士投东海更何冤。破椽骨肉生还地，残烛文章惨澹痕。哭向九原添一语，旧时宾客在夷门。”语至沈痛矣。

## 遗民图(选录)

孟继元 编

**编者按：**本文选自《孟公晓暉百年经过史》。该书系根据孟晓暉笔记和孟继曾口述编成。有1926年北华印刷局铅印本。1935年又增加续编，由协和书局重印。今据重印本，选录有关义和团部分，这些资料主要叙述天津、保定教民情况。

一、庚子之经过 按公理会年会在庚子五月初三日下午方毕会，因曾不能由铁路遄回保定。

初四日晨乃携发妻崔氏德馨及未满三周小儿广义，由运河雇用民船顺流而下，拟绕天津转赴保定，不料被逆风所阻，船行甚慢。方知主旨莫测，难中藏恩。

至初七日上午方到天津红桥地方，恰遇教会所特派友人苏洁忱、李星斗二君几次前来迎接。今幸相见，喜乐难言。切嘱曾速到紫竹林公理会。曾听信后遂留妻子在船，孤身前往。及至会堂，见美国牧师万卓志君正领津北受惊逃难之男女信徒同礼拜。会毕，万君言曰：“前收到汝兄继贤及毕德经牧师自保定发来公电，略言法、比两国铁路匠人已于津保河路遇险，万勿由河路回保定”，云云。下午回船，与妻磋商再四。

次日初八上午，始离船而至公理会，与避难之男女信徒共处于教会之内。闲居教堂，无所事事。想三五日或十数日拳匪定可雾散冰消；孰知竟酿成联军压境，京津失陷，两宫蒙尘之奇辱，贻羞千古。回顾往事，俨然一场大梦。

十三日，友人张洗心君携眷自通县来津，始知砚兄李德贵先生同

眷属自永乐店教会逃出，被拳匪劫杀于途间。

十四日，谢子和君携眷自通永道署来津。

十八日，知北运县公理会被拳匪抢掠焚毁。

十九日清晨得匪凶耗，遂同谢君恩增奔往天津南门，到鼓楼迤东盐道署前探听。传闻城内公理会仓门口外堂已被拳匪焚烧。吾二人疑信参半，但途中远望城中云烟高起，而沿路所见人定胜天之水会，均不前往施救，殊多闷闷不解。又见群众拥挤由东往西飞跑，吾二人适自西徂东。忽然拳匪领袖大师兄亦自东方来，并有许多人乱喊说“跪下！跪下！”是时曾适来至盐道衙门照壁，遂从照壁南边东往，乃获避免意外之险，深感上神随时荫庇之恩。俟至仓门口，乃知拳匪多方纵火，始将会堂燃烧。

二十日夜间，老龙头车站被焚，但听“杀呀杀呀”之声乱喊，几乎震动天地。

二十一主日，下午三时，适预备前往赴查经会，忽闻大炮之声，其弹自北而南，声声不断。此时方知大局已乱，莫可挽回，遂同全耀东君数人祈祷，并唱患难靠主之诗歌。当时有某细心人计算一小时内大炮共响八十余次。其后方知此炮发自河北水师营，直向外人荟萃之英工部局射击，前数弹落于工部局空旷处未受伤害，犹不甘心，遂将炮位提高，而炮弹反落在南营门外野草地中。语云，人叫人死，天不肯。又云，事由天定，何须巧设机关。

二十二日晨，忽传急令各人自带零星必需之物，迅速逃往英商怡和洋行，以便保全性命。于是仓卒之间，男女老幼数百人，头顶大炮轰轰之声，耳旁快枪流弹四出，狼狈逃至怡和洋行一大货房内，中以芦苇隔山，分男女二间。旋令少壮男子前往拉车，由某洋行将大包运至街口堆积如墙，以防拳匪突然攻入。工作数小时，曾同数人拉车回归时，忽见大炮弹落于栈房之顶上，即闻老幼哭号之声惊天动地。曾入大门，第见男女老幼自西门涌出，势如急流。注视良久，仍未见吾妻子，末后到房内始见其母子正在万分为难，时妻怀孕已六七月矣。曾一手抱儿，一手提携被褥，甫出房门，忽闻巨弹轰炸，小儿骇忽大惊，哭号之声震动耳鼓。此番颠沛流离形状，实令人没齿难忘也。后

同砚弟黄树棠君并英人贝老牧师，同到棧房巡视一匝，方知炮弹系在天空已经炸裂，只有炸破弹皮及零星铁屑由天空坠下，穿过铅铁房顶射入屋中。同人等饱受虚惊，万幸无一伤亡，不知上帝判断无微不至。及巡视妇女房前，忽见南窗之下卧一男子，腮旁鲜血涌出。后探知该男子乃武清人韩清和，因懒惰而逃工，藏身于其妻之背后以图苟安。竟忘却“死生有命，天理昭彰”，丝毫不爽，万古不朽的箴言了。愚夫愚妇诚可哀怜。

又一日午，正枪林弹雨中，有张姓老妇欲出棧门，守门者赵明道云：“门外如此扰乱，老太太为何要出门去？”老妇答云：“我要吃饭去”。赵先生说：“不久将饭桶担来，我们大家都要吃的。”勉强拦住。饭后老妇又要出门，赵先生问：“为何又要出门？”老妇回答说：“我要喝米汤去”。赵先生说：“不久将米汤挑来，我们大家都要喝的。”又勉强拦住。第三次老妇又要出去，赵先生说：“这样荒荒乱乱为何总要出去。”张妇回答说：“我实在要寻找我儿子去，因我母子这几日总没有相见。”赵先生见无法拦阻，听其自去。老妇出门甫行至西房北墙，离两口大饭锅数步，忽有流弹自东北飞来，撞至山墙复返射于西北，恰中老妇脑海，登时倒地身死。语云，不先不后，刚刚凑巧。盖人之死生殆亦有定数也。故圣经云：“人的生死，长不过掌。”如老妇三次出门，虽屡经阻止，生死亦只争片刻迟速。

是日后，洋兵拳匪对垒相持，竭力攻击，拳匪日见消退。一星期后，曾同数家自怡和洋行又回至海大道公理会堂，此处较在怡和稍觉舒服，在该院内移居数次，吾妻子同山东焦老太太、保定苏老太太、北通县孙刘二位太太共住于美国安得文牧师一间下房之内，因是年安牧师已回国故也。曾与难友每日闲暇，或研究《圣经》，或谈笑遣日，夜则宿于楼前廊下，地既高平，气又清朗，沉沉酣睡，几忘在患难中也。

某晨日已高升，曾方睡醒，衣履尚未著齐，忽闻炮声隆隆，炮弹在天空中爆裂。曾欲查探弹来之方向，乃行至廊之东南隅，踏凳向空仰观，忽一弹炸裂，有一子弹自曾之左手大指食指中间穿过。曾已不知所措，遂跪地祈祷。少时始知有烫伤一块，状如豆大，医治十数日始

就痊。经云：“不可试探主你的上帝”。古人云：“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经过此番警戒，举止更加慎重矣。

某日下午，正在楼内游行，忽闻炸弹爆裂，孙老太太急大声呼曰：“孟牧师，孟牧师！吾人所住之屋见焚矣。”乃出楼北望，但见红黄火烟向上飞腾。曾云：“只可听命由天而已。”少时火烟消灭，方知炮弹自北墙山穿入，炸于屋内，屋门一半崩入大楼地窖中，余一半尚挂门框上。小屋内外拾得炮皮炸弹一百五十余件，而屋内衣被等物均无伤损，东墙上所挂之时辰表依然铮铮有声。诗篇有云：虽你左边有千人仆毙，右边有万人死亡。灾却不到你身上，瘟疫不投近你帐房。又云：敬畏主的人，四面有主的使者安营拯救。证于今日，不信然乎！

又过数日，安得文牧师住楼已被巨炮焚毁。曾同难友移居万超然牧师廊下。一日早三四时，万君下楼询问夜间情形时，忽有炸弹响于楼内，俟炮烟消散进楼观察，方知此巨弹自东北盐坨方面射来，正穿入楼下仰棚与楼上地板之间炸裂，枕内鹅毛被炸，飞舞楼中。颂主诗有云：无论日夜动静起坐，有主耶稣时常领我。万君所遇尤足证明。

又一日上午七八时之间，忽有极大之震动。斯时曾与数人正在叙谈之际，骤然惊作一团。群趋询问，始知子药局轰炸。后据保定方面人云：是日亦觉震动，并遥望烟云矗天。云六月十七日天津城被洋兵攻取。

八月二十六日下午八时，吾妻崔德馨于美人山家立牧师下房内诞生男儿，母子平安异常。因念保定人口经此百般波折，伤亡相藉，今于天津大难之中竟得弄璋之喜，书云：天保定尔。圣经云：将国保定坚固。故命名此男曰“天保”，以为庚子在津百余日颠沛流离之恩鉴焉。

闰八月十九日，随同英国军队至保定府。恰有美国长老会故友路崇德牧师为翻译，一路上经过独留镇、王家口镇、文安县、高阳县等处。

二十六日下午，来至保定东南隅刘守庙之陆军营盘。曾遂告别路牧师，而至南关公理会教堂。左近询问，幸遇故友李中和、李金亮诸君。相见之下悲喜交集，倾谈至夜深，方知英、美、华三国之教会领袖及男女信徒童年子女，一切守死善道、舍生取义者皆为吾道中之嘉

美仪型焉。兹分述如左。

二、拳匪仇杀 拳匪自庚子春猖厥于保定，即仇视教堂。省城东南四十余里之东闾村，又西北四五十里之安家庄，均有罗马教堂，四面以土为墙。拳匪再四攻打，终未攻破。至于基督教方面，历年普宣上天真理，广播救世福音，且设医院以救痛苦，立学校以启愚蒙，窃念拳匪虽愚鲁，当不涉及我福音堂也。孰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火炎昆岗，玉石俱焚耶。先是省城南二十八里之田各庄屯教友郝玉良君被匪人乱刀刺死。

六月初二日下午，公理会先兄希三孟继贤牧师方在南大街福音堂内同信徒张英林君、霍洛士君收拾书籍家具，赶备将房屋退交房东。时突有拳匪蜂拥而至，不容理论，立将牧师掠至南门迤东之七圣庵拳厂内，当夜即被残杀，弃尸于城根沟内。

初三日，内城西北隅五仙祠内之拳匪，又将孟希三牧师之岳父张秀泉君及岳母并幼女崇恩，自唐家胡同仁记药房内曳去；复到荷包营将高郑氏及养女思克拉出，步行到五仙祠拳厂内。

初四日下午，北门外美国长老会又被五仙祠拳匪焚毁。当日殉难者有罗子云大夫、莘恪思牧师同师母及二子一女，又有侯德祚大夫及夫人，并中华信徒数名。

初五日上午，又将南关公理会及止舫头迤东之英国内地会俱焚成焦土，且将美国毕得经牧师之首级 (Rev. Hortace Tracy Pitkin) 携入城内，献功领赏矣。

甲、九人一穴。公理会女执事即胞姊杜孟四美及其女秀贞，子逃城、双成，曾之次侄孟彼得、三侄孟约瑟，侄女淑莲及山西过客张小西姑娘，共八人均被乱枪乱刀刺死。连同毕得经牧师之尸身，合葬于公理会教堂东北隅一穴之内矣。

乙、七人一穴。公理会顾教士 (Miss Annie Gould) 被拳匪绳捆手足，木杠抬之以行；又将莫教士 (Miss Mary Morrill) 曳之步行，同至七圣庵审讯。又同时英人顾牧师同贝格辮牧师与师母及幼女等，因长老、公理两会既已均被焚毁，遂逃向东南隅之刘守庙陆军官长王占魁处请求救护。不意王某佯为允若，并许护送进城到长官处以保安全；其

实暗中与拳匪送信，使要于路。及送至半途，亦被拳匪曳至七圣庵内审讯。后与公理会莫教士、顾教士同被捆至城外东南凤凰台地方，以剃刀将首级铡下，与被害之华人谷得禄君共七人，葬于一穴之内。及曾偕友人起灵时，惟顾教士之尸身尚存，其余六人只有首级而已。

三、显官被戮 当德、法二国军官权理保定时，擒获纵容拳匪之藩司廷雍与保定城守尉奎恒、千总王占魁三人，即命世袭刽子手张荣以素日所用之斩刀戮于凤凰台下，又将三首级高悬拍照，留作纪念。噫！国耻孰甚焉。

# 庚子手札

奕 谟等

**编者按：**庚子年奕谟、瑞澂、熙臣三人手札四通，近代史研究所收藏，均叙述八国联军入侵时，京畿附近遭受蹂躏的情况。

## 奕谟<sup>①</sup> 函一

荫坪侄：

近好。去岁冬季一晤，匆匆一载。不意天降凶忧，红巾倡乱。谁秉国钧，致为厉阶。竟至神京沦陷，乘舆播迁。直省黎民遍遭涂毒。与言至此，惟有椎心泣血，罔可措辞矣。闰八月初旬，摺差回易，将汝手书读悉。一切蒙尘苦况，读之能不陨涕纵横也。彼时汝润弟及顺王、卓公、全公均避难在易，衣装行李毫无，虽有迅速赴行在之旨，一时不及起身。乃与仲莱<sup>②</sup>总戎商酌，精理衣装，酬画盘费。十余日之后量可起身。乃复见幸陕之谕，川资不继，又复耽延。旋闻洋兵据保，此路不通，又复改道紫荆关，另雇驼马。一再愆期，至九月矣。乃九月一日洋兵到易，王公仓皇四散，远避各村，西行之举竟不克成，亦运数使然也。有致汝一信，原拟令汝润弟带往，已遗失矣。

再，京城失陷后，易州安堵如常。上自王公下至民庶，纷至沓来，以为福地，房舍几无地可容。诂于九月初一日洋兵突至易州，惟英国人尚循礼法，本处以礼相待，馈以牛酒果品。初二日瞻眺陵寝，派各司事官兵接待，并镇属中军游击相陪前往，颇近情理，毫未滋

① 奕谟，号心泉，惠端亲王绵愉第六子，贝勒衔，时任守护西陵大臣。

② 淮良，字仲莱。时任易州镇总兵。

扰。出陵后即在承办衙门住歇。我等亦去往拜，借通事传语，亦觉和易近人。乃次日德国兵到，人数众多，至有一千余人，乃照常馈送接待。此国犷悍异常。次日入陵瞻眺，率大队前往。并军火炮车等件，分道向紫荆关而去。至入陵洋兵，将陈设供器，任意取携，不服拦阻。此处无兵可战，无险可守，无和可议。况值停战之际，各城池所到之处，罔不开门迎接，以礼相待，犒以食物，亦惟有忍辱周旋而已。初四、五日以后，法兵、意兵源源而来，统计不下万人，或往紫荆关，或分据各营房，到处滋扰抢掠一空。初九日守护两府被占，余与植公并汝润弟携眷至泰宁镇署暂避。午后洋兵踵至，将衣服车马一切抢掠一空，镇署亦被占住。情形极险，笔难尽述。迺与仲莱各带眷属夤夜徒步逃至附近村庄暂避。各家上下男妇一百余人，除周身衣服之外，丝毫无有，山村亦不可久居。所有汝九婶母一家，汝婶母及涛弟并仲莱、植公家属，均设法雇觅大车并坐筐冒险回京。

闻京中现稍安定。余家九条胡同，城破后尚属无恙。以为可保无虞。乃九月初又被日本国占居，无家可归，只好暂借民房居住。汝七弟在醇王府暂居。奶子府亦被洋兵占据，抢掠一空，门窗皆毁。汝九婶母及侧福晋、润夫妇分住民房及亲串家。分散流离，苦不可言。闻顺王、全公等均已回京。城中各府鲜不被占被抢，现在各觅栖止。惟余一人独居山村，偶与仲莱相见，亦无公事可办。西陵当差人等，上自官员，下至民役，家家被抢。衣食全无，银米来源已断，无可筹措，已有待毙之势。与仲莱商议，亦无可如何。现闻洋人要挟太重，和议未成。彼族四出滋扰，直隶一省几无完土。人民逃亡流离，苦不可言。若再迁延不决，则祸变有不可胜言者。

今圣驾早至长安，慈躬、圣躬均安否。念切之至。未知庙谟如何，回銮何日。焦盼实深也。

日下英德意三国之兵陆续退去。只有法兵未退，尚存一百余人，占据慕东陵内务府营房，尚不时分兵四出，以搜查拳匪为名，到处抢掠。而京中、保定洋兵亦有时结队倏来倏往，并无定踪，并闻有住扎过冬之信。各营房内官民逃匿一空，或有男人一二居住，妇孺皆潜逃山沟，忍饥待死，苦何可言。附近之涿、涞、房、良等城，情形稍有轻重，大略

相同。州县官沿村搜括，供给洋人。业经民穷财尽，尚无了期。至京南、京东各处，相距辽远，声息不通，不知作何情形也。

余九死余生，尚何可述，仅撮取大略，由摺差寄去。前有京中人来言，后门内人民逃死殆尽，房舍均毁；后门外系日本国界，尚属平安。汝皇城根房屋尚未被占，亦未被抢，尚称完好。（近日又闻什物亦被土匪抢掠，房屋无恙）大翔凤胡同亦安然无恙，可以告慰。匆匆此泐，即问近好。并汝岳父母及侄妇均代问安好。汝兄弟侄辈均此致意问好，不另。

由易州属白杨村寄。

心泉自书 图章已失

再，王公大臣等有续赴行在者否？风闻京中自失陷后，延松岩将军茂、福余庵府尹裕、葆效先功樾廷钟公绣均全家殉难，徐相<sup>①</sup>殉节，庄、怡<sup>②</sup>二王亦被害而死。其余未知下落者甚多。此处文报不通，无从打听，仅据传闻寄去，未知确否。见信后可草草写一回信来，为盼。风闻大内无恙，西苑为德帅所踞，寿字殿亦有洋兵，景山五亭毁一，颐和园亦被占踞抢劫，各衙署均抢掠罄尽，则例档案丝毫无存。八旗官兵除阵亡外，均逃匿各处，多不知下落。并云户部银库未动，各仓米石均被洋人出卖，所存无几。

此信写成系在十月十三四日，有《奏报洋兵至陵情形》一摺随同寄去。乃此摺由准大人处拜发，此信未经封函，摺差起身，未能带去。正无可如何，今幸有迅速具奏谕旨，再附录近日情形一并寄去。

余在白杨村避居。（植公未知下落，闻已进京，未知确否）。被洋人探知消息，仲莱先与之相见。余于十月十八日偕仲莱到法国凤先锋住处与之相见。廿一日又见一次，借通事传话，尚属平安。据彼云，在此住扎，系为保护陵寝之意。其实业经抢掠一空。彼既云然，尚须与之道谢。此后与仲莱商酌，惟有极力与之周旋，以冀保卫地方。近日凤先锋与易州牧会同出示安民，地方渐觉安靖。余于十月廿九日移回寓所，只有房舍尚存，木器仍在，此外什物一切无存。只好将就居

① 指大学士徐桐。

② 庄亲王载勋、怡亲王溥静。

住。现今除周身衣服外，别无长物。与相随奴仆数人相依为命，苦何可言。而陵上官员兵役人等，家家被掠，衣食全无，将见流为饿殍。现与仲莱商办法赈济，而无米之炊，殊难为力也。附此，再问近好。

心泉再泐 十一月初三日

## 奕 谏 函 二

荫坪侄：

近好。前于冬月上旬，摺差赴陕，便寄一函，缕述。闰八月初间接汝来函，彼时汝润弟正在陵上摒档一切行装，拟奔赴行在，因事机屡变，竟不克前往。复函亦未能带去。九月初间，各国联军到易，将陵上陈设铺垫及金银供器，库存钱粮，劫抢一空；守护两府各职守营房全被占据抢掠。余与植公暂避泰宁镇署，洋兵踵至，将随身衣物并车马全行抢去，情形极险。复与准仲莱及植公与汝润弟各携眷属夤夜步行至易州北，至白杨村暂居。各家眷等即于次日雇觅抬筐避入京城（汝润弟亦入京）。余与仲莱在白杨村暂居。洋兵于九月底陆续退去。惟法兵二三百人不退，驻扎易州及慕陵内务府新营房。余与仲莱先后与法兵官风撒吉利非相见，此后情形渐觉安静等情寄去。摺差于腊月初回易，未见覆函，不知此信得见否。抑或浮沉矣。念切念切。

刻下本处自法兵官会同易州牧出示安民之后，附【近】地方不至抢掠，人心稍定。惟各营局自遭兵燹，十室九空，银米无处支领，家家枵腹，困苦异常。余与仲莱仰屋而嗟，无可为计，焦灼徒深也。嗣接京中庆王、李相来函，言和局已有端倪，约款十二条，已经画押用实，俟各国照会到后，无有刁难，即请择日降旨回銮等情。然近日陵上屡有德国洋兵到来，至紫荆关内外查看地势。法国兵亦日夜由东而西，拉运军需炮械。窥其用意，尚欲进兵。和局之成尚无把握。奈何！

闻秦中荒旱异常。长安省中自銮輿到后，人数益多，添设粥厂数处，尚不暇给，饿殍相望。如此情形尤可危虑。慈躬、圣躬及左右大臣均安否？极为念切。吾侄日侍阙廷，得知圣慈如何？惟盼和局早定，即日回銮，是天下之大幸也。

余家九条胡同房屋被日本国占居，汝婶母回京觅民房居住。汝七弟在醇王府暂居。汝九婶母及润弟等亦假居亲串家。奶子府内亦抢掠拆毁，不堪居住。余自十月中旬与洋官相见后，搬回公寓，一切什物家具荡然无存，仅空房一所，衣服一袭，袱被一具，残书数卷。与仆辈数人相依为命，苦况不可殫述。尚须设法周旋洋人，以冀保卫地方。九死余魂，苟延一息，实无可述也。

闻京中此刻尚称安静。惟前朝、西苑、景山及各王公府第多被洋人占踞，各衙署亦抢掠一空，亦无公事可办。盖和局一日不定，大局终不堪设想也。京中诸亲友及各朝官，打听多有逃避不知下落者。现今随赴行在王大臣均系何人亦未知的确。夙便将一切情形寄来为盼。萧条四壁，所陈拈毫，心绪牢愁，语言拉杂。此泐，即候近好。天寒地远，诸维自爱，不尽欲言，即候近好，并问侄妇近好，汝岳父母及诸兄弟侄辈均问安好。不另。

心泉手泐 腊月廿二日

此信系由驿递交去，由何衙门交到，回信仍交何衙门仍由驿站带回不误。冬月信函，即由驿递送，未见回信。

### 瑞 激 函

荫弟大人如见：

自七月二十一日之乱，兄欲逃不得，故苦守空城。夜间枪炮子如雨，受惊不小。幸自令姊以下儿辈均未受伤。自料必亡。直至二十二、三两日，各国洋兵已满九城，火光冲天者三日夜。地安门桥以南烧尽，西四至西单烧尽，朝阳门楼、前门楼均烧化为乌有。自料必无生理。直至廿三、四，各国兵并未到七条胡同，其余胡同均为兵入搜罗，而兄处兵并未入室。日夜不敢出户，数日始知各国已分租界，东四至北城根，西城武侯侯至阜成门城根，为日本所管辖，不数日，而日本安民告示张贴，旋即禁土匪抢掠，禁洋兵入室告示张贴。兄始将心放下，仍不敢出门。闻日本钦差令中国人请庆王。庆王逃至宣化一带。空城一座，直无人出头。九城各舖均为本地土匪抢掠一空。兄衣物都存在当舖，已被抢空。家中尚如故平安。现在日本立安民公所两

处，安民保商事情办的甚好。其余各国不如远矣。各国均盼我皇上速回鸾驾，万民盼望尤甚。究不知皇上何时到都，不胜日夜盼祷者也。所有应说各话，一并开列于后：

一、两次来函均收到。闻吾弟每月有数百金进款，可以糊口，不胜狂喜。吾弟身子甚好，更喜出望外。

一、翔凤老太太以下均平安，现尚有米吃，不致饿冻，千请放心。兄常去看令姊，亦常去住家。现尚有数百金可以度过年关。过年再打算，有兄在京，不能叫堂上老人受屈，请放心。

一、二姑奶奶家广老头率宝臣于七月初一日逃至西陵，刻尚未回家中。只姨奶奶并二姑奶奶在家，系在美租界内。始而各国兵未入室，后来忽然美国兵、洋兵入其家，二姑奶奶当时逃至子善家。第二天早，云峰雇各国通行之车接至翔凤。现在二姑奶奶同蒲齐住在翔凤，甚好，请放心。弟家未被土匪抢。后来迟了数日，洋兵到弟宅抢了不少。下剩东西，管事多寿等收拾清楚封锁。多寿等甚好，尚有良心。

城中各大老宅，有被洋兵搜抢者，有被土匪抢尽者，有洋兵入人家仅拿有限东西而土匪随之大加抢掠者。弟宅仅兵队入内一次，拿了些东西，衣服并未动，仍有兄去了两次，安慰多寿等数人。闰八月间，各国兵在城外住，因天寒移队进城，借住各大宅。弟宅洋兵进内看房，其意似有住意。兄意请三、四两兄将弟家所存衣服等物收拾清楚，全行搬运翔凤收存。后数日，并未见洋兵去住。刻下各兵已进城内居住，吾弟之房大约不致占据矣，先请放心。多寿仍在彼看守。

此次大乱，各国兵官以日本为最讲理，不乱杀乱烧，安民保商，处处有道理。现在日本界内铺户开市，热闹如东西庙样子。别国租界路净人稀。兄在七条住，九城之中褊地，此亦兄向来未作坏事之报。惟现在手中甚穷，与雪安商办一小米铺，以为日日可以进些钱文好度日也。

再，兄自破城后，日日闷坐家中。忽于八月，有日翻译官杉几太郎，指名约请兄代为办理案件。细询其故，杉君驻京多年，颇知兄在刑部时不要钱，操守甚坚，不受人情，故请兄专办词讼之事。他事一概不管，兄亦不得过问。兄细思：一、可以保家，并波及亲友；二、兄已

将四十之人，兄之为人固无人知，今不料为日本杉君知之，亦可为中国人作险。并且不致妄杀无辜，借此作点好事，以为游戏文章。兄故应允。每日自八钟到署，五钟回家。日本钦差以下各官相待甚好。消遣之道固在是矣。倘不知者以二毛目我，则冤甚。日本也供佛，兄始之知。

老弟大约何时可以回京？千请详示。敏卿在陕，必当常见。和丰茶店方掌柜居然保护未被大抢，仅失去数十金耳，现已开张矣。兄本拟趋赴行在，苦无一钱。大老若去，亦可附往，而大老未闻有一人去者。大老之不去，大盖也因被抢一空，居然一极穷之人不能往，非不往也。兄此刻毫无主意，欲赴陕又恐太皇欲回銮，来往盘川不资，何从措办？现在衣服，皮衣一件均无，而驼轿每乘价三百金，一车二百五十金，一骡一百五十金，如此之贵，何能前往。且一前往，房子必属他人。除房子以外，别无一物，将来度日当差专以卖房为计。欲为商又无钱，为官恐官已在乌有之乡，是以进退两难。以目前之计，吃饭要紧。现在过一天说一天，不敢细想。惟望吾弟善为我图之，详细指示为要。

现在都中皇上派定留京和局大臣，有派留京留署办事者，然留署者无署可去。留京和局大臣立一公所，派有司员。而兄未谋，竟未派上。意料从此必痛改前非，大臣必力除积习，搜罗人才，以为后来自张之计。不料谋之一字更甚于前，真可叹也。六部及一切衙署均未退出，仅总理衙门退出。留署一说，有名无实。兄此刻欲弃官为商，又苦无资；欲仍为官，恐官已无；进退维谷之际，日不谋生。兄记名人员，现在在都人员竟有外放者，未知陕省有记名单子否？如有，兄尚可望放外省。兄如放外任，可以吃饭，更可办点正事。倘无记名单子，听军机荐保，则兄有官如无同矣。欲赴陕省，实无此巨款车资，闻保府发官车赏川资。兄一人前往，现在洋兵各处皆有，家眷在京真不放心；若全眷赴陕，更无此钱也。兄一辞顺天府，惟恐房子必为兵占。兄在京尚不致占据，此为难道所以未行。况城外四处团匪改为土匪，大加抢掠，又不敢行。京都现在仍有朋伙抢劫之案。幸日本夜昼寻遯，东城尚好，然时有惧心。

吾弟能见王夔石为兄代陈苦处否？倘王怜恤，念世交之谊，或兄有放期，则活矣。现在所放之人仍不见好，不解所以。终日盼皇太后回銮，好开和议，万民幸甚，百官幸甚。现居日本界内之人，尚为有福，其余则不能说矣。兄事如弟代酌如何？如赴陕为可行，兄即一人赴陕；倘赴陕不善，兄即在京弃官为商。此刻官真无味，若有一二千金，则早改为商，不犯热矣。雪安与兄同生死，始终未归。其家平安如故，已有人来，雪安之情，其为人自古少见，真可感。

兄皮衣全无，刻下买了一二件慰寒而已。杀烧奸掠四字，破城皆然。此次城失，兄一家并翔凤及二条胡同均未受此四字之害，可谓祖宗有灵。京中有钱诸大老家并有钱人家，目下尚不如兄可以在自己家住，有两饭可饱。比之，兄已在天上，若辈在地下，已有天渊之别。不意团匪一乱，直至破城，可恨可惜。目下团匪四处起事者不少，刚、端有何面目见皇太后耶。

一、闻陕抚午桥方伯<sup>②</sup>病故，未知确否？陶子方<sup>③</sup>、魏光燾与先君至好，老弟晤时，可代陈兄之苦处，能救我否？此时乱际，不比太平，谅朋友必能有怜恤之心。总而言之，吾弟明白人，见机而作，为我图之，不必兄赘之也。

一、吾弟能为令姊带一慰寒皮甬则妙矣。都中有，苦无钱买。兄有羊皮袄足矣。官衣一件无有，差使万不能当，无行头故也。

老太太、二奶奶均好，千万放心。老弟在外，兄刻已放心，惟常来信才好。皮甬不好带则作罢论亦可，不必为难。拉杂书此，随后再布，敬请平安。令姊问好。

兄瑞澂百拜

## 熙 臣 函

公爷爵前：

① 指工部尚书刚毅、端郡王载漪。

② 端方，字午桥，时护理陕西巡抚。宣统三年在四川总督任内，因抗拒革命被杀。

③ 陶模，字子方，时任陕甘总督。

敬稟者：窃章京自七月十三日闻先严殉难讣音，遽离麾下。即料长城已去，大厦难支，自分侯嬴颈血，可以上酬信陵矣。詎意三裁未殊，一息尚假，乃于危困之地，复奉存问之书。雒诵回环，且感且泣。敬请公爷弃家勤事，奋身效忠。当沧海横流之际，出枪林弹雨之中。扈从銮舆西幸，驻蹕长安。仰邀天心眷顾，圣躬安康。虽跋涉山川，间关险阻，而勋劳茂著，政履救平。只聆之余，曷胜额庆。承询都中光景及章京舍间情形，诚非笔墨所能罄也。

溯自七月廿一日，神京陆沈，强夷入据，始仅焚烧街市，侵占衙署府第。及廿三出示画界后，遂沿巷搜括，以捕困查械为名，到处抢掠淫虐。厥后大队入城，又分向各胡同驻扎。凡属稍有积蓄之家，率皆不免。一经占据，则将室内所有全行出售。奸民视为利藪，从而导之。以致上自天府，下及富室，无不被其蹂躏。且此尽彼移，不知伊于胡底。而东四牌楼以北至北新桥一带，列肆殆遍，人烟稠密，较庙市尤繁。酣往嬉来，殊不似有黍离之感者。而士大夫亦掉臂其间，更为无耻。此次城破殉难诸臣，闻约有数百员，大概旗人多于汉人，小官多于大官。以章京所闻，一二品大员死节京师者，仅徐中堂、恭三大人、延将军而已，其余则尚未得知。若如启大人虽经日本俘去拘禁凌辱，犹用万金赎身而出，不辞十日点名一次，又安望其能尽节哉。

章京家事，现已一败涂地。盖自七月十五日合葬双亲以后，次日即同两弟旋舍，惟时寇氛已逼京城，因细弱流离豫省，拟匀拨一人前往抚孤，以存宗嗣。缘舍弟熙微，才具较章京等差强，将来或可有用，故推令出都。而章京等留以待尽。迨二十夜，朝阳门失守，值衔恤在家，未得消息。至午间闻洋兵满街，大驾西去。知事不可为，义难受辱，遂同舍弟熙元及章京妻室弟妇商议自裁，各饮酒合洋药一茶碗，登时晕绝。经一昼夜，家人收殓，见彼三人已冷，而章京犹温，遂施救得甦。章京以人亡家破，不欲独存，复吞水银四两，候经多时不觉动静。又索洋枪自击，孰知此枪机括已坏，凡五放而子不出。于是家人等遂以为章京命不合死，载于北城舍亲文翊平家看守。恹恹一病，月余未起。嗣闻八月初六舍间为俄人所据，物件席卷一空。继又闻舍弟熙微于七月廿三客死保府，柩厝于永宁寺庙中。家破人亡之耗，接踵而来，致使求生

不安，求死不可，仍須包羞忍辱，苟延人世也。悲夫！

至尊府近况，章京于病起后曾各处访问，不得消息。昨询送信人，始知现寓雨生宅内，拟来日躬往谒候。倘有驱策之处，自当竭力，祈释远怀。兹因来弁克日起程，匆匆不及多述。专肃，敬请勋安，伏乞钧鉴。

章京制熙臣谨稟 十月二十二日。

# 太行阻战记(选录)

汪 宝 树

**编者按：**本书作者汪宝树，字东渠，山东泰安县人。光绪六年进士。八年任直隶饶阳县知事。二十六年九月，因镇压义和团被革职。二十七年二月，任广昌县知事。本书内容，一部分是镇压饶阳义和团及被革职的情况；大部分是德军侵入广昌，与晋军交战和停战事及其往来函件。今选录一部分，以见八国联军侵略的暴行，以见清朝官吏如汪宝树之类镇压人民，充当洋奴等事实。

## 小 引

光绪庚子，义和拳起，杀德国使臣、日本书记，各国游历传教之人死者无算，中国教民、平民、官员被害者尤多。于是，大触地球列国之怒，英、美、德、法、俄、日本各以洋兵深入，破天津，陷京师，据保定。乘舆西幸长安。华兵之勤王者，皆退驻太行山内，以固东陲藩篱。洋兵则南至德州，为东抚袁慰亭世凯中丞邦交浹洽，不犯山左。而太行守兵以及晋省各大宪，虽屡经大创，依然慷慨愤激，忠义之气不复少减，因此华洋相遇，衅端频闻。畿辅各大宪久悉华洋兵力强弱殊形，不得不固邦交而安生民；尤恐激成大变，有碍和局而惊銮舆，心窃忧之，而无如何！宝树前在饶阳痛剿拳匪。正定董镇、深州曹牧皆以庇拳仇教，借为迎合之计，诬陷揭稟；廷藩不察，悬牌撤任查办。不数日，而廷藩遇害，董、曹亦皆为洋兵所逐，逃窜无踪。宝树则以无罪被诬，教民西兵咸抱不平，极力保护。二小子昭晟，又以素娴洋文，驻保德兵请于上宪，使为舌人之职，以便传宣言语，免致华洋齟齬，横生枝节。时宝树待罪来省，听候查办，上宪怜其无辜，矜而释

之，使入獄局，襄办华洋拳教各案。首台吴君云池尤垂青睞而重倚任，谬以宝树有肆应之才，堪胜调停之选，遂有是命。因将办理情形，来往文牒，摘录于左。既可备遗忘，且以俾世之君子咸知我父子不得已之苦衷，为国家维危局而效愚忠，庶不致以汉奸相诟病也，则幸甚矣！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望日知广昌县事汪宝树自志。

### 一、饶川剿拳记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初六日，饶阳城内拳匪李昆等勾结西乡刘各庄拳首胡兰生，率领千余人突入县署，直至三堂。县官汪大令宝树始知，手执快枪，将出击之。眷属遮拦，使不得出。匪等亦知官有快枪，不敢入内，乃杀班管家人宋福，又欲杀其全家。同城幕友代为央求，给以仓谷钱一千五百千，而官不知也。匪等允情，当将旧存崇祯西洋大炮二尊，用大车拉去；又抢去来福枪三杆、毛瑟枪一杆。自是攻教堂，杀教民及平民，焚掠奸淫，无所不为。县官乃请兵。上宪檄调正定防营帮带许兆贵带部队五百人来县剿除。胡贼半途迎接，相见甚欢。该军入城，小住数日，四乡绅士跪恳，求其出队剿贼。许某答云：“胡兰生系好人，奉命攻打教堂，并无不合。”不但不剿贼，越日拨队回正定。官兵既去，人心大恐。官乃再请兵。上宪又檄正定镇派哨官叶励有、哨长王俊秀率步队一百来饶驻防。

八月二十一日，该县奉到李爵相五百里飞札并告示，谕令痛剿拳匪。是时县中练有护勇三十名、防勇一百名。接札后，当晚拿获城内拳匪李崑等五人正法；其子李福及安庆等均从胡贼未获。自是拳场散有大半，其未散者，各怀观望，阳奉阴违。距城五里杨君道村将拳场改为九宫门，聚有千余人，立国号、设官职，头裹黄巾，建树黄旗，日日操演，炮声远闻，愈集愈多。官欲捕治，因各村拳场尚多，不敢造次。

二十四日，黄巾匪徒持械耀武扬威过西关。官闻信，率诸公子，便衣徒步，护勇二十名、差役十余名出城捕拿。追奔三里，将该匪萧亮德等十八人、大车一辆全数拿获。

二十七日，探明胡贼李福等将谋起事，为父报仇，遣人四出招匪，老巢仅剩数百人。官亲率诸子，皆短衣，青巾帔额，时叶哨官患瘟，乃偕王哨长、城汛黄殿甲、官亲武备学生赵长龄带马、步勇役三百余人半夜出城。将晓驰抵刘各庄，直入其村，捣其巢穴。该匪开枪拒敌，凶悍异常，战约一小时，兵勇奋力猛击，毙匪数人，匪等大败而逃。匪首胡贼被赵长龄连击数枪未中，登楼越屋而逃。护勇姚三夺其快枪马褂。姚三面受微伤。胡贼窜入禾稼，穷搜未获。擒其党羽五人，全师而归。境内拳场始惧而全散。

闰八月初九日，正定镇董履高带马队一百人由深州来饶，声言阅边。官往郊迎。既见面，公然以上司自居，大加申饬谓胡某系好人，不当剿除，并痛斥王哨长不应随从往打刘各庄。次日该镇去。拳匪闻听此言，气焰复张，散而又聚者数处。官设法解劝，散者颇多。独南乡深州交界北韩村聚集邻境深州等处拳匪甚多，恃董镇履高、深州曹牧景诚为护符，抗违不散。

十九日，官往南境小堤村会勘灾歉，仅带勇役六十余人，并次公子咨补、杨村县丞昭晟。午正，公务毕，将回城，乃绕道北韩村，意欲好言劝散。既至该村，驻车街心，唤其地方询问，甫数语，匪众纷纷前来拒敌。皆头裹红巾，手持凶刀，奋力格斗。将练勇王麻砍伤倒地，伤势甚重，他勇护救得免。其余受伤者三人。官乃传令开枪痛击，毙匪五人，生擒一人，余匪大败，逃往村西，伏于禾稼之中。因贼众我寡不敢穷搜恋战，得胜回城。讯问获匪，据供已发传单，约定五日内深州各拳场共聚一千五百人来攻饶城，劫夺萧亮德出狱，同赴北京。又供正定帮带许某与胡贼同打清苑县东闾村教堂，在谢村换帖等语。曹牧景诚则于六、七月间亲率拳匪拆教堂、杀教民，并函谕汪大令亦同此办法。大令不从，曹牧挟恨，遂商同董履高，误以亲率诸子，妄杀无辜，禀于藩司，悬牌汪令撤任查办。

二十五日，法兵数千人入正定，将该镇枪械抢掠一空；且掌批董履高之颊，以枪刃刺其股。董某惧，乘夜脱逃。

九月初，洋兵据保定，执藩司廷雍、统领王占奎、城守尉魁恒。十五日，均斩首城外东南隅。十月二十七日，法兵往深州捉拿曹景

城，假道城西旧城镇。村民开炮，法兵怒，攻破之，杀数千人。曹某奉牌撤任参办，闻法兵至，逃跑无踪。衙署被土匪劫掠一空。汪大令由饶阳赴大城、河间，王敬舆太守守堃及众绅士备舆马礼物延请，并其二公子昭晟往办应酬洋兵安插教民事件。德兵官言于上台，请二公子昭晟允应翻译之职。汪大令由河赴省，岁杪遂有广昌之役。

## 二、太行阻战记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往清苑蒞局，偕首台吴云池国栋会同权理司问官濮君吉颺，商定各案。首台告予云：“井陘县在太行山内，属正定府，距广昌县南数百里严祝生书勋，山东历城人现求交卸，因该处所驻晋省守边华兵与法兵相遇开战，恐碍和局。藩宪委君前往接署，即为划定东西交界，并调吕军名本元，字道生，在河间府曾晤会一营五百人归君管带，驻扎其间，隔阻华兵洋兵，使不相犯，以免开衅事。请速治装，以候接札起程前往，择日接印，布置一切。”

二十七日，昭晟偕同德国天津粮台官扣发尔来寓畅谈，即留早饭，幕友俞调甫作陪。为友人求写护旗护照各数件，书法特工。且云系在本国御前当差，奉命来华，由津游保，今与昭晟同榻。盘桓一日而去。

二十八日晨刻，庆祥缎店遣人送信云，适才家人王德骑马路过伊舖门口，嘱云，二少爷昭晟随同德兵开差往阜平，已起行矣。不暇前来，嘱为送信云云。予闻之曰，此必声东击西，决非往阜平，不知又有何处战事云。

二十九日，至蒞局，将所讯拳民王洛得杀教民张拱宸之案，谕令该房录供。亲往关帝庙街拜法国濮君吉颺、樊君维阿，求将此案为之送回，自行办理。当蒙允许，告辞欲出。二君云，今日礼拜无公事，可畅谈。复少坐片时。辞出，仍回局。

吴首台云：“藩宪因易州广昌县在保定府西三百，晋省连界城内驻有晋省防军多营，顷有致书德营者，语极狂妄。德帅大怒，将开战衅。广昌刘令仁甫名朝阳，湖北人办事荒谬，与各营统领甚相龃龉，故特委君明晨起行，迅速前往摘印接署；并查致书开衅究系何人，刘令办事是

否不治輿情，以便相度机宜，妥为解劝，以全和局，而安生民。不久即送到委札，请先见德国葛大帅告知一切为要。”

往两江会馆，拜德国大师葛公德禄，备谈一切。蒙给洋文护照一纸；且云尚有公事未及办妥，请晚行一日，以便携带前往，元旦起行可也。出问翻译张子佩所致搆衅之书系何言语？答云“大致言我奉大皇帝之命，在此驻防晋省要边。不意贵国之兵屡次来扰。请问贵国之兵系奉何人之命而来？我兵既在此处，贵国之兵即不应来此。今特约定，以后若永不相犯，即可相安无事；若再来侵扰，定当秣马厉兵，迎头痛击。此乃自取之咎，无怪我无礼也”云云。

申刻接札，日夕往见藩宪，稟辞请训。传谕云：“天已太晚，葛大帅既嘱缓行一日，请于明日午后来见，以便商度一切。”

灯后往见吴首台，求为易札。盖于刘令虽不相识，既系同寅，即应少留体面，若摘印接署，未免彼此难堪；不如先为调停阻战，倘〔倘〕能侥幸成功，且查明刘令实有劣迹，再求赏札委署，似乎较为允允。首台许诺，即将原札交还。

三十日，谒见孙臬台、陶首府稟辞。午后谒见藩台，面谕云：“战衅已成，且洋兵早已前去，恐不能及；但能于开战之后，设法调停，晋兵不复东来，洋兵不复西窥，彼此相安，各不相犯，即为君之大功。”灯后往见吴首台，面嘱云：“若见德国大帅，万不可将不摘印之事为之说明。”盖恐洋兵知君不接印，必不肯罢战也。予允诺，告辞出。

是日除夕，无放鞭炮烧香祭神者，各家闭户寂然，无异平日。

元旦晨刻，吴首台来请往会食年糕；云藩宪允为易札，少候即为送到。因山径不能行车，又因岁首无处顾觅骡馱，即向首台借马五匹。

甫回寓，德国葛大帅来请，即往见。晤张子佩、纪东甫、陈国彝。既见，大帅谓予云：“君知我相留晚行一日之故乎？”答言“不知”。帅曰：“我恐君早行到彼，正值开战受惊也。今无虑矣。请速前往接印，以后必无他虞。”予不解何故，惊讶而出。

未刻接札，骑骡起行。随从家人李文、袁升，自己骡马三匹，车夫一人，厨役二人，携带米面肉蔬。所借清苑马五匹，马夫二名，挑

夫四名。出西关，行三十里入深山，挑夫厨役绕行满城县，遇洋兵夺物，示以护照，乃发还。夜宿翟家左村，居民逃窜，户无炊烟，崇山绝壑，萧条不堪言状。遣回清苑县马及挑夫，自顾骡驮六乘。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日，行万山中。窄径崎岖，峰壑秀美，寂无行旅。七十里，宿桑各庄。

初三日，由桑各庄起行，三十里，登五回岭，岭东易州界，岭西广昌界，上有长城，砌石为墙，连山接岭，望无边际。过岭，甫下至谷底，口渴甚，食冰数块。遇德兵步队纷纷前来，下骑立谈。据云，初二日午刻，在广昌城南三里杏花村开仗，华兵死三百余人，德兵死二人，伤二人。见其马上驮载所获令箭、箭枝、火枪、大旗四杆。德兵夺我坐骑，从者与争。旁又一德兵脚踢从者。正扰攘间，其兵官读葛大帅护照，即行喝阻。德兵惭愧，偿还坐骑，谢过而去。又五里，至兰〔蓝〕家庄，德兵宿此者颇多。村东下骑，门口遇其兵官，立谈，告以劝战之意。据云，晋兵若不驻广，德兵绝不相犯。遂将护照用笔添注数行，派人送出村外，握手而别。是日行六十里，宿杨庄子，村人尽逃。

初四日，由杨庄起行，八里至浮图峪。长城迢迢，重关敌楼，接连万山。又行三十二里至广昌城，晤县令刘仁甫名朝聘及其妹倩杨子棠，昭晟之友也。

午后与把戎吴德元、捕厅钱馨吾连辔往城南二里许南山坡，查看战场。横尸满地，杂以死马，已派差收敛，用席盖护，以待该营掩埋，其暴露者仍多。

战事之详：初二日已刻，昭晟与德兵官率马队三十五人，由城南三十里插箭岭来，绕至城西十里北石佛村。驻广华军万统领本华三营、晋藩升方伯两营，约二千数百人，侦知德兵前来，即出全队迎敌，相遇于城西十里之南上屯，互相开枪，战十分钟，德兵败走。华兵获洋旗一杆，洋帽一顶，骄甚。语乡民曰“待我生擒几个与汝等看”。午后二点钟，德兵步队、炮队皆至，约六百人，与华兵相遇于城南三里杏花村东。德兵列阵南山坡，华兵列阵北山坡，中隔一大谷，遂开战。昭晟在马上，铅丸屡向耳畔飞过。家人王德呼曰“二少

爷速下马”！昭晟乃下马伏地。战至三点余钟，华兵死者无数。德兵将于南山上架极大炮轰城，（炮系铁瓦片制成，行路并不见炮。）……。德兵乃罢开，遂转至西山坡用开花炮痛击，华兵力不能支，大败而逃。万军门所骑红马中炮而死，徒步易衣而逃。其差官死三人，哨官死八人，余勇多溃散，遁往山西灵邱县境之腰站村，沿途抢掠甚苦。德兵入城，因昭晟竭力劝阻，无大搔扰，惟县署号马乘骡、银两、衣服、时表等物，不无损失。初三日辰刻，德兵知我将署广昌，乃撤兵。步队由东路撤回，昭晟同马队、炮队仍返插箭岭，均陆续回省。是役也，百姓遇害者十余人，县署家人杨福、马夫孙殿元自告奋勇出城劝战，皆中炮而死。德兵死二人，重伤二人，轻伤者十余人。

初五日，致山西灵邱县陆官印叙钊。

盘之仁兄大人阁下：日昨弟<sup>刘朝阳</sup>肃上一函，备言德兵与我兵接仗，及入城后署内骚扰情形，谅登签记。今晨弟<sup>汪宝树</sup>奉直省高藩宪札委前来广昌，大致飭查山西驻广防营缘何与德兵构衅，速往相度机宜，妥为劝解，万勿起衅，俾保和局云云。遵即束装，于元旦由省起程，星夜前进。不意行至半途，闻华德业经交战，防军已退。正在策马前行，忽与德兵前队遇于五回岭西，匆匆与其兵官译谈数语，且即告以来意，询以能否从此永息战衅。据云，华兵不再驻广昌，如和局不致决裂，即决不轻犯晋疆；若和局倘有决裂，或晋兵仍复东来，则不在此论等语。弟等共同细商，此等情节既不便通禀山右各大宪，亦不便函致陕、晋各军；若竟秘而不宣，倘有疏虞，致误大局，则弟<sup>汪宝树</sup>岂不大负上宪委任之苦衷。揆之于理，殊属不安。再四踌躇，惟有仰祈兄台大人将此情形代为婉禀升帅及万军门，请暂时幸勿再来广昌驻扎，庶洋兵无所借口，彼此俱可相安无事。此乃关系国家大局，情节非轻，故敢冒昧，径渎清听。可否之处，速赐回音，以便回省销差。肃此恭请勋安，立候福音。愚弟<sup>刘朝阳</sup><sub>汪宝树</sub>顿首。

初七日，赏县署遇难家人杨福埋葬洋银二圆，马夫孙殿元制钱壹千。广昌论制钱，不论京钱，用足数钱，亦不扣底。

午刻，接灵邱县陆盘芝回信。

敬复者：顷奉公函，聆悉一切。当将原函送呈升总统阅看。旋于

今早奉回示，以各营前致德国信函均存有底稿，措词俱极平和，绝无挑战之意。即高方伯札内，亦拟为奸民伪造，则其并非出自本营，不待辨而自明。至于陕、晋各军驻扎处所，如洋兵不复逾五回岭、倒马关以西一步，则我军亦可不来广昌，彼此相让，以保和局而安生灵。升帅所论，大致如此，用特奉复，叩颂年安。愚弟名心顿首。初六日午刻发。

申刻，首台吴云池专马溜单，送到高藩宪札，委署广昌。

钦命二品顶戴兼署直隶布政使司布政使分巡清河道高札正任饶阳县汪宝树知悉：案查前接山西升藩司来函，以现任广昌县刘令朝阳遇事生风，恐致开门揖盗，函请详参等因。查德兵现在实有往广昌之事，若不讯〔迅〕将刘令调省，必至不能保全。除详明外，仰该员即将此札交刘令阅看，迅即接署广昌县篆务；速将地方应办公事暨一切交涉事件妥为经理。至刘令回任与否，应俟到省后面询情形，再行定夺。此时且毋庸通禀，统候另札飭遵。切速此札。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三日。初七日到。

初八日，首台吴云池又专马来函。（略）

传言马军门玉崑八营将来驻广昌，因专函灵邱县陆盘芝确探，并为阻止。仍与刘仁甫公函：

盘芝仁兄大人阁下：初七日赐福一函，业已收到，仰见升方伯大人为国为民，体贴周到，曷胜钦佩。弟宝树业已将此情节及兄台善为办理之处禀明高藩宪，并函恳德国葛大帅务须践守此约，勿使弟失信于晋省各大宪矣。此番衅端，似可解释。忽于日间谣传有马军门玉崑带领八营即日来广驻扎之说，弟意此必风声鹤唳，未必果实。若果如此，则不独广昌一隅糜烂不堪，恐天下大局不堪设想。且焉有升帅老成持重如此，坐视其决裂而不为阻止，使弟失信于德兵而不预为一告者。以此，决其为谎言无疑也。但谣传如此，弟等亦不无过虑。想贵处近水楼台，必有切实见闻，或实与否，即祈赐一回信。仍恳鼎力诸处善为调停，则万里长城弟等亦托庇无量矣。肃此云云。名正肃。

是日，陆盘芝寄刘仁甫信，其略云：“马军已陆续开至敝县，山城斗大，居处为难。东方消息，现在若何？去腊庄王赐白”云云。“惩办

祸首，如此其重，想邦交可以永固，和局可望速成”云云。

初九日巳时接印。遣回清苑。初次专马带去禀函各件。

禀奉委查明致书招衅，华洋开战，办理善后，设法妥为解和及接印日期由

实任饶阳县知县汪宝树 谨禀：  
广昌县 知县刘朝阳

大人阁下：敬禀者，卑职宝树接奉宪札，飭令前往广昌县查明所致德兵打仗信函究出何人之手，抑或系奸民伪造，暨该县刘令平日办理一切是否妥协，并令相度机宜妥为解劝等因。禀辞后，面见德营葛大帅，告明前因。据云兵队已发到，恐赶不及等语。遵即起程，星夜前进。初三日午刻，行至五回岭，适与德兵迎面相值，立谈数语。据云，初二日已与华军开仗，华兵败退，即行撤回云云。卑职宝树当即告以来意，询以能否永息战衅。据云，华兵不再驻广昌，如和局不决裂，即决不轻犯晋疆；若和局倘有决裂，或晋兵仍复东来，则不在此论等语。

初四日驰抵广昌县，会同卑职朝阳及同城官绅查询致书德营打仗挑衅之人。云云实难揣测，或营中革除之人；或前在倒马关，洋人入关随从华人，该处防营开枪轰击受伤之华人；或所驻防营抢夺教民财物，索赔未贖所求之教民，心怀忿恨，造言开衅，以图泄愤，均未可知。

又查得华洋开战之事，德兵于正月初一日来至县境正南三十里插箭岭，传言讹为安肃岭；初二日即行前来。驻县万统领本华，率其中左右三营，并山西藩宪升方伯所带陕军步、马各队，列阵城南三里山冈以资抵御，卑职朝阳于闻信之初，即邀会同城官绅亲诣各营再三劝拦。及至列阵对垒之先，仍复遣人劝阻，万勿开仗，以伤和气。无奈战衅已成，不可遏止，所遣家人杨福、马夫孙殿元出城拦劝，亦皆中炮而死。洋兵既至，互相开枪，战约一时许，洋兵转至西山坡用开花炮痛击。官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大败而逃，不知去向。查验华军死者约百余名，尸横满地，因飭差地暂为用席掩盖，以待该军前来收埋。洋兵死者二名，受伤二名，均用马驮载而去。

当日未刻。洋兵入城，卑职朝阳以礼接待，犒以牛羊等物，于地方舖户稍有搔扰。惟言语不通，不无枘凿，以致人心骇惧，纷纷逃避。当将号马二十匹、小号骡马十余匹拉去，仓中所存料豆取用甚多。次早洋兵拔队东行。卑职朝阳窃念德兵于去腊初四、十七、二十二等日屡至县境东南二十里浮图峪，传言讹为浮马峪地方，驻县各客军即欲前往迎敌。卑职朝阳因和局有成，恐激他变，极力拦阻。因此意见不和，各营官兵多谓卑职朝阳与洋兵通气，暗禀晋省抚藩。各宪信以为真。锡抚宪于腊月二十五颁赐一函，竟有洋兵前来，将为卑职朝阳拜年之语。此卑职朝阳办事未洽之称所由来也。

卑职等伏思当时势孔棘之日，毁誉均可不较。惟卑职宝树既奉宪委前来劝阻，因路途穹远，奔驰不及，以致两军开仗，伤人多名，已属问心有愧，倘仍办无端倪，致令重开战衅，殊觉有负委任。至于拦阻晋军，不令来广之私言，又未敢遽陈于山西各大宪之前。再四思维，惟有公同致函邻封灵邱县陆令，托其将晋兵如不来广，洋兵决不西犯之语代为婉禀晋省各大宪，是否可行，立候回信。初七日申刻，接到陆令回信内开，升帅回谕，如洋兵不复逾五回岭、倒马关以西一步，则我军亦可不来广昌，彼此相让，以保和局，而安生灵等语。除将原信照抄恭呈宪览外，理合将奉委查明办理缘由禀明大人查核。

再，正在发禀间，于初七日申刻接奉宪札，飭令卑职宝树接署广昌县篆务，卑职朝阳回任与否，应俟到省后面询情形，再行定夺。遵即择于九日午时接印后，卑职朝阳即遵谕回省，听候垂鉴。卑职宝树朝阳谨禀。

二月初十日奉批：据禀已悉。此案应俟易州冯牧查复后到司，再行酌核办理。仰现署广昌县汪令知照。此缴。

寄德国葛大帅德禄信

葛大帅军门大人阁下：宝树一日谒见后即刻起程。初三日行至五回岭西，遇见贵国兵队纷纷前来。下马立语，乃知初二日业已开仗。初四日行抵广昌，查看战场，横尸满地，杂以死马，惨不忍睹。因念兵凶战危，古人慎之，良有由也。宝树奉委劝阻开战，业已无及。因商同刘令致书山右灵邱县陆令，托其代禀晋省各大宪，从此洋兵、

华兵，划清此疆彼界，华兵不再驻广昌，洋兵不再过长城云云。当即接有回信，内称今早接奉晋藩升总统回示，以各营前致德国信函均存有底稿，措词俱极和平，绝无挑战之意。高方伯亦疑为奸民伪造，则非出自本营，不待辨而自明。如今以后，洋兵不复逾五回岭、倒马关以西一步，则我兵亦可不来广昌，彼此相让，以保和局而安生灵等语。宝树窃念两国业已和好，则兵端从此宜息。今晋省各大宪既已如此相让，想大帅大人素以好生为德，应无不俯允所请，践守此约，不使宝树失信于晋省各大宪，则成全之德没齿难忘。

再者，小儿昭晟号勋西亦系中国官员，若随从贵营剿灭土匪绥靖地方，自系分所应为；若华洋开仗亦在行间，恐难免招人口实。伏望大人曲赐矜原，保全宝树父子各节，则世世子孙感戴不忘矣。

再者，宝树已定于初九日午时接印，合并声明。肃此敬请勋安，伏希垂鉴。

署广昌县知县汪宝树顿首正月初九日展刻

寄翻译张子佩纪东甫陈国彝公信

东甫

国彝

子佩诸兄世大人如面。别后情事，已悉葛大帅函内，不复赘。因念弟之所处十分为难，即以前此行至五回岭西，忽遇洋兵，行李骡马几为所夺。幸赖大帅护照，化险为夷。窃思此次华洋各守此疆彼界之约，弟之关系非轻。小儿昭晟亦恐致招物议，关系功名者犹小，关系名节者为甚大也。万望于大帅面前代陈苦衷，不胜感戴之至。肃此敬请勋安，诸希垂照。

世愚弟汪宝树顿首正月初九日

寄首县吴云池大令信印国栋

云翁仁兄首台直刺大人阁下：径启者，别后葛大帅来请往见，面告云：“所以留君晚行一日者，恐适逢开仗受惊也。今无虑矣，请速往接印”云云。弟闻之悚然。当即一主二仆，策马裹粮，午夜星霜，深山穷谷，居民逃窜，觅食维艰。初三日午刻行至五回岭西，俗名五虎岭，广昌东界，距城四十余里，望见德兵马、步纷纷陆续前来。因下马与其官兵

立译数语。据云，初二日午刻开仗，华兵死三百余人，洋兵死二人，伤二人。又数里至兰〔蓝〕家庄，德兵住宿者颇多。在门外遇其兵官，告以前往劝解之意，今已无及，以后能否免战归和。答云和局若无决裂，西兵不驻广昌，德兵不犯晋疆；若和局决裂，或西兵东来，或他国启衅，均不在此论。

初四日已刻至广昌，晤刘大令仁甫及同城幕友：查询致信洋兵启衅之人。皆称实难揣测，或营中革除之人，或前在倒马关受伤之人洋人入倒马关，汉人同行，关上放枪，汉人受伤；亦有云系营中所抢教民者，前曾控于权理司，造作开衅，以图泄愤，均未可知。刘君之招忤，乃屡次婉阻洋人，不令前来洋兵屡至浮图峪，即札文所诬浮马峪，在城东南三十里。驻广西军疑为通敌，以致晋省各大宪啧有烦言。开仗之地，初在城西十里灵邱大道南上屯，洋兵三十余人，由正南三十里插箭岭来即札文所诬安肅岭，县境另有安福岭。与华军相遇，互相开枪。华兵夺获洋旗一杆，洋帽一顶。洋兵退却。继而洋兵大队约六百余人，官兵五营二千余人，万统领本华三营，晋藩升方伯二营。相遇于城南三里杏花村南山坡上。战约一时许，洋兵转至西山坡，用开花炮痛击。官军腹背受敌，力不能支，大败而逃，不知去向。洋兵入城，无大骚扰，惟衙署抢掠颇苦。

弟偕同城亲诣战场察看，横尸满地，人马交加。万统领所骑红马亦中炮死，军门徒步而逃。差役地方已多用席盖护，以待该营遣人收葬。那军门受伤，乃传言之讹，实则万营差官死三人，哨官死八人。初七日，该营派人前来买棺收尸埋葬，其位尊者抬回营中。约计共死二百数十人，居民死者约二十人。

窃念此次奉委前来稍迟，不能救之于前，犹思保安于后。而华兵洋兵各守疆界之说，又不敢径禀晋省各大宪，因偕同刘君致书灵邱陆大令，托其代为转禀，以观宪意云何。初七日申刻接到回信云，升帅所谕，如洋兵不复逾五回岭、倒马关以西一步，则我军亦可不来广昌，彼此相让，以保和局，而安生灵等语。即祈老哥大人力求藩宪于葛大帅处极力嘱托，务须践守此约，勿使洋兵再行西窥，致弟失信于晋省各大宪，则不胜叩祷之至矣。肃此奉布，即请升安，诸希垂照。

再，初七日申刻，接奉钧函及藩宪札委，令弟接署广昌篆务等

因。拟即择日接印，知念并闻，弟又及。

敬再启者：弟定于初九日午时接印，但书差人民逃避一空，间阎萧条，欲买用零星物件而不可得。奈何奈何！所寄会禀藩宪文牒，敬祈尊阅后封固代为投递。再。灵邱寄来复函足为晋军守约息战之证据，故照抄备阅，亦祈过目后并弟所寄老哥信函，同奉宪览，非为不可。伏念诸承惠爱，铭感无既，异日面谢。宝树又及。正月初九日

出示安民

……(下略)

初十日，五回岭专差回报德兵已全退回保定。

灵邱差回，接陆盘芝信。

敬复者：顷奉手书，聆悉壹是。马军四营开至平型、灵邱等处为止，并不东去一步；赴广之说确系谣传，断不可信。只有李哨官带兵数名赴东路侦探信息，昨由敝处经过。一切全仗两兄大力支持，保和局以挽危机西方幸甚！大局幸甚！近闻龙泉关亦有警报，确否此复。敬请升安。愚弟陆叙钊顿首。初九日。

复灵邱县信

盘芝仁兄大人阁下：顷接初九日赐复，据云马军门不来广昌，保全和局，解释兵端，皆吾兄大力支持，曷胜欣慰。又云龙泉关亦有警报，此乃谣传，幸勿轻信。弟于初七日奉到宪札委署广昌，已于初九日接印任事。弟虽不才，尚能阻止德兵不犯我界。但华兵亦须践守此约，万勿再来广昌，致启衅端。全赖我兄鼎力调停。盼甚！幸甚！肃此敬请升安，诸希心照不宣。愚弟汪宝树顿首。小号东渠，敬以奉知。

十一日，又接灵邱专差来函贺到任及再启。

敬再启者：近接花封，辱承兰教，仰叨福庇，感荷良深。此间队伍止不东去。今午谒见升帅又再三力请，并求其转致马军门。亦蒙首肯矣。总之，此时和议大纲已定，细目不日亦可就绪，中外大臣煞费苦心，万无因此再开衅端致和局功败垂成之理，谅执事必有同心焉。东方消息还望鼎力支持，是为至禱。……小儿现奉晋抚札委由归化护送美国教士赴京，约二月间从贵治旋灵回省销差。但归化至张家口一路土匪甚多，不知能否平安过去，深为担忧。知廛附陈，手肃再叩

升安。小弟叙顿首初十日

复灵邱县再启(略)

禀易州冯印清泰 字绍之 夹单 双红履历(略)

寄首县吴云池大令函

云翁仁兄首台直刺大人阁下：敬启者，前发各件禀函想已收到，费神飭送矣。兹又陈者：弟于初九日接印，即行出示安民示稿抄录奉阅。查县境初二日战后，官兵逃往灵邱，洋兵入城衙门抢掠亦不甚重。惟北乡各村被官兵抢掠不堪。初三日，洋兵全退出境，一由五回岭东去，距城六十里，即弟所迎见者，系马、步队；一由插箭岭出倒马关南退，系唐县境，距城九十里，传闻往阜平县而去，系炮队。现在四境安谧，惟谣啄市虎，居民不免惊慌。传言马军门八营将来驻扎灵邱来函，亦有马军陆续入境，居住颇难之语，因专函往探，设法阻止。

初十日午刻，已接灵邱回信，照抄备阅。又连发专差南路、东路两探，确探华洋各兵近日若何情形，以便相机办理。初十日午刻，所派东路五回岭专差回县，报云，遇见家人自省城来，云洋兵已全退回省城矣。南路差尚未回。又家人到县，据云，两路德兵，已全回省。以此观之，广昌境内既已肃清，华兵、德兵决不再起衅端。窃论今日时势，以弟拙见，不如将现在所有无用各营全行裁撤，以节经费而安生民。缘此辈扰民生事则有余若董履高、徐得标，姑不具论；现又有苏长庆，其兵以洋枪击刘令，今闻其交卸，又来讹诈。靖难御侮则不足。不特不敢抗洋兵，即平土匪亦非其所能胜任也。前日义和拳披猖，是其明证矣。而弟反以父子亲冒锋镝，屡次冒险剿除，触其恨怒，商同曹某，将弟陷害，弟之被害，皆董某为之，袒护拳匪，其稔恶可想。设非老哥大人及各宪大人极力护庇，恐不白之冤，不堪设想矣。……如弟汪宝树顿首。

十一日，总统晋威新军万统领官印本华来函

东渠仁兄大人阁下：敬禀者，顷间接阅杨君印祖惠致敝军周管带坤山之函。得悉阁下奉委至广昌解和，与德酋立译数语，嗣后如我军不过晋界，彼族决不西犯等语。查德兵于去岁冬腊，或数百数十屡来侵扰，迨至浮图峪，广昌刘令致函理阻，彼自插旗，以长城为界。越数日又来，声言攻打云盘洞之拳匪，自倒马关入，潜度插箭岭。复以

不  
⑦  
11  
⑧  
日  
后

函阻不听。至今正初二日清晨，两军成列，弟立阵前，犹再三摇手，令勿轻动干戈致伤和气。无奈彼不论理，先行开炮，我军而后与之对敌。是彼得步进步，约守疆界，何足为信。况我各军奉旨守广昌，若非以和议垂成，恐碍大局，岂肯一再忍让而不严守紫金关、五回岭、倒马关等处，任其来去自由，有是理乎！其所以大敞各口不挡不追者，是让彼也，非畏彼也。兹重以台命，彼以广昌城为界，我以腰站为界，彼不西犯，我不东往，即请知会德酋，彼此遵守可也。但大丈夫一言既出，须当重如九鼎，不得又使谲诈，明曰德兵不来，暗使他国潜来偷袭。但到我晋地疆界侵扰，经我各军截杀，即便勿怪无理也。专此奉布，恭请升安。愚弟万本华顿首。正月十一日到，即复。

再者，约守分界，弟晋威新军决不东至广昌。至于别军，尚须执事自与商订。又及。

覆稟万军门

大人阁下：敬稟者，顷奉钧谕，只聆壹是。窃念客军深入，肆行蹂躏，震惊宫寝，乘舆播迁。卑职客腊薄游京华，目睹焚掠之惨，凡我禁地，莫不横行无忌，作践不堪，麦秀黍离之感，潜然泪下。况大人忠勇性成，忧国念切，此番义愤，出于天性，凡有血气，莫不钦佩！且自去年以来，屡次相让，彼竟得尺得寸，孰曲孰直，旁观自有公论。只以强弱殊形，忍气吞声，亦所不得已耳。奈何！奈何！卑职昨奉宪委，前来劝阻开仗。惟因奉札较迟，道途穹远，以致两军交绥，有伤和气。幸赖大人顾念和局，不肯轻与较量，退守晋疆。前接灵邱陆令复函，转奉升藩宪钧谕，以各守疆界，两不相扰，以期共保和局，造福生灵等因。卑职遵即稟恳直省各大宪暨清苑吴令，求其于德帅前坚为嘱托，务须践守此约，勿再无理肇衅，业奉回示，彼已首肯。伏望大人为国忍辱，以保此破残凋敝之余。卑职不胜叩祷之至！

再，卑职近接宪札，委署广昌。已于初九日接印任事。宪驾匪遥，尚乞时加训诲，俾得有所遵循。肃此具稟，虔请勋安，伏乞垂鉴。卑职宝树谨稟。

十二日晋藩升帅印充差官送到札饬一通

头品顶戴总统陕西武威新军马步各营山西布政使司升，为札发转

送事：照得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接奉山西巡抚部院锡札发飭送德国统领照会公文一角。本军驻防晋边，不知德国统领驻扎直隶何地。该令来自保阳，必知德国统领之所在，送投较能妥速。为此，特将抚宪照会转行札发。札到，该令即便遵照，速觅妥人转送，先将转送日期具报查考，毋延。切切，特札。 外抚宪照会一封。

右札仰署理直隶广昌县知县汪令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一日，十二日到

晋抚锡中丞寄德国葛大帅照会。

大清国兵部侍郎山西巡抚部院兼提督军门河东盐政节制太原城守尉锡，为照会事：案照此时敝国与贵国和议将成，正宜讲信修睦，乃者敝省将士在于广昌县驻守设防，所以自保疆土，尽其职分之所当为，屡飭不准越境生事。不意贵军猝然而至，致多损伤，想非贵大臣之本意，亦非本部院初念所及料也。今已奏奉敝国大皇帝谕旨，飭令照会定界，彼此勿犯等因，钦此。查广昌县防军已退守灵邱县属腰站，皆山西地界，愿自今以后彼此各守各界，不复相越一步，以敦睦谊。谅贵大臣素重邦交，当必欣然乐许也。为此照会，请烦通飭各兵官一体遵照，仍希见覆施行。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大德国统兵大臣。

上晋藩升方伯夹单(略)

寄首县吴云池信(略)

灵邱县来函(略)

复灵邱县信

盘芝仁兄大人阁下：接奉来函兼颁示近日电谕各件，借扩耳目，曷胜欣幸。只以过蒙优奖，弟实难胜此重任。不过因在省垣臬局，案件类多权理司所送，遂不得不与洋官交接来往。此次重任，实由敝省各大宪与敝首领吴云池在德国葛大帅处官名葛德禄，驻两江会馆。极力劝解。因此大帅亦以邦交为重，一味维持和平，故弟得以调停于其间。尤幸其所用翻译诸君与有世交，从旁赞襄，更易成功。而晋疆文武各大宪皆能公忠体国，俯允所请；又兼仁兄大人婉转上达，善为办理。人民幸甚！时局幸甚！肃此虔请升安，诸维心照不既。

愚弟汪宝树顿首

清苑县三次专马来函(略)

十三日接万统领<sup>官印</sup>本华信

东渠仁兄大人阁下：……兹有愚者，<sup>敬</sup>军前与洋人接仗，伤亡兵勇，失去洋枪一百余杆，大约均被本地百姓收去。望乞代查民间如有收拾者，令即呈缴冰案。并请代悬赏格，每交洋炮一杆给银若干。收齐之后，祈赐示知，<sup>弟</sup>当照数备赏，专差请领也。有费清神，容图后谢。专此恭贺任喜，只请升安。请维荃照不宣。

愚弟万本华顿首

孙臬宪<sup>印</sup>钟祥字麟伯派人前来秘查回禀(略)

十六日，上晋抚<sup>錫</sup>中丞、晋藩<sup>升</sup>方伯、万统领再禀同稿。贺禀不录。

敬再禀者：昨奉钧谕，过蒙奖誉，捧读之下，曷胜愧悚。窃念畿辅自经联军入境，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不独防堵各营节节退让，莫能相抗；即文武大小各官、州县捕厅绅民无故而遭残害者，不可胜纪。因此，直省各大宪察知时势如此，不得不释干戈而讲玉帛，笃邦交而全和局；遂谕令各府州县村镇每遇洋兵入境，备具牛羊鸡鸭等食物，及一切应用柴薪、居住处所，妥为接待应酬。……故今直省，不独人民出行必执各国旗照，即上宪以及各官莫不皆然。此乃随机应变，不得已之下策，舍此而别无可如何者也。且<sup>卑</sup>职前在保定<sup>献</sup>局承审权理司案件，与各国兵官翻译时来往。至划界守约之议，系直隶各大宪与德帅会商，为寝兵息民，共保和局起见。如<sup>卑</sup>职人微言轻，岂能与德帅会商，妄参末议，膺此重任也。<sup>批</sup>藩再禀止此。

再，委查阵亡兵勇所失洋枪等因。<sup>卑</sup>职于接后即出谕差查，如有拾获洋枪者交官给赏，隐匿者查明严办。嗣据差地禀覆，金谓百姓捡去洋枪十数枝，已交由前任刘令呈缴讫。其余所失等件，据附近观战村民口称，多被洋兵驮载而去等语。此次<sup>卑</sup>职由保定府来，与德兵相遇于五回岭西，<sup>卑</sup>职所有行李马匹俱为所夺。幸有发给洋文护照一纸，验明后即速令给还。且见其骡驮内多有捆载残缺火枪、洋枪、旗帜、弓箭、令箭等物。其各兵官且向<sup>卑</sup>职笑颜指视，似有夸诩之意。据此

情形，则该役稟覆所失洋枪多被洋兵驮载而去者，似属可信。除由卑职遵谕悬赏，以俟如有呈缴，随时稟送；并查有隐匿不交者从重究办外；理合先行稟覆。肃此再请勋安，伏乞垂鉴。卑职 宝树谨又稟 十六日

易州冯宪绍之回信并再启

再启者：承示商于升帅，不令华兵再来广邑；并力劝德国葛大帅，勿得派兵再过长城各节；并荷抄寄委札示稿等件均悉。具征才长识优，补救有方。设广邑早得使君如此，何致竟遭蹂躏。然此时得公大力挽回，尤属地方生民不幸中之幸也。联邦索办祸首，已照约严惩，庄邸赐死，赵、英拟斩监候，余亦分别惩处有差。和局当不致再有变更，详细条约必可逐渐议定。此后但求我军不妄出大言，德兵虽猛，总不致再开战衅。然现在洋兵踪迹仍应时时侦探，以便消息灵通。弟于浮图峪、紫荆关、王安镇等处，节节设有马拨探报。尊处亦设南东两路专探。是两处互探，更能周密。……吾华时事之坏，在官民不能一体；吏治之坏，在堂廉太分。吾侪应力矫其敝，维高明察之是荷！

再，敝境城内住有法兵七、八十名，兵官德恪密。又住慕陵法兵二三百名，统领凤撒吉利非。……又敝境离城五十里，有塘湖镇，于十二月二十一日，忽有德兵七八十名、兵官三员到该镇住扎。初到数日，颇不安靖。经弟通稟，又函致兵官，请其来城晤谈，嘱其严申禁令，约束洋兵，不准搜夺铺民货物，滋扰村民。亦均允从。现亦安靖矣。专此奉复，再请升安。愚弟 冯清泰又顿首 正月十三日

十八日寄吴云池信

云池仁兄首台大人阁下：十七日午后，臬宪派人前来秘查开仗伤人情形，此因弟之稟文尚未接到也。约计弟之稟臬宪首府宪必须十五六日方可到省，臬宪派差时，想尚未到，故有是命。弟已将详细情形开一节略，文来差带回矣。敝境南乡倒马关外，距城九十里之云盘洞，与唐县接壤，地甚险隘，内有聚集拳匪余党多人。（附近各州县逃窜要犯多在其中。）前者刘令偕同晋军攻打数次，未能成功。后以无可如何，听之而已。（查刘令稟晋宪稿内云，未将此稟明直省上宪者，一因道路梗阻，一因招洋兵前来未便也。）伏念若置之不理，深恐养痍遗患，若具稟请兵，又

恐不能取胜；且转虑不受我约束，势必抢掠扰民，亦终不能灭贼。

晋兵不能取胜，官兵必难取胜。且看其地，非于对山架开花大炮攻击不可；而攻击之术，非洋炮洋兵无此妙技。设弟果建此策，恐忌我者必以勾洋兵西来罪我矣。前者饶阳之拳匪，堂堂正正，尚遭此不白之冤；则今日之事，较之从前，其嫌疑更有甚焉者矣。此弟所以抵徊瞻顾而不敢发也。至于此地情形，一切案牍，敝账房俞调甫业已带去。倘能进而问之，则其详可知。肃此敬请升安不一。名正肃正月十七日

十九日，专差往宣化护照

署广昌县事汪宝树敬启沿途各国联军统帅大人台照：兹有首县吴大令递到专送宣化府陈太守公牒一角。此件公文，昨在保定省城业经权理司及各位大帅验明，并无违碍字样，准其差递等因前来。敝县遵嘱，即为派差前往致送。为此，敬恳所过沿途各位联军统帅大人验明放行，万毋留难，致有稽延失落情弊。该差随身带有德国大帅颁发给护旗、护照等件，均祈验明后一并发还为盼。须至护照者。

寄首县吴云池信

云池仁兄大人阁下：十八日晚间，连接尊处十二、十三及专差带回各函，只领壹是。伏念弟之得有今日皆仁兄大人提携之力也，感何可言。承嘱转递宣化府陈太尊信，弟即备具夹单，选派妥人，执持洋旗、护照，前往专递矣。俟收有回照，再行奉闻，以慰廛念。又弟于是日连接晋藩升帅、万军门各信，过蒙优奖，语甚谦冲，想衅端从此可息。升帅函称，适逢解兵回省之命，接统者为郭元臣协镇，淮军宿将云云。并有致高方伯函件，谕令派人妥送。兹特专差奉上，伏乞查收转交，并赐回照为荷。

再，敝境自出示安民，及弟连日下乡安慰后，甚为安谧。易州冯宪及西军各帅均甚垂青，故办理较易，或不致再有意外也。肃布，敬请升安，诸希垂照。如小弟汪宝树顿首十九日

## 意定和尚碑(节录)

崔 栋

**编者按：**《正定隆兴寺意定和尚功德碑》在河北正定大佛寺院内，编者于1949年初手拓一份，存做史料。开首约二百五十字泛谈佛教，末尾约三百四十字泛谈儒佛关系，今均删去；只选录有关义和团活动的一段。

……正定隆兴寺，古刹也。创修之役不一，前碑记之纂详，兹故不载。地当南北之冲，为往来游方栖息之所，以故丛林供亿之用，特重于他方；僧徒大众以名胜独冠于河北，挂单常往者不时而麇至。自光绪十二年前，庙宇倾欹，客堂损漏，几来者无安团之所，游方者无随喜之地。是岁意定和尚始由京师返王是寺，一切规制，废者举之，敝者更之，坏者整之，旧者新之。然后住者行者各得所皈依；而不至如前此之饥不得食，寒不得衣也。此功德之及于僧侣矣。十六年，因修葺方丈院，改造正房五楹，东西客堂各五楹，以及侍寮维那之室，并整理而彩新之。然后人庆安居，入是庙者亦得以随其瞻仰之愿。是岁适值大旱，官民祈雨罔应，因为取水于八角琉璃井，铺坛寺中，日夜为诵大云轮经，竟获普霖，年谷借以丰稔。此功德又及于农民矣。井旧传有涌铜之异，铜气所蒸，常现远山晴岚之色，故得是名。井上有亭，四旁观之，檐各三出，析之为八角，合之仍一字，盖匠氏之巧思，出其建阁之余技，以幻而成者也。近则午沟倾侧，栋榱崩坼，因取水有应，遂矢愿重修，而工资未能以遽办也。十九年开期戒场，广度僧众，得戒徒一百八十余人，内之精严戒行者颇不乏人。自开山以来，有碑可考者，此为第二次戒场。亦可以见胜事之难举矣。方冀以其余间，得了井之愿。二十一年工始告竣，未及载记。二十六年庚

子，义和拳煽乱，六国联军直犯京都。乘舆播迁，翠华西幸。所至之处，城破村墟。蹂躏之状，实所难堪。及至正定，寺与天主教堂为比邻，人无智愚皆代意为定忧，以僧众将为齏粉，庙宇将成灰烬矣。乃意定一力维持，得其将帅之心，通其语言之用，使寺之内外之人物，下至零星琐屑，无一物而或损伤者。然后有以见其材之大，智之广，而其用心为良苦也。方义和拳之始猖也，四方不逞之徒，不期而云集于寺者屡矣。借以设拳教为名，实欲以肆其妖丑之计，势甚獾而焰甚张，理瑜〔瑜〕之不能，势禁之不得。意定乃婉词以谢绝之，且资送以分遣之。盖西与教堂为邻，不如是不获以安居。后来联军之至，亦不得宴然而无恙也。又以见意定信理之真，而见事之远也；及法国大帅巴尧与之相见，握手倾心，誓同生死，虽异族而可化为昆弟。暨将撤军，仍约意定作五台之游。所至官吏恐惧，农商惊惶，意定一切维持保护之，竟泰然而一无所骚扰。故彼封疆大吏、藩臬重臣皆惟意定是仗倚焉。此功德不但及于遐迩，并及于朝廷天下矣。由是而欧洲诸国知中国之尚有佛教者，以隆兴寺而知之；知中国之尚有和尚者，以意定而知之。意定之名传而佛教借意定以传矣。迨大驾返辵，行宫正定，皇上皇太后并颁扁额，以旌异佛法。旌佛乎，正以旌意定耳。意定真佛教之一宗子也。……

无极县 崔 栋撰

京都南观音寺静心山人显明敬书

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己酉九月中澣吉日

# 庚子事迹记略

任 植

**编者按：**本书原题《朱君石臣庚子事迹记略》宣统三年（1911年）石印本，记述河北省永清县义和团运动情况，与英、德侵略军在该县烧杀掠夺等事。书前有朱石臣小象，书后附录挽联，今均删去。

吾友朱君石臣讳梁之，邑之世家也，性豪爽，好学，有胆略，识过人，家素封，慷慨好施，乡党中有请求者，恒立与无吝色。自先世于邑中设义塾，聘明师，使宗族戚友之子弟贫无资者，咸就学其中，而良秀之成就者辈出焉。生平慕叔孙侨如之为人溢于言表，有志未逮。会庚子乱作，眷念桑梓，毁家纾难，与古人先后同其揆，其大有造于吾邑者非浅鲜矣。宣统辛亥新正，有以前县高谦甫《庚辛记略》赠余者，披阅之下不禁重有感也。当时拳匪蜂起，联军踵至，祸乱将一载，吾邑之濒于危者屡矣。石臣始终从事，凡有所需，慨居人先，询诸绅中维持之大有力者。迄至今父老之所流传，闾里之所谈论，犹震耀乡人耳间也。微斯人以左右之，虽邑侯亦束手无策。爰考石臣自庚子岁积劳而病，故于辛丑五月，年四十有六。合邑闻之，识与不识，罔不垂涕，幽光潜德，虽孺妇皆知。余恐久而无闻，与世就湮，谨缕述其事迹之大略，俾后之览者知吾邑有斯人云尔。

宣统三年春三月，世愚弟任植顿首拜叙。

光绪庚子五月五日，拳民焚毁永清安立甘堂，伤及孙、孟两教师。邑众不解交涉，咸不保卫，石臣君独具隐忧，知祸将及，乃发蓄积以备缓急。至念六日，声言杨统领之子带队由霸赴津，匪人借此煽惑，乃曰此洋兵也，所过成墟。乡人大恐，相率入署以问计。时高大会履任，席未暇暖，无所措置，亦惟抚髀而叹：“此劫数也，听之而已”。各相视无语。石臣君曰：“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况羊尚未亡也。”

虽曰劫数，人力犹可为也，岂宜坐以听命哉。”金曰：“资保卫则城宜葺，捍外患则勇宜招，统计所需必须数千金之谱。”石臣君乃慨出家资鼎力捐修，为一城完其保障，人心以安。

七月二十四日，吕军门由津撤防，提队至县属之永定河经双营渡口，欲济河而西。一时拳民乌合蚁附数千人，横截河干，声言“败兵逃窜，不力为阻，当必被其害。”城中诸绅疑信未确。石臣君即造署商之高县尊，请城守营云君世华前往查探虚实。云君夜半回城，云“实系吕军门统马、步全军二十余营，为拳民将船拖岸不放过渡，至开导再三，悍不听从。”县尊闻之惊愕无措，问计诸绅。石臣君曰：“须急备粮草供给，同赴双营以劳其军。”比至天色黎明，见该拳民等已高悬大炮纷执快枪，气焰汹汹，有势不两立之概。方传谕该拳民，来此渡河者是吕提台兵队，万无他虑。此时拳民咸仇视官军为洋兵，语犹未竟，两边枪炮齐施，阵势已成无可挽回，只得回城造署与县尊商酌。高大令凄然曰：“兵民开仗，百姓纷纷逃避，城市一空，火已燎原，谁能向迹？”石臣君曰：“既系官军，天理自在。不过因拳民距河，致酿祸端。诚亲谒军门或可为良民请命，不然恐玉石俱焚，阖邑为墟矣。”高大令犹疑未决，石臣君复邀请同城典史蒋君筱圃、把总云君辅亭、绅士钟君叶朋、邵君宜襄同为之劝驾，复以高大令之身家自任，始肯相率出城迎谕。

甫出东门闻炮声隆隆，火光上烛霄汉，冒险前行，决无退志。俄见官军数十骑闯然迎面而来，立即开枪，击云君左胫而仆。石臣君锐然以身为官绅，先急前遮问。官兵云：“烧杀四十里，吾等已奉军令矣。”众闻之而气阻。石臣君曰：“屠城军令出自军门，其中当有别故，非亲见而剖判之，此心将无以白。”一面遣人舁回云君回城调养，一切医药供给皆自备之。遂更冲锋前进，一路枪林弹雨，拼死得至营门，而众军鼓噪而前。岂惟车马从人不知去向，即官绅为众兵拳摔足踢，枪托攒击，而不能相顾。石臣君遂为众军舁起，刀横颈上，枪对心头，指而数之曰：“调拳匪打我官军者皆尔等为之也。军门正欲问罪汝等。汝等之来合当送死”。正命在须臾，适为统带王迪又瞥见，赶来将兵叱退，引见军门。军门大怒，指高大令挥涕而言曰：“信用拳匪，打

我官军，皆汝所为耶？”而大令惶惧不能出一语。石臣君即代答云：“高县尊决无此举，请军门详察，勿听传言。如或有之，县尊决不敢来营谒见也”。军门云：“何得谓传言？我现有尔调匪之证据在此。”即取出永清县印票一纸以示之。石臣君曰：“此印票系由直督兼尹各宪札飭县属义和拳每人发给一张，以别真伪。署内现有存卷可稽。如或子虚，甘当军令。拳民气焰嚣张已非一日，不受官家抚慰焉受调遣，凡官军过境，吾县尊罔不前来有所供应，矧高牙大纛辱临敝邑乎。设军门带队过境，札飭先行，俾得晓谕军民，何至匪徒误会煽惑人心，致起今日之衅。”言至此，军门始改容而叹曰“拳民目无官长，决非可以理喻者也”。言未竟，众军蜂拥而前，掣军门之衣，攘背大呼，以袒护高知县为名。军门曰：“何得无理，现有被掳之拳匪在此可以面证。”旋将拳匪押至。石臣君问其姓名。匪言万姓。问谁教汝打官兵。匪言高大老爷。大令闻之面无人色，已魂飞天外矣。石臣君乃大声问曰：“既高大老爷教汝打官兵，汝必识之。高大老爷今日来否？”匪言“今日尚在衙署，昨日曾来。”石臣君曰：“昨日来者是云副爷，高大老爷现在此，汝尚不识。何得妄言嫁祸官长。汝等既不遵官谕，胡作妄为，闹出祸来，反诬陷他人，希图幸免乎。”乃转向军门言曰：“高县尊之冤狱今已判明。”更向诸将官言曰：“诸君明理，试思调匪打兵之事即愚鲁匹夫尚知不可，况高县尊之政声卓卓者乎。”众军于是气平怒解，而官绅始有更生之望。旋即请军门速发军令收回队伍。倪少迟一二刻而千百万之生命尽矣。

方欲辞归，而点视诸人乃不见蒋君筱圃，大惊。石臣君复禀军门曰：“县尊此番舍命而来，特地为民请命。右堂蒋君筱圃与绅等同来，不知何时为众军虏去。设有不虞，绅等无颜生入城中矣。”军门乃执剑对众军言曰：“如有伤及蒋典史或隐藏不献者，有如此令。”俄有数兵送蒋君筱圃来，众心始安，便欲辞回，军门欣然而慰之曰：“诸君此来足见爱民之心出于至诚，来路既不视为险途，归路亦是福星矣。”乃命营官派兵四十名送官绅回城。举目中途烧劫数十村，烟犹未熄，屠戮数百人，野尽横尸。呜呼！惨目伤心，小民何辜，而横遭此祸哉！将进城垣，百姓望而相庆，遮道叩谢者何啻数千人。高县尊曰：“莫予谢。

速谢朱君石臣。诸君之身家性命得以保全无恙者，皆石臣君之赐也。”同往诸官绅一日而濒于危者数次，然此时更不遑自顾，又分往筹集劳军之物。公款一时难于措办，而石臣君慨然以之自任。二十六日犒饷兵营一日，吕军门拟刻日西上，故至二十七日遂起营以行。

二十六日，诸官绅预备粮饷等物，石臣君以款项无出，愿出资购买各商铺白面备作糗粮，为迎候吕军之用。忽尔号鼓齐鸣，旌旗前导，侦之乃陕军来，系陕抚升中丞所统勤王师也。此来凡三营，营官有李君洪太者，初在吕军之后，即闻石臣君慷慨慕义乐善好施，入城即来拜谒，并道其向慕之诚。石臣君亦喜其朴实正直，相得甚欢，即假馆焉。李君洪太云：“此军之来已三月无饷，兵心不固，拟开往固安县假饷道署。”石臣君曰：“永清本拟留军一营，奈筹款维艰，然东道主不敢辞也。”为之犒军三日，即开队以行。此来米面牛酒之需约三百余金，皆自为措办云。自吕军去后，乡闾咸颂捍卫之德，其登门而叩谢者数日绎络而不绝。

八月以来，拳民之焰复炽，迄二十五日聚至数千人，攻固安县城，又分支来永，住南关各铺；复入署见高大令索快枪，要粮台，且云：“大队不日即到。”高大令仓皇无计，请诸绅入署密议。石臣君乃为之画计。高大令曰“妙”，即次第行之。先使人往说其渠魁；复密书公文一角，扬言自东安县递至，内云：“马军门大队三十余营刻日过永，车辆粮草所需甚巨，宜速备办”等语。旋又面谕各差役照书分办勿误。于是备大车数十辆。公馆数十处，恐白面急迫不符所用，速令市面各商铺赶磨。更令传谕义和拳，的是官军过境，毋误认为逃兵，复致双营兵燹之祸。俄有差信自东安来，马军一二日即到永，谕令各团速移，勿与马军相犯。曾闻马军在天津与洋人开仗，驱义和拳为先锋，督队开枪击毙数十万，至今视尔等为罪魁。倘或轻触其锋，致祸不浅。该拳民等既受创于前，闻之无不丧胆，知马军将至，不敢轻犯，大怀畏惧，乃相率遁去。越二日该众不见有马军来，于二十八日结党数十人闯入署中，问以诬妄之罪，各持枪挺刃怒视而前。此时诸绅皆在署内与高大令议事，闻之急出调停其间。曰：“此系东安递到差信，不得不预为安置。荒乱之年，行军无定所，亦无定期，此势之必至，理之当然也。”该众始无辞而退。

拳民出署后，官绅以为彼辈猖獗，需索无厌，嗣后何堪设想，拟请陕兵而限于筹餉。石臣君慨然愿助餉千金。于是备公文星夜驰赴固安。翌日，营官李君洪太率兵一营来永驻扎。旋接李中堂密札凡杀人拳匪一律剿拿。适前之著名各匪复来需索，高大令即带陕军按名拿获，以正典刑。陕军驻永至三月之久，自营官以至兵勇供亿备至，礼意优厚。故能得其欢心，遇有风声，莫不争先效命。由是彼辈始敛迹，而境内赖以无恙焉。

八月十九日，有法军数十骑至邑属之南关镇，声言，县属之靳各庄有著名之团首某人，联军各国皆识其名，莫不欲得而甘心焉。石臣君闻之，即遣署与高大令商议对待之策。旋即出署往面法军，询其至此之由。法人巴尧果以剿匪屠村为对。石臣君力辩其诬，曰：“凡习义和拳者皆愚蠢无知之顽民。其读书识字稍有识见者，莫不惧其异日有无穷之祸。况邑属之靳各庄某人本阀阅名家，簪纓世胄，其聪明识见远出于寻常万万乎。其或退居乡里，屏绝义和拳等不与交通，拳民因而仇视之，欲被以祸首之名；抑或倡乱匪徒无县无之，异地而同名者正复不少，或者为传闻之讹，未可知也。目我县尊现正调兵剿匪，凡著名之匪首罔不就擒，以伏其辜。”法人闻之皆情理中事，更以详细探访为辞，遂率队而去。此役也，虽无需索而供亿颇厚。然非石臣君善为说辞，何能使閭邑夷然如此哉。

九月九日午后，英帅李率全队马、步万余人，由保定骤至邑属之南关镇。先派马队绕城梭巡，拟先屠城，次及各村，以泄教师被戕之恨。俄有数十骑入城将高大令俱去。石臣君闻之，不顾身家会同诸绅，急赴南关面英帅。英帅即责大令以纵容拳匪，焚烧教堂，害教师，不为保护之罪。石臣君力白其冤，云：“焚教堂，杀教师，乃前县王任内事。高县尊自接篆以来，即欲剿除该匪，奈兵力、财力两无足恃。至今日餉稍集，调陕军一营来永，每日四路分拿，获匪首数十名，现已正法矣。”英帅云：“吾之来此实为二教师被害事，必须赔命银四万两；次须屠毁城池，拿获匪首武大营某某。”石臣君曰：“某某业已明正典刑，首领即可呈验。且自彼辈肇祸之后，弩劣者就戮，桀骜者远扬。今已赔款，屠城竟令无辜者身受其累，仁人之师亦如是乎？”英帅云：“吾军奉命而来，此款断难从减。”经诸绅苦口再四磋商，英帅

始云：“赔款只准以拳匪之财产作抵，须缴现银一万两馀，限一月。今免屠全境，只毁设团数处及北城一门。不然则无以覆命矣。”时已二鼓，议始决，英帅调回守城各队，诸官绅回城，遍户已逃避一空。旋共议英帅索款之事，皆面面相觑，无所为计。石臣君慨然曰：“古人之毁家纾难，吾何敢企，然愿竭吾家资也”。初十日黎明，英帅驱大队入城，诸官绅缴银四千两，皆取诸石臣君之家。次则炮毁设坛数处及北门城楼，始拔队行。

方英军挟高大令之赴南关也，受无数艰危侮辱，已萌去志。比及回署，隐念联军迭至，前者既如此凶横，后者复将何极。念至此，伤心灰志，而挂冠之想益决。初英军撤守城之队，高大令之眷属深夜潜逃出城避难固安县。至此时，有言固安县失守者。大令闻之，其去志已不可复挽，急命从人备骑托言欲赴固安。独石臣君见及隐微，曰：“县尊此去，我永无人共守矣。”于是有易靴之事。大令知不能遂其志，而此行遂止。

英军去后，官绅议筹赔款之事。石臣君自念经乱以来，目不交睫者数十日，食不甘味者亦数月，劳心焦思，心血之消耗殆尽矣。迄今日款巨难筹，祸无底止。募捐之议论纷纷，而英人之勒限已迫。逐日经营，百无一应，于是先报捐三千两，以为一邑倡。由是款乃渐集，而病势益增矣。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德兵数十骑猝然而来。适锦字营在城隍庙前阅操散队归营，行至西门，德兵见之，以为开关迎敌与之抗衡，便即开枪立毙数十人。旋又分兵严守四门。其有越城而逃窜者，罔不为巡兵所击而陨命。须臾大队亦至，蜂拥入城，阗街车马纵横，势若风行，弹如雨下。且复沿家搜索，其闭户而匿藏者，均被驱逐而出，为飞弹所中毙。而被其驱逐若牛马者约五百人，均囚于南门内之客店中。高大令初闻德兵之来，颇有急雷不及掩耳之势，四路虽设有侦探，无奈其由牛坨、马庄等镇而来，兼程而进，日行百馀里，莫由侦知。然犹幸支应局有所供应，不至误事。乃率从骑数人出署相迎。及闻炮声，急舍骑徒步返署，回避其锋。俄而无数德兵长驱入署，即将高大令提出，缚于署内马号中，用枪托横击，冠履尽失，索银万两，允则释之。高大令不敢方命，莫不立应。盖自洋兵入境至此已数十次，其残害之民命，抢劫之财物，索勒之牲畜，未有如此之惨酷者。乃复索银

万两，高大令畏威惜命，莫不应允；则民命蹙，而民膏亦竭矣。德官复勒令交银期限，以次日为期，而此危始解。方及三鼓，而德之官兵又复大噪，更将大令束缚，鞭撻无算，舁之于大堂之外。旋闻兵官号令，众兵环列，托枪欲击。急向通事问其情由，曰以署内藏有快枪故。大令曰，此系剿匪所得，求为缓颊。通事云，欲为说项，非六白金不可。且立即交足，不然殆矣。大令曰：“此非石臣君莫能立办。然今尚抱疴奈何。此时支应局与收捐局俱被抢掳一空，一时极难措办，乃忆惟石臣君能急人之急，并浼陈正臣君与之相商。石臣君曰：“县尊命在须臾，六白金复何敢惜。”即慨出家资，照数与之。从人携回，立时交与通事，始释大令之缚云。

余与石臣君相去二三里，受创之后探视病中，每谈及此，莫不涕零。其略曰：“自庚子五月迄十一月。七月之交，时遭厄运，身寄艰危。高县尊下车伊始，诸事待理，凭藉无从，即邀余出而任事。内忧未平，外患迭起。以为民教之宜安也，兵勇之宜练也，款项之宜筹也，城垣之宜固也，尽瘁劬劳，敢云稍懈；驰书告警时有戒心。拳匪既倡乱于前，官军乃肆毒其后，终则联军迭逞其凶残，教党横施其需索。出生入死于枪戟之林，受尽蜂蚕之毒。千磨百折，干戈队里逃生。虎口之馀，寝食不遑。积劳成疾，艰辛备历，五内俱伤。念一介儒生，既非经世之才，何堪任此艰巨。统计筹赔款数十万两，备支应四十余次。措款之艰，不过因地瘠民贫、世乱年荒、诸多棘手。然注兹挹彼，成裘集腋，幸事局咸底平和。所最难者酬应一国之军，亢则启戎，卑则受辱。供给千军之物，多则难措，少则弗行。嗟乎！余心血几何能堪此无数惊危，劳其筋力，耗其精神哉。然而艰险不避，卒至转危为安。虽曰人事，岂非天命哉。”今日者言犹在耳，事岂忘心。此数年以来犹耿耿余怀，不能自己者也。故表而出之，俾后之览者知吾友尚懔懔有生气焉。

## 周馥年谱(选录)

周 馥

**编者按：**周馥(1837—1921年)，字玉山，谥愨慎，安徽建德人。庚子年八月由两广总督调直隶布政使，赴任途中又授命襄办签订《辛丑条约》。辛丑年六月接任直隶布政使。有《周愨慎公全集》三十六册，1922年秋浦周氏校刻石印本。今选录年谱(第三十六册)中有关义和团部分。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六十四岁

五月，闻天津义和拳匪滋乱。电局报有旨各省招集义民成团等语。遂密商制府，以此旨未辨真伪，不可宣出。且乱不可长，强寇不可挑衅；况川省僻远，洋兵决无进川之理，疆吏惟有戢匪安民、筹饷整军，以待朝命；且川省本有团练，何用再招。彼不招而自成团者，皆乱民也。必慎防之。奎乐帅甚以为然。嗣成都府属之温、郫、崇、灌等县，及邛州之大邑、蒲江等县，雅州府之名山等县，土匪闻风蜂起。稟商制府派兵弹压；并向将军倬胜亭哈布、提督夏毓琇琅溪，拨兵梭巡，派成都知府刘幼丹心源出省三次弹压；又派委员朱守大镛、李令镜清等四出率兵巡缉。自撰说帖，交各员持以解劝，晓以利害。李令擒匪首韩小霸王置之法。七月以后匪风渐熄。是役也，惟制府与余同心，刘幼丹太守颇资臂助，当时官绅颇有不谓然者。迨后闻北方糜烂，两宫西幸，始恍然改谤为誉。吁任事之难如此。

六月下旬，得学熙、学渊自津逃难至沪之电。

八月以乱萌已灭，稟请开缺。未奏。

九月二十一日，奉旨调补直隶布政使。先接李相国奏调之信，

电禀力辞，未允。至是见明谕已降，以国事艰危不便再辞。闻前直藩廷雍等为联军元帅瓦德西所杀，故有是调。

十月十六日交卸。过宜昌接电旨：前有旨令周馥速赴直隶藩司调任，现该藩司行抵何处，著盛宣怀迅即电催到沪后，暂缓赴任，即令乘坐海轮取道秦王岛，迅赴京师，随同奕劻、李鸿章办理和议条款事宜。详细磋商，务期妥协。并著盛宣怀将此电旨电知奕劻、李鸿章遵照。钦此。

###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六十五岁

前一年冬，各国以议和久未成，祸首延未惩办，将于是年正月初一日各国进兵，西过晋省犯长安，以清君侧。全权大臣于十二月二十九日电奏，正月初三奉电旨遣戍端郡王等，又处决祸首庄亲王等，各国始将西行之兵撤退。惟各国兵有于十二月二十七、八、九、三十等日已逼晋边。直隶正定府以西，如获鹿、井陘等县被逼索供应，县官有逃者，有自尽者，居民受害更不知几何矣。议和诸款，惟停考试，惩祸员，并觐见仪节，商议赔费。余曾出力磋商，得将停考减去十余县，统共一百二十员，重者正法，轻者遣戍革职。余先期探知人数，将在川者十余员减去，惟准令革职一人。和约条款中最要者，以惩办京师祸首、议赔兵费为大端。而最急迫繁杂者，莫如京内教案及顺直通省教案。当拳匪乱时，教民房屋无不被焚，田禾无不被割，家具无不被抢。即为教堂服役者，为教民佃田结婚者，皆莫保性命。毁房殆数万间，戕害教民及平民牵连受害殆数万人。即教士莹地为国初以来奉旨赐祭葬者，皆被掘毁。康熙年间携来俄罗斯人数十家，久入旗籍者，亦被焚杀。先是京中教案无人赔偿，各使请将教堂赔款归于兵费汇算；其抚恤教民一事，由中国派员查办。于是庆邸、李相国奏派余与张燕谋京卿翼会办京中及顺直教案。张系姻亲，因事赴津，余遂独任。余复奉旨派议民教永远相安章程；屡商各国教士及洋官，皆言各国无此章程，教民皆在法律之内。洋官不问，各教士皆不相辖，难出意见，迄无端绪。

自二月至四月，勘视各处教堂莹地，屡与法国主教樊国梁等及

英、美、俄各教士商订办法，计剔归国家大赔款四百余万两；又京直两处各请部款二百万两；民间实摊捐三百余万两；其民间私偿者约数十万两；教士亦减让二三十万两。其杀戮教民凶手概取悔过甘结，不诛。于是京中、顺天、直隶教案全了结矣。余心力亦为之大耗。

时各县教民藉洋兵势力报怨寻仇，无不鸱张横行。而黠民之先当拳匪者，遂不敢归家，亦结党劫掠。洋兵搜剿，玉石不分。各防营先经各国划居边界，迨余履直藩任，调使剿匪，而此拿彼窜，或藏山谷，或匿村庄，官军难于遍索。因约绅士多人分投劝谕，赦罪归农，给以执照。一面约教士诚饬教民勿与争斗。其有义和巨匪扰害族戚及为强盗杀人者，惧不敢归。因派曹牧景邨等招抚之，练成新营，以备捕盗，但给衣粮不给快枪，先以木杆作枪操演，计一千三百人。自四月迄七月，始得渐就救平。至冬季始将此千三百人资遣回籍。六月二十二日到保定接藩司印。时法国兵仍在省城未退，衙署颓败，无门窗板壁，仅存数柱撑柱椽瓦而已。曾笑占一联云：“山有盗，野有匪，城有洋兵，何时是化日光天气象；库无银，档无册，房无书吏，全凭我空拳赤手指挥。”可想见其景况矣。

## 劳乃宣自订年谱(选录)

### 劳 乃 宣

**编者按：**劳乃宣字玉初，浙江省桐乡县人，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任吴桥知县，编有《义和拳教门源流考》等书，已收入近代史丛刊《义和团》中。年谱原名《切叟老人自订年谱》，是1922年铅印本。今选有关义和团部分。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在吴桥任。义和拳教门者，白莲教之支流也，其源出于八卦教中之离卦教。嘉庆间 愆 禁 有 案，而根株未能尽绝，直、东州县犹有潜相授受者。上年，其党类在山东冠县以仇天主教为名，聚众为乱，而官民皆目为义民，纵容姑息，其势日盛。予考出其教派源流，出示谕禁。又引据嘉庆十三年谕旨、嘉庆二十年那文毅公奏疏，刊《义和拳教门源流考》分布城乡，广为劝导，县境初尚无信从者。而邻近之故城、景州、阜城、东光等邑皆有焚毁教堂、聚众抗官之事。景州请兵督师，遣乐字营往，与战胜之，留防于景。

十一月晦，县属庞家桥突有德州拳党勾结县民聚众二三百人，焚教堂一所、教民六家，杀不奉教平民一人。予急调景州兵至，其众已去，获余党十余人。十二月五日，又聚数百人于辛集，声将报复。予遣兵往，彼列队迎敌，击杀九人，生擒十余人。内有节小廷者，其党之二师兄也，号称能降神附体。予升堂鞫之，启重门，任民纵观，令其当众实验。踞坐，口作神言，摔下笞之，号呼不能，复作神状。请诸上官戮之，与阵歼诸人皆传首示众。余治罪有差。民间有被诱习者，改悔免罪，各村皆取结不得信从，阖境随皆绝迹。予以所刊《源流考》遍呈上官，具牍力陈防范 愆 禁 之策，请奏明请旨施行，而上官

置不管。是年补行上年大计，复保荐卓异，著《古筹算考释继编》成。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与教士议结拳党毁教堂及教民家屋之案，命工匠实勘。估计教堂赔银二百余两，教民六家共赔银二百余两，责诸拳党家属。是月，奉旨示禁义和拳，各长官皆出示颁行。予刻为奉禁义和拳汇录，于识语内痛陈其害。五月，义和拳党入京师，上下皆纵容，予知不合于上，于义当去。

## 永 忆 录(节录)

韩 国 钧

**编者按：**本书二册，附《止叟年谱》一卷，1941年上海百宋铸字印刷局铅印本。今节录有关义和团部分。

光绪庚子夏，余以明保奉谕送引。五月中旬买舟循卫河，自河南道□赴津。抵德州闻拳匪事起，朝廷与外人宣战，诏旨中有“与其隐忍图存，貽羞万古，曷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等语，余读之即以为忧。舟由德州行经东光吴桥，即见义和拳纷然如蚁，沿途焚杀之声不绝于耳。至静海已闻炮声隆隆，知不克至津，即至亦必不能入京，乃议折回，转抵东光县境，舟为拳匪所阻，同行皆舫舟以待。忽水上血腥触鼻，注水于瓯，缕缕然皆血也。询知日间义和拳在此杀数十人，闻之悚惕。翌晨，某运司舟强行解维，余衔尾而过。抵大名属之龙王庙易舟而车，孰意车甫行，即遇拳匪数百，阻不令进。时同行车六，余有护勇四，各擎枪实弹以备，余亟止之。而拳首至车前言曰：“我搜洋人耳，车无洋人即放行。”乃从容而过。不三十里，而后车八辆已尽为所劫，杀死男妇幼小共八人，举车骡一切饱载而去。而余顾幸免。

## 河塑前尘(选录)

王 锡 彤

**编者按：**本书民国年间铅印本。今选录其中记载河南滑县一带义和团活动，河北道道员岑春荣与豫北反动官吏筹议设团防局镇压义和团等事的部分。

(光绪二十六年)三、四月间，义和拳渐有传习者。盖卫河水通天津，舶载以来，一班愚民翕然向之，小儿跳跃者尤多。所降之神名大抵见于《封神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施公案》者，否则戏剧上所有者，而以世俗所敬祀之关爷为多。恍惚迷离，不值明眼人一瞬。地方官熟视不理，大人先生且或传述灵异，加以藻饰。一与之辩，辄以二毛子相赠，言论专制，我国人夙习如是。有张君文光者，亡友张子鉴门人也，见所教小学生有演法者，手提以归，骤扑责之，小学生噉然号曰：“不敢了，”一时哄传关爷怕张文光。

……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下旬，大雨如注，秋成有望，上天赍灾较吾辈之点点滴滴真不可以道里计。惟自六月以至七月，北来消息日以恶劣，黄皮报上之谕奖义和拳为义民，交端王、庄王统带矣；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以通敌斩决矣；德国使臣被戕矣；日本书记官受害矣；征天下兵勤王矣。其由私家寄来者，北京开正阳门接老团，红巾裹头，满街上持刀游行者多是从前痞棍，遇稍丰富家辄指为二毛子，火其居，杀其人，每日晚辄见火光烛天，正阳门楼已焚毁无遗。京官寓所被搜者叩头乞哀，向神前上香焚黄纸，纸灰不起，即为通匪，诛无赦。董福祥兵焚教堂，攻东交民巷使馆。天津则除焚教堂杀

教士外，有所谓黄莲圣母者，迎入总督署；有所谓张老师、曹老师者，总督以绿呢轿迎迓以来奉为军师，攻紫竹林，不克。洋兵攻天津，聂士成阵亡。凡此恶耗罔非亡国祸也。而下等愚民今日铺坛，明日练拳，祸水滔滔，莫知所届。胆小者多山中觅地为避难计。城内有关教堂一所，教士早遁去，留下人司门户。一日数十小儿噪于门，门者以为打教堂也，哄然奔，附近妇女群往检其弃余。比府县官闻讯往弹压，妇儿辈早逃散，真风声鹤唳皆兵也。

正在忧愤无聊中，忽接河北道岑观察信及静波信，邀余与敏修筹议河北团防。岑名春荣，字泰阶，前云贵总督岑襄勤公毓英长公子，忠义备发，不愧家风。余有所闻久矣。七月十三日，遂偕敏修赴武陟。时筹防已设局，即致用精舍旧地，静波、小周及小白师犹子心泉名士志，皆以绅士预议者。武陟知县孙亦郊〔邀〕为提调。局中庭设圆案，观察主席，每日官绅列坐其中讨论办法。其执笔拟稿者、钞写者，皆于圆案旁设长案，议定即拟稿，核定即发行，仿襄勤公当日同堂办公法也。阅数日，遂定每府先募勇二营，三府共六营。官制饷章皆仿豫，正营观察为统领，绅士主饷，官绅会同劝捐，不准按亩科派。既定稿乃牍陈巡抚批准，刻日照行。余因建议曰：“民各有保卫室家之心，官能为之作主，又得正绅主饷，事不难为。惟今日有一致命伤决须先办，稍一迟回，即万事瓦解者义和拳是也。左道邪术只能引乱，萌蘖方生，斩除当易，一纸文告即可消弭。倘不破面严治，万一有怪杰之士乘之以起，恐非此六营所能了也。”观察等愕然动容，或曰：“义和拳是义民，奉朝旨嘉许者，倘加查禁，不违旨乎？”余曰：“此何时耶？旨之真伪不可知，纵使有之，文字上固可躲闪也。”观察曰：“请公拟一稿来。”余就圆案上挥毫如下：

为严拿假充义和团民以靖地方事：照得前因中外失和，民教仇杀，近畿一带有义和团民练习拳勇，不取民间一草一木，曾经奉旨嘉奖，此等义民至为难得。乃近来风闻河北三府竟有无知愚民烧香聚众，名曰学习义和拳，而良莠不齐，地方痞棍夹杂其中，派费派捐，种种不法殊堪痛恨。本道职司巡防，义不容视此等乱民扰害闾阎，现已稟请抚宪批准督飭印委各员严密梭巡，如有匪徒煽诱情事拿获到

案，讯有确供，即行照章就地正法，以遏乱萌等语。除已将河内县假义和团严提到案即日办理外，合行示谕各该县民知悉，自示之后，如有匪徒借义和拳之名烧香聚众，设立坛场，希图敛费肥己者，即系假义和拳，即当照章就地正法，以安良善。本道念切恫凜，不忍不教而诛，用特剴切劝谕，除现已筹办练军保卫地方，并飭该地方官会同营汛督同各地保、兵役严拿惩办外，合行晓谕云云。

此稿既成，岑观察阅之，顿现满意之色，曰：“此如我心。”即斟酌数字，立飭印行五百张，发三府二十四县到处张贴。

按：此示出后，义和拳大敛戢，地方文武官亦有所遵循。文字虽劣，效用颇大，岑观察之采用刍蕘殊非常人所及。

有滑县人投局求见，自云能避枪炮。余告岑观察曰：“此义和拳来试探也，试以快枪击之。”观察曰：“甚善。”明日集官绅于局，传亲兵擎快枪，呼作法者来。曰：“汝能避枪炮乎？”嗷应曰：“能。”曰：“能，将试尔何如？”因袒其胸口，念念有词，亲军二人瞄准击之，呼匐一声，作法人倒地死矣。满堂哄然，知所谓避枪炮者妖言也。盖鸟枪土炮之类，实火药纳砂子，其力几何，有硬工人固能抵抗，若后膛枪炮以硬肚皮搪之，恶有不穿肠而过者。愚民不察，妄欲以黄纸书朱砂抵无情之铅弹，前者仆后者续，哀哉。安得尽知岑观察者挺枪一击，杀一人救无量数人也。

不数日，武陟县又获一妖人，搜出纸人及红白药粉。初审时供曰：“穷人骗食耳，安有法术。”加以刑，则喃喃诵咒语，都不可解，颇类疯魔。观察曰：“杀也。此等人罪，不必应死，第当此时也杀一妖人足以警众。”方在早餐，骤于座谓武陟知县曰：“提出处斩，后补公牒。”在座人有变色不能食者。史小周，刑部直隶司掌稿有年，据法力争，谓“不当如此草草。”岑但笑，转问余何如。余曰：“杀也。昔天津教案即此辈人酿成，当其假借神怪烧香治病，致民间与教堂结成不可解之仇。近来谣言籍籍，遍地生风，多出此辈鼓煽，正而诛之，慑愚民习拳之气，杜奸人勾串之源，诚一举而数善备。”于是一面杀人，一面飭文案造公牒，达抚院批准正法矣。

# 献县天主堂资料

河北省博物馆辑

**编者按：**这批资料包括信稿和赔款合同清单两部分，是献县天主堂压迫、勒索中国人民罪证的一部分，原件存河北省博物馆。信稿系用漆皮夹装订，卷脊题名《文稿》(三)卷前有目录二页，共收书信五十九件。信稿用花笺和红白信笺书写，入卷时未收撰信人名片，只将姓名附记于信尾。信稿主要是深州、武强、饶阳、安平等州县官吏与献县天主总堂的函件。今选录有关义和团运动期间信稿五十六件。赔款合同清单，主要是献县天主堂与卓城、故城、献县、河间府、深州等地方官吏签订的赔款合同。今选录二十二件。这些资料反映光绪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献县天主堂与清朝地方官吏相互勾结，鱼肉乡民，勒索赔款等情况。由河北省博物馆王奕隆、张平一、陈美健、何直刚、胡人瑞、裴淑兰、郑名楨等同志整理。

## 一、献县天主堂往来信

—

敬启者：日前差回，接奉覆书，敬聆一切。弟于十一日驰抵有堂各村，督饬练勇、兵役以及会董、乡月〔约〕人等竭力保护。并至西河头、王乐寺两处查勘各堂被砸情形。家俱杂物搬抢一空，房屋未被拆损。查访拳匪俱在武邑所属之龙母庙，与州属王乐寺相隔不远。弟与阁下至好多年，非比恒泛，是以单骑越境冒险前往，拟与拳头见面，设法解散。及至庙中，该匪业已先期转至圈头镇，亦系武邑所管。当遣妥人前往传谕，饬令来见，弟在王乐寺相等。至十三辰刻，拳匪六、七百人，半执刀枪，半俱徒手，见弟不跪，亦不去刀，目瞪眉竖，似有疯疾。弟先责以煽惑引诱，砸毁教堂，并将各处传教均系劝人为善，迭

奉上諭一体保护，不准匪徒借端扰害各节详细开导。连劝带吓，自辰至未，几乎舌敝唇焦。该匪孙凤岐一味哓哓，狂悖不堪。末后，孙凤岐说：“既蒙劝导，以后深州境内不再与教为仇。”弟尚欲有言，孙凤岐等一哄而散。

此番躬冒危险，苦口劝谕，原因各处教堂均系阁下握理其总，满望借此口舌之劳，散其胁从之党，保全各处教堂，而慰悬系之念。今该匪仍不醒悟，不胜抱歉之至。且孙凤岐所称州境不再仇教，能不足信，亦无把握，防范一切，不敢因此稍疏。弟于十四回署，又闻拳匪聚集二千余人欲来城中拆毁教堂。弟因孙凤岐已允不再滋扰，当派亲信可靠之人往向诘问。该匪金称未与孙凤岐见面。直至是晚二鼓，孙凤岐到，彼始各退散。自此以后迄今旬余，境内尚无拳匪滋事之案。现闻督宪已派马、步三营前来深、冀驻扎保护。弟拟俟该营到防，会同酌商，越境捕拿，择其首要，从重惩治，以儆将来。目下仅止弟自练之勇，连武营兵丁统共不到四十名，兵力尚单，不敷分布，未便冒昧从事，只好暂缓数日。鲍教士尚住城中，自当竭力保护，无论如何为难决不使该教士致有意外之虞。其余教堂近日亦均安靖，可请放心。专此布达，敬请道安，诸希雅照不宣。

愚弟名片肃。光绪廿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自深州发。（朱璋达）

## 二

敬启者：前奉环章，敬聆一切，辰维讲炜辑吉，道履迎祥，如颂为慰。敝处义和拳匪，自弟面见以后，迄今月馀尚称安靖，各堂教民亦无续被扰害。弟又专请委员连日下乡，前往学拳之村传谕解散，不准再设拳厂学习拳技，如有外来拳匪入村勾引该处民人，拿获送案，从重给赏。仍令各村乡长出具村中嗣后不再设厂学拳切结，日后查出与结不符，定将设厂房屋入官，学拳之人重办，仍坐该乡长扶同捏饰之罪。现在各村乡长先后来案具结。弟又当面严切谕飭照结办理。委员挨次稽查，传谕劝散，亦已完结。

目下乡间实无设厂学拳之村，惟自大兵驻防以后，拳匪闻风畏

惧，逃窜远颺，扑拿一层反觉难以着手。现于缉拿一事，外面佯作轻松之状，密访首要之犯，悬立重赏，飭令暑中练勇扑役，不动声色，设法严拿。谕令拿获孙凤岐赏银一百两；拿获韩洛顺、田洛可赏银五十两；拿获冯六等每名赏银三十两。该练勇等买线盘川另行发给，不在其内。如此办法，俾得获犯有期，否则深恐该匪得知风声，反致与事无益也。

讹钱各案既有中人可问，昨已分别禀传，自当次第勒追。西河头、王乐寺两堂被抢物件，前蒙梅统领、张道宪督飭兵勇起获铜钟等物，解存武邑县署。弟立即备具函牍，委派练勇，护送教民胡金旺同至武邑查认具领，昨已领回。该教民赴武往返川资，由弟给付；所领赃物系用大车拉回，应需车价亦弟照付，不使教民花费分文。盖弟与阁下多年至好，保护教民责无旁贷。今拳匪砸抢滋扰，虽在公出期内，弟心究属抱愧，若令教民再添意外花费，鄙意更觉不安，是以遇有此等花费，一概由弟筹备，聊以补过于万一耳。

鲍教士所说之魏四黑子家十字架一个，前飭饶阳县传解。昨据该县汪令禀覆，据称：传讯魏四黑子并非义和拳，家中亦无藏有十字架。弟恐有不实，严飭该令速将魏四黑子申解来州，听候讯究。

又李二宝等三犯，札据武强魏令禀覆，各犯均已先期逃跑。弟已批飭该令勒限严缉解州，如果各犯实在远颺，即将各犯家属传案，勒令先还讹去之钱贰百余吊，不得稍涉含糊。

至所获之满公和尚，前因乡间拳厂未肯尽散，是以将满公和尚与获案各犯分别枷号示众，意在设厂之人闻风生惧，改悔解散。巨满公乘间脱逃，事出意外，惭愧无穷。提讯看管之差役，实非有意贿纵。弟疏忽之咎究属难辞，业将该看役重责镣铐，勒令缉获，免其连坐，如不获案，即将满公应得之罪而令该看役代受。弟决不稍存迴护也。知关廛念，特将近日情形，详细奉告。勿此，敬请道安不一。

弟名片肃。光绪廿五年十二月廿一日灯下。深州。（朱璋达）

### 三

敬覆者：日前接奉惠示，读悉种切。猥以致送鲍教士微物，辱蒙远道函谢，益令抱惭无地。辰下敬维道履康绥，福躬迪吉，至为颂

慰。回忆弟与阁下相交几及廿年，渥承盛情，心感曷可言喻。现在敝处后任家眷已到，弟约三月初十间当可交卸。本拟即日来献与阁下议结教案，因闻潘凤台说大旆来深在即，以是欲行又止。现则卸任临迹，无暇分身，务望吾兄于月内莅深，俾得从容商定，面聆教益。弟于月初即可出禀，则感惠无既矣。手此奉商，敬请道安，鹄候回玉不尽。

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二月廿四日灯下。（朱璋达）

#### 四

敬覆者：去冬拳匪滋事，贵国王乐寺、西河头两处教堂并教民十二家曾被砸抢，经弟先后勘明，并由尊处开送失单在案。昨弟已与阁下议明赔钱一千五百吊作为修理两处教堂；赔钱三千五百吊作为偿还十二户教民被抢各物。彼此商允，各无异言。今送上津钱乙千五百吊，伏乞查收示覆。其被抢教民应领之三千五百吊，业由弟查照原单，分别等次，酌定钱数，望飭该教民等一同来署具领可也。从此民教相安，共享升平之福。望将收到钱数，及允议缘由，一并示覆备案为荷。手此。恒请道安，鹄候回玉，惟希惠照不备。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二月三十日。（朱璋达）

#### 五

敬覆者：日前接奉惠示，只悉种切。尊处阳台教堂与石槽魏村相隔不远，因该村设立拳厂，谣言四起，以致贵堂雇人看守，所费较多，自系实在情形。今于前获拳厂薛洛策、刘洛廷名下追钱二百千，又于各拳厂交出赔款内提钱一百千，共计三百千，今特送上，作为贴还阳台防守之费，伏祈查收。至押犯薛洛策、刘洛廷已飭该村乡约人等具保，令其出具永不学拳甘结备案。如薛洛策等以后敢再学拳，即将该乡约等连坐治罪。如此办理，似已妥当，即请放心可也。前者福躬违和，现闻早经痊愈，曷胜欣慰。此请道安，便中示覆不尽。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朱璋达）

送上钱票叁百千。

## 六

敬启者：本月初八日，据州属西河头村贵堂教民吴崇修等呈报，义和拳会匪将该村堂内墙垣门窗砸毁，家具陈设全行抢去等情。适弟先期因公进省，当经吏目朱秀峰兄派差勒缉，一面由该吏目会营亲往勘验。次日午后二钟又报王乐寺教堂亦被毁坏。弟于是日掌灯时六钟回署，得悉前情不胜诧异，奉读来示更觉抱愧。现已多派署中练勇、差役分往有堂各村，协同该村乡约人等，竭力保护。东阳台堂内，闻系婴孩，更为紧要，业悬城中驻防马队酌派兵勇，前往该堂设法保卫，必可无虞。该处附近各教堂，即令该兵勇就近一并防护，马队章程，驻扎之兵非奉本管统领札调，不准移动。因弟与阁下多年至交，不比恒泛，是以力恳该队官长从权通融。弟明日亲诣西河头，转至王乐寺，逐细查勘情形，并至各处教堂，督饬练勇马队巡查弹压，实力保护。闻拳匪现下在武邑县龙王庙窝藏，弟拟面见拳头设法解散。暂顾目前再议常年保护之法。弟身任地方，遇此为难之事，揆之公义私情，两有歉然。惟有坚定心志，尽吾职分，以副国家保护教堂之条，以对阁下保全教民之意。但不知此后，事机何如耳。该匪等声势颇盛，人数不少，是否真实，容俟明日赴乡便知梗概。鲍神父来署面谈片刻，一见如故，渠本拟即日回堂，弟因城中较为安靖，留请暂住数日，以便遇事熟商。知念附闻，余俟再布。肃此，敬请道安，诸希爱照不宣。

愚小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初十灯下。（朱璋达）

附上鲍神父洋文信一封。

## 七

敬覆者：十九日未刻，有澉州土路口村人萧进善来署喊告，伊系教民，被本村王洛欣等强派唱戏钱文，请传讯追还等语。弟深知教中规矩，向不摊派唱戏钱文，而查看萧进善，人颇诚实，谅无虚语。当即出

票派差，谕令随同原告回村，押令被告退回所派钱文完事。只要如数还钱，不必来城候讯，免致耽误农忙，原被均受讼累。并令萧进善免写呈纸，又可省却数百文之费。萧进善欣然而去。弟退堂后时已头炮。接到惠函，敬悉一切。承嘱前件去差如能办妥，似可毋庸传质，免致两造受累；倘被告不遵还钱，再行传集讯究。弟与阁下共事多年，彼此性情皆已深悉，质之高明当亦为然。

再，敝署章程，非人命、盗案、殴伤、拐逃等案只可三、八呈告，不准随时喊冤，违者责处。此次萧进善因未谙悉章程，遽尔喊告。因弟与阁下交情最好，是以仅将违章情形详细面谕，免其薄责。该教民亦甚知感激。顺以附闻，敬请道安百益。

愚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八月二十灯下。（朱璋达）

## 八

敬启者：刻闻在献联军有至景州之说，道路谣传不敢深信。弟侨寓德州，距景较近。携眷在此，差使羁身，未便远离。查德州系山东地面，此次联军是否至景州而止，抑或须入东境，贵教士必知详细，叨在至好，务乞密以告我。俾定眷属行止，决不向他人言也。顷因饶阳县叶君之事曾致一函，不日谅可邀览矣。手此奉候，敬颂道绥，鹄候回玉不备。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九月三十日自德州发。（朱璋达）

## 九

敬启者：深州一别，倏忽经年，驰企之私，曷云能已。辰维行道有福，绥集善躬为颂。弟于八月初间奉檄东来，提调转运局务。侨寓德州，瞬将三月。所幸贱躯顽健，公私顺平，足以告慰远注。景州阎刺史菊农仰慕丰裁，欲亲教益，托弟为之介绍。当泐寸函，奉候起居。迨阎君回来，知蒙推爱相待，无微不至，弟亦感纫同深。

兹有新调饶阳县叶梨轩兄与弟同乡至好，相交有年，其人遇事认

真，恪遵功令。前在唐山县任内，该处民教甚多，向不和睦。叶君到任，剴切开导，分别劝谕。虽今年夏间拳势汹汹，而唐邑教堂未损一瓦一椽；教民之在唐者无不安居如堵，并未被抢一物，被伤一人；叶君保护之功可谓心精力果。倘各处皆如叶君办事，何有衅端之开，何有失和之事。阁下闻之。当亦首肯。今调饶邑，闻已徧贴告示抚恤教民，酌分等第，严搜拳匪。今之治饶无异昔之治唐也。刻闻有人播散流言，谓其有请兵助拳，庇匪灭教，则大不然。尚望阁下体察情形，勿遽听信浮言，以致诬及好人。若叶君有带兵攻堂，无故害教之事，弟敢为之作保。想阁下见理明决，心如止水，断非若辈所能耸动。弟与阁下交已十余年，鄙人向不作诳语，久蒙见信。弟与叶君交已念年，深知其平日行为，故以一言为之剖白。他日阁下与叶君见面，便知弟言之不谬矣。手此奉候，敬请文安，惟希荃照不宣。

弟名片肃。光绪廿六年九月三十日自德州发。（朱璋达）

## 十

林大司铎执事：

久仰鸿仪，未得一晤为歉。顷奉赐书，敬悉种种。敝州拳匪之起，根起于往年冬间，而祸烈于今年夏间政府之信任。自五月间即有蠢动之意，敝州闻信即亲往查拿，并严传各该村乡长当堂具结，此固敝州教长潘生凤台所深悉，大司铎可问而知者。以后屡奉各宪札飭，敝州均藏之秘处，不敢发房。而拳匪消息灵通，不数日间，蔓延数十村，数至二千余人。敝州驻防正兵人少，不敢过问；本处无一卒，无一械，只有设法约束，俾可救全一二。于是出示挂号，有犯即惩，按名可稽。计先后押毙、站毙者三人。王刘庄一仗，阵诛者八人，拿获二十一人，笞责一千，二千甚至四、五千者，更不知凡几。即如昨日风闻，敝州婆婆莹有焚符治病情事，敝州当即亲带兵勇前往查拿五人，从重惩治。彼固未曾练拳，以其妖言惑众，恐为拳匪之续，不欲稍留根株也；刻下一律净尽。此后如有萌芽，全惟该村正副是问。

至于教民，并不似他处凶横，教虽贵教，民实吾民，当妖风炽盛

之时，亦烧亦杀，亲诣勘验，泪涕纵横，为父母而不能庇子女，负吾民，旷此官矣。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如能托大司铎之福，敝州教民得以全数归业，敝州便当解组回里以谢死者。现在教民回州者，敝州自备川资派人送回本村，交由村正副借给房屋，以便各接眷属团聚。一面筹款按照宁晋办法，分别赔修房屋，计口大小授食。如虑拳匪滋事，一惟敝州是问。承囑教中妇女被匪掳去者设法救出。敝州之责，肯不尽力。除孙墨林姐、女、侄女等四人已交杜家庄转送贵堂外，余如吴洛瑞之侄女、吴群喜之妻董氏（均西河头人）先后交由杜家庄转送。傅成文之姐系乡长傅崑琢领去（傅氏叔祖）。他如胡氏、安计宽妻女、孙墨林大女、吴盛德妻女、杜永和之女，在本州者，已派妥人持票往查；其在隔境，杜善之妻在衡水，郑氏，何德福子女在武邑，均已移清查送，不致舛误，以负久囑。手复，敬请台安不一。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十二日。（深州曹景邨）

敬再启者，敝州安抚教民归业，非特敝州之大愿，抑亦大司铎之鸿仁。鄙意拟请教长潘凤台回州。此人稳慎公正，为合州人所信服。渠来州即住城内堂中，一切商量妥办万无不谐，务望俯允是所切禱。敝又及。

（深州曹景邨）

## 十 一

葛大司铎执事：

夙仰芳仪，未获一见为悵。辰惟福祺安燕，履祉吉羊为颂。武强周令前赴贵堂，敝州托致鄙意。计当转达一切。昨奉吕总统函示，以敝州喜村、东西流曹两处复有拳匪蠢动，并派王营官迪义会同敝州亲往拿办。该村自奉敝州前八月初十日查禁之后，所有拳厂一律撤散，匪首均已远逃出境，各取有乡月〔约〕切结在案。他处乡地具结甚不足凭。敝州约头皆系良善殷实，月〔约〕头具结绝不含混。兹经会同覆查，该村董事又复具结。并查取枪械，交由王营官呈缴吕总统大营亦在案。现在出示严禁，非惟不准立厂练拳；即他处传帖，如有不遵禁令，窃往聚会者，本人拿获，即行正法，并将该村董事从重惩办。敝

州仍不时亲自下乡查办，前曾率领丁役枪毙拳匪，拿获多名到案，分别惩治。敝州严治拳匪，不遗余力。保教即所以保民。相距百里当在执事听闻之中。此后敝州如有拳匪滋事，全惟敝州是问。至于土枪土炮，全系当年备捻旧有之物。村中借用马驴，亦系联庄探盗之用。中外终联邦交，土匪、盗贼固地方官职分应办之事，大司铎智珠在握，幸勿轻听传言，是为至幸，

前此拳匪充斥，地方官无兵无械，不能弹压。兼有上官号令，不能自由。遂致教民纷纷被害。敝境王乐寺教堂失火，焚烧至百余人之多。敝州亲往相验，不禁涕泗横流。其后匪徒愈益猖獗，止有阴开阴阖，默运机权。是以他处势凌官长；敝州仍复笞责拳党，动至一千、二千，甚则立毙杖下，以此暗示保教之意。然教民死者已多，其幸存者亦皆颠沛流离，四散走避。敝州身为民牧，眼见赤子流亡，未能保护绥辑，责何可辞，往事已不可谏，只有补救将来。现在敝州业已遍谕各村，设法安插被难教民。一面函致宁晋裴大令，托其亲往唐邱教堂劝令敝州教民回家；其房屋焚毁者，一时遽难修理，暂由各村绅董借屋居住；并计口筹给衣粮。一俟查清境内焚毁房屋实在若干间，教民被难无衣无食者实在大小若干名口，房屋如何赔修，大小灾口如何赈济，已与武强周令，迅速查明筹议办法。武、饶、安三县为敝州属邑，州县一律办理，免致畸轻畸重。但此事彻底清查必须教民全回，乃能得其确数。饶阳、安平现亦并无拳匪，将来拳匪匪首亦决不能不办，此皆守土官除暴安良，应尽之职。不过不敢操之过蹙，执事慎勿以此致疑为盼。

驻州鲍教士虽未见过，而贤声令誉洋溢州境，能得此君回深商同办理，尤为企幸。区区之见如有未尽之处，亦乞从实见谕。教虽贵教，民实吾民，敝州与执事异体同情，无事不可熟商妥办，决不稍分畛域也。手泐，敬请筹安，诸希惠照不备。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十三日。（深州知州曹景邨）

## 十二

大司铎大人执事：

月前走谒台端，获瞻福范，并承雅意，既感以忻。揖别后本拟小住一日，得以畅领教言，缘拳匪初解之时，当教民新归之会，不得不赶速回署料理抚恤事宜。曾托献县刘俊生兄道达微忱，谅蒙鉴照。

匪首罪大恶极，法不容诛，即非责言，亦当严拿惩办，以儆其余。前拟教民归业后，不动声色，按名缉拿，既不虑其鸱张，复不至于免脱，曾于劝教民歌中痛切言之。昨吕统领派委苏协台、柏游戎统带马、步两营来州与敝州晤商缉匪。当即密差妥役，先后拿获匪首三名，听候吕军门严办。其闻风脱逃者，敝州仍随时访拿，务净根株，以安民教。至于抚恤教民，已于九月间迭次出示，并暂借西街教堂设筹抚局，各给一手条交由各该村绅地暂借房屋，敛给米粮，此皆前时已经遍谕各村，遵照办理之件，决无含混。敝州仍自行捐廉。散给初归教民，按名京钱五百文作为路费。俟陆续回齐，定期于本月十五日开仓放粮，以赈贫乏。前在贵堂承示飭派潘教长风台回州，与敝州面定一切，本日已派马队接来州署矣。祈勿念。

又有奉商者，深州向为盗藪。拳匪炽盛时，盗贼尽归拳党，是以两三月不出盗案。拳既解散，此辈仍还为盗，到处抢劫，防不胜防。不得不传喻村绅支更下夜。又恐乡村力薄，使之邻村相联，互为救应。此仍系防御盗中之拳党。保民即所以保教。前次下乡挨次点名，实虑拳匪溷入其中，别滋事端，分宜预为之防也。

前任廷藩司曾有改拳党为团练之说，此乃不入事理之论。拳乃盗匪，团练保护良民，岂有收用拳匪之理。执事幸勿听信谣传，疑敝州联庄防盗中有拳党混入。敝州与各村三令五申，不得容留拳党一人混在联庄之内。至于乡民联络，实为防守劫贼起见。此等愚民并无器械，岂能令其战阵。传者乃妄谓敝州联庄意别有在。无论现今方停战议和之时，即使战仍未停，亦岂有用此螳臂求挡车辙之理。敝州虽愚，决不至此。但联庄既致流言，此时彼此和解，应以推心置腹解释嫌疑为第一要义。现已传谕不得演习器械，但止支更防夜。庶教民归业者可以安枕无忧，谨以奉告。

又尊处传闻敝州回署后，即将所押拳匪释放，此亦有故。真正拳匪除先后站死七犯外，现在仍锁押三名。其重责保释者，皆非真正拳匪，为其画符医病，近于邪说，虽无兵刃，不能不杜其渐。不特画符重办；昨有另案一人，上堂合掌作礼，敝州即将其严责干板，锁押大堂示众。此固贵教友所共知共闻者。方当严办拳匪之时，岂肯稍予轻纵。该匪等罪恶滔天，若不尽绝匪首，上不忠于国，下有病于民，敝州忝牧方州，敢蹈此大戾乎。敝州办理教拳一切细情，将来苏协台回河间时自能代为道达。先将办理涯略琐琐奉达，以释悬念。手泐，敬请台安，诸希朗照不宣。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月十三日。（曹景邨）

### 十 三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七月中弟交卸献篆，本拟赴贵堂辞行，兼以话别。因彼时拳氛正炽，并风闻若辈以弟劝阻陈总统、张统领与贵堂为难，谓弟嫉拳袒教，欲趁弟交卸后群起相攻，以泄其忿。弟趁若辈邀人之际匆匆离献，是以未及走辞，歉甚，歉甚，恭惟动定多佳，诸凡顺遂为慰。弟困守保阳，毫无佳况。兹有恳者：顷闻贵国兵官有带兵来保定之说。在贵国兵官纪律严明，所部兵丁原不至稍有惊扰。但恐入门诘问，彼此言语难通，或有参差，不无可虑。弟思若非与大司铎大人平日交好，亦不便妄有干求。兹特专函奉恳阁下。推情格外，或给贵国兵官信函，或给弟护照、护旗，俾弟全家保护无恙。感荷隆情，实无既极。再，弟尚有至戚夏、马两家，并请一并关照为祷。专此奉恳，敬请台安，诸希朗誉。

愚弟名正具。光绪廿六年闰月十六日。（吴焘）

保定府杜君庙东路南正任开州正堂吴公馆男女上下约六十口

保定府东街三晋会馆东边路北马公馆男女上下约三十口

保定府局〔菊〕胡同路南夏公馆男女上下约二十口

## 十 四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自违大教，半载于兹。企慕之私，匪言能罄。前月专差回省，奉到赐书并护照一纸。仰见大君子存心仁厚，格外关垂，令人感激无地矣。伏祝闾堂清吉，化险为夷。从兹教思无穷，迷途共返，燕南赵北，同坐春风。此尤弟所日夜盼祷者也。前月底各国联军到省，凡德、意两国界内，居民不免惊扰。弟有尊处惠赐护照，又居英国界内，妇孺不惊，几不知与敌兵逼处。嗣英兵撤退，归德国代管，弟遂迁居贵国所管界内，地名史家故址庵。自迁居以来，日日出门无忧无虑。间有洋人进内，一将护照与之观看，立即退出。舍亲夏、马二姓势难与弟同处，然亦藉惠赐护照之力，得保无虞。感荷隆情。固非弟一身一家已也。昨晤保定杜保禄司铎，谈及贵国某帅以弟保护献县总堂反致参撤，殊为不平云云。弟已说明并非因参撤离任。然弟虽无参撤之事，而省垣现无藩臬大宪，升迁调补无人主持。全眷数十口困守省城，饥寒交迫，诚不能不痛恨于酿祸者也。献县教民能否复业，与献交界之肃宁受害亦重？闻新任肃宁章君到任后严办拳匪，近复抚恤教民，未识已有头绪否。不胜悬念之至。手此奉布，敬达谢忱，恭请教安，诸维爱照。

愚教弟吴焘顿首。庚子岁九月十八日夜。

## 十 五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函丈：

九月底手肃寸函道谢我先生关照厚意，想此时已经收到矣。伏祝传经敷化，秉铎劝民，从兹警醒愚顽，同登觉路。皆我先生殷殷垂教之所致也。敬服，敬服。焘近来在洋务局帮办支应各国事宜。幸诸事均托庇平安，差堪告慰耳。

兹有恳者：焘昨奉委权理赵州直隶州知州，并催令速即到任。当兹有事之际，自当早日履新，以期不负上宪委任。惟敝眷侨居保定，上下有数十口之多，加以天时寒冷，衣物等件必须携带者亦复不少。若不带家眷，仅焘一人赴任，彼此均不放心；若带家眷同赴赵州，庶免心悬两地，而道路既远，车马又多，种种可虞，笔难尽述。当即持

我先生所给护照亲谒贵国元帅巴大人，面达一切。焘极蒙巴大人奖许，并给焘执照一纸，以为沿路护符。因巴大人公事冗忙，未便细陈鄙悃，兹特专人赴献，并将巴大人所给执照寄与我先生一阅。究竟持此执照能保护全眷数十口行路无虞否？焘意拟恳我先生致函巴大人关照，或派兵丁数人送至正定；或再给执照数纸，以便沿途照料车马暨全眷多人；抑或我先生别有良法，致函巴大人商办，尤感盛情。总之，焘阖家等全仗我先生保护，应俟大局安定，再当亲诣贵堂面谢一切也。

赵州兼辖宁晋、柏乡、隆平、临城、高邑五县，各处想皆有堂，刻下民教交涉之事必多，皆归正定府包儒略教主管理。若蒙我先生将与焘交情之厚，先致包教主一函，预通声气。焘过正定时即亲往拜谒，庶以后赵州与五县之事皆好商办。琐渎清神，万分抱歉。然恃我先生厚爱，故敢冒昧妄干，想必蒙我先生见亮于格外也。手肃奉恳，敬请道安，诸希垂察，鹄候回示，不尽欲言。

教弟吴焘顿首百拜。光绪廿六年十月初六日。

专差回保，望将巴大人执照交该差带回为荷。

## 十 六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日昨到献，面谢隆情。又承垂爱愈恒，多多照拂。弟无可报答，惟代深州百姓望贵堂寸拜鸣谢而已。弟二十六日申刻由献起程，至沙窝住宿。闻该处民人纷纷传说，贵国大兵路过某村，该村百姓竟敢开炮拒敌，现已攻破。该村在深州西面，距城仅二十余里。弟闻之惊慌无措，问以该村归何处管辖，又不能指实。弟竟夜不能成寐。今日申刻抵深，旋即接印。问明开仗之处系束鹿所辖之旧城，攻破寨门后杀戮者甚多。贵国大兵旋即往晋州进发，距深州已有百里之遥。先生胞与为怀，弟惟默祷大司铎福寿无疆耳。余容续布，敬达谢忱，恭请万安，不尽欲白。

愚教弟吴焘顿首百拜。光绪廿六年十月廿七日夜。

## 十 七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昨日接印后，率勑一函，想邀台照。前蒙费神致函巴帅托其关照。当专马径向大营探报。旋据该马夫回称：“巴帅攻破束鹿旧城后，已拔队南下，无从探报。”当将原函呈缴。弟已交教友潘凤台探投矣。屡荷隆情，无可言极，惟有心感而已。匆匆布达，余俟续陈，敬请道安，不尽欲白。

愚教弟吴焘拜。光绪廿六年十月二十八日三更。

## 十 八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台照：

弟到任已经三日，不但无幕友相助，即家丁亦只带二人，事务纷繁，直无片刻之暇。昕霄历碌，忙不可言。兹有愚者：昨日早晨接武强县周令来函，以武邑县所管之王桥村有匪徒多人相聚滋事。武强县离王桥村甚近，请弟设法派兵前往该处弹压，以免王桥村匪徒阑入滋扰等因。弟与驻扎深州之苏分统妥商。据云原有步队两营在深驻扎，前闻巴帅有带兵来深之信，当令该营开往他处。今武邑王桥村匪徒滋事，当将原扎步队调回，飭令速赴武强王桥村一带并约会驻扎衡水马、步队会剿。相机剿办，明早定可赶到。弟意既有队伍前往剿办，贵国驻扎堂内队伍似可不必前往。兹特专函奉达，祈先生大人查照为禱。敬请大安，诸惟垂察。

愚教弟吴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午刻。

## 十 九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前以各国兵入保定，蒙赐护照。不但敝眷全家托庇平安，即一草一木咸荷保全。五衷衔感，没齿难忘。日前趋诣台端，面申谢悃，兼聆教益。乃荷雅意，殷殷致谢，益觉汗颜矣。弟奉上宪改署深州篆务，于前月二十七日受事后，正与教民潘凤台商议抚恤教民之事。本月初二

日又接贵国兵官辣迈礼公由正定军次寄来乙函，嘱将抚恤教民之事赶紧议妥，务于本月十一日差人到省城巴大帅营前说明等语。窃思深州境内教民被害最甚，房屋被烧最多，赔给修费等项款项过巨；再加各村教堂一气赔修，力实未逮。今与潘凤台商酌，除教堂缓时另议赔修外，所有教民应领赔偿各款拟分作两次：头次年内，二次明年麦后。想大君子胞与为怀，定当俯允。今将所拟办法十条，抄呈台电，祈察酌示复。敝处准于初八日早专人晋省，并将章程呈请巴大帅定夺。兹先函商阁下，如果所拟章程尚无大谬，请由尊处加函致巴大帅，仍交去人带深，以便专差前往；其中倘有不妥之处，尚祈指教，是所切禱。专此。敬请道安，拱候惠复不既。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初四日。（吴焘）

外抄呈章程清折一纸。

## 二 十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径启者，弟有致保定城内贵国总教堂杜主教一函，又致总巡捕樊大人名维阿一函，又致美国路子修牧师名崇德一函，统共三函，请费神附便寄至保定，分别转交为禱。

再，前蒙惠赐贵国文字便览一本，（贵堂所存直隶一省舆地图，若蒙惠赐一轴愈感盛情，即未裱者亦可。）便于学习，亲友托购者多，务求掷下五、六本，交去人带回，以便转送亲友。该价若干，并希示悉为荷。余详正函兹不赘叙，专此奉息，敬请台安不具。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 二 十 一

大法国马、高、葛大人阁下：

敬启者：弟任献县年余，时与马、葛两位大人往还，叨教良多，莫名欣幸。前月因公赴献，趋诣贵堂商办各事，仅与葛大人畅叙渴棕，而高、马两位大人未得晤谈，即匆匆赴深州接印受事。遥瞻霁采，歉仄良深。弟接篆以来，倏经半月，公事尚称顺手，幕中朋友亦先后由

赵州赶回。前将抚恤教民暨赔偿房屋各事宜详定章程，专函咨至贵堂商办。适葛大人因公赴郡，经马大人斟酌议定，弟即将章程开折，专差寄保定巴大帅行轅备案矣。现在清查教民被烧房屋。一俟查清后，即照议定章程办理。至武邑王桥村一带匪徒，又复蠢动，前经郑统领率队袭击，当场擒获多名，交县正法。现又经吕军门督队亲往搜拿，并悬赏严辑首要。当可无事。并以奉闻。兹遣丁贲呈礼物各色，聊以将意，祈晒收为荷。外附呈礼单一纸。敬请台安，诸维朗照不具。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 二 十 二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敬复者：顷奉环云，藉悉一是。前因武邑王桥、尚家庄一带匪徒聚集，以致敝处与该两村接壤之握幞头村蠢蠢欲动。敝处教民实有畏惧迁避者。当经敝处禀经吕军门，郑统领先后派兵剿拿，随即解散。并经郑统领所部在武邑获匪多名，交县惩办。吕军门在武强县亦拿获著【名】拳首正法。敝处发巴大帅信之时，事已大定，未敢再烦巴大帅清听。现在教民已渐回家，敝处现复拿获旧匪多名，正在审办。专此奉复，敬请道安，维照不备。

名正具。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廿六。（深州吴焘）

## 二 十 三

耀德大司铎仁兄大人阁下：

敬启者：日前奉复寸缄，谅邀青照。深邑抚恤教民之事，前经创拟章程，寄蒙马总司铎指示四则，已于折内更正，通禀各宪，迄今未奉李中堂批示，不如何故。现已派令书吏会同教民前往四乡确查被毁房间数目，大约再有数日可以查清。弟派差役把什保护查房之教民，谅可无虞。第恐款项太巨，为期太迫，只好尽力捐办。顷据敝处公议局绅董蔡家张村张洛申面称，安平县槐林庄教民张洛化领人将伊家抢

掠。查张洛申系弟派令帮办公议局抚恤教民事宜之绅董。张洛化无故滋扰，殊与近日巴大帅在省告示有违。且深州本境教民极为安静，乃张洛化越境搅扰，更恐与捐事有碍。用特专函奉恳，务望费神，严飭张洛化不得再行滋事，自取咎戾。专此奉恳，敬请道安，维照不备。

马总铎、高大人前均祈代为致意。

名正具。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初八日。（吴焘）

## 二十四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前者两奉寸函，未获赐覆。是否遗失，深以为念。此处捐事，因查各村之地，未免耽延，现在甫有交钱者，惟有竭力催办。至罚款已有二万之谱。惟潘凤台处并未存有贵堂空白保险护照，无凭填发，以致各村观望。且近来时有洋兵南来之谣，民心甚为不定。若有贵堂保险护照，则罚款一节，定可格外踊跃。否则筹措数十万巨款，殊形棘手。特此专函奉恳，务望推情，将贵堂保险护照酌发百数张。遇有罪名稍轻，实非杀人凶犯，果能竭力捐助以赎前愆者，即可填给护照，以示鼓励。或将护照即交潘凤台收存，商酌填发亦可。专此奉达，敬请道安。鹄候惠复不既。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腊月廿三日（吴焘）

敬再启者：前以教民讹索，有碍捐事，当即函达台端，谅应察及。无【奈】教民讹诈良儒，日甚一日。弟处现已出示严禁，将来恐须酌办数名，方能挽回此风。兹将所出示稿录呈<sup>①</sup>，祈查收。仍望费神，严谕各该教民毋再滋扰，是所切禱。潘凤台办事老成，深知大体，足征阁下择任贤能，钦佩无似。再请道安。

名前具。

外抄告示稿一纸

<sup>①</sup> 外抄告示稿一纸未见。

## 二十五

敬启者：本年拳匪滋事，其风系由南而北。有州境拳匪越境扰及他县教民者；而州境教民被他县拳匪扰害者，亦复不少。若展转株连，互索赔费，不但影射堪虞，必致彼此纠缠，永无了结。以弟愚见，必须各办本境之拳，各抚本境之教，庶可早日藏事。敝属饶阳县亦以前情具禀，务望费神函达保定、正定各主教，转饬各堂一律办理。

缘日前有束鹿县华教士李广明到深面谈三事：一、因深境教民逃至束鹿老家营，计用饭食银一千五百两；一、深州白浪寺村人管待拳匪饭食，以致各处拳匪均在该村聚齐，欲罚该村钱一千吊；一、深州徐家湾徐洛可等随同拳匪烧抢束鹿小李老庄教堂，拉去稍门桌椅陈设等物，嘱追原物，并罚钱三百千。弟以目下正在筹款赔还本境教民房产，力难兼顾。是以李教士所嘱束鹿之事，只好暂缓。一面差拿徐洛可等，均已逃逸。州境教民被毁房屋，现已查清三路，惟剩东南一路尚未查毕。其中扒成平地者固属不少，然尚有仅将房顶扒去四面山墙丝毫未动者；有连房顶未动，仅止拆去门窗者。房屋被毁，既属轻重不同，将来赔款不可不量加分别。容俟议定，再行奉商。敬请道安。

前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廿三日。（深州知县吴焘）

## 二十六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敬启者：前承寄来中西文字六本，本宜将书价奉缴。但弟前函所取系中西语言翻译之书。弟前次在献，曾荷高谊赐过一本，因为友人携去，故再奉恳费神，另祈代购数本。又贵堂坤舆图及直隶一省州县村庄图，如有存者，各捡一幅，均祈掷交去差携下。其价若干，同中西言语书价，一并奉上。前次寄来之中西文字书六本，兹特奉缴，望即查收。再贵堂有无寄卖绘图机器及小式测远测高仪器，并单筒看及二十里之远镜？需价若干？祈赐示复，以便另专妥人备价走取。外土仪数

色，望即晒收。专此敬请道安，并贺年禧。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廿七日。

再启者：前闻包司铎有正月来深之说，拟于何日由献动身，务望先期示知，以便专车奉迓。特此，再请道安，拱候惠复。

名前具。

## 二十七

耀德仁兄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日昨专丁赍呈一函，并土仪数色，谅邀察及。兹愚者：敝处幕友陈召棠（印棠）在弟幕中办理公事多年，诸事悉赖其襄赞。弟七月间交卸献县篆务，召棠兄即赴交河。其家眷久在大名居住，前闻洋兵有赴大名之谣，曾向尊处恳求护照，已蒙惠诺。旋以和约有成，事遂中止。弟到深州后，仍约召棠兄来此襄理。昨闻贵国华大帅督师出省，顺西大路南下。召棠兄在此，两地心悬。弟与之共事多年，情同手足，故特不揣冒昧，专函代恳，务祈赐给：护照一张，洋字小旗一面，保护召棠兄眷口安居无恐。庶召棠兄得以专意在此相助。感荷隆情，实无涯涘。如蒙慨允，即祈掷交去差携回，是所切禱。专此奉恳。敬请道安，诸维爱照不具。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廿八日。

再者：前寄上致保定杜主教、樊巡捕、路牧师诸君函，托费神便寄，计时想早寄到矣。并以奉询。弟又启。

## 二十八

耀德大司铎先生大人阁下：

迳启者：弟与交河苏、侯两姓虽有瓜葛戚谊，然与老鸦村侯连璧即侯甄甫、苏凤瑞即苏集轩素不相识。去年冬间，该两家托人与弟来函，谓侯连璧父子暨苏凤瑞均为义和拳所累，托弟致函贵堂与该两家说情。弟当即回覆不管。嗣后该两家又托舍亲来函，谓老鸦村教民张

永堂家妇女被害，实系该村匪首王亭勾串大树阎庄宋抛火所为。至大树阎庄苏凤瑞亦系无辜被累。舍亲曾托教士葛学曾、萧寿山代该两家设法。葛、萧两君云张永堂持之甚坚，渠等无能为力；若托弟致函贵堂，移文交河堂中查办，再由公议局绅士会同葛、萧两君从中调处，酌令侯连璧、苏凤瑞两家给张永堂殡葬钱文即可了此公案云云。侯、苏两家之事弟毫不知晓，而舍亲致弟之信是否实情，弟亦无从悬揣。然舍亲既来函相托，弟若再置之不管，殊无以对舍亲。兹特将舍亲来信缘由专函奉达，可否由贵堂移文到交河堂中查办，统候尊裁。至弟此次致函，实由受人之托，义不容辞。想蒙原鉴于格外也。敬请台安，并颂春祺，诸惟察照不备。

愚弟吴焘顿首。光绪廿七年正月十一日。

## 二十九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潘凤台回深，奉到惠函，得悉一切。此处捐款因上年奉到李中堂批示过迟，刻下正在催办。兹特遣车并马队四名迎请鲍司铎来深面商一切。专此。敬请道安，维照不具。

名正肃。辛丑正月二十二日。（深州正堂吴焘）

鲍司铎前先为致意。

再启者：月之十六日，据澈处南周堡村民人石金声呈报，十四日早，有王辛庄教民李立等、及大于林教民于保全等，率众前往伊村开放洋枪，致将伊年甫十三幼子石根旺放伤身死。当即往验属实。差拿李立未到，将李恒、李多、于保全获案提讯。该教民等出言强横，目无官长，当即各予酌责。旋据潘凤台等查明，此次滋事，李恒、李多实未在场，随即当堂开释。至于保全即于九柱一名，访闻实曾同往，究竟是否正凶，俟质审明确，照例办理。所有此案大概情形先行奉达。再请道安，诸希朗照。

名前具。光绪廿七年正月廿二日。（吴焘）

### 三十

亦趋大司铎大人讲席：

昨晤教言，夙怀畅遂。念知交之笃厚，感保护之殷勤。百姓闻知，莫不顶祝。亿还署后，即就贵堂所发献县抚恤八条与绅董同商，略为增益，各就地方情事筹核，务求切实利行。惟安家钱文，每大口拟各给八千或十千，小口半之，统计为数已巨。仍希慨恤民艰酌减，填入章程空格为盼。可否删汰照行之处，望即示福，俾敝县教民早归安度，庶不至一夫失所，均蒙惠泽于无暨也。此请道安。附寄章程一纸，并乞检阅。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初四日。（武强知县周斯亿）

### 三十一

亦趋大司铎大人讲席：

初五日专马还署，知茺函已达左右，所拟条款八则原单给回。弟即差人往查：教民住居村庄，或房舍照旧，或被焚拆；户口人丁，均传村董询明。并谕晓邻佑，一体和睦，勿得挟嫌争执。前在小范面告刘凤起等，时将立冬，在外寒苦，不如搬家回乡。其应需衣食居处，当即照前拟条规办理，决不致令失所。刘凤起等亦极称愿，并说遇事须求平福。足征我民久蒙教泽，申明大义。若虑率尔归来，栖止未定，即请阁下传谕敝邑教民先行到县，以便发给衣食、钱文，随令该村董妥为照料，用敦和好为盼。专此。即请道安，鹤候回玉，诸维亮照百益。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庚子）九月十三。（周斯亿）

### 三十二

亦趋大司铎大人阁下：

敬启者：早间专马递呈片函，度已察纳。适接本州寄上手书，商办抚

恤一切事宜，使教民各还乡里，安业度日。谅必一视同仁，惠泽均叨，则一州三县均感戴无既矣。此请道安。附上敝本州致执事函，希即检收是荷。

愚弟名正肃。光绪庚子廿六年九月十三日周斯亿

### 三十三

亦趋大司铎大人讲席：

前奉惠书，备悉壹是。旋于十六日亲赴张程、沙窝等处查拿匪党。询知沙窝教民房屋均皆仍旧，乡人亦愿来归，酌酒言欢，永敦和好。并取有该村董切结。是不特无拳匪滋事，且有愿结乡谊之情。日昨拟复来堂面商抚恤事宜，奈感冒风寒，弗果一行。然一念及清风届严，各教民尚多露宿，未尝不心焉恻恻，寝馈难安。职司民社，而令百姓失所，咎何可言。但前所拟赔补房屋及筹给衣食，均非徒托空言，借以塞责。现闻敝处各教民有在大郭庄者，有在贵堂者。仍希多费清神令其来县。俾教民早得栖止，以免流离。是非特弟稍尽牧民之责，即质诸阁下善教初心，当亦所乐许也。适又接到宁晋与贵国林大司铎商办章程，平允可行，照抄呈上。如以为当，望即示知办理。临楮神驰，不胜盼切之至。专此。即请道安，鹤候玉音百益。

内附宁、晋章程一纸。<sup>①</sup>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庚子)九月廿二日。(周斯亿)

### 三十四

亦趋大司铎大人讲席：

前肃琐言，早邀洞鉴，别经数月，仰企殊深。遥维福履平安，教施诞布，顷聆声誉，莫罄遐思。亿承乏武强，守职无状，术疏抚驭，且愧且惭。适闻贵军士跋涉远来，安定邦家，敦修夙好，谅必抚驭民人，恤屠毒之惨，筹辑睦之方，使各安居，良深钦佩。惟是愚民无知，动多惊恐。未审作何办理，希即惠示福音，以便先行传谕，俾市井各安生业，

<sup>①</sup> 此章程未见。

均沐惠泽，则感戴者不第一人一家已也。忝附知交，用特布陈，不胜拜祷之至。专函奉恳，只请道安，鹄候回音，统希电照百益。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月十四日。（周斯亿）

### 三十五

亦趋大司铎大人阁下：

月前晤聆教谈，莫罄欢惊。景仰裔棻，曷胜藻颂。敝处所办抚恤事宜，前与贵杨教士面商，已经议有端绪；并约三五日来武，偕敝处绅民一同趋赴贵堂，恳请商定章程。奈日昨又闻武邑王桥村匪徒滋事。查该村与敝处南境毗连，诚恐无知愚氓被其煽诱。弟已巡谕各村，令其照常安堵。无如敝县之教民来归者一闻此信，又为惶恐。现来县者皆令栖于衙署之旁，以便保护。是安抚之章程不定，即教民之寝馈难安。夙念阁下厪念民艰，体恤备至。尚祈函达贵杨教士务祈拨冗来武，以便速为筹商，是所切祷。临楮神驰，不胜盼望之至。专此，即请道安，鹄候回音，统希电照百益。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初一日。（周斯亿）

### 三十六

亦趋大司铎大人阁下：

奉接来福，聆悉壹是。其为安靖地方、教民归业计者，足征慈祥普庇，筹画周详。至亿所云，敝县教民尚多流离，皆亿失于抚驭之咎。清夜扪心，殊觉自愧。现已示谕归业，当即妥为绸恤，俾之各安生业，同家安度，用抒廑注。如遇敝县民人，望为传告还乡是荷。此请道安。

附寄告谕一张呈阅。

名正肃。廿六年（周斯亿）

### 三十七

久违矩范，时切驰思。听鹄报之遥传，益欢惊之倍挚。辰维亦趋

大司铎仁兄大人，教泽覃敷，褒荣特异，超擢不次，臆颂奚如。

弟本拟刻赴台端恭贺新禧。奈迩来筹办抚恤日不暇给。昨又拿获拳匪王洛万一名，虽系前岁鲍教士案内呈控之人，惟查该犯籍隶武邑，素为著名匪首，未便轻纵。或经解武邑，或押赴贵堂，统希裁酌示知，以便遵行。

再，拟三、五日前来躬贺大喜，并妥商壹是，先此鸣贺，即请道安，只叩崇禧。诸维惠照百益。

愚弟周斯亿顿首。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正月十九日。

### 三十八

耀德仁兄大人阁下：

诸蒙关照，感戴何极。忝附爰末，屡劳清神。谢谢！兹有启者，吕军门处屡次来信云，曾经我哥给伊送信，言敝处北韩村等处尚有义和拳未净，嘱其带队前来剿办云云。兹查敝处义和拳经弟痛剿之后，久矣净绝根株。现在境内肃清，万民乐业，各村并无义和拳。为此敬恳转致吕军门，阻其前来，至禱至祝。

再者，新任叶君已到城，定于后日接印。四小女病已痊愈。知关廛念，并以奉闻。此仰。即请勋安，伏禱崇照不宣。

如小弟汪宝树顿首。光绪廿六年又八月廿九日

### 三十九

耀德仁兄先生大人阁下：

日前差回，接读还章，并承赐方药。小女之疾现已托庇痊愈，即城乡绅民染此时症者亦获益良多。寸衷钦感，莫可言喻。近维鼎祺笃祐，泰祉绥和，以颂为欣。顷闻贵国弁兵有来献之信，在张家庄教堂驻扎，似系为保护教堂并防剿拳匪而来。弟前因县境西乡刘各庄拳匪胡兰生屡次纠众生事，抗官扰民，行同叛逆，稟请派兵前来剿捕。于前八月廿一日拿获城关滋事之拳匪五人，即按军法从事。廿四日在西南

关外生擒黄头拳匪十八人，现仍羁押，分别查究禀办。廿七日，弟亲督兵勇，携带前在津购领之无烟快枪，破刘各庄巢穴，当场格毙拳匪多名，擒获拳匪五名，即行就地正法。后八月十九日，访闻邻境拳匪胆敢在敝境北韩村啸聚，经弟带队驰往剿拿，该匪持仗拒捕。迎敌开仗，立即伤毙拳匪多名，余皆星散。现在境内各拳厂一律散归农业，地方尚称安谧，差堪告纾屣注。

现在贵国弁兵既已到献，长途跋涉，艰苦备尝。弟理应酌备酒食亲往酬应，以道欣慕之忱；奈因公务相羁，一时未克分身。惟现当人心惶恐之际，用特专函奉恳，务祈推情设法，破格关照，以免子民受惊。则弟幸甚，阖境绅民幸甚。

再，本年拳匪滋扰地方，敝处办理城防，幸有前在津购领无烟快枪借资防御。惜为数无多，不敷使用，未识各处洋行可以购买否。念念。叨在知己至好，不情之请，惟希鉴原是禱，手肃。只请勋安，拱候惠音。

光绪廿六年饶阳知县汪宝树顿首

#### 四 十

久仰芳晖，时殷葭溯。差至接奉华翰，如亲芝仪。即维仁兄大人福祺冬爰，勋祉春熙，引领祥云，倾心祝霭。前闻邻境拳匪聚集，假以传术为名，诚恐煽惑愚民藉端滋事。当派妥靠丁役分路下乡确查；一面传集各乡地月〔约〕村董人等当堂谕禁；复亲身密防，并无义和拳入境，亦无学习义和拳之人。嗣奉梅统领并张观察严禁拳匪查拿之告示，亦经在于通衢地面遍行张贴晓谕，地方尚称安谧。

兹奉台囑，遵复认真确查，并传罗家屯地约人等晓以大义，喻以利害，有则立予解散，无则时加防范。敝境保标〔镖〕把什匠虽不为少，但学习武艺系为保身而设，绝非义和门之流。经弟随时剖切开导，善为解释，勿使妄生猜疑，轻信流言。庶民教各安各业，两不相侔，永息争端。况教民亦同一赤子，第一视同仁，妥为保护。倘有匪徒无故启衅，定当预为严拿惩办，以报雅命。知关屣注，函泐布复。祇请升安百益。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汪宝树）。

#### 四 十 一

耀德仁兄先生大人阁下：

日昨差回，接奉手翰，备承心注。并寄来安置教民章程八条，足征大才卓识，意美法良，实深钦佩。敬维福偕时祿，即事增绥，至以为颂。兹愚者：弟前因拳匪生事扰民，亲督兵勇认真剿办，原为除暴安良起见。詎正定练军步队许管带兆贵有心庇，意见不合；与正定董镇履高，均以为办理过严，嘖有烦言。致廷藩宪将弟撤任，调省查看，遗缺委唐县叶令溶光署理。在弟才具平庸，一官去留，本无足重轻。但当此时势未定之际，事关闾境大局，教民、好民困苦情形实堪怜悯。弟现已会同教佐，责成各该村绅董、地月〔约〕人等，恪遵台议定章，妥速筹办，安置教民回家。一俟办有头绪，即当飞函奉恳执事将各教民接回，俾得安居乐业。断不敢存五日京兆之见，稍涉因循，致误事机，有负大德。惟弟遭此风波，该拳匪恃有护符，复形骚动，办理不无棘手之处。且深恐李爵相未能深悉此情，致弟有口难以分诉。故特仰恳鼎力，代达下情，出自生成，不胜盼禱之至。书不尽言，余容续布。手肃，祇请勋安，拱候回玉，诸希爱照百益。

愚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汪宝树）

附呈饶邑绅士所述节略一纸，伏祈尊阅。

敬再启者，四、五月间拳匪起手之初，安平县何子宽大令（官印厚吾）请兵剿办。宪委许兆贵领兵到安平。乃许某不但不打，反商同董履高言于上宪，将何子宽撤任。自是拳匪披猖无忌，杀教民无数，杀平民无数，杀来往行旅又无数。攻教堂、焚庄村、扰天津、乱北京，皆董、许二人有以酿之也。此与胡澜生之事，向博野县陈刘氏教堂查问便知明白。

#### 四 十 二

耀德仁兄大人如晤：

闕言久违，曷胜系念。每忆芝采，弥殷怅望。即维教祉嘉祥，履祺亨吉，至以为慰。前蒙关注，函托保阳杜神父，当即专人送呈。尚未接有回音。刻下仍株守此间，诸事不便。今拟全眷移住献邑，托庇字下。特求转达贵国提督大人及各兵勇诸处，惠照保护一切，方敢动身。弟在任时，为保守衙署城池，领有马、步各色洋枪数十杆。交卸后，因从前与各境盗匪、拳匪结有深仇，势不能不将所有洋枪雇勇携带，以资保卫。又恐行近贵处，遇见洋兵诸多不便。如能代求贵提督赐以贵国旗一杆，则幸甚矣。

再者，弟之练勇现已无多，诚恐路途之中不敷足用。如能于贵堂中派勇十余人或数人前来同弟启行，更为万全。忝在知交，故敢渎请。此布。即请教安，诸维霁照不宣。

名正肃。光绪廿六年九月廿四日(汪宝树)

专差已回，毫无成说，弟决意往献矣。又及。

#### 四十三

耀德仁兄大人如面：

阔别兼旬，想望曷极。比维起居安善，教祉熹祥，至以为慰。弟别后即日解缆。行至白羊桥，因道途扰攘，又兼眷口之中多有病体新痊不耐严寒，不得已因暂躡居大城县城内。当即肃函觅使奉告台端。阅数日，所觅之使未能前进，复将原信交回。至今有疏问候，怅歎奚如。兹蒙河间太守王敬宪邀令帮办教民华洋交涉等事件，并小儿昭晟均辞不获已，即于廿八日驰抵河间。鄙眷仍住大城。知关廛系，敬以奉闻。弟诸承惠爱，铭感不忘。闻知罪魁漏网远颺。代北吴子翁与弟至好，又系亲谊。此皆老哥大人关照之力也。感谢，感谢。旅寓寂寥，遂遂风霜，又兼两袖清风，不名一钱。因忝附爰末，尚望鼎力于杜神甫及贵国提督面前代求多加嗑植，俾得一枝可栖。不胜企望。此请教安，诸希惠照不宣。

如小弟汪宝树顿首。光绪廿六年十月廿九日晨刻。

#### 四十四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弟在直省宦游廿载，前于十一年春间奉委赴献办理河工，曾与阁下晤谈一切，颇称投契。别后倏已十六年矣。今秋弟奉檄权篆饶阳，于九月初二日接印视事。查饶邑地面五、六月间拳匪入境，贵教之民不无被累。弟抵任后，首先清查，统计境内崇奉贵教者共有二十二村，户口若干，总数尚未汇齐，多有出外避乱。弟即出具详明告示，按村张贴。现在该教民等已陆续回县。有房、地一切前被拳民抢毁者，弟已传谕村董妥为安插赔偿。盖教民同属我朝赤子，无故被害，殊堪悯恻。弟故遵奉约章力为保护。上年弟在顺德府属唐山县实任，凡遇民教之案，无不持平办理。迨义和拳倡起，又极力禁止学习。是以及至八月底边交卸，境内如常安静。阁下闻之，当亦以为办理得宜也。

再，饶邑教民，弟到任不久，清查恐难周遍。如有遗漏，请贵处开单示知是幸。告示底稿录呈台览。

再，敝境拳民汪前县已拿办十余名，现在地面颇为安谧，并以附闻。专此奉布，敬请大安，诸维朗照不宣。

附录呈告示稿一纸。

教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九月廿一日。（饶邑新任）

#### 四十五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日前趋谒台端，畅聆教益，欣慰无似。弟所属境内有教民各村庄实只二十二处。弟自尊处回署后，设法安抚。如南韩合、大邵村、曹庄、小官亭、曲吕、五盛口、王岗、河头、李岗九村庄，共计被害教民二十七户，均已安插妥贴，房屋一律赔修。路同岳、葛同岳二村被害教民七户，亦均安插，正在取具本村民人甘结，约三、两日内可以竣事。至留楚一村，教民两户，系习耶稣教，被拳民讹去钱财，现均

退还清楚。肖店村拳民与武强拳民拆毁武强县境教堂，已勒令该村民人自赴武强，与该处教民商酌办理，取有甘结，大约不久亦可办妥。其余各村已分饬绅董设法赶办，俟一律清结后再行奉闻。

再，敝前任汪东翁于本月初一日启行赴津，因道路不靖，商邀安平县教民护送，内有武毛营教民，因与敝境张家池村内张洛清有嫌，于初一日夜前往评理未遇。该教民等用洋枪将张洛清同院居住之张满堂误放致伤。折回村外，黑暗中有人开放一枪，致将教民武狗子肚腹放伤，延至初二日傍晚身死。经弟驰往安平勘验，缉凶究办。现有安平之梁小山出为说合，俟有头绪再行酌办函告。弟思拳教滋事以来，仇怨颇深。如教民内实有被屈者，尽可自行来县呈告。弟当尽法惩办，妥为调恤，决不稍涉含糊。务望阁下转饬各教民知之，免得别滋事端。不胜拜祷之至。专此奉布，敬请道安，惟照不一。

教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叶溶光)

#### 四十六

敬启者：敝县奉教各民，业已遴派妥靠员绅分别查察，按照昔日被害之轻重区别办理，总使教民无一户失所。至义和拳，连日明查暗访，现在实无一户再习者。从前著名各拳匪亦均远颺，仍暗悬重赏严密访拿。如再有此等拳匪结党仇害，可以惟弟是问。今有小官亭等村教民眷口，饬令该村派车先赴尊处接回，以安乡里。一切详细情形另函奉布。兹值去车之便，先修数行，用慰锦念。专此。敬请台安，惟照不一。

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饶邑新任叶溶光)

#### 四十七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日前差回，展诵福言，聆悉一一。敝处办理抚恤教民事宜，弟到任以后先派妥友赴乡清查，并请各路绅董至署面商。及至月初，始有头绪。现在议定简明章程八条，四乡分设四局，在城设一总局，彻底查办。总期习教者无一户失所，习拳者无一人漏网。再有月余定能清

结。章程录呈台电。至习教之民间有尚在贵堂中居住者，拟于三、两日内令在事绅董亲诣尊处查视。拨车往接，回村安插。统希关照是荷。专此奉布，敬请大安，并希爱鉴不宣。

教小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月廿九日。

附呈录章程一纸<sup>①</sup>。

#### 四十八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前寄寸函，谅承朗鉴。敝邑城乡绅士久慕鸿范，并叨德泽有素。兹约集数人，特备土仪数色，前赴贵堂晋谒台端，藉聆教益。贵堂尚有敝县教民寄居多名，此次各绅前往拟即就近查点明白，投车接回，以便抚恤。尚望关爱，感同身受也。特此奉达，敬请道安不一。

愚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一月初四日。

#### 四十九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安集教民事宜，现已妥议章程八条。其赔偿各款酌中核定，计款已属不赀。饶邑地瘠民贫，加之历年水患，户鲜盖藏，筹办巨款殊不容易。然系境内民人自作之孽，究无所用其顾恤。若如弟在唐山任内，当拳教相仇之时，设法严禁习拳，彼此相安无事，何至于此。其款年内一准可以筹出一半，下余一半开正以后亦必办齐。内以查封拳匪家产为一宗，拳匪罚款为一宗，余系按户摊派。宽假时日，庶可搭派公允。兹将章程另录一纸，特令翟绅持赴尊处与阁下面商。务祈核准照办，庶饶邑闾境生民均受阁下再造之福矣。专此奉布，敬请道安，诸希爱照不宣。

教小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饶阳县叶溶光)

<sup>①</sup> 呈录章程一纸未见。

## 五 十

敬覆者：顷接手书，拜悉一一。敝处安集教民事宜，先于安绅回县时酌定人口，将回县教民给予仓谷每人六斗。至一切章程早已拟定，本拟派人亲赴贵堂商办，因大雪阻滞不果。至应交钱文，分派各局绅赶办，已有头绪。并将拟定章程令翟绅与安绅会商妥贴。现在催令翟、安两绅准于二十九日驰赴贵堂，将安集章程呈候阁下定夺签覆，以昭周妥，决不稍缓。先此奉覆，敬请教安。

愚小弟名正肃。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饶阳县叶溶光)

## 五 十 一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安集教民事宜，弟前赴深州谒见州尊。并与潘凤台先生晤面，即由其另派王、李二位先生于十一日来饶，会同局绅下乡清查。散给恤款，一切数目悉照深州章程办理，约需十日方可竣事。顷闻贵国巴大帅由省起身赴献县，并往新集一带。经过何处，阁下想必早闻。务望费神开示路程单一纸。如须经过敝处，语言互异，且恐无知民心怀疑虑。并望赐给护照，庶彼此酬酢可以相通也。专此布达，敬请道安，并候福音。

教小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 五 十 二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敝处安集教民事宜，前经阁下派出王、李二先生来饶会同查办。统计砖、土房屋被毁者五百三十间，应给恤款均照吴州尊所定章程办理，每房一间赔款若干，再将被毁家具倍给一分。计共应给恤款京钱六万八千余吊。敝处前次筹出款目，只敷敝处所定章程一半之数。现系仿办州定章程，致有短缺。当与王、李二位先生商明，先于年内酌给三成，于本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日分乡发给。计发过京钱

二万三千吊。下余七成给予执照，内将房、地并未发之款填写明白，待明春款目筹齐后再行定日持照具领。全局已定，堪告缙注。地亩籽粒深州系笼统酌赔，敝处亦当仿办。计被毁地三千零三十亩，应赔若干，明春发款时再议。王、李二先生在此办事，毫不袒护徇私，极为公允。足征阁下平日立品公正，是以所派之人亦出一辙。感荷隆情，实无既极。王先生拟于明日先行回献，故特肃函奉告。其一切细情，王先生自能详达尊聪。至下余之款，现在开办科罚拳民，不久当有头绪。专此布达，敬请道安，惟照不一。

教小弟叶溶光顿首。光绪廿六年十二月廿七日。

### 五十三

耀德先生大司铎大人阁下：

日昨有深邑便人来饶，交到两书，一中文，一法文。中文内云将法文一信托弟转送尊处。是否有误。因敝处无人通晓法文，无从辨译。兹特专马送呈。如果实系贵堂之信，望即赐一收条为幸。专此，即请道安。

教小弟叶溶光顿首。辛丑新正十八日。

### 五十四

耀德先生仁兄大人阁下：

久违鸿仪，时殷鹤跂。顷奉手书，敬悉一是。查义和拳匪到处滋扰，实为地方之害。是以迭奉各宪严饬查禁，均经遵照办理在案。敝县境内有贵国设立教堂四座，虽无拳匪来此搅扰寻衅，弟亦时以保护教堂为念。盖以此匪邻境既有，理应未雨绸缪，防其蔓延。曾经屡次明查暗访，并出示严禁，以遏乱萌。与其火发然后扑救，诚不如早为曲突徙薪之为得也。现查敝属各村并无义和拳场，或有传说之误，亦未可知。第事关重大，必当预防，弟决不致脉视。至于梅统领与张观察所颁会衔告示，现已由州转发到县，除即派人张贴晓谕外，所有查明情形特此奉复。只请台安，顺贺年禧不具。

弟名正肃。庚子岁。（安平县正堂王葆琛）

## 五十五

大司铎大人阁下：

敬启者，弟于前月十七日莅任安邑，本当即行趋谒台端。无奈此间民教之事甚繁，彼此缠缠不休，屡经分别开导，甚至舌敝唇焦。如欲为其根释前嫌，同归和好，必先尽除拳党方为第一要义。眼前时令严寒，所有被害之教民人等无衣无食，情殊堪悯。现在经弟各处察查，亟欲为其了结。以故事极纷纭，不克亲聆雅教，恨也何如。兹弟在于城内设立公议局，邀集城乡绅董并教民中老诚练达之人，公同酌议抚恤之条，赔偿烧毁房屋、器皿、什物等件。正在会商间，接奉本州来函，并与阁下订定章程十条。拜读之下，钦佩莫名。惟敝处之事较州稍有不同，弟即会同局董将原订章程按照地方情形稍行变通，商酌仍复循式开条。于本月十三日亲自持赴本州衙门面禀细底情形。拟将所议条款，即行由州持趋崇阶，敬请酌夺定规，以便遵办。无如弟正在州，即于十三日晚刻接到敝署来信，以宅后寺等村教民聚众持枪，有放死宗家庄之曾学拳者并平民共计五名口，及伤重而未死者几人；又烧毁房屋二十余间之案。见信之后不能不赶紧回安，亲往勘验弹压。是以次日一早回署，仍未赴堂聆教。现因此案未了，一时仍难分身，用特先行备函，并将议定抚恤教民章程一并专丁奉请裁夺。是否可行？祈速示下。弟拟三、两天后案件稍行清理，即速趋聆台教。乞恕迟延之愆是荷。

再有愚者，敝处抚恤教民之条，虽已议有头绪，但无镇摄之人。将来善后事宜办理甚属棘手。务恳急由阁下派一教长，速令来安，以便由弟请其同为勳勸。庶各局董均有所恃，此事易于了结。不特弟一人感激，则闾境居民亦共感大德于无既矣。另备菲礼，开单奉上，至祈查收，代为分给守护贵堂之兵勇人等具领。聊表一片微忱，万祈勿却是幸。不尽容当面陈。肃此，即请台安，统祈察照不宣。

愚弟名正肃。十二月十六日（新任朱贞保）

计附呈议定条款一纸、物单一片。

光緒廿六年

## 五十六

大司铎大人閣下：

前肅手緘，交由張懋謙轉呈台閱，想已當荷察收矣。惟迄尚未蒙賜覆，甚為念念。茲又愚者：敝處分別賠恤教民一事，經弟設局邀董，並蒙執事派來楊司事一同入局會議，諸事已有就緒。所有章程概遵州式，早經開明，寄請查核在案。共計應用之款為數甚大。因查拳罰田房無多，商由各村紳董分別按畝攤捐，當面定於十二月廿六日一齊交清，以凭督同發領。

現據各村董會同來縣【向】楊司事並弟處竭力懇求，以今年度歲匪遙，民間困苦已極，實難一律捐齊，務必施恩寬緩等情。弟想此事如果從寬，斷難一齊清了，即與楊司事商明飭令趕捐。去後。茲據各村紳董先行繳來京錢千數吊，據云此錢系屬伊等自行墊發，並非捐攤而來。因民間年底實在為難所致。其餘捐款，求限於正月內定行如數交清，倘敢稍有誤期，請將伊等嚴傳押迫等語。復再三懇求。經弟又與楊司事商酌定規，准其從寬，限於明年正月內一齊交清。如果稍有延誤，即行嚴傳究辦，決不稍事姑容。均據諾諾而退。弟與楊司事因看各村情形年內集此巨款實有為難之處，不得不代民間轉求閣下從寬，限至明年正月內由弟飭令清繳，再行分給各村教民一一收領。

惟現在時屆年終，教民被難以後，度歲窘迫不堪，惟弟已於月之廿五日開倉撫恤谷石。但每人所得為數有限，不足以濟其事。經楊司事議定，將局董繳來之錢先行分給教民。房屋被燒者每人京錢五吊，房屋未燒者每人京錢貳吊，庶幾勉強可以卒歲，不至有呼凍餒之虞。弟思言之極是，自應亟速遵辦。其餘賠恤之款，一俟明正各村捐齊交到，再行由弟函請執事，仍派教長楊司事來縣會同分別督給。以備教民人等即可雇工造房，置買器具。不至先化烏有，再無有屋、無米之嗟也。素慕閣下施惠寬宏，與情感戴，詎亦以為同然。

再，其餘一切措辦情形，俱經楊司事接洽，底細請面詢之可也。辦事不周之愆，乞逾格原宥。專此代民奉求，務祈金諾是幸。親泐恭

请台安，诸希惠察。

愚弟名正肃。廿九日。（安平正堂朱贞保）

再，如果各村董明正捐钱误期，并村中倘有不肯慨捐之人，定将误期之村董暨不肯捐钱之人严传来案押缴。倘在押后仍未交清，定将其房屋封锁抵销，以禁效尤而惩不法。特此附笔。

光绪廿七年正月廿九日。（安平知县朱贞保）

## 二、赔款合同清单

### 一 阜城县赔款合同

今将阜城县境内于光绪二十六年五、六月间被拳匪杀害教民、抢掠财物、烧毁教堂教民房间各节，现于二十七年六月初九日，在献县总教堂，偕同阜邑绅士与葛、周大司铎面为商定，并请府宪王谕示。除烧毁教堂八座，议定京钱六千吊，稟请归大赔款议结外，所有议定赔偿教民房间、什物，并被害殡葬等项，总共京钱陆万吊。现已交付京钱叁万吊，下短之京钱叁万吊，准予八月十五日一律交清。兹立字据四张，各执一纸为凭。

府宪王

大司铎葛 各执一纸

大司铎周

阜城县知县段

### 二 故城县赔款合同

为订立合同事，今将故城县境内拳匪拆毁天主教堂，损失财物，并伤害教民人口，烧毁教民房屋，遗失产业什物等件逐一查明，秉公酌议赔款。于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初十日，在献县总教堂随同府宪王会商葛、周大司铎三面议定，除将城内拆毁总教堂一座，各乡拆毁枝教堂拾柒座，共计应赔京钱壹万柒千吊归入大赔款议结外，所有教民被伤人口、被毁房屋，以及财物家具各项应行赔抚之款，逐条核定数目，分期交付：

一、被毁砖角房捌拾肆间，每间赔京钱壹百吊，并财物在内，共合京钱捌千肆百吊。

一、被毁土房肆百伍拾柒间，每间赔京钱捌拾吊，并财物在内，共合京钱叁万陆千伍百陆拾吊。

一、现存砖角房叁拾间，财物一空，每房一间赔京钱伍拾吊正，共合京钱壹千伍百吊。

一、现存土房玖百叁拾间，财物一空，每房一间赔京钱肆拾吊，共合京钱叁万柒千贰百吊。

一、赔还教民被匪讹诈京钱叁千贰百陆拾壹吊。

一、赔还教民铺户数家买卖资本京钱壹千吊。

一、人命拾贰名，每名给殡资银伍拾两，共合银陆百两。

以上七款通共合银陆百两、京钱捌万柒千玖百贰拾壹吊。除伍月内付过京钱壹万吊，下欠京钱柒万柒千玖百贰拾壹吊，言明柒月初壹日交钱壹万吊，捌月初壹日交钱壹万吊，拾壹月初壹日交钱壹万柒千玖百贰拾壹吊。下剩京钱肆万吊，定期明年贰月内扫数清款，不得逾限。恐有翻悔，书立合同，以昭信守。

府宪王

大司铎葛 各执一纸

大司铎周

故城县知县宁

### 三 献县赔款合同

今将献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各村教堂及堂内损失家具等件，现与葛大司铎并府宪王面为撙节估计，议定价目，俟禀请归入大赔款内议结。至教民被匪烧抢房物及被害人口酌给抚恤殡资各款，已于截至四月二十八日陆续一律交清完案。兹将各款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赔偿被毁砖土房屋并酌给被害人口殡资，共京钱三十四万零八百吊文。

一、修筑各教堂土寨并各州县赴堂避难教民食费之款，共京钱四

万三千六百八十二吊八百文。

以上共计京钱三十八万四千四百八十二吊八百文，均经交清并无蒂欠。

一、各村被毁大教堂十三座，并堂内损失家具等件，议定共京钱三万六千三百吊文。

现酌议请归大赔款内办理遵行。

府宪王  
大司铎葛 各执一纸  
献县知县刘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一日立

#### 四 交河县已结教民命案清单

交河县今将已结天主教民被害男女大小各命案开单请核。

计开：

一、教民张永堂呈报被害女大口三命，业经断给安葬费钱壹千贰百吊文。

一、教民萧宗恒呈报被害女大口壹命，现已自行完结。

一、教民李凤远等呈报被害男女大小拾命，已获匪正法；并断给安葬费，钱文已于上年禀明在案。

一、教民李元东呈报被害男大口两命，除仍饬捕缉凶外，已断给安葬费钱捌百吊文。

一、教民孟文安等呈报被害男大口壹命，现已自行完结。

一、教民李洛八呈报被害女大口壹命，现已自行完结。

一、教民梁福祥呈报被害人命一案，现已断给安葬费钱肆百吊文。

一、萧留信村呈报被害男女大小陆口，共罚徘徊村钱壹万吊文，内除安葬费钱陆千吊外，余肆千吊已议定由该村应领房价内作抵。

光緒貳拾柒年陆月拾壹日

## 五 交河县赔偿教堂房款清单

交河县赔偿被烧扒中式天主教堂房屋，以及抢掠供器家具开单请核。

计开：

洼里高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捌百陆拾伍吊。

徐郭村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壹百玖拾伍吊。

千里屯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叁百贰拾伍吊。

韩官屯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壹百柒拾伍吊。

王银庄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叁百玖拾吊。

亭子河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壹百捌拾伍吊。

马家村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叁百贰拾伍吊。

豆庄屯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柒百柒拾吊。

八里庄堂房壹座并家具，合京钱陆百吊。

以上九处共合赔京钱叁仟捌百叁拾吊文，除县属郝村在张庄教堂保险钱壹百贰拾吊作抵正款外，该净赔钱叁仟柒百拾吊，业于本月贰拾日如数付清。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

## 六 交河县赔偿教堂房款清单

交河县被烧扒西式天主大教堂砖土房屋，以及抢掠供器家具，理合开单请核。

计开：

萧留信砖土堂房壹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伍仟零肆拾吊。

郝村砖土堂房壹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捌百陆拾吊。

陈辛庄砖土堂房壹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零伍拾吊。

苑马头砖土堂房壹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零伍拾吊。

西杨庄砖土堂房壹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壹仟贰百伍拾伍吊。

县城内砖土堂房壹座并供器家具，合京钱肆仟柒百玖拾吊。

以上陆处共合赔京钱壹万伍仟零肆拾伍吊文，业已稟请由上

赔办。

府宪王

大司铎葛

各执一纸

交河县知县龚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

### 七 交河县赔偿教民房款清单

交河县按照张庄教堂章程，赔偿天主教民被烧扒砖土大小房屋间数、钱文清单。

计开：

一、查教民被烧扒砖房壹百玖拾陆间，每间连屋内物件赔京钱壹百叁拾吊，共赔京钱贰万伍千肆百捌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砖角、砖面、砖帽土房共叁拾肆间，每间连屋内物件赔京钱壹百吊，共赔京钱叁千肆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土房共柒百伍拾柒间半，每间连屋内物件赔京钱捌拾吊，共赔京钱陆万零柒百陆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砖门楼共贰拾壹间，每间赔工料钱叁拾贰吊伍百文，共赔钱陆百捌拾贰吊伍百文。

一、查教民被烧扒土门楼、门屋、耳屋共玖拾肆间半，每间赔工料钱贰拾吊，共赔京钱壹千捌百玖拾吊。

一、查教民被烧扒棚子共贰百玖间，每间赔工料钱拾伍吊，共赔京钱叁千贰百捌拾伍吊。

一、查教民仅被扒去砖房之门窗共陆间，每间赔工料京钱拾伍吊，共赔京钱玖拾吊。

一、查教民仅被扒去土房之门窗共陆拾间，每间赔工料京钱拾吊，共赔京钱陆百吊。

以上共合京钱玖万陆千壹百捌拾柒吊伍百文，除上年已赔京钱肆万叁千肆百零玖吊外，该再赔京钱伍万贰千柒百柒拾捌吊伍百文。〔业〕于本月十五日如数赔清。

光绪贰拾柒年陆月拾壹日

## 八 东光县赔款合同

今将东光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各村教堂教民房间、被戕教民以及堂内损失什物并教民家具等项，应赔上项各款，业已一律议结，交付清楚完案，合将详细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被毁教堂拾肆座并堂内损失什物等件，共京钱壹万陆千贰百伍拾伍吊。

一、被毁教民砖房拾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壹千叁百吊。

一、被毁教民砖角房贰百叁拾壹间半并损失物件，共京钱贰万叁千壹百伍拾吊。

一、被毁教民土房伍百玖拾伍间半并损失物件，共京钱肆万柒千陆百肆拾吊。

一、教民仅失去什物等项一共京钱陆千贰百叁拾柒吊。

一、被戕教民男女大小共壹百拾玖口，酌给埋葬资费京钱壹万肆千贰百捌拾吊。

以上统共议赔京钱拾万捌千捌百陆拾贰吊，现已一律交清完案，并无蒂欠。

又教堂执事卢万清续领交河县教民死于东光境内男女三名口埋葬银壹百伍拾两，已于五月二十七日领讫。

府宪王

大司铎葛 (签字)

东光县知县春煦(签字)

所有以系东光县知县春煦与大法国钦差大臣特允代行，即系献县总教堂会议合同，理应呈送大法驻京大臣查阅，俟由钦使视为妥当，批准，照知大清外务部衙门，并飭法署天津领事署，抄录存案后，方能施行<sup>①</sup>。

光緒貳拾柒年陸月拾壹日

<sup>①</sup> 此段系后来批注。

## 九 宁津县赔款合同

今将宁津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教堂、教民房间，被戕教民，以及堂内损失什物，并教民失去物件等项，业将上项各款一律议结，交付清楚完案。合将详细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被毁教堂砖帽房拾伍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壹千伍百吊。

一、被毁教堂土房柒拾贰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伍千柒百陆拾吊。

一、被毁教堂车棚肆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壹百陆拾吊。

一、被毁教堂棚子角门拾叁间并损失物件，共京钱伍百贰拾吊。

一、教民被毁砖帽房肆拾伍间，并失去物件，共京钱肆千伍百吊。

一、教民被毁土房伍百叁拾贰间半并失去物件，共京钱肆万贰千陆百吊。

一、教民被毁车棚拾肆间并失去物件，共京钱伍百陆拾吊。

一、教民被毁棚子角门壹百捌拾叁间，共京钱叁千陆百陆拾吊。

一、加添议赔砖帽房京钱柒百拾肆吊。

一、被戕教民男女大小捌拾伍口酌给埋葬资费，共京钱壹万贰千柒百伍拾吊。

一、被扰教民抚恤衣食等款，共京钱叁千壹百叁拾伍吊。

一、教民被匪讹诈财物等项议赔，共京钱柒千贰百伍拾陆吊。

以上统共议赔京钱捌万叁千壹百拾伍吊，现已一律交付清结完案，并无蒂欠。

府宪王

大司铎葛

各执一纸

宁津县知县祝

光緒貳拾柒年陆月拾伍日

## 十 河间县赔款合同

今将河间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教堂教民房屋，以及堂内损失什物，并教民失去骡马、车辆、衣服、首饰、财物、家俱、农器、粮食各节，合将议定各项数目细数开列于左。

计开：

一、教民被毁砖房玖百捌拾八间半并房内失去财物，共京钱拾贰万捌千五百零五吊。

一、教民被毁土房贰千壹百玖拾陆间半并失去财物，共京钱拾柒万五千柒百贰拾吊。

一、教民被毁门楼、棚子柒拾柒间，共京钱壹千五百贰拾柒吊五百文。

一、赔偿教民仔粒，共京钱玖万贰千陆百肆拾吊。

一、被毁中式小教堂肆拾贰座并堂内损失物件，共京钱叁万贰千贰百五拾捌吊(城内教堂失去物件赔款在内)。

统共京钱肆拾叁万零陆百五拾吊零五百文，除付叁拾陆万贰千零五拾肆吊，下应找京钱陆万捌千五百玖拾陆吊五百文(言明八月十五日交清)。

一、教民男女被害壹百五十二口，应即另行清理。

一、被毁洋式大教堂九座，内除卧佛堂教堂已经修理外，仍应赔款京钱叁万壹千柒百三十五吊(归入大赔款结算)。

河间府正堂王

张庄教堂大司铎葛 各执一纸

范疙疸教堂司铎巴

河间县正堂马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六月十五日订

## 十一 肃宁县赔款合同

计开：

尚村、葛家庄教堂各一处，刘家坞、北答、王家庄诵经公所各一

处，共砖房六十间，每间酌赔京钱一百五十吊，祭器什物等件在内。共土房三十七间半，每间酌赔京钱八十吊，祭器什物等件在内。以上两项，民间困苦，万难加捐，应请大司铎稟请归入大赔款核算，共计壹万贰千吊。

教民砖房三百九十六间半，每间赔京钱六十五吊；遗失衣服、车马、零碎物件计加一倍。教民土房六百四十一间半，每间赔京钱四十吊；遗失衣服、车马、零碎物件计加一倍。杀毙人命共大口七十二口，小口二十六口，无论大小口，每口给埋葬银七十两。以上共赔京钱拾万零二千八百六十五吊，肃市平足银六千八百六十两。内除去冬散放过京钱二万六千三百七十八吊，教堂保险共钱六千七百三十三吊，银八百六十两。教民私自说息者，堂中准其归入赔款，现在飭查，俟查明数目若干，在于赔款内开除。下余抚恤银钱，分七月初一、九月初一两次散放。

河间府王

大司铎葛 此单照缮各存一纸

肃宁县章

光绪二十七年六月 日

## 十二 武强县赔款合同

今将武强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教堂、教民房屋、荒芜地亩，被戕教民以及堂内损失物件，并教民家具等项，应赔上项各款，业已一律议结交付清楚，合将详细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被毁教堂四座并堂内损失什物等件，共京钱五千八百千。

一、被毁教民砖房三十九间半，连什物每间一百六十千，共京钱六千三百二十千。

一、被毁教民土房一百三十四间，连什物每间一百千，共京钱一万三千四百千。

一、被毁教民砖包面房十七间，连什物每间一百二十千，共京钱二千零四十千。

一、被毀砖土棚子、大门、车门共四十间，酌赔京钱一千零八十四千。

一、教民仅失去什物，毀败树株，并加恤无房地等项一切，共京钱七千九百八十二千。

一、教民大口一百九十三名、小口六十一名賑济，每大口四千，小口二千，共京钱八百九十四千。

一、教民荒芜地十二顷十九亩，每亩四千，共京钱四千八百七十六千。

一、被戕教民男女大小九口，酌给殡资钱四千五百千。

以上统共议赔京钱四万六千八百九十六千，现已一律赔抚，清结完案，并无蒂欠。为此缮立清单，互存备查。

州宪吴(签字)

大司铎葛(签字) 各执一纸

武强县知县江(签字)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 日

### 十三 河间县赔款合同

今将河间县境内查明被匪烧毁天主教堂，以及教民房屋并抢失财物各节，已照议定款目，如数依期赔偿。仍将原款数目开列于左。

计开：

一、教民被毀砖房玖百捌拾捌间半并房内失去财物，共京钱拾贰万捌仟伍百零伍吊。

一、教民被毀土房贰仟壹百玖拾陆间半并失去财物，共京钱拾柒万伍仟柒百贰拾吊。

一、教民被毀门楼、棚子柒拾柒间，共京钱壹仟伍百贰拾柒吊伍百文。

一、赔偿教民仔粒共京钱玖万贰仟陆百肆拾吊。

一、被毀中式小教堂肆拾贰座并堂内损失物件，共京钱叁万贰仟吊(城内教堂失去物件赔款在内)。

以上统共京钱肆拾叁万零叁百玖拾贰吊伍百文，除查出各村庄经

绅董私议，并拳匪自行认罚各款作抵，共京钱贰拾贰万贰仟零伍拾肆仟伍百文外，尚短京钱贰拾万零捌仟叁百叁拾捌仟文，已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如期清款完结。

一、教民男女被害壹百伍拾贰口，应即另行清理。

一、被毁洋式大教堂玖座，内除卧佛堂教堂已经修理外，仍应赔款京钱叁万壹仟柒百叁拾伍吊(归入大赔款结算)。

河间府正堂王(签字、盖章)

张庄教堂大司铎葛(签字、盖章) 各执一纸

范疙疸教堂司铎巴

河间县正堂马(签字)

大清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 十四 安平县赔款合同

大清国直隶冀州知州调署深州知州吴，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河间、献县、深、冀等处堂务葛，大清国候补直隶州直隶深州安平县知县王，会议安平县属教案，业经持平议结。自议之后，均不翻异。合将所议各条开列于后。

计开：

一、安平教堂公所共四处，除宅后寺、大转村、槐林庄三处经上宪商议，允准剔归大赔款内划结。另有武毛营一处未列大赔款内，商明即照教民房屋章程议结。

一、安平教民共计四十八户，其房屋有被毁无存者，有去顶盖门窗者，有未拆毁者。遵照本州前定章程，每四面砖房一间赔给修费京钱八十千；半砖半坯各照全砖减半。砖角土房一间，应赔修费京钱六十千。土房一间，应赔修费京钱五十千，仅去顶盖者减半。砖、土门楼各照房屋减半。棚子一间，酌赔修费京钱十千。均由教民领去，修盖听其自便。

一、教民什物遵照本州前定章程，除门楼、棚厦、耳房不计外，其砖房、上房每间照酌定之价计加一倍赔补。

一、教民地亩因去年避难在外未得耕种及未收获者，遵照本州前

定章程，每亩酌赔地租京钱四千文。共计地十一顷零九亩三分零九毫，合京钱四千四百三十七千二百三十六文。

一、教民去今两年因乱被匪所伤人命大小共十九口，现定每口议给殡葬费银一百两；小口减半。俟捐款收齐，即按名付给。

一、教民因乱贫苦无依，从前二次所发仓谷共五百三十五石五斗，此是抚恤之款，一概免其扣还，以示体恤。

一、教民被讹钱文除事后已经归还不计外，如有曾经被讹钱文报明有案者，由局核议酌赔。内有教民私讹百姓者，蒙鲍教士至公无私，令将私讹之款在此项赔款内扣除归局，以抵教民被讹之款，用示公道。

一、教民房屋已毁未毁及什物等件，并地亩恤款其人命亦已议结外，所有赔恤各款均已按户清结，开列钱数戳条，并造清册，送由深州胜世堂核明签字，转向保安局照数支领。计共房屋赔款京钱三万五千八百六十一千，地亩恤款京钱四千四百三十七千二百三十六文，二共合京钱四万零二百九十八千二百三十六文，均经发给。

一、教民自此次赔偿后，各归本村复业，由县取具各该村董、地邻人等保护切结。倘有外来匪徒强劫，本村地邻袖手旁观不相救护，即惟村董等是问。一面由县严缉赃贼，不得私行藉端挟制需索，致滋仇怨。

一、教堂公所由县督同各村董地人等公同认真保护，不得再任匪徒滋扰。倘有不然，即由司铎飞速函告，本县立派勇役弹压，决不迟误。

一、教民此次赔款议结后，凡以前所控之案，既经了结，由县作主，不得翻控。其已控无从追究之案，亦应一律撤销。

一、教民应完钱粮等项，自应照常一律完纳，不准拖欠。至迎神赛会照章不摊钱文外，应出杂差照常摊纳，以睦乡邻而尊国体。

一、教堂教案此次公同议结之后，不可言而无信。从此中外一家，民教和睦，共享承平。恐口无凭，谨立合同，均各签押，各执一分，以凭遵守。

主降生一千九百零一年十二月初一日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教堂会首潘凤台(签字)

耿学文(签字)

天主堂教士葛光被(签字)

深州知州吴焘(签字)

安平县知县王锦阳(签字)

安平县绅董靳梦花(签字)

谢殿魁(签字)

### 十五 安平县赔款交清合同

大清国赏戴花翎军机处存记在任尽先前补用府特授深州直隶州知州曹，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河间、献县、深、冀等处堂务葛，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深州等处堂务鲍，大清国候补直隶州特授满城县署理安平县知县高会议安平县属教案，前已持平议结。兹将原议应行赔抚各款一律交收清款，再行开列于后。

计开：

查原议安平教堂公所除三处外，惟武毛营一处照章领款，共教民四十八户。其被毁教堂房屋、教民住房，遵章每砖房一间赔修费京钱八十千；半砖半坯者减半；每砖角土房一间，赔修费京钱六十千；土房一间，赔修费京钱五十千；仅去顶盖者减半；砖、土门楼各照房屋减半；棚厦一间，赔修费京钱十千。其失少家具什物，除门楼、厦棚不计外，其余各屋所失什物，无论已毁未毁，每间照房价计加一倍赔补。至教民地亩上年有因避难在外未得耕种，暨已种而未及收获者，每亩亦照章酌赔地租京钱四千。其被害教民，大小共十八名，每名议恤殡葬费银一百两。自上年起至本年止，均已飭令局绅，按项开明钱条盖戳，先后如数送由教堂查收，一概清讫别无短欠之项。经此次完结之后，不可言而无信。从此中外一家，民教和睦，共享承平。恐口无凭，谨立合同，均各签押，各执一分，以凭遵守。

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年 月 日

光绪二十七年 月 日

教堂会首潘凤台(签字)

耿学文(签字)

天主堂教士鲍体乾(签字)

葛光被(签字)

深州知州曹景邨(签字)

安平县知县高维敬(签字)

安平县绅董靳梦花(签字)

谢殿魁(签字)

## 十六 饶阳县赔款合同

大清国赏戴花翎军机处存记在任尽先前补用府特授深州直隶州知州曹，大法国天主教会总理直隶河间、献县、深、冀等处堂务葛，大法国天主教总理直隶深州等处堂务万，大清国钦加同知衔准补保定府蠡县署理饶阳县知县黄，会议饶阳县属教案抚赔各款，业经四面持平议结，自议之后，均不翻异。合将所议条款开列于后。

计开：

饶阳县天主教民九十六户，计被毁砖土房五百二十七间，地三千零八十四亩半，以及家具什物，并酌给加恤，已经叶前任共议赔京钱六万六千八百七十一千零，此款已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并二十七年三月、五月分三次发竣。又二十六年天主教民大小男妇被害者二十七口，二十七年续行抢害教民者七口，又补给西沿湾周家下欠子种款项，以上三款由县分摊各庄筹措京钱四千零二十千，并禀蒙藩宪拨发津贴银二千五百两。周家子种现已议定，酌给京钱六百千。除内有挂匾折价京钱一百千，议定由县自行筹拨外，其余五百千当在前项款内付给。所有赔抚人命产物已由县每名照议定数目，并按堂中来条照发。下余银数钱款一并送交献县总堂查收，酌量分给未领被害教民。新旧命案作为一律完结。自此次赔款议结后，该教民各归本村复业，毋得寻仇思报。凡系拳匪扰害之案，无论新旧一概作为了结。从此中外一家，民教和睦，共享升平。恐口无凭，谨立合同，均各签押为据，各执一分以凭遵守。

主降生一千九百二年 月 日

大清光绪二十八年 月 日

潘凤台  
教堂会首杨万里  
耿学文  
天主堂教士葛光被(签字、盖章)  
万其偈(签字)  
深州知州曹景邨(签字、盖章)  
饶阳县知县黄震(签字、盖章)  
饶阳县绅董韩聘卿  
田敬铭

### 十七 深州赔款合同底

为交清赔款，公立合同事，照得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作乱，焚抢州境天主教民房产、家俱一切，经前署州吴与本司铎议定，除赔修小教堂已支京钱九仟三百九十三吊三百文，其余未赔修大教堂禀归大赔款外，今净赔教民房产一切，共合京钱叁拾叁万贰仟柒百零伍吊陆百文，已先后发过贰拾叁万伍仟零陆拾柒吊九百文，欠支京钱九万柒仟陆百叁拾柒吊柒百文。兹于五月十二日公同发给，一律清结，毫无短欠。其人命已以库平足银壹万陆仟两议结，并发给籽种京钱叁万八千零二十吊；其未被烧房屋，仅被抢掠财物者，净赔京钱壹万壹仟四百九十五吊文。至教民未验房屋及已验拟酌赔，并拳户讹教民各款，统由拳户甘与教民说息款内拨抵清楚，再无胶轳，一律公议完结，为此书立合同备案，以昭信守。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

### 十八 赔款账单

买人和号银二千九百九十二两九钱七分，豫恒太银二千五百〇〇六钱八分，大库银一百九十八两四钱三分，信昌源银一千四百九十五两七钱三分，三义兴银二千六百四十四两三钱七分，外买银六百七十二两五钱五分，共买银一万〇五百〇四两七钱三分。又买豫恒太银四十两。(赏衙门用不在一万余两之数)

收各村赔款银共一千〇六十六两二钱四分。

以上两项除支去买公地银一百九十八两四钱三分，余存一万一千三百七十二两五钱四分。

豫恒太存钱二千〇八十吊、人和号五百八十五吊、大库二百吊，共存钱二千八百六十五吊。外存皮钱一百七十九吊一百三十文。

河间共存银二千九百六十八两〇六分，共存钱三百五十二吊四百文。

献县、河间统共存银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两〇六钱，钱三千二百一十七吊四百文。

共花费钱六百五十七吊四百一十文。

尚村现存钱六百七十一吊三百四十文。

共人命一百六十七口。

## 十九 领银账单

高柳枝桥

王法 被害三命，应领银一百四十四两。

五公村

李洪 被害一命，应领银四十八两。

南韩合

张慎忠 被害二命，应领银九十六两。

李凤臣 被害一命，应领银四十八两。

刘可法 被害二命，应领银九十六两。

大曹庄

张俭 被害二命，应领银九十六两。

刘元 被害一命，应领银四十八两。

刘拴 被害二命，应领银九十六两。

西里满

靳福恒 被害二命，应领银九十六两。

王年 被害一命，应领银七十两。

路同岳

安修身 被害一命，应领银四十八两。

留楚村

王林 被害二命，应领银九十六两。

大邵村

赵二胖 被害一命，应领银四十八两。

大宋家庄

田本立 领银一百两。

田秋 领银八十两。

西里满

靳福贵 领银一百两。

王岗村

刘张氏 领银一百一十二两。

同岳村

安雨 领银五十两。

高柳枝桥

王二臣 领银三百三十三两三钱三分。

小官亭

杨锡之 领银一百二十两。

杨长荣 领银一百七十七两七钱七分。

杨氏 领银二十二两。

柳枝桥

王福元 领银四十二两。

## 二十 赔钱账单

南王大村 保险一千四百吊，收钱一千二百吊，下欠二百吊。赔张邵、刘进臣五百四十吊，收钱三百七十吊，下欠一百七十吊。

程家庄子 保险赔款三千吊，收钱一千一百四十七吊，下欠一千八百五十三吊。

东侯陵屯 赔款一千吊，收钱三百四十八吊，下欠五百五十二吊。

陈会头 保险四百吊，收钱一百九十吊，下欠二百一拾吊。

桥庄西头 保险二百吊，收钱八十六吊，下欠一百一拾四吊。

邵束州 保险八百吊，收钱六百一拾九千八百六十八文，下欠一百八十吊。

圈头村 保险五百吊，收钱三百六十五千三百文，下欠一百三十五千七百文。

后相国庄 保险赔款二千一百吊，收钱一千五百八十八千三百一十文，下欠五百一拾一千六百文。

李家屯 李耀欠赔款钱五百吊。

马兰村 净欠保险钱八十吊。

巴神父(签字)具

## 二十一 存款账单

一宗净存钱(赔修教堂扣粮账各款)伍仟壹佰捌拾千零伍佰肆拾陆文。

一宗净存银(深州殡资)壹仟伍佰伍拾两正。

一宗净存银(安平殡资)贰佰伍拾两正。

一宗净存银(深、武赔修教堂等款)肆仟零壹拾捌两贰钱正。

一宗净存钱(扣项唐邱借账)壹仟叁佰贰拾玖千。

一宗净存钱(无人房款)伍佰陆拾千。

一宗净存银贰佰两正。

一宗净存钱(安平殡资)贰佰伍拾千。

以上共存钱柒仟叁佰贰拾贰千伍佰肆拾陆文、银陆仟零壹拾两零捌钱贰分。

## 二十二 献县教堂数字

张家庄洋式总教堂一座。 东山洋式教堂一座。

总教堂东面

陵上寺洋式教堂一座。 尹照华式教堂一。 尹屯华式教堂一。 东双坦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张方华式教堂一。 东郭庄东头华式

教堂一。 东郭庄西头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伊宅师管理。

总教堂东北面

皮箱屯洋式教堂一。 韩村华式教堂一。 杜生华式教堂一。 宋王大华式教堂一。 小里村华式教堂一。 淮镇华式教堂一。 东留村华〔式〕教堂一。 尚尔庄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巴鸿勋管理

总教堂西、南两面

东大过洋式教堂一。 西大过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南立车村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北立车村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鲁家庄洋式教堂一。 李家口华式教堂一。 张村华式教堂一。 郭家庄洋式教堂一。 黄铁方华式教堂一。 单桥华式教堂一。 小流屯华式教堂一。 齐古庄华式教堂一。 杜梨花华式教堂一。 老周庄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席鸿勋管理

大梅庄洋式教堂一。 孙家庄华式教堂一。 齐家庄洋式教堂一。 下淀华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八里庄华式教堂一。 马家庄洋式教堂一。 周家庄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南紫塔洋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南皇亲庄华式教堂一(被毁未修)。 田家庄华式教堂一。 蔡家庄华式教堂一。 西韦家庄华式教堂一。 付家庄华式教堂一。 耿家庄华式教堂一。 南邵华式教堂一。

以上系法司铎德怀义管理

除总教堂并被毁未修教堂外，现存洋式教堂八座，华式教堂二十七座。

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致献县正堂阮大老稿底。

---

① 原稿有法文一段：“献县，1903 元月 22 日。教堂数字：总堂一座，洋式教堂 8 座，中式教堂 27 座，全境共有大小教堂 45 座。”

## 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

王 振 声

**编者按：**本书为光绪二十八年通州王氏铅印本。书前录直隶京官五十余人联名呈请乞恩筹偿畿辅教案赔款疏一件。此疏于光绪辛丑三月，由王振声在工部时撰稿。疏中说：“自天津失陷，直犯京师，焚烧之惨，通州良乡被祸尤烈，近畿一带州县到处骚然，败兵之劫杀，土匪之焚掠，洋兵之搜括，教士之逼勒，遂使万民流离，十室九空。”真实地记载了八国联军入侵后，直隶各地困苦状况。正文是直隶各府州县教案赔款册，载明赔款之州县九十，赔款总额共四百余万两。从各州县赔款额规定“就地筹”中可以看出，直隶人民在“十室九空”的状况下，又陷入苛刻的赔款剥削中。

教案赔款罚出民间合同乞恩，由振声预撰疏稿，发起迄乎具奏，奉旨俞允。后经直督筹拨核减列册，交直隶乡绅查照。乡长刘博翁将册特交振声谨收备考，因并奏稿及起讫原委，汇录为《庚子畿疆教案赔款记》。仰维朝廷加惠畿疆。虽际国步阽危，犹体恤吾民如此优渥。允应永矢弗谖，更当惩前毖后，念恩泽难再幸邀，切勿轻启衅端，重贻地方之大害。吾乡人尤应共戒者也。特刊布，愿乡人共鉴焉。

光绪辛丑冬月

王振声谨识

### 直隶同乡京官合同乞恩筹偿畿辅教堂赔款疏

通州王振声拟稿

奏为吁恳天恩，筹颁巨款，以拯民命，而固根本，恭摺仰乞圣鉴事：窃维建国首重京畿，郅治务培民脉。我朝列圣以爱民为家法，深

仁厚泽，垂二百数十年。于首善之区恩施尤渥。臣等世生畿辅，蒙列圣覆帔之恩，遇有灾祲蠲缓贷赈抚恤有加。每逢巡幸畿甸，赐复免科之诏，载在方策。岁不胜数，动逾数十百万。诚圣天子如天之仁，抑亦隆上都固邦畿益下养原之至计也。

上年拳匪倡乱，起自山东，日延日炽，酿成今日之祸。实由奸邪徒党煽惑愚顽，并无殷实良善守分农民敢于轻启衅端以构乱者。及至强邻压境，兵祸已成，乃纷纷溃败。向之红巾白刃杀人纵火之徒，均已伤亡奔窜，而良善农民实受其殃。自天津失陷，直犯京师，焚杀之惨，通州、良乡被祸尤烈。近畿一带州县到处骚然。败兵之劫杀，土匪之焚掠，洋兵之搜括，教民之逼勒，遂使万众流离死丧，十室九空。纵能苟全性命，而恒产已毁，生计俱穷。此时方喘息休养之不暇，而各国洋将教士索偿多款，藉口毁教堂、杀教民，皆责罚于民间，每州县或数万或数十万之多；且均限当时立办，不容延缓。伏思直隶本非沃土，近十馀年频遭水患，地多荒瘠，户鲜盖藏，叠荷皇恩施济，并蒙皇太后特颁内帑，以备常年赈抚。是小民困苦，久在圣明洞鉴之中。即无事之秋，已难筹集巨款，况浩劫奇灾惊魂甫定，更何从出此巨万金钱。惟议约以教案严责守令，地方官自顾考成，不敢不办。竟至积亩勒派，按户严追。加以教民要挟强求，良懦田庐多难自保。说者谓此次巨衅起于民教为仇，苛敛民财，正以示罚。实则不分良莠，一概诛求。莠民大半潜逃，而良民重受此酷。嗟，彼灾黎，何以堪此。臣等愚昧，窃恐民穷财尽，老弱待毙，壮者逃亡，难保不铤而走险。倥激成变故，又起兵端，三辅嚣然，则后患滋大。此不能不鯁鯁过虑者也。臣等昼夜焦思，迄无良策，唯有吁天哀诉，拯此穷黎。仰惟皇太后皇上轸念宗社阽危，生民涂炭，不得已以数万万帑金为睦邻修好、息事安民之举。国用已万分拮据，更何敢以闾阎之疾苦上渎圣聪。惟各省向办教案费用，悉出有司。京师现毁教堂赔偿亦由公款。而环畿州县独责民间，载独子遗，纵不致以偏枯含怨，而仁慈如伤之抱当亦闻而恻然。际兹急迫倒悬，不得不于君父之前呼号吁泣，以冀更生。合无仰恳天恩，俯念畿辅教案赔款太巨，民力万不能支，飭下户部咨商全权大臣筹款办理；俟民稍复以后，或亩捐，或户捐，

酌分年数陆续归款。则民力纾而教案亦结。皇仁既溥，仍国帑无亏。是则万不得已变通之一法。此中权衡损益之处，仍乞断自圣裁。臣等为拯救民生，巩固根本起见，谨合词吁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臣等不胜悚惶迫切待命之至。谨奏。

奉朱批：著全权大臣直隶总督就近体察情形，会商户部，妥筹办理。钦此。

此疏光绪辛丑三月振声在工部时撰，时和议甫成。直隶有教案，各府州县罚赔民间现款，共计四百余万两之多。既遭浩劫，再罚此巨款，民何以堪。彼时竟无人露章陈奏，徒然嗟叹。因筹思数日，撰成此稿，呈乡长仓宪刘博泉先生，阅毕。深韪之。振声即请博翁往谒全权李傅相呈阅此稿，以备奏。奉旨后接洽博翁，尚未往。适闻张幼樵付究来京，寓傅相幕府。博翁即嘱振声代作致幼樵一函，附奏稿呈傅相阅。复函云，傅相颇许可。并嘱须多列名，即速具奏。振声当即遍约同乡京官五十余人列名，请博翁领衔，令儿子曾绶缙折呈交博翁，由仓场衙门加封，于四月二十七日拜发递上西安行在。五月十五日奉朱批：“著全权大臣直隶总督就近体察情形，会商户部妥筹办理。钦此。”后经直督核议，拨归国家大赔款二百零四万七千七百两。核减大半，民力稍纾。振声自记。

## 直隶各府州县教案赔款册 共九十州县

### 顺天府属

宛平县：天主教案赔银十万两（归大赔款）。

固安县：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一千两（归大赔款一万六千两）。耶稣教案赔银二千两（就地筹）。

永清县：耶稣教案赔银四千三百四十六两（就地筹）。英国教案赔银四万两。

东安县：天主教案赔银十三万两（归大赔款十二万两）。

香河县：天主教案赔银七万五千两（归大赔款五万两）。

通州：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二万两（就

地筹)。

三河县：天主教案赔银六千六百两(归大赔款四千六百两)。耶稣教案赔银一万四千两(就地筹)。

武清县：天主教案赔银十三万二千两(归大赔款八万两)，谷二千石。

甯河县：耶稣教案赔银三千两(就地筹)。

宝坻县：天主教案赔银三十四万两(归大赔款二十万两)。

昌平州：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两(归大赔款三万两)。

顺义县：天主教案赔银一千二百两(归大赔款)。耶稣教案赔银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两(就地筹)。地九顷二十九亩。

怀柔县：教案赔银一千三百三十九两(就地筹)，地八十六亩。

霸州：天主教案赔银十一万七千两(归大赔款四万两)。耶稣教案赔银二千九百六十四两(就地筹)。

文安县：天主教案赔银六千八百两(归大赔款)。

大城县：耶稣教案赔银三千九百两(就地筹)。

蓟州：天主教案赔银十一万两(归大赔款四万两)。

平谷县：天主教案赔银五千一百五十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二千七百九十二两(就地筹)。

## 遵化州

天主教案赔银三万三千五百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二万六千九百七十八两。

玉田县：天主教案赔东钱九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七千两(就地筹)。

## 保定府属

清苑县：天主教案赔银三万三千五百两(归大赔款)，京钱四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五万五千两(归大赔款四万八千两)，京钱六千吊(就地筹)。

安肃县：教案赔京钱十九万五千吊(就地筹)。

唐县：教案赔银一万两(归大赔款)。

博野县：教案赔京钱四万吊(就地筹)。

望都县：教案赔银一万六千两(归大赔款一万两)。

完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六千吊(就地筹)。

祁州：教案赔银三万一千两(就地筹)。

### 永 平 府 属

迁安县：天主教案赔东钱十七万四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东钱十九万吊(就地筹)。天主教案赔银六万两(归大赔款四万两)。

滦州：天主教案赔银一万二千两(就地筹)。

### 河 间 府 属

河间县：天主耶稣教案赔京钱一万四千三百二十八吊五百文(就地筹)。天主教案赔制钱二十三万吊(就地筹)。伦敦会耶稣教案赔津钱三千吊。

献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二十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津钱四千吊(就地筹)。

交河县：耶稣教案赔津钱三百一十吊(就地筹)。

甯津县：耶稣教案赔津钱九千九百七十吊(就地筹)。

东光县：教案赔京钱一万二千五百四十吊(就地筹)，又京钱九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吊(就地筹)。

景州：天主教案赔京钱二十五万七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八千两、京钱二万八千吊(就地筹)。

故城县：耶稣教案赔银七千五百两(就地筹)，京钱七万五千吊(就地筹)。

### 天 津 府 属

天津县：天主教案赔银三十九万四千三百两(归大赔款)。

青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一千零七十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一万四千二百吊(就地筹)。

静海县：天主教案赔银六万二千九百两(归大赔款)。

沧洲：天主教案赔津钱二万五千零六十吊。耶稣教案赔银六百三十四两，津钱二千六百八十吊。

南皮县：天主教案赔银四万九千六百两(归大赔款二万两)。耶稣教案赔银二百五十两津钱一千一百吊(就地筹)。

盐山县：天主教案赔银八万二千九百两(归大赔款六万二千九百两)。耶稣教案赔银二百八十两津钱七千六百十吊。耶稣教福音堂教案赔津钱十六万七千吊。

庆云县：天主教案赔银五万七千五百两(归大赔款三万七千五百两)。耶稣教案赔津钱五万三千六百三十二吊。

## 冀 州

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十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三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吊一百五十文(就地筹)。

南宫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两(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一万两、京钱二万吊(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二十一万吊(就地筹)。

新河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二千九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四千吊(就地筹)。

枣强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二万二千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五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五万八千吊(就地筹)。

武邑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二千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十七万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二万一千九百十一吊(就地筹)。

衡水县：摊赔总教堂银款一万四千两(就地筹)。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八千五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京钱四万八千吊(就地筹)。

## 赵 州 属

隆平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九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五百两、制钱二千吊(就地筹)。

高邑县：教案赔制钱一千吊(就地筹)。

甯晋县：天主教教案赔制钱一万五千八百吊(就地筹)。耶稣教案

赔京钱一万六千吊(就地筹)。

深州：天主教案赔京钱三十五万六千一百二十吊。耶稣教案赔银一千两(就地筹)，京钱三千吊(就地筹)。

武强县：教案赔京钱三万六千三百五十吊(就地筹)。

饶阳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六万六千吊(就地筹)。耶稣教案赔银一千一百零七两(就地筹)。

## 定 州

天主教案赔制钱十二万吊(就地筹)。

深泽县：教案赔积谷一千三百石(就地筹)。

## 顺 德 府 属

邢台县：天主教案赔银一万四千两、制钱三千六百二十九吊(就地筹)。

沙河县：天主教案赔银一百两、大钱六千吊(就地筹)。

平乡县：教案赔制钱一千九百五十吊(就地筹)。

巨鹿县：天主教案赔大钱九千吊(就地筹)。

任县：教案赔制钱四千六百十五吊(就地筹)。

南和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二千二百吊(就地筹)。

广宗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一万吊(就地筹)。

唐山县：天主教案赔制钱一千一百三十四吊(就地筹)。

内邱县：天主教案赔制钱四百六十三吊(就地筹)。

## 广 平 府 属

永年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二万六千五百吊(就地筹)。

鸡泽县：教案赔京钱五千一百八十七吊(就地筹)。

邯郸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一万二千吊(就地筹)。

威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十六万吊(就地筹)。

清河县：教案赔京钱三十一万吊(就地筹)。

## 大名府属

大名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七千五百七十一吊（就地筹）。

元城县：天主教案赔京钱八千零十八吊（就地筹）。

南乐县：教案赔京钱五千七百七十三吊（就地筹）。

清丰县：天主教案赔京钱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一吊六百文（就地筹）。

## 宣化府属

宣化、延庆、怀来、蔚州、赤城、西宁、怀安、龙门八州县：天主教案赔银一百四十四万两（归大赔款六十四万两）。

万全县：天主教案赔银一万七千两（就地筹）。

宣化、西宁、蔚州、万全四州县：耶稣教案赔银二万四千九百六十七两（就地筹）。

延庆州：耶稣教案赔银四千五百两（就地筹）。

怀来县：耶稣教案赔银五千二百两（就地筹）。

张家口：天主教案赔银三万五千两（就地筹）。

## 正定府属

行唐县：教案赔大钱一千四百吊（就地筹）。

晋州：教案赔银三千两（就地筹）。

无极县：教案赔大钱三万吊（就地筹）。

新乐县：教案赔大钱五千吊（就地筹）。

统计：

现银共三百六十万零一千五百一十九两。

京钱共二百一十九万四千二百八十九吊。

津钱共二十七万四千三百六十三吊。

大制钱共二十万吊。

制钱共二万二千一百九十四吊。

大钱共二十万吊。

东钱共三十六万四千吊。

积谷共一千三百石。

银钱谷统共约银四百六十余万两。

拨归国家大赔款银二百零四万七千七百两。

# 枕戈偶录

汪声玲

**编者按：**本文是原抄本，由吴丰培先生提供。据吴先生介绍，汪声玲与吴父是旧交，约五十年前相见，因吴先生好文史地理之书，故以手稿见示，故得录副以存。

汪声玲字筱岩，别字壶山，安徽旌德人。清光绪十七年举人。二十年进士，官内阁中书。二十三年入北洋提督聂士成幕，司摺奏。二十六年士成阵亡，乃管理其部下营务处。二十八年入晋抚岑春煊幕，办全省营务处。旋春煊督川调两广，俱随往，仍长营务处兼新军统领。二十九年赴日本考察陆军，丁内艰返乡。三十四年陆军部调任察合尔两翼牧群总核官，宣统元年至国外查勘牧群。民国二年任福建民政长会办军务，数月辞归。约于1931年左右病卒京寓。著有《乌桓泥爪》、《汪氏家乘》等书。

## 聂公死事

庚子五月初四日，聂公奉初三日电旨，保护芦保、津芦铁路电线，不及剿匪事。余谓公曰：“公力主剿，荣相已代奏请矣，今旨责保护路线，上意可知已。”公慨然曰：“此事关大局安危，余必力争之。”促余草剿匪檄，其略曰：“该匪以仇教为名，练拳聚众，传习符咒，托名鬼神，此后汉五斗米之支派，即国朝白莲、八卦诸教之余孽也。乃敢毁铁路，斫电杆，戕害官长，焚掠民居，天理之所不容，王法断难稍宥”云云。公称善。公遵旨分兵保护路线。

初八日早，铁路局来电，云：匪毁黄村车站，管带张继良败走，军士多死，谣言四起，津防震动。汪道瑞富、袁守世廉电述裕帅命，请公议事。申初乘火车赴津，余偕行，公只带马步小队二百人，程连华以步队三百人从。是夜宿津站，望天半红灯，四有光，谣传红灯照

也。

初九日早，廊坊站电称：匪毁安定车站。张继良、阮秉鳌败走。公乘车赴杨村。

初十日早，探称匪毁廊坊车站，张、阮二管带败走。张燕谋京卿、唐道绍仪至杨村，以督办铁路大臣许竹笕电邀公赴丰台议事。公行至车站，张继良至，盛言拳匪猖獗情形，公不悦。适驻津管带李东亮函禀在津郡南门外击斩匪首多名，公曰：“吾知匪无能也。”命将此禀传观。余代拟上荣相电曰：“拳匪迭毁黄村、安定、廊坊车站，阻隔京津大道，猖獗实甚，非捕击不能了事。士成奉旨保护，责有攸归，大局所关，实深悚疚。已亲督马步队沿铁道迎头痛击，不及请旨，俟大局底定，如何责备所不敢辞，乞代奏。”公阅毕，交车站电房发。登车抵廊坊已午正，火未熄，拳匪持旗帜列道旁，官军从车上放三排枪，匪散村树间。站道已毁，不便下马，返退车落堡站。公嘱张、唐二君以原车送随车六洋员回津。公亲率队向北探匪，须臾驰回，电调前路步队三营、马队二营。申刻，公与余在道旁纪姓粮店食豆粥，程连华报称：“匪众从东北来，意叵测。”公出立道上，一面派本地绅耆往谕；一面将马步队五百人分伏道之两旁。绅耆还言：“该拳匪非抗官军也，欲往双树烧教堂耳。请公入店憩息。”余曰：“此诈也。”前路三营至中道下车，余随村耆北行数百步，观匪众约三四千，均头扎红巾，贴朱书妖符；胸系红布兜，黑笔画八卦，挂红头绳一串，穿铜钱七枚。童子居多，亦有年长者，手持短刀或花枪，皆如疯魔。大股已逾站房，尾股或传上法，群跪诵咒，喃喃不可辨。砍电杆，烧站房。亲见许多乡民负薪堆站门，纵火焚之，并非刀指火起。各道路所传匪恃众扑官军，余走回粮店，登高以望。风沙陡起，日色昏暗，该匪叫杀之声震天地。余入该店危坐，但闻枪炮声愈击愈远，知官军获胜。夜半未收队，而风雨大作。店主纪某以香一把炷天井中，二十余人罗拜祝曰：“求老祖保佑。”密讯幼童，则纪某之子即落堡本坛之二师兄也。余知身入虎口，听之。夜深，引入外院空房。忽叩门声急，传言公召。余出栅门，则哈巡捕，其一人不辨谁何，共掖以行，高低起伏约二三里，风寒夜黑，不知东西。至人马丛中，公曰：“无恙耶！已派奔两次

探寻，甚悬念也。”余曰：“公在外，若辈不敢加害。公明晨往，毋以我为虑。”仍由哈等掖至店门。店伙问公何往，答曰：“督队，天明即来。”余仍入其房假寐。黎明，公率队至。早餐未毕，探报匪众来攻，公促余上马。匪约六、七千人，前后抄袭，势凶猛。公令步队西冲据铁道之股匪，亲率马队驰击东面，匪众崩溃，死伤千计。杨村站送到荣相电，有旨派刚相开导，乃回军杨村。

十三日，洋兵三千人乘火车修路入都，声言护使馆，午刻过杨村。津海关黄道建筦、铁路局唐道绍仪电称，译署电准洋兵入都，以裕帅命，请公勿阻止启衅。公深以为忧。

十四日，拳匪扬言今夜攻我军。申刻，公命余乘专车赴津，代拟上荣相禀，其略曰：“前奉电飭保护铁路，迎护洋人，业经电请知照各国钦使，令洋人在京者暂缓出京，在津者暂缓进京，在大沽口外者暂缓登岸，以免保护不及，另生枝节。一俟内江平靖，再照常往来。又迭次晓谕人民，均言铁路系我国家造成，今洋兵忽来兴修铁路，民情惊疑，必生他变。本军逼处洋兵拳匪之间，尤犯兵家之忌，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再四筹思，惟有率队移扎天津，恭候朝命。乞代奏。”此件交戴弁星夜回呈。

十五日，公电调驻保定，邢、杨二统带率队来津。

十六日，乘专车赴津。

十八日，公奉旨：“调集所部在天津附近铁道一带地方扼要驻扎，以备不虞。如有外兵阑入畿辅，惟该提督是问”等因。各国九艘兵舰早泊大沽，三千洋兵已修路过杨村。裕帅以译署电嘱公曰：“禁阻启衅。”此电旨语意朝臣与公不合，将借此以罪公也。与公同宿护卫营。

十九日，拳匪扬言欲害公。公仍微服往来布置营队。是晚，匪烧城外教堂某药店，延及木厂民居。

二十日，拳匪沿街搜查行人，或指为教民，不由分辨已杀之。夜间，匪众声言赴紫竹林烧洋楼，叫号之声彻夜不息。

二十一日黎明，公往军粮城，余至窑洼公所。已刻，裕帅派巡捕李某来言，大沽已为洋兵攻夺，兵衅已开，问公何往。余答曰：赴军粮城布置。又问公所何人能主持公事？答曰：余文案也。后路胡统带

在津，兵事有急，请大帅传令可也。李去。俄传陈家沟官军以洋兵夺炮开仗；又传洋兵夺占〔车〕站，分道攻城。胡统领奉裕帅令御敌。胡仓促来所，谓余曰：“后路在津五营，已传令出队，其前路二营不归我节制，不肯出队。”余函朱、杨二管带曰：“军门公出，兵衅猝开，制帅令出队而不遵，如津郡有失，何以免罪”云云。朱、杨乃出队，连派马队六人送信于公，无回报，甚焦灼。津郡道府以下各官逃散，关道黄建筦搬运库银至督署宿焉。李公赞臣未离银钱所。

二十二日，探称洋兵加炮于车站天桥，轰击我军。急派人告胡统领，传炮营以炮轰站桥，赏银三百两。俄报站桥轰毁，夺炮两尊，各营抵御得力。管带王继忠以二百人败敌于盐坨，以公命颁赏有差。闻拳首张、曹二师兄等持裕帅手条向武库索枪械，库吏走避，匪乘势劫库。薄暮，余立公所门外，有开花子落泥中未炸。隔岸民人扶老携幼号哭逃生，男妇争上舟，河为之塞。

二十三日午刻，公至署，遣人招余。沿街及署前纷纷黄巾、红巾也。至二门，公乘马出，促余上马同行。至大围饥甚，过后路吴管带营帐饭数匕而去。越陈家沟至大庄，文牍处设于此。裕帅招抚拳众，其头目入见，辄与抗礼。有号仙姑者，习红灯照之术，谒裕帅，南向座，张、曹二师兄旁坐。仙姑之所称黄莲圣母，身濯红衣，首红帕，人不得见其面，足下袜而不履，合掌不语。索红绸若干匹，刀枪若干把，皆侍女代言。裕帅派谭道文煥周旋拳众。

二十四日，报称修道入京之三千洋兵从杨村折回。公派张继良、杨良辉往御之，不克。北仓为洋兵占据。洋兵修唐沽至津车道，开行接济，官军争站，洋兵抵死不退。是夜，西来火车，洋兵以电光灯四照，余及同人伏田畔视之，即从军粮城运兵来者。公宿武库附近之小庙，上稟荣帅请济师。

二十六日，洋兵袭武库，方德昌遁，武库失。北洋军器悉储于此。

二十八日，公飭左路杨统带攻夺武库，管带徐照德先登，帮带吕光烈麾众以进。徐、吕阵歿，杨退走，洋兵乘胜追击。王继忠以两哨兵设伏桥下，击却之，夺枪炮各件。

三十日，公令胡统带夺武库。洋兵焚库，遁归紫竹林。官军入库扑灭其火，军械已毁大半矣。是日汉奸埋地雷于东机器局附近，雷炸兵惊，洋兵乘之。右路姚统带败走，东局失。自二十一接仗十昼夜，我军伤亡二三千，迭次告急于荣相，而援师不至。八国联军由海口源源接济。公抚髀痛曰：“我惟有尽力报国已耳。”余请入都谒荣相代陈，往返期以十日。

六月初二日，乘舟回芦。

初三日，雇轿车赴京，往返值五十金。丑刻，与佑弟同行六十里〔东〕丰台，十里林南仓，宿客店。

初四日巳刻，行十里上仓，又三十里邦均。

初五日巳刻，冒雨西北行，十里三河县城，又十里夏甸，又十里烟郊，宿客店。夏甸途遇宋军队伍，又拳匪数队，云往大甸屯剿教民。宋宫保庆乘车东去，须眉皓白。

初六日巳刻，行十里通州中尖，又四十里京城。途中遇宋军马拔，言：“马玉崑于初三日奉旨援津矣。”进东便门，沿街拳匪充斥，至下斜街寓，询知上月二十日拳匪焚大栅栏之老德记屈臣氏两药房，延烧全街。西面煤市街、东面珠宝市，北面廊房三巷，西河沿之东及东西两荷包巷，正阳门亦毁。二十五日甘军戕德公使克林德于途。甘军及拳匪攻东交民巷，连日枪声不息，人心惶惶。

十一日，乘轿车进宣武门，绕至荣相府请见。陈弁等曰：董福祥来言我军溃败骚扰，端王、庄王众口一词，中堂亦无可如何。此间耳目多，直言恐得祸。我等以来意密达，何如？余遂出。是日炮声隆隆，正甘军、拳匪攻西什库也。

十三日，热。午后给谏蒋艺圃来询天津战状。有高夔恩者致给谏书，言：“聂军助洋剿民，谏院何无一言”云云。盖公前次剿匪大拂枢府之意，拳匪仇之，构以蜚语。王公大臣惑其说，嗾言官劾之章屡上，仅言兵士骚扰，打仗不力。而以为非加以助洋剿民不足致公之命也，於乎危矣。余曰：“五月二十一天津开衅以来，聂帅孤军血战十余昼夜，忠勇耐劳，天人共鉴，奈何以‘莫须有’三字害忠良？”给谏曰：“吾固谓聂帅不至此，当为之婉辨其诬。”

十四日，陈弁等传荣相谕，嘱公振刷精神，实为战守，常川函报军事。如有意外，当以身任之，不令受屈云云。昨日有旨，公革职留任，以观后效。即荣与王文韶二相叩乞加恩也。已刻，乘原车出东直门。张家湾中尖，遇王巡捕自津来，系入都报夺跑马厂胜仗者。晚宿马头客店。

十五日巳刻，车行，将及河西务，遇冯弁，言：“公于十三日在八里台力战捐躯，已棺殓舟中，即日溯流南旋，天津旦夕不保。”闻之伤悼，折回都门，暮抵京寓。

十六日，上谕：“统带武卫前军直隶提督聂士成，从前著有战功，训练士卒亦尚有方，乃此次办理防剿种种失宜，屡被参劾，实属有负委任。昨降旨将该提督革职留任，以观后效，朝廷曲予矜全，望其力图振作，借赎前愆。詎意竟于本月十三日督战阵亡，多年讲求洋操，原期杀敌致果，乃竟不堪一试，言之实堪痛恨。姑念该提督亲临前敌，为国捐躯，尚非退意者比，著开复处分，照提督阵亡例赐恤，用示朝廷格外施恩，策励戎行之至意。钦此。”闻系军机章京连文冲拟稿，任意诬陷，一至于此。公非死于沙场，亦必不免。公怀报国之志久矣。忆己亥十月下旬，从公古北口演剧，祝太后万寿，公点《杨令公五台救主》，谓余曰：“令公虽兵败而死，忠臣也！”余讶其言不祥，而服其忠，答曰：“时局阽危，朝廷将以大任属公。”遂点《徐达挂帅》。津沽事起，公竟行其素志，令公两言，意成讖语，悲矣。

十七日，天津失守，马军退驻北仓杨村。

七月十一日，北仓失守，裕帅自尽。

十二日，杨村失守，马军退河西务。

十四日，河西务失守，马军退张家湾。

十五日，张家湾失守，马军退通州。

十七日，通州失守，帮办武卫军李秉衡自尽。

二十一日，两宫西幸，马军扈驾。

## 冯 军 始 末

聂公尽忠，裕帅奏请武卫前军归马玉崑兼统。七月初旬，芦台将

领联名稟荣相，请另成一军，旋奉督办军务处札，在津之武卫前军十七营归马玉崑兼统；其在芦之十三营归中路统带冯义和接统，余充总理营务处。初五日出京，初七日至芦，申军令。收散卒，编副中、副左两营为马步十五营，倡议分兵勤王。冯迟疑不决，及出师而京师已失。倡议全军西行扈驾，冯不从，孤军困于海隅。联军逼攻，芦台不守，退驻新安，而峪口，而密云。粮饷不继，商贷各州县官绅，苟延时日。霍各庄一溃，三千余人又为联军所迫，冯率队出关。余争之不从，入都卸差。冯被撤归，郭学海接统，裁汰归并，只存七营，芦防一大军，于是为一结束。略记概略如左：

七月二十一日，连日与冯议勤王，冯不决。余曰：“督办军务处来文，令移扎进剿，今京师危急，奈何不急君上之难。”

二十四日，甫议定冯守芦，余及胡帮统率马步六营入城。是夜拔队，余以马队先行。

二十五日至丰台，武卫中军某弁来言，二十一日京师不守，两官西幸。乃回芦。

二十六日，余持全军扈驾之议甚力。

二十八日，传官弁什长集中营，谕以洋兵入都，圣驾西幸，我等当兼程前进扈驾。若在此迁延，粮饷告罄，一旦洋兵来袭，悔将何及！定于八月初二日，拔全队带枪炮绕京北赴京西，取道保定，达山西界请旨办理。途中不得稍有滋扰，违者定正军法。众唯唯听令。

八月初二日，冯不欲西行，顿改前议，以本地绅民攀留为词，派员分赴各州县借饷。

十五日，闻联军将攻北塘，驰书淮军左营吴君静山勸以大义。

十六日午刻，往北塘，李安堂镇军（字镛邦）请援师，许之。宿静山营。

十七日黎明，登炮台望海中兵舰游弋，已刻回芦。

十八日，派管带程连华带步队驻北塘北岸，备援应。

二十三日，驻新安县镇之中路左营溃，劫械局，派纪管带之马队进剿。

二十六日夜三鼓，联军攻北塘炮台，开炮拒敌，约两钟，敌退。

二十七日天明，联军复攻北塘，雷雨大作，第一台为炮击毁。李镇军率队退渡北岸，北塘遂失。李军退至芦台，扎闸口北岸。我军进至营城汉沽，挖沟埋雷以守。

二十八日酉刻，联军来攻。余率马队驰往汉沽督战，雷手已发地雷而逸。天黑，洋兵绕扑，枪子落马前，连放两炮击之。探称营官刘宝泰、锺文华、沈增田遁；各营哨继之，不可遏。冯驰至，见事不可为而退。探称洋兵以小火轮架炮，直扑芦镇，袭我军之后。我巡船为其冲毁，各营退闸口北，纷纷溃走。余急率马队管带聂汝康驰回至土岗，洋兵以格林炮东击。余坐马惊逸，余跌岗下，昏晕，须臾醒转。时则两弁掖以行动两刻，余气甫舒。马队齐下马屏息，洋兵枪声由西而东，闸口火正起，管带等请从东二道桥北渡。余不可，曰：“二道桥恐有伏，必从闸口冲过。火起处，无多兵，兵法虚者实之，其放火者疑兵也。”上马传令冲闸口而北，则各营已溃走，与李军相杂不可辨。

二十九日，黎明至丰台，传令收队。余倦甚，假寐，背伤发，现浓紫色，转侧甚苦。丰台市民皆逃，粮草不便，定义我军移扎新安镇。

三十日，余先至新安，传绅民，晓以大军将至，仍旧开市，毋恐。

闰八月二十八日，前日傅相发札，以怀柔拳匪戕焦知县，踞城，飭克期进剿。冯率马步营队今午启行。

九月初一日，俄兵马步四百余人带行炮六尊，由潘庄至宝坻县属之黄庄。我黄庄之中路左营退回新安镇，人心惊惶。当飭该管带张柏祥安置营队，不准擅动。密派马队哨长改装连夜至林亭出探。

初二日，探称日本马步三百余人，由河西务至宝坻城。缮函派巡捕马恭修改装赴县城递县令赖丕臣，言：“奉全权王大臣札谕，中外议和，不复争战，我军奉文剿办拳匪，请转致俄、日兵官兵队，切勿前进，以免致误”云云。探称俄兵抵林高口，距新安二十五里，居民尤为惊恐。或言左营将溃。申刻，亲往挨棚点名，谕以大义。马队郑帮带请移排尾，严飭不准。

初三日，探称俄兵往宝坻城。

初四日，马巡捕以赖丕臣复书至，言来函语意已与外国兵官笔谈，日俄之兵均于今日开回天津及河西务。

初五日，赴怀柔。巳刻，率马步小队行五十里上仓，又三十里邦均，宿客店。

初六日，西北行，十里马坊，中尖；又十里小张各庄，宿客店。

初七日，黎明西行，十里杨各庄，吴攀桂引新收两哨官卫慎堂、魏正鸣来见。该两弁系李藩邦部下，李军在鸦红桥溃走八百余人，沿途死亡，剩一百余人。卫、魏二弁分带在该庄弹压土匪，商民筹饷以济之。大军过此，商民公禀请将该两哨编入营队，道县亦以为言。冯虑其难驾驭，未决也。勸以忠义，亲往该哨抚循兵士。询知上月二十八日，我左营马队，随刘云门护道，由平谷至杨各庄，拳匪设伏。刘之潞军步队已败退，马队诱匪至八里桥，回马冲突，匪众败窜。此次抗拒之匪，即怀柔戕官之匪首纠众来犯者也。官军于本月初六日收复怀柔城。余复行十里韩新庄，借宿张姓家。

初八日未刻，西北行，从罗山过河，十里大张各〔庄〕，庄民言有散勇在庄抢劫。飭小队拿获三人，余逸去。又十里怀柔县城，将所获滋事勇丁三人讯明正法，通传各营亲查哨棚，如有民人衣饰，定正军法。

十一日午后，调卫慎堂、魏正鸣两哨编为营务处亲兵左右哨。

十五日，余出怀柔城查乡，出示安民。

十六日，由牛栏山回怀柔。

十七日，撤队东旋。輜重已出城，讹传洋兵三道来逼，护提督沈海峰匆匆来而即去。余与冯镇军同往云门处，余谓云门曰：“洋兵之来，此信恐不确，仓皇东走，徒为士民笑。且洋兵果来逼，与其兵溃而死，不如死个明白。现枪炮俱修，犹足固守，即力竭同死，不失为丈夫。西去怀柔一步，非死所也。”云门以头巾掷案曰：“我三人会聚于此，亦天数也。”乃传令收队，扼扎以固军心。缮照会三分，分途遣弁迎递，以阻其来。薄暮，一弁自顺义回呈上县令复书，言：日兵二百余人到县城查匪，其前站到牛栏山购食物，无他意；至罗山、高里营两路洋兵皆虚言。

十八日，拔队而东，四十里密云县城，又东南行□里霍各庄，借住郝姓家。郝富之言，匪人连劫数处，请惩办。

十九日黎明，派卫哨官、康哨长等分途拿获土匪郭朝选等三人，讯明正法。探称下仓后路营队于本月十五日被洋兵击溃，邦均潞军营队亦被洋兵抄袭，俱退扎丫髻山一带。余传令如有妄造谣言、惑乱军心者，拿获正法。马步十余营分扎霍各庄。附近该庄地瘠民贫，水草不便，小米亦仅敷目前购食，粮饷不继，时虞饥溃。

二十日，郝富之眷口避居距庄数里之山村，名打燕。有散勇前往抢劫，伊侄手被刺伤。余派马队六人往拿某军散勇一名，讯明正法。

二十一日巳刻，纪管带来，余诘以该营哨长魏如胜在怀柔城抢劫东典情事属实，飭将该哨长正法，传敝各营。

十月五日入都，巳刻行，从骑十名过密云县，别吴静山，宿（五十里）牛栏山德盛粮店。

初六日寅刻，行五十里孙河，中尖。遣什长杨德盛带马小队回营。又十里抵京寓。

十日，谒傅相，沥陈自芦台退守、粮饷不继、军队艰苦情形，如何剿土匪，如何申军令，并辞营务处差。相不允，谕令回营裁并营队，只留马步七营，准发饷三万两。

十七日早，饷车出都，中军吴攀桂管解。余策马过孙河，晚至牛栏山宿。闻十四、十六两夜本军由霍各庄溃去勇丁三千余人，带去快炮二尊、快枪二千余支，已向古北口窜去。卫慎堂一哨为其裹胁。

十八日午刻，至密云县小憩，策马往焦家务。晤后路统带朱鸣安，询知冯镇军已率队往驻平谷县之峪口。

十九日，驰抵峪口，宣布傅相德意。

二十日，余率马步小队驻婆罗口。

二十五日，探称洋兵由蓟州至平谷，距峪口二十五里。冯镇军传营队往峪口西北暂避。

二十七日酉刻，余登山晚眺，忽闻枪声在西，派魏哨官往探。回称驻杨各庄之后军后营为洋兵袭溃，管带胡克宽跳墙逃走。须臾，溃兵至，余传令绕庄外东去，不准进庄，恐洋兵乘胜追袭。余急分派小

队设伏隘口。洋兵烧壁庄民屋，距婆罗口四里，知有伏不敢逼。探称冯已率大队过了髻山，向密云开行。时已四鼓，余恐兵单，天明为敌所乘，密传令收队。马小队在前，车辆居中，步队在后，北行二十里入丫髻山。

二十八日，派部队十六人扼守山口。午炊饱食，蓐马北行。至密云县，县城已闭。静山云：“冯镇军大队猝至，无可驻歇，已往穆家峪，县令闭城，恐其骚扰也。”

初三日，定议仍拔队回峪口。探称是日洋兵袭新集镇，我军后路粮械劫毁一空。

初四日早，渡冰河经丫髻山抵峪口。

初五日，探称德兵马步数百人由宝坻新集至三河，往来附近村庄搜索民财。派什长杨华明往探。

初六日，朱什长回称，洋兵为西马坊杀教民事，拘逼知县郑襄。

初七日，洋兵烧西马坊，距峪口三十里。

初八日，洋兵连袭我三卡，至峪口南十里之官庄，伤毙我马勇，夺去枪马。余立派马队往探，加派魏哨官正鸣、高哨长振山分道出巡。冯传令撤队入山，余任后殿以伺之。黄昏月暗，余登南门外大窑，小队环伏窑侧，峪口东西皆山林，已飭队设伏，防其抄袭。南面平阳只柳一排，挑枪手二十名伏距窑里许之土坎，装枪以待，令寇至则排枪击之，退勿追。忽见正南烟尘涌来，知敌人马队至，不辨人数，已逼土坎前，连放两枪。坎中枪手放排枪，洋兵回奔，遗下受伤马一匹皮鞍靴全付，军帽一顶金线四道，三棱尖枪一杆，马刀一把，手枪一支，铁杆军旗一面已击断，又未受伤战马一匹。料有大队来追，传令收队北行。余曰：“今夜大军宿丫髻山，又冻又饿；我料洋兵今夜不敢过峪口，山路崎岖曲折疑有伏。我带尔等回宿峪口北五里之胡家营，有房屋可住，又有米粮，明晨从容而行”。众曰：“听令。”遂回马宿胡家营，派步队十名守山口。魏哨官探回报，洋兵至峪口，疑有伏，已过矣。纪管带请令飭分班巡外山。

初九日，黎明进丫髻山，午餐。申刻至霍各庄。三鼓后忽报洋兵分道来追，其顺义一股已过牛栏山，一股由平谷经峪口过丫髻山向密

云。余趋出，则人马纷如，差弁刘玉德请令分伏抵御。冯哨立即上马率众北走。余愤甚，谓队下曰：“退兵有法，勿效若辈张皇。”询坐车则随冯车奔走，余之公件均在内，不得已率队渡冰河过杨山至穆家峪客店。李军、冯军东溃，终夜有声。

初十日，探称洋兵已过县城来追，冯决意出关避之。余曰：“有快枪三千余杆，快炮十余尊，因古北之险扼守，以待相命，即不幸亦不失为丈夫。且不奉相令，擅自出关，军心一散，不可收拾。”不听。余以关防令箭交冯曰：“好为之，我入都矣。”回车东北行，从者赵得胜等三弁，马三匹，时已午刻，从山又折赴杨山，借宿王惠轩家。洋兵即以此时过山往穆峪，相差只刻许。

十三日，连日洋兵北行，余及从人不能出山。十二夜大雪，乡民王文引导，余率从骑暗绕后山，渡冰河，天已明。上马冒雪至蔡家洼，妇女逃窜，流离可悯。李心斋具酒食相待。西行十里仇家甸。

十四日黎明，行五十里苇沟，又三十里东直门，巡捕杨守田、马弁高锡铨、赵永波送至宝文靖莹，回仇家甸。晚抵京寓。

十五日，至贤良寺，上书傅相报销差，历摺条陈，整顿营队。

王<sup>①</sup>文送过河，再拜曰：报霍各庄不杀之恩也。噫，异矣！余于霍各庄驻军时，巡查拿犯军令一人，余醉纵之，直不知其姓名、里居也。及余逼于洋兵，困于杨山村，王文则居该村，闻之代探路引渡冰河，以脱于险。因果应如此之速，可不畏哉，可不行善哉。

### 代致仓场长侍郎书 庚子八月七日

某某钦奉廷寄扼守北塘、芦台一带，七月十七复奉督办军务处札，饬移扎进剿。某某及诸将士同受国恩，当此郊圻震撼、宵旰焦劳之日，自应奋然提戈护都城，以纾国难。当即派帮统胡殿甲、总营务处汪声玲率马步炮各营队兼程北上。前队行抵新镇，探称二十一日都城危，圣驾迁，救援不及，痛哭旋归。窃思君辱臣死，古有明训，铜驼荆棘，下马蒙尘，辱莫大。为臣子何以生为！汪营务处曰：“我国家

① 此段在书眉。

幅员袤广，敌人占据仅京津一道耳。古人以一城一旅尚佐中兴，况马步十数营，粮械充足，散卒陆续来归以千百计。如开拔全部迅护盩輿，重整三军，力图恢复天下，事尚可为也。”爰传集将士，晓以大义，三军感愤，请效前驱，定于本月二日启行。乃地方绅民闻大军之西进，惧洋兵之乘虚，哭泣攀留，哀动部伍。某某等虽无守土之责，而数十万之生灵、数千万金之炮台，一旦付之东流，抚心亦复何忍。进退兼筹，忧心如炽。宫车徙矣，奏报难通。直督殉矣，稟承无自。闻军麾移驻顺邑，添募营队，冀遏强寇，是我朝胡文忠、曾文正复见今日也。查军中以饷械为命脉，撤军万人，有械无饷，一朝解散，甚非地方之福。现直隶一省倚公为重，一言如鼎，官绅靡不乐从，拟恳俯赐筹拨数万金，以固军心，以维大局。并希指示戎机，与贵部互相犄角御侮，固圉天地，实鉴此衷。若夫置三军之涣聚，民生之忧愉，疆土之存亡，如秦越之不关心，知公必不出此也。盼公还云，不啻霖雨。

### 代致宝坻县令赖丕臣书 庚子九月

咫尺芳型，迢遥蔑溯，幸同舟之共济，愴大局之艰危。六月间，钦奉两次廷寄，飭统马步各营，护守芦台、北塘一带。业经派队扼要分防，该添派巡查以靖塵市，多派侦探以防溃勇，一切保护地方均为绅民所共谅。乃上月二十五日哨官李有玉回芦稟称：七月十九日奉文访拿逃勇。二十一日至宝坻。二十四日到林亭息尖，在客店吃茶，突来义团四十余人围住抢夺快枪。告以带有公文，该团不理，硬将所带三人绑起，丛扭哨官发辩，指为溃勇，即刻要杀。幸有民团刘姓代请盐店东北汛李芷云大老爷看过公文，邀出该镇公正绅董周崑生、张茶州、张子增、张味繁、王起山说情释放，仍逼具结。并硬留下曼利夏子一百二十出，撅靶枪子二十四出，六轮枪子三十六出。当晚借宿盐店。二十五日回芦，并无滋事情节等语。日前李芷云来芦所言相同。

窃思团练之设，本为保护地方。该团无杀人之权，即拿获游勇尚应送地方官讯办，况李哨官等带有公文访案，该团置之不理，欲加杀害。查杀人抵罪，律有明条，戕害官长，其罪尤重。该团非叛逆何以

擅杀无辜之人？更何以妄杀办公之官长与办公之勇丁？若非李君芷云救护迅速，该哨官及所带步勇三人早为该团所杀，言之可为寒心。

弟与足下同为朝廷之官，同卫朝廷之民。今执事下车伊始，该团未及涵濡教化，狃其戾习，想安良除暴，仁人断不忍卸其仔肩。且闻该团擅杀行旅甚多，或不必信，而李哨官等之被抢被捆，几被杀害则彰彰如此。若不严行查办，何以伸国法而正人心。应请迅赐查澈底根究其中有作恶之首要一二人，讯明惩办，早遏乱萌。不仅本地居民之幸也。原结请核明，赐下为禱。

再，自七月二十日京师不守，圣驾蒙尘，弟等寝食不安，派弁数起改装赍文往探荣相起居，上叩圣安，久未见回，传言为义团所算。除飭查根究外，并请转飭地方民团，凡有敝军护照公文者，不得拦阻，以误戎机。大局攸关，请与执事商之。

#### 致北塘左营吴静山协戎书 庚子中秋

久未晤教，甚念。今国破君迁，普天同愤。镛邦镇军膺守台之专责，自必挥泪以勗将士，枕戈以待敌人。佐以麾下，素怀壮略，封关西之守玉壁。此其时已窃有虑者。外间传言大局议和，安知敌人不以诈术懈我军，以乘我不备。观其筑墙挖沟逼近炮界，不待智者而知之。北塘关系甚大，京东十数州县之生灵系以存亡，倘中敌人奸谋，一死不足谢天下。为今日计，惟有申大义，决兵谋，临机应变，敌至则击，不畏死以误国，不贪生以贻羞，胜败不可计，尽吾心焉。庶可以质天地。或曰碍和局将奈何？则答之曰：君未奉停战议和之明文，遽束手以待和是情也。且我军束手以待，敌乘隙以缴利，多失一要隘，他日议和必多费数百万兵费，彰彰明矣。将来司寇诘责，任咎者谁？麾下吾皖杰士，何不直陈利害、祸福于镛邦镇军之前，不致为敌所愚。弟当为百千万苍生遥叩首也。

#### 代上合肥相国禀 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初十日

钦宪中堂钧座！敬禀者：窃某某于十一月初二日奉十月二十日批示暨粘抄平谷县原禀二件，飭将管带阮秉鳌、方德昌先行撤差，仍勒将行劫各勇查交正法。接读之余，至深惶悚。伏查后军右营阮管带秉

茲于十月十八日帶領該營駐平谷縣巡查，德昌借往彈壓。二十二日准平谷縣趙令德元來文，以寺渠莊民人王甸服家于二十一日夜間被劫，囑查拿。當閱該令致阮管帶移文內并贓物有口袋八十餘條、磁錫器等件。而此次來文無之。核其贓物既有未符，兼之口袋、磁錫器均極粗笨，非可携匿。且據稱刀傷事主，并无携快槍之人，似難定為營勇。當即移復該令，以此中可疑情形請其飭役會營緝拿，果系營勇，立予正法；如系土匪，亦應訊明懲辦，以靖地方。正在傳飭查拿，探稱洋兵由薊州赴平谷，該營遂向北移避。茲奉嚴飭查辦，除錄批遵行營務處切實查明稟辦外，先將管帶阮秉鏊撤差。

再，方海昌實系巡查，合并陳明。

## 磨盾余墨(选录)

马 福 祥

**编者按：**本书为诗集，1924年铅印线装本。作者马福祥，字云亭，曾任绥远都统。庚子年夏秋之际，率军抵廊房，抗御洋兵入侵，后又扈从那拉氏母子西走。今选录几首有关义和团运动的纪实诗，皆记作者亲身经历。

### 廊房之战并序

庚子六月拳祸亟，外兵逼杨村，诸将会师驻黄村御之。仲兄寿三与祥率所部迎击于廊房，择地设伏，俟敌近发枪猛击，轰毙无算。敌反击，我军散，伏蒿莱间，鲜死伤者。续至各军分两翼夹攻，自午至晡战益力，敌不支，乘火车遁。翌日往探，交绥及乘车处血肉狼藉，惨不忍睹。此我军庚子岁第一次恶战也。

蚩雾昏濛塞九衢，刑天执戚秦谍苏，蹈且午兮曛以叱，云能负弩为前驱。无拳无勇阶之厉，海外旌旗向燕蓟，津门地赭杨村墟，生戴吾头缨锋锐。棠属橐鞬棣着鞭，苍鹰脱鞲骥奔泉，黄须健儿好身手，千骑飞鞚视如烟。廊房地当京华道，平原块莽多丰草，战骑踞伏蒿莱间，天骄须用风霆帚。汽笛飘轮来自东，狙而伺之心怔忡，如向青天射鸿鹄，万簇欲发齐弯弓。敌下车兮迤邐进，为鱼之丽方结阵，渊渊鞞鼓响何雄，橐鞬鞴鞞行复近。仲兄擎枪始一鸣，群枪竞作霹雳声，饮弹而踣何纷纷，出敌不意敌心惊。蓦地反击枪若林，子堕如雨药云横，两相射击日当午，酣战不知金乌倾。冲锋复有他军至，叱咤而前轻生死，肉薄毒焰更包围。敌势不支渐披靡。仓皇乘车车东驰，逝者如斯不可追，平明寻视敌遁处，遗屣满地血淋漓。

奉调入京守正阳门楼时，使馆兵于城上重叠设栅，据以进攻，欲得正阳楼逼官禁。我军血战数日，夺其七栅，仅一栅未下，此栅得则使馆不守，椎牛飧士冀竟全功。

阵云压城城头黑，芒焰欹薄吼霹雳，海外貔貅负嵎豪，百雉崇墉以资敌。重重设栅何精严，剥如蕉兮坚如石，蹈瑕伺隙辄鸱张，欲据城楼瞰官掖。我军登城树蝥弧，大旗日射胭脂赤，与敌相望两相持，蒺藜密布交枝格。缭以女墙安如髻，北斗倒挂天盈尺，蜗角之上走蛮触，似鹿铤险战场窄。笳鼓无声杀气屯，健儿时出奋雕击，敌势倔强敌胆寒，全恃藩篱为命脉。摧枯拉朽利急攻，七尺昂藏何足惜，我挥短兵向前驱，弹雨之中轻身入。战士军前半死生，可怜血溅雉堞碧，创巨痛深志不移，大呼犹能一当百。公然七栅以次拔，搏象用尽狡豹力，仅余一栅未为奇，环而攻之唾手得。我今飧士作士气，慷慨从军须报国，破釜终成巨鹿功，怒蛙能令越王式。黄龙痛饮在诘朝，操券岂同孤注掷。

六月六日夜，大雨如注，敌遣死士出犯。仲兄寿三躬自督战，击杀数十人，忽飞弹中其口殒焉。从兄福恒、福宣，犹子耀图、兆图，同时战歿。戚族死者尤夥。敌张甚，祥饮泣力战，却之。

为山亏一篑，得虎方入穴，壮哉我军人，慷慨吞胡羯。临阵胆包身，报国心如铁，誓往不复还，意气何英烈。敌栅孤以坚，敌情狡而满，长夏火伞张，赤日探汤热。城阙高九重，炎蒸石欲裂，入夜暴风雨，沛如江河决。敌忽跳踉来，锋刃相剗切，仲兄躬督战，当者皆摧折。天黑地如缬，淫霖无休歇，凭凭雷鼓嗔，烨烨电复掣。胜负猝难辨，两军各流血，仲兄践尸登，猱升破扁镬。飞弹突入唇，一朝成永诀，齿嚼齧为穿，身殒名不灭。可怜骨肉间，五人同战歿，戚族繁有徒，捐躯更惨绝。振臂励将士，吞声泣幽咽，击退虎狼群，好收忠义骨。

七月联军内逼，两宫幸长安，祥奉荣相国之命，率师随扈。

闻驾已过宣化，遂星驰出紫荆关，恭迓于大同，自此扈蹕，并宿

卫行在，纪诗四首。

虜骑附城阴，东风吹血腥，居庸星宿驾，驿路雨淋铃。感愤军增壮，酬知剑有灵，帝乡回望处，官树晚烟青。

云气杳天涯，军行卜翠华，海明黄捧日，尘定碧流霞。万马列仙仗，六龙转帝车，桓桓夫子勛，拱卫静无哗。

亚夫擐甲胄，帝谓是将军，顾我无长策，敢论不世勋。扶盃下峻坂，伴雁宿秋汾，天语多恩宠，人间几得闻。

表里山河古，春秋晋国强，时艰怀霸业，俗俭溯陶唐。凤辇千旗拥，鸦军两翼张，欢呼诸父老，不解阅沧桑。

车驾至蒲州渡黄河时，波浪汹涌，两宫有难色。祥选部下习水性者得二百人，操龙舟稳渡，舟中蒙赏克食。以祥回人，改赏鸡子，恭纪四首。

黄河天堑比鸿沟，四扇潼关在上头，底事今朝风浪大，鲤鱼效顺负龙舟。

画楫轻摇鹅鸂扶，健儿鸂浪等飞凫。黄流稳渡龙颜喜，络绎八珍进御厨。

从军未饫大官羊，赐食舟中禁鬻香，九曲黄河走东海，滔滔不及圣恩长。

迤邐翠华来自东，五陵佳气郁葱葱，长安巡幸称明圣，万叠红云罩汉宫。

九月驾至西安。祥率所部宿卫行在，作二首。

秦中自古帝王州，陆海接天据上游，莫谓去邠能避狄，须知有勃即安刘。星河夜动蓬莱阙，钟鼓更严花萼楼，万里君门今咫尺，饱闻绛帻报鸡筹。

淡月疏星绕建章，禁城秋色晓苍苍，相君戾止管缨集，兵卫森严剑戟光。百战艰难惟李广，两京收复忆汾阳，不时召见天颜喜，衣袖常沾御案香。

行在寿司房失慎，火逼内寝，上仓皇避灾太后宫。祥值宿内廷，率卫卒救灭之。引喻时事，用抒悲愤。

北斗大于杓，摇摇挂屋檐，伏枕听宫漏，假寐入黑甜。回禄忽为灾，烈焰何炎炎，风急焰愈狂，星河暗无光。然藜天禄阁，焚栋寿司房，祝融窥帝座，黄门走且僵。呼卒往救护，辘轳转银床，借此涓涓水，灭彼岳岳芒。朱雀高飞尽，金蛇远遁藏，维时夜将半，官禁剧清凉。回首忆燕北，烽火连天赤，兵衅开者谁，拳民为之贼。拳祸始青齐，愚氓神其术，有司擒治之，燭萤扑易熄。云何近辇毂，烧杀召大敌，我军耐苦战，壮士血凝碧。乘舆西巡狩，山湫龙方蛰，焦头与烂额，行将为上客。哀彼徒薪者，东市头颅掷。

辛丑八月两宫回銮，随扈至正定。

娲石补天后，銮舆动地回，旌旗函谷暗，官馆洛阳开。灵雨随龙降，仙云拂马来，小臣恋恩处，伫立望燕台。

## 竹素园丛谈(节录)

顾 恩 瀚

**编者按：**本书是杂记一册，1927年云在山房校印。作者顾恩瀚(1870—1927)，字涵宇，江苏无锡人，曾任芜湖关监督，天津常关税务司帮办。节录的有关义和团在天津活动的资料，系作者得之亲闻。

庚子义和团之乱，近畿一带风起云涌，声势极盛，先则公行于都门，继而流传于天津。有大师兄张老四者最著名，次则曹老四等，又有和尚曰海乾者，到处募化演说，言天塌海乾，洋人当灭。直隶数十州县人民平时受教民欺侮，地方官慑于外人气焰，凡民教涉讼，平民每不得直，积怨日深，以故拳匪一声呼啸，风靡全省。谓有咒语，可避枪炮，中弹不伤。天津地方到处神台高耸，习拳诵咒，日益以多。其时直隶总督裕禄本为庸奴，先尚不甚信此邪说，迨奉慈禧懿旨，令其保护义民，并为之筹饷，裕禄乃遵旨办理。张老师居然乘绿呢大轿，入谒制军，分庭抗礼。拳匪徒众更明目张胆，益无忌惮。

当时黄花农任津海关道，奉檄为义和拳筹设粮台。黄知拳匪不可恃，洋兵不日且来，遂以关税及公款银两悉运贮于安稳之处，而自至德州以避之。既而北京德使臣被戕，日本使馆书记官遇害，八国联军乘军舰攻大沽炮台。大沽原有炮台七座南四北三不能御，联军长驱直入。裕禄仓皇遁至北仓仰药死，联军遂踞天津。此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事也。

联军既入津，又铲除大沽炮台，仅余南台一座。洋兵架大炮于天津城中鼓楼，发炮毙平民无数，真拳匪死者不过十之二三耳。最可恨者，一般无知小儿女，女习红灯照，儿习避枪弹咒语。红灯照者，谓

灯光可灭洋舰也。洋兵始以一群顽童，不忍放枪。而若辈以为大毛子指洋人为大毛子，教民为二毛子，惧已，挺刃冲锋。洋兵乃放枪一排，群孩应声倒。洋兵即未续放，诸孩亦即相率逃避，不敢复进。

联军入京，两宫西走，京津一带遂全为外人所占。翌年马凯〔辛丑〕和约成，拓北京使馆界。津埠辟八国租界，二十里不得驻兵。京中建德使臣殉难石牌楼。总赔款为海关平银四百五十兆两，本利并付，至西历一九四〇年还清，本利共计九百八十二兆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上年段祺瑞执政，又承认法、比、义、西诸国所余赔款统改付现金，于是增额三倍。蠢国媚外，宜南方倡言废除不平等条约也。

天津原有城，东西长而南北短，作长方式，津人谓为算盘城。庚子义和拳之乱，八国联军首陷天津而踞之，毁其城，以其砖石运于威海卫，建筑码头驳岸。有蒋剑秋者，津人，能英语，承包平城之工，获利甚巨。洋人自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八日破天津，迨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退去，适合阳历两足年。天津旧城门，东曰镇海，西曰卫安，南曰归极，北曰带河，所以津人有“带归卫海”之讖。卫威谐音现城基皆成宽阔马路，通电车矣。当拳匪初起，极猖獗，力攻租界不克，大沽炮台七座，仅存南台一座，将长驱直入天津，直隶总督裕禄犹累疏报捷，称拳匪为义民，有旨嘉奖。迨聂忠节士成战死，联军逼津，裕仓皇遁。惟吾乡杨艺芳京卿宗谦为长芦运使，率芦勇登陴，血战受伤。其余诸将，皆不战而溃，联军遂直取北京矣。

# 庚子佚事

董作宾

**编者按：**本文系摘录汪桐采的《庚子日记》写成，所记皆天津事，原载《逸经》二十二期，1937年1月20日上海人间书屋社出版。今据《逸经》付印，删去与义和团无关的一些文字。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乱，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玷污，直到现在，我们永也忘不掉的一个沉痛的困难。当庚子那年，我才五周岁，大致还记得一点，我家在南阳，南阳也是当时闹教案的地方，仿佛记得：我们小时玩得小洋画儿，都被大人拿去撕毁，并且烧掉了。据说这些东西都是精怪，都会活的，是洋人们把来害中国人的东西；有些带翅膀的小洋人儿，会飞在一家树上，他的身体被树枝穿破了，破处显着新鲜的血迹；天主堂把中国的小孩子整个装入玻璃瓶内，有些把眼睛、鼻子、耳朵剜割下来配药。这一类的谣言，真把我们小孩子吓得毛骨悚然了。

庚子之乱的主角，自然是义和团，我们那里也有。记得有一次北隔壁高宅(当时的巨绅)设立拳坛，学习者乃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他焚香礼拜之后，两手合十，夹着一炷燃着的香支，口中念念有词，忽倒在平地，向四处乱爬，以口掀地，唇上粘了许多泥土，据说是猪八戒附体。另一个是孙悟空附体，又要金箍棒，又要上树。据说下来了神之后，力大无穷，十八般兵器，都可以随便使用。那时我是一个才记事的孩子，也曾挤在人层隙里看热闹，人家姑妄言之，我也姑妄听之而已。同时也有一种红灯照，可是没有见过。

春间在河南安阳小书摊上看见几本日记，有一册题着是《庚子日

记》，下面注了一行“此本最要，切勿毁失”。翻了一下，果然有些重要的史料，里面记着作者在天津时，适逢拳匪之乱，作者是个有心人，把当时社会上不安的情形，拳匪的行径，战事的始末，都记得非常清楚。作者姓汪，名桐采，这是从印章上看出来的，但不知是何处人氏。有时在日记中，也见到他自称桐翁。好罢，我也叫他桐翁罢。民国十三年，是桐翁年七十三岁，是他的第二甲子，现在若还在世的话，已经八十五岁了，也许此公早已作古了。

我对于义和团，曾有一点影子，所以看他这本日记便觉非常有趣。固然，现在五六十岁的老者，如果是记性好的人，总可以有头有尾的给你谈一些庚子遗事，可是见于记载，那就难能可贵了。桐翁的《庚子日记》中，记义和团、红灯照都是很亲切，很真实的。例如五月十七日云：

十七日，丁巳，晴。在南阁下遇义合拳二十余人，着紫花布衫裤，扎头、系腰、裹腿皆用红布，足穿皂布靴，左手抱单刀，二目直视，结队急走，前有一人执帖。闻是赴各处拳场拜客。城关皆有，亦乱民之流亚也。

当时义和团在津横行之状，亦见于十九、二十、二十二等日记：

十九日，己未。午后谣言四起，合街闭门。拳民肆行，路人有跪接者。

二十日，庚申，晴爽，微风。街市闭门，人心摇动甚于昨日。拳民各处肆行，杀人如戏。并赴各官署滋闹，任其所为，索马数匹，皆为奉上。拳坛索官兵差遣弹压，亦不敢不派。诸事皆多费解，良可怪也。岂裕制军不省人事乎？

二十一日，辛酉，晴爽，有风。拳民据四门，多人把守，出入之人，皆严行搜查。

二十二日，壬戌，半晴阴，大风土。消息愈紧，炮声隆隆不绝。叶植初晚间来，曾亲见拳民二千余人由曹老师带来。又见幼女十四人，衣履皆红色，行走手不停扇，年岁约十龄左右，内有一人稍大，约十八九岁，即所谓红灯照也。二更后，天沉阴，霏雨。四门皆有拳民把守，为首者张姓，自称天师附体，将运司绿轿抬去乘坐。本县阮大

令为拳民驱逐，幕友、家人逃散一空。狱门大开，囚犯皆出，肆行无忌，为所欲为。官则深藏不出，人心摇动，举国皇然。

此日上有眉注云：

此非张德成，乃又是一人。遇运司杨□□于陆氏门前，叱令下轿叩首，将轿坐去。杨大人暂至陆宅，另轿回署。令人喷饭。

桐翁亲自看见的红灯照，也有详细记载。

(五月)初九日，己酉，晴爽。是日乱声尤甚，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晚间空际红灯遍布，真怪异也。

十三日，癸丑，晴和。二更归来，在中营前望见红灯在西方偏北，约高过城三倍，朗若巨星，时上时下，亦或横行，皆徐徐移动，所谓红灯照者是也。怪异之事，近于邪教，恐非吉兆。

又记红灯照之黑幕云：

奸盗邪淫，无所不备，红灯照专择十五以上者于夜间教之，该死已极。

此六月二十七日所记，时桐翁已避乱居静海，谓其地“义和团肆行，与津中相等”云。

桐翁记天津焚毁教堂的情形也很详悉。焚教堂是五月十八日的事，所焚有东街、镇署前、西门内各教堂。十八日记云：

十八日，戊午，晴热。……三更后，忽闻人声鼎沸，登房环顾，见东方火起。乃因东街教堂有人暗入，经阮大令诣验，见有炸弹一具，乱柴两堆，急上院面禀。好事者趁此知会拳师，竟为纵火焚毁，并将镇署前、西门内各教堂同时焚烧。传闻不延烧民房，未知确否。

十九日，桐翁曾亲到教堂查看，在其日记中有：

天明始歇，稍睡即起，往看西门内教堂，果未延烧民房，亦属奇怪。惟东街之教堂，熄后经人复燃，致连烧铺民十余家之多。

此上有眉注云：

有曲为解者，谓因有人以秽泼救，以致破法，实狡词也。

据桐翁所记，天津并无屠杀外人之事件发生，仅见有外人被殴而受伤者，这是五月初六日事：

初六日，丙午，晴，有风，平夕。见有受伤洋人男女共十余人，

坐洋车从门前而过，询系苏家桥焚掠教堂，被拳民所毁云云。

桐翁记天津拳乱始末颇真切，起初他是正在天津居住，到了五月二十六日才避乱到静海，静海去津甚近，所以直到六月十八日天津失陷，他都随时有详确记载，这可以说算是一种最真切的直接史料了。现在从他的《庚子日记》中摘录出来天津拳乱的始末，以供留心近代史者之参考。其大要略如下表：

五月初六日，苏家桥焚教堂，殴伤洋人。

初九日，己酉，晴爽。人心惶惶，晚间空际红灯遍布。

初十日，庚戌，晴阴间。火车止至杨村，余轨俱毁。

十三日，癸丑，晴和。二更，见红灯在西方偏北，朗若巨星。

拳民在南乡一带聚集数万人。

十五日，乙卯，晴热。拳民遍街横行，乱萌已启。

十六日，丙辰，晴热。各街已募乡勇。

十七日，丁巳，晴热。义和拳二十余人，赴各拳场拜客。

十八日，戊午，晴热。东街、镇署前、西门内各教堂被焚。

十九日，己未。拳民肆行，路人有跪接者。晚间东方火起，人声鼎沸，枪炮隆隆，红灯满天。东南四更时亦见火光。

河东陈家沟洋兵与拳民冲突，水师营开炮帮打。

二十日，庚申，晴爽微风。街市闭门，拳民各处肆行，杀人如戏。

二十一日，辛酉，晴爽有风。午后闻炮声，东南方火光起，至夜未熄。拳民开放县狱。占据四门，搜查行人。

二十二日，壬戌，半晴阴，大风土。消息愈紧，枪炮声隆隆不绝。河东一带，火光烛天，闻自西方庵、陈家沟、老龙头、马家口透迤十余里，房舍尽燃，概成灰烬。曹老师带来拳民二千人，又红灯照幼女十四人。四门皆有拳民把守。拳民驱逐阮大令，大开狱门。

二十三日，癸亥，晴阴间。枪炮弹触壁穿屋，大可怕人。拳匪力已不支，死亡枕籍。

二十四日，甲子，晴和。是日有讲和之说。大沽口失守

二十六日，丙寅，晴和（桐翁避难至静海。）

三十日，庚午，晴热。闻天津仍未停战。见二十七日上谕，与各国开兵。津中信息传闻不一，大沽东南两局武库等处均失守。土匪逃兵，四乡焚掠。

六月初四日，甲戌，晴阴间。闻天津大兵云集，各铺商往见制军，欲为讲和。制军云“已经奉旨，万不能和”。又请如果开战，须躲开城厢，亦未邀准。紫竹林仍未攻进，每日时闻炮声，火警亦时有所闻。

初八日，戊寅，阴。张老师住浙江会馆，杨老师住江苏会馆，气焰颇大，而法皆不灵。不知将来如何交卷也。

十一日，辛巳，晴和。用原船下卫，（按，桐翁九日由静海赴杨柳青，本日由杨柳青至天津。）十二点钟到，在同春吃饭，即闻炮声。闻自前日洋人连放炸弹，华宅落三枚，锡臣家落一枚，此外见者甚多。东城楼墙、南城楼墙、古楼皆被击损，督署尤惨破不堪。由同春出，顺城根出毛贾伙巷，隔河望见院署外墙缺口甚多，正徘徊间，忽飞来一子，将照壁以东击坏。天成号被炮火轰着，烧房数十间，女眷逃出，徒步而行，令人长叹。顺路至津店，至一点钟时，被炸子将天棚中梁击折。

十二日，壬午，晴热。炮声日夜不休，城内外炸弹如雨，未敢出门。

十三日，癸未，晴热。自日前各团任意抢掠，新泰兴、仁记、顺全隆、播喊、隆宝实各行之外，又有恒庆号、同发祥亦被抢劫。市面各有戒心。至南门外，遥望紫竹林一带洋房周围皆焚毁殆尽，正街大楼亦多损坏，惟将各路口用大米包堆堵如墙，故一时未能攻破。正在远望，适飞来枪子一个，将卖西瓜号筐打翻，遂抽身进城。拳民伤亡甚多，所谓能避枪炮者，盖设词也。所可怪者，不但举国若狂，即寿帅亦信之如神，殊不可解。刻下大兵云集，约有一百五六十营，乃竟不能取胜，后事何堪设想耶。登南城，见团民为洋兵所败，三马返二，千余人自相践踏，死者甚多。

十四日，甲申，晴，极热。一日未闻炮声。督宪飭小队车轿至侯家后盐船上迎接圣母仙姑上院，真千古笑话。大旗书“黄莲圣母”、“天兵天将”大字。车轿皆以红绸洋布围罩，其人不得见，轿前有一人

舞剑而行，状类求雨之马皮，合街皆执香跪接，真妖孽繁兴也。船主李姓闻制台执香迎于大门之外。

十五日，乙酉，晴，暑。八钟至西头上船，行次又闻炮声隆隆不休。（按，本日桐翁又赴杨柳青）

十六日，丙戌，晴，暑，午后雨。六点起，收拾行李回静。正欲启行，荷舫忽来，云：昨（十五日）午前，洋人发炮向城内乱放，一点钟时伊院北屋西间由房顶入一炸子，由西山墙而出，急向南屋躲避，乃未经坐定，又来一弹将南房外间中櫺打折，透入屋内落地而炸，人皆从烟中钻出，一惊不小，特为赶来。

十七日，丁亥，晴阴间，极热，午后下雨一阵。（桐翁在静海。下同）闻津中本日间洋人攻西关一带，商民伤亡甚重。城内之逃出者门为之塞，真惨不忍言也。

十八日，戊子，晴，暑。午刻，由下游逃来难民甚多，知于十五日洋人攻打甚急，炮弹乱飞，日形其紧，至本日清晨城陷，系日本旗号，虽不甚杀戮，而为团民所挂者伤亡亦属不少。运署及各庙相继火起。南北坛均歇业，前之红布缠腰裹腿、执刀枪横行者，皆改装易服，不复从前高兴矣。昨晚尚不准人言洋人得胜，必须张大其词，云“将洋人杀尽，团民甚强”云云。若说实话，直有性命之忧，令人气闷。

……

桐翁所记尚有可作补充史料者，即是在五月十九日的夜间外兵已和团民开衅了，他这一天日记上记载甚详：

河东陈家沟有拳坛一处，洋兵至彼处，攻之以炮，拳民俱散，乘势焚掠居民，而制台竟传令开炮。拳民不令百姓过河，死者甚众。河东居民约毁数千间之多。又批注云：

水师营开炮帮打，兵端已开，若止乱民焚掠，犹可救也。

这就是当日桐翁所谓“晚间东方火起，人声鼎沸，枪炮隆隆”的背景了。洋兵与拳民正式冲突，水师开炮帮打，实在算“兵端已开”，此兵端又开自洋人之炮攻拳坛，所以桐翁要大书特书的。这也算天津之役值得注意的一件史实。

当日义和团之横行及其愚昧无知，可恨又复可笑。如桐翁避难在

静海时，看见团民由水路前往天津去集会。他的六月初八日记云：

平夕，河下自上游放来多船，满载义和团，皆以黄布包头，黄布束腰，各持刀枪。鼓号仿洋式，以洋铁为之。半属幼童，衣多褴褛，面有菜色，真是一群乞丐，以此欲平洋人，令人绝倒。

又至沧州、德州间之齐家堰时，听说该处拳匪杀人一船，系广生局船，凡一百五十口之多。这地方的拳坛，却又有特别的来历。据桐翁六月二十七的日记云：

此处坛神为济颠僧，拳匪皆饮烧酒，吃狗肉，数十里犬已无存。

.....

## 陈氏家书(节录)

陈 惟 彦

**编者按：**陈惟彦家书，是将陈氏兄弟之间往来书函重新誊写后辑成的合订本。封面题名《家书稿》，下注西记卷附友函。每叶双折而成，大小如三十二开本，每半叶九行，无行格，每行二十五字，字为行草。陈惟彦，字绍吾（劭吾），同治年间生人，安徽石埭籍。早年，曾在北洋当差。光绪十七年因办理海军有功，得李鸿章保举。光绪十九年，署贵州婺川县事，开州知州。光绪二十一年，任黎平府知府。光绪二十六年，以浙江试用道员捐二品顶戴。民国元年，曾任湖南清理财政局监理官、安徽省财政司长。今从《家书稿》中选录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十四通信函，供研究参考。

### 一①

直隶义和拳匪以仇教为由，焚毁教堂，复拆铁路电线，势颇猖獗。一意劝抚，始终未剿。闻各国调兵进京，为数甚巨。虽大沽口击沉夷舰二艘，不久即将炮台失去。并谕令各直省量兵力，饷力酌派马、步队数营迅速来京听候调用，兼谕各直省招集义民、停还洋债。聂功亭军门所统各营溃散甚众。近日京津电报梗阻，信息不甚灵通。战事恐不能免，败可忧，胜亦可虑。李傅相前奉电旨进京，尚未起程，似可朝廷主战也。章鼎臣、张仲明两军门均经傅相奏留广东补用。

(三哥<sup>②</sup>六月十一日与寄)

---

① 一至九函的时间为一九〇〇年。

② 陈氏三哥不知名，字西甫。四哥陈惟壬，字一甫，启新洋灰公司董事、经理。五弟陈惟孚，字实甫。六弟陈惟奎，字丙甫。二弟陈惟彦，字劭吾。大哥早死。

## 二

署中友人前接陈雨樵六月朔函云：“天津官幕绅商及附近民人 来保定避难者不下数万人，大米每石津钱十四千。大教堂已改为公所。清苑所属之东间村所属之安庄两处教堂附近，分住教民约二三人，筑墙挖壕死守。其中妇女较多，能打仗者亦有数千人。义和团围攻多日，迄未得手。定州亦有民教仇杀。各州县教堂大半焚毁。天津练军原与洋兵夹击拳民。自五月廿一日法领事照会制军，谓各国水师欲据大沽炮台，如不善让，以力强取，限定时刻交出。所限时刻，即照会递到之时也。是以大沽已开炮交战。各国预蓄狡谋，强乘火车进京，津军开炮击轰。因兵衅已开，将拳民收为己用，骤有数万助战，均各视死如归。练军仅止三营与洋兵四五千鏖战两昼夜，支持危局全赖义和团助战，此为中外交战以来所未有。东西两岸洋兵夹攻，铅子如雨，大局几至不保。开花炮子已入院署马号，幸未开花。寿帅令围墙挂炮，作背城之战。而各将士奋不顾身，将洋人打退，一面将大铁桥拆开。官绅募乞丐将沿途铁路拆毁，绝其来源。廿三聂军十二营到津，军容始壮。聂军与练军夹击，水师营亦开炮轰其紫竹林洋房殆尽。洋人死伤极多，始力穷竖白旗三次。我军恐其狡诈，不允停战，仍竭力轰击，以期扫尽”等语。大沽炮台及津城均先后失守。聂功亭军门阵亡。李傅相授直督兼北洋大臣，于前月廿五到沪主稿，会同各省督抚电奏，请派全权议和。朝廷及各国意见何如，近日未得信息。

（三哥七月十二日与二哥）

## 三

……洋人自得津城后，即料理前进。李鉴帅、鹿芝帅先后带兵入卫。鉴帅奉旨帮办武卫全军，所有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均归节制。我军节节败退，鉴帅与裕寿帅殉难。京城于前月廿一失守。两宫西幸，驻蹕太原。京津一带尸积如山，并有大臣被拳匪击毙者。至逃难被劫、被杀者尤不胜数。傅相派为全权大臣，准其便宜行事。后又添派庆邸会同议和。傅相本月廿一由沪启节，准廿四到

津，尚未开议。俄国又在奉天、黑龙江两省开仗，一波未平，一波复起，蒿目时艰，把忧曷极。我朝二百年来厚泽深仁，沦浹宇内。此次事起山东，波及直隶，始以星星之火，竟致燎原。继与诸夷开衅，又倚拳匪为长城，致使数十万生灵肝脑涂地。迨京师失陷，天子蒙尘，下诏罪己，不忍卒谈。但冀天心悔祸，转危为安，则天下幸甚。此间尚安静，惟丁雁亭军门督队入援，新放贵州提督夏酿溪率师由沪转运，一切需用浩繁。并新添九营，薪饷四川摊派巨款，（共一百万，蜀摊廿五万。）本年约增百余万。现值库款支绌，罗掘已空，刻又进呈方物随解。现有山西灾重，又须筹款接济。玉丈自北方事起，凡劝捐筹饷，吏治洋务，擘画精详，焦劳日甚。奎乐师<sup>①</sup>相待甚优，颇为倚重。

（八月廿八日三哥与二哥）

#### 四

两宫本月初八由太原启銮，十六幸平阳。庄邸、怡邸均革去爵位。瑞王从宽，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严加议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翹交都察院交部议处。德国使臣被兵戕害，赐祭一坛，灵柩回国时南北洋大臣妥为照料，抵本国时再赐祭一坛。日本书记亦优加体恤。闻京师洋兵退出不少。奉天之营口、牛庄，吉林之琿春、三姓，黑龙江之瑗琿，均被俄国占据。和议尚无消息，大约一时难定。陕甘总督陶子明〔方〕<sup>②</sup>调两广，陕西抚台魏午帅升陕甘（总督），甘肃藩台岑云阶方伯升陕西抚台。江苏抚台鹿芝帅以尚书候补入军机。江西抚台松鹤帅调江苏。河南藩台景月汀方伯升江西抚台。湖南藩台锡清弼方伯升山西抚台。黑龙江将军寿山、盛京副都统晋昌均开缺，听候查办。延茂放黑龙江将军。讷钦放盛京副都统。川东道夏时升四川臬台，宝棻放川东道。万迈初廉访眷属已搬出臬署，日内尚不能回闽，缘万廉访到任不久，景况不佳。制军拟为张罗万

① 奎俊，字乐峰，光绪二十四年任四川总督，二十六年又兼署成都将军。

② 陶模，字子方，浙江秀水人，时调为两广总督。

金，藩库三千，首府函告各州县约三千，监道二千，川东道一千，成绵道、官运局各五百金。蜀中现尚安谧，惟出款太多，厘税减色。本年约亏银四五十万两，而劝捐一节有无把握实难预料。目前得四弟书，知五弟台期托人择定，八月廿四日又托炳如请人复看，昨玉丈发电至扬去问，尚未得复。

（闰月廿日与二哥，九月廿二晚到）

## 五

……北省拳匪滋扰，始以星星之火，竟致燎原；继与诸夷开衅，愈难收拾。两宫西幸，本月十六临平阳。蜀中闹教之案虽层见叠出，幸情节尚不甚重，当易了结。大通闻有土匪滋事，我邑六朔教堂亦被拆毁。未知人心尚安靖如常否。……

（闰月二十日与六弟）

## 六

……直隶义和拳匪以仇教为由，势甚猖獗。京津官眷大半迁徙，久未接夺叔来信，未知眷属尚寓津否。初意在沪弥月归里，继因时局日坏，揆情度理，将来非西学断难见长，且其语言文字受用匪浅。吾人生此离乱之世，诚如沧海一粟，风波一起，飘荡安归，前顾后虑，殊觉骇然。意欲进沪上中西学堂学习数年，为将来有用地步。四哥及诸友亦均以为然。奈刻下上等学堂已过期不收，其余者览其章程规模，又非尽善。行止尚在未定之间。近闻两宫由山西复幸长安。神京失守月有余矣。而相国李公自前月廿一北上，至今和议竟无所闻。且各国均尚陆续进兵，北塘又复失守。侵占之地，不一其处；瓜分之说，屡见报章。大局如何，诚不知伊于胡底矣。

（五弟闰月廿二日与六弟）

## 七

……玉丈调补直藩，系傅相奏请，拟本月十六交卸即动身，由民舟至宜昌，乘轮船赴沪。傅相来电有“幸速命驾，乘舟较逸。款事早迟

可就绪。保虽被扰，各署照常办公，到沪后再商进止”等语。傅相意似请玉丈至直办善后。但闻直境糜烂，除大、顺、广、东等属及直东交界各州县外，余均被扰。即洋兵撤退，地方凋敝，库储如洗，措施诚非易易。只得届时再酌。日前庆邸、傅相致各省督抚将军电，据总税务司节略内称：“此次和局若成，必有赔款，无论何项办法，四五十年内每年须筹出三千万两。除各关洋税金经抵偿并划拨七处厘金外，将各省地方厘金、盐课、常税逐细查明报部若干，究竟能征若干。再查出款，每年办公费向须若干，何项可省，何项必不可省，究竟实须若干，逐款查明，庶议和较易取信”云云。现在祸首已办，大约和议可成。黑龙江省城已失，寿眉帅<sup>①</sup>吞金自尽；新放延公在京未行，阖门殉难。绰胜帅<sup>②</sup>调补黑龙江将军。奎乐帅兼署成都将军。裕寿泉中丞与于次棠中丞对调。电传裕中丞已于前月廿七病故。景月汀中丞调鄂抚。李勉林方伯升赣抚。鹿芝帅补礼部尚书。

（十月初二三哥致二哥，十月廿七到。）

## 八

……北方议和至今未定。顷闻自津来沪者云：大沽炮台洋人修理一新。而其和议条约有中国各海口均不准设立炮台云云一条。以此观之，则北省之让与弗让犹未可知也。国家当无自主之权，而吾人功名官贵非若浮云也。……

（五弟十月廿一复二哥）

## 九

……途中闻廿四午后，董军溃勇将到，保定即闭城。旧道为团民公所。南关耶稣堂被焚，洋人妇孺皆被杀。直隶教案起自涞水，实缺高卓然，四川人，在任年久，因百姓拆教堂内花台砖赔钱数十千即可了结。上宪为赔款太轻，撤任改教委员署理，又撤任再委。祝少棠接

① 寿山，字眉峰，汉正白。

② 绰哈布，字胜亭，汉厢红。

署，判罚高洛村绅士武举阎洛福钱四百串。閻村不服，借此练团，并  
联新城。及山东拳匪起事，某武员带百人往剿，皆被团匪所杀，嗣复  
蔓延愈广，为祸愈烈，……

（三哥冬月朔与二哥）

### 十<sup>①</sup>

……本月朔奉三月一日手书，敬悉一是。都中近日尚安静，联军  
已陆续撤退。闻美兵仅留百五十人。贸易不及从前，天津尤甚。由塘  
沽至京如少带东西，尚不致留难。日前各国使臣照会全权大臣，赔款  
四百五十兆，不能减少。此款分五十年还清，每年按四厘行息，应还  
之本即在此项息内。此事大约月内可定。姜翰卿军门桂题现驻扎德州  
一带，已与瓦帅商定准予移驻河间。缉之兄<sup>②</sup>现办顺直善后振〔赈〕  
捐。

（四月十三日）

### 十 一

……两宫回銮定于七月十九日。傅相已派陈立斋到德州勘路。驻  
京联军撤退不少。姜翰卿队伍于前月底到河间。袁慰帅丁内艰，邸相  
已电奏仍留山东。京城内外焚毁教堂及修理茔地等项赔款四百数十  
万，内有一百余万归入大赔款内。

（五月初四日）

### 十 二

……日使送来赔款表，分三十九年归还，计本利共九百八十二兆廿  
三万八千百五十两。全约各国已签字，全权业经电奏，俟西安电到即可  
画押。惟北京英意日三国兵尚无退意。吕镜宇星使<sup>③</sup>电致全权：“德

① 十至十四函的时间为一九〇一年。

② 周学熙，字缉之。

③ 吕海寰，字镜宇，顺天大兴人，时为驻德、荷大使。

外部定礼节，正使三鞠躬外，参赞以下均照中国叩首。力争未得，大局所关，乞商穆使”等语，未知全权能争得否。回銮改八月廿四日，少山奉委总理行宫工程，已赴磁州一带估工……

（七月十二日）

### 十三

……公约业经校对，各使总以扎军火、停考试、办祸首三道明谕颁发后载入约章乃为完全。军火一谕，西安电嘱全权代拟，前已刊行。余两谕已由西安五百里驿递到京。前月廿五画押，保定洋兵早经撤退，闻京都一带日内可撤。惟俄约尚悬，东三省未能交收。英人有俄不还营口，彼即踞天津之议。故自津至山海关屯戍洋兵，依然观望，恐难速退。挖挑吴淞江及北河两事，势在必行。觐帅不以吴淞之议为然，然亦不能改矣。德人完醇邸递国书礼节，正使三鞠躬，参赞以次俱三跪九叩首。刊定图说，初以荫副都统传语免跪叩，不允，并须跪听颂词。吕使电京及行在，乞求西安枢电，但争坐见。醇邸与皇上见亨利礼节有殊，令转商，而于叩头一节一字不提。醇邸称疾，吕使亦称疾，避往瑞士，嗣允改礼，只见正使与荫副都统，余均不见。罗稷臣星使以三品京堂调。俄约当更有待傅相。接西安来函，云：“文仲以捐修洛阳行宫甚美，奉旨有不没其忠爱之忧”之语。约须留驻数日。开封为慈圣旧游之地，须多驻十余日。则日前传闻在洛阳度重阳，在汴祝万寿，时日正符。回京约在冬至前后。俄约未定，津榆之兵未撤，恐阻挠者有词也。……庆邸于本月廿日赴豫迎銮。傅相于今日午刻病故。

（九月廿七日）

### 十四

……慰帅十七早在高阳接印，是晚四点钟到保，廿三抵京。现与各国商交还天津事，尚无眉目。庆邸十九到京。玉丈廿一回保。东三省事，各国既不欲俄占利权而又不为排解，一时恐难就绪……

（十月廿七日）

# 大直沽救乱记碑文

林开明 整理

**编者按：**《大直沽救乱记》碑，建于一九〇三年，镶嵌大直沽村观音堂壁中。一九七〇年文物普查时发现，一九七八年起运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这碑记载了八国联军在天津大直沽村犯下的残暴罪行。这通碑由天津市历史博物馆林开明同志整理并加说明。

## 碑 文

今夫乱之初生也，必有以防其先。乱之既已也，当有以善其后。津邑城东大直沽村，距城八里，立村之始未知昉于何代焉。族居于此者，虽故家，皆自前明永乐始，盖是村意必自永乐始建也。自前明以迄光绪数百年间，虽其间不无易代革命，匪徒蹂躏等事，而乱离之苦，直沽皆未与焉。是村居民千余户，铺户统烧锅十余家，前曾有典商一处，林林总总，实繁有徒。城东大直沽则首屈一指也。不谓庚子夏仲，拳匪肇兴。直沽村东北临铁道，西南隔河系各国租界，而直沽适当其冲。各国联队自外入者，则由铁路以进租界；而租界之洋兵内应者，亦必由直沽以迎联队。且武卫等军之护村东之机器局者，皆在铁路左右以拒洋兵，而大直沽东西皆战场也。自五月十八日焚毁教堂，二十日开仗，村民狙于前事者，无一家迁徙者。延及廿二、廿三日，邻村俱焚烧殆尽，村民始络绎逃生。廿七日武卫军奔溃，洋兵自外入者，始入村焚掠，毙数人。廿八日，租界之洋兵入村，沿户纵火，村民之居守殉难者约二百余人，延烧月余，村之房屋尽为焦土，而洋兵亦遂据此以自固。村民之逃在外邑者，死于兵、死于疫、死于惊恐者又数千人。此盖自有此村以来千古非常之奇劫也。六月十八日天津城陷，联军入城安民，

设立都统衙门，津邑粗安，而大直沽则仍占据如故也。至十二月廿四日，都署始出示令各村设立巡捕，而大直沽村民皆寄居在外，房间无一存者，欲设立而无由也。于是有本村人王君聘三、刘君铎斋、李君樨香、李君高贵，始集谋在都署稟请设立巡捕，起盖房间，招集流亡。于辛丑岁正月廿四日，都署拨巡捕十人到沽。又恐无联军保护，海洋（注：指海盗）因以劫掠，又为稟请洋队十人，于廿九日到沽保卫。延及壬寅岁始行交还中国。一切支应供给，烧锅各家出资垫办，不取闻阎分文。是以招徕日众，鸠工庇材，土木大兴，不二年间生聚日繁，村落完密，较之乱前有过之无不及者，诚不幸中之一大幸事也。爰记始末，使后之居是村者，无忘离乱之苦，以为观感之资云尔！

光绪二十九年岁次癸卯蒲月上澣公建。”

### 碑 阴

		春发号	永顺祥
李耀曾		永丰泰棧	恒升泰
题 王家礼		义聚永	永德公
名绅董	烧锅各号	义泰号	义丰永
碑 刘鑫		和记号	永义公
	李高贵	永丰玉棧	源通号
		同兴号	万泰昌
孔继安	徐祥	阎懋霖	阎忠
毕瑞祥	郭桂芳	冯玉通	王玉厚
贾裕恩	华起云	毕祥	王华
翟锡嘏	李桐	窦成贵	李士宽
李震	窦连仲	杨开第	李四海
首事人 赵恩荣	李通	沈五海	王恩庆
			暨阎村人等
	阎国瑞	翟兆贵	冯玉升
	翟锡甲	徐宽	李鹤年
	薛有恒	梅士毕	杜永安
			张兴

王锡章 刘尚达 张永元 赵庆山  
储春庆

## 说 明

义和团反帝运动兴起，英、法、俄、美、日、德、意、奥八国组织联军入侵中国，进行疯狂镇压。天津是这场反帝斗争的中心地之一。留下许多人民爱国斗争的史迹，也残存着不少侵略者残暴罪行的实物见证。天津《大直沽救乱记》碑，就是曾经惨遭八国联军烧杀抢掠之害的大直沽人民，在义和团运动三年后，对这一千古奇劫的真实记录。

石碑高158、宽66公分。碑额“閻乡公建”二行四字。碑文正书，二十行。碑阴刻立碑者绅董四人、首事人四十一人名字和十四家烧锅商号。据大直沽杨志溶老人说，碑文撰写人李穉香是举人，书写人李学曾是秀才。碑嵌大直沽村观音堂（解放后改为托儿所）壁中。一九七〇年天津文物管理处进行文物普查时发现。一九七八年九月，因拆修房屋，起运藏于天津市历史博物馆。

光绪二十六（一九〇〇年）春，义和团在天津广泛开展组织活动。“津郡城厢内外，时有幼童演练义和拳，又有幼女演练红灯照，此种陋风，河东一带尤甚”<sup>①</sup>。大直沽村义和团活动也相当活跃。据当年仅十六岁的义和团团民霍雨田老人回忆：“大直沽义和团大师兄叫大梁锁，是烧锅工人。另一个叫‘一声雷’。他们听说外国人要打中国，就组织起义和团，在窦家坑西大寺练武。还有一群十几岁的小闺女成立了红灯照。”<sup>②</sup>

五月十八日（六月十四日）义和团焚烧外国教堂。五月二十一日（六月十七日）以俄国海军上将基尔得布兰特为首组织的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同日，义和团和清军包围并炮轰天津外国租界。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二十一日），二千八百余名侵略军从塘沽乘火车向天津进犯。“可是，过了军粮城，铁路完全破坏了，剩下的路程只有步行。”<sup>③</sup>侵略军且战且进。由四百名俄国兵和一百名美国兵“担任尖兵任务”，<sup>④</sup>他们“在海河与铁道间的一条大路上前进。在接近铁路路基时，他们遭到东局子（从那儿可以弯向天津）打来的猛烈的火力的袭击。英军（海军陆

战队与皇家威尔斯明火枪团)终于接到命令在我军掩护下前进了,但是跟中国人打了很多次小仗,特别是在大直沽和天津武备学堂(现在为俄国花园)那儿。”<sup>⑤</sup>“他们所经过的地方,所有的村庄都在燃烧,整个村庄都破坏了”。<sup>⑥</sup>于是包括大直沽在内铁路沿线的田庄、唐口、小王庄、大王庄、李公楼、纪公楼、太平庄等村,遭到了残暴的蹂躏,而罪魁祸首,正是自供“在联军镇压暴乱上起着极其重大的作用”的沙俄侵略军。<sup>⑦</sup>

几位曾经身受其害的老人这样回忆:

刘发说:“俄国兵进来是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下午。老毛子进来见房就烧,见人就开枪,见东西就抢。我们大直沽给烧的没留下一间房子,真是鸡犬不留。”“进毛子时,我躲在大庙里,晚上我找点东西吃,被老毛子看见,放了三枪,枪子擦头皮过,差一点没死了。我奶奶年岁大,没跑了,连个尸首也没找到。”“二十八日(六月二十四日)大直沽逃的没人。”“有家姓王的逃了又回来,闺女在家,关上门不出去。二十九日夜里,房子给老毛子烧了。王家全家十口人只出来两口。”

孔广居说:“庚子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俄国兵进来驻在(大直沽)庄子北,他们见了老人就用枪打,见了女人就侮辱。”

宋士玉老人说,沙俄烧大直沽,是因为“守东局子的几个练军在铁道上看见老俄进来,开枪打死了两个俄国兵,又被义和团拉去一刀一刀剁了。所以五月二十七日穷老俄开始烧大直沽。”

当年家住大直沽邻村田家庄的吴桂荣老人说:“当时我家有六口人。有一天我哥哥说外面起火了,咱不走也得烧死,就上房去看,谁想到刚一上房就被俄国兵用枪打死了。父亲见穷老俄来了就关上大门,谁知道穷老俄往门上泼煤油放火点着烧。大火封了门,穷老俄在门口站着,父亲一看不走不行了,领着我们往外闯,刚一出门,父母被穷老俄给挑死了,我姐姐挨了一刺刀就拼命地跑。小弟弟没跑出来就被俄国兵给弄死了。”<sup>⑧</sup>老人们身受目睹,正是碑文中载,洋兵“入村焚掠”,“沿户纵火”所揭露的真象。而且证明“洋兵”者,即“穷老俄”。(因“俄”、“恶”可读同音。河东人民以此形容俄国侵略者的穷凶极恶)。

我们还可以从《天津县新志》收入的光绪二十六年大直沽及邻村殉难绅民、妇女表，进一步印证碑文关于叙述洋兵烧杀抢掠罪行和村民居守殉难的情况。择要摘录如下：

姓 名	年 岁	居 住	职 业	记 事
王长春	五十二	大直沽村	监 生	俄国兵围攻大直沽危急，自纵火焚其庐，阖家六人俱亡之。
吕 兴	六十一	"		在村为敌兵击死。
杨福成	七十七	"		敌纵火被焚死。
王家裕	三十六	"		敌兵入村，枪击死。
梁于清	七十六	"		闻乱，守村誓死不去，敌纵火被焚死。
赵大姑	二 十	"		敌人入村纵火，随祖母韩氏、母王氏并妹四人同时焚死。
吴 震	五十六	田家庄		俄兵入村出与抵抗，中弹死。
吴 栓	二十三	田家庄		见父震被杀，奋力抵御，为俄兵刺死。
谢金榜	三 十	河 东	候选检点	乱作守家。五月二十八日敌兵闯入抵拒被击，与仆吕贵同死。

对于当时包括大直沽在内河东一带惨遭侵略军的暴行，《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记载：“河东一带，时有洋兵强奸情事，……因河东地方系俄德两国兵驻守，故残暴特甚。由是各处居民多携眷向他方逃避。”<sup>⑩</sup>《天津一月记》也说：“俄人所据之地，被害特甚。抢掠焚杀，继以奸淫，居民逃避一空”。<sup>⑪</sup>一位沙俄军官曾经这样描述道：“阿列克谢耶夫(注：

关东省总督、海军上将。六月四日(六月三十日)到天津)的大本营就在中国基地上(注:车站附近)。……兵营后面是成了废墟的中国村庄。老百姓走了,而猪狗在烧坏的墙垣间跑来跑去。有时我们的士兵还追捕他们。”<sup>⑫</sup>

沙俄侵略军占领从大直沽到车站沿河村庄后,便将这一地区牢牢控制在自己势力范围内。他们认为“如果我们没有占领左岸这块地方,就会落入其他列强手中。”<sup>⑬</sup>碑文载“洋兵亦遂据此以自固”,指的应是这种情况。

天津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七月五日(七月三十日),八国联军在天津成立“天津都统衙门”军事殖民统治机构。起初,都统衙门管辖范围是“天津城内及城外直到土围子一带的地方”<sup>⑭</sup>。大直沽村暂未包括在内,九月(十一月),由于殖民统治“日趋稳定”,都统衙门委员会便决定将“其辖境扩张到包括海河两岸在内的一条狭长地带”<sup>⑮</sup>,分成五个管理区,大直沽村才被划入军粮城区的管辖之内,并在各村开始设立巡捕加强统治。大直沽绅董王聘三、刘镡斋、李樾香、李高贵等鉴于“村民皆寄居在外,房间无一存者,欲设立而无由也”,便向都统衙门请派巡捕以维持安全,保护有产者利益,先是派来华人巡捕十人,但“恐无联军保护”,无力维持,又禀请派来洋巡捕十人。据大直沽老人李志溶谈:“洋巡捕是德国兵。”“绅董王聘三、刘镡斋、李樾香是大直沽村烧锅‘义丰永’、‘义聚永’、‘同兴号’的经理。李高贵是村正。”

一九〇〇年十一月,俄国在河东确定租界线时,南面界线由于“比利时商行计划在那里建立工厂”<sup>⑯</sup>和其他地理原因,大直沽村被划入比国租界。一九〇二年八月,帝国主义鉴于清朝政府在义和团反抗被镇压后,进一步屈服了,便将天津的都统衙门殖民统治,变为清政府出面的半殖民统治。大直沽村虽然撤去洋巡捕,但地皮却被比国一块一块卖给外商建立的掠夺中国的经济机构。

《大直沽救乱记》碑的建立,是为“使后之居是村者无忘离乱之苦”,因而如实记载了八国联军在大直沽的残暴罪行,并将此石碑嵌入遭焚毁复建的观音堂壁中,“以为观感之资云尔!”,这通碑为我们提供了八国联军侵略天津的具体确凿史料。碑文中诬蔑义和团运动为

“拳匪肇兴，”记载绅董们向都统衙门侵略机构请派巡捕保护，这又是立碑者绅董们的阶级和历史局限性的表现，是我们应当看到的另一面。

---

注：① 《拳匪纪闻》见《义和团》第一册109页。

②③ 天津河东区革委会一九七〇年访问记录。刘发，住大直沽后街何家胡同，一九七〇年直十四岁。孔广居，住大直沽后街70号，一九七〇年七十六岁。吴桂荣，住田庄，一九七〇年七十九岁。

③④⑤⑥⑭⑮ 雷姆森：《天津》，见《天津历史资料》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第87、89页、123页。

⑦⑫⑬⑯ 科罗斯托维茨：《俄国在远东》第9页、45页、178页、166页。

⑨ 高凌雯：《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一、二十二。

⑩ 《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见《义和团》第二册48页。

⑪ 《天津一月记》，见《义和团》第二册157页。

# 双青藤馆手录本

张 霭 亭

**编者按：**《双青藤馆手录本》是张霭亭抄录的天津都统衙门的布告。由天津历史博物馆张黎辉整理。布告记叙：帝国主义侵占天津后，在政治上组织了直接统治天津的行政机构，继续镇压义和团，并采取以华制华的反动伎俩，统治城乡人民。在经济上订立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对城乡人民残酷剥削。在思想上，对广大人民严加控制，扶植宗教迷信势力。侵略者为了军事上的方便，还在市政方面采取某些措施，如海河的截弯取直，拆除城墙改为马路，为此一再强迫居民迁移。录本原抄布告三十五篇，今删去与《庚子并蜂录》中相同的五篇。

## 一

为出示严禁事：照得盐斤为民食攸关而正供所出，凡无引而私行及越境而贩者，尔国家业经严禁。按今盐坨业经本都统等管理。所有盐法，本都统等拟定暂照旧章办理，以便民生。诂河东盐坨竟有无赖之徒，胆敢坛〔擅〕入将盐窃取，目无法纪，实堪痛憾，合亟出示严禁，为此示仰尔等铺户商民人等知悉，嗣后如有擅进盐坨，妄行窃取，一经查出，或被告发，立即锁拿到案，以严究办，决不姑宽。所存盐斤，不日即欲订章出售，名宜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

## 二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民间所藏军装限于此谕宣示三日内悉数呈缴巡查本段街道之巡捕官核收，为此示仰津都〔郡〕绅士商民人等知悉，尔

等家内如藏有军械，迅速持赴各本段巡捕官处呈缴，如逾限期尚未遵办，一经查出，立即从严究办，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十日

### 三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拳匪李四辈充当匪目，在津惨杀多命，无恶不作，现被缉获，经本都统等定以斩首之罪，悬首西头地方示众，以使他项拳匪见而知惧。为此示谕诸色人等之〔知〕悉，特示。计开斩犯一名，李四辈。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 四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民间携取铁路各项物料，无论多寡，均限一月内送至河东车站，即行酌赏银元。倘若隐匿不交，定即派人搜查，一经查出，此照私藏军火例，从严惩办。如果有人知晓何处藏有前项材料，可赴都统衙门禀报。为此示谕津郡并铁路经过各地方民人知悉，切切特示。计开，垫道木（垫路用）每块赏银四角；长扁方铁板（接铁路用）每块赏银二角五；圆身螺丝头钉（紧铁板用），每对赏银三先；半方丁字式钉（钉铁轨在木板用）每对赏银一先。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三日

### 五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独流镇系拳匪聚集之所，是以各国统兵大员立将该村剿除净尽，俾他处村庄知儆。如果他村仍蹈此覆辙，亦照此法办理。为此示谕各村民知悉，切切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五日

### 六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官北圣道堂前被徒匪拆毁，现在无地宣

讲，是以本都统等暂将娘娘宫借与圣道堂应用。为此出示晓諭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二日

### 七

为出示晓諭事：照得德国现从天津达保定府添造电线一道，拟在胜芳、新安，保定县设立分局三处，请本都统等代为出示晓諭，沿途城镇村乡民人知悉不得擅毁电线、电杆等项。如有此等情弊，定惟附近城乡民人是问，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五日

### 八

为出示晓諭事：照得现闻匪徒有与洋兵争斗情事，殊于良民无益。嗣后再有此等情弊，定飭兵丁当场开枪轰击，惟一经照此办理，大于良善有碍，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以后绅耆，务当教诫年轻子弟并约束夙不守分之人，不得再与洋兵斗殴，以免安分民人被累，是为至要，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 九

为出示晓諭事：照得本衙门现拟由闸口河边起至铁桥止建造马路一条，计宽六丈，所有应用地段内各项房屋，一月内自行拆毁。其房不日即定一官价，发给业主收领。其他本衙门另有地亩互换。为此示仰河沿一带各居民知悉，尔等务宜早日遵照办理，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十月十二日

### 十

为出示晓諭事：照得道员谭文焕前在天津当差，本有保护地方平靖之责。乃本年五月间拳匪来津滋扰，不但未有设法驱逐解散，而且纵容资助，充当匪目，居民受害，该员之咎居多。现经本都统等审

实，定以斩首之罪，于本月十六日十一点钟在北门外地方行刑。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计开，斩决官犯一名，谭文焕。

光緒二十六年十月十六日

## 十 一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津郡各立各会均应先行稟请都统衙门允准发给执照，方准设立。如未经本衙门批准立案者，私自设立各会并用暗记之人，一经查出，定按邪教严行惩办，决不姑宽，并原先所立各会亦应稟明本衙门请领执照。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初二日

## 十 二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津郡众钱店自遭拳匪迄未照做生理，曾经众钱商请开张在案。兹本都统等公同商定，所有出银钱条各铺户自本年十二月起如有人持取银两，其银数在五十两以内即如数付清，无庸分期；如银数在五十两以外或数百两数千两，十二月内除先付五十两外，下余无论多少，均分九个月付清；其钱条亦照此一律开付。为此示仰各钱店及居民等一律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 十 三

为再出示晓谕事：照得本衙门拟由闸口河边起至铁桥止建造马路一条，所有地段内各项房屋均限一个月内由各房主自行拆毁，曾于本年十月十二日出示晓谕在案。兹本都统等订于西历二月初一日即中历十二月十三日一律全行拆尽，俾得建造，倘届期地段内查有未拆之房，应由本衙门雇工将房拆毁，所有砖瓦木料等项当即入官，不令原主收领。为此示仰闸口至铁桥河沿居民知悉，尔等务宜早自为谋，遵办勿违，切切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四日

#### 十 四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闸口至铁桥马路所用地段内房地价银限七日各业主须来本衙门内工程总局收领清楚，逾期乃系自误，不再发给，由十二月十一日起至十七日截止。为此示仰各业主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

#### 十 五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月二十日，德国弁兵欲在跪〔跑〕马场东南一带空旷地方操演炮位，操场四围均有兵丁站立，阻止民人闯入，免有危险之事，届期附近各村民均须慎重，不得擅往该处观看，并须遵该弁兵等吩示。操练完竣，如有未放炮弹，该民人等亦不得擅自拾取，须赴德国营盘禀报，听候德营自行收回。为此示仰马场附近各村民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 十 六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闸口至铁桥所造马路应用地段内各项房地，业经本衙门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示声明，将镇署地亩互换在案。兹订于本月初五日上午十点钟仍将该处地段易换，届时各业主务须前往听候指交，倘届时不到，以后即不再为换给。为此示仰各业主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初二日

#### 十 七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会文、辅仁、集贤、问津、三取、稽古书院系归本衙门保护，各项人等均不准前往搅扰。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十二日

## 十 八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天津县属境并宁河县属之新河以南一带地方村镇均归天津都统衙门管辖。是以本衙门添设城外四段司员驻扎办理一切事务，并设华捕保护地方。又安嗣后，如有匪徒前往滋扰，各段司员定必严行拿办。为此示仰各村镇民人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五日

## 十 九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有洋工程师由大沽至天津，并天津西南各地方测量建造铁路所用之地，随测随钉木桩，不准各项人等拔取，倘敢故违，定惟附近村民是问。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

## 二 十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都统等现派工程司员将海河数处弯曲挖直，其所用民地给一公平价值购买，若用有官地经民开垦者，亦拟酌量给发垦费。为此示仰海河两岸各村民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初三日

## 二 十 一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小营门一带未曾拆毁民房，现经本都统等议定即应拆去。如已经拆毁之房屋，均不准建造土墙附近之处。倘未经稟准均不得擅自起盖。所有拆房章程均照前拆靠城房屋一律办理。明日下午三点钟，派巡捕官谟、汉文司员丁前往查勘，该房主等届时均在该处听候面谕。为此示仰居民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八日

## 二 十 二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巡捕穆文升、张文德二人，倚势在外讹索，现经

发审司员审讯确实，定以罚苦工一年之罪。乃辅民穆国安、穆兴恒、穆文福、穆文同、特名正、穆兴恩、刘荣兴、代永和、王翼堂、张玉昆、张凤池、穆文中、穆成安、穆成勋、穆祥林等，东[西]窑洼绅董李长清、魏钧、马起祥、汪保珠、张巨发、赵祥林、任永清、宋玉清、单保林、张国斌、高文科、谢永发等，赵家庄、刘安庄、小贺庄、小淀、朱唐庄、孟家庄、大杨庄、小杨庄、南麻疙疸、北麻疙疸、二关庄、宜兴埠等处绅董等联名具保犯法之人，如此滥保，该绅民等亦系罪人，嗣后再有此等情弊，定将具保之绅民严行惩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

### 二十三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上年拳匪杀害抢掠教民性命财物等项赔款，业经张道台与各国教会主教牧师等商办完结，嗣后教民不得复告，本都统等向于所辖境内无分民教，系一体公平看待，将来尔等均应泯弃前嫌，言归于好。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初六日

### 二十四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衙门现准德国营盘照送上年失天津后所得民船三十三只，深愿交还原主等情前来。为此示仰各原船户人等知悉，尔等如愿领回此项船只，可于半月内前来本衙门河路巡捕官处呈验切实字据，即可发还管业，如逾此限，无人承领之船只，即由本衙门拍卖，其价银归为公，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 二十五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城厢内外各项华人夜间行走，由华历十月二十一日即西历十二月初一日起，每夜十点钟至黎明五点钟均须执持灯笼，如敢故违，定即拿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十九日

## 二十六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河北练军，并前营，并练军右营，正中营三处地亩，究系何人产业，限该业主于十月三十日以前，执持红契前来本衙门汉文司员处呈请查验，如逾此限仍不呈报，本都统等即将该三处地段充作官用。为此示仰该业主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二日

## 二十七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都统等现欲保卫华民产业并查买卖田亩实据，是以在署设立田产局一所，归汉文司员管理，拟于华历明年正月初一日开办，凡华民欲买卖租典地亩，均须先行前来该局呈请注册，以便照章办理。惟只华人事宜，其洋人则不在应管之列。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二十八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由华历明年正月初一日起，小工每日工价银至多以二角五分为度，各项工匠每日工价银至多以三角五分为度，均须按照本衙门所订工价数目办理，不得格外多索。为此示仰各项工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二十九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沙船及各项航海船只载运货物入口，向经本都统等在塘沽分卡征收税厘以后运入天津，发给执照，概免重征，曾经历办在案。现今订立新章，自西历三月初一日即华历正月二十二日起，凡沙船及各项航海船只载运入海口，仍在塘沽分卡收值百抽二五税饷，豁免厘金或按新关减半征收，由塘沽局员发给税单，以凭剥

货到津，经过各卡不再重征。如将货物由天津运入内地，仍须照章完纳税厘。所有去岁封河前由海船运来各货曾经在塘沽完过税厘者，如再运往内地，止须完纳出口税饷，概免厘金。为此示各商船人等一体知悉，勿违，特示。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二十日

### 三 十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衙门现将南门外东至日本租界，西至华姓地基，南至土墙，北由广仁堂东南角起至日本租界止一带地段，给予南洼工程局作为开浚水池堪垫洼地等项工程之用，所有界内民地，本衙门发给公平价值购买，无主坟墓由该局另备地亩，雇工迁往，该处埋葬有主坟墓限半月内坟主迅速迁移他处安葬，如该坟主等有恳求宽限并另有难办等项情事，均可向该局委员商办。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三 十 一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本都统等现奉各国统帅飭于华历七月十二日将都统衙门裁撤，所有地方一切事宜交与中国官员办理。为此示仰诸色人等知悉，特示。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四日

庚子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破天津为六月十八日，烧杀淫掠，海河北岸被祸尤惨，占领区域以俄兵为甚也。吾家居海河南岸，属于日本占领区，颇称安靖。我全家早已逃至静海。城中铺店在闸口街，迨联军出示安民，门插白旗曰，大日本顺民。吾家西席张霭亭先生时在吾家留守，按时在城门口抄记联军都统衙门告示，辑成此卷。先生精于星象，常推算天津何时被兵，何时安靖。辛丑和议，果符其言。吾从先生学演子平得其一、二。先生归独流镇故里而遗吾星学之书甚多，经十二年之后，天津又罹壬子兵变焚掠之祸，偶检此卷，深加慨叹，云尔。时壬子仲秋李象楷英孙甫识。



# 英国档案馆 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资料

王崇武 译

**编者按：**下面的几封信是从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报告中选译的。这些信是当时英帝国主义的驻华公使、传教牧师以及侵略军官向英国政府所作的秘密报告(其中有几封信还注有‘密件’“Confidential”字样)，一向没有公开发表过。从这些文件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英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满清政府的媚外投靠，以及英勇的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 目 录

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Clandon MacDonald)致英国外交大臣萨  
里斯布里侯爵(The Marguess of Salisbury)信 一九〇〇年  
一月三十一日 英国档案馆编号F.O.17/1411

附件：白朗致英国教会牧师关于卜克斯案的调查报告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F.O.17/  
1413原注：“密件”

附件一：北京西城张贴的揭贴

附件二：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Charles)致英国驻北京公使 窦  
纳乐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日

附件三：窦纳乐致满清总理衙门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 F.O.17/1413  
原注：“密件”

附件：窦纳乐致总理衙门公函 一九〇〇年六月二日

英国驻芝罘军官卫德曼(W. Tratman)报告义和团在山东活动的情况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F.O.17/1413

窠纳乐致白尔特(Bertie)信 一九〇〇年九月四日 原注‘私人信件’ F.O.17/1413

**英国驻北京公使窠纳乐(Clandon MacDonald)致英国外交大臣  
萨利斯布里侯爵(The Marquess of Salisbury)信**

一九〇〇年一月三十一日英国档案馆编号F.O.17/1411

关于最近在山东发生的英国传教士卜克斯(S.M. Brooks)被杀的详情，我现在把山东区教会传教士白朗(Broun)及马仁(Mathens)所写的关于该案的调查报告寄给你。

甘伯乐(Campbell)明日(二月一日)可以到达济南府，他曾去过山东省胶州和潍县，苏格弟(Scott)主教已指示原住该地的一位传教士来接他，并告诉他一切重要情况，以便他去和山东巡抚袁世凯交涉。

**附件 白朗致英国教会牧师关于卜克斯案的调查报告**

下面关于卜克斯之死的报告是我和马仁写成的，我相信它对该案的真实情况作了正确的叙述。

白朗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四日于泰安府。

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五)早晨，卜克斯由泰安回平阴教会区。在前一天(二十八日)，他收到马仁的一封信，信上说在平阴境内发生了严重的暴动，尤以靠近黄河那带地方为甚。卜克斯本来打算在周末离开泰安，得此消息后，立刻决定第二天动身回平阴，以便协助马仁。那时并没预料到去平阴的路上有危险，事实上，我们在泰安并不知道他必须经过的那带地区出现了暴徒，加以，大家又相信大刀会只杀中国教徒，并不和外国人为难。

卜克斯雇好一只驴子骑着去平阴，赶驴子的人便是他的唯一旅伴。那天晚上他住在肥城境内的一个名仪仙的镇市中(距泰安九十里)，第二天黎明前又上路去平阴。约在上午十点钟，他走到仪仙镇以西三十里的张家店，当他从正街走过时，便有乡民恶声地辱骂他，后来他便被一群大刀会的徒众包围住，据说大刀会的徒众约三十人，头带红

巾，手持大刀，立刻把他拖下驴背。他设法逃到一个庙内（据说是一民房）去躲藏，但当地居民把他拖出来交与大刀会。他努力挣脱险境，并从一个大刀会会徒手中夺得一把大刀来自卫，但他丝毫也杀不着敌人，反而使自己的头部和手腕都受了重伤。他随身带有二十两银子，于是向拘捕他的人提议，愿以此款作赎身钱。拘捕人接受了他的钱，可是却告诉他：“我们不要你的钱，而是要你的命。”该镇地保反对大刀会把卜克斯杀在那里，并说：“你们要杀，在镇区外去杀，不能杀在镇区内，以免我遭到连累。”这位地保既不设法营救卜克斯，也不立刻把这事通知肥城知县，于是他们（大刀会）把卜克斯绑起来，带往平阴县，经过萧店（此处住有基督徒），到达小景闸（Hsia Ching Tza），在一家饭铺里停息了一会，这地方恰在平阴肥城的交界处。

这时发生过什么事情很难说，不过据说，他们停留的那家饭店老板，与大刀会有勾结，是一个出名的暴徒。

大刀会徒众把卜克斯带着继续往西行，到了距小景闸不远的—个名叫小槐树（Sau Huai Shu）的地方，离开去平阴县的大路，转入一条通平阴县境内—个名毛家铺的小村庄的小路，在这两条路分岔的地方卜克斯拒绝离开大路，可能就在这时候，拘捕他的人完全剥去了他的外面的衣服，只留下一件汗衫，那天气候很冷，并且下着雪。早在三天前——二十七日——便有一群暴徒袭击住在毛家铺的—个姓桓（Huan）的天主教徒，将其全部财产烧毁，并将当地的一座道观作为临时聚会所。道观内的道士也是大刀会的会员。不顾卜克斯的拒绝，他们仍把他拖到了这个村庄，据传说（不知是否确实），在这村庄里，卜克斯力求大刀会会徒释放他，自愿出五百两银子作赎金。至于大刀会会徒是否考虑要这笔钱，我们不知道，不过，可以肯定，这时候他们曾给予他—些食物，然后才又把他带回早上在小景闸停留过的那家饭店。全体大刀会徒众在这饭店吃晚餐。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卜克斯被捆在距饭店几码远的一棵树上，在这个危急期间，倒底发生过什么事情，传说纷纭，最初有人说：“卜克斯设法脱逃了，并向平阴奔逃。”又有人说：“他晕过去了，大刀会会徒把他从树上解下，丢在路上，他已人事不知，但他醒过来以后，便企图逃走。”然而实际发生的事情似乎是这样：

上面提及的饭店老板，先将卜克斯打得遍体鳞伤，然后唆使大刀会徒去杀死卜克斯。于是他们把卜克斯带到约五十码远的一个地方，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将卜克斯杀死。这块石头上现在还留有血痕。尸首抛在路旁约百呎深的山沟里。屠杀卜克斯的地方属肥城县，但距平阴县边界非常近。

当卜克斯被俘的消息传到平阴马仁处时，正是卜克斯被大刀会徒众杀死的时候(即在下午三点钟)。星期六(十二月三十日)，他立刻去会平阴县知县，同时派人送信给肥城知县、泰安教会以及山东巡抚，并且又打电报给北京的主教。一月一日(星期一)，平阴县令派人出去侦察，正午侦察队回来，带来了卜克斯被杀并寻得其尸体的消息。在同一天上午，马仁报告卜克斯被俘的信件到了泰安，白朗立刻派出第二支侦察队，但两小时后，住在大官庄(Ta Kuan Chuang)附近的一个教徒也来到泰安报告卜克斯被杀的消息。平阴县境内及其周围地区的动乱情况和平阴知县无力供给一支卫队，使马仁(他已不得不避居在县衙门)既不能亲自到谋杀的地点去查看，也不能设法搬走卜克斯的尸体。泰安方面，在得到卜克斯杀讯后，白朗立刻派泰安私塾教师(周某)带领由姜(Chiang)提督供给的一支武装卫队，去肥城将卜克斯的尸身运往平阴埋葬。肥城官吏已经到出事的地点视察过，验过被杀者的伤痕，并买棺材命当地地保收殮尸身。到此时为止，该县县官一直对马仁由平阴写给他的信不敢回答。他得到白朗的信，便立刻把装着卜克斯的棺材运送到平阴，一月三日晚上棺材运到，马仁把它放在教堂内。星期四(一月四日)，泰安知府，陪着巡抚从济南派来的特别视察官臧(Tsong)君到达平阴，臧君本来奉命找寻卜克斯，因为那时卜克斯的死讯还没传到济南府，等到这消息传到后，他又奉到第二道命令，命他采取一切必要手段逮捕凶手。尽管上级官员有种种指示，臧君和泰安知府既不愿去看看卜克斯的尸首，也没对这件事情有所处置。而泰安知府甚至引证事实来污蔑马仁说：“德国人在泰安附近杀死一个中国老百姓，你们外国领事一点不理这回事！”终于在星期五(一月五日)，泰安知府和当天到达平阴的肥城知县以及马仁一同在教堂内检查了一遍卜克斯的尸身。星期六(一月六日)，在平阴教区的公

墓举行安葬。此后，几县的地方官吏采取积极办法，逮捕了几个与谋杀有关的罪犯。

山东巡抚袁世凯对于卜克斯案很表同情，而且热心办理善后，可是在平阴、肥城县境内的大刀会首领仍然没有捕捉到。

报告人 白朗  
马仁

一九〇〇年一月十五日于泰安府

### 斐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十一日 F.O.17/1413 原注：“密件”

在上次的公文里，我已经向你报告过，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对华北区的反基督教运动采取比较坚决的态度，但北京附近仍然存在着受义和团威胁的徵象。

中国对义和团一向采取姑息放纵的态度，对各国公使自正月以来叠次提出的警告和建议则采取漠不关心、拖延敷衍的态度，等到他们觉察到情势危急，已经事态扩大、难于处置了。结果义和团的活动范围不但没有缩小，在四乡的谣言反而愈多，这说明义和团的武装部队已逐渐逼近北京了。同时在北京城内，有许多青年男子跟教拳的师父学习拳术；在通街大道惹人注目之处更出现了许多排斥外国人的揭帖。这种种现象使教会中的中国教徒感到恐怖，于是慌忙跑来报告外国牧师。

附寄给你一张翻成英文的揭帖，可以反映出义和团的领导者用以推行其愚昧迷信的计划。象这类揭帖，公使馆收到了很多，其中大部分文词粗俗，蓄意诽谤、侮辱外国人，主要意思就是必须杀尽外国人。我已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国总理衙门，请他们注意这些揭帖，他们答应将采取适当办法阻止这种恐吓举动。

又附给你天津领事馆的一件公函，其中指出直隶北部普遍存在着危机。

本月十八日，由伦敦会那里得到消息，说北京东南四十哩地的教堂被义和团捣毁，一位中国传教士也被杀了，我当时便写信给总理衙门

(见附件三)，告诉他们已发生的暴行，并敦促其尽力设法处置，以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当天我又亲往总理衙门探询他们所采取的办法，向他们着重提出必需保护离城较远的乡村教堂。

当时在总理衙门的大臣说，中国政府已经警觉到局势严重，昨天已下谕，命令北京九门提督、治安首长会商迅速扑灭义和团的有效策略，限他们数日内将商讨的办法奏明皇帝；至于乡下，直隶总督裕禄已发出紧急命令，用严厉的手段镇压义和团。总理衙门大臣坦白的谈论到还有许多实际困难必须克服，不过他们很郑重地告诉我：“请转告英国政府，这些实际困难一定可以克服，在短时期内也一定能够扑灭义和团。”

总理衙门大臣说话的音调比言语本身更使我感觉出他们的态度显然已有所改善，因此我感到兴奋，自觉六个月来我和各国公使在这方面的努力毕竟不是没有收获的。

次日(五月十九日)，外交团的首领西班牙公使把法国公使的信及信内附件送给各国公使传观，并通知在第二天开会讨论信件和附件的内容。

在樊国梁(Mgr. Favier, 法国主教)写给法国公使的信里，简直把北京的情况描绘成暗淡无光。这位法国主教宣称目前北京的情况十分类似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的前夕，因此他主张必须调海军来北京保护法国传教士的生命。

昨天各外国公使按时举行会议，会上法国公使说：“樊国梁的恐惧和我已收到的其他报告都使人深觉目前局势的严重。”他申明完全不信任总理衙门所采用的办法是有效力的；并且还宣告这决不是夸大目前的危险性。

樊国梁主教已在北京住了三十多年，并且经常与中国各阶层人士有交往，因此大家感觉，只要合理地去掉他受中国教徒们过度惊恐的影响而流露在文词上的恐怖色调，他对目前局势的明智意见决不可置之不理。会上大家认为，仅就目前的情况来判断，局势的发展尚未到达需要调兵保卫使馆的程度。法国公使毕盛(Pichon)没有坚持调兵保护使馆，他草拟了一份联合通牒，其中要求中国用特别的办法扑灭义和团，并建议授权外交团首领西班牙公使将此联合通牒送交总理衙

门。大家经过一番讨论之后，才在会上通过了联合通牒中提出的条件。

今天西班牙公使已将联合通牒送往总理衙门。

德国公使在会上着重提出，如果总理衙门对联合通牒的回答令人不满意，或者中国政府不执行外国公使提出的条件，那末，我们就必须决定采取共同行动。他认为，在目前这种情形下，只调集军队保护使馆，还不足以使中国政府警惕。最能强迫中国政府就范的有效办法是集中军舰于山海关附近，必要时，军队由山海关登陆直接开往北京保护外侨。

这建议得到与会各国使节多数人的支持，于是决定由各国公使将此建议作为附件呈报本国政府。

我同意这决议，可是由于外国使节的联合通牒所提出的条件并不比中国政府早已提出作为平定骚动的诸原则更苛刻，我深以为没有理由预测我们将会得到不满意的答复。

关于在北京的欧洲人处境危险的说法，我必须承认我没有一点事实来证实法国神父的阴暗的预见，……根据我自己和公使馆同人的经验，从中国教徒所表现的恐慌上，我们可以推断真正受到暴力威胁的倒是这一批人。

我相信，只要下几天大雨，消灭了激起乡村不安的长久的旱象，将比中国政府或外国政府的任何措施都更迅速的恢复平静。然而天降甘霖是如此的不可期，保障安全的可能性，我认为有赖于今后几天内中国政府是否表现出有决心有能力来尽职责。

#### 附件一 北京西城张贴的揭帖

在北京某一条街上，有义和团团民在半夜看见一位天神突然降临到他们面前，天神默立了许久，全区团民俯伏祈求，然后才听见一种震人的声音说道：“我非别人，乃玉皇大帝现身下凡。知汝辈虔心信神，特降凡颁旨，令汝等知道，世道将大乱，此天意注定，不能挽回。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彼等在各地传邪教、立电杆、造铁路，不信圣人之教，亵渎天神，其罪擢发难数。我极为震怒，大发雷霆，日夜熟思，本想命令天兵天将下降凡尘，但又想到他们也无力挽回天运，因此，我才率领天神天仙下降凡间。凡义和团所在之地，都有天神暗中

保护。今告尔三界人士，必须万众一心，必须精练义和团拳术，然后才得熄天怒。

凡义和拳一经练通，逢三三或九九，或逢九九及三三，便是妖魔遭劫之时，天意命汝等先拆电线，次毁铁路，最后杀尽洋鬼子。今天不下雨，乃因洋鬼子捣乱所致。

汝辈皆虔心奉神之人，应协力同心，共灭洋鬼子，以熄天怒。善行必有善报，消灭洋鬼子之日，便是风调雨顺之时。

我今明白示汝，汝辈可将天意传播各处。”

这是我亲眼所见，因此大胆执笔记下来，凡信这个揭帖所说的人，将有善报，不信的人，将有恶报。上天愠怒，皆因毁了玉皇庙。玉皇大帝看出只有义和团虔诚信天，向天祈求。

如果以上我所说的是故意假造的，五雷将霹了我。

(阴历)四月一日(一九〇〇年四月二十九日)

**附件二 英国驻天津领事贾礼士(Carles)致英国驻北京公使窦纳乐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二日

值得向你报告的是，尽管侮辱外国人的揭帖依然在很大范围内传播，但天津附近中国当局采取镇压义和团活动的手段已收到相当效果。

在永清地方，攻击该地英国教会的张贴揭帖者被迫向孟(Norman)牧师道歉，自此以后，该地人的仇外高潮才镇压下去。

努力镇压义和团的固安县知县更悬赏鼓励捉拿义和团首领、报告其住处。据说因为西太后下了一道诏令(这诏令可能包括在最近的上谕内)，使他突然取消了赏格，因而当地人民立刻对中国教徒表现出露骨的仇视，以致使驻在该处的传教士甘某(Crant)立刻把家眷搬走。

我向天津总督裕禄报告固安的情况之后，他立刻派兵到那里，几天以后，固安的情形便好转了。

我所看见的最恶毒的揭帖是从大城县传出的，我把这些揭帖寄给天津总督，他立刻发出命令，严禁揭帖出现，并尽可能拿办那些写揭帖的人。

卡拉德(Chaylard)在四月二十二日通知我，他得到保定府的电报，说前一天在获鹿城外的蒋家庄(Chiang-Chia-Chuang)有大批基督教

徒被杀。

两天以后他又告诉我：“这次骚扰确实利害，但只一个基督教徒丧命，而义和团倒有七十人被杀。”他又说：“罗马天主教士听我的劝告，把枪分发给教徒。”关于这次事件的细节，我已收到保定府方面的报告，说有一百一十个义和团团团员侵犯那地方，于是义和团与天主教徒冲突起来，结果恰如法国领事的报告。

这种好转情况由于直隶北部及东北部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不安而不免减色。在高阳、景州之间的地区，重有土匪扰乱；在热河附近，平泉、大寺口，据说又有金丹和在理教准备报复一八九一年对他们的屠杀。

### 附件三 奕纳乐致满清总理衙门信 一九〇〇年五月十八日

刚才获悉，在固安和涿州以南，有一个名叫宫村的地方，那里有一所伦敦会的教堂被义和团破坏，一个名叫赵廷中(Chao Ting-Chung)的中国传教士在受尽义和团的虐待后，被杀死。

又获悉北京以南的武清、房山和其他县分，由于义和团的活动，居民非常不安。义和团更公开地恐吓着要攻打教会区，要杀死信教者。

我要再一次请贵国皇帝和大臣注意，六个月来，我不断地在口头和书面上提醒贵国政府，说你们如果不采取适当办法镇压义和团和大刀会，将引起极大的危险，而你们对我的劝告一向回答说：“这是过分忧虑，夸大了危险性，中国政府正在办理有益于和平的一切事情。”

这时，在首都附近几哩远的地方也发生了凶暴地袭击外国教堂的事件，我相信贵国皇帝和大臣至少将改变总理衙门向来对我的陈述所采取的漠然态度了。因为存着这种希望，我不等收到详细报告，便赶快把最近发生的这个案件告知你们。

### 奕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

一九〇〇年六月十日 F.O.17/1413 原注“密件”

自从五月二十八日写信以来，我曾用电报详细地报告过关于义和团的日益张狂和咄咄逼人的势炎所造成的北京现状。

当我上次写信时，各国公使正在等待总理衙门所答应送来的皇帝谕令和镇压扰乱者的详细办法，以便对调兵保护使馆的问题作最后决

定。各国公使按照预定计划于二十八日晚聚会，总理衙门的公函准时送到，公函的英文译稿摆在会议桌上。然而大家感觉，关于当时已发生的严重事件，只用警察这种例行公式来搪塞，不但是过时的，而且这种办法即使写在纸上也不令人满意。

京汉线上在北京附近的许多车站被破坏，此外，由北京往天津的第二个火车站丰台也被烧毁，中国军队却毫无动静。北京天津间的铁路交通停顿了，据说这条线的大量铁轨也被拆走。

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一致主张不要坐失时机，立刻调兵保护使馆，而法国实际上在会议前便已发出了调兵的电报。外交团首领西班牙公使负责通知总理衙门，奥、英、法、意、日、俄、美诸国公使已决定立刻调兵来北京，请中国政府给予交通上的帮助。

我经常用电报将最近北京的情况通知我们的海军部，会议后，我立刻打电报给他们说，急切需要军队。

义和团大胆地袭击北京附近的火车站，外边又谣传他们正向北京推进，以增援北京城内的同党，于是在城内的传教士大感惊恐，有几个英国教会的传教士得到我的通知后，晚上便来公使馆躲避。第二天（五月二十九日），由天津开出的一列火车到达北京车站，并载来若干恢复秩序和交通的中国官员，才使大家确信这条铁路线没被破坏，恐怖的情绪也才稍微缓和一点。

可是由于驻在车站附近的街道上的清军所表现的举动，人们仍然感到很不安。一些外国人偶尔骑马从那条街上经过，他们使用矛戟加以侮辱和恐吓，或跟在后面投掷石块；兵士们更公开地扬言，他们驻在那里，就不准外国军队通过城门。

星期三（五月三十日）总理衙门答复外交团首领西班牙公使的短信，关于采取有效办法一节只给予了通常的保证，他们要求各国公使稍缓几日调兵来京。

当天中午，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当前情况，会上我告诉各国公使，早上总理衙门的一个翻译员为公使馆调兵的问题来拜访我，我举出一八九八年的事件为例，便告诉总理衙门派来的人说：“任何阻力也不能拦挡各国公使调兵保护使馆的决心，至于兵数的多寡，调来一

支保护使馆的卫队，抑或调来可以镇压有组织的反抗的大军，将视中国政府如何作为而定。我又着重指出总理衙门应劝告中国政府诚心诚意地承认局势的危急，并尽力帮助外国军队来北京。”

附带我又说出，在我看来，来自清军的威胁比来自义和团的威胁更为严重，因此，我们不能失掉时机，应争取得到可以保护自己的力量。

关于我对清军带有危险性的意见，法国公使更举出事实加以证明。他叙述了昨天由长辛店（京汉线上的一个站）逃来的一队法国人的经验，二十七日长辛店车站被烧毁了，中国政府派了一队中国兵去保护住在那里的法国人，可是直到他离开时，这支军队都没有尽保护之责，这期间，他们却看见中国兵在放火烧欧洲人的房屋。法国公使提醒大家说，这些董福祥的甘军同一八九八年外国公使团调兵对付的那些军队正相仿。

意大利公使主张，如果总理衙门坚决反对使馆调兵，大家应明确决定如何行动。大家一致同意如果那样，我们将采取强硬手段，调兵来京。

又从希望调兵来北京的各国公使中选出四人组成代表团，派他们去总理衙门，正式说明各外国使臣调兵的意愿。四人代表团由法、俄、美三国公使和我本人组成，会后我们即往总理衙门告诉中国大臣，不论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各外国公使已决定调兵来北京，我们劝告中国政府让步，以免引起意外的后果。如果听从我们的话，外军只留在北京到没有危险时为止，如果坚持反对，那末结果如何就很难预料了。

总理衙门大臣藉口庆王不在衙门，而在城外颐和园，他们必须与庆王商量才能决定，显然他们企图拖延答复。但他们又说，第二天下午一定可以答复。我们坚决主张不能拖延这许久，我们说：“派马去颐和园，一小时就可到，我们需要第二天的列车装运军队来北京，你们要不答应，大量的军队将由陆路调来对付你们所造成的恐怖局面。”

当天晚上，各国公使开会，四人代表团报告到总理衙门交涉的经过，大家同意把外交使团的决议通知天津领事，附带说明，如果直隶总督裕禄答应在第二天下午供给运兵列车，他可以接受。

星期四(五月三十一日)黎明以前，总理衙门送到英国公使馆给四人代表团的信，说总理衙门已取消原意，不再反对各国公使调兵来京保护使馆，但调来的人数必须以一八九八年的数目为限，同时一到和平恢复，外军就必须撤退。

当天早晨立刻召集各国公使开会，大家决定凡是在天津准备来北京的军队立刻调来。天津方面设法弄到一辆列车，当天晚上七时这列车便到了北京车站，载来美、英、法、意、日、俄诸国军队共三百三十七人，英军为三名军官、七十五名兵士、一架机关枪。北京城敞开着，让外国军队走进，沿街挤着观看的群众，也没有捣乱的举动。但须说明，原来驻在车站附近的甘军在外国军队未到时早已调往别处。

各国使馆调来军队，似乎使城内的教徒安心一点，此后一两天中，骚动的情形显然减退了。从北京外围各城区来的传教士说，居民的态度已有显著改善，各方情况也差不多恢复正常。在英使馆躲避的传教士的妻子儿女也回家去了。可是，在乡下，情形却与此不同，从法、美、英教区仍不断地有避难者逃来北京，他们说，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同样遭受着义和团的抢掠和杀害。

星期六(六月二日)，消息传来，说有一队欧洲人，共计三十三人，其中大多数是比利时人，在星期五由保定出发逃往天津，沿途与义和团战斗，到天津后，有九人失踪，后来失踪者有两人逃到天津，而其余的七人，到我写信时止，仍然没有找到，其中三人可能安全，但其他四人恐怕没有希望找到了，这四人一为瑞士人名倭松(Ossent)及其姊妹亚丝迪尔(Astier)，其余的两位是意大利人，一名贝沙纳(珀沙罗)(Pisaro)另外一人不知姓名。

星期天晚上(六月三日)，从北京以南四十哩的永清城来的一个中国工人带来消息，说在六月一日清早，有一队义和团约百余人进入永清县城，袭击城中的英国教堂，杀死住在教堂内的两位传教士之一孙某(Robinson)，俘走另一传教士孟某(Norman)。我立派贾克凭(Cockburn)将此恶耗通知总理衙门，总理衙门竟否认有这类事件发生。我又打电报给天津英领事，命其面见直隶总督裕禄，立刻设法营救被俘的教士孟某。虽然我不相信清朝军队出面作有效的干涉，但我总希

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惯用的磋商和说服的软办法能够营救孟某，使他释放。

第二天(六月四日)，铁路交通又中断，丰台以下的黄村站被烧毁，守卫丰台的直隶军叛变，铁路工人罢工回天津去了，据说沿铁道线的乡下又处在混乱骚扰的情况中。

西班牙公使立刻召集各国公使举行会议。

俄国公使格尔思(Giers)开始讲述发生在本月二日的一项不幸事件。这事件与上面提及的由保定府逃出的那队欧洲人有关。他说：“当这队欧洲人处在极危险境地的消息传来后，在比利时公使的恳求下，我答应派遣在天津的二十五名哥萨克兵去营救这批欧洲人，哥萨克兵夜晚停下来休息的时候，竟被义和团包围起来，以至不得不杀开一条出路，终于没有找到那批欧洲人而回转天津了。一个哥萨克军官落马，被义和团连刺六枪，一个哥萨克兵去救他，也被割去了鼻子，据说义和团方面有十四名被杀。”……

欧洲军队从义和团面前败退这一事实将发生坏作用，并使一般人愈加相信义和团具有神秘的魔力。

继由法国公使根据最近几天发生的事件来审度目前的局势。他认为现在铁路交通已经停止，电报也可能立刻中断，因此必须预先防备意外事件，他建议凡有舰队在中国沿海一带的各国公使应立刻通电本国政府，要求下令给各海军统帅，在北京被封锁而排外运动占上风(在目前这情况可能出现)的情况下，立刻采取必要的营救办法。

这建议得到与会各国公使一致赞同，各在中国有海军的公使立刻发了电报。

下午我被委派往总理衙门提醒中国政府永清悲剧的严重性，但我发现那里的大臣语调冷漠而且毫无办法。在场的四个大臣，竟有一人在贾克凭翻译我的说话时呼呼的睡着了；因此我在指定第二天(六月五日)与庆王会晤以后，便忿然离开了。

这时候，我从天津来的电报中获悉，天津总督裕禄通知英国驻天津领事，孟某在被俘的第二天(六月二日)，便被义和团处死。一个由永清逃来的难民也说这消息是真实的，他更把当时义和团攻打永清和

在永清附近扰乱的义和团首领及其大本营所在等详细情节告诉我们。

我和庆王会晤时，他首先向我表示遗憾，而这种通常的礼貌在昨天的会晤中就没有。当他谈到扑灭义和团的问题时，在他回答我的严厉责问的音调里面似乎暗示着：他本心很赞成我的意见，但无力劝其在上者持同样的看法，可是他用一种较平常更加敷衍的态度向我一再申明，皇帝已很重视目前的危局；更着重指出聂士成提督正带兵五千保护天津至北京的铁路的事实。当我告诉他，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聂士成曾奉到御前会议秘令，不准他的军队向义和团开火的时候”，他那种做作出来的惊讶表情只有使我越加猜出我的消息是正确的。

另一个大臣公然说出，在中国政府缺乏代议制的情形下，决不可忽视象很孚人望的义和团运动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民意反映。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为人民发泄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教徒的罪恶行为所种下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虽然教徒遭受很重的报复，国家财产也被损坏，然而迄今为止，普通安分的人民并没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义和团为民情得伸而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当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

在会晤快结束的时候，上面讲话的那位名叫许景澄的大臣走来，坐在庆王的旁边，当庆王和我谈话停顿之际，他使用可以听得见的声音谈到清军中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还说不久清军将全部变成义和团。

我在得到总理衙门正式答应逮捕惩办永清事件的凶手以后，便告退了。

庆王在谈到义和团时，他语调中流露出的失望和无能为力给我的印象很深。我因此回到公使馆便打电报给海军提督，问他是否能再派七十五名兵士来北京。有许多现象说明，要是没有军队保护英国教区，这些教区就立刻会丧失掉，一个被放弃的教区遭受袭击，就可引起所有的教区普遍地遭受灾难。

我现在不以后来如何与总理衙门交涉运送派军队来京的事情麻烦你，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必须报告。

本月五日与庆王会晤的另一收获便是使我更相信很久以来所猜测的情况是真实的，就是说，以庆王为其代言人的总理衙门已终止其为

中国统治者的代表了，我感到它象推动这个政府的一架杠杆，现在已被压得粉碎。自然，各列强应当经常警觉到暴动的突发，准备足够的武装力量来干涉这个暴动，但我认为，如果可能，首先我们还应尽力寻求另一种支撑正常压力的杠杆。而各国公使可以用来威胁中国政府的唯一的手段，在我看来，便是觐见皇帝，只要提出觐见皇帝和西太后的要求，我想就会产生极大的作用。

星期三(六月六日)，我写信给外交团首领西班牙公使，请他召开会议，讨论提出集体觐见清朝皇帝的要求，以便向皇帝直接解说局势严重的问题。公使会议在下午举行，可是在开会以前，常充当庆王使者的总理衙门翻译员凌芬来访我，顺便我向他提起希望觐见皇帝的事，并说明我们的目的也是支持总理衙门庆王和各大臣扑灭义和团的愿望。凌芬问我：“我可以把这意思通知总理衙门吗？”我表示不反对，他便回去了。不久他又转来对我说：“觐见的消息使总理衙门大臣非常惊恐，特命我来通知你，聂提督已奉到镇压叛乱的紧急命令，他的军队已在铁路线上和义和团发生战斗，总理衙门向外交使团保证铁路交通至迟在星期六(六月九日)可以恢复，乞求各国公使见谅，同意稍缓再提出觐见的问题。”

当各国公使聚会时，我向与会同人解释我提出觐见问题的动机，同时又把总理衙门凌芬和我的谈话重述了一遍，经大家仔细讨论之后，决定等到星期六以后才提出这问题，而最主要的原因则是大家认为未得本国政府命令强迫清朝屈服以前，不宜坚求觐见。

这时，有不少关于宫廷内幕的谣言，一部分人说西太后对义和团运动最近的作风非常生气；另外一些人则说她完全不顾后果如何，正支持义和团驱逐外国人的主张；还有一个略为可信的传说，则说她现在十分惊恐，已决定逃往西安。姑不谈这些真伪难辨的谣言，现在我把最近两星期以来所颁布的有关义和团的诏令寄给你，这些诏谕才是唯一有力地说明清朝皇帝对待义和团的态度文件。

你将看出，在五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的上谕中，虽在谴责假义和团运动而捣乱的坏分子，但对义和团却表现出十分宽大的精神，而在六月六日颁发的上谕，这种精神表现得更加明显。

最近这次颁发的上谕更着重指出，民情怨愤乃由传教士干涉中国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诉讼事件所激起。我不怀疑这段叙述有相当的真实性的，不过，正当各方面的教徒在被屠杀的时候，在皇家诏令里很突出地来谈问题的这一面，决不是表明愿意平息动乱的局面。

与以前发出的若干诏令相较，这次诏令的最该反对之点便是它对数月来公开横行无忌的义和团不加以丝毫的弹压。不但如此，反说义和团是带有坏习气的善良老百姓，并明白指出义和团和基督徒将同受皇帝的恩惠。然而实际的情况便成了这样：无论义和团如何公开地进行宣传，广招人马准备新的排外举动，地方官吏无权阻止他们，等到义和团由准备阶段进而为积极活动的时候，那时已无实力来制止他们了。乡下所有引起暴动的情形都是如此。不久，这同样的政策也将在北京城内产生同样的结果。

自一月十一日的上谕颁发以来，由于皇帝对义和团的鼓动而引起的后果，我们曾向中国提出了许多警告，现在当我们提出赔偿被害者孟某、孙某以及将来被义和团杀害者的要求时，自然不可能忽视这些最近颁发的上谕。

至于北京城内的情形，自上述诏令发出后，北京城便时时刻刻在新的事变爆发的状态中。

星期五(六月八日)，迅速恢复铁路交通的全部希望被天津传来的消息毁坏了，天津的消息说，义和团已到达杨村，烧毁该处的铁路桥梁，奉命保护铁路线的聂提督退往芦台。

当天有一批美国传教士由北京东南十四哩的通州逃来，说那里在大杀基督徒，临行前，他们把财产委托当地军官保管，可是他们一离开，他们的房屋便被兵士抢掠烧毁。

第二天(六月九日)发生的事件，使所有在北京的欧洲人敏锐地觉到自身处境危急。这一天的清早，一队义和团从附近的庙宇出发，到城西三里远的一个新修造的跑马场，纵火把跑马场的看台烧毁，原因是这地方常有外国人去游玩。他们把看台烧为平地后，更把一个先被他们擒住的中国基督教徒活生生地放在火上灼烧。公使馆的一群翻译实习生骑马由这地方出城，竟受到这群手持刀枪的暴徒袭击。他们开

枪回击，才得幸免于死。

自四月以来便居住在城外颐和园中的西太后今天早晨回城来了。大家都在这里推测：西太后来到北京将对叛乱的潜势力起镇压作用，抑或相反地刺激这种潜势力成为排外的暴动。我与总理衙门凌芬谈过一次话，这次谈话更肯定了我在最近与总理衙门大臣会晤中所得到的关于皇上态度的不愉快印象。我对他谈起外面流传一种谣言，说西太后及其亲信大臣决心清除北京城中的外国人，并要把外国人赶出国境；他们认为帝国的完整早被各野心的列强所破坏所损伤，因此不惜牺牲残余的国土来发泄仇恨；而提督董福祥更保证他的军队能够执行西太后的使命。凌芬不但不用嘲笑的口吻说这样归罪于他的主上的疯狂政策是不可置信的，而在他的态度上（凌芬讲法语，几年来，我很知道他的为人）很明白地表示出，我所说的谣言并非无稽之谈。

那天下午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当前局势，并决定是否应当打电报给天津的舰队要求增援。由于凌芬的态度和缄默使我感觉情形严重，因此不及等到会见各国公使，便打急电与海军提督西摩尔（Seymour），通知他北京情势非常严重，请他立即设法遣送援军来北京，否则便太晚了。

下午，我到会的时候，各国公使早已齐集，我便将打电报到天津调兵的事告诉他们，并说明我们单独行动的原因。他们全都认识凌芬，一致表示凌芬所表示的态度值得郑重考虑。可是一向掌握有可靠消息的法国公使说，他得到的全部消息却指明事态在向着有利的一方面发展，因此他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结果决议各国不忙打电报给该国海军部长，等到第二天下午二时再定。回到公使馆我又打一电报给海军部长，通知他这个决议。

就在那天下午八点钟，从一向认为可靠的中国人那里得到消息，说西太后对朝见的大臣公开宣称要尽逐北京城中的外国人；董福祥的军队只等命令一出便开始攻打使馆。必须注意，这些甘军比一般中国军队的体格更健壮，装备有最新式的毛瑟枪，有充足的子弹，并且除英国人而外，他们在战场上还没有碰见过其他的劲敌。自一八九六年平定回乱以来，他们被推崇为一支勇敢善战的队伍，而且一直保持着

这个荣誉。

所有这些危机将临的预兆，在我看来是十分严重而不容拖延不理，因此，不管各公使已决议暂缓行动，我仍打急电给天津英领事贾礼士(Carles)，叫他立刻通知英海军最高统帅，说北京局势日益严重，应命军队登陆，并设法立即来北京，晚上八点三十分，我又将同一电报打给海军部长。

那天晚上，海关人员聚集在检查官屋子内作防御，远处的英国教区已正式委托中国官吏保护，英国公使馆又成为许多英国侨民的避难所。

今天早晨(六月十日)得到天津的电报，说有外国军队七百名由天津乘直隶总督裕禄供应的特别快车来北京，其中包括三百名英军和海军提督西摩尔。不久便获悉电报也打不通了。

现在我结束这封信，以便一有安全机会就立刻送出。

**附件 奕纳乐致满清总理衙门信**一九〇〇年六月三日F.O.17/1413

总理衙门大臣：

刚得到消息，在永清县附近的一个村庄里，有一位基督徒的住房被义和团捣坏、抢劫、烧毁，他的老婆被杀死，他的儿子生死不明，他本人脱险之后，已逃来北京。现将他的陈述书附寄给你们。

永清城内住有一位英国传教士，我不能不为他的安全而耽忧。

又听说两天前在霸州的一所天主教堂被毁，许多教徒被杀，可能就是这队义和团在霸州干完后又北上到永清。

根据许多其他的消息，显然义和团正在各处制造惊恐，他们武装周游各地，各地人为博得他们的好感，均在门外设案焚香，表示拥护。然而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政府镇压这些暴动的明文。我不知道，除开已发生的事件而外，中国政府还需要什么别的材料来肯定义和团运动的危险性，然而宣告义和团应被逮捕应受惩罚的上谕迄今没有出现，地方官吏将毫不迟疑地利用在公布的诏令中反复申诉过的一句话“义和团中有好人也有坏人”来作为懈怠职务的口实。在北京城中从没有听说有一个义和团被捕，那末乡下的情况自然更坏。

我毫不怀疑，中国政府如果继续采取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将来

必自食其恶果。

## 英国驻芝罘军官卫德曼(W. Tratman)报告 义和团在山东活动的情况

一九〇〇年八月二十六日 F.O.17/1413

约在六月中旬，义和团攻打这带地方的传说日益利害，因此道台按照山东巡抚袁世凯的指示，召集各领事商讨防御之策，中国军队驻在把城市与租界区分开的那条街上，当地欧洲志愿军的哨兵在夜间轮流防守，威海卫税务司杜瓦德(Dorward)大佐提议派一部分中国军队来保护我们，我认为无此必要。这时候每天都传说义和团要来攻打芝罘，但他们并没有来打。

六月十六日从英国浸礼会得到内地将发生暴动的消息，他们说义和团正在黄河口滨州周围招募、训练新兵。接着又从别方面收到信件和电报，因此，我命全部英国传教士尽可能集中在山东省会济南府，等他们在济南齐集以后，便向他们宣告，暴动将要发生，情况很快就要变坏，我和美国领事福纳(Fowler)命令全体英美传教士离开济南府，去黄河以南的小河口，那里有福纳包订的一只日本小汽船来接他们，只需连续运送三四次，就可把全体基督徒(约二百人以上)平安地送走。

袁世凯给予我们很多帮助，他派军队护送每一组到小河口上船的教士，并且非常周到而又仁慈地招待避难者。

在芝罘，整个七月，谣言和惊恐是每天的日课。义和团的揭帖公开地张贴四处，而且又秘密的传送，道士在宣传叛乱，铁匠在铸造大刀，道台把家眷送走了，许多大商人也跟着把家眷送走。而最坏的是俯瞰着租界区的而又装置有克鲁伯(Krupp)大炮的东西两炮台显出跃跃欲试的样子。这一切情况一出现，领事团立刻采取紧急处置，并强迫道台继续进行镇压工作。道士被捕入狱，铁匠受到军法处分，大炮被锁起，保管钥匙的军官名册已交给我们。

如何处置由各处涌入芝罘的外国避难者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有一段时候，在每个可以居住的角落都挤满了人。容许这许多与本港无关系的人住在此，因而危害到原住居民的安全和利益。这是不适当的。

无疑地，假如事变突然发生，整个领事团必须退往船上，这批人便会妨碍我们。英国海军提督通知我，英国侨民留在芝罘是冒着本身生命危险的，因为他将无法保护这港口，我也深深的感到这种危险性。花费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才把塞在这港口的难民清除净，他们已逐步转移到安全之地，这样才算去掉了一件焦心的事情。传教士普遍从内地撤退立刻引起的后果，便是义和团和游民连续抢掠，毁坏留下的教会财产，在地方官很排外和不重视袁巡抚的严格训令的地方，这种抢教堂的事情特别盛行。所有的消息都是从本地人得到的，详细情况现在尚无可靠消息，但袁世凯一再向我们保证，他已尽力阻止破坏，如果有这类事件发生，当酌情赔偿，绝无异议。

另一严重后果，便是大量中国教徒遭受屠杀，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的态度表现得有些神秘，在我看来，这种态度很令人不满意。在七月初，以排外著名的布政使把一封信轮流传送给本省重要的地方官，据他说，这封信是袁世凯口授给他的一道训令。信内谈到一种保证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将来和平相处的策略，以及施行这策略以达到目的两种方法：第一，强迫每一个教徒放弃其宗教信仰，并具保将来不再信基督教。第二，每座外国教堂和外国人的住宅及其中的家具完全由当地中国政府没收。布政使命令立刻执行这计划，他的信件的作用立刻显现出来。自然我急忙打电报去质问袁世凯，是否是他指使布政使这样做的，并且附带告诉他，掖县知县已经立刻照命令行事，用布政使的词句发出布告，逮捕、拷打拒绝退教的中国信徒。袁世凯的回答是诡诈的，他说：“知县官恐怕在本地方发生叛乱者对信教徒发泄仇怨并抢劫教堂的事情，才要求信教徒暂时宣布退出教会，并把教堂置于地方官保护之下，他们希望去掉引起纷乱的事故，才能确尽保护之责。这是从困难中想出来的唯一好办法，并无别的用意。”我责备袁世凯用遁辞来掩饰布政使的命令的真实意义，并指出掖县知县所表现的行为充分说明各地方官是以何种角度来解释发给他们的命令的。袁世凯只得回答没有说“强迫信徒永远叛教”的一类话。布政使的第二项办法，青州府益都县知县奉命执行，他把英国浸礼会房屋的看守人赶走，而他的兵士住进去，还说这带地方是县政府驻军区，他更进一步强迫地

方钱庄交出属于教会的三千元存款，理由是这笔钱应由政府没收。我对这事提出的抗议，终于使袁世凯相信这个保障本省和平的策略并不精密，于是发出训令，取消施行该策略的一切公告。

自此以后，这方面的情况已经好转，据说最近若干屠杀教徒的事件，只是义和团和暴徒干出来的，并非官方命令造成的结果。

目前我们在芝罘的处境尚算安定平静，不过我们仍然认为必须派欧洲兵继续守夜。而我们能始终留在芝罘，这应归功于本省巡抚袁世凯所持的态度，我认为他已尽最大力量指示他统率的军队阻止外省的义和团侵入山东，并及时平定山东省内所发生的变乱。可是他不重视北京政府授予他的密令（无疑地，他一定收到过这种命令），他的地位必定很危险。由于他所管辖的各级州县官依照他的指示而行动，山东省才没有被叛乱和抢劫的风浪所淹没。芝罘道台在领事团的监督下工作也很好。

末了，我希望附带地告诉你，我们应十分感谢美日两国政府给予我们的海军保护，在整个困难期间，经常有一艘美国的兵船或日本的军舰，有时甚至是两国的军舰都停泊在这个港口。

### 奕纳乐致白尔特(Bertie)信<sup>①</sup>

一九〇〇年九月四日F.O.17/1413

由于北京和天津间的各种交通线还是不安全，因此我没有心情写信告诉你北京发生的事情。加以自围攻使馆结束后，我非常忙碌，实在没有工夫提笔写信。你们军人自然不懂得外交的内幕，而我却得听取裁决一切可能发生或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加以围攻的紧张阶段虽已过去，但在围攻期中表现非常英勇的使馆随员现在却象“九柱戏”似的一齐病倒了。曾担任过消防队长和志愿军指挥官的托尔斯(Tours)，患着最利害的脑炎，现在正挣扎于生死之间，医生说，即使他康复了，也得需要一年时间完全休息。中文秘书助手和两个译员患病，还有两个译员患伤寒，在围攻期间来服务的四个海关人员和几位传教士也被

<sup>①</sup> 原注：“私人信件”。按白尔特为英帝国主义侵略军的陆军军官，时驻天津。

传染上了。贾克凭过分受惊，面带病容，然而最沉重的损失是我的医生，在救兵到来那天，带着高热病跑下楼来，以致病势加重，不得不送到医院急救。到现在为止，我还算健壮，但愿我的健康能支持下去。我不知道该告诉你一些什么，而这些又是不曾在报上读到的。

以下是九月九日续写的：

今天是安息日，周围非常宁静，希望宁静的时光延长下去。今天晚上有一安全机会送出信件，我将设法把这封信寄出。可惜不能送出公文，不过一两天之内可能希望从这条路线送出一些消息。

关于克林德 (Von Kettler) 事件的真实情况是这样：十九日下午我们得到中国政府的最后通知，限定我们在二十日下午四点钟离开，当天下午各国公使举行会议讨论这问题，决定大家写信给中国总理衙门，要求在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与庆王和端王会晤，约会的时间虽然不合适，但在那种情况下是许可的。第二天九点钟的时候，我们齐集到法国公使馆（这个地方比较方便），两位王爵没有送回信来，照通常的规矩，要求举行会谈，那末要求的一方必须等候被要求者的答复，看被要求者同意或不同意会晤。可是到九点三十分还不见有回信来，大多数的公使主张我们应当等到他们来，不应当走到总理衙门去等候，因为那是很伤体面的。克林德是一个性情急躁的人，以拳击桌说道：“我到总理衙门那里去，坐在那里，直到他们来，即使必须坐一整夜。”于是俄国公使说道：“试想想周围成群的义和团，你不以为最好不和他们发生冲突吗？让我们带着卫队一齐去。”克林德回答说：“没有危险，昨天和前天我派翻译员出去，他并没受到任何阻拦。”俄国公使又说：“好吧，那末现在为何不也遣翻译员去看看我们有无被欢迎的希望呢？”德公使回答：“这是一个好主意，我想还是派他去。”此后，我们离开了法国公使馆，我个人以为他是不去的了。德国公使馆就在法国公使馆对面，似乎他从法国公使馆走回去后，才变了主意，命轿夫抬他和译员去总理衙门。他的译员名叫柯德（高德士）(Cordes)，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他看见一个站在街道旁边的士兵对着轿后的绿绒毡描准射击，显然立刻杀死了克林德。枪声引起一阵惊扰，柯德走出轿来，两腿立刻被射中，但他仍向距离约两哩远的美国教堂跑去躲避，最初兵士向他射击，后来则

不追赶他了，街上的人民没有和他为难，只是在他跑过的时候说道：“那里跑的那个外国人遭到报复了！”在整个围攻期间，柯德都住在医院内，他一切都好，只是腿有点跛。

你将在报上读到所有关于围攻的消息，我实在厌恶谈这问题，此外我正在忙着写一份类似战争日记的东西和一份关于在我和某些署名为“庆王及其他”名称的神秘人物之间很有趣味的通讯的报告给外交部。当满清的官吏看出不能用暴力赶走我们的时候，转而采取外交手段。我敢说，在玩弄外交手法方面，他们将发现我们正是他们的对手。

……六月二十日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义和团和中国兵开始了对公使馆的攻击，而射在公使馆的最后一粒子弹却在八月十日六点钟（不过时断时续的继续了两天），十个印度武士在回使馆的前六分钟被射中面部。大约又过了两小时，我们才停止了儿星期来保护我们的战壕中的枪声。这些战壕筑在距离我们由二百码到十码的不同远近的地方，有两个地方，进攻的战壕和防御战壕差不多接连起来了，因此两方战壕内展开了极活跃的石块战，有一块砖头落在我的脚上，幸而没有重伤。

大卫·阿理分（David Oliphant）战死，在领事职务上我们便丧失掉一个能干的职员。……在围攻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三分之二的海军军官受伤（其余的三分之一在后来战死），因此我真实地感到没有军官来应战。……一个海军军官名赫里德（Halliday）的带兵突击使馆附近的几座房屋，他被六个董福祥的兵士围住，一个兵士对着他的黑肩章射击，子弹穿过他的左肩，穿成的弹洞可以放进一只拳头，肩部被打坏了，而且还带走了一小块肺叶。……

## 拳变纪略

继 昌

**编者按：**本文选自《天津城垣考》，原题《录小军机继昌拳匪纪略》。继昌，字莲溪，蒙古正蓝旗。光绪三十四年六月到八月护理安徽巡抚。本文记载庚子五月至七月北京的情况。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初，盛京卿宣怀由沪电致总署云，由保定电局寄信，直隶涿水有义和团匪，拒捕戕官，焚教堂，据涿州，有犯省城之语。朝旨询直督有无其事，裕帅禄始奏称有之，现派兵捕治云云。时都中有传闻该匪猖獗情形，毁电杆，拆铁路，因命提督聂士成派队弹压，保护路工。匪众竟敢伤聂军，聂军亦伤拳众。军机大臣荣禄，适在假中，七上章请剿。旨责以不得孟浪从事。盖枢臣中刚毅、启秀、赵舒翹均力主解散，剿恐激变。乃命赵往。次日复命刚往。赵至，知不可，遽回京。刚至，谕之不听，借口聂军杀其头目，不肯散。刚因循在涿十余日，未及返，而拳匪已来都遍布党羽，假神道设教，托忠义为名，以保清灭洋互相煽惑，士大夫颇信之。势已固结，不可解矣。

皇太后、皇上驻蹕颐和园。一夕有人沿海淀街狂呼，比户烧香。经步军统领衙门拿获李群子一名，按造言惑众例弃市。

上奉慈驾回驻西院〔苑〕。荣相已销假。朝廷尚须剿匪，迟疑不决。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濂贝勒、澜公、徐相桐、崇绮、刚毅、启秀、赵舒翹均狃于民心不可失，宜乘机用之。惑圣听，谓八旗兵丁，半入团中。其实端邸各府内，已习其术。又商诸董福祥，令其剿办。董不肯，乃以御外侮自任。十六、十七连日召见卿贰，多依违

其词。且德使独赴总署，止之不听。街市汹汹，旗兵列队弹压。德使生疑，在轿内放枪，兵团激怒，致戕德使于途。永定门外，又有伤日本书记生杉山彬之事，亦未获凶。朝廷犹饬缉犯，奈成骑虎，困匪颇狂悍。法使又照会总署，限二十四点钟让大沽炮台，否则将以兵力强占。大廷托词询谋金同，复各使照会，立令出京，稿乃许侍郎手拟。启秀谓彼既限我时刻，我亦限以二十四点钟。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力陈利害。皇上挽许景澄袖哭，谕曰：事若决裂，朕一人不足惜，如百万生灵何。皇太后怒叱，景澄退。廉贝勒坐瀛秀园门外直房，盛气痛诋联元，遂请诛之以示警。太后未允，命荣禄、立山、许景澄、联元赴使馆宣谕。各使复照会云，未奉彼朝命，不敢出京。十八日，遽降宣战之旨。稿乃军机章京连文冲所拟，出自袖中。授载勋步军统领并命办城防。是日，裕帅奏报各国水师已攻炮台，罗荣光与之接仗，闻药库被焚云云。实炮台已失，不敢遽言，迟之二日始奏耳。时东西城内，凡教堂及洋人居，为乱民所焚，处处火起。前门外大栅栏德记洋药庄被焚，致延烧珠宝市、西河沿一带铺户千余家。该处乃精华所萃，悉付一炬，并毁正阳门楼一角，公然搜杀教民，街市间尸横于路。十九日，团与董军合攻交民巷各使馆，又与虎神营合攻西什库教堂。刚毅在军机处见火起，出院叩头谢神。是日傍晚，皇太后微服乘车，皇上微服步行还宫，枪炮声昼夜不绝，命载勋、刚毅统率团众，副以英年、载澜，赏米银以奖励。缮旨时，刚云是义民，不同饥民，不可用散给字样，措语须得体。

连日纷扰，只长安街奥馆、中国银行焚烧。交民巷各馆、西什库教堂，洋官率洋兵、教民抵御甚力，勇丁死伤千余，哨官阵亡十余员。而武卫中军肆行抢劫，王府井等处官民商贾家，大半一空。团民愈聚愈众，无赖辈悉混入，借端寻仇，任意横行。副都统庆恒、翰林院黄思永、尚书立山皆诬为汉奸。庆恒全家被杀，黄、立下刑部狱。又妄拿平民男妇百余名，指为学道会邪教，骈戮于市。有稍为异议者，辄家亡身丧。王章尽堕，比户自危。各督抚闻其事，多以剿乱保使入告。朝中亦知其非，讳言攻使馆。乃致俄、日、英、德、法、美六国电，大旨谓团民兆〔挑〕衅，剿抚两难，事属万不得已，致犯众

怒，排难解纷，执牛耳挽回时局，仍有望于各国。又由总署通函使馆，谓彼此均勿再放枪炮，恐保护不及，劝令赴津。上并赐以菜蔬瓜果示慰藉。盖攻击匝月，使馆无恙。

六月十八日，裕帅奏津郡失陷与宋庆退保北仓。启秀特荐五台山僧普济，摇铃能涸海水，请饬裕帅物色之，令其抵御轮船。旨即启所手拟。先是聂军奏奉命护路，困与为仇。聂避之督署，军多溃。后攻紫竹林，聂阵亡。提督马玉崑甚能战，奈军火不济，师亦失利。朝廷闻津郡失，二十日拟西幸，征车马于内府，不得而止。屡诏催各省勤王，各督抚奏疏，半隐约其词，均以不可失和为旨。惟山西巡抚毓贤奏称，晋省洋人四十余，以计聚而歼旃，自鸣得意。启阅其疏，拍案叫曰：痛快！刚曰：若各省皆如此，事焉有不济。王协揆曰：噫，伤一洋人，多一不了耳。时言官多箝口。翰林中有迎合徐桐，崇绮意者，谓妄言不可听，委琐可笑。只朱祖谋一疏，尚明事理，然亦不敢伸〔申〕其说。军机章京继昌，具呈堂官，谓团乃乱民不可恃，宜速停战。未蒙代奏。旨调李傅相督直，并屡促来京。傅相与刘峴帅等会奏，保全大局，因有饬各省仍还洋款，及保护商埠汉〔洋〕人教士之旨。七月初一日，李秉衡奉召到京。李先以剿乱为言，比入见，退遽变其说，乃命帮办武卫军，张春发、陈泽霖、万本华、夏辛酉四军归节制。初二日，庄王等面奉懿旨，许景澄、袁昶拿交刑部，次日即正法。十三日宋庆奏北仓已失，退扎蔡村。裕帅用手枪自击而死。始授李爵相全权大臣，徐桐犹悻悻不可。半月前，峴帅等十三人以此入请。袁世凯亦代递美国电称，愿为中国调停。袁并奏议和即可由美入手。不报。至是始有是命，已无及矣。李秉衡十三日始出视师，十四日甫战，全军皆溃。李奏请处分，并参陈泽霖不知兵。摺留中。敌兵进至通州。十六日，定议西巡。派崇、刚留京办事，庄仍办城守，端邸、荣相等随扈，而留武卫中军住守。刚谓荣曰：虎狼之士，我不能制。十八日因有刚毅帮办武卫军之旨。

先一日，驾仍拟西行，又因车马不集而止。降旨立山、徐用仪、联元皆弃市。五官之罪莫须有，天下冤之，而无识之徒谓可杀者仍不止此。十八日，董军出都，夏辛酉入防交民巷。十九日夜，火器声竟

夕。二十日早，夏队撤回北城而去，闻使馆洋兵已出。是日，敌兵抵朝阳门，未刻城陷。申刻马玉崑入见，谕令在厚载门候扈驾。四次召见军机，谕以明日出狩，尽令随行。刚欣然以得去为幸，盖彼等实怵息也。酉刻，敌兵登朝阳门楼，击破大清门，止而不攻。皇太后率同皇上、皇后、大阿哥，在宫院焚香，吁天痛苦。扰扰至子刻，太后入寝宫，仍因车马难集，犹豫未决。二十一日早，敌兵攻东华门，荣相策马带小队四十名，自御箭亭东向宁寿宫而来。时礼邸等将往见起，甫行至景运门，守门护军惊骇相告，疑敌已入禁内，荣相带勇收走，亟掩景运门及乾清门。逾刻探悉无事，荣相缓步至军机处云，进内觅澜公议事，东华门已派勇往御。少憩，同礼邸等再往宁寿宫，预备召见。未至，太监迎告曰：驾已行矣。荣即由苍震门夹道赶赴，礼邸等回抵军机处，各匆匆散归。皇太后亦误闻敌兵入内，虽传不及召对，仓皇手挈大阿哥，皇上、皇后相从，澜公及太监一人随侍，步出神武门。仅有澜公及李莲英内侍车三辆，分而乘之，奔西直门而去。马玉崑扈驾，庆邸等遇于途间，随行。午后闻东华门旗兵当敌人进逼时，竭力抵御，后知圣驾已出，乃尽散去。而城内困匪不下二万人，除先时陆续散去，尚有数千聚于庄王府，及分住阜城、西直各门，至是皆逃溃。闻车驾诣颐和园，少坐即赴贯市。皇太后改乘馱轿，皇上仍乘车，御用服饰皆未及带。噫！困匪本属市井无赖，乌合之众，借端滋事，乃王公大臣中竟误信为忠义奋发，假恩纶奖许，以益助其气焰，遂致误国殃民若此。军机章京继昌七月十六日入直，犹具呈礼邸，谓乘舆不可轻出，万国公法有不准以兵入宫禁之条，速遣总署王大臣赴使馆宣谕，犹可止之，亟为城下之盟虽属下策，尤胜于无策。奈乌菟之言，不克上达，彼二三亡国之臣，只知顾惜一身，苟且偷生，方以避敌为得计。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其罪可胜诛哉。嗟嗟！上何以慰九庙之灵，下何以对天下臣庶，只有付之痛苦而已矣！

## 春冰室野乘(节录)

李 岳 瑞

**编者按：**李岳瑞，字孟符，陕西咸阳人。光绪九年癸未科进士，以庶吉士散馆改主事，官至工部员外郎，充总理衙门章京；后因赞成戊戌新政被革职。本书杂记清朝轶闻逸事，以清末者为最多，宣统三年（1911年）上海广智书局印行。

董军攻使馆十余日不能下，朝旨召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今天津总兵张怀芝方为武卫军分统，奉檄率所部入都。荣相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即饬怀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炮位。炮垂发矣。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尺咫地，炮一发，阖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回，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肯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出，至城上乃阴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

## 趋庭随笔(节录)

江 庸

**编者按：**江庸，字翊云，福建长汀人，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此书所记多清末时事，为江庸闻之于其父江瀚者。江瀚，字叔海，清末先在江苏办学堂，入京任职学部及大学堂，外放河南道员、署布政使。辛亥革命后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四川盐运使。此书为1934年北京和记印书馆印行。

前参谋总长张怀芝子志，日前歿于天津。余年来与子志过从甚密，在沪闻耗，为之郢涕。子志壮年，识量胆气睥睨一世。庚子拳匪炽时，方为荣相武卫军炮队长。一日诏谕荣禄炮轰东交民巷，荣禄立召子志轰击。子志不奉命，问荣禄：“太后真欲毁使馆耶？上谕给中堂，怀芝走卒，不知有上谕，果决意轰使馆，请中堂发手谕。”荣禄局促曰：“太后不闻炮声，吾不能覆命。”子志笑曰：“太后欲闻炮声，此易事耳，今夜当有炮声。”荣禄喜，语子志曰：“汝退，好小子有出息！”子志为荣禄所激赏自此始。

## 庚子日记

杜 某

**编者按：**原为稿本，毛边纸墨写，每半叶六行，行约十四字。作者姓杜，名不详，只知其四叔为清朝官吏，住北京太平街。义和团运动时，作者在北京，按日记载庚子年六月十四日至闰八月十四日北京义和团的活动情况和八国联军侵略者的横暴罪行。皆作者亲见亲闻。书中所记生活琐事和空泛诗词，今均删去。书中错字颇多，编者作了一些订正。

六月十四日清晨，团上教挂红布，上写“义和团之神位”，言避白莲教。下晚拿白莲教五十余名，有皇帝、东宫、西宫、九卿六部；纸人四箱，皆做兵用。刑部王先生来送知会，明日传诸位老爷到部见堂官。夜间尚还安静。

十五日辰刻，四叔上衙门，见五堂。炮子院中皆有，道尚有车辆。白莲教到部，皆是乡愚，颇为可悯，想劫数当然耳。

十六日，王吏又来，言四叔补缺。余颇为伤感。先母在日，终日望补缺；今先母不在，又逢此乱世，入署如入虎穴，虽则可喜，然颇可忧也。

十七日，看上谕，场期改至明春。此亦从古少有，想京中之乱可知。振麟三兄来信，接寄母到热河。下晚，熊掌柜来问候，问夜间如何，还安静否。薄暮，大炮轰发，比每日声音迥乎不同。正炮声如雷之时，有人拉胡琴唱二簧，与张巡闻笛相同。如此乱世尚有人作乐。炮声到晚饭后方歇，夜间炮声又发。

十八日，天曙大雨，雷韵与炮音合。下晚传言西什库、英国府已平，未知真伪。然而未听炮声。

十九日，后街喧嚷，放枪不绝。后闻人言，团上于剃头棚要二十金，因此铺房是奉教房。两边口角，团上将此铺尽拆之；铺户告在庄王处，因此拒捕。白莲教八十人泉示。天色微阴，想杀劫重，令人可畏。

二十日，又捉白莲教四十名。破此案，渠伪皇用摇煤的，每日令其摇豆仔大小煤球，工钱一月七金。此人偷谋逆账出，在庄王处首告。照账拿人，此亦天数。近日夜间安静，微雨。乐修弟回寓。团上放回大师兄，用香烧胸口，受罪一夜，为贪财之过。各团求告保出，颇失团中脸面。渠等尚不发愧，上各团道谢。

二十一日，闻团上有一人会水，披法后，满地乱扒，不用兵刃，不惧火炮，是鼯鼯附体。起清晨到午后，聲音不绝，令罗福去看。去数刻，回云：“关帝显圣，关将军札巾面上有汗痕，青龙刀上有血，烧香人络绎不绝。”（后听人说，用冰一块放在关帝头上，天热冰化水流下好象出汗；刀上血是猪血。和尚发财而已。）此庙离我处不远。

二十二日，又拿白莲教四十名。东交民巷洋人皆在城上立白旗一面，上书“免战”二字。董军亦不开炮，洋人亦不开枪，两边颇要说合。团上出告示云：白莲教改扮人无数，有穿縞衣者，有拉花牛者，有挑双担者，令好人避之。有大镜一面，有人投去，云汝是何官，令其自照，如状元则红袍纱帽，丞相则现紫袍。愚人欢喜异常，至死不悟，情愿随渠。此数日，夜间安静。

二十三日清早，看上谕，仍教保护教士并各国使馆。洋房已焚毁待〔殆〕尽，不晓是何意。见又拿白莲教三十名，均是妇女，梳圆头，相貌甚整齐。连及妇女，劫数之重可畏。西什库窜出洋人并二毛子无数，武卫军不敢向前，团上云“怕气枪”。正在无奈之时，董军至，打一半，逃走一半。顺治门城上换山西兵，穿战裙颇为蓝缕。夜间嚷号云：“着了，着了。”人疑又焚教堂。后听渠云睡着否，此亦风鸣鹤唳，尽作敌兵。夜间暴雨，电光如练。夜深，犬吠不绝，并无炮声。

二十四日清晨，赵姥要胭脂。余问何用，云“抹小鸡”。此鸡本四妹豢养，四妹仙逝，余仍令人照旧喂，亦作念想。起笼内放出，翅膀早被白莲教剪去一寸有余，此亦从古未有。街上小儿带锁，红穗；男

子用红辫绳；妇女髻上用红布包。下晚泉示四十名，天气晴朗，此真不屈。夜间安静，枪炮无有，颇有和意。

二十六日，有言和者，有云战者。愿和者甚少。炮声数日未闻，街上行人亦有，铺户皆开门。

二十七日，得一单，上有咒语云：“闭气枪，行走念，不许出声。”词是：“乌嘛希，袒哆布袒拉。”未知真伪。

二十八日，人言还攻西什库，某团出队。天津未平。京室困守，万寿均未唱戏。百官出门者绝少，朝贺者可想而知。

二十九日，团上出队放炮。后街成衣铺两个伙计发辫被剪。街上骡马拴红布条。王妈来借房住，言数月后渠再找房。余为陈人，姑允之。

巧月朔日，上谕赏各大臣父母如意等。寄母此日吃水果，不动烟火。为团上云“能避火炮”，余亦吃素。此日京中多半吃素。夜间稍有炮声。

初二日，上谕李秉衡到京请安，令渠管武卫军。前门有坐腔戏，听者甚多。讹言义和团皆不会上神，因贪财之过，散者甚多。天气甚凉爽，夜间安静。

初三日，西什库炮声又作，有言说和，有言战，其说不一。余意总宜说合为上。近来董军受伤者甚众，义和团被伤更多，不如从先英勇。炉房至今不开，金器当卖无人要。银票钱票皆不用。人家窘者十之八九，度日如年。鸭子一吊一只，大者不过卖三吊。肉甚贵，菜、西瓜皆不贵。炮声不断，与前几日同。至初四日，炮声不绝，团上大师兄阵亡，本街团受伤而回。

初五日，团上阵亡百人，甚为可悯。夜间后街大嚷数声，余终夜不敢合目。第二日初六日问看街者，渠亦不知。此日王吏来要钱二千。余打点活计，心中伤感；苦无知音，举目言笑，一无所欢。而家难未完，国乱又起，百忧俱生，不能述尽。

初八日，梦至一处，小殿三楹，抱柱上七言对一付，黄纸甚旧，词甚浅：“欲望甲兵归府库，须看明月照高楼”。忽听熊掌柜云：“四外皆反。”余一惊而寤。人言西什库开大炮，东交民巷董帅用地雷，西

城人民皆应搬家，如不搬恐被炮轰。杀白莲教二十九名，令人可悯。此数日凉爽，夜间团上不断巡街，颇安静。

初九日，上谕赦教民，保护各国使臣，并通电报。令人不测。夜间无炮声。

十一日，闻回兵进京，义和团被伤阵亡一百四名，散者更多，西河沿所存无几。炮声不停。

十二日，街上亦有拜客者。团上喜巡街，则笳音不断。不出则终夜不出。如此尚平洋人，实令人可笑。兵闻团出，渠亦放炮；团不出则安然而睡。望渠打仗，杯水覆车薪之火，何能成事。无学人则云：董军如何勇，洋人不多，何必畏渠。余亦不言，由其说而已。

十四日，四叔上署，同司人其说不一，有说和者，有云战者。准信毫无，只好待之。食早饭，上庙。道已有行人，卖食物者不少。见大师兄身穿黄靠，头包黄缎，马如飞，黄令旗招展。人皆让路。余观之只好作戏。

十五日，罗福进云：“松少爷临杨村，洋人至，总督阵亡，城失守，危在旦夕。”正言间，松弟进，神色慌张，亦云如此。问听谁言。云听大舅言，余心微定。正言间，罗福又进云：“头条来人接大少爷回去。”余疑洋兵已至，万无生理，细问来人则非也。

十六日，洋人在都城埋地雷。义和团不能披法，十去其九。下晚开仗，余等静以待毙，炮声不断。夜间安静。

十七日将曙微阴，余梦初醒，闻罗福入内小语告赵姥云：“大舅爷临，顺治门关。”余惊起，矩轩大舅入内，形色荒〔慌〕张，连嚷“信不好，逃至此，命有一半。”余细问亦不知详。食早饭，到寄母院，闻洋兵到张家湾，又云是二毛子，人心慌乱，不可尽述。夜间，大舅住我处。天将明。至十八日，城仍不开，卖菜者皆无，苦不可言。心中焦急，命如风中之烛。小王妈逃至此，言无妨。渠从西治〔直〕门进，片刻皆关。下晚，蒋先生送补缺单，言：“洋兵未至，而不知为何四门不开。”炮声，房屋摇动，疑地雷。方掌柜打听信息，两日未回。

十九日，四门又未开。武卫军散一营，到处抢夺妇女、财物。西什库炮打一角，未知真伪。大舅急于出城。青菜皆无，炮声匍发。余

焦急万分。街上行人皆无，铺户上板。诸物腾贵，只好等死。

二十日天明，老樊入内，嚷：“舅爷快走，顺治门开一刻。”大舅乐同弟皆欲穿短衣，扇子衣服均不敢拿，到城同运火药，车【从】门隙中挤出。炮声不断如轰雷，二毛洋人皆思抢。顺治门螺螄枪音如桔槔声。郝妈入云：下人等拿刀守犬门，洋人窜到大街，快扑太平街仓。彼抢前门，被洋人夺。余同四叔、五妹均到寄母院，加不测，同在一处。

二十一日，顺治门又未开。玉虎臣送信，言无妨。炮子落院中，黄铜的，重五钱三，号上有三点，声如箜竹，满天飞舞。任小送信：“义和团大败，包头、带子抛弃满地。旗兵死伤无数。”余同四叔、五妹在后倒坐避炮子。食晚饭，太平来，云：“大内火起。”余出看，火光映天，云皆红色，犬声嗷嗷不断，气枪、螺螄枪不绝。

二十二天明，洋人在大街，枪声快，到太平街找团。余同避至西院，扒墙而过。后街人络绎不绝。穷民抢铺户、当铺。皂老爷来，云：“已说和。明日正午洋人见大阿哥。”在火光中，佛龕、门对皆不许要。余阖家性命不保，待死，寄母对余而泣。此夜居西院。夜火光又起，不晓何处。洋人守城，夜间有人巡更。

二十三日，玉处差人言：“无妨。说和人是松、崇、礼王、庆王。不伤人。”炮声歇，家人均要逃走，有起疑心者。

二十四日，京城铺家十抢八九。饮苦水。下晚火光又起。家家挂白旗。上书“顺民”二字。洋人满街行走，尚不伤人。下晚将过本院，蔡宅云：“洋人到人家查银器，渠全要。”从【重】又扒过西院。夜间无炮声，洋人打更。

二十五日，回本院，逃难者如蚁。洋人来查，三个人一中国人，到我大门拍门许久。一说走罢，一不肯，又拍数刻方去到王妈院套。【王】妈开门云进来罢。渠入内要小鸡，云无有；要鸡卵，云无有。渠言此家穷死，扫兴而出。下晚老樊回，云：“二舅爷于今日辰刻仙逝。”余闻此如坠深渊，何天不佑善人！呜呼痛哉！想余幼年从二舅读，稍知人性皆二舅所赐，一旦永诀，逢此乱世又不往吊，思之如何不悲痛。问老樊，渠言：“衣衾已有，棺槨未知如何。”

二十六【日】，差罗福去到城门，洋人把守，旗兵久矣【已】逃尽。不教

渠出，搜衣服放出。进城不令进，写四〔六〕字：“恶者出，良者入。”将玉米送渠，并青洋绉绢子，方放进。棺已有，埋在藤萝架下，恐洋人翻，此亦无法。米掌柜来问候。玉虎臣来云：“已和。西城归美国。出告示明治九千六百年，军门管辖，不许人抢，不必惊慌，价钱买卖公道。后书光绪年月。”抢者正法。洋人破城时，自焚房屋、自尽、逃走、被劫无数，御驾不知逃在何处。大内洋人保护，仓廩府库洋人保护。街上行人无恙，洋人收民心可知。夜间安静，枪炮无声。

二十七日，顺治门洋人放人走。城里无卖食物者，城外卖〔买〕来均教洋人劫下。我处将次绝粮。釜輿不晓至何方。洋人搜人家，到蔡宅拿洋胰二块；到海宅拿洋表两个、马一匹、罽子一付。绳匠胡同李宅被〔被〕洋人拿去物件不少。乐修大弟处进内二次，无要物件。松宅拿去三车；东边拿去手绢一块、茶叶一包。所有穷民均抢有食物，大户皆苦。余用一小茶炉，大火皆去。洋人攻城时，旗兵兵器弃满街，一名无有。洋人要〔到〕蔡宅又要物件。头发胡同洋人拿表三个。去后又来，仍要表。回无有，用棍打人。食晚饭，大炮一声，桌椅欲翻。夜下雨，无枪炮。终日恐洋人入内，苟延残喘，命不定有无。我处官兵民困均不知去向，十室九空。圣驾不晓何往。美国又出榜，字碗口大小，写：不许隔墙放枪；交兵器，如不交焚房；铺户速开，无本渠借。

二十八日，后街有卖臭豆腐，卖白扁豆。洋人要，渠不肯，用枪架之。玉虎臣来，无准信。洋人上松宅抢马五匹、米一包。街上犬被枪打死无数。夜间鸡犬无声，人语寂寂，性命危乎其危。用火药自轰、香烟自尽者，不可胜算。芦沟桥人溺皆满，树上、高粱地自尽更多。因逃时盘费被土匪劫去，饮食全无，不死无路。乡村逃散甘军、武卫军抢夺粮食、马匹、妇女无算，京官车马均被抢去。讹传今日用玺。长椿寺方丈均逃，熊姑奶奶坐椅(?)子逃去，柳二家坐车逃去。王妈阖家、老樊全家抢当铺大发财源，颇得意。晚上无油点蜡油，无烛点寿蜡，无煤烧柴。大街抢两个纸铺。以此如何是好。有生路【者】均皆逃生。太平街全逃走，连余不走者八九家。

二十九日，街上卖菜者不少，好菜渠留下。我处鸡鸣，倭人在后

窃听，余无法，连笼弃之。倭人在街上吹洋号，令人惧。

三十日，巡街是印度洋人，身子高大，头缠红布，耳坠金环，赤足，颇畏也。顺治门城根电竿林立。三圣庵被洋人搜出洋枪数根，抢去物件不少。终日困守，消息毫无，圣驾不晓至何方巡幸。和信无准信。大臣、旗兵一名无有。地雷一声，不甚大。克〔？〕王府被倭人抢，五色衣裳抛弃满地。僮仆离心，讹言义和团仍欲反。闻之令人可耻。

八月初一日，余梳发，轰然一声房宇摇动，连此次地雷五次，均无此地雷声音大。洋人令人扫城，打扫各家门口，卖菜【者】不多。吹洋号是倭人食饭。晚间计议，明日开大门，恐渠疑空房欲占。夜间，后街有灯火，稍有炮音。

初二日，将欲食饭，倭人到蔡宅，教渠下人拉胡琴，坐久不走。蔡宅两个小姐从窗户到我院。将走，倭人又到我院，起大厅院过井台到桑树下，离垂花门不远。头缠黄布、赤足、背插洋枪。问四叔何官。告小官。问何处人。对渠此地人。手比要蜡，拿半支作样。急令人拿四支。到大厅，柜全开，见是书，摇头不要。皱眉半想〔响〕，疑欲走，将出大厅，犬吠，奔东厢房。恒泰货物皆在内，焦急无法。大家告渠有女眷。近窗看，对阶下者云：“无。”同出大门。此赖祖先神灵默佑，幸未入内。将坐定，倭人又到蔡宅，将渠二管家带走。快到我大门，余同五妹扒窗到蔡宅。蔡太太甚好，颇实诚。小姐六人，大小姐爱说话。坐片时，幸未到我院，忐忑不必言。夜间犬吠不绝。

初三日天微明，老樊连呼：“赵奶奶，洋人又入内。”渠先将倭人放进大厅，后请四叔，其心不测可知。余同五妹皆未起，急忙逃至东院。绿屏关闭，地下有水，跌倒，逃至厨房，衣服全湿。余过来时，倭人在大厅东里间看古玩。不然，被其所见。不要古玩，又到东厢房，疑有金银。幸昨日货全收起，拿洋鬃一块，舞展数次。铜锁要钥匙，告无有。要桌子两张，大家装不懂。无可，迟延出去。

初四日，天未明到寄母院。讹传义和团十万进城，不用兵刃，有张手雷小儿六名、大人八个。此真不通，可笑愚人甚信之。四叔大愈。大炮数声颇远。前门又失火，燃内城门。寄母命余到蔡宅探信，

隔房而过，见渠大小姐携手入内，颇亲爱。问：“何处炮音？”云：“接李中堂到京。倭人穿白褂，彩绸缠头，排队而迎，常到余处二名亦在内。总理衙门各官均坐小车，在教人赶车，韵如雷。说和有成。”数刻回。玉虎臣来。倭人同松大人立和约，要东三省、长江一带；各省用洋巡抚，六部立洋尚书，穿我国衣服；文武官加棒，裁亲王棒。云“汝处亲王无用。”要散府库资财、仓廩米石，周济穷黎，修理各城。去提督衙门，裁兵征讨。倭兵去云：“汝处旗兵连我国数百兵不敌，何必设兵费款。”松大人云：“容再议。”倭人到各村寻团，要开炮。各团云：“此处无团，请搜。”匍匐叩头乞命，求再三，令立和同方饶。此耻西江难濯，颜面千古失尽，令人可气、可恨、可笑、可叹。至有今日，何必当初，想国运当然。雨起下晚，到夜不住，颇有秋意。夜间安静。

初五日雨，到午后方住。刘妈逃走，柳二家逃走，路上被劫。抢当铺【者】教洋人用枪打死二百余人。此铺五百金送倭人，五百金保险。街上卖菜已有，肉两吊一斤，香油是花生油，甚难吃。大门存水。倭人未来到蔡宅听胡琴，并未拿物件。炮远处放不多。

初六日一早下雨，长椿寺被倭寇占。差人送信，言停灵厝葬均起出。不然，当柴烧。余闻此信如被雷轰，焦急欲死。四叔冒雨步行，街上泥水滂沱。倭寇坐车骑马，嬉笑得意万分。到庙，香火云：“倭叔寇云不动厝葬腾房，庙里铜佛、玉佛渠带身上，佛龛隔扇皆焚毁。”四亦不敢进庙，到头条胡同祭二舅。张姑娘买菜，渠不认，急速入内告来一下人。四叔不敢穿长衣到城门，敞怀恐搜，到家衣履皆湿。余闻不动厝葬，如死复生，如被刑之人遇赦。先母棺颇重，而厝葬又坚固，此时又无人夫，如起如何是好。此亦天佑，然无一刻能放心，亦无法可施。晚半天，在教令人修理街，不然拿枪打。又出告示，令民照旧安居，铺户速开；有兵刃速交，不交杀民焚房。我处军器甚众，急速葬之。

初七日清晨，老樊抢来米去磨，敞门而去。二倭人自入，下人皆未起，余睡正浓。老张入云：“倭人进。”急起戴至下房。而已至上房，将镜箱抽屉打开，银首饰全要去。要表，告无有。将四叔一推，将老

尚一掌，老樊辫子同米掌柜同拴一处，拿枪欲打。老樊言：“汝自打，我正不愿活。”渠又解之。仍要表，四叔言无有。又一推，拿枪作欲放之状，推隔扇未开。将出，老樊将门关，渠动疑，又进内，箱柜床帐全翻到，返三次方走。不教关门，坐在大门上。余趁此到寄母院。倭人到蔡宅，蔡宅太太、小姐全到我院。倭人教渠下人拉胡琴，片时就走。在我院两个时辰，银首饰全要，方走。此日宿在寄母院，尚还安静。

初八日将曙皆起，方食早饭，二倭人站在大门内，思欲进，幸未入内。下晚拍门，倭寇令人搬椅子，渠坐在大门看人修理街，临走教将椅子搬进。余同五妹逃在蔡宅。夜间安静。

初九日绝早即起，有卖香油十二个钱一两。荤油五吊六百一斤。肉三吊二百文一斤，未必是猪肉。铺户开张，无货可卖。豆腐七个钱一块。顺治门破处，皆攻城打坏。食早饭，上蔡宅闲谈，坐半日。同渠小姐六位皆到我院，谈至日暮方回。倭人八个入内，问有女妇无有，告无有。推绿屏门告邻舍院，拉王四带至蔡宅。余等欲上蔡宅，倭寇到蔡宅；欲在我院，又恐进内。进退无路，幸数刻即去。夜间安静。

初十日七点钟皆起。洋人进马号，骡子拉进内。大炮五声，音甚远。后街马蹄乱响。东口豆腐房开张。白面如黑面一样，甚难买。夜间方有熊掌柜处炕全拆。要银子，告无有；拿刀欲杀，云小刀，熊如何无有，哀告再三方放。倭寇倡〔狷〕獗，令人可恨。食早饭，二倭寇到我院，余同五妹避至蔡宅。拿去青纤丝一个半锡篮，摺房银漱盂、银指甲套。到蔡宅拉去骡子二个。渠等小姐避我院片刻。余将至西院，倭寇在大门过八十余名，住碓房，往返数次。

十一日初明皆起，街上卖食物颇多。范理庭来看望，云庆王到京，渠去找护票。夜间安静。

十二日一早，长椿寺送信，寄葬者被倭寇将砖起去。四叔急速到庙，把门倭寇无数，佛像佛龕均烧火，磬喂马，殿宇毁坏已极。香火云，起灵虽好，又恐不教出庙，疑是金银。今晚对渠国王(原文如此)言明，不拦方好，交一彩旗道上免查。夜间大雨。

十三日，四叔上庙，如教起，逃出火坑。余焦急欲死，悔不今春回东。四叔回云：“仍不可动，洋人教送礼，要金镯，金戒指，要保险。”四叔云无有，折水礼则可。

十四日，又来送信，非此不可。大家商议折银。王三再与洋人商议，能折银更好。

十六日，差罗福去告已有，不能如数。西人要二两重镯子，五钱戒指。王三云：“是镯子则可，不能全依渠。”

十七日，王三拿镯子、戒指。西人不肯先交免单，恐中国人反复，见物交单，只好交王三带去。此数日夜不能眠，食不能甘，背如芒刺，心似箭穿，焦愁悲感不能尽述，心中无一刻能宽。交此，不知下文如何。食早饭，蔡宅请余闲谈，过去道谢。此事渠颇关切，坐半日回。微雨，各家西人查人口，皂东侯代余处报名算第六户。奎舆在大同，董福祥不知去向。西人要主使人方和。庆邸到京无法，等李中堂。散勇到处抢人。穷黎均有米粮，我处饮食颇艰。数日倭寇未入内，总算安静。

十八日清早，蔡宅送信，英国来一大臣，要查各家，是物全拿。初次进京，见军器杀全家。不懂官话，身子高大，满脸有毛。传闻庆邸请奎舆还都。倭寇上王妈院，我处兵器全埋渠院，幸未翻军器。隔窗在蔡太太处闲谈数刻。湖北张宅骡子被倭寇烹吃。晚上灯下写信。

十九日，闻乐修弟处失去物件不少，是邻舍刘少爷与倭作眼，故容易搜取。薄暮街上喧笑，是倭人同小儿习中国话。人云走，渠亦说走；人云回来，他也说回来。夜间不断吹洋号，到各处窃听。夜间大炮一声，余从梦中惊醒，内杂人声。更夫云，倭人退兵。

二十日，老张上街，倭寇万余，大炮十八个牲口拉出城去，扛抬物件。传言退兵四十里，待奎舆回京全退。蔡太太隔窗闲谈。洋人不查太平街，松大人保各家均是良民，如有团一面承管。

二十一日，有卖梨者，街上卖食物稍多。乐修大弟来信，奎舆准二十七回京。日本回国，不知真伪。

二十二日，街上卖老玉米，卖肥猪肉，颇为平静。范理庭来。上前，令急速说和，一误不可再误。西人教下哀痛诏，如何误用臣下，

得罪邻邦；如何悔；如何赧颜，倭人擒义和团六名，头朝下拉腿走，前打“保清灭洋”大旗，实令人可惧。

二十三日，有买米处，只卖三斤，倭人把门。

二十四日，西人杀二万义和团，头解京中号令。蔡宅拿去钟，送还。合肥上电摺，不教銮輿远去。西人要十一个人方和，此数人有主战者，有作团头者，皆在教人作眼目，云当初皆困我等。报复何日方休。

二十五日，李相在沪同张之洞议条款。荣中堂权国，各旗员迎驾还宫，讹传仍向西逃。街上有磨刀者。夜间洋乐奏处如八音盒，锣鼓洋笛颇为好听。是平义和团还京，奏军中得胜之乐。到两点钟方歇。

二十六日，銮輿驻蹕太原。合肥寄京中诸贵宦信，说和渐次有成。范老爷送护票不甚真。

二十七日，老樊云：“城外德国令大门小户均令搬家，洋人要住西河沿一带。”

二十八日，蔡小姐来要白轴子，魏西人画旗子，黑红蓝，车到处无人阻止。看街倭人一名，二十四岁，告人有子二人，颇思家。一云二十八岁，有子四人，颇思回去。

二十九日，上蔡宅闲谈，日暮方回。有上谕：銮輿驻蹕太原，令部堂除留守外，各堂带各司官随驾，所过地方免税一年。令各处严拿拳匪正法。小民何辜，遭此涂炭。皆大小官上下隐弊〔蔽〕，以至耳目失聪，国事危难。本不应巡幸，因太后圣寿已高，一路安康。此皆朕不明之过，不能多察之故。此谕颇好，是八月二十四日上谕。长椿寺无信，讹言倭人住寺多病，有意搬出。但能如此，亦是天佑。此数日日夜均为安静。

三十日，王妈院嚷救人两三声，后声音甚急。四叔令王四过去，将开门，被倭人打一掌。令打扫街，王四连连作揖，幸未再打。

闰八月初一日清晨，蔡太太隔窗云“倭人有意拿东边房作毛司〔茅厕〕”。余上西院，王妈院又嚷，倭人叫门，无男人不敢开。罗福去，西人拿漱口碗去，不怀好意。下晚钟老爷来，同二在教查房，问汝上人走否。对渠未走。女眷走否。亦对未走。明日看房契，洋人自查。

初三日一清早，来一人姓松，洋人令人盖毛厕，各家拿钱，大门多出。老樊云：“出一处还出，两处无有。”大众云：“此亦公意。”老樊云：“汝等何必理他，如要元宝亦送他。”说完大嚷。松二云“非我主意，是洋人之意，如要汝老爷房亦应奉攘〔让〕。”说罢含怒而去。大家入内告之。余等大惊，此祸不在小处。下人云：“晚上渠或再来。”不数刻，来一人姓陈，要见四叔。见渠云：“我是魏西人差来，汝房立过团，本欲抄汝家，我先查一次。汝处有快枪、大枪、大炮，好东西皆收地内。”四叔云：“无有此事。”渠云：“庄王府有账，太平街团住杜四房，我不是汝小人，有人出首。”大家求渠，再四求渠美言。渠又改作笑面云：“下晚听信。”走后大家商议，必须先把毛司〔茅厕〕办好，此气一消，其祸自解。四叔到碓房住，一洋学生同渠商议该出多少即当奉上。下人学说不清，故到府一问。渠言无多，分上中下共六十余千。借马号用。四叔云：“如坐车，敝处有车。”渠云：“汝真有意将车骡送我乎。”四叔云：“如要即当奉送。”渠请安道谢，上马号看车回云：“汝老爷事何不托我看号？进内告之。”四叔到蔡宅，均在王宅。同大家计议，必须仍托姓白的方妙。四叔又到白家托渠。姓白云：“我到汝家作查兵器。”姓白的到我处坐片时而去，见姓陈的。共用十两银。此事亦免，算为天佑。

初四日，同姓白交去十金，陈姓说许多好话：“府上人不要向外说，我如何得知，总是得罪坏人。”四叔称谢。姓李送渠二金，不要。此人即看号者，后又教王四交渠四金作为喂骡之谢。从此裁去车。下晚朱、蔡、徐三位来闲谈。

十三日，顾宅托曹老爷来取物件。此人颇好，虽奉教，说话尚不偏袒。顾宅受大惊，同团说渠等是奉教，多亏李宅保住，财物均劫去。如此尚欲破贼，如何不败。洋人到通州，怒气正盛，见人伤人，见房烧房。顾宅幸日本保，回京一无所有。李合肥尚在天津，德国使臣未到，旧使臣被澜公爷所杀，迟至如今，和议未成。轮船已通，尚未载人，邮政局已立。倭人教人每夜点灯，门前设土筐，木桶盛水。各家出钱，大家多出。

十四日，皂东侯临，信息已开和议；怡、端、庄三王发往军台，

遇赦不赦。三军机正法，诸官有革职者。此亦无法，不如此为，倭人欲追釜到太原。四牌楼归日本管，街上甚热闹，洋人打万民伞满街游行。自来白二百文一块。

此本或闻炮音而记，或见火光而记，或性命不保而记，错字颇多，如看，乞为斧正。

## 拳时北堂围困

包士杰 辑

**编者按：**北堂即西什库天主堂，是直隶省北部的天主教总堂；是北京最大的天主堂，也是全国最大的天主堂之一。义和团运动时，北堂主教樊国梁（Pierete-marie-Alphonse Farier）率领法、意兵，洋教士、华教士以及少数被他们蒙蔽的华教徒，与义和团为敌，与中国人民为敌，他写了一份日记，叙述他们在北堂对义和团作战的情况。他们和八国联军共同侵略中国，严密监视进入北堂的华教民。还有一个叫王玛弟亚的神甫，也写了一份日记，更为详细具体。此外，西什库附近住着一满族大员，写了一份日记记述西什库附近的情况。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这份日记也到了樊国梁之手。1920年包士杰辑录三份日记为《拳时北堂围困》一册，由北京主教林批准，北京救世堂印行。四号字铅印，有光纸，线装。1905年李秋编《拳祸记》两册，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出版；其下册又名《拳匪祸教记》，首为《北堂围困》，系摘录樊国梁日记与训蒙会监会上日记而成，和这三份日记略同。今据救世堂印本付印，删去包士杰序文。

### 直 隶 北 境

直隶北境庚子难前教务。其时有正副主教各一，正主教樊公，副主教林公。总堂在京师西什库，所属教民四万余。住堂二十有九，内：五堂在京城，即北堂、东堂、西堂、南堂、栅栏堂；四堂在天津，即紫竹林、望海楼、锦衣卫桥、盐山；四堂在京东，即敦庄子、大口屯、建昌营、黄花港（此二堂在新分的直隶东境）；六堂在保定府，即省城旧道、安家庄、束鹿、东闾、高家庄、新安；七堂在宣化府，即宣化城内、西合营、西小庄子、双树子、南屯、纸房沟、永宁；二堂在京南，即霸州、高家庄；东安县马家场尚有一堂，在贾家疃，是时为东

堂所辖。全境会所五百七十七，会所俗称会口，即数十或数百教友集为一会之所。大堂三十五，大堂谓屋宇洪敞，规模较大者。公堂一百四十五，小堂一百有七。公堂谓教友公祷之堂，小堂谓一家一院之堂。全境西教士二十四，华教士四十。京中有大小修院各一，大院生二十三，小院生八十五。小学堂共一百三十三：内男学堂六十九，男生一千一百六十八；女学堂六十四，女生一千三百二十九。中等男学堂二：一在北京，男生一百四十五；一在宣化府，男生二十一。天津有专教西生之学堂一，西生二十。训练司事之学堂一。中等女学堂七：二在北京，五在宣化府等处。又有学习教理之学堂二十，俗称保守学堂。医院三：二在北京南堂及栅栏，一在天津。安老院四。育婴堂二。施药局四：三在京中，一在天津。婴孩院九，收养教外孩童六百五十八，教内孩童九十二。杨家坪一名杨家沟，有隐修院一，内：西修士六人，华修士三十七人，仁爱会修女三十二，分住四院。圣若瑟会华修女六十，分住各处，教授经言要理。又女师三百二十三。此皆庚子乱前真隶北境教务之大概情形也。

### 樊主教日录(此日记系自法文译出)

光绪庚子拳匪围困北堂时，樊主教所记当日情形，一千九百年九月书于天津。此时之信友真令人见之惊异。祈祷时有极热切之心情，自献生命，毫无畏惧。我等遣人赴使馆报信，皆不辞致命之危险，欣然就道。其中多有未能归堂者。八月十号，尚有一人不惜舍生，奉命赴使馆报知公使以我等危急之情形。不谓此青年即为拳匪所获，生剥之于墙外数武之地，悬其首级，张挂其皮。吁亦惨矣！又多数女教友分娩未久，奶浆缺乏，遂自节其所领之些须食品以食婴儿。以马口铁一段权代羹匙，使极稀之粥得入婴儿之口。此两月中计新生之子得三十余。

某姓妇于夜中分娩，次晨弥撒前匍匐我前曰：“主教乎，主教乎，请与我一碗小米粥，庶能有些奶浆也。”余未能允其所请，为之沾襟。此时粮米盖一无所存矣。树叶、树皮、花茎、花根皆供食料，杂入粥中煮之，分与各人充饥焉。众人睡卧散漫无序，惟求能避炮弹之爆炸及地

雷之轰发而已，余皆非所计及。婴儿三百余，日夜啼饥，天气酷暑，困入熟寐，惟静听此等小天神预备致命之哭声而已。然而此声日见减少，其死亡者达一百七十余名。

信友因忧苦病饿或被枪炮所伤身死者，逾十分之一。园中坟墓累累，计四百有奇。皆死于热心之地步，且曰：“我等为圣教为信德而死，仁慈天主必将以天国赐我等焉。”

仁爱会贞女之奇功伟绩，亦非我侪所能尽述。自克自苦，以顾其幼童。除一二筋力衰弱者稍形恐怖外，余皆现出一种奋兴之精神。女院长如里亚年已七十有八，身又多病，于最后地雷轰发时被伤，死时极形安泰。盖天主于解围后始收其灵魂也。

至于传教司铎，余又将何言乎。副主教则在各处经理诸务，对于避难之信友则鼓励之、安慰之、扶助之，且常往来于极险之处所，枪弹炮弹不介意也。修院院长偕修道生于堂顶土垒上或壕沟内日夜梭巡。大修道士偕一西洋未登神品之青年修士，遇兵士之被伤或身死者，即刻补充其缺，枪法一如水军兵士。虽多数为流弹所伤，赖主洪恩未有身死者。经理司铎继续尽其职务，照拂诸事。其安泰之情形有使人惊叹不置者。虽身体素弱，于诸班缺乏则受之，似有一种非常之精神。华司铎往来各处，以维持堂中之秩序，工人作工则指导之，散放食品之际则监视之，遇临终者则施以圣事。余则不甚事事，大抵日继龕居室内，祈祷仁慈天主至圣童贞诸品天神及诸圣人耳。忍耐、听命、和平，皆为危急间极需要之德行，余不惟欲各人保存之，且欲人皆得而有之。

余意致命之数，至少亦达一万五千。此言诚非过论，或死于水，或死于火，甚者或被肢解，虽外面作一异端，即足以保其生命，亦不为之。若其心内不以为是，而外面作异端以求活命者，余意百人中未必有二也。致于传教司铎，虽本地官长欲派兵保护，置之安全之地，百方劝诱之，终无一人离其职守而弃所辖之信友。目下虽联军业经入京，尚有二十五六人在本堂被困，望天主保佑之。北京大堂三座，小堂七座，以及学堂、病院、若瑟院等皆为拳匪毁为平地。莹地中有传教士之坟墓，自利玛豆〔Matteo Ricci〕迄都主教历三百余年亦被殃及，掘或曝骨，焚尸攘

灰。惟北堂独护保存，然亦半为炮弹所毁矣。董、艾、金、文四位司铎于城内致命。四乡尚有多数华司铎同罹惨祸。

北京传教区有会口五百七十七处，强半皆盖圣堂，其获保存者约得四分之一，亦已仅矣。信友之住宅非掠即焚，城内信友住宅之存留者，尽余所知，只一处而已。

一言以蔽之，此次风波诚可谓极矣。四十年来所经营之事业一败涂地。然而传教士之热心尚在，是故我等再行整理，确知其必底于成。致命之血，盖信友之种子。中华虽自数世纪来暴弃天主洪恩，望天主仍勿降罚，再赐宽宥。其大多数之人民与此次风波全无关系，即官府中之善士亦不少概见，故我等倍极爱慕华民，且得永久爱之，望多为我侪代祷是幸。以下分日而记。

北堂自被围困迄于今日围解，其中之情形请为阁下约略述之如左：

五月三十号，瞻礼四。今日确悉拳匪为政府所统，且助以官兵，纵火于铁路各建筑物者，即伊辈所为也。总理衙门托故不准调兵来京。各国公使坚持其议，谓“铁路不能载运洋兵，可步行来”。晚九点至十一点，有拳匪所放之小红灯飞遍城之内外，此盖聚众之号也。官兵亦各备弹药。

五月三十一号，瞻礼五。余先召刘总司铎来京，今日偕高司铎返津，能达车站否不得而知。传闻道路已被官兵阻断矣。

十点得杜司铎一电报，又有教友七村被焚。十二点半得法使一函，谓：彼偕俄使坚请总署以火车运法、俄两国兵来京。盖昨晚彼等已抵大沽矣。三点半，某素与司铎友善之官来见，谓“太后实无力阻止仇洋之风潮，其明达之官员或被革职，或自行乞退。”三点，法兵七十五，俄兵七十五，英兵七十五，意兵四十，日兵二十二，又美兵六十，自天津起程来京，今晚可到。

六月一号，瞻礼六。各处信友纷来避难。霸州堂几尽被拆毁，陆司铎独留堂中，幸获生全。若瑟会贞女及婴孩会收养之幼童皆及于难。九点半法公使来见，告以三十洋兵来堂保护。十点果至。在京法人皆随队来堂。先是总理衙门曾限制来京之兵，只可为护卫使馆之用。

而毕公使躬亲带来保护者几及半数，此厚谊实难答谢也。夜半刘司铎发电至，谓：霸州避难信友多数到津。河中多被害信友之尸骸。

六月二号，瞻礼七。在堂中各处划分地段，以备防守。法弁恩理圣名保禄勃尔，此人年二十三岁，不惟热心且极勇敢。

津地之消息日趋险恶，租界亦将不保。

保定府铁路工程师已离城他去。地方官劝司铎亦逃，拒之曰：当与信友同生死也，望仁慈天主保护云云。

六月三号主日，圣神降临。教皇派余为代表，以教皇之覆书及赠品转送太后。此命令余曾久欲遵行之，但此时太后未居内，乃谐庆王，于本邸中接见，此今日两点钟之事也。接见时有多数官员侍侧，呈送覆书及赠品皆如典礼。庆王收之，亦倍显诚敬感谢之忱。此外，余更上一书于太后，内中余深述现时之景况，兼求其保护信友，并惩办拳匪。庆王允为代递。余意此书明日当能呈递也。

六月四号，瞻礼二。北堂之墙垣约一千四百米突，经法兵官审视，三十人不足防守，遂定计于拳匪围攻剧烈时，众人皆避入大堂。时此处有西人七十，男教友一千，妇女儿童二千二百。一点钟，有人自使馆来，谓驻南堂之十五法兵为数过少，万难济事，不得已拟即调回。吁！若拳匪来攻时，传教司铎、仁爱会、若瑟会修女、圣母会修士及如许之信友将如之何乎？惟赖天主保护而已。晚六点钟，风声益恶，派信友二十人守夜。

六月五号，瞻礼三。余晨间拍电致本会总长，云京津一带我辈危急达于极点。刘司铎来电，谓信友被焚被害者极夥，此处人皆筑防垒、备器械、筹粮糈倍极忙迫。晚六点钟，意国公使遣十意兵至仁慈堂，以该处有多数意国修女也。七点半钟，顺天府府尹来堂，谓余曰：“尽可安心，拳民必不敢攻扰贵堂。”此言或属实在，然余决信其虚也。

六月六号，瞻礼四。加设防具，闻太后遣二大员劝拳匪散去，亦无益之举也。

六月七号，瞻礼五。筑望远台以备防守东面墙垣之用。余赴使馆，馆中西人谓：“朝廷新颁谕旨，词意较前严厉，可望无虞。”余则毫不谓然。且谓“战祸即在目前也。”八点钟，栅栏圣母会修士皆来北堂。

六月八号，瞻礼六。城外各处起火，夜中尤甚，四外枪声不绝，余等乃终夜未合睫。

六月九号，瞻礼七。拳匪一群拥至后库，寻即退。朝廷以西什库南部畀余等为建设北堂之用，后库即其北部也。余又赴使馆，彼等皆坦然。太后自颐和园回京，降严旨一道。余得府尹函，谓彼奉有特谕，保护在京教堂。余则不敢深恃也。

六月十号主日。余又发电至巴黎，盖恐少缓则不得发矣。旋赴使馆，彼等因董福祥之兵大乱，咸有戒心。今晨塞木耳提督又令军队由津起程，余望其明日可到此处也。惟拳匪皆出城，官兵置炮城上。八点钟京津、京保两电线皆中断，此实凶兆，救兵若能来京，实为异事也。

六月十一号，瞻礼二。自堂顶望见西山外人避暑山庄被焚。九点三刻，拳匪大队擎旗沿皇城行过，众心惶惶，皆不敢稍离防次。余此时犹赴使馆，彼等仍泰然，以各国政府电飭在华提督调兵入京，此举余亦以为不甚可靠。拳匪首领端王及几同志各大员，忽任命为总理衙门办事人员。六点半，日本书记往迎日兵，在永定门附近为董军所杀。彼等与拳匪合，亦欲阻止西人之出入也。

六月十二日，瞻礼三。拳匪纵火于栅栏仁爱会，毗连三草垛。晚七点钟忽传警号，众人皆整備枪械，后亦寂然。二刻后毕公使来书，谓“新近总署之王大臣顷来拜会，倍极和蔼。”并谓“塞木耳提督将来京，绝无阻碍。”余甚望此言属实，然而不敢深信也。

六月十三，瞻礼四。董福祥军大乱，京内信友纷纷迁徙，三信友在南城为拳匪所害。使馆来信云，昨晚塞木耳提督偕军队宿于郎坊。此处距京尚有六十基罗迷达，兼之铁路已毁，难望到京。午刻闻法国坟地全被焚毁，守坟之夫妇子女均被戕害。夜中不靖，各处火起，喊杀之声不绝，妇孺皆奔入大堂中。晚九点半钟，见东堂火起。十点风声益恶，闻堂东有拳匪喊口号三声。十一点东堂二教友至，始确悉东堂被焚。达旦未寐，以拳匪之号声各处不绝也。

六月十四，瞻礼五，圣体瞻礼。晨八点，自堂顶见东堂火犹未熄，尚有他数处被火者。皇城紧闭，端王以兵守之。于是乎，余等不能与

外间通往来矣。十一点半，南堂亦被火，医院、学堂、婴孩院皆殃及。时约夜半，南方枪炮声大作，其塞木耳提督抵京耶。拳匪于北堂四面喊烧喊杀之声不绝，直至夜半两点钟众人皆鹄立。后则声渐稀，拳匪亦稍退。

六月十五日，瞻礼六。修女皆领圣体，预备致命，妇婴奔避大堂中。八点钟一信友自外逃来，谓“昨日早一点钟有外国兵一队往南堂驰救。故南堂之神父、圣母会修士、仁爱会及若瑟会修女皆安抵使馆无恙。”十一点半见西堂之钟楼被火，谅必全毁无疑矣。遣赴使馆送信之教友三点钟回堂，并带来毕公使及南堂本堂董司铎信各一封，云“无他新闻，惟兵士与拳匪恶战而已。东堂本堂艾司铎必被害，多数避难之教友避居于使馆北面之肃王府。”六点钟闻西堂本堂金司铎确已致命。七点钟堂东、南、西三面皆被拳匪大队所围。二刻后发大喊声，余等势将被害矣。贞女偕婴孩亦往大堂中，已有一千八百余。妇孺在内皆丧胆。七点三刻拳匪自南来，为首者乃一喇嘛，乘马，后有极大之旗，年幼拳匪多人围之，皆念咒上体拳匪念咒后跳舞谓之上体。衣为红色。先在堂门前甬路上烧香叩头，即蜂拥前进。至距堂约二百米突时，堂门前之法兵乃发枪毙其四十七人，自谓能避枪炮也。后面之匪乃遁。堂中人即出，得花枪一枝、刀五柄。拳匪既退，乃纵火于堂南面毗邻之屋。赖天主保护，风向转南，又以湿被褥、喷水机等防护不遗余力，遂无恙。拳匪此次来攻，有万余人随之，盖欲抢掠也。既无功，乃益加咆哮，然未敢再犯。初次交锋，见拳匪如此怯弱，乃大有之望。教友中只有花枪五百余枝，旧快枪七八枝耳。见此初次胜利，勇气倍增，誓许偕西兵防守围墙。

六月十六号，瞻礼七。某教友自外逃来，述有许多信友在平则门外致命，俱极勇敢，无一人背信德也。此实大有安慰之事。十二点半忽传警耗，拳匪喊声大作。守西华门之官兵亦至，显然非来保护，乃来攻击耳。供给堂中食品之粮店，至是日亦不肯再供粮米，盖如其再以些须食物送往堂中者，则此人将被杀害。四点半钟余，前门一带火大起，教友之住宅既经焚尽，至是店铺中有出售西洋物品者，拳匪皆付之一炬。某人赴使馆送信，五点钟返。塞木耳提督之音信仍杳然。

七点半钟忽来官兵三百余，又拳匪若干。众人各赴防次，贞女及婴孩在堂中坐守终夜。日报中发现上谕一道，正式布告全国，谓在京之各堂业经全遭焚毁矣。

六月十七号，主日。午前两点至三点半，闻使馆一带炮声大作。十点余，官兵、拳匪包围北堂。然而仍有一教友赴使馆带来毕使数言，曰：“天津有二千余座房屋被焚，其中二十座为中国大钱店。”晚间极不安，拳匪灯火于堂之四面，触目皆是。

六月十八，瞻礼二。炮弹之来多向堂之南部，故余等筑垒以避枪炮。端王自居于附近之处。四点半钟，多数匪徒乘车至，预备来攻。五点三刻大雨如注，故匪未得来攻，诚天主保护也。

六月十九，瞻礼三。西堂一工人在城中盘桓多日始到北堂。述金司铎于己屋偕二十余教友被焚致命，并未拒敌。数日前此公曾谓余曰：“主教乎，拳匪来攻时，可否以枪敌之。”余答曰：“然。于正当自卫之时，此事固属可行也。”曰：“然则苟为余各人之生命，余意以不御敌为愈。”余曰：“诚然为天主受死，不加抵御，此正为主致命也。”日前所言今日实行矣。街中炮十尊转向我辈，为保护宫城，抑为攻击我等，不得而知。

六月二十，瞻礼四。虽四面为匪围困，仍有一教友自外至，述德国公使赴总理衙门时，途中被人刺死。他国公使亦接有于二十四点钟内起程之照会。

六月二十一，瞻礼五天津致命第三十周年纪念。一勇敢之信友冒险往使馆，带回毕使小简，云：法国及其他国使馆皆须避入英国使馆。德使确被害，其翻译官被伤。奥使馆已空，势将被火。离京作罢论。我辈其预备最后之策焉。然仍宜希望也。兵官达尔西为恩理之上官，亦致书于法弁恩理，云“汝宜受命调回，然暂时仍居尔之处”云云。天主保护调回之令，终未至实行。否则我侪无遗类矣。时局日促，我等其将从天津致命之后乎。不可不预备也。

六月二十二，瞻礼六，圣心瞻礼。完全被围，与外间之交通完全隔断。今将围内之人数列下：樊主教、林副主教、总会计、葛司铎、大小修院院长、任司铎、新到之教读、文司铎、修士康先生、尚未

登神品邨先生及梅先生，圣母会省长、院长及四修士、仁爱会贞女二十二，其中八人为本地人，法水兵三十、法弁恩理，意兵十人、副官及百总奥利未理，大小修院生百十一、避难壮丁九百、妇孺千八百，仁慈堂幼女四百五十、婴儿五十一。总数约三千四百二十，其中西人七十一。粮食以每人每日一斤计算，尚足月余之用。以言武器则西兵快枪四十枝，各式洋枪七八枝，刀数柄，扎枪即木棍蒙以铁头者约五百余枝。所有之器械只此而已。周围之防御线则有一千三百六十米突。余已预于今日奉献本属传教区于耶稣圣心。六点半神父方跪祭台前诵奉献祝文数句，突来一弹，碎一窗。时堂中人满，伤一妇。众人皆惊避，拥入小堂及西更衣所内。炮弹之来，盖自东面也。炮声不断，堂中空无人。克虏伯炮十四尊不断发射最新式之弹，小柱花窗击为粉碎。大堂前部受弹极多，钟楼碎，而白石十字屹立如前。三点半钟攻击极烈，余等料死期至矣。五点钟余，一中国普通炮自离公门约三百米突处发一弹，碎一门扇。及林主教见如此凶险，即引四水兵又三十教友放排枪后，一拥而出。虽敌人弹丸纷至，终夺炮而归。此后教友死者二，伤者二。少选炮声止，拳匪发怪声，纵火于堂南之民房，而不远出。盖此日曾欲使端王所统之兵攻堂也。即此一日中匪发炮五百三十，堂中死男教友三人，女教友一人。以视匪等燃烧之火药，固不为多也。

六月二十三，瞻礼七。夜中较昨日稍安，惟九点钟兵匪又来，其猛烈与昨日同。此时余偕法弁坐于大门侧一小凳，见大堂前面之大石被击飞空，适一弹中于十字下之座，十字被击堕于月台之上。余置此十字于堂顶，距今不过十三年耳。苟天主教护我等仍当置之原处也。晚四点，炮声止。今日受炮弹三百六十，无一被伤。天主及圣母之保护我等诚显然也。众人皆热心祈主，预备致命。

六月二十四，主日。官兵隐于焚毁之屋后，自晨间向堂中发枪不可忆数，其枪皆系最新式之快枪。至午时，炮声约三十余，只发实弹，为害亦微。晚四点余，有炮四尊置于堂北面之后库内，鞑兵照东面之防，所向大堂及院内发炮横面射击，二信友中弹。意兵子弹极少，法弁恩理亟引十兵往助。自七百五十米突处发枪，炮声立止，鞑兵死五

十，余急携遁。自是防守之策逾精，大显天主保护。此后兵匪来攻，谅不至如此三日之烈。望皆能抵御之，亦望天主赐余等食物无缺，并使救兵勿再迟延也。

六月二十五，瞻礼二。夜中与晨间稍安静，然使馆方面似有大战。昨日之炮在彼围内静无声息。日间被弹不少，皆自城墙发来，如此鼎沸，三日来已屡闻惯见，故毫不介意。拳匪于屋顶设多数傀儡，此种小儿计策，不能枉费余等之弹药也。今每人只六百七十五弹，非必要，绝不妄发也。

六月二十六，瞻礼三。堂外附近之屋，拳匪皆纵之火，工作于皇城后置梯，以便向堂中发射。枪弹自各面来，无一人被害。晚使馆方面又有大战。

六月二十七，瞻礼四。自晨六点匪又攻南面，携一红旗入大道内，自谓前数日枪弹如雨，大门卫兵必死伤无余矣。法兵如前次发二排枪，匪即遁去。堂中人出，拾回所遗枪械。此次仅出堂一百米突，副兵官不幸肩上被伤。拳匪自屋顶或交手上向堂院发枪，一幼女被害，又一妇伤于头部。晚十一点余，余见拳匪一队不胜惊异。伊等向大门发火箭，并以火油灌入水龙注射之。此时官兵发枪如雨，堂中极力拒之，大门幸获保存，仅伤一人。法兵实可嘉，各佩圣衣苦像，自恃天主保护。

六月二十八，瞻礼五。日间尚称安静。晚六点匪又来攻，每分钟闻枪声至二十四响之多。拳匪仍向大门进攻。堂中忿极，决定于半夜时外出。拳匪于三百米突外向大门注射火油，堂中人出而猛攻之，杀其十人，余亟遁去。得回注火油之水龙二具，火药铅弹若干，又衣服箱数只。虽官兵纷纷发枪，终纵火于为害之屋，所获之水龙内，尚各存火油二百斤。

六月二十九，瞻礼六，圣伯多禄保禄瞻礼，余等祝贺。法弁恩理主保庆日，谈及伊本乡安热地方之风景，并其父母得见其子之喜乐。伊答云“主教将见北堂终获保存。然恐有人不复存在矣！苟余死于是役，余之大幸。惟望仁慈天主为我开天门耳。若须余死，余必于无复用余之时始死”云云。余仍如往日劝其勿冒险。彼如是果敢，如是奋勇，

余实为彼担忧也。枪弹或遇窗而透，或遇墙而崩，攻击亦不甚烈，尚称安静。或谓匪徒此日未来攻，以容堂中快活一日也。晚六点霹雳大作，似在宫庭内。然使馆方面枪声仍不绝。

六月三十，瞻礼七。晨副兵官若望尼各逝世，人多伤之。余谅其可以生全，不期数点钟间即去世矣。吁嗟乎！堂中内外科之医生皆不可得也。死前备领圣事，不愧为勃东人。十一点半炮犹未止，十二点极大炮弹在空中炸烈，未伤一人。炮弹、枪弹皆自东面飞来，逾一刻忽皆中止，不解何故。余见三海中间白塔小山上距北堂约得一千二百米突发现二十余人，服装极华丽。有人谓，此等人为端王、太后及他大员来此赏玩枪火炮火，聊作观烟火也。法兵急欲向该处发枪，余阻之，恐更激恶感。五点钟，葬副官于后园中，葬礼简而速，炮火无情，执紼者皆有戒心。信友皆痛之，相谓曰，“吾辈死百人以代之，亦所甘心也。”

七月一号，主日。八点余闻南方炮声大作，其救兵至欤。虽无可望而仍望也。始食驴肉，且将以骡马继之。计十八匹尚可敷数日之用。婴儿多出痘，每日死七八名。

七月二号，瞻礼二。拳匪之攻击视前数日少杀，然食物极劣，咸菜皆尽。教友顿败兴，益形堪怜。热至三十八度，天气极潮。十二日中无甚新闻，何其久也！

七月三号，瞻礼三。大雨倾盆，倍增余忧。若自此大雨连绵，则解围无望矣。中国人莫不吸烟，此固尽人而知者。烟已尽，故以梨树叶曝干碎而代之，死人之数日增，每日约死幼童十五六名。

七月四号，瞻礼四。今晨兵匪攻使馆颇为剧烈。亭午时，见兵匪于皇城北部筑一大台，显系置炮之用，以便自背面攻我也。距堂约八百米突。堂中发枪，毙匪十二三人。晚五点，拳匪又来攻，向公门前进，前次得来之炮实弹以待。司炮之教友旧为端王之炮手，燃火太早，又无秩序，故敌人仅伤数人即遁去。避难之教友有业钟表者，制肋伯毛恩及他种枪弹颇佳。故我等之弹可无忧缺乏矣。

七月五号，瞻礼五。堂中又制火药以备燃炮之用。置炮于仁慈堂，敌人发炮时则还击之。惟以视敌人之炮，似嫌太小耳。兵匪自南面终

日发枪，无大害。

七月六号，瞻礼六。粮米不足亦可忧虑。故堂中所存之食品如大米、小米、麦莽之属今日皆过秤，约六万斤，大出所望。以每人每日一斤计算，尚可以供二十日。至时若救兵不到，亦不克防守矣。晚五点忽闻一怪声，乃一火箭向大堂飞来，破窗而过，尾上带有火种。取而观之，乃一铜管，长约七十生的米突，其尖处为一极利之三角，尾如一木柄，长约三米突半。此种火箭力大，穿屋一如炮弹，犹有失火之患。

七月七号，瞻礼七。自晨四点半，拳匪向屋顶掷火药罐，历二时许始止。发火者二百五十余。堂中防火之具如水盆、木桶、钩杆、水龙无所不用，以故无一处被火延烧者。六点钟南面炮声大作，始则只发平常弹，堂中以排枪应之。堂中之炮已置之炮位间，亦发弹。官兵乃急易一克虏伯式炮，第一开花弹飞来，适中炮手，势难抵御。一日间仁慈堂西部之屋皆被洞穿。且终日枪弹往来，各屋顶几无完全之处。攻击最烈之日，今日亦居其一。晚间开花弹易以中国弹，多数未炸烈，总数达三百六十余，历时十二点钟。堂中仅被害一人，伤数人而已。苟非天主显迹保护，今日堂内当尽毁无余矣。

七月八号主日。昨日炮弹所及之处今日多加防守。九点余，声又起，且犹剧烈。初为实弹，继以开花弹，钟楼之顶全被掀去。约共一百零二炮，发来火箭仍如昨日，多未发火。

七月九号，瞻礼二。自晨五点拳匪又掷火罐。日间枪声不绝，被炮弹约一百余，只二教友被伤。拳匪似将由南西两面来攻，堂中人稍倦，深虑之。自九点至夜半，闻使馆方面有激战之声。

七月十号，瞻礼三。晨间少安。十点兵匪又来攻。北面之炮，相继发弹。两点余攻益急，二大炮置于南面大堂，及公门受害甚多。堂中发排枪，乃寂然。官兵以铁板为炮手遮身，法兵大未德在公门侧，于头部被一弹，逾三十分，备领圣事而终。此处极险，多入濠中避之，公门只余五人防守。放炮弹百有七，皆实质，每弹约重二十五斤。余方起床，忽来一弹，破窗而入堕于床。此又一圣迹也。余不复能计其数矣。

七月十一日，瞻礼四。一壕坍塌，即为修补之。虽枪弹纷来不为动。一弹贯林主教之帽而过，带伤发际间肉些须，幸仁慈圣母保佑之，若稍低数分米利米突，余不复有辅理主教矣。一点半钟枪声又作，数分钟后忽闻火药轰发声，房屋皆为震动。在仁慈堂之东部一黑柱矗起，碎砖残瓦飞起三十余米突之高。余等奔至，始知为地雷，幸轰达地线不到堂界，以撑内只数屋被震，支掌之已足。被伤者数人，死者一人而已。故人皆感谢主恩。炮声又作，贞女辈出堂晚餐，一开花弹落于伊等方跪之凳上。昨日拳匪盘居之屋，至夜间堂中人出而纵之于火，发见煤油二十箱，刀数柄，枪数枝，与他物并焚之。

七月十二，瞻礼五。晨间极安，堂中以为官兵皆他去矣。不意十点余，大炮又开始攻击，至午后六点始止。发炮处离堂甚远，向公门发射只五十余弹。至今日公门实处极惨之境遇。

七月十三号，瞻礼六。因恐地雷再发，故夜半两点钟四出探视，发现地雷之穴数处，尚未完工。带回电线数圈，皆包以橡皮，显系火药之引线。傍午炮声又作，一兵为碎砖伤于头部，他一兵亦被撞伤甚重。七点至九点又闻使馆方面有枪炮之声。

七月十四，瞻礼七。自公门发枪，因有屋为碍。夜中教友出而火之。十一点余，仁慈堂一意兵头部被弹，一教友欲查弹来自何方，亦死。日中甚安，惟闻枪数声而已。

七月十五主日。晨九点炮声起，南面、西面之炮为害于大堂及公门不少。日间炮声约一百四十响，夜中犹不止，若补昨日之缺也。夜中又出外探视，见二地雷，亟毁之。

七月十六，瞻礼二。拳匪又掷火药罐，无大害。自晨九点至夜十点，发炮数百，一妇死亡，一兵为碎砖伤二目，其一必无救矣。

七月十七，瞻礼三。日中极安，两月余今日实为最安静之日，未闻炮声，枪声亦稀，不知拳匪又设何诡计。今日始行九日敬礼，求佑于圣亚纳勃东之主保。发愿如蒙允诺，将献一报恩牌。法弁恩理且谓将亲往呈献。

七月十八，瞻礼四。数日来仁慈堂西面皇城下，闻有极重之声音，谅系拳匪又设地雷，故使教友掘地以防之。余等力促其工。十一点余，

忽见堂东喇嘛庙搬运物件大车五十余辆，满载箱笼什物，拳匪官兵亦不少。救兵至欤？抑喇嘛恐地雷轰发预为逃避欤？诚令人难测也。吁！次说中矣。五点钟即发，死者二十五，伤者二十八，仁慈堂西部尽成灰烬矣。堂中人忙无所措，预备拳匪来攻，彼竟未至。圣母会若瑟修士年不过二十五岁，热心勇敢可称，方督教友工作，亦及于难。人多惜之。地雷既发，人俱惊惶，疑地下尚有馀声，妇孺丧胆，各方奔避。大堂居北堂正中，以故虽有多危险，多数皆避入堂中。

七月十九，瞻礼五，圣味增爵瞻礼。葬若瑟修士。拳匪发枪，堂中应之。一兵不慎为弹所中，急为诵赦罪经，片刻遽亡。

七月二十，瞻礼六。邻屋为害，教友又出火之。公门前有屋一座，晚六时许拳匪自火之。有人报告仁慈堂，又闻挖地雷声，然十八日之祸，教友尚存心目中，未便再使工作也。

七月二十一，瞻礼七。堂中米粮日形减少，极力节俭，尚堪支持十五日。一粮店距堂中仅二百米达，教友欲往取之，为兵匪所阻，徒手返。

七月二十二，主日。夜中枪声不绝，盖兵匪恐教友外出运粮也。二教友被伤，一兵左目被一弹穿耳未出。一教友报告拳匪在皇城外又作一大穴，数人实枪升梯，毙匪二十馀，并职官二人。晚大雨倾盆，濠内不可居。

七月二十三，瞻礼二。半日间甚为安静。四时许兵匪吹海螺及号筒连续不断，召集数千人来攻。南、北、东三面同时被敌，西兵已死伤数人。乃以圣母会修士或未登神品之大修道士补充之，故兵士之数终为三十。此外仁慈堂尚有意兵十人。匪徒来势极猛，兵匪喇嘛千余人，思越墙入，被杀百五十馀，馀急遁去。端王兵大忿，向公门极力攻击，发枪五六千，未伤一人。号声起，兵匪退，堂中乃安。时正夜九点许。

七月二十四，瞻礼三。东北近庙处见拳匪戴黄巾，束黄带，盖喇嘛也，手持法国旗。堂中人见之，顿忘愁苦，不禁解颐。四点半许，匪又吹海螺聚集党徒。堂中亟设备，匪终未至。昨日之役实有以戒之。日中三教友被伤。有人于南面探得一穴，塞之。自堂顶望见城上日间

有无数旗帜，夜间则有无数灯笼。

七月二十五，瞻礼四。日中甚安，数屋穿有枪穴，故教友出而火之，毫无阻碍。拳匪于皇城后挖有极深之壕，不悉其故。西兵毙其十数人。

七月二十六，瞻礼五。一点许忽闻大声，皆疑地雷发，各赴防次，竟寂然。一匪以开花弹掷入东面堂垣，弹虽炸烈，未伤一人。三点本会文司铎去世。该司铎数日前曾于防次被伤，其弹谅有毒质，因出黑色痘，终以去世。

七月二十七，瞻礼六。闻东南两面大炮声甚晰，甚望为救兵至。夜中数火箭飞空，余等皆料使馆中与城外救兵互通信号，望之切，故信之易。

七月二十八，瞻礼七。粮米渐减，大为焦虑，限每人一日不得逾半斤，尚可支持十日。十点半许炮声又作，在一百米处。一炮向仁慈堂射击，亟向其炮手发枪。此炮移于稍远之处，仍向堂中发七十五弹。匪之炮弹似已缺乏，任何物质皆充炮弹，用石卵亦有之。夜中得炮弹三十五，枪弹无数。

七月二十九，主日。炮声不绝，官兵发炮一百五十，皆实心弹，枪弹为数尤多。堂中枪眼皆为所毁，三教友伤而死。

七月三十，瞻礼二。夜中险恶异常，兵匪终夜向仁慈堂发枪不止。自晨七点炮声即作，益以枪弹。法弁恩理偕十二人居墙穴间，拳匪一群携煤油火种来，欲种火于仁慈堂。恩理多方抵御，匪被杀数百名。不幸一弹穿其颈，又伤二兵，乃自梯下，旁面又受一弹。受此二伤，身犹鹤立，卒倒于廊下。一司铎即邹奥斯定司铎以臂扶之，并施以临终圣事。逾二十分钟遂卒。勇敢热心当之无愧。余于围困中只落泪一次，即此日也，余从未有如今日之失兴者。棚长哀利亚司充兵士之长，林主教照管彼等之规矩，兵士之恻愍理如丧考妣。日中匪发炮五十门，然尚有一线之望者，以恩理曾云“无复需我时，余始去世也。”今既升天，与圣貌理爵圣若尔日同享天福，必偕二圣保护我侪也。

七月三十一，瞻礼三。拳匪向堂中放火箭，系一函，其词如下（此函照王神父日记所载原文录之）：“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

洋人皆已平剿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苟识时务当自出教投诚，必不杀害尔等。有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二百两。有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百两。指天为誓，绝不食言。若仍执迷不悟，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乾字团具。”教友热心绝不能为此不义之举，固不待言。然在堂中每人若能日得食物三百格拉莫，亦已仅矣。今日匪发炮八十余，无大害，惟洞穿屋顶而已。

八月一日，瞻礼四。晨六点，匪又自北面来攻，为数只三四百。无何即被击退，毙匪五六十。少选，闻喇嘛庙方面人声嘈杂，间以枪声，必系兵匪意见不合，而官兵以枪击之也。

八月二日，瞻礼五。每人食物又加节减，故堂中人皆极衰弱，仅能度生而已。犬数头外出，饱餐拳匪之尸骸，教友取而杀之，以佐树叶草根，聊供一饱。已入雨期，然多日以来终未大雨，盖天主不使道路泥泞，以便救兵之来也。

八月三日，瞻礼六。堂中不再防守，外面枪声亦稀。午刻集议拟明日早两点钟出外取粮。然此行甚险，势须死伤数兵。决定不至十分缺乏时不出此举。

八月四日，瞻礼七。四五日来日中甚安，惟夜间枪声仍极多。兵、拳匪知堂内困败已极，惟阻教友外出而已。数教友饥饿难堪外出觅食，于焚毁之残屋中得米些须，业经被焚，带回堂中，情形极惨。

八月五日，主日。枪也炮也皆可力拒，惟乏粮之患，拒之无方。近来最堪忧虑者食物问题耳。遂尽出堂中所有之食料，共计之得七千斤。若是尚可供一主日。仁慈天主既已保护至今，余甚望于此主日内救兵速至也。

八月六日，瞻礼二。数教友饥饿难堪，又外出。三人为匪所获，引至他处肢解之。一兵防护公门，右目中一弹，自是堂中有三独目之兵矣。

八月七日，瞻礼三。闻远处炮声极烈，兵匪攻堂亦不甚力。因此皆伫望救兵之至。然教友皆鹄面菜色，疲困已极，卧于廊下。初时持矛者有五百余人，若拳匪再来攻时，可以拒敌者未必得二十五人矣。

八月八月，瞻礼四。枪声虽终未间，然异常安静。一教友升树取叶，中弹落地，无异鸟之被射伤哉。

八月九日，瞻礼五。堂中常须警备，以拳匪曾云堂中人将尽被轰死也。虽有危险，教友犹往公门东面探视，死一人，伤二人。得一地雷，亟毁之。

八月十日，瞻礼六。二日后堂中粮食将绝，闻之不胜忧虑，遂以白米四百斤、骡一头另贮之，以备西兵十日之用。余问于众曰：“可否为我辈各人及贞女等另存些须食物？”同声答曰：“否，我等将与教友共生死也。”然有一人谓：“我等较教友尤为可怜。教友尚可剥食树叶，我等则未便为此。”于是乃议定为我辈每人制一饷首重二斤，自存室中，以备危急之用。食物减至每人二两，如是尚持十日。然此十日又将何以堪乎。幸无乏水之患，如不乏水，尚可苟延残喘也。亭午南面大炮又向堂中发射，东面继之，只发五十余弹，炮法不甚佳，燃炮似皆拳匪。三点余许，见南面有一气球，希望倍增。

八月十一日，瞻礼七。今日匪发炮六十余，所谓炮弹乃锅片、铁钉、残砖碎石等物耳。晚又见一地穴，在公门之南面，塞之。

八月十二，主日。午前约十点一刻地雷轰发，较其他地雷尤加猛烈，其暴发之声人皆震惊。众急趋至，幸婴儿及贞女皆在堂与弥撒。不然遇害者当过半矣。此次地雷为害极烈，仁慈堂东部顿成一瓦砾场，其爆发处深约七米达，广则四十，意兵五人及其兵官皆遭陷没。又教友八十余，内有婴儿五十一，亦埋入土中。虽匪弹如雨，仍有人救护被伤者。圣母会监会士儒理安德肋见一妇半身埋地中，亟往救之，遂中弹死。围困时间，此修士之聪明勇毅实无其匹，诚一罕有之人也。法兵闻声，急趋往被祸之地。拳匪适谋入内，乃毙其五六十名，余则遁去。陷没之人觅而救之，至暮未止。意兵官哦利未立全身被伤，救而出之，幸获生全。五兵中得其二，虽尚生存，而被创甚重，无人望矣。仁慈堂之墙垣破陷处约长八十余米达，故使数法兵及数修道士驻守之。自晨八点炮声未少间，堂中被弹百余，今日之境遇诚危急万分也。

八月十三，瞻礼二。堂中人皆苦饥饿，枪炮如常。然闻远处有炮

声，尚有一线之望。十一点仁慈堂又一地雷爆发，幸穴不甚大，为害极微。晚间闻拳匪作喊声，曰“洋鬼子已到，我侪当死则死，然尔辈终须先轰死也。”晚四点，法兵劳布尔额间被一弹，死于防所。仅存二日之粮，而此粮又如何下咽乎。噫！

八月十四，瞻礼三。闻东南方有枪炮声，谅必有剧烈之战。自堂顶望见城上官兵旗帜皆无踪。十一点炮声益甚，逃难迁徙者络绎不绝。虽四面向堂中攻击不已，心中希望复生，笑语开颜，明知救兵已抵城下矣。晚五点余，远见城上有外国兵官五人，又一兵士向东方作号，距此不远，见一美国旗。九点许枪声极夥，见受伤官兵二三百，道经堂外。

八月十五，瞻礼四，圣母升天瞻礼。日未昧爽时，东面一城门被火。七点至九点枪炮声不绝，必西兵来进攻也。城上见昨日五兵官立处有多数西兵。夜中九点，堂中犹伫望救兵之至。仁慈圣母既于其升天庆日使救兵入城，甚望明日遣之来北堂解围也。今堂中人三千，只余粮米数百斤。粮食之数，天主似已预计之，谁人计算，精确能如是乎。

八月十六，瞻礼五。六点余，余弥撒毕，才于廊下谢圣体，闻有多数军队自南来，枪声极烈。七点半枪声益觉逼近。时将八点钟，其声抵皇城墙外，距堂仅三百米达。此门已开，多数官兵守之。门内大街直达皇宫，街上防垒甚多，皆以米袋为之。除拳匪及屋内官兵不计外，街上驻守之官兵其数至少也达一千五百，皆持快枪。堂中人升墙望之，或谓居门外者乃西兵，或谓为华兵，于是犹豫不决，究不知系官兵来攻抑系救兵至也。此时余忽吹喇叭数声，外面静无声，而城内枪弹如雨，飞来一开花弹落于余足前。余亟向砖柱后避之。阅半点钟，一教友冒险登皇城告余曰：“此定系西兵无疑。余见一军官衣白色，袖上且有金线。”堂中早置一法国旗于大堂之顶，并附之危急待援之号。修院院长偕修士数人又携一旗来置于迤北二百余米达处，又吹喇叭，才见之兵官乃向置旗处奔来。堂中与之梯，适林主教至，乃与主教握手，此盖日本军官也。问主教曰：“堂中可以开皇城门乎？”及见人数太少，实难为之，乃曰：“善，余试以炮轰之。”乃自皇墙下。此时又有一队

至，衣蓝色，携炮前来，行甚速。忽有人谓余曰：“此必为法国兵无疑矣。”兵向置旗处来，架数梯于墙下，堂中亦放下数梯。数分钟时玛尔弟一队之五十兵，偕其兵官已至余前。此时日本兵已于迤南之处登城墙，开城门一扇。法国炮兵在对面攻入，虽枪弹如雨，不移时已登其垒。水兵一队穿堂而出。见附近之屋皆有枪孔，内藏兵匪。升屋焚之，毙其中之兵匪，卒据其垒。从此战争已毕。地下卧兵匪之尸八百余具。堂中死二人，伤三人，玛尔弟将军亦在被伤之数。时正十点许，法国公使毕盛氏及费来将军已至北堂，相抱为礼，互庆生全，自不待言。从此围解矣。解围者法国兵也。

### 樊主教书

## 王司铎日记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围攻北堂时，王玛尔弟神父记录每日之情形。

樊主教自罗马回来，带有教皇良第十三奉送太后大磁瓶一件、国书一通，因主教回国时有太后皇上国书一通，为贺教皇九旬寿辰。其时主教愿见太后亲呈教皇之书并礼物，既而庆王代太后相见于王邸。前此数日，有总理衙门送来四份执照与樊主教，其执照乃钦赐三品顶戴与四川之三位主教并光神父者，因年前川省之教案已了结，乃樊主教代为求者，为后日与官府来往，顶戴其身，不致被官府小看。此皆俗面，与传教之人有何荣哉。有见之人皆谓：“这是中国诡计，以安洋人之心，后来必无好事。”即而果然。

五月初一二等日，始有洋兵进城为保护使馆，英、法、德、俄、意、美、日本之兵统共四百十数名。初五有法兵三十名，义兵十名前来保护北堂并仁慈堂。此时京城内外乱不可言，无名帖到处皆是。京城之教友终日遑遑不安，四外神父之信如雪片，皆云：“拳匪之举必有朝廷密旨官府之帮助。”维时，樊主教尚请九门提督崇礼派兵来北堂弹压保护。既而提督派来穿号坎之兵十人，均是赤手空拳虚应故事而矣，就在北堂公门外搭了两架帐房，一无所事。此时外面谣言更紧，教友从西南逃来者，皆知家中之房屋财物被拳匪抢烧一空，人亦被杀不少。京内之教友亦纷纷搬到堂中。至五月十一二日，拳匪将马家堡之铁路

已烧，第二日又经洋人从新修好。又过二日长辛店之车站亦被焚烧。拳匪大起，法、比二国之工程师二十余人皆避于长辛店之三合庄，其地乃洋人居住之下地处，虽未被杀，然亦不敢远走。次日，有在北京开饭店之洋人名沙包者，同其妇人各携快枪骑马往三合庄，始将此洋人救出带领进城。此时围京四外教友之房屋皆已焚毁，先逃者得命，迟走者被杀。斯时，樊主教尚日日与提督并府尹寄信，求其各处保护。日内有九门提督崇礼亲到北堂，彼之随人皆在堂院四处窃看。他人皆说这是来探虚实的。该提督至客厅说话二十分钟即出。樊主教送行之际，只听得主教说：“还得大人保护我们。”该提督即指主教胸前之十字云：“此物即能保护你们。”看其辞色似有讥笑之意。果然日后之保护尽赖此十字矣。

五月十三日，将北堂之瓦木二行匠人皆已开除挂对，因在修院添盖房屋二十余间尚未竣事，外边之风声一天紧一天，况工人中多系外教，有说其中有拳匪者，故耳止工。

本日即将公门西之栅栏堵死，官厅尚来人问故，并言：“此栅栏乃入库之便路。要堵亦须上头允准。”此时即向来人云：“禀上头不禀上头，那是你们地面儿上的事。我们无暇及此。”以后又将马号车门并仁慈堂西东之三门一并堵塞。公门外两傍又掘两道沟，以为隐身之处。女教友进堂门上又修一炮台，门外又作一小围墙。大堂亦作万记字墙。堂前三门作了隐壁，以为拳匪若攻进院内，可在堂里向外攻打。后亦无所用矣。

五月十四日，有正福寺教友二三人逃至北堂，言彼处堂内之坟地房屋已被拳匪全然焚毁，看坟地之王五一家八口皆被杀。即言管头亦有人来，言李会长老两口亦被杀，房屋亦皆焚毁。前者每日打发堂中佣工二人出城外打听风声，并指引自外逃来之教友。此日又去皆未回来。

十五日，平则门外堂东边之官草栏已烧。匪徒拿去堂中佣人张姓一名，诬其放火。后不知此人下落，听说已为匪杀死。

五月二十一日晨间，即将栅栏坟莹、婴孩院、养病院一并焚毁。所留看堂之大婴孩二十余人、工人十余人皆死于匪手。跑至北堂者一

人，逃至南堂者三人。前数日在彼之大邵神父并训蒙会五位先生、仁爱会姑奶奶五人，皆搬至北堂。不然亦被害矣。避难之男教友十日前已来到北堂。

十七日，西堂被烧，金神父致命。第二日有金神父之佣人杨亮儿者逃来北堂，言：“前日晚响，金神父看风声不好，命我们各自逃命。其一人守堂，并将自有之洋枪锁在柜内。并言拳匪来时我就预备一死，为主致命。你们快逃命罢。”我逃出西堂。出了西直门，见护城河沿死了数十男女教友，一半自外逃来者，一半自城内逃出者。我看这个光景，不能回家，故而今早随些卖菜之人混进皇城来。”言已恸哭。此日令人去法国府送信，回信亦来，不知何事。但见主教愁眉不展，日后始知其时各国钦差得了总理衙门来信，言：“汝等在城内，我们不能保护。若皆退回天津，本署可以派兵在路保护。”此乃诡计，西人未决，故而寄信来问樊主教。此时听德国钦差已被杀于使馆总署之内。又日本书记生亦被杀于前门外。即刻西人皆以预备，不复有退往天津之志矣。此日晚八点钟时，又有法人沙包同其夫人各携洋枪来南堂接董神父等前避东交民巷。其时董公不想有如此之后祸，不愿前往。后经沙包催促不已，至十点时才随走到英国府使馆，随去者有董、庞、郭三洋司铎，李、陆、王三华司铎，训蒙先生四五人，仁爱会贞女五六人，若瑟会贞女十数人。二次子时半夜间，沙包又去救了教友四五百人，亦往东交民巷。

十八日早，拳匪与官兵齐至南堂，先抢后烧，所留守堂之学生教友有上堂上钟楼者，有上更衣所房顶者，死者多半。至日平西时，兵匪尽散，始有数人从房下来逃去使馆。有见放火时，澜公并九门提督在傍助力。至九点多钟东堂亦烧，艾、李二位司铎已死，河南李神父逃出堂外，后避于西山桑峪。若瑟会数贞女逃至使馆。逃难教友中之女教友并女婴孩大半皆死于彼处。此四五日内，北堂之避难教友男者日夜护守院墙，女者日夜在堂念经，众司铎、修士亦无片刻安宁。自十五日起，每过半夜即举行弥撒，为送圣体。

十九日早晨，皇城内之教友前有看家者，令一齐搬来北堂。吃点心后，樊主教又令找人往钦差处送信，皆云不能出城，因皇城门已闭

了。至九点钟时自使馆来一送信人，主教看后即云：“还敢回去么？”送信者云：“求主教降福，我还要回去，明日再来。因我有号坎，假作官兵，无防的。”主教说很好，即写信付之。彼即刻回去。此日午后，主教又写洋信一封，令找一教友可在堂外住宿，多咱看有拳匪来攻打北堂时立即往法国府送此信，求其救兵来助。其人持信出外，晚晌回来，即云：“外面甚紧，不能寻找地方，熟识至好外教家，皆不敢收留。”午后在堂顶远望之数修士皆说今日城内往来之人尽红布缠腰，赤巾罩头，官兵也是成群结队，东跑西颠的，看这来头，殆要不好。及至晚晌六点钟前，听见皇城外人声鼎沸，原来拳匪聚结。余在堂内即将众教友分派妥当，四外护守院墙。至六点钟时，拳匪已聚了二三千人于西安门内，官兵皆在门外后随。此时拳匪之声有如翻江倒海一般，皆云：“烧呀，杀呀，二毛子呀，你们的生日可到咧。”此时吾与林主教正在公门前往外观望，大堂上有数修士各执洋喇叭以报信息，任神父携远镜亦在堂上观望。即而大堂上之喇叭一鸣，眼见一秃头僧人手持高香一束，来在西什库口外之甬道上，向北堂一站，随后无数拳匪各执高香点着，向北堂齐跪，叩头三次即起。满胡同之匪右手执刀，左手把香，即向北堂公门而来。此时有洋兵十名把守公门，兵头即向林主教云：“可开枪否？”主教尚未回言，吾即云：“快打吧，不可令其切近，就揍手不及了。”言犹未已，兵头一叫号，吧啦啦一排枪，眼见皆打在拳匪身上，怎么一个也不倒。既结，而又一叫号，吧啦又一排枪，拳匪躺下一片。原来头次不倒之故，皆因前匪受伤，后匪拥挤不能倒。故耳立即又放第三排枪，又打倒十数人。后来者全然跑出口外去了。眼见拳匪死者三十余人，未死受伤者趴的趴，滚的滚，皆奔命向西滚去。又候数分钟见无一匪敢来，吾与林主教出公门，又有洋兵十数名一并前去死匪之处，将彼等之刀枪拾来十余件。兵头见有一匪未死还能坐起，即出手枪吧的一声将其打死。此时众匪即将西华门内路北之蓬杆子铺点着。因有一妇人在此铺门内看热闹，故耳招怒拳匪，谓其将神法破了，以遮自己羞脸。此时一阵大南风，连烧十余家。此时吾等已回北堂，即令教友好好看守四外院墙。院墙之下无处无人。林主教又派五位神父，每位神父随着修士四名，各持兵器按地巡查，

昼夜不息。

二十日早晨，有看街的海二前来请命，说：“今有已死之拳匪尚在街心，彼等欲领死尸。我等不敢作主，故来请命。”吾即云：“不必告诉主教，快快令其收去。不可臭了满街。”彼等即将死尸远远用钩钩去。此日无甚动静。皇城内之教友皆已搬到堂中。兵头即令教友用筐盛土，将公门外前廊两傍堵塞。对公门外边八尺远用筐盛土作一隐壁，壁后与公门石阶填平，以备隐身外攻。

二十一日，又自外国府来一送信人，乃北堂教友周姓，即云：“今日来时甚不容易。皇城门皆闭。只许拳匪官兵出入，他人皆要查问。因我有一件号坎又戴了个破官帽，故混进门来了。”主教问：“你还敢回去么？”彼云：“主教有信我就回去。有此号衣不怕什么。”主教即修书，彼将书信解开腿带子藏在裤脚内，用带子缠好。又往东交民巷去了。此日尚有教友出街买东西者，但见皇城之富户有往城外搬家者。时西华门有官人把守，出入必查。

二十二日，终日防备，一日无事。至晚见前门外起大火，不知烧了何处。又见城东南大火两三处，谅必是马家堡、丰台二车站烧了。

二十三日早晨，又遣一教友前在神机营当过兵者往法国府送信，彼亦拿着号衣带信而去。午后四点钟回来，即云：“我把信带回来了。因东交民巷进不去，官兵拳匪同外国人打起仗来了。拳匪死了有二百多人。奥国兵有二三十名皆在本府外面街上趴着，向外边开枪，见官兵拳匪就打。我穿着号衣也不敢前去，脱了又怕官兵拳匪杀了。只得回来。”主教说：“很好。到底你的功劳也不小。”

二十四日，教友还可以上街买东西，但一人二人不敢出去。有一木匠吴达陡者一人出去，未得回来，听说被拳匪砍死在街上。此日又自后门来一女教友，乃京东人氏，前在一外教官家当老妈子。今其主人令其躲避，因在其家怕招祸，故耳前来北堂，路上亦无人问。彼云：“外面风声过于不好。都说端王、澜公、董福祥要把洋人杀尽。听说天津大沽洋兵败了，不知真假。求神父给我办神工罢，我到此处虽死也喜欢。”

二十五日早五点钟，逃来一栅栏婴孩，年十六岁。问其何自而来？

彼云：“我自那日栅栏被烧，把我们学伴儿杀了好些，我就从西园子内趴墙逃出，到南坟地藏了多时。后听见拳匪又来南坟地，我又跑了。又想进平则门，怕人认的，到了护城河边儿有好些个男女教友被人杀了。我又绕到西便门想上南堂。到顺治门，眼看着查考的紧，又听见说城内又拿住二毛子了，我又不敢进来。后又出了西便门，在高粱地里趴了一天一夜。昨日混进平则门来，想要来北堂。到了西华门，门也关了，有官人把守。不得已溜到沟沿，藏了一夜。今早见有卖菜的进西华门，我也随着进来。官人问说你往那里去？我说接我妈妈去。官人就不问了。我才到来。”此日街上不很大乱。至晚饭后有人来告诉街南有人把惜薪寺口的栅栏闭了，即往公门前观看。因惜薪寺口正对西什库口，见有五六人皆穿平常衣服，并无红巾红带，先将栅栏闭死，后有板片把里面钉死，不知何用，想怕洋兵放枪伤了街南之人。因十九日打拳匪时，有一烟铺伙计并一鞋铺学徒者，皆在自己铺中被洋枪弹穿死故也。后用远镜自栅栏破处往里细看，见有多人用土袋土筐往栅栏后运土，实不知是连夜作炮台呢。

二十六日，此日是耶稣圣心瞻礼，前已预备今日作大庆贺。为恭敬耶稣圣心，此日吾已早作弥撒。六点钟时正在堂前巡查，闻有枪子乱响。众人皆说这是甚事，因概未听见城内放枪故也。即而咕咚咕咚大炮打来，才知动了官兵了。堂上原有吹喇叭的修士数名，一时喇叭齐鸣，炮弹尽向大堂上飞打。堂上前面数角已被打坍，喇叭也不鸣了，修士也下来几个，说堂上不能躲了，上头全打坏了。有小李若瑟还未下来，此学生于后半天才得寻机下来，一毫未伤。那时众教友皆不知所为，四五位神父按段安慰助其胆量，众人皆跑在院内给他们念了赦罪经，预备致命。真也另外，不过数刻，见众人皆有喜色，不怕死了。此时有修士石伯多禄在堂前受了一个炸弹于胳膊上，后已好了。即而又有训蒙会洋先生受一弹于腰间甚重，后亦好了，事后回国了。此时在堂中护守之洋兵只愿攻打，就是看外面之人，不知在于何处。后见前日打死拳匪之甬路上推来一辆炮车，亦向我公门开放。随后又有数十官兵在炮车之后边放枪，向我公门攻打洋兵。洋兵亦开枪向外攻打。后洋兵出公门外隐在前日所备之土堆后向外攻打，直打的官兵飞跑，

均

把炮也丢在甬路上不管了。兵头看见甬路上无人，即招呼三十人同十名洋兵保护着出外，去抢此炮。齐队到了外边，洋兵十名，五人在东、五人在西前行，三十教友在中间。一到口上，洋兵东边的向西打，西边的向东打。官兵东西两面竟有千数百人，先不知何故未曾放枪。兵头一叫号，三十教友全至炮车前，人多手乱，七手八脚把炮车弄翻倒在甬路下边，还压死一个教友。时东西之官兵也开了枪了，向抢炮车的攻打，洋兵也向东西攻打，三十教友也不顾死活，又把车抽起来，拉着一溜烟的跑回北堂。又有五人受伤的，别人背的背，拉的拉，皆已回来。此数人日后全好。此场官兵拳匪死了有二百余人，洋兵一人未伤。因官兵东西对面相打，手不准的尽打了自己。至晚炮声始止，枪声一夜未竭〔歇〕，枪子犹如飞蝗一般，但堂中一人也未伤。此日放大炮八百响。

二十七日清早，兵头即令数十教友自公门内取土，在公门外隐壁后搭起炮台，将昨日抢来之炮向外安好。又有事前所预备之四五十斤火药，又将自外打来之炮弹装于炮中，亦甚得力。至八点钟时街南房上又开了炮，向北堂攻打，枪子亦如雨点。此时有教友乃父子两个，前日曾在神机营中当过炮手，兵头即派此二人看守。此炮打到巳时，守炮之人不碍烦了，即向兵头说：“我们也打他们几下子，难道尽听他们的么？”兵头说：“我们的子药不多，到底也可试。”待南边房上开炮之后，我炮咕咚一响，见彼房上之瓦打坏一片，洋兵亦放数排枪。数分钟时，彼处又燃炮，我处亦还炮，末一炮将彼等房上隐身的板打落房下。至晚两下全然止炮。然枪声终夜未休，堂中亦未伤一人。此日炮声九百响。

二十八日早晨自四点至七点，枪声忽竭〔歇〕，不知何故。又用远镜自钟楼上四望，亦无动静。至九点钟时又闻枪声自东北来者，远望旃坛寺前房上又起一炮台，即而大炮又在彼处向仁慈堂并北堂后院攻打。堂内亦未开枪，听之而矣。此日大概如此。

二十九日清晨，忽然大炮自后库打来，原来匪徒昨夜已将库墙拆了一段，将炮运进。炮前用一铁板以挡我枪，即而炮放数声。义兵五名亦开枪数响，彼仍不止。即而法兵前来五名，即向铁板开枪。遥见铁板后之华兵已死数人，皆佝偻把尸抬走，炮也不响了。众教友又要

出去抢炮，兵头止之。后望炮之东墙后拆处果藏华兵数百，皆持快枪远远守候。兵头即呼法兵五名各自上房，头一排枪即将华兵打死十数人，别兵不支，齐起同跑。即又放二三排枪，又打死数十人。到底也未去抢炮，怕受彼等之诡计。第二日夜内看见彼等夜内才将炮拉去。

六月初一日清晨，拳匪官兵四五百人，自西什库南东西破房处涌出，意将乘吾不备来烧公门。时有一法兵、四教友轮班看守。一见拳匪前来，即开一枪，他兵闻之即起即开枪。时彼等皆退之墙后，不敢再打。但拳匪所持之旗已丢在街心，旗傍已死二三拳匪。二兵头带领五法兵前去拾取此旗，行至半路，大兵头又见两傍尚有官兵，即刻止之。言未已，二兵头已受一弹，他五兵亦向匪开枪，但彼等恃有墙所护，亦开枪攻打。既而将二兵头搀扶回来，亦伤重不支，一主日后果然因伤而死。自此可不轻易出门外了。

初二日早晨四点钟，时拳匪先在公门外西临近家纵火，意欲沿烧公门。奈将邻街房烧完火亦自熄，二法兵、二修士在房上亦打死匪徒数人。既而又自公门东边司姓家将引火之物自墙上遗过，火势甚大。法兵修士又上房攻打，众教友泼水救火。有二刻工夫，匪势不支全退，火亦熄灭。此日尽闻枪声，不闻炮声。

初三日，又自公门东边火起，法兵修士业已先备隐身于公门屋内顶蓬上，自气眼观看，彼等不防，来纵火时即枪毙三人。他人不知弹自何来。如再前来，时房上亦有法兵五人。在屋内者齐放数枪，将匪徒打死十余名，他人尽逃。众教友高兴，齐要出去烧此房屋，因离公门只二三丈远，匪徒尽借此以攻我。既而林主教来到，与兵头商议，欲烧其房，去人不可过多，定了修士内六人，年轻教友二十人，法兵五人出外随后保护，又五名在公门上持枪防守。众人一听吩咐，各带火柴、火油并引火之物一涌而出。即至彼房之后见后墙为彼匪亦拆一孔，众人出孔而入，屋内并无一人，但见有火药数匣，枪弹一堆。众人如获至宝，令人先送到公门内。又见院内有水龙二架，各盛火油，为彼放火之用。又将二水龙拉到堂内。众人就七手八脚的放开火了，一时烈烟腾空，两院之房三十余间一齐着了。众人一齐回来，未伤一人。

初四日，终日枪弹四面齐飞，但无伤者。此日杀一驴为食。前数日尚有猪、羊、鸡、鸭等肉，近日鸡也吃绝了，猪也不多了，粮食虽然还有，但不知遇救何时。此日止牲口之料，众人一日三餐照旧。

初五日，昨夜雷雨大作，霹雷数声，似天亦发怒之意。遥闻东交民巷枪炮之声连连不绝，有两点钟之久。今日比往日事少安静些，谓洋兵将到，官兵齐逃矣。不意尚有无数之差矣！

初六日，如昨终日枪声不绝，但堂中无受伤者。午后为防火攻，故将西边三院之西厢房后窗户二十余用砖瓦一齐堵塞，又围堂之后院墙皆以杉槁木板搭起交手，以防外攻。此日察看教友中多有病者，亦有因病而死者，孩童居多。

初七日略平安，不知何故。晚间东交民巷大战，枪炮齐放，有两点钟之久。鼓楼之钟终夜或三声一住，或两声一住，不知所报何事。

初八日早起，即有人来报，后库拳匪、官兵纷纷奔入，不知何事。并云：义兵因无枪弹也不开枪，令彼自进，遣人来禀告知林主教。吾即先往仁慈堂后墙架上观看，果然见无数匪徒，约隔二三百步之遥，在库墙内东西，不知何时掘一长壕，皆藏于壕沟之内，向仁慈堂后墙攻打。又见所插一旗，东西乱晃，旗下似有一人掌旗。既而林主教并法兵头随带法兵五名前来，见此光景即命法兵开枪向立旗处攻打。放了数排枪，见旗子依然乱晃，兵头用远镜细看，笑云：“旗下原来无人，乃有东西二人在远处坑内用细绳如拉锯者彼此相拉。”兵头即将远镜付与放枪之兵目观彼，兵一看云：“原来如此，可就是这个拉旗之人只露脑袋看不见全身，可开枪试他一试。”言毕即叭的一声，眼见旗子倒了，不知原来彼拉旗之人已中弹身死，即又开一枪，西边藏着的也倒了。彼坑内之兵见拉旗之兵已死，一齐佝偻逃跑。兵头一叫号，法兵五名、义兵五名齐放数排枪，打死兵匪不少，后用远镜细看，见彼处躺的、趴的约有四五十人，皆亦死去。此兵尚在仁慈堂东北角攻打，既而西北角看墙的来报云：叫洋兵去我们西北角儿上打罢，因有好些兵匪都藏在硝黄库西墙后了，此处看不见他们，我们那边看的真清楚。我们就是没有枪，快叫洋兵去罢。兵头即领去了十名洋兵往西北角去了。一到此处，全登架上，兵头云且等着。后用远镜一看，见兵匪有一百

余名，皆探头探脑，望东南看动静啦。哪可不谅背后教我看见，兵头云：“当眼急手快，一齐开枪，各向所对之人。”吩咐毕，一叫号，叭啦啦一排枪即打倒数十。赶着两三排枪把兵匪打死了一大堆，跑了的有十余人，别的都不动了。有人说，不定都死，恐怕死者之中还有活着的呢。兵头说不管他们哩。即令此处教友好好看守，洋兵各归本处。

初九日，终日炮声如雷，弹子如雨。堂中人战者、守者、筑垒者忙碌不可言状。此日又杀一驴为洋兵之食，他人不得染指。此日起自南院南墙根用土将墙培起半截，以挡炮弹。夜间炮声始止，但枪声不绝。巡查四外教友均护其处，过半夜即举行弥撒。

初十日，大略如昨。教友皆轮班掘濠，又运砖于四外墙上，作花墙以防枪弹者。老少有病者不少。今日查了粮食不多，自今日始每日煮粥二次，还能得饱，盐菜一概皆绝。

十一日，今日枪炮声更胜于前，落在仁慈堂居多。彼处受弹死者一妇人，伤二孩。北堂男教友受伤者五人。洋兵要打也看不见人，因尽是炸炮。此日始见火箭，先一箭射在大堂西南第一窗户上，后取下看得造法甚新，其式如孩童所放之起花相仿，但其质皆钢铁所造，长二尺，圆二寸半，空其中以实火药，头乃长虫脑袋形，尾似木槌把为之，长五尺余。

十二日，今日如昨，枪炮不多，惟火箭甚夥。仁慈堂之后院房屋已不堪住，众女教友皆搬在小修院里居住，修士则散居于大堂后并书库内。终日忙碌不堪言状。今日吾屋受一火箭，自房顶穿透但未烧着别物。此日法兵受伤一名，二教友亦受重伤。日内主教问粮食还可食几日。吾云：“明日盘查盘查再说。谅也不过支持十数日的。”主教云：“若然，我们都得饿死。”吾云：“明日细细查查人口并粮食，再禀主教定夺。”吾明知道粮食实在不多了，但不明言，恐怕主教心忧。主教又云：“不能出去取粮么？”吾云：“这事不可过忙，当在明日探探。”主教云：“明日你务必查查看看。”至晚枪炮少停，吾独自盘算无计可施。至九点钟后一修士来云：“此时街上略觉安定，咱们出去探探道口，看可能取粮否？”即知会看墙之洋兵，令其好好照看。即与三五教友自墙缘梯而出。到了堂之东南，看了数家，一物皆无。后至街当铺后身，

因其处原有粮局，即至墙缺处往里一看，见有许多官兵、拳匪早已把当铺占住了。我等面面相观，无计可施，皆垂头丧气而归。洋兵问高芒。吾云巴买十。

十三日，早晨四点钟时，即有教友报云：“西房后有拳匪自皇城外往里抛引火之物并火药，火势已甚，祈神父快令人救去。”即至其地，见满墙根火药包，烘烘烈烈着起。即令人扑灭。皇城外往里抛之火药尚然不停。后一火药包落在水桶内。原来拳匪用沙吊子满盛火药，吊子咀系一火绳，吊子之梁拴一小绳，自外一优如流星然，落地即燃。但院内无引火之物，彼等也是徒劳。堂中之人竟等灭火，一言不发。过有一点钟工夫始止。惟枪弹自南北来者有如雨点，教友中无受伤者。此日枪炮更胜，自西北射来为多。

十四日，火箭、沙吊子、火药包子如昨，堂中无一伤者，听之而已。大堂前始掘大沟二道，以避炮弹。钟楼受了炮弹，立时倒坍半边。樊主教屋上穿一炮弹，前院外客厅屋顶打透数处。我屋来一炮弹，将睡床打了个粉碎，前窗户已皆破坏不堪。此日即搬到大堂西首后房内。

十五日，林主教在公门内与洋兵谈攻守之事，忽来一枪弹将主教帽子穿透，头顶肤皮略受微伤。若弹子再低数分，已无命了。洋兵即向街南房上打了数排枪，亦不知彼处有伤者否。此日在仁慈堂正东先时枪声不绝，霎时枪声顿止，不知何事。未过一刻钟，忽然声如霹雳一般，眼见黑烟自药房东边而起，满天土块泥片齐飞。有一泥块越一千斤重，落一教友身上，立时毙命。他人轻重受伤者共八九人。药房山墙已裂，屋瓦被土礮的粉碎。后扒墙一望，见地雷所烘之坑有六七丈圆，深有一丈，库墙外之民房已倒了数处。此匪徒第一次放地雷。

十六日，昨夜出外查看放地雷之所在。即出墙外，看有多匪在东边庙内，未敢前去。即临近史姓之住宅给他点着，因前者匪徒借此房以攻我也。早晨八点钟有一木匠张姓正在屋内吃饭，自窗户来一枪弹正中臍角而死。仓房东首已为炮弹打碎。此数日内每日杀一驴或一骡为洋兵并主教神父之食，众教友则每日二次稀粥，每人一碗，尚食半饱，惟菜菽盐粒一概蠲免。

十七日，大炮自东南两处来者居多，有二学生记之者终日放了八百弹。前二日樊主教因其屋已被弹穿透屋顶，故搬到大堂后东首一间屋内，今日午后方自床起身，一学生扶助往旧屋内看看。未过十分钟，来一炮弹将主教卧榻上之枕头击碎。主教立即又搬到旧屋西之客厅内居住。

十八日，此日西房后守墙之教友受弹而死。日内又大战于后库。过午一义兵在架上擦枪，自外来一弹穿透眼角而亡。

今日将粮食过斗过秤未完，大约每日稀粥两顿尚可支持二十多天，教友带来之粮不在内。每日杀一骡煮于粥内，以为众人之食。

十九日，枪炮声如昨，学生三四名记之者从早七点钟起至晚八点钟止。每点钟枪声有三千响者，有两千五六百响者；炮声每点钟有二十响者，有三十响者。一半打在堂院房上，一半飞空而落在外边。

二十日，早起拳匪纵火将后库之东门烧毁。义兵守之者看放火之人头无红巾，未敢开枪，听其焚烧。待教友告知皆是拳匪，亦无及矣。东南之枪炮如昨，一弹自大堂前窗穿进，将大祭台右边击了个粉碎，前后二风琴亦受大损伤。堂外二教友伤于枪弹。

二十一日，昨晚又出外数人探地道，遂于放地雷之处得电线十五丈。早晨枪炮之声又起，一如昨日，众人无受伤者。日内有人云，在仁慈堂之后院，听见地下有声，似掘地道者。我人即于响处向下挖沟，为破其地道。即有三十余人轮班挖土，连夜赶作。

二十二日，早起去看仁慈堂之工人，并见所挖之沟已深六七尺，长有数丈。教友云：“从半夜可听不见有声，不知何意。或是怕我们挖透将工止住，或是彼等已挖妥了。”终日人心慌慌不知所为。至五点钟时忽闻地道中火发声之猛烈，房屋皆动。即至其地，无计可施。正房倒了七八间，其他亦歪裂不堪。西房倒了十数间。砖瓦木料堆集犹如小山。查点人数，挖沟者三十五人，一半在沟作工，皆压于沟中；一半在上歇息，有压倒者，有崩死者。又一训蒙先生、三教友有在小房山上看守，地雷从房下而起，四人皆飞空落于皇城墙下而死。义兵五名在相近屋内，屋倒半壁，皆受微伤。临近之房屋或倒或坍，所幸屋内皆已无人。其众教友闻声而至有百数十人，先将在外受伤者、已死

者抬过一边。再往倒房下寻找，无计可施。况皇城外又将火药包、砂吊子往里乱抛，人无立身隐身之地。皇城上又有抬枪洋枪向此处乱打前来。法兵五名亦向外攻打。两下战有一小时之久，天已将黑，各自收队。再去探望地雷处，连一死尸不能找得。计死于沟中者十五人，在洋兵破城之后一月内尚未挖出。在上死者前后九人，伤而未死者八人。此时众人心慌，尚不知何处还有地雷，故耳日夜不安。又堂内之墙后院本与皇城隔有六丈余地，前日防守尽在院内。今西北为地雷所毁，房屋院墙无存。不得已又将皇城为院墙一并看起来。至夜内尚有数人听见皇城下又有挖地之声。众人心中慌慌，不知所为，立即派人在皇城内又挖一沟，长十五六丈，宽四尺。但前日挖沟之人皆死于沟内，今日人多不敢去。无奈有二神父、数修士、十教友轮班挖沟。在西屋书库所住修道生皆已搬到别处。

二十三日，今早有二修士、二教友缘梯上皇城墙上往外看其动静，果见有拳匪数十人在皇城外挖地道，傍有官兵十数名，官人一名在彼歇息嗑茶。二修士立即下梯。但皇城外之匪徒未得看见我人。此处二法兵得知，又搬一梯立于城上。二法兵与一修士上右梯，二教友同一修士上左梯。待六人齐上之时，各执快枪一杆，一叫号，六响齐出，即打倒官兵十数人，兵官亦死。第二排枪又将匪后之作工者打倒十数人。此时未死之拳匪乱跑，皇城上亦是乱打，又打死匪徒二十余人。此时皇城外西边屋内亦燃枪向我攻打，原来彼处藏有官兵数百。二修士见势头不好，即云快下梯回去罢。奈二洋兵并二教友打的兴起，皆立于皇城之上向外攻打。二修士屡催快下梯，一言未已一教友即中弹掉下墙来；那一人亦中弹。二法兵，一兵腿下先受一弹，向外又放三枪，未几别一法兵头受一弹，立时倒于彼兵之身；二兵一齐倒下墙来。彼受伤之兵，还愿上梯攻打，二修士及众教友力阻其不可上梯。彼兵无奈，唯咆哮愤怒而矣。其时林主教与法兵头亦至，见二洋兵一死一伤，二教友已死，不甚伤悲。林主教云：“凡遇此等之事，当先禀知主教或兵头，汝等如何行此冒险之事。”其时皇城之兵匪皆知，一齐枪炮齐向我处相攻。众皆各归其所守之处，惟各听枪炮之声而矣。至晚并未伤人。至夜半有一胆大教友同二修士又上梯往皇城外看有何动

静，又看见靠皇城有一席棚。席棚旁边有土一堆，皆地道所出。修士云：“快取火油火柴将席棚给他烧了。”因立时无引火之物，即将旧棉袄、棉裤数件湿以火油，一时点着向席棚上抛去。立刻席棚并杉槁架子全着，尚不知棚内原有三四匪看守，先出二人被我教友用枪击死，后二人在棚内连嚷救命救命，而棚已坍下去，将其烧在棚内。赶别的官兵知之，我人已下梯回来。皆云：“今日可算全功无失矣。”

二十四日，今早又添人在皇城墙里边掘沟，以破其地道未已。兵匪一自西华门房上，一自西北皇城上，皆看见我人工作，彼等立即枪炮火箭齐向我攻打。不得已即罢此工。至午前九点钟，东南两处又换新兵向我堂开炮，凶险非常。至晚有学生计之者共放有七百二十五弹，一少半打在堂上，一多半飞过堂顶。至晚东南两面堂上不堪寓日，至晚八点钟炮声始息，枪声日夜不绝。晚饭后，有人报说今日在东边大修院墙下听见地下有声。似匪徒又挖壕道。其时众修士教友云：“不如咱们先出去把东边房子左近都给他们烧了，省的担心害怕。”其时请来主教。主教云：“去问兵头定夺。”兵头云：“很好。你们出去，人数不可过多。一齐出去，一齐回来，各带火种。我命洋兵上墙护守。”立即挑选胆大年轻教友三十人，修士六名，各带棉花二三斤湿以火油，三人一队、五人一队即缘梯而出。即到东库墙之下分开五处，各自趴在墙上。有入院者，但各院内早已无人。一时数处火起，满天照的通红。外边亦无枪炮之声，我人更觉胆大，又将相近之院点着四五所。火势南北一连，共烧有三十多家，房屋数十间。自九点出去，至十点三刻始各回来，一人不少。外面还是无枪炮之声，诚亦怪事。日后洋兵进城之日云，知此夜有个圣迹。按洋兵破西华门那日拿来数拳匪，皆毙于枪下。又杨立山马号内拿一幼童年十二岁，乃山西人，林主教不令杀此幼童。既而问其来历，彼即如此如彼说了个不少，后又问其前些日我们出去放火之夜，为何官兵皆不放枪，是何缘故？幼童答云：“那日是上月二十三、四，因自城外来了好些真义和拳，要在那夜齐破西什库。皇城外有马队，南边东边大街都有官兵把守，有一大人戴着红顶子来说：‘今日义和拳要破西什库，众人都该把守好好。若堂子一破，见有洋鬼子、二毛子不论男女一个别饶，全给我杀了，预备好了，就等夜里动手。’”

想不到一更多天有义和拳说洋兵出来了。我们正在马号房上趴着，等看热闹，一听说洋兵出来了，往西一看见库墙东边的房子一时都起了火，义和拳不敢言语都往后跑了。借着火光照的看见西什库堂之院墙上一圈尽是洋兵，都穿着白衣戴白帽，手里拿着洋枪。所以官兵怕洋兵出去，追他们也不敢放枪，都藏躲了。我们也不敢在房上趴着了，也都下了房，进了屋，也不敢点灯。”又问他们想在我们堂内有多少洋兵？幼童又答云：“有人说有好几千哩。”又问那好几千是多咱来的？答“我不知道，他们有人说在打仗时候黑夜坐着风船来的，官兵也未看见。”

二十五日，今天白日官兵拳匪更多与〔于〕前，数百人又进后库，枪炮火箭一齐并使。义兵六七名、教友三十人，共有洋枪八杆，汲汲乎将不支矣。即告知法兵头带领法兵十名前来。始将后库之兵匪击退。兵匪横躺竖卧，死者约百数十人，我兵无伤者。但皇城角炮台之上连环炮向我攻打。我又将抢之炮，自公门拉至后边，亦向彼攻打。三炮之后，外来一炮弹将我炮手半身打碎而死。兵头即令止炮，惟守之而已。

二十六日，今早略觉平安。有说仁慈堂后硝磺库有壕道，故而教友缘梯出外往硝磺库一探。但见门已被拳匪劈坏，库内硝磺无数，立刻搬了数块回来。众人皆云：“我们正少火药，何不再取些来为作火药不更好么。”立时又去五六人，后又续去十数人，每人各负硝磺四五十斤、三四十斤不等。既而远处兵匪知觉之。时我已搬来硝磺各数百斤，后即止之不令出去。果然未过半点钟时，兵匪大队皆至，但不敢近我处，惟在远处使枪炮攻我。终日如此。

二十七日，因昨日我众人入硝磺库携取硝磺数百斤，今早兵匪又将大炮进入后库，向我攻打。既而又添执洋枪之官兵数百，亦在库墙之内，皆隐避于大树之后或土坑内向我攻打。我众惟有在内守候而已。直至巳时，兵匪有轮班出入者，谅必是饮水或吃饭去之。故有人报知法兵头，此时可以向外攻打。兵头即带法兵十名、义兵六名，皆亦上墙架之上。兵头用远镜测视一回，即命别义兵二名往西边向东北先开数排枪。待彼坑内之兵躲避之际，我处可开枪向库墙缺处攻打。

果然二义兵在西边放了数排枪，打死兵匪三四人，别人皆乱，有十余人往一树后藏着，有二三十往一土坑躲者。此处十法兵、六义兵看的真切，即开枪向树后并坑内发三排枪。后匪势不支，眼见树旁及坑内兵匪死了不少，别兵匪慌乱了，有起来直向库墙处逃跑者。法兵即向彼处乱打，未数分钟时，彼处已死了兵匪一大堆，其他不敢停身逃跑了。还在树后与坑内隐着，跑一个打一个，如此又打死有十余人。自午前十一点钟至过午两点钟，打死兵匪约有二百余人。大炮亦丢在库内，我人亦不敢去抢，怕中彼等之计。此日我人无一受伤者。

二十八日，今早兵匪为报昨日之仇，来拳匪百数十人，各执引火之物，向仁慈堂房后放火。但我人早已预备救火之水桶水龙，彼等亦未得志。既而法兵上房，将放火之匪开枪打死数人，别人皆亦逃跑。

二十九日，昨日夜内遥闻南城外边有大炮之声，众人皆云救兵快到了。今早比往日略觉平安，并未开炮。

七月初一日，今日文神父因受伤致病而死，葬于后园。

初二日，今日如昨，枪声亦不多，炮声无所闻。林主教又问粮食如何，还有若干。吾云：“如今粮食可不多了，若照近日用法还可支持八日。”主教云：“若然，我们都得饿死，可去叫上几个修道的，用几个堂中佣人，把各等粮食都过过秤，再算算教友男女多少人，咱们到樊主教前去商量。”计开给分粥之众神父、葛孟二位神父、管后园西边并林主教之前后两院有二修士相助，共吃粥教友二百八十八名。管樊主教前院并账房院之神父乃王神父保禄，有修士二名相助，教友共二百五十七名。管大小修院房后并菜园内之神父乃孙神父德楨，并修士三人相助，共教友二百三十五名。管印书房院内并大堂内之神父乃姚神父国珍，又修士二人相助，共教友一百八十五名。管马号内并公门内之神父乃王神父玛弟亚，修士五人相助，共守院教友一百四十五名。又老少并病人二百五十八名。大小二修院修士一百零八名。外来女教友在小修院住者共七百八十九口，有栅栏仁爱会贞女四位照看。在仁慈堂护守墙院者有教友一百名，又本堂用人二十二人。洗衣房并保守院共妇女六十五人。大小婴孩并服事之妇女共四百有零。又仁爱会贞女共十四位。前在栅栏训蒙会先生陈死尚有六七人。法、义二国洋兵除

死尚有二十四名。两位主教并二位西司铎、华司铎、八位西修士、康先生、一名狄梅、二位西助理修士。至此日，不算死者，共有三千六百一十六口吃饭者。不会吃饭之小孩尚有三四十口。又有在此处生产者十几个。这件事真是令人烦难，因人过多，产妇无存身之地。

计开北堂并仁慈堂所有粮食之数如下：小米四百斤，老米二千五百斤，绿豆二百斤，玉米五百斤，白米二十包合三千斤，谷子黍子六百斤，胡麻子儿二百斤为药用的，红高粱一千五百斤，黑豆二千斤，此二项原为喂牲口之用麦子十八石合二千七百万斤。共杂粮一万三千六百万斤，尚存谷糠十二石，红高粱子六七石。此二项原为喂猪之用。又各堂内之花瓶中倒出之掺粮不足一百斤。又剩骡、马、驴、牛共十六头，鸡鸭早完。剩猪六口，干粉八十斤，核桃一口袋，土盐一百二十斤。盐菜汤三缸，盐菜两半缸，香油五斤。主教神父饭厅所存义大利亚面条一桶，咖啡豆一包，各等果糕二十罐，黄油、奶皮子、奶子早完了。厄里瓦油两瓶，炼过脂油十二斤。惟葡萄酒尚存十二大桶，葡萄烧酒二桶，红酒五桶。其余作菜作料一概皆无。

主教见此食物之单，即云：“看粮食还是不少。”吾云：“是样子多，其实粮食是不多，因人数过多了。若每人每日以四两粮食扣算，除为洋兵留下麦面一千五百斤，再留一千斤白米，不过还能支持十二日。若十二日内救兵到来还好，若到不了那时就可要饿死了。”二位主教云：“就是这样罢，我们听天主的安派就得了。从今天或明天起，可给他们一顿粥，以每人四两为度。”吾答云：“那可不行，不如每日还是两顿，每日每人以二两粮食为度，还有谷糠高粱皮子许多，同各样粮食磨在一块儿，多添点水也可以，每人每顿得粥多半碗，比吃一顿再嗑凉水更好。”二位主教说：“就是如此，你就按此办去罢。”林主教又云：“到底还有一事，你将白米四口袋每日多磨白面一百斤，多存五六百斤。将此二项存在兵头屋内不可令教友知道。待十二日后救兵不到，我们听天主的命饿死，到底不该把洋兵饿死。那时他们有此千数百斤米面，也可再度数日。或救兵到来更好，若无救兵他们也可拚出性命打出堂去，投奔东交民巷去。”言至此主教忍不住两眼泪流，吾亦不敢仰视，垂头辞出。

方出主教门口，哄然一声一大炮弹落于面前，不及一尺远近。自思想炮弹一炸必无生理，拿定主意也不躲避。即见炮弹滚于廊下，始砰然一声，廊下砖石炸了个粉碎，吾在廊子上丝毫无伤。真是上主格外之保护也。后到屋内一人思想，这粮食真也奇怪，去年八九月买粮食之时，算起来为北堂二百余人之日用，不过食到七八月间，今添三千三百余人已过三个月，尚有粮食若干。这可真是无形的一个大圣迹，想来天主定不令我们饿死。

昨日忙碌一天，至夜枪声无多。今早街上甚觉平安，虽有二三处之枪声，亦看不见兵匪之动静。今日起，每人每顿杂粮带糠之粥多半碗。教友领粥之时不甚拥挤。虽每人持一帖先画记后取粥，尚有取巧多领者。

初四日，今早兵匪又开大炮四下，向堂内攻打。教友无力敌攻，惟躲避而已。今日教友受弹伤者有男教友五人，皆不致死。今日大炮有记之者，共四百三十余响。

初五日，法兵头被伤为主致命。今早八点钟时有拳匪无数在东库门聚齐，声言今日必毁二毛子之房屋。后见数十匪徒各持秫秸柴草一束，浇以火油，燃着火，发一声喊，皆至我之墙下。义兵五名亦无所措手。眼见秫秸柴草带火往院内齐飞，教友赶急汲水救灭。库墙缺处又有数百官兵向我墙头放枪攻打，眼见我处不支。法兵头在南边得信，即带法兵五名前来助战。兵头一到，立即上墙架之上，用远镜一看，即令五兵齐上，向外攻打。因架上地方不大，又遣下二兵，留下三兵向外攻打，连发数枪。外来一弹将一洋兵左腕打伤，尚又往外边放枪二次。后又来一弹又把右腕穿透，枪也拿不住了，立即下来。别一法兵将上未上之际，而架那一兵又连两弹于腕上并腿上，从架跳下。兵头旁边还有一法兵直向外面不住放枪。忽来一弹把兵头右腕打伤，即时亦下架来。别二兵还要上去攻打，兵头阻之，又架上兵亦令下来。眼见兵头半身尽血不知他处还受了伤否。我扶助随行去找药房上药，走至前廊即力不能支，躺倒廊上。原来胫上早受一弹，已将颌下穿透，自尚未觉，今见黑血往外直流，面亦改色。林主教始至，与其行终傅礼。彼尚睁眼向主教看视，嘴亦微动，仿佛嘱咐何事者，但口内一无

声音。主教囑其痛悔己罪，为主致命数语。兵头即微点头，既而已垂首死矣。年二十二岁，胆识过人，而更守规矩热心。自到北堂以至死日，每日必二三次进堂去朝拜圣体。午饭后必进堂感谢。每逢主日瞻礼，必领圣体。每向我等云：“我奉命来护北堂，真是我之大幸。若在公使馆或在军中遇机打仗而死，有何为头。今在此为保护主堂并主教、神父、教友，若遇死机，不是我的大福分么。”今日果然为主而死，堂中原有一甚好棺材将其入殓。众法兵见头目已死，皆流泪不止。主教向各兵安慰一番，即将兵头葬之。后众兵彼此口舌起来，谁也不服谁管。真是俗语常云“人无头不行，鸟无翅不腾。”这话说的真是不错。三个一同，两个一伙到主教屋里内求主教想个主意，有愿立时出去打仗的；有愿同二位主教神父们往东交民巷的；还有说同众教友一齐出去与兵匪打仗的，打在那里死那里也无怨。为何尽等饿死呢？林主教云：“你们这些主意都不妥当。我们再多等几日，待救兵到来就好办了。”众兵云：“我们如今无首领，谁也不能听谁的吩咐，我们彼此就乱了，还能保护此地么？”林主教云：“你们愿意听我的命不听？”众兵云：“愿意愿意。”主教又云：“若愿听我的命，我作你们的兵头，凡事大小当来问我。”众兵说，“很好。主教叫我们怎的我们就怎的。”主教说：“你们各自先回你们各自的地方去。我就往你们兵头住的地方住去。”众兵闻之各自而散。主教又加一番难事，每日安排洋兵之事，一点不暇。

初六日，拳匪自外用箭射进来一信，劝教民出教，其辞云：“字示天主教民知悉，今天津等处洋人皆已平抄尽净，汝等守此弹丸之地，内无粮米外无救兵，汝等识时务者当自出教投诚，必不杀害。尔等若能杀一洋人献首级者赏银二百两，若拿一活者送到本团赏银五百两，指天为誓，厥不失言。若执迷不悟，破巢后被获之时虽愿投诚，亦尽杀不贷。乾字团具。”

初七日，今日又自南北二处枪炮齐攻，有女教友婆媳二人抱一小孩在小修院并立，忽来一枪弹将二人穿死，小孩亦摔在石阶而死。众人又在堂东道中用砖作一隐壁，以防枪弹。午时，一法兵在墙下歇息，自外来一炮弹将墙穿透，法兵脑破而死。教友因食不充饥，将院中树叶捋而食之，有私自出墙外寻菜为食者，睹之不胜伤心。

初八日，今日乃樊主教本名瞻礼。饭后与众位神父各赐咖啡一碗，皆和泪而饮。今日有一修士受弹于右腕。又有言墙下又闻掘土之声者。令教友前去掘沟，以破彼之地道。见教友因肚内无食，动作无力，心为之痛。今早林主教在小堂与众小孩付行坚振礼时，在堂者男女小孩二十余人并代父代母四十余。主教正在覆手之际，来一炮弹将房顶穿透，炮弹落于当地，迸起三次亦未炸裂，也未伤一人。

初九日，夜晚，又闻大炮在城东南一带屡响，众谅必是救兵将到。有人记之者每点钟有五六响者。又闻东交民巷大战，枪炮不绝者有两点钟之久。今日午前有拳匪之孩童在仁慈堂后身向我众万般辱骂，又以砖石向墙里掷打。有教友亦用砖块击之。

初十日，昨夜闻城外大炮之声或远或近，均不知何故。今早八点枪炮之声比昨日更紧。午前自外又射来一箭，上系一信，其辞云：“近告天主耶稣教民知悉：昨日立山、袁昶、许景澄皆已被杀，汝等外救已绝，劝尔等若将樊国梁等洋人交出，凡洋人之财产全分与尔等。若尚执迷不悟，破巢后玉石俱焚。今已播成地雷数处，看尔等如何敌御。及早回心，免遭不测。本团言出法随，思之思之。乾字团具。”此箭书乃一女教友所拾，他人尚不知其言辞。日内又派数十教友在墙内掘沟以防地雷。因肚内无食，皆力不支，也无可如何。

十一日，昨晚闻东交民巷又大战，枪炮不绝者有三点钟之久，鼓楼上之钟一夜常鸣，终不知所报何事。日内西什库四外略觉不安，枪声时有所闻，炮声皆无有。上大堂上用远镜望者，见西四牌楼一带车马兵匪来往不绝。想是出城迎敌之景。

十二日，昨夜东交民巷又大战，枪炮之声不绝者有一点钟。日内用远镜观看，见旃坛寺前大车五六十辆象喇嘛搬家出境。窃谅救兵快到了。

十三日，今早第三地雷又发，哄动之声，屋瓦皆动。后看其处原在第一地雷之傍，我人无一伤者。但库墙外彼等之房屋倒了无算，人亦死了不少。因壕道堵的不好，内中火发竟向彼等外面打去。远见隔堂百步之遥，彼房尚瓦破墙倒者数十处。

十四日，今日自早至晚又是枪炮不绝。已分时，有拳匪数百人又

进库之东门向我来攻，其势甚猛。后被我兵击退。官兵在后不令拳匪后退，亦开枪向拳匪攻打，匪徒死者无数，到底不敢前来。望见似官人将头戴红巾数人，匪之入在近之庙中。后闻庙中枪声乱响者数分钟。后又望见自庙中出来官兵、拳匪数十人，我兵即在房上向彼开枪，亦打死数人。傍人尽散。

十五日，清早，一修士缘梯上公门房顶望外覆视，见有数人在临近院内动作土工，谅非善举。即招法兵二名一齐上房，三枪并发，将三四人击死。但先已分派数教友出外探视，见邻家院内有一穴，穴中尚有人声。教友也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将穴用土塞住。相近之官兵闻之即来救此穴中之人，亦被我房上之兵击死六七人，别兵皆逃。但教友尚恐穴中之人还能出来，将靠穴之墙推倒，将穴盖个结实。其时他院之兵匪亦开枪向我人攻打。出外教友亦有持枪者，亦还枪相击。房上之法兵亦助攻打，又将兵匪打死二十余人。此数教友云：“一不作，二不休。咱们再过一院看看有粮米没有。若有，拿点儿来可以充饥。”言毕数人即又进一院，四下一望，一无所有。又进一屋，见屋内尚有白面二十余斤，白米十余斤，火药枪弹四匣，一并携出。前院之兵匪知之，即从窗户向我人开枪。教友亦全出院，惟后之二人腿上已受两弹，携扶而归。此数教友即云：“这米面可是我们拿命换来的，该我们吃一顿饱的。”过午，兵匪又来公门之西，向墙里扔引火之物，一无所害。彼等尽在墙后向天放枪，我兵不见人也不开枪，闹了数时而散。

十六日，昨夜闻城外东西南三面炮声隆隆，想来救兵将到。然而东交民巷枪炮之声不绝者又有两点钟之久。后半夜大雨，洋兵在防守之地无存身之干地，不胜其苦。早起六点钟时又有大炮四面来攻，比往日更凶，大半皆是炸弹。男女教友多受伤者五六人。又一女教友在廊上与小孩玩耍，来一炮弹将妇人半身炸碎而死，而小孩丝毫无伤。午时一教友上前院西房，往西华门可看的真切来往，即下来禀云：“上西房往西华门可看的真切，但无隐身之处。若于屋内顶棚拆透一孔，上在顶棚内从南山墙之气眼内往外用枪攻打，可也看得见西华门内道上之人。谅彼等尚不知何处所打。”即即时如法将顶棚拆开一孔，上去一看真是个存身地方，眼见来一辆轿车停于西华门内之甬路上，

立招二法兵上来往外一看，见车上所坐者乃一官员，蓝顶花翎，探身车外与地下立着一人白顶蓝翎者指手画脚，不知所说何事，旁边有车夫跟班者二人共立。二法兵一见如此光景，就要一齐开枪。无奈气眼只八寸大小，二兵不得并枪。左兵向右兵云：“你的枪准你先打。”右兵即开枪，吧的一声见车上之官中弹踢于车里，车傍二人尚不知觉，即又开枪，又把车前戴白顶者打倒。车夫等始四顾枪弹自何处而来。又见西华门门房出来三四官人到车前相救，法兵又发第三枪，又打倒官人二人。别人也躲开了，骡车尚在其处不动。一教友在傍即云“把骡子也给打死”，洋兵说不值一弹。后又见彼之门内隐隐有人影，洋兵又开数枪向门房打去，不知中弹与否。此洋兵即向吾云：“神父，今日我的功劳不小。”吾即付与烟卷各二支与彼。彼云多谢。因北堂早已绝烟，洋兵所吸者大半是将桑叶晾干加烟少许而吸。放枪之洋兵又云：“今日我就在此等候他们，来一个打一个。他们必定还来移此死尸来。”又过数刻，果然有四五人齐到尸前。洋兵又发一枪，又穿倒两个。别人往别处藏躲去了。彼等终不知枪弹自何处所发，皆因为外面枪炮之声所乱故也。

十七日夜晚，东交民巷又大战。早晨我处尚觉平安，至午时大炮四五处向我堂攻来，拾枪、洋枪、无烟枪、炸弹满天乱飞，火箭亦比前日更甚。公门处之洋兵无地容身，皆隐于门里之土沟内，待换班而出，皆是土人一般。因枪炮之弹尽向公门攻打故。至午后五点二刻钟略止。一洋兵、四教友在五间公门内拾得枪炮之弹共八百二十八个，入土者不在其数，众人皆云：“若起首一如今日之利害，此堂早破十数矣。”

十八日，今早正在更衣所举行弥撒，至领圣体之际，忽然一声如山崩地裂，墙壁窗户如推倒状式，众人与弥撒者彼倒此人之上身，此闹彼人之怀中，好象堂屋要倒，屋内照的通红。待弥撒一完，出视何地。一修士来报云：“完了完了，仁慈堂东三院皆为地雷毁平了。”一到仁慈堂大门前，即有五人在此被土砸死门里。客厅三间已倒，内居义国兵头亦不知在何处。四五仁爱会贞女在彼，亦无措手足，见我一到，即云：“神父快叫人来。屋内尚有义兵头未起，快刨出来。”即有教友来

到一齐下手，将其卧榻之处已刨到地平，尚不见人。原来地雷所烘之土压于房上，连房顶落下，将床连人一并砸于地板之下。又往下刨时，始闻人声，尚不见形。即问其受伤与否。彼云：“尚有支持，快刨土罢。”又来一贞女告云：“神父快走，后边有义兵五名却压在屋内，令教友快去救出。”一过后院，见一片大厂，房屋皆倒，不堪举目。但无路可至后院。外面兵匪之枪弹犹如雨点，尽向倒房处攻打，无法可施。一训蒙弟兄挺身前去，来一枪弹即穿胸而死。后来法兵五人、教友十数人绕之后院，即至义兵住屋之前。房已倒坍，人无隐身之处，如何救法。后将门窗板片成一墙，又下面之砖木向一堆，偃偻才可隐身，不为枪弹所伤。众人一齐下手，至两点钟之久，才见一兵，将其拉出，虽身上受有重伤，尚能言语。问其彼处四兵何如？答云：“先时尚有气息，如今不知死活。”即又往里刨看，又得一兵，已死。再往里刨时，又将彼之洋枪子药拿出，但两兵之尸身未获。天已正午矣。至一点二刻钟时，将二尸寻出。西厢房七间已倒，内有女保守新领洗者十余人，在外面找着三人，一伤二死，其他尽在房内土下而死。正房十一间尽倒，成一大堆土，内有女婴孩五十余人尽压死于内。由地雷处正在此房之后。东房七间、南房十一间虽未落架，然亦不象房样了。前卧之义国兵头至九点钟始得自土内刨出，虽伤亦无大害。正房之后乃马号，内有工人四名，亦被房屋压死，就剩二牛大小两头，原为挤奶为病人之用，定于明日杀之为过瞻礼，今亦压于土内而死。无人敢去刨取，只待夜内始将二牛割碎取出。晚间因法兵五六人白日刨义兵过于劳苦，主教给了三瓶洋酒以犒其功。过数刻皆有酒意，二兵口舌起来，既而用起武来，彼一拳，此一脚，后一兵拔出刀来，那一兵就拿起枪来。有数教友在彼处，一半劝，一半拉，因言语不通反招其怒。有去报知主教者。林主教急至其处，见二兵犹如猛虎一般，见主教至皆泪流满面。其一言他喝了酒还要讥笑我。其一云你喝醉了尚寻我的短处。主教官：“不要紧，看我罢。你们听城外之炮声甚烈，恐怕救兵到了。”遂将其二人分开，各去一边把守去了。教友还怕他们又寻到一块儿撕打，多不放心。主教官说：“不要紧。你们相帮着看守罢。”主教即回。二人各在一边席地靠墙而坐。过有两点钟之久，吾不放心去看

二兵，彼等并立墙里架上言谈笑语。彼处教友即云：“这二兵打架之后，各假装片时。那兵来到此处，我们还怕他寻仇再打，一见此兵，两人一拉手甚觉亲爱。这真是外国人的好性情，要是中国人可来不急这一招。”闲话少说。吾又上架与此二兵烟卷数支，彼等千恩万谢领了。一兵手指东交民巷云：“前彼处放了枪炮一阵，后见有一信火直上云霄。”言未已，又见一信如自东西上，其色先红继白后蓝，上有数十丈高，这是法国信火求救兵的。谅来救兵必离城不远。吾亦辞回，到屋内已半夜后二点钟矣。

十九日，今早无炮，惟枪声不绝。又昨晚又拨于仁慈堂护院者五十人，皆云：“昨晚听得城外似有交仗者，排枪放了数时，必是洋兵来了。又见有火弹直上云霄者数次。”又云：“昨夜我们可实在饿的不支了，如今肚里可不响了，就是眼花头浑了。”吾云：“每人给你们核桃五十如何？”教友云：“那可是天大的恩，我们死活可不能忘了。”言至此彼此落泪。日内觉着西半城一无人声嘈杂，天气甚热，教友趁此出墙采菜者皆云：“今日街上无甚动静，想是洋兵快到，兵匪都跑了罢。”至晚，葛神父至后园，问云：“如今城外有炮声无有？”吾云：“在城南有似中国炮声者。”彼云：“神父去樊主教屋内有话。”既到，主教云：“有一洋兵自窗外看见一教友写信，想来是要逃跑，你去查察去。”因十余日前逃跑一教友，被匪人拿住，后又跑了三个，不知死活。又有一个出外采菜，亦被匪人杀死。查后禀与主教，原来一教友自家逃跑时，其弟在外，彼将家中文书贵物谋一地方，怕后来彼弟不知失落，故尔写一清单，事平可以与其弟寄去。主教又云：“今夜吾亦听见炮声皆在东城外，汝可去各院内令教友好好把守。”即自主教屋内出来，就闻东城外枪炮之声不绝。后到东墙上小炮台处，有二洋兵在彼往东观看，吾亦上台。一洋兵云：“你听这声可是法国炮之声。”又一兵云：“那是你盼望的迷了。”前兵云：“我问你这又一声炮是自东向西放的，或是自西往东打的呢？”第二云：“我听不出来。”言语之间，见有三支火信直上云霄。前兵又云：“你看你看，这不是喜信么。一定救兵到了。”言犹未已，眼见一个大火球落在齐化门门楼上，即烘然一声城门楼火起。两洋兵云：“这可是法国的火炮，别国无有。”又听见排枪之声哗啦一排，哗啦一

排，又听见机关炮各各各各直响，后又听见东直门外排枪之声又放数刻。至天将明，又闻东便门一带枪炮之声不绝者又数刻。终不知救兵进城与否。

二十日，今早听见东交民巷枪炮、机关炮、排枪之声响了数刻而止。到底不知何故。原来印度兵已进了东交民巷，我处尚一些儿不知。待到傍午，我堂三面又齐来攻打。枪炮至晚方息。原来太后、皇上于清早已逃出城外，皇城及宫门皆闭。在皇城内攻西什库之兵匪尚不知外城是何事件，还是照常放炮。至晚又止。夜内惟有枪声二三处向我堂施放，无别动静。

二十一日，今日圣母升天瞻礼。自早五点钟，即有枪炮在皇城内者齐向我堂攻打，凶猛不堪言状。想来今日亦要乘此升天了。至八点钟枪炮少止，有康先生、任神父并二修士上大堂之上，用远镜往东南观看。又闻前门地方排枪、机关炮响有数分钟而止。后见有英、法、美、日本四国旗帜似在东交民巷高处悬挂。又见正阳门房上似有美国兵将带刀在上观望。后又见一洋妇女携一孩上前门东城墙上玩耍。堂内之人半信半疑。后他人上堂观看，一无所见，惟四国之旗尚在空中摇摆。午后又有大炮向我堂攻来，直到晚九点钟始止。至晚东交民巷一带安然无声。至十点钟时闻有排枪、连环枪之声，似在东华门北边一带，仿佛两国交仗者。然至十一点多钟，枪声已至后门之东。此时即见彼三四处起了大火，枪声虽亦少止。究不知何故。后半夜略安，维时有枪声数发。

二十二日，今早甚是凶恶，自六点钟有东南三四处炮台向我堂攻打，皆是炸弹，枪声亦随之不断。七点二刻往马号去看煮粥如何。行至马号墙，忽来一炸弹落于面前，随即一炸，将吾左右二教友已打伤在地，惟吾一点未伤。别的教友云：“神父快躲开罢。”余云：“炮弹已炸，躲之何益。”一言未已，又来一弹将粥锅炸碎，粥亦洒了满地。又有教友云：“这可真是砸锅了。”即吩咐别处另安锅灶。众云：“没有锅了，只可尽等死便了。”有人来报说二位主教在西院找神父说话呢。随即来西院，见二位主教、两三位神父皆立于头层廊上。主教即云：“如今听见外面放枪之声，仿佛法兵之枪声。难道在公门之洋兵出去了么。”吾

云：“我也不知，待我去看看。”言犹未已，又一大炮炸弹落于我等中间之廊上。一时众人大哗，皆云“快躲快躲。”自想躲亦无处可躲，此弹尚在廊上旋转，说时迟那时快，令吾一脚踢下廊去。一声炸裂将廊下之砖石炸的粉碎，而无人受伤。有教友云：“神父今日已拾了三个死了。”余即云：“死活惟主所命罢。”话未说完，又一炮弹打在樊主教屋门上，将门炸的粉碎。樊主教云：“怎的今日如此利害！”吾即辞了主教，往公门一看，见有五洋兵、十数教友皆平安无事。问其没有放枪么？回云：“看不见人放枪打什么呢？”吾云：“有放枪如法国之枪声者，不知何事？”彼等云：“我们此地背音听不见别的，就是听大炮响呢。”吾自公门又回到西院，见林主教、数洋兵并许多教友议论，有说实是救兵到来的，有说不是的，纷纷不一。吾云：“且不可忙，待上房看看再说。”有一先生即缘梯上房，用照远镜往放枪处观看许久，在礼王府东边庙上象日本兵，有一兵头佩带宝剑，又三四兵放枪向皇城内光明殿炮台上打呢。后一法兵上房亦云如此。又有人说，怕是中国的诡计罢，为何独有象日本人的兵，没有别国的兵呢？一言未了，后面跑来二人，即云：“神父快上后面去罢，皇城西北角炮台上来了人。”余云：“为何你们不打呢？”答云：“我们没有枪，洋兵也不在那里。”余即往后面一看，炮台上并无一人，又见墙外将炮台点起火来。一教友云：“前上来二三人，我用鸟枪打了一枪，谅也打不到他们，退下去就点了火了。”吾云：“点了火他们就不能上来了。你们好好看着，大概是洋兵快到了，官兵要逃，先把炮台烧了。”原来是日本兵自后门来的，上台看了一看，见有人面其放枪，下去即将炮台烧了。我等在内，那里知道呢。自北边回来又到南院，众人又是议论不休。吾即向一教友云：“你不是有胆子么，搬一梯子索行〔兴〕上皇城上看看。”此教友云：“若神父有命，教我那里去也敢去。”即搬一梯子顺于院墙外，既下又搬此梯去皇城墙下，缘梯而上墙顶。往外一看，即欢声大叫云：“真是洋兵到了，庙上不多几个，皇城墙外有好几百了。”又云：“你往北看看有官兵无有？”彼又回头一望，更欢喜了，即云：“北边来的更多，都是日本兵，一个一个尽是光嘴吧子小后生。”众人一闻皆是欢声地动，饥也忘了，乏也没了，就找三四个梯子往皇城上移去，令日本兵缘梯上来。此时有拿洋喇叭

者，令二修士吹之给外报信。无耐饿的无力，吹也吹不响。樊主教云：拿来我吹吧，吹了几声也不是调儿。随后将一法国红白蓝的旗子高悬墙外。此时日本兵亦齐队来至墙下，将梯子接过墙外，其兵头尚在犹疑，即问云：“你们里有会说英国话的么？请上来一人。”遂即上去一会英语者。既而康先生、二洋兵亦上皇城。彼见了外国人，就缘梯而上，又随一日兵上了墙头。众皆拍手志喜。有人云：“如今可开西华门去，令日本兵进来。”日本兵头云：“不忙，我兵尚未到齐，再等片时再去开门。”此时有拿酒水者，日兵一见即云：“自昨至此点水未沾唇矣。”又有拿面头吃喝少许，即又缘梯上城墙而去。此时前院又报云：“法兵也来到了。”眼前缘梯上来三十多法兵，由墙外之梯及彼兵自携来者。一到院中，主教、神父皆拉手共相慰劳。一兵头云：“前日保护此处之法弁安在？彼是吾之至亲。”主教云：“前数日已死矣。”此兵头一闻此言，即以刀顿地，两眼落泪，又抬头看见大堂所坏之处竟怒气填胸。即云：“从何处出去可以开门？”众教友皆要前去，兵头阻之云：“不要去人过多，二三人足矣，但要略通言语者。因皇城内之兵匪实在不少，我们进城还有一场恶战。况洋兵不认得你们，一见中国人就打，你们不免受伤。”言毕令二名修士、一位神父前去引彼开门。又有前日护堂之法兵五名亦随同去。此时城外各国之兵皆已陆续来到，就等内里开门。其时法兵有上皇城向里攻打，官兵拳匪尚放枪炮不止。

我等引法兵三十余名由堂外出，顺着烧毁房屋之处直上西华门前。兵头一吩咐，去了十二兵将门闩一踹即开，很未费事。法兵即齐队而入。一分南北两边，南边者向北房上打，北边者向南边房上打。继又炮车进来二辆，拉车者尽越南人。车一进城，向光明殿炮台处开了两炮，炮台之枪炮立时无声。又拉车往前数步，又向北边开了两炮，又向正东三座门开了两炮。法兵进毕，皆上景山，就留把门兵士十数人。日本兵赶着要进，被法兵阻住。先放俄兵进来，然后日本兵始进。俄兵过去之后，亦往南海、中海去了。日本兵方至街中心，南北各胡同皆有官兵拳匪逃跑者，日本兵即在各胡同口上派十数人向里攻打把守，他兵一直也上景山。遥闻景山上法兵又开了炮向东北攻打。此时有一修士随法兵上了景山，我等齐回北堂，为预备车辆出去为拉粮

食。又过数刻，各国后队兵亦到西华门外，见皇城已破，各排队等候将令，但其兵皆饥饿不堪。因自天津起队，各带七日粮食想已有余，不料路途多有阻险，竟打了十日才得破城。是以各兵一至城中，皆乏困不堪，皆卧于地。众教友即打水携食，以欢迎之。

午前有人报云：“有二法兵在杨立山门前被官兵打倒，快请神父去给终傅。”即带旧日护堂之五法兵及新来法兵三十名前往。见二法兵已死，他兵不胜其怒，问云：“何处尚有拳匪官兵？”此左近数处皆是立坛之地，谅院内还有兵匪。洋兵各毁门而入，见人就杀。入彼院，出此院，共至七家，杀有官兵拳匪三百余人。其余皆越墙而逃。又来法兵一百名，见此光景，有一三道金线者问云：“何处还有兵匪？”有告之云：“旃坛寺一带兵匪尚厚。”兵头云：“可指我们去路。”即领其到旃坛寺前。兵头即分排将各胡同把住，即领数十兵向各家坛上寻查。即听各院中枪声不断，又将兵匪打死数百。后见有日本兵二百名自胡同出来，见法兵在此，皆站立面前语话数句。日本兵分开两队，一队站立等候，一队随其兵头往北海夹道而去。法兵一半把守西什库东边一带，一半随兵头自旃坛寺西墙往北进杀。所逃之兵匪想逃出后门，原来后门早被日本把守，一见兵匪逃来即开枪射击，死者无数。西南又有日本兵并法兵追杀，眼看海墙北夹道子兵匪死的成堆，越有千数百名。洋兵业已乏困不支，各归大队。

午后各国之兵皆到，有黑的、有白的、有高的、有低的，等等不一。街面上尽是他们，华外教人一个也不见了。至晚罗神父来到北堂，因自天津随军而来者。又闻南堂董神父昨日自交民巷来北堂，路过南堂被匪打死。八点钟时，眼见光明殿起了火，又礼王前亭亦烧，西华门外丁字街一带皆火焰冲天。因洋兵在此处把守，黑暗中怕受诡计，故将各处点着，照的如同白昼。可惜街南之兵匪，因无洋兵去打，一夜挖透皇墙而逃。第二日有言旃坛寺庙中喇嘛是团首，今喇嘛尚有在者。法兵头领了二百兵前去寺中，见有数十喇嘛皆贼头贼脑，一齐拿住，因无辫子，各拉耳朵。到寺前，令其长跪，洋兵即开枪都给打死。后又在寺内搜出枪刀数十件，帐房三十座，并拳匪所用之物不少。即将此寺焚毁无存。

昨日午时有三人，貌相官员者二人，一相跟班者，皆上身无衣，从甬路上自东而西至西什库口，遇见三法兵挡住。彼貌相官者即叩首云：“我们是山西人，开钱铺者。”傍一教友云：“山西人说的老西话，怎么你满口京腔呢？”洋兵不奈耐烦，吧吧吧三枪，将此三人打死。未数分钟自东又来了年轻后生二十余人，皆未穿上衣，至此又教洋兵挡住。彼等云：“我们不是义和拳。”一教友云：“你们不是义和拳，为何脑袋上、肚子上有红布染的红色呢？”彼等语塞，跪下求饶。洋兵即开枪将此二十余人通通打死。又自东边院内拿了八人到堂院审问一周，洋兵就要打。院内有人云：“不好。放走吧。”洋兵会意，既领此人出院。既至院外即开枪，皆死墙外。

王神父日记至此告终。

### 某满员日记

下列日记为北堂邻居某满大员亲笔之记录，联军破城后彼曾将此日记存于东广盛某铺伙处，俟后樊主教即就此人手内得之。因记者乃一教外之人，故叙述中对于教中事理不无隔阂之处。夫以教外人言教中事，固难怪其失实也。然仍以原文付梓者，冀存庐山真面目耳。阅者幸垂谅之。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奉上谕，近来近畿一带乡民练习拳勇，良莠错出，深恐别滋事端，迭经谕令京外各衙门严行禁止。近闻拳民中多有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借端肆扰，甚至戕杀步员，烧毁电杆铁路，似此惑不畏法，其与乱民何异。着派出统兵大员及地方文武迅即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倘敢列仗抗拒，应即相机剿办，以昭炯戒。现在人心浮动，遇事生风，凡有教堂教民地方均应实力保护，俾护安全而弭祸变。钦此。

初三日奉上谕，昨因拳匪滋事，业经明降谕旨分别办理。此等乡愚良莠不齐，其办法不外乎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现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到处人心浮动，若不迅速筹办，何以集邪慝而净根株。着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直隶总督严飭各该地方官并统带各员，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不得互相推诿。如再因循，即惟崇礼等是问，决不宽贷。其有随声附和并

无滋扰实迹者，亦应剴切晓谕，立时解散，毋任再起衅端。钦此。

五月初十日奉上谕，西教传播中国，历有年所。该教士无非劝人为善，而教民等亦从无恃教滋事，民教均各相安，各行其道。故近来各省教堂林立，教民繁多，遂有不逞之徒混迹其间，教士亦难遍察优劣。而该匪徒藉入教为名，欺压平民，武断乡里，谅亦非该教士所愿。至义和拳会在嘉庆年间亦曾例禁。近因其练艺保身，守护乡里，并未滋生事端，是以迭降谕旨飭令各地方官妥为弹压。无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如有借端滋事极应严拿惩办。是教民、拳民均为国家赤子，朝廷一视同仁，不分畛域。即有民、教因案涉讼，亦屡令各地方官持平办理。乃近来各府、厅、州、县积习相沿，因循玩误。平日既不能联属教士，又不能体恤民情。遇有民、教涉讼，未能悉心考查，妥为办理。致使积怨已深，民、教互仇，遂有拳民以仇教为名，倡立拳会。再有奸民会匪附入其中，借端滋扰，拆毁铁路，焚毁教堂。至铁路原系国家所造，教堂亦系教士教民所居，岂得任意焚毁。是该团等直与国家为难，实出情理之外。昨已简派顺天府兼尹军机大臣赵舒翹前往宣抚晓谕，该团民等应即遵奉一齐解散，各安生业。倘有奸民会匪从中纵恿煽惑，希图扰害地方，该团即行交出首要，按律惩办。若再执迷不悟，即系乱民，一经大兵剿捕，势必父母妻子离散，家败身亡，仍负不忠不义之名，后悔何及。朝廷深为吾民惜焉。经此次宣谕之后，如仍不悛改，即着大学士荣禄分飭董福祥、宋庆、马玉崑等各率所部实力剿捕，仍以分别首要，解散胁从为要。至派出队伍，原所以卫民。近闻直隶所派各军不但未能保护弹压，且有搔扰地方情事。即着直隶总督裕禄〔禄〕严行查办，并着荣禄派员访查，倘有不肖营哨各官不能严束勇丁，即以军法从事，决不宽贷。此次谕旨即着刊刻誊黄，遍行晓谕。钦此。

五月十二日奉上谕，前因近畿一带拳民藉端滋事，人心浮动，迭经谕令严行查办。乃近来京城地面往往有无赖之徒三五成群，持刀执械，游行街市，聚散无常。若不亟行严禁，实属不成事体。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均有缉捕匪徒稽查地方之责，岂容此辈麀聚犖犖，纷纷扰攘，摇惑人心。除谕飭管理神机营、虎神营王大臣等将

所部弁兵全行驻扎，并遴派马步队伍各按地段昼夜梭巡，倘有匪徒聚众生事即行拿办外，并责成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严飭该管员弁、兵役人等各分汛地严密巡查，遇有行迹可疑及结党持械造言生事之人，立即严【拿】惩办，毋稍疏虞，以遏乱萌而靖地方。钦此。

坛语○关圣帝君降坛，警世当兴。初一十五日面向东南焚香，三跪九叩。只因邪教不敬神佛，不遵佛法，怒恼天庭，赵云下降带领八万神兵收灭邪教。不久刀兵四起，军民有难。佛门义和团上能保国，下能救民。见帖速传，免一家之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见帖不传必受刀头之苦。今有外国人于井内暗下毒药。乌梅七个，杜仲五钱，毛草五钱，用水煎服即愈。

圣人天师语○庚子义和拳，戊寅红灯照，丙午迷风起，甲子必来到。壬申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等乾字号①。庚午己酉是双月，庚子才算苦，神追鬼不叫。

六月十七日、七月二十八日身带红布为记，面向东南，半夜子时焚香祭之大吉，人死大半。见者传一张，免一身之难；传五张免一家之灾，传十张免一方之灾；见者不传，神更加灾。此帖由山东起，赶紧传说，现有刀兵之灾，传帖各处。

真事○五月初八日，有义和团将杨村铁路桥用火焚烧无存。当又将黄村铁路并电杆全行烧毁，杀伤教民。此处有驻守提标一营，当与义和团接仗，该营大败，受伤甚多，全行逃往马家堡养伤。因此火车停开断路，人心为之惶惧。南城地方更甚。先是义和团将保定府之芦汉铁路烧毁，电杆亦付之一炬。杀伤奉教，举火烧房，亲邻均不敢留奉教住宿，俱怕延烧连累。因此天主教民全行逃至西安门内西什库教堂内，以避凶锋。西人及教民时刻焦心。烽烟四起，草木皆兵，风火雷动，胆破魂惊。此时奉教之人均如丧家之犬、无主之孩。

义和团说者为八卦门。人均穿紫花布，手巾包头，腰束有黄带、红带者。门分八色。身不惧刀枪火器。本团俱用大刀花枪。能目视天主教及洋人，遇见者必然杀却。佛教乡民丝毫不犯。每人怀慢首二

① 此句似缺一字。

个、制钱贰佰，到处用之不穷。上阵不饥不渴不乏亦不惰。该团过集镇秋毫不染，各安生业，均不扰民，大有替天行道之势。不愧上能保国，下能安民者也。

杀洋员○五月十五日，有董福祥之军行至永定门外大沙子口，有日本书记之谈。适有英国使臣坐红托泥大鞍车一辆，前有顶马后跟班，由北往南，撞队而来。因冲蠢神，当将该洋人由车中扭下，斩于军前。故此为之一乱，当将永定门关闭二刻之久。当此人心浮动，各各惊慌。

传语○有洋人雇人在各巷住户街门上抹血，十八天合家人口均疯，大有拔剑自刎之心。其法可防，用胡椒九粒、苏子九粒、石灰一块、用红布口袋装柳条一枝，挂在门口，可解此灾。

烧堂○十七日，有义和团人在交民巷被洋人拿去，用洋枪刀械加身不坏，并用煤油洒在小孩遍身，用火烧之亦不成。当有义和团前来将洋楼焚烧，烈焰飞红，火光四起。各处调动虎神营、神机营、八旗马步各军全行调往东交民巷。闻义和团同洋人及奉教交兵，杀伤天主教甚多。其火由六点钟起至天明，犹且烟焰起于空中，日色无光杀气迷朦之际，鬼哭神嚎，灌满两耳。

闭门○十八日早西安门、地安门全行关闭，登高一望烟火四起。皇城内外虎神营马队兵勇站队守护街衢，肉铺无肉，米店杂粮将断，大有收市之势。民情为之大乱，人心浮动，西什库洋楼戒严。当马步各队调之南方及西安门内外防守，西安门内外铺户均行闭门，寺前教民全行逃走，比户皆空。西什库教堂有洋人立于房上，用千里镜往各处观看。腑内焦心不问可知。正南之黑烟如墨，顺治门内天主堂烧毁。

夜嚎○十八日晚人喊马叫，杀声震耳，起于东南，听之仿佛千军万马交兵之声。三点钟火光起于正西，乃西四牌楼福音堂被焚。至十九日正西三处火起，浓烟起于空中，火焰燎原之势令人望而惊心。当日仍然闭城。后门外鸭儿胡同教堂及教民【胡】同银锭桥讲堂全行烧毁，烟袋胡同讲堂亦烧毁。

眼见○十九日晌午出后门请香买物，时正遇义和团大队由方砖厂来，出西口，走大街，往北进烟袋斜街。其队有红旗一对，黄令箭二

支。均红布罩头，大刀花枪，老少不等。黄布缠头者为乾三连，红者为坎中满，均在旗上分八卦八色。当晚有六点钟，西安门内有义和团前来烧西什库洋楼，道经门内路北小庙，团上烧香举火。往前正走之间，撞遇路北棚铺掌柜郭五之妻，身已有孕在铺外看热闹，冲坏义和团火，即延烧棚铺，一家无存。义和团受伤者十余人，西什库洋楼大不易烧，内里阴人之物甚多，相传有孕妇开膛者。当日义和团暗派人将该洋楼内总办周小人者一名拿去，交黄寺坛上云云。闻此人为西什库堂内军师，所有该堂镇物均出此人主张矣。

大火○二十日巳刻，前门外大栅栏老德记大药房，不戒于火，延烧廊房头、二条胡同、纸巷子、三府菜园、西河沿，先烧高名远，西荷包巷至北城根等处，尚未看清数目。

烧坟○二十一日早五点钟，正西浓烟起于空中，闻系阜城门外天主堂及外国坟地同时均被义和团烧毁，杀人不知多少。嘻！昨连日上谕二道，不许烧堂，今日又烧，真是义和团不遵谕旨。倘或天数，该当难逃祝融氏之咸阳一炬也。

戒严○二十一日后门关锁不准出入，门外有董军守护。东华门有义和团与洋人接仗。云西安门出入盘查甚严，外有董军，内有虎神营、马步各队来往更换。街上竟是兵，大街不准妇人行走。当日西什库洋人枪伤神机营兵一名。该楼上均有炮火及赃物等，防守甚严。当日后门钱铺均已关闭，前门外钱铺被焚，闻烧毁五百余家，好大火。

坛谕○二十一日晚有灾，人死大半。千万向东南方连夜烧香，可免此灾难。见者即传莫误。

五月十八日奉上谕，近来畿辅一带土匪滋事，扰及京城地方，迭经明降谕旨云云。见《拳时上谕》八张<sup>①</sup>。

五月十九日奉上谕，崇礼等奏两翼地面教堂起火情形，并自请议处一摺。崇礼、英年、载澜均着交部严加一〔议〕处，两翼翼尉等官均着革职留任，并摘去顶戴。仍勒令严要各匪务获惩办。钦此。

<sup>①</sup> 全文见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132—133页。《拳时上谕》所载，文字略异。

上谕，昨因拳匪滋扰禁城，曾谕令步军统领衙门严拿首要各犯云云。见《拳时上谕》九张①。

华洋交战○五月二十四日告假出城，前门将要关闭。东交民巷炮声震耳，喊杀连天，烟火并举，系董福祥甘军、武卫各营攻打外国洋楼，义和团相助，焚烧各处，火起。

二十五日，义和团焚东单牌楼北路西比利时国洋楼，往东烧孝顺胡同各洋馆及洋楼，当时烈焰冲天。又焚崇文门内东城根育婴堂洋楼，由甬路毁两傍各石椿。往西长安街烧奥国府。因当时所有苦人及甘军兵勇有胆力者均发洋财，就有被枪刀伤命者，此真天劫也。交民巷火光不熄。

二十六日，义和团助甘军，“得胜鸡鸣切洋街”交民巷改名。当日前三各门紧闭，马玉崑军由永定门进正阳门。三面攻打，炮声不断，不分日夜，烽烟冲霄。人心为之不安，均各秉虔心，户户烧香求灭洋人为快。当日南城义和团南孝顺胡同坎子者，在天桥东边杀二毛三名，紫竹林庙杀二名，均奉教。天桥栏杆上挂勇首级一颗，前门牌楼上挂首级一颗，永定门挂首级一颗，均系抢劫者。六铺紫竹林庙内义和团由天坛内拿获二毛子男女二名，乱刃分尸，均四十岁。义和团各处延烧奉教产业，草厂八条胡同路东苏海峰先已逃走，至房屋烧毁，拿奉教亲戚亦奉教二名女人，均斩于东小市之南。又烧半壁街马圈刘家，并搜出洋人一名，大炮二尊，及奉教妇女，均斩讫。

二十七日，甘军日夜更换攻打，火光不断。该军兵丁伤之甚多，闻受洋人、二毛奸计。先是甘军往前攻打交民巷，各铺掌柜及徒伙均被二毛子捆绑，二毛在内密藏。及兵勇过去，不防二毛子从后开枪，伤及勇丁四百余名。董帅大怒，调来开花炮七尊，三面攻打，至将交民巷铺及公馆住户全行焚毁。此交民巷一大劫也。

二十八日，义和团进城甚多，各处闻风群起，自备资财来京，在庄王府挂号。老少扯旗，义举同心，不约而齐，忠义之诚，甚为可嘉。各处团旗字文俱是“替天行道，保清灭洋”等语。遇有天主教及耶稣

① 全文见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 140—141 页。《拳时上谕》所载文字略有异。

教均不能放过，俱以乱刀剁之。后又开膛，其心肝五脏俱同猪羊一样，尸身任其暴露，犬鸟嗜吃，目不忍观。天桥坛根一带尸横遍野，血肉模糊。其教中大小妇孺俱不怕死，如临斩之时，俱面不更色，均不求饶，并言视死如升天，口呼耶稣救我云云。

二十九日，城内仍是大炮惊天，前三门仍不准进。城内攻打甚急。惟独英、法二国洋楼难攻。当闻攻打西什库统兵者为阿捷臣，亦系奉教，空放大炮。至气洋炮伤及神机营兵丁七百余人，当经义和团观破，当场将阿捷臣拿获，稟请庄亲王飭令义和团将阿捷臣斩于西府门外。呜呼！阿捷臣你二品大员，吃皇上俸禄，勾串洋人，其心实不可问者也。当日闻前任顺天府尹胡燏棻经义和团斩于彰仪门外，因其修铁路为首，又系天主教，同洋人敢亲密；前年私开永定门放洋人夜入，因此被议以侍郎候补，住居前门内西城根化石桥西路北。城外一乱，想要逃走。天网难容，修铁路，刨坟暴露尸骨，强占地亩，苦害民良之惨报。

六月初二日，南城外枪丸飞落如雨，有将房瓦打碎者，有门窗打坏误伤人命者甚多。城内烟火数起，住户人等均不敢出门。所有甘军、武卫各军洋财大发。

初三日，晚落雨，雷电交加，惊人心肺。火借雷势，连还枪炮声响一时之久。后落大雨。

初四日，会同小舅进城，借用腰牌、帽子，进顺城门至后门。进城来后三弟带钱回去，送信平安，均未移家。当日前院三姑娘寿辰，赏钱贰吊。本宅立义和团马号，设坛郑宅。又闻本宅二位姨奶奶被黑义和团拿去，后又释回。真怕人也。

初五日，闻交民巷荡平，奏捷已跑红旗，各营前来攻打西什库。又闻宋帅带六营前来攻打西什库。当夜内三点钟落雨至天亮。闻昨日虎神营攻打，其队官当被洋人气枪所伤，阵亡。每兵丁赏银内扣银三钱给死者作为养廉。当日神机营兵丁领赏银八两有余。当本宅各人前往义和团坛上焚香。

初六日，落雨，午时各营调队攻打西什库。为此各家防守，听候炮响，急将大门封锁。

赏格○步军统领衙门示谕军民人等知悉：现在华洋各国交战，各

洋楼全行烧毁，该洋人难保不逃避。各铺户人等如有能拿获男洋人一名者赏银五十两，拿女洋人者赏银四十两，拿获洋孩者赏银三十两，俱要活口，送交本衙门兑换领赏。

上谕：现在各国业经开衅云云。见《拳时上谕》十三张①

五月二十五日，奉上谕，我朝二百数十年深仁厚泽云云。见《拳时上谕》十三张②。

上谕：裕禄奉洋人肇衅，猝起兵端，连日接仗获胜情形一摺览奏云云。见《拳时上谕》十五张③。

上谕：步军统领着庄亲王载勋补授，崇礼勿庸管理。钦此。

初八日，义和团会攻西什库。前敌均用抬枪攻打，三时之久未打开。闻听前去调大炮云。当日有内官刘小泉者助给大饼一千五百斤，馒头一千斤，咸菜三百斤。

上谕：统筹战备，电线梗阻，一切公文其由驿递，车物事繁，尤应迅速。各直省驿站兵丁马匹向多缺额，废弛已久，不免稽延。着各将军督抚严飭有驿各地方官，写至（原文如此，似有舛误。）直隶海疆交战敌情虚实去向，尤宜联络侦探，着裕禄严飭直境各州县分设探报，密访确实，随时驰闻，毋稍迟延。钦此。

上谕：前因义和团民皆以忠勇为名，自应深明大义，原冀其戮力报效，借资折冲御侮之用。乃近日京师附近莠民多有假托义和团之名，寻仇劫杀，无所顾忌，殊属不成事体。若不严加分别，恐外患既迫，内议〔江〕交乘，大局何堪设想。所有业经就抚之义和团民，即着载勋等严【加】约束，责【成】认真分别良莠，务将假托义和团借端滋事之匪徒，逐驰净尽。倘仍有结党成群，肆意仇杀者，即行拿获，按照土匪章程办理④。钦此。

又打西什库。

① 全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63页。《拳时上谕》错误一字。

② 全文见上书162—163页。《拳时上谕》文字略异。

③ 全文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161—162页。《拳时上谕》文字略异。

④ 据《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206—207页全文校。“办理”二字，是“惩办，以靖地方。切勿因循宽纵，愈滋纷扰，”十六字。

初九日，仍用义和团。用抬枪攻打一日，未见楼破。当日后门出入便当。早前往拐棒胡同，后门外西北角搭起炮台一座，毛家湾东口皇城墙炮台一座，周围枪台亦多，均未上炮。当日义和团在后门外边东炒豆儿胡同，拿获厢黄旗副都统全营翼长办理武卫军后路粮台庆祥号茂林者，弟兄六名口，用铁条穿鼻绑赴庄王府看守，候旨出斩。呜呼！二品大员甘心为逆，是何肺腑也。

初十日，各炮台开炮，又加火箭台放箭。其箭头铁二尺，内灌以火药，箭杆长八尺用硝簧制成。放出如霹雳闪电之声，至将群房打着。其洋楼竟未打动。四围均是义和团围守。当有涿州团被洋人气枪伤一名，该团即行撤回。此处粮台剩有三石米之饭，全无人吃。

十一日，李师傅出城家去。炮打仍是不开。二点钟放火箭阵，兵一名，团上小何受伤右膊。三点钟有武卫一营由后库进兵，至五点钟受伤五名，因此撤队而回。后又换大炮攻打，全然不开。此楼真坚固，万难攻破。

十二日，仍用大炮环攻不克，另换大炮。惜薪司内大炮台一处，寺前有大炮台一处。大概四面攻打刻〔克〕日成功。连日移家者甚多，人心惶惶，为之大动。大车拉运及家口俱用义和团保护。其图财利己之心可概见也。

十三日，仍用大炮攻打，并加以枪队，一日均未能克复。至夜枪声不断。

十四日，请来大铜炮名无敌大将军，炮身长一丈六尺，口二尺五寸，安放旂坛寺前，炮口朝西正打洋楼后房。惜薪司一尊亦同。柴花蓝一尊。四面有火炮。所有各处住户均以移出后门外云云。当日午后两点钟寺前开大炮。惜薪司开大炮，又放火箭。并虎神营快枪排枪，并同时四面炮声齐响，真一场恶战。至晚仍未攻克。当晚有郑团上房口角，大费周折。该坛友连放快枪二声，恫吓人听，而且大骂善哉。

十五日，午时，轰然一声如天塌地裂。探悉大炮将西什库大洋楼后之小洋楼打坏。当日坛上闹事喊杀之声震动街巷。原因坛弟子辞退之故云云。

吕祖降坛云○红衣红面会红巾，红发红须赵楚陈。遍地小神忙乱

乱，一声高叫奠乾坤。二百余年属大清，平空大地起刀兵，二三不见三二六，几段清烟透大清。黄旗几对列西东，一段清河照眼明。八面威风追鬼叫，一身铁胆闹江东。可笑可笑，不用问，就知道，黑阻路，白挡道，众神惊，诸鬼叫。家甲开枪炮，云雾消，红灯照，五六七八就知道，到那时你看可笑不可笑。昔时清定二百秋，前人扒庙后人修，红花落地黄花起，二百干戈八月秋。你等不必叩求仙，世间大事总出天。若问贼逃吉凶事，只等寿阳那一年。得逍遥，且逍遥，骑大马，过土桥，小亭洞口入枪炮。前有鬼，后有妖，二鬼叫，命难逃。若问太平日，小将喜过寿阳桥。

昨日夜间，忽然火起。登高一望，红光起于洋楼之后。探系二毛子暗出将民房烧毁，洋奴用心真狠。

十六日，午后，端亲王带义和团两万余人并有澜公爷、荣中堂攻打，未能成功。菜园坎字阵亡一名，黄寺阵亡一名，受伤三名。

十七日，午后攻打，连开大炮，误伤民房。又枪子满空飞之有声。住户怕事者俱已逃移。此处可险万分。枪炮受险，团上作毒于洋人。二毛不时出屋，举火烧房，乘虚而进。西邻移空。兵民及团全然无有炮火，其明真乱。当吴姓移。

十八日，早，街市大乱，搬家者络绎不绝。前院归着东西物件，人心各各惶恐。上大奶奶下来托付看家，情词哀恳，为安人心。此时万分为难，忠义之心，实不敢佩，自可各尽其心。苍天有眼，此处可称险地。兵火二节相连，性命相关。自问自心，加力保护，以观后效。当下检点各人细软金银等物，明日起身，前往公和长粮店去住。

十九日，将箱子改包抬往内西华门公和长当，经托嘱再四，并说以主仆患难，逃于乱兵之下，晓以忠义，以心换心各等语，情词恳切。并每人赏银贰两，以备缓急之用。米面钱食足用，并谨守门户为要。福祸不定，自可由天。上车之时，甚是难离故土。其家业财产俱在呼吸之间。此时景况，举目伤心。离别情形面面酸鼻也。当日北边大炮连击未克。

二十日，连击，加以大炮，仍是不克。当日以杨立山家产抄封，奉旨将立山大人交刑部审问。又传天津失守，不知确否。

二十二日，南城出有白莲教，有伪皇上、娘娘、西宫、东宫并四太监，共七十余名均斩首法场。北城出剪辮子，各人俱辮红头绳以避之。当日交民巷枪炮不响，闻听英国求和。有英太子在此，故和好。

二十三日，西什库二毛潜烧西面炮台，后被武卫军打退。当日有团同团在后门外广惠寺开枪交手，各有伤亡。因真假反心，一发可笑。

二十四日，有义和拳二千余人攻西什库，来者甚勇，回去甚快。其队竟在寺前纳凉不敢前进，亦无用者。当三太太回来，系念三回。

二十五日，姨奶奶回。

二十六日晚，大雨一夜。

二十七日，有乾字团四万余人攻打西什库。由下午三点钟开仗，枪炮连响至五点钟，未能攻克。团上伤亡十余人，至晚收队而去。真是可笑。

二十八日，有施公案义和团前来攻击，亦不济事。至晚各自回队。

二十九日，间壁郑宅坎字义和团报散。未行文之时，有庄王府传牌来到，调此团全数至王府听候调用。

七月初一日，又攻西什库，枪炮炸炮连响，亦无济事。呜呼！乾字义和团亦暗暗败北而归也。当时传有白莲教剪取鸡翎，其鸡即不可食，如煮得鸡肉即黑如墨各等邪语。如果是真，不可不防矣。当日有西安门外砖塔胡同坎字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洋楼。南门有大师兄直进楼门，不留神，落于楼前翻板之内，即行跳出。昨日有义和团前往妞妞房，将尹姓即醋尹者家内箱柜打开，并失物不少。并将尹大爷带至庄王府，问因何不搬家等语。

初二日，有王姓，系团上人前来，告以：“看家之人，亦不可多，多则生事。并有眷属，即行移往他处等语。当有坎字义和团攻打洋楼。当日，老太太回，保大奶奶同铃姑娘回。

初三日，早，有坎字义和团并黑团及武卫中军、武卫后军马队前来攻打西什库洋楼。又有八蒙台安大炮。炮〔两〕尊：其一安设妞妞房内麻花胡同；其二安放南大街。至十一点钟，大街炮响。既后连环大炮连珠，非常之恶战。当有武卫中营兵勇抢去各住户物件及木器等

物，真叫人可怕。又调大炮四面夹攻，当场毙二毛子六十余名，兵勇伤者十余名，至将洋楼轰毁。枪炮节节进攻，深为得手，可称胜仗，可喜之至。惟此处极为险要，旗兵不能兼顾。本团上人单，武卫兵勇之搜抢，我等人少、房多、院大，可险万分。惟凭佛祖保护，方可转祸为福。当晚夜战，枪炮不断。

初四日，添团加兵，大炮攻打张之西院，房屋烧着。武卫军勇仍是抢劫物件，甚为痛恨，无所不抢，该管哨长任其搜寻一空。昨夜我等一夜未睡，防守加严。当晚，大炮连枪，一夜未停。

初五日，早，炮火仍攻之不克。有乾字团奋进楼举火，均被气枪所伤七名，武卫军伤毙哨官一名，大楼仍然不克，此真奇事。枪炮如雨，攻打不开。惜薪司伤毙炮官一名。

初六日，仍然北炮台大炮。晚周围是团，当早团上伤三名。当晚由庄王府运来干草二车，煤油三十箱，预备夜内放火烧楼。

初七日，早四点钟，各团进队举火。干草蘸煤油进攻。未至楼下被洋人气枪伤毙十二名。当即撤队，火无成功。辰刻有武卫勇与旗兵寻仇，在旂坛寺前交手，两下开枪，伤毙旗兵一名，在寺前戏台内受伤七八名。闻旗队官已禀知王爷候示。午后两点钟令下，武卫军调回。

大员正法○七月初三日上谕：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袁昶，屡次被人奏参，声名恶劣；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若不严行惩办，何以整肃群僚。许景澄、袁昶均着即行正法。钦此。

初八日，旗兵打枪。武卫军兵勇昨晚调出，闻换勇攻打。老太太、姑奶奶、七姑娘回。

初九日，枪炮不响。团请老团，又有暗挖地道之说。

初十日，出城。交民巷将已肃清，英国人降清，于十六日送回本国。

十一日，庄王府出斩白莲教五名、光棍二名。交民巷及前门准人行走，西什库仍是团团兵围。

十二日，进前门，举目观之，伤心酸鼻。

十三日，有李逢春称太上宗师，八位为八卦，能破西什库，已在

庄王府挂号。其八位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各有各人实物。其八样护身，大有来历，已在王爷台前具下甘结，三日破楼。

十四日，换振升胜步队攻打。因不知汽枪厉害，被伤五名。

十五日，地雷将有头绪，闻做成七处，将来必有一场恶战。

十六日，有庄王令：后门不许义和团出，外城不准义和团出入，只许围攻西什库，不得擅离汛地。及至午刻，皇城墙外北炮台忽然开炮，又以快枪，而西炮台亦开炮。至晚落雨，二毛打出枪炮连响。交民巷亦然。闻武卫军失陷肃王府，后被甘军得回。昨传皇太后起銮前往盛京，各处拿车甚急。旗民为之一乱，人心为之浮动。

十七日，探悉皇太后经董帅保奏，因此不走。全受奸臣之计，当将尚书徐用仪拿问，其家抄封。住居东华门内北河沿路西。有大楼房。当有传言，洋兵已到通州之说，裕禄自尽。不知确否。当晚传义和团明日早各队准备战事，要发地雷云。

十八日，早卯刻，地雷发现，咕咚一声，黑烟起于空际，砖瓦石泥飞腾如雨。探悉将洋楼群房及小楼轰坏，伤毙二毛不少，兵团亦有受伤者。当日安定门关闭。杨村武卫军败北，沿路杀抢，无所不至。由安定门往北，逃难男女甚多，人心浮动为难。平则门亦关，因逃勇用车载少妇五名至城门拦阻，该勇胆敢开枪。当经义和团拿获，即行正法。当日西四牌楼柱子上挂男女首级七颗。当日闻徐用仪、立山、联元正法，又将荣中堂囚于紫禁城内，空轿回归，又将宅抄封。又说庆王赐帛，不知确否。

十九日，有文大人令箭传各义和团全行退出教场，于十点钟开放地雷。当即各团鱼贯而出。当早，宋庆帅马步各队进后门。有马玉崑因十道摺未见回批，故自来京见驾面奏一切。闻亦败仗，伤亡十营。洋兵已到杨村。通州大乱。十点钟，地雷发起，雾气冲霄。此雷无用，并未伤及洋楼。至晚，正东有炮声响。

二十日，早晨，东城枪炮齐鸣。探悉贾家疃洋楼攻破，洋兵等逃出各处抢夺。至朝阳门、东直门，并勾同逃散武卫及提标各勇抢掠关厢一带。城上大炮连响，昼夜不断。又加东交民巷被余虎恩攻破，该洋人并二毛全行逃出至泡子河。东便门角楼连环炮轰打，大约不能在

一处。外城全行关闭。当东城逃难男女由东往西络绎不绝，携男抱女，伤心叫呼，目不忍睹。皇城四门全闭。至夜，仍然炮声不绝。

二十一日，东北炮响，忽又正东，既而正南。又传东华门连环炮响，既而大炮。午后，将要出城，后门外枪响连环，系武卫军勾串二毛子在后门外抢钱铺。门闭上闩，不准出入。闻因团上为仇团，与兵为仇。当洋兵来时，均各惊惶。最可笑抬枪全抛路上，失落枪械、号衣等不少。甘勇等全然逃散不见。至将后门烧着。洋人占据，义和团无灵，均困于西安门内不通。

二十二日，地安门烧毁，均属洋人。太后离京。洋人攻西安门，内外不通，人心大乱。东北火烟冲天，四外云雾昏暗，日月无光，妇女逃难无路。公和聚粮店被抢，米麦高粱等物全行抢空。西安门攻破，西什库拥出，连开大炮轰击。两军交手开枪。八旗败走，沿路号衣、枪械失落不断。义和团亦败，挖皇城墙逃跑，器械失落。天下山河已属他人。呜呼哀哉！

## 清季野闻(节录)

陈 恒 庆

**编者按：**陈恒庆，号子久，晚号读书稀庵主人。山东潍县人。光绪十二年丙戌科进士。历官工部郎中、补御史、升给事中，外放锦州府知府。清亡后返里，笔录清末、民初见闻，名《归里清潭》；1918年上海小说丛报社出版此书，改名《清季野闻》；1922年再版时，又改名《读书稀庵笔记》。今节录中有关义和团运动几则，均为作者亲身见闻。

### 义 和 拳

庚子义和拳之乱，新出《清朝野史》大略纪之，尚有未详尽者。予时服官京师，身在枪林弹雨之中一月有奇，所寓<sup>①</sup>又近西什库法国教堂，义和拳及虎神营兵日日围攻，予亲见之。闻教堂内教士、教民约三四百人，其兵械只有枪数十。义和拳挟煤油、柴草，从外诵咒以焚其室，迄不能然。于是谣言出矣，谓：“教士以女血涂其屋瓦，并取女血盛以盎，埋之地，作镇物，故咒不能灵。”大学士启秀<sup>②</sup>献策于端王、庄王，曰：“此等义和拳道术尚浅，五台山有老和尚，其道最深，宜飞檄请之。”乃专骑驰请，十日而至。启秀在军机处贺曰：“明日太平矣。”人问其故，曰：“五台山大和尚至矣，教堂一毁，则天下大定。”闻者为之匿笑。和尚住庄王府邸，先选拳匪之精壮者数百，又选红灯照女子数十人，协同拣选者大学士刚毅也。韶年女子，手携红巾，足著

① 作者陈恒庆此时住在北京西安门外(西四牌楼迤东)，其宅为道光朝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陈官俊的赐第，陈恒庆是陈官俊的侄孙。

② 启秀官礼部尚书，充军机大臣，此处谓大学士，误。

小红履，腰系红带，下垂及足，额有红抹，掩映粉黛，口诵神咒，蹀躞于府厅甃甃之上，乐部歌妓，唱荡调（京师有此调颇雅），舞长袖，不能比也。拣选事毕，庄王问：“大和尚，何日攻打教堂？”和尚轮指以下，曰：“今日三点钟为最吉。”又问：“骑马乎？步行乎？”和尚闭目言曰：“骑载勋（庄王名）之马，备一大刀。”于是跨马挟刀，率拳匪直入西安门，红灯照尾其后；刚毅亦以红布缠腰、缠头，随之步行。

西安门内有当店两座，早被拳匪抢掠一空，和尚暂坐其中，以待吉时。座前酒一壶，菜一样，自斟自饮，刚毅及诸拳匪侍立于庭。将报三点钟，予在寓登壁而观，家人阻予曰：“枪弹飞来奈何？”予曰：“今日拼命观此一剧。”旋见和尚策马率领拳匪直扑教堂，指令纵火。教堂内猝发数枪，正中和和尚要害，堕于马下，拳匪大师兄居前者亦被弹而倒，后队大溃，数人拖一尸而奔。红灯照幼女有被践而死者，蹂花碎玉珠可惜也。败北者一拥出西安门，刚毅立不能稳，足不能动，力抱门柱而立。一老閻人不知其为宰相也，曰：“你老先生如此年纪，亦学此道，何自苦也？”拳匪拖尸径奔庄王府，中道谓人曰：“和尚暨大师兄暂睡耳，吾当以咒唤醒之。”涂人窃语曰：“恐长眠不起矣。”端王以教堂不能下，愤甚；乃命工以木杆起四面炮台，请巨炮名大将军者，实铅弹如斗以攻之，弹着屋瓦不能透。复命挖地道，以棺实火药然之，教堂毁去一屋，死教民数十人，仍不能下。命四周掘地以陷之。予寓势将被逼，乃携眷迁于北城。

时六月念四日，为关帝生辰，拳匪持纸马纸衣入庙稽首，扬言曰：“关帝座下之马，汗流至足，殆赴天津大战，歼洋人尽之矣。”数日，天津失守。端王闻警，急召李秉衡入京，问战和之策。李仍主战，乃率乌合之众驰赴通州。洋兵已至燕郊镇，李营不战而溃，李仰药死于通州。其参赞戎务者，予同年王太史廷相，识见迂执，予尝笑之，亦仰药而死。

七月二十一日夜，炮声隆隆，清晨洋兵破齐化门而入，旗兵与之巷战，均能奋不顾身，彼此死伤遍地。洋人炮攻东华门，两官坐内监车出西直门，逃难者拥塞如堵，不得行。载澜以枪击毙数十人，车驾乃得出，径赴颐和园。太后入内监房少坐，曰：“饿甚。”内监曰：“出鸡

子煮之。”旋闻炮声在迩，太后曰：“不食矣。”登舆行九十里，晚至贯市村，宿于回教礼拜寺。召见老回回，问：“有现银否？我仓猝未携一钱。”老回回奏曰：“为人解饷有八百金。”命尽献上。乡人煮麦饭以筒盛之，舁至寺中，高声呼曰：“请娘娘们喝粥。”老回回当摇手禁之曰：“此何等地方，敢作野人之声乎。”两宫及宫人饱餐麦粥。视唐明皇之出狩情形无以异也。自此至太原，至西安，《清代野史》所载綦详，不复赘述；再记洋兵占城之事如左。

### 洋兵占城

洋兵入京城计有八国，曰美、曰英、曰法、曰德、曰意大利、曰俄、曰日本、曰奥，分城驻兵为八区。德将瓦德西为八国统领，以其驻京使臣克林德死事之惨，故推德为首领，以定和议。瓦德西驻节西苑之仪鸾殿，太后之寝宫也。洋兵初入之日，教堂中人庆更生，齐出杀人以泄愤，西安门迤北人家，屠戮殆尽。第二日洋帅下令禁之，乃止，而尸积如山矣。予在北城见各户皆插白旗，上写“顺民”二字。殆仿闯贼入京城之故事。嗣北城为日本分区，传谕各户撤去“顺民”二字，涂一红日于旗心。搜查拳匪，数日乃罢，此后居民颇相安。设审判处于顺天府署，延瑞澂判案。瑞澂之超升实由于此。

其时通衢左右，陈列衣服、骨董、家具无算，缘破城之日，当店、大肆、富室被土匪抢劫，都中菁华耗矣、尽矣。上等皮衣、旧磁、名画多被外人以贱价购去，华商所得者中下等物耳。京官留都者，无货不能购，徒眼热耳。京官大员亦有未行者，如崇中堂、左小侯、怀尚书、世侍郎，尚有十余人，或行或止，茫茫无策。洋帅意在议和，而不见中华大员来议，无从著手。海关总办赫德，顾问官也，乃出见总理衙门掌印司员舒龄，示以议和之意。舒公乃邀请大员七、八人至其寓，商量谒见洋使。大员家中被劫，多无长衣，舒公乃开篋出长衫数件，各衣之，步行而往。洋使欢迎，且曰：“请汝庆王、李中堂入京可以议和。”言罢，指其屋棚：“你看多少枪弹孔，吾辈不死幸耳。”数大员仍归舒宅，议写奏摺，遣司员朴寿賚呈行在。得旨命庆王回京议和。

## 立 尚 书

立尚书山，字玉甫，汉军人，其先为杨姓。美仪容，慷慨好施，交游至广，善鉴别古磁古字画，收藏綦富。由奉宸苑郎中洊升户部尚书，为内务府大臣。邸内园林之胜甲于京师诸府，予与之邻居，起园时为之擘画。自园门至后院可循廊而行，雨不能阻。山石亭榭，池泉楼阁，点缀煞费经营。演剧之厅，原为吾家厅事，后归尚书，予为布置，可坐四五百人。时鸦片烟盛行，设榻两侧，可卧餐烟霞，静听词曲。男伶如玉，女伶如花，迭相陪侍。戏剧有不雅驯、不合故事者，予为改正之，群呼我为顾曲周郎。……酒酣灯灺，时已四鼓，宾散戏止，优伶各驱快车出城而去，此可谓盛矣。

无何拳匪乱起，红巾缠头者填溢部门，商贾歇业，戏馆焚如。予所见在邸中演戏之优伶，习武艺者，则为拳匪之师兄；其弱文者，则装为道姑，手执麈尾，身披八卦衣，女子口中念念有词，群设香坛，供奉《封神演义》之列仙。

时端王载漪（其父守制时生此子，宣宗恶之，赐名哭）率旗兵、拳匪，围攻八国使馆及教堂。德宗明达，召诸大臣垂询议和之策。尚书与徐用仪、联沅、许景澄、袁昶奏言拳匪为妖，万不可用。洋兵已集津沽，宜急赴使馆议和。乃命五人前往议和。载漪恨之，数日后矫诏尽杀之。事定后，两宫回銮，方知之，乃诏各立专祠，予以易名之典。尚书园林被毁，故宅已改建专祠，庙食千秋焉。

予于乱中携眷避居北城，兵燹后偶过其地，惟望尚书专祠一拜。吾家赐第岿然尚存，尚书邸之歌台舞榭，仅馀老屋数椽，荒烟蔓草，不堪回首矣。尝有句云：“旧日邻家歌舞地，空馀老树噪寒鸦。”

## 不远复斋见闻杂志(选录)

张 廷 骧

**编者按：**张廷骧著《不远复斋见闻杂志》二册十卷，铅印、线装本，1915年出版。内容是杂记同治、光绪两朝名臣贤士、孝女烈妇轶事，亦录有奏议和书札。作者自称“志中所集或得自亲睹，或传诸实闻，或曾见邸抄报章，亦有借录于他人者”。今选录第五卷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函札和新闻。当时作者在苏州，所汇录的函札新闻，“皆得诸亲友函述”。

### 义和拳之乱

人身有病，元气不足，邪气乘之；国家之乱，亦犹是耳。中国自与各国通商，列有准立教堂并教士传教之文。夫中华数千年来固尊主孔教，以讲信修睦，渐仁摩义为立国之本。至耶、回、释、道各教，任人信从自由，尚无不可。独涉于诡诞奇邪之教派，最足以误人而乱国，非若通商所传之教。天主、耶稣其说犹本于慈善为怀，非图作乱。无如入其教者良莠不齐，不免恃入教为护符，欺凌平民；而教士又不免袒护入教之民，鼠牙雀角，动辄架词诉诸领事、直接地方官，借以势压任；地方官者非愜怯无能，即意存见好外人，不按法律，不明约章，不知持平办理，往往右教而左民，甚至故为催抑。而愚暗之民又或逞一朝之忿，酿成交涉重案；外人意存保教，尤必严惩，始克息事。此民教不和所由来，匪伊朝夕矣。适有义和拳起而乘之。

义和拳者即白莲教之支流，其教以练习拳棒为由，托言神灵附体，讲道教拳，诡称念诵咒语能御枪炮。劳玉初乃宣曾著《义和拳教门源流考》，言之甚详。乃自光绪二十五年间，直东人民被煽诱习拳，蔓延至近畿州县。因山东冠县等处义和拳党类与天主教为仇，聚众抗官，

重烦兵力。凡习拳者率借仇教为名，称义和团。或云每传拳法一次，召集二十五是谓一团。每团立一团首，一团之人聚散皆从其令。女童习红灯罩，妇人习蓝灯罩，说尤不经。庚子四月，拳匪阑入京师，设坛教拳，朝贵市人信之者众，匪胆益张。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刚毅等尤不识大体，竟至违约出示，任令围攻使馆，焚毁教堂。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德国公使葛得禄〔克林德〕即克遵职先后在途被匪伤害。先是京外大臣如李鸿章、张之洞、李秉衡恐坏大局，金奏拳匪急宜剿除，兵衅万不可开。而内廷游移莫决，虽迭飭拿办，徒属具文。转将直陈正论之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正卿袁昶及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侍郎立山、内阁学士联元，先后置诸重典。实由载勋等倾陷所致。鞑鞞之下，匪徒肆扰，危乱已极，曾急召各督抚派兵勤王，应者殊鲜。而各国已特结联军，至津沽攻击炮台。

时李公秉衡闻难，疏请内卫，冒暑北上。甫抵直境，已闻洋兵攻破津郡。遂于六月晦驰至都门，漏夜趋朝，即奉督师之命。原拟与诸统将熟筹，联为一气，先立于不败之地，再徐图恢复。乃尚未出京，北仓已失，杨村继陷，诸统将不知下落，李公督率左右残军仓卒赴敌，究以众寡不敌，遽殉于难。京师戒严。

七月二十一日，皇太后与景皇帝蒙尘西狩。各国联军遂入城，颇被蹂躏。前所谓义和团者早已鼠窜兽散矣。当由行在电旨，促召粤督李鸿章至京，与庆亲王奕劻向各国忍辱议立各款。赔费至四百五十兆，分年偿清，仍付以年息四厘，并惩办袒庇拳匪诸臣，以李公秉衡素不喜洋务，亦文致其罪；又开复徐用仪等各官。洋兵始退出京都。奏请回銮。由是国脉益虚，而仍用人失当，政鲜实意，又值景庙驾崩，宣统帝幼冲践阼，醇亲王摄政，优柔寡断，金壬当国。譬之大病之后，不加培补，反事削伐，立见消亡，能不痛哉。

### 汇录海城李公勤王实事

海城李公名讳及政治奏议大略前已叙录，至其勤王事迹，实出于奔赴君父之难，且甚嫉拳匪之为害，枢臣之无识，确凿有据，非可厚诬。只以秉性刚正，平时睹办理洋务者徒事虚糜，而鲜实益，议论之

问不无愤激，致触时忌。故于其以身殉国，非特不知敬礼，转加以酿祸之名，可谓周内。而无名氏辑有《拳匪纪事》及教士所述之书，尤摭拾无稽妄语，坐狱于公。甚至捏公极称“拳匪神异忠义，人心固结，即无灵符足御枪炮，亦足夺西人之魄，而尽驱之于外”云云。噫！如此之语，岂明达如公所出者哉。忆庚子四月间，公巡阅长江，由鄂东下莅苏，寓奉直会馆。公与先君为患难交，余趋谒晤谈，即以北方拳匪、南方泉匪为深忧。迨五月初旬公卧病，闻义和拳阑入京师，警报迭至，公以拳匪为教匪党类，不亟剿除必生变乱，即口授幕宾朱省吾，茂才祖懋拟电奏稿，有：“现在拳匪叛乱，滋蔓腹心，亟专力痛剿，必期立时扑灭，以免祸生不测，枝节横生。拟请选军分派严定专责，以一军拱卫京师备不虞；以一军备他患，兼备缓急；以两军分左右自北而南，自近而远，专剿拳匪。必以全力捣穴擒渠为先务，其余零星警报概作缓图。须得力大股，则余党自解。断不可四处纷应，时时更调，中贼诈谋。所派各军效必破格之赏，不效必予重诛。兵必合一，事必专一，势难稍缓，乞宸断”等语。会商苏抚鹿滋轩传霖联衔具奏。时有谓电线已断，格不得达。推查五月二十九日，实见上谕李鸿章、李秉衡等各电均悉等因，则前电并非未达。

越日，匪耗愈紧。余诣视公疾，未及他语。公忿然曰：“事急矣。此时万不可开衅，朝廷犹为儿戏事耶。”言时须髯怒张，目眦尽裂。此余亲见亲闻，其非深信拳匪可知，更不欲启衅外人尤可知。据省吾所撰公勤王事略，闻京匪耗，谋单车入卫，又以职守在长江，无兵无饷，赤手空拳，北上无裨，踌躇竟夕。以江阴为长江门户，敌人难保不分扰。次日束装赴江阴，时五月望间也。到甫一日，江督刘峴庄坤一连电邀至宁议军事。黎明即行，风雨甚烈，抵宁见峴帅，时已有旨令各省派兵入卫。峴帅出而相示，并以已多病，守土未便骤离，状甚推诿。公慨然请行。峴帅喜形于色，为述淮徐武卫左右两军奉旨入卫已先行。拟偕苏抚会奏，即令公统，并为拨卫队二百名。

公至扬，待勇队治行具偕发，由袁江遵陆遄进。懋劝乘肩舆较安适，公坚不许，谓：“两宫处危迫，臣子何能求安，且更何以对尔曹也。”入山东境，山行盛暑，壮年犹苦不支，公吐泻间作。按日计程，未肯稍

休，犹以不克昼夜兼程为憾。队勇索所经州县供车，公裁去其半。所留百名督率前进，惧骚扰为民病。继以行者病渴，遂以二十名自随，余悉遣归，严谕哨弁约束。至景州境，武卫右军陈泽霖来谒，言距城数十里之某庄，有教民盘踞土寨，出劫行旅、文报、饷项。土人围攻数日未得破。带队帮剿，有逸出者悉戮之。公曰：是坚其从敌之志也，殆不可。淳谕妥办。在公行后，议者谓：公实令陈剿，毋乃耳食未确。

按刘登爵《庚子劫余草》六月十九日次景州句。每恨怯兵骄小敌，终嫌庸吏负我民。注云：时民教不和，力战十余日，州牧洪某留陈军助攻朱家河、青草塌等处教堂。破之，杀伤甚惨。所载较详，可知是役非出公意。

六月二十日行抵阜城，其夕直隶藩司廷雍来书，报大沽天津失守，公闻忧愤。在德州已有谣传，以未见明文或不确，至是知事不可为。晨起促懋南返，懋不忍去。公声泪俱下，晓以所处不同，家有老母，宜亟归。敦迫再三，遂改辕而东。此省吾随行至直境，目击公忠愤实情。惟此后何日抵京，如何出师御敌，未得其详。

嗣接公之长子可亭直刺政均书，述先严当疏请内卫，拜摺即行之时，不及带营，借拨亲军百数，亦仅廿名紧随。且山川暑行，衰病胥忘，时作蒙尘之虑，肩舆皆不忍乘。六月晦夕，甫抵都门。七月朔漏夜趋朝，及奉督师之命。满拟与前敌诸统将宋庆、马玉昆会议，熟筹联为一气，先自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徐图恢复，不意未出京师，而北仓天津失后，文武俱退集于此。已失，杨村继陷，诸统将复不知下落。此七月十二三日起身后得诸传闻者也。十四夜，贼即袭营，知有备而还。十五日，拟赴河西坞与新驻此张春发军晤商一切。而张军已溃，随随之夏辛酉军亦将动摇。先严遂气忿独步而前，将士争赴御敌，枪炮互击，战逾两时。贼退，先严始退驻马头，至是遂不期而身临前敌矣。十六尤镇日在炮火雨点之中，虽敌亦多损折，而我初到之陈泽霖军不知兵与新败之张军暮气已深迥异在焉，又退避散失不知所往。仅夏辛酉、万本华两军未远离。而万甫到即接应前敌，宋、马之败复无精利火器，万直无炮，夏亦仅有不佳。且只十营，又伤亡过半，力不能支。先严誓即毕命陈前。经夏、万再三恳求，谓：“必主帅少退，方可一意拒敌，免有兼顾。”不得已勉允所请。至通州河干，则曰：“吾再去此一步，非死所

矣。”十七日早间，犹激厉夏、万勉图报复，期以共死。因见敌方大至，左右除夏、万残军数营，惟满日逃溃，附近别无一营，众寡强弱，实亦不敌。慨然曰：“此来奔赴国难，早有措手不及之虑，遽至于此，虽然吾国之大臣不可辱于敌人之手。”遂端楷具疏稿约二百数十字，大要请两宫各尽慈孝，亟宜进贤退不肖<sup>皆一一指明</sup>，此后不可讲洋务<sup>亦历陈其事</sup>。书毕交马积生太史<sup>办营务处</sup>，匆匆带京。未自留稿，闻转辗交崇公代递，后知崇亦殉节<sup>遗失</sup>。又谕均以从死为不孝，别无他语，遂仰药以殉。均随侍在侧，痛不欲生，然不敢不奉遗骸以出险，遂驱车至东直门棺殓。十八日扶柩而南，此公子可亭函述者。

越十年，又得当时随办营务至公殉难始归之刘笠僧明府<sup>安徽巢县人</sup>，寄示《庚子劫余草》，其自序云：“庚子夏，余有事于汉口盐局。五月晦日夜半，鄂抚于次棠中丞来书附金陵电报一纸，盖巡阅长江李鉴堂制军勤王北上，约余随行者也。其时民教失和，北直鼎沸，外人遂借端构衅，兵船络绎海上，大沽、天津以次不守，两宫忧愤待援日亟。疆臣以守土故，未敢擅离，但各遣兵入卫。鉴公责在巡江，实处闲散，痛君父之急难，恨将伯之难呼，疏请北上，誓以死报。江督刘公崧以卫队二百名，并奏请节制入卫。张春发、陈泽霖两军自金陵甫抵扬州，奉旨召对。其时北上之疏尚未到京，余以六月初一日渡江乘轮东驶。初五日抵清江浦。初六日午后随节进发。赤日炎风，骡车颠顿。紧急军书至，辄就车中答复。夜止邮馆，往往漏三下尚挥汗命笔。驛卒门外勒健马立待，交四鼓则行旌又发矣。余年三十许，素以精悍名，三五日后，口虽不言其惫实甚。乃七十老翁，同此辛苦，安之若素。盖其知有君父，而不知有身也，固匪伊朝夕矣。齐河朱令公戚也，进肩舆，斥之谓：“两宫日夜处颠危中，臣子尚忍求安耶！且非吾与士卒共甘苦之初志。”统领某臬司高拥四人舆，行次景州，见公兀兀骡车中，大惭，易马前驱。公每至溪谷险阻及山石犖确处，辄下车徒步。热极汗喘，粥地不能进，日饮鸡蛋汁一两瓯而已。离京约三四站，暑雨泥泞，车行迟缓，警报频来，军事日棘，公望阙涕零迫不能待，拟舍车乘怒马率健卒疾驰。同人力谏乃止。二十九日申刻抵京，召对三次，奉旨帮办武卫军事务，进驻杨村。七月十二日出京，未至防遽与贼遇，搏战河

西务、张家湾之间者四五日。十七日二更后，诸军奔溃殆尽，八国洋兵乘夜围逼，势穷力蹙，手书别僚友书详后，北望哀号，仰药以殉。闻公前在广西龙州暨山东登莱前敌时，均密购洋药一小器藏衣带间，豫为陷阵猝遭不测。计此次不知购自何时，故仓卒得以取用。其以身许国之心数十年若一日如此。圣恩予谥“忠节”，夫岂偶然。乃不得已而议销。千秋万世后自有定论，愚贱何容置喙。公殉难后，公子可亭仓皇扶柩夺路去，余亦踉跄回南”等语。

其诗大都即事感怀，沈郁悲壮，不及备载。内有都门杂纪十八首，末绝云：

战和两事都无据，一死聊酬高厚恩。注海城自言如此白发孤臣满腔血，朝朝洒向蹈和门。注海城召对三次，余衣冠送至蹈和门外。

又七月十二日出师感赋：

钱谷兵刑两不知，安居看汝履艰危。注武卫军自有主之者。空拳敢说千军埽，注所部四军，或由征调，或由各省奏归节制。大厦焉能一木支。身后是非国有史，眼前鼎镬公如饴。岁寒松柏天心许，凄绝朝端堕泪时。

注降辞时，两官泣数行下。

又题海城别僚友书后：

罪臣已矣心未死，千秋万岁依丹墀。文山绝笔在衣带，取义成仁百世师。清时争自比韩彭，真相而今始毕呈。谁秉他年南董笔，此中功罪尽分明。

洵笃论也。附载公原书：

诸兄台赐览：弟刻自马头退抵张家湾，此衡死所也。马头已失。万本华尚一战，伤亡数十人。张十营仅剩一营，早间散后只数骑，顷云已集三营。夏犹在马头西南。陈则面称亦有数营赶到，勉强列队于西，大约不战自溃矣。马玉昆仅于十五日在杨房村口一晤。晤时见贼即退去。昨亦退在马头。晨起议战事，则又北去矣。军队数万充塞道涂，就数日目击，实未一战。村镇巨镇如河西埠、张家湾俱焚掠无遗，小村亦然。身经兵火屡屡，实所未见。宋则总未得见，顷闻已在通州。兵将如此，岂旦夕之故！衡上负朝廷，下负斯民，无可逃罪，若再偷生，是真无人心矣！天下事从此不可问罪臣。罪臣弟秉衡叩别谨上。七月十七日。

时幕中有王梅岑侍御廷相从死。笠僧亦有诗哭之，此皆《劫余草》中所载者。

又有余弟廷銮、幕宾陈荣桂书勤王纪略后云：“世之忌公者诬以仇洋庇拳，夫庇拳无不仇教，仇教斯可谓之仇洋。桂直隶献县人，确知公之勤王北上也，直省人民素沐公德政，罔不扶老携幼欢迎道左，咸谓拳匪之作，由于教堂有激而然，辄以攻教堂为请。公既谕以外衅之不可开，复晓以勤王之不可缓，匆匆而过，秋毫无犯。是以教堂之盛且大者莫如献邑城东之张家庄，而公过时并未过问。教堂之被匪围者则有献邑城南之大郭庄，而公过时亦未预闻。即质之今日之教民，未有不知者。以是观之，则公之不攻教堂，即不庇拳匪之证；不庇拳匪，即非仇洋，亦昭昭然矣。桂生也晚，不获挹公言论丰采，犹时闻父老言公任完县及枣强、冀州、永平诸郡邑政教之善，深入人心，非一言所能殚述。在枣强任尤久，几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皆以陆清献拟之，殆非虚语。不意终遭拳匪之祸。公正巡阅长江，奔赴君父之难，卒以身殉。而人犹文致其罪，何其谬也。爰志数语，以俟后之考者。统观公勤王所言所行，无非一腔忠爱真诚所迫而出，故能遇敌不怯，临难不苟，如此岂稍有私意存乎其间。悠悠谬论，固不足与辩。尤难者，临死之时犹恭缮遗疏，致书随营诸人告别，从容就义，非公其孰能之！或谓公不御敌，其时尚可言和，京师不至糜烂。斯真吃语。当公抵都之日，津沽等处已相继失陷，敌人万难遽尔就款，使非公出御于河西务、张家湾之间，洋兵旦夕直入都门，恐两宫未及出狩，不免为徽、钦之续，其祸尤不堪言。传闻联军入京后，日兵尚西追，不及而返。后世知人论世，当有以识其微矣。”

### 汇述两宫蒙尘及亲友遭拳祸略情

津报载京西有巨镇曰贯市，为由京至北口孔道。皇太后、皇上仓卒出京，首站即驻该处。有曾在贯市避难者述，两宫到该镇时，即以回教礼拜寺为行宫。两宫至礼拜寺前下车，武行至正殿，上见当头悬有康熙朝之圣旨，两宫随急下拜，诸王贝勒又向万岁牌行礼。少时，太监传谕令有年纪明白事体者上来三四人回话。于是该寺之阿衡某甲并

李某等数人皆蒙召对。见两宫跪而不叩。太监促之叩头，太后曰：“回教教规我是知道的，除叩拜主宰之外，余则不叩，你不必强迫他们。”是时，寺内忙备茶饭，两宫御膳乃水熬小米粥，油炒腌白菜。用膳毕，又传见李某等问曰：“东光裕、西光裕两字号尚有否？”李奏曰：“有。”太后点首曰：“吾十三岁随吾先父往口北道任，路经此处，就是坐光裕的轿子。”上灯时，寺内之烧水夫在院内大喊曰：“娘娘们要是喝水呀，锅子有开水，千万别喝凉水呀！”李某等赶出喝阻。太后劝止曰：“他本是粗人，焉能如做官的排场，这倒是百姓的本来面目，不必怪他。”是时，传昌平州官已三次矣，终未来到。盖州官闻京城既失，遂携眷潜逃。太后大怒，叹曰：“食禄的官员反不如百姓有良心。”太后命李某等于明日预备大车数十辆，驼轿数乘。又云：“我们出宫时分文未带。今日在途间已派我们澜公爷往京西取盘川，但不知取得来否？汝等若有银子可借几百两。”李等唯唯。次日，两宫启銮，该处共凑得白银九百余两，大车二十余辆，骡马三四十匹。太后又要熟鸡蛋一百枚，以备路上食用。临行泣谓众人曰：“甲午中东之役，惟左宝贵效死疆场。今年王廷相又死于王事。不料你们回教中人倒出这两个好的。”少时，命太监取笔来，将接驾之姓名开写百余名。写毕，遂向众曰：“我们若到西安，就不论旨意不旨意，但写个信来叫你们，你们可千万去呀！”众人谢恩。太后同皇上缓步至殿阶下，四顾点头谓众曰：“以后但有大清的天下，必发内帑给你们重建此寺。”说毕，遂洒泪上轿。是时村内外跪送者约以数千计。李某等本系鑾局生业，于口外路径最熟，太后即命其为前导，并照料驼轿等事。众人又载黄土一大车，虑两宫到西安水土不服也。此为初出京，驻蹕贯市大略情形。

又余接戚谊方絮庵主政于光绪廿六年七月十八日寄书：崇文门自五月廿六日至今未开。东交民巷一带洋房被烧，所剩无几，民房亦渐被烧。自东单牌楼以南，皆被武卫军抢掠，孙中堂、曾侯爷、徐中堂住宅均被抢，兵胜于贼可恨。崇文门外一带尚安静。西华门外西什库大教堂，义和拳攻打未开，拳民被伤不少。京中各物昂贵，米价增涨，惟菜蔬甚便宜。许吏部、袁太常于初三日在菜市口正法，徐用仪、立山、联元于十七日在菜市口正法。洋兵现在杨村，李鉴帅在蔡村，

闻接胜仗。京中大铺户皆歇业，银钱紧迫异常，不知将来作何结局。

嗣黎庵又寄余侄象辉书即製卷之婿：都中七月廿日洋人进城，廿一日到海岱门一带各胡同住户并各铺搜掠物件，大有小号亦被搜掠，略有伤耗。愚于是早到店，沿街皆洋兵，即由边门进去。随后洋兵即来打门，将门开启，拥进五六人，用刀枪威吓，要银钱表物。愚至帐房，将柜打开，使其自找。我受刀背数下，总以无洋钱回复，彼亦无法，即去。店伙已于早间均出躲避。愚嘱本家八庆公将门关好，在店看守；愚即回寓，唤儿辈走避。午刻洋兵即进胡同，幸未入散寓。贾、赵两家均进数次，未伤人。郭家厨子被枪刺死，又纸行掌柜被枪打死。八月初一日后，洋兵分段管辖：东夹道归英国管，尚安静。西夹道归德国，每日早晚掳人作事，不静；每夜使人家门口点灯。英界则不然。东西牌楼以北归日本，颇安静；以南归俄国。启茂号被掠去银二百两之数，徐伯石在启茂取银五两进城，被洋人掠去。余处亦有洋人未到平安者。李中堂已到京，和议可成。此一大劫，都中伤人不少，皆为义和团所害。茶店被烧者卅余家，被抢者四十余家。东华门一带住户均抢尽。陆麟洲闻于七月初病故，未有讣闻，伊家已被匪抢。

又余婿沈钧儒抄示在天津督幕之王荣甲致其叔淇泉太史书：世事仓皇，烽烟横亘。津京沦陷，总督提镇相继阵亡。九庙震惊，乘舆出狩。人民涂炭，官吏遁逃，曾无一人死节。拳匪以神道煽乱，临敌令比户焚香，香店为之买空，真三十年未有之变局。忆传言“听于民，听于神”二句，知不学无术、刚愎自用之误人家国，罪难擢发数矣。兹将近事暨鄙人所亲历者杂列于左：

五月十七日，拳匪烧津城内教堂。十八夜，烧城外教堂及大胡同教民药店，延及左右前后邻居，其势汹汹。上自制台，下至府县，置之不问。拳匪虚诞之词，绅民深信不疑。见其装束与“长毛”无异，阴风惨惨，鬼气逼人，知实事乱民。欲逃避而轮船已阻，乃暂住西沽。

二十日闻裕帅裕帅即裕禄，时为直隶总督。抚定拳匪，已开库给发刀矛，将与各国开仗。荣一惊不小，即上说帖，大略谓：历览载籍，从古无倚乱民可以立国。据其夸张能避枪炮，最不难试。请传团头目齐集，用枪炮击之，真不能入，令充前敌，官军止能后继。然以一服八，何

异邹人敌楚，兵端一启，不易收拾。官军虽云后继，断不可轻用其锋，只可于要道严抗。以愚料之，拳民如果得手，国家可忧者甚大，不可不防其跋扈云云。裕帅置之不答。

二十二日，大沽炮台失守。洋人用我铁路，用铁包火车，两头皆装车头，载兵进攻，忽进忽退，伸缩自如，我军排枪轰击，不能伤其一人，而我军受伤者甚众。午未间险危万状。荣陪裕帅在签押房，武巡捕持令箭请令。裕帅云：“我此时毫无主见，他们爱怎样办就怎样办。”荣闻此言，知大事去矣。幸申刻中营一炮将前面火车头打翻，俄水师提督阵亡，于是洋兵望〔往〕唐沽退去。而紫竹林依然坚守，每至二更接仗，我练军及马玉昆武卫右军甚为出力，洋人死者不少。洋人云：“中国兵从未有如此力战。”畏马如虎。拳匪自廿二日被洋人轰死累累以后，惟蹶官军之后，虚张声势，日在街市横行，装做神道附身，押令官兵跪接，不听即杀。而裕帅犹蒙然不悟，司道如黄方伯不敢发一言；惟杨年伯尚敢进言，而不敢力争；幕中娄冯等亦无一词，惟陈仲彦进谏不从，遂至口角；廿二日午后挈家远避，从此与裕帅永诀矣。杨艺翁临敌广招勇丁，亦非知兵者。正招募时，荣甚忧之，向裕帅言：临敌招募，兵家所忌。而裕帅性鄙啬，以此项号为芦勇，系芦商捐饷，即置不问。后来津郡之陷，果是芦勇为洋人响导。有人目睹，凡芦勇所到之处，洋人随到。

廿四日，西沽武库失守，敝眷几危，幸黎明即走，仍回三太爷庙后旧寓。其时天津甚安，搬回人家不少也。物件遗失，眷属劳顿受病。荣得行之后，即谒裕帅，而伊尚不知总因惜钱不发侦探所致。荣言目睹我军器械窳败，耳闻勇怨营官久不发饷，如此局面不如暂和。好在廿二日英人在紫竹林曾扯白旗。裕仍不允。荣又言拳民之起，为教民逼成；教惟法国最多，如不得已，专与法人为难，请发照会各国，令各国官商财物暂移上海，所存空屋如有打坏，俟事竣应归何国赔偿，再行定夺。其时黄花农在坐，亦深以为然。而裕仍不以为然，且云不易分别，真呆伯也。荣疑其何以如此坚决，平日深畏洋人，前后如出两人，不料别有所恃；近日方知裕由司道升督抚已卅年，专用揣摩之法。自拳匪起，乃崇、刚持之甚坚，军机有密信，以义和团神通广大，

且各处布置已定，可以放手为之，深宫所以相信，阍人亦有习此者。祸患之状，由来久矣。武库克复，失去军械不少。又数日，东局、南局相继被占，子药炮弹更形支绌矣。

六月初四日，遣眷避至杨柳青，距津卅里，因闻初六日有大战之故。荣仍日进幕内帮公，每夜枪声不绝，不能安眠。初五日午后，敌炮直击督署，荣书房前院堕二弹，打死马两匹，头门受炮尤多，勇死五名，惨不忍睹。荣避裕帅签押房。

十日饭后，炮从东院下来，荣刚走至天井，而后院之墙两屋洞穿；及走至夹弄，连来二炮，均从头上飞过，危险万状，亦因此知不应死者，炮亦无能为力。自此起，每日午未之间，督署及城内各衙门无不受炮，或死人，或一无所害。绅士来请停战议和，裕帅一概拒绝。

十三日，李镇台大川阵亡，打仗最勇，惜哉！

十四日，聂军门士成身受六枪而亡，其勇不肯出力，因营官不发饷两月矣。聂公号令不从，故拚一死耳。

十七日巳刻，陈家沟发地雷二枚，卅里外屋瓦皆震，黑烟蔽天，血肉交飞，敌人无损，百姓死者甚多。皆奸细为之耳。

十八日黎明，津郡陷。裕帅于五点钟乘骑北走，荣在寓七点钟方知，挈一仆往西沽追去，已望尘弗及。乃搭轮至杨柳青，是处已纷纷逃窜，溃军拳匪虎视眈眈，遂挈家至胜芳镇，距津九十里。数日间，裕帅退守北仓，正欲往从，而北仓失守，又走杨村之信已传到。又数日，而裕帅殉节之信又至。

七月廿日，闻京师不守。荣度胜芳万不能居，乃与徐、陈、刘、宋诸君结伴至沧州暂住。

又陆凤石侍郎时任工侍，尚未入阁。致顾缉庭方伯书：弟眷口六月仓皇移住保定，幸而无恙。七月十七日，前三门紧闭，外城消息不通。廿一日，乘舆西狩，时未黎明，只有车六辆、马数匹耳，余俱步行。弟复壁藏身一昼夜，廿二巳刻，忽有外城馆中长班进平则门来云：门无守者，并可通车。遂即刻登车，呼吸之间午后洋人即把门，一物未带，只短衫裤两身，银数十两耳。出城一马被掠，转辗于流匪拳会之中。至晚抵黄村，宿一破店，逐节危险。八日始达保定，家人相见，悲喜交

集。在保晤荣相及崇文师，翼日而文师缢于行馆。荣相西行，告以衣资两罄，势不能西。保定十室九空，势难安居，乃稍稍借款，八月十一日挈眷而南。十八日到德州，适奉谕旨，内廷诸臣悉召赴行在，遂竭力张罗，定赴行在。

又顾康民侍郎寄其兄缉庭书：“上月廿一日京城不守，弟同蟾亭诸君步行避至昌平，暂住半月。月之初十日，随同庆邸回京，在舒春舫处借住。家眷在通，音信毫无，到京后始觅得护照，遣人往看，知通州居民死已过半，我家与李府幸承日本援救，搬至日本界内先在俄界，杀掠其惨，居民一空，每日由日本官发给米吃，得免于死，衣物抢掠一空。连李府共四十余人，仅住房屋三间，身上均只单衣，形容憔悴，无异羈囚。拟切托日本兵官护救来京，数日之间，当可办到。东单牌楼一带归俄管辖，现仍不靖。家眷到京，尚须借住他处，一俟海道能通，即送令南归，再作计议。惟是到京以后，衣食一无所有。此次由昌平回京途中又复被劫，仅保性命。现在天气已寒，大小八口，势成冻饿。京中亲友大半逃亡，存者亦自顾不暇无可挪移。务乞吾哥速备二百金，转商日本小田郎领事，汇交驻京统领柴君转交弟手”各等语。

此皆得诸亲友函述大略。至当时在京殉难者颇不乏人，旗员及妇女尤多，甚至阖门殉节，迭见邸抄奏报旌恤，不赘叙。

## 庚子纪事长札

赵 声 伯

**编者按：**此信写于庚子九月廿七日，叙述庚子夏秋之间，作者往返保定、北京两地时沿途见闻。其中叙述京畿一带变乱情形甚详。信后附有肖方骏等数人之说明及补充，亦可窥见义和团活动的情况。此信选自《中和》月刊二卷一期，1941年1月1日出版。

适庵烟台足下，前日忽奉惠札，知出险之后，于七月初旬安抵镇江，不觉欣慰至于雀跃不已。

五月十八日在敝馆别后，连日与芝公摒挡事件，探询消息，竟未得再至贵寓一谈。嗣奉手札，知已雇定车辆启行，方谓可以至津遵海而南，不料事变已亟，竟至冒险如此，至今思之，令人心悸。

京师自此日乱一日，数日内城内外遍地设坛。每日数次出队，搜杀教民，始毁教堂。凡洋货店照像馆之类，悉付一炬。至二十日（已刻至夜始息），匪徒焚烧屈臣氏西药房暨荣升照像馆，同时举火。是日西南风大作，大栅栏煤市桥、观音寺、珠宝市、廊房胡同等处并皆延烧，并及西河沿正阳门楼。于是前门外精华荟萃之区，悉成灰烬。匪等势焰益张，连日攻扑交民巷。虽少被洋兵击毙，而势不少减。当轴诸公如端、庄二邸，澜公、刚、启、徐、赵诸公，更推波助澜，鼓舞而倚重之，一若真可以立时尽灭白种者。

先是芝公本因扰攘已亟，欲将眷属送至上海。十九日，公闻事有转机，以炸子桥宅逼近匪墟，乃将家眷搬至敝馆暂避，不料忽遭二十日之警。是日都城迁徙出城者，车声络绎不绝；银钱钞票，登时不行，人心大震。又刚毅前于十一日奉命往涿州遣抚义和团众，适于是

日回京请安，而外国使馆又有照会，略有四条，内有索祸首代管外城地面诸条款。朝廷乃召见三品以上大臣议之。端、刚、徐诸人力主拳匪，徐众和之；枢臣惟王相、王贝勒、惟庆邸，大臣中惟立山及译署许、袁诸人，谓外衅不可轻开而已。徐则众口一词，或默无一语。徐桐维时又有剿除异类一疏，于是朝局大变，乱已成矣。

二十日晚间，即探得此信，乃与芝公彼此商议，以出京暂避为是，连夜雇定车辆，黎明启行，午后至通州登舟。（本系先日雇定）。原意本欲至天津将家眷送上海安顿，芝公与骏则偕仲宣家叔同在天津观变，尚不知津门先已肇乱也。通州一带，其时已被匪徒焚毁甚烈，沿河时见被杀浮尸顺流而下。及二十九日至河西务，则略闻前途有洋兵被匪徒兵勇围住开仗。次日午间至蔡村，警信愈甚，暂泊。嗣探报可至杨村，复行。及抵村下碇，探报皆谓不能前进。其时河中泊舟数百号，匪众持刀挨舟搜查，惟有家眷船只，尚不入舟而已。盖其时有胡芸楣侍郎家眷同行，匪徒欲得而甘心，故有此举。不知胡已得信掉舟而上，问道他往，幸不及难也。骏等既知津门万不能至，乃转舵而上，计无可之，返至河西务。探得由此至保府，路尚可行，乃舍舟登陆，沿途所见红巾持刀之徒，往来不绝。惟过焚烧之处，迂道数里，相避而行。

六月初三日，安抵保定省城。先于途间已闻有明旨宣战，至保觅得邸抄，始知塘沽炮台已被洋兵占据，津门官军果已与敌开战矣。保府先尚未有拳匪，即有亦尚畏官府，不敢明目张胆杀人放火。迨至宣战以后，明指匪为义民，始不可制。于是匪势一如京城，一日数惊，惟官府尚能将匪稍稍笼络。城内教堂。由官拆毁，未至放火，然杀人如故。其城外教堂洋人，则较京师焚杀尤酷。拳匪又逼官军会合攻杀教民聚集之各村庄，各城门皆由匪众把守。而京师警闻迭至，谣言数起，山西路已不通；山东拳匪势虽不张，然路劫时闻；惟河南一道，较为安静，芝公遂欲送眷往豫。其时京师避难各官眷，多至保府起道南行。车价百金一辆，尚不可得，只好暂住。然骏与芝公本意皆不过欲在近处观变，故未告假。而芝公更有试差一层可望，更不便告假。当时已微闻京官有过堂之举。当与芝公单车返京，偕领饷委员同行。

十七日自保府启行，二十一日至长新店，遇黄可霖，知天津已失，云銮舆即日西幸。进退维谷，暂住其地。发急足入城往探，知西幸之说已止不行。次日乃入城，而翰林院即于是日过堂，内阁六部亦次第举行，尚未误事，亦云幸矣。

回京之后，略闻五月二十一日之事。盖自二十日召见王公大臣后，连日复召见王公大臣六部九卿数次。然其时内计已决，无论无敢言者，即言亦徒取祸而已。二十三日，端邸至总署，约各国使臣会晤，各使皆以匪焰方炽，不欲前来。德使克林德不从，独乘舆而行，至途与武卫军兵相遇，兵众开枪，毙之舆中。二十四日适塘沽炮台被占，奏至。然奏中明叙炮台被占，却云击沉敌船两艘，又称黑夜看不分明，而谕旨即称为获胜。又以敌人无端肇衅，占我炮台，为衅自彼开，借为宣战题目，掩耳盗钟，殊不自觉。是日命许侍郎景澄传旨董福祥督兵围攻交民巷。禁城之侧，雷轰霆击，火弹横飞，遂成亘古以来未有之变。

是时城内外教堂，已焚毁净尽，唯西什库以逼近西苑，尚未遭焚。而教士率城厢教民，避居其中甚众，至是亦一律围攻。于是宫城左右，悉为战场。洋兵教民紧守使馆一带各要害街口，并分兵占据城上数段。每于夜间开仗，炮声彻旦不休。然其时拳匪已知不能闭枪炮火门，凡攻使馆多不上前，独董军围攻而已。其攻西什库则武卫军虎神营八旗兵丁远远开炮轰击。拳匪殊不耐战，缘所持军器不过刀矛。教民等所持皆快枪，又殊死战。所谓大师兄、二师兄者，日见有伤亡，故不敢争先竞进也。拳匪至是其技已穷，当轴者殊不悟，内外城门皆令之把守。端、澜等并带匪在紫禁城内各等处搜查奸细。宫城诸门匪等掉臂游行，出入无禁。武卫等军则分扎内外，日以抢掠为事，大如孙寿州、曾袭侯皆被劫掠一空，其余官民之家不可悉数。然多在内城东边一带，城外西南一隅较为安静。嗣经明旨捕拿数人正法，稍稍敛迹。

二十八日验看月官，改在吏部行事，堂官只陈桂生侍郎一人到署。事毕出署，在棋盘街遇甘军指为奸细，先枪毙其顶马一人，将侍郎自车抓出，欲行杀害，为拳匪力救得免。是日开仗正急，月官被枪

炮者死二人，伤数人。此后各衙门、兵部则甘军驻扎，礼部则拳匪驻扎，刑部则拳匪把守监狱，户部则拳匪保护银库，翰林院则被攻毁为平地。东一带衙门皆将堂司各印存于内阁，办公则假禁城内朝房等处。百官入朝进署，悉进西长安门，炮弹临及宫城内外，有中书顾君在午门前被弹打入腿部。一切公事非题奏要件，皆停阁不办矣。

拳匪既不敢攻打使馆，则以搜查奸细捕杀教民为名，于官员则指黄学士思永为二毛子，捉拿入狱。又指立尚书山为接济西什库教堂，逼勒上坛升表，称其形色仓黄，又称乱神降笔，指为奉教，亦交刑部，将其宅焚劫一空。最酷者则将副都统庆恒全家戕害。（又阿克达春及京营参将王燮被戕。）于民间则指称教民，勒令捐助银米，不遂即焚杀从事。又其后则有乡间捉拿多人，指为白莲教，解交庄邸，不问情罪，绑赴市曹正法。凡三次共杀一百余人。至是众皆知其乱无底止，而当局者执迷不省如故。更有贪利无耻希荣干进者流，日至端、庄二邸，呈递条陈，径或上封事，大抵皆以推尊神拳、歼除洋人为辞。其最骇人听闻者则蒋式芬一奏，请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三佞臣头，为通夷者戒云云。其最可笑者，则毓贤六百里加紧一奏，请将玉泉山昆明湖水用法升高，灌入西什库教堂，以毙洋人之类。其最无耻者则刘家模设坛，自为大师兄之类。凡此之徒，直至洋兵入城，鸟飞兽散，鸣吠始已。真可叹也！

自五月二十四日攻打使馆，炮声每夜不绝，然所伤甚微。其附近民房，则攻毁殆尽。董军死者数千，洋兵死伤殊少。而各公使皆无恙。会刘、张诸督抚联名电奏拳匪宜剿，外衅不可开，语极剴切。于是有遣送教士，保护商务之谕。而同时并发书与英、美、俄、日，其词极哀。然其时政令不一，交民巷并未停攻。六月八日，九门昼闭，穷日夜之力，诸军更番并进，巨炮如连珠不绝。自是董军锐气亦尽，然终未解围，亦不令他军助攻。十八日天津失守，朝端大震，圣驾拟即日西幸。嗣因马玉昆在北仓获一胜仗，幸得扎驻，荣相又极力谏阻，遂止。此后交民巷攻击稍缓，西什库则如故。启尚书秀保荐五台山僧道法精深，可胜攻打西什库之任，于是远道迎至，端王、澜公皆郊迎跪拜；至邸试有小验，遂惊以为神。该僧索端邸坐骑，横刀立

马，为关壮缪之形状而往。其时拳匪久惮西什库教民枪炮，每逢助攻，呐喊作势而已。至此尽以为得有仙师之助，猛力向前。教堂中殊诧异之，疑果神，始放一排枪，轰毙二十余人；该僧怒焉而进，再一排枪，人马俱毙。刚相亦尝亲自督攻，红帕蒙首，亦作拳匪装束，立马阵后，陡闻炮声，几至坠马，为众扶掖而归。大凡诸人丑态多类此。

二十三、四【日】以万寿节，进攻稍缓。然城中炮声，仍时时有之。先此数日，董军获一交民巷中购物教民，送至荣相处。荣相讯问使馆中形状，释之令归，借通情意。得报遣一译署章京往候各使臣，皆谓贵国所谓保护使人乃如此。荣相奏其情形，意借此转圜。于是以上命馈送西瓜、肉、蔬等件。交民巷自此无战事。万寿节后，芝公仍回保府照料眷属。骏以尚未过堂，遂留京师，寓芝公宅中。

七月初三日，忽将侍郎许景澄、太常卿袁昶弃市。至其罪状，则通敌。次日始有明发谕旨，然心存离间等语，殊不见有可死之罪也。惟闻当宣战日，命许传旨攻打交民巷，上揽其褂不令行，许泣下，上亦泣，其死机肇于此。袁尝于总署座中言，此次召衅，非干大臣之过，皆王贝勒之过也，袁盖以言语取杀身之祸也。李秉衡于初一日到京请安，即召见，垂询机宜，李始颇以拳匪为不然。及袁、许见杀，顿易其词，谓团民宜分别真伪。于是命帮办武卫军务节制前敌诸军。十一日，李遂至通州，督张春发、陈泽霖诸军前进。张、陈两军皆甫经成军，并未操练，而陈尤不知兵。张至蔡村一战而败，陈则不战而溃。其时洋兵分军越北仓而进，未几北仓亦不守，裕帅自尽于马上。宋、马诸军皆退守保定，洋兵长驱而进。至十三日，始授合肥为全权大臣，然无“便宜行事”字样。合肥电辞。十七日始有“便宜行事”之命，然无及矣。

十六日仓猝闻前敌败信至。闻圣驾于次日黎明启銮，惟西幸陕南，幸豫尚未定。败兵满城中，登时大乱。乱兵纷纷劫掠车马，京官车马一时俱空。骏在旭庵处闻信，乃寻艾公商议行止，自此日即留艾老寓所。次日黎明，闻车驾已发，随扈军机章京有先至前途以待者。是日内外城门皆闭，音信不通。至午后喧传徐侍郎承煜启宣武门出斩尚书

徐用仪、立山、阎学联元三人于市，其罪亦不分明。闻五月间召见诸王大臣等时，立山坚称兵饷甚绌，不可开衅；又云民心神道不可凭等语。联元有宜分别办理之奏，其时即有宝石顶立御座侧者，叱云联元可杀。至是遂悉杀之。于是总署汉堂官惟吴廷燾先奉差出京，侥幸得免。徐悉被祸矣！直至十八日始，乘舆实尚未行。九门犹昼闭，外城惟彰义门启门放出入。是日闻李鉴帅在通州自尽，敌氛已逼都城矣。

骏于十九日回炸子桥寓所，黄昏时雷雨大作，陡闻东北一带炮声陡起，如联珠开发，大炮震惊之声，与雷声相乱，屋瓦窗扉皆动摇，夜分稍疏。至晓复起，辨其声似在东南，心知不好，适于是日入直，往叩宣武门不得入，乃不回寓，径至艾公处。至午间闻炮声愈急，有一童子自西而东，大声呼唤云：洋兵已至天桥。拳匪追至菜市口杀之。日晡时接续大炮二十余声，如天崩地裂，盖洋兵已〔沿〕沙锅、永定两门而入，分扑正阳崇文两门。未陷，日已暮，据天坛、先农坛扎营。时传者皆谓系马安良自甘肃带来回兵，盖徒见印度兵缠头，有类甘肃边外缠回装束，盖人人皆存侥幸之心，以自相愚惑，故皆信以为实。

二十日黎明，力攻正阳门，破扉而入。直攻大清门，以至午门，诸门洞启。有礼部司员会銜自部被乱兵逐出，径入内至景运门，见军机大臣方入直，始告知其状，乃【相】顾失色，群奔后门，则慈宁与上已出宫登车。慈宁携大阿哥坐一车，庆邸跨辇（庆王行至怀来，奉命回京），后妃同一车，微服出城，衣装皆不及携带。是日行七十里至贯市。刚、王、赵三军机及诸王贝勒数人、庶寮皆不及随行也。洋兵既入内城，诸军齐奔后门，敌追至肆力袭击，兵勇拳匪死者数万，尸与甬道相平。神武门大街店铺居民房屋尽为平地，无辜被难者不计其数。二十二日宣武门始破。闻先于十八日，日本兵用宋军旗帜号衣呼齐化门而入，入即登城立帜，而城内外晏然不知，殊可怪也。

洋兵入城以后，即分兵划分地界，派兵入人家搜查军器，翻箱倒篋，遇银钱、时辰表及贵重之物皆攫之而去。德兵后至，所分地界骚扰殊甚，有搬取一空者，又捉人充当苦工，不分官民，一律捉拿，稍不

如意，鞭撻流血。其在德界内者，多移至美界。美界内则自中秋后，即不入人家，市肆渐渐开张，居民避出者，稍稍归城，近来不觉其有兵象矣。城内则日本界内最为安谧。此次共八国之兵，其分地界尚未能清晰。惟外城自永定门以北至西珠市口抵彰义门皆归美界；崇文门以西，沙锅门骡马市大街以北均归德界；城内东西四牌楼以北均归日本。其俄国所占地界，俄兵撤退，皆德人所占。英国则自东珠市口南至永定【门】东至沙锅【门】东南一隅；城内尚有一段，不能悉知也。骏寄居艾老处，在达子营，地属美界，幸未遭荼毒。同乡中回南者，仅聂揖臣、毛实君。徐则临时避出者，除行踪稍远者，徐悉回京，均住于美界内。大概近京官宅子迁徙纷纷，济急会中拟查明登报。江西单已送去，将来可取阅也。

至和议一节，李相于闰月十八日到京，已数与各国公使会晤，然国数太多，众议不一，至今尚无头绪。徐国尚可，惟德国本系挟忿而来，君相又皆喜事，殊不易说话。合肥宗旨阴约俄国为外援，故此次俄兵先退，闻东三省所占地方，均已让出。英、美、日则皆归重商务，皆有联和之意。然众人之事，一人梗阻，即有窒碍，殊不易易也。

京师市面情形自烧炉房后，地方大坏。又洋兵入城，匪徒乘机抢劫，店铺一空。城内外典当二百余家，只存三家未动。米价至每包九两，他物称是。城内所遭更甚。拳匪所毁，官军所击，洋兵所焚，遍地瓦砾，不堪入目，其地则不能悉数。王府惟庆、睿、恭三邸未动，端王府被焚，徐府及大第宅多被占据。惟大内归日本保护，丝毫未遭毁坏。各衙门惟户部被焚，余皆占据。其文书案卷悉于东长安门内付之一炬，日日焚烧，至今尚未已也。其外州县则良乡、通州被祸最惨。

保定省城各国皆无意占据，德人执意前往，英、美、日等国乃牵率同行。庆邸命司道各官以礼迎迓，初到尚未大扰，后有教民控告藩司廷雍酷虐教士等情，乃取而杀之，并及武员一人。闻尚有向太原进兵之意，难未已也。

外国前索首祸甚急，其人名则不能悉，其所注意者端、庄二王，刚、赵两枢臣，毓贤、董福祥等。前虽有旨，端、庄等分别处置，然于

遭甚轻，殊不能满意。庆王、李相覆奏后，尚未闻后命如何。车驾则闰八月初八日自太原启銮前往长安，百官赴行在者寥寥。惟乱时避在外者闻信奔赴，此刻大约已略集矣。前数日已放各省学差，芝公得贵州，余多系在行在，想外间已知之矣，不叙述也。

骏自保定回京时，仅携夏衣数件，衣箱皆存同乡毛葆卿（实君胞叔）处，今已不堪设想矣。在京之物，惟书籍未动，余物所失亦多。现在陈润翁在沪办济急救急等会，京官回南者，同乡中不过四五人，骏则以艰险备尝，不欲舍之而去。至赴行在一层，则难处甚多，亦不愿也，只好在京住守，以待和议之成而已。至用度一节，承陈润老接济数十金，同乡中公款，刘、张、袁三督抚公款，皆得分润少许支持，今年尚觉可以无虑。芝公前自京回保定，即于七月十一日送眷属至汴梁，而身自回京。半道得京中消息，亦即南辕赴汴，随即赴行在。仲宣家叔在津遭乱后，久不得其消息，今始闻其于六月十三日始出险登轮至沪，闻其艰险百倍于在京者，然亦幸矣！

京师自乱后音信不通，今赖有济急会南来之便，得以附信，故详细叙述，以备登览。鹤来处竟不能再书，此信到后，务恳阅过，即送一观，如能自行一次更好。缘内中情形，恐未至京者不能悉解，能为一烦详述解说更好。尊事时刻在意。子彬住居德界，不知已迁避否？一俟平静，当往与之晤谈，即再飞告，断不敢延误，千祈放心。余不缕，此请升安并颂潭福百益。弟骏顿首。九月二十七日。

中国自有清末叶，始而甲午辽东之败，继而庚子城下之盟，一蹶遂不可复振。推原其故，庚子拳乱由于戊戌变政之操切，戊戌变政由于甲午战败之激成，其积弱之源实肇端于甲午之役。

甲午一役，不计实害，徒务虚名，不能战而言战，胥在廷谋之失算。任起咎者，不在临敌之将帅，而在秉政之枢臣。当时政府主战最力者为翁常熟。翁之主战，非有愤于强邻之逼，思以战谋自存也；徒以乃兄抚皖，发逆时因失守城池，皖人攻之，致获重谴。遂因此视皖人为仇，而于合肥相国为尤甚。甲午事起，翁深知海军必不可恃，战则必败，败则可借此以倾合肥，故置国事之利害不问，力主战局以修夙

怨。夫谋人家国，不度德量力，出以审慎，而但恃血气以致僨事者，尚难逃于清议。而况明知丧师辱国，而仍借此以阴售其报复之计者乎，陷中国于万劫不复，翁实为第一罪人。甲午以后此其故夫人而知之。

然人第知持战之柄者为翁，而不知为翁主谋者更为南通之张季直也。据予所闻，张曾佐淮军统领吴长庆戎幕，吴故后存有余帑十余万两，张欲报销朋分，格于吴夫人不果行，吴部各将领以吴夫人尚明大义，顾张乃吴夫人之不若，遂群薄其为人，更无礼而聘者。张以不齿于各将领，乃视淮军如仇，每思乘隙报之。适翁以修怨合肥主战，张恃为翁所重，又为其同乡，乃迎合常熟力为主谋，助其成以泄其愤。衡以春秋诛心之律，其罪厥与常熟维均。顾内容秘密，故为清议所不及。

顷读越千友生示绳伯先生长札，详述拳匪时事，不禁感触及之。因思翁与张一时之诛殛虽免，千秋之舆论宜彰，我辈论世衡人，义不当忽，因附记札后。愿读此札者，知中国今日之不可收拾。翁张不能逃其罪，勿徒太息痛恨端、庄、刚、赵诸人也。 志青

庚子之乱，为清代亡国之最大原因，与戊戌变政，实有因果关系。拳匪发难，立时扑灭，固甚易易。乃西后以戊戌变政，深嫉德宗，主张废立，外人啧啧有烦言。张文襄、刘忠诚亦以关系各国视听，联电力阻废立，事未能实现。西后益迁怒外人，苦无力抵抗，适漪、刚等以拳匪神术能御枪炮进，西后乃利用之，酿成奇祸。赔款之巨，空前绝后，因以大失人心。辛亥一役，不崇朝而土崩瓦解。清祚之斩，非无故也。近阅越千君所藏绳伯先生手札，述北京当年情形甚详。故国沧桑，不无离黍之感。追原祸始，西后之罪岂能末减？聊志数语，以供异日史乘之资料焉！甲戌仲秋铁岭高友唐识。

庚子之役，为自有国家以来未有之奇变，余在京目睹其事。时余正充正蓝旗官学汉教习，地址在东城新开路，学中即为拳匪盘据。一举一动，皆得其真。攻东交民巷时，每早学院中皆落无数子弹，非用

棉被遮窗，不能睡觉。而每日夜拳匪搜杀二毛子，均在院内，臭气熏人，其苦可知矣！

当日曾有日记，录事颇详，惜于役湘中，此稿堕入洞庭湖水内，后亦记忆不全，遂不复录。及观各种记载之书，于拳匪如何发端，多未考明，不知实为长、胡、白、黄四仙家捣乱也。长者蛇也，胡者狐也，白者刺猬也，黄者黄鼠狼也。四者北人皆呼之为仙，奉之为神。因京津修铁路四家巢穴多被捣毁，香火因之亦废，呼吁无门，乃上告天廷，遂成此乱。己亥之冬，有深州王姓者与胡三太爷有缘。胡三太爷者乃狐之长，曾受敕封，在宫中管理一切文卷者也。胡为王言之。王知事之非虚，故屡向同学教习毕君石卿及余谈此事，谓明年有大乱，如得京朝官将以上情形据实入奏，有旨复其香火，便可无事。光天化日之下，孰敢明言取祸，不料竟作此狡狴也。当初起之时，朝廷未必以为然，及遣刚毅等赴涿州查看回奏，孝钦渐有活动之意，然尚未敢深信。嗣由庄王请旨令大师兄上法入宫演习，孝钦亲自命枪不中，然后深信不疑。自时厥后，出入宫闱，无论何处，皆许自由活动，为所欲为，不可收拾矣！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者，洵不诬也。

余观声伯同年此札，叙述极为详明，皆余所亲见亲闻，无一字虚假，但所得不过十之四五。当日之情状，有令人可惊可笑而笔不能弹述者，尚不知凡几，余姑补充一二，以上所述无论矣。即以团匪之名称论，上有“王团”、“公主团”之别，下有“兔团”、“龟团”之异。“王团”又分“龙团”、“虎团”。端王之团名“龙团”，首帕皆红中间黄。庄王之团名“虎团”，首帕皆红中间紫。公主府之团名“仙团”，首帕则红中间蓝。至于“兔团”，则一色白。“龟团”则一色黑。以此为标帖，招摇过市，举国若狂。盖拳匪别无符号，帕首腰刀，胸前贴太上老祖之灵一小条而已。故各团必以他色之衣为别也。其人则老幼大小男妇皆有，老者六七十，幼者仅七八龄。居然一跃而神，令人百思不得其故。此非妖孽而何？越千先生属余跋尾，余乃叙述人所不知而真于国家气数有关者，拉杂书此，以俟异史氏之采择焉。时乙亥立冬日，三台萧方骏螯公记于旧京西兵马司息园，距庚子已三十六年矣！抚今追昔，为之黯然。

庚子拳变，东南以互保而免波及，予时里居，于出都避难者得闻梗概。老友陈璞完归自天津，特于津状觐缕。一日有黄莲圣母乘八人轿至督署，督为升炮启仪门迎入，肃之上座，而自拜跪于下。圣母安坐不动，略伸一手曰：“起，免礼。”所谓圣母者，侯家后土妓也。王少沂闻而歔歔。其他奇形诡状，璞完云有记载。今璞完已为古人，遗墨星散，倘与此札并存，一详于京，一详与津，皆有裨旧闻也。志青推本乱原，归咎翁张，为诛心之论。嗟夫，自古殃民误国者，孰非起于一念之私，可胜叹哉。龙友同年所记，悉其当时目睹，妖由人兴，信夫。越千先生出示此卷，为志获观之岁月云。丙子立秋后二日铜山张伯英挥汗书。

违言母子能招乱，互保东南亦虑孤。新旧人材无一可，杜鹃血泪襟模糊。题奉越千学兄正之，雪桥杨钟羲。

千言书寄谁为写，满纸凄风苦雨声。我亦当年居大学，危辞触忌遂南行。（札字纤秀疑出女子手写，正误处似声伯笔也。庚子之乱，余读书京师大学堂，季考以义和团剿抚议命题，切言乱民害国应亟剿，榜发列前茅。同学旗人某以语团将不利于余，得讯遂南归。）被难师门痛许刘，丹心碧血各千秋。冷摊收得三忠札，雪夜间看涕泗流。去冬获许、袁、联三公手札，装池成册，洒泪跋之。越千仁兄属题，赋此志慨。丁丑初夏退如周肇祥。

南丰赵声伯书札所记庚子拳乱事甚悉，南省所流行之《拳匪纪事》、《拳匪纪略》诸书莫能及之。惟于宫闱王公笃信之故，未为掀露。而五月初一日拆火车铁轨；初三日戕杀日本使馆书记官杉山彬；两宫西幸，先推堕珍妃于井，诸大端未为记录。则闻见偶有所弗及也。中庸有云：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世人目拳匪为妖孽。夫拳匪特愚民与教民相仇，政府不能亭平，始铤而走险耳！岂足以言妖孽。彼王公贝勒宰执卿贰，横刀跳踯，杀人如麻，政教法令前朝要信，一皆抛弃。

卒至欧美各国，哀兵捆挈，喋血京师，其为妖孽果何如也。辛丑以后至宣统辛亥十年中，亦如人弥留之际，口冷舌寒，支体如冰，其实亡已久矣！邦人君子，其毋再为妖孽哉。戊寅九秋冯恕。

今日沧桑，昔年梦幻，一齐赶到毫端。慨虫沙浩劫，欲避也应难。听天上雷车四走，中原鼎覆，何地偷安。似吞声杜陵野老泣遍江干。旧京痛史，读长笺无限辛酸。看袄火藏箒，胡尘罟网，去住同艰。剩有琼阴危塔，风铃语凄诉凋残。更卢沟斜月，桥边夜半啼鹃。越千贤弟以卷子属题，久置案头，未之报命，今则困居陋巷，闻见益非，填扬州慢一阙，可以见近日心情百无聊赖也。己卯长夏七十三叟武昌彭一亩甫稿。

拳匪初起，弗待智者而知其漫诞。然载漪、徐桐辈欲借之以遂其废立之谋，用酿巨变，自此无敢谈攘外者矣。越千以赵声伯舍人在拳乱后困城中致友人书稿，属为跋题。同题诸君皆年辈甚高，当时闻见所及，言之能裨掌故。予生也晚，当拳乱才周晬耳！旧闻轶事，予何知焉！因睹志青所论蔽罪常熟，不知训注妄贪天功非关牛李之党，爰亦推究本末，题小诗于卷中，越千勿哂其空言也。十万横磨气愤兴，谁知奥处有依凭，已闻飞虎戕唐庆，坐遣鸣驲误竟陵。定策当年人共愤，吹齏异日事犹惩，子崧一录遗闻在，莫向熙丰论党朋。昌泗

## 平等阁笔记(选录)

狄葆贤

**编者按：**本书四册四卷，上海有正书局铅印线装本，出版年月不详，1922年完稿。据书中记载，作者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到北京，鉴赏孙毓汶等京官收藏的古代书画。庚子(1900年)义和团运动时南下，是年冬由日本返国，游关东关外诸地回北京。是书一卷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的抢掠、肆虐情形。

庚子冬间，余由日本至朝鲜，凌冒冰雪，跋履辽沈，间关至京师，凡可悲之境，可愤之事，可悯之人，接于耳目，触于心者，一一随笔记录，以备遗忘。丁未春时，报馆被灾，此稿已成灰烬。今依前例，续行记存，虽短书野乘，无当闾悒。然风会升降，时局变迁，有可睹焉。

庚子之役，京师千百年积聚尽为外人所得，大内为日兵所守，其中列代重器，尚得无恙。其小件易携之物，各国人之入内游览者，往往窃之出，计所失过半矣。三海子为各国分据。北海子仙人掌下之北圆廊一带，为法兵据守；其东北各处，则为英据。中海子玉蝀桥西南一带，如紫光阁等处，皆为德据。仪鸾殿为日据。三海物荡然无存矣。惟仪鸾殿中重器则均尚在。辛丑夏六月，某帅请于日人，借此殿避暑，日人难于却之，其月即被焚。当时杀华人之为仆役者多人，谓其盗物纵火。据日人告余云：“其中重物早为人移去，移物者纵火灭迹”。然则被杀之华人，可谓冤矣。

两宫西巡后，南城各处歌舞太平如故也。余曾有即事六绝，末一首云“太平歌舞寻常事，到处风飏五色旗。家国兴亡谁管得，满城争

说叫天儿”。盖纪实也。向例妇女不得入戏园观剧。未回銮前，所有大家宅眷咸趁此时会争赴剧场，粉黛盈盈，座为之满。待薄暮归车，辄为洋兵所鬻，受辱者不可以数计。闻有一妇，道出某处，为守门德国兵所止，驱之下车。妇既下，忽一德兵遽牵其腕而调之。妇大怒，以手举车凳击德兵。德兵受伤却退，妇乃乘间登车急扬鞭驰去。

又某国武员招妓侍酒，悦一姬，使译者传语，欲留侍一宵，不吝缠头资。姬曰：“吾虽为妓，决不肯失身于外人”。译者以告，武员怒曰：“不从者死”。乃拔刀置案上。妓愤然夺刀于手曰：“今日必死一人”。武员惧而遣之，且曰：“吾见支那官吏多矣，不意乃有此妓。”

又西华门外某氏妇者颇有姿色，俄兵闯入欲恣行强暴，妇不可，乃以绳缚其手足，遂被辱。兵去，妇语家人曰：“吾必雪此仇而后死。”家人惧更益祸，力阻之。妇不听，亲赴俄统将处呼冤。统将曰：“必非吾营中人，特尔误认耳。”妇愤甚，以头触柱，血迸流如注。统将大感动，乃曰：“吾悉召营中诸兵来，尔可自认之。”一时许，俄兵咸集，乃以佩刀授妇曰：“果有其人者，任尔自杀之”。妇接刀四顾，疾趋至一兵前，挥刃断其首。乃回顾语统将曰：“谢君厚意，吾目瞑矣。”即自刎死。闻此妇平时柔弱如不胜衣，不意一旦遇难愤气云涌，若负大勇者，亦可谓巾帼中之奇女子矣。惜言此事者不肯道其氏族，实则若此妇者，且可为吾国光，又何庸讳焉。

哀莫大于心死，痛莫甚于亡耻。夫城郭堕，社稷墟，父老为牛马，妻孥作婢妾，此痛何如也。然迫于时势之不获己，颀颜求活，君子亦姑谅之。若联军入都之时，顺民旗帜徧悬门巷，箪食壶浆跪迎道左者，不胜指屈（其时朝贵衣冠，鼓乐燃爆竹，具羊酒，以迎师者綦众，今悉讳其名）。犹得曰：“为保护资产身家计，无可奈何而出此下策，并非真心之爱戴他人也。”迨内城、外城各地为十一国分划驻守后，不数月间，凡十一国之公使馆，十一国之警察署，十一国之安民公所，其中金碧辉煌，皆吾民所贡献之万民匾、联衣伞，歌功颂德之词，洋洋盈耳。若真出于至诚者，直令人睹之，且愤且愧，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又顺治门外一带为德军驻守地，其界内新设各店牌号，大都

上大夫为之命名，有曰“德兴”，有曰“德盛”，有曰“德昌”，有曰“德永”，有曰“德丰厚”、“德长胜”等。甚至不相联属之字，而亦强以德字冠其首。种种媚外之名词，指不胜屈。而英、美、日、义诸界亦莫不皆然。彼外人詎能解此华文为歌颂之义，而丧心亡耻一至于斯。故余仿古谣谚撰都门即事绝句，有“匾联辉耀张金屋，衣伞踟蹰映彩旗，处处壶浆低首拜，原来十国尽王师。排外原非历史耻，劳师毋乃国民羞，郎君热血依清泪，枉作无情江水流。”即指此也。

颐和园内各处皆一空如洗，佛香阁下排云殿内，什锦橱数十座高接栋宇，均存空格，可想见当时其中陈列之品，盖不知凡几。各国游客皆争取一二物，谓留为纪念品。遂至壁间所糊之字画，窗间雕刻之花板，亦瓜剖豆解矣。惟余后常临幸之一院，为某国统兵者所居，游人不得入内，其中陈设，尚留存未携去也。前明所遗之重器宝物，本全储大内，高宗时常幸三海，乃择所喜之各物，移列三海各处，凡本朝所收聚之物，大都在是，其中美术、书画、碑册、金石不可以数计。颐和园中，则碧犀、宝石、翡翠、珠宝等件居多。近数十年，各督抚臣工搜剔民间宝物，悉入此中矣。嗟呼！圆明之劫，继以颐和，是何异敛全国之精粹，聚而歼之，较之杀人盈野者，其惨益剧，其痛弥永矣。

紫光阁内，书籍狼藉遍地，壁间尚张挂左文襄平回，李文忠平捻等图，至楼上之列代功臣像，则不知尚存否？因梯已毁，无从登视也。

瀛台在南海子东南角，池水环绕，堤边有大柳数株，有平桥可通。时驻守之某国兵方撤移他所，偕日友得入内拜观。正屋两进有楼，四面廊房围抱，满地皆西兵残毁之迹，欲认德宗燕寝之屋，无从知之。惟见纸壁间有“万念俱寂，惟闻鸟声”八字。此时西兵移出未久，想非游人所书也。

大刀王五者镖客也，素以义侠称，谭浏阳重其人，与订交焉。庚子拳匪肇乱，京官眷属藉其保护出京者数百家。及事亟，五终日皇皇，奔走于所识士大夫间，谋所以匡救大局之策。时人心忧虞，迄无应者。迨联军入京，五见西兵之无礼日甚，辄与其徒数十人，日以

杀此辈为事。十一月某日，有石某之宅为西兵围困，五经其地，愤与之斗，手杀数十人，继以中弹过多，遂被执。西人以为义和团之余党也，枪杀之，弃其尸，而不知其为五也。时刘铁云设平巢局于东华门外，附设一瘞埋局，专掩埋无主尸骸，以沉愚溪主其事。明年正月，乃收五尸葬之。且树碣志其地，今无人知其处矣。愚溪尝语人曰：“五死累月，天寒尸未腐，嚼齿怒视，目光炯炯如生，犹可想见当时愤斗之状”云。

义和团中女子名曰红灯照，亦有能娴技击术，故尔倾动一时。有翠云娘者，不知其姓氏，山左产，年十七八，风貌殊可人，双趺纤小，而腾跃上下可丈许。幼业卖解，随父流转江湖，行踪几遍南北，意气骄甚，谓所见男子无可当意者，自矢终身不嫁人。曾至上海奏技，其父为人所诬陷，被拘入捕房，女随往有所剖白，而捕房例严，禁华人不许有所陈，遂被囚，不胜其苦，罚缓乃得释。女愤然曰：“吾国官吏，往往冤诬人，吾每窃窃不能平，然尚容人辩诉也，不意西人乃若此。”自此遂有仇外之意，无何。义和团起，女喜劝父往投之，得隶某大师兄麾下，甚见信任，位次颇崇，锡以翠云娘名号，书之旗帜，所至恒揭以行。女自是装束顿易，周身绫锦，衣履一碧，面貌益艳丽，见者辄疑洛水神姝。女日见团中无纪律，行事有类盗贼，颇忧之。然大势所趋，独力亦莫能挽救。寻联军长驱入京师，团众逃无踪。女愤甚，激励其部下，人人咸愿效死，遂与某国兵巷战竟日，西兵死伤者颇多，女部下人亦伤亡略尽，乃耸身登屋逸去。后团中领袖大半为西兵响导，或为仆役，且藉西兵之势，劫夺戕杀，无恶不为。女慨然曰：“吾误与此辈共事，事胡能成。然此耻不可不一瀦也。”乃密约会饮于某处。众素倾慕女，是日到者綦多，女遂宣言曰：“吾向谓若辈人也，不意乃狗彘之不若。今君出国亡，皆若辈之罪。吾谨以若辈谢天下。”划然出长剑骈戮之，遂去不知所终。

## 骨董琐记(选录)

邓之诚

**编者按：**邓之诚(1887——1956)，字文如，江苏南京人。历史学家，久任北京各大学教授。他从前人别集及笔记中搜罗有关考释古物、记述史事材料辑成《骨董琐记》、《骨董续记》、《骨董三记》，1955年合为《骨董琐记全编》，由三联书店出版。今选录帝国主义破坏我国文物一条。

### 庚子所失法物图书

近人《簪笄丛记》载庚子所失官庙法物、馆阁图书。据鹿传霖摺奏：翰林院失去《永乐大典》六百另七本，其他经史载籍四万六千余本。又据内务府摺奏：宫内失去秘籍《长白龙兴记念》四册，《历圣图像》四轴，《历圣翰墨真迹》三十一册，《玉牒》草稿七十六册，《穆宗实录》七十四册，今上起居注四十五册，今上御翰八册，慈禧太后御笔今上御容一帧，《丙夜乙览》一百三十五册，满洲碑碣六册，历朝帝王后妃图像百十二轴。又《宁寿鉴古》十八册，《皇华一览》四册，《发逆歼灭实录》四十八册。古籍若宋板《后汉书》，《六一居士大全集》，宋方宾《皇宋会编》，宋皇伦《尚书精义》，宋郑景炎《周礼开方图说》，宋张昭远《后唐列传》，宋邓洵武《神宗正史》，辽刘仲《边事丛载》，元仇远《唐百家诗选》，元彭孙元《名臣小史》，元金似孙《诸政典制》，明太祖御书御制诗四百十篇，明武宗《二十一史小詠》，庄烈帝钦定《逆案全稿》，明谢丰《龙潜纪事》，明胡应麟《古隐书》，明魏校《边防图览》，明吴应箕《十七朝圣藻集》，明许重熙《皇明大事年表》，明李盘《蹶张新法》，皆人间未见之本。又据内务府奏失去宝物清单都二千余件，内有碧玉弹二十颗，四库藏书四万七千五百零六本，金时辰钟二具，李廷珪墨一

合，《穆宗日录》七十四本，今上手书《毛诗》三十六卷，琬琰大屏四扇，玉马一匹，《发逆玺印》一本，《列圣图像》四轴，真墨晶珠一串，发逆林凤翔、洪宣娇牙齿一合。按清单《穆宗日录》当即实录，今上手书《毛诗》当即今上御翰，列圣图像当即《历圣图像》，皆已见摺奏。又历朝帝王后妃图像当即《南薰殿画像》，今尚存，此或指失去者言。考乾隆十四年重装帝后图像，自内库移贮南薰殿，计太昊伏羲氏而下为轴六十八，为册七，为卷三；又《先圣先贤图册》五。

邓之诚：《骨董琐记》，卷4，第11页。1926年排印本。

## 汪穰卿笔记(选录)

汪 康 年

**编者按：**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人。光绪二十年进士。先在上海主持《时务报》及《中西日报》。光绪三十年入京，官内阁中书，又先后创办《京报》、《刍言报》。本书为其杂记见闻之作，1926年印行。今选录有关京郊义和团一则。

都城西山之翠微山有八寺焉，中惟焰光寺与灵光寺已鞠为茂草。今灵光已修复，改为重兴寺。或告余庚子联军既入，有拳匪徐孽匿翠微，居焰光者居多，灵光次之。拳匪无所得食，则以近村富人韩姓至，勒出万金。韩请减不许，竟杀之。韩之妻子拟控诸所司，知不可恃。或曰：“径入城控诸洋人较佳。”则果以兵队至寺前。匪犹高卧未知也。闻枪声一排，乃惊起，仓皇出御，尽被杀。且曰：“寺藏匪，亦宜毁。”遂烬焉。一塔甚宏壮，枪炮均非宜，则以火药轰之，今惟存瓦砾矣。徐怒及灵光寺，亦毁焉。

## 张季子九录(选录)

张 睿

**编者按：**张睿，字季直，江苏南通人，光绪二十年状元。从1895年开始从事实业活动，为近代实业家。《张季子九录》，1931年中华书局出版。今选《政闻录》中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文件三篇。

### 为拳乱致刘督部函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比上一牋，乞公与南中疆帅公推合肥总统各路勤王之师，入卫两宫。其时德使虽被匪戕，聂提督一军无恙。私心窃计以张魏公裁定苗刘之功，望之合肥也。张魏公裁定苗刘事实，为今日定乱之圭臬，惜内无朱胜非，外无吕颐浩、韩世忠、刘光世诸人耳。事会蹉跎，聂公死敌，歼我良将，诸军夺气。合肥驻节沪上，闻命徘徊，若以朝局兵机敌情贼势合参，统计未遂，无辞。然君父悬刀俎之上，生灵陷汤火之中，惟是道暑辟器，散服容与，虽充国之持重，亦高克之逍遥，以云忠爱，未敢深信。今者洋兵剽悍，行薄都城，九庙震惊，宫庭喋血，皆意中事。刚、徐、李、鹿决策西狩，严装待发，远近流传。闻谈北事者言，北仓、杨村之战，日本率先驱犯陈；进至蔡村，日兵无一在者。以睿度之，殆已卷甲疾驰，扼居庸、保定，断塞西路。万一金墉不守，万乘播迁，车驾越越于田中，兵锋交午于鞏侧。南中闻警，伏莽腾踊，揭竿之徒在所可虑。东南为朝廷他日兴复之资，诚不可不为之早计也。行台承制，晋代有之，通鉴晋永嘉五年，又复梁开平二年。盖申朝命以系人心，保疆土而尽臣节，非独反经合道之权宜，实亦扶危定倾之至计也。公忠勋著于王室，信义孚于列强，伏愿坚持初计，慨然自任，以待不测之变，坚明约束，以固东南之疆域，吕忠穆、于忠肃去人不远也。合肥倪旦夕北

上，公亦宜具安摺，专差一道员随行。即昨与各国订保护长江之约，湖北派陶，江南派沈，固名臣之后，亦藉与陶见都人士陈说保护订约之本末也。若获入覲上陈，尤可消弭谗慝。

### 代刘张二督部为中俄交涉致枢府电 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俄限初七画约，逼迫全权已紧，全权殆不能支。画约后七国必决裂，决裂后京畿无交收之日，而联军西进，兵锋所向，不能知其所极矣。此时全权已在俄掌握之中，无可商量，政府不可不亟为自存之计，全权允而政府未允，我亦有辞以对七国也。应请严飭全权速将十二条公示各国，务使请其居间助我争持，某等既奉旨预议，不能不力筹补救。俄既有此约将刊官报之说，某等现将十二条先行电达各国政府，更得朝廷严飭全权立案，弥为结实。存亡呼吸所争止在一押之间，务乞力持，勿稍松动。总之前此俄允交还东三省，我不能不感其仁，不能不派全权与之立约。现在尽夺我兵政之权，名为交还，实则占据，且要约逼索，欲藉一纸条约，为永远占据之凭。我不能受其愚，更不能徇俄意，怒联军，以自弃其国。事至今日，似不妨以为难情状直告俄廷。望以此意电达杨使，不必更搓磨于字句之间，堕俄狡计，千万千万。

### 代刘张二督部为中俄交涉致各国电 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拳匪之乱，中国办理不善，重贻各国之忧，各国不咎已往，留将来振作之基。凡在臣民，同心感奋，方谋和约定后，即日兴革各事，以副各国之望。适有俄国东三省十二条之约，各国因将京约停议。某等以为东省召衅各员开罪俄人，犹北京之开罪各国，中国无以谢各国，更何以解免于俄人。我全权大臣暨出使俄国大臣极力磋磨，俄人虽勉予通融，而兵权财政未允转圜，且刻期逼令全权画约。东三省为我国家发祥之地，主权旁落，何以自立于环球之上。且尤虑权势偏重，东方大局，或因此猜疑牵掣，不获永享和平，愈以重敝国之罪。从前京约十二条，贵政府尚许江鄂参酌，此次仅将中俄相持不下之约十二条交呈贵政府，务求各国政府与俄国妥商，秉公断结，与京约同

日画押。总以无伤主权，则环球之福，亦敝国之幸。望即日电复，不胜切盼。

# 幸 生 录

## 五知老人

**编者按：**是书一卷，己酉（1909年）夏月初刻，甲寅（1914年）冬月续镌。封口题“思贻斋杂著读集”，首页第一行题“思贻斋幸生录一卷”，第二行署款“五知野史稿”，书末题“五知老人记”，尾页有“受业世侄李鸿穗、苏长铭校刊”。是书作者真实姓名待考，据本书推知，在义和团运动时任京官。是书叙述八国联军侵入北京，那拉氏逃亡，溃兵沿途抢劫情形，皆为作者亲身见闻。书中还有辛亥革命的一段记载，今删。

庚子之乱，余在内廷，不能力救，徒以额外京堂咨访，未及。遂甘缄默以避时祸。战事孔棘，私议隐讽，未尝伏奏一预机谋。军败国辱，乘舆播越，其当死者分也。且守先去，以为民望之箴，矢食焉不避其难之义。眷属在京，服御在京，不为之动。屡有门弟子迎往他乡，亦不从，其甘死者情也。当是时，京兵虏掠，外兵虏掠，拳会土匪又虏掠。夷人所至，焚劫一空。我在围城锋镝间，又出而单车，行群盗如毛之地至三千里。其必死者又势也。然而竟不死者何也？

七月二十日京城陷。诸洋兵入焚，东门内火光烛天，呼号彻野。天子于前二日遭车，徒无出走意。余谓：与其死贼手不如早【死】。乃托妇女于戚故王云舫少宰家。而李姬复泣涕，托次女于王，决以相殉。余欣然归玉皇阁中，指大池以为期，门人李壬林为备衣冠。余作绝命词，末二语云：“吾家旧忠宪，池草有芳馨”。云命尽今日。佣书何某在寓吊之，余曰：“完大节庆也，何吊？”为将诀矣，仆报曰：两宫及大阿哥出阜城门久矣。余曰：“小臣无金革战阵及守土之职，而独殉国都，非义君为社稷亡，亦亡义也。吾职在辅导，当从戒车马。”诘旦行，妇女从

之，壬林偕。将发，行路者告曰：洋兵至北衙，公不可行。因解行囊俱下车，以待死。忽有人云：非洋兵也，乃西洋回兵来，公不可不行。乃驱之。实则洋兵在北衙，余行南衙也。王桐冈、王六庄送之出城，路只吾两车也。居人观者塞门，金曰：此时尚载妇女行李出耶！至城下，余尚周旋，桐冈等人曰：“城将闭矣”。视门半扇掩，短禅衣、携老幼出城者麇集。余乃驱车出，回视城闭矣。行数里回望，譙楼火起矣。夹车而持枪者多京兵，外兵间有之，从者股栗。至海淀街，前横尸皆武威军也；或劫虏为土人所戕。然商市一空，拾其余烬者接踵。又前，则劫夺者在目矣。仆数以告余曰：暂避之。劫者进，余亦进；劫者止，余亦止。如是数里许。御者沈禄曰：此去仆戚里唐家岭才数里，当止此。然各村闻立者皆露刃发机，似不容车马过者，余亦恐。见数壮者持械来，余更恐。沈仆与之言，乃唐家岭人，余烦其护送，许以厚资，应之。竟至其村，曹氏沈戚也出迎，为食饮居处，稍安。次晨，欲西行。主人投吾辖矣，曰：遍野强虏，将焉之？余瞠然。顷焉，闻快枪声，则相惊，曰：逃兵来，逃兵来。妇女从避禾田中；男子或备而拒之，或沮而止之。旋去。一日数惊，所携出衣物不知所藏，如是者月余。闻群匪在昌平南者聚数千乘为垒，洋人击而夺之，鸟兽散。

是时，京师略定，仆辈收盗余旧物载至岭。于是留京仆陈升出，乃携家而西，居停曹永海率其党送之昌平还。然是党则胥篋之流也。在岭尝夜闻车声粼粼，其人则结伍出戈铤相拔，少顷归，讙然若重有获者，尝惊而疑焉。去后数日，曹姊家携重资投之，若等乃戕其翁姑与夫，而攫其金数千。后讼之宛平，没曹家财云。噫，危哉！

自到昌平见观察英凤冈并徐牧，告曰：翠华将返，此间安堵，眷可留。乃寄于闪厚卿之别业。英给我路照一通，与李壬林等西发，所过营县以二甲士护送，且有馈裘金者。然所止逆旅，皆壁立阒无人，麦饭豆粥不易得，曰：昨日寇始去，釜甑尘矣。如是以为常。间关至长安无恙。路人讹传曰死矣。耗至汉南，官绅设位龙王祠，雷雨聆为祝文祭。才数日而余至行阙。慈圣召对时，悲咽不能语。恩礼如旧，岁暮得赏官缎。闻信，遽诣行宫谢。出复访数友，乃得寒疾，经湖北医某一药大误，不能言，二日，奄奄一息，备衣冠将殓矣。吾友陈亦

渔门人夏午彝，力邀闽令过秦者何淮浦鼎来诊，慷慨与诸医讼。又经貽藹人王泽寰偕陈、夏及王桐生、李壬林露祷于庭，三陶皆得何方。煮药送入喉而生。是时，昼夜在梦中，见俗所称五百罗汉者遍拜之，拜已苏矣。

先是李姬七女在昌平，王媪陈仆从。余假不相识之刘君纪堂金五十，留十金以为家，王桐冈等稍资之，闪厚卿夫妇与其家人相待逾骨肉。不数日，洋兵忽至，昌厚卿匿之后圃，又偕之入山，仓卒幸不及于难。一日，还昌居，洋兵忽入厅，若母女急走后户，过洋兵旁，彼未暇顾，得出。其险也若此，至今思之辄心悸。

比冬，亟欲回京，冒险至王少宰家。甫去一日，洋兵躏昌平矣。腊中，忽有盗多人黄昏入王寓，妇女从僻处避之，盗至其旁竟不见，此又一险也。

比春，余闻兄之丧，乞身归里，又有数险焉。将至宣化数十里，栖旅舍。一军夜惊，余不闻也。及晓比屋皆弃兵，而总戎在邻院。余欲见之；彼来，乃何镇象埜也。告云：“洋兵多至宣，寻仇于官，故带甲至此。去此三十里当遇洋队，慎行哉”。余仍随众车一骡轿三骑疾走，遇潢潦，马欲饮，饮毕旋轴，正当洋兵之冲。余曰：驱驱。数其骑十六，顾我车过之，若衔枚者。寻至轿之左叱其人下，搜金钱去；围三骑，皆下之，掳骑去。三人步行相告，按营卒语，盖总戎奔避而惶恐者，即此十六人也。又行近叉口，相传卡此者洋兵也，若虎口不得脱，仓皇无计。忽报云，前有数车，华人赁于洋者，尾之络绎入居庸矣。未几至贯市李家止一宿。发貽藹人所寄陈筱石京兆书，未还，而洋兵将至，李所谋供张急，余遂发车入地安门。途接京兆函，谓发卫卒迎我于贯市，未值。京兆惊曰：“何孤行至此”。余不为意，盖险境有甚于此百倍者矣。无何携眷抵芦镇渐就坦夷云。

余与眷属出入于虎狼狐虺之区，逃奔于魑魅猖狂之穴，殆百死而一生。而祸卒不及且不危于惊且辱者，此其故盖不得而知。谓有神鬼以呵护之，则杳然一无所见也。梦境则恍惚之思也。若曰无之，何为避患于几微，俄顷之间，智士百思不能及者，以余之愚迂，乃若千巧百幻直出乎。耳目窥测之外，天耶人耶，盖不得而知已。至归乡后，

更有异焉者。北塘营垒以孔游戎志高之倔强，迄中秋议和之谕旨已出，全权亦委蛇而北还，乃犹与洋军战于南郊，毙其渠帅。于是炮石所轰，吾塘万室焚毁过半，东邻南舍断瓦摧薨俱成灰烬，而旧庐三十余椽岿然独存。余往省视墓庐，宗人失所者聚族而鸠居。步至厅之北厢，见墙甃烧痕如镬，仰屋数椽乃新葺者，居人言炮弹穿屋触于壁，而未然也。又塘诸家墓杆多为洋兵所斫，其及先垅辄有人劝阻之，终易以他木而止，祖茔二杆斗、宗茔四杆斗皆岿然。此吾祖宗之盛德，有以自庇护于数世之后耶。究不可知吾唯自戒惧，以冀终免于祸，而常思侥倖之不可以复而已。日者曰：“子运值戊子年法当死，不死幸也。或有隐德以化灾殃欤。”此尤讖纬家杳茫之说，而敢以此自恃乎哉。五知老人记

## 梦蕉亭杂记(选录)

陈 夔 龙

**编者按：**本书二册二卷，1925年刻本。原署“庸庵居士”即陈夔龙，字筱石，号庸庵，贵州贵筑人，开州籍。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庚子年(1900年)夏秋之交任顺天府尹。后派充留京办事大臣，参与襄办和约，实授京尹一年有余。辛丑年(1901年)简任河南布政使，未上任。旋署理漕督。后调任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作者正在北京。本书所记庚子、辛丑事十余则，皆为作者亲身经历。

已革端亲王载漪少不读书，刚愎自用。自己亥冬间，其子溥儁立为大阿哥，朝中视线均集于该邸。满大臣中竟有先递如意，希冀他日恩宠者。所管虎神营，于神机营外，独树一帜。庚子拳匪乱起，一意提倡之。维时某相国、某上公均授溥儁读，皆笃信拳匪，恃以仇教灭洋。漪遂深信不疑，谓拳可恃。步军统领已革庄亲王载勋，右翼总兵其弟载澜复附和之。凡拳民入京赴庄王府挂号，即为义民。旬日之间，乱民集都城不下数万，均首缠红布，手持短刀，杀人放火，昼夜喧嚣，有司不敢过问。

各公使馆由天津调兵入京自卫，苦于兵数无多，仅于东交民巷东西巷口设卡驻兵，与我相持。董福祥一军经调扎正阳门、东安门一带，保护内廷，严飭不准与洋兵冲突。董福祥带武卫后军归荣相节制。诿载漪暗相结纳，引为己用，福祥亦以灭洋自任。荣相再三戒飭，竟不听命。实则福祥虽号知兵，仅与西域回匪结过硬仗，而泰西节制之师，彼实未经尝试，因之相持数月，拥数万之众，乘势攻取，竟无如千余守使馆洋兵何。朝廷亦以攻使馆为非计，特叫火起三次。凡近

支王公大臣、内阁、六部九卿均蒙召见，面询方略。许侍郎景澄、袁太常卿昶力言衅不可开。言次激烈，竟触载漪之怒，当面申伤，杀身之祸即肇于此。嗣闻天津不守，外兵行将入京救护公使侨民；盈廷士夫均意在从速议和，和漪怒甚，遂矫旨先将许侍郎、袁京卿正法，以钳诸臣之口。未几，而徐尚书用仪，立尚书山、联阁学元相继弃市，时距洋兵入城甫三日也。比时朝野震撼，人心惶惶，几有朝不保暮之势。总缘彼有恃而不恐，盖欲早举非常之事，而事与心违，大欲未遂，矫而出此，倒行逆施，致成两宫西幸之局。而国事危如累卵，己亦身败名裂，哀哉！

当载漪恣睢用事时，余适署顺天府尹，有安抚地方之责。五月十八日，拳匪火烧前门外大栅栏某洋货铺，延烧广德楼茶园，竟召燎原之祸。大栅栏以东珠宝市为京师精华荟萃之地，化为灰烬。火焰飞入正阳门城楼，百雉亦遭焚毁。此诚我朝二百年未有之变。鑪房二十余家，均设珠宝市，为金融机关，市既被毁，鑪房失业，京城内外大小钱庄银号，汇划不灵，大受影响。越日，东四牌楼著名钱铺四恒，首先歇业。四恒者，恒兴、恒利、恒和、恒源，均系甬商经纪，开设京都已二百余年，信用最著，流通亦最广。一旦停业，关系京师数十万人财产生计，举国惶惶。

余适入内奏事，忽奉旨令于召见军机后入见。向例臣工叫起，均在军机之前，此次忽命留后，不知上意所在。心切惴惴，亟趋诣朝房祇候。晤庆邸，略谈数语。忽苏拉来报，端郡王已到门，余素无一面之缘，无从款叙。渠入门横目以视，故为不屑之状。庆邸亟谓彼曰：此是顺天府尹陈某，在此预备召见，是我们衙门旧同事，署任京兆，现在地面上事全亏他。渠唯唯。余甫与周旋，内监已传旨命余入见。两宫问地方安靖否。后问所管近畿各州县，有无民教相仇之案续行发生。未谓：“昨日四恒因鑪房被毁，周转不灵，呈请歇业。四恒为京师金融机关，岂可一日闭门。我命步军统领崇礼设法维持。他与四恒颇有往来，又系地面衙门，容易为力。诿彼只有叩头，谄为顺天府之事。尔是地方官，本难卸责。此事究应如何办理？我想四恒本非无钱，不过为鑪房所累，一时不能周转。如以银根见紧，官家可先借银给他从速

开市，免得穷民受苦。尔可回署传谕该商等妥筹办法，以三日内办好为妥”。

承旨出，刚相候于门外，对余曰：“四恒事太后曾向我谈过，我谓非君不办。但奉托一言，勿论如何，切勿牵累当铺。至嘱，至嘱！”余奉命已觉毫无办法，聆刚相言，更不知其意何在。当即回署，传见大、宛两县。诂两县均系油滑老吏，不献一策。治中王君系忠厚长者，询之亦不得要领。此事关乎民生市面，又奉特派，诂能任意延宕，空言搪塞。经历邢君进而言曰：尹署有事，治中两县经历同见。“接济四恒，先须筹款，京师城厢内外当铺约一百十余家，均系殷实股东，若命两县传谕每家暂借银一万，共有一百十余万，可救暂时四恒之急，且当铺均有殷实股东，闻刚相亦有当铺三处。”始悟刚相切托毋牵累当铺者以此。余谓：“市面如此恐慌，当铺与四恒风马牛不相及，岂可以官势硬借？”邢谓：“四恒局面恢阔，各家当铺均借有四恒之款，此时不过借官面为渠等划拨耳。”余谓：“君言甚善。惟早间奉上面谕，允拨官款依助，既有官款，何必累及当铺。现与诸君但商此时如何承借，将来如何归还，暨如何分配，如何抵押种种手续耳。自维一介穷京曹，与四恒素少往还，不知该商等内容底细，今奏借官款，勿论内帑，勿论部帑，责任均由顺天府一人担负。万一四恒将来不能归还，又将奈何？”金云：“此层可不必顾虑。京中大宗商务，如木厂、洋货庄、山西票庄、粮食铺、当典铺均借有四恒银两，必有借券为据，即以借券作抵押品。如奏请一百万官款，即令四恒将各商借券一百万存入府库备抵，岂不切实。”余以为可行。斟酌再四，票商殷实，并有山西老号为根据，当商纵令关闭，架上有货，亦较他商为切实。卒以二者借券为抵。议定，余挑灯自行割草，漏夜缮摺；冀早奏上，奉旨允行，人心为之大定。

查原奏系请官款一百万两：计内帑五十万两，部帑五十万两。内帑五十万，越日即行发出。部款五十万，余请于王文勤公文韶。时官户尚。比时户部为董福祥驻兵，司员星散，部库亦被封锁，无从领取。而四恒需款甚急，文勤亦无所措手。适遇戎曹旧僚友某君告余曰：“闻君处分四恒事甚好，商民莫不感涌。户部现驻董军，部款未能领

出，自系实情。但该部有内库，在东华门内内阁后门东偏。闻之先辈言，庚申文宗幸热河濒行，敕户部提银一百万存入内库。此时当尚存在，何不一查。”翼日入见文勤，备述始末。文勤曰：“微君言，吾亦忘之”。立时传谕所司，开库发款，分交四恒领讫。厥后两宫西幸，洋兵入京，东华门为日兵佐守护。全权入京，百事待理，部库五百万余款，均由某国捆载东去赫德为余言。而全权办事处设立，需款孔亟。余犹密令陶君大均权商日官，将内库剩存五十万两联车运出，以济急用。事后思之，诚为始愿所不及云。

端邸挟贵倚势，盛气凌人，汉大臣中稍有才具者，必遭忌克。当拳匪火烧正阳门，中外衅端已启，朝廷犹不忍毅然决裂，特于五月廿一、二、三等日，连叫大起，召见王公贝勒军机内阁六部九卿，面询方略。每日两次召见于西苑仪鸾殿东暖阁。两宫背窗北面坐，门由西进，座前设御案一，与门相距咫尺，臣工揭帘入，由御案前经过，均往后跪；案前数尺地，由近支亲王军机重臣环跪，便于参赞密勿。他臣不敢越过。迨是日早起，嘉兴许文肃公景澄进门稍迟，视阁内人数拥挤，无从退后，乃跪于御座旁。军机大臣仁和王文勤公文韶首言外衅万不可开，使馆尤宜保护。端邸当面呵斥。文勤汗流浹背，俯首不敢再言。皇上紧握文肃之手，谓：“尔出使外洋多年，现又在译署当差，必有处置善法。”文节对如文勤所言。近支王公群相责备，人多言杂，不得要领而退。

迨午后二次叫起，各大臣咸在仪鸾门外朝房伺候，袁忠愍公昶忽谓濂公曰：名载濂，端王兄。“围攻使馆，此系野蛮办法，德使已被戕，倘各使再有伤害，各国岂肯干休。弥天大祸，即在目前。请向端邸切说，不可孟浪。”言时声泪俱下，顿失常度。濂公佛然曰：“此事我不能管，尔可径向端王说话”未几，两宫叫起，各大臣慑于天威，咫尺不敢进言，但静候上头处分而已。连叫三日大起，仍不得要领而散。从此端邸切恨许、袁二公，杀机即伏于此。七月初三日，两公菜市正命，举国衔哀。

越数日，余谒荣文忠于邸第，商酌弹压地面方略。董福祥排闥直入，谓文忠曰：“此事从何说起，顷间端邸传见，令我添兵攻取使馆，

我兵已损伤不少，岂可再调”。言次悻然。文忠漫应之，余料其尚有事，先辞出。福祥告文忠曰：“我看陈府尹很好，不知端邸何以大说渠闲话”。文忠曰：“陈府尹与端邸各办各事，如风马牛不相及，闲话从何而来。我见端邸可代为疏通。”越日，文忠入直，两宫发下端邸封奏一件，共参十五人，首李文忠，次王文勤，均请即行正法。余第十五，摺中不言余由兵部出身，但言余由总理衙门出身。意余与洋人办过交涉，因以罪余。时文勤甫入直房，文忠即将端摺置入匣内，不令文勤阅看。少焉，内奏事太监传旨入见，诸事承旨毕，参摺尚存御案上。太后无语，皇上视文忠冀有转圜之策。文忠奏曰：“中外决裂如此，全系载漪作成，今日又有封奏，不知载漪愿将祖宗天下闹坏到如何地步方始罢休！”太后矍然曰：“我亦不以彼为然，今日封奏著即阁起，勿庸议”。文忠碰头回顾王文勤曰：“可速碰头谢恩”。文勤重听，此事全不知底细，尚以为获邀赏赐上方珍件也。迨退入直庐，文忠以原摺交其阅视，文勤惊喜交集。

余以署任人员，日在枪炮林中，力顾考成，代人受过，太觉不值，言于文忠，请令王君培佑回府尹任。文忠初不允奏，嗣以端邸与余有意见，恐蹈危机，因奏飭王培佑回本任。太后谓：“陈夔龙署事以来，百废俱举，且经手承办要件甚多，何能听其交卸。”文忠谓：“陈夔龙奉办各要件，已有端倪，既有本任人员，似应令其到任历练，俾免旷职。”太后始允，既而曰：“陈夔龙办事得力，无端令其交卸，未免面子下不去。”文忠谓：“诚如上言，查王培佑现署太仆寺卿，亦系三品大员，可否即令陈夔龙署理。”旨曰“可”。余遂于七月十二日卸府尹任。迨二十一日北京不守，两宫西狩，余无守土之责，获免清议，惟有惭汗而已。

董福祥围攻使馆，相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弃藏至今，形式仅存。即访当年谙习演放炮弹兵弁之子孙，现存亦属寥寥。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邐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

不及半里。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放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帐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厥后洋兵入城，各种商号均遭损失，西号独克保全，不伤元气，未始非此炮之力。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公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不过肇祸愈烈，索款愈多，求如此时之早定和局，戛戛乎其难矣。”文忠亦以为然。

义州李鉴堂督部秉衡以川督奉命巡阅长江。维时拳教相诤，沿江各督抚会电，略谓：内地拳民不可恃，各国战事不可开。洋洋千余言，推督部领衔。朝廷虽不尽从，亦尚未显示决裂也。自日本书记生杉山彬、德公使克林德先后被杀，战事已起。某相国、某上公奏保督部知兵，电召来京。时维七月初三，正许、袁两大臣授命之日。督部入景运门，某上公迎之于九卿朝房，余适有他事与马军门玉昆酌商，军门奉命驰往天津督战。同在朝房，督部昌言于众曰：“前次沿江督抚电奏，我不知情，系张香涛窃用我名领衔，李中堂在广东，亦有电奏。朝廷任用此种人，焉得不误大事。”某上公闻之，趋奉惟谨，亦若督部一到前敌指挥裕如。督部亦沾沾自负，不惮顿翻沿江联衔前议。迨其复请训赴津，夤夜驰往崇文忠公邸第，屏退侍从，密谓文忠曰：“洋兵如此利害，战事那有把握，我此番往前敌，但拼一死；可速电召李中堂，迅即来京办理和议。”文忠愕然曰：“君早间请训，吾辈一同入见，君谓民气不可拂，邦交不可恃，战事必有把握，颇动两宫之听，何一日之间所言自相矛盾如是之甚也。”督部默然，匆匆辞去。诘甫至杨村，所带部曲半已哗溃，督部亦遂吞金自尽。倘于请训之时，以对文忠之语密陈于两宫之前，未始不可回圣意。比时舍战言和，各使适因

馆中，转圜较易为力，条款亦何至如后此之虐。西狩之行更可中止，国计民生保全甚大。督部不此之务，始以大言欺世，继以一死塞责，毕命疆场，诚得所矣。而君子不取焉。

余由庚子五月十七日署顺天府尹，七月十二日卸任，为时不及两月，承办要件极多，而奉旨督办京津一带转运事宜，尤为重要。时以衅端已启，成败未定，特命府尹筹备大车二百辆，以备万一翠华西幸之用。爰假转运军需之名，以镇人心，而备缓急。都下风鹤告警，京员眷属纷纷南下，日需车马为数不少。既经出京，一时不能遣回；辇下车马更形缺少。而董福祥、余虎恩所带之兵，到处抢掠，京员自有之车马大半被劫。总以上情形，一时骤办二百辆大车，甚非易事。因思京通十七仓花户约数十家，夙为仓蠹，彼等气魄甚大，每户以少数计，约有大车数十辆，或百辆，若假以词色，令其急公奉上，仍从宽给价，彼既享优价之利，而又得报效之名，宁非所愿。爰令大、宛两县，剴切晓谕。该仓户等均各乐从。不三日间，车马萧萧，辐辏于尹署左近。余为编号，暗以兵法部勒，五车为一起，二百车分为四十起，遇有前敌各军应需车辆，更番转运，限七日为来回。然勿论前途所需如何紧急，必留车三分之一不准拨动，专备内廷临时之用。迨余甫卸任后，本任王君不甚解事，遇有各军需车，尽数支取，而通州一带败兵充斥，掳掠横行，此项车马一去不能复还。三日之间，署为一空。余时犹居署内，偶一出门，只见署之左近空诸所有，不似日前肩摩毂击景象，心窃异之。

迨十五日八钟，军机处苏拉传信，谓赵堂请即刻前去谈话。赵堂即赵尚书舒翹，时以刑尚入直军机兼管顺天府尹事。余疾趋入内，尚书谓余曰：“顷间两宫有西行意，问君前办之车马尚存若干？”余谓前办大车二百辆，因前敌各军转饷孔急，截至十二交卸日止，计发出一百二十辆，留存八十辆，均专案移交后任收讫。顷进内时，目睹府署前后左右并无车马，不知王府尹如何办法，竟尔一辆无存。尚书愕然。嘱余回署，转告本任，从速预备。余回告王君，渠惊惧之下，手足竟无所措，但有涕泣。余亦无可如何。

迨十六日八钟，苏拉又来，谓尚书请我仍到军机处说话。余谓：

“是否并约现任顺天府尹偕往？”答曰：“并不请王府尹”。余心颇不谓然，第不能不往。余谓：“昨囑预备车马一事，已转告王府尹，渠焦急万状，今日公何不约渠商办，而又促我前来。诂另有他事相委？”公谓：“上西行意甚切，非车马不行，此事保之王府尹字如何办得来。我意请君不分畛域，助予一臂，前雇车马既已转运无存，烦君另行代购二百辆，以供上用。”余云：“此事此时万办不到。从前人心未去，号令能行；各仓户尚在京中，车马在家徒费膏秣，一经官家收用，咄嗟立办。今则人心惶惶，仓户避乱，转徙一空。勿论二百辆，即二十辆亦无从雇用，此层请公原谅。尚有为公申明者，从前奉旨命顺天府尹筹备车马，余固顺天府也，自应遵旨承办。今余已交卸，负责自在顺天府尹。第恐两宫不察，谓余系承办之员，此时既有延误，应余执咎，余虽不敢分辨，倘因而获重罪，诂非冤甚。乞公于召见时，代为分别婉陈，免滋余咎。”并谓：“余今日即移家南城，不复寓署内，明日公若为此事，尽可向保之商办，勿再约我，即约我亦不能来。”故示决绝，以免纠缠，实则尚未移家也。

诂十七日八钟，苏拉又来传信，谓礼亲王在军机处，即刻候余说话。是日，正值徐、立两尚书、联阁学授命之期。昨夜拿交提署，已有所闻，举家正深惶惧，今忽闻礼邸请余说话，妻女相对，愁惨万状，不知此去是吉是凶。继而余妻许夫人慨然曰：“事已如此，势难托故不去，君但放心前往，倘有意外不测，家中事我自任之”。余不顾而去。诂知一到军机处，仍系尚书出见，乃知尚书虑以己名约余不来，故特假称礼邸相约也。余疑虑顿释，谓：“公今日约余，又系何事”？尚书执前说，谓：“上问究竟能预备若干？但有数十辆，亦可济用，不必二百辆之多。两宫体恤如此，君敢不相助为理乎。”余故询公曰：“今日顺天府来否？”公谓：“他不能办事，未曾约他。”余至此不能不急，且不能不怒矣。因敛容对曰：“此乃顺天府应办之事件，我现在并非顺天府，一切事权不属。公舍现任顺天府不问，而独向余责难，岂以余为可压制，而将坐余以诿谢之罪耶。”正彼此争执间，荣文忠忽由官门趋出，谓：“车马之事，上知一时无从预办，太息曰：‘既无车辆，我们决计不走便了’。”尚书闻之喜甚。余数日忧惧，为之顿

释。正拟退出，适徐侍郎承煜趋进，与文忠密语。余从旁窃听，大约监斩徐尚书诸人事，顾盼自适，文忠默然不发一言。侍郎喋喋不休。文忠厉声曰：“我尚有事，不必再谈。”掉头回北屋。余亦乘车归寓，许夫人及吾女已望眼欲穿。越四日黎明，两宫竟西行矣。余不能麻鞋问道，奔赴行在，迄今思之，辄深内疚。

西林岑制军春萱以门阴官水部，洊升京卿，因缘时会出任粤藩。戊戌政变为康梁牵累，几遭严谴，从宽改调甘藩。庚子勤王，带队由蒙古草地驰廿余日，夜达京师。各省勤王兵无一至者，制军一旅不啻从天而降。两宫褒奖逾恒，承恩遂由此始。余适为京兆尹，任京津前敌各军转运事，制军诣余索取车马，意在驰往前敌助战。维时李鉴堂督部甫出京，督带余虎恩、张春发各军驰往杨村等处，军事孔棘，督部惟拚一死以塞责，大局已不可收拾。制军亲率材官健儿，由草地来京，仅百数十人，徐军尚驰驿需时。余言之荣文忠公曰：“杨村已将不守，通州势成岌岌，李鉴帅全军恐致覆没。若令制军继往，不过同归于尽，人才难得，须爱惜之。”文忠曰：“君意云何？”余谓：“某奉旨办理转运事宜，阳为接济前方战事，实则专备两宫西幸，不至临时周章。查昌平地近南口，为入宣府大同要道，不如姑令制军驻兵此地，藉资休息，徐观世变，为异日之用。”文忠谓然。制军不知底细，临行意颇怏怏，余亦不便明告之。未十日，都门飞牡，翠华西狩，道出南口，制军就近首先迎驾，旋扈蹕由晋而秦，极蒙恩赉，遂跻开府，总制川粤，官符极其煊赫。后为项城所尼，不安其位。辛亥铁路风潮，全国震骇，特起督蜀。甫至鄂中，武汉已发大难。余时任北洋，电保制军移督湖广，责以规复鄂垣。詎知已微服扁舟，潜回沪渎，卒徇党人之请，首先列名，电迫朝廷逊位。臣节不终，识者惜之。当制军膺仕时，凭恃恩宠，嫉恶如仇，颇有赫赫之名，与南皮、项城相鼎峙。时论南皮屠财，项城屠民，西林屠官。三屠之名，流传几遍中外。又谓南皮有学无术，项城有术无学，西林不学无术。此言殊不尽然。制军幼承庭训，雅负权略。余官京曹时，曾见其受业于吾乡李蕊园尚书之门，执弟子礼甚恭，部务之暇，辄手持一卷，拳拳服膺云。

两宫西狩为七月二十一日。余时尚在尹署，当与京尹王君培佑商

酌，谓：“和议即在目前，府尹为地面官，衙署局势极宏敞，洋员必来寻问。君若不远引，余愿偕君同洋员向机应付，徐图补救之法。”王君无远略，但思逃避。余谓：“君若离此地，余无守土之责，不得不先君行矣”。适前敌运输车马遄回数辆，余急乘之，偕妻女出署。许夫人不令余车先行自为前驱，谓：迎面倘遇敌兵，拚作一死，留余身为国家效力。友人胡砚孙观察延，因乱回秦，所寓在黑芝麻胡同，仅派家人看守，当即驱车暂寓胡宅。所见沿途避乱平民万人如蚁，均往西行，鸦雀无声，景象极为凄惨。困处胡宅三日，一无所知，但闻洋员并无恶念，亟觅庆邸议和。偶思译署总办舒君文，在署资格最深，与总税司赫德颇有交谊。所居东四牌楼九条胡同，与余宅望衡相对，中仅隔于甬道，爰命仆向彼探问各方消息。维时敬尚书信、裕尚书德、那侍郎桐、均在彼处，后均升任大学士。苦不知余之住址，闻余尚在京，均各欣然约余速往会商要事，缘舒与赫德已经浹洽数次，又得日兵驻宅保护，隐然成为办事机关。

诸公述赫德言，各公使寻觅庆邸甚急，意在出而议款，甚至邸宅探寻多次，不如据此联衔具奏，请飭令庆邸回京议约，便宜行事，与各国公使浹洽。余谓：“此论良是。但各国指名请庆邸还京，万一两宫不谅，庆邸亦在嫌疑之地。不若据情奏请钦派亲信大臣，会同庆邸来京开议，较为妥善”。金谓为然。由余拟就奏稿。时圣驾已抵山西大同，庆邸因病留滞怀来行馆，稿虽拟定，无人赍投。译署旧友吏部郎朴君寿，后官福州将军，殉辛亥之难。亦在坐，平时颇以白首冯唐为感。余谓朴君曰：“君欲建功立业，此其时矣，盍冒险一行”。众亦怂恿之，朴遂允。由余另拟上庆邸公函，详述原委，所具奏摺，即请庆邸专弁径达行在，守候恩命，摺中具衔者八人，昆中堂冈领衔，以次叙列。庆邸接见朴君后，即将原摺派弁驰递大同行在。时两宫正启銮幸太原，接到此摺件，即命庆邸迅速入京，并未另简他人，但电催李文忠迅速到京，会同办理。第驾幸太原时，竟将庆邸眷属全行携去，亦可以测上意矣。此八月初三日事也。同日并派会衔入奏之八人，为留京办事大臣，汉大臣仅余一人，实为惭幸。

初十日庆邸入京，传谕明日午后一时，同在北城广化寺会面，并

约赫德同来。庚申恭邸接见洋员，即在此寺。余与诸大臣均到，河山风景，举目悬殊，不禁相对饮泣。款议须俟文忠莅京，始能著手。先商之赫德，转告各兵官，先行开放各城门，俾四乡粮食菜蔬照常入城，以维生计；并戒各国军队强占民房、抢掠奸淫，以保人格。赫德一一允诺。浹旬阴霾，已见一线曙光，此会诚大有造于商民也。赫德谓：“城内有外兵驻扎，可保无虞。附畿各州县镇市，闻尚有义和团勾串土匪溃兵，肆行杀掠，外人啧有烦言。此事中国地方官应负责任。倘外兵出而剿洗，玉石俱焚，所伤实多。”庆邸谓余曰：“尔可行知顺属各州县，一律设防自卫”。几忘却余已卸京兆任。余谓：“现任府尹王君培佑不知逃匿何处。大、宛两县消息亦复寂然，容即托人探访。”庆邸莞尔曰：“我以为尔尚是顺天府，但虽卸任，此事总得帮忙。”余唯唯。邸又嘱将此次会晤情形，详细拟稿，即日六百里驰奏。时电线已断。

昆相起而言曰：“徐中堂桐以身殉国，从容就义，拟请附奏请恤。”庆邸勃然变色曰：“徐相已死，可惜太晚了，倘早死数日，何至有徐小云尚书论斩之事。”因言十七日早间，徐尚书诸人已拿交军署。军机入见，传旨片交刑部即行正法。荣相碰头吁恳，谓：“外边消息甚紧，京师岌岌可危，不宜骖駟大臣，即令有罪，亦须审讯明确。况本日系文宗显皇帝忌辰，例应停刑，可否暂交刑部，狱中讯明再办。”上不允。而徐侍郎承煜已承命监斩，文忠退出殿外，与我相遇，即曰：“今日又杀小云，骇人听闻。此人必须保全，他日议和亦得一臂助，拟与君再行请起，代为乞恩。”又曰：“此数日间，吾二人亦犯嫌疑，恐难动听，不如邀同荫轩徐桐字、文山崇绮字四人请起，力量较大。君在此少候，我立约彼等即来。”先商文山，谓：“与小云虽无深交，亦无意见，可以同往。”逾约荫轩，渠冷笑，谓文忠曰：“君尚欲假作好人，我看此等汉奸举朝皆是，能多杀几个才消吾气。吾子奉命监斩，不能代乞请”。文忠废然而返，曰：“事不谐矣，冥冥之中，负此良友奈何！奈何！”此七月十七日事。小云诸人之命，实断送于此人之手。假使小云尚在，今日议事多一解事之人，岂不甚善。渠死事遗摺，我不能代奏。庆邸谈次，意极愤。余等闻之，均各怆然。此为全权入京第一次会晤洋员，商办和议之肇端，余故详为之记。

拳民虽恣睢暴戾，寻仇擅杀，然亦尚知敬重长官。余署京兆尹时，各城门闹市，均设神坛，虽亲贵大臣经过，喝令下舆行礼，不敢不遵也。独余车过时，知为顺天府，谓系父母官，转学西人举一手为礼。一日，余正在宅中，与仲山尚书茗谈，仆人来言有大师兄求见。延之入，立于阶下，持刚相名片一纸，谓：“现因会中人数太多，饔飧不给，所寓某寺与府中所设平糶局相近，拟借拨京米二十石备用，俟筹有钱米，即行奉还。”余尚迟徊，尚书谓：“彼等亦君之子民耳，不如给之。”当即缮发谕帖，令其持向局中，与该局委员浹洽，如数拨用。时天际浓云密布，大雨将至，该拳民仰天太息曰：“我等亦系好百姓，倘上天早半月降雨，四野沾足，早已披蓑戴笠，从事力作，那有工夫来京作此勾当？”所谓盗亦有道也。翼日谒刚相，手出军机处交片一纸，系交仓场拨米三百石备用，嘱余就中划还。余谓：“将来平糶事竣，于报销册中声叙数语可耳，此时勿庸汲汲拨还也。”

古语有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此言良信。当拳匪肇祸时，崇尚书礼时任步军统领，责司地面，与右翼总兵载公澜臭味差池。载公言之端邸，意欲慕之，而未有间。适四恒歇业，两宫召尚书维持市面；尚书委之于余，上意颇不悻。端邸以有间可乘，遂谋去公，奉旨开去步军统领，以庄亲王载勋补授。勋固谄事端邸惟谨，而迷信拳教者也。步军统领又名九门提督，即古之执金吾，管理京师地面，权势重要，驺从尤极煊赫。公卸任之次日，以理藩院尚书入直，遇余于东华门，一同下车进内。尚书往昔入直，材官箭手左右侍从约数十人，每过九陌，软尘飞扬十丈，朝野群相艳羨。至是入内，侍者仅仆役二人，与余相似，意颇萧索。顾谓余曰：“今日太不成局面”。余谓：“京师拳民充斥，弹压非易，提督一官，尤难称职，公已轻轻摆脱，岂不甚善。”尚书默然。厥后载勋任事，一味纵容拳匪，杀人放火，靡日无之，卒造成蒙尘之祸。各国公使在京议约，惩办罪魁，载勋首罹其殃，适为尚书替人。犹忆洋兵入城时，以尚书曾任提督，祸几不测；邸第为东城之冠，已为洋兵占据，原存四恒银七十万两，无从索回，隻身寓西北城穷巷养痾。余曾往存问，尚书惟有太息。余曰：“当日公若久任提督，则今日罪名恐不属之载勋矣。余方为公贺，公

何戚戚为。”

庆邸入京后，各官民避难离京渐次来归，大宛两县由京西来谒。探知王京兆培佑尚在固安，函约来京，与余同见庆邸。王君贸然曰：“此时北京太不成局面，各国弁兵纷纷占据，幸得邸堂到京，请令各公使速将洋兵全数移扎城外，不得在城内居住”。庆邸无词以对，旋即送客。继谓余曰：“此人太不晓事，如何能作府尹！”即日专摺请以余补授，疏入允准，并令随同全权办理议款。又旬日，李文忠抵京，余遂秉承两全权襄办和议。京师每届冬令，贫民众多，顺天府向设粥厂兼放棉衣。兵燹之后，库帑无存，不得已电寄山东袁慰亭中丞、上海盛杏蓀京卿，请各助棉衣裤五千套，即日运京。一面商之日本军官，索回禄米仓小米两廩，分设粥厂十余处，孑遗之民，免受饥寒，私心稍慰。

维时公约未定，俄使请另订俄约，先行结束东三省要案，各使不谓然。日本公使争之尤力。而俄政府不顾也，连电俄公使催促文忠办理。文忠亦以为可，连电行在，乞先允俄所请。虽两全权列名会电，每于发电后，始知照庆邸。一日将夕，庆邸忽令材官促余到府说话。时洋兵分据地段，下午七钟以后，不能通行，翼辰往谒，邸以电奏阅看，并谓：“李中堂任意坚执，竟徇俄人之请，我可担不起此项罪名，我拟奏劾之，尔可代削一稿”。余沉思良久，笑谓邸曰：“急脉似宜缓受，此项电奏到西安，必难邀允，不过仍飭令两全权合并公约，和衷商办，今贸然奏劾，两官必疑两全权先不和衷。文忠虽系重臣，究是外臣，邸则皇室懿亲，傥因全权不能和衷，生出枝节，贻误议款，朝廷责邸，必较责李相为严，且目前正在用人之际，李相又为中外安危所系，邸纵奏劾，试想两官能允许乎。既不邀允，试问两全权随时与各使议约，相见之下，何以为情。”邸云：“然则如何？”余谓：“可将此案详细曲折情形，缮函密寄西安枢府备查，此间仍和衷办理公约事宜。俄约一事，各国即不允另案先结，行在亦断不允许，于公议私情，庶几两全。”事遂中止。李相亦微有所闻。

辛丑三月，余奉简河南布政使。李相告邸议约需才，会电留余，俟和议告成再赴本任。五月各国撤兵，交还驻兵地面。顺天府为日

本军官驻地，该军官意颇留恋，不肯即时让出。余故使其长官闻知，飭令交还。甫经接收，即日移寓署中，督同两县查看屋宇，均尚完好，各房档案文卷一无所有。署外照墙日官告示张贴层叠。体制攸关，爰飭两县以修理墙壁为辞，漏夜洗刷净尽。翼日余出署，即有原驻署中之日官带领兵士以拜谒为名，迳至署内逐一查勘，继见甬壁上彼等所出示谕均已除去，颇为惊异。盖彼不料余进署如是之速，办理各事又如是之整肃也。

旋奉修理辟路工程之命，同被命者张都御史百熙、后升尚书。桂侍郎春、景侍郎沆。从事匠作者又三月余。时两官已由西安启銮，初拟由潼关北渡，继改道先至汴梁，俟万寿后再行回京。庆邸忽奉电旨，速往开封祝禧，意恐各使尚有违言，须庆邸到汴面询底细。邸意迟疑，嘱余往商李相，代为一决。时李相已移居私第，病莫能兴，闻余来延入卧屋相见。余谓：“庆邸现奉召入汴，人心颇为惊惶。”李相谓：“两官召邸，大约不放心来京，庆邸不可不去。”余故谓“现在中堂抱病，庆邸倘再离京，若大京师，何人主持，似多未便。”公强起曰：“可告之庆邸，京中议约及译署事，我任之；地方事尔任之。庆邸可放心前去。总之庆邸不去，两官不来，言尽于此。”余转告庆邸，遂定期就道。诂启行之日，黎明各官均在西车站齐集恭送，倏见杨莲甫观察神色仓皇，就余言曰：“昨夜外部侍郎徐进斋忽焉病逝。中堂三更呕血盈碗，神智昏迷。邸堂将行，此后外交事何人承任。”少焉，庆邸到站，即将侍郎病故，中堂呕血升余，一一告知。庆邸颇惊诧，火车开行有定时，难以久留，匆匆上车去，但嘱我辈小心办事而已。

先是李相宣言：“陈筱石外放藩司，我不赞成。目今外交才少，此人应留京大用。”余闻之切切私虑。以汴藩凤称优缺，京僚获简，不啻登仙，若改京职，依然清苦，诂穷命应如是耶！今进斋病故，外部侍郎一席金谓非余莫属，姑且听之。诂事有出意外者，武进某京卿外交财政均其所长，而尤醉心督抚，一闻进斋之耗，恐被特简，特密电西安政府，谓那琴轩侍郎曾任斯职，必堪胜任。进斋遗摺上，琴轩果奉简矣。适辟路工程将次竣工，命余赴汴藩新任，在中途迎銮。未即启行，李相骑箕仙去，两官震悼。庆邸甫抵汴，即命迅速回京。余闻

邸将回，不能不在京稍候，又虑邸到京后留我襄办俄约。未几，又奉署理漕运总督之命，位列封圻。庆邸亦不便强留，爰即南行，在河南宜沟驿迎銮，两宫召见，嘉劳有加，即日真除，送驾至直隶磁州，跪安后，折回汴梁，取道徐州，赴淮浦接篆任事，余遂为外吏矣。时辛丑年十二月事也。

辛丑和约肇于庚子之乱，条款之酷，赔偿之巨，为亘古所未有。当时主款议者，几为众矢之的，旁观不谅，责备之严，诚不足怪庸。詎知当局之负诟，忍尤，艰难应付，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当庚子七月廿一日，两宫西行，各国军队入京，庆邸随扈，因病留滞怀来县；适奉全权之命，八月初十入京。合肥李文忠早经奉命来京议约，甫卸粤督任，权寓沪上，直至闰八月十八日始到京。先行传见总税务司赫德，遍拜各国公使，各国统兵大臣尚未能接见也，此为议和之始步。各公使与各军官先行商酌条款，有此国以为是，他国以为非者；有各公使以为然，而各军官否认者。类如驻兵及防护使馆，拓充守卫使馆汛地，并营建炮台兵房等事，均由军官主议者，各使不得干预。纷纷扰扰，三月有余。迨议款粗有成局，各使遣员来告，并出示草案，谓：向各军官苦口商酌，竭力争执，始允如此定义。明知条款之酷虐，但中国铸此大错，亦实无可如何。现有一言奉告，将来条款送到，中国政府万不可一字驳复，须知我等公使责任在重修旧好；各军官则穷兵黩武，意在直捣西安。中国政府若允照款议，自奉旨之日起，战事即为结束，各军官但办交地退兵等事，军费大宗即于此日截止，随时再由中政府与各使妥商节目，徐图补救大纲之所不及，岂非轻而易举。若一时嫌条款酷烈，不允照办，各军官闻之群相起哄，诚恐兵事一起，动员令一发，为害胡可胜言。此时各公使竭尽能力重订议款，原有各条款自难删去，不知又增出几许条件，试问中国尚能领受乎？即幸而仍照原款定义，但经此波折，不知又费几许时日。即以兵费一项而论，恐又加增数百万以上。两全权以各使所论各节意在关切，而非恫喝，爰即密电行在备案。

开议之日，先期由领袖日斯巴尼亚公使来照，谓：“该使馆廨宇狭隘，坐位无多，来宾请以十人为限。”意极骄蹇。维时，李文忠公病

卧贤良寺寓所，不能莅会。庆邸约余及那琴轩相国<sup>时官户部侍郎</sup>并法、英、俄、德、日，五翻译偕赴日馆。各公使与参随各员咸集，首由领衔日使将约文节略朗诵一过，面交庆邸。邸答以“今日承各公使面交和约一件，容即电奏西安行在，俟奉有电旨，即行恭录知照。”随将来件交余收存，辞各公使出，各使亦不远送，意谓此乃中国求成也。庆邸谓余曰：“端王等迷信拳匪，肇此大祸。今日会议席间，令我难受，我为国受辱，亦复何说。尔速将各使交来条约送请中堂阅看，即日会衔电奏行在，冀邀俞允。此事今日必须办竣，电奏稿不必送我酌定，但于发电后抄稿送阅可耳”。辞甫毕，匆匆乘舆去。余回顾那相，诘知感受他项激刺，兼在使馆中为炉火蒸熏，出馆复经朔风扑面，寒热大作，登时患病，不能偕往。

余隻身往贤良寺，始知文忠病迄未愈，不能见客。当以此事紧要，诘能延误，商之杨莲府同年，<sup>时以道员充文忠幕，后官直隶总督。</sup>先将条件呈文忠一阅，再行请示方略。莲府笑谓余曰：“中堂此时沉沉昏睡，约件集三寸许，诘能一一过目。不如由老宪台代拟电奏稿，呈中堂阅定，即行电发，较为便捷”。余以事体重大，诘可擅便。莲府复曰：“军机迅急，间不容发。今日不办，万难推到明日，此稿宪台不拟，试问何人敢拟。”余正踌躇如何下笔，始能动两宫之听。文忠之四公子季高世兄出谓余曰：“家君昨日曾经说过，此次奏件，须用重笔。”余笑答曰：“如用重笔，只好请出宗庙社稷，方可压倒一切。”爰即本此意拟一电奏稿，交季高送入卧内，请文忠阅定，即刻电发。迨电讫，余稿持送庆邸阅看，时已午夜。化干戈为玉帛，此其发端。至今思之，阅时已二十五年，情事犹如在目前也。

当和约电奏寄到西安，两宫逐一阅视，以偿款数目太巨，惩办罪魁太重，德使克林德建碑京师有关体制，防护使馆将六部翰林院划入界内，堂子祀天重地亦须迁移，其他各款种种苛求，坚不允行。荣文忠公婉言力陈，以事机迫切，非俯允不能再患。慈禧愠甚，谓：“请皇上斟酌，我不能管。”次日，北京全权电催，以各使专俟准驳确信，以定师行进退。文忠复据以上陈，慈禧谓：“两全权但知责难于君父，不肯向各使据情据理力与争辨。我既不管，皇上亦不管，由你们管去

罢。”言毕，将电稿掷地。文忠惶恐万状，不敢再陈，惟有伏地碰头。皇上徐曰：“尔等亦勿庸著急，明日再说。”文忠回邸私议，视此情状，明日上奏，亦无结果。惟时全权电信又到，情形迫切，文忠喟然叹曰：“此事责任在我，惟有淡中著笔，从权办理，庶几有济”。默视慈禧之意，未尝不知非允不可，不过允之一字，难以当面说出。越日入见，此事暂不提及，先将他事请旨。继云：“前日两全权电奏之件，已阅数日，刻间又有电来催，前已面请圣旨，可否由奴才等下去酌拟一稿，呈请改定，再行电发。”慈禧默然，继而曰：“如此亦好。”文忠退出，即与枢府诸公查照来电之意，大致以宗庙社稷为言，姑为允准。拟具电旨，不敢再请起面呈，即交内奏事处总监呈请睿鉴。旋传旨知道了。文忠得旨后，即行电发京中，即日接到，知照各国公使，和议遂由此定局。此系庚子十二月杪之事。迨辛丑十一月，余奉命迎銮，在河南彰德行在，获见文忠。文忠为余缕述之，并云：“尔等在北京应付各公使，所处极难；我在西安于两宫前，委曲求全，得以了结此事，所处更难。今幸回銮在途，河山如故，然一思去年纵拳诸公铸此大错，其肉岂足食乎！”

和约第二次开议惩办祸首。各公使订期在英馆齐集，该馆屋宇轩敞，并不限定中政府预会人数。维时李文忠公病愈，与庆邸同入坐，随往者仍那相与余及翻译各员，与上次相埒。全权中坐，各使环坐，余与那相坐于全权之后。各使对我情谊，较为联络，礼貌亦较前次恭谨。英使首先发言，谓：“今日特议严办祸首一条，有名单一纸在此。但某意此案罪魁，确系端王一人，若能将端王从严处置，其余均可不论，不知全权之意如何？”庆邸谓：“端王系皇室懿亲，万难重办。各国亦有议亲议贵之条，此事断不能行。我前日于私邸曾对诸君说过，诸君亦无他议，何以今日又复申此说？”英使笑曰：“我亦知其办不到也。”言次将单开各员名及所拟罪名，逐一朗诵，请中国照办。单内人多，难以备录。中如庄王载勋、右翼总兵英年、刑部尚书赵舒翹、山西巡抚毓贤均请从重论。余以次递减。全权告以庄王、毓贤诚有罪。总兵英年当时并无仇洋实权，不过联衔出有告示，原难辞咎，但能正法，至重不过斩监候罪名。至赵尚书舒翹，仅随刚相往

近畿调查情形一次，所居地位亦无仇洋之举，更无罪之可科。即谓其不应附和刚相，革其任亦足蔽辜，诂可重论。各公使亦唯唯。文忠复谓：“前数日诸位所言罪魁，并无启尚书秀、徐侍郎承煜在内。今日忽将二人加入，此是何意？”词未毕，义公使起而言曰：“某前日谒中堂于贤良寺，曾问徐侍郎为人如何？中堂告余曰，此人不好，七月初三监斩许侍郎景澄、袁太常昶即是他，十七监斩徐尚书用仪等也是他。二十一日，两宫西狩，逼令其父徐相国桐自尽者又是他。此种人中国不办，各国只好代办。至启秀之罪，日公使亦获有凭据。”文忠愕然曰：“我不过随便一句话，尔竟据为实录。”庆邸以他语乱之，义使始无词。时已傍晚，各使谓今日开议，此案未能议结，殊为可惜，请先散会，明日再具照会。庆邸出馆时，私谓余曰：“看此情形，英年、赵舒翘或可减罪。”诂越日，各使联衔照会送到，坚执如故，不能丝毫未减。而德使复怂恿其统帅瓦德西，以急下动员令相恫喝。厥后均如来照办理，罚如其罪者固多，而含冤任咎舍身报国者不得谓无其人，只有委之劫数而已。

庚子京师拳匪之乱，正阳门城楼化为灰烬。辛丑，两宫回銮有期，余奉命承修踣路工程，以規制崇闕，须向外洋采办木料，一时不能兴工。不得已令厂商先搭席棚，繚以五色绸绫，一切如门楼之式，以备驾到时藉壮观瞻，然费帑已数万金。余旋外任，此项工程无人过问。漕督岁支养廉约九千五百两，公费亦有万两。余素崇节俭，不尚奢靡，当节省岁入一万两，作为报效重修正阳门城楼之需，以为各疆吏倡。计全国二十一行省，大省报效二万，小省报效一万，可凑集数十万，何难克日兴修。诂皆置若罔闻，迟之又久。某督入覲，面奉懿旨谓：门楼为中外观瞻所系，急须修建，漕督曾报效银一万两，各省督抚受恩深重，而竟置之不理，不知是何居心。”太息久之。某督承旨后，始行电商各省，多方凑集得银三十余万两，克期兴工，经岁而工告竣，都城百雉顿复旧观。惟查各省所筹之项，均系提用正款，并求一解私囊而不可得。南省某督素负盛名，至谓：“如此巨款可惜徒事工作，何不移作兴学之用，较有实际。”宁知学堂之害，于今为烈。试问今日革命巨子，何一非学生造成。弃礼蔑义，无父无君，恐非某督九

泉之下所能预料者耳。

庚子七月廿二日，两宫西狩。八月，全权大臣庆邸、李文忠公先后入京，主持和议。京畿内外，人心渐定。余再尹京兆，徇顺直商民之请，两次吁恳回銮，均蒙优诏褒答。逾年五月和约签字，洋兵一律撤退，交还京师地面，适奉旨定期十月还宫。维时京城残破不堪，急须修理。全权大臣先期电奏，请派大员承修蹕路工程，行在枢府拟定长沙张尚书百熙、长白桂侍郎春奏请派充。慈圣笑谓：“此次工程，须由在京大员中拣派情形熟悉，较为得力。我意中已有两人：一兵部侍郎景澧；一顺天府尹陈夔龙。不如一并派充，四人合办。”枢臣承旨后，即刻电京遵照。桂侍郎前在庄王府任差，有庇拳嫌疑，不果前来。张尚书一时不能赶到，先由余与景侍郎召匠选料，赶速开工。初次入东华门，蓬蒿满地，弥望无际；午门、天安门、太庙、社稷坛等处为炮弹伤毁，中炮处所密如蜂窠。想见上年攻取之烈，不寒而慄。披荆斩棘，煞费经营。此外如天坛、先农坛、地坛、日月坛，暨乘輿回时经过庙宇，大半均被焚毁，急须修理，工程浩大，估计实需工款约百万两。而堂子全部择地移建，与正阳门城楼之巨工尚不在内。景侍郎狃于从前习惯，凡工程估定价目后，堂司各员例取二成，节省经费拟照前例，借工帑余润，以偿拳乱损失。余不以为然，谓：“此次拳祸之烈，为二百年所未有。九庙震动，民力艰难，此项工程不得以常例论，应核实一律到工，即所派员司一律自备夫马，洁身任事。将来大工告竣，准给优保以酬其劳。”侍郎意不怿，谓余有意与彼作梗。适张尚书到京，颇以余所论为是。侍郎无如何，始允会同入奏立案。余等分期率同司员督理工作，历经三月，工程大致完竣，当即电知行在。奉旨：蹕路工程现已修竣，陈夔龙著即赴河南布政使新任，在中途迎銮。迨在京尚未启程。复奉旨署理漕运总督，即日驰往行在，于河南汤阴县宜沟驿接驾。次日扈从至彰德府，复奉实授漕督之命。次日复扈从至直隶磁州，恭谢天恩，送驾讫。数日之间，三次召见，赏赐优渥，并赏白金一千两。旋面谕即行折回河南，取道淮徐，赴漕督任。逾年壬寅，接张尚书等函，知堂子业已兴建讫。余复于漕督任内捐廉银一万两，倡修正阳门城楼；各省均提公款助修。计一年余

始行工竣。承修蹕路工程之案乃告一结束。特备书以谗来者。

庚子拳匪之役，余署京兆尹两月，适冒三大险，而卒化险为夷。端邸奏参中外大臣十五人，不才竟附骥尾，倘非圣明保全，几遭不测，此一险也。承办前敌转运车辆备西狩之用，乃因后任不善酌剂，两宫临时传差，竟缺车马之供。倘因此竟触上怒，责难原办之人，获咎匪浅。卒邀圣鉴，不加罪谴，此又一险也。以上二险，余已载入笔记中。更有一险，言之尤为可骇。当中外开衅之初，总署照会各公使，限二十四点钟一律离京。各使以限期促迫，万来不及，纷纷函请展限。德公使克林德径往总署面商，中途遇害，狙击者乃虎神营旗兵。端邸等以大错业已铸成，不恤倒行逆施，围攻使馆之事起。各使困处使署，水米果蔬均各缺乏。具一公函，请查照总署前议，即行离京。但须求兵队保护，并烦得力大臣一员伴送到津，乘轮回国。此函到后，枢译两府共同商酌，事属可行，第派兵恐生枝节，而伴员尤难其选。刚相忽宣言曰：“我意中有一人，如令伴送各使定能胜任，不知渠肯去否？”众询何人？刚相云：“陈府尹曾在总署当差，与洋人素相识，现署京尹，又系地面官，京通一带均其管辖地，呼应较灵。”荣文忠谓：“陈府尹现兼武卫中军差使，军事与民事均资熟手，一时恐难离京。”刚相谓：“各使来函请派军队护送，陈某现在武卫军，若奏令率同军官偕往，诎不更善。”文忠语塞，但云：“姑与彼商之。”乃谓余曰：“伴送洋员出京，此事诚险。刚相言非君莫属，我看各公使久困馆中，实非了局，彼等愿离京，不如送往天津，搭轮返国，留他日相见地步。君如愿往，可令董福祥派兵一营随同护送。”余谓：“董军前戕害日本书记官山杉彬，各使恨之切齿，万不能派往。”文忠谓：“武卫中军右翼统领田总兵玉广与君同乡交好，派其带兵偕往何如？”余思各使多疑，虽来函自请离京，特故作无聊之词，为希冀缓攻之计，岂肯自寻荆棘冒此危险。第默察枢府之意，甚愿将计就计，令洋人全数出京。府尹一官，职司地面，倘奉命伴送各使，在我亦复无词可诿，姑作依违之语，以观其后。诎两日后，各使复来一函，果如余所逆料。略谓：“前函请贵王大臣派员伴送我等出京，继思由京至津二百四十里，火车已断，沿途溃兵拳匪谅复不少，节节阻止，试问贵王大臣，有何十

分把握能保护我等一律平安抵津？虽有伴送大员，恐中途若遇险阻，无从为力。我等公同商酌，惟有力守使馆，专俟大兵来援，万一竟遭不幸，各国政府岂肯干休。迨时大军来华，定惟贵国枢廷首辅大臣是问”云云。前事遂寝，余于无形中消除一大苦厄。各公使自为一身计，实不啻兼为我计，否则一出国门，溃兵拳匪相逼而来，余与各公使同归于尽，他日议款，不知从何说起。第就余而论，率能化险为夷，诚幸事已。

## 五城公牒汇存(选录)

陈 璧

**编者按：**《五城公牒汇存》共六函四十册，分别装订为《中城公牒》、《五城牌行簿》、《五城呈移簿》、《五城呈移牌行簿》。起自光绪二十六年二月，迄止光绪三十一年。系中城御史陈璧所存录副稿本。内容为上谕、奏折、批牒、往来电函以及五城的牌示布告等。稿本用毛边纸墨书，绿竖格，每半页八行，行约二十三字。陈璧，字佩苍，福建闽县人，光绪三年进士，曾任顺天府尹。今选录有关义和团时期的文告四十一件。这些资料反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设立安民公所，划分租界，“拘人榨财，荼毒民生”的情况。还记载帝国主义和官绅督办的团防局镇压义和团的情况。凡标题后有\*花者，系编者所加。

### 光绪二十六年

#### 1、严密查拿义和拳告示\*

为严行晓谕事：二月二十日接奉稽查保甲大臣片称：本大臣夙闻有义和拳教匪分遣党羽在山东、直隶各属煽诱愚民。近因直隶拿办严紧，潜来近畿一带传教惑众，行踪诡秘，日久恐滋蔓延。除飭本公所委员分路侦访外，相应片行贵城，即飭所属于该管地面严密查拿，毋使该匪党等得以窜京，以杜邪教，而安首善等因到城。查教匪聚众滋生事端，大干例禁，况京畿輦毂之下，岂容此辈潜踪。合行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司坊官及练勇局哨弁等无分畛域，严紧访查，遇有此等教匪，即行严拿，从重惩办，以靖地方，而安良善。毋得视为具文，稍有疏懈，亦不得诬指平民为匪，致干重咎。切切。

二月十七日行

## 2、严禁拳匪妥立章程由<sup>①</sup>

巡视五城察院为公同妥议存案事：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准军机大臣字寄，本日奉上谕：前因义和团拳会延及京师，曾经寄谕步军统领衙门认真查禁。近闻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到处张贴揭帖摇惑民心，事关交涉，深恐酿成衅端，应如何防范查禁之处，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会同妥议章程，迅速办理，仍将筹办情形先行覆奏。并著裕禄一体严禁，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承准此，业于二十二日经步军统领衙门主稿，会同顺天府、本城妥议章程。二十五日先行覆奏，本城拟筹严禁情形，公同酌定办理，须至存案者。

计开：章程十条；

一查禁拳会 查义和团会起于豫东，延及京畿一带。如本城地面有但习拳法，并无别项违碍情节，查明禁止，谕令解散，不准任意练习，以杜流弊。

一查办邪教 查前白莲邪教蔓延，皆以咒惑人，以致滋生事端。本城地面查有聚众演技，念咒挑〔跳〕神情节，即属邪教萌芽，应行擒送到城，讯明分别办理。

一惩办奸民 现京城内外奸民，以拳会为名，张贴揭帖，有违禁字样，深恐酿成衅端。本城严飭司坊局委，查有此等奸民，缉获到案，从重惩办。

一查毁揭帖 查本城果有奸民张贴【揭帖】，未能立获其人，应立即销毁。严飭司坊责成甲捕，遇有此等揭帖，登时涂抹揭净。每日按段清查，不准稍有遗漏，若经本城查出尚有未毁违禁揭帖，立将司坊记过，甲捕责革。

一出示严禁 查义和团会，准保甲大臣来文出示谕禁在案。现有奸民以拳会为名目，应撰简明告示，通行严切禁止。

一责成司坊 查禁拳会，由本城不时巡视。如有在地面聚众练习，

<sup>①</sup> 原无标题。照录中城公牒移呈标题。

认真查禁外，各城司坊每日于该管地面亲自劝谕解散。如有不服谕禁者，带城讯问。至符咒揭帖，有干例禁，尤当惩办。

一派勇巡查 每城每日派出练勇二十名，认真查访。队长一名，每日津贴五分，勇丁一名，每日津贴四分。并由各本城督饬印委，不时防范查禁，遇有前项情弊，分别解城惩办。

一责成父兄 查拳会多属童稚所为，应责成父兄实力自行禁止。如仍敢任听子弟练习，唯尔父兄是问，立传到案，分别办理。

一责成邻右 该管地面司坊，亲自查明有在某处练习拳法及邪术念咒情节，除分别禁止擒送外，立传邻右，责成从速禁止。如查有复在该处聚众演术者，邻右同坐。

一传谕刻铺 查张贴揭帖，竟有刊刻刷印者。该司坊传刻字铺晓谕，不准贪利私刊违禁字样，具结存案。

附简明告示稿一件

照得义和团会，拳法延及京师。奸民借此名目，符咒煽动无知。聚集通衢僻巷，诱教年少健儿。更有张贴揭帖，感人愈出愈奇。此等扰害地面，科断何止杖笞。急应迅速筹办，毋使邪术潜滋。严饬司坊局委，轻则解散为宜。情节重者拿办，罹罪后悔已迟。派勇昼夜梭缉，专查形迹可疑。责成甲捕牌长，防范在乎先时。分段传谕禁止，清查五日为期。父兄容纵子弟，邻右瞻徇公私，发觉一律惩戒，戒尔伊戚自贻。前曾示禁在案，须悉言立法随。总思消患未然，因而告诫无遗。本院再行晓谕，故违重治凛之。

四月二十三日

### 3、严禁拳匪章程移送顺天府由

为移覆事：准贵衙门片称：所有刊刻禁止义和拳会六言告示请刷印数张，连会议章程一并送交本衙门，以便备案等因到城。准此。查禁止拳会大概情形，经步军统领衙门主稿，会同顺天府、本城于四月二十七日覆奏，当由步军统领衙门录谕旨咨会贵衙门查照。所有本城公同妥议查办拳匪章程十条，并简明告示，相应移覆贵衙门备案施行。须至咨者。计会议章程十条，简明告示五张。

#### 4、迅速筹办查禁拳会札\*

为札行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内阁抄出、钦奉上谕：“昨因拳匪滋事，业经明降谕旨，分别办理。此等乡愚，良莠不齐，其办法不外乎严拿首要，解散胁从。现在直隶及附近京城一带，到处人心浮动，若不迅速筹办，何以戢邪慝而净根株。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直隶总督严飭各该地方官并统带各员，如拳匪中实系滋扰地方，甘心为乱者，即当合力捕拿，严行惩办，不得互相推诿。如再因循，定为崇礼等是问，决不宽贷。其有随声附和，并无滋扰实迹者，亦应割切晓谕，立时解散，毋任再起衅端。钦此。”钦遵等因到城。查拳匪延及京师，屡次钦奉谕旨，责成五城认真查禁。本院曾经会同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覆奏一次，旋即由城妥议章程十条，简明告示一件，分飭司坊局委遵照办理在案。旬日以来，经本院督饬练勇局委认真查夜，每日选派哨官旗总四，弁勇丁二十名，分段梭巡，毋令别生事端。并酌发常川住委哨津贴九两，及每日旗总勇丁梭巡亦加给津贴口粮，通力合作，尚无懈怠情事。

唯查冬巡查夜，本有每月加提犒赏之项。今既认真查禁，且钦奉朝旨，“惟某等是问，决不宽贷”。是本院思尽其职，当自加紧查夜，始以杜游勇会匪放火抢掳之萌，并杜诸色奸民仇教灭洋之渐。既作未然之防患，宜给格外之犒银。著自本日为始，先定给一月加犒款，自局委每员月支三两，哨官每弁月支二两左右，哨勇丁月支共六十四两。以一个月为止，仿照冬巡办法，嗣后不得援以为例。限满仍照章查夜。既有津贴专款，所有局委哨官每月共九两，暂停再议。该局委等各宜激发天良，分别前后夜加紧梭巡，遇有形迹可疑之人，兜获交司坊讯详究治。至司坊有地方之责尤当实力奉行，每夜亲自巡查，毋令哨勇等疏懈。并严饬甲捕更夫格外留心，总期地面安谧，消息无形。本院有厚望焉。除另牌饬南营整顿兵弁认真会哨，及各水会速募勇目，贴银两协同巡查外，为此札仰司坊官练勇局员弁等，一体遵照，实力奉行。本院不时明查暗访，如有阳奉阴违，有意疏忽，唯有从严

参处，勇丁分别责革，毋谓言之不早也。切切特札。

五月初六日

### 5、牌饬司坊勇局\*

为牌饬钦遵事：照得本月十五日五城会禀查办义和拳会详细章程并地面情形一折，又勇力不敷，恳准咨请营兵一折，均钦奉谕旨准行。查禀定章程十条，与前牌饬现办章程十条大致相同，为此牌仰本城司坊勇局即行遵照，认真按条查办，毋得稍涉松懈，致干未便。切切特牌。

计粘原禀二件清单内章程十条

五月十七日

### 6、犒赏团丁巡夜牌提\*

为牌提事：照得本城水会四局，因拳匪滋事，自本月初十日为始，添募团丁加紧巡夜。此系兴办团防之意，与照例冬夜巡防情形不同，理应酌【给】犒赏银，以示鼓励。所有十五日本城点卯，四局共五十三名，每名奖赏票五十文。仰司即行以银易钱，分别每局额数，迅速给发，准予练勇经费款内提用，仍核科合银数登记可也。

五月十七日

### 7、加紧巡夜牌饬\*

为牌饬钦遵事：照得本月十五日五城会禀查办拳会详细章程并地面情形一折，钦奉谕旨准行。查折内声叙水会局绅商。而来冬夜巡防，深资得力，因即传集该水局面加奖谕，嘱其遵照冬防办理，分段清查，隐寓守望相助之意等语。此次会匪蜂起，杀人放火，城外处处皆然。昨已延至北城窑台，南城草厂十条各地面，而中城应有戒心。该绅商等务必加紧巡夜，遵照禀定现办情形，认真办理。加点十家灯以壮声威。庶几匪徒敛迹，地面安谧。上体朝廷除莠安良之意，下慰本院循分守职之心。劳尔财力，卫尔身家。将来地面肃清，本院当奏请传旨嘉奖也。所有应办事宜，实力奉行，万勿松懈。切切特牌。

五月十七日

### 8、严禁拳会告示\*

为割切晓谕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三日，内阁抄出，钦奉上谕：（略。上谕内容见四。）查拳民中有多游勇会匪混迹其间，岂容延及京师，潜滋后患。前曾一再出示严禁，分别轻重查办，以期消患无形。乃近日本城地面虽属安谧，而近畿人心浮动。深恐随声附和，渐生事端。至一种奸民每称红点照者，邪术鼓惑人心，尤堪痛恨。急应遵旨割切晓谕。为此谕仰诸色人等知悉：须知会匪乘机滋扰，为国法所必诛。本院亲飭地方官印委各员督率役勇，昼夜加紧梭巡，遇有形迹可疑立即拿获讯明，分别从重究办。尔等务必父诫其子，兄勉其弟；已从为匪者，速即解散；未从为匪者，勉为善良。庶几民教相安，地方静谧，本院有厚望焉。如敢故违，唯有执法惩治。各宜慎遵毋违。特示。

五月 日

### 9、派员办理团练分局牌\*

为牌行事：所有本城团练，东西两分局事务，著派正指挥沈墉认真办理；署东坊吏目柴宝璜著派办理团练东分局事务；副指挥童瑾昌著派办理团练西分局事务。与派出坐办帮办各委员，不分畛域，迅速筹办安置外，所有添备军械、招募勇丁诸事要节，毋稍大意。至琉璃厂团练总局一切细务，责成正指挥沈墉妥为迅速经理，勿得迟缓。至于平泉总分两局，仍派沈墉照料，柴宝璜照料东局，童瑾昌照料西局，与各项联为一气，遇有柴米人众拥挤，妥为弹压。目下田土、婚姻照常公事无多，务必为国宣劳，事事出力也。勉之。特牌。

### 10、炉房迅速筹开炉交易牌\*

为牌行事：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奉上谕：昨因拳匪滋事，延烧城外炉房，以致实银无从周转，行市无定。闻有匪徒乘机抢劫钱店，倘号商纷纷歇业，必致官民交困，人心愈觉惶惑。即着步军统领衙

门、顺天府、五城御史出示，晓谕各钱商酌中定价，务使银钱票存一律流通。并将借端挤抢匪徒一体严拿惩办，以靖地方。将此各谕令知之。钦此。遵旨寄信前来等因，到城。为此牌仰正指挥迅速传齐炉房二十六家，谕令速筹开炉交易，并将四恒票张通行通用。上慰朝廷为民筹划之意。至要，至要！切切特牌。

五月二十七日

### 11、提取平棗局存银札\*

为札行事：本总局应领自七月二十五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一个月勇丁口粮并局费八千四百两。现在洋兵入城，土匪蠢起，道路梗塞，关支为难。应将前三门外平棗各局所存大个钱提取十万零八千，每钱十二千作银一两，共合银八千四百两。移缓就急，实为两便。业已咨行户部、顺天府、五城查照在案。为此札仰前三门外平棗各局，著即遵照每局存钱若干，先尽提用，仍由该委员具详存案。除各本城练勇口粮仍向平棗局提取，以济眉急外，合行札知。

七月廿四日

### 12、设立五城分公所牌\*

为牌飭事：照得德国驻兵新段，自虎坊桥迤西至广安门迤南绕城根一带，原设五城练勇中局、西局二所，以资巡缉。并派问案委员柴宝璜附在湖南馆承审案件在案。现在翻译索诈光棍，事出奇离。经本院会晤德兵官格马史诸公妥商办法，将问案官移设湖南馆对门，名曰“五城分公所”。由本院派出翻译二名、委员数员，认真办公。首戒操守不洁；二戒承审迟延；三戒弃勇索钱。既与德官议定，急应遴派委员以期十分整顿，安靖地面。

查西城署司范启铭、北城差委吏目王彬堪派为问案委员，本日迅速到差。添派北城司陈文熙、署司丁惟忠稽查。凡本分公所中一切事件，前开三戒，并城面弃勇如有舛错情事，唯该委员陈文熙、丁惟忠两员是问。万不可稍涉大意，致干未便。所有柴委员及随带书役人等，自二十八日为始，仍按日到公所，限七天内将一切问案簿章程商妥，

再行交卸。切切特牌。

右牌仰署中城指挥丁惟忠、北城指挥陈文熙、署西城指挥范启铭、北城差委吏目王彬。

七月二十八日

### 13、庆亲王来函

子元、玉苍、曦九、仲文阁下：

密启者：前因时事艰危，京城不守。现在本爵奉命议和，专待李傅相来京开议。昨见京中兵燹情形，十室九空，良深悯恻。加以匪徒乘间蜂起，凡殷实铺户抢劫焚毁，惨不忍言。亟思先行设法招徕，渐图恢复。而管辖地面权属他人，虽有良策，无由呼应。近闻京外数里之内百货云集，以无贩运折阅实多。再四筹思，惟有暂行借重洋人保护商贾，庶几敢于贩买〔卖〕米粮、煤炭暨一切用物。因于晤总税司赫德时一再陈说，专主拯救百万生灵性命起见。经赫德允给商贩切实护票，可以出入城内，沿路毫无阻滞。本爵仍恐各国洋兵麇集，良莠不齐，商贩入城，难免有所掳掠。复经函达各驻使转饬该洋兵随时保护，隐寓不得骚扰商人，致令裹足之意各在案。

查赫德虽楚材备用，而膺我爵禄，颇怀报效之忱。此次既允给发护票，一切贩运足可无虞。执事现绾城符，速即传集所管地面各该行首事，开诚布公，晓以大义，饬令迅速赴总税司认领护票，运货入城，公平售卖。本息出入，官不与闻。仍不得抬价居奇，致干未便。庶京城万众口腹有资，市井亦渐臻绥靖也。此布颂刻安。

八月十六日

### 14、运售粮米告示\*

为晓谕事：照得据职员胡荣昌等呈称：各国洋兵迫近京城，铺户居民半多逃匿。职员等借得烂面胡同陕西汉中会馆囤积米麦粮食等物，批发各铺户公道卖售。于保护之中，寓便民之意。呈请立案出示等情。据此。急应出示晓谕。为此，谕仰诸色人等知悉：须知运售粮为救时之要务，凡我人民毋许滋扰；该处董事工役人等亦毋许借端生

事，欺压平民。各宜懍遵毋违。特示。

八月廿四日

### 15、八国联军告示\*

为割切晓谕事：照得本提督等统兵来华，尔等中国安分良民，尽可照常贸易。一切食用诸物，兵丁必以公道价值购买，本提督且必为尔保护。前经出示晓谕在案。近来行商坐贾，仍未十分踊跃开市，各物购买为难，兵民均觉未便。合再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安分商贾人等知悉：凡愿作买卖，可由赫总税务司发给护照，无论出入各城门、各市镇，畅行无阻。如有洋兵、华民留难骚扰情弊，准其到营指控，本提督定必按律究办。尔等亦宜公平交易，不得抬价居奇。各宜懍遵毋违。特示。

八月廿四日

### 16、赫德告示\*

为割切晓谕事、照得近日京师铺户大半歇业，食用百物购买为难。相应立商务局所，发给护照，不准洋兵、华民为难骚扰。俾行商坐贾得以安心营运。以期两便，而救生灵。急应出示晓谕。为此，谕仰安分商贩人等知悉：凡尔愿做买卖，即到商务局报明何项生理，并将住址，字号、姓名声叙明白，以便本总税司照给护照。凡有护照，无论出入各城门、各市镇，畅行无阻。俾行商坐贾作速盘运开市。尔商贩等亦不得高抬时价，致干未便。各宜懍遵毋违。特示。

八月廿四日

### 17、顺天府移会筹设转运处

为移会事：本月二十四日，奉庆亲王札开：转飭治中经历各员及近畿州县出示招商，及不容拳匪等因。除业经遵办外，所有筹设转运处一节，应请贵察院在各城地面择地分别设立。俟议定处所，即行声复总理衙门，听候函告带兵洋官派兵保护。相应移会贵察院，请烦查照核转，迅速办理。因用印不及，径行白片可也。

粘抄原札。

札行事：本月二十二日，准俄国格使函称：“现欲安抚京居民商，应出示晓谕近畿村庄居民，不容拳匪栖住。倘闻该匪欲来之时，应由村民随时报明附近洋兵。若村庄不容拳匪栖住，则无须各国派队剿办。并谕各民知悉，将居京之民以及洋兵所需食物运进无阻。市上派有洋兵监察，以防商民受人欺侮等语。查此次拳匪滋事，贻患甚深。果能各村自行保卫，不令拳匪混迹，则洋兵无从借口搜查，下乡肆扰，居民既得安堵，商民自可懋迁。现幸近畿一带年谷顺成，中外刻已停战议和，商贾自当照常贸易。洋兵所需牲畜、粮食等物，亟应公买公卖，以期两便。设使【商】人等裹足不前，洋兵亦必自行下乡搜取，转致居民惊疑逃散，受亏不少。相应札行顺天府尹迅即转飭治中经历各员及近畿各州县，切实开导城乡居民，不得容留拳匪，自贻伊戚。仍一面出示晓谕，招徕商贾，照常贩运牲畜、粮食暨一切日用所需之物。应如何筹设转运处所，俾各处居民将贩运之物即在该处出售，以便妥为保护，统由顺天府飭属妥协办理。仍将办理情形随时声覆本衙门，预行函告带兵各洋官设法切实保护可也。

八月二十六日

## 18、庆亲王惩治匪徒文

庆亲王为札行事：本爵现奉命办理和局，首宜清理内匪，安辑地方。近闻五城地面时有匪徒滋扰，以致民不聊生。设使波及洋人，殊与大局有碍。相应札行五城御史于各城地面搜拿匪徒，尽法惩治。务须不分畛域，一体会同办理，勿得互相推诿，致滋贻误，是为切要。须至札者。

闰八月初四日

## 19、照会协巡公所

为照会事：本月初八日接准贵公所文开，现奉庆亲王札开：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五日，据五城绅董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等稟称：现在时势艰难，闾阎糜烂，奸宄乘势扰害，民不聊生；亟宜设法妥筹

办理，严缉土匪，以安善民等语。查京师五地面辽阔，奸宄最易混迹，亟应稽查，认真办理，庶于安分良民不致受害。为此札行。札到仰该绅董等遵照会同各城绅董妥筹办法，遇有紧要事件，即着呈明巡城察院酌核办理，勿稍松懈。务使闾阎安谧，奸宄悉除，实有厚望焉。特札等因。本五城当即遵札办理。初九日，又接准贵介所文开：所有派出问案官，令其逐日到公所商办等因。本五城拣得北城指挥陈文熙堪充正办问案官，中城署指挥丁惟忠堪充帮问案官。除札飭该指挥等迅速到差外，相应照会贵公所，请烦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协巡公所。

同八月初九日

## 20、请调营兵筹拨练勇经费呈\*

呈明  
为咨呈事：本月十三日接奉<sup>钧</sup>札<sup>内</sup>开：查京师地面自遭兵燹<sup>庆</sup>移会<sup>王</sup>札

之后，土匪纷纷抢掠，闾阎骚扰，民不聊生。现在各国分设安民公所，办理抚辑事宜，匪徒稍加敛迹。惟是戢奸禁乱本我中国自主之权，且后和议告成，一切善后事宜亦均系地方官应办之责。设或洋兵撤退，而后土匪乘间窃发，为患实非浅鲜。不得【不】先为预防之计。而目下京城地界尚归各国暂管，尤须与各国通融筹办，连络一气，方免窒碍。相应咨行【本】城迅派委员与各国安民公所会商办法，照中国保甲章程或仿外国巡捕规制，总期克收实效，不事铺张，庶于地方有裨，而外人亦无所借口，是为至要等因。<sup>御史</sup>等查城内向归步军统领衙门<sup>本城</sup>管辖，各国如在城内设立公所，应由该衙门派员商办外。至前三门外地面，现在仅有协巡公所一处，设在美国暂管界内，前奉<sup>钧</sup>札<sup>内</sup>开：派<sup>庆</sup>王<sup>札</sup>令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等办理，<sup>五城</sup>本城<sup>本城</sup>业已派员带同巡丁前往办事。

此外，前三门外各国界内如再有设立安民公所，<sup>御史</sup>等自应一体酌核<sup>本城</sup>

办理。惟洋兵撤退以后，土匪乘间窃发，诚恐不免。五城勇丁究嫌单薄，未足以资防剿。应如何酌量请调得力营兵会同剿办，并筹拨练勇经

费之处，另行呈明会商办理。所有一奉札后应覆各节，相应咨呈核施行。

立案贵衙门可也。  
堂台查照

右咨庆亲王呈都察院移会留京办事大臣、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

## 21、咨呈庆王\*

为咨呈事：所有招商贩运百货一节，前经接奉钧函，飭令会商赫总税务司统筹办理。历将会晤问答举出总商，并请飭催赫总税务司速办各情由咨呈在案。现经赫总税务司来函，以各国提督既虑护照未能遍给，无照者反不得进城；又虑该总商执事难保永无流弊。不如照中国出示晓谕之例，由各提督会衔通贴城内外，俾众周知等因。御史等查自本年七月二十一日以后，商贾裹足，民食维艰，闾阎困苦情形，重烦廛念。现在各城地面遍贴提督告示，行商营运渐有转机。诚如各提督所议，总商颁发护照未能遍及，又恐滋弊，以通行告谕兵商之为愈。维望和局早成，自无洋兵阻隔之事。商民麇至，尤足以通市面而奠民生。谨抄粘总税司函件及各国告示，咨呈钧核完案。因会印不及，径用中城印信可也。须至咨呈者。

谨抄录赫总税务司原函附告示。

敬启者：贩运食物百货一事，曾于上月间函请贵城宪传知各执事来寓面谈。彼时公同酌拟一法，系先备护照一百张交于各执事。凡运货者先向执事领照一张并随小旗一面，所运何货暨车辆人夫数目，无庸注于单内，以便每次持用。适次日为日本统领约各国提督会议此事之期，总税务司当亦被邀前往，与各提督面商。在各提督之意，或云领照运货，则无照者必被阻载；或云照由执事专发，难保必无弊窦。除领照一法外，未知尚有何项办法。当经告以不如按照中国之法，出一告示，开列简明条款为善。随即拟定底稿，刊刻刷印。现已印就，业

由总税务司分送各国府盖印张贴。现将告示十张送上，即请转交各执事。此十张不得张贴，只可照示内所言，通知商民遵守办理。惟最要者，即系运货出入切毋夹带军火一事也。所有运货出入毋庸发照领旗，已定出示遍谕，以昭简易各缘由，理合函请鉴查，转谕各执事遵照办理。总税务司以此事为要，是以不惜心力，多日代为办妥到底，只可如此。所望者，即民间食物周流，不致有缺乏之虑耳。专是布渤，顺颂吉祺。附告示十张

赫德顿首

九月初一日签字

各国提督军门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现闻粮食、煤薪、猪、羊、鸡、鸭、瓜果、蔬菜、百货等，皆市面要需，民间欲运进城，自应定立妥章，以免沿途及出售处所或有阻滞。现经会议定立章程六条，开列于后。

计开：

- 一、民间无论何人欲运需用各物，均可任其自便。
- 一、由乡运物进城时，及在途间与入行售卖，所有车辆、人夫、牲口，均无留难阻拿等事。
- 一、凡一切军火军器，均不准贩运进出。
- 一、需用各物并一切家具，只准运进不准运出。
- 一、凡运货物者，遇有留难或受有何项委屈，均准在本界附近之兵房立即据实呈诉。
- 一、此章一面晓谕民间遵守贩运，一面示知各兵一律遵照放行，以维市面而全民命。

自出示后，尔等即应安分贸易，毋得有违以上条款。切切特谕。

九月初五日

## 22、庆亲王复准德界中段绅董设立缉捕局由

为札复事：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接据呈称：自七月以来，

管辖地面之权一时尚未收回，拟于正阳门以西，宣武迤东，至骡马市、西珠市口一带德国驻兵处所，设立缉捕局七处，经御史等公同拟派通晓德文知县程遵尧、县丞袁鉴、布经历王鸿钧办理。旋据该绅董等邀同绅董陆寿珍、崔师、范毓璋、朱翼成、于得禄、邵邦良、高毓昆禀称：安设缉捕局七处，邀请就近妥实绅董募勇设法保卫，隐寓团防之意。业已商定，德兵官只管巡夜，其地面词讼概不干预。所有工食局费由绅董设法捐办等情。查德兵驻所颇难联络，该绅称遵尧精通德文，袁鉴、王鸿钧等亦素能办事，自应飭该绅等开办，以靖闾阎。至设法办捐一节，德兵官已出有告示劝捐。地方官并不经手钱文，仍不时稽查，以期勿令扰民。五城现请酌后〔复〕勇额，候酌复后，就二百名中酌量添派勇丁于缉捕七局认真巡缉。请核示遵。至德国驻兵处所办公节节为难，非他处可比。该绅董迭称拟照美国驻兵所经费成案，每月请发官款一百五十两，以资办公；亦可减少民捐之处，一并请示施行等因前来。查该御史所请设立巡捕局七处，系为牌〔弹〕压匪类，安靖地方起见，既属当今急务，自应准令开办。并照所拟每月给发公所经费银一百五十两，由该御史等出具印领，按月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支领。一俟地方平靖，即可酌量裁撤，相〔应〕札复该御史遵照办理可也。

九月二十五日

### 23、咨呈庆亲王\*

为咨呈事：准办理巡防局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咨称：“本月二十日奉庆亲王札开：据翰林院侍讲学士恽毓鼎禀称：窃毓鼎奉办协巡公所，与洋官通融联络，西南一带民情颇安。乃地方无业游民因洋兵不甚严查，渐成放纵，劫掠之案层见迭出，明火执仗，莫敢谁何。居民惶惶，夜难安枕。街巷冬防亟宜早办。五城虽设公所，官权未复，窒碍仍多。再四筹维，只可仍寄官于绅，默施禁制。欲乞特加札委毓鼎督办冬防，遇有地方案件，会同五城办理。所有稽〔稽〕查委员令毓鼎自行札派。事权既一，呼应较灵。一俟和局有成，五城惶〔复〕旧，即当归并裁撤等因前来。查该学士所禀既为安靖地方起见，自应准如

所请。惟现在五城地面尚归洋兵暂管，遇有案件应仍由该学士会商妥慎办理，免致别生枝节，是为切要。至近日间阎凋敝已甚，办事伊始尤不可稍涉铺张。惟望该学士矢以诚心，勉以实力，总期民生安谧，京师元气得以暂复，尤所深望等因。奉此。查现在地面一切事宜一时难复旧制，庆亲王因官办不无窒碍，是以暂归绅士商同洋官办理，一俟地方复旧，即当移交贵城等因前来。

御史等细阅钧谕，现在五城地面尚归洋兵暂管，遇有案件应由该学士会商洋官妥慎办理等因。是应与美国洋官会商之案，由该学士办理，权衡至当，自应遵行。惟该学士来咨所称“现在地面一切事宜难复旧制，官办不无窒碍，是以暂归绅士商同洋官办理，一俟地方复旧，即当移交五城”等语。是将五城一切应办事宜，统归该学士办理也。本五城查公所之设，原因洋兵初入京城，维时官权未便显露，故以绅士联络洋人，以地方联络绅士，一切紧要事件呈明五城酌核办理，业于闰八月十三日接奉钧札行知在案。现在洋兵虽尚未退，地方官自有应办之事，应以渐复官权为第一要义。五城业已设立办事公所，地面告示均可张贴，到城词讼案件业已渐多。中城练勇局洋兵业已退出，酌复勇额，弹压地面。开厂煮粥，以济贫民。并在德国驻兵处公举绅士设局承办捕务。美兵官亦屡向五城催添练勇巡街，并面称愿五城照旧办事。是地方官办事之权正可逐渐收回，冀复旧制。若如该学士所咨，一切事宜均归绅士办理，是洋人并未尽掣我肘，而我自行撤去官权。必俟洋兵尽撤，地方官始出办事，则官民之气久隔，恐将来骤难措手。地方事尽归绅董，亦非所以存政体杜弊端。

御史等公同商酌，拟嗣后遇有洋务交涉，未便迳由五城办理，及地方新增事件，由该学士居间承办。至地方应办事宜，如词讼、练勇缉捕、及一切常年各处粥厂、暖厂等事，则由五城随时设法措办。该学士原以绅董自居，本五城系有地方之责，如此分别办理，庶于外省洋务通商各局专办交涉事件，牧令道府专办地方事宜，不相侵夺之意相符。至该学士自称督办字样，亦与钧札“不可稍涉铺张”本意未能吻合。其公所绅董所办美国驻兵处所交涉事宜，并请飭令随时移会五城查照备案，以归划一统。祈钧示覆，以凭遵行。须至咨呈者。

九月三十日

## 24、开办冬防咨呈\*

为咨呈事：据西城指挥卢光耀详报，准商董赵德荣、李毓东、刘长海、王小山、李子云、卢德富、吕纯信等呈称：时届冬令，宵小堪虞。现经本地段商民集资拟设公所四处，一在下斜街，一在歙县馆，一在资善堂，一在贵州馆。募丁查夜，俾可严缉土匪，以安闾阎。复经约请公正廉明绅士帮同料理局中事宜。其开局经费由绅士集款筹办，请派勇协同巡查，恩准立案。并迭称请领经费、以资办公等情前来。查德国驻兵处所骚扰特甚，铺户大半迁徙。尤宜设立公所，以期联络洋人，巡防地面。该商董等所称设立公所四处，适在宣武门迤西、彰仪门迤东、大街以北，为德国驻兵西段一区。现在冬防吃紧，自应准予所请，飭令开办。既据约请本段之绅士帮同料理局务，各局用款民捐民办，地方官并不经手钱文。仍令一应事件呈明五城，以便不时稽查，以期勿令扰民而归划一。应于五城酌复勇丁二百名中量派巡丁协同认真巡缉。惟冬防乃国家岁举之常经，民捐只救时难，已之末策。本五城公同商酌，拟照各公所经费成案，每月请给官款一百五十两，借此可减民捐而存政体之处，相应咨呈钧核严示遵。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庆亲王。

十月十一日

## 25、设立普安公所咨呈\*

为咨呈事：据中城绅士翰林院编修冯思<sup>崑</sup>等呈称：正阳门东一带，自洋兵入城后即被德人占据，户口凋残。前门以西等处均经各绅设立公所，协助五城办理地方公事，颇著成效。<sup>崑</sup>等目击时艰，约合大理寺寺丞乐季繁，候选经历闻世盛，太医院医士刘文英，拟就前门迤东、崇文门迤西、东珠市口至瓜市一带，就普善水会局内设立普安公所，招募巡丁，缉拿上匪，举行一切安辑地方事件。至于词讼案件，概不干预。惟日下和议未定，德人需索颇多，势难概却，不能遽行摊捐，

不得不先为筹垫。至所募巡丁，除拟请五城酌量拟派，又查各局所均领有办公银一百五十两，应请转行咨请援案发给，俾资办公。并将设立公所缘由立案等情前来。并据署南城指挥郭以保、署中城吏目柴宝璜详报前来。

因本五城查德国兵官分兵驻扎处所略分为三段，正阳门迤西宣武门迤东，至骡马市大街一带为中段；正阳门迤东崇文门迤西，南自东珠市口至瓜市止为东段；宣武门迤西彰仪门迤东大街以北为西段。中段地面业已公举绅董候选知县程遵尧等设立公所办理核准在案。其东西两段不能不续议举行。复经本五城在东段中会同邀允该绅董冯恩崑等商令设立公所，归并中段合办，以期联络洋人，并可节省经费。而该绅董等迭称德兵官分段驻扎，地面辽阔，办事棘手，若合并局所，不特呼应不灵，抑且应接不暇。宜就东段中特〔设〕立公所并设分局，便与该段德兵官会商事件。本五城核其实在情形，自应飭令开办，以资襄理。至该绅董等设法办捐，乃出自德兵官本意。地方官绝不经手钱文。仍不时稽查，以期勿令扰民。应拟于五城酌复勇额二百名中量派巡丁，帮同认真巡缉，相应咨呈钧核示遵。惟德国兵丁时有需索情事，虽经会晤德国参谋裴克尊汉，拟有我国地方官会衔告示，及会同办理数条，以期安辑民生，尚未照覆。该绅董等设立公所，办理实在为难，非他处可比，节无可节，并无可并，迭称拟照各公所经费成案，每月请发官款一百五十两，以资办公，并可减少民捐之处，一并请示施行。因会印不及，径用中城印信可也。

右咨呈庆亲王

十月十一日

## 26、咨呈阻止法人占衙拆毁城垣由\*

为咨呈明事：查西城内坊衙署在西便门内迤北，今法国以修理京汉铁路将该处城垣拆毁一段，并将该坊衙署占据，勒令写结“情愿借用听其自办”字据。附近民房均须卖给，每间十元、二十元不等。将来城外坟墓非经迁移即被刨出，从此又生事端。

窃思芦汉铁路去京仅三十里，顷刻可到，何必再添枝路。而西便门一带本来辽阔，若再将城垣拆毁，则盗贼出入更难防备。至于坊官衙署被占，亦无存身。既据该坊呈报，除咨明全权大臣外，理合咨明呈庆亲王

钧核臣查照。应否伤下查问，设法阻止之处，即希核夺。因会印不及，迳用西城印信可也。计录粘西城坊原报一纸。

右咨呈庆亲王  
明全权大臣李

十一月二十四日

### 27、庆亲王覆准英界绅董设立保卫公所\*

为札行事：接准呈称：前三门外英国驻兵处所设立保卫公所，开局，为始一切经费并由绅等措捐分垫。现在商民情形甚为匮乏，经费不敷，援照德国、美国驻兵处所每月由总理衙门发给津贴银一百五十两成案，呈请发给等情前来。查该御史所呈设立英界保卫公所，商民不能捐办，亦属实在情形。应如所请自十二月初一日起，每月由本署发给京平足银一百五十两，以资办公，而安地面。即于本月初十日特具印领，赴本署公所承领可也。

十二月初四日

### 28、留京办事大臣咨

为咨行事：照得本大臣奉命留京，举凡一切事宜均有与办之责。前就本大臣等意见所及者，除已办外，其余应办各事均经次第咨商各衙门在案。惟现在和局已经开议，一经各项款目议妥，洋兵自当撤退，善后之事尤为吃紧。

查京师以宫廷为重，拱卫宜严，务期一律敦平，方昭慎重。无如地方辽阔，前此团众流而为匪者不知凡几。因畏洋兵分段查捕，不得已藏匿装束，四散隐伏。如果洋兵撤后，一经散勇土匪自结，诚恐死灰复燃，再聚作乱。设大内稍有震惊，祸患匪浅。本年五六月间，京

师内外几于无人不团，无团不灵。乃七月二十一日联军入城，顷刻团归无有。岂真自悔误国，从此洗心革面。亦不过无耻畏死，觊便鸱张。团众聚散无常，害良民则有余，御外人则不足，此其明证。

本大臣等应留守重寄，上廛宗社，下拯黎元。窃思国何以能复安，民何以不复扰。倘因洋兵撤退，匪患复乘，不特遗祸外人，更恐洋兵有所借口，于事尤多窒碍。查五城地面系贵察院专辖，本大臣虽有防患未然之虑，实无防患未然之权。相应咨商贵察院酌度情形，务于洋兵未撤之先，应如何预为布置，征调素有纪律兵勇来京弹压，力措大局，迅速妥筹办法，咨复可也。

十二月初十日

### 29、五城咨呈天坛门外安设大炮请商阻由\*

为咨<sup>呈明</sup>事：照得五城地面遇有交涉事件，理应报明，以便随时补救。前将西便门开通城墙情形，咨明商阻在案。现查英国驻兵处所天坛门外安设大炮二十余尊，系由城内陆续运出前门，移设该处。本五城亲往履勘，炮位上有“神机营”字样。以此迁其重器，似宜设法磋磨。

如何商阻之处，理合咨<sup>呈钧核</sup>明<sup>贵大臣</sup>查照施行。

右咨呈庆亲王，咨全权大臣李。

十二月十二日

### 30、仿办小锣会告示\*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近日京师地面强盗窃发，急应加紧缉获，尽法惩治，以靖闾阎。除添设巡勇马队，协助洋兵围捕外，仿照咸丰三年巡防小锣会之例，凡官民铺户人等，每家自备铜铁响器一具，遇有强盗明火抢劫，事主及邻佑〔右〕数户鸣金为号。凡查夜巡勇及洋兵闻声赶赴鸣金之所，问明盗在何处，登时齐集，奋力兜拿，不使一名脱逃，送公所案复讯明属实，即行就地正法，以除民害而儆将来。为此，谕仰官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按照前开事理〔例〕，守望相助，认真

救援，以期各卫身家。慎之遵之，毋违特示。

十二月十二日

### 31、全权大臣李咨会

为咨会事：据绅商单学谦、穆恒谦、于穆、马梦吉、李万、增铭廉、乔树勋、郑文、尉松瑞、王家瑞、孟锡绶、黄鸾声稟称：“统筹全局，大权不宜旁落，敬上刍言，以备采纳事：方今和局已成，条约所列各款，惟赔兵费一事最为棘手。在朝廷视民如伤，赋税之外，决不忍另议加增。况当此大难之余，尤必优而抚恤。然而人人各有天良，际此卧薪尝胆之候，谁无献曝之忧。詎料人心益坏，几乎丧尽天良。即如目下有所谓安民公所者，办理房捐、铺捐一项，借支应为名，任意勒索，最为苛虐。如果出于彼族，凡我中土人民，亦当甘心忍受。有人未举此念，而操入室之戈者，竟施其竭泽而渔之计，剥尽脂膏，不过供其一快。此弊实由下情不能上达，以致隔膜，是小民既遭涂炭，复受荼毒，而半点未充公用，殊为可惜。拟请明发飭谕，拣派大员督率绅董，将此项捐款尽数归公。就京津两处而论，每年约可数十万之谱，推而广之，顺直通省亦可百万。其余各省仿而行之，总计不下千万。约二十年，四百兆之款可偿。倘输将踊跃，不数年间偿清此款，并可随时停止。曾闻法郎西赔偿德意志兵费，原定年限未滿，即已如数抵偿。海外之民尚知效主，矧我国深仁厚泽培养二百余年，当此主辱臣死之秋，岂真惜身外之物，不知效其忠诚。要在董率得人，尽除之〔其〕弊，庶不致以有用之财置诸无用之地。草茅遇〔愚〕见，是否有当，伏乞钧裁等情到本阁爵大臣督部堂。

据此，除批安民公所办理房捐、铺捐如何苛虐，因何敛款多至数十万两，候咨五城察院详细查明各公所所捐细数，及动用实数，汇开清摺，复候照会各国钦差飭查办理。其天津一带所设公所，并候飭查另办。至科敛万民，只宜设法裁抑，岂能推广通行。所请各直省仿行之处，应毋庸议等因牌示外，相应咨会贵察院，请烦查照，转飭详细查明各公所所捐细数，及动用实数，开册咨覆，核办施行。

十二月十七日

### 32、出示土棍勾结洋人为害百姓由\*

为出示晓谕事：照得美国驻兵处所纪律尚见严明。际此年景萧条，一种匪徒胆敢勾结洋兵，陡有骚扰地面情事。本月十七夕，南横街一带洋兵随同身穿灰布袄之华民入铺搜索，居民一夕数惊，地方因之不靖。为此谕仰各住户、铺户人等知悉：自示之后，遇有洋兵进屋或带同土匪诈财，事主及邻右登时鸣锣为号，并暗中用胭脂水、煤油浇泼洋兵及土匪衣服，以便查办时认识。一面知照巡勇吹哨，齐集〔集〕捕拿。该巡勇并驰赴湖南馆、湖广馆请兵救援，务获究办。凡洋兵由美兵官加等治罪。若本地土棍勾结洋兵为害百姓，获案后讯明即行正法，决不宽贷。其各慎遵，毋违特示。

一、严饬哨弁巡勇每日下午六点钟以后，除兵官洋巡捕不计外，遇有洋兵在街行走，立即拿送湖南馆查办，并给伊赏稿〔稿〕。

一、严饬哨弁巡勇，遇有洋兵及土匪在住户滋扰者，登时拿获，带同事主送湖南馆严办。并有重赏一百圆。

一、严饬哨弁巡勇如遇滋事洋兵，手执洋枪未便向前者，立即驰赴湖南、湖广两馆，就近请兵救援。尔居民务必遇事知照查街弁勇协力拿办，勿令漏网，勿怕寻仇。又简明告示一道：

现届年冬，巡查紧急，谕尔弁勇，防范实力。

美界兵官，注意整饬，但是匪徒，一体严缉。

拿获斩首，后悔无及，务改前非，为善过日。

十二月十八日

### 33、步军统领送来会同顺天府本五城咨稿请发路灯经费由

为咨<sup>呈</sup>事：现准德国瓦帅遣盖提督送到照会内称：各国兵队通行

大街，所设路灯用款，应归京师之地方官另筹款项办理，不在各国所分款之内。嗣准函催内称：各国兵队通行之各大街安设路灯，并送到应设路灯图一张。俾查明应设路灯各处，一望而知，请地方官从速办理。近日又准函催内称：街灯事必须赶紧办理，否则逼迫民政厅自行设法

举办。第恐法虽合宜，而于京师官民钱款项下甚不利也各等因到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等衙门。

准此。查外国统兵官催办城内外路灯，系为巡缉盗贼起见，事关交涉，若置之不理，深恐责成民间捐办，又多支〔生〕枝节。且经屡次函催，自应通筹试办。本衙门公同商酌，现在议约将成，不得不委曲求全，暂为措办。所有内城应行安设灯杆、灯枝约一千二百个，估用银一千二百两，每月应用点灯经费并工食银六百两，通共用开办经费银四千两；每月内外城应用点灯经费并工食银二千两。相应咨<sup>呈</sup>王<sub>会</sub>爷核准，转咨户部覆核，按照估出数目给发。内外城由步军统领、五城各具印领，分赴户部关支。当即分饬属员暂办，以资办公。俟洋兵撤退，酌量裁撤。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庆亲王，移会户部。

十二月二十三日

### 34、裁撤西直门、德胜门两处公所咨呈\*

为咨呈事：照得联军在京各段，呈请设立绅董公所，借以通达中外之情，原属善举。乃不肖者阑入其中，逐〔遂〕有借端扰民之事。九门以内绅董向未来城禀报，无从查察。现在前三门外，除美界恠绅公所业已裁撤外，德界中东西三段，英界一段，数月以来本五城极力稽查。近闻西直门外绅董谢文发等前经来城禀称：业经日本准令设立安民公所。本西城批令勿得扰民，尚未呈请钩核立案。旋查得该绅董等前后禀词既称日本准其为自主之公所，又称现改为中国自立之公所，寻词讼由伊自行审结，及私刻关防擅出告示，种种违制，殊属任意妄为。谢文发复赴全权大臣阁爵督部堂李行轅呈请牌示，令其先行销毁戳记，暂行试办，如经巡城查揭，从重惩警等因。正在查办间，访闻该公所有妄拿无辜，滥设非刑，如站笼、铁卡子、光棍架等项，羈押人证至三四十名之多，大堪诧异。十二月二十八日，经日本兵将谢文发、席承宽、胡子嘉、黄季元、巩家祥并巡长王沛、谭松轩、唐纯、高德禄，跟役李锦荣、杨俊等十一名，拿送警务衙门惩办。本西城已

严饬外坊阎太古勒令将该公所裁撤，勿使劣绅再行武断。

又查得〔德〕胜门外保卫公所亦有扰民收押情弊。经本北城闻信，于本月十五日亲身赴该处将人证王俊、王常、杨浩、张立堂、高士惠、张永铎、贾如珍等七名全行释放，勒令该公所总绅南营都司现署中营游击王连捷退出公所，不得滋生事端。兹查已退总绅王连捷，并帮办凌秀，巡长冉文惠、傅景星，巡丁刘宽、祈泰、王禄等七名，亦被洋兵拿办。惟该公所前由北城呈请批准在案，应再由北城另文呈请裁撤，以归划一。该两处公所裁撤之后，本西城、北城应立即责成外坊官设法清理地面。

再，风闻东段普安公所绅董有滥刑毙命情事，俟查明后再行报闻。理合咨呈钧核。须至咨呈者。

右咨呈庆亲王，咨李中堂。

十二月二十九日

### 35、安辑地方牌示\*

为牌饬事：现准钦命管理各国事务衙门便宜行事和硕庆亲王文开：“本爵现在奉命办理和局，首宜清理内匪，安辑地方。近闻五城地面时有匪徒滋扰，以致民不聊生。设使波及洋人，殊与大局有碍。相应移会五城于各地面搜拿匪徒，尽法惩治。务须不分畛域，一体会同办理，勿得互相推诿，致滋贻误”等因。准此，查和局将成，颐和园、西苑等处已于本日议定日期交还，五城地面退兵为期不远。是全局大有转机，内匪急宜清理。中城、北城已略留得力哨官勇丁整理，固非难事，各城亦逐渐布置。为此牌仰实缺司坊官及各勇局委员知悉：须知土匪滋扰，最为民害。若使波及洋人，更碍大局。本院协力同心，不分畛域。尔印委各员亦当设法办理，实力奉行，务将司坊勇局一切事务早为之图。应如何分饬哨弁弹压地面，搜拿匪徒，权宜办理之处，随时禀明请定夺，俾免临事周章，有辜职守。是为至要，切切特牌。

右仰中城署司转传五城指挥、副指挥、吏目、各练勇总分局。准此。

### 36、添立五城巡勇中局续增章程\*

为再行立案事：前因五城添设练勇二百名，除拟拨德国驻兵处所查街外，分设东西两局，每局六十名，以资弹压地面。现在各公所募勇查街，渐臻妥贴。而美国驻兵处所逐渐退出管辖地面之权，亟应将德国驻兵处所各公所之勇丁全行拨回，在南横街华严寺添立五城巡勇中局，每局匀驻勇丁六十五名，共一百九十五名。其余五名，拨归办事公所当差，及传报三局消息。应将添设中局略增章程数条公同酌定，以资办公。

添立五城巡勇中局续增章程四条：

一、东局由西珠市口至虎坊桥东砖胡同止，南至永安桥往南顺坛墙至城墙止，东至永定门脸。

一、中局由虎坊桥往西，至北半截胡同、绳匠胡同、官菜园上街，至姚家井城墙止。

一、西局由北半截胡同往西，至彰仪门脸止，由姚家井往西至右安门角楼止。

一、勇丁匀拨三局，不分某城字样，仍编入十人一队，以旗总暂充队长，约束一队勇丁。统归本局哨官管带。前哨官分匀三局。东局因近于公所，多驻一名以便当差。

## 光绪二十七年

### 37、全权大臣李咨会查访西直门外安民公所由

为咨明事：据西直门外安民公所绅董谢文发等禀称：窃绅等前经具禀陈明于西直门设立安民分局情形，恳请赏给示谕，以便保护居民。蒙批：洋兵在境，言语不通，每易齟齬生事，设立安民公所，以通中外之情甚为妥善。第该绅董等是否由街邻公举，抑由洋员派充，地方官曾否与闻，关防图记系由何处颁发，抑竟自行刊刻，禀内未据详叙，候咨尹堂飭县查明众能否翕服，咨复到日，再行酌发示谕可也等因。奉此。绅等因前因西直门外附近各村庄时有洋兵、教民、土匪肆行劫掠，

民不聊生，不得已稟求日本警务衙门暂行保护，实出于无可奈何。蒙其批准，谕令于西直门外设立安民分局，并须发告示多张，实贴晓谕。卑局开办月余，一切经费均系自备，并不勒捐。迭拿要犯，业经警务衙门按律惩办。现在西乡一带二十里内，昼无路劫，夜无枪声。附近各村庄绅等纷纷呈请，情愿附入卑局，乐输捐款，以资守助，业已准其归附。民心稍慰。兹闻和议将成，我国大兵到京尚需时日。若即撤局，乡民无所倚赖，恐洋兵、土匪仍四〔肆〕凶横。今幸商允日本准将卑分局改为我国自立之安民公所，择于本月十二日开局，以卫商民，以支长久，实属体恤民情。查卑局附近一带各村庄相连二十余里，地方尚属静谧。虽圆明园、万寿山宫殿被毁无存，而墙垣树株留遗不少，比之召伯甘棠尤当敬爱。为此具稟，叩恳仁恩可不〔否〕俯准照会各国，转饬洋兵不准再行代〔伐〕树拆墙，毋得陵逼公所，扰害居民。卑公所能否悬挂龙旗，弹压地方，以安民心之处，听候批示遵行。再，前刊“西城安民分局图记”业已缴销，现令另行自刊戳记一颗，文曰“西直门外安民公所戳记”，当即开用，业经稟报中外各衙门在案。合并声明等情到本阁爵督部堂。

据此。除批设立安民公所，本系通中外之情，法良意美。乃近来各处所设公所，因事诈财，鱼肉百姓，小民言语不通，无所控诉。幸外国洋员近稍觉察，渐令撤去。该局既经日本派充，因何现又不肯保护，其中恐有隐情。况该绅谢文发送经五城察院陈面称素不安分，断不可假以事权，致滋扰累。以一前稟批，候咨由顺天府饬县确查，众情是否翕服，俟查复到日，再行核办。兹据一再渎陈，姑准暂设试办。如果稍派累骚扰情事，一经察院放〔访〕闻及日本官员指诉，定将该首事从重惩办，决不姑宽。至该局戳记乃系私雕擅用，尤属违制，著即销毁。倘有稟白事件，竟用白稟陈明，何用加盖戳记耶。并饬仍候分咨查照牌示外，相应咨明贵察院，请烦查照。

正月初四日

### 38、全权大臣奕李咨照刊刻警黄由

为札行事：案查和约大纲十二款业经奉旨照允画押盖印。该约第

十款内载中国国家务须在各府厅州县，将载明下开两端之谕旨张贴两年，俾众周知。永禁军民人等入仇视诸国各会，违者问死。至开列各犯所定罪名及杀害凌虐各国人之城镇停止各项考试，亦在此列。中国皇帝务须谕旨一道，通行布告，以及各省督抚文武大吏、及有司官，于所属境内，皆有保持平安之责。如复肇伤害他国人民之乱，再有违约之行，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该管官员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亦不得借端开脱，别经给奖叙等语。旋于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钦奉上谕两道，业经发抄。嗣因各国使臣坚请更改字句，复经本王大臣据情电奏，奉旨照准。相应恭录，札行五城御史，务照所录谕旨刊刻誊黄，通飭所属府厅州县，无论大小城镇村落遍行张贴两年。两期〔年〕内如有剥落捐〔损〕失，仍随时补行张贴。事关和议大局，勿稍延误，致贻口实。并将遵办情形声复本王大臣备案，实为切要。须至咨者。

#### 录谕旨两道

（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83—84页）。

### 39、全权大臣知照调拨劲旅弹压地面一摺奉朱批由

为札行事：本爵大臣于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十七日奏：和议将成，预备调拨劲旅弹压京畿地面一折。兹于二月十五日递回原折，奉朱批：著照所请。钦此。相应恭录朱批，并抄录原奏，札行五城御史查照可也。计抄原奏一件

奏为和议将成，预备调拨劲旅，弹压京畿地面恭折具陈，仰祈圣鉴事：窃维京城内外及近畿一带地方，始被拳匪扰乱，继经洋兵占据，官吏失权，小民失业，以致匪徒蜂起，肆行抢劫，居民不遑安枕，行旅咸有戒心。扰害之甚，实为从来所未有。臣等到京后，迭经转商各国公使及其统兵大员，分段设立安民公所，多派华、洋巡捕昼夜梭巡。然抢劫之案犹复层见迭出，峻法严刑，不能禁绝。现在和议大纲业经奉旨照准，第二款惩办肇祸诸臣已将办结，此后应立即接商各款。各国现住军队，除留护使馆及驻守畅道，余兵即可催商撤退，交还地面。若不预调劲旅分别填扎，必至各匪乘机复起，更肆荼毒，为患不可胜言。且联军既退以后，圣驾即日回銮，尤应廓清畿甸，以固邦基。京

城原有步军及五城练勇，经此变乱半多逃散；即使招集复额，难期得力，臣奕所统神机营各队，一切器械均被洋兵搜夺，亦难责令徒手办匪。直境防军又因饷绌裁并，只能专顾外府州县。

臣等思维至再，查山东巡抚袁世凯所部武卫右军，教练有素，约束严明，东省近尚安谧，似可借调来京，以资镇摄。当经函商该抚，旋准复称东省伏莽素蕃，东路之铁轨、矿务现已照约开工，各属教堂林立，教士踵接，人情浮动，甲乎各省。土匪、马贼往往窟穴此间，稍有疏虞，动酿巨衅。全赖所部武卫右军七千人分扎要隘，始得免于糜烂。反复筹计，止能抽拨三千数百人以之弹压。京城内外，或可敷用。若再分布四路各厅，恐有顾此失彼之虑。宋庆、马玉昆所统不下两万余人，久驻太原似无所用。马玉崑为直隶提督，肃清畿辅亦其分内之责。可否再调宋、马两军分屯近畿各路等语。

臣等伏查山东地居冲要，又与德界密迩，弭患消萌，胥资兵力。袁世凯允拨武卫右军三千余人屯扎京城，实系兼筹并顾之意，自应照办。惟城外四乡各处群匪如毛，亦必须派兵驻扎，随时巡缉，以善其后。应请再调马玉崑八营分屯顺属东西南北四路，以厚兵力。惟须由马玉昆慎选得力将弁，申明纪律，庶几保卫地方，不至转增扰累。一俟事局大定，京城内外渐臻安靖，再饬回防。如蒙俞允，即请飭下袁世凯、马玉崑预为部署，听候臣等调遣。并先将奉准谕旨电知臣等，以便酌度情形，与各国使臣先行商定办法，再行电令各军遵照起程，以免齟齬。所有预筹请调劲旅弹压京畿地面缘由，理合恭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遵行。谨奏。

二月十八日

#### 40、复德国驻兵处所格兵官函

逕复者：本月二十二日准贵府函开：二月二十一日晚间，有德国武官前往万寿山一带游历，行至石道北边离城十里左近，不知被何人害死据报前来。相应函请贵城设法派机密捕役访拿凶犯，并会派本地面官协同办理等因到城。本中城即刻转知东南西北四城，会同拣派司坊官，带同哨官捕役，于本早驰往该处。并令该员弁会同步军统领

衙门驻扎海甸之中营副将等查明情形，悬赏二百两严拿凶犯。敝国京师地方官系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五城御史均有应办地面之责。一面据贵府来函，由五城转咨步军统领、顺天府府尹两衙门会同办理，一体飭属严拿。甚望缉拿，尽法惩治，以儆凶顽。专此布复，顺颂日祺。

录原函。

迳启者：二月二十一日晚间，有德国武官前往万寿山一带游历。行至石道北边离城十里左近，不知被何人害死据报前来，相应函请贵城设法派机密捕役访拿凶犯，并会派本地面官协同办理，是为至要，此致，即颂日祺。

二月二十三日

#### 41、飭五城司坊官并委员严拿伤害德官凶犯由<sup>①</sup>

为密牌飭遵事：本月二十二日，准德国驻兵处所知府格函开：二十一日晚间，有德国武官前往万寿山一带游历，行至石道北边离城十里，不知被何人害死据报前来。相应函请贵城设法派机密捕役访拿凶犯，并会派本地面官协同办理。二十二日，又准函开：德国武官被害一节，再将详细情形函达贵城鉴及。查该武官所乘之马系中国马，红马黄鬃尾长，外国鞍鞅，此马不知去向。一并请烦设法搜求务获，是所至盼各等因前来。旋经本院派出中西北三司，带同哨官赴德营询问被害情由，分飭即刻严密驰赴该处查拿。据复被害处所系西城青塔院地方。案关伤害外国武员，有碍时局，亟应从速严缉，勿任远颺。为此牌仰五城实缺司坊并添派委员王彬等知悉：务当不分畛域会同拿办，督率哨官赵世荣、恩德魁、吴庆祥，选派捕役密驰青塔院左近处，与中营副将鲍涌泉熟商办法，须将凶犯购觅眼线，严密踪缉务获，尽法惩治。除飞移步军统领、顺天府一体严拿外，速速特牌。

附录德兵官续函。

迳启者：德国武官被害一节，再将详细情形函达贵城鉴及。查该

<sup>①</sup> 飭查德国被害武官、马匹并严缉凶犯由，共有八件。内容基本相同。

武官所乘之马系中国马，红马黄鬃尾长，外国鞍鞅，此马不知去向。一并请烦设法搜求务获，是所至盼。顺颂时祉。

二月二十三日

#### 42、出示安抚民生由

为剴切晓谕事：照得现在和局已成，议款渐定，全权大臣办事为国为民，无微不至。前德国兵队前往井陘一带助剿拳匪，决无开战之事。我军驻守山西边境，与各国邦交益固，断不相见以兵戎。近日有一种匪徒造作谣言，扰乱人心，以致商民迁徙出京，地方为之不靖。本院会晤各国统兵官，彼此说明，飭拿造言生事之人，急应出示安抚民生。为此谕仰绅商人等须知：时局转机，诸事顺手，两宫回銮有日，各国和好如初。万勿误听谣言，自贻伊戚。其各营生业，勿再怀疑。懍遵毋违，淳切特示。

三月初四日

## 金銮琐记(选录)

高 树

**编者按：**高树，四川泸州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庚子年任职军机处，所记为亲身经历。本书1925年石印出版，是作者七十六岁时所作，集纪事诗一百三十余首，皆有小注，其中有关义和团事者二十余首，今选录十七首。

汉宫络绎召神巫，八阵纷陈元武湖，昨遇瑶池青鸟使，宣传阿母受灵符。李闳召义和团入宫，列八卦阵，太后拜受灵符。

伏弋裹甲卧雕鞍，巷口居民不许看，闻道前军藏大帅，低头骑马渡桑乾。仪鸾殿见外国公使，董（福祥）立殿下大吼曰：“我不怕洋人。”败逃狼狈乃如此。董福祥。

战败伪将战胜传，破城尚说水门穿，佞臣自古言多诞，菌作青芝鸢认鸾。某侍御崇奉团匪，每战败捏报战胜。洋兵攻入内城，出示云：“教民穿水门入，已打退”云云。

明明狂寇似黄巾，竟说中兴好义民，诵罢新诗忙避乱，短衣负担出城闾。拳匪为太后、李闳所主张，此名士作诗颂美，盖作热梦。名士，楚人，向山人诵所作颂扬团匪诗，山人曰：“联军已入内城，尚不知耶。”乃短衣负担，遁出京城。

佩符习咒羽林郎，红锦缠腰入未央，谁把干戈作儿戏，六街都唱小秦王。非端王不至大乱如此。

六龙西幸入秦关，为问銮舆几日还。误国已同韩侂胄，漫言风节似文山。崇文山信奉团匪，所取字，有玷文信国。

涿鹿回车草奏笺，媿媿深得相公怜，百人惨戮称遭劫，酷吏心肠铁石坚。刑部尚书赵舒翘，为刚毅所保荐，极博刚之欢心。刚命往涿州查视团匪，密约

入京。回京言团匪甚忠义，刚大悦。团匪亦蜂拥至，日以焚杀为事。城外良民老幼男女将近百人，团匪诬以白莲教，杀之于菜市。舒翹不救，但言劫数而已。

**蜂狂蝶乱乱官仪，妖孽天生此夏姬，铁面丹心驰马使，飞符驱逐出京师。** 赛金花傅采芸，户部尚书杨立山昵之，庄王妒甚，使拳匪诬杀之。采芸下处，京朝官车马云集，实天生一夏姬也。城南弟恶之，巡城时，递解采芸回苏。

**西库围攻计妙哉，佛门弟子是奇才，龙刀一柄经全部，函请神僧下五台。** 尚书启秀函请五台山僧普净，来京攻西什库教堂。僧言关圣降神附其身，携青龙刀一柄，《春秋》一部，骑赤兔马往攻，入阵便中炮亡，惟马逃归。

**殿上咆哮起立愆，端王气焰已薰天。至尊手挽臣衣袖，伪说臣将御袖牵。** 庚子秋，召见巨工，皇上泣曰：“围攻使馆，大启兵端，朕一身不足惜，如宗社何！如太后何！如天下臣民何！”命许竹笈跪近前曰：“汝见外洋有此等事否？”以手挽许衣袖而泣。端王起而咆哮曰：“许景澄，汝拉皇上衣袖何为？”许曰：“是皇上拉臣袖。”皇上闻之即释手。

**书币西通大国俄，合肥奉使主联和，如何捆载官庭物，城内朝朝走橐驼。** 俄先撤兵，以为联军倡。而橐驼运宫中之物，数日不绝于道。

**古井无波送洛妃，袞龙易去出宫闱。伤心误陷奸人计，甘作咸阳一布衣。** 庚子秋，太后与群奸谋，将珍妃用布裹盛之，投入慈宁宫井中，用石盖之，而皇上不知也。西洋兵将入东华门，方服袞龙袍以待。溥公曰：“皇上何用此服，宜速衣布衣，随太后出京。”皇上从之。

**神团余焰尚汹汹，未敢长椿设位供，兵部曹司惟我到，南洼破庙祭三忠。** 团匪旗书曰“义和神团”，联军入京，团匪藏匿，官民犹惧之，三忠概不敢停于长椿寺。徐小云大司马被害，柩停南洼破庙开吊。山人往吊，则袁爽秋、许竹笈两公柩皆在此，山人一一祭奠。宾客寥寥，兵部曹司惟一人到。丧主到者，唯许公有一犹子，跪地苦拜。余皆不敢到。

**千秋佳节阵云高，殿上红巾佩宝刀，苦口劝人同祝嘏，弟兄含泪著宫袍。** 皇上生日，太后及端王、李闾等，令团匪力攻使馆，以为祝寿之趣，并令红巾匪皆佩刀上殿。城南弟苦劝同乡京官入内祝嘏，曰：“如祝嘏官多，太后或有悔悟。”山人本不愿去，因弟有此言，亦著花衣，同弟上车，泫然流泪。

**天横虎视怒如雷，裕叟三言亦可哀。流涕歔歔朱学士，森罗殿上脱身来。** 内閣学士朱祖谋古微，庚子秋来予寓坐谈，曰：“昨日召见九卿，予跪居末班，大声奏曰：‘请太后皇上缓攻使馆，恐结怨太深’”云云。太后以朱不常召见，不识面，朱身

短，隐入层中，太后闻声四顾。端王昂头虎视大呼曰：“谁说话？”朱曰：“臣是内阁学士朱祖洪。”端王、太后皆怒视之。兵部尚书裕德曰：“奴才愿太后皇上以天下国家为重。”太后不理，三言之仍不理。学士窃笑其言空洞无物，然不触犯天威即在此。学士言訖，涕泗交颐，谓昨日召见如置身森罗殿上云。

兵联八国入燕都，会哨宫廷似坦途，拟学虎门端冕立，花翎拔去解朝珠。兵部尚书裕德告我曰：联军欲入乾清宫瞻仰，伊官服立于乾清门外。印度兵到，拔其花翎，解其朝珠而去。”

八国联军将入都，少年幕府胜孙吴，席前借箸真奇策，恨不洋街一旦屠。团匪设幕府于景运门内外，凡谄附李闾与端、刚者，争往充幕僚。有年少某部郎所献策，皆屠灭东交民巷之策。“一旦”或作“一概”。

## 回銮纪事

优钵罗斋主演

**编者按：**本书分《回銮纪事》和《和约全稿》两篇，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八月二十五日杭州白话报刻本。《回銮纪事》采集各报上记回銮的事演成白话，其目的“好叫中国四万万人知道现在的世界，比去年拳匪闹市，洋兵进京的时候大不相同”。在这篇纪事中录有匿名帖，是义和团自己的文献，可注意。《和约全稿》的条款已收入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中，今删去。

辛丑八月二十四日，皇太后皇上由陕西起銮回京。起銮以后，各报上记回銮的事详细得很，因此把报上的说话采集下来，演成白话，好叫中国四万万人知道现在的世界，比去年拳匪闹市、洋兵进京的时候，大不相同。虽比不上康熙、乾隆两朝皇帝南巡的热闹，也算不得寂寞了。书中说话多是采集各报，并没有一句自己编造出来，不过别报上是文话，这却演成白话便了。

八月二十四日辰刻，两宫由陕西西安启銮，皇太后，皇上分住两所宫殿，因此，皇太后皇上称两宫出南门，到东关八仙庵拈香，即刻起蹕。蹕是清道的意思，皇帝出门要清道，因此起行唤起蹕，经过的路又唤蹕路。这一天晚，住在临潼县。起蹕的时光，太后在前，后面皇上，再后面皇后、瑾妃、大阿哥，再后面是军机大臣、一切扈从的官。扈从是跟随的意思。一路上供给，阔绰得很。

河南开封府早经起造行宫，太后住的宫十一间，皇上住十间，皇后九间，大阿哥九间。皇上的宫，在最后一层。

皇太后的行宫，最喜欢地上铺设各种古董玩器、花瓶、古董香炉等物，都要尺寸高大，以便好在地毯上安放。

未曾起蹿以前，陕西营务处赶办长杆铁头锚五千根，做路上保护銮驾的用。在东城文昌庙内开厂造办。

西安发出内库银三百万两，交河南藩库做回銮费用。

行在政府总共筹款一千三百万两，做回銮一切经费。

直隶总督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奏明朝廷，向江宁、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广东、四川、湖南、湖北、山东等省筹借巨款，解京做回銮用费。各省有借得多的，有借得少的，总共有六十八万两。独有湖北省总督张之洞情愿报效十万两，一面电复李鸿章；一面札饬各府州县，不论愿意不愿意，一概要按缺分好歹，自认报效，大缺三千两，中缺二千两，小缺一千两。

河南抚台松寿是满人的意思，办理回銮大差总要格外体面好看，一切都不惜费。扈从的官员、太监、也因河南地方局面很大，不比陕西穷苦，都想到河南得些好处。

有一个办皇差的藩台说：这一番回銮，一路上供给，比往日大不相同，往日可以用一品锅，此番必须都用满汉全席。经过的地方，或是打尖，打尖便是吃饭。或是宿夜，都要五开间正房。每到一处必须要十几个五开间，才肯居住。因此只好借用会馆公所以及乡绅人家的高厅大屋，但是总没有这许多五开间，办差的只好另外添造。泥水木匠工价，登时飞涨。

两宫起蹿这一日，临潼县知县夏良材办差不善，不合扈从官员太监的意思。廿六日降上谕一道，夏良材交部议处。京城正阳门门楼被旧年洋兵进城攻毁，两宫回銮要进这一重城门，皇太后恐怕看见城楼坍塌，不免伤心；大臣们又怕皇太后看见城楼，少不得纪念去年洋兵进京慌忙逃难的事，因此要把门楼修理齐整，好叫皇太后把庚子年七月廿一日的事，忘记在九霄云外，他老人家依旧好安心享福，这是做臣子的一片忠心。但是采办木石砖瓦很不容易，只好暂时搭盖彩棚两座，每座需白银二万余两，总共须五万两左右。

皇太后准定在十月初十前到河南开封府，便在开封府大做生日。各种报上，有的说皇上赶在冬至节前回京，太后仍留住开封；有的说两宫今年一同回京；有的说两宫都要明年回京；究竟不知怎么样。但

是外国人定要两宫今年回京，只答应在开封驻蹕十天，住过十天，便要北渡，直隶在河南北面，由河南到直隶要渡过黄河，因此叫做北渡。外国人有这一句说话，两宫今年回京，也未可知。唉！做了皇太后，做了皇帝，也算顶有权柄的了，偏是一举一动，权柄都在外国人手里。唉！这等时世，我们做百姓的，还好狂吃狂用，贪快乐的吗。

直隶保定府是回銮定要走过的路，保定府开设一个大差局，委员有一二百个，说起来真是要吓死人。大差局需用各色物件，由采办委员照市价购买，听说磁盆一项要备两万只，在唐县的窑里定造。

清河道潘梅园道台，八月十九到省里，采买牛角、玻璃各样灵巧好看的灯，预备两宫到保定时张挂。

保定府大差支应局经总办派督标武弁十二名，带领轿夫六十名，到河南、直隶交界的地方恭迎御驾。

两宫要在正定府在直隶省坐火车进京。督办铁路大臣盛杏荪共备花车五辆，一请太后坐，一请皇上坐，一请皇后坐，一请大阿哥坐，一请两位妃子坐。其余王公大臣，共备车二百辆。太后车上并预备洋式铁床一张，每吃一顿饭，用干水果十九碟，四大碗、四小碗、一品锅，均用团龙花样，茶碗也是团花，上面刻“小臣盛宣怀恭进”七个字。宣怀是盛大臣的官名。另外还有自鸣钟，如意著衣镜，珊瑚树等各种摆设。銮驾走入直隶境界，由正定府坐华车；到马家堡换坐銮舆，进永定门、正阳门，由大清门还宫。所有蹕路经过地方，应修御路。皇帝走的路叫做御路。须要修得平平坦坦，不准同旧年两宫出京时，一路上都是七高八低。

同文沪报译京津报说，河南的百姓真是遭殃。原来预备做行官的地方，界址以内所有百姓，都要立刻迁徙；若是延宕，便要放火焚烧，烧去财产一概不管。

这一次回銮，除备办两宫的差使外，还有一位服侍皇太后顶有权势的太监，名唤李莲英，办他的差使，一切车辆铺设只有黄颜色不用，余外都同皇上一般无二。

河南行官造成，抚台松寿同藩台、臬台去验过工，又到大校场操演皇差轿夫，黄轿在前，抚台同藩台、臬台、道台都坐八轿抬在后。

各轿夫操演，脚步很纯熟；松抚台大喜，便拿些银子，赏犒轿夫。

河南藩库里，中秋节前只有存银二万余两，以外又没处设法，办理皇差又要体面，因此藩台心里甚是着急，

陕西行在户部存款尚有三百七十余万，一齐解到河南开封府。分三批起解，第一批八十万，第二批百万，第三批百数十万，还留下数十万，随御驾同到河南，

宫里大高殿、仪銮殿本要等回銮后陆续修造。后来因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都要从缓修理，大高殿系皇帝要去拈香的地方，只好把大高殿先行估价兴工。

京城里道纪司是管道士的官，如管纲司一般。备办菜蔬，带领道士多人由京起程，前往迎驾。

河南省供支局承办点心委员，特地到山东招募会做点心的人，制成各样玲珑细巧好吃好看希奇的点心。有看见的人说，那点心的模样，同京城里卖的大八件差不多。

承办花草委员用尽心机，办到菊花一千几百盆，多是异色异样顶贵重的好货。其余佛手、金菊各种花果，说也说不得许多。听说两宫到时，还要造几个极大的地窖，音叫，地底下的房子。把海棠、牡丹这些花儿放在地窖里，用火盆薰开花蕊，好叫两宫看了花花世界，心花儿朵朵开。这也算是做皇太后、皇帝的福气，做臣子的忠心。

庆王的家眷，八月廿四到河南，戈什哈戈什哈是有顶戴的奴仆。抚台、制台出衙门，那带水晶顶白石顶，扶轿杠的便是便到支供局要下马费。费是钱财，走到了下马来要用钱，这叫做下马钱，如同强盗的买路钱一样。局里的小委员说了一句实在是没有铜钱，开销不出，戈什哈登时大怒骂道，里面有二品顶戴姓朱的，拖他出来。局里的人看见他发脾气了。他是皇帝自己一家人庆亲王的戈什哈，谁敢得罪他，只好用好言好语劝他气渐渐平下去，依旧送了他下马费的，才算安然无事。但是供支局备办的锡器，已经被这一伙人拿去大半。吵闹了一番，廿七日起行回北京去了。

有一百多个太监从河南入京，路过阌乡县，因争夺车马，知县官几乎被太监殴打。河南松抚台因办差办得不好记大过一次，委办车马委员记大过三次。

陝州会兴镇厘局总办黄太守，知府称太守。被太监毆打一次。

向西一路的州县，每处要用家人三百名。当家人的几乎搜罗干净。那上等的都不肯去。便是每月把他银子五十两也不情愿，为什么不情愿，恐怕被太监毆打。

天津七日报说，这个报馆是外国人开的。宰相李鸿章向各省借银六十八万两，做两宫回銮、直隶省办皇差的費用。如同修理蹕路，装饰行宫，挂灯结采，铺陈摆设，都是没有益处的事。去年联军进京，两宫急忙逃出，那时并未花费一文。现在和议已成，回到北京，偏要做出这等繁华世界的景象，毫没有羞耻，岂不被外国人笑话。若是拿这一注银子用在有益地方，如同开学堂等类，便是耗费多些，我们外国人也敢有一句说话。现在一味刮削百姓，做无益的花费，国里水荒旱荒，偏要求外国人拿钱替中国人赈饥。真是无耻之极了。

上海《字林西报》说，此番两宫回銮，行李很多，足足要用三千辆车子才得装满。两宫在路上每逢宿站，站音暂，是在驿站宿一夜。一夜的开销，便要用银子一万两。一路費用，都由经过地方的百姓供给，余外跟随的人，要这样，要那样，尚不在一万两之内。

《字林西报》又说，有人在西安看见两宫起銮时情形，甚是热闹。八月二十三日，是起銮头一天，已见大小官员陆续起身，蹕路经过的地方，一路上挂灯结彩，高高搭起黄缎扎成的彩棚，街道都用黄色土铺面。挨家门首摆设香案，另外还有茶尖台子，台面上青果、糖果各色干点一应俱全。二十四日黎明，号手吹起号筒，传令预备。城门大开，只见车马走卒纷纷齐集。到七点半钟，街路上人山人海，拥挤得人马难行。不多时，便有武官带领马队步队，前来驱逐闲人。闲人驱尽，只看见旗帜鲜明，迎风飘动，刀枪剑戟，照耀日光。到七点四十五分钟，先锋马队先出，后来是大小太监，再后是披马褂骑马的御前侍卫，再后是御輿数乘，里面安放些要紧奏摺文件。再后是御前顶马卫队。当下传令人众跪伏，百姓立即跪伏路旁。缓缓的皇帝黄龙輿到了，輿用十六人肩抬，二十人手扶。其余有三乘銮輿，都是预备不用，却同坐的一般无二。全用黄缎绣龙，银嵌珠宝。皇帝銮輿过去以后，接着便是皇太后銮輿。太后身穿黄缎龙袍，长面、高颧、大口、

厚唇，双目炯炯，炯炯是有光的相貌。精神好得很。但是比旧年到陕西时候，已觉老得许多。太后銮舆过去以后，接着便是皇后。皇后玉貌甚是秀雅，只因满脸涂抹脂粉，反把天然的本色遮盖住了，显不出美貌丽容，望过去却象是一位官家女子模样。皇后銮舆过去以后，接着是嫔妃。再后便是端王的儿子，己亥年十二月间立为皇嗣的大阿哥。大阿哥怎样相貌，未曾看见。大阿哥轿子过去以后，随后是各位亲王、各位军机大臣以及随蹕的各种官员。直到八下钟时，才出南门。若是从东门走，路可以省得许多，只因中国人相信风水，钦天监检时日，定方向，说要走南门，不走东门，是这一个缘故。

《字林西报》又说，此番回銮，皇上居首，此事最关紧要。记得去年七月联军进京，两宫由北京到西安，是皇太后在前，皇上在后。现在回銮，竟是皇上居首，深望将来回到北京，一切用人行政的权柄，都归皇上作主，那便好了。

两宫从八月廿四由西安起銮，到十月初二日申刻行抵河南开封府驻蹕。

两宫起蹕这一天，临潼县知县夏良材，因办差不好，奉旨交部议处。毕竟是为为什么缘故？《中外日报》说，起銮前一天，有太监几名到临潼县衙门，要官门费一千二百两，口称如数付给，有各种的好处；若是付不如数，便有不测之祸。夏知县说我这个缺分清苦，分音问。实在是没有力量。太监说，没有现银，拿金银首饰作抵也可将就，夏知县又说家眷不在任上。太监讨个没趣，气烘烘走出衙门，临走时说道：

“唉！可惜一个知县，一千二百银子买不到手。”二十四日午后，忽有满口京话的大汉五六十名，自称是王大臣的仆人，一哄上前，到皇差公所厨房里，把那贵重肴饌抢劫一空。这时候夏知县已出境去迎驾，不曾得知，及至两宫到县城，晚膳已备办不及了，各位王大臣都是饿着肚皮。皇太后知道这事，登时大发雷霆，要拿问夏知县治罪。幸亏皇上在旁说，该县官想必另外再办晚饭，王大臣等便是没有晚饭吃，也都带有点心，不妨暂时充饥。太后听说，一口气稍平下去。谁知御膳里面，太监又胡乱去放些酱盐添些生水，好好的菜弄得不堪入口，太后这一气非同小可，大骂知县怎样不能办事。太监又挑唆夏知

县道：“知县官在外边说，老佛爷去年闹出乱子，太监称皇帝佛爷，称皇太后老佛爷是自家作的罪孽，还有什么脸面来要地方上供给。他现在也不愿办这个差了。”太后不听这几句说话，已是怒气冲天，再有这几句话灌进耳朵，好比火上加油，便连声道速速拿夏良材正法，即传御前大臣那王行刑。又幸亏皇上替夏知县讨饶，皇上道：县官断不敢有这样话，这里面必有缘故，必定是太监向知县□□，不称太监的心，因此怀恨，说他坏话。太后道：“就是没有这句话，办差不好，也应当正法。若是不斩这□个人，各州县怕不要学他的样。”皇上道：“今日是启辟后第一站，因区区菜蔬小事，杀一知县，便不是朝廷崇俭的意思，要被人笑话。况且去年七月念一日，匆匆出京，那时要求现在这一种味，也不可得。还请皇太后三思，三思是心里想三次。饶了他吧。”太后见皇上这样苦求，也只好赦了夏知县的死罪，因此有交部议处的上谕。有知道这件事的人说，前一日来要宫门费的是皇太后身边总管太监李莲英派来的人，第二日抢劫肴饌的大汉是虎神营兵，也是李莲英暗中主使。唉！夏知县不肯送宫门费，险些被太监送了性命。宫门费好省的么。

十月十三日《中外日报》说，两宫入河南省以后，各县办差，顶好是灵宝县，阌乡县次一等，滎池县最不见好。灵宝、阌乡两县铺设各件，太后都赏收。乃着两县预备车辆，送至省城。

河南松抚台发电报同延藩台说，圣驾到河南，一切平顺。都是宫门费得力的缘故。

宫门费原议每日二千四百两，现已加至每日四千二百两。

《天津日日新闻》云，听说庆亲王力请两宫回銮，说得舌敝唇焦，已经定了归期，要降谕旨。谁知有一个著名守旧姓文名悌的知府，拚命阻止，请两宫留在河南。幸亏皇太后现在不十分相信他的话，依着庆王说，准定回銮。

皇太后由陕西到河南，一路上每日要十点钟才能启銮。早起进燕菜一碗，须宫门费三百两。太监捧进去时候，口称“这是地方官孝敬的，”这一句话值三百银子，送三百银子便是买这一句话。一路上打尖站、住宿站，都要用宫门费。河南的抚台、藩台，早经知会各州县

官，叫他趁銮輿不曾到的时候，先派能干得力的人，和总管太监手下亲信人商议妥当，一并先送。因此銮輿入河南，尚没有吵闹事情。

直隶正定府一带，办理皇差用的木器都由北京火车运去，一概是紫色漆，总共有二千多件。

从北京到保定、正定一带，办皇差委员以及差役人等，不下数千个人。到处只看见差局马匹车辆来来往往不断，上面都插着一面小黄旗，旗上写“回銮行宫大差”六个字，备办的台桌铺垫及各种应用物件堆积如山。委员买物一味动蛮，不由店主说价，或是强赊硬欠，或是随意拿去，不付一文。商民怕这一班人如同老虎一般。委员得意扬扬，得着差使，好似得着一块肥羊肉。肥羊肉是人人爱吃的，因此谋差使的，拍马屁，钻狗洞，无所不至。

正定府北门外近踬路一带，九月底时候，有人在夜间粘贴匿名帖数百张，匿名帖俗语叫无头榜。地方官派人揭去。过几日夜间，踬路中间竖起竹竿一根，上悬木牌一块，牌上又写着是匿名帖。后来查访，知是近村一个老者做的事情。地方官拿去，打了他几百板子。和他说本朝从明朝崇祯皇帝甲申那一年，由满州进山海关来，得了中国，到如今二百几十年，待百姓深仁厚泽，怎样宽大，你怎么要贴匿名帖，你知道朝廷是不好谤毁的么？老者一言不答，爬在地下，只是号淘大哭，爬起一路哭出衙门去了。匿名帖用黄纸刷印，小楷字写得甚好，帖上的说话是：

“一心逐洋人，养成神拳神。

洋人不能逐，赔钱反折兵。

自翠华西幸，一年求和成。

洋兵入境后，屋产劫火焚。

今年赔款大，剥削我黎民。

富者封物产，贫者罪其身。

父哭与儿啼，凄声不忍闻。

今时皇差大，官吏馋狼奔。

敢近踬路行，罚银三千金。

邻踬路左近，折屋且毁坟。

嗟我民何罪，为此中国民。  
怕官吏如虎，民自视如鼠。  
慈哀思我后，后来吾其苏。”

由河南开封到北京，一路上修造蹕路桥梁的小工有上万的多，凡是有河港处，必要搭桥梁三座。蹕路旁边，更添造小路两条。

行在各位大官，恐怕有人要在路上谋杀皇太后，特地格外谨慎小心，防范甚严。由开封到北京，一路都派人看守。如有人走过蹕路，须要呈验执照，看是什么人，办什么事。若没有执照，便不准在蹕路上行走。

两宫进开封省城时候，御前大臣传旨，准万民观看，一路都不放轿帘，因进城时风沙太大，依旧把帘子放下。

太后称赞，河南行官比陕西办得好。

皇上陪太后啜饭，所有菜蔬点心都由太后用箸箸是筷子。夹把皇上。皇上不肯自家随意下箸。

太后常到总管太监李莲英屋内，闲坐谈天。供支局因此缘故，格外把李太监屋内铺陈摆设得十分讨好。

河南府知府文悌孝敬李莲英太监银一万两；常在李太监屋内，手拿烟袋随意出入。事被松抚台得知，立刻出一个令，说道：“凡是没有官门差使的人，不准擅自闯入午门。”并且告诉别人道：“河南有一个想侥幸躁进的官，你们知道吗？”皇上在西安时，着内务府大臣，制就御用军装一套，预备回京后，同壮年的王公贝勒习练武事，把天下的官民做个榜样。

皇上甚恨奢华。奢音收。奢华是狂吃狂用的意思。凡太监进膳时，每每念“卧薪尝胆”四个字。卧薪是睡在薪上，尝胆是用舌尖舔苦胆。周朝时有一个越国的王，名唤勾践，被吴国掳去，受十分羞辱。勾践后来回国，时时刻刻要想报仇，在薪上睡觉，门口挂一个猪苦胆，走出一舔，走进一舔。睡在薪上，是要叫身子不得安逸；舔猪苦胆，是要叫心里不忘记被吴国掳去的苦处。后来越王果然剿灭吴国，报了大仇。并且同太监说道：“这样肥美的羹，我不忍下箸。”

河南行官门首石狮子都飞赤金，其余讲究，可想而知。

直省候补人员都已经派办大差，实缺官佐杂有时空出缺来，要想

派个人去署理，竟至没得人去。在京候选各官，都拼命钻狗洞，谋做办差绅董，或供支局，或杂务局，或制备所，唤做邦办绅士。并且有人特地捐官，指省直隶，贪图办皇差里面挂一个名氏，又好发财，又好升官，这真是一条顶快顶便当的小路。

宣武门瓮门内外，向有人出卖瓦器。此次回銮，有办差的人去定买盆、罐、壶、瓶四项，总共一万件。造齐后运送到保定府，先付定价一半。平时卖京钱四百文一件者，登时涨至六百，脚钱尚须另加。

磁州地方行宫及随扈王公大臣公馆应用另星什物，左近一带都已缺货，便是尚有存留也不合用，并且价甚昂贵。因此办差的人到北京去买。这种办差物件，不过两宫驻蹕时暂时一用，銮驾一过，各物尽行抛弃。只算磁州一处，这等小费已用到三千两银子内外。

文梯在河南，见抚藩臬等上司不请安。只有见宰相荣禄以及太监都请安。文梯脸极黑，且烟气满面，他要假装好看，去用脂粉涂在脸上，粉涂得太厚，有一天不曾留心，涂得稍薄，便被旁人瞧出，都做笑话儿讲。

已革陕西刺史黄璟送食物进宫，另外有大珍珠一颗约值八九千金，呈太后赏收，欢喜到了不得，特旨开复原官。

正定府北门地甚平坦，因两宫回銮，另行修筑蹕路直达火车站。蹕路中间阔三四丈，两旁小路各一条阔三丈余，费工程甚大，几百个工人拿铁铲子，细细把这条路琢磨光滑。据说每下雨一次，或雪后大风后，必须重加磨过。行人敢在蹕路上走一步，罚银三千两。

保定府行宫，本是东西辕门，后改为东西牌楼，后又将东西牌楼字样抹去，画成花草。行宫里面屋子，用灰鼠皮补壁，老虎皮铺地。

十月间京中备办上用器具、粮食以及灯油蜡烛各项，送往保定的不下一百几十车。外国报上说，上用的物有这许多，毫没有俭朴的意思。

《字林西报》说，这一回两宫从陕西西安到河南，一路上太监勒索情形，同去年从北京到西安是一个样式。太监等在陕常久，且陕西大闹饥荒，故此要换一处地方，好去勒索些钱财。到临潼县时候，因为勒索姓夏的知县不能如意，便把县里预备的食物抢劫一空。两宫到

时，已经备办不及，以致夏知县得罪。虽是百口分辨，太后总不肯信，终究得了一个革职的处分。若说归政一事，太后拿行政的权柄归还皇上，这叫做归政。恐怕盼望不到。这一回从西安起銮，皇上在前，并不是尊重皇上，只因皇上每到一处尖宿站，必要先下舆来，跪接太后，自然只可在前先走了。

## 唐文治自订年谱(选录)

唐 文 治

**编者按：**唐文治(1865—1954)，号蔚芝，晚号茹经。江苏太仓人。光绪十八年壬辰科进士。义和团运动前后，他在北京充总理衙门章京，后官至农工商部左侍郎。晚年居无锡讲学。此年谱编至1934年止。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今选录庚子和辛丑两年中，唐文治亲身经历的一些情况。

### 庚子，三十六岁。

四月，北京义和团祸作。义和团为八卦教流派，邪教也。自言能避刀枪火炮，以仇洋教为名，焚烧杀掠。初起于山东，巡抚袁慰庭，名世凯，禁之；而山西巡抚毓贤加以提倡，遂蔓延至直隶；总督豫寿山名禄，阴袒之，势益张。时皇太后甚恶西法，欲集合其力以驱外人，各国公使啧有烦言，大臣许景澄，袁昶上疏力争之，俱留中不报。五月，义和团遂纠合大众，拆毁铁路，直入京城，围攻使馆及西城西什库教堂。

时余家尚居新开路，与比国使馆相近，见火光烛天，枪炮声累累如贯珠。吾父偶诣庭中，枪子从顶上飞过，险极。家中所用某媪，并携有幼女，忽闭门而泣，询之，则亦教民也。余亟慰之，给以钱米，遣之还。逾日，见教堂焚毁数处，浓烟四合。维时天津已与各国开战，南归路已断，谱兄伯先招余迁至其家，余因稟商堂上，决计迁避。时吾母卧床，内子亦怀孕，乘舆踉跄以行。世宅住宝钞胡同内王佐胡同，伯先兄夫妇殷勤接待，情极可感，余家惊魂得稍

定焉。①

拳匪攻使馆不克，遂烧正阳门及东西荷包巷，是皆京城精华所聚，商贾逃亡，天日为之变色。旋提督董福祥亦以劲兵来攻使馆。时使馆守兵不过数百，藏地沟内，官兵每至界线内辄中枪炮毙，以故卒不能克。西什库亦如之。可叹亦可笑也。

户部已在战线之内，改在内廷国史馆内办公。

五月中旬，风声日迫，余偕世宅迁避至北山平义分村。出北直门十余里为雷家桥，又三十里为高丽营，大市集也。又二十里为平义分村，乃昌平、顺义两县分界之地。世宅居村外祠堂内。余家赁居村中，屋仅三间，卑隘之至。房东张姓，其兄在田，尝读书入庠。余家饭食，先由世宅供给，后与房东商定借灶自炊。布置粗定，余乃入城办公。

拳匪愈聚愈众，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德国公使克林德赴总署途中，均为拳匪所杀。

端王载漪、庄王载勋奉旨充总理衙门大臣，二人皆提倡拳匪者也。庄王宅中并设立坛所。其时各国已有联兵攻北京之议，有识者皆引为大戚。而皇太后为载漪等所胁，依违两可，皇上更不敢言。某日召廷臣会议，载漪、载勋等力言主战，皇上执许景澄手流涕而言曰：

“此时可战乎？汝宜直言。”载勋厉声曰：“许景澄执皇上手，是何规矩。”太常寺卿袁昶曰：“是皇上执许景澄，非许景澄执皇上手。”许惶急曰：“求皇上释手。”乃叩头退。随有旨，命许景澄宣慰使馆，盖许、袁二公之杀机已伏于此矣。

拳匪扬言总署通洋人，盖意图劫掠也。总办诸君互商，白庄王，即请义和团守卫本署。某日余赴总署，同事者无一人，余饭毕散值，已出署矣，瞥见大队拳匪约数百人，首裹红巾，手持白旗，大书“扶清灭洋”四字，自西而来，蜂拥入署。署中苏拉即茶房急追余车，谓义和团至，须招待。余因折回，立大堂中招呼之。旋至西厅，见所谓

① 本书己亥年记：“余每两日赴户部，两日赴总署。户部在云南司正主稿上行走。……交满洲世君伯先，名善。世君为户部云南司掌印绍文叙五名彝之侄，优爽豪迈怀大志，时传补入总署，见余，遂通请焉”。参见《茹经堂文集》二编卷六《满洲二友传》。

大师兄者，系满洲某，腰系黄带，怒形于色，云：“贵署堂官无一人，司官仅足下招待，何故？”余曰：“本署系兼差，堂官午前均赴各部，午后始克到署，请暂待。”某云：“吾观署中妖气极盛，闻同文馆洋文书极多，均须烧毁。倘有通洋语者，即系奸细，须立时杀却，吾先告足下知之。”余曰：“本署系奉文宗显皇帝谕旨所设立，因与洋人交涉，故不能不通洋文。至杀人一事，却须斟酌；如果奉有上谕，自当遵办。惟杀人自有地方，应由本署交出，依法办理；却不能即在本署自由杀人。”某语塞，乃云：“吾为足下焚香升表。”表上升。某云：“足下却是好人。”余付之一笑。旋许公竹簣到署，余往禀白一切，复随同往见，某亦为许公焚香升表。有顷，同事满洲文某来，素信义和固之人也，余与接洽后急散值，归已薄暮矣。是后义和团戕杀教民甚夥，闻之极为痛心，时未敢明言，后补作《纪庚子冤狱》一篇，以志罗织之惨。<sup>①</sup>

六月二十七日，谒见许公竹簣。公神气颇惨沮，忧形于色，绝不言疏谏拳匪事，但言此次洋兵入京，条款必格外苛刻，君等宜早为预备。辞出后，又谒见袁公爽秋。袁公气象激昂，议论踔厉，亦绝不言上疏事，询余堂上起居，云：“君既迁眷至北山，目下只身在京，何不迁至敝寓，我须与君细谈桴亭先生之学<sup>②</sup>。况此间为君旧居停地，时袁住东单牌楼二条胡同，即前翁氏宅，望即日迁来。”余告以世宅起居较便；至讲学一节，当随时踵门请教。殷勤郑重而别。盖余心知二公祸之将及，而不料其即在旦夕间也。

七月杪，前山东巡抚李鉴堂名秉衡，奉召来京。余向其亲戚某探问意旨，某云：“李公将招山东大刀会入京。”余闻骇极。

七月初一日，奉旨逮许、袁二公下狱，闻系李秉衡所搆陷也。惟时总署人人自危，不敢前往探视。至初三日奉旨，置二公于法。闻二公临刑时神色洒然。监斩者为大学士徐桐之子刑部侍郎徐承煜，亦附和拳匪者也。袁公戟手骂徐曰：“国家之事被汝父子败坏至此！吾在

<sup>①</sup> 参见《茹经堂文集》卷六《纪庚子六月冤狱》。（见下文。）

<sup>②</sup> 陆世仪，太仓人（唐文治同乡），明亡后筑桴亭隐居讲学。

地下候汝！”许公止之曰：“爽秋，何必如此。”遂从容就义焉。呜呼！自我圣祖、世宗以来，未尝有杀戮忠良之事；此时许、袁两大臣被祸，盖国家元气因此大伤，而人心亦自此渐去矣！<sup>①</sup>

余奉派署云南司正主稿，又奉派在内廷译密电，间日住班，丹揆兄<sup>②</sup>亦共事。军书旁午，时天津已失守矣。

七月初十日，奉吾父手谕，悉内子产一子，取名庆平，命余赴乡省视。逆料西人用兵慎重，未必即下通州，到京尚须时日，因与丹揆兄约，请其暂代。于十二日赴北山。大小平安，颇以为慰。乃十六日接同司绍叙五丈急信，谓洋兵已入通州，户部尚书王公夔石拟将仓存米谷全行发放，嘱余速赴京。十七日早乘车，至雷家桥，但见大队义和团向北逃窜，云洋兵已入京城，两宫未知所在。车夫遂不敢前进。余告以“设有不测，吾当赔汝车辆。”车夫云：“车辆可赔，性命不能赔。”坚不肯往。不得已，退回北山。十八、十九两夜，远望见京城中火光烛天，盖洋兵实于十八日入京，两宫于是日始西狩也。又闻前数日奉旨逮捕总署大臣徐公用仪、联公元、内务府大臣立公山，均置之法，盖亦端王等所构陷也，为之骇叹不置。

时乱兵逃溃，各处抢掠。初乡民相约，在山沟中搭篷十数间，遇急难时往避，余为出资助成之。临时房东张姓云：“山路崎岖，老太太决不能往。”内子闻之云：“吾姑既不能往，吾决无言去之理。”吾父云：“如此则合家拼命可矣。”乃郁儿乳媪刘姓坚欲携儿往避。不得已，书郁儿姓名裹于衣内，飭乳媪领去。悲痛之极，无可言者。乃逾日早，乳媪抱郁儿悻悻然归，云是儿终夜啼哭，为邻人所不容，故携之归。诂料是晚乱兵即赴山沟，抢掠一空，并将妇女掳去；房东奔窜而回，如丧魂魄。乃知郁儿之啼哭有由也。吁，亦险矣哉！

世宅祠堂内亦被抢，伯先兄及友人陈君子久名恒庆，工部郎中，与伯先兄同避难者匿高粱中。余嘱乡民导往探视，伯先兄目直视云：“君亦不免，何为冒险而来。”余急慰之。是晚伯先兄携眷避往高丽营。乱兵十

① 参见《茹经堂文集》卷六《记徐桐崇绮事》。

② 王清穆，字丹揆，江苏崇明人，光绪十六年进士，是唐文治的盟兄。

余人即盘踞世宅祠堂中，扬言将至村中抢掠，或与通款乃得免。越数日赴某村抢劫，为村人击毙数名，仅六人归。乡民谋围毙之。余语张在田曰：“乱兵虽少，然有快枪，不可轻敌，转致肇祸。”乃谋贿通其马夫，当午饭时，先将快枪从墙隙中递出，乡民刘姓父子为前锋，用鸟枪一拥而入，立毙乱兵三名，余三名逾墙逃出。余曰：“此祸根也！”急囑乡民各处寻觅，傍晚于山沟及高粱地中先后觅得，俱击毙之，其患乃绝。然其时风鹤频惊。某日又有溃兵来村中，先至张在田宅，旋至余家，眷口先避匿，余出迎之。兵曰：“吾辈来觅牲口耳。”在田曰：“牲口已为他人掠去矣。”兵遂去，举家庆幸焉。

八月十日，闻庆亲王与相国合肥李公奉旨为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余急欲赴京，拟先往高丽营，爰与邻人武庠生赵某商借车辆。赵某谓距高丽营七八里，有盗匪盘踞，时出劫掠，不敢往。余曰：“吾文人，胆尚大；若武生，何胆怯乃尔。”赵不得已，曰：“车辆决不敢借，骑驴可乎？”余曰：“可。”乃于十三日早起程，同行者赵某及仆人李升。途中行人断绝。将至高丽营，瞥见盗匪三人自对面来，各骑快马，携快枪，飞驶而至。余辈不敢退，与摩肩过。其为首盗匪问余曰：“往京城乎？”余颌之曰：“然。”盗遂去。旋闻其同伙问为首者曰：“认识此人耶？”曰：“此是城中唐老爷，如何不认识？”余深讶之。至高丽营，见伯先兄及陈君子久，均无恙。中秋夜，同酌酒、啖月饼，可谓苦中得乐矣。余与伯先兄商同赴京，伯先兄迟回不决。余因于十九日偕伯先堂弟辉山先行赴京，至雷家桥南，步行至北直门，为日本兵所阻，不得进。爰绕道进朝阳门，途中但见洋兵运物，气象愁惨。余径赴新鲜胡同，绍叙五丈及其弟越千丈均大惊异，曰：“君竟能来耶？”亟留余宿，告余洋兵入城时状，并示余大小炮子数枚，相与咨嗟久之。时无菜蔬，晚饭酱萝卜一味而已。是日余步行三十里许，困惫已极，夜足痛发热，幸既愈。

二十日，赴总署临时公所，即在总办施春舫宅中。盖外国兵入城时，施君与总税务司赫德通函，请其介绍议和，赫许之。时庆亲王已随扈西行，由总署章京朴寿追请返京。庆亲王奏闻，遂与李相国同奉全权大臣之命。时李已到京，住东城贤良祠。余谒见庆亲王后，随同

办理条约文件。越数日，总办瑞君鼎、顾君康民及丹揆兄诸同人均陆续到京，相见之后，悲喜交集。时户部亦设临时公所于东城，尚书敬公止斋<sup>①</sup>派余为留京办事随员，整理一切。

十月中，余赴北山迎吾父母，偕同伯先兄挈眷返京。时京北盗匪充斥，余同伯先兄雇保镖十一人，计费百金。启行后，忽一人单骑过余曰：“唐老爷连日辛苦，消瘦多矣。”余见之，即向在高丽营所见之盗匪也，亟与通谈，始知其人姓杨名七，即高丽营人，盖余在高丽营时，常在伯先兄所开什物肆中闲坐，杨七来购物，余亦加以礼貌，渠因而感余。乃知当乱世时谦德为尤要也。中途过一村，名泗儿上，有巨盗单刀李五盘踞其地。车过时，李五出与保镖絮语片时，旋保镖来告余，谓李以余携带衣箱，银钱必多，请留下。余告以衣箱内不过当差衣服，尽可开视，倘有银钱，即当奉赠。爰启视之，皆旧衣书籍，李无言，余遂行。乃知行路带衣箱，最易为人所覬覦也。<sup>②</sup>

次儿庆平殇，患难之余，不胜痛惜之至。

奉旨昭雪许、袁、徐、联、立五大臣冤案，开复原官。旋许、袁、徐三家属盘柩回籍，各使馆派兵送行，仪仗极盛。总署诸同人设灵路祭，有泣下者。余作《五忠诗》吊之。袁公诗结句云：“流水高山今已矣，天涯何处哭钟期！”盖不胜知己之感也。后外交部陆子與总长建四忠祠于署后，刻余诗于壁间，以资纪念。自是余夜间常梦许、袁两公被刑状，辄大哭而醒，泪渍枕上，盖肝鬱目疾愈深矣。

洋兵焚烧端、庄两王府第，日本兵并捕军机大臣启秀、刑部侍郎徐承煜二人枪毙之，以其提倡议和团也。初许袁两公被害前一日，庆亲王跪求皇太后赦免，不许。急往求大学士徐桐，谓“得公一言，可胜余数百言。”徐曰：“我看此等人，多杀一个好一个。”庆亲王含泪而罢。迨承煜、启秀被戮时，总署江阴陈君梦陶，名名侃，谓承煜之弟某曰：“此方是多杀一个好一个。”呜呼！何相报之速耶？亦可为后世之鉴矣。

<sup>①</sup> 敬信，字止斋，一作子斋，满洲正白旗人。

<sup>②</sup> 参见《茹经堂文集》卷六《纪庚子遇匪遇盗事》。

余建议停废河运，并裁撤津通运米驳船，改归陆运，所有每年河运费四十余万两，悉行解部，以裕度支。合肥李公见余稿，颇为叹赏。奏上，奉旨报可。

满洲那琴轩侍郎名桐，掌户部，派余为北档房总办。盖全国财赋总汇总之区也。同事者，满洲瑞君裕如名丰，明敏开通，与余一见如故，因订交焉。

### 辛丑，三十七岁。

时正与各国议和，余随办和约事宜，仍兼在户部办事，劳顿殊甚。

四月间，同谱世伯先兄简放浙江衢州府知府，把酒话别，不觉相对流涕，盖交情深挚，兼在患难之后也。余家由王佐胡同迁至东城新鲜胡同绍宅，叙五、越千两丈接待殷勤，深为可感。

七月间，和议大纲初定。奉旨派醇亲王载沣为德国专使，户部侍郎那桐为日本国专使，盖因拳匪前杀德国公使克林德，又杀日本国书记生杉山彬，故命往道歉也。那侍郎奉调参赞四人：顾君康民名肇新、蔡君鹭卿名源深、张君载初名德彝、陶君杏南名大均；又随员四人：诚君玉如名璋、来君忆亭名存、王君啸侯名念曾、余亦与焉。七月十七日起程，二十日至上海。寄亭七叔并姊丈许君弼丞、内兄郁君撷芳、内弟黄君玉儒等，均赴沪相候，欢然道故。余随那钦使住天后宫。①

去年拳匪难作，全家迁避后，余有两事至为迫切：一、前数年刻《陆桴亭先生遗书》及《周忠介公集》，板片藏琉璃厂龙云斋，未知曾否毁失；二、内子郁宜人及内弟黄彬瑞灵柩停城东崇文门外夕照寺，未知曾否损伤；去冬往访，则均无恙，深为庆幸。至是，印《陆子遗书》数十部，分送太仓同乡。又先期命家人李福运送两柩回南，乃以葬务托寄亭七叔，一诺无辞，至为可感。

八月朔日放洋，四日至长崎，五日抵马关，六日抵神户，改乘火

① 《茹经堂文集》卷五有代那桐作之《奉使日本国记》。

车至横滨，旋抵东京，住帝国饭店。我国驻日公使为李君木斋名盛铎、参赞黄君伯雨名以霖——亦紫翔先生门下士也，均赴车站欢迎。日本政府招待亦极周至。

八月中旬递国书后，游各处学校并博物馆，又往游日光山，秋色妍丽，风景绝佳，余特为文记之。<sup>①</sup>

日本立国大抵兄英师德，虽系帝制，而其大政均裁自内阁。近年以来，壹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翼翼乎日臻富强。其民外和易而心计极工，然厂肆林立，轨道四达，占农田颇多，米价腾贵，亦可虑也。语详《东瀛日记》中。

九月初起程回国。余于五六月间用目过劳，已觉不支；八月间目涩殊甚，归途至横滨车次，左目忽起黑翳，请日本医生左本隆资诊视，曰“无妨也”，乃越日眼珠内陷，一星期后竟无所见矣。

抵长崎后，改乘招商局新裕轮船。账房许君楚卿，太仓同乡也，人极干练，照料周到。舟中忽遇表母舅陈君玉森、谱兄曹君夔一、并太仓同乡陈君子馨，皆来游日本者，异国相逢，欢抃之至。玉森表母舅、夔一谱兄偕同入京。

回京后，仍供职户部、总署。户部各堂派余帮办捐纳房，或以为优差，余心甚厌之，书吏来白事，余画诺而已。

时大局粗定，谕旨大裁书吏，廓清弊窦。检查云南司书吏共三千余人，余与丹揆兄定期考试，实到仅四五百人，取定六十人。先期有老吏争于余前曰：“若果考试，吾辈将尽去。”余告之曰：“迩来时局变更，汝辈生计甚苦，不如改作他图；若虑无人办事，余能自为之。”老吏无言而去。各堂亦为余危，且谓终办不到。乃考试取定后，翕然无词，各司遂有仿行之者。

那侍郎因赴日本劳绩，奏保文治，奉旨赏加四品衔，以主事遇缺即补。

冬，总理衙门议改为外务部，设管部王大臣一人、尚书二人、侍郎二人、左右丞二人、左右参议二人。分设四司：日和会司，觐见交

<sup>①</sup> 此游记文后略删节载入《英韶日记》中。

际等事属焉；曰榷算司，通商关税等事属焉；曰考工司，路矿等事属焉；曰庶务司，教案等事属焉。分设每司郎中二人、员外二人、主事二人，计共二十四人，又候补员二十四人。旋简派庆亲王管部，王公夔石名文韶、瞿公子玖名鸿机为尚书，齐公晋斋名寿朋、联公春卿名芳为侍郎，瑞君鼎臣名良、顾君康民名肇新为左右丞，陈君梦陶名名侃、绍君任庭名昌为左右参议。先期有人告余，庆邸将补余外务部主事，而户部那侍郎属瑞裕如谱弟告余就户部为宜，并言捐纳房可联任二年，日后京察一等，可望简放。余以素性喜研究外交学，婉言谢之。旋补外务部榷算司主事，得帮掌印差，至是不复赴户部。然余与裕如诸知交相离，颇觉惘然。

## 赵慎斋年谱(节录)

王步瀛 编

**编者按：**赵舒翘，字展如，号慎斋，陕西长安人。义和团运动时官刑部尚书、军机大臣。王步瀛，字仙洲，陕西郿县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进士，由户部郎中补授御史，外任江苏常州知府、甘肃凉州知府。他和赵舒翘是陕西同乡，乡举同年，素有往来。晚年为赵编次遗稿，成《慎斋文集》；又为赵纂订年谱。年谱与文集同时印行，见1924年长安赵氏铅印本。今节录年谱及其附录中有关义和团的记载。

###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十三岁。

五月，畿辅义和团匪蜂起，与官兵、洋人交哄，皇太后命先生往保定查看。初十日出城，十一日驻涿州。晚间拳匪头目来，先生切实开导。十四日覆命，以拳匪无天无法回奏。十七日，拳匪纵火京城，大栅栏延烧二千七百余家，正阳门楼亦毁。二十二日，洋人占据大沽炮台。六月初二日，先生送老母归里。叹曰：“从此以家付天，以身付国，战兢从事，冀邀天佑已耳。”初三日，义和拳同虎神营攻打西什库教堂，董福祥攻东交民巷使馆，弹丸飞于殿廷，官宅多被焚掠。初六日，义和拳焚杀神机营翼长庆恒家。二十日，天津失守。七月十二日，津军大败，退至蔡村；直隶总督裕禄自尽。十六日，慈圣定西迁议。十九日，洋兵攻东城各门。二十日，召见数次。定暂避计。二十一日卯刻，洋兵攻紫禁城甚急，皇太后、皇上仓卒出西直门西幸，先生随扈。八月十七日驻蹕太原，九月初四日驻蹕西安。初五日，先生入内起居；初七日入值，十月十四日请假祭坟，自是多家居。

先是，廷派庆王奕劻、李鸿章等与洋人议和。洋人必欲撤革办理

义和拳之王大臣，先生亦在内。嗣闰八月初一日，李鸿章电催与统率义和拳王大臣议处，先生亦获谴。九月二十二日，张之洞、刘绅一电覆至，先生得革职留任处分；求退不允。

## 二十七年辛丑，五十四岁。

正月初三日，朝旨赐自尽。初六日，先生饮金卒。遗命薄殓、毁葬、谢绝吊赙。人皆哀之。当朝旨下，随扈官僚屡联名电合肥援救，竟无效。四月，公子璧城等奉先生柩归，卜葬大原村新茔，午山子向。

附录：先生《庚子日记》：

五月初一日，义和拳烧毁铁路电杆，其奸孽养痍之患已成，徒多杀人耳。

初七日，近日畿辅拳匪蜂起。

初九日，皇上欠安，浴兰堂召见。时义和拳与官兵、洋人交哄，太后忧形于色，命往保定查看，毅然承命，然亦无良法也。

初十日辰正起程，出城骑马行，热渴殊甚，五里店少歇待车。宿良乡。随员杨春峰（按名枝茂，兴平人）、何崧生（按名汝翰，浙人）。

十一日寅正起身，尖窠店，驻涿州。晚间，义和拳首目来，切实开导，似乎悔悟。

十二日折回窠店，遇刚中堂奉命而来，店内少谈分手，驻长辛店。

十三日进城，寓广济寺。闻乘舆还宫。

十四日覆命，以义和拳无天无法等语实奏。

十七日，义和拳烧大栅栏，延烧二千七百余家。

二十三日，洋人各国水师于昨日占据大沽炮台。

二十四日，连日见九卿大起，宗室主战者多。

六月初二日，老母偕家人起程。中夜起，与绍文谈至晓，进内。从此以家付天，以身付国，战兢从事，以邀天佑。

初三日，义和拳同虎神营攻打西什库教堂，董军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均已十余日矣。枪子飞于殿廷，官宅多被焚掠，不意犖轂之下，

生灵涂炭，骤至于此。谁之咎与。

初六日，义和拳焚杀神机营翼长庆恒家；军机处班房枪子屡落。

初七日，太后有西迁之意，实由以下无可依者。惟仓卒出走，岂易言哉！

二十五日，近日停攻东交民巷。

七月初三日，忽奉旨将竹箕（按即许景澄）爽秋（按即袁昶）正法。

十三日，昨津军大败，退至蔡村，裕禄自尽。

十六日，太后定西迁议。

二十日，召见数次，已定暂避之计。晚间，庆王、端王、荣相又阻不行。并派予同夔石、阴芝往使馆讲和，是陷人危局，予拟力辞。

二十一日卯刻，洋兵攻紫禁城甚急，皇太后、皇上仓皇出走。予奔回寓所，草草收拾行李，赶赴行在。

八月初七日，李鸿章奏请派议和大臣、荣禄奏保定布置情形得到。召见二次。端王入军机。

二十一日，庆王奏到尚无和议。

二十五日，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合奏，洋人必欲撤革办理义和拳之王大臣，余亦在内。

二十六日，圣意欲照行，慈圣不肯，齟齬两时许，亦异矣哉！

闰八月初一日，李鸿章电催与统率义和拳王大臣议处，余亦获谴，端王逐出军机。

二十六日，仍住潼关，李鸿章电到，皇上大怒，欲办端王罪，并斥翹为主战。时事已至此，何须辩，可叹！

九月二十二日，香涛、岷庄电至，荣相承之，端王等得圈禁罪名，余留革。求退未遂，只好暂忍。

三十日，庆王、李鸿章来电，和款一如各国，上意以为然，并欲加重端邸，可叹！

十一月二十六日，会少沧，据云：有遣戍予之消息。对家内言之，均凄然。

二十七日，心稍定，学而得力与否，正在此时验也，勉之。

二十九日，闻来电可以免戍，听之。

三十日，少沧来云：洋人又反覆，远行恐不免。（按先生绝笔于此。）

## 附录：赵尚书被冤述略 鲍心增

丹徒鲍润漪<sup>①</sup>先生《赵尚书被冤述略》云：

光绪庚子拳匪之乱，被祸诸王大臣，人知其非尽祖拳者也，而赵尚书展如之冤为尤甚。

初匪据涿州，慈圣面谕顺天府尹某往查，某乃巧谗其事于兼尹，兼尹即尚书也。既归自涿州，语章京甘大璋曰：“孟子谓‘贼民兴’，正谓此也。以为贼，实民也；以为民，而实贼。何可用哉！”其宗旨与刚相复异甚明。然其覆命时奏对若何，未尝语人，人无从悉也。

辛丑正月，合肥相国方以全权议和，驻节贤良寺。一夕（大约初三日），德瓦酋忽遣武弁送奏摺一封至，乃尚书覆命面递也（进既不由奏事处，又留中未下，故不载军机处档册），摺内极言拳民不可恃，及不宜与各国失和状。弁述瓦言，谓得之仪鸾殿御案抽屉摺包中，几误杀好人，请中堂速电行在救之。时合肥已寝，随员数人秉烛就床前读而听之，即命人偕弁往庆王府。时各国分界，路栅极多，阻碍殊甚。甫至定府大街，夜已深矣。守栅者告曰：“此去庆王府，尚有栅十重，待至彼天已明，不如天明再往为捷。”使者竟折回，明日方送庆邸阅，又以候洋弁故迟。时京师发电行在，尚须展转，计初五刑期，已不及挽救，遂置之。不知尚书固毕命于初六日也。惜哉！原摺或谓洋弁携回，或谓存徐君寿朋处，不可考矣。李新吾侍讲经畚时随寓寺中，见闻极确，其所言大概如是。

方尚书既坐首祸之罪，为国纾难，不肯置辩；然尝微语属员曰：“欲救我，须仁和。”由后思之，殆谓知其事者，惟仁和也。及灵柩回

<sup>①</sup> 本书页25附录《鲍君心增呈清代奏稿》（救赵舒翘的）后有双行夹注云：“按鲍君字润漪，江苏丹徒人，丙戌进士，吏部郎中，军机处章京，时随扈西安行在；后官山东青州府知府。”

宅，仁和往吊，其家人闭门弗纳，岂遵尚书遗命欤？

### 《赵尚书被冤述略》书后

右《赵尚书被冤述略》，吾亡友丹徒鲍润漪太守撰，其令嗣隆甫选贡长栋于壬戌十月寄我，言曾托友人转送史馆，果得秉笔者凭公采登史传，庶尚书袒拳之冤可大白于天下后世。

其所云顺天府尹某者，山西何乃莹也；刚相者，刚毅也；合肥相国者，李文忠也；仁和者，王文韶也。仪鸾殿在西苑中海，皇太后所居也。尚书赴涿州时，随员为浙人何汝翰、同乡杨枝茂。还京后何请具奏，尚书辞曰：“面奏可矣。”此予当时所闻也。后乃卒具摺，足徵尚书之密。《易》曰：“机事不密则害成”，尚书其稔之矣。密而终罹其害，则命也夫！尚书精命学，尝言辛丑有大厄，而卒验。故君子贵知命。

癸亥二月，王步瀛谨识。

拳匪肇乱，长安赵大司寇赐死，微洋人则其冤终莫白也。当拳匪初炽时，乡民争相附和，朝廷亦意响之，因命司寇往察其情形。司寇在署昌言于众曰：“拳民既无纪律，望之皆有死色，不可恃也。”即复命，又欲奏陈其不可，其事秘，人莫得而知。（拳势方张，太后信任，显言其非者，则皆获罪。）然端王等皆右拳匪，欲借以驱洋人。及祸败大作，乘舆播迁，始复议和。洋人索首祸者数人，司寇以曾派察看拳匪，与焉。司寇素以持正，不为诸当道所悦。太后虽明知其冤，而力不能救于定论者，咸咎司寇当时不明言于朝，以致杀身也。

余服阙至京，晤同年李编修经畬，始知司寇之冤。德将军瓦得西得其原奏于仪鸾殿，欲救其死而未及。仪鸾殿者，太后所居也，瓦得西入而据之。和议既成，庄王等赐死，司寇已入长安狱矣；辛丑正月初六日，赐司寇死。先期四日，天将暝，瓦将军从殿内棹屐中见司寇奏陈拳匪必肇乱祸及国家一疏，即遣使持摺至全权大臣李鸿章处，李差人同诣庆王府议贷其罪。时府门早闭，不得见，去者因相约翌日早八钟复至。届时洋人先至，同见庆王言其事。王与李相商议，则谓电

线不通，即驰奏至行在，尚须数日，已不能及，遂置之。而司寇竟以冤死，事后亦无一人白其事于朝者。我国大臣互相嫉忌，每泄私忿以为快。外人尚秉公道，欲不妄杀一人而亦不可得。由此观之，中外盛衰之故已皦然矣。经畬为李相之侄，于和局事知之最详，故其言确而可据。（赵疏瓦将军交办洋务大臣工部侍郎徐，徐已早死，未知此疏尚在人间否？）

蒲城周政伯槐厅余暇杂志。

### 赵慎斋先生年谱叙 赵继声

……近读丹徒鲍润漪先生所著《赵尚书被冤述略》，益信上谕谓先生不庇纵拳匪，实有所据，非曲笔也。《述略》云：“辛丑正月，合肥相国以全权议和，驻节贤良寺。一夕，德瓦酋遣武弁送奏摺一封至，乃赵尚书覆命而递者。摺内极言拳民不可恃，及不宜与各国失和状。弁述瓦言，谓得诸仪鸾殿御案抽屉摺包中，几误杀好人，请中堂速电行在救之。时合肥已寝，随员就床前读而听之，飭送庆邸阅，明日方达，旋以刑期已迫，恐电不及，遂搁置之，故罹于难。”

然则先生之冤，朝廷知之，外人知之，而卒难免，何耶？

或曰：先生之死，合肥之过也。某君时在京师，颇悉其事，谓此次惩办祸首王大臣名单，初拟皆满洲亲贵。时合肥幕府某甲挟其父服官江苏贪枉不职，为先生在苏抚任内参落之嫌，语合肥曰：“此次惩办祸首，非朝廷意，公之所知也。公汉人也，所拟办者，若竟无汉人，他日若有为言者，朝廷生心矣，非所以自处也。盖以赵军机列入，以杜将来之口乎？”李为之动，故先生不免。果尔，则先生之冤，实更甚于岳武穆之三字狱矣。事属耳闻，未知确否。年谱行将付梓，以前二说皆可与年谱相参证，约略述及，以告世之欲知先生者。

癸亥端午，鄂县赵继声序于青门寓庐。

## 十叶野闻(选录)

许 指 严

**编者按：**本书二卷，作者毗陵许指严。本文选自下卷第二十八节，记载毓贤在山西的情况，以及义和团在山西的活动。

### 毓 屠 户 六则

清季之酷吏当以毓贤为举首，迹其生平，无他能，前半生殃民，后半世召侮。盖自山东知府以至巡抚，以能治盗名，名为治盗，实殃民也。自山东巡抚以至为山西巡抚，以能排外名，仇教杀人，借残酷自鸣忠愤，名为排外，实召侮也。而其最昏诞者，即奉拳匪为神圣，不惜与其前此治盗之宗旨相背驰，诚不知是何肺腑矣。

初，毓知山东曹州府，曹多盗，毓至曰“是易治也”。命木工制大木笼四，高及肩，囊其身于笼，而以木环围锁其颈，植木其中，足下初置砖，渐抽去，弱者半日，强者一日夜死矣。笼骈列署门，若仪注然。某君语予，某岁曾以事过曹，甫及境，哄传请看毓屠户捕盗。出观之，十余卫兵汹汹搜一旅邸，得槁项黄馘者十许人，縲继牵曳而过，或叹曰“是十许人者，不逾一昼夜，俱送入鬼门关矣。”予骇然，意讞盗定罪，往返亦须数日，安得一昼夜即骈杀尔许人。且其间或有冤者，亦须分别鞫讯。然众语如此，不可不一究竟，逡巡往观之。至则太尊高坐堂皇，略问姓名履历，即厉声曰“站”。站者立入木笼之简称也。四大笼既有人满之患，其余殆可以候补资格，苟延残喘矣。岂知二门内尚有罗列者六，适符全数。于是十人之生命一日之夜断送而有余。予不忍再视，遂阑栅归寓，明日往视之，则累累之尸，正如猫犬野兽横拖倒曳而出，云将投入深谷中。尚有一二呻吟于笼中者，

众咸啧啧称为好身手也。

予乃语友人，功令州县治盗，须详禀上官，得批复而后定讞，即近岁有就地正法便宜行事之例，然亦非府县所得擅主，何毓之能有此特权也。友曰：“斩绞之刑始谓正法，须由上官请命而后行，若站笼则本非死刑，可以无俟请命。然往往速死，此乃比于格杀勿论之例。因前岁此地劫去饷银数万两，朝廷震怒，特谕州县治盗格杀勿论。毓素以武健严酷著，简授曹府。陛见时，自请便宜行事，务使盗风尽绝。故站笼之设乃奉朝旨特许，仿佛视同化外，上官所不过问，即《周礼》刑乱国用重典之意也。”予曰：“然则是否真盗，可不问耶？何执途人而使之入笼也。”友曰：“此则非予所敢知矣，请还问之府尊。”

又明日，遇毓于某巨室中，或问治盗事，则岸然曰：“予到任两月，站三百七十余人矣。然盗风仍未绝迹，曹人诚强项哉。”越日，予去曹，闻后杀千余人，暴民聚起，欲围署戕官。某镇救之，始逃而免。毓以能尽法惩治，蒙太后特达之知，不三岁荐升巡抚。山东故多盗，熟知毓之好杀无厌，不敢复攫其锋，忽一变面目而以神术习拳，且移其劫掠之能力，以仇洋教。毓私喜盗众之畏己也，而又利其仇洋教之可张己声威也，乃亦大变其面目，举前之斥为化外者，不惜一转移而奖之为义民。

按拳匪初起，承八卦教之遗派，大都在博山、堂邑之间设坛练拳。初不甚盛，且畏官府之诘责，不敢公然有所作为。自毓贤以仇杀教士之主张为正当，于是踪迹渐肆，徒党亦渐众，其人皆持大刀往来，声言非杀尽洋鬼子不可，因名其会曰“大刀会”。然溯其源起，实自李秉衡始。毓贤为藩司时，秉衡任巡抚，以仇教相切磋，因是亲善。时大刀会杀二教士，德人以秉衡奖励大刀会，致酿此祸，非毓衡职不可。朝议亦主排外，执不允；但调秉衡督川。德人憾不已，遂命开缺。德人坚谓不足蔽辜，卒革职去。去日，谓毓贤曰：“我去公必代，是不啻竟我志事也。朝廷怵于外人势力，不欲决裂开衅，亦具苦心。但我辈坚持此志，当百折不回，非扫尽妖氛，无以表我辈之人格也。幸好为之，吾已密保于上矣。”

及秉衡去，毓果得代，乃一循秉衡之旧，几如萧规曹随，后先媲美也。拳匪探知毓意所在，大肆劫掠，于是有所谓朱红灯者出现，揭竿悬旗，昌言灭教。毓贤命济南知府卢昌诒查办。匪起抗拒，击杀官兵数十人，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旗，劫掠教民数十家。毓贤闻其仇教也，即不问其拒捕之罪，反奖为义民，出示安抚，改其名曰“义和团”。盖此嘉名实自毓所赐也。后毓入都，闻士大夫多斥拳匪者，惟刚毅等与己见合，乃倚为盟主，以攻反对者，辄大言曰：“义和团魁首有二：一为鉴帅（指李秉衡），某一即我是也。”其敢冒不韪如此。时拳匪树毓字旗，焚劫无虚日。教士屡函乞申理，总署令毓保护，毓均置不问，匪势益炽。法使屡责总署，乃召之来京，以袁世凯代为巡抚，拳匪遂闯入直隶境矣。

毓贤入都，得端王、庄王、刚毅之赞庇，气焰张甚，辄谓朝廷太无主张，阴斥枢臣之媚外，每与端、刚等论议，历述义和团之忠勇可恃。端、刚等遂据以入告，乃仍用为山西巡抚。拜命之日，拳匪拍手相庆，皆曰：“吾道其西矣。”盖卫军数十人，皆拳匪首领，早以佳音报知团中矣。自是山西始有拳匪踪迹。毓乃如饮狂药，自称义和团统领，盖愤于山东之被黜，激而倒行逆施之举也。平阳府教堂被毁，府县以闻，称曰“团匪”，毓贤痛斥之，至欲列诸弹章。于是郡县承风，莫敢诋拳匪矣。

毓贤在山西，日与端、刚通密函，自言“闽外事，惟贤所主。晋中洋教，得净绝根株，然后更及其他，贤必为公等分忧，对朝廷尽忠，对上官尽职，对地方尽力，对义民尽信，对天下后世无愧”云云。其风颠不经，皆此类也。端、刚等叹为义士，隐然倚若长城。故总署迭接外使责言，请撤换晋抚，中朝俱置之勿问也。李莲英语人曰：“方今督抚中惟毓贤一人可算得尽忠报国。”毓贤闻之，益喜自负。因命太原冶工精制钢刀数万柄，分赐拳童，刀还皆镌毓字。呼其众入署，亲谕以仇杀洋教，宜并力一心，勿负我意等语，谆谆如训子弟。拳童跳踉索钱帛饼饵，毓命与之。谓其左右曰：“此辈天真未凿，要皆忠勇之气所成，不宜拘以礼节。”赏毕复送之出署。市人鼓掌从之，皆艳羨垂涎，于是无业游民，纷纷请习拳。即小负贩者终朝劳

动，不获一饱，亦推担而起曰“盍习拳，习拳可立富贵”。

既愈集愈众，署中应接不暇。毓亦厌苦之，乃令各州县分给钱米，不复直接供应矣。州县敢怒不敢言，或毅然不与，则拳匪围署滋扰，汹汹欲火庐杀人。此等案日辄数起，毓置勿问也。拳匪向州县无所得，则仍来抚署环求。毓乃接大师兄入署，与高安插拳众善法。绿舆朱盖，尊若贵宾。大师兄亦居之不疑，与中丞公分庭抗礼。及开议，毓长揖就教，大师兄曰：“吾已与部下约，凡得教士产者，以十之三赏首功，十之三分赐各兄弟，其四入团为公费，此后老公祖但奖励团众，许以便宜行事，通令各地方官勿加干预，则彼等餽项充足，取鬼子不义之财，供同胞倡义之费，一举两得，永不复烦公祖抚恤矣。”毓大喜，亟赞为办理有法，果然天诞奇才，安内攘外，保佑大清，此国家之福也。

是年五月，拳匪扰直隶，联军攻天津，东南各省自保。袁、许等以祸日亟，请速保护使馆教民，勿召外侮。朝旨两可。总署主外交，见祸切肌肤，乃不得不请旨保护教民。廷寄至晋，毓掷之于地，曰：“此汉奸所为也，老佛爷必不信此。且端、刚等自有主张，岂至先后矛盾若此。”翌日，端、刚函至，则果饬其力庇团民，痛除洋贼也。毓语家人曰：“吾儿为汉奸所误，自此乃于廷寄中见保护外人及调和等词意者，誓不复入目。”一意主庇拳仇教。六月，遂命大焚教堂，杀教士。太原为首倡，有最巨丽之教堂被焚，烟焰满城。毓登高观之，叹曰：“天意也！”营官将施救，毓不许，曰：“汝何人，敢违天乎。且非吾有命，胡仆仆为。”

拳匪焚杀之惨，实推山西为最。盖他处皆拳匪自为之，其力小而弱。惟山西则巡抚为之主张，故其力厚而强也。时洋教士及华人入教者被杀之惨，暗无天日，有目击者尚能言之。大教堂中英教士某者，为毓所诱擒，复逃出，号于众曰：“昔年晋省大饥，赤地千里，吾输财五、六万，活数千人，于晋亦不为无功。今独不能贷一死，让我他往耶。”时左右皆拳匪党羽，方鼓兴若狂，无一人为教士缓颊者，恐祸及己，亦不敢有言。卒为拳匪所戕。又一英妇挟抱婴儿出跪于道左，言“吾施医药，岁治数百人，今请贷吾母子一死。”语未绝，卫兵以挺击

之，仆于地，兵推置火中，儿已宛转烈焰中矣。妇奋身复出，兵仍推之入，与其儿同烬焉。

大教堂既焚，乃命搜获各分教堂教士教民，令集一处。先下令守城门，禁教士出入，行道者皆检其身有无佩十字章，佩者皆捕之。复移教士老幼于铁路公所，以兵围守，给言将送之入都，众以为有生望也。无何，复命驱入抚署，毓自坐堂皇，厉声数教士惑众之罪，命即日行刑。凡杀英教士男女老幼三十余人，服役者二十余人，梟首悬城门示众。卫兵之与教民有私仇者，任意剖心弃尸，积如邱山，毓勿问也。毓自上奏：言彼设一巧计，将洋人尽数擒捉，以炼锁之，均在抚署处决，无漏网者。惟有一洋女人割乳后逃走，藏于城墙之下，及查得已死。此等丧心病狂之词，公然见于奏摺，可谓一时之戾气。

又抚署杀教士之翌日，尽驱法天主教堂童贞女子二百余人至桑棉局，迫令背教。皆不从。令斩为首者二人，以盎盛血，使诸女遍饮。有十六人争饮尽之，毓乃令缚十六人悬高处，迫其余皆背教。仍不从，求死益坚。兵士择貌美者掠数十人去，欲肆行非礼，闻无一人屈者，或扼杀之，而淫其尸焉。其后诸女子皆被杀，尸横如獙祭，见者莫不惨伤。各属教民富者，罔不被拳匪掠夺。其被逼背教抵抗不从而死者，先后凡数千人。被祸最惨者为大同、朔州、五台、太原、徐沟、榆次、汾州、平定等处。拳匪之势几遍全省。

毓虽刚愎而惧内甚，其夫人亦仇教，故杀戮之惨，无与挽回者。闻后亦知杀女教士之惨，命于女子暂缓。而拳匪得志，乃不从令矣。毓妻卒发背疽死于晋。联军破天津，报至，毓自请勤王，将率拳匪出发。然其意亦畏洋兵，不欲果往。意端、刚等欲使己为外应，必不令其入京也。无何，朝旨下，命统军来京。毓大懊丧，阴讽晋人吁留，拳党亦不愿毓去；朝旨敦促不已，始议就道。濒行，延大师兄等入署，置酒与别，且囑之曰：“教民罪大，焚杀任汝为之，勿任地方官阻之也。”时联军已破京师，两宫西幸，毓遇之于途次。太后已有悔意，不愿见毓，命暂回本任供差。毓语其家人曰：“吾将得祸，虽然成败有命，吾何悔哉。”

八月，李鸿章奉命议和。德国要求第一件在惩办罪魁，案中声言

山西杀戮之惨为各省最。朝旨乃令毓开缺另候简用，以锡良代为晋抚。时各国以罪魁未经惩办，不允议约。驻德使臣吕海寰、驻俄杨儒、驻英罗丰禄、驻美伍廷芳、驻法裕祥、驻日李盛铎合电请惩办罪魁，首李秉衡，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载漪、载澜，并述各国坚决之意。鸿章与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亦先后电劾。朝旨乃将毓贤褫职，配极边永不释回。各国意犹不嫌。十二月得旨，毓贤遣发新疆，计已行抵甘肃，着即行正法。于是至惨极恶之毓贤乃有归结之一日矣。

当毓闻京师失陷之变折回晋境时，拳匪仍肆扰各属不已，劫掠之事视为惯例，各属亦不复上报，而毓亦知忧惧敛迹，不复如前之兴高采烈。惟拳匪羽翼已成，急切不肯收束，且鸱张益甚；见毓之惧祸灰心也，日聒于抚署，谓京中消息纯系汉奸谣言，实则京中使馆已焚，洋人尽杀，指日可望太平，统领不必愁烦。毓被黜不已，乃曰：“朝旨亦可假冒耶。尔等速自为计，毋溷乃公。”拳匪知不复可混，乃啸聚各乡，为攫金鸟兽散之计。是时州县强项者，始不关白上官，自行痛剿，毓亦不过问。有平遥令某者，以家财激励死士，捕劫掠之拳匪数百人骈诛之。拳匪欲报仇，诉于毓，毓曰：“尔辈劫掠为生，即非义民，安知非假冒义和拳者，尔辈须往查明皂白，吾始可为之代办。否则地方官本为除暴安良计，劫掠者王法所不赦，吾安能庇尔辈？且吾已为朝旨所驳斥，旦夕待罪此间，尚能为尔辈护符耶。今本省洋教已尽，尔辈宜往京师、天津、山东一带奋其义勇，自树一帜，切勿在此骚扰良民也。”拳匪语塞，但求抚公怜悯，发给遣散之资，令兄弟辈各寻生活。毓曰：“吾服官以来，清刚自矢，别无藏镪馀财可以为诸英豪壮行色。无已，吾惟有敝衣数箱，尔辈向质库取银作川资何如？”语毕，命从者出箱示之，皆破烂不堪衣着之物。拳匪乃谢曰：“公真清官也，兄弟辈不敢复有所求，且公行有日，兄弟辈尚当醴资为公寿。公毋自苦，兄弟辈必当吁请于朝廷，保公无罪也。”毓谢之，且嘱其勿令朝廷生疑。自是拳匪不复入抚署。

罪魁惩办之旨下，秉衡、刚毅已前死，惟赵舒翘、毓贤尚存，宜立即正法，以谢外人。时毓贤得发配新疆之旨，将行；寻又得抵甘肃

即行正法，着何福坤监视行刑之旨。李廷箫为晋藩，附和毓声，纵拳戕教，既得正法之旨，持以示毓。毓曰：“死吾分也，执事何如？”廷箫知不免，元旦日仰药死。拳民欲留毓，或又劝毓据晋率拳民以叛。毓皆不允，且曰：“吾本忠于朝廷，若此则前日之清勤忠恳尽付东流矣。”盖犹自信为后世有名誉之人物也。抵兰州，兰之士民亦多信义和团者，谓毓无罪，以伏法为冤，集众欲代请命，求朝旨贷一死。毓移书止之，谓：“已杀洋教士时，已办一死，今乃不成。死何足惜，但愿继事吾志者，慎勿忘国仇可耳。”众感其言，或有泣下者。时毓之老母年八十馀矣，留太原，惟一妾随行，知行刑有日，乃逼令自裁，妾缢。视其既死，笑曰：“彼乃先驱狐狸于地下也。”旋自作挽联：“臣罪当诛，臣志无他，念小子生死光明，不似终沈三字狱；君恩我负，君忧谁解，愿诸公转旋补救，切须早慰两宫心。”书之悬于逆旅，众或传抄之，忠臣好官之名，颇震一时。识者或嗤之以鼻。然当日毓狼狈之态，亦殊可怜也。正月初六日，何福坤至什字观（时毓居此），呼毓出。毓尚未朝衣，知何来即将行刑，乃请整衣出看。何许之。毓殊不畏缩，及出，随从武员即举刀斫之，伤颈不死，毓负痛连呼求速死。仆怜其宛转，助之断项，众为集资收葬焉！或追叙其杀洋教士之惨状，乃叹曰：如此而死犹幸也。

## 徐悔斋集(选录)

徐 继 孺

**编者按：**本集共十八卷，1935年大梁刻本。徐继孺，字又稚，晚号悔斋，山东曹县人。光绪庚寅年(1890年)进士，改庶吉士授职编修。1893年充陕西副考官，1895年督学河南，后历署山西太原、汾州等府知府、补潞安府知府。今选录徐在晋省任知府时举办保卫团、筹议晋省边防的几则稟摺和书函，从中可以看到山西义和团活动的情况，以及地方官绅对义和团的态度。

### 上山西藩臬两司遵覆会讯浮山县盗案禀

敬禀者：卑府于五月二十二日奉宪台札开，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蒙巡抚部院毓批，据平阳府禀，获盗刘河清等，讯明开具供摺，禀请就地正法缘由。蒙批据浮山县武令会同营弁，于初三日在岳阳县枪伤贼匪二名，拿获刘河清等五名，起获赃物，供认曾在洪洞、襄陵、岳阳、并浮山张思豪家，迭次行劫不讳。请照会匪章程就地正法等情。查此案先据该府及洪洞吴令具禀，经本部院专札飭知，以义和团民如不滋扰地方，不得以匪称之。兹该府竟以团民为团匪，且以大刀会名之，不知团民与大刀会乃系两种。如果真有抢掠情事，即系土匪，不得强加会名，致涉文致。此案虽据刘河清等供认入会，若非假冒，即系畏刑妄供，且抢劫四案适相巧值。仅据浮山县一处具报，又未将行劫各案日期叙入供内，疑窦滋多。总之，会与匪截然不容牵混，直隶滋生事端，正由漫无分别，该府岂不知耶。红禀又称教匪，则更不可解矣。所请就地正法，实属草率，仰按察司迅即遴委明干委员前往，会同该府提讯刘河清等，是会是匪，录取确供详办，以昭核实而免枉纵等因到按察司，移会到布政司。蒙此。除行平阳府遵照外，

合亟会委札到该员，立即遵照院批，迅即束装前往平阳府，会同该府提讯刘河清等是会是匪、有无赃据，录取确供详办，以昭核实而免枉纵，毋稍草率，致负委任等因。遵即于二十三日起程，二十九日抵平阳府。卑府崇于二十五日奉宪札并同前由。三十日调齐卷宗，会同审讯，另开供摺呈鉴。

查山东、河南、江苏等处之大刀会，直隶之义和拳团民，皆系乡民练习技艺，保卫身家，并不滋扰地方。诚如宪札所云，不得以匪称之。兹据刘河清等供认，随从行劫得赃骡马包袱多件，则不得不以匪论。虽供内有杨廷和倡立大刀会，照营规设有头棚、二棚、三棚等语，确系游勇借以惑众。又起获画像，乃寻常戏弄之物，不足为立会之据，自应按律照盗匪办理。卑府崇据浮山县武令禀报，曰会曰匪，牵混不清，实属疏忽。红禀教匪教字，系会字笔误，卑府覆核无异。此卑府等讯明各犯是匪非会之实在情形也。又据刘河清供，任三、王连友们前往浮山当铺典当，被差拿获，小的同往浮山县要人，任三等亦被放逃等语。与英国教士陆义全卫理森禀报无异。该县武令未将情节叙入案内。又据刘河清、李登法、侯立楷供认，浮山、岳阳两案，并未随同往洪洞、襄陵行劫，与原供不符。杨廷凤、王连友、孟老五、孙老十俱系要犯，未经拿获，卑府等再三研讯，尚有未谐。拟飭武令迅将任三、王连友向该县典当情节查明声叙。杨廷凤等各犯严拿惩办，余匪差缉务获。并将刘河清等发回备质。一面飭洪洞、襄陵、岳阳三县将供内所有各逸犯勒限缉获，并将行劫各日期，移会浮山以备复讯。并严飭各该县勿得迟延推诿，若或畏葸避就，即行详请参撤，以警玩泄。此卑府等讯明原案未谐各节，拟议办法之大概情形也。

抑卑府等更有请者，现在天时亢旱，粮价昂贵，游匪乘机煽惑饥民，一遇民教交涉案件办理稍有未合，最易酿成事端。恭拟遵照抚宪札谕，通飭平阳各属，遇有民教交涉案件，务当持平办理，不得稍存成见。其有抢劫滋扰，不论其会不会，但论其匪不匪，若有杀人放火真实确据，从严惩办，勿得姑息。倘系民教结仇，迅即驰往开导，务期立时解散。仍一面查明极贫、次贫各户口，妥筹抚恤，以消乱萌。

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候钧示。除将浮山原案驳飭另详外，所有遵扎办理缘由，理合禀复。卑府于发禀后，即日起程回省，合并声明。肃此具禀，伏乞垂鉴。

### 呈报汾州交界及尖宿处所上行在军机处禀

敬禀者：卑府准太原府许守涵度移称，面奉行在军机处传知，此次圣驾西巡，定于闰月初八日启銮，除敝府钦遵恭送交界地方等候交替外，理合移知，希即驰抵交界地方，互相交替。并祈转移前途知照等因。卑府遵即督率所属平、介等县，各将道路修理平坦，设遇大雨之后，随时赶修完竣。查自太原府祁县地界起西南至汾州府平遥县属从善村三十里，堪作尖站。自从善村迤南二十里至平遥县城内，堪作宿站。又自平遥县起西南至介休县属张兰镇三十五里，堪作尖站。自张兰镇西南四十五里至介休县城内，堪作宿站。除将前途情形移行霍州次第呈报外，理合将汾州府境内尖宿处所及交界处所，另开清单，禀请中堂大人察核。

### 上山西抚台锡条陈晋省防守事宜禀

敬禀者：卑府窃维当今时局，奇变罕闻，自五月二十日宣战以来，逃听之余，未闻胜算。驯至京津沦陷，銮舆蒙尘，推主辱臣死之义，凡在食毛践土，皆当卧薪尝胆，以申复仇雪耻之志。然战守大局，朝廷自有硕画，区区末僚，何敢以扣槃扞烛之见，妄参末议。自惟来晋三载，不得谓本省情形概无所知，谨就管见所及，约举数条，为我宪台陈之：

一曰固民心。晋省自去年秋收歉薄，本年二麦不登，秋灾又复相连，粮价翔贵，户鲜盖藏，受其饥者十之三四。加以京津不守，太谷、平遥等处富商大贾只身逃归，资斧丧尽，困苦颠连，不可名状。然犹大致安静者，晋民驯良，素性使然。故虽拳教交哄，惩创一二，无不登时敛迹。盖山西拳民，其势本弱，现已奉文解散，断不至再有后患。但恐不肖之吏，望风希旨，以其结怨敌国，必图报复，而预为自全之地，以其恃众抗官，不服约束，而借为泄忿之端。势将戕杀多

命，株连平民，以快其私意者。如此则民气大伤，民心日离。鹤獭之驱，所关非细。拟请通飭各州县持平办理，不得稍存偏见。仍随时间民疾苦，设法拯救。实弭患未然之要领也。

一曰防内奸。据各属官报，教士教民不过二万余人，而细考实数，不啻倍蓰。卑府曾因查案至太原县，其保甲册所列教民之数一万余口，以此推之，如阳曲、榆次、太谷、及汾州之永甯甯乡，平阳之洪洞、襄陵，潞安之潞城、屯留，口外之丰托各厅，约略计之，不下十余万。以此十余万之众，焚杀成仇，而谓其不生狡谋，不为内应，恐无是理。为今之计，惟有严禁焚杀，以安其反侧；诛锄稔恶，以散其党与；收缴军械，以去其爪牙。仍复稽查游勇，访拿土棍，以防其勾结煽惑，庶几内应绝而外寇不敢入。

一曰阨关隘。查《晋政辑要》所载，北自天镇之大梁山起，南至垣曲之迴瀾峪，十六州县所属隘口林立，凡一百四十八处。若处处设防，则兵力有所不逮。然一处不防，则邓艾縋兵之计，恐将袭而用之。是非举办民团不可。盖山路险阻，客兵不能周知，本地百姓无不知也。敌人入境，必借奸民为之引导，果使民心已固，内奸不作，虽墩堡不设，彼不知虚实，亦断不敢深入。然欲办民团，必沿边十六州县各得其人；又必辅以兵力相机策应。以民团为守兵，专司稽查，以防营为战兵，专备调遣。其驻兵处所，以大同为一路，以防居庸关后路；以平定之固关为一路，以防保定后路；以泽潞为一路，以与河南之怀庆、彰德相为犄角，而辽州所属附焉。官民相亲，则内乱可弭；兵民相辅，则缓急可恃；此所谓众志成城者也。

一曰清吏治。是非颠倒，赏罚不明，谓之乱政；良莠杂糅，法纪难施，谓之乱民。诗曰：人之云亡，乱是用长。自古祸变之萌，未有不由于吏治之污浊者也。夫团练保甲、积谷筹赈，真当今之急务。然上以实求，下以名应；闾冗之吏，不知振作；贪诈之流，转借以为肥己虐民之具；脂膏竭尽而吏不餍，怨声沸腾而上不闻，盖官民之隔阂久矣。夫晋民良懦，人所共知。而近有一种谬论，以为晋多奸商，非以刑威制服不能禁其把持，一时能吏，去慈惠而尚诈力。当此兵凶战危，年荒财尽之际，若复临之以武健严酷，民心一去，一线之命脉绝

矣。是故吏治不讲，则民心不得而固；民心不固，则内奸不胜其防；内奸不除，则关隘不得而守。四者相因，皆为内治之根本。而整顿吏治，尤为根本中之根本。伏惟宪台抱知人之哲，奖爱民之吏，安内攘外，予以屏蔽长安，控制直豫，天下之幸，大局之幸。议者谓练兵筹饷，当今急务，安得置之不论？不知战守大局，以兵食为亟，若为保卫晋疆起见，则吏治为先，兵食为后。况练兵之法贵精，不贵多，筹饷又以不糜饷为要。山西一省，固大局之所维系，而战守事宜，则非通筹全局，不足以操胜算，尤非庙谟先定，不足以息众喙。

区区之意，只据晋省情形而言，枵昧之见，是否有当？伏望俯赐训示为幸。肃此具禀。

### 上山西抚台锡续陈晋省防守事宜禀

敬禀者：卑府以防守紧要，据晋省情形上陈管见四条，谅蒙钧览。兹再续陈数事，伏望裁择：

一，南镇驻扎，宜酌量移置也。太原镇驻扎平阳，西控潼关，东瞰井陘，往来冲途，诚为中权扼要。今西幸长安，则平蒲一带已属腹地，而平定、潞泽最为南路吃紧之处。平定既有两湖勤王之旅及新募数营，以之扼守固关，自可无虞。而潞泽一带隘口林立，又为通南数省大道，直豫有警，即当严备。拟请将潞安协移驻泽州府之拦车，太原镇移驻潞安府城。辽州之黄泽关等处，亦当分设营汛，以实要害。其平、蒲一带，酌留一营一旗，足以资弹压而已。

一，营务处宜假以事权也。藩、臬道各有专司，抚标练军南北两镇以及新招各军，事体繁杂，稽察之责，不得不寄耳目于营务处。今营务处司道会衔委员稟商司道，司道回禀抚院，辗转延搁，已多迟误；借口推卸，坐失事机。拟专派大员总摄纲要，小事专决，大事关白施行，庶几事权归一，威令可振。

一，地方官宜假营务处衔名，以资联络也。文武不相辖，遂不能水乳。府州县有急请兵，文书稽迟难以应机。而营务之废弛，兵勇之骚扰，地方官亦不敢过问，此法制使然也。拟请将北路之大同知府，东路之平定知州，南路之潞安知府，加以营务处衔名。北路除口外七

厅，绥远将军归绥道，皆有专责外，即委大同府会同北镇以防东北各隘口，则居庸关后路可以无忧。东路即委平定州会同各营，以防固关及附近各隘口，则保定后路可以无忧。南路委潞安府会同南镇，以防潞安所属及泽州、沁、辽各隘口，则与河南之怀庆、彰德犄角，而南顾亦可以无忧。文武相为维持，声息不至隔阂，稽查奸细，责之地方，相机策应，责之镇将。如此则以本省之兵力餉力，办本省之边防，不虞支绌。

以上三条，考之地形，参之旧制，量为变通，是否有合？伏候训示，肃此具稟。

### 上署山西藩台许自请撤任稟

敬稟者：卑府窃查本年自中外开衅以来，叠奉宪谕，遵旨将驻华传教洋人驱遣回国，并妥为护送等因，节经遵照在案。汾郡洋人三名及男女大小口七名，据汾阳沈令于七月二十二日稟报护送回国及出境日期。旋于二十四日稟报，护送洋人行至中途，被拳民杀死各缘由。伏查此案虽经沈令办理，而事前实系与卑府密商，意见相同。当是时邻境州县拳教相仇，教士教民之被戕者，无日无之，诚恐该洋人久居府城，致遭不测，是以遵照前因护送出境；而中途被戕一节，实属意料所不到，又为防范所不及。现值和局开议，恐有窒碍，应请以保护不力，将卑府先行撤任，听候惩处，以免外人借口。不胜悚息待命之至，肃此具稟。十月二十日。

敬再稟者：卑府自请撤任一节，实因事变难测，不得不陈明前因，以备后日之虞。此事关系重大，既不便使沈令独任其咎，亦不忍令汾阳百姓受其株连，区区之意，千祈鉴察。抑卑府更有下情，素蒙关爱，请得而直陈焉。卑府来晋将及三年，双亲在堂，有阙定省。本年志在迎养，忽遭时变，道路梗塞。本月初旬接到家君手书，谕以时事艰难，既不能有所补救，即当告退以避贤路。卑府伏读之下，负惭无地，又因家母时常多病，益深焦灼，中夜耿耿，不能成寐。倘蒙宪台鼎力嘘植，暂准离任省亲，借以静候处分，固属喜出望外。即有不能，或令留省差委；抑或和议不成，准予前敌效力；莫不甘心受命，图报

知遇。至汾属应行团练赈务各要件，节经禀报，略已就绪，一俟委员接署，即便逐条移交，不至贻误。所有沥陈下情，伏恳矜全是幸。卑府谨再禀。

### 答李莘夫

八月间，得家报，闻兄出都情形，一家分散之状，悲酸无似。顷读手迹，若梦中相见，且悲且喜。大局溃败如此，晋省虽竭力支撑，亦大厦一木耳。某本年四五月间，奉差奔驰无停晷，又以九儿之殇，心绪恶劣，未寄书一候。旋值京津事起，鱼雁沈滞。八月间，忽闻兄将来晋，急图一晤，不料又到秦中矣。近得家严来示，意欲命之归养，而临难又不当规避。汾郡洋人数名被拳民杀死，刻闻和约惩办祸首，已上书以保护不力，自请撤任惩处，不忍使同官独任其过，更不忍百姓受其株连。但恐清帅不肯出此，若果得一革职处分而去，亦尚心安。和局大约可成，与彼甚为得计，彼亦何苦不为。即不成，今年亦未必进兵，议久不决，朝廷之上未闻别有深算。剥已极矣，来复之候，我生尚及见之耶？

### 与姚释筠太史 二十七年辛丑

……某正月初九日，弃官归省。汾属教案，业经陈明，听候处分。若照所传和约，则保护不力，亦不过革职，永不叙用，较之纳款献媚，亦云幸矣。乃近闻启颖之徐楠士，皆以洋人指称，力庇拳匪，由全权大臣正法。此等乱政，并非自天子出。惟有暂避凶焰，以观消息耳。徐、李恤典撤销，赵司寇赐自尽，天理灭，人心死，天下事尚可为耶！

### 答李心海

得九月二十五日来函，得悉紫荆关情形，兵力尚厚，自可无虞。大局溃裂至是，不战不得谓之守，以战为开衅，惟有拱手奉让耳。数十年来债事，全由于此，今尚不悟，大事去矣。近闻香帅来电，和议不成，各国已发哀利美敦照会云云。“哀利美敦”者，西语战书也。果

尔，则以战为守，较有把握矣。

### 答李心海

嘉平初旬，得冬月五日书，欣悉台驂抵陕，伏想尊候胜常。和约十二条大权全假彼族为之。于邑固关一带刘镇光才到后，防守极为得法。敌人屡次窥探，皆未得手，现只获鹿敌兵数十人在彼守冻耳。紫荆万军尚可恃。近闻法人照会广昌县，预备供应，并谓直隶地界，不准山西驻兵。狡谋百出，先著恐又让人。病在腹心，不在四肢，为之奈何！某乞假未报，忽有题补潞安之示，决几不早，又复羁绊，银章铜符，得之反成赘疣，可愧可愧。潞去曹不及千里，不免又存系恋。但不知天心如何，能容数年偷安否耳。

### 答王筱汀

顷奉复笺，得悉移席邳郡，晋豫情形，如出一辙。宋、马各军高会省垣，井陘、紫荆各关隘，皆系新集之军，幸而清帅督率认真，敌人未敢轻窥。然大厦一木其何能支。刻闻和议将成，果尔，又将撤防，一切新政，且复煽矣。某退志已决，虽未得请，开年必当挂冠。来书论佐帅办理民教，似谓发之太猛。顾兹事之起，瞬息千里，人力不得而施，一时非种大半诛锄。而拳民滋事正法者，亦正不少。盖其忠诚出于性生，早置生死成败于度外，真不愧满洲奇男子。当时人多议之，事后人多笑之，人心如是，可为浩叹。李鉴帅一死，千古议者不察，或咎其轻于一掷。不知人厄天穷之际，惟有生死可以自主，骑箕归天，仁至义尽，复何间然。

# 山西解州拳案

何 见 扬

**编者按：**何见扬撰《省心堂杂著》，上卷为公牍，下卷为杂文，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铅印本。本文选自上卷，大标题为编者所加。文内标题为原书所有。

## 办理解州拳教情形上升任湖广总督张制军稟

敬禀者：窃<sub>卑职</sub>署理山西解州十阅月矣，夙夜兢兢，时虞陨越，职分当为之事，无敢怠忽。惟本年拳教相仇，关系天下治乱。拳匪入晋，尤关全省祸福。<sub>卑职</sub>智短才疏，当兹时事，深恐覆餗，貽患无穷。所幸千虑一得，略有把握，不致办理乖方，上廛宪虑。谨将前此措置情形，一一为大人详陈之：

窃解州西南界连秦豫，东辖盐池，五方杂处，良莠不齐。拳匪猖獗之时，蒙河东道防备甚严，惟解州城垣坍塌不堪，练勇二十名不敷防守。<sub>卑职</sub>一面筹款补筑城垣，一面购买军火，添募练勇四十名，声言无论真假义和拳，均不准进城滋扰。又恐本地学习日多，易招外匪。然前奉毓中丞示谕，准人习拳，又不便明示禁止，惟有设计以遏制之。即传谕各乡社曰：“如欲习拳，必先赴州署报名，准学一月，即送天津打仗，不准在州逗留。惟送津盘费，必须自备。当量其身家可备资百金者，方准报名，否则一概不准。”似此阴为遏制，四乡即不敢肆意要挟。从此内匪不生，外匪知有预备，亦不敢来，所以州境不害教民一人，亦不戮拳民一人。

城内有耶稣教堂一座，系瑞典国人男教士查明道、女教士柏安泽扶贵英。六月初五日河东道护送运城洋教士出境，<sub>卑职</sub>亦护送查明道

等赴陕，旋由老河口至汉口。其临行时交衣箱十余口寄存在库，权将教堂改为团练局，以免焚毁。当拳匪方炽之时，卑职如此办理，绅士颇为疑，且以保护教堂生谤言者。迨后见绛州杀戮之惨，始感幸。卑职潜遏乱萌也。统计山西全省，不遭拳匪之害者惟解、蒲二属。

溯自六月初一，省城焚烧教堂，杀机一开，通省效尤，自北而南，蔓至平阳、绛州逼近解属界地，河东亦震动矣。解州尤为吃紧，盐池工役万数人最易藏奸，万一被匪煽动，乘机抢夺，其害何堪设想。而且一切空虚，谣言四起，卑职坚持定见，不为摇动，即札饬四属县，不准拳民进城。札内有云：“如有处分，卑职先任其咎，断不以此相累也。”该属县碍于前毓中丞示谕，迟疑不敢言禁。迨接卑职飞札，遵照州境办理。间有不服弹压者，卑职派员前往，随即解散。一星之火，易于扑灭，不致燎原，所以四属县亦不害教民一人，不戮拳民一人也。……

今和议将成，善后诸事，均易处置。现饬该教民领去存库衣箱，仍回教堂居住。查入教之人共五十余户，解州十余户，系极贫者，均照平民一律灾赈，无分畛域。尚有三十余户，系永济、临晋、虞乡之人，应由各县另行赈给。汇兑票号并未存有洋教士汇款银两，遍查境内亦未有英国、法国、义国教士，亦无比国方主教及刚国大臣费祎等员。卑职仍复出示悬赏，以期知情报信。卑职前今办理之实在情形也。除稟本省抚院司道外，肃此谨禀。

## 退想斋日记(选录)

刘 大 鹏

**编者按：**刘大鹏(1857—1942年)，字友凤，号卧虎山人，别署梦醒子，山西太原人。二十三岁肄业县桐封书院，翌年赴省入崇修书院。光绪二十年举人，二十九年会试未中。后曾充谘议局议员，县议会议长。著有《晋祠志》十六卷，《梦醒文集》八卷，《卧虎山房诗集》三十五卷，《戊戌公车日记》六卷等。

《退想斋日记》共二百册，起1891年，止1942年，现存山西省图书馆。庚子年部分，1966年前有人摘抄过，但现在原本和抄本均不得见。今由山西省图书馆稿威同志，据辛丑年、壬寅年部分，选录有关义和团、教会、八国联军、庚子赔款等记载，也选录了一些反映当时社会情况的记载，加以标点、校订，刊出以供历史工作者参考。

###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

元月初四日辛未

教民屯聚洞儿沟，尊奉洋夷造逆谋。购饷积粮思叛乱，藏□□刃欲仇。潜招外寇令人怖，显布谣言俾众愁。司牧一惟思抚恤，赈银赈谷运深筹。

洞儿沟教民众多，潜蓄奸谋，奉洋夷为主。去冬往往寄信，招直隶之寇以来晋，悉被守关将士搜获。其函岁底谣言元旦造反。恫喝群众，晋省大吏皆闻之。于是，委员偕邑令于除日前一日履勘，又于除日发银谷赈济教民，牢笼其心。且暗布兵卒，以防其铤而走险。教民之患亦大矣！若不行一善法以遣散聚之，日久，必为生民之害。

初五日壬申

感慨时事：义和拳起乱神京，怪怪奇奇四海惊。洋贼猖狂曾入寇，教民党附竟横行。邦畿沦陷无人复，百姓疮痍是孰平。驻蹕西安经半

载，只凭和议不谋征。

其二：乘輿播越泛狂澜，司牧如何冷眼看。恢复京城无郭汾阳李西平，诛除丑虏少张魏公韩新王。忠臣义士今何在，武将文官竟苟安。有志请缨难觅路，蜗居徒事夜吟寒。

初六日癸酉

武君正谊今朝来拜年，言其于初四日自太谷旋里，年底有自天津到太谷者。直隶一带洋贼虽未退，然暂不横行。观其情形，大约和局有成，但未见邸抄耳。

早餐后诣晋祠，赴其昌世之席兼拜年。共两席。午刻入座，未刻乃散，日垂落归。

晋祠生意家去岁亏空者多，获余利之家不过十之一而已。皆由义和拳造乱所由致也。

初十日丁丑

一治一乱天下之大数也。当今之世，外夷寇乱，内奸纷扰，黎民饥困，干戈频兴。吾晋虽暂未乱，而閩左人民率皆气息奄奄，积困莫能一苏。加之教民纷纷凭陵閩巷，致民有积怨难伸之气。岂非大可患者乎。

去腊抚宪发银各处赈济教民，大口三金，小口半之。而未入教之□□□□□□閩巷贫穷，所以怨声载道也。然赈济教民，抑亦□□□□□□为乱耳。当此时势纷如之际，有司牧之责者，措置亦难矣哉。

即时有感：干戈纷起又年饥，閩左贫穷不可支。无食无衣寒冷候，供徭供赋乱离时。嗷鸿待毙将畴将[哺]，涸鲋邻枯是孰医。东北军书频告急，未知何日灭洋夷。

谣言洋贼近日攻打紫荆关，伤亡我军不少。不知确否。但有军械车自南向北而行，由我邑东路经过，其谣言似非无因也。

其二：洋夷肆虐遍东陲，朝夕曾将我晋窥。贼势猖狂方日盛，烽烟灿灿任风吹。文官畏死多迎寇，武将贪生不出师。宗社沦亡畴克复，忠臣义士暗衔悲。

晋丰当局请客，余于午刻诣晋祠赴席。共六席，席罢申刻矣。黄

昏乃归。席上有徐沟商言，徐令甚贪，粮店因支行不发官价，多未开市。吁！令贤则民自安，令不贤则民受害。当此之时，民困已甚，而官不能视民如伤，反鱼肉百姓，是困上加困也。蚩蚩者氓，其何以[堪]。

人心又皇遽，闻洋寇教民攻打我晋关隘，官军沿边防杜，晋人所以不安也。

十二日己卯

一入新年，乱信又紧，粮价又涨，间左人民是以皇遽愈甚，而到处生意不开市者纷纷也。

闻寇偶成：频闻东北动干戈，残害黔黎奈若何。士气馁虚常退溃，贼情狡诈屡求和。庙堂宵旰军书急，畿辅沉沦洋寇多。不识何时飞将至，□□□复旧山河。

山西诸帅：堂堂大帅拥雄兵，秉节安居晋省城。只见帐中旗直竖，那知关外贼横行。教民谋叛仍思护，洋寇窥疆不出征。购买黄金何意念，依然军饷不充盈。

十三日庚辰

谣言教民引洋鬼子入寇紫荆关。

十四日辛巳

直隶各州县官于去冬迎寇入城，借口保守地面，其实贪生畏死，为叛逆之臣也。乃竟有谓迎寇入城甚是者，则君臣大义渐灭殆尽矣。

去日已入灯节，城镇村庄率皆点灯，山放烟火，以贺元宵佳节。今岁十分肖疏，则年岁凶荒，人民困苦，于此益见矣。

十五日壬午

感时：光阴荏苒又春风，洋贼仍然扰北东。乱信频闻燕赵界，军书屡告庙堂中。筹兵筹饷勤宵旰，议战议和无始终。一旦赫然天怒奋，区区小丑扫俱空。

去秋及冬常以和议，不出师征伐。而寇贼肆扰，杀害群黎，盘踞京都，□不退出。而我之臣民均执和议，不作恢复之谋。一入新年，又闻寇贼进犯，显系贼以和字愚弄我臣民，我皇上若识破此奸谋，一旦赫然斯怒，大行天讨，跳梁小丑不难骈首悉就诛戮也。

天阴一日，殆将雨乎。新年以来，米粟昂贵。天若降雪，或盈尺或七八寸，则粮价庶可少减矣。

廿一日丙子

在城谣言纷纷，谓北格镇一带又起义和拳，不敢白昼练习，皆在夜间而行。县尊闻之，遣役密查，亦无端绪。

廿二日丁丑

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第八十六页。）

此次衅端之开，虽由义和拳肇祸，而诸王大臣信拳之咎，实由洋夷凭陵我邦，为恶已甚，我国臣民忿恨素积，至今发泄，为我之不敌外夷非真力不足也。或奸臣外附，或庸臣受贿，或大臣畏死，或疆臣异心，只顾肥己肥身，那管误国误民。朝廷即欲奉行天讨，以灭洋夷，而为人臣者率多窃位、苟位，不思竭智尽忠，湔雪国家之大耻，乃不得已而议和。久之，和议不成，不得已而杀诸忠臣，勉强就和。我皇上为此抑末如之何也已矣。敬请此谕，其不能言之苦衷，可默喻之。此谕一出，必失天下之望，诚可痛哭流涕也。

廿七日甲午

日来乱信又紧，人心十分浮动。盖因近日太原府知府诣固关，撤关外之兵调入关内，遂为洋寇不日入晋耳。又谣五台县有教民勾引洋寇入界矣。

斯时大患莫甚于奉教之匪，名曰入教为善，其实祸中国也。中国若无入教之民为洋夷之羽翼，安有今日之患乎。然此亦天意使然，非人力所能也。

闻乱偶拈：军书紧急日频闻，边塞于今寇贼纷。风势凶威摧叠嶂，云容惨澹隐斜曛。贤臣被杀畴当敌，良将无权孰扫氛。昂首问天天不答，人心思乱又何云。

其二：邸报曾言和议成，谁知狡贼肆奸情。侵吞边塞多洋寇，扰乱中华尽教氓。侮圣陵贤心倍昧，欺官害国势弥横。中山酒饮醉千日，潜伏深林到太平。

廿九日丙申

感时：频闻和局有成规，寇贼如何没退期。戈甲依然纷海宇，烽烟仍旧造边陲。封疆未见勤王将，魏阙无兴问罪师。臣尽偷安惟苟禄，望谁奋勇灭洋夷。

二月初二日戊戌

天将送晓，仍在梦乡过活。梦借王绀縢、郝济卿、刘仲经至马莲峰家，呼莲峰诣京并饯而行，正与马家之人别时乃醒。当此时正公车北上之时，若非洋寇犯顺扰乱京都，则去秋之乡试不停，今春之会试莫止矣。此等大典莫能举行，军书告急，宵旰不能安，人民常惊恐，洋夷教民横行益甚，此诚可痛哭流涕者也。身未能诣都应礼闈试，而乃形诸梦寐中。一则痛耻辱之未洗，一则恨寇仇之未灭。致为士者沦落草茅，而无由一伸其壮志。抱愤不平之气，于此益见矣。

慨时：目前世事乱如丝，风雨乖违莫顺时。菽粟匮空无可觅，干戈不息又何之。疆场士卒心都涣，闾巷人民色尽饥。商贾农工咸坐困，鸿嗷遍野实堪悲。

其二：农因世乱惰桑麻，积困弥深处处嗟。鹤唳风声非一路，儿啼女饿岂千家。荒原有众挑菠菜，野圃无人看杏花。贼寇屡临三晋境，匪朝伊夕噪乌鸦。

有人自省归，言晋抚锡良业经革职，新抚尚未履任，藩司代理巡抚事。民心为之大快。

正月二十三日，洋寇犯龙泉关，官兵用大炮轰退。恐贼复攻，马帅督兵于二十六日出省诣关杜御。此里中剃头匠王姓在省亲见者也。

初四日庚子

去日在徐沟会上作：触目巍巍大会场，萧条气象实堪伤，民皆憔悴愁时乱，货不流通见岁荒。个个相逢嗟有瘾，人人邂逅叹无粮。春台演剧声都歇，乞食贫穷竟发狂。

去日途中：追风赤马破红尘，一路相逢尽饿人，深恨家无粮万斛，博施广济救穷贫。

其二：疗治寒冷又充饥，取草根株暨树皮，遍野哀鸿嗷待哺，眼看雨泽且愆期。

初五日辛丑

诸友一见，即言时事甚危，人心率皆离散，有岌岌乎不可支撑之势。况乎雨泽愆期，饥民众多，殊令人悚惧之至。

饥民乞食：鸠形鹄面众编氓，乞食沿门不断声。施舍莫闻慷慨者，哀求终日泣惶惶。

此村饥氓众多，来馆两日，而馆之左右家户乞食者不断。自朝至夕，未免啼号之声入耳，痛心不容已也。年岁告凶，群黎饥困。民牧睹此，其何以措置耶。

南席一村素称富足，自去岁大乱年饥，而穷困者遂层见迭出，气象亦觉萧疎，人情大异。前时今春为乞食者更多，有心世道者能不蒿目伤心耶。

初六日壬寅

饥民无所得食，柔懦者沿门乞食，强梁者夜间偷盗。自余来馆村中，夜夜逐贼。巡夫警夜，枪声不绝。饱暖之家，亦莫能安也。

夜半偶成：敲锣击柝报三更，客馆幽人鹤梦惊。颈项依然殊疼痛，心怀抑亦觉和平。星临竹牖春光满，风送花阶夜气清。警盗巡夫都呐喊，街前不断鸟枪声。

其二：床前炉火正纯青，流溢光芒照满亭。诵读声音刚寂寞，研术意念却珑玲。春风可冀深宵挹，细雨空怀一夜听。合眼重寻蝴蝶梦，晓筹虽报莫能醒。

顷因雨泽不降，粮价又增，人民困苦业已不堪设想。菽粟腾贵有增无减。饥馁之民有不转于沟壑者乎。当是时也，洋贼窥晋，势已垂涎，而晋中教民尤盛且杂；溃兵殊属可畏；加之饥民纷纷，到处众多。设有不法之徒揭竿倡乱，其不相随为贼者几希矣。天意茫茫诚不可测。

京师被陷无人恢复：跳梁小丑据京师，将帅如何不伐之。武穆精忠无寄托，西平重任孰肩仔。中兴汉室怀诸葛，光复唐都羨子仪。今日盱衡天下势，含羞忍垢意忘危。

十一日丁未

常来馆之书商，今朝来言，其书局已坏，现已坐困家中。虽欲耕田而无力，谋再觅一号而又无人用，将何以为生耶。嗟夫！今岁商贾

失业者纷纷。年岁告凶，家人饥馁已不堪矣。在外之人又失业归家，其困不又甚乎。闻太谷城中商贾于正月散归者四五百人。一处如此，他处亦可概见矣。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此蚩蚩之氓，所以日不聊生也。

十二日戊甲

王绶自吾邑来，路经北格镇，见兵马纷纷，自南向北征行，言已过数日矣。闻系新放晋抚所带之兵，想洋寇窥晋依然紧急，不然新抚胡为带兵履任耶。

洋寇狡诈多端，自陷我京师以来，即倡和议，愚弄我之司牧。而我之司牧不思报仇复耻，誓扫群丑，祇以和议二字欺罔朝廷。故迄于今，军务倥傯，寇贼往往犯我晋疆。晋之人民浮动逃窜，一月数次，殊令人悚惧叹安也。

十六日壬子

吊晋抚毓公贤受法：伟躯殂谢在兰州，碧血涔涔遍地流。正气凌霄弥一代，忠魂摇曳逼千秋。黎民堕泪真无限，青史垂名永不休。西向感伤贤大吏，晋阳保障孰堪侔。

毓公伏法之邸抄，前已登记此册。顷闻人言，公闻新疆充军之命，由关中西行，抵甘肃兰州停驂署。陕甘总督李廷箫请筵之日，正法之谕到省，公遂正命于兰州。李总督目击心伤，忧愤特甚，越一日亦卒。晋省群黎闻之者，不忍言公受法，皆言虚幻不实，朝廷断不杀此贤臣也。啧啧焉谓公暗来吾晋，保护山西，则晋民望公之心切矣。

廿二日戊午

太谷于去日开棚考试，童生玠儿来禀，言吾邑于本月十八日开棚考试，但未知有多少童生耳。由近年来视读书甚轻之风，加之军务倥傯，饥馑频仍，则应试者必大减矣。诚士为国家大典，近来视此事儿戏，士风所以日就污下也。世道所以愈凌夷愈衰靡也。

和款中有诛洋夷、戮教民处停考五年一条。太原、太谷两邑皆有此案，今竟考试，想和款所定之条非真，系教民私造者也。当此之时，教民横甚。今日造此谣言，翌日造此乱信，而且凭恃洋寇之势，凌侮平民，恫喝官长。而官皆俯听教民之言，不敢抗违，亦惟加责百

姓而已。此时之百姓，痛恨教民较去年愈甚。怨官袒庇教民，欺虐不入教者愈深。民心如此，安望天下治安乎。盱衡大局，倍觉惴惴。

东家赈济里中贫穷人谷六升，谷存余馆楼中。皆来馆取谷，业经两日。此次较去年腊初赈济时人数又增。凡来领谷者，皆有饥色，莫非鹄而鳩形。今春之困，较去冬尤甚。闻饥毙者，纷纷不绝，殊令人浩叹也已。

廿四日庚申

去岁一乱，货不流通，凡从他省所来之物，价皆倍蓰。如药材、海菜、糖、纸等类是也。

当此之时，菽粟腾贵。斗麦千七八百文，斗米千四五百文，斤面六七千文。且非止此也。斤葱三十文，每斤菜一二十文，生姜每斤三百文，每斤猪羊肉二百文。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

廿六日壬戌

毓中丞贤被杀，晋民咸以为未然。有言有人贷中丞死者，公仍来晋暗行保护山西者；有言杀公之信，假而非真，全系谣言者。总之，三晋人民不忘公德也。公抚晋才数月，晋民爱戴如此其深，非以公尽忠报国哉。

廿七日癸亥

市侩为官，祇知肥其身家，安谋为国尽忠。夫官为朝廷之股肱耳目，且曰民之父母，天下之治乱，国家之休戚关焉，何可以市侩为之。矧市侩志在求利，君臣大义莫之能知乎。然捐纳之例一开，则市侩皆纳资以作州县官矣。腴削民之脂膏，积累既多，又加捐而为知府道台矣。再行贿而为臬司方伯矣。又未几而为封疆大吏矣。天下之官皆市侩为之，安望其上则为君分忧虑，下则为民除疾苦哉。今天下大乱，无一为君分忧之臣，无一恢复京都之将，其以是也夫。

廿八日甲子

君子思不出其位。余之所思，则未免夫出位矣。即如京城沦陷，乘舆播迁，而夙兴夜寐惟思有恢复之师、勤王之将，直将跳梁小丑一鼓而平之。乃思之至今，莫能慰望。京城仍然沦陷，并无恢复之师。

乘輿依旧播迁，不闻勤王之将。区区之心，未免愤激扼腕抱恨不平也。然此由平日无涵养工夫所致耳。身处草野之中，而心存朝廷之上，非思出其位而何，安得不见讥于君子哉，良止之义宜思矣。

朝廷之上，臣尽贤良，即天下之司牧，未有不尽心民事仰副朝廷者也。其不肖之官，亦必屏而黜之矣。

当此之时，教民横行，武断乡曲，欺虐良民，州县各官不敢一撻其锋，惟是一意抚循，以求无事。而教民由是益肆无忌惮矣。而百姓由是恨教民愈深矣。

各州县之教民，官皆赈济，大口银三两，小口半之，而不入教之穷民，饥饿而死者枕藉于野，未闻官开仓赈济，以救民于水火之中。人事如此，安望天之溥降甘霖乎。皇矣上帝，临下有赫，人心不顺，而谓苍天不怒耶。

赈济教民：宏开仓库恤穷贫，詎料沾恩独教民，赈粟赈金三晋遍，善良依旧饿其身。

三月初一日丁卯

太谷城书商来馆言，太谷县考，应试童生才二十一名。祁县应试童生才九名，徐沟才一名童生应试。煌煌大典，而人皆视为艰难之途，时事亦良可慨已。每邑应县试童生皆不足额数，此何以故？亦由入洋之人穷困者多，反不若身为商贾者之衣食丰足耳。

书商又言，太谷县东西两关厢设立赈济厂。今春五日一放米，大口一升，小口五合。从前不知饥民多寡，如二月十九日两厂，男女老少共二万五六千人。二十三日一次三万人。二十八日一次领米者两厂垂四万人。道途上不免有饿死者。闻再放一次则撤其厂矣。米亦不足矣。

初三日戊辰

今年正月初三日谕旨原录

（略。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第四册，第92页。）

敬读此谕，凡与洋寇不协者，莫不骈首喋以快敌心。尚书启秀闻于京城沦陷后，图谋恢复，以灭寇贼。事未举行而汉奸泄谋，寇遂挟制庆亲王奕劻、傅相李鸿章俾请杀之。此所以天下无恢复京城之人

也。我国忠良悉听寇仇之言而杀之，抑亦不得已而为之耳。然忠臣义士究未免于气短，群黎百姓亦皆为之寒心。二月中旬，有人见将所杀诸王大臣之尸载柩从徐沟过去，言诣北京令寇仇验看。何自馁之如此耶。

初四日庚午

耿君光俊昨晚来馆，遂止宿焉。言刻下民皆啼饥，无粟无食。庶几比户可封，是以一切生意之家，率皆坐困，不能周转。天若不日溥沛甘霖，尚可望世有转机，倘依然亢旱，则民将就毙矣。何以使世不乱乎。

天之不雨，意非止于使民饥殍，在俾民饥不能忍铤而走险耳。岂天好为此哉，亦由人自作之孽也。

初五日辛未

连阴数日而终未得雨，雨何如是之难也。上天震怒亦已其矣，仰而望之，殊堪畏惧。

当此之时，饥民孔多，饿莩枕藉，三晋人心，莫不皇皇。天又不雨，播种未能。无论寇贼之临境也，即此饥馑一端，而蚩蚩者氓，业已日不聊生矣。

今朝大晴，云皆席卷而去。望雨之情，为之大失。

午后弟子不来读书，遂邀王介春偕诣小常村访友。一出村外则见浓云四垂，黄昏归时云含雨意，以为今夜必溥沛甘霖，詎料天大昏黑星辰又出乎。

初七日癸酉

昨夜就寝梦未成而醒，以听下雨寂无声音，以为纤纤细雨未之能闻也，谁知雨竟歇止乎。今朝验之雨不盈寸，甫经湿些地皮而已。雨不沾足，乌能慰夫农望。

偶拈

人生谁得到千秋，朝夕胡为枉用愁，名利原来成幻境，贪心奚不付东流。

今日天晴，连阴五六日，而饱雨未得，何歉如之。则三农之心，亦皆嗒然若失矣。

初八日甲戌

申刻偕武纪五诣杨村一游，天大黑，乘月色而返。一路上人皆说洋寇攻打固关，教民引寇入娘子关。不知确否。如果如是，则吾晋危矣。

初九日乙亥

天下治乱，亦世道之常。自去年已来，洋寇扰乱，以一“和”字愚我。而我甘受其愚，将奋身杀敌之诸王大臣幽禁黜戮，以图和局之成。此民心所以不固也。而洋寇仍然肆虐掠夺城池，我兵亦不奋力行诛，一任仇敌横行。近又攻打固关，以图入晋。刻下人心惶惶，不知何以安置身家耳。且闻洞儿沟暨各处教民日事操练，显谋叛乱。晋之司牧，不思解散之策，而唯赈济银米，行牢笼之法。教民所以肆无忌惮也。

慨时：迩来无日不张皇，又动干戈又缺粮。士卒虽多谁敢战，人民尽馁莫能康。在华教士陵官长，奉教愚氓辱善良。贼犯固关三晋震，军书紧急告朝堂。

今朝有许多官兵自西南向东南行，从此南席村西官道经过，想是诣固关杜御贼寇。

今日人心浮动太甚，有言贼入固关者，有言在关外攻击者，议论纷纷，不一其词。总之，寇窥晋地之势危矣。

有人言，新抚岑春煊于前月二十八日履晋抚之任，于本月初六日带兵到固关杜御。

初十日丙子

意欲入山觅一僻静之地以避世乱。然数年凶荒，山中之人率皆饥困无所得食。避乱者持粮入山，悉被攘夺，反不若在家之安也。反复图维，无所为计，只得听天主张。或安或危，不能为之必耳。

仰观天意，俯察人事，世乱未能遽已。但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会逢其乱，俾我不能安然朝食耳。此非特余之不幸，而实天下国家之不幸也。诗曰：心之忧，云如之何。

王介春家中看人来呼归家，因寇贼深入攻打固关，晋人震动之故也。介春已于早餐毕登程，向北而行。此村之人，闻介春归而人愈皇

皇矣。余亦为之不安。

午刻末，谨遣瑄儿诣李满庄商请父亲大人旋家，以谋避乱之策。是否移动，迨言旋后再作筹划之思。

十一日丁丑

洋贼纠集教民攻我晋关，而晋之司牧一意抚恤教民，每月大口赈银三两，小口二两。其余嗷嗷待哺之饥民，并置不问。洞儿沟洋贼又聚教民操练枪炮，声震远迩，官亦不敢问津。洋人自省往有教堂之处，官使兵勇护送，则畏洋人、教民亦甚矣。胡为不畏，若辈为内应乎，诚令人莫解也。

今日人心颇为平妥，瑄儿亦于午刻归馆，言闻各处官兵散布，以备不虞。

十二日戊寅

日来精神短少，不便受劳，终日在馆，偃卧虚掷光阴。加之寇贼猖獗，窥伺我疆，晋阳一川人心大震。此余心所以不能安而身体倍觉不爽快也。

马军门玉崑随宋老帅庆留镇山西已七月矣。闻宋帅于前月二十一日出省诣河南。马军于本月初八日出省带兵驻徐沟，初九日到祁县，亦是到河南。乃因洋贼攻关，停驂不行，将兵驻扎各县。太谷两营，清源四营，以备洞儿沟教民之乱。榆次徐沟则不知其数也。吾邑尚未有兵。

十三日己卯

当此之时，纷乱如麻，饥困太甚，猾黠之徒不免铤而走险。加之教民成群结党，依附洋夷，虎视眈眈，思欲为乱。其孰不悚然恐惧乎。疑草木为兵，亦势之所必然者也。

顷闻洋寇督率教民攻入娘子关。守固关之将刘广才用炮轰击，贼毙七八百人，业经退至获鹿，不敢窥关。平定州土匪乘此机会抢夺当局两家，是以人心大震。今日闻贼溃败，人心方始方安，不至如前数日之皇皇也。

太谷县于十一日午刻，新官突如其来到署接印，旧令知何以得咎。来函言如是者二十余州县，但未知何州何县耳。皆因拳民杀教民

之咎也。

闻平定州知州白昶现已挂印远逸，因治诛洋夷之罪。伊于去年在阳曲任曾受毓中丞之命，监斩洋夷之故也。当此之时，凡恨洋夷、诛洋夷、诛教民者，莫不得罪。自今以始，畴敢抗洋夷、制教民哉。为官亦难也。

家中遣车来接，言吾乡人心惶遽特甚。

十四日庚辰

十一日，马军门之兵数千自北向南，从吾里经过，驻扎清源，防杜洞儿沟洋夷、教民之叛。邑人于是大震，入山避乱者纷纷。

十五日辛巳

洋夷有诣洞儿沟者，路经邵城等村。一群童子或七八岁，或十一、二岁，见洋夷在路行走，群呼曰洋鬼子。洋夷辄放洋枪轰击。小儿惊奔不中。遂命邑令稽查谁氏之儿，将该童之父兄锁拿到县，各笞数百，以消洋夷之恨。洋夷之势亦甚横矣。官长之畏洋夷亦甚大矣。百姓之恨洋夷暨官长亦甚深矣。戾气郁结，上干天怒，此雨之所以难得也。

十六日壬午

洋夷至洞儿沟者数十人，司牧皆以宾旅相待。而百姓率皆扼腕不平，然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十八日甲申

二三日内人心颇为平安，不致如前数日之浮动也。然时势危极亦殊可畏。

去年立夏日怪风大作，余即以为年岁不佳之兆，厥后果然大旱，又有义和拳之乱。

避乱：富室登山避未遑，穷民因此日皇皇；吾家欲动原无力，只得由天作主张。

入山避乱者日不断，然皆富家，而贫穷者不能也。吾家虽未饥饿，欲搬入山，则力不足也。安危治乱一惟敬天命而已。

十九日乙酉

洋人入晋者不少。晋抚听洋人之言，先将戕戮洋夷之州县各官撤

任，到省议加罪罚。传言且将去年习义和拳之民悉行杀戮。如果如此，则民教之仇愈结愈紧，而洋夷之取怨于华人亦愈大矣。虽欲不构衅得乎。

拳民之起，悉由天意。拳民之戕教民、戮洋夷，由上天之赫然震怒，甚恶洋夷之凭陵中忧[夏]，教民之叛本国而附外夷也。乃若辈不畏于天，而反恃强以寻仇，岂能逃天之法网乎。斯时洋夷强盛，华人不敢撻其锋，天殆将降之罚而厚其凶恶耳。

廿五日辛卯

吾邑新令于今日辰刻接印。拜印后未办一事，立刻起程诣洞儿沟拜谒洋人。辰末从余门经过，民皆哗然。

廿八日甲午

义和拳之起十分神奇，无人不以为异，遂使天下骚然，国破君迁，祸及生民。时人论之，皆谓由大臣袒护拳民之咎也，并不谓人情狡诈，风俗侈靡，上天逞怒降此奇灾，以使中外之人惶然恐惧，革薄从忠耳。世人愤愤，不知悔罪，以消天谴，则世道之迁流，不知伊于胡底矣。

夏四月初一日丙申

前月十一、二日，清源、徐沟、太谷驻扎之兵，皆于二十后全行撤去，诣河南奉迎乘舆。但未知皇太后、皇上于何日从陕西西安府启銮到河南耳。当此之时，谣言纷纷，可信者十无一二，究莫若不闻之安也。

初三日戊戌

当此之时，洋夷恃强挟制。我之官长，任其横行。教民遂借洋夷之势，凭陵乡里，日日控告。州县各官亦皆袒庇教民，不敢抗违。将去岁诛戮教民各村庄之社首乡里累累满署，一惟教民之言是从。怨声载道，亦置若罔闻。时势如此，岂能安然朝食乎。

有人言四川重庆府属三县之民变，亦是诛洋夷、戮教民、焚烧洋楼、教堂。朝廷发兵讨之。不知确否。

初四日己亥

今日有徐沟暨太谷差役来南席村锁拿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其指名

之人，且系在京为商者，现不在家，并非拳民。此系清源教民捏造者也。嗟夫！教民现恃洋夷之强，控告邻里暨诸拳民，縲继满狱。官不能保民，惟听教民之言以肆毒，成何世界乎！殊令人心意俱酸。

纷拿拳民：教民仇视众编民，凭借洋夷控四邻。邑令出差纷锁获，蔓延瓜葛害无垠。

初五日庚子

余坐多言之病，受怨良多。然病根既深，不能遽拔，此为大可畏惧者也。言之多也，每由于愤激而出，以写其不平之气。涵养深者，岂如是乎。愈见学问之毫无矣。

洋夷有入晋者系办教案而来，自三月初旬进犯固关以后，晋抚与夷讲和，率其陆续入晋，保护各处教民，修理各处教堂，严惩各处拳民。凡去岁练习义和拳者，无不锁拿治罪。其为教民素日所恶之人，即未练拳，亦乘此气焰甚炽之时，指为去岁抢其财物而控告之。官虽深知其然，而亦不敢违教民之意，必将被告黎元锁拿治罪。至使民不安枕，仓皇奔走，以避教民之凶锋。村无教民，其害犹小。凡有教民之村庄，邻里乡党悉受蔓延之害。而各县图圈中纷纷縲继者，皆是教民控告之人也。

张振德于昨晚来馆，言其父经管村事，去岁拳民杀村中教民百十人，只留三人。近日控告经管村事之人暨素不和睦之邻数十家，谓皆得其财物。邑令差役纷拿。凡被告者悉遁，振德之父及弟与家中妇女皆离家躲避。故其来馆暂潜身数日，再作区处。余亦以其在馆有碍，令其他适。

官不能庇民：三晋新来大小官，拼教间巷莫能安。尊崇洋寇无庸怠，袒护教民不敢宽。縲继黎元盈岸狱，逃飏苍赤入林蛮。蚩蚩兆庶今何赖，颠沛流离更胆寒。

太原一郡之州县官，无他政之可办，惟是办理教案，听教民之指挥而已。当此之时，差役四出恫喝乡民。乡民恐惧，贿役求免。而役遂生无厌之求。间巷何以能安乎。父母斯民之谓何，乃徒冀快教民之意，而不计百姓之苦。民心离散，殆由此也。诚可悚然恐惧矣。

新抚到晋之初，即发帑金十万，赈济教民 每人月五两。其未奉教之

民，饥饿垂毙，置之不问。此固离散民之一端也。未几纵肆教民，凌虐群黎。且听教民一面之词，加罪教民之邻里乡党，而州县各官皆不之恤。民心有不离散者乎。时势如此，云如之何。殊令有心人痛哭流涕也。

午初天阴。日垂落疎雨下至二鼓止，仅湿地皮而已。

初六日辛丑

榆次、太谷两邑差役，纷纷四出锁拿去岁习拳之民。弗护〔获〕，而锁该村之社首到署，听候邑令发落。闻去日榆次差役将姚村之社首拿去，株求拳民。太谷差役将西贾村之拳民拿去。人心汹汹，莫不忿恨扼腕。邑令如此行事，不畏民之铤而走险乎。去年练习义和拳者，城镇村庄处处皆有。今日听洋夷教民之言，差役锁拿以治其罪，是迫之使变也。急免且有反噬之忧，何况于人。司民牧者，何愤愤若此耶。

当此之时，教民心附外夷，而与我为仇，官反竭力保护。至于戴德之民，官反加惩治，以快夷教之心。蚩蚩者氓，有不离散其心者几希矣。

初七日壬寅

武肆三自太谷归，言太谷县署前照壁悬挂赏格，以求拳民。报信者赏十金，送到者赏五十金。凡教民进署见官不待传禀，竟然擅入。谓某抢其财物，谓寄某家财物，至今不认，官即听其一面之词，出笱拿人，押班治罪。今之教民横暴甚矣。古人有言：物忌全胜，事忌全美，人忌全盛，全胜全美全盛者必遭倾覆。教民被拳民之诛，已见天恶之甚也。乃不思自敛，竟于天怒甚赫之时，更肆无忌惮陵虐乡里，岂能免天谴乎。

教民之横行，虽恃洋夷之势，其实由司牧之纵放也。教民本无赖愚顽，有何知识。为州县之官者，若能驭之以礼，亦可俾其敛迹，不至与民为仇矣。骚扰闾巷不安，伊谁之咎。

南席村去岁练拳之民，今皆远遁，恐被获治罪。妻哭子啼，一家不安。若辈皆村中良民，并非匪徒。去岁练义和拳，原由身不自主，染乎杀气所致耳。谓是谋获财物，则强壮者尚或存此心，彼柔弱孩童岂亦有是心乎。我思之，此皆劫数中之人也。

初八日癸卯

即如中华之民，竟奉外洋之教，无赖愚顽不知为叛逆，无足深责也。乃身为学士大夫暨列胶之辈，而亦入彼洋教，殊令人茫然莫解矣。

今日此村之西，自北而南，过兵数营。想是撤固关之守，任洋夷之出入耶。果如是也，则我晋危矣。

初十日乙巳

儒、释、道三教由来久矣，各以其类从之者良多。然释教以空虚为主，道教以清静为归，皆不若儒教之脚踏实地人所易从也。且释、道二教为歧途，原非正路，故曰异端。古今圣贤，未有不遵儒教嗣异端者。释、道二教，其有害于儒教也甚大矣。故孔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矣[已]。”

十一日丙午

武立斋于晚间来馆，言晋抚于本月初旬迎三百洋夷以十六人为百入固关，到晋省城其实四十八名。故各州县官皆听教民之言，差役到村庄捉拿去岁习拳之民。

十二日丁未

现在捉拿去岁习拳之民十分吃紧。太谷捉获水秀村一名，到案笞一千下狱。凡练过拳者，莫不遁逃。又闻本月初七日，将榆次所称大师兄年二十岁、二师兄年十五岁者，业经正法于省城矣。人情愈觉汹汹。为民父母者，独不畏民变之祸乎。或者以晋民懦弱，不敢为乱，任行鱼肉而无妨。其如民心之离散何。身居民上，不能庇民，反听洋夷、教民之言以虐民，其如父母斯民之谓何。

十三日戊申

迎洋夷入晋：晋川司牧太无情，背义曾将剧寇迎。大帅罔谋遗重地，雄关不守散官兵。膏腴沃壤由人取，曲巷穷闾任虏行。试问主持斯议者，寸心胡以对君氓。

十五日庚戌

余于去日诣太谷城，遇县令出署，向南而去。询问土人，乃知县令被教民胁制到南门外里许黄庄监视。拾取去岁被拳民所杀教民之

骸骨。其尸骸俱填井中，勒令邑令备棺三十定，以敛其尸。勒令邻里乡党入井取尸。凡尸必用酒洗，以新棉花拭之。一切应用之物暨花费之钱皆村人供给。村人共三四十家，每日十家供驱使，此外尚有衙役照料。街市之人，莫不痛恨教民敢怒而不敢言，亦惟仰天呼之而已。

又押二三十村去年社首在署，皆因教民控告。太谷邑令传各村社首到署，暂且缱绻。听候洋夷之信，再为定夺。县令亦不知何以措办也。

十九日甲寅

昨日在大常村与诸友相会，皆言时势不可为矣。凡涉于洋夷教民之事者，断不可出诸口，一或不慎，必受其害，默足以容可也。人心离散于此始焉。

闻吾邑教民横行太甚，被教民控告者纷纷。衙役日事拿人，致扰乡村不安。官只顾教民之逞强，而不虑百姓之受害。世事至此，奈之何哉。

当是时也，人皆思乱，而无安享太平之心。所到之处，无一人不扼腕太息，致怨我生之不辰耳。

二十日乙卯

昨夜三更雷电交加，大雨如注倾盆而至，人在黑甜乡中，全行惊醒。其雨亦下一阵而止，天盖警戒时人欲其悚然恐惧，改其恶而从其善也。

斯时世乱纷如至于若此，而人情之狡诈，风俗之淫靡，非但不能挽回，而且尤觉其甚也。上天震怒其在斯乎，诚恐天下之乱未有已时耳。

象河大涨，淹没多少村庄，南席村更甚。日垂落王介莛呼余诣村西一观，田畴水深尺余，麦皆浸于水中，梁苗谷苗已被水浸。村南犹浅，人言村东村北更深，特未去观耳。未到暑月，先有水患处，年岁不知何以结局也。

廿三日戊午

闻刻下有兵诣固关者，前已撤固关之守，今又有贼窥伺，乃遣兵

把守，殆如儿戏也。

榆次教民控告其姚村里邻，官为判断，不合其意，遂咆哮公堂，辱骂邑令。而邑令隐忍受之。旁观兵民谓其强霜〔？〕辱骂父母官。彼又骂众。众怒殴之几毙。榆令丁忧解任，尚无人接任。凡在省候补者不愿接办，以教民之横行也。

廿四日己未

有人言潞安一带官逼民变，屯聚万人，与洋夷教民构衅，由省发兵去弹压。不知确否。

廿六日辛酉

去日在柳林庄午尖。该庄之民被教民控告者垂百家，率皆逃避。该庄共三百余户，教民六十余户。去岁拳民去杀之日，邻里有先使逃遁者，有临时隐匿者，故只杀残疾数人而已。刻下不念前好，而反寻仇虐害里人。此该庄百姓痛恨教民所以更深千百倍蓰也。余尖时，左右无教民，百姓乃敢言受害之事。言语之下，痛心疾首，有欲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之意。

五月初三日丁卯

家门街上委员纷纷而过，想诣洞儿沟办理教案，致使民心不安。闻邑令履任才四十日，而已有解组之心。盖以教民凭借洋势，横行里巷，欺虐乡邻，不能制伏也。

前月十七日，古城营教民将去岁被殊之尸用棺盛敛，抬入洞儿沟，堆积教堂中。棺六十余定，古城营、古塞、南城角、罗城等村出棺钱。每棺十六人舁，皆派左右村庄之民。不知他村之多少，吾村已派三十二人。教民十分凶恶，虐使百姓。官且为彼差遣百姓。人人怨恨，所谓犯众之怒是也。传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今教民专其所欲，犯众之怒，一旦势败，其被祸之惨不有更甚于去年者乎。去年拳民蜂起，已见天怒人怨之甚矣。今不悔罪自责，而反怨天尤人，横行暴虐。虽欲免乎天诛，岂可得耶。

时势：夷人扰乱入山西，奉教愚顽意更迷。恃力逞凶充僻壤，凭强播恶怒群黎。搜罗财帛如饥虎，驱使官僚若小奚。三晋乡村多涸鲋，含悲抱怨向谁啼。

### 初四日戊辰

收斂被殊尸骸：教匪曾將尸骨收，勒民舁入洞兒溝。委員護棺開前路，洋寇扶靈在后頭。科斂鄉村無廢足，遣差胥役不容休。數千黎庶供驅使，怨恨于心孰敢咻。

### 初六日庚午

里中病者不少。自三四月以來，因病而亡者多，瘟疫盛行故也。聞他處亦瘟疫，人死甚多。飢饉之歲，人民困殆，一染瘟疫，遂不能支，此死亡者所以多也。瘟疫之起，由於去年義和拳紛殺教民，血肉淋漓之所致耳。

### 初九日癸酉

邑令劉君在德履任才四十日，而具稟請告退者三。業經調黎城縣令來代瓜，乃因徐溝縣令暴病身死徐民大快遂着黎城令先到徐溝任。吾邑暫且無人來代，劉君可未知幾者矣。可任則任，不可則止，讀書人之本色也。

晉省候補人員，刻下曾無幾人。自去年構亂以來，紛紛出省之員非逃即告。其在省未行者，皆係貧困無聊，欲他適而力不足之員。時勢如此，亦良可慨已。

### 十五日己卯

王郭村於本月初四日又將被殊教民之尸舁入洞兒溝。棺三十，亦系左右村莊之民幫舁。車四十輛，教民乘坐。十二日又將三賢村之尸舁入洞兒溝，未知棺木之數。

洞兒溝教堂中棺木甚多，必有用意。非暗裝軍火器，即是暗用埋伏，不然胡為運朽骨於教堂中哉。然置凶物於堂中，究屬不祥之兆，雖是害人而究難免自害也。

### 十七日辛巳

今歲邑令於二月下旬縣試，童生裁二十人，不及去歲之半。則讀書一事，人皆視同弁髦矣。安望闔巷之中，型仁講讓，說禮樂，敦詩書，成熙皞之風俗哉。

自晉撫迎洋夷入晉以來，考試事遂停。太原府試童生期亦不聞矣。學宪歲考大典亦不舉行，由洋夷阻止故也。去年鄉試移於今年，

亦因省垣诛戮洋夷，不准乡试。考试大典官不能自主，一任洋夷之言为行止，士气不亦阻丧哉。

廿五日己丑

闻洋夷、教民勒令南城角村百姓出钱八百千，以消去年杀该村卖肉之教民恨。邑令去日诣洞儿沟，原系为村民宽解请命，未知洋教亦听。

时势：洋夷一意滥贪求，致使闾阎百姓愁。吞取钱财无厌足，教民借势日寻仇。

其二：穷氓无告又无依，世事何曾论是非。一任寇仇行所欲，官都束手莫能追。

其三：百姓贫穷不可支，搜罗财货又频施。动心忍性求无事，是孰挺身敢抗之。

廿九日癸巳

前日在礼房遇三贤村当局财东李逢春被教民控告，管押五十日。现在罚钱壹千缗结案，钱归洞儿沟。此外尚有数百缗者甚多，民皆不堪其苦。又班中押死去年习拳之民二人，闻系姚村、邵城村人。官不能庇民，反听洋教之言害民。民虽困苦，无所控告。时势如此，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辛丑余到书院，山长李舜徽告曰：廩生某贫困难堪，率其妻子入洋教，希图每月每人得赈济银四五两，系由官给发。不入教者，无人赈济故也。

廩膳生员入教：口食衣资没处寻，虽从夷狄亦甘心；斯文扫地何曾惜，每月惟图四五金。

三十日甲午

现在教民控告百姓，仍然纷纷，无一案不是勒索百姓财贿。凡人言之，莫不扼腕不平，恐此后乱未有艾也。

六月初二日丙申

南城角村有拳民之首，号曰三教师，业于去冬戮于县署前。今者洞儿沟洋夷怒不能解，罚该村钱八百千。该村民困特甚，罚项无处兑。现在县署祈求下至三百千，而该村执事人日事号泣，计售庙中松

柏树暨香大田以偿罚项。闻之者扼腕，言之者发指，莫不恨教民之阿附洋夷为虐也。

古城营教民名曰孙学谦为邑生员，行二，人呼二先生，势焰赫赫。凡被教民控告者，必求孙二先生宽其责罚。阳则恭敬之，阴则痛恨之，恨未能食其肉而寝处其皮也。现虽借势为恶，而其身已处危殆中矣，有不招横祸者乎。

教民：横行世上势雄巍，虐众欺官与俗违。诘料身居危险地，天人怨怒伏殃机。

其二：不怕苍穹不怕人，惟凭洋势虐群民。今天控众明天罚，入囊非钱即是银。

初三日丁酉

初日东升，色极红赤，晚衔西山亦然，天象殊可畏也。我皇上播迁在秦，业垂一年，并无恢复。将帅只凭和议，一任洋夷肆行中国。銮舆莫返京都，谁秉国钧竟主此议，俾我君民流离困苦，皆失其所宜乎。天呈此象也。

光绪二十三年钱粮铺浮收粮钱，本城廩生段廷英控至上宪，批准刊立定章，勒碑以垂久，廿四年结案。举人某、生员某因立碑以渔利，事遂寝。现任邑侯刘公名德在办书院事，言此事众皆愿立碑记，永杜弊窳。今日在署遂定议，向义善堂公款下余利拨抽刊立石碑经费，不向民间起派一钱，以杜渔利之弊。此系有益闾邑，百姓故办之。

初四日戊戌

瘟疫盛行：乡村瘟疫正流行，万户千家卧病盈，饥馁兵荒穷困后，又遭灾厄削残生。

其二：沿街及巷病相连，饥困人民是孰怜。戎马纷纭科敛重，呼吁不歇向苍天。

初七日辛丑

朝廷俯从和议，而输与洋夷金四百五十兆。山西起派八百万金，吾邑派十五万金。太原一邑巨富惟西峰村张家一户耳，然不过万金之产而已。其余数万金产者才十余户，十五万赔款乌能凑足，此诚千难

万难事也。

赔款：议成和局把金赔，款巨如何办得来。百姓于今多积困，依然处处派民财。

其二：洋夷气势若狂澜，勒索华财不少宽。百姓脂膏都吸尽，贪心依旧未曾残。

其三：民财耗费已无多，执政仍然又议和。媚敌输金为巨万，中华时势竟如何。

其四：一心假借歇干戈，寇敌侵袭尚主和。国体虽伤何暇顾，惟将财贿日搜罗。

其五：民财暨命且相关，巨款如何向敌颁。虽曰议和争战息，洋夷依旧扰通寰。

初十日甲辰

里人有诣寿阳者，路见各处地方官迎接洋夷入晋，如接大宾之礼。备公馆、供膳饩，驿供夫马，官皆送迎，而百姓侧目敢怒而不敢言。寿阳县东关厢创建天主教堂，土木功已动，大拂本处百姓之心。然浩叹咨嗟，亦未如之何也已矣。

廿二日丙辰

去岁大旱，又加义和拳之乱，四民皆失其业，莫能温饱。今年又加洋夷肆虐，勒索民财，教民纷纷横行乡里，指使邑令经继其邻里乡党，民无一日之安。自三月迄今教案甚多，不可更仆数。四民悉被其害，人人发指，而亦无可如何也。

近闻太谷县于本月初旬迎接美国一教士，邑令率阖邑绅民出郭跪迎，如接上宪仪入城，邑令为前驱。馆驿之中陈设极其华美，供饩极其丰盛，一日之费足抵中人数家之产。只求得夷人之欢心，而不顾百姓之疾苦。时势如此，殊堪浩叹。

太谷迎美国教士入城：洋夷气焰极高横，邑令绅民出郭迎。旂旄临风都弄影，笙箫向日共舒声。花红掩映千章木，酒味馨香五彩棚。多少教民扶左右，无非恫喝众编氓。

其二：鼓乐喧喧一路盈，郊迎仇敌入坚城。教民纷拥音容壮，衙役前呵气象峥。耀武扬威为教士，吞声忍性是群氓。皇华馆内真华

丽，敬待如宾太有情。

廿三日丁巳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此之时，正由治入乱之时也。洋夷扰乱中华，亦天下之大数使然，非人力所能挽。海禁不开，洋夷莫能入我疆？洋夷不来我中华，中华何能有教民？自道光年间洋夷入华以来，入教愚民日多一日。而教民恃洋夷之势，横行乡里亦日甚一日。中国之乱，自教民始，实自洋夷始。总之，自海禁大开，始咎虽在人，实则气数使然也。我朝以前为中国患者，胡人为甚。我朝定鼎，胡人悉隶版图，自无是患。而乃有外洋之患，日扰边疆，近又扰入内地。历代之患不同，固有如此者。有心世道之人，生当此时，能不目击心伤乎。然归之于数，则伤感世势之心，庶可稍释也。

即事有感：才知世乱悉由天，人力乌能稍变迁。洋寇入华归大数，此心方可不怆然。

其二：洋夷结队入中华，百姓群黎被害奢。扰乱我疆天数使，岂伊奇巧实堪夸。

其三：中华扰乱极纷如，是孰能将贼寇除。盼得苍天呈大怒，歼剿群丑一无余。

有吾邑来言，本月十六日一雨，吾邑十分沾足。汾河大涨，将吾里东南一带村庄全行湮没。水势汪洋与去年七月下旬等。稻田甚多，正当秀穗之时，一被洪水之湮，恐未免大坏耳。吾乡雨大，此处雨小，雨不均平一何至此。

廿六日庚申

诸友言榆次于近日奉迎洋夷入城办理教案，官绅郊迎，如接大宾。馆驿中挂红结彩，张乐开筵。而民心惶惶，不遑安处，侧目视之，敢怒而不敢言。

廿八日壬戌

闻太谷城于前二日，洋人埋葬去年被殊之洋夷。所葬之地乃孟氏之花园，恃势霸占。官且听洋夷之指使，小民何敢抗其霸占田地房屋乎。埋葬巨费悉取于民，蠹役教民犹且于中渔利。困苦百姓其何以堪。

太谷洋夷葬埋：洋夷仍是葬洋夷，太谷人民苦不支。霸占花园谁敢抗，亦惟俯首暗伤悲。闻花园主人业经疯颠矣。

榆次于前二日迎洋夷入城，是为埋葬教民故，且究去岁练习义和拳者之罪。洋夷往来，抚宪且发兵勇护送，惟恐拂逆洋夷之意。而百姓受害，并置不向。民心何能固结乎。

七月初二日乙丑

太谷城生意气象萧疏，商人多垂头丧气。又加之科派赔款，或数十或数百金，或数千金，富户铺户共十八万金。各县皆有，不独太谷一邑也。

初三日丙寅

寓处紧临钱市，今朝余出门视之，商人寥落，兴致毫无。询之，生意甚寡故也。

初五日戊辰

闻此邑令勒逼铺户捐输赔款，声势甚威。商人畏惧，不敢抗违，亦惟俯首听命而已。

初七日庚午

州县官治百姓者也。百姓沾恩，州县官之德；百姓受害，州县官之恶。今之州县官布恩于百姓者寥寥无几，播恶于百姓者到处众多也。天下大坏，其惟州县官之咎乎。

今之州县官，市侩出身者多。身一履任，惟是朘削百姓之脂膏肥己私囊而已，何尝存一点爱民之心，为百姓兴利除弊乎。即由科甲出身者，亦由捐纳花样而得缺。亏空既积，虽欲不贪而不得矣。百姓贫穷，取此故也。

初八日辛未

顷闻盛京一省寇贼纷纭，土人名其贼曰红胡子。近与洋寇交战，诛戮俄兵无数，占踞十数州县，以安民为务，不似前日之杀掠也。其志亦大矣。官兵不能诛洋寇，而红胡子能诛之，是官兵反不如红胡子也。官兵之扰民更甚于贼寇，故百姓畏惧官兵，惟望寇贼之来耳。

去年关东三省之乱，群黎百姓不畏寇而畏官兵。洋夷既到，尚可保全身家。官兵一致，则抢掠一空，靡有孑遗。加之土匪肆扰，受害

更酷。故各处人民奉迎洋寇以保之。凡洋寇所到之处，非但官兵远避其锋，即土匪亦皆匿迹潜踪矣。世道之此不可收拾至于如此，殊令人唾壶欲碎。

关东时势：群黎无不畏官兵，更甚惶然畏寇情。迎接寇仇能漏网，官军一到必残生。

其二：红胡纠众扰关东，势到于今便不同。志在全将洋寇灭，扫除华害建奇功。

其三：将军坐镇盛京城，临敌潜逃弃众氓。寇踞沈阳兵<sub>官兵</sub>匪<sub>土匪</sub>去，依然复任苟全生。

盛京将军增祺，去年七月遁逃，洋寇据城与民议迎归，仍复将军之任。增祺于冬月又入盛京城，仍为将军。

初九日壬申

武振声来言，赔款紧急，欲缓不能。诚恐各县捐输银两未能旦夕措办，缓不济急。于是渝州县官征收钱粮，上下忙兼征，勒限交纳。蚩蚩者氓，半为饥困，日不聊生。今又加紧征终岁之粮，穷民将从何处取之乎。

洋夷扰害中国，从前尚未及于穷民。今则勒索赔款，害及闾阎。虽则由官之不能庇民，实由洋夷之勒逼巡抚，而巡抚之勒逼州县各官，而州县各官勒逼百姓也。百姓俯首听命，不敢抗违，然心则不免携贰矣。

十二日乙亥

当是之时，洋夷扰乱我邦，恃强凌弱，勒索钱财，群黎百姓之脂膏脞削殆尽。百姓与之则已，稍或抗违，官繇继之，甚且加刑拷掠。目击其事，能不惻然心伤。我生何以不辰哉。

伤时：予生既晚不逢辰，目击洋夷扰乱频。广大疆场无战将，森严廊庙少谋臣。横征厚敛由司牧，虐善欺良是教民。草野群黎都抱怨，何时乃到太平春。

其二：目今时势极纷纭，思乱编氓意孔殷。欲灭教民嗟没力，谋诛洋寇恨无军。中兴将帅将何觅，御侮英雄又不闻。闾左芸生惟待毙，任凭小丑播烟氛。

十四日丁丑

西北山中已下大雨，前数日汾水大涨，吾邑汾东被水灾者数十村庄。非但浸塌房屋，而且湮毙人民。则禾稼之伤又无论矣。太原一邑资汾河之村庄十分之七。六月十六日汾河之西被水灾，今汾河之东被灾犹酷，百姓之苦亦甚矣。

十九日壬午

皇上今春降旨，拟于今日由陕西西安府启銮回京。近又闻改期，移于八月二十四日启銮，由河南、直隶大路行，不入山西矣。顷见由京寄家之函，言京城残毁特甚，不堪触目。洋夷修筑房屋较前更多，吏部、礼部、宗人府、銮仪库、翰林院等衙门全行拆毁，变作夷舍。外修城垣，周围十数里紧接皇城，且留寇兵保护其城。皇上若归，其何以安枕而卧乎。卧榻之旁，仇敌鼾睡。虽在平民，犹莫能安。况堂堂天子而为社稷人民之主耶。且天津铁路畅行无滞，直抵南城将南城开一大裂内天坛根底下车。大沽口炮台、天津城垣拆毁净尽，夷人往来毫无阻滞。保定府火车路亦从西便门拆开一裂，以行火车，直抵正阳门前下车。京城拆毁如此甚，虽在愚者，亦知其不可为都矣。皇上之言回銮，不过安天下人民之心而已。未必再返旧都也，大约设立新都之意多耳。

二十日癸未

直隶祁州一带三四月间为起赔洋夷之款，官逼民变。官军讨之，反打败战，兵伤无数。洋夷忿怒，将该处家室一洗而空，所留者皆丁男，若辈既无家室之累，则必致命以抗敌矣。今仍聚众相持，恐其未有艾也。深州一带亦有民变，业经安抚矣。凡有民变之处，官皆指为拳匪而剿之，并不究官逼民变之罪。一若罪只在民，而官毫无罪也者。

时势：百官仇视众黎民，勒索赀财送敌人。氓或抗违兵即至，干戈挥处血成津。

其二：闾阎扰乱莫能安，抵罪群民不罪官。廉远堂高难控告，身家尽破赖谁完。

太谷县衙役常来此村催逼富家，以输赔款。手执签票，倘一抗

走，即縲继之。故富家多遁避。然事紧迫不能或缓，差役纷纷，日在阊阖，民心何以安乎。

廿三日丙戌

孙廷珍来言，本月十一日汾水大涨，失其故漕，竟从吾邑孙家寨北东开一大漕，向东南流至北格镇侯家寨之间折而向西，经同过三贤刘家堡东西里解南马村等村庄，才入旧漕。其水漫延未归一漕，迄今仍然。秋禾固被漂没，而村中房屋水毁者甚多。现在失家之民呼号求救，未闻邑令设法拯溺济困，想或办之而远未闻也。

汾水涨：汾河大涨太原川，庐舍多倾稼尽捐。无食无家何所赖，被灾黎庶望谁怜。

八月初一日甲午

山西、直隶以杀戮洋夷停考试五年，今岁补行。去年乡试及今年恩科他省皆举行，独此两省停科，洋夷胁制之故也。

初四日丁酉

永昌言汾水大涨，漫延甚宽，水行六七里路才能畅行。并无舟楫。幸水退去，刻下或一二尺深，或二三尺深，蹇衣可渡，车马并不能行。若迂道路，必须数日，非一日可达也。再阅一日，尚未知车马能通否耶。

又言吾乡禾稼尚属畅茂，一路以上除汾水湮没之处亦皆黍稷芄芄，惟临太谷界则多不茂者矣。现在农家率皆刈梁，无食者皆可充饥，粮价亦渐次而减。

初六日己亥

昨日有友言，宦于四川者家书中叙一事，谓某知县得一缺甚劣，具稟辞谢。又铨一缺仍劣，不敢再辞，恐总督见恶，乃乞怜于洋夷。且拜洋夷为义父，求洋夷为伊斡旋美缺。于是洋夷亲入川督署，为指夔州府属开县，令督俾伊补是缺。川督不敢抗违，即将洋夷义子补开县知县。即此一事观之，非特政柄俾洋夷操之，抑亦廉耻之道輶亡殆尽矣。

初七日庚子

当此之时，纷乱已甚。京城虽有全权大臣，而洋夷在内任意胡

为。禁垣不免拆毁，衙署亦多改革。凡有不利洋夷之政治，悉令变移。暨恶洋夷之臣工全行黜退，甚则加以典刑。厚敛横征，赔洋夷之军需。蚩蚩之民怨声载道。世势如此，岂能望闾阎之永远安然无事乎。兵无斗志，民有乱心，非一日矣。矧值此外侮愈甚，内政愈衰耶。凡有心世道者，未免皇然忧惧也。

感慨京城：和议曾于四月成，洋夷依旧据京城。纷修巢穴禁垣畔，六部官衙半毁平。

其二：为走轮车毁禁垣，宏修铁路到前门。寇兵来去途俱畅，患害弥深孰敢言。

其三：洋夷恃诈据虐群，民愚弄权众大臣。毁坏京都多破处，我君何以克安身。

其四：斯时虽暂歇干戈，廛市垣墉拆毁多。纵使銮舆今日返，安知寇贼不生波。

凡有友朋来谈者，无不虑世道之变伊于胡底耳。

初八日辛丑

凡有洋夷教民之处，庙宇神像多被毁坏，而以神舍为教堂。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夫村庄之有庙宇，犹国家之有社稷也。民以庙宇为各村庄之公所，亦且瞻依。今既失其瞻依，且受其凌侮，又勒索赏财。虽不敢支吾，而积愤已深矣。

十三日丙午

乘舆播越有感：乘舆巡幸至西安，驻蹕经年莫返銮。是孰挺身为砥柱，无人竭力挽狂澜。罔闻御敌干【城】将，却见迎夷守土官。畿辅垣墉今半毁，昂头北望意多酸。

自去秋以来，一惟和议是凭，并不思图恢复。和议虽成，而銮舆迟迟不返者，以京师破毁殊甚，洋夷仍蟠据不去也。所可恨者，文官不运一筹，武将不殊一敌，为国家洗辱分忧耳。文武若能宣力御侮，朝廷断不以和议迁就了事苟且图安也。当此之时，食肉者之心安乎不安。

廿三日丙辰

今岁乡试，十三省八月举行，陕西一省移置十月举行。停科者直

隶、山东、山西、河南四省。盖由义和拳之起，歼戮洋夷教民，而洋夷胁制莫能举行乡试，且停小考也。读书之士亦受洋夷凌侮，不得求取科名，奈之何哉。

慨时停科：三晋洋夷若醉魔，曾将乡试罢停科。读书士子心都冷，负篋民丁恨积多。马史精微谁考究，鸿轻义理孰搜罗。斯文安望蒸蒸日上，进取无由可奈何。

廿五日戊午

皇太后，皇上驻蹕西安，前已降诏，定于去日由西安起行返銮。后来闻改日之诏，想已启銮矣。闻系出潼关，从河南入直隶而归京，不入晋境。凡蹕路所经，民必受扰。皇上虽降诏命各处支应从俭，不许扰民。而各司牧不体上心，务求事事丰美，以希宠荣，何暇虑及百姓疾苦，不取民之分毫哉。最可恨者，不肖有司藉支大差，以渔利饱其宦囊耳。至于扈从臣工沿途有索地方官馈遗者，则又未能无也。

去年闰八月，皇上由晋省巡幸西安，先站大臣到徐沟，知县未曾馈遗，遂受许多胁制。祁县县令有馈遗，所办之事皆烦适，且达于上受嘉奖焉。徐令因撤任。

思乘輿巡幸而作：銮輿出狩此时回，遥望长安着意猜。壮志难抒常慷慨，君恩莫报转徘徊。划除丑虏须良将，扈从臣工尽达才。伏处穷乡虽陋劣，寸心还欲作盐梅。

初四日丙寅

省垣有贼，明火铺户。该铺伙尾贼入营，即报于阳曲县。县令亲入营，搜获赃物。该营哨官谓其手拾于街，反禀县令诬赃。抚宪大怒，遂撤邑令之任。该营抚宪由陕带来者也，于是明火之案纷纷然不断矣。

十六日戊寅

为赔洋款，山西一省共捐二百余万金。凡出捐输金者皆赏给实职官阶。现在因捐输而得官职者纷纷，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教官杂职，皆因捐输而得。名器之滥，如此其极。无论至贱之人，亦有官职在身，殊可慨也。

十九日辛巳

皇太后、皇上銮舆闻于八月二十四日启行长安，向河南，想此刻驻蹕河南开封府矣。但未知今岁克回京城否耶。所虑者，仍都北京致遭徽钦之辱耳。

廿日壬午

今秋收成，除祁县、太谷、平遥、介休三二成外，率皆丰收。而日来粮价又涨，斗麦至千八百余文，玉茭杂豆近千钱，惟谷米千钱，高粱六百余钱，稻米斗千六七百文。因秋无雨，价遂浮冒。此亦人情之坏所由致也。米粮商贾谋获厚利，遂抬价高。间左穷民愈不可支。世道所以迁流日下矣。

廿二日甲申

去晚张仲书来函，言有要事相商。今日进城，乃知官欲坏立碑定章，以维钱粮事。幸于去日刘仲经、张仲书、孙书绅进署与官论理，官乃理屈词穷，仍遵旧章办理。余于天黑归。

廿四日丙戌

吾邑完纳正供钱籍藉端渔利，廩生段廷英控告到省，抚宪批定章程。业经数年，今夏署邑令刘公在德谕令阖邑绅士具禀刊立，已定章程碑记。刘公去任，从中渔利。群小行贿于新署，令谋扑碑记。官欲行其谋而不可得，盖好事之难为，固有如此者。

三十日壬辰

顷闻省城于前七八日杀去岁练义和拳之民一二十名。现在太谷南街梟示一首级，系水秀村人，其余不知何处之人，想俱梟示各处矣。嗟乎！教民横行，百姓被害，仇至此愈结更甚。伏此祸根，天下安能太平乎？异日倡乱匪徒必自殊洋夷、戮教民始。其势已蓄，不得不尔也。

冬十月初五日丁酉

今岁七八月间，各处捐赔洋款，士多藉此捐纳职官。富者以己之捐项，贫者借人之捐项，温饱者买人之捐项，以百金买千金，如是者纷纷。有人谓余曰：“子盍借捐项以捐一官半职乎。”余应之曰：“进取之心，谁能无之。但得之不得曰有命，非必藉捐纳即可得官也。人若看不破此，遂妄开径窠以求作官。无论由此而未必能得，即或可得

而究未免身败名裂之忧矣。且此次之捐得官职者，不计其数。天下共有几缺，安能位置许多捐纳之人乎。余所以不作是想者，其以是也夫。”

捐官：只因赔款尽捐银，世上都成有职人。名器于今如此滥，朝廷何时得贤臣。

其二：赔款层层数不完，奸邪豪富尽弹冠。贫穷贤俊都埋没，望孰能将几有安。

十二日甲辰

贪官：肥己身家太有情，横征厚敛且嫌轻。搜罗财贿无遗算，上则欺君下害氓。

其二：公卿大吏尚贪残，何况区区州县官。国计民生全不顾，惟求利窟用心钻。

其三：贪官污吏世纷然，不畏王章不畏天。蠹国贼民皆虐政，间阎安望克安全。

十五日丁未

阅史偶感：当前时事两茫茫，大小官员悉好赃。到处人情多败坏，看来风俗尽乖张。是非颠倒凭谁辨，皂白纷淆望孰匡。世道凌夷今若此，能无目击俾心伤。

阅邸抄。皇太后、皇上銮舆于本月初三日抵河南汴梁，驻蹕开封府行宫。于初十日皇上率百官即在开封行宫偏殿为皇太后祝嘏行礼，一切庆贺典礼全行停止。

乘舆幸河南：銮舆出狩幸汴梁，驻蹕行宫气象昌。万姓瞻云欣近日，群僚祝嘏喜称觞。衣冠肃穆如鸳鹭，将士威严若虎狼。迎驾臣工都献表，无人不乐沐恩光。

十八日庚戌

今岁因洋夷之扰，晋城考试亦皆错乱。太原府属向在五六月间岁考，顷闻十二月间才考，尚不准在省垣学院开棚，移到徐沟书院作考棚，太原府知府考试童生亦不准在省，亦将考棚移在榆次书院。现在尚未开棚，业经拟定矣。因省垣去岁诛洋夷，故洋夷不准在省城考试。且不准凡诛洋夷之州县一切生童应试。共停二十余州县考试。九

月考平定州，只考三处平定、孟县、乐平乡，其寿阳县业行停止矣。噫，中国之权而洋夷操之。大小各官不顾国体，一听洋夷指挥，殊令人莫解也。

廿四日丙辰

今岁捐输皆能得实职，分发他省候补。各省因捐输而得道府州县教职佐式等官者，不计其数。现在有分发到省候补之员纷纷。闻若辈皆系希图发财起见，并不知泽润生民。使若辈得缺为官，其不蠹国贼民者几希矣。

阅史偶感：贤人君子见几藏，宵小乘时变旧章。疆吏廷臣都爱馈，州官县宰尽贪脏。黎元负屈无由诉，草野因征不自康。父母斯民皆市儉，安知尽瘁报君王。

其二：贪官污吏尽乘权，百姓何由克保全。腹削民膏归己囊，搜罗国帑入私笈。哀鸣遍野凭谁哺，涸鲋当前望孰迁。身秉煌煌刑赏柄，谁知竟作陷生船。

廿八日庚申

阅邸报，本月二十日銮舆驻蹕河南开封，下诏废承嗣穆宗毅皇帝之大阿哥溥儀为入八分公，即日出宫。以溥儀之父端郡王载漪为袒庇拳匪故也。至穆宗毅皇帝之嗣，俟后于亲王中择立承继。嗟乎！太子国家根本，不可轻率动摇。今当乘舆播越之时，忽废大阿哥，天下人民惊惶者患犹小，而根本之动摇患更大也。外夷肆虐，据我京师尚未退去，借口圣驾回京之日，方才撤兵。夷情狡诈，不可测度。倘一旦銮舆被虏，等于徽钦。则国无太子，民望将谁属乎。国势至此，畏惧殊深。

废大阿哥：乘舆播越未回京，储废河南天下惊。世势纷如犹若此，将来何以望承平。

十一月初四日丙寅

余在太谷城关阅铺户所录邸钞，上谕于今日由河南汴梁启銮回京。传闻皇太后驻蹕汴梁，独皇上回銮。不知是否。但皇上回京迫于不得已，非皇上之本心也。现在洋夷布满京城，洋兵驻天津，东三省之寇兵非但未撤，而且增之。皇上即回京，岂能安枕而卧乎。皇太后

留汴梁，抑亦观洋寇之举动，待来年再作行止想也。当此时势，有天下国家者，亦未如之何也已矣，何况伏处草野者耶。

当此之时，国家大病，全在不得贤才。贤才之湮没全在捐纳之途开。现在大小官员由捐纳进身者十有八九。捐纳之员无一不为发财计。既计发财，安有不蠹国害民者乎。官多捐纳而得，虽有贤才亦无由进身矣。又况贤才忧国忧民与蠹国害民者大相径庭，即使贤才得官亦与若辈势成冰炭，不久必当卷而怀之也。世道大坏如此其极，其以是也夫。

目见耳闻无非贪官污吏，民有冤不能白，民有屈不能伸。贿赂一行，则非者可变为是，是者亦成为非。民相于余语曰：有冤莫告状，告状冤上冤。有屈莫见官，见官屈更屈。

初五日丁卯

当此之时，泰西各国竞尚机巧，富强其国，而于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并置不讲。此大乱之道也，立国焉能久远。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外洋各国必难免矣。虽现在富强，横行海上，凌侮中国，肆其毒害。而再阅数年彼皆内乱不暇自保，何暇航海梯山扰乱中国乎。中国之人不思遵行王道，以固国本而培国脉。乃竞效西洋之机巧，求国之富强，是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之类也。若仍竞效西法，不思挽回求我王道，实事求是，则天下大坏，必然日甚一日矣。

今岁自秋以来大加厘税，除一切货物加至五七八倍不等外，每斗粟征钱六文，余者出四文，粃者出二文。每斤盐征钱五文。每斤油征钱四文。每斤酒征钱三文。百姓以车入山，载煤炭每一牲征钱三十文。皆借口于偿还洋款，其实皆归中饱，国家不过得百分之一二。百姓受无穷之害，国家得微末之利，所得大宗款项，悉入贪官污吏囊中。则是天下之坏，非坏于君与民，特坏于蠹国贼民之官耳。自今伊始，虽欲天下有安而无危，有治而无乱，有存而无亡，岂可得乎。天下岌岌乎殆哉。此其时也，安得桃花源避此大乱，而克保身家耶。

初九日辛未

昨日诸友言，太原府知府考试不去榆次县，亦到徐沟，以徐沟金

河书院作考棚。现在徐沟人言，已于书院中预备知府考试童生事，想不日即开棚考试。学宪院考童生，亦在徐沟作考棚，大约在腊月初旬。呜呼！考试大典未能由己，一任洋夷指挥。洋夷不准在省考试，官即俯首帖尾，听从其言，如国体何。且又停考之州县山西共二十余处，亦由洋夷所指。权不我操，何以立国。殆哉岌岌乎，天下危如悬卵也。

三晋之人重商贾而轻读书，当是时每处应童生试者，多则一二百人，其数十人者居十之七八，读书者少之故也。凡聪慧子弟悉为商贾，所有应试者皆是寒儒之子弟，恐怕书香之断莫能继之耳。每处童生屢案减少，现在不敷额数之处甚多。盖由生员坐困，往往口不能餬，莫若商贾之易富也。嗟乎！人不读书，礼仪俱亡。一村之中，并无读书人士，则蚩蚩愚氓自无人示以礼义，风俗人情焉有不坏者乎。思之大惧。

读书之士困，由于捐纳之例开。现在进士举人且不能得一官，终身坐困闾阎者十有八九，何况生员贡生乎。有子弟之家，所以弃读书而就他业者，职此故也。

十三日乙亥

有人自太谷来。言冬至前有省城委员到太谷县锁拿著名教民李黑狗、白银贵及其弟金贵到省治罪。生员孔芳信闻风逃匿，未曾拿获。此一事也，民心大快，但未知果是治罪否耶。该教民虐害太谷一邑之民，无所不至，其罪重大，不可赦宥。若果置之典刑，方可合乎民心。

太谷县朝阳藉兰溪癸巳科举人也，素多劣行。去年经理义和拳，藉端求利。今春教民凭洋夷之势，谈指该举人督拳民诛戮太谷城之洋夷，五月管押在署，八月革去举人，十一月初旬定罪下狱，冬至前在狱自寻无常。嗟乎！士可杀不可辱。该举人之受辱亦大矣。不待入狱即宜死之，业已入狱而乃自杀，殊觉其迟。然既自杀，尚有士气在也。该举人一死，闾邑人民莫不愤惋不平，怨邑令及抚军不行庇护耳。又有言藉兰溪未死者，皆系传言，不可信。

十七日己卯

自去岁因乱停止乡试，今岁补行乡试之省只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而已。其余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西、江南、福建、浙江、山东、山西、顺天、四川皆定于来年补行。顺天乡试，藉河南之闹。河南乡试展至十月举行。至会试亦藉河南之闹，皆展至癸卯举行。盖因顺天贡院被贼焚毁也。

《申报》：皇太后、皇上自西安启銮回京。每到一处，除一切供给外，一日索官门费二千四百金，抵河南渐臻至四千余金，皆经宦官之手。地方官每日进献燕窝一瓯，必须赂宦官三百金，乃可达于上前，曰此某官之所进也。沿途供给所费不貲，地方官藉此大差，勒索民间脂膏，饱其宦囊。河南各官莫不发财。而百姓困苦，怨声载道。嗟乎！民为邦本，本固邦安。今之民皆受官大害，不遑安处，天下乌得安乎。

十九日辛巳

迩来读书者甚少，故应童生考试者寥寥无几。太原府属十余处，不足额数者，徐沟为最，祁县次之。阳曲、榆次二县仅可足额。太原、太谷、文水人数虽多，亦不及百人，不过倍于额数而已。交城、清源亦有余额。苛岚州、岚县、兴县地瘠民贫，而应试者尚较胜于河南等处。世道之坏于此可见。噫。

徐沟一邑，每案考取童生十六名入泮，而每案应童生试者，多则八九十人，或五六人，或三四人。今春县试才一人而已。往往搜罗他邑之人，以足其额。凡他邑不能入泮者，多冒藉徐沟，以采其芹，业经二十余年矣。

二十日壬午

现在捐纳之例大开，无论士农工商，凡有余财者皆可得官。至寒畯之士，即登科甲，亦多坐困，何况区区生员乎。士皆困顿厄穷，未有甚于此时者也。

廿五日丁亥

韩君桂馨自河南来归，言路经泽州府高平县，人情汹汹，殆将民变。该县知县藉赔洋款，勒索民财。而政繁赋重，民不堪其苦，遂聚数万之众，哄闹公堂。高平知县悚然恐惧，具禀上宪，谓县民已叛。

上宪由省先行委员查办，随后发马兵数百至高平县弹压。行抵潞安府屯留县遇所发之马兵，如果委员善为办理则可，若一意袒庇知县恐未免百姓大变也。官逼民变，岂百姓之好为之欤。

韩君又言，伊在河南寓垂二年，该省好官甚少，到处皆是贪官，百姓怨声载道。盗匪一过，官皆藉支皇差勒索百姓资财，而百姓更苦不可言矣。

廿八日庚寅

昨夜来馆送行诸友云，传言甘肃宁夏府平罗县土匪起事，仍系诛洋夷教民。夫平罗县在宁夏府北一百三十里，为极边之地，西靠贺兰山，北依西瓜山，东临黄河。传言土匪作乱，安知非被谴王闻端那载漪已逃入贺兰、大臣闻董大帅福祥聚兵宁夏藉端起事乎。总之，天下乱作将来必以诛洋夷、戮教民为由，其势然也。

传言多不实。然言好事则多空，言不好事则多应，究之谣言不可稽也。

廿九日辛卯

去日过徐沟考试童生者，候补知府傅超鸿代太原府知府吴宽也。共考七处，阳曲、太谷、文水三县皆停止。太原童生共二十七人，除正额十二名拨入府学七名外，尚余八九人。榆次童生才二十三人，尚歉额七名。祁县童生十二名，尚歉额半。徐沟童生连冒籍者二十人，已余四名矣。清源童生二十八人，于额有余。交城童生五十余人，数居诸邑之冠。应试者寥寥，世道之凌夷日甚一日矣。曷胜浩叹。

绀旆去日告以府试头一榜将吾邑县案首列于榜尾，已悬挂辕门矣。未几又将县案首列于榜首。此何以故，盖由该候补府过境，邑令未曾迎候也。谓居县案首于榜末。以辱邑令。既而知非现任邑令所取，乃易之。嗟乎！考试原大典竟成儿戏。世道至此，奈之何哉，不堪设想矣。

三十日壬辰

百姓穷困，莫甚于此时也。鸦片烟虐害，黎民已不堪其苦，今又厚敛横征，蠹役奸吏纷扰闾阎，藉索赔款，以鱼肉乡愚，安能不起祸

患乎。思之大惧。

牛秀东来谈，具言时势可畏，莫能挽回。

十二月初一日癸巳

国乱民贫，莫甚于此时也。生当此时不免目击焉，而惻然心伤矣。余居家乡，日闻闾左号寒啼饥者纷纷，而税敛之吏常自省来朘削民之脂膏，殆不堪其苦矣。

闻奎舆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进京，不知确否。自去秋七月出京播越，八月幸太原，九月幸西安。今岁八月，由陕西启奎，十月驻蹕河南开封府一月，十一月初四日业经由汴梁启奎，二十八日进京之信想必不爽，但未见邸报耳。

前月中旬，晋抚岑春煊诣直隶正定府恭迎圣驾，随带帑金十万两，以备御用，此一巡幸也，沿途供给暨各经费皆取给于民。扈从臣工，并不体恤百姓。民心离散，此一端矣。

初二日甲午

邑之西山管辖者，九峪、风峪煤窑最多，柳子峪次之，南峪又次之。其黄楼峪、马房峪、明仙峪既开，化峪、冶峪、笏峪，皆有煤窑。今冬起煤炭税大车每骡马税钱二十文，驴驼十文，小车十文，再小车五文。在煤窑写一税条，出峪口有役收条，委员坐县收钱，凭条索取。自十一月始约计九峪每日税钱二三百千。一月可得一万千钱。闻税五月乃止。收条之役恃势虐民百姓，万资俱裂，恨不得食其肉而寝虐其皮也。

初三日乙未

孙书升来言，前任刘公在德谕吾辈稟请遵上宪断案立碑，以杜弊端，而整钱粮。现任罗广询得贿，以谋坏定章，一意袒庇钱店，虐害群黎，父母斯民之谓何，而乃如此耶。午餐而去，诣晋祠住宿。

初五日丁酉

邑令罗广照业经有日去任，奉檄诣泽州府阳城县民变事。高平县民变之事未了，又有阳城之变，岂民之咎哉，县令逼迫之所致也。官逼民变，其机已动，诚恐天下之大变耳。

传言甘肃、宁夏、平凉等处民变日甚一日。有一日而得劲兵八万之谣。州县官被杀者不少。朝廷命晋抚岑春煊带兵抵甘，会同陕甘总

米  
④  
⑫  
月  
①  
日

督剿杀。言者纷纷，不知确否。但即时事推之，甘肃之乱，亦在人意料中也。

初七日己亥

院试齐集日期先定本月初二日，旋改于初十日，今又改为初八日。学宪大人下马考试。余应试多年，从前学政未曾旋改齐集日期，今则改之再三。所谓号令不时也。国家政令且不能定，始焉如斯，继焉又不如此，何怪学宪之旋改考期乎。

余诣晋祠遇本邑差役执票向卖酒之家勒索酒课钱。向来卖酒家出酒厘，酿酒家出酒课。今春因酒课太重，晋祠一路酿酒家歇业，既稟辞在案。邑之西南一路无一酿酒家，现在役令差役向卖酒家索酒课，皆抗不出。差役日日在各铺户搅扰索贿，民皆嗟怨。离散民心，此其一端也。

初八日庚子

省垣去岁诛过洋夷，遂不准在省考试，将考棚设立徐沟县南门外金河书院。非必洋夷之能制我，由我之畏惧洋夷，不敢拂其心思耳。

十二日甲辰

古有盗贼为官者，今日官员虽非盗贼，而究其虐害丞民，较之盗贼而更甚。盗贼犹畏法令，不敢径行。而身为官员，煌煌然承天子之命，宰割四方。民财任其取，民命任其残，民力任其用，民身任其劳。为国家离散民心，为百姓留遗祸患。皆若辈致之也，衣寇大盗殆谓是软。

光绪二十八年岁次壬寅

春正月初二日癸亥

王君贵昌来拜年，言其于岁除自上海、天津、京师归。凡经之处，悉系洋夷侵占。国家亦无可如何。京师城墉一任洋夷拆毁开门，将所谓禁城而不能禁也。洋夷扰乱中华如此其甚，我则衰弱自安不思自强，奈之何哉。徒为嗟叹而已。

初九日庚午

邑令请武生纪瑄、文生任晋蕃和解立碑事，仍系谋毁所立之碑，

竟教钱店舞弊。一文一武忘其为太原人也。生长太原县中，不思有益于百姓，而反欲有害于百姓，失德坏心，莫此为甚。抚揆之天理，其何能容。乃竟令若辈气焰炎炎，诚有不解者焉。

有人言十五国之夷突然进京，勒令一皇太后退政，另立庆亲王之孙为大阿哥。调晋巡抚赶紧到京，不日由晋启行。此系由省来者所言也。

十二日癸酉

闻诸商贾言，世道极贫，人情极坏。凡賒米粟货物者，当年还钱则已，一逾新年，即日旧账并不谋还。且日谋骗取财物。故生意之家，每因賒欠而倾覆。此当时之一患也。乡镇村庄凡经管村事之人，藉办公而渔利，且欺虐商贾，凌辱贫穷。若有控告者，官惟是袒庇该村为首之人。商贾贫穷，含冤莫伸。此又当时之一患也。商贾虽扼腕不平，亦未如何也已矣。

十五日丙子

去日余诣晋祠。甫出村，遇行人争路。一人打不平，众劝。打不平之人率皆下气怡声，其人气焰更甚。余亦向前劝解，方才住手，然忿气未消也。余遂去。有人言其人系教民，故尔逞威。噫！教民罪恶已极，乃不敛迹，而反肆虐，岂能免上天之诛乎。

廿一日壬午

玠儿于去日午后诣晋祠，遇邑令在公馆迎法国夷酋，设饌相待。酋乘绿帟肩舆，一到公馆，放炮三声，乐部鼓吹，结彩挂红，如迎上宪仪。言自晋省出诣陕西，夜宿洞儿沟。晋抚檄沿路州县官迎谒。待仇如宾，殊令人诧异。

邑令支法夷过境差；晋祠民庶办官差，结彩张帟鼓乐谐。中国渐成洋世界，能无触目致伤怀。

其二：洋夷过境县官迎，虽属深仇礼必诚。今日中华司牧者，都将大义付沟坑。

廿四日乙酉

感时势：洋夷扰乱势弥威，从教华民竟若归。肆虐我邦无忌惮，待来飞将一朝挥。

其二：外洋丑类扰中华，党羽纷纷乱若麻。入教愚民迷不悟，甘为当代叛家人。

其三：群民困苦教民横，世事纷然更不平。司牧畏夷如畏虎，望谁今日作干城。

廿一日壬子

天津、京师、关东三省，庚子岁乱，可谓甚矣。以情理揆之，人心固宜挽回。乃闻自该处所来之人言，天津城纷华靡丽较前尤甚，而人心更觉放肆。关东三省俄人占据，尚未退还我国。人情之诈，风俗之靡，亦甚于前。呜呼！天下滔滔，无能力挽，虽欲求世之治安也不可得矣。

廿三日甲寅

阅邸抄，本年正月广西巡抚丁振铎电称：达隆二昼洋官二人，布局队汛前往越地，被匪枪毙。又二月初一日，义国署公使眷属行经北御河桥 在京师皇城东，突有匪人将带线铅石从远处掷击，未曾受伤。朝廷降旨，严切责成广西督抚并步军统领竭力保护洋人及各处教堂教民。嗟夫！洋人教民横行中国，恃华官为护符。然积怨太深，无人不欲诛之也。洋人、教民犹冥然罔觉，并不畏惧，将来受祸必更大矣。

传言河南桐柏县众庶戕教民十余口，又启祸端，可见到处恨洋夷教民之甚矣。天下之乱莫不假诛洋夷、戕教民为由也。生当此时，奈之何哉。特恨入山不深，入林不密耳。

三月初二日壬戌

朝廷之上，君子小人关系重大，不可轻忽。朝有一君子辅政，则众君子连类以进，而天下国家莫不治安矣。朝有一小人辅政，则众小人亦连类以进，而天下国家莫不危乱矣。

阅二月十六日邸抄，河南巡抚锡良电奏：河南泌阳县 南阳府属 高店等处乡民，因挟教堂赔款之恨纠众人至楚洼地方，杀死教民叶姓一家四命。又至程店杀害教民一名。又将桐柏县乌金沟教堂焚毁，烧毙教民四命，杀死五命。均无洋人。已派队弹压严缉，并将泌阳县撤任查办。上谕着锡良督饬该地方官迅速将各凶犯悉数缉拿务获，讯明即行就地正法。泌阳县知县黄鸿年着即革职。仍勒限缉犯。内有“桐柏县

属地方，该县亦难辞咎，着一并查参。钦此。”噫！教民横行凌虐乡民，乡民无所控告，遂逞刃寻仇，以泄其恨。此亦势之不容已者也。官不能庇民，而民纠众泄忿，至杀仇而又招犯法之祸。恐民变于此丛生矣。

#### 初三日癸亥

庚子岁洋夷入寇，占据大沽口，上犯天津。天津东有在籍绅士某某藉口保护村庄，醜资迎寇。以牛羊鸡鸭餉贼，贼遂长驱直进，竟陷天津，未几陷京师。论者谓该绅士为义拳匪纪略之论，宜乎，直隶各州县皆迎寇贼入城也。嗟呼！迎贼者为义，自必以拒寇者为不义。颠倒至此，不以为非，一人倡之，众人附和之。庸愚者不足深责，独奈何士大夫亦如此耶。世人愤愤，曷禁浩叹。

#### 初四日甲子

当此之时民心思乱，凡有人言某处杀教民，某处民困抗官兵，外洋某国与某国争我海疆，两相交战。莫不欣欣然色喜，未有一愀然不乐者。

传言直隶、顺德、河间等府，有因起派洋款，民抗不遵。率兵弹压，而与兵开战者。到处皆谣，不知确否。

#### 十四日甲戌

武君贵清之子自京寄回家书，言吾晋去岁另赔洋款二百五十万金，美国让五十万两。现在法国总教士樊国梁变其初议，又于二百万外另索巨款。朝廷无如之何，已将晋省候补道郑景淑召入京议之，尚未议有端绪。又言京津洋兵尚未撤退，依旧踞据各海口，税务俱经洋人征收，洋人得一成，名曰津贴，交还我国九成。如此则海口非我有矣。洋夷恃强凌我，而我一任其蹂躏，不敢支吾。时势如此，殊堪浩叹。

又言广西游勇饥民，纠聚二、三万众戕洋夷、戮教民，扰乱闾阎，势极凶恶。道光末年，发逆洪秀全为乱，即起粤西，该省民悍易于为乱。当此洋夷肆虐之时，为乱者有所借口矣。

#### 十八日戊寅

去日在武人秀家，闻贺客言，固关内槐树铺税较前加倍蓰。从前

所进货箱，每斤税钱一十文。去岁加税，每斤银一钱五分，合钱每斤垂二百文。百物腾贵其以此乎。商人苦之。

又言槐树铺收税委员，即用知县，于光绪二十七年共收二万许金，只交公八九千金，余皆入己私囊。现已被查败露，撤省治罪，尚未定案耳。当是时，加税甚重，于官有益，而于国家无益，于百姓大有害也。官不能保民、泽民，而反害民、虐民，官之罪大矣。不可道也已，乃多安然无恙者。是以凡为官者，恒任意妄行，下则朘削生民脂膏，上则剥侵国家帑藏。天下败坏至于如此，非若辈所致而何。

夏四月初五日乙未

谣言直隶束鹿县民变，与洋夷开仗，恨其逼官向百姓科派赔款而然也。虽系谣言，亦在人意计中矣。

民变：官因赔款敛民财，虐政诛求势若雷。困苦难堪无处避，铤而走险野田陔。

午刻有乡人来馆，言其遇自京师归者，经正定府，民情汹汹，谓府东南民变，联络百十村庄，官兵征之，互有杀伤。想即谣言之束鹿县也。因此民变者，今岁已闻数处，恐此后未有已焉。

初九日己亥

有自辽东来者，路经直隶保定府，见许多官兵向南而行，询之系征顺德、广平等府之乱民，闻已杀九州县之官矣，势极凶猛。仍因科派赔款，民不堪命所致也。此变于去冬即起，正二月间民兵已开数战，迄今势甚炽，恐成骑虎之势不可扑灭耳。中国祸患始自洋夷，今者迫胁华官向民起巨款以遗之，内又有教民倚洋夷之势凌虐乡里。民之铤而走险，岂其本心哉，迫于不得已也。

十一日辛丑

一路上，人言教民行凶，往往殴打乡邻，甚至毙命。禀于官，而官不之问。民皆信之。

教民行凶：一路纷言众教民，成群结党虐乡邻。殴伤多命官无究，怨气填胸没处伸。

十二日壬寅

阅三月二十六日邸抄，上谕：直隶广宗县顺德府属乱民景廷宾，纠结

多人，杀害官弁、委员、新兵五十餘名之多，焚毁教堂，抢掠教民，又戕法国教士罗泽浦。发兵剿捕，且着地方官实力保护洋人、教民。夫民变皆起于此洋人、教民虐害百姓，官不能庇。而百姓抗违洋教官，即指为乱民，用兵剿之，民心不服，遂有杀官、杀兵之举，谅非一处已也。恐各直省皆为变民耳。民有依则安，民无依则变，其势然，其理然。

现在赔款甚巨，民不聊生。加之教民横行乡里，鱼肉小民，官尤袒教而虐民，岂能已于变乎。

十四日甲辰

早餐毕，诣晋祠赛会，而人民纷言，教民纠结数十人寻仇行凶殴人。数日内古城营殴一行路人，系罗城村人，伤虽重而命可保。洞儿沟教民殴伤固驿村一人，命垂毙。业经报官，差役往传，行凶教民抗不到案十三日。柳林庄教民殴伤本村社首二名，命垂毙，未报官初六日。姚村教民殴伤本村一人，未报官。柳林庄教民纠众诣王郭村行凶，未获殴人，只是焚毁十数千钱之物件而已。亦未报官。又到西草寨寻一富户崔姓，言系供给过义和拳，未遇而去，声言他日必到。草寨村人报官，邑令具详请示洋务局，巡抚随即发示禁止教民滋事共六张，悬挂有教民村庄。五府营教民殴伤本村人二人，未报官。又声言剿杀南城角习过义和拳者。初十日，南城角村人遥见五府营出来一群人，南城角村人鸣钟聚众，以谋杜御。邑令祭风洞归，闻之，率役到南城角村，亦望见五府营出来之众。速回城，命许多衙役暨乡勇助之。教民闻风而退。余在晋祠，见邑令奉上宪示，有教民滋事按法惩办之言，又有平民亦不可与教民齟齬之言。吁！教民横行，平民不敢支梧，由王法之不能行于教民故也。

十八日戊申

梁泉道教民凌虐孔村平民，勒索钱财，平民控于徐沟。徐令差役拿获教民二名，笞板数百，管押班房。其余皆敛迹不敢肆虐矣。本月初旬，教民将清源白村张孝廉之侄殴伤毙命。孝廉不敢报官，隐忍而已。教民遂肆无忌惮也。

二十日庚戌

十八日诣清源，路经固驿村，遥见村西里馀许为洞儿沟村。村民皆从洋教。村坐山麓，教堂建在半山周围，缭以垣。垣内房屋甚多，地势宏敞，修盖皆洋式。洋夷蟠踞为巢穴，诱民入教。凡入教者皆莠民，为得洋夷之金，以贍养身家，非真喜其教而乐从之也。洋夷固愚，教民更愚。现在人人怨恨，欲得洋夷、教民而甘心焉。伊乃坦然居于教堂，令教民出以虐民，自以为得意。詎知积怨更深，异日之招祸更烈也耶。易曰：“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传曰：“众怒难犯”。洋夷、教民恶已盈满，又犯众怒，虽欲身之存，不可得矣。凡经过其地者，莫不指而目之曰：“此即洞儿沟也，吾辈均受其害，不知何日乃可将此处除灭耳。”途人之言如此，非恨极而何。

直隶民乱，声势猖獗。吾晋百姓到处喧传。盖以境壤相接，有唇亡齿寒之虑也。

廿一日辛亥

顷见告示山西乡试借陕西闱，八月举行。陕西本省乡试，十月举行。山西因戕洋夷停止考试五年者：太原府、太谷县、文水县、寿阳县、忻州、平阳府、岳阳县、曲沃县、绛州、河津县、隰州、大宁县、蒲县、长子县、汾州府、孝义县、泽州府、高平县、大同府、朔平府、绥远城、归化城二十二处，不得与试。秦省距太原省城一千五六百里，士子诣秦乡试，资斧苦乏者多，谅无多人去试。亦未闻官为士子筹办资斧。士子虽欲进取，不可得矣。

廿三日癸丑

直隶乱民之事，日来谣传太甚，民心汹汹，有岌岌乎不可支撑之势。传言不实，未可信也。

余诣晋祠，适遇日本国人来游，有候补人员偕行。倭人临去时，用照像法将晋祠庙照去。

廿五日乙卯

连年以来晋省荒歉，人民死者枕藉。闾左群黎，并不畏惧，任意挥霍，不备凶荒之灾，惟求眼前适意。人心至此，莫克挽回。上天不雨，其亦由人心之不平欤。

廿九日己未

今朝大晴，雨泽难期。再越半月，两旬不雨，则又成凶年矣。年既告凶，百姓必饥。民饥变乱，势甚容易。天意不仅使民饥也，欲使民铤而走险耳。又况赔款日迫，官因科敛民财惟严密，毋宽舒乎。民即不愿为变，而官刑驱势，迫不得不然也。现在直隶民变可见。

五月初四日癸亥

衙门中人狼心狗肺者多。平日所为，无非欲腴削百姓之脂膏，侵渔国家之库款。初登仕版之官，天良未泯，尚有为国为民之心。久之，而被左右蛊惑浸润，则天良渐至泯没，而与若辈同心矣。遂至上则蠹国，下则害民，坦然为之而不恤也。

官如虎狼，吏胥皂隶皆为官之爪牙。日踞衙门，搏噬一方之百姓，诛求民财，敲其肤而吸其髓，如虎狼之食人血肉，不尽不止也。然虎狼虽威猛，人尚可以防避，而官吏若暴虐，民不可以遁逃。《檀弓》所谓“苛政猛于虎”，信非虚矣。

阅史偶成：州官县令尽贪残，虐政诛求不少宽。衙署吏胥都肆恶，闾阎黎庶莫能安。横征厚敛无虚日，侵帑肥身每藉端。只为催科敲扑急，怨声载道望谁看。

初五日甲子

太原府知府去日抵太谷城，为加百货落地税。从前无此税，今一旦加之，则太谷码头从此大坏矣。当此之时，不闻善政之布，惟闻加征加税之政，群黎百姓其何以堪。

初七日丙寅

当横征厚敛之秋，为州县官者宽一分，民即受一分之福。若不念民疾苦，征敛严酷，以期得上官之欢，非但有害于民，而实有害于国也。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州县各官一意虐民，民心离散，其将何以为国乎。州县本亲民之官，不爱民而反虐民，是诚国家之大蠹也。虽置诸极刑，亦不足以尽其罪。

十六日乙亥

现在税敛重重，有加无已。各州县官吏催科急迫，公堂上敲扑之声日不绝耳。民皆苦之，无所控告。若如此早，再加岁凶，是困上加困也，民将何以为生乎！

因旱偶成：于今税敛且重重，官吏追呼不少松，民困已深无可告，那堪天又使年凶。

其二：方才入夏即催征，敲扑群黎不断声。怨气蒸蒸冲碧落，甘霖安望及时倾。

二十日己卯

亢旱如此，民皆殷忧。而征收钱粮刻期不缓，稍迟，则敲扑立加，甚至拘禁。民怨载道，耳不忍闻。

廿四日癸未

旱魃为虐，日甚一日。甘霖之沛，迄今无望。粮价亦高，人情汹汹，夜间多窃麦之贼，白昼多忧旱之民。岁月如此，奈之何哉。盖天欲杀此民也。

六月初五日癸巳

昨夜风起，声如秋风，如号如泣。闻之，令人怆然。或者将有大变，人皆昧然莫知。而天怜悯下民为之悲也耶。当此之时，洋夷肆虐，官吏为之聚敛民财，输于洋夷，民皆怨恨，思为乱而藉手无由。今秋岁凶，民悉饥馁，无以为生，其或有揭竿而起者，饥民必从而求食矣。上天不雨，非徒使民饥也，殆欲殴民为乱耳。世事至此，殊令人悚然恐惧。

十二日庚子

国家变法自强，将天下一切书院改为学堂，遴选士子入堂肄业，学西人之学。凡天文、地理、测算、制造、电学、光学、汽学、兵法武备与一切机巧，俾学者各学专门，延请夷人为教习。虽有华人在内主讲，亦属赘疣。吾道几乎混焉而不传，是诚吾道之一大厄也。孟子曰：“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奈何今之日为孟子所未闻，而竟目见之哉。

抑又思之，道大莫容。斯时虽用夷变夏，而究之夷不能变吾道，将来夷必遵吾道也。此固夷入吾道之一转机也。吾道如日月，谁得而掩其明焉。

阅五月二十一日邸抄，四川资州资阳县属大鼓桥地方，有匪徒千馀，乘夜打毁英美教会所建教堂，杀毙传教翰成盛及教民四命，又烧

毀房屋傷斃教民三命，勢甚猖獗。官軍馳往剿滅匪徒，保護教士、教堂、教民。吁，今歲未閱半載，戕殺洋教之案已有數起。河南泌陽縣一起，直隸廣宗縣一起，廣西一起，四川一起。該教士、教民依旧橫行，不知斂迹，其愚亦甚矣。

廿二日庚戌

太原府改書院為大學堂，設正主教一員，副主教一員，助教四員。分為四科：經一科，史一科，政治一科，藝文一科。四助教各司一科。肄業生一百八十八。此外又延英國洋人名敦崇禮為西學主教，每月束修五百金。於五月開學，洋教士亦於五月到省。肄業生每月薪水銀四兩。此當時之要政也。

廿七日乙卯

閱六月初四日邸抄，四川總督奎俊奏：本年三月間，資陽縣匪首李岡中等傳習義和拳，藉詞仇教，聚眾一千餘人，劫掠鄉場，殺人抗兵，勢甚猖獗。當經官軍擊散，拿獲李岡中、李南山與匪目張崇山、劉大恒、羅都一、李其太、劉澤海、劉澤世等，即行正法，傳首梟示。而此滅彼起，乘間竊發，在在可虞。安岳縣、樂至縣、簡州等處接踵而起，不但殺教民，且殺平民。安岳縣屬楊家壩地方拳匪楊祖平等，將同壩之教民楊紹榜等八名、平民古萬得等三名一并殺斃，並傷教民教婦十人。業經拿獲首要楊祖平等八名。吁，義和拳一術又到四川，此固擾亂天下之大禍也。天實為之，豈其人為之哉。可畏已。

秋七月初三日辛酉

小鎮瘟疫盛行，日斃十數人，已斃垂百人矣。演祭瘟劇，拉瘟船，以禳之。此月朔前事。現在瘟尚未退。梁家寨共四五十戶，亦因瘟疫而斃者一二十人。只聞平民遭瘟疫，而教民未曾染之，或者瘟神畏教民氣焰之盛耶。天若加瘟疫于教民，俾無遺類。且加瘟疫于洋夷，凡在中華者皆歿于疫。彼在洋者，畏天之威，不敢再入中華虐害華人，豈不甚善。天意茫茫不可測度，恐未能副人之願耳。聞天津大行瘟疫，除斃華人一萬數千人外，洋夷歿于瘟疫者二三千人。洋夷恐懼，暫退出天津以避之。此五六月間事，刻下不知何如。

十九日丁丑

小常村演剧祭瘟，余于申刻去观，天黑乃归。闻有自天津、京师归者言，天津染疫而毙者七八万人，内有洋夷二三万。洋夷恐惧皆作退去天津。想可谓之大疫矣。天津奢华太甚，故瘟疫盛行，毙人特多。

八月初三日庚寅

阅邸抄，本年七月初七日都察院左都御史溥良代奏：四川京官通政使司参议陈钟信等三十余人联名呈请，四川全省荒旱成灾，饥民徧野，情势危岌，恐酿巨患，公恳设法赈济。有：“塘涸土焦，弥望赤野，草根树皮，罗掘一空。饥民千百成群，相属于道，皮骨支离，非复人状。实比往年秦晋被灾情况尤为惨切。现在川民待赈孔亟，而呼吁无门。加以外匪窜扰，内匪横行，深恐潜煽勾结，为害匪细”等语。朝廷遂即发帑银三十万两，着署理四川总督岑春煊开缺，川督奎俊妥为赈济。嗟夫！四川本年四五月间，已有义和拳为乱，具见奏报。今又加以大饥，恐该省未能安谧也。时事如此，奈之何哉。

十九日丙午

阅前月《晋报》，四川拳匪势甚猖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响迹。业经蔓延全省，惟嘉定府一带稍为安谧。加之饥民徧野，纠众掠食，殆将不可支矣。

四川扰乱情形：今春蜂起义和拳，戕教伤官遍四川。夏旱又成饥馑岁，哀鸿掠食各纷然。

又报浙江仙游县、福建延平府、顺昌县，因捐赔款，官激民变。官又用兵剿民。直隶永平府亦起贼匪，城门掩闭不开，官被贼掳掠者三十余员。世事纷如，诚为大局忧。

二十日丁未

阅七月二十二日邸报，洋夷各国之贼因瘟疫盛行，不敢占踞天津，业于七月十二日撤兵退去。直隶总督袁世凯于是日收复天津。贼踞天津阅二年矣。敛兵而去，名曰讲和交还，其实由疫疠之行，夷贼死亡纷如，畏惧而去也。亦天之恶若辈矣。

廿四日辛亥

四川拳匪之乱，势甚猖獗，已见奏报。日来传言成都失守，藩司

死之，总督不知下落。未知确否。均不可信，而人心未免不安也。

川乱：拳匪焚歼扰四川，饥民掠食又纷然。阉阎蹂躏无完地，省会城壙自不坚。

三十日丁巳

阅本月初四日邸抄，湖南辰州府时疫盛行，痞匪造谣谓教堂投毒井中。适有民妇肖张氏，在街抛撒药末，因此起衅。突聚二千余人，拥至薛亨寓所，将薛亨殴伤。另起痞匪拥至福音堂哄闹，打毁英国教堂，胡绍祖，罗国全从教堂内逃出，均被[ ]身死。官兵拿获肖张氏及匪犯周之俊等十名。将沅陵县知县陈禧年、辰州城守都司刘良儒、驻防毅字旗参将张耀魁一并革职。嗟夫！教案层见迭出，虽尽法惩办而不能止，民心亦可见矣。使我中华不安者，其惟传教之洋夷乎。洋教非劝人为善，是激民为乱也。

冬十月初九日乙未

当此之时，官皆收括民财。而民不堪其扰，民变之案层见迭出。民之讹言亦孔之将，无非畏加征加税也。

阉阎困苦，未有甚于此时者也。而天下民牧视百姓如草菅，往往鱼肉之而不惜，其心亦太忍矣。

十九日乙己

阅晋报，教案遍中国，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纷纷扰扰，遂多乱端。天下多事，莫甚于斯时也。蚩蚩之氓，其何以堪。

十一月初二日戊午

阅晋报，四川拳匪势稍杀。而川督岑公春煊出示问民疾苦，收拾川民之心，可谓之为政之大体者矣。四川今岁荒旱，饥民遍野，加之拳匪戕杀洋教，其势岌岌已不可支。岑公自晋至蜀，署川督篆，先问疾苦，停捐赔款之半，竭力赈济饥民。百姓虽愚，有不感激涕零爱戴皇仁者乎。

广西土匪游勇之乱，业经一年日炽一日，莫能遽平。闻传言。该匪以不杀民为本，凡得土地，民降则安之；其不降者则移之境外，并不杀害。其志亦大矣，殊可畏惧。

十二日戊辰

閱晉報邸報，廣西有匪擾亂，蔓延几及全省，勢極披猖。廣西巡撫王之春督辦軍務，諸多棘手，莫能將匪剿滅，且屢失地。與桂省為鄰之省，東則廣東、湖南，北則貴州，西則雲南，四省防務處處吃緊。屢添營勇，而軍餉無從起辦。仍由照旧勸捐而起，十分為難。而各督撫莫不心思焦灼。當此外夷亂華之際，賠款已苦支絀。又加內匪窳擾，添派軍需，加征加稅，致民心之离散，恐變亂非止廣西及四川而已也。現在岑雲帥到川，匪勢稍戢，不至如從前之勢極猖獗耳。

十三日己巳

閱晉報，北洋試辦印花稅。此稅系洋夷所行，中國亦仿行之。先從沿海各省試辦，直隸為沿海省分，先應遵照試辦。凡民間當票、錢染票、鋪戶招單、雇車票、雇船票、買賣牲畜票、買賣貨物之帳簿、支取銀錢貨物之凭摺、雇工聘伙合同字據、銀行收存無利息之凭摺、各項存貨之凭據、各項公司股分票、租借各項物料之凭據、租賃地址房屋之契據、提货單據、發貨單據、收銀錢物料條據、借銀錢字據、分家字據、匯票、地址房屋典當契據、各項物料買賣契據、各公司鋪戶議訂股本之合同字據、所有載明銀數之票據、各項保險凭據、一期票據局攬票，均貼印花票。其稅以數之多寡取之。似此擾民，民何以堪。所謂竭澤而漁害鰥鰥，焚林而田禍及麋穀者，此也。行之不久，大亂必生。北洋大臣只是剥民以肥國，並不慮失民心。抑獨何哉。

各省盜賊紛紛，獨吾晉頗為安謐。然明火搶劫之案，層見迭出。故晉折諭民間行團練保甲法，意在弭盜也。現在行人不敢夜行，一至黃昏，人皆裹足不前。

余坐館之村，每夜有人家失盜，人心惶惶。居民通宵巡防，業經數月。去日更夫拿獲五盜，束縛公所，以備今日送縣祈官究治。庶几此村可安也。

十四日庚午

現在捐款甚多。廣東則捐及妓院，謂之保良捐。每妓院領票一張，捐銀五員。又捐屠行。廣西捐及賭局，大吏奏請准民開賭，本年四月十一日業經准請在案。而全省賭局紛紛難數矣。至于福建有房捐、船捐。江西有鹽捐、茶捐。其餘地畝捐、酒捐、煤捐、鋪戶捐，

所在皆有。小民困苦已不能支，又加许多捐项，虽欲天下升平，恐不可得矣。官吏藉捐赔款，于其中渔利，并不顾离散民心。时势若此，慄慄乎大可畏也。

十二月廿七日癸丑

前数日，兵自省垣陆续而出，谓是指灵石者，谣言灵石民乱。仔细询问，乃知近来盗贼纷纭，抢劫之案不绝。故发兵赴该处弹压查拿，以靖地方而保善良。

## 晋祠志(选录)

刘 大 鹏

**编者按：**《晋祠志》为未刊稿，山西省图书馆保存。今选其中有关义和拳部分。山西省图书馆稿威整理。

### 义和拳集晋祠

庚子夏六月初旬，义和拳纷起，屠戮教民。秋七月，屡麇集于晋祠，各持器械，首罩红巾，腰系红绶，胫缠红带，三三五五，联肩而至，入昊天神祠拜神。礼毕则谒渠魁，魁及其党状若醉，痴童冠各半，凡数百人。齐则排队而去，前导有红旗二面，上书“扶清灭洋”、“替天行道”等字。八月始解散。

义和拳之起也，邑分三大股，北格、小店两镇各为一股。其一股初集于南城角村二郎庙，首号曰三教师，南城角村人。凡在西南路者，皆附之麾下，可五六百人。因晋祠昊天神祠，祀三清神，遂移里焉。其党有菩萨、赵云、真武等名号。大集晋祠三次。七月初十日由晋祠纠众赴王郭村，屠戮教民男女老幼凡百余口，焚烧教堂及教民庐舍甚多。十五日由晋祠赴古城营，肆其杀伐，教民被歼者百余口，教堂付于回禄，教民房屋亦多灰烬。二十二日又由晋祠渡汾之东赴柳林庄，焚毁教堂，教民先期逃入洞儿沟者多，故戕戮仅数口。分其党并焚里解村之教民庐舍，教民亦先期遁，故未杀一人。八月初一日又集晋祠，诘朝结党赴清源梁泉道助攻教堂。因祁、谷、徐、文四邑之义和拳为教民击败，归而解散。

北格镇一股，号曰关老爷者为渠魁，本镇人。麾下凡四五百人，麇集其镇之关帝庙，日夜练拳。邻近村庄之习拳者，皆附于麾下。六月

二十三日率其党羽赴三贤村攻击教民。三贤教民众多胜于他处，教堂亦极宏壮，邻邑教民多有逃入避难者，故守御甚严，攻击莫能遽下。号关老爷者心志愤激，诘朝再攻，腾身直上，甫登教堂垣巅，中枪而坠，伤未及毙。其党痛恨，奋力进攻，三日乃克。屠戮教民男妇老少凡数百口，靡有孑遗，所有教堂庐舍全行焚毁。其魁伤重，越十日亡，党羽死者三人。七月初旬解散。

小店镇一股，其渠魁号曰周仓，清源人，为本镇木工。师练拳于宝莲寺，远近附集麾下有三四百人，声势汹汹，望之可畏。七月中旬旬纠党至殷家堡攻击教民。教民多先期遁，仅戮二口。又赴杨家堡屠戮教民数十口，兼焚屋宇。其党有掠财物者，魁忿恨杖杀之。余悉遣散。

号三教师者，初聚众于南城角村，裁一二十人。六月初八日戮清源教民韩于其村韩在南城角村开屠宰铺卖肉，自是动辄杀人。初九日有号老寿星者，自小站村至。初十日有孀妇年三十余岁，号曰杨娘娘。又有幼女方十龄，号曰红灯照，联袂自风峪黄冶村至，谓是助三教师灭教民。十二日，三教师率百余人赴县，召邑令何宗逊出城迎候。邑令恐惧，率绅耆吏役出北门迎入县署。三教师遂登大堂，昂然高座，老寿星侍坐，余皆佩剑执刀，排列左右。官绅在堂下参谒，三教师指官辱骂，老寿星怒唾官面，呼为民贼，勒索仓粟数十斗而去。官受辱愧愤，遂申详请兵，言南城角村拳匪叛乱围城，声势岌岌。一日三详。抚宪毓委太原府知府徐督兵一千，于十五日出省入原邑境。民皆安堵，抵县则城门紧闭，并无他故。驻兵城外，太守入城，已而赴南城角村，亦无叛乱情形，惟号三教师者及其党十数人在庙练拳。十六日兵退，系所号三教师、老寿星、杨娘娘、红灯照者数人进省审讯。号老寿星者大骂官长，囚斩于市。余俱放归。邑令以昏聩糊涂，妄详请兵撤任。

清源白村有号三王爷者，聚众数百人，肆行杀戮。七月初五日朝纠党至晋祠，分三起行，每起百余人，俱排队伍，旗帜亦分。入祠歇片时，即抵南城角村，声言助三教师诛剿教民。适三教师他往，不得相会，兴致遂灰，薄暮纠党而返，至晋祠宿焉。散处祠下，翌日南归。

旧令既撤任，七月初二日，新令顾光照履任。下车伊始，仍渝绅

士督饬商民更替守城，严饬民勇紧闭城门，禁止拳匪擅自入城。越数日，差役持钱票二十缗专送南城角付三教师不受。至屠戮教民，并置不问。九月和议起，顾闻之，遂收三教师于狱，严刑拷掠者一月。十月二十三日夜半密杀三教师于大堂之左，梟首西关厢。次年辛丑春正月，以办理教案不善解组。冬十一月，署稷山事未满两旬，跨鹤仙去。

## 寇 警

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春三月初四日夜半，寇攻固关。初五日官兵惊溃，抢掠关内平定、盂县等处。初八、九等日，晋阳一川大震。初十日马军门玉崑提兵出太原省城，马、步十数营，由晋祠南下抵清源驻扎。民益惶恐，争先逃匿，旬余始定。

《潜园琐记》：平定州东百十里有关，曰固关，为三晋门户，形势险要。关外五里为旧关，一名故关，俗呼北天门，更觉陡峻，百人可守。北二十里有娘子关，较固关倍险隘，只可行一骑，扼守尤易。两关距获鹿<sub>直隶正定府属</sub>均百余里，晋阳保障，此第一也。

光绪二十六年夏五月，洋夷入寇天津。秋七月京师沦陷，乘輿播迁。晋抚毓公贤勤王不及，退守两关，力扼溃兵，不容入关，晋赖安堵。且加修筑，较前倍坚。又筑暗炮台，以备寇攻。调大同镇总兵刘公光才镇守之。八月十七日驾幸太原府，驻蹕抚署。闰八月初八日启銮幸陕西西安府。而毓公解组去，晋人送者塞途，泣声载道。锡抚军良代瓜，仍饬刘总戎照毓公法守之。九月获鹿官绅迎德、法二寇入城，寇踞获鹿作久屯计，为覬觐三晋之张本。刘总戎移兵关外，布置周密，数十里无疏略。洋寇昕夕窥伺，谋欲入关。冬三阅月，卒无隙可乘。

明年辛丑春正月，寇屡添兵，初入获鹿，截百余人，至是已集数千，而添仍不已。其中教民甚多，虽不敢冒昧进攻，而虎视眈眈，无日不思抵隙而入，逞其所欲，以求饱乎寇囊也。留镇山西宋老师庆于是月下旬奉旨带兵由晋赴河南矣。

二月锡中丞开晋抚缺，继抚山西者。岑抚军春煊<sub>由陕西巡抚调补山西</sub>于

十九日平阳府接印 旧抚委员将印送至平阳，二十六日进省履任，即命毁前抚毓公德政碑，设洋务局，调能操洋语之道员沈敦和总办洋务。命沈与寇议和。约于三月初四日，我与寇兵同日撤退，两不食言。时寇增兵至三万，获鹿山谷营帐充牣，几莫能容，而岑抚不知也。札飭刘总戎将守关，将士全行撤退；两关内外，不得留一兵一连。三札总戎不欲退兵之详未申，而岑抚督飭撤兵之员又至。总戎不得已，撤关外诸营退入关内。

三月初四日，关内诸营皆撤退，而军心于是散涣矣。于是关上刘总戎密布腹心，并默谕炮台守将阳退而实不退，潜藏士卒以备不虞。洋寇侦知我军如约撤退，遂于是夜分道进攻。法寇固关，德寇娘子关。娘子关为孟县东南鄙之关隘。孟县乡勇闻官军撤退，欲赴关协守。未至，而德寇至关下。官军用大炮轰击，毙贼千余，后队贼惊退。甫至进固关之路，适遇被固关大炮轰退之法贼亦至该处。德寇以为埋伏官军，绕后狙击，遂奋勇搏战。法寇亦以为中官军埋伏之计，挥众力斗。夜半昏黑，莫辨旌旗，两寇格杀，势极凶猛，呼声震山谷，烽焰逼星辰，血肉淋漓，尸骸狼籍味爽乃知以敌攻敌，自相残害，并无官军杜御。两相诧异，不敢入关，纠众而退 此中具有天意存焉。一路残虐百姓，抵获鹿仍驻 自初四日至初十日，并陞百姓被贼蹂躏十分惨酷，惟获鹿之民以饷餉未缺幸免计贼毙又数千。而孟县乡勇练长武生某结连不肖官兵乘势抢掠，谓洋寇已入关矣。初五日平定、孟县大乱。平定知州白昶、孟县知县张壬林皆弃城遁。刘总戎在乐平 初四日退扎乐平界，故乐平未被扰 督军剿抚。初六日诛乱兵数百并练长武生某，乱始少戢。而平定、孟县各村人民被害者已指不胜屈。初七日乱兵入寿阳，民皆逃窜榆次东北，鄙民亦浮动。榆令闻之，初八日会集绅士商备牛羊鸡鸭以迎洋寇，群情亦惶恐。初九日太原知府吴匡率新抚带来之川兵抵寿阳，乱兵乃逃散。而晋阳一川业经大震，迁避者纷纷，不可遏止。各县官绅会议迎寇之策，以谋保全。留镇山西马军门玉崑奉旨带兵赴河南，甫经出省至祁县，闻警驻祁不行，布置其军于要处，时马军未出省者多，以备寇贼。榆次王胡镇驻马步三千，太谷四关厢驻四营、范村口驻两营、徐沟驻四营、清源西关驻马步十二营、穆家庄两营。各洞儿沟梁泉道之教民为内应也。

岑抚军飭其川军四营驻榆属之长凝镇，余均飭赴寿阳。民见官军各处驻扎，惶恐益甚，争先逃匿。如是者旬余。寇踞获鹿，尚欲进攻。洋务局总办沈观察、平定州学正杨广文肉袒牵羊诣寇军前请罪乃已。马军门于二十日后提兵入盘佗峪赴豫，人心乃安。当两关兵撤之日也，寇遣教民侦探反命曰：“官军全行撤退矣，并无准备，可以长驱入关。寇疑教民狡黠，恐其先入多掠货财，故置教民于后队，而前敌皆洋夷，关外毙之者所以无教民。及败退屯获鹿，怒教民侦探不实，诛戮二千余。闻者大快。岑抚军将洋夷失信乘隙入寇暨乱兵乘势抢掠实在情形缮摺奏闻，朝廷命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爵相李鸿章诘责洋夷爽约，而寇不承认。迺钦差大臣端方初授湖北巡抚自秦至晋，履勘两关，验明入寇实在情形，寇乃认罪，方肯退出获鹿。四月十八日，德、法等寇由获鹿结队从容而去，向正定府一带勒索民间棺木四五千具收殓贼尸。驱迫百姓转递海口，航运归国。而岑抚以和议之成，将两关守兵又全行撤退，上摺请罪。朝廷加恩宽免，传旨慰勉。惟将统领恩毅、湘军等军，大同镇总兵刘光才交部察议。统领鄂军浙江衢州镇总兵方友升交部议处而已。其余管带营将弁，均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者凡十二员。记名总兵李锡仁、唐绍鸿、副将王星焕，参将方绥定、杨长茂，游击黄益泰、李镇南、都司石辉连、陈芝位、周清汉，守备刘昆元、王锦兰。平定州知州白昶陨躯于崖传言诈死而归，未知确否，免议。孟县知县张壬林被获，在省监禁。辛丑岁六月下旬记。

梦醒子曰：“兵家之法实实虚虚，疆场行军并不厌诈。”晋抚待寇推诚相与，约日退兵，不逆诈不亿不信，谓为大臣气度似也，而究未免愚矣。劲敌压境，夙夜谨防，犹恐其抵隙而乘。况敌虎视眈眈未曾退却一步，而我大开门户，先撤防兵，不备不虞乎。我虽不以诈加诸敌，而敌竟以诈加诸我也。幸而贼未入关，罪有可原。倘使闯入肆行，非但三晋生灵尽归涂炭，即乘輿在秦，亦必不能安然朝食矣。虽置晋抚于极刑，又何能及封疆重任，岂冒昧从事者，所可仔肩哉。《大易：解》之六三云：“负且乘，致寇至，贞吝。”是也。

## 申安斋遗稿(选录)

陈 涛

**编者按：**陈涛，字伯澜，陕西三原人。肄业泾阳味经书院，师事刘古愚。庚子秦地岁饥，携家南游，侨居沪上，后入两广总督幕府充当幕僚。1904年往日本考查学务，民国后就职计部。晚年整理诗文杂稿，编成此书。全书六册，1924年校印。书中文稿六种，其中《裴氏和约私议赘言》、《南馆文钞》、《粤膜偶存》、《拟设国税局条议》四种皆作者手定。今从《南馆文钞》中选录三则材料，颇能反映陕西义和团发生的社会背景和活动的情况。

### 上端中丞书 庚子八月

公法辱国使与辱国等，虽甚野蛮，从无围困使馆、戮辱使臣者；交涉成案，无一弱国开衅数大强国者。谁生厉阶，而以朝廷为孤注耶。陕人愚昧，谣诼繁兴，东方近事，稿耗难知。惟闻聂功庭阵殉，津城不守，北望阙廷忧心耿耿。窃愿贡其千虑之愚，为河海细流之助。惟我公察之，今日之事曰外患、曰内寇。外患如火燎原不可响迹。英、法、德、俄之雄猜阴狠后祸方长，非下士所敢揣议。内寇者即义和团是也。度其初不过千百饥民，或积愤于往日教案之不得其平，借口外人剽掠糊口，岂真有爱国之心，固结缠绵，蹈百死而不辞耶。所谓法术，不过黄巾米盗之绪餘，倡乱惑众，岂真能杀敌致果耶。顾已聚至数万、数十万矣，当欧州精练之师，战必败，败必逃。不战而聚十数万之众，朝廷不能饷给必饥，饥必散。众聚而无统属，无节制纪律，久必争，争必窜。且窜且逃且散，而流寇之祸实滋蔓矣。急救之计，为国家保无事之土地，即为大清留不尽之人民。蒙陕人也，谨拟筹陕之策三：

一曰防寇。贼匪之来自晋豫者，潼关当其冲；由河南之卢氏、浙川来者，商州扼其要；其由平遥洪善一路济河者，必出延绥之间；而由蒲州东渡者，必在同州朝邑之野。今事急矣，当首扼潼关，飭关道督兵防守。凡外省入关者认真盘查。遇无职业及形迹可疑之人，或饥民，或三五成群持枪械禁物者，一概不许放关。敢为桀骜不法之徒，尤宜立予监禁。若大股来扑，则深沟高垒以待之。次则驻兵朝邑，以备蒲州东渡，于大庆关驻骑兵梭巡上下。次则驻兵商州，防卢氏、浙川兼顾潼关后路。俱稽查布置如潼关法。至由北山入秦则势较微缓，且贼利在劫掠，未必遂躏荒瘠之区。是宜缓筹防河之策，而扼延水关之南北。如是则外寇绝矣。天不吊灾加之饥馑，会匪游民客籍无赖，乘机思乱，流播谣言；甚者无理之揭帖张之通衢，僭捏之谕旨朝报荧惑听睹，其诵言拳民而神之义之者，实隐为乱媒也。乡愚无知，众口附和，衿纓如鲫，吠影吠声，恬不知耻，祸患之来，危在眉睫。而甘扬彼虐焰，鼓荡杀机，诚不知存心居何等也。拟请剴切示谕，申明拳民以敌王所忤为义，若舍敌而流入内地，或本去敌远而倡乱惑众，则为叛为匪为王法所不容。杀无赦大字刻印遍发各州县，遍张通衢。并以明大义识大体谕各州县官，不得庇纵隐护，有犯必惩。如是则虽有狡黠，一唱而百不和，知其术之穷矣。更于冲要地段分派防兵，以备不虞，此则靖内奸之急务也。

二曰办团。此事名甚美而实则难。人数不多不敷分布，广行招募经费不贲。从前回逆构乱陕省之以团餽事者，杀戮尤酷，至今秦人谈虎色变。驯良者不肯应募，其来者率皆市井狡滑，猝遇有事变为戎首，此办团无效之大略也。今得持两言以祛其惑，曰：“不为可战为可守，不为能剿为能防，不用招募而选丁壮，不给口粮而立保伍。”夫良民之不愿充团丁者，惜死也。然各有父母妻子之忧，室家田产之虑，不驱之战与剿，而使之防且守，内顾身家宜无不从。按户抽丁，更番训练，无事耕作，有事保守，古者民兵之法率不越此。近时诸巨公多有言之者，是宜于省城设立民团总局，妥定章程，颁示各府厅，各府厅设分局，令各州县各以所属禀承办理。凡各府、厅、州、县团长董事，俱由就近总局、分局付予札委，俾办法统归一律。且免不达事体

之官紳掣肘，而地方官亦須隨事糾察，以防困董奸弊。至開辦之法，條理繁密，須集眾酌議。茲特掣綱提領約舉大要有五：一、實行保甲之法。此歷朝成例，審戶口、安游民、禁奸宄，俱在此。二、酌量貧富之通。富出資，貧出力，資供操營之費，力則編為團丁。此就抽丁均貧富言。三、籌備救荒之策。老弱有養，壯盛者酌派工作修築之役。四、斟酌保聚之宜。四鄉之旧有堡寨者，令民各就所近積谷積薪。其旧無城池可守，令擇地宜及時修築。凡數家散處及勢不能守之村坊，勸令預遷積聚，無事仍散處，有事即聚而保守。堡寨之中猝遇變故，野無所掠，則堅壁清野之勢成矣。五、籌畫經費之需。旗幟器械、操練、興築、保甲、賑濟，需用浩繁，當各就地方情形籌之。五者施行，團練之大纲舉矣。誠擇通达事理廉謹勤力之人任之勿貳。或由一二處試辦業有成效，即用為各屬師法。他日局勢已成，或能如湘勇之出境討賊，則國家天下之幸矣。

三曰聯交。寇盜不生，而外洋兵禍未艾也。戰不可恃守，亦豈能抗及遠命中之炸彈快炮乎。竊謂宜聯合東南各省，預講保固肆應之策，務為消息靈通指臂相效。近鄉里傳聞江督湖帥與外人訂互相保衛之約，或系子虛烏有之訛言。要之亦為國家保守土地人民，應機之變方也。竊思陝省非通商口岸，素無交涉事件，即平日講求交涉公法之事，或人材不如南省之練習。擬請飛函咨商南洋大臣或東南督撫，延請習熟公法交涉兼通兵機之候補道府三二人，及通达各國語言文字之數人來陝，以備土壤細流之助。楚材晉用，亦似未嘗不可。奸民煽亂，動為戕教士、毀教堂之言，无非利其財產耳。然使偶生事端，則于外交又生一波折矣，于內政又予人以口實矣。現經諭令各州縣嚴加約束保護，民氣稍戢，然不敢謂必無事也。若概遣教士出境，則是權力不能及民，仍不免為人侮消。擬凡在陝教士概令來省，即于節署設館館之。其有愿回本國者，听暫令將教堂作為公產，令地方官出示曉諭此堂已經入官，此中並無教士，再與彼等約暫緩出外傳教，俟和戰定局后，即將該堂繳給。開誠布公以導之，寬厚篤敬以待之，其或者不戢我公法外乎。雖然苟如是行，難免無譏人之構陷，誹謗之沸騰，異論之賊怪。傳曰：禮義不愆何恤乎人言。以我公之明睿淵宏，故鯁生竊識，其不屑與較也。眷念神京，憫惜民命，惊心局勢之危，痛傷時會之迫，捶心泣血，沉忱百結。伏維鑒察。

## 和局私议

庚子十月五日在扬州运署与柯逊庵先生谈时事，因述此篇，时夜雨十二钟也。

今日存亡之机，在和局速成与不成，成则可偷旦夕之安，不成则我黄帝神明之胄，无噍类矣。近传联军已据紫荆关及固关，将分数道入秦，而各报载德领事谒刘峴庄制军，求兵轮溯江入鄂，断东南接济。刘不允。蒙窃谓允与不允，皆无足动德人之喜怒也。盖其权力所及，固不在允不允也。自长江各督抚与西人立有保卫之约，无识者曰：“为保护其商务起见”。有识者亦曰：“为保卫商务起见”。西人即从而咳之曰：“为商务起见”。呜呼，亦何中人士之易于愚也。长江之危险，直指顾问事耳。假使西人据长江而安其民，商货依然流通也，商务依然可保也，利诱威挟中国之文武官，而使自制其土匪，如直省目下事，商货依然流通也，商务依然可保也，而又何恃乎互相保卫之约。其所以有此约者，实出于相猜相忌之私情。与英德近约不许因中国内乱侵占土地同一隐谋，同一非厚爱中国之意，特中人不觉悟耳。倡言联军入陕，窃意其未必然。盖仍用其平日诟呵中国之故智：使朝廷而从其请也，必就此歇手；如不从其请也，要挟亦可减，赔款亦可轻，诸事必可通融办理。苟能歇手，即亦无不歇手。形格势禁，其情事则然也。且所谓商务者，英为巨，各国方艳之、忌之，思欲凌驾而裁抑之。剖土分地，各国商务俱有进步，今乃合力而独为英谋，度各国不如是之拙，故其保卫长江也，非为商务也。不为商务而守互相保卫之约，蒙是以料其未必入陕也。

难者曰：“近闻朝廷复有幸蜀之说，得非为避凶锋乎？安见必不至秦。”曰：此正西人恐吓之计，我畏而避之，堕其术中矣。夫悬军深入，旷日持久，所费不貲，而请回銮，请复辟，请诛顽固守旧大臣，皆为中国谋维新自强之根本，彼亦何独爱于中国耶？果爱中国而出于此，必各国各无异志而后可。然窃虑彼族猜忌之心，久将不复能忍，一国背叛，各国分驰。当是时方自谋之不暇，自攘窃割据之不暇，复孰暇殫力竭财，亟亟然薄人主于险也。夫回銮则西北可以无事；复辟则旭日当空，群阴豁散；除顽固党，则左右无掣肘之人，而新机可

转，新政可行，此皆有深意存焉。至随地通商，一旦中外有事，我国正可援比利时、瑞典成例，为万国公保，禁火器入口，则中国矿产之饶，何物不有，新政行而格致制造之术日精，安见彼所能者，我不驾而上之，凡此俱不足为中国病也。

难者又曰：“如子言，是非厚爱我中国而何为者？”曰：非也，各国明知争端一开，兵连祸结，势必由远东而牵及西方，而亚而欧而美，杀人盈野，势必至于海水尽赤。且非数十年不能猝结，孰存孰亡，事难逆料。五洲之内，无不糜烂之区，故先竭力为保全中国之计。中国安，亚洲安，亚洲安而五洲安矣。此虽西人阴谋，亦时势趋而至此也。

难者又曰：“然则子之说，又与和议速成何关？”曰：董福祥悍然武夫耳，无可深虑，然闻西人索之急，且见肇祸诸臣俱被罪，危疑羞怒，铤而走险，若仅蹂躏三辅，杀人掳财而已，捕而治之易；若复持‘扶清灭洋’之议，荧惑圣听，西窜入甘，勾结回族。甘回多险产，自同治戡定后，未尝一日忘陕，乘便入关，啸聚最易。回又素性凶悍，久而见各省勤王之师，空具名额，狡焉生心，与西安城回，表里挟应。甘省逆回，闻乱揭竿，则不遇联军而大局危；联军至必逞忿而一战，战败又西走，侮中国之弱，乘中原多事，狼突豕奔，跳梁陇上，而大局危。有此二危，而天下事从此无转机矣。夫所虑乎董与回者，非以回董为虑也。夫董与回祸水也，犹之机之簧火之种也。蒙所虑者，俄而已矣。俄逞乱收东三省，已非各国之心，但于各国边界无交涉处，各国无难隐忍，事定之后，挟以公议，尚可转圜。陕甘不靖，俄必借口弭乱，捣伊犁而通甘凉，且占青海入卫藏之地步，英人必出于争。于是各国相顾失色，各争先著，纷纷下手。盖至此而猜忌之实情见之实事。英、德、日合纵，俄、法连衡，美、意等国亦抵间布子，而谓天下尚可救乎。迫于不能歇手之处，即其欺人之术，无所复用，长江之约，亦无所复用，从此波兰、印度之后，又一覆辙矣。可胜痛哉！和议速成，即可偃旗息鼓，无事称干比戈。福祥自不能勾连回民为内乱。无内乱则俄无从借口以进兵。俄不进兵，则各国守约而可相安于无事。故曰：存亡之机，在和局速成与不成也。

### 上陶勤肃公书 节录

(上略)。两宫西狩，闻初八日已发太原，终南王气积久发光，据上游而控六合，中兴之业基此矣。惟生长斯土，未获随乡人耆老后，敬迓銮舆，亲睹六龙之盛，书生命蹇，叹恨殊深。而独有所私忧窃虑者，秦地连年干旱，麦禾不登，方七八月，已有鬻妻女、掘食草根树皮、咽槐叶既尽而他徙者，盖粮之不足供地方明矣。翠华临幸，事属仓皇，上下公私所需，姑不具论，独是宿卫之士不饱，百官廩汽之供不给，三辅之民无所得食，即恐根本动摇，难图治策。以岁转南漕四百万石计之，断非积旱贫瘠之区之所能办。况河东苦饥，雍绛泛舟，难期相继，则运道宜切筹矣。涛此行自秦岭沿丹江而下至龙驹寨，处处水源枯竭，至浅不能容舟，乃登陆由武关行二百五十余里，抵河南荆紫关。山石礧砢，径路崎岖，其难行数倍于蚕丛鸟道，骡负肩挑，异常艰窘。荆关以下，水涸舟胶，东南商贩货物，现多积压不运。自此至襄樊五百三十余里，狭小轻舟，动即搁浅。此路转运确不可恃。惟襄阳达汉一千二百余里，尚觉通利，较之往岁水大时，亦甚疲滞，此行凡历十五日。樊城舍舟而车，趋河南府，不过旬日，转运似尚便捷。汉口米升重二斤之漕，以十石二千斤为一车，计有车千辆，日可运万石。谓宜复洛仓旧制，东北麦粟杂粮，亦宜采办储洛，循唐运故道，绕越三门，溯黄入渭，达于咸阳，建仓于咸阳，仿京通之制，或亦权宜补救之一法。是否有当伏乞采纳。(下略)。

## 张之洞年谱(节录)

胡 钧 编

**编者按：**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义和团事起，张在湖广总督任内，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倡东南互保。年谱原题《张文襄公年谱》，记有浙、鄂、湘诸省义和团活动的情况。今据1939年北京天华印书馆排印本付印。胡钧，字千之，湖北沔阳人。辛亥以后任参政院参政、参议院参议。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 西历一九〇〇年 六十四岁

四月，义和拳匪起于北方。……剿当阳、利川匪。

五月……二十六日，严禁襄阳习拳勇者，出示各属，有造谣闹教者正法示惩。（卷4、页5）

六月……初十日，闻浙江有匪案，请江督刘速劝妥办。……衢州匪戕义国教士。十八日电致湘俞抚迅速严拿首要匪犯重惩，保护电线。嗣查明此案，毁英法教堂各一，毙教士三人。后议结赔英教堂一万六千两，法教堂三十餘万两，疏防之道府防营，奏参降革。

七月……二十七日，于汉口破获党人机关。二十八日，新隄富有票匪起事，蒲圻、临湘红教会匪皆蠢动，分派军队严防剿办。宜昌、沙市匪徒约同日起事，严防未果。长乐、长阳、巴东诸匪滋事，杀巴东教民数十，派兵往剿。

八月……十七日……，四川匪在巫山仇教生事，调兵扼守巴东。

九月……二十五日，请浙抚刘树棠速派兵办衢州匪案。公闻洋兵将赴浙剿匪放。但刘卒以此革职

十月……初四日，英水师提督西摩来。欲派舰入汉探水。公言水浅无益。

又问该军董军否？公力辩，并告以惩董难行之故，西摩意解。及言衡州案，谓英将派兵自办，告以必碍东南大局，遂允止兵。

十二月初七日，催结衡州教案。衡州案，英使请严惩肇事官绅，牵连甚众。衡州案竟未议结，因电催俞抚速办。十八日俞覆，现已结案。二十七年二月，全权大臣奏陈，各使所开惩处清单，巡抚俞廉三、衡州府知府裕庆、清泉县知县郑炳，均应革职，永不叙用。衡州道隆文，革职斩监候。公电奏，俞抚廉公明练，调和民教，保护周密，请准予处分，仍留原任。法使从中斡旋，英使亦认可。

光绪二十七年 辛丑西历一九〇一年 六十五岁

四月……初八日，电奏请速剿捕畿辅盗匪，飭谕蒙旗勿仇教生事。德领事来，述其公使语，若中国能保拳匪不再起，并保兵力足以平匪，则德兵可撤。且言蒙古四子部落有仇教之说。公答解，后择要奏陈。时长江亦有会匪蠢动，飭属严防。又楚豫交界处有顽童刁拳咒，亦查禁。

六月，……河南唐县民聚众抗官，派兵赴枣阳防守，  
光绪二十八年 壬寅 西历一九〇二年 六十六岁

二月，……河南匪徒闹教，派兵出境防护。

八月，……奏请明旨处分辰州教案保护不力之文武各官。是年夏，湖南辰州匪毁英国教堂，毙教士二人。湘抚遵旨奏参保护不力之知县陈禧年、都司陈民儒等，未奉明旨。英廷意欲重惩湘抚。公奏言非巡抚咎，请速处分营县，免起波澜。有旨照行。

## 辟邪录(选录)

王 锡 祺

**编者按：**王锡祺，字寿萱，江苏清河人。辑有《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又撰《辟邪录》，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南清河王氏小方壶斋印行。卷一为《历代邪教考》，主要节录历代通鉴辑览；卷二为《国朝邪教考》，节录《东华录》、《圣武记》诸书；卷三为《义和团邪教考》，其中辑录当时上谕、长江督抚之奏摺及告示、天津直报及上海各日报之通讯。尽管此书是反对义和团的，但保存了一些南方材料。今选湖南常德府义和团情况一则。

湖南常德府东边数村练拳会中人，因收成不丰，向官吏索钱，并勒富户助捐赈济，颇有不靖之势。县官出钱四百串，命其解散。适某村初亦允给钱，继忽反悔，将会中人四名拘送官署，官责四人三四千〔十〕板，致匪首动怒，欲开枪向官施放。幸有武弁在旁将该匪劈杀，获住二十七人，先后正法十一人。

## 夏曾佑致汪康年函

夏 曾 佑

**编者按：**夏曾佑，字穗卿，和汪康年是同乡，义和团运动时任安徽祁门县知县，写信给汪康年谈该县情况。本文选自《汪穰卿先生传记》。传记七卷，由汪康年之弟诒年编撰，1938年铅印出版。

### 夏穗卿致汪穰卿书

敝地按谓祁门六月间，西邻景德镇闹教隔百里，东邻屯溪又忽来难民千人，于是祁人亦有跃跃欲试之势。

先是，此间无教民。三年前，有人廖姓于县试场外获传递之人，送官办之。而诸官则以欲办此人，已先有关防不严之失，遂坐廖姓以诬告而重办之。廖自狱中逸出，逃至屯溪，不知所向，遇人劝以入教，遂入教焉。此为邑人归教之始。去年又有典当失火。照例典当自己失火照赔十成，被人延烧则赔半，而此当实自己失火，当赔十成，行贿于官，乃令赔半。而此当中所质物皆穷人之物，不能吃此大亏，乃聚众讼之，官则大怒，严办来讼之人。众无奈，又逃往入教。近日教民积至四百余人。此二役，教谕曹笙南实主张之，以故教民均与曹不合。

当西东邻之告警也，曹欲藉此以绝教之根株，将伪谗传播分送，并伪造北电，谓西军如何败绩云云。乃逼鄙人以严办教民。鄙人谢不能。曹乃上言于各上官，言鄙人之纵教；又恫患百姓以杀教为言。土人皆以为然，数日之间讹言四起，大书揭帖云“奉旨仇教”等。鄙人观其情势不可强为，乃阴遣教中人挈眷遁去，度其去远，乃声其罪而责之。于是民气始泄，教民始全，近日可无事矣。惟曹公尚在，则地方终不安也。

## 心太平室集(节录)

张 一 廖

**编者按：**张一廖，字仲仁，晚号江东阿斗，江苏吴县人。光绪十一年（1885年）举人，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录取经济特科。不久，入直隶总督袁世凯幕府。宣统三年前署天津府同知。辛亥革命以后，历官政事堂机要局局长、大总统府秘书长、教育总长。著有《古红梅阁笔记》，1932年上海人文编辑所出版。该书中有不少涉及近代历史的材料。

刚毅者庸妄人也，南下筹款，在江南搜刮二百余万，往广东又四百万。继见西后谋废立，危于外人，以为西人所长在乎枪炮，于是有不畏枪炮之义和拳以中西后之欲。是年二月十一日，以刚毅为军机大臣，召见时力赞李秉衡之才。因李为山东巡抚时，曾以大刀会烧教堂、杀教士，为义民故也。即命李至盛京查案，事毕，授为长江水师提督。李过武昌访制军张孝达，谓张曰：“太后命我南来除外人耳”。庚子夏，毓贤抵山西巡抚任，告司道曰：“义和拳确是义民，其魁首有二，一为李鉴帅，一则我毓贤也。”

是年五月，北方拳匪方炽，朝命李秉衡带兵来京。七月初二日，命帮办武卫军务。未几洋兵自天津入京，李驻杨村，所统三十营不战而溃，仰药自尽云。

毓贤始为山东巡抚，赏匪首朱红灯银两，匪旗大书“保清灭洋山东抚提部院毓”字样。毓出示改大刀会匪名目为义和团，连烧教民家不可胜计。教士稟报诸使，奉旨毓贤来京陛见，山东巡抚着袁世凯署理。毓入京极言义和团忠勇，刚毅、端王、庄王皆信之，遂有抚晋之命。八旗子弟望风希旨，举国若狂，自邸第至寺人靡不习拳。山西全

境遍悬红灯，任团民抢掠焚杀。毓贤于六月自请带兵勤王，直至联军入京始行，遇两宫于途次。

李鸿章与各国议和，德王令先议罪魁，然后议和。驻德、俄、英、美、法、日各使臣电参酿祸诸大臣，以李秉衡、毓贤、刚毅、赵舒翘、董福祥、端王、澜公为祸首。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盛宣怀等先后弹劾。于是毓贤伏法，刚毅道死，赵舒翘赐自尽，董、端、澜等流窜。方事之殷也，总理衙门行走许景澄、袁昶抗疏言，请将信崇邪术误国殃民之徐桐、刚毅、启秀、赵舒翘、裕禄、毓贤、董福祥治以重典。于七月初二日步军统领下之狱，初四日于菜市口殉节，临刑神色不变，天下冤之。时东南数省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盛宣怀与外人定保护南数省商教章程、保护上海章程，得以无事。奔走其间者为汤寿潜，文稿多出其手。南北枢纽，实惟山东。袁世凯抚东，境内拳匪剿逐无遗，迭电奏请保护使馆，皆留中。自洋兵入京，两宫西狩，京官南下者至德州，则拳匪绝迹，宾至如归。东南各省文报皆由山东转递。督抚请办祸首皆惟马首是瞻，自是风采闻于中外。

.....

拳匪起于山东，袁抚继毓贤之后。时袁之翼长为姜桂题，本淮军宿将，目不识丁，言于袁曰：“有神拳师不畏枪炮，盍试之”。袁乃听其所为。拳师云：“须搭高台，三日行法”。三日后，袁令陆军环而发枪，拳师尽殒，乃悟其诈。时直隶拳匪蜂起，惟山东境内捕有拳匪即正法，谓：“果是义民不应逗留山东”。故直、东交界之德州成一有匪无匪之界线。拳匪不能越山东而南，长江乃以定互保之局。

壬寅<sup>①</sup>之秋，安岳、金堂、资阳、资州、简州、忽有义和拳起，拆教堂，焚教民，与庚子京师事相类。八月十四日，匪竟入城，走马街已杀数人，臬司陈璠，成都府沈炳堃捕匪正法，沿街出巡，人心始定。川督奎俊电军机处，拳匪入城，戒严云云。朝命晋抚岑春煊带兵署督，川局遂安。

① 壬寅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时作者在成都。资州，今资中县，简州，今简阳县，均民国二年(1913年)改。

## 潜庐随笔(选录)

甘 鹏 云

**编者按：**甘鹏云，湖北人，晚号息园老人。本书是作者的读书札记，共十三卷，1933年夏甘氏崇雅堂开雕，黄冈陶舫溪承刻。十一卷中有《沙头答问》，记载1900年初夏作者客居沙头，与一些文人对义和团的议论，反映义和团对南方地区的影响。但本文有为东南互保辩护之说。

### 沙头答问

问曰：夷祸烈矣，忧国之士拊膺长叹，徒唤奈何而已。闻北方义民起，仇洋教、烧教堂，戕教民，号称义和团。外人所惮者我国民气耳，我国屡为外人所弱，不如以民气胜之，如何？

答曰：北方所谓义和团者，乃莠民非义民也。原本离卦教，乃八卦教之一，入其教者皆习符咒，学拳术，故又称神拳会。一名红拳会，或称红灯照，取离为火之义也。其誓神之处曰：“义和堂”，于是有义和团之称。称为义和拳者，亦以此党羽众多，蔓延甚广，符咒惑人，传教煽乱。山东、河南、直隶、山西，陕西一带尤盛。嘉庆十三年久经谕禁，其为邪教无疑也。若误认为义民而信之必误国事；愤夷祸之横欲以民气胜之，未尝非正论。必人心固结，朝野上下，举国一致，人人爱国，人人耻为亡国奴，发愤图强，有进无退，然后可以杜彼族之覬觐，伐强敌之狡谋。外人所畏之民气盖如此。若但以邪教暴乱行为为民气，则误矣，误矣！仇洋教、烧教堂、戕教民，适足开衅召侮，贻祸国家而已，非民气也。（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初二日。

问曰：我国外交屡失败，以无人民作后盾也。今有义和团作政府后盾，未始非国家之利，乃谓贻国家以祸，何欤？

答曰：以人民为政府后盾，此说诚然。然以义和团作后盾则大误。今地球各国莫不有宪法，有宪法则有国会，国会即政府之后盾也。外交条约例由政府提出国会，非经国会议决，政府不能批准，上下相维，以故外交失败者少。人民作政府后盾盖如此。我国无宪法，遂无国会，无人民代表，外交条约盖由政府订定，人民不得与闻，非立宪开国会行代议制不可。若以义和团作后盾，则根本错误，后祸不可胜言。麇聚无数乌合之众，舞刀持戟，横行都市，毁铁路，抗官兵，恣肆猖狂，目无法纪，此大乱之道也。恐将为政府蛊毒，焉能作政府后盾。五月初四日

问曰：闻义和团有神术，能避枪炮，则缓急可倚也。张“扶清灭洋”之帜，则忠义可嘉也！乃以为不足恃，何欤？

答曰：此谰言不可信。谓血肉之躯能避炮火，则理所必无。古有号称神兵者矣，有以神兵杀敌，致果而操必胜之权者乎。翻尽一部十七史，殆无其事。乱民妖术，无械无纪，岂能抵御洋兵？所张“扶清灭洋”旗帜，乃会匪故智。前年川楚闹教，匪徒皆是此旗，万不可信。毁铁路、断电线，阻文报交通，岂扶清者所为？不过借以欺蔽大府耳目，阴售其煽众构乱之私耳。政府如不痛剿，而误信为义民，则为祸不远矣！五月初六日。

问曰：闻当国者主张义和团甚力，中朝诸老无异词，近且通行各省，布告人民尊论，独不谓然，岂政府所见非欤？愿闻其详。

答曰：我所虑者在此也。妖匪肇乱，洋兵乘机，大局危迫。所希望者政府痛剿耳。政府不加痛剿，复主持之，则召祸尤速。彼辈势力随大府向背为消长。观毓贤任东抚，齐鲁遍地皆拳民；袁世凯任东抚，拳民不敢入山东境；可见也。初但疆臣阴主之耳，犹猖狂若此。至当国者显然主之，则胆弥壮，心弥雄，人弥众，而横暴将弥甚。既以“扶清灭洋”为标，则开边衅，召外侮，彼皆有所不恤。而仇外举动，难保必无，既有仇外举动，恐不徒烧教堂而已，东交民巷使馆洋房可危也。不徒戕教民而已，使馆人物可危也。假使焚烧使馆，戕害外人，各国兵轮必陆续麇集大沽口，而京津一带不能高枕而卧矣。筹虑及此，不寒而慄，试问到此境界扶清乎，灭洋乎，徒贻君国以祸而

已。五月初九日。

问曰：枢府政地出一令、行一事，动关天下安危。义和团不可恃，枢府岂不知之。何以极力主张推为义民，布告天下，几若缓急可倚也者。此何故？与庙谟深远，诚非浅见所能窥测，症结安在，愿闻其详。

答曰：此戊戌政变之反响耳。戊戌八月以前，一维新之局也；戊戌八月以后，一守旧之局也。维新之极不恤，举祖宗法度，一切纷更之。新进持权，忽弃老成，老成侧目，于是新旧两党界画鸿沟，如冰炭之不可复合矣。忌太后持重，颇碍新法进行，谋胁太后以兵事，未成而谋泄。太后垂帘训政，六君子授首，康、梁远遁，而维新之局终，守旧之局自此始矣。人则守旧之人也，思想则守旧之思想也，政策则守旧之政策也。守旧之极遂至恃邪匪以卫中国，仗妖术以敌列强。试问邪匪可以卫中国乎？妖术可以敌列强乎？谋国者苟有一线之明，何至糊涂如此，群昏当轴，不达时变，但知固执一己顽固之见，至后来结局如何则不问也。我所虑者后来之结局耳。此时虽不知结局如何，然闻各国征兵调舰情形紧急。疆臣力请主剿，未蒙采纳。预测将来，大局糜烂，何堪设想，实不免杞人之忧也。五月十二日。

问曰：祸国云云，特逆亿之词耳，未必遂。至于此事，未至而悬揣焉，无乃过虑也欤？

答曰：此虽逆亿之词，但就中外事势推测，恐结局不到此地步不止。拳匪无故乱杀，中国不剿，能保外兵不来代剿乎。统而言之曰：灭洋，则外兵之来，岂止一国乎。外兵既来，中国兵力甚弱，能与列强开衅乎。外兵深入，横行各省，能保大局不溃烂乎。此乃事势之所必至。稍有知识皆能言之，非我故作惊人之语也。果使不如我所料，边衅不开，钟虞无恙，固国家之福，生民之幸也，我之愿也。我宁蒙失言之讥，不愿受知言之名也。五月十三日。

问曰：闻大沽炮台已为外人占领，西舰云集，西兵有入京城者。北方乱矣。推测之言已略验矣，南方能保安全否？

答曰：此则未能预料。洋兵既来，横行各省，自属意中之事。且长江一带人心浮动，素多伏莽。无知愚民好信谣言，设有闹教之事发

生，洋舰必入据长江，自为保护。若然，则南方亦必乱。所可恃者，东南疆臣如张南皮、刘峴庄诸公老成谋国，定有石画。果措置得宜，南方战事或可幸免。闻刘、张二公迭有电奏力请主剿，朝廷不省，遂召祸乱。设政府采纳，亦可销患未萌，其如群昏在朝何也。由此观之，则刘、张二公或有妥善办法能保东南安全，亦未可知。五月二十四日。

问曰：拳民祸国之说，此间官绅初不谓然，今乃服君先见，非过虑者。东南大局谓刘、张二公可保安全，众所愿闻，不知保持之法如何著手？谅有所窥见，请言其略。

答曰：刘、张二公保障东南，诚未悉其办法如何，但以愚见推测，亦无他妙巧，不过惩中央庇匪之失，联合东南各省，先清内匪而已。清内匪之法亦无他巧妙，不过严禁造谣，查缉匪徒，凡有教堂洋人处所，多派兵役认真保护而已。如果防范周密，内匪不滋事生端，洋人生命财产无意外之虞。西人军舰自不至有闯入长江之举，则东南之安全可保矣。以予浅陋所推测者，止此大略而已。至二公神秘之策画，则非浅识所能窥也。五月二十八日

## 佚名文稿(选录)

### 佚 名

**编者按：**这一稿本藏于近代史研究所，原稿无题，写在毛边纸上，每半叶约七行，每行约十一字。作者姓名无从考查。除首篇录“罪己之诏”外，共有杂记十三篇。除选录的几篇外，还有《迁都说》、《论天下大势》、《团练说》等。尽管作者肆意诬蔑义和团，竭力美化帝国主义，但记载义和团运动时上海社会情况以及江南地区的反抗活动，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安 民 策

自北地拳匪作乱以来，沪上之不安极矣！不特居民纷纷扰扰，迁徙将空；即衙署之中，亦有将眷口移居他处者。有心人谆谆苦口，告以此间为中国安乐土，决不致惨被兵灾。而彼既误信先入之言，终不克幡然觉悟，是何故哉？夫亦谣言阶之厉耳。

谣言分数种，前者帝崩、后逃、端篡之电，及近日许、袁腰斩，东抚被刺，东南各省一大臣二督臣拿问之信，是为康党所造谣言。缘以上数人大半为康党所恶者也。钟楼置大炮，各桥装铁栏，拳匪已混入市廛，上海。但有六月十四而无十五诸说，是为匪棍所造谣言。以其立说，皆无情无理，不过欲哄人迁徙，以冀乘机劫掠资财也。至于西人欲占江南制造局，请借吴淞炮台，大宪传檄将长江封禁云云，则为烟馆茶寮之内无所事事者信口胡诌。盖其说皆似是而非。彼其人曾阅各处报章，遂以讹传讹，幻出空中楼阁也。独西人调兵来沪一事，始虽任情捏造，兹竟信而有徵。然当其捏造之初，岂真有所依据，不过好事者无中生有，推波助澜。至近日英议员谓：无论如何上海一隅定当竭力保守，必使宴安无事，决不妄动干戈。水师提督西摩氏爰商

之南洋大臣刘峴庄制军，定计征兵守卫。

原西摩氏之所以为此者，意谓本国既重视上海，则身任统兵之责，自不敢稍有疏虞。其调驻印度兵也，用以保护西人，亦即用以保护华人，务使租界中匕鬯无惊，方为不负委任。然亦知西人固安然无事矣，华人之多所疑者，反因之而中心惴惴，争先迁地为良乎。且夫华人之苦被兵烽，亦已不数次矣。甲申中法之役，痛定思痛，尚未忘怀。而甲午年败于日人，山左辽东又复干戈遍地。然当是时上海既定为局外公共之地，中西士庶类皆处之晏然。初不料此次义和拳变起京津，相隔数千里之遥，而遑骇反甚于往昔。譬诸飞鸟，见弓而惊。虽西人三令五申声明断不有碍上海，而一闻北省炮台被占，郡邑沦亡，各国师船麇集浦内；即群焉避地，争先尽室以行。加之羽檄飞驰，印兵压境，有不徬徨中夜寝馈不安者乎。顾或谓迁避者皆属华人，与西人无干，故西人胥不以为意。殊不知上海虽系各国租界，市面则全恃华人善为维持。苟华人而竟不安其居，西人将何恃而经营商业。今为西人计，当及朝明白晓谕，凡华人之愿居界内者，应由工部局会同领事及统兵西员按户给发护照，声明西兵决不在此开仗，土匪决不阑入租界中。凡有来此受廕者，一家人口若干，皆在保护之列。如敢侵凌骚扰，许告知工部局，立即设法安全。当领照时，须持工部局四季捐票前往，俾填明门牌号数、家居何处，以免朦混隐馘诸弊端。照则或户给一张，或人给一纸，必详必尽，纤悉无遗。如是行之，庶几人心可望渐安，而市面不致日坏，诚保全上海之要图也。

或曰：华人之一闻调兵而即惊骇者，非惧西人之用兵也，实惧印度兵之多所扰害耳。历来所用印度捕，往往持有护身符在肆意为非，无故殴人，恣行非礼；其有犯事被斥者，更漫无约束，奸淫刁诈，时有所闻。是以一闻兵自印度调来，即忧惧交并，岌岌焉若有不可终日之势。岂知兵虽调诸印度，统带则仍属英员，泰西军律之严并世无两，况此次意在保护，与两国交战时不同，万不致纵令四出为非，使閭閻不得安处。兼之西摩氏之意重在扼守沪西一带平原，传闻此军到沪时，须在静安寺迤西择地安营驻扎，纵有放假之日，应不准阑入租界中。我辈居民，更何患其有所滋扰耳。因抒鄙见，箸为《安民策》列

之报端，当事者幸垂听焉。

### 本埠居人迁移家室有关大局论

义和拳匪之揭竿起事也，在北方京津一带耳，与南方固无涉也。各国因中朝不肯一意主剿，纷纷调兵入京，以致占据，遂开战衅，亦在北方京津一带耳，与南方无涉也。顾自衅端既启，惊耗必多，或言西兵为华兵所败，或言华兵所攻。传信传疑，虚实参半。要之南北相去路隔数千里之遥，北方即甚乱离，而南方则无须忧惧。乃不意沪上一隅之地，居民铺户咸甚惊惶。日来之收拾室家，提携眷属，或遄回故里，或迁徙乐郊者，几于无日不闻，无日不见。小轮船拖船载客，应接不暇。房屋十空二三，无人接赁。亦可见人心之惶惶，不知进退矣。然仆以为沪上则断无所患也。无论拳匪远在京津，断不能飞越而来扰乱本埠。况中西官已互商防备，颇极周详，自可安堵无虞，何事流离转徙。

难者谓拳匪即不遽至，而长江上下伏莽重重，会匪、盐枭所在皆有，保无因北省拳匪滋事蠢动为非？则应之曰：会匪、盐枭，固难保其不乘时窃发，而本埠则可断其万无扰及之虞。盖中西官已互相商妥，如有土匪作乱，租界外归道宪剿办，租界内归各国领事官救平。自此职有分司，彼匪人何敢妄动。

难者又谓：皇太后惑于奸人之说，竟欲扫尽西人，倘诏令南省疆臣不许西人在上海安居乐业，则吾辈寓居租界，安见不遭兵燹之扰？则应之曰：无论中国兵弱饷穷，万不能大张挞伐。即如荼如火，黑虎师雄，挽粟飞刍，餉糈山积，而英、法、俄、德、美、奥、意、日本各国，合纵以图我，以一服八，其能济乎。大沽之战，亦以各纵兵入京，震惊宗庙，故不得不出于战，以阻其来耳。此中自有不得已之处，非果与各国相见以兵戎也。若本埠居民挟其资财，掣其家室，徙至穷乡僻壤，以为安土乐郊，则窃贼盗匪必生覬觎，或反因此而遭劫掠，是无异避吉而趋凶也。不亦慎乎。抑吾更有虑者，匪徒伏处山泽间，本属不敢猝发，而沪上居民乃仓皇失措，奔避不遑。匪徒知之，必疑为沪上已有兵氛，转欲乘机妄动。是则以诸人妄思避乱，而

令可以安处之沪，反因之而召乱矣。其为祸也不更大哉。呜呼！由前之说，本埠诸移家者独受之祸，乃诸移家者自取之咎，不足惜也。由后之说，本埠诸安居者共受之祸，非诸安居者之咎，乃诸移家者之咎也。大可恶也。

然则欲沪上旅人安居无恐，迁徙无闻，其将何法以处之？曰：一、在中西官劝谕各富商毋得怀疑，照前安处，倘无端浮动，尽室偕行，途中或遇盗徒致为所劫，是自贻伊戚，地方官不为缉拿。一、在各西人宜处以镇静，万勿稍涉张皇，京津纵有桑梓之人，货财之类然于此时只能置之不问，虽惶急亦不能挽回。华人见西人之安处无虞，当亦镇静为心，而不复纷纷迁避。一、在中西官出示禁止，不得妄造谣言，如有谓拳匪如何神异，及沪上已有党羽者，一经闻知，即当拿究。如此则沪上安。沪上安，则天下大局亦不致于摇动。否则沪上无所警，而惊惶悚惧，四散奔逃，是异汉世讹长安水至。而土匪草窃；或转因人心之浮动，啸聚为非，是则大有可虑也。吾愿受廬为氓者，尚其三复斯言焉。

### 论沪上门禁

有客语执笔人曰：自义和拳匪窜扰京津一带，狼突豕奔，凶焰日张，沪上人心惶惶。一闻鹤唳风声，即有八公山草木皆兵之慨。苏松太兵备道余晋珊观察绸缪未雨，深恐土匪乘间窃发，扰害地方，除檄委各员督率勇丁，分投巡缉外，复严饰各城弁勇，每夜以九点钟为度一律下钥，非紧要公事执有对牌者，概不准轻启。犹恐各城弁勇不免有阳奉阴违情事，派员四出查察，防范亦可谓严矣。凡典守城门者，弁有俸，勇有粮。当此时势艰难，宜如何黽勉从公，稍体上宪安良除暴之心，一洗从前舞弊营私之智。乃吾观近日各城弁勇，则有大谬不然者。平时每晚闭门后，凡官幕及素有节规之绅富叩关出入，旁人皆可相从于后，略不阻拦，此外则赂以小银钱一枚，纳之亦惟恐不遑，其随行者之多寡不问也。迨一遇有事之秋，官长查禁愈严，则若辈需索愈甚。当甲午中东构衅之际，凡深夜出入者，每人须献小银钱一枚，甚或增至二三枚，否则屏诸门外。故当时有不问东洋人，只要东

洋照会之谣。怨恨之气，积于人心，其不激而生变者几希。殷鉴不远，沪人士皆能道之。今观察以拳匪日炽，思患预防，特于门禁谆谆加意，而若辈以此为借口，意敢故智复萌。尝谓行人曰：朝廷不差饿兵，尔等何得吝此区区之费耶。一若此项陋规，竟为其所应得也者。刻下虽经观察随时委员稽察，而委员终不能竟夜驻守，且以委员驻守较久，羁延时刻，无从取盈，故于其去后欲壑益恣，是岂观察所及料哉。

说者谓此时沪上幸无土匪作乱耳，使果有匪党欲于月黑宵深之际混迹入城，此等弁兵利令智昏，安在不可以计诱，是所谓防之查之者，依然有名无实，北门管钥不几同于虚设乎。不独此也。人惟不平则鸣，郁积久则发之必暴。原义和拳匪发难之始，非必深怒积怨于教士也，只以平民偶与教民齟齬，咸疑教士有偏袒之处，忿无可泄，仇之愈深，遂至一发而不可收拾。此次观察下令各城慎其启闭，果使抱关之吏奉公守法，不稍徇私，彼小民亦自能唯唯遵从，不敢稍生怨望。今竟见利忘害若此，我恐日复一日，倘一经匪人勾煽其间，沪上之忧不在拳匪，而在萧墙之内也。况闻近日当得贿开阖时，旁人或不肯解囊，守者即任意以鞭箠相向，尤足激人忿怒，而启其器竞之心。予文弱人也，目击情形，只敢怨而不敢言，无计与之争辩。吾子职司记载，其亦有所闻乎。执笔人曰：噫嘻！有如此哉。仆侨居租界之中，秉烛夜行，幸免此累。故虽人言籍籍，亦何暇为此越俎之谋。诚如子所言，是观察保卫商民之善政仁心，竟取于若辈之手，更曷贵多此一举哉。虽然，密访查明，岂无良策。小怨大戒，具有权衡。诚使在上者矢以精心，持以实力，使鬼蜮伎俩无可复施。则有力者不敢恃阿堵而生冀幸之心，无力者亦不至以囊涩而抱向隅之憾，彼图谋不轨者，更何从乘隙生心，弭患无形。道在是乎，子其拭目俟之可也。客乃唯唯称是而退。

### 维持市面以保大局说

沪上为商务荟萃之区，北达蓟辽，南通瓯闽；西则溯江而上，由楚入局，帆影轮声往来如织。又有电报以通其消息，凡货物之多寡，

价值之低昂，行销之畅滞，瞬息千里，到处可通。其银钱之转输，则有汇丰、麦加利等各银行，及南北市著名各银肆，类皆资本充盈，诚信素著。殷实之商人，驰一纸书，可以千金立兑。以是市面得以流通，商业因之日盛，多钱善贾之流，恃此枢机而借以操奇计赢者，盖已数十年于兹矣。自北省拳匪滋事，畿辅一带风鹤惊心，于是天津及牛庄等处商家首先电致沪上，囑令停办货物。一时各货壅积，遇而不通，未免略有亏损。然犹以迤北一隅，偶有惊耗，而与申江固无干涉也。既而匪势蔓延，邮政既不能通，电线又遭毁坏，自是谣言蜂起，弓蛇市虎，益致惊疑。迨至大沽炮台为外人占据，惊耗传来，胆小如鼷者，益摇摇焉心如悬旌，而无所措其手足，有谓拳匪将裹胁南下者；有谓土匪将乘间起事者；并有谓洋人将与中国为难者。纷纷烦扰，可鄙可嗤。

夫拳匪以乌合之众横行北方，由于当事诸公误于抚之一字，故釜底游魂，得以苟延残喘耳。若率众南行，则南方防卫极严，岂非自趋绝地。至江浙两省，盐枭哥匪固到处充斥，为害闾阎，然不过在偏僻乡村蠢蠢思动。若沪上则中西兵士如火如荼，区区土匪岂敢越雷池一步。至于中西交谊，虽自大沽启衅，已化玉帛为干戈，然租界为万国公共之区，性命资财无不彼此竭力保护。故仆之愚见，虽现在寇氛未涤，而滨海一隅地，总可如磐石之安。

所难者人心不靖，商务一坏，而市面因之动摇，盖上海各业往来，其枢要皆在银行钱肆，虽极殷实之铺户，皆赖此以为转输，从未有百万一黄标，千万一紫标，将现银深藏在内者。今银行既慎于收放，而居人士之存款于钱肆者亦动多疑虑，相率提回，市上来源既枯，则各业之挹彼注兹即难灵动。故自月杪月初不过三数日间，洋厘长至八钱，银拆加至一两以外。非特外强中干之各店，行将无支持。即资本素号丰盈，而一时运转不灵，亦难免有右绌左支之势。故当此之时，内乱不必果兴，外患不必果逼。即此市面一坏，而大局即甚可虑。愚尝谓：当事者不欲顾全大局则已，如欲顾全大局，非设法维持市面不可。维持之道奈何？曰：解铃系铃，不过一转移之间耳。原夫市面之衰，先由各银行各钱肆将现银收回。绅宦之拥厚资者亦闻风兴

起，相率藏之篋中，不复为经营子母之计。市上既少如许现银，人心安得不惊疑，商业安得不疲累。今欲为急则治标之法，惟有敦劝各银行、各钱肆以及在沪之富商大贾，速将现银仍行流转，不得再有阻遏；有公款中可以勾拨生息者亦即拨付殷实各钱户具领，以广流通。苟如此行之，不特可以保商务，亦且可以定人心，岂非一举两得之事哉。

或曰：方今祸乱正殷，沪上一隅究竟能否安宁？殊难逆料。万一事起仓卒，则散之四处者岂能收之于一时。不知此至又至愚极谬之见。倘知沪壤为各国菁华所聚，必能尽力保卫，百无一虞。则先事张皇，殊属不必。若竟事机中变，祸至非常，则必至遍地荆榛，到处俱难容足，岂累累者藏之内府即能安然无恙乎。语有云：旁观者清。仆偶有所见，衍为此说，借献刍蕘。世有明于事理者，或不以斯言为河汉也。

# 拳 教

周 运 鏞

**编者按：**《近五十年见闻录》共八卷，集四家笔记而成，1917年4月上海进步书局初版，1928年7月八版。卷三至卷六为连城周运鏞撰，《拳教》一条即在其中。

## 拳 教

光绪庚子，义和拳起事于天津，盖白莲、八卦教之支派也。庚子之后，乙巳、丙午年间，餘烬复燃于江西之上犹县。其徒能封刀止炮，撒豆为兵，剪纸作马，女子夜执扇腾空际，至极高处，化为流星，即所谓红灯照也。赣郡福音堂中洋人见之，目为邪教，令地方官擒治。拳党大怒，焚洋教堂，杀教士。官初移营往捕，辄败。至次年各处大兵皆集，拳党不敌，始逃窜，合村被屠无孑遗。今拳教又盛于吾闽，见者归述其事。据云：入其教者，至降神时，教师诵咒作法，既用青布一匹，各援之绕室行一周，皆仆地睡去，俄而神附人身，起立，教众人拳勇枪棒诸技，五尺之童，能举百觔军器。其神有真武祖师、刘玄德、蜀三杰、赵子龙、马孟起及李元霸、孙悟空等，而诸葛孔明司其号令，咸奉之以为进止。入教人须吃素，乃能入鬼门关，游行地府。其吃荤者，至冥间擒，被恶鬼枷责，必待祖师亲诣冥王讲情，令其人设誓改行吃素，乃释放之。遇教堂有事，教徒一闻角声，神魂即不自由，虽身在田间或市上，各释手歇业，急奔而回，父兄牵留不得。从教愈久，则应变愈灵，往往不待作法诵咒，香才薰而神已降。然确有法算，任人刃之不伤，火之不热，枪之不燃，此实大众所目击者。嗟乎！庚子洋人之祸，衅开拳党，兆民涂炭，万姓疮痍，距今已十余年矣，何天心之未厌乱也？噫！

## 友琴山房文章内集(选录)

龙 学 泰

**编者按：**龙学泰撰《友琴山房文章内集》八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石印出版。庚子年，作者以内阁候补中书居家，适江西吉安府义和团起，出而佐助邑令谋筹保护教堂、对抗义和团。今选一篇，系作者亲身见闻。

### 记庚子在籍保护本邑各教堂事

庚子之夏，拳匪猖狂，当事者不深筹其利害，辄信之，以为可恃，致酿滔天之大祸。事后追溯诚可痛也。我邑当吴楚之衡，人心素为浮动。六月之中，上游则闻湖南衡州教堂已毁矣。下游则闻本府属吉安各县教堂亦毁矣。时余奉讳在家，适以邑令陈君集议公事，相约是月廿五日进城。余至郭未久，人即报知曰：郭中四门皆粘有无名揭帖，其文云：“约于七月初一日，焚毁天主、福音二堂及教民之家。至于街市，秋毫无犯。凡我会内之人，无分晴雨，齐于是日行事。”下具“龙虎会告白”字样。余闻之骇然。乃与书院绅董密商。或曰：“此谣言耳。”余曰：“不然，乡民耳目最易摇动，彼见邻境本府各属之教堂均已毁也，故会匪亦乘机鼓煽。今且命院丁上往里田洋埠诸要区探看，如皆有此揭帖，则城乡各有约会，乃系必见实行之事，非谣言也。”及探者归报，果皆有此帖。乃与二三绅董筹所以对付之策。因县令验案未归也，即先持片请锺都司来书院密商要事。都司至，则曰：“今且奈何？”余曰：“除保护外无他法。”或曰：“今南北洋信息不通，而日者所传电文，似今朝廷宗旨已废向者保护之约，君将何说以开文武官吏乎？”余曰：“不然。今未奉明文弃约，则教堂仍应照旧保护。必文武会衔出示晓谕，即以此立言。如有藉端滋事者，必严拿为首之

人，照土匪例重办。”都司亦颇晓事，唯唯应诺。

余又商之萧陈二孝廉萧君名廷彬、陈君名可传。曰：“君等故书院首事，俟今夜县令之归，一面先见，可达鄙意如此。”余方在制中，又向未谋面，故不便造次去见。二孝廉照办。陈大令亦曰：“此谣言耳。且今朝旨如此，民心又如此，其能遂行其意耶？”二孝廉归以告余。余曰：“彼尚在梦中，不知来日大难者也。君等即往再见，彼不听则为恐吓之辞以祸福动之。”意谓父台如照此办，脱有不测，我辈绅士之责也，于公无与。否则，设异日有赔款办人之大案，亦惟累公独任之，于地方绅士无涉。县令大惧，乃允照办。属余拟稿出示，遍贴通衢。

次日，余见县令后，又告都司曰：“告示者，公事耳，犹为虚文，必官绅以实力将之。君可日夜自行巡逻街市，严设守备，调壮兵防城，陈列军装，如戒严然，出其大炮，架于各门城楼上，更番值宿，为先声夺人之计，昼则大队操演，默布号令，以张声威。乡民乌合之众，易聚易散，若我不为之备，则揭竿一啸，附而应之者如蚁。今见我之有防也，则首难者必伏匿不敢出；而彼胁从者气势自涣散，可消弭于无形矣。此谓之实力。至于各教堂或尚有外人在此，君可明日自去一查，有留者，则导以祸福，具舟车急送之出境。堂中有一文以上之什物，详为默验，开单呈交县署，以免后日之鞫鞫。且乡民见堂中无人无物也，亦无所利而发此难”云云。部署已定。及廿八日，饭于锤都司署。都司曰：“昨至各堂查看，仅美以美会美国教堂之名有一洋妇，已觅一快舟，派兵委送赴省。什物不过粗存用器，已默交县署，开单存案。余乃曰：“永新自是晏然矣。”

维时风声鹤唳，迁居远避者踵相接，而余尚在城监守。遇七月初一初二日，幸保无事。初三日始归家。然未尝与人言及，恐乡民之疑我袒教也。

越数月，各邻境皆闹教案办人，自官吏以至绅民，多或数十人，少亦数人，赔款自数十万以至数万，最少亦七八千金。且须另款重建。而吾邑独无恙。至是，乃稍有知余之用意者，而余亦不敢自以为功也。

近年见各省官绅有保教奏请奖叙者，余益夷然。

呜呼！此不过蕞尔一县耳，而一指挥间祸福所系已如此其巨，推

之于一府一省，远而推之于天下，祸福之影响又当何如？宜我四百兆之膏血迄今尽脔削于赔款中而未有已也。谁生厉阶，至今为梗。中国今日之贫弱，岂中国之本贫弱欤？呜呼！前事已矣。天下事有当其境而视为无关切已，漠不介意，而孰知害之所凑，即己之身家妻子亦不能免焉，而况艰大非常之祸之造端于己者哉！然而愚者方以为适然之数，而彼深虑远算之士，在当日未必为人所谅。即如此举，事前但曰保教而已，事后乃知为保民。盖命意在此，而收效在彼，受谤于前，而蒙惠于后者，未易一二数。而任事者则皆非所计也，夫亦谓尽吾心焉尔。敬记之，以裨居乡邑而有世道之责者。吁，其可忽欤！

## 汪海成都笔记(选录)

汪 海 如

**编者按：**作者汪海如，自号汪洋海中如粟，四川华阳人。本书杂记清末民初社会情况。今选录其《红灯教进城三则》，为1902年作者赴省试时的亲身见闻。

### 红灯教进城三则

壬寅乡试第三场，余方在家检束考篮，忽闻门外呼曰：红灯教入城矣。奔避声、号咷、关门闭户声，一时并起。急拔关出瞰，适见野民廿餘，蓬首赤脚如犷狂。中一人拥三角小赤帜，目若张若闾，口喃喃不知作何语。左右数人，持执长戈短刃。二人前导，挥长柄刀逐市人曰：“依不杀若，依寻官兵斗也”。城中都守不意贼骤至，胥仓皇失措，左哨李某上马三次皆堕。时满督奎闻变欲遁，赖护卫人夥，争荷枪械，环列东西辕。贼至走马街，距督院咫尺，忽遇陈藩司鹵簿，乃相顾曰：“陈大人清官也，当避去。”即反走。陈纵队尾击之，殪二人，贼不支乃从南门遁。城中兵稍稍集合，贼奔入月城卖浆家，围攻之，无漏网者。

贼既歼，奎督怒未已，切责部下各杀餘贼自效。于是陈兵四出，逮系入城者曰数人数十人不等，均立斩，真伪不暇论。尤可怪者，陈藩五公子，年少喜功，日以花巾裹首，着短袖衣，怒马出城，指言杀贼。一日狂奔归，连呼贼至，举巨炮置门，闾城奔骇，行道一空。久讫无耗。越日都司王某于北郭捕四人至，指为贼目，临刑呼冤不置，犹背荷斨絮，腰插镰刀，盖农民也。东关外莲花池为历来决囚地，一夜连决十九人。天阴如墨，刽子手拭刃将归，忽闻路侧呼曰：“还有我。火

烛之，乃漏未盈数者，即砍之，迎刃而仆。浩劫茫茫，人命如草，迄今言之，犹为心悸。

岑公询蜀父老疾苦书至，妖氛顿减。廖观音未逮时，谣啄纷纷，有谓其能避枪弹者，有谓其能履行水面者，有谓其能跌坐树杪若落伽肉身降世者。及被拘，墙堵往观，乃十四、五好女子也，布衣整洁，双髻如钩，容色娟秀，楚楚可怜。解院勘讯，初不知惧，吓以死刑，始婉转哀啼，乞没为婢，公为恻然。卒以案情重大，且风潮尚恶，姑从未减论绞。毕命之晨，公策马往验其尸，低徊久之。某署幕宾少年蕴藉，闻女论决，眦泪涔涔，遂病痴。可谓怜香心切。

## 怡云馆文牍略存(选录)

罗 绂

**编者按：**罗绂，字云坞，四川华阳人。咸丰十一年辛酉科拔贡，曾任湖北江夏县知县，荆门知州等职。1890年丁忧在籍，办理四川团练保甲。《怡云馆文牍略存》是其文集。今选录其中有关义和团活动部分。

### 上川督奎乐峰<sup>①</sup>大帅书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窃举直错枉，乃朝廷之大权；而除暴安良，实闾阎所深望。自中外开衅以来，屡奉上谕，以安地方和民教为要务。然未有民教不和而地方能安者，亦未有地方不安而民教能和者也。绂守拙家居，知识枵昧，虽溷迹林泉，究未始不系怀廊庙。上年冒昧陈言，仰邀俯纳，具见宪度渊涵深，寓集思广益推诚布公之至意。寸衷钦感，莫可名言。敬维大人，荃躬劳勩，总制全川，凡隶帡幪，无任颂祷。绂老大怀惭，时艰无补，自维分卑才短，何敢出位妄言。第当此时局可危，则有不忍不言，不敢不言者。近闻资阳有外来拳匪以仇教为名，藉端肇衅，蛊惑乡愚。至今川东各邑学习神拳者纷纷而起。初不料其发难如是之速也。川省盗匪横恣，拉劫肆行本不自今始，然未有如今之甚者。兹则盗匪之外，加以拳匪，而时局殊岌岌矣。窃谓盗匪与拳匪异，盗匪有名可指，有地可查，有案可稽，无分首从，概属强梁。果能协力兜拿，则元恶不难授首。雷霆一怒，余匪胆寒，盗风断未有不息者。此汉武侯所以治蜀尚严也。若拳匪以邪教惑众，行踪诡秘，包藏祸心，倘系不法之徒传习神拳的是匪首，枭示骈诛，罪有应得；如系本地之民为匪所愚，一并歼斃，揆诸不教而杀之心，似亦有所不

<sup>①</sup> 奎俊：字乐峰。

忍。緬仕楚有年，三次拿办教匪，如王觉一、赵明宏等灯花教之案，故略知该匪鬼蜮情状，贻害甚深。彼愚民之为其煽惑而身受实祸者，尤堪悯恻。况拳匪必借盗匪助焰，摇动人心，方能啸聚。是欲治拳匪，必先清盗源；欲清盗源，端在察吏治。而吏治之察，要不外赏罚严明，振裘而持领，挈纲而握纲，转移之机间不容发。夫治匪如治病，然盗匪表也，拳匪里也。病在表，其症显而药易施，只须辣手克伐标，病去而即愈；病在里，其症隐而方无定，骤补不能，专攻不可，心腹之患，非同癣疥。目前病根未深，果能分别表里，扶正气，则邪气可除。若不及时痛下针砭，恐日久蔓延，星星之火必至燎原，涓涓之水终成河海。一入膏肓，不可治矣。即如前岁拳教倡乱未能思患预防，以至变生畿辅，宗社震惊，内外交哄。其杀戮之惨，蹂躏之残，至今思之汗涔涔下。幸荷列祖在天之灵，转危为安，否则尚堪设想耶。緬情殷梓里，忧切杞人。只以事关大局，势迫时危，区区血忱，未敢缄默，用特披沥冒干，缕陈蠹管，不胜战栗悚惶之至。

### 上川督奎乐峰帅团练保甲稟 光緒二十八年五月

敬稟者：窃以川省幅员辽阔，人烟稠密，民情最为浮动。从前盗劫之案，以成属为最。近年下川东以及小川北一带有孝义、江湖等会名目，各树一帜，两不相下。其间良莠不齐，寻衅械斗，视为仇讐。兼以各处传教上年只有法国，刻下又添英、美、德诸国，信从益众，各有党援。而不逞之徒，难保不从旁窥伺，乘隙挑衅。是从前所防只在民教，目下情形又有出于所防之外者。自上年畿辅肇乱，拳邪匪党潜串各处，渐次入蜀，乘便煽惑，如资阳、綦江各处几酿巨祸。此等隐患，纵之则贻害无穷，办之则良莠莫辨，突曲徙薪，销患未萌，舍保甲则别无良策。然非实事求是，则流弊滋多。伏念宪台励精图治，采及刍蕘，谨将管见所及酌拟数条，恭呈钧览，可否通飭各属照办，伏冀俯察而采择之。

#### 附呈团练保甲章程八条<sup>①</sup>

<sup>①</sup> 见本书《四川红灯教》《四川通省团练保甲总局札》光緒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的附《保甲团练章程八条》。

### 稟川督岑云帅夹单

敬稟者：窃细川西下士，楚北微员，虽山斗之久敏，究瞻依之未遂。尔值荣戟遥临，只以顽躯抱恙，不获负弩前驱。引领下风，抚衷滋咎。恭谏大人钦承宸命，眷顾西陲。移三晋之慈云，作两川之膏雨，旌麾荣莅，遐迹欢腾。细自上年守制回籍，养拙家居罔干外事。蒙前制府鹿创办团练，采及虚声，谕委出而帮办，屡辞未允，勉竭弩骀。嗣因鹿帅北上，比以地方安谧，团练请暂停止。本年拳匪肇衅，复蒙前督宪奎传谕细帮办团保事宜，署藩司陈亦来家促迫。自顾分卑才拙，惧弗克胜。第今昔时局不同，愚以为昔之办法当以团练为主；今之办法宜以保甲为先，缘目前民匪混淆，必力行保甲而民匪乃可分，民匪分而团练乃能办。是以编联保甲，而团练即寓其中矣。伏读宪台颁发询问蜀中疾苦示谕，仰见俯纳刍蕘，不遗葑菲，谆谆下问，治蜀情殷。凡属部民，同深钦感。用敢不揣冒昧，谨拟团练章程八条，蠡管之见，未识有当万一否。

再，细自初十抱恙廿日有余，刻虽风燥大平，咳嗽渐止，而精神未即复元，容俟小愈，遵当趋诣铃辕，面聆训诲，用申企慕之忧。

### 夹单附

敬再稟者：细以在籍微员，仰蒙大人轸念时艰，虚衷下问，檄委帮办通省团练保甲事宜，夙夜怀惭，感深知遇，敢不勉竭庸愚，图报万一。伏查团练保甲相辅而行，当此时局似宜以保甲为主，团练副之。其变通情形，有因地制宜者，有因时制宜者，未便拘守虚文，至等胶柱鼓瑟。目前拳匪蔓延，几酿大衅，虽屡经拿办，究未尽绝根株。况该匪首行踪诡秘，包藏祸心，洵非彰明较著所能就捕。以细愚见，拿匪固非官不能，而查匪实非绅不可，必官绅联络一气，随时随地严密查拿较为切实。否则似是而非，有诛之不可胜诛者矣。但恐官绅仍前玩愒、粉饰、因循，则非明定赏罚，不足以昭激劝。果能实心任事，办有成效，官应调剂，绅亦加奖。倘或奉行不力，听任匪首潜匿酿乱，均应分别惩创，以儆效尤。其如何惩创之处，宪台自有权

衡，则非细所敢妄拟。愚昧之见，是否有当，伏乞垂察。

### 复陈廉访<sup>①</sup>书 壬寅六月

鹿笙廉访大人阁下：昨傍晚由保甲局归，接奉钧函，敬悉种切，承示各节，瞭如指掌，仰见安良戢暴，硕画周详。凡楛柝，同深钦感。窃该匪以邪术啸聚，为害闾阎，实属目无法纪，聚而歼旃，罪有应得。惟闻匪党中贸易愚顽受其蛊惑者，亦复不少，素谗大人智珠在握，自必分别重轻相机剿抚。军威一振，该匪胆寒，不难克期报捷。谨代拟简明告示一通，区区愚虑，敬献刍蕘，未识有当万一否。

### 致陈廉访柬单

再，此次龙潭之战，侧闻匪首邪术啸聚，愚民听从，形近痴迷，奋不顾身。诚恐兵勇罔慎，进退偶乖，抑或妄杀无辜不分首从。幸仗我公亲临督师，调度有方，机宜悉协。湘当立听捷音，与全蜀百万生灵同为馨香默祷也。

### 代拟简明告示

本司亲临为民捍患。拳匪邪教，聚众倡乱。谕尔愚民，宜速解散。各保身家，回头是岸。勿再执迷，同遭剿办。

### 川督奎乐帅囑代拟劝民莫学拳匪歌

百姓听我苦口说，	劝你莫把拳匪学。
画符念咒入于邪，	更有阴操怪名目。
深更半夜习神拳，	男女不分坏风俗。
八戒悟空岂是真，	佛祖观音皆假托。
愚民何苦受圈套，	闹得大家昏浊浊。
到处以仇教为名，	其实无恶不自作。
起初藉口忠义团，	后则抢人又勒索。

<sup>①</sup> 陈璠，字鹿笙，广西郁林人，曾任四川布政使，光绪二十九年四月任护理川督。

匪拳哄得你上前，	不是炮轰就刀割。
上年北边杀拳匪，	尸积如山真惨目。
聚众作乱出了事，	一齐都被官兵捉。
最苦妇女与幼孩，	痴迷如象吃了药。
匪首敛钱早暗逃，	反害你们不得活。
枪炮打来挡不住，	问有几个跑得脱，
死者死来亡者亡，	到底死亡不自觉。
可怜有家无可归，	可怜有田种不着。
可怜妻离又子散，	可怜家倾又产落。
那时悔也悔不转，	被匪害得莫奈何。
我今劝你早回头，	大家安分大家乐。

上川督锡清帅<sup>①</sup> 辞局差稟 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

敬稟者：窃绵蜀西下士，楚北微员，仰福星之遥临，荷光风之温霁，瞻依欣遂，钦感莫名。伏维大人总制全川，荅躬劳勩，殷殷求治，昕夕靡遑。凡隶旃幟，同深颁禱。绵老大怀惭，时艰莫补。自庚寅丁忧回籍守制服阙后，无志仕进，淡泊自甘，罔干外事。乙未年，蒙前督宪鹿奉旨创办团练，采及葑菲，嘱总办安道传谕出而帮办。绵自顾分卑才拙，惧弗克胜，当恳安道代辞。旋蒙鹿宪传见，下问殷肫，深恐团练累扰民间，重以梓谊相诘责，坚辞弗获，勉竭驽骀，两载有余，幸无陨越。嗣鹿宪衔命内召，比以全蜀义安，稟请团练暂停，藉以恤民财而舒民力，绵亦即家居养拙。去年春夏之交，拳匪肇衅，前制宪奎整饬团保，复嘱陈道谕仍帮办，前藩司陈亦来家促迫。不得已晋谒奎宪，垂询孜孜，复以团保相委任。秋间，前督宪岑移节蜀中，适绵抱病不出户庭者二十余日，立意辞退，而前成都府沈升守复枉顾面商团保事宜。只悉岑宪开办警察将省垣关厢团保改为冬防局，移府署另设通省团练保甲总局，官绅合办，藉通下情而免隔阂。委臬司督办，首府总办，会办、襄办委绅各二，文案日行所委员各一。去年九

<sup>①</sup> 锡良，字清漪。

月开局迄今，已逾一载，差免愆尤。细前因鹿宪事创始，管见所及曾拟《团保章程》八条。去年拳匪披猖，奎宪力求整顿，细复呈章程八条，均邀嘉纳。迨岑宪另设通省总局，细窃以先后时局不同，亦谨拟八条，经岑宪增改为十一条，通飭照办。今逢节临，筹边略裕，硕画周详，为国为民实事求是。恭读示谕条令，戢暴安良，无微不至，细兢惕遵循恪守。为政不在多言之义，故未敢妄事敷陈，致滋烦渎。惟时事多艰，团保实为急务。……

上川督锡清帅稟（摘录）光緒三十年九月

查省垣总局创自前督宪刘，迄今垂二十年。比时专办保甲，迨前督宪鹿奉旨创办团练，乃归并一局。细辱承采及葺菲，檄委帮办，力辞不获，勉竭驽骀。上年拳匪肇乱，细陈言拳匪半多愚民，比以民匪混淆，舍团保别无良策。辱蒙前督宪奎俯纳，通飭力为整顿。嗣前护院陈督师驰往石板滩、赵家渡一带分别剿抚，力行团保，拳匪乃平。岑帅节临，拳匪余焰未息，正拟开办警察，特奏请另设官绅合办全省团练保甲总局。即在旧有之局，是省城关厢内外稽查之责在警察；省外一百四十余厅州县团保事宜，则责在省局也。细时值抱恙，沈道在首府任内，奉岑帅垂询再三，并传谕细力疾出而酌议，委细与现陕西候补同知席绅为会办，马绅、刘绅襄办。事无巨细禀商督办臬司总办首府，通飭各属地方官，慎选公正绅保，以资臂助。各属绅保有来省局讨论团保利弊者，有民间受累来局呈控者，是团保藉以下通民隐，专在省局。且川省人稠地广，游手之徒所在皆有，每至冬令，饥寒交迫，小则行窃，大则为匪，以故各属抢劫拉搥之案层见叠出。今岁川东北荒旱，数十州县哀鸿遍野，诚恐匪徒勾结贫民，为患间阎。现在冬防较往年尤为紧要，今将省局裁并，若远近传闻失实，人心涣散，团保因渐懈弛，万一奸宄乘间窃发，贻害诚非浅鲜，此细所为思患预防。日前面商臬司，请禀宪台，暂将总局留办冬防，一俟明春冬防办毕，再行撤去。

# 四川红灯教

**编者按：**四川大学历史系整理的四川红灯教资料，共分四个部分：（一）、清官方文件；（二）报刊资料选辑；（三）、私家著作；（四）、四川方志辑录。其中（三）和（四）中的资料，已分别收入本书的《史籍汇录》和《方志辑录》中。四川红灯教是受了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但它的纲领口号、组织形式等，与北方义和团并不尽相同，有自己的特点。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到四川红灯教的斗争情况。

# 清政府案卷

四川大学历史系辑

**编者按：**这一部分文件是四川大学历史系从重庆巴县发现的资料中选出的，包括1900—1905年间清朝四川地方政府官员的札文、告示、批示、书信等，共有七十五件。这里选辑的资料，是未经发表的。它虽是清朝地方政府官员的文件，但却反映了红灯教在四川的活动情况以及清朝四川地方政府镇压红灯教、保护外国侵略者的罪行。

这份资料经过长期的整理编辑。五、六十年代，四川大学历史系组织了部分同志对巴县发现的资料初步地进行过清查分类，有关红灯教资料由伍仕谦同志等初步编辑，现由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赵清、刘传英、郑城同志重新编辑定稿。

## 1. 成都将军绰哈布四川总督奎俊札

为札发事：照得本将军部堂钦奉谕旨，飭令保守疆土。自应妥为办理，以期地方安靖。拟定告示一道<sup>①</sup>当即刷印四千张分发各属，大张晓谕，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速将发来告示查收，分贴城乡市镇，俾众咸知。一面密飭勇役认真巡查，倘有匪徒造谣生事，煽惑人心，藉端骚扰，立即严拿重办。并将洋人教堂实力保护，以安地方。仍将告示贴过处所报查。切切。此札。

计发告示三十张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五日

---

<sup>①</sup> 此告示未见。

## 2. 成都将军绰哈布四川总督奎俊告示

为遵旨保卫地方出示晓谕事：照得北方近因匪徒滋事，各国纷纷调兵到京保护，以致乱民乘机。本将军部堂钦奉谕旨，飭令保守疆土。自应妥为办理，以期地方安靖。现经两江总督部堂刘会同湖广总督部堂张与各国领事官约定：各国兵舰不入长江；凡内地各国人口产业均归地方保护。业经妥议电奉在案。诚恐民间未知此项办法，或有土匪诱民造谣生事，藉端骚扰，转贻地方之害。为此特行晓谕一切军民人等知悉，尔等须知此次北方开衅本非朝廷意料所及。现在长江以上各省外洋商民既经与各国商定仍旧归我保护，川省系长江上游，自当一律办理。况我国出使官员及人民之寄居各国贸易者，各国均照常保护。则各国官商教堂及游寓洋人之在中国者，自应按照无论何国一体保护，俾地方安靖如常。尔等务须安分守法，互相劝诫，切勿受人愚弄，轻启衅端。倘有匪人造谣生事，煽惑人心，藉端肆扰者，定即严拿重办，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 3.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各国领事教士，近赴上海游行；  
均因理料商务，并无别项事情。  
其有房屋各项，俱交本县查明；  
责成地方团保，照常保护认真。  
至于教民人等，尽我中国民人；  
应与大教百姓，一体保护无分。  
倘有不法匪类，胆敢包藏祸心；  
藉以捏造上谕，冀图恐吓教民。  
似此无知妄拟，实属大干典刑；  
亟应晓示严禁，军民团保凛遵。  
嗣后各安本分，非理勿言勿听；  
倘有再造谣语，查出立即严惩。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

#### 4. 川东道夏崑札

为遵札严办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照得本督部堂屡次遵旨出示保护商教，并派员带兵梭巡各处，匪风俱已敛迹。而温、郫、灌三县仍复报案不已。此等匪徒夜集晓散，如果地方官督同团保认真搜捕严办，何至胆大若此。今本督部堂约法申明，凡各州县有教堂、教民处所，始经保全安靖未遭匪扰者，准予记功几次，团保存记给予奖赏。其教佐委员有帮同巡防劝导出力者，亦准酌奖。其彼匪扰一次立能擒获惩办得保平安者，亦予记功。若屡次失事甚至扰及教堂，应按失事次数记过。不能保护教堂者，应记大过，仍听候查办，将来由该管道、府议成分赔。团保亦予惩处。其坐视不护之团保，将来亦由该道、府查明分成赔偿。各州、县每获斩梟盗犯赏银五十两，军流减半。定案时详由臬司移明藩司发给，并准该道、府先行挪发。讳盗者办参。凡受贼扰者，无论平民教民，俱照此一律办理。合行札飭。札到该道速将应记功、记过之员查明禀报。一面督飭振刷精神，激励团保，实力巡防，勿惑谣言，免致匪徒逞志，贻害地方，是为至要。切切。等因。奉此。除分行并遵飭外，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妥为办理，勿稍疏忽。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 5. 重庆知府鄂芳致巴县令张铎函

迳启者：顷奉道宪转接藩宪函开：现在成、邛、眉、雅各属已无明目张胆与官抗拒之匪，惟温、郫、崇、灌间有匪夜间抢教堂。首府以为此匪非开导团保实力严防，不为功用。撰说帖一纸，派数员持往各县，极力开导，已见效验，特照抄呈。如各属须用，持以立说，似否无小补等由。准此。除函复外，用特照抄转布，即请台端转飭各属传集绅耆团保人等，给以阅看，极力开导，俾令有所领悟，藉收守助实效。等因。奉此。用特转布，即希查照办理。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六日

附抄《开导士民说》一纸

《开导士民说》：有人曰：近日中国与各国开衅，闻有旨驱逐教士回国，果有其事乎？曰：否！此匪人捏造谣言也。现奉督宪派兵巡緝，已将大邑匪首罗姓<sup>①</sup>正法，各处渐渐安贴。然细察打教之由，因团保闻言不肯认真保教者。推原其故，由于平日民教讼案，官府有此牵制，不能秉公，以致人人积愤，欲盼一痛快之齐（机）而甘心。近日邛州、大邑、崇庆、郫、灌等邑已见教案，绅团各怀此意，观望不前，特不肯躬为祸首耳。于是抢劫拉搥之徒乘机而起，乡曲愚民和轻浮子弟从之。绅团以彼等既不扰害于我，且乐得旁观，取快一时，不知隐害即在于此。

何以言之，传教系奉旨之事，入教与否，听人自便，此与释教、道教何异。且四川教堂散在各州县者，只有此数。彼所不惧者，以此系奉旨准行之事，又曾奉旨由就近团保保护。若团保坐视不理，不惟违背谕旨，有碍大局，设使抢劫拉搥之徒将教民、教堂毁尽，彼等即解散乎抑不解散乎？如解散，则匪等之抢劫拉搥仍复初，其害绅粮如故，而适足以壮其杀人胆也。如不解散，则匪等气焰既成，奸杀焚掳，不及绅粮而及谁，是其害更烈也。此事是其明证。北方拳勇初起，只打教堂、教民，团保不认真保护，随后无论各国洋人俱遭其扰害，即中国之铁路电报亦被其握断。旋即戕官劫狱，到处抢劫，绅富遭殃，路断行人，四民失业。及究其打战之事，一毫不知，见敌即败。此为乱民，惹祸不浅。且教民一闻风声，暗将资财重件搬寄他处，匪等所抢掳皆破帐、坏衣、海椒、腌菜等物，不足以供一饱。而教民或因而捏报银米，其狡者又复自焚空屋，任意浮报，预为他日议赔地步，以少易多，因贫得富。不惟无损于彼，而彼反获大利。他日赔款，重者病国家，轻者累官府而已。今日绅团见匪毁教堂、抢教民，而不

① 1900年北方义和团起义，四川大邑唐场罗文榜率众千余人，建“顺清灭洋”旗，一时川西大震。清政府派遣成都知府刘心源率兵至唐场包围义军，罗文榜被擒，余众皆散。

齐困力救，可谓有识乎！

大邑已死匪徒建旗标“顺清灭洋”四字，彼处乡愚不知而附和之，固可笑。吾独责夫绅团，夫大清士民践土食毛二百余年，此亦何须言顺，非彼匪等今日才有“顺清”，则前日实为叛民矣。四川匪等止数百人从清旗号，则其余皆为叛类，有是理乎。其亦不足惑人也明矣。即以“灭洋”而论，亦不足惑人。夫御外侮乃大事也。时局艰难，在得人才，其要为须五端：一有操守；一有智谋；一有技勇；一有资粮；一有火器。今日打教者，有操守乎？则尽抢劫拉搥之徒。有智谋乎？则不识字不可教训之顽夫也。有技勇乎？则梭标短刀当不适用也。有资粮乎？则穷而无赖也。有火器乎？则土枪及私买洋枪亦无多也。如果川省自强，一日敌兵临境，练兵雪仇，且不得招此辈为兵勇，而乃欲假匪势以御外侮，无一人以为非者，是诚何心。而况乎外侮乃在敌兵之来犯我土地，并不在本国之教民及游寓无辜之洋人也。查中国商民在外国者极多，较洋人之在中国者不啻多至数百倍。前年山东、江苏水灾，现任四川钦差李大臣劝捐银四十万两助赈，足见华商寓外洋者更多。现在各国保护我华商，照常贸易。是以前日奉旨，仍保护各国商务教务，督宪业已出示。尔绅民当知，此岂有意偏袒外人，盖有道理存焉。绅民若以打教为痛快之事，则匪徒势必胆大，恐快一时甚小，贻害于将来更大。

如云打教即为自强，即为报国。如此误看，题目太颠倒也，太容易矣。时势不为艰难矣，又何必历年筹饷练兵之无暇晷哉。夫川省地丁、津贴、捐输、土税、盐课岁入亦七百万，又有地险可守，此自强之业也。设使匪等得势，糜烂一空，脱一旦外侮骤至，何以御之。故今日之除乱民，原所以保绅粮，即所以保财赋，为练兵筹饷之本。所谓自强而御外侮者在此，岂徒为保教乎。且匪徒假捏朝廷之命，以匹夫操生杀之权，此风亦断不可长。记前年余蛮<sup>①</sup>一案赔款一百二十余万，用兵费亦六、七十万。以吾所知，遂宁一带练团费、搬家费、大小商贾歇业亏本之费六、七十万。重庆一带绅粮被余党勒借兵费及修

<sup>①</sup> 指1898年大足余栋臣起义。

替费、搬家、团练、商贾歇业亏本之费二百六十七万。关税因乱亏短三、四十万。长江一带停商倒铺亦二、三百万。累计已亏千万。彼并未劫杀良民，害且如此。他项不必言，专言赔费、兵费已二百万。以此二百万练兵制器，则四川强矣。乃坏一余蛮之发愤，各练团之袖视。至今蜀人犹啧啧乐道，遂使匪徒踵而行之。此酸俗之士，不用心识时务，其识见亦可悯已。然余蛮犹曰：有激而成。今日之匪，则弥不及矣。吾见官场及绅士有感于保教二字，以不用兵，为顺民情。由于看题不真耳。

然则匪势既不可长，而教民相攻无已时，又何法以治之也。吾今申明条约，此后民教词讼，不准司铎干预，不准地方官左袒，不准教民欺负平民，亦不准平民欺负教民。如果官断不公，准其两造从中调处可也，到上司衙门再告可也，即由本县报明上司衙门另派委员复审可也，总不使有一毫偏袒之处。违者彼撤司铎，我撤牧令，又何讼之不平乎。又令教民插入本团册内，与花户一例同出团保费，团保得以约束保护，惟不准丝毫苛派。此则民不怨愤，必无打教之案，又何须言保教。此事吾面禀上宪，商量教主，主教已欣从矣。天主教既从，耶稣教自亦必从。自应由官转告各教士，知会教民，一律照办。教民除烧香赛会听其不出钱，此亦如吃斋不吃斋各听其便耳。至于地方有益之事，教民本应一律出钱，教士绝无不顾之理。我以诚心待人，顾全大局，无论教内教外，人自服我，岂非当团保者大体面事耶。吾前日告示言自有办法，断不假权于乱民，正是此意。

## 6. 川东道夏咨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日奉督宪电开：北事未定，到处谣言肆起，飭令添派兵勇在领馆、教堂近处明保暗护；以免疏虞等因。奉此。除电复并飭立字中营纬武军昼夜梭巡，团勇相辅而行外，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县遵照即将发下。由纬武军缴来前膛枪肆拾枝，照数查收。选派与地方情谊相孚得力团勇应在于法领署、教堂、英耶稣堂附近分札，随时留心，妥为保护，以照慎重，勿稍疏忽，是为至要。仍将收明遵办缘由报查。毋违。特札。

计发前膛枪肆拾枝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 7.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照得各国宅院，前已晓示分明；  
加意照常保护，责成地方首人。  
其内花果竹树，尤宜护蓄认真；  
倘敢砍伐攀拆，查究决不姑轻。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

### 8.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奉川东道夏札开：照得北事未定，谣传在所时有。现在各地方官励精图治，总当以保教安民为第一要务。兹于七月二十七日，奉总督部堂奎电谕，由道分飭各属，加意巡防等因。查迭奉<sup>督</sup>宪札谕交加，已不啻三令五申，刻又谆谆相勉有加无已。凡有守土牧民之责者，宜如何勤慎将事，共济时艰，以期上抒宪廑，下安民教。除分飭外，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转飭所属，务将和协文武练团，缉匪事宜认真讲求，期有实际。于民教交涉，总须推成开导，持平办理。于办团取费，尤当折衷公论，有裨无扰。但得地方安靖无事，所全甚大。将见舆论共推，宪奖自隆，更不徒自顾考成而已。勉之望之。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三十日  
八月初一日奉

迳启者，本月十八日奉道宪转准藩宪函开：近日成、邛、眉、雅各属俱已安靖。奉督宪谕，将成、邛办法牖陈，以备采择。祈达各属商酌办理，以期有备无患等由。准此。除函复并分致外，用特照抄转布，即祈台端飭属一体查照，妥为办理等因。奉此。用特转布。即祈

查照妥为办理。专此顺请升安，惟照不备。

名另具

鄂芳

### 附抄单一纸

一，用兵弹压。匪徒抢教而又聚众抗官拒捕，不能不以兵力加之，照例格杀勿论。但先出示，解散胁从。若匪徒已散，兵只弹压地方，免游民生事。并严缉首要各犯，必系屡犯劫夺拉搦之案，现又闹教，为团保所恶，杀一可儆百者，即禀明就地正法。倘只闹教，而素日别无为匪情迹，恐是游民为谣言所误，未便即重办，但监禁定拟。若遽释放，教民必藉口。

一，出示。从前奉六月二十一日之旨保教，俱经出示，而团保视打教与彼无干。现督宪又出示言禁匪徒闹教即为保护地方，保尔等身家，有首府说帖语可证。以此劝人易入。

一，悬赏拿造假旨之人。近日各处白纸贴假上谕，言驱逐教士回国及教民返教等语。明白人见之，知为假捏。愚民竟有视告示为假，此白纸帖为真者。首府出示，拿获假造者赏银四百两，各县有示赏十两者，盖以破其疑惑也。

一，开导团保。打教案，团保视之漠然，甚有袖手旁观而笑者。首府现面谕飭团保，地方匪徒闹事本归团保禁令尔等不理，我官专能有力赔偿。以后如有打教案，照督宪札办理，官赔一成，尔等赔之三成。以前屡闹教案地方虽不赔，将来须飭州县换团保，并先暗查家产，为将来赔款地步。某处教堂、教民即交某处团保是问，我不派兵看守云云。各团保闻之颇动，不言保教而自保也。

一，激励团保。督宪札内有将州县记功过，将团保给奖赏，如匾额、功牌之类前日首府许人五品蓝翎，均照准，闻此札已行各道。以上二条，督宪札内已括此意，但不可出示，只作劝办之法。恐碍将来认赔办法，使彼教藉口。

一，搜捕匪首。见兵即逃窜到别处又复煽惑，必须将告示多贴，悬赏严拿，使匪首不敢潜踪，自然地方安靖。督宪札内获斩决斩梟盗

犯，不问受害者是教民平民；不论出力是营勇团练差役，每案赏银五十两，军流罪减半云云。如是著名首犯，可再加多。

一，添练丁。各县有添练丁数十名及一、二百名者，分布有教堂及教民多处防范有明防者，有暗防者，亦可因地制宜也。

迺启者，顷奉道宪转接藩宪函开：奉督宪谕，前行首府及各道札内，有因毁教堂官与团保分成交议赔语，系指团保袖手旁观，一任匪徒焚抢教堂、教民而不救护者。而言若团保实系出力，将来方论功行赏，何忍饬其分赔，此原警惕团保之词，令在地方官善于开导鼓励等语。除函复并分致外，相应转布台端即便饬属遵照，妥为办理等因。用特转布。即希台端遵照，妥为办理。专此烦请升安，惟希荃照不备。

名另具

鄂芳

### 9. 成都将军绰哈布四川总督奎俊告示<sup>①</sup>

近闻有等痞棍，藉口中外开兵；  
无端造谣纠众，抢毁教堂教民。  
要知前奉谕旨，实为挑选义团；  
意在去除匪类，用以保卫闾阎。  
况查川省各团，早已一律举办；  
现仍遵旨保教，并饬严办乱民。  
为此剴切示谕，所属绅民凛遵；  
务当互相劝诫，以期民教相安。  
良民不为所惑，自可免罹祸殃；  
切勿随声附和，身家性命攸关。  
如有匪徒煽惑，立刻拿获送官；  
倘敢抗官拒捕，照例格杀勿宽。

<sup>①</sup> 此件无年月日，从词意看，当系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 10.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八奉总督部堂奎札开：案据上海法国总领事白藻泰电称：承电各国领事令川省各教士至成都、重庆，以便贵部堂保护，至意甚感，已电飭遵照。惟川省地方辽远，未能尽至成、重，应请准至叙州府更好。其在重要地方及电不能到、实不能离之教士，并请贵部堂飭属一体认真保护为要等因。据此。除行洋务局外，合即札飭到该府，即便迅飭各属知会各该教士等各就远近地方分赴成、重、叙三府教堂，暂行住居，以便保护。一面将该教堂所有门窗户牖、衣物杂件等眼同清点，开单分别存储，并派人看守。仍将该县教士共有几人，何时起程，何时到府日期报查。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亟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禀复，以凭汇转。切速。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

## 11. □□□致巴县知县张铎<sup>①</sup>

迳密启者：顷接洋务局提调陈函，奉制宪发交电传八月十四日上谕一道，属令抄送各道府钦遵，转飭各属一体知照。又访闻川省近有传染红灯教之谣。川民向来浮动，其渐不可不防，用特专函奉达，即请密飭所属各地方官，不动声色，严密查禁。缘此次北方滋事，拳匪外复有所谓红灯教者，创为邪说，劝习其教。令门前各悬一红灯笼，上下皆尖形，头束红巾，向东方焚香念咒，即可免灾。蔓延遍直、晋各省。近由西邦商号传来省中，愚民颇有误信者，业经严密禁止。诚恐省外传染，亟应防患未然等由。准此。用特转布，即希贵县钦遵知照，

<sup>①</sup> 这一件公文无来文机关及年月日，也无名片。以词意察之，大概是川东道或重庆府致巴县令语。复查抄电一纸，该项“上谕”见光绪东华录二十六年八月癸未，正是那拉氏和载湉逃出北京到太原后发出的。因此这个文件的年月日可能也在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中旬或下旬。由这一个文件可以看出，红灯教于一九〇〇年内已经传播到四川境内。

严密查禁为要。专此，顺请升安。惟照不备。

名另具

### 附抄电一纸

照抄八月十四日内阁奉上谕：朕此次恭奉銮舆，暂幸太原，当经先后派出荣禄、徐桐、崑冈、崇礼、裕德、敬信、溥善、阿克丹、那桐、陈夔龙充留京办事大臣。复令庆亲王奕劻回京，会同李鸿章与各国议办一切事宜。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剿除不可。直隶地方义和团蔓延尤甚，李鸿章未到任以前，廷雍责无旁贷。即着该护督通飭地方文武各官严行查办，务净根株。倘仍有结党横行，目无官长，甚至抗拒官兵者，即责成带兵官实力剿办，以清乱源，而安民庶。钦此。

### 12. 四川总督奎俊札

为札发事：照得本督部堂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钦奉上谕一道，希即恭录晓示，并刊发府、厅、州、县各属遍行张贴，俾众咸知。等因。承准此，当经札飭藩司刊刻去后兹据该司刊就申送前来，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县遵照，即将发来告示查收，在于城乡市镇通衢大道张贴晓谕，俾众周知。毋违。此札。

计发告示三十张<sup>①</sup>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

### 四川总督奎俊告示

为恭录晓谕事：照得本督部堂于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内阁奉上谕，我朝以忠厚开基二百数十年，厚泽深仁，沦浹宇内。薄海臣民，各有尊君亲上，效死勿贰

---

<sup>①</sup> 告示见下文。

之心。是以荡平逆乱，海宇又安，皆赖我列祖列宗文谟武烈超越前古，亦以累朝亲贤夹辅，用能宏济艰难。迨道光、咸丰以后，渐滋外患，然庙谟默运，卒能转危为安。朕以冲龄入承大统，仰禀圣母皇太后懿训，于祖宗家法、恭俭仁慈诸大端未敢稍有闕越，亦薄海臣民所共见闻。不谓近日衅起，困教不和，变生仓猝，竟致震警九庙，慈輿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然祸乱之萌，匪伊朝夕，果使大小臣工有公忠体国之忱，无泄沓偷安之习，何至一旦败坏若此。尔中外文武大小臣工天良具在，诚念平日之受恩遇者，何若其自许忠义者安在？今见国家阽危若此，其将何以为心乎？知人不明，皆朕一人之罪，小民何辜遭此涂炭。朕尚何所施其责备，即朕为天下之主，不能为民捍患，即身殉社稷亦复何所顾惜。敬念圣母春秋已高，岂敢有亏孝养，是以恭奉銮輿暂行巡幸太原。所幸就道以来，慈躬安健无恙，尚可为天下臣民告慰。自今以往，斡旋危局，我君臣责无旁贷。其部院堂司各官著分班速赴行在，以便整理庶务。各直省督府更宜整顿边防，力固疆圉。前据刘坤一、张之洞等奏，沿海沿江各口商务照常如约保护。今仍应照议施行，以昭大信。其各省教民良莠不齐，苟无聚众作乱情形，即属朝廷赤子，地方官仍宜一体抚绥，毋得歧视。要之国家设官，各有职守，不论大小京外文武咸宜上念祖宗养士之恩，深维主辱臣死之义，卧薪尝胆，勿托空言，于一切用人行政，筹饷练兵，在在出以精心。视国事如家事，毋怙非而贻误公家，毋专己而轻排群议，涤虑洗心，匡予不逮。朕虽不德，庶几不远，而复天心之悔祸可期矣。将通谕知之，钦此。希即恭录晓示，并刊发府、厅、州、县各属遍行张贴，俾众咸知等因。准此。除恭录通行外，合行出示。为此示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特示。

右谕通知

实贴，晓谕勿损

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初七日

告示

### 13.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二十日奉川东道夏札开：案据彭水县知县奎令荣稟称：窃以今日之教堂林立，可指今日之教民蔓延益甚。其势愈迫，而愈不能相容者。愚民不知大义，虽日以威赫，继以理喻，而欲求其涣然胥融，未可得也。民教近日交涉事多，尤复事滋疑虑，稍有不遂，即群起而攻。匪徒乘间煽惑，往往藉端生事。官吏随时调护，何敢偶有疏虞。然以有限之防范，不敌无穷之怨咨，于此图治，固尝惴惴不遑。迭奉示谕颁发，不啻三令五申，当已家喻户晓矣。伏查卑县教堂四处，教民日繁，风气刁蛮，素称难治。上年迭出教案，夙怨未能全消。卑职莅任是邦已阅三载，经权部署，时切隐忧。前读湖广总督张所著《劝学篇》内《非攻教》于他教流源剖析最详，引证亦当，使人人咸知此义，共释其疑，自可相安于无事，原本传播固远，目繁难覩，人多略之。因摘抄刊印多张分散各乡，谕令绅耆及通晓文义之保甲随时讲论，并令各处宣讲生每次附讲此篇，务使愚顽惊醒，夙嫌默化，不致再蹈前辙。则是篇之益，讵有涯涘。近日密访舆论似觉稍有感悟，惟卑职偏隅所限，未能遍及，可否仰恳转飭各属一律摘刊分布，广为启迪，庶人人洞明其故，或可消患于未萌。卑职为保教安民起见，是否有当，理合稟请核示。附呈摘刊《非攻教》一百张等情。据此。当经本道批，据稟该县摘刊湖广总督张所著《劝学篇》内《非攻教》多张，广为布散，讲论已著成效，应如所请，通飭各属查照，以期保教安民，消患未萌。仍候

藩司  
洋务局

批示，缴刊件存。除稟批印发并分飭外，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飭属一体遵照，照刊多张，广为传布，务使家喻户晓，以期民教相安。仍将遵办缘由，具覆核夺。毋违。此札。计发摘刊《非攻教》三十一张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照刊多张，广为传布，务使家喻户晓，以期民教相安。仍将遵办缘由，经报道宪暨本府查考。毋违。此札。

计发摘刊《非攻教》二张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一日

#### 14.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奉川东道夏札开：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初五日准洋务总局移：案奉总督部堂奎批：据护理丹稜县事典史朱树恒单禀，督飭团保清获教民原赃，并议立清赃一法，恳请通飭做照一案。奉批：据禀清赃之法如果行之有效，使教民所失各赃得以归还，一以杜彼族之要求，一以免居民之株累，事属可行。仰洋务局查照现禀，通飭各属做照办理。并飭该县仍令团保剖切开导，将未获各赃逐件清还取结备案可也。缴。等因。奉此。除分移各属并行该县遵照外，拟合移请转飭。计抄单禀一纸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查照办理。毋违。此札。

计抄粘单禀一纸<sup>①</sup>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

#### 粘单

敬禀者：案查前任卑县肖故令绶琪任内，法、英两国教民被匪毁掠银钱衣物得赃，并无各伙匪戏伤陈大顺身死逃逸各案。当经缉获首伙匪任春、古老五，禀奉批准就地正法枭示，并将勘验情形先后禀详宪鉴在案。查卑县教民此次被毁，固由匪徒窜扰勾结。而平日与教不睦之愚民随声附和，误买贼赃，正复不少。在若辈贪图小利，身落法纲而不知。若第缉捕讲求擒获，一律严办，不特情轻法重，抑且民变堪虞。目缉匪清赃，不能相辅而行，日久则赃物消化，彼族有所藉口。教民已受害者多，转见其流离，殊失宪台谆谕妥为抚绥之意。是前经失事时，肖故令移营勘验外，曾立一变通清赃之法，传谕该总保等各就各团查起原赃，给主领回安业，凡有抱赃首服者，概予免罪。出示劝导办理，渐有端倪，未及禀陈，旋即病故卸事。卑职到任护理，复申

<sup>①</sup> 粘单见下文。

前说，再三剴切晓谕，加意抚恤去后。兹据各总保等禀称，前次英、法两国被匪毁掠教民家均已归耕，并未逃出境内，亦无外来难民等情。复据保正邱玉枢等具禀，英国教民黄玉□、黄玉□、黄玉□、□□、罗秀高、罗秀琦家失赃，并谢崇璋家原赃猪只、银饰等物均经清出，代赍给领。并据该教民等投具领状前来。卑职复查无异，当将该保正等勉劝嘉奖，并令速清未获各赃，毋得稍涉疏漏。买赃讯系不知姓名之人，从宽免议。窃谓卑县议立清赃一法，既已著有成效，未便壅于上闻。此次惟有实力推行，各赃果能陆续全获，不致化为乌有，于议恤事宜实多裨益。可否飭下现有教案各州县照办之处，伏候宪裁。敬请钧安，伏乞垂鉴。卑职朱树恒谨禀。

### 15.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知事：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奉署川东道蒋札开：照得本道现拟告示一通，业已刊刷齐全，除分发并除贴渝城外，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转发各属遍贴晓谕，务使人人咸知，是为至要。毋违。此札。计发告示一百五十张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将发来告示遍贴晓谕，俾众咸知。毋违。此札。

计发告示十二张<sup>①</sup>

右札，巴县准此

光緒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 署按察使告示

保卫闾阎，辑和民教。  
其义何先，严拿匪盗。  
无警预防，有案速报。  
姑息非恩，安良除暴。  
躬巡村乡，胜张文告。  
尽一分心，收一分效。

<sup>①</sup> 告示见下文。

州县防营，各宜知照。

### 16. 巴县知县张铎札

为飞札密飭事：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緒二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准洋务局电开：奉督宪谕，二月初旬打箭炉土匪打教掳铎，经该厅刘丞会营将司铎救出，并获首从各匪。乃名、邛、丹、蒲匪徒又复闻风滋扰。非绝其根株，为害伊于胡底。访闻各处闹教皆由窝户勾串。而窝户多系劣绅地棍；更有身充团保而暗作窝户，地方官有不知而误用者；有明知其为窝户而不敢拿办者。言之殊堪发指。除从前已结各案姑免追究窝户外，自本年打箭炉匪徒滋事起见，凡遇打教之案，勒限地方官即日先将窝户拿获禀办，其首从各匪，即悬赏购线务获。赏银准其实报实销。如有纵匪不缉，及获匪而不办窝户者，定将该地方官分别撤参，决不宽贷。祈飞速电札各府、厅、州、县一体凛遵等因。洋务局，皓。等由。准此。查近来川省闹教之风蔓延日炽，固由愚民无知逞忿一时，实因不肖劣绅罔知利害，不但不能开导化解，非明为倡首，即隐作护符，以致匪徒持有声援，无所不至。名、邛、丹、蒲各处即系匪持绅势，绅藉匪力，所以前案甫了，后衅复滋，言之殊堪发指，本道现甫札飭所属严密拿匪，原所以安地方而销隐患。其间操纵权宜，是望该员之善抚设施耳。兹准前由。合行飞札密飭。为此札仰该府即便转飭所属遵照办理。仍将遵办情形，及地方是否安静，刻日飞速密禀查考。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仍将遵办情形，及地方是否安静，刻日飞速密禀查考。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緒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

### 17. 川东道宝芬札

为密札查拿事：近有匪徒刊刷谣帖，到处散布，言词极为狂悖。似此乱言惑众，直与叛逆无异。端午已过，形迹毫无。事虽未必确实，但该匪徒等敢于目无君上，造言搆乱，非同寻常。匿名揭帖见则

照例销毁，便可了事。迹其形径，直与去岁武汉自立等会举动大致相同，未便宽容，致令滋蔓。合行密札。札到该县，即便密飭团保、差保、差役留心侦察，如有前项匪徒在境散帖搆祸，务连人帖板片一并拿获，严讯禀办。出力官绅团役本道定与分别奖赏，以示鼓励，而遏乱机；如敢徇隐包庇，亦必严谴，毋稍大意，是为至要。仍将遵办及查拿缘由禀报查考。切切。特札。

计抄发谣帖一纸<sup>①</sup>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八日

### 抄单<sup>②</sup>

即速报须弥山中得道多人，每人能发万体，每身能敌万军。尽能飞身，隐形变化，五通俱全，预知未来，概不惧秽。今奉上帝令“灭清剿洋兴汉”。行事多人协议，定今端午日戌时，天下各处共期征伐，临时忽然起火为准。凡欲投者，在起火时各执军器，将发剪短，只留寸长，勿包帕戴帽，以光头现短发为记。凡灭清之兵，概以现短发为记。征伐时见头现短发者全留，见头未是短发者全除。其各短发军待天明时听点后，每人给饷钱一千文，决不食言。预撒报文通知，其各一体遵行。

## 18.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四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初二日准日本、法、英驻渝领事官山、安、韦照会内开：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八日抄奉行在发来上渝二道，议定两年须在各省公然张贴，经各国钦差驻京大臣公同画诺在案。现英国领事已奉到京札，复经敝领事会同日本领事、英国领事商议，除将渝旨二道另抄附送外，理合照会贵监督，请烦查照。特将此次渝旨全文刊布，示渝另行张贴，不得

---

① 谣帖即下文抄单。

② 川东道所谓“抄单”，当即四川人民刊刷的揭帖。

在一处配挂别项示谕。并转飭通省、府、厅、州、县一体遵照出示，在城镇乡场等处遍行张贴，务使家喻户晓，是为至要等由。准此。除照覆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府即便一体遵照，将本道前次钞发誊黄再行刊刻，遍贴城镇乡场，务使家喻户晓。切切。等因。奉此。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将前奉道宪钞发誊黄<sup>①</sup>再行刊刻，遍贴城镇乡场，务使家喻户晓。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

### 誊黄<sup>②</sup>

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奉上谕，各省匪徒藉灭洋为名，纠众立会，攻击各国人民，迭经降旨严禁，不啻三令五申。乃近年山东各属竟有大刀会、义和拳等名目，到处传习，肆行杀掠，蔓延直境，阑入京司。以致焚毁教堂、各国人民各项房产等业，围攻使馆，开罪邻邦，贻误大局。朕以保护未致，负疚滋深。尔百姓平日食毛践土，具受国恩，乃敢逞其好勇斗狠之私，习为符咒邪妄之术，拒捕戕官，杀害各国人民，肆无忌惮，遂尔奉此奇祸，上贻君父之忧，追念之余，尤深痛恨。业经严飭各路统兵大臣实力剿办，务净根株。并将纵庇义和拳之王大臣各照应得之罪，分别轻重尽法严惩。杀害凌虐各国人民之城镇，概停文武各项考试五年，以示惩戒。惟恐乡僻愚民尚未周知，特再严行申禁，以免不教而诛。尔军民人等须知结党入会例禁甚严，列朝办理会匪之案从未稍宽。况各国皆属友邦，教民亦系赤子，朝廷一视同仁，毫无歧视。无论民教，即或果有被欺情事，亦应呈报官司，听候持平判断。何得轻听谣传，藐视刑章，逮事败之后，黠者远颺，懦者受戮，法所难容，情实可悯。自此次严谕之后，各宜悔悟自新，痛改旧习。如再有怙恶不悛之徒私立擅入仇视各国人民各会，恃械格斗，公然劫掠，将首从各犯严密查拿，尽法惩治，决不宽贷。

① 即下文誊黄。

② 原稿“照抄誊黄”。

各省将军、督抚、大吏均有牧民之责，务各严飭所属，剴切晓谕。并将此次谕旨刊刻誊黄遍行张贴，务使家喻户晓，勉为善良，以无负朝廷谆谆诰诫辟以止辟之至意。将此通谕知之，钦此。

上谕：中外定约以来，各国人民准入内地，载在条约。朝廷慎固邦交，迭经谕飭各省实力保护。乃地方官漫不经心，以致匪徒肆行滋扰，伤害各国人民之案层见叠出。朕维薄德，无以化导愚民，良深引疚。而地方各官平日于洋务不知讲求，交涉罔知大体，以至燎原引火，贻害君国。抚心自问，当亦难安。自今以往，其各振刷精神，损除成见。须知修好睦邻，古今通义。远人来华，或通商以懋迁有无，或游历以增长学识，即传教之士，亦以劝人行善为本，梯山航海，备极艰辛。我中国既称礼义之邦，宜尽宾主之谊。况近年华民出洋者不下数十万人，身家财产悉赖各国保全，即以报施而论，亦岂得稍存歧视。著再责成各直省文武大吏通飭所属，遇有各国官民入境，务须切实照料保护。倘有不逞之徒凌虐戕害各国人民，立即驰往弹压，获犯惩办，不得稍涉玩延。如或漫无觉察，甚至有意纵容，酿成巨案；或另有违约之行，不即立时弹压；犯事之人，不立行惩办者；该管督抚文武大吏及地方有司各官，一概革职，永不叙用。不准投效他省，希图开复。亦不得别给奖叙。并将此次谕旨一并刊发，出示晓谕，以期官民交儆，永革浇风。钦此。

### 19.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去岁北方匪乱，早已一律剿平；  
现在中外和睦，一切仍照常行。  
乃有不法匪类，辄敢包藏祸心；  
无端刊刷谣言，随处丢弃惑人。  
除派差役拿办，监保协拿认真，  
倘敢知情徇纵，查出并究不轻。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

## 20.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札飭事：案据江津知县叶令桂年禀称：窃照去岁北方义和神拳肇衅，贻害无穷。川省人心浮动，最易煽惑。前经奉文一律查禁。而卑县幅员辽阔，教民极多，保护巡防尤属不易。卑职前于奉文后，惟恐乡愚无知，偶有传习；蔓延日广，与教为难，当经密派丁役，认真稽查，并札飭各该团保严密防范各在案。本年七月二十日，查有李市场民人周益三在场操习神拳，观者如堵。正查拿间，据汛弁李经明点团亲至该处查同前由，并据团保林国栋等具禀前来。当即派差前往该场拿获周益三到案提讯。据供：伊在场充当牛经纪，有南川县游牛贩来场央伊，代买牛只，闲谈之间，游牛贩说起会打神拳，綦、南两县伊均教有多人。伊不肯信，游牛贩遂向伊耳边咒念数遍，伊即昏迷倒地，不一阵果然起身打拳，众皆称异。据游牛贩称伊所习咒语演习四十九日，可以飞檐走壁，演习一百二十日，枪炮不能进身。游牛贩当将咒语口授，伊尚未演习，不料被公差暨团保查知禀蒙拿获到案的，求施恩，游牛贩现已逃跑，不知去向等语。卑职伏查周益三听信邪说，演习神拳，实属胆玩。惟据该团保等金称平日尚属安分，并无不法情事，此次仅止听信演试，尚未传习，情尚可原。姑念乡愚无知，到案俯首认错，从宽将其答责，枷赴该场示众。一面由卑职拟就简明告示，重申禁令，剖切晓谕。并飭差役查拿游牛贩，务获惩办，以遏乱萌，而靖地方。

再，据周益三供称綦江、南川两县均有演习之人，可否仰恳宪恩札飭一律查禁之处，出自衡夺施行。所有访拿民人周益三演试义和神拳，经卑职办理查禁缘由，理合禀请察核等情。据此。当经本府批：据禀已悉。日前本府访闻綦江等处有传习义和拳之术者，当经函致綦、合等六州县查禁拿办在案。今据该县拿获县民周益三讯认系在逃之南川游牛贩教伊习练拳术，并称已在綦、南两县授有多人，是北方肇乱之阶延及川境，亟应严拿重惩，以遏乱萌。该县将周益三拟以枷责安落，殊嫌轻纵，仰俟枷号满日，收禁外监，缉获游牛贩到案质讯酌办。并候札飭綦江、南川两县协缉，暨移行各属一体查禁，仍候道

宪批示。缴。摺存。除禀批印回外，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一体查禁。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八日

### 21.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照得义和拳逆，去岁扰乱京津；  
所有被惑愚民，身家性命悉倾。  
此害中外共晓，拳术何益于人？  
近闻贵州边界，漏网拳逆潜形；  
竟敢传习邪说，蛊惑愚人入群。  
县境地与邻近，诚恐窜入妄行；  
除派勇役查拿，团保协拿认真。  
匪等敢于拒捕，许即格杀勿论；  
倘敢密留徇隐，查出定即并惩。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 22. 川东道宝芬札

为再行札飭事：本道前因江津、南川、綦江一带有人演习义和拳，当经通飭查禁在案。顷据綦江庄令禀报：贵州桐梓县保正陈秀俊等聚团演拳，于八月十九日率众越境，寻害教士王济安未遂，将该县青羊市保正肖际云家围烧，请派队往剿等情。除即派队前往外，合再通飭。为此札仰札到该县即便遵照，飭谕各乡场团保认真清查，如有拳匪，无论传习，立即严拿重惩。倘敢拒捕，准其格杀无论。其有教堂、教民之处，务当实力保护，勿稍疏懈，事关重大。谕旨煌煌，不准稍存姑息敷衍之心，致干重咎。仍以镇静处之，毋涉张皇，是为至要。并将保护防范实在情形，随时具禀。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三日

### 23.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密飭事：案据署綦江县庄令定域禀报：贵州桐梓县保正贡生陈秀俊笃信义和拳邪术，督令所管团丁演习。因挟綦江青羊市保正肖际云禁阻綦民不准习练之嫌，聚集黔匪数百人，越境围烧肖际云房产，估值一、二万金，持械抗官，轰伤练勇。扬言欲捉耶稣教士王济安，计图挟制。幸经庄令驰往，先将王济安保护入城，得免于难。惟陈秀俊等犹聚桐属望儿寨不散，相距青羊市仅只数里，保不复入扰害等情。当即面禀道宪，电请督宪迅飭驻扎璧山县属来凤驿之威远右军史都司福林，率同所部星驰赴綦防御，并请咨明贵州抚宪转飭桐梓县何令严拿解办。查綦江等县早经访有传习义和拳之事，前曾函檄庄令分飭附近各属拿禁在案。今陈秀俊等明目张胆，逆状显著。而重属大足等处上年打教，伏莽尚多。深虑内外勾结，复酿事端。合行密飭。为此札仰该县立即不动声色一体严防，并将境内教堂、医馆、及远近教民加意保护，勿稍大意，亦勿张皇，致兴谣诬。一面督飭团保，密查辖境。如有染习义和拳之术者，拿办首要，开导附从，晓以利害。务使革面洗心，改过迁善，禁除尽净，是为至要。速速。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24.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飭事：本道昨因黔边一带有传演义和拳之事，贵州桐梓县团首陈秀俊敢于越境寻害教士，并围烧保正肖际云房屋，恐致蔓延，迭经札飭查拿在案。兹复拟就告示一道，除该县已由本道缮贴二十张外，恐尚有遗漏处所，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照发去示稿飭书速缮多张，即日呈送本道衙门铃印，仍发该县遍行张贴晓谕，以期迅速。切切。特札。

计发告示稿一纸①

① 即下文示稿。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五日

## 示稿

### 川东道宝示<sup>①</sup>

照得义和拳匪，去年酿成大变；  
明旨煌煌严禁，早为商民共见。  
近日贵州桐梓，有人习拳搆乱；  
诚恐蔓入川省，必须早为防范。  
已飭营县查拿，有则严惩勿缓；  
须知邪术惑人，尽是谣言妄诞。  
尔民各顾身家，误入即难幸免；  
本道谆谆告诫，良民务当相劝。

### 25. 川东道宝芬札

为再行通飭并拿事：本道昨遵督宪电谕，通飭查拿在綦江县传习义和拳之马回子等，当经札飭查拿在案。兹据南川县具禀：拿获习拳之郑炳森到案，供系綦江县东溪人周海亭年三十余岁，身中，面白无须在綦邑青羊市所传。伊赶场到南川，偶因检出周海亭所授咒单，遂效所为，戏教乡民傅五，即被拿获等语。除批飭南川县将郑炳森严行监禁，并勒差查拿周海亭等外，合再通飭并拿。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上紧协拿周海亭、傅五并马回子、游牛贩等，务获究报，毋稍玩延干咎。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 26. 川东道宝芬密札

照得贵州桐梓县团首陈秀俊率团演习义和拳；因挟綦江县团首肖

<sup>①</sup> 应标题为“川东道宝芬告示”。

际云禁阻之嫌，率众越界围烧肖际云房屋，拒伤团丁，退踞黔寨，恐致蔓延，当经札飭查拿严禁在案。昨据庄令具禀审讯先后拿获之胡信亭、陆奇光、胡酉生三人，据供：本年二三月间有马回子传授桐民陈月波操演，陈月波转传陈秀俊、杨连峰、蒋奠模、封百川、万银安等五人。每人各教数棚，每棚十一人，现有十八棚，未成丁者居多。陈秀俊、杨连峰二人皆呼为统兵元帅。并制旗子二杆，一写神兵，一写灭洋等语。当经本道摘要电禀。兹奉督宪电开：有电悉所获各犯即飭该县牢固监禁。一面分飭所属立悬重赏，严密购拿马回子、陈秀俊等，务获具报，毋任远颺为要。督饬等因。奉此。合行札飭。该县设法拿禁，以免蔓延而安地方。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八日

## 27.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飭事：案据署荣昌县知事陈锡霈禀称：案奉本府转奉檄飭札开：据綦江县庄令禀报：贵州桐梓县保正陈秀俊等聚团演拳，挟嫌闹烧该县保正肖际云房屋等情，现已派队往剿，飭即一体认真查拿，不准姑息敷衍，贻害地方等因。奉此。当经密飭各场团保妥为防范严拿去后。本月初六日，风闻单县路当冲衢之安富场地方有外来匪徒叁拾余人，带有洋枪、刀械、火药等项，场内住扎十余人，其余分扎场外望哨。查探该匪等系由贵州鹿尾大坝窜入川境，强劫滋事。经威远营闻信。追至大足县地面截捕。该匪放枪拒毙什长一名，营勇擒获匪徒三名，彼此互有受伤情事。旋据该场保总余天河面禀前情。卑职立即会同营汛马外委贵清督率练勇兵役，星夜驰往捕拿。该匪等闻风，于三更后即行逃窜，当飭勇役跟踪追捕无获。初七日早，适威远中营哨长王松廷亦已赶至该场，与卑职晤面。查询该匪等踪迹，大致相符。惟卑县与泸、隆地界处处毗连，该匪等现虽逃逸，诚恐窜入邻境，扰害地方。除飞函知会邻封州县一体协缉严防，并谕飭交界各团保认真防范，不敢稍涉疏懈外，所有办理情形，理合禀请察核，批示飭遵等情到道。当经本道批：前据大足禀报杀毙威远营大旗匪徒三十余人，系

由铜梁抢劫胡振武家而来。现禀又称系由贵州鹿尾大坝窜入川境，致戕营勇。是此匪来踪彼此禀报已不相符，且该县并不与黔省接壤，究从川省何县取道来荣，未据探明声叙。此次经该县亲往捕拿后又向何县逃窜，禀内亦未探明。缉捕匪徒全须探确来踪去迹，或派人尾随，或移邻截捕，庶几事有归宿，易于著手。若无头无脑，一味海捕，无怪匪皆远匿，毫无影响也。该令甫经到任，即有大股匪徒入境，足见地方团保全无戒备。瞬交冬令，正匪徒窃发之时，未可掉以轻心。仰将县属团保，认真整顿。其练习义和拳以及内奸外匪，务须认真查拿严禁，不准玩延贻误。至此股匪徒究竟散匿何处，候飞飭重属各州县一体查拿，务获究报。并照会刘统领将营勇获犯姓名、供情及交何处审办缘由，具覆备查，仍候督宪暨臬司批示。缴。除批禀即回，并照会刘统领外，合亟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查拿，务获究报。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二日

## 28. 重庆知府鄂芳札

为再行通拿事：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奉川东道宝札开：照得前据江津、綦江、南川各县迭次具禀拿有传习邪教拳匪各案，当即分别批飭各该县从严讯办，并通飭各属一体严密查拿党羽在案。兹复据各国领事、主教纷纷函称：近来各州县均有学习邪拳之事，请速查禁，免滋大事等语前来。本道查此等邪匪形迹虽秘，各州县地方官果能督飭团保，认真编联保甲，并以邪拳万不可信互相告诫，务使家喻户晓，各知警戒，不为邪拳所惑，则该匪等自无从托足。即潜伏诱惑之人，亦不难于办认，鸣锣集团立可就获，何至复有蔓延之事。兹除由本道切实密查外，合再通飭，严密查拿。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来札转飭所属，督飭团保，速将保甲认真编联，并以邪拳各害互相告诫，一体查禁。一面由该地方官责成各保甲首人，勒限半月，将所管保内民户及庵观寺院逐次详细清查拿办。如并无传习邪拳等事，即责令该首人出具切结。并于结内注明，如后查出有犯前项情事，自甘坐罪切结。呈由该地方官，限一月加结禀赍来道备查。本道为整飭地方消弭

隐患起见，是尤厚望于贤有司之督率有方，务使有匪必获，获必惩办，以靖地方，勿得视为具文，致负委任，而干未便。切切。勿违。特札。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五日

### 29. 川东道宝芬札

间接据署资阳县胡令薇元禀称：县属与乐至交界之阳化场、简州交界之大堰塍一带，有着名痞棍李南山诱惑愚民学习拳打，名曰神拳。当将该痞棍暨习拳之申永富、李老二一并拿获，讯明分别监禁枷责。且闻学习神拳，流布颇广，不止资阳一处等情。与敝局所访相符。查上年北方拳匪之祸实肇于练习拳打。覆车之鉴，中外寒心。虽愚民无知，初非骫法作乱。惟此邪术如火燎原，祸患之来，每发于不至觉。况川省匪徒充斥，民气嚣然，若不早图，后患莫测。除禀明督宪外，合亟移会，希即转饬等由。准此。合行札饬。札到该府即便饬属督饬各团保严密查拿，并出示严禁，务绝根株，务期消息未萌。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督饬各团保严密查拿，并出严禁，务绝根株，而消隐患。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 30.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带刀痞匪，三五成群。  
并有散勇，假冒营兵。  
藉端生事，搯害良民。  
城乡街市，随处横行。  
甚至纠众，烧会结盟。  
并以邪术，诱惑愚人。  
托名阴操，敛钱降神。  
乘间聚党，窃劫乡村。

种种不法，俱干典刑。  
除派差拿，移营协擒。  
城乡团保，一体责成。  
查拿捆送，不准徇情。  
容留窝户，并拿送惩。  
倘敢包庇，查究不轻。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 31. 重庆知府吴佐函<sup>①</sup>

径启者：昨闻资阳有拳匪围城，□□□□□□□□道宪因公晋省，必经其地，望请□□□□□□□□□□道宪复电。业经资州沈直刺电省请兵驰往攻击，逃散。原电抄呈台览。查近来各属拳匪隐伏蔓延，日甚一日。前月永川县稟报，张道士在魏春堂家神打阴操之案，于地方出首后，入城抢劫钱铺，拒伤典□逃逸。□□□□□□尚未弋获。此时资阳拳匪更形猖獗。□□□□□□□□□□出若再悠忽从事，□□□□□□何堪设想。用特函告执事遵照迭奉札示，严密访查，认真拿办，总期尽绝根株，毋为地方貽患，是所切禱。至资匪被击逃散，必将窜入各属。乘机抢劫，更望阁下严飭各处团保认真查拿，俾免滋扰为要。专此。即请升安。

名正具

#### 附川东道宝芬电文一件

府吴太守鉴：亥、鱼电悉。□□□□□□拳匪挟仇□□□□至县署，胡令未敢见，令堂勇虚喝。□□□□勇、□□□□□□□□新兵四哨，并黄观察一哨。沈牧驰往。该匪约八百余人，据胡家沟，杀清水河保正祭旗。幸沈牧及亲兵已至，捣其巢穴。该匪先来攻城，居民尽逃，沈牧登城轰毙多名。一头目正作法亦毙，众匪始气沮逃窜。又追至山巅，枪炮齐施，复轰毙甚多，匪始散。拿获为首六名，登时正

<sup>①</sup> 此件年月不详，但以发生资阳围城事溯之，当在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

法。续获一名，督悉，飭提省审办。现留兵分处镇压，人心已定。沈牧初一始回。闻川省各属皆拳，心甚惶惧，不敢在省久留。法轮事容面禀<sup>①</sup>。芬□。

### 32.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照得本府昨因资阳拳匪滋事，当经抄录道宪来电函飭各属一体查拿。兹闻安岳地方复有习拳匪徒杀毙教民多命之事。府属铜梁、大足一带，多与该处毗连，风声所播，深恐效尤滋事，亟应认真防范，以遏乱萌。除分别移行外，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严飭团保认真查拿，并将境内教堂、教民妥为保护，一面整顿，切实清查，务使此项邪匪无可托足，自可杜其蔓延，切勿再事玩忽，致取重咎。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一日

### 33. 管带川东保甲巡勇营移巴县

为移复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接准大移，以近有匪类在于城乡街市聚党窃劫，甚至纠众烧会，邪术惑人，种种不法，移会敝营派勇查拿等由。准此。敝营遵即选派干练勇丁在于九城门暨城厢各街市昼夜常川梭巡，如遇匪类，自当拿获送交冰案惩办，以期无负贵县安靖地方之至意。兹奉前因。拟合移复。为此合移贵县请烦察照施行。须至移者。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二日移

### 34. 巴县移保甲巡勇营

为移请查拿事：窃查近有带刀匪类及各处散勇三五成群，在于城乡街市及茶坊酒肆任意横行。或假冒官差营兵，藉端搯害，或乘间聚众，窃劫生事。甚至纠众烧会结盟。并以邪术诱惑愚人，托名阴操，

<sup>①</sup> 是年法国军舰借口保护教民，闯入川江。

降神敛钱，种种不法，有干禁例。除出示查禁，并派差密拿及责成团保协同稽查拿办，以靖地方外，拟合备文移请查拿。为此合移贵营请烦查照来移事理，希即带同练勇前往各乡场一带地方查拿惩办，是为至要。并飭各客栈、烟馆、饭店、及庵观寺院，遇有面生可疑来历不明之人，不准容留住歇，致滋事端而干查究，望速施行。须至移者。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 35. 四川按察使札

为通飭遵照事：案查上年北省拳匪滋事，倚仗邪术，毒害民生。遂至乘舆西狩，中外震惊。天下共见共闻，亟应杜渐防微，藉遏乱萌。乃竟有神拳徐孽，流毒川省。如綦江县拿获之陈秀俊，资阳县拿获之李冈中、李南山等，皆其明证。为今之计，必以严查保甲为首务。川省保甲早已由省设立总局，飭属整顿，惟容留拳匪及学习神技未入章程。今值严禁神拳，除拟定晓谕告示附发实贴严禁外，合行通飭严办。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责成地方编连保甲。并飭每甲出具连环切结，叙明保内并无容留拳匪学习神技之人，一家犯法，十家连坐。将结送署存案。民间故违，尽法严办，务绝根株，以靖地方。该县如敢视为具文，并不严行查拿，倘境内出有拳匪重案，即惟该地方官是问，严行撤参，勿稍玩视，致干重咎。仍将遵办缘由先行稟覆，贴示处所，开摺报查。毋违。特札。

计发告示三十八张<sup>①</sup>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 36. 川东道宝芬札

为通飭事：照得川东各属地方义和拳匪到处蔓延，改名神打阴操。迭经本道严切札飭查拿重惩，实已三令五申。无如地方官大都不知拳匪为祸之烈，以为愚民无知传习拳术，不甚置意，因循敷衍，一

<sup>①</sup> 此告示未见。

稟塞責。虽取有团保切結，而团保先自行演习。岂知养痍貽害，一旦拳匪窃发。以仇教为名，耸胁愚民，会匪亦必相依为乱，地方受害，收拾綦难。前年北方巨变，为本道身经目击，以故时懷戒心。近日资阳、安岳、乐至等处拳匪起事，攻城据砦，与官军对敌，甘心叛逆。其传习符咒情形，与北方无异。此次本道晋省面稟督宪，奉諭严飭各属认真查拿。地方官如不实力奉行，即由本道据实详参，勿稍宽假等语。除分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县立即遵照，将所管境内实力认真清查，如有拳匪，即行拿获稟明重懲。并将现在查办情形先行稟复。经此次通飭之后，如再阳奉阴违，一经本道访出，定即据实详参，决不姑宽，毋谓言之不预也。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

### 37. 四川布政使陈瑞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案准外务部电开：奉旨，据外务部进呈奎文电称：访闻安岳、乐至、永川、简州皆有拳匪踪迹，随派防军会同地方官搜捕。即据安岳县稟报，杨家坝地方有拳匪杨祖平杀毙同坝居住之教民杨绍榜等十一名，并伤教妇数名。该县闻信驰捕，当场格杀一匪，拿获首伙杨祖平等八犯。教堂、医馆并无损坏，司铎亦经护送进城等语。莠民传习邪教，煽惑乡愚，最为地方之害。着奎督飭所属迅即严密访拿，认真查禁，务期尽绝根株，以遏乱萌，毋稍大意。至此案首要各犯杨祖平等戕害教民多命，实属穷凶极恶，审实即行正法。仍将餘匪缉拿，务获懲办。教民杨绍榜等无辜被害，着即妥为抚恤。该县唐枝中虽将首要各犯立时拿获，究未能先事预防，着照所请撤任勒缉。钦此。咸。等因。承准此，合就恭录转行。为此札仰该司即便钦遵办理。

至川省各属伏莽甚多，从无神拳名目。自上年直隶义和团匪肇乱之后，其党流入川境，潜传邪教，遂至蔓延。而各种会匪以其易于惑人，无不从而传习。近且屡变其名，曰神打，曰阴操，曰红灯教，其实皆系拳匪。前经本部堂撰刻告示通发各属，遍行晓諭。并于告示之

中，明定赏罚之法，原冀乡僻小民共知儆戒，勿受其愚，且使该匪无所容身，或可洗心革面，化莠为良。乃访闻各属奉示之后，多以具文视之，甚有不为张贴者。遂使被诱之愚蒙无由惕悟，横行之匪党日见涛张。各该属欺罔上司，其过犹小，贻害百姓，其罪难宽。除由府委员密查，并将已经滋事各处派兵拿办外，应再由司训切通飭，务令各属将前发告示照缮多张，挨乡分贴，以期家喻户晓。一面责成保甲绅董按排编查，取具连环保结。已习者准其悔过，未习者不得效尤。有敢阳奉阴违，团保容隐不举，查出一并治罪。并飭各属将奉文遵办缘由统限十日具文申覆。自经此次通飭之后，再有拳匪聚众滋事，即将该管地方官从严参处，决不宽贷。此札。等因。奉此。合亟札飭。为此札仰该县遵照，速将前奉院发告示照缮多张，挨乡分贴，以期家喻户晓。一面责成保甲绅董按排编查，取具连环保结。已习者准其悔过，未习者不得效尤。有敢阳奉阴违，团保容隐不报，一经查出，并即一体治罪。仍将奉文办理情形，及张贴告示处所，统限十日造册通报查考。自此通飭以后，再有习拳滋事，即将该管地方官从严参处，决不宽贷。切切。毋违。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六日

### 38.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资阳拳匪滋事，大兵现往剿平，  
诚恐漏网逸匪，匿境煽惑愚民。  
谕尔里总监保，督团认真搜擒；  
匪如胆敢拒捕，准即格杀勿论。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九日

### 39.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初五日，准布政使司员、按察使司陈移，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六日奉兼署成都将军、总督部堂奎批：据署安岳县知县唐枝中具禀：卑县地方

并无拳匪潜匿，亦无入境传习拳棒一案。奉批：该县拳匪已于四月初五先杀民教多命，而披阅三月二十四所发来禀，犹以查无拳匪潜匿境内传习为词，昏瞶糊涂一至如此，宜乎匪党横行，无所顾忌，不至滋事不止也。若当时奉到查禁拳匪之通飭，稍能认真办理，使愚民知所儆戒，何至复有此等巨案。是杨姓男妇之被杀，皆该令之姑息养奸成之也。自欺欺人，误人自误，言之殊堪痛恨，虽经撤任，不足蔽辜，应再记大过十次，停委三年，以为玩视地方奉文飭复者戒。仰按察司会同布政司转飭知照。至近来各属拳匪所在皆有，而漫不加察，捏词饰禀，恐尚不乏其人，应再由司录批通飭，如有不自振作，贻误地方，蹈其复辙，本部堂惟有从严参办，决不稍予宽贷也。此缴。等因。奉此。除会飭潼川府飭知外，拟合备文移知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认真查禁，毋蹈复辙，致干参办。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

#### 40. 四川总督奎俊札

为札飭事：照得川省各属，现有外来拳匪，散匿各乡，诱人传习，实为地方之大害。业经出示严禁，通飭查拿。乃闻各属并不认真遵办，甚至所发告示亦有匿不张贴者，姑息养奸，殊堪痛恨。兹再重申禁令，刊刷多张，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县即将发下告示查收，转发城乡市镇张贴，并将告示照缮多张，分贴穷乡僻壤，务使家喻户晓。一面督飭团保认真告诫（中缺）行学习，并不准书役人等藉端讹索，如敢违犯，一并严办，不稍宽贷。仍将收到告示日期、张贴处所开摺具报，以凭随时委员密查。毋违。此札。

计发告示五十张<sup>①</sup>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sup>①</sup> 此告示未见。

#### 41.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六日，奉洋务总局札开：照得拳匪滋炽，民教惶惶。风闻有余蛮案内收抚随营效力贖罪之巨匪张桂山<sup>①</sup>近由贵州密函勾通资阳拳匪，约定八月秋后举事。查该犯桀骜成性，反复无常，自二十五年六七月间复出纠众扰教，经兵团击溃后窜匿他省。渠魁漏网，正在缉拿，乃敢勾结拳匪，约期举事，实属愍不畏法。若不先事防范，并力严捕，其患何可胜言。除稟明督宪，并分别移行严拿防范外，合亟札飭。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督飭所属严密查拿，加意防范，毋稍懈纵，致貽巨患。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

#### 42. 四川通省团练保甲总局札

为遵札行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七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照得保甲团练，久经通飭各属遵办在案。近闻各属筹办情形半多含糊草率，抑或累扰纷歧，殊非本部堂保卫闾阎之本意。现在拳匪蔓延，保甲团练亟应及时认真整顿，以清盗源而正民俗。惟此次办法须以保甲为主，团练附之，其中变通，有因时制宜者，有因地制宜者。本部堂博访周咨，现飭司道督同团练总局委员、委绅悉心酌定章程八条，细加查核，均臻妥善，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总局即便遵照，刊刷章程，飞札各属。一律迅速办理。以奉文之日起，限一月内遴选端正总绅筹商妥办。一面即将遵办情形，并总绅衔名申奏，以凭考覆。该丞倅牧令果能实心任事，会同该绅办有成效，本部堂定即从优奖励。倘或仍前玩泄粉饰因循，一经查出，亦必分别惩究，决不宽恕。并将奉文

<sup>①</sup> 张桂山系1898年大足人民起义军余栋臣部的先锋，当时他曾率兵攻打安岳、永川等县，后余栋臣降清，张即潜匿。辛亥四川保路事件发生，张桂山率旧部攻入大足城，复攻至自流井。见《大足县志》“匪患”条。

日期先行申报。切切。此札。计发章程一纸。等因。奉此。合行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一律迅速办理。以奉文之日起，定限一月内遴选端正总绅筹商妥办，并将奉文日期先行申报本局，以凭察考。切切。此札。

计粘章程一纸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

#### 附保甲团练章程八条<sup>①</sup>（略）

#### 43.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准布政使司员移：案准团练保甲总局移开：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照得本部堂现派在籍绅士罗细入局帮同办理保甲团防事务。除札飭行外，合就行知。为此札仰该局即便照查办理，每月支給该绅薪水银三十两，以资办公。仍将该绅到局日期具报备查。此札。等因。奉此。该绅即于五月二十二日入局帮办团练保甲事务。所有入局日期拟合备文移知。为此合移，请烦查照，希即转飭所属一体知照。等因。准此。除分移转飭外，拟合移知等由。移道、檄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一体知照。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 44.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飭事：照得金堂、汉州匪徒熊清禾等初聚众滋事，业经督宪檄委臬司陈带队往捕，毙匪一千数百人，已将匪首多名拿获正法，余匪逃散，现正搜捕，期绝根株。省城及附近一带，业经照常安静。访

<sup>①</sup> 此项文件原档残破。原件内容见本集所收罗细《怡云馆文牋》。

闻近日渝城谣传日甚，以致人心惶恐，必有不法痞匪妄造讹言，蛊惑人心，亟应设法止遏，认真查拿，以安地方。除分行外，合行札饬。札到该县即便随同重庆府会衔出示晓谕。一面严密查拿造谣之人，尽法严惩，毋稍宽纵。以后该仰委等仍当遇事镇静，免人惊疑为要。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

#### 45. 四川按察使陈瑒札

为札发事：照得川省人稠地狭，民情浮动，妖言惑众，贻害闾阎。本年五月间，资阳、仁寿、简州、金堂、华阳等处习拳匪徒蔓延肆扰，竟敢纠众接仗，被我军轰毙甚多。该匪犹惑不畏死，逼犯龙潭寺，省垣戒严。六月，本司统军严剿，节获胜利，攻破苏家湾老巢。因拟《胜了歌》，晓示愚氓。除刊刷通饬外，合就札行。札到该县即将发下告示、代判日期转发城乡市镇，一体晓谕，以期互相劝诫。使知神拳阴操万不足持，从此醒悟，予以自新。所发告示务须裱糊上罩，勿令风雨损坏。仍将贴过处所，遵办缘由具文报查。毋违。此札。计发告示四十张<sup>①</sup>。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廿九日

#### 总统防练各军按察使司陈示

##### 胜了歌

本司六月统军，攻破匪巢胜了。  
观音佛祖灵官，一齐西天去了。  
唐僧八戒悟空，未死也多逃了。  
孔明武帝正神，共把邪氛扫了。  
可知火炮刀枪，实在不能避了。

<sup>①</sup> 告示即下文。

说甚神水灵符，今日都不验了。  
尔等从前习拳，也应迷梦醒了，  
大家及早回头，性命身家保了。  
那些神拳阴操，嗣后不宜学了。  
父兄子弟妻儿，团聚一家好了。  
本司再有劝言，民教从今和了。  
倘再彼此寻仇，劫数依然未了。  
多因尔等愚氓，费我苦心尽了。  
若不痛改前非，又是灾殃到了。  
今朝凯唱旋师，到处防军派了。  
尔等士农工商，乐业安居是了。  
匆匆撰此告言，百姓自然了了。  
秋田将见丰收，共享〔享〕太平日了。

#### 46. 江津知县陈锡曾函巴县知县张铎

敬启者：本年省城一带拳匪滋事，附近不法匪徒闻风响应，□  
□猖獗。现闻虽经官军击溃，而余孽四散，波累堪虞。况巨匪□□□  
□张桂山□以漏网余生，逃匿黔境，复有约期举事之谣，诚恐彼□□□  
□□地方。迭奉宪札亦谆谆以查捕防范为言，亟应整顿保甲，联结团  
练，□□合作，防害未然。除缮具会衔告示另文移送外，用再专□□  
咨即查照，札饬与敝县接壤之团保首□□□敝县团保联络□□会哨，  
如有匪徒□□□□协力兜剿，□送惩办，务期共维唇齿则叨惠邻光，  
实非浅鲜矣。专布祇请升安。

名正肃①

#### 47. 巴县知县张铎札

为札饬速办事：照得现闻成属击散余匪，窜于川北射洪一带滋  
扰，彼处一水可通合州，诚恐顺流下窜，为害地方。查该处北培界连

① 附陈锡曾名片一张，无年月日。

合州，亟应予为严加防备，以免窜扰。合亟札飭到，仰该里总监保等速将团练事宜、军伙〔火〕器械迅速严密整顿，并联合江北团保协力在于水陆两道隘口扼要据险防守，以免临事张惶，是为至要。该首人等各有地方之责，身家是卫，务当认真尽事，防患未然，勿得视为寻常。任意怠玩，致滋贻误，而干未便。切速毋违。特札

右札，北培场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四日

#### 48.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奉川东道宝札开：案照本道具禀，遵电讯明永川县习拳匪犯吴道士即桢祥拟办一案，当经钞录原禀，札飭该府分别转行巴县、永川，并由道逕行铜梁县各在案。兹于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三日，奉总督部堂奎批：据禀已悉。仰再分飭铜梁、永川各县悬赏购线，严拿逸犯陈金良等，务获究报，毋任漏网。切切。缴。供摺存。等因。奉此。合即札飭。为此札仰该府即便分别转飭铜梁、永川等县悬赏购线，严拿逸犯陈金良等，务获究报，并行巴县知照毋违等因。奉此。除飭铜梁、永川严缉外，合就札行。札到该县即便知照。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五日

#### 49.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奉川东道宝札开：案据驻渝法国主教舒函开：径启者：现接各处司铎来函，具称近来暗有匪徒传习阴操，及红灯教日甚，若不早为密拿消患，恐一旦起衅，难以收拾等函来堂。窃查近日川西之事殷鉴不远，为此特请贵监督速飭川东各属迅为密拿暗捕，尽法惩治，防患未然，消祸无形，祷切盼切。即颂日祉，鹄侍惠复等由。准此。查各处匪徒煽惑愚民，传习义和邪拳，近更变其名为神打、阴操以及红灯教。迭经本道函札飭拿，已不啻三令五申。各牧令果能认真查拿，尽绝根株，各处司铎必不致纷纷

陈说。若仍如前粉饰，仍不认真办理，一朝起衅，其害甚烈。除径行各州县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府即便遵照，并转饬所属各将保甲严密清查，团练认真整顿，地方如有暗习邪拳、阴操、神打、红灯教等邪术，务须按名拿案，分别首从，尽法惩办，以遏乱萌。毋任因循玩泄，致有贻误，同干未便。

再，昨据署大足县霍令勤炜禀陈，所撰拳匪演说一本，最为痛切，足以警俗化玩，兹特附发。并仰照钞转发所属，酌提公款，刻刷多本，分发各场绅首，飭令演说开导，俾人人知邪术之足以害人，民教宜共相和睦。心有所主，自不致误于邪说，是亦挽回补救之一助。切切。特札。计发拳匪演说一本。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 50.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探知成属土匪，已被兵勇剿平；  
仅余击败小丑，如同釜鱼偷生。  
岑宪晋军到日，自必一鼓肃清；  
晓谕军民人等，讹传谣言勿听。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六日

#### 51.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饬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一日奉布政使司员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初五日钦奉电传谕旨。奎电奏，匪党退据苏家湾，乘官军尚未到防，复分股潜入金堂、汉州等属，均有烧毁教堂及教民房屋情事。两处司铎先行迁避，并无伤害等语。该省匪势猖獗，附近省城竟敢任意横行，着奎凛遵迭次电旨，严饬各军迅速捕剿，务令克期扑灭，毋任蔓延，致干重咎。代理金堂县知县丁良干前经摘顶撤任留缉，不知愧奋，玩视地方，着即行革职。署汉州知州高维寅着革职仍留署任勒缉，以观后效。该督

未交卸以前，责无旁贷，务当认真经理，除暴安良，以纾民困，而绥疆圉。钦此。除电奏另行抄行外，合就恭录札行。为此札仰该司即便移飭各属一体钦遵办理。毋违。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移飭属遵办外，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钦遵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

## 52. 巴县知县张铎告示

为遵札示禁事：本年八月初五日，奉本府正堂雷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川东道宝札开：照得金堂、汉州匪徒熊清禾等云云。切切。特札。等因。奉此。合行会衔示禁。为此示仰县属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嗣后如有不法痞匪散入境内，妄造讹言，鼓惑人心，尔等切毋轻听，滋生事端，致罗法网，追悔莫及。如匪等窜于境内，立即将其拿获送县，以凭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 53.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飭事：前因各处匪风滋炽，昨闻督宪督师入川，有先靖北路之说，诚恐被捕窜突，经先后札飭各州县整顿团保，严密防御在案。刻闻安岳有匪滋事，逼近大足，声势甚大。虽经严飭交界地方官，并电请督队前往防堵，惟内奸不除，外匪易于勾结，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将保甲严密稽查，团练认真整顿。凡交界紧要隘口，以及教堂、医馆更须分别派人扼扎保护。其往来出入面生可疑之人，更须留心盘诘，如携带刀械军火，即应拿究。至本地铁匠炮铺私制刀枪火药，暗济匪徒，尤关紧要，宜严行查禁，有必严办。安岳如今现曾拿获私售军火之人，他处恐不能免此，宜切实严查，毋稍徇情疏懈，致有贻误，大干未便。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

#### 54.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九日奉川东道宝札开：照得督宪岑奉命督师入川，业经另文行知在案。宪节计将入川，闻有先靖北路之说，将来资、简、三台、射洪太和镇、安岳等处匪徒被捕穷蹙，必致窜入各处。且资、潼两属逼近重庆，属境安岳紧连荣、大，相距尤近，亟应预为防堵，以期有备无患，除分别径行外，合行札飭。札到该府，即便转飭所属整顿团练，择要设防，如有匪徒窜突，立即堵击捕拿，毋任窜逸滋蔓，致干未便。此札。等因。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

#### 55. 川东道宝芬函巴县知县张铎

敬启者：案准洋务局函送《解毒散》劝世文五千张过道，囑令分发张贴等由。兹分送尊处二百四十张，即祈执事分发城乡团保客约人等遍为张贴。值此邪拳惑众，匪风肆起之际，能劝一人省悟，即少一人附和。务须严飭该首人随到随贴，切毋隐匿迟搁，是为至要。仍望将收到缘由，及转发张贴处所报查。手泐，敬请升安不具。

光绪二十八年八月 日

计送《解毒散》劝世文二百四十张<sup>①</sup>

#### 解毒散

慈悲道人 演

贫道今天有一句要紧话请各位听听，比如一副毒药，各位拿来吃了，岂不闹得肠断肝裂而死吗。虽然此等毒药还不算凶，还有比他凶到百倍千倍的，若然吃了，恐怕全家都要死绝呢。各位细想想，此是何药，此就是北京之义和拳。怎么就算极凶的毒药呢？各位不要

<sup>①</sup> 即下文。

忙，且听贫道慢慢说来。

这义和拳的老祖师名叫王□□□□□□□，师兄名叫林清，又有一个二师兄名叫徐鸿儒，于嘉庆年间曾经在直隶省造反。他说他有甚么咒语，口中念念有词，便刀箭枪炮都不能进身。那晓得这都是涨〔障〕眼法，如同耍把戏一般。到得那钦差名那彦成大人领起兵来大打一仗，那些信邪法的，可怜都杀的杀、刷的刷，莫一个跑得脱。此岂不是比毒药还凶百千倍么。以上见《圣武记》。

谁知邪教中单逃走了一个郜文生，后来又阴到在山东、河南传教。前年即庚子年邪教中又添个甚么黄莲圣母。此圣母本来是天津的一个滥娼，一同与拳匪打和声，造些谣言，说的话是“扶清灭洋”，做的事是杀人放火。到得闹出大祸，咒语也不灵了，神拳也无用了，连京城也被外国打破了。当时死者不计其数。这件事想必各位也听见说过的，岂不是比毒药还凶百倍千倍么。

就是我们川省，动不动造些谣言，便要闹教。没见识的还说他是义民，却不想这些义民平日就是拉肥猪、抢童子的人。难道这拉肥猪、抢童子也算得义民。咳！据贫道看来，这还是川民太穷，穷民太愚之故。穷则乱想找钱，愚则不怕惹祸。奉劝各位，各有身家，各有性命，再莫去与他打和声，我们川省才可免天津、京城之祸呢。

贫道还有一句要紧话，各位务必留神听听。我们既是大清国的好百姓，就该晓得大清国的律例上有两条：一条是左道异端，假降邪神，书符咒水者，为首绞；为从各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条是自号教师以演弄拳棒教人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学习者，杖一百，徒三年。这两条律例不是贫道生编的，昔年湖广总督吴大人名荣光纂了一部书，名叫《吾学录》。此书学道街书铺俱有，各位可去买来看看，自然知道。一去学拳，便违犯国法了。又《左传》上说得好，“妖由人兴”。各位不少读书人，试想想汉朝的黄巾贼，元朝的红巾贼，本朝的白莲教。那一个起头不是兴妖作怪，说他有仙术，有神兵。然这等邪教历朝又何尝有一个成过事来呢？他就说有《封神传〔榜〕》、《西游记》可以作证。各位要晓得这都是小说书，不是真的。如将《封神榜》、《西游记》当成真的，这岂不是天地间极愚极蠢的人么。贫道这一番话，各位把他当

成破愚的妙方也好，把他当成解毒的良药也好，如能将此话转告众人暗消劫运，这功德便无量了。

#### 56. 四川总督岑春煊告示

为割切晓谕举办团保事：照得川省自资阳拳匪肇乱，迄今数月，大股虽经击散，而零星余匪此拿彼窜，到处蔓延。本署部堂入川以来，沿途体察情形，以为欲靖乱源，非认真举办团练，严查保甲不可。夫川省未尝不办团保，无如有名无实，不特本团习拳之人该团首领不肯举发，甚或暗中接济别处匪徒之军火钱米。及至官军将股匪击散，该匪等佯为平民装束，混入各团，各团又复容留，民与匪不能分，以致官军难于搜捕。匪徒蔓延，良由于此。

本署部堂既访悉此等情形，本拟立派官军将此等通匪乡团一齐剿灭；继念一团之民良莠不一，若因二、三莠民通匪，波及全团良民均遭刑戮，实所不忍。用特苦口告诫，督飭各属认真举办乡团，严查保甲，与民更始，贷其既往，许其自新，以靖内奸，以御外匪。其经费之所出，则按照各该地方章程办理。首领人之薪资，从优议给。查川省向来自十月起开办冬防，兹不过提前一月开办，并无扰累。纵谓多出此一月经费，然较之匪徒一至倾筐倒篋，悉以与匪者，其利害大有悬殊。

团防既立，即责令各团各治其地之匪。其大股之盈千累百者，势力不敌，自仍派各路军营剿办。若夫二、三十人之外来零匪，则团练力足以相制，即属责无旁贷。如或捕治不力，即将其首领人责革，有功名者褫其衣顶。如敢仍蹈前辙，暗济匪徒军火钱米者，即按照通贼正法，并籍其家产入官。其捕治得力者，即照前督部堂刻所定捕盗章程，拿获匪首一名，赏银五十两，由地方官审讯明确，实系真正匪徒，即行赏给。无论何项解款，均准划抵。其有能拿获匪徒多名者，除赏银外，并赏给五、六品功牌。倘能奖率团丁防剿大股匪徒者，便当奏保实官，以为通省办团者劝。

其本团本甲，则飭令从严稽察。有习拳者，即由邻右知会首领人捆送地方官，审实严办。倘再扶同徇隐，不行举发，一经查出，定将

其首领人及邻右一并连坐。如有敢挟嫌妄拿扰累平民者，亦必严反坐之罪，决不姑宽。现时匪势尚微，及今赶办团保，犹不为晚。倘再迁延观望，匪势愈酿愈甚，恐各商民之身家性命所失愈多，后悔亦无及矣。

各地方官皆有督饬之权，各绅士亦有董率之责，务当通力合作，共图义安。并可公择明白事理长于言论者，分赴各乡，陈说利害，转相劝诫，俾闾邑团保克期底成。若各属官绅有敢藉办团之名，为敛费肥己之计，一经告发，则刑章具在，不能为此等污吏劣绅宽也。

除分行外，为此亦仰闾省官民人等一体遵照。毋违。切切。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五日

告示

### 57.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行知事：案准南充县知县袁启麟稟称：敬禀者：窃拳匪七月二十八日在三台县属之景福院戕弁杀勇。八月初二，即窜入太和镇城内，始而打毁教堂，搜杀教民；继则无论民教，以打富济贫为名，择肥而噬，肆意掳杀。城内军火，搜括一空。广招流亡，编列营棚。每棚十二人。抢布店二家，即以花布缠头，余作旗帜，红心青边，号挂上书“顺天教义兵神勇”字样。匪首伪大将军李青山、瑞玉堂、王泗河。招集铁匠，广造军械。每日或三十五人一队，或一二百人一队，出城打粮，蹂躏不堪。初八日，窜扰羊道溪，亦一大镇，即聚有一二百棚之多。该镇居民早已搬迁，留有多团二百余人，寡不敌众，受伤溃散。该匪遂得而入，分踞名扬、黄虎两寨，蹂躏情形，与太和镇相似。太和镇、羊道溪相距卑县之境均不过百里，风鹤频惊，民心惶惶，防务吃紧。迭次驰禀请兵未至，现惟有招勇练团，加意防堵。该匪人愈聚而愈多，势愈久而愈炽，如不早为设法扑灭，日久恐难收拾。查羊道溪水陆交通居渝江上游，如赴顺庆朝发可以夕至，如赴渝城顺流而下，防堵均关紧要。除督勇团严加防堵外，可否迅飭巴县、合州、定远协力堵御，以免蔓延滋扰，出自钧裁。所有拳匪现踞羊道溪扰堪

虞，可否飭属协力堵御，以免蔓延缘由，理合禀请察核示遵等由。准此。除批印回外，合就行知。为此行仰该县即便协力堵御。毋违。此行。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八日

### 58.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通飭事：照得资阳拳匪事起，其始不过六、七十人，不意愈剿愈多，蔓延成都、资、潼各属，近且及于重庆、眉州等属。良由各牧令庸懦无能，平日既不能整顿团保，各路防营大半奸淫抢掠之不暇，防剿之道，绝不留心。以致听该匪出入纵横，匪来则惊扰张皇，匪去则又铺张如何擒斩，如何追击，其实匪之去也。不过已经饱掠，又顾之他，未必果由该文武营团调度有方，攻剿得力也。其上焉者，真能督飭营团攻剿，又多半不相联络。譬如东路进兵，西南北三路全无布置，悉留为匪之去路。以致到处逃窜，到处焚杀；今日击退，明日复来；此股击退，彼股又至；应接不暇，几成流寇，劳师糜饷，殆无休日。兴言及此，良深浩叹。前曾通飭各属整顿团练，严查保甲，以清内奸，而御外侮。然此不过捕治零星余匪。其大股之盈千累百者，必须四面兜围，方免逃窜。自此通飭后，除零星余匪应由该文武等随时剿捕外，遇有大股匪徒该文武等必须妥慎通筹，或仅用本境之营团，或借助邻封之兵力，务将匪之去路处处扼扎，尽力围捕，剪除净尽，毋留余孽。倘邻封文武接到关令后，并非真正不能分身，辄行延诿，致因牵制，转误事机，该文武等可即指名禀揭，定予严参不贷。各文武等须知以邻为壑，人人有此私心。然本境之匪可驱入邻封，邻封之匪亦何不可驱来本境，彼此以邻为壑，循环倚伏，诟有穷期，则何如合力通筹，歼除一股，即少一股之为愈也。除分行外，合亟札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遵照。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一日

## 59.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札发事：照得本署部堂现撰就解散拳匪文言告示、俗语告示、又劝谕绅粮助捐告示，一并盖用关防，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县遵照。即将发来各告示分饬所属，在于乡村市镇遍贴晓谕，俾各乡绅士军民一体知悉，互相劝戒，毋陷迷途，及早悔悟，勉为良善。并劝绅粮助捐。如有告示不敷张贴之处，并饬照缮多张，□□该厅、州、县印信，务使穷乡僻野咸谕周知。仍将收到告示、分发劝办缘由、张贴处所禀报查考。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 60. 巴县知县翟勤炜告示

为示禁事：照得为民牧者必以文告为先，如视文告为具文，是为不率教。不率教者均当按律治罪。本县爱民如子，嫉恶如仇，兹甫下车，特申禁令。谕令周知，胪列如左：

- 一、禁愚民不孝父母，不和兄弟，不教子孙，不修帷薄。
- 一、禁富豪逞强倚势，擅作福威，大利盘剥，雇痞跟押。
- 一、禁蠹役藉案开花，私行吊拷，得财卖放，索诈拖延。
- 一、禁团保武断乡曲，滥摆口岸，受贿袒禀，鱼肉善良。
- 一、禁奸民造言生事，妄启衅端，煽惑人心，遂其私欲。
- 一、禁痞匪烧会结盟，带刀游荡，估吃霸除，挂诈良民。
- 一、禁棍徒假借衙门，指官撞骗，说事过钱，欺诈乡愚。
- 一、禁讼棍遇事生风，教唆词讼，诬告人民，挟制官长。
- 一、禁烟馆夜不收灯，窝藏匪类，客留私押，因缘为奸。
- 一、禁赌棍开场聚赌，放本抽头，窝藏娼妓，引诱良民。

以上十条悬为厉禁，望吾民互相告诫，勉为善良。仍责成该管首人认真稽查，有犯立即捆送来案。如敢扶同容隐，一经访闻，或被告发，与犯法之人同罪，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七日

## 61.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六日，准署布政使司陈移：八月十六日，奉总督部堂奎札开：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八日，准吏部咨考功司案呈内閣鈔出四川总督奎片奏准，外务部来电，钦奉谕旨，莠民传习邪教，煽惑乡愚，最为地方之害。著奎俊飭属迅即严密访拿，认真查禁，务期净绝根株，以遏乱萌，毋稍大意。至此案首要各犯杨祖平等戕害教民多命，实属穷凶极恶，审实即行正法。仍将余匪缉拿，务获惩办。教民杨绍榜等无辜被害，著即妥为抚恤。该县唐枝中虽将首要各犯立时拿获，究未能先事预防，著照所请撤任勒缉等因。钦此。当经恭录转行钦遵办理。查川省伏莽本极繁多，自有义和拳党流入境内，各种会匪以其易于惑众，无不从而效尤，现经严定处分，通飭各属务使家喻户晓，知拳匪之不容于法。一面分飭防军，并委已革道周振琼、本任叙州府知府文焕等驰赴各处，会督该官文武严密搜捕，勿使稍留余孽，贻害地方。将来各属拳匪一律肃清之后，在事出力人员可否仰恳天恩，俯准查照军功，分别异常寻常择优保奖，以示激劝之处，出自圣裁。等因。谨奏。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八日。奉硃批：著即督飭认真查办，务将各属匪党一律肃清。尤在各州县振刷精神，勤恤民隐，以清乱源。余依议。钦此。钦遵到部，相应恭录硃批，移咨该督钦遵办理可也。等因。准此。除咨提督外，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司即便通飭各属一体遵照。毋违。此札。等因。奉此。除移明臬司，并分移外，拟合移知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行知。为此行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一日

## 62.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遵批札知事：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四日准署按察使司曹移，八月初六日奉总督部堂奎

批：本任司呈详核复营务处周道振禀呈详清查拳匪条约，通飭遵办一案。奉批：拳匪之罪在于聚众滋事耳。然不拳而聚众滋事者，所在皆有，不必阴操神打，而后谓之匪类也。少年无识，惊其神奇，从而习之，初无为患之心，似又当作别论。此等拳而不匪，若亦绳之以法，不但诛不胜诛，且适使真正拳匪得藉此以胁其众，转非弭患无形之道。昨据刘守朝宗禀拟章程，以编联保甲为查禁习拳之法，所论殊中肯綮，与现详第二条大致相同，业经批司核明，通飭各属遵办矣。其余各条之行有无流弊，仰按察司核覆察夺，并移该营道知照。缴。清摺存。等因。奉此。遵查周道所拟条约未准移司有案，当即录批移取去后。兹准周道将约抄送前来，本司详加察核，所谓重告讦之赏，严连坐之罚，申大辟之条，开自新之路，自系劝惩兼施，警执迷而矜省悟，立法不可谓之不善。然其中有过于操切者，亦有不可执一而论者。如首告拳匪，先令各州县悬牌于堂，令告者执牌以进，事属创见。徒淆听闻，奉行不得其人，即不能保无流弊。至习拳煽乱之匪，法必诛。若无叛逆、仇教、劫杀，负固不法重情，仅只操习拳术，自有传习邪教本律可援，亦不能概予骈诛。宪批既极明允，即当奉为主臬，本司谨就原各条参以管见，斟酌损益，另缮清摺咨呈钧核，可否通飭遵办之处，伏乞俯赐察核，批示飭遵。奉批：如详，通飭各属遵行。缴。摺存。等因。批司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办。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 附《清查拳匪条约》一纸

一、重告讦之赏。拳匪传习邪术，每在夜静更深，踪迹虽极诡秘，难逃左右邻近耳目。以后无论何色人等，如有确知拳匪消息者，其密邀约地保，赴官禀告。地方官不拘早晚，立即传见，屏退左右，详询情形，计定时刻，随带差练驰往掩捕。如果人逃并获，告举不虚，立即从优给赏。倘事无影响，或挟嫌诬指，亦予反坐，不稍宽假。

一、严连坐之罚。清查奸宄，舍保甲无效。伏读宪批，以刘守朝

宗稟拟章程已有此论，殊中肯綮，飭司会同保甲局核明，通飭遵办。现经保甲局会同本司核实妥议，另文详请衡示，俟奉批再行通飭遵办。

一、申大辟之刑。例载传习邪教，习念谎诞不经咒语，拜师传徒惑众，为首者绞立决。又一切左道异术，煽惑人民，为从者俱发回城为奴。神拳乃邪教之一端，一经传习，即应按例惩办。若因习拳而聚众滋事，如资阳、安岳之案；或叛逆显著，仇杀多命；或肆意劫掠；或负隅抗敌；是皆律应斩决，法所不容。刑章具在，随所犯之轻重以定，爰书办理，无虞纵实。

一、拳匪以神打诱人，愚民无知误随其术，谅不乏人。嗣后如有暗习神拳旋悟者，准其自悔，给邀请地保呈官存案，概予免究，并不准地保差役需索分文。惟自悔之后，或再有犯，加等治罪。

### 63.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札飭事：照得川省匪乱，蔓延各属，猖獗经时，本署部堂奉令带队来川，未忍不教而诛，当经出示剴切晓谕解散在案。查该匪以仇教为名目，以神拳相煽诱，愚民无识往往被其摇惑，误入歧途，以致从匪者日众。是非明白晓示以仇教之非、习拳之妄，俾百姓咸憬然悔悟，不足以绝匪源而遏乱萌。本署部堂现著有《戒民仇教习拳歌》一首<sup>①</sup>，文义粗浅，取其易解，亟应广为宣布，合行札发。为此札仰该地方官会同学官挑选明白世务、口舌伶俐之生童，持往所属各乡场市镇逐日宣讲，俾众咸知。一面照式刊印多本，各处分送，以广流传。其宣讲生童如果能劝导得法，所分地段内两年内民教相安，地方亦安静无事，由该地方官、学官查明禀知，本署部堂给奖励牌匾或匾额，以示鼓励。该地方官、学官等有牧民教民之责，务当督飭各生童尽心劝讲，毋得视为具文。并严禁该生童不得藉滋事端，以无负本署部堂谆谆告诫，式遏寇虐之至意。切切。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sup>①</sup> 《戒民仇教习拳歌》原缺。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

#### 64. 四川总督岑春煊告示

为示谕解散事：照得自来邪术作乱，未有不立即灭亡戮及族党者。川省自资阳拳匪事起，迄今数月，诛戮之匪首匪党共计不下数千。现又据资州、资阳禀报，将资属著名之大股匪首凌天顺、刘飞虎拿获，并擒斩匪党三、四百名。该匪等邪术万不能避枪炮刀兵，符咒神水之万不足恃，尔百姓等当可恍然大悟。度尔百姓当初附和之意，亦未必真信邪术，甘心为匪，不过因其托名仇教，遂姑从而尝试耳。岂知传教载在约章，朝廷许之，而尔等仇之，未得忠义之名，先犯违旨之罪。敢违朝旨，即是乱民。王法虽宽，能为尔等乱民曲宥乎。且天主、耶稣两教皆以劝人行善为宗旨，各教士往往有自捐巨费施药施医，遇灾并有慨捐赈款，以助官赈所不及者。各教士之用心，原无负于吾华也。即使教民不尽驯良，间有恃教横行之事，然此等莠民，按照约章应由地方官惩治，是地方官之溺职。尔等尽可赴各上司衙门控告，自能伸冤，何得私相仇杀。况因一、二教民不善，而仇及千百教民；因一教一会教民之不善，而仇及各教各会之教士。天下讵有不分皂白，至于如此者乎。大抵尔等匪徒半属愚民，既不知仇教为王法所不容，复不知各教士皆系明通公传，意在劝人为善，并无恶意。当其附和之始，不过听信一、二匪首之邪说，图快私心。及至仇杀事成，虽有悔心，而已势同骑虎，只得与官军抗拒，苟延残喘。本署部堂以为尔等作乱之迹固罪在不赦，然曲谅尔等愚昧之心，亦尚情有可原。用特割切详明，谆谆示谕。自示之后，尔等附从之匪如能立即解散，各安生业，本署部堂决不究其既往，并不准该乡保团保追举以前之事，挟制搆诈。如能捆送真正匪首，本署部堂并立给奖赏。尔等首要之匪如能解散胁从，速即投诚，本署部堂亦必予以自新，贷其一死。倘仍敢负隅抗拒，则大兵进剿，玉石俱焚。谁无父母，谁无妻子，何必以三尺之躯甘作乱民，自取骈诛也。现在各属业已开赈，尔等如能立即解散投诚，便可与饥民同沾赈济；如仍屯聚抗拒，便当与乱民同受骈诛。祸福死生，分于一念。尔各属识字明理之士民人等，务将本署部堂此示之意广

为宣讲，俾愚夫愚妇共出迷途，保全亿万生灵，亦即所以为功德也。为此示仰闾省士民人等一体知悉，凛遵毋违。切切。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二十八年九月

告示实贴

晓谕勿损

### 65. 川东道宝芬札

为札飭事：照得本道仰奉宪檄巡守川东。当此邻氛未靖，拳匪甚炽。地方紧要之际，自向德薄才疏，只有将勤补拙，决不敢以暂时权掇，存得过且过之心。查川东管辖三十余属，周回二千余里，地广政繁，求治不易，惟期与我寮属同舟共济，各殚心力，无辜职守。而今日职守所最关紧要者约有数端，特撮大要，开列于后：

一、拳匪宜认真查禁也。邪拳奇祸，亘古所无。北方既已受灾，川省复踵其复。名虽仇教，实则劫杀平民，上游各州县绅商士庶已受大害，此急宜引以为大戒者。川东各属迭经宝前道函札飭禁，不啻三令五申，刻虽未酿事端，访闻学习阴操神打、暗谋不轨者所在多有。绅团以士著，多所顾惜，不肯招怨举发，甚有随声附和者。地方官因其尚未酿事，亦皆相率讳匿，置若罔闻。岂知涓滴可以成河，星火势必燎原，若不治于初起，一经尾大不掉，即难收拾。绅团谓附和可顾身家，而烧□□之；地方官谓讳匿可顾考成，而严谴随之。图旦夕之苟安，贻无穷之实祸，可悲、可悯、可太息痛恨。惟望各牧令思患预防，认真查禁，毋再迟回，自贻伊戚。

一、团保宜认真速办也。保甲团练清内御外，相辅而行，诚求治之良法。当此邻氛未靖，邪教思逞，尤为今日之要图。匪必有窝，能力行连坐之法，分牌列甲，交查互稽，则匪无藏身之区矣。能共伸守望之义，乡镇相联，邻封相顾，则匪无控入之隙矣。所有章程□□迭经司局暨宝前道颁发，飭令举办。若牧令等不能□□□行，平时于邪拳病匪既不分别查禁拿惩，一旦匪聚肆扰，或又畏葸无计，不能督练扑灭，惟有张大其词请兵剿办。试思此际库帑支绌，安有若干勇营供各州县之请乎？至于先事漫无措置，临事遂致张皇，朝廷设此牧令，

又何为也。惟望各牧令振刷精神，速办团保。无事则认真整顿，有警即亲督捕拿。邻封有匪，则不分畛域，互相查拿，必使匪徒藏无可藏，事无可事。地方能静谧无事，各牧令方能自顾考成。

一、交涉宜持平办理也。民与教同系朝廷赤子，地方官均有管束之权。近日州县大都不谙约章，一味祖教抑民，以致民气未舒，酿出民教不和事端。邪拳土匪遂各乘机思逞，致肇大衅。督宪昨颁告示，极为痛切，虽就目前利害情形，但飭保护。而探源扼要仍在平日遇事持平，庶几釜底抽薪，即可相安无事。惟望各牧令遵照督宪另示及本道此次现札，谨守持平，即系保护，六字要言，而加以妥速，毋得祖教以屈民，亦毋袒民以抑教，去其畛域，示以大公。彼此无怨，民教自和，而匪人亦无所藉资，自不致别开衅端矣。

一、州县宜时出巡场地。牧令为亲民之官，原宜常见绅团，时赴各乡，周咨博访，庶民间疾苦洞悉胸中，而地方利弊亦易兴革。况川省匪徒充斥，有司深居简出，匪徒即横行镇场，浸至匪胆渐肆，□□劫掠于城厢衙署之旁、官方卧阁，民乃不能安枕，除暴安良之谓何也。况当此多事之秋，如前项所列查禁邪拳、举办保甲诸要端，皆必亲身历涉，勤接团保绅首，终日孳孳讲求，始能就绪。况其余应办之事尤多，亦非安坐衙斋所能毕举。惟望各牧令遵照督宪通飭及本道现札，事必躬亲，毋假家丁之手。公余有暇，即时赴各乡周历咨访，事无隔阂，自易奏功。语云：宴安酖毒，幸毋耽此宴安也。

以上各条皆目下切要□□合行札飭。札到该县即便遵照办理，期无贻误，□□□□共登治理。望切望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緒二十八年十月初二日

## 66.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十六日，奉洋务总局札开：案奉督总督部堂岑札开：照得近年各省闹教之案层见叠出，前者骈诛，后者踵起。川省本年拳匪又复托名仇教。煽动愚民，各属教民多被焚掠。叠经文武各团擒斩匪首匪党多名，而零星余匪尚未肃清，仍复扬言仇

教。夫岂愚民真有深仇大恨于西教哉，皆由于地方牧令平日办理民教案件多半不能持平，以致平民积怨至深，激而横决。迨祸事猝起，各地方官又不能将教堂、教民切实保护，动酿巨案。上劳宵旰，下祸闾阎，言念及之，深堪痛恨。兹余□□□□姑不暇责，各牧令平日办理民教案件之荒谬，先将必宜切实保护之故，为尔官绅士民详言之：

查各国来华传教载在约章，复经叠奉谕旨，责令地方官切实保护，朝廷怀柔远人之意，至深厚也。当此明谕叠颁之后，若各官民犹不能切实保护，则是不惟仇教，真有意抗违朝旨矣。苟非乱民断不能出此，此必宜切实保护者一也。

各国之教虽分天主、耶稣，而其劝人为善之意则一。各教士在内地所设医馆或治病、或施药，其存心何一非济我华人，各省遇有灾荒，各教士且有自捐贖以助官赈所不及。人情于馈送往来，尚且不忘图报，况各教士跋涉数万里来华行道，挟其□□□□人，我纵未能以德报之，奈何更窘辱仇视之也。苟非野蛮，断不出此。此必宜切实保护者又一也。

且即以利害言之，尔官绅士民等试思各省历次教案，有一次不効官者否？有一次不办犯者否？有一次不赔款者否？更即本省历次教案思之，每次所办之犯果专办为首者乎？抑附和者亦难逃法网也。每次所赔之款，果皆出于闹教之人乎？抑未闹教者亦须解囊分认也。与其事后群被诛连，何如当初众志成城，认真保护，俾教案不成，永不受诛连之为愈也。又况闹教之处官必派兵前往搜捕，纵使各军纪律严明，何能保随带兵丁一无骚扰。本署部堂为尔商民等代筹，总以本镇本村不出教案为幸事。不出教□[案]，□□(镇村)则既可免兵丁之骚扰，事后又可免赔恤之株连。否则苏家湾、龙潭寺、石板滩、□□之覆辙，不难再见于该镇该村也。纵令教民不尽驯良，间有恃教横行之辈，然教民犯罪，由地方官惩办载在约章，尔商民等如果受教民欺凌，尽可控官审办，即使地方官袒教抑民，亦可赴各上司衙门控告，果其理直，自可申冤，何得遽挟私嫌，妄行仇教，致干显戮。且此教宗旨与彼教宗旨不同，此会宗旨又与彼会宗旨不同，尤不得因一、二教民之不善，而迁怒教士，因一教一会教民之不善，而仇各教各会

也。

自此次示谕后，各该地方官务当查明所属境内凡有教堂、教民处所，即严切责成该处绅耆团保认真保护，倘遭焚掠，定将该首领人从重惩治。各绅士商民等务当父诏其子，兄勉其弟，不准惑于邪□□□□会，同心合力，以相保护。须知中外人心，本不相远，尔绅民等，果能尽其保护□□，□教士教民必深感尔等保护之德，将见愈敦辑睦，共乐和亲。大同之盛，不旦于此益昭哉。除示谕外，合行札饬。为此札仰该局即便移行各道、府、厅转饬遵照。毋违。切切。此札。等因。行局、檄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

#### 67.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严札通飭事：照得本署部堂前以拳匪余党尚未肃清，通飭有匪各地方查明匪首名姓，悬赏购拿在案。现已多日，未据复到，实属延玩。查此次匪徒虽以邪拳为名，其实即系向来会匪、嘯匪、土匪之类假名煽惑，并非真若山东、直隶别有一种拳匪也。各该牧令若但专拿拳匪，而不及其余各匪，则地方终无安靖之日。因思川省会匪、嘯匪所在皆有，亟应通飭各牧令，将该地方著名匪目详细访查，从严缉捕。并限文到十日内，将该地方所有一切匪目之姓名、籍贯、年貌及有无亲属、党羽多寡详细开摺，酌拟悬赏银数，飞速申报，以稽各属缉捕之勤惰。如各该牧令虑以后缉捕为难，隐匿不报，别经发觉，定予严惩。惟川省盗匪肆行，良儒绅粮往往图保身家，畏而入会。此次严飭查拿，当以不问其会不会，惟问其匪不匪，两言为主。如果是匪，即不入会，亦应严拿。如果非匪，即入会亦可不问，庶足以安良善而靖民心。倘各该牧令任听胥役，借端搯索，诬陷平民，一经查知，即以军法从事。除行司、局、营务处外，合行通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凛遵毋违。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十日

### 68.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知：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九日奉川东道宝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准署按察使司曹移：案准洋务总局移开：案奉总督部堂奎札开：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四日，准吏部咨考功司案呈内阁抄出光绪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一日奉上谕：据外务部进呈奎电称：前因资阳县土匪聚众滋事，当经派兵击散，并将首要李冈中等拿获正法。兹据该县马承基禀称：县属天鼓桥地方，突有匪徒千余乘夜打毁英、美教会所建教堂，杀毙传教士鞠成壺及教民四命，又烧毁房屋，伤毙教民三命，势甚猖獗。现已飞调防营并添派道员，带勇驰往办理等语。似此匪势披猖，目无法纪，亟应速行扑灭，毋任蔓延。著奎严飭各军迅即解散胁从，查拿首要务获，从重惩治，以伸国法，而遏乱萌。该教士等无辜毙命，殊堪矜悯，着即妥议抚恤。资阳县知县马承基据称甫经到任，究属疏于防范，著即革职，勒限缉犯。此外各属难保无匪徒煽惑或造谣生事，□□□当严谕各地方官，认真查禁，加意防范，除暴安良，并将各教堂教士人等，切实保护，毋稍大意。钦此钦遵。抄出到部，相应恭录谕旨，知照可也。等因。准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局即便移明藩、臬两司遵照办理。此札。等因。行局、过司，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钦遵，一体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一日

### 69. 重庆知府吴佐札

为札飭事：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奉署川东道贺札开：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四日准督办四川全省团练保甲总局移：九月十四日奉总督部堂岑札开：照得团练保甲为从来御外侮清内奸第一良法。方今拳匪未靖，蔓延浸广，聚则千百立至，散则踪迹杳无。固由各防营不能合力兜剿，地方官不能设法清查所致，亦由各厅、州、县之团总保

正畏葸怠玩，不肯实心任事。驯至民匪溷杂，伏祸无穷。甚且馈匪以粮，遇匪以礼，竟坐视其来去，而莫敢过问。其所以如此之故，或虑滋扰，或虑报复，或虑地方官不能同心同德力任保护。由种种顾忌，生出种种畏葸，遂举团练保甲之良法悉成为纸上空谈矣。夫各团总保正之甘心畏葸者，岂不曰匪只仇教，匪只劫富，于我辈无与哉。孰知匪徒始虽止于仇教，继且非教亦仇；始虽止于劫富，继且非富亦劫。各该团总保正纵不受人□，何不自爱其身家性命也。本署部堂昨又通飭举办，事在必行。今恐各牧令未必尽皆得人，假手吏胥，转多扰累。必须重用各该处公正绅士以辅官之不及。盖以绅士于本处利害皆有真知灼见，始可分别各地团保之贤愚。今于省垣设一总汇之区，以为全省枢纽，而后可收指臂相联之助。省垣向虽有团练保甲总局，亦参用绅士，然官多绅少，一切由官主政，以致法久弊生。现应另行设一官绅合办之局，并刊给关防一顆，文曰：“办理全省团练保甲事宜关防，”派委按察司为督办；成都府沈守秉堃为总办，罗绅湘、席绅夔为会办；王绅增祺、马绅长□、刘绅咸荣为襄办，总系全省纲领。局中应设员绅若干，如何额定经费，如何酌给薪水，一切详细章程均由该官绅会同悉心妥议，详复核夺具奏。议定开局后，即将旧设之团练保甲总局所办省外团保各事并入该局办理。其省城城关内外一切稽查巡緝各事，仍暂由旧设之总局照章妥办，俟警察局开办后，再议归并。前据旧设总局呈送章程一本，又据罗绅呈递团保簿章一本，又据霍令勤炜禀送团保章程牌式一本，又据罗主事度拟呈团保章程一纸，本署部堂详加批阅，均有可采。而霍令所呈，似尤详备外，湖南保卫局章程一本，亦有可采，应一并札发交议。应否并略采东西各国警察之法，均由该官绅迅即议复。本署部堂之意，尤以为信赏必罚，为鼓舞中材以下之要道。现既拟将此举奏明定案，则赏罚并可特立专条。该官绅亦即查照叠次飭办团保谕旨，及从前总署通行保教章程妥议。总之期治人治法，相辅而行。政举固赖人存，而立法要须明备。该官绅或身任地方，或谊关桑梓，务当筹一长治久安之策，本署部堂实有厚望焉。除分行外，合亟札飭。为此札仰该司即便遵照，限文到十日内具复。毋违。此札。等因。奉此。遵即札飭成都府并各绅遵照设局，依限议



## 71. 四川总督岑春煊札

为通飭事：照得川省匪徒充斥，名目繁多。本年拳匪之乱，虽云别树一帜，其实即系平日之各种匪徒自知其名已陈，不足惑众，故另以邪术为纠集党羽之计，初非如直隶、山东等省另有一种拳匪也。现经本署督部堂迭次派兵捕拿，地方已渐次肃清。顾节届冬令，宵小本易生心，加以川省盗匪向来猖獗。是以各属劫掠滋事之案，近尚时有所闻。各地方文武理应严密踪缉，以期有案必破。乃近据各属禀报匪案，尚复张大其词，一概诬为拳匪。揣其用意，以为地方抢劫之案有干参罚，诬为拳匪便可幸免处分耳。殊不知川省人心浮动，往往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前此拳匪猖乱，以符水经咒煽动一时，愚民为其所惑，身被显戮者不知凡几。迭经多方晓谕，始能醒悟冥顽，此风渐熄。若为民上者，又复倡言拳匪，隐然诧为神奇，彼小民视听，最易转移，势必一倡百和，邪焰复张。是该文武虽有拿匪之名，而实令为匪者益将自以为得计，关系地方，实非浅鲜。语有之曰：见怪不怪，其怪自灭。嗣后各该文武一遇有匪徒滋事，无论是何种匪徒，其势焰若何，纠党若干，立即会督团保前往捕治，不准再提拳匪两字，以免摇动人心。本署督部堂为廓清邪教起见，该文武其即仰体此意，俾杀匪势，而靖地方。若该文武仍不能持以镇静，一遇匪党滋扰，非但不登时扑灭，且藉以作惊人之语，万一因之民心不靖，蔓延难图，则是该文武有意扰乱地方，本署督部堂定即严治其罪，恐不仅如寻常抢劫之案有干参罚而已也。除咨行外，合亟通飭。为此札仰该县即便凛遵毋违。此札。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 72. 重庆知府张铎札

为通飭事：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奉川东道贺札开：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准洋务总局移光绪二十九年五月十四日奉护督部堂陈行开：案准英国总领事函称：兹准本国驻扎重庆署领事官韦照开：查在泸州及叙州府一带常见民教不和，并耶稣、天主两教各存门户之见，一有讼事，地方官恒听一面之词，断理不公，是以每因滋

事。现惟泸属之纳溪，叙永属之永宁，最不安静。地方官既不持平办理，正恐后患无穷。本署领事为此照会贵总领，请烦查核等因。准此。本总领事查前督部堂岑新定辑和民教章程十五条，妥善之至，本总领事亦甚愿地方官均能照此章程办理，庶于民教不和及两教相斗之事，平允调停，则地方自可永安无祸。兹准重庆韦署领事照会前来，本总领事合行函达，请烦查照，即行电饬纳溪、永宁两县令慎防该境，免致肇衅，实于地方有益。并希饬知各属以后无论习奉何教之人，遇有词讼，地方官不得任意偏听，务宜遵照前督部堂所定辑和民教章程第七条办理可也等由。准此。除分别函后电饬外，合就札知。为此文行该局即便转饬纳溪、永宁两县，暨各属一体遵照。近来民教交涉之外，又有两教相争之事，务须妥慎防范，平允调停，毋任滋肇衅端。嗣后遇有词讼到官，尤须持平办理，毋得稍涉偏袒，致生枝节，是为至要。切切。此札。等因。奉此。除分移并饬纳溪、永宁两县外，拟合移请转饬等由，移道行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嗣后如有两教相争，及交涉词讼事件，务须遵照院檄，分别防范调停，持平办理，均勿偏袒，是为至要。切切。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緒二十九年又五月初七日

### 73. 重庆知府张铎札

为札知事：光緒二十九年又五月二十五日奉川东道贺札开：案准洋务总局移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奉护督部堂陈行开：案查前准外务部咨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初八日接准咨称，据洋务局司道详称，川省酌拟辑和民教章程十六条，其间责诸地方官居多，所望于教士戒谕教民者不过数则，俾地方官持此有所依据。正通知各领事、主教、牧师开折具详间，适接川西北法副主教童德望函称，此事系外务部与使馆所为，似宪台与主教未便作主，且天主、耶稣两教并分别深滋不服，当力争等语。查童主教所称主教不能作主，或亦实情，请先将章程咨明外务部详核，如果前项章程尚无流弊，此后川省民教事宜均即照此办理。一面照会各公使备案。否则请由外务部删改知照等情，据此咨请

查照□□等因前来。本部正在核办间，旋准法吕使照称，准驻重庆领事官稟川督，拟欲详定教务章程。该领事达复川督所有教务均有约章，自应遵照办理，拟欲更改之处，在该领事亦不欲闻等情。本大臣查该领事所述，甚属合理，似此情事，惟两国国家专办。在本大臣未奉有本国特谕，亦无此权任便允立新章。况已早经我两固定有条款，足敷教务之用。且教案均已教贖，永无拟定新章之举。若再定新章，反形蛇足。乘此机会，本大臣照知川督，于所办教案似属不公，出人意外。且曩日变乱迄今赔款尚未办结，领事官与教堂时请地方有司，而有司故为推诿。彼时致乱之有司，仍然久于其任。本大臣业已谆嘱所辖官员、教士等遇有事故，必先和平克己，谅必设法易于贖事，相应照请一体转知。切嘱川省大吏秉公速为了结等因。本部复查贵督咨送川省辑和民教章程十六条，准情酌理，已得其平。末条禁止教团名目，尤有远虑。地方官如果切实遵行，自能弭患无形，足为美善之则。惟查原章程大半系地方官分内应办之事，原毋庸照会各使，转致滋生口舌。兹据法吕使照称前因，相应咨复贵督查照，转飭该司道将此项章程删节，作为川省自办教务专章，不必照知领事。一面通飭各地方官如遇有民教交涉案件，仍应按照条约持平办理。至于先事绸缪之计，尤宜以教养培其本原，以保甲清讼两端，握其枢纽。庶几化莠为良，争端自鲜。至川省教案赔款，屡经本部面商法使转电主教杜昂切实议减，和衷商结，并迭次电达贵督在案。现据法使照称，业已谆嘱，谅必易于贖事等语。应再由贵督设法和商，以期早日□□，是为至要等由。当经转行该局遵照办理在案。嗣准英国总领事函称，兹准本国驻重庆署领事官韦照开：（下略，见五月初七日张铎札）。

兹准法国驻渝领事安照会，顷准敝国主教舒稟称：贵洋务局函送辑和民教十五条章程数本，其中一偏之词，敝领事不胜骇异。案查前曾经贵部堂岑函商，此等章程关系甚大，敝领事非由敝国驻京公使，及贵国外务部妥定。后来有公牒不能遵办此事，既须公使与贵外部妥商，则贵部堂与敝领事均不便越俎。所有函送章程数本暂为敝处，碍难遵命。案已飭知敝国各主教概不作算。除一面电稟敝国驻京公使备案外，相应照会，请烦查照备案等由。准此。查辑和民教章程，英

总领事以为妥善，法领事以为碍难遵命不作算。彼此各执一说，惟有遵照外务部所议，将此项章程作为川省自办教务专章，不通知领事。一面通飭各地方官，嗣后如遇有法国民教交涉事件，仍应按照条约持平办理，不得以此项辑和民教章程批断公牍之内，与之辩论，致生枝节，各即行知。为此文行该局，即便移明司道，通飭各属一体遵照。此次札文办理，事关中外交涉，慎毋稍涉误会，反滋别故，是为至要。切切。特札。等因。行局移道檄府。奉此。合就札行。为此札仰该县即便一体遵照办理。毋违。此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初六日

#### 74. 四川总督锡良告示

为出示严禁事：照得欲〔正〕风俗先正人心，欲正人心先除邪说。川人崇信神佛，喜谈休咎，于是奸宄之徒，倡为各种邪教。假托灾祥祸福之事，售其诞幻无稽之言。惑众敛钱，图饱私囊。而乡愚无知，一唱百和，奉若神明。因之徒丑既多，狡焉思逞，托名仇教，煽惑人心，酿成巨患。查定例，凡左道惑人，以及烧香拜盟者，（中缺）大辟。况前年蒙匪之祸，地方糜烂，驯至不可收拾，至今痛定思痛，岂可蹈故辙。乃屡次剴切飭禁，而各处奸民传习邪教仍复层见迭出。即如上年六月，奉节县龚方棨等谋勒罗万氏身死，装神惑众一案。未几而犍为县民周汶（中缺）等从在逃之陈弼臣为师，学习邪教，念咒操拳。富顺县匪徒蓝俊章等在□□寺地方纠党结盟，托名仇教，刊刻誓文，置备旗帜刀械，惑众滋事。达县民黄怔淦、黄怔加等兄弟妄信邪说，操习拳棒，书符咒水，意图惑众敛钱。又上年腊月，犍为匪徒张老三在文家山地方书画符咒，传徒惑众。又资州匪徒刘飞虎在舒家桥地方纠党倡乱，托词仇教，刊刻伪印，编造邪言，书写张贴（中缺）敛钱。彭县民陈荣春即陈老主教，假托善堂，传习邪教，惑众敛钱，藉术奸污民女。中江县民赵后进、蒋添涌、赵针春、赵针碌听从在逃之戴盛长等传习邪教，置备旗帜，托名仇教。犍为县属铁山地方匪徒纠集党羽操习红拳教，聚众滋事，杀毙练丁等案。虽犯多登时破获，从严惩办，间有二

匪徒在逃，亦已飭派文武严密查拿，不使倖脱法网。然此风不戢，则暗长潜滋，蚩蚩乡愚，从之如鹜，遂致身家两败。在倡乱奸民身膏斧钺，固不足惜，而无知百姓，惨受株连，情实可悯。本督部堂为高绝妖邪保全民命起见，合再出示严禁。为此示仰闾属军民人等知悉，自示之后，尔等务须父诏其子，兄勉其弟，同为圣世良民，永安耕凿。倘仍不悛改，或妄习邪教，或轻信妖言，一经查获，重则就地正法，轻则永禁囹圄。国法昭然，不能曲贷。地方团甲容隐不报，查出一并重惩。本督部堂，爱民如子，执法如山，断不任粮莠齐兴，嘉禾不植。勿贻后悔。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右谕通知

光绪三十一年三月二十九日

告示

## 75. 四川洋务局札

督办四川洋务总局为飞飭事：案奉总督部堂锡札开：准法领事安照称：案因人心浮动，各处堪虞，仇教仇洋之广告几于无地无之，敝领事批存甚多，几等司空见惯，想贵督部堂已有所闻，故不复再呈览。前晤洋务局总办，亦曾示以一二，谅亦禀陈于贵督部堂矣。如建昌、川东等处甚不安靖。金堂乱事将萌。而以富顺县及自流井一带为乱机已见。敝领事据该处主教司铎等函陈，实属岌岌可危。因有达摩会匪徒聚众起事，即红灯教之支派，该处地方官亦有禀明贵督部堂否？时事如此，闻富顺令委靡不振，一筹莫展。该处分县，未谙交涉，措置无方。敝国教堂在该处者甚多，教士、教民财产性命关系匪轻。似此情形，难免付之一二庸官之手。敝领事既有所闻，用特照会贵督部堂请为设法保护，查照施行等由。准此。合亟札飭。札到该局，即便转飭该地方官务将境内所有教堂及教士人等一律加意保护，勿稍疏忽。毋违。切切。特札。等因。奉此。查光绪二十八年拳匪肇祸，蹂躏甘肅州县，民教胥受屠毒，今平息未久，岂容死灰复燃，为害地方。除通飭外，合行飞飭。为此札仰该县遵照，札到即密查该境内如有达摩会匪徒及红灯教余孽，悉数严拿惩办，务尽根株。一面督

飭团保加意巡防，将境内各国教堂教士，一律认真保护，勿得稍涉疏忽，致干重咎。仍将遵办情形速复核夺。毋违。特札。

右札，巴县准此

光绪三十一年四月 日

# 报刊资料选录

## 四川大学历史系辑

**编者按：**这部分资料，是四川大学历史系摘录四川大学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所藏有关红灯教在四川活动的报刊资料。当时四川红灯教的活动，散见于国内各种中外文报刊中，这里搜集摘录的只是为数极少的一部分。

### 新民丛报（摘录）

川乱详志：四川乱徒，屡见各报。兹查乱徒有二派。一以重庆为总汇，一以成都为总汇。重庆乱徒，即溷集聚重庆五十里之某处，为首刘某，羽党仅六百名，竟欲攻击重庆府城。成都乱徒，则混集离城二十里某村，专骚扰成都东北之金堂、通江<sup>①</sup>两县，势力较重庆之一股为盛，不下三千人。重庆乱徒所执皆刀矛等器。成都乱徒则不然，共党勇敢之徒颇多，且狡猾异常，一遇大队官兵，则身扮农夫，混迹民间；若官兵稍寡，则勇往直前，往往官兵反为所败。平时或以邪术诱惑愚民，或掳掠富室，烧毁教堂。闻金堂、通江两县，已为该党所据，杀害教民计有多人。故驻渝英国领事，已调炮舰二艘驶往叙州，为保护居留英民之计。闻官兵所用枪炮皆极新式，系在福建制造厂由法国技师监督制造。无如官兵怯畏异常，一遇乱徒，仅开放空枪，甚有弃枪而逃者，故民心益形张皇云。

第 18 号，1902 年 9 月 15 日。

### 汇报（摘录）

四川简州十一日电：三日前拳匪在荣县天竺桥闹事<sup>②</sup>，毁美国教

① 当系中江之误。下同。

② 当系资阳天鼓桥之误。

堂一所，毙华教士一名，教民九名。罗教士在简州发电云：本处拳匪，日多一日，匪垒甚坚，马统领力不能制。须由地方官请省中速发援兵，否则大局不堪设想。又闻眉州村庄六处被匪所焚，且能激动良民仇教。

第 396 号，1902 年 6 月 19 日。

川省匪乱，重庆关道接到省中洋务总局行文，谓：川匪猖狂，省东尤甚。请照会各国领事，转饬通商传教洋人，勿轻进省。关道当即据文照会请领事预为之防。

又：四川拳匪胡宝三被拘供出井研地方有匪首五名，中有一武举两武生最为著名，最为顽固。此番习拳，为票厘局吴运鸿大令所知，密禀奎帅，派兵往拿。既逮案，绅士联控，谓三人并非拳匪，因与大令子博输后，心不能甘，故大令狭嫌诬陷云。

第 403 号，1902 年 8 月 16 日。

成都匪耗——成都七月二十五号来信云：省中近传有拳匪，声势日炽。闻洋务局禀称：仁寿县地方受害尤甚，数处被匪焚烧，教民平民在场者被戕不少。当乱时闻有英国圣经会教友并某甲同遭此难。又本月二十一号近北城二十里之某教堂被匪徒攻入，杀戮天主教民甚多。次日唐大令率亲兵数辈出北门前往该地，途遇匪党约一千名，适在该地攻打，当即开仗杀匪九人，擒二人，均带回城。刻下城门每晚早闭，次晨启钥亦须八点钟后。各地方官办理极为认真，但匪势蔓延日甚，当战时并有一官员被杀，恐一时殊难解散也。

又，川中匪警迭列前章，因习拳者并非一处，故此灭彼兴，无从着手。仁寿县杨柳庄保正熊姓部下习拳者数千人，顽梗不知人理，官兵往捕，熊已闻信而逃，只拿其家眷收禁，熊遂召众起事，焚毁黄公场各处教堂。孙统领水陆并攻，毙无罪乡民六人，藩宪因将署仁寿令张三鹤明府撤省。忽又报江口小教堂被焚，死一教士。周云昆观察攻克资阳之陈家寨匪巢，只围困三面，因将匪日何耀山擒斩，又杀胁从八十余人，竟以肃清禀报，开单保举多人。上宪方在核办，忽荣县又来请兵，大宪知周观察所禀不符，即派炮兵百名驰往；又续派曹仲惠观察往查。据禀：周军办理不善，且有抢劫情事。奎乐帅大怒，饬周

观察即日来省，听候查办。

第 405 号，1902 年 8 月 23 日。

中电：川电云本省拳匪之乱，教民被杀者为数颇多。叙州府之庆符、筠连已危。资阳有拳匪五十人乘间来攻，官兵御之，毙其七人，始退。英法已有兵舰驶往保护矣。

又，川匪披猖，习拳者多，尚有余蛮子余党死灰复燃，将蔓及全省。又省中拳匪至今益多，半因民贫所致，办理益觉棘手。匪目潘某颇得众心，官兵只能相敌，不能取胜。

第 406 号，1902 年 8 月 27 日。

四川省城已被围困十日，奎制军不知何往，此说未必确实。惟据上海商家得四川私电谓已致函令鄂商，不得运货前往。

又，近有人奏，川省乱事已成糜烂，请派知兵阅历大员前往，若再不扑灭，其祸不啻北京。

第 407 号，1902 年 8 月 30 日。

川乱再续——成都围困，奎帅无踪，已据电音照录。十五、六、七三日，省城外之龙潭寺、石板滩又有拳匪万余与兵开仗，互有死伤。十九日四鼓，匪在盐场纵火，冀官兵自乱，少遂其抢劫之谋。威远中军炮兵刘统带按兵不动。至三十日始与开战，先放空枪以诱之，匪以为神术果可御枪炮，乃放胆扑来，官兵以开花炮击之，毙匪数十。刻下省垣午后四下钟后即闭城，谣言极多，民心惶惶，兵少不敷，调遣旗兵保护教堂。三十日午后，臬司陈廉访率兵出北城剿办。匪身上均带一木盒，盒中木像一具。

第 408 号，1902 年 9 月 3 日。

川匪势成——四川土匪现分数股共万余人，习拳者固多，胁从者亦属不少。一为汉州拳匪约数千名，将三水关教堂击毁。匪首数名中有廖姓者，最为桀悍，同辈称为飞天将军。攻三水关时，夺教士之马，骑乘出游。适州牧高卜诚刺史率众而来，遇之途，立被擒住正法。从匪胁平民追高刺史，高乘舆遁，从者被杀。七月初二，黄海楼观察自川南道卸署任归，委办全省营务，派孙协戎驻防汉州馍馍店，与匪战死。一股为金堂匪，亦数千人，与乱民皆红带红衣，沿途不绝，幸不

扰良民，惟教民遇之必死。刻已将苏家湾教堂焚毁，教民之无下落者数百人。一股为新都匪，一股为资阳匪，均数千人。新都匪尚未动手。刻下奎帅已调丁、黄各军进剿。陈廉访剿新都，黄观察剿金堂，丁军门剿汉州。英、法领事及教士常有函致地方官请速为平定，法国兵船及武员已至嘉定，意在协办。

第 410 号，1902 年 9 月 10 日。

中电：上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成都电云，近有土匪在成都起事，攻击省垣。其势披猖，官兵无力解散。

第 449 号，1903 年 2 月 7 日。

川匪之乱，上年十一月十五日，安岳地方官兵与匪开仗不能胜匪，因而大张，致太和等镇地方匪徒复炽。

第 450 号，1903 年 2 月 11 日。

中电：四川大足、安岳二县近日拳匪重兴，而安岳更为猖獗，已与官兵交战数次，胜负未分。

第 458 号，1903 年 3 月 11 日。

### 广益丛报(摘录)

金堂著名会匪李洪兴等纠众谋反，散给票据，招人入伙。被岑帅亲丁访确后，暗与联合。前月下旬，李交票百张，嘱代为招人。某得实据，奔告岑帅，将李拿获，供认不讳，当即处斩。闻为首者系李石匠，共有党二千余人。川东、川北皆有匪党。前约二月初间在老关山聚齐，岑帅即调兵一营往扎该处，并通飭严拿李石匠云。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第2期纪事。

保属匪警——保宁府属剑州各地，今有土匪肇乱，势颇猖獗，幸当道早为觉察，派驻郡巡防军剿办，现已擒获数十名暨伪印告示等物。昭化、阆中、南部亦时有匪徒滋事。上宪飭各属认真防堵，又派警察防营各乡弹压，以免窜扰云。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24期纪闻。

保宁匪警续闻——保属剑州一带土匪滋事，派勇剿办各节已志前

报。兹悉其实是邪教，已拿获多人，并获得符扇、咒语、伪示等物。保宁府文太尊亲身到彼讯办，闻已正法数名。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第27期纪闻。

开县拳匪——闻开县近有拳匪约千余人，纷纷扰乱。各教堂均极为戒严云。现川东道已发兵弹压，后事如何，容续探报。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五年8期纪闻。

开县拳匪——开县去城二百二十里之跳蹬场闻有某教士筹款兴学，过于苛派，致愚民大起公愤，聚有数百人，操习神拳。又有道人其中主法，颇与各教堂及公立学校为难。目前乡间学堂曾毁数处。万县汛兵前往，亦曾受伤。现川东续备军及夔府协镇均调兵前往，恐不难克日肃清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五年9期纪闻。

开县拳匪续闻——前报纪开县拳匪系某教民兴学筹款苛派所致，今已探确实不谓然。闻系亦由膏捐肇衅。夔府协镇及成都川东续备军大集后，数与接战，拳匪均大败北。一股逃命铁锁桥，一股窜入新宁所属之任市铺。该地团保给入某庙，洽席相延，潜遣人密禀新宁马大令。当率兵前往，斩获甚众。该地团练亦死有三十余人。五月初十日，又有匪徒至火堰坝骚扰。刘大人与开县侯大令均连夜潜往，杀毙匪党十九人，生擒六人。余党复有逃往岳溪场约三十余里之矮子沟者，聚众劫掠，该处富户均大受其害。现正请兵往剿。余虽有匪首李某与余大师父等尚未拿获，然已属漏网之鱼，不足有为矣。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五年11期纪闻。

绵竹匪乱——绵竹灯花教匪胡某等诱惑乡愚，意图煽乱，已招集百余人约期八月中旬在南门外开会。田大令闻耗即率勇往捕，胡就擒，并其党数十人，及秘密器具带回研讯。据供党徒甚多，已详禀通辑，请示惩处。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五年23期纪闻。

开县拳乱续闻——开县拳乱，迭志本报，此已肃清。两教堂损失，派开人赔价银二万一千九百八十两了结。惟该县人遭此惨祸，痛定思痛，刊布开县红灯教匪之惨祸哀告。该告首述乱由，次叙侯大令交涉教案罗致赔款，末则胥利罚款者之当否。洋洋数千言，历历如绘。至有宁赴东海死，勿为今日开县民之语。创深痛剧，开人亦可哀也已。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五年第24期纪闻。

督宪奏保访获邪匪人员——目前次帅(赵尔巽)奏云：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访有邪匪苏子林、孙膏如等在近省各属纠党煽惑，僭拟梧花王伪号并署元帅等各伪职，拟于省城内放火焚烧官署教堂，抢劫库储枪械，定期起事。经奴才密饬警局防营及附省各属严密防范，分路掩捕，先后拿获伪首逆苏子林、孙膏如、史情川等多名，起出刊印逆稟起事口号及刀枪等械。实属逆迹昭著，讯明就地正法。伏查此项逆匪苏子林等传习邪教，纠众煽乱，起意僭号、伪署职官，定期于省会重地，劫库掠兵，焚署打教，图谋不轨。川省人心浮动，伏莽滋多，设非先期访拿，一旦事起仓猝，即立予勘定，而所损必多。端赖在事文武各员或摘发机先，或侦捕捷速，方能歼除首恶，弭患于无形。麀市无惊，而渠魁咸已授首。迹其勤劳，实未可没，谨将尤为出力文武各员开呈御览。(下略)

宣统元年(1909年)第七年第13期纪闻。

大竹教匪平定——大竹函云：十月初旬，县属有红灯教匪多名，约期举事，并有文告及旗帜大炮等件，声称打经征局，毁小学堂，以冀匪势扩张。詎被谢子厚大令先期探知，即督勇往捕。该教匪等毫未预备，竟鼠窜而逃，犹余匪三十余人，其伪元帅张某亦在。大令将该匪讯实正法。翌日，由团丁将伪皇帝谢某解到，大令随即严讯。据称该匪党系以邪术敛财，今春曾在县中骗得千余金以去，且蓄长发为号，俟事败悉已剃去。大令得供，立将该匪正法。当初起时，民心惶惶，几有鹤唳风声之势。若非谢大令先期查获，安得一律肃清哉。

宣统元年(1909年)第七年第28期纪闻。

### 四川官报(摘录)

近日犍为县属铁山一带地方有邪教匪徒结聚滋事,杀毙练丁保正,拆毁小学堂,截劫炮船,携械戕弁,势颇猖獗。犍为县李大令飞禀告急。督宪立即分檄续备中军统领柴直刺作舟、续备右军统领樊刺史溥霖选带精锐,并由马军门拨派劲旅,星驰前往,会同拿办,一切均由柴统领相机度势便宜行事。其驻扎郡城之续备右军左营朱管带登五,先奉本府调派率队赴犍,适值该匪众合股扑扰,经朱管带奋击,大获全胜。闻匪势虽已稍杀,诸军现仍协力进剿,务期将首要擒获云。

1905年2月下旬第4册。

### 东方杂志(摘录)

二月初三日,四川犍为县属之观音殿地方红灯教聚众起事。匪首何姓,因官藉案勒索而生变,聚众一二万人,声势汹汹。距城三十里之龟头寨,地势险要,先为匪据。该县巨富王姓之子被肢解。初四日贼率众扑城,李县令出城抵御,不敌而退,练丁十余人,被匪擒杀以祭旗。后军朱管带引兵驰剿,初五日,在义鱼石滩岸与匪接仗,毙匪数十人。初六夜,攻龟头寨,寨坚未破。擒匪二人,毙匪二百人。军勇亡二人,伤五人。旋将匪首剿获,教徒解散。

1905年4月号。

四川资州拿获邪匪首刘飞虎,尚于其身畔搜出伪印一颗,上镌刘飞虎及胜国正宫马仙姑字样,近已将印销毁,刘亦正法,惟马则在逃未获云。

1905年6月号。

四川屏山县属商州地方毗连滇境,其地有龙洞山,势甚陡峻,现有拳匪数百人竖旗于上。经宜宾县耿大令率勇迎剿,山险仰攻不利,亡勇数人,毙匪十余人,遂将山径堵截,设围以困之云。

1905年10月号。

乙巳六月，四川宜宾县属高州地方之大龙洞突来滇匪百余人，竖旗洞口，创立邪教，煽诱乡民，打灭洋教。匪首丁得原即系滇匪丁粽匠之子，而丁粽匠曾于甲辰在滇创乱，得原乃世怙其恶，复谋煽乱。川督锡清帅伤署宜宾县耿大令等酌带兵练驰往查办，诘该匪恃其党羽众地险，出洞迎敌。官兵力战擒斩悍匪十余名，匪始挫退。然仍增筑寨门，抗守益力。时平安营鲍都司审明滇匪窜路，率队亲扼其冲。续备副军唐统领亦派弁勇来会。遂于六月二十一日分路进攻，立将该洞攻克，阵斩首要周得镇等多名，夺获旗帜、枪械、妖书多件。匪首丁得原因斗移时，格伤就缚，又生擒匪党十七名，一并解府审讯，丁得原旋因伤重身死。

1906年1月号。

四川眉州东工场为拳匪首管得宣攻掠，已派沈太守慕绪率兵往剿。

1906年4月号。

四川射洪县匪徒税玉堂即税华，系光绪二十八年拳匪首犯，前在蒲家沟等处毁掳杀毙多人，并在柳树镇与官兵接仗，穷凶极恶，漏网多年，近经射洪县令拿获，详奉川督锡清帅批饬就地正法。

1906年6月号。

四川渠县土地场团总陈鸿图用符水惑众起事，杀差祭旗，经川督锡清帅饬该处巡防军往剿，匪众放枪拒捕，致伤兵役十余名，死什长一名。旋被官兵火其巢穴，烧毙匪众眷口十余名，生擒匪党二十余名，匪首乘间逃去。锡清帅得报，仍电渝重庆巡防军宗统领加兵往拿，以靖地方。

1906年11月号。

**附：满清官报** 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六——十九日

岑春煊片：

再，臣来川时，即闻道路喧传有女匪廖九妹，号称观音者，拥众数千，屡在石板滩、龙潭寺、苏家湾、三水关等处与官兵接仗，事败逃匿。悬千金重赏购之，犹不能得。抵任后，询诸僚属，亦谓：该女匪确系首要。当以为该女匪必狡奸绝伦，即嘉庆时白莲教匪商王氏不过矣。因严飭文武认真缉拿。旋据威远前军后营帮带段方成拿获，乃一十六单弱女子，讯据供认：从同场居住伪称教主之曾阿义习拳，嗣为曾阿义强去，充当观音。曾谐曾阿义在石板滩拥众抗拒官兵不讳。

查核该女匪首供虽为首，实与为从无异，其情不无可原。第该女匪名震一时，若获而不诛，恐未靖之心复而蠢动；且恐外人借口，当飭正法，并严飭缉曾阿义。

去后，兹又据威远前军左营帮带杨预将曾阿义拿获前来，讯据供认：带匪在龙潭寺、石板滩、廖家场等处屡与官兵接仗等语。讯明亦飭正法。

查川省本年匪乱，向无枭雄大憨出具其间，徒以山民笃谓鬼神，平日土匪、嘬匪、会匪及游惰之民最众皆是。以至今日拥一柔女子为观音，便可聚众数千；明日拥一孩稚童子为孔明，又可聚数百。皆由于失教、失养者多，民情复夙称游动，故易于倡乱若此也。

此次，将悬赏千金不能得之廖九妹，及拥众数千之曾阿义，先后拿获正法，人心为之一靖。段方成等之奔驰搜捕，不无微劳。合无仰

# 方 志 辑 录

**编者按：**方志中有许多有关义和团运动的记载，今所辑录者以直隶、山东、四川几省方志为多，也包括奉天、黑龙江、山西、河南、陕西、浙江、广东、贵州等省。所收省份不全，而各省中的县份（按当时的行政区划）更不全。但是在这一九九种方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一、义和团反帝运动普及于全国；二、义和团式的反帝运动一直继续到辛亥革命；三、义和团反帝运动首先是反抗深入我国农村的洋教会，正象列宁所说的那样：“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这些方志，多是已刊的书籍，其中也有未刊的稿本和调查材料。这些材料，多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官书，其中也有解放后人民自己收集的资料。封建统治阶级对于义和团是污蔑，对于屠杀义和团的清朝文武官吏是歌颂，对于帝国主义侵略者是献媚，但是谩骂或阿谀的字眼，并不能掩盖历史事实。因此，从这些材料中还是可以看见义和团反帝运动的真相。

# 直 隶 省

固安县志 1942年铅印本

王公继武，字叔贤，山东登州府蓬莱县人。清光绪二十二年五月荐升署理固安县事。……在任七年……其间经过庚子拳匪之变。其初，地方各村大半设立拳坛，公则亲历各坛设法劝其解散，不意清政府极力纵容，难偿其愿。至七月两宫西狩，地方糜烂不堪。宵小之人勾结新城匪首王成德，率领拳匪数千，盘据固安数月之久。公则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借永定河工款，将陕军三营留驻固安为之镇慑。王匪遂知难而退。是时固安南关匪徒沈姓、刘姓借成德之势，勒索本地商民。公则一面留驻陕军，一面毅然将沈姓、刘姓严鞫正法，地方遂赖以安。

九月，陕军因搜剿拳匪太严，竟致拳匪有攻城之举。公则力主镇静，加意抚恤，不究既往，地方秩序恢复如常。不意九月十一日，德国军队经过固安，公则会同永定河营都司李公星楼往迎德军。德国军官将公与李公拘禁北门城上，一日一夜水米未曾入口。而德军以炮架城上吓唬商民，声言屠城，勒索现金四万有余。地方无款，公则辗转借诸河岸。是夕，陕军营官欧公炳森因抗拒德军，丧于乱军之中。公则为之筹谋衣衾棺木，护送出境。陕军三营枪支全被德军烧毁，各营兵士逃散无余。其后，德、法各军迭次过境，自九月至十二月，计有数十次之多，无一次不索巨款，无一次不伤民命。公则尽力筹谋，加意调护，不致酿成巨患。

尤有最系人思者，则有消弭英、法教案及调和拳民仇杀等事。缘固安有英国教会华牧师尤得海者因拳乱逃避。拳匪初平，即回固办教案，其借仇教为名，肆意讹索，全境富民几无一人能逃其指摘。公

则多方解释，保全不少。而尤得海仍借英人之势，强占三佛寺为教堂，强租房契，强纳税金，并勾结匪徒，逼令四乡富户，公送教堂牌匾衣伞等物，以示万民爱戴之意。公则一面与之交涉，一面将强占情形具禀议和全权大臣。开始与英国公使萨道义迭次折冲，该公使初则强词夺理，不允交涉；继则厉声厉色，几至决裂。公则不畏强御，面谒该公使及李文忠公，三面折冲有十余次之多。又复禀呈纷驰，据理力争。禀中有云：“佛教与耶教同为外国传来之教，或为佛寺，或为教堂，本无区别。不过中国人笃信佛教者多，若以佛寺为教堂，本地人民群起反对，假使再酿成民教回案，地方官吏不负其责。至尤得海为中国人民，本国官吏本有管辖之权，只能问其人之匪不匪，不能问其人之教不教也。”又云：“耶稣教徒向重公理，若只顾争持，不顾公理，是有伤民教之感情其事小，有伤耶教之名誉其事大也。”禀上，李文忠公为之动容，萨道义亦为之折服。遂于辛丑春间撤去尤得海牧师职务，归还三佛寺教堂，另购民房设立教会，此案遂结。此事起于庚子之冬，结于辛丑之夏，历时半年有余始告结束。……

又有法国天主教徒李宝瑞者，为城南白得碾村人，拳匪起时逃于西什库教堂。拳乱初平又回固安招聚匪类，始而强拆佛寺，强号民间树木砖瓦；继而在各村强夺民女，强掠财物。人民敢怒而不敢言。幸有固安县乙酉科拔贡生李芳园将其诱至家中，夺其枪械，并将其同党十余人捆送县署。公则据情详请李傅相严行惩办，及至批令就地正法。在此十余日之中，而宝瑞已为法兵劫去三次。如此三纵三擒，始将该匪正法。其同类十余人，大半多为教友，公则从宽，概予免究。正法之次日，法国主教樊国梁、林懋德之公函至矣，内云：“闻固安近出教案，杀害教民。”公则亲赴西什库，将该匪作恶及屡擒屡纵，不得已奉命正法各情形，向该主教详细言之。该主教遂无词以对。两案既结，耶稣、天主两教教徒无一人敢向地方民众再肆意索者。

此外，又有南流杓村民鲍万祥与同村某姓因地亩涉讼，结有仇怨。拳匪盛时，某姓之子聚集拳匪多人，将万祥全家杀害六口，而鲍子外出，幸免。事后，万祥之子又聚多人，亦将某姓六口杀害，而某姓之子亦免于难。及拳乱平，而鲍子、某子互相控告。拳起时全境富民无

一人敢不设坛者，至是两姓之子均指控近村富民各百余名，大指均指为杀害两家之主犯，借以勾结蠹役，敲诈金钱。公则洞知其情，因奉李文忠公札饬，凡因拳匪互相仇杀各案，一概不究。遂将两家互控等情置而不问，仍照当年万祥与某姓原控地亩之案，秉公断结，以免纠缠。此案既结，而两姓所控仇杀案内连累富民二百余人如释重负。其他法国教案赔款原索十二万余两，经公与通永道刘云门观察向其主教再四磋商，由十二万减至四万，为地方减轻负担，诚非易易。

卷 3, 《官师》, 第 48—50 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之乱，本境肇于是年正月。惑是道者以黄堡、杨先务、方城、大褚林、李家营、白家村为先。三月，经县署示禁，稍熄。五月，复蜂起，焚烧韩家庄、康家务、白得碾各村教堂，劫索商富，蔓延迫胁。至六月，几于无村无之。七月，联军至京师，陷新城。匪首号召数千人，据县南关，以赴京御西兵为名。有永定河道署恶吏为缘，劫索库银仓米作饷。会提督淮军吕本元自永清至，驻牛驼镇，匪等回据县南蛮庄。二十八日与官军互轰于马庄南，寻败溃。官军延烧十余村，蛮庄几成灰烬，牵累而死于兵者百余人。官军南下，匪旋反据马庄，麇肆背盈，劫索备至。而武卫陕军三营寻驻固安，道宪并立河防局招勇。匪首自马庄移牛坨。

八月初二日，河防勇与陕军往剿，皆逸。初五日，固安典史王文焕继往牛坨收其枪弹，匪突至，戕杀典史并防勇十数名。寻有武邑韩姓之匪与一僧，诈称善符咒，能闭枪弹。黄堡李桂啸聚千余人攻县城，炮轰东门。经陕军出北门兜剿，韩匪与僧立时枪毙，余匪奔溃，伤亡百余人，获十数人，梟示东门外。初八日，陕军出剿，匪逸；焚黄堡村而返。二十日，淮军回攻新城属板家窝，破其老巢，匪党始解。是年，牛坨、马庄二镇商业虚耗大半。见固安乡土志

又庚子秋，永定河防局勇协助固安陕军，剿捕窜据牛坨之新城板家窝拳匪，因肆抢掠，全镇死亡约五六十万缗。继因散发财复来，拳匪侦知，民怨甚悉，匿黄堡，潜来袭败兵勇，并戕王典史文焕父子。河员迁怒牛坨镇人，议罚万金，否则报以烧杀。是时，商民逃匿一空，

河厅朱据实呈李傅相，先遣散河兵，捐金数百，送两棹归，以结戢官案。见县人万煦病中自述。

按义和拳乾、坎诸邪术，炽于嘉庆初年，后虽用兵剿灭之，而私习久而未已。迨项城袁总统抚东时痛加剿绝，习其术者多逃于直隶南界避难，更传其术于直人，专以仇杀教士、教民为务，自诡有神附其体，枪炮虽利莫能伤也，愚民趋之若鹜。时在光绪二十五年冬季。先是新城属沈各庄村民因田产，板家窝村民因铺房，迭与天主教讼，屈于官。至是首先习其术，以为泄忿地。而沈各庄村人张德成本攘窃小盗，板家窝人王成德旧为人佣，遂为畿南拳匪之魁，其名均见于奏章。而王成德尤为远近所推奉，群呼为大师兄。二师兄鲍玉如，甄家马头人，性最恶，而吾县之拳术实由其所传授。该匪等自拆毁涿县铁路而后，凶焰益张，不分乡民与本党，一言不合，动即惨杀。如马村之张景良，流勺村之鲍姓男女十一口，均遭该匪仇杀横死。其残忍无亲，适成其为匪而已。

卷4，《故实志》，第16—17页。

二十七年六月，拳匪复聚，始据雄县之王家场，号三千人。统军梅汝仪协霸州勇攻剿，官军败退。匪旋北窜新城黄家庄蛮子营，劫索银马。土匪勾结北入县境，据马庄镇大索十日，括商户及各村民财几万金，马百余匹。二股南逸自散。一股西北，再掠新城辛立庄镇，渡清河入山。迨统军陈希义至，希义为马官保玉昆统领已无及矣。驻县城外东岳庙，至九月撤防。见固安乡土志。

按拳匪踵赤眉、黄巾之故智，习拳惑众，使早行痛剿，抑何至糜烂地方为祸。畿辅乃始而误认作义民，竟至铸此大错。殆亦清运将终，而妖孽遂预为将亡之兆也！

卷4，《故实志》，第18页。

#### 安次县志 1914年刊本

二十六年拳匪作乱，拆毁落堡一带电杆线路，挟仇杀人，人心惶恐。京津陷，联军入境，县署毁焉。

卷1，《地理志》，第48页。

### 三河县新志 1936 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义和拳蜂起，三邑间有练习者，焚香念咒，向东南叩首，叩毕卧地上，须臾跃而起，如疯如痴，声言某某神圣下界，挥刀舞剑，若无敌然。尝误乡民为奉教，逼令焚香，香不燃即杀之，甚至火其庐。识者谓为妖孽，比以黄巾，诚为灼见。卒致联军入都，割地赔款。国弱且贫，皆阶之厉也。

卷 16，〈轶闻篇〉，第 2 页。

### 顺义县志 1933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年，美人首先到境宣传博爱平等，一时下流社会贪图目前小利领洗入教。专依外人为虎皮，不明上帝教义，欺诈同胞，横施暴力。庚子年演成民教相仇。义和拳惨杀教民到处迭起，实民教流血之第一次。自经此变，外人知教友之不足信，教友亦知同种人不宜相残。

卷 12，〈风土志〉，第 2 页。

二十六年义和拳传入境内，各村民众纷纷练习，酿成民教相仇。八月联军入京，拳散，军溃，匪起，洋兵不时到乡，民间惊扰。

卷 16，〈杂事记〉，第 19 页。

〔光绪〕二十五年夏，风雹灾。烈风迅雷，雹雨错杂而下，树木皮叶摧残，屋瓦破碎无数。

二十六年春夏，大旱。八月陨霜杀禾。五谷不登，十室九空，十月开城内存平仓及聚集社仓接济饥民。

卷 26，〈祥异〉，第 10 页。

### 密云县志 1914 年铅印本

徐国楨，字赞廷，安徽人，以军务起家。光绪二十六年，由昌

平州牧权知密云。值拳匪变起，五、六月间蔓延遍全省，畿邑惊扰，有反抗者祸立至。国桢素有胆略，知匪焰正炽，猝不可戢，乃阳与委蛇，阴为镇慑，固未酿巨患。九月杪，武卫败军以京师沦陷，其魁首伪建大将旗鼓，沿途掳掠，进逼南关，凶悍甚，邀县官出见，意在威胁索财物。遂见之于谯楼，穷诘得其伪状，遂严斥使出境，败军乃帖然去。十一二月间，德兵两次入境二千余人，殊蛮横，要求无已。国桢见其将校抗辩无少屈，急与邑绅宁权等设支应局于三圣祠，备牛酒羊鸡米面若干，凡所要求，可者应之，否则拒之，前后凡二十日昼夜徒步走风雪中，悉力维持，幸未遭蹂躏。京北一带惟密云受患最轻者公之力也。旋擢北路同知去。

卷6，《政略上》，第4—5页。

### 涿县志 1935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拳匪肇乱，涿县以双柳树村为导火线，该村首先设坛，未几即蔓延全境，拆毁铁路，焚烧教堂。嗣清廷派大学士刚毅、尚书赵舒翹来涿视察，匪特不令解散，反暗嘱拳匪勤加练习。从此，拳匪益肆嚣张。结果联军入京，两宫西狩，而涿县拳匪先被徐军门之缉捕，后被法国兵之痛剿，全县人民无辜受累者，诚不可以数计矣。

卷2，第二编，第13页。

### 霸县志 1919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作乱。先是二十五年冬，州境之冯家村首先设团场。次年正月初八日传及岔河集。以次传授，各村几遍。至五月初四日遂有仇教举动，杀善来营教民数家，弃诸河。以后借端仇杀，日有所闻。五月二十三日武卫军由保阳奉调赴天津，路出霸县，一入西南境，便与团冲突。是日住宿南关厢外，马步三营统领杨慕时、邢□□率之。团匪目为洋兵，纷如蚁聚。早十一钟与团战于南关外，枪炮声不绝，约一钟时，团匪死二十七人，伤者无数。官军东去，至杨青□村东，方造饭，村人以火枪挑击之，官军还击，入村杀居民七十余口。

六〔八〕月，北京陷，奉旨撤团。苏桥先撤，改团为勇。未撤者怒攻

之，联合七十余团，于六〔八〕月某日早二钟环村攻击，约五时不得入，死伤无数，被擒者十余人。

八月二十四日，团匪谋袭州城。天方曙，夺南门入，约三千人，居民皆逃出。知州刘公于祐尚有备，未及乱。次日团亦鸟兽散。

闰八月初十日，奉密旨剿团，滋事各团首以次剿杀十余人。二十一日将午，德联军自东来，三钟时大队入城，分驻东关各处。二十三日西行，居民无大损，止误戕两人。本地无赖有乘机抢掠者，刘公剿杀七人，而乱定。

九月，德军驻扎北关娘娘庙，法军驻扎桑园村。时有匪人煽惑德军，刘公被执不屈，禁锢三日，德人义而释之。州设支应局，供给联军军需，凡八阅月。

次年和议成，霸郡对于各教会损害赔偿七万七千元，均由地亩摊派。五月，联军始退尽。

卷4，〈杂志〉，第15页。

### 霸县新志 1934年铅印本

二十七年，联军初退，秩序未复，团匪余党乘机为盗。大城之幸张、静海之台头毗连县境，遂成盗藪。时时入境绑票，东南富户逃避一空。又新城境之游匪亦时来岔河集一带抢劫，新、霸调勇会剿不能制，秋后为淮军击败。

卷6，〈大事记〉，第37页。

### 文安县志 1922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肇乱，骚扰乡间。秋八月，围文安城，县令击却之，匪死数百人，拳匪平。嗣后联军入境，炮烘北门城楼，西北、东北两城角俱陷；柳河、黄甫两村均被焚。

卷终，〈志余〉，第2页。

文邑遭兵燹屡矣，其最甚者莫如庚子之变。己亥冬十月，义和拳起山东，以邪术相煽诱，亦黄巾、白莲之故智也。愚民无识，加额翹

足，相望神奇，不数月蔓延遍直隶全境。习此术者设坛焚表，烧香念咒一遍，叩首向东南，则神上体，色遽变气遽粗，手舞足蹈，摆弄刀剑，如中痴如患魔。问系何神，率以《封神演义》中诸巨神随口答，无定名。自谓能避火，使洋枪无所施。愚民附和，愈演愈烈。始谓“扶清灭洋”，大张旗鼓，仇视教民；继则结党营私，敲诈钱财，借图报复。庚子五六月间，拳匪遍闾里，纷如乱丝矣。有远识者，一村不习此术，则斥为黑村；一人不习此术，则诬为教民。纠众为难，仇杀相继。外洋传教之被戕，亦日有所闻。迨八月间，天津失守，联军陷京师，政府始知拳匪遗误大局，下令严禁。邑中拳匪相继解散，独城南贾各庄王叩岗执迷不悟，纠众攻城，致被剿没。彼拳民无论矣。祸端一起，玉石俱焚，危及国家，召来外侮。谁实为之？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前朝也。为政者其取为炯鉴哉。

卷终，〈志餘〉，第2—3页。

### 重修藁县志 1943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九月二十日，法兰西兵千余人入藁，旬日开拔。同年冬季十一二月间，法国、意国、德国之军队来藁数次，每次人数三五百至千余不等，均约五、六日始去。一次，德军入北山至青山岭，居民伏击之，未能命中，下营遂被烧。

光绪二十七年春季，英、德军入藁二三次，每次约三百人，因和议已成，约束概从严矣。

统计前后支应费四万余两，捐与富户与摊于地亩。

卷8，〈故实志〉，第7页。

### 清苑县志 1934年铅印本

邢长春，字鹤田，邑人。……荣禄公奏保免补参将以副将用。庚子春，保定、涿、易一带拳匪猖獗，张观察莲棻，杨协戎福同等分防定兴、涑水。匪势日炽，兵单不能制，公奉聂军门令调赴保定会同妥办。时杨协戎已在涑水县石亭村阵亡，张观察飞函请援。公带马队并左营赴涑水会同张观察商办，石亭拳匪全数窜涿州，时四月二十六日也。

又接布政廷杰电省城吃紧，公留左营驻涑水，自带马队回省。五月初间，迭奉荣、裕、聂三公及铁路督办盛宣怀先后来电芦保铁路委公保护，遇贼即击，以杜乱萌。……二十六日晨，谒裕督军禄，言大局已坏，莫若数拳罪恶，照会各国先行停战，痛剿拳匪，以灭外患。

卷4，〈人物上〉，第27页。

杨福同，字云峰，邑人。由行伍受知直督合肥李文忠公，侍从二十余年，积功至记名总兵衔先补用副将。……光绪庚子春，义和拳匪起，由鲁入直，数月间蔓延全省，声言击杀教士教民，官不能禁。时涑水城东高洛村焚杀日甚，公奉檄剿捕，率骑六十至，则匪皆伏匿，突起相抗，谕之不退。公不得已麾骑迎敌，擒九十九人、毙二十余，众汹惧溃退，高洛以定。邑东北石亭镇距城三十里，与涑州、房山接壤，为匪啸聚之区。公率队往，周览形势，谓非重兵不足以慑之，暂留三十骑扼守，回城筹备御之策。自为书上大府，略曰：“顺保各属莠民，自闻三月十八日邸抄，有民间学习拳棒自保身家等语，无不公然练习。即无教民之村亦皆迎师立场，不服劝谕。甚至红巾黄带千百成群，往来游荡，无处不有。一若官军不能惩办，教民理应杀害，视焚杀抢掠为无辜，抗官诬良为本职。高洛学仅十日，竟敢以数百乌合之众，谋袭国家劲旅，并有拆去铁路，杀尽洋人之语。残贼行为，至此已极。若不早为分兵镇慑，设法解散，燎原大祸，恐在目前。拟请宪台飞速函致聂军门，令邢副将酌带马队二、三营赴保定，会同张中协三营分任保、阳各属，将王营官迪义马队三哨迅速调回，与李营官瑞步队一营分布顺天西南两路州县扼要巡察。如传贴聚众，固迅速开导，遏其乱萌；即使遇有抢掠，亦可立时救援，捕拿首要。若再任其猖狂，愈延愈广，愈惑愈众，举国皆成义和拳会，一旦同时起义，剿不胜剿，内乱外侮，势必交迫，大局何堪设想。”书上不报。

是时，石亭四围约集新城、容城、涑、易、房山各州县乱民万余，侦知官兵力薄，合噪围之。公闻警驰往，率马队三十、步队百余，方至村边，乱民蜂拥而至。公知众寡，乃单骑独出与匪首晤语，苦口告戒。匪党有举枪刺公者，公怒马冲突，手刃数人，马伤而蹶。群盗大

晔，刀矛猬集，体无完肤。差官卢玉璠、孙裕清殉焉。时庚子四月二十四日也！

卷4，《人物下》，第195—196页。

二十六年春，拳教相哄。先是入教莠民或倚势凌人，民教积不相能。奸民乃以左道号召乡愚，名曰义和拳，谓习是术可避枪弹。愚民盲从，徒党日众。当道或寡识误认为民气，思利用之，不加遏止。于是势焰日张，横行都市，搜杀教民，或与教民有连属及迹涉疑似者亦被杀害。县人都辕亲军统领杨福同奉命赴涑水谕解拳民，在石亭被戕，

秋，英、法、德、义联军至保，分城据守，凡拳民习术及其萃处之所悉轰毁，并毁及城楼。署督布政使廷雍、城守尉奎垣、淮军统领王占魁同被害。

卷6，《大事记》，第10页。

### 清城县志略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之乱，畿辅惊扰。八月，英兵自省垣猝至，乡民奔避山中。英兵信宿去，而法兵又至，然亦越宿去。最后德兵来蟠踞八越月，城内设局供给，凡有所需无不立应，以此未大受屠掠。

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九日，郎家庄被法兵包围，烧杀甚惨。初有法兵二名星期日乘醉来庄骚扰，村民杀而瘞之。有常姓者泄其事于权理司，故遭此惨祸。（时联军在保定设权理司，代理词讼。）

卷14，《大事记》，第16页。

### 徐水县新志 1932年铅印本

是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设坛惑众，突肇乱机。河北一带涿州、涑水首先起事，以仇教灭洋相号召，盲从者到处皆是。继而蔓延安肃县境，任意杀伤天主教徒，情形极惨，目不忍睹。

七月，八国联军深入腹地，京津失守。八月兵至安肃，搜剿拳匪。德、法两国兵留驻一年始退去。

卷10，《大事记》，第7页。

新城县志 1935年第一印本

许源清，字子春，号鹤泉，大屯村人。……(光绪)二十五年奏补禹城知县。庚子正月，拳匪乱作，禹城为南北要冲，村镇多设团习拳，出示严禁。至五月，朝廷谕为义民，由是合县七百余村拳匪一时并起，因急请兵弹压。巡抚袁世凯檄武卫右军马队统带孟恩远、步队统带王占元驻防禹城桥。并委源清为武卫右军执法官，军民并听节制。五月八日，匪众由平原窜入县属北店子、辛寨等镇，源清速檄恩远赴援，拳匪遁临邑盘河镇，兵匪交战。时马队十八人，匪约三百余人，自辰至申击毙匪七八人，拿获匪首李瓦子及余匪十一人皆正法。获刀枪百余件。五月十一日韩家寨天主教堂，十七日杨家集耶稣教堂，匪相继烧毁。巡抚派提督夏辛酉、统领何宗莲驻防禹城。

八月，北京失守，各路勤王兵道出禹城，供给不暇。奉巡抚令，武卫右军筹款局征收税契银两，禹城定额为五万两，办理折漕提成各事。旋委派禹城秦晋赈捐局，纳实官捐额银四万两。七月，统领龚敦仁换防，剿匪房家寺，捕壮丁疑为拳匪，源清力争得释。龚诬为纵匪殃民，并派全省营务处王士珍查办，事乃平反。

次年，和议成。德神父、美牧师要赔款十万两并索祸首七人。再三磋商减至一万元，并捐廉劝募士民立碑颂德。保升在任候补道赏加盐运使銜。庚子畿辅乱，迎养父母在署侍奉。二十八年，因折漕忤藩司胡廷干，去官。

卷9，〈地物篇〉，第14页。

邢永怡，字慰轩，廨红旗籍，文庠生。……光绪二十六年，沙口甄家马头拳民与黄家庄、板家窝拳民共掳幼童十余人将行屠戮，急求解于永怡。时方卧病，急赴黄家庄索回俘虏，共载而还。行至中途，黄家庄拳民数十人追至，鸣枪示威，毙一人，伤一人。永怡急下车，枪弹洞穿其衣及马腹，百方劝解，卒获保全而归。

卷12，〈地物篇〉，第16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起，教民遇害者甚多，纷纷逃避。至秋八月，解散团匪之令下，县境独白沟镇与板家窝两处犹不肯散。闰八月，淮军统领范天贵来县剿捕。初十日，白沟河南镇团首宋福恒率团匪千余猛扑县城。至城南十里铺与探马遇，出其不意击探子于地，余回县报告。未几，淮军出城过大虹桥西南行，团匪自朱家庄北犯，遇于武家村，枪炮齐鸣，战至三时之久，匪势始不支，避入村中。官兵乘胜搜捕，获枪械无算，并擒斩数十人，枭首城门示众。宋福恒窜涑水，出洋六百元购斩之，枭首白沟镇。十六日，提督吕本元至雄县檄范天贵夹击板家窝，歼团匪二百余，以肃清闻。

张德成，新城船户也，诡谲多智，常由清河赴天津，与沿岸各村镇之水手、脚行、渔户颇多往来。自庚子拳匪起，王家口等处之游民多习拳，有众数千人，群推德成为首。及联军陷大沽炮台，德成率党赴津投效总督。裕禄礼之如上宾，并为入奏西太后，盛称其军容之壮，报国之诚，为近今所未有。未几，联军犯天津，裕禄趣德成出战，遇敌于八里桥，拳匪奔溃。聂提督士成督其后炮击之，群匪歼焉。德成只身逃归至王家口，村人见所携子弟数千人无一生还者，愤不可遏，争前杀之。

宋福衡，白沟镇人，充当斗头，恃其膂力，欺压良善。庚子拳匪起，福衡为之魁，党羽数千人，恃势横行，人蒙其害。是年八月，直督派兵剿办。淮军统领范天贵带兵二千余驻县城，约福衡交军械，散徒党，免其罪。福衡不应，驻城南十里铺，与范军战于武家村，枪炮齐鸣，历三小时，匪死十数人，败入武家村中。范军搜剿，良民死伤甚众。又武卫军驻新剿匪，骚扰劫掠，乡民不堪其苦。

光绪二十七年，联军由北京赴保定，来往换防，新桥、白沟一路村庄均受惊扰，迁徙避匿，民家衣物损失甚巨。

光绪二十八年，拳匪余孽韩三啸聚匪众，盘据邑境，东南乡一带受害甚剧。或十数人，或数十人，聚散无常，踪迹诡密。先劫教民，更扰富室；继而村民咸遭其害。每年秋间青纱帐起，即横行无忌。冬复散匿，或言逃避西北山中，荏苒六七年。直省长官严檄新、雄、霸、周四县悬赏，始将韩三及其死党王福捕获正法。东南村民，咸庆更

生。

卷22,《地愿篇》,第12—13页。

### 完县新志 1934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拳匪之变,县城之东街设有耶教堂一处,因各县捣毁教堂事甚多,乱民遂乘机思逞,酿成教案。迨联军入都,德兵西进,完城为德驻军地点,遇有偶像庙宇,辄肆意毁坏褻渎,唯恐不甚。

卷8,《风土》,第1页。

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匪起,以仇教灭洋为名,设坛惑众,各处盲从者多。完县城西五里岗村有解某者,假名拳匪,于三月间攻毁南街天主堂,而大错于以铸成。九月三日,德国兵陆续入境,执知县王开运及典史高仁堂、外委李殿奎囚系之,旋遇害。而五里岗亦付之一炬,以解某为是村人故也。是岁大熟,银涨价,同时银圆行使县境。

二十七年,疫。四月二十六日,德军退出县境,以和约告成也。

卷9,《故实》,第21页。

### 雄县乡土志 190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五年冬,张岗村人始习拳,知县冬之阳捕其魁,稍敛迹。明年,保定焚教堂,大吏不禁,县境拳匪乃日炽。五月二十二日,邢长春带兵赴津,道出孤庄头村,以拳匪要截,击毙三十余人,由是拳民恟惧。及京市陷,官吏威令不行,拳民乃据城署,夺炮船,无复忌惮矣。八月,淮军统领望云亮、署提督吕本元率兵先后至,时拳匪已闻风远遁,乃焚张岗等村,以乱事救平闻。实则伏莽尚多,五六年间,抢掠劫杀层见叠出,皆其遗孽也。三十一年,知县蔡际清命队官何邦彦约霸州、新城合剿,而其党魁始先后授首。噫,其始起也甚微,而其为祸也乃遍于京、津、保之间,而延至五六年之久,岂非天意哉。

《兵事录》第3,第4页。

光绪束鹿县志 1937年铅印本

铭峻，字仲山，成都驻防，光绪二十六年知县事。时位伯、旧城洋兵初过，土匪窃发，民惶恐，日夕惊扰。抵任亟安抚之，严缉土匪，谓停民教，县境始安。次年调他邑，去之日，百姓攀辕塞道，至不得行。

卷2，《政绩录》，第10—11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起，联军入都，保定一带蹂躏几遍。溯厥乱源，实由仇教。当是时也，县北村镇有外来匪煽惑乡民，群焉附和。有识者力劝使散，以故束鹿方幸免外侮。已而洋兵误信流言，谓束鹿有乱党，将以兵来，邑侯李秉和奉上宪札饬，外兵至以客军待。十月二十二日，外兵出保定由藁城东趋，二十四日至位伯镇。其来也扬言平乱，人皆安堵。继因无知愚民凭堡燃炮，外兵架炮毁堡之东南隅，伤一人，遂入西门戕五人，由东门去。二十五日，外兵至旧城，适旧城赛会，负贩者踵至，赴会者肩摩。镇中首事人议迎纳，兵械未撤，退兵适至，勇出堡枪敌，旋退堡。外兵攻西南隅，村人然炮击之。外兵走，架炮东南隅俯击城内，自寅至午，力不支，陆续逃遁。外兵乘虚入。壮丁十余人于枪林弹雨中伺隙旁击，奋不欲生，虽不量力度德，而其平日勇悍好斗、相习成风亦可概见矣。是晚，火光烛天，外兵一夕数警，讫明拔队启行。无业游民乘势抢掠，外兵疑为敌也，开炮横击之，尸积如山，衢为之塞。外兵且战且走，出西门从故道去。是役也，焚庐舍二千余间，火焰竟月不绝，伤四千余人。其统帅云：“自北京以至所过州县皆莫与抗，独此区区一乡人皆敢死，亦奇矣哉！”

溯自粤捻扰乱后，又遭此浩劫。而外兵亦为之气沮，不复南下。先是谣传外兵将由六倘城抵辛集镇。辛集镇号巨镇，向于拳教两无所祖，教徒思诘外兵从张其权，风声鹤唳，民有戒心。于是外掘壕堑，内备器械，左近村庄互为犄角，大有决战之势。时十一月二十日也。

卷3，《历代兵事》，第17页。

谢全忠，字裴臣，温朗口村人，任山东范县知县，光绪二十六年，拳匪李某拥众千余扰乱招黄，上宪电委应机剿办。全忠带领步军驰赴招黄一带痛加剿袭，毙匪数十名，生擒李某，数名立斩之，余党瓦解，山东肃清。

卷4，《香田录》，第22页。

### 平山县志料集 1931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自获鹿来，设坛于城内东大寺，幸赖在城绅董京清县知事即日驱逐出境。

《故事》，第4页。

### 元氏县志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拳匪作乱于京师，元氏亦有设坛习拳术者，然为数甚少。

按：是年拳匪作乱，牵涉外交，八国联军进驻正定、获鹿一带。光绪奔至西安。刘光才、董福祥军队过元氏城北一带，至城西南佐镇驻月余，西进至固关、娘子关驻守。

《故事志》，第33页。

### 晋县志料 1935年石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县长刘藩系北司某君之婿，仇教颇甚，乃练游勇，招拳师，驻于文庙内演习神拳、红灯照，曾打彭头。一时教民大恐。及攻夺墩（即藁城兴隆店）为教民所败，寻即解职去。事后教民借端报复者比比皆是，境内骚然。

是年十月，法将巴尧由正定府率兵数连东下，过晋州，至北彭家庄将寨攻陷，死者四、五人。宿于此庄与东西两卓宿村，大肆骚扰。明日至束鹿城，为团勇所败，遂回正定。

庚子乱后土匪蜂起，田豆包、程牛子、高小身等甚形猖獗，继总兵许兆贵来驻，剿平之。

卷下，《故事志》，第4—5页。

### 无极县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事起。山东卢某派徒来县，设坛煽惑。朱家庄张大环者，成立拳场，为拳民头目，愁〔仇〕视教民。六月间，拳率众赴庄里村焚烧教堂，杀死教友二人；又至黄台村，将教堂焚毁；率众进县城索款。适八国联军已进京，天主教徒聚至数百人围城西门，义和团由东门逃去。而教民复仇，多剿没拳民家产，良民多遭连累。

是冬及二十七年春，法军过境，由安平至正定往返数次，县长吴训鼎设局支应。

卷19，〈大事表〉，第7页。

### 续修藁城县志 1934年刊本

光绪庚子年，民教齟齬，盗贼蜂起，地方秩序大乱。

卷7，〈循良志〉，第1页。

### 大名县志 1934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七年春，凡从前拆毁教堂，各州县一律由地粮加征赔偿。新并办事各绅在旧魏治城隍庙开会，发表加征赔款事；苗令玉珂亦来赴。时有匪人某暗约群不逞之徒，以抗捐为辞到会，令绅士起反。诸绅急散会而走。常绅鸣泰未得脱，枪刀恫喝，逼书反帖数纸，常乘间亦逸去。苗中途闻恶耗，急回城，而夥匪已到北关矣。幸苗先回未遭毒手。急捕某毙之，乱遂弭。

卷12，〈兵警团志〉，第19页。

苗玉珂，字韵轩，山东临朐贡生。光绪二十四年，由高阳调任大名。……二十六年夏，土痞构衅，拆毁教堂。匪人效尤，白昼公然行劫，新并、旧治一带放火杀人，巨案迭出。乃赴洹阳书院以缉捕之，适与土匪百十人遇，身几不免。请兵查拿，大奸巨猾翦除几尽。

卷13，〈职官志〉，第49页。

颜懋名，字德积，颜家场人，复圣六十九代孙也，以岁贡授武强县训导。……是年（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衅，仇教民，毁教堂。事定，议款摊赔，凡立拳坛各村，勒令比户出费，县城内设局催缴，良儒者或至破家。德积闻之，亲至局所，为局员分别良莠，凡不助乱者悉脱其祸，邑人感再造焉。嗣因两官播迁，八国蟠踞内地，尤愤成疾，二十七年正月卒于官。

卷18，〈人物表〉，第2页。

藁长清，字一色，梁河下村人。光绪庚子，土匪猖獗，肆行劫掠。长清率众保卫，一方无患。贼被捕堂讯，村人多被株连。长清百计救出，室家得以团聚。

卷18，〈人物志〉，第8页。

### 邢台县志 1905年木刻本

二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始雨，荞麦种每斗制钱二千六百。是年义和拳匪起，村巷小儿演习神拳，旋以邪说剿除。四月十六日，日红如血。夏，勤王兵北上，南关商民多被扰。秋，都城失守，溃兵南下，邑人受扰尤甚。

卷3，〈经政〉，第21页。

### 广宗县志 1933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大旱，七月十二日始雨。八月二十七日夜，气候严寒结冰，晚禾尽萎，大饥。是岁义和拳仇教事起，县属饥民乘机焚毁教堂，抢掠教民财物。闰八月，义和拳自广平府至板台村，知县张祖咏带队往剿，拳匪抗拒，勇丁被戕数名。

二十七年拳乱平，县内赔被害教民京钱二万串。知县王宇均筹办未结，因事撤任。继者浙人魏祖德，令各村每亩摊京钱四十文。乡民不明时局，目为洋差，推东召村武举人景廷宾为首抗拒。十一月，廷宾召集各村民合操于城外，以示威。十二月，顺德府知府如松来县稽核卷牍，知教案赔款于祖德到任前已由书院存款及商民借款垫缴八千

串，又县署存有赈银二千两可以移垫，不敷之数约京钱七千余串。于是招集廷宾等谕令每亩摊京钱一十四文，或谷子二合，可得京钱七千串，不足尾数由己捐廉补助。廷宾欣然应命，即将东召厂应摊之款交足，他厂各村亦陆续交纳。

祖德以如松对廷宾宽容，大恚；且虑己以操切获谴，乃多方齟齬廷宾，必使陷于法而后快。如松回府后，祖德不伤差赴各村雇征，将全县三十二厂摊款责成于廷宾一人，廷宾弗敢应。时各村已交至一千余串，见官府不催，亦多观望。祖德即具稟直隶总督袁世凯，谓“廷宾仍行抗阻”。世凯令“严拿首要，解散胁从”，并派大名练军到县镇慑。廷宾此时进退维谷，欲具状剖辩，其乡人刘永清阻之，遂传集各村民团，恃众自固。

二十三日，前任知县王宇钧以废弛因循，匿灾不报；署知县魏祖德以借端派捐，众怨沸腾，均革职。袁世凯奏称：查有准补武强县知县魏祖德贪羊性成，公事颟顸。在广宗县署任内，借端派捐，初不禀明立案，有劣绅武举人景廷宾因民情不服，纠众抗拒。该员张大其事，请兵准剿。迨营兵至境，正在查明妥办，该员复借兵声势，严立期限，出示勒捐。众怨沸腾，几至激变。广宗县知县王宇钧废弛因循，罔知振作。上年该县被灾甚重，该员并不且实禀报，玩视民瘼，莫此为甚。十二月二十三日奉上传，魏祖德、王宇钧即行革职。

二十八年正月，知县魏祖德撤任，十三日知县赵锬接任。大名道庞鸿书、大名镇何永盛、正定镇董履高、顺德府知府如松俱至县。十九日，如松赴东召，以大义晓谕村民。二十一日，道镇会衔给景廷宾札谕，廷宾未复。二十四日大名、正定两练军赴东召，列队村南，开始攻击，以村东有援廷宾各村民团千余人，不得合围。有顷，新盛军自南宮至，将民团驱入村内，节节进逼，始攻入村，团众死伤极多，廷宾与其党数人逸去。是时，兵无纪律，焚掠极惨。故乡民仇教而外，继以仇兵。

三月十六日，廷宾复在巨鹿境内厦头村聚众数千人，适武卫左军后营管带鲍贵卿由威县招常备新兵百余人赴省道经厦头，被廷宾戕伤大半。委员典史钱德葆、附生刘炳勋、千总吕孝申、把总赵登贵、五品赵俊均遇害，贵卿亦负伤。十八日移据件只村，有天主教神甫法人罗

泽溥行至威县鱼堤村外，为廷宾党所杀。二十一日，廷宾率众围攻威县张家庄教堂，不克，退保件只。袁世凯以事奏，闻朝命尽法惩治。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上谕，袁世凯奏称：直隶广宗县属匪首景廷宾聚众煽乱，旋经击散。乃该犯逃匿巨鹿，布散符咒，纠合煽惑，分投裹胁，戕害官弁、委员、新汛兵至五十余人之多。又谋据威县、广宗两城，并有攻毁教堂、抢掠教民情事。本月十九日，有法国教士罗泽溥中途遇匪，被害。已飞飭各营赶即扑灭。并令觅获该教士尸身验恤等语。匪犯景廷宾左道惑人，谋为不轨，著袁世凯迅即添派营队，将该匪首擒获，尽法惩治。并将余匪从速扑灭，务绝根株。教士罗泽溥无辜被害，深堪悯恻，著妥为殓恤。仍将各属教堂及教士人等实力保护，毋稍疏虞。此次疏防地方文武官弁着即查明，分别奏参，以示惩戒。欽此。是月末，官兵大至。

四月初一日，刘永清率团民数百人出走，至南和县属史赵桥，南和知县朱家宝督队截剿，毙其党数十人。永清败窜至曲周县属河南疃，被大名练军参将马振武击溃，永清只身遁去。四月初二日，道员段祺瑞、倪嗣冲督武卫右军暨总兵张腾蛟督自强军攻破件只，团众死数百人，良民亦多伤亡。廷宾仍逸去。后在成安为道员倪嗣冲捕获，解赴威县，凌迟处死。

卷1，《大事记》，第10—11页。

### 任县志 1914年补修

二十六年，拳匪仇教，向各村逼索财粟。继以广宗景廷宾之乱，邑东南颇被其扰。纷纭一时，无甚被害。

卷7，《纪事》，第8页。

### 邯郸县志 1933年刊本

二十六年春，拳匪乱起，邑令钟灵率兵查抄教民。是年，义和团起事，清室误信端、庄二邸之言，用拳匪袭击使馆，且令各县查抄教民。邑之北张庄陈三陵天主教民皆被害焉。

卷1，《大事志》，第14页。

钟灵，字慧峰，山东德县驻防旗举人。光绪二十五年知邯郸事。

甫下车，闻县东土匪猖獗，即驻有少数绿营兵，亦羸败不堪防御。公谕令各村联合保卫认真团练，且躬亲考察，择其尤者奖励之。是年秋，有大批土匪在武安劫夺，路经邯鄲西北，被联防各村擒获三四十名，送县鞫讯得实，皆置之法。匪由是闻风丧胆，不敢近边境者垂十余年。

卷 10,《人物志》上,第 14—15 页。

### 成安县志 1931 年铅印本

庚子拳匪之变，自东北两方波及至成。城东艾束村信教者较多，距广平甚近。是年六月三日突然广平教堂被拆，不信宿而艾束教堂被焚矣。该村教民大都闻风先逃，房屋什物多遭焚掠，差幸人未受害。其它如城内、大寨、野庄、林里堡、西彭留等村，财物微受损失，房屋大都存在。

卷 10,《风土志》,第 2 页。

刘胜先，山东莘县人。清光绪二十六年佣耕于邑之南散胡。时山东拳匪以仇教起，慈禧太后与庄、端两亲王为所惑。直藩觉罗廷雍党以助乱。羽书伤下县查抄教堂、奖励拳民，日数至。邑令孙天锦犹疑不能决。胜先扬言与众曰：“吾幼习拳棒，山东某老师某大师兄皆吾同门友，屡接来函命我在此起兵，抄灭洋教。闻此间二洋人皆富而无礼，仗洋人势力欺压平民，民恨之入骨，今焚烧教堂，收没二洋人资产，报仇泄恨，以图富贵，千载一时也。”众为之动。适林里堡张建与其村天主教教民有隙，迎胜先于家，大聚党徒，名大刀会，号铁布衫，言入其会者能刀枪不入，枪炮不过也。不数日聚至四五十人，遂焚毁艾束教堂，抢掠教民之稍有资财者四五家，会徒大横。

六月朔，胜先衣新制鲁山绸单衫，仍著佣耕时白布单裤，乘无鞍耕马，率持刀者十余人至县署谒令。令不见。转谒邑汛王德安。王不取置问，只诡随其词令去。已而后胜先乘马横行街市，徒众汹涌，或踵其后，或道其前。识者知祸将不测，人人危惧。越日，邑令宣示省文，查抄西街教堂，纵民拆毁。已著手，邑绅等知事不合，密言于令，

将教堂房屋加封，暂没入官，拨兵驻守。教堂幸无恙，然门窗已破损不完矣。

十七日，邑庠生韩璋与张建同村，素亦有隙，建言于胜先。胜先亦以韩左袒教民，即将韩携至建家，反缚其手，痛加辱詈。一日，拥韩至村外伪轿者三，然终不敢加害。次日九钟，声言送县治罪。入自西门，胜先除衣绸衫外，又换新制鲁山绸单裤，惟耕鞋尚未换易，乘马率众三十余人驱韩至县。有持土枪者导韩前，行数武一放以示威。至十字街西，胜先下马入某商家饮酒，命建乘马送韩至县面交县令。俄至县署，令闻之久久不出，班役将韩接至班房，暂行看管。时观者塞街，人心大愤，建与其众皆面如土色。有从堂内出者曰：“大老教棍，勿令逃跑。”众附和之，声如雷动。会徒皆持刀嘿嘿跃出，四散逃匿。建不得脱，遂被捉押。胜先在商家饮方酣，闻信急持刀枪出。时男女观者街为之满，胜先恐人拦阻，即在门内扣放，因不演放法屡扣不响，乃掷手枪脱绸衫提刀一跃而出，逢人便劈。范儿庄高小集以手迎刀，被劈落无名指及小指二个，血淋漓，至县署报冤。有张林者亦与张建同村而有隙，乘势从后楼〔楼〕胜先腰，胜先转刃向后连劈，劈伤林背肉二片，约长三寸许，林忍痛紧抱之不撒手，拥至十字街团局门前中楼寺。李占林适至，胜先劈之不中，占林急取团局标枪，从胜先右肋冲入，至左肋透出，胸为之洞，胜先不能支，始掷刀伏于地。占林欲枪环刺，力猛枪杆出，枪头陷胜先肋内。胜先尚匍匐西行意欲逃死。妇孺砖石随步交加，约行二十余步，脑浆迸裂而毙。报至官，官犹以耍打，打死为言。复报已死，令心始安，乃命地保舁出郊外掩埋。一面押建治罪，一面出示宽免肋从，使得改过复业，乱遂平。

卷 15, 《故事志》, 第 31—38 页。

### 威县志 1921 年铅印本

二十四年秋，沙柳寨义和拳民赵三多，率拳民扰乱城东一带村庄。先是山东冠县梨园屯村义和拳民与天主教民因庙地起争端，激成事变。赵三多本拳民，遂率其党数百人，以仇教为名。广平府知府岑春煦、大名镇吴殿元闻警驰赴县城，会同知县戚朝卿解散之。越岁，直隶总

督王文韶飭令办理保甲，以靖匪氛(采访册)。

二十六年，拳民复起，蔓延京津间，卒祸及大局，清慈禧太后、德宗西狩。是时岁大无，贫民无以聊生，争附和拳民，名为均粮，实则仇教。加之盗贼蜂起，各乡逃亡者十室九空，教堂亦焚烧无算。城中仅大名练军哨官杨得高统带一连，与商民共登城守陴，幸保无虞(采访册)。

卷 20,《兵事志》,第 8 页。

### 续纂清河县志 1928 年刊本

洪槃，字幼琴，汉阳人，原籍泾县，举人，光绪庚子署县事。清河当南北冲，拳匪乱作，草泽思窃发。或以重典为请，恻然曰：“为民父母，顾不可不教诛乎。”一意抚之。稍稍擒治之，盗以浸息。

卷 9,第 7 页。

### 清河县志 1934 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义和拳起，村人以久旱糊口无着，欲从之游，既成议矣。

卷 11,《人物志》中,第 28 页。

### 天津政俗沿革记 1938 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正月，山东义和拳其术流入天津，初犹不敢滋事，惟习拳者日众。

二月，无雨，谣言益多。痛诋洋人，仇杀教民之语日有所闻。习拳者益众。

三月，仍无雨，瘟气流行。拳匪趁势造言，云：“扫平洋人，自然得雨。”

四月，仍无雨。各处拳匪渐有立坛者。其坛多立庙宇中，所供神位有关公、诸葛亮、王平、马谡、姜维等名目，称匪首曰大师兄。行走街巷，令人跪道旁，不从者则挥刀乱刺。有所谓红灯照者，与拳匪相辅而行，以少年女子为之。

初天津县知县阮国楨出示查禁，拳匪日益滋蔓。至是直隶总督裕禄派聂士成带武卫前军守护铁路。

五月，裕禄调聂士成回天津，时候补道谭文煥在裕禄前称义和拳之神。西门内、镇署前、仓门口、天后宫、北马家口各教堂被拳匪焚烧。三岔河口教堂同治九年间被焚，光绪十二年教会许李鸿章即其地建病院。李鸿章去后，教会复立教堂，至是复被焚毁。

各国联军兵船攻大沽口。联军稍却，直隶总督裕禄据以报捷。奉旨宣战，大沽炮台旋即失守，总兵罗荣光奔入天津城。

洋兵乘火车图北上，练军遮阻，互相袭击。水师营开炮，还向老龙头火车站轰放。洋人亦开炮还击。拳匪首领曹福田、张德成往来街市，口称杀洋人。当攻击洋人时，官兵在前，拳匪仅在后相随，或招摇过市，以示威武。

城内设铺民局，往来巡夜，以张鸿翰总其事。鸿翰者，锦文之孙也。是时，杨柳青亦立保甲局。

西沽武库为洋人焚烧。前经拳匪焚毁铁路，洋人挨次修补。

时匪人海乾和尚、天灭道士、黄莲圣母、九仙姑妖言无忌，直隶总督裕禄皆信奉之。

六月，马玉昆带领马、步队七营到津，驻扎在陈家沟、小树林等处，新筑炮台。刘恩溥奉旨到津办团练。马玉昆督率营勇与洋人昼夜攻战。

庆云奉旨到津帮办北洋军务。时县城内外炮弹横飞，拳匪趁势抢掠铺户。

洋人以租界地为根据。县城东南相去四五里河东一带，马玉昆当之。城南诸营聂士成当之。十三日南城战败，聂士成殁于阵。

各国援军大至，马玉昆极力抵御，势渐不支。联军知城内空虚，十八日自南面登城，启门而进。城内外多被焚毁。直隶总督裕禄率大军退守北仓，通城官长退至杨柳青。拳匪或死乱军，或杂难民中以遁。

七月，我军败至杨村，裕禄死之。二十日两宫西巡，谕各军停战。先于六月间奉旨著李鸿章调直隶总督并北洋大臣，至是奉旨促李鸿章

由粵來京議和。

閏八月，李鴻章奏克日赴京。各路拳匪橫行及教民聚眾報復，黃成藩司廷雍督飭各地方官會同營勇分投剿辦解散。天津司道局各庫積存數百萬兩，全被洋兵土匪擄掠罄盡，各機器局製造局槍炮子藥盡數被擄，百無一存。

卷 16，第 37—39 頁。

### 青縣志 1931 年鉛印本

沈澂初，字啟庵，浙江歸安人，以監生入貲知縣。光緒二十四年由故城調署青縣。……二十六年春義和拳起山左，蔓延遍畿輔。初猶泥其術，諱其名，不敢公然設壇爐，惟仇教隙甚深。公偵其情，剴切告諭，進耆老戒子弟勿蹈術中。拳之桀者皆大嘩，視為仇，至目之為洋奴漢奸。其勢蓋岌岌哉。亡何，朝廷以王公大吏言，優旨獎勉。而蚩蚩之氓爭為拳者，如河決海，放一發而不可復遏矣。公知大亂將作，一子先遣歸。仆從外，只身子立。於是糾集士紳部眾為伍，用備非常。

當是時，舶來聯軍已麇集海口，直督裕祿惑於拳，神其謀，延夷入腹地，可以術悉殄之。由是大沽不守天津陷，文武官吏多走避。而向之所謂拳者，亦鳥獸散矣。總兵羅榮光、提督聶士成，先後戰歿。裕祿畏罪自戕塞責。聯夷薄通州。再進，京師震動，乘輿西遷。

先是津民避難，舳舻相銜逆流而水，栉比鱗次，聚集于青。而潰兵亦接踵至者累千達萬。公晝夜巡視撫綏，因應各于其道，閭閻以故無驚擾。迨德夷出掠下邑，閏八月二十七日入青縣。公職守被虜，夷幽置行營逼索金，辭以無。夷出短槍相擬，公不為少動，辭如故。夷故無死公意。會夷卒入民舍得拳具以獻其酋。酋暴怒，向公索其人。公曰：“我地方官也，民習拳我力禁不能，若聞而來，逸矣，何索為？”酋益怒，其戇扑之仆捶笞遍體，至傷折肋，恨未已。越四日，以船載公行抵南蔡莊，復笞之，試氣絕，委于岸。

卷 5，〈官制篇〉，第 45—46 頁。

德宗光绪二十六年春，教匪起山东，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假八卦之术，设坛焚香，以仇教为名。直隶总督裕禄惑之，遂致蔓延畿辅，焚毁教堂，戕杀教徒。邑侯沈公晟初洞达政体，剴切劝谕，禁止设坛炉。乡民虽有习者，幸未大肆焚杀，地方赖以粗宁。

秋八月二十七日，德夷大军由大城入青县，沈公被执，死之。绅民遇害五六人，人民多逃徙避之。盘距城厢四日，搜括钱帛等物，满载而去。

二十七年正月初一日，德军由沧入青，势索威迫，诛求无厌，城内骚然。四月复至，索求如故。

卷 12,《故实志》,第 6 页。

### 静海县志 1929 年修

李寿庚及杨蓉。李字朗西，本城人，武庠生，慷慨有胆略。清庚子之乱，本城为义和团所据。其团首某巨匪也，以焚杀为敛财之具。境内稍有富裕者，即目为直眼。直眼者彼等暗指教民也。当时朝廷犹豫，愚民附会，本城已有全家无辜被害者，行将株连矣。邑人杨兆蓉协办乡团，知有大乱之将至，非有见义勇为且胆量过人者先除去匪首不可。乃商之寿庚，片言即诺。即日，乘匪首不备，只身戮之，余众悉散。一邑保全，人民称快，名闻遐迩。

午集，第 13 页。

### 沧县志 1933 年铅印本

兰维均，字午亭，性严毅方正，不苟言笑，自童时已异于常人，读书过目不忘，通经史工文辞。光绪乙亥恩科举于乡，历任山东昌邑、河南登封各县。……后弃官家居，训育子侄，睦洽邻里。……庚子拳匪变起，柄国者利用之，遂其奸计，地方有司不能禁也。维均怒然忧之，以为妖孽之来必至于亡国。时盐山唐烜方官刑部，维均密与之商，请大府以兵痛剿之。拳匪知之，乃大恨，纠众数千围其宅，逼伊曰：“汝今日能以我教会为是，则活汝命，否则齧汝。”维均出门曰：“上有天，下有地，我认汝等拳匪终祸国家者。”言未毕，该拳匪枪刀俱加，

立时毙命。

卷8，《文献志》，第47—49页。

范天贵，字受之。……光绪庚子，山东东昌府属拳匪蜂起，蔓延至直隶天河各属，妄言有神术能避枪炮。时上下多惑之，称之为义民。天贵睹其滋乱，以计剿灭之。有如景州之妖僧武修，任邱县刀裂王太守衣之某匪首，涞水县戕害杨副将福同之正凶蔡培，及首乱天津后随从革道谭文焕之曹秉易等，皆其擒获正法者也。……时新城县之白沟河、板家窝等处拳匪尚数万众，且劫得津兵库之军械，势甚凶悍。天贵奉派往剿，历、安、容、新、雄等县，匪踪略尽。复会吕提督本元、何总兵永盛各军进战板家窝，前后两月余，匪殊死斗，卒将保属各匪巢依次铲平。

卷8，《文献志》，第54页。

青县三呼庄王之臣，拳匪之巨擘也。光绪庚子五月，率匪党万余人突入州，据河西菜市场为巢穴，令全城居民插红旗，向东南焚香叩头。凡地方富室，概指为洋教，焚劫杀掠，凶横异常。乐军统领梅东益、州知事商作霖虑祸及教堂，致碍国交，与邑绅刘元禧、陈其浚将英人牧教师、潘教医士暨眷属等护送赴津。及王之臣率众焚教堂，竟无所得，始移怒于梅、商，声言必罚银百万为赔偿，遂围乐营、州署数匝。二十八日晓，乐营帮统范天贵由献县闻变率队旋沧。次晨，匪令扃闭五城，禁绝城内汲路，并不准卖给军人菜蔬，军人忿甚。范曰：“可矣！”急请令出队痛剿，戮匪二千余众。惟王之臣潜逃，后卒骈诛于保定府，传王首至沧示众。

卷14，《事实志》，第16—17页。

二十六年庚子五月，拳首王之臣乱沧州，贵州提督梅东益击走之。

本地奸人勾结青县山呼庄拳首王之臣率众万余来沧，握刀横行，塞满街巷。乐军统领梅东益、知州商作霖隐将英教士获送回国。之臣

遂借为口实，以众围乐营州署者数次。二十九日向曙，王之臣派令拳党严守五城门，不放进水，又填塞城内各井，拟渴毙城内居民。适有卖菜人息肩乐军营门，有数拳追至，不许卖给营兵，以刀乱砍卖菜者。帮统范天贵大怒，矫令开枪击毙数拳。众拳闻枪声轰起，势如潮涌，遥闻呼老师之声，似万鬼哀号。乐军迎击，毙拳数十余，众乱窜。乐军乘势追杀，遗弃枪刀、红巾遍地。王之臣见势不敌，率数十拳逸去。乐军追至南草坝，隔河以炮击其巢穴，又严搜城厢各处。次日率兵至山呼庄，王之臣已于昨晚逃去，但焚其居庐而还。

六月，绅商招勇护城。城关绅商共筹银二万两，招马、步练勇三营，昼夜严搜拳匪奸细，城赖以安。

八月，乐军剿灭南境拳匪。初州之南境为拳匪中央门盘据地，拳首庞芸生设总炉于程家林，五十里内之匪归其调遣者约计二万。至斯，调集万余攻沧，为王之臣复仇。初九日，乐军截击于七里淀，匪大溃。庞逃归，复征集万人，二次攻沧。十六日，乐军截击于旧州城，匪复大溃，回匪复要之于路，拳死甚众。于是撤炉坛，毁装匿械，不敢自名为拳矣！

秋有年。

十月，德兵扰沧州。初五日，德意志马队三十三骑来沧，州人义士陈其浚与贵州提督梅东益迎而犒之于城北水月寺，遂未入城而去。十二日，德探六骑至南门窥视而去。乐军全部出境南避，州牧亦逃，居民老弱避居乡间。十三日，德马队数百、步兵千余入城。十四日，德兵烘炸乐营军械火药于东门外，声闻百里。沿户骚扰，要索供张。十五日，陈其浚、刘元禧、张福田等共筹立支应局以供其要索，秩序得以维持。二十一日始去。嗣后来往凡七次。翌年四月，和议告成，始免其扰。

二十七年辛丑十一月，王之臣传首于沧。保阳某村有易装女子号为玉皇二太子者，聚集多人，约期举事。王之臣投其中，提督马金绪诱斩之。适梅东益驻省，请函其首来沧示众。

### 南皮县志 1933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夏，各村男习义和拳，按八卦分八门；女习红灯照，设坛焚香，以“辅清灭洋”为号召。愚民无知，附和者众。邑南境张彦恒、杏桁两村有天主教堂，教民被害男女二百余口，被焚房屋数百间，旋即剿平。

斯年十年，德国兵进城，击死二人，大索供给五日始去。

卷 10, 《故事志》，第 44 页。

### 盐山新志 1916年刻本

今上御极之元年，盐山李慕皋先生以仲春既望之后，卒于里第。……光绪庚子乱定，上官欲诛捕仇教者，令出，民惧蔓抄，转群聚而附盗，劫掠汹汹，县官束手。先生锐以身任，亟编保甲整团练，弋盗魁。凡初犯以下赦，有差著为令。行数月，积匪授首，胁从洗心。名人为立捕盗碑以志感。……

庚子夏，名山拳匪焚杀教民数十家，事后议结，拟斩梟八人，主名不定。教民复乘势四扰，人人自危，集众数千树旗传檄，托名勤王。上游得电“主剿”，先生独抗议“主抚”，谓“可单骑慰解之”。上下目为非计，先生执不可，偕僮仆三人驰抵名山，绅耆来跪阻，悉漫置之。径前呼其渠率曰：“吾来活若，听者速归农，否则大兵四集，赤若族反覆手耳。”剖谕周详，众感泣罗拜，尽撤其旗帜、军仗，一夕散去。

卷 27, 《故实略》，第 39—41 页。

拳匪之起，发于山东。奸民假白莲遗术，以仇视西教为名。教士往往借势行教，中国刁黠之民假为护符，欺压良善，由来已久，民间积不相能，而拳匪乃借以为煽惑之资。适慈禧废立之谋沮于外使，大阿哥之父载漪蓄逆谋，迁怒外人尤甚，欲开衅而未有因也，乃阴庇拳匪，将倚以尽逐外人，而祸变成矣。

光绪二十六年，畿辅民争习义和拳教，以八卦为号，红帕红带，烧香拜坛。盐山邻于山东，今总统方抚山东，主剿拳匪。匪不得逞，

乃尽窜直隶。直隶总督裕禄纵之，期月而蔓延全境。夏五月，匪乃焚杀教徒，戕逐教士，凡稍殷实者皆目以教民，杀其人而分其财，土崩鼎沸，境内杀人无算，罹害数千家。城内聚集数千人，闻沧州官军来攻，率其丑类迎战于七里淀。梅东益击之，匪徒大败，死数千人，乃兽散，不复再聚。

逾年和约成，凡州县被害教民议筹抚恤，盐山议出恤钱二十万。恩绂献议曰：“尽匪首家产查抄以为抵，不足则良民量助之。既当其罪，复免累良家。否则民匪同罚，民重罹辜，匪终不免，是再兴惨劫也。”官绅置不闻，乃定计亩摊捐之议。卒也，全境骚然。所全之匪无几，而编氓下户无免追比者。

卷 18, 《故实略》, 第 10—11 页。

### 庆云县志 1914 年石印本

本邑地处偏僻，洋人踪迹罕至，故交涉之事亦鲜。至光绪二十六年拳匪滋扰，而教案以始。

方拳匪之初起也，由黑牛王驴夫李某传于西公廨某役子，县令夏声乔不之禁，且唤入署中演观之，并赏以食物。此风一倡，城乡遂纷纷效尤，于是境内各祠宇以及文庙书院皆被拳匪安炉焉。遂借言仇教，向四乡抄掠。始而教民受害，继而平民遭殃。其终也，拳匪与回民结仇，拳匪与拳匪亦为敌。斯时也，无官无民，皆如坐针毡之上；疑鬼疑神，直共游荆棘之中。生民之苦至此极矣。及八月间，闻天津拳匪为联军所败，官军将临，势难抵御，踞庆各拳匪遂纷如鸟兽散。未几，张勋率兵至，诛拳匪主谋李某，举黑牛王痛剿之，邑民始重见天日。方谓可安枕无忧矣。不意至十月初九午刻，忽闻联军已至盐山，居民大恐。时方大雪，扶老携幼，终夜奔波泥淖中。瞻鸟爰止于谁之屋。乱杂景象，触目惊心。初十日晨刻，雪愈大，风愈紧，天寒地冻，路少行人。洋兵在盐，闻已出队，不堪其苦；且闻庆邑贫甚，无可觊觎，遂止不进。庆邑幸得免于厄。始悟天之雨雪，乃所以佑庆云也。殆邑人心尚未至大干天怒耶！

二十七年，邑令欧阳公綉之设安抚局，延请邑绅刘鸿逵、王熙春

等经理赔抚各教诸款项。而美国牧师某君、英国牧师牧大卫君、法国司铎戴君，偕同知沈君金鉴、六邑总绅宁君星普至县，队官于君桂林率兵保护之。戴始至即挟令先杀韩某，并抄没其家，以张威武。阖邑震动。遂会同官绅开议，商酌赔抚各教银钱数目。英美二牧师皆敦笃邦交，意主和平。惟戴司铎纯用强权，每一人命索银七十两，屋一间索钱八十吊，共为数十八万吊，不稍为退让。官绅堕泪，宁君以为数太多，忿欲辞归，欧阳公亦束手，势将决裂。人心惶惶，竟无善策。刘王二绅婉说以司铎至中国代教友索赔款，六邑均已告成，若因区区庆云议数不成，以累全局，料司铎必不其然。戴首肯，渐有转机，乃复请宁君出让钱三万吊，归十五万吊之数，且言系与道宪会商赔款数目所定条例如此，无可再减。官绅以国势孱弱，力不能抗，不得已允之。而教案始有结果，人心大定。其间任劳任怨，多方婉转以求济事者，固非事后所能尽知，亦不过略述其难苦之情状而已。计共赔耶稣教五万吊、圣道堂三万吊、天主教十五万吊。除罚款外，每亩令捐京钱六百文，先交三百。本邑地瘠民贫，何能堪此。幸所赔天主教数内提出十万吊归大赔款。至年底所捐之三百文尚未交全，而抚银二万两自津领至，民得稍苏。事后结算尚余银四千八百七十两，作为办理高等小学校底款，亦云幸已。

《新政志》，第 99—101 页。

### 献县志 1925 年刊本

(牛)君讳蕴璋，字润生。……以诸生中同治癸酉科举人，既六上公车不第，遂绝意进取。然德望著于乡里，凡地方大工役，君无不首倡，历任县官均倚重之。……君主地方事久，声誉隆起，而嫉忌亦随之。有戚属子年少欲揽地方事夸示乡里，嘱推荐于邑宰，君勸其读书上进，不为通。戚属子衔之。至庚子拳匪起，入匪党为主谋，欲攫常平仓谷款。常平仓者君所创行，备饿馑，初本储谷，后以谷易朽，易以钱发商生息，大吏飭各县仿行者也。君夙主其事。戚属子知之，言于匪渠云：“县官欲以谷款助义团，而牛某为梗。非杀牛某，款不可得。”匪渠怒，立召君。时贼焰鸱张，杀人如麻，县官不能制，家人

邻戚咸震慄，沮君勿往。君曰：“余往而死，不过一人；不往，将祸及全家。”竟往。匪露刃怒目而视，君从容不为动，折以大义。匪渠高树根素震君名，不敢害，卒放君归。及次日树根为其党所杀，款竟得全。……戚属子以附匪故，联军至境，欲火其庐，籍其房产，其母长跪乞救。君即为求洋教士葛光被及前邑宰朱璋达为缓颊，得无恙。君曰：“是子不足较，吾念其祖若父。”

卷 18,《文献志》,第 52—53 页。

### 宁津县志稿 1964 年编原题《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

宁津义和团起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夏天,先有张承芝组织的乾字团;冬季又有潘崇祚组织的坎字团;翌年(一九〇〇)春,宋老七等人又组织了坎字团、坤字团和兑字团。至此,全县团民共达九千多人;红灯照、蓝灯照约有三、四百人。六、七月间,义和团即与深入本县的帝国主义势力、教徒恶霸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遂后参加了南皮、吴桥、乐陵、献县和沧州等地人民的反帝斗争。九月以后,遭到帝国主义与清政府的镇压。当时的知县祝嘉谔一面迫害义和团,一面向帝国主义屈膝献媚,以致许多团民遭受陷害倾家荡产,而教堂却借机向本县勒索赔款一万吊。

#### 一、教会的罪行

鸦片战争后,西方帝国主义势力从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侵入我国。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传教士,就是这一侵略势力先遣军,它们深入农村,勾结封建地主,建立侵略据点,残害人民;并从事间谍活动,麻痹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当时,在宁津县活动最猖獗的要算天主教的传教士。

清朝同治四年(一八六五)法籍天主教士杜巴神甫(Eduardus Pubar)即来宁津设堂传教,当年受洗入教的只一人。此后,由于传教士利用宣扬西方势力、威逼利诱、包庇教徒等手段,我县人堕入圈套者,逐年增多。至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全县设教堂十八处,教徒七百三十一人,望教者(教徒对象)二十五人,分布在五十一村。另设有学校二处,药房一座。

光绪初年(约一八七五)耶稣教也相继侵入县境,传教士时来时去。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势力膨胀,传教士日增,至光绪二十六年吸收教徒二十余人。

随着教徒的增加,传教士更仗势欺人,无所忌惮。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天主教神甫法国人卜致中(Eugenius Bosch)尤为穷凶恶极,欺凌良善、包揽词讼称霸一时;教徒中的无赖、流氓也狐假虎威,到处残害人民,兹将其罪恶事实略述于下:

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苑庄教徒张周南霸占该村张玉恒地五亩,住宅一所。借口是:张玉恒原有一弟,八岁即死,而张周南却硬让他儿子给张玉恒的弟弟应继,张玉恒不允,随到县衙告状,县官偏袒教民,竟判决张周南的儿子应了继。

是年,苑庄教徒张勋南放给于某五十吊钱,到期于某已本利还清。年终张勋南却又来要账,两人因此发生口角。张勋南依仗神甫的势力,诬告于某欠债不还。堂讯时,县官不分青红皂白,痛击于某一百小板子,高压之下,逼于某还了第二次账。

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夏天,刘廷石庄刘芳文等十余人正练拳术,跑来一匹小驴(教徒的)。有人说:“这是洋驴,你看还带着铁链子呢。”刘芳文等听说是洋驴,怒火上冲,便说:“占洋字就该杀”。随将驴砍死。教徒刘树堂去县找神甫卜致中。卜致中派衙役来威胁,强迫刘芳文给驴出殡,牌位写着“显考大驴之神位”,并逼迫刘芳文执孝子礼。

教徒道墨林在宁津东门里开店,藉教堂的势力包揽词讼。一些土棍、地痞之流多与为伍。为诉讼烦其说情者不绝于门。俗语说:“东门里的店盛”,即源于此。

曹庄曹发堂阴谋独吞绝户家产,和他叔父争执数年不下。光绪二十五年冬,曹发堂入了教,托神甫串通官府,派来四个衙役压制办理,达到独吞绝户家产的目的。

以上事实,虽不过万千之一,已足以证实教士、教徒无法无天的罪行。

当时清廷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心意,对内实行“祖教抑民”政策:

民控教则拘传不到，既被管压，外国传教士也能硬请释放；教控民则照状办理，平民根本无伸诉之机。我县人民已受尽封建统治的痛苦，又加外国传教士的压迫，更使人民负冤戴天，忍无可忍。这样教会侵略势力的扩张，就成为爆发义和团反帝运动的主要原因。

## 二、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拳是旧式农民起义的秘密结社之一，它是白莲教中八卦教的一个支派。义和团是由义和拳发展起来的。义和团运动是以落后的宗教为形式，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内容的群众运动。

清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夏季，衡水人张承芝（绰号张疤痢）来宁津柴胡店、阎集一带，自称义和团乾字大师兄，倡言义和团有神术能避枪炮消灭洋人。颇受群众欢迎，纷纷请他安炉。至冬季又有南皮县潞灌人潘荣祚（绰号潘瞎子）在长官以南各村安炉，为坎字团。光绪二十六年春又有朱老七（保店北朱庄人）在相衙镇、保店一带组织坎字团。雒恩俊（城后雒庄人）在城北一带组织兑字团。宁津义和团共有五个派别，其中以潘荣祚的坎字团声势最大。

义和团建立组织，叫做“安炉”。安炉时，先由大师兄口授戒条，教给“降神”的咒语，并委派精明能干的团民为大师兄或二师兄、三师兄，主持炉房的事务和训练，下设文、武先生帮办。人数过少的村，合并到有炉房的大村。谁去安的炉，谁就领导这个村的义和团。大师兄经常骑着马佩着明晃晃的大刀携带随员到各村检阅和训练。炉房里供奉：“天地三界十方万灵”、“协天大帝”、“真武大帝”等神牌，终日香烟缭绕，两旁排列枪刀剑戟。门前挂着“义和团扶清灭洋”的大旗。很多村的铁匠忙着铸刀制枪，真是：叮叮之声，日夜相继。

义和团民的服装：兑字团、坎字团都戴罗帽；乾字团用黄布罩头；都是短装、束腰带、扎腿，衣有袖箍，颜色有红、灰、蓝不等，但同一炉房的团民服装是一致的。各村义和团食宿集体，不吃荤，不吃葱、韭、薤、蒜，吃粮自给，或由富户供应。前寨子富户张敬先不答应，该村团民上了法，砍了他的肩膀，随将粮食献出。

团民多系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每天上法习武一二次。习武前，焚纸香，磕头触地，掐诀。所谓掐诀是两手都从小指起挨次攀压成m状，

然后面向东南双手一揖，默念咒语：“东南山请师父，下山教徒弟，上八仙，下八仙，中八仙，虎豹神，虎恶神，南海观世音。”念毕即喘大气、瞪眼睛、跺脚。武先生跪问：“什么神下山？”“……神”。武先生又问：“使什么兵刃？”“钢刀一把”或“长枪一竿”。递过后，习武者就抡舞起来。不一会，武先生说：“××神归山吧。”习武者即卸法恢复原状。有时对习武者用刀砍、用枪戮，叫做“过刀过枪”，练的枪刀不入就算成功了。（实际上不是真砍真戮。）同道不同炉的团民有时互相到炉房跪拜，叫做“拜炉”，集合各村团民检阅，叫做“会团”。潘大师兄会团时，吹海螺，刀矛林立，马队数十匹，并有新武器（斜五眼），给养车数辆，声势浩大。

义和团的志愿是反对洋人、洋教、洋货、洋职员、洋生产工具，凡带洋字的一概反对。对恃教欺民的教徒更是恨入骨髓，称为“二毛子”。不但反对卖洋货还反对使用洋货，当时商人和群众都把洋火、洋油、洋布等掩藏起来，就连衣服上的板扣子都拆下来换上旧式的。声势之大，前所未有。但团民保留的是旧的生产方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落后性。

当时宁津知县祝嘉庸，狡猾成性，诡计多端。见义和团声势浩大，假意欢迎潘大师兄进城设坛，并声言叫他儿子也参加义和团。一时骗取了义和团的信任，一方面保存了他的势力，另一方面义和团给自己以后也留下祸根。

义和团纪律严明，大师兄亲授戒条：“别贪色，孝顺父母，守王法，杀洋人杀赃官”。“如破坏戒条，符咒不灵，神不附体，不能避枪炮。”团民都是纯洁的工农子弟，再加上迷信的约束，戒条完全生效。有违犯戒条的，即到炉房罚跪求饶。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间，红灯照仙姑张凤姐（乐陵人）携随从四、五人，皆红装，乘马，手持拂尘，背佩宝剑，到各村组织红灯照，有些村很快地组织起来。姑娘为红灯照，衣红装、罩红巾；寡妇为蓝灯照，衣蓝装、罩蓝巾。宣称：“妇女若诚心修道，就可以成仙升天，过海杀洋人。”又说“天山神仙洞开了，神仙满天飞。”一般妇女、小孩在傍晚时，向西面天空看，时间久了，被霞光照花眼睛，产生错觉，见

天上有一、二寸许小人在空中往来飞翔。当时就认为那就是成仙的红灯照或蓝灯照。老年妇女们手持笤帚疙瘩和菜刀，嘴里念着：“先剃脑袋后剃腿，剃的‘毛子’死个净。”到十字路口焚纸香诅咒洋人的死亡。每天晚上，大师兄分给每户黑豆七个，念了咒，让各家把黑豆放在锅里倒上水煮，这样就把洋人的魂聚来煮死，可以听到洋人在锅里吱吱的叫。

综合以上情况看来，男女老少都已行动起来，热烈地参加了这个反帝运动。一方面显示迷信愚昧，一方面显示了伟大的爱国精神。由于义和团提出的灭洋口号，深入人心，被压迫的人民有了发泄愤恨的机会。因而我县的义和团迅速地组织起来。从光绪二十五年夏到二十六年夏一年的时间里全县百分之九十的村组织起义和团，约有团民九千多人。红灯照、蓝灯照约有三、四百人。没有组织义和团的村，有的因村小，青年过少；有的因受地主统治过甚，青年们不敢组织。何庄、张县、保店等村，就是因地主的阻挠没有组成。

### 三、义和团的英勇斗争与内讧

义和团的斗争口号是：“灭洋人”，“杀赃官”，“拿二毛子”。运动一开始，斗争的矛头就指向帝国主义的侵略据点——教堂。宁津县城里天主堂神甫卜致中，见义和团势力日益浩大，官衙无力弹压，遂只身逃往献县。义和团气愤之下，于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二日（一九〇〇年六月十八日）先砸毁了城里的天主教堂，相继以不足半个月的时间，全县十八处教堂也被捣毁一空。平日作恶多端的教徒，有的被杀死，有的抱头鼠窜。至此，洋教徒的威风敛迹，洋教会的势力也被基本肃清。

古历五月二十一日（公元一九〇〇年六月七日）盐山、东光、宁津三县的教徒百余人，齐集杏行教堂。大师兄潘荣祚闻讯，领着北部的团民数百人，于五月二十二日（六月十八日）晨开往杏行，将教堂重重包围，纵火焚烧，当时火焰冲天，彻夜不息。教堂里的两名神甫、百名教徒企图逃窜，也无一漏网都被杀死。

乐陵县朱寨子耶稣教堂，有英国传教士，教堂系新式楼房，附有医院，规模较大，有清营马队二十多名保卫。于古历六月十七日（七

月十三日)团民千余名将教堂包围。与清兵交锋。清兵用枪射击,团民虽损失很大,仍奋不顾身,英勇陷阵,终将清兵击溃,攻入教堂,纵火焚烧洋楼三座(见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乐陵县稟折),火焰冲霄,十余里外犹见烟火飞腾。各村男女老少无不拍手称快。

朱老七领导的坎字团于七月初集合团民千余人,去吴桥县乔庄烧教堂一座,杀教徒数人。回来时路过郑庄,烧毁教徒房子十余间,杀死教徒二人。

法国传教士卜致中逃到献县后,即纠集武装,筑垒挖壕,演习枪炮,准备反扑。宁津义和团二千多人开往献县,与其展开激烈搏斗,衙前李庄大师兄李汉书与其次子均阵亡于此。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团民闻讯无不义愤填胸。宁津、东光、南皮三县的义和团约万余人于七月中旬(八月十日以后)集合于沧州。宁津义和团三千多人,在潘荣祚率领下,进驻七里淀一带。当时虽阴雨连绵,供应不足,团民仍不占民房,露天宿营,精神百倍,斗志昂扬。沧州清統領梅东益(绰号煤黑子)为阻止义和团北上,紧闭城门,严加防守,团民愤怒,将沧州包围。梅东益对义和团能避枪炮一说,半信半疑;指挥部下放炮,见团民纷纷倒地。遂令清兵出城枪炮齐发,团民死伤无数,尸体遍野,目不忍睹。清兵又各处堵截,团民投河溺死者甚多。

义和团派别分歧,大师兄互相猜忌,发生多次内讧。乾字大师兄张承芝带领团民数十人,于七月十八日(八月十二日)去山东边境拿二毛子,归途经郝家洼,被潘荣祚带领的坎字团包围,发生战斗。崔恩俊用箭射中张承芝,并将首级砍下来,挂在保林寺(张集附近),余部归潘荣祚率领。并把乾字团存的粮食分给农民,财物运往路灌。又于八月初,白集小瓷猫、张林大师兄率队去吴桥上村收枪,在孙老庙集合,被潘荣祚带领的团民包围。潘大声说:“张林师兄的人可以退出庙外,俺是为小瓷猫来的”。正要交锋,吴桥县的官兵赶到,随即开枪。团民毫无准备,纷纷弃械逃散,死伤数十人。

#### 四、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之后

沧州一战,义和团元气大伤。是年九月初,梅东益派兵驻防杏行、

长官、宁津城里等地。又攻败白集团民。各村义和团也相继解散。天主教神甫卜致中回宁津与知县祝嘉庸阴谋捕杀义和团。教徒指名控告团民。大师兄和一些勇敢的团民，纷纷外逃或隐避。祝嘉庸仍不罢手，遂派张木臣带领八班衙役到各村缉捕团民。并藉此大肆搞敲诈勒索。各村罚款二、三百吊不等，有的团民竟倾家荡产。各村会首一面贿赂官衙，一面给教徒修盖教堂和住屋。县衙还拨给十八处教堂赔款九千九百七十吊。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九月底，义和团大师兄潘荣祚在东光县李席庄被二毛子逮捕。临刑前二毛子强迫附近村民去看，潘荣祚在刑场上，从容不迫，面不改色，虽被二毛子乱枪刺死，并未哼一声。四周的群众，无不掩面而泣，悲愤交集。潘荣祚临难不惧，慷慨就义的事实，至今仍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春，刘廷石庄大师兄刘芳文，被教徒告发逮捕。审讯时再三逼问：“杀死刘树堂的还有谁？”刘芳文昂首回答：“杀一个二毛子，还用多少人，只我一人！”虽严刑拷问，遍体鳞伤，却终无二供。后判刑十年，死于狱中。

团民侯万山(侯胡同人)、管长林、阎锯(马海庄人)、王某四人，均被捕，临刑前管长林骂不绝口，还唱了两段梆子腔，四人从容就义。

八班衙役屡次到吕庄，藉捕团民为名，勒索银钱百余两。光绪二十七年春，地方高殿风领着四个衙役又去吕庄，遇团民十余人，强行逮捕；团民被逼反手，将衙役、地方五人均杀死于庄外。不数日，县衙又派爪牙去搜捕“凶手”，把团民吕恩浦逮来。经严刑拷问后入狱，不到半年即被折磨而死。

义和团英勇斗争的史实，举不胜举。它充分表现出中国人民坚强的反抗精神，使那些狂妄无知、高谈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有了新的认识。虽遭失败，但其功绩是不能磨灭的。同时义和团的失败也教育了人们，在帝国主义时期，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是异常艰巨的，如果没有坚强的工人阶级政党领导，是不可能取得最终胜利的。

## 五、义和团歌谣五首

1. 早晨把门开，毛子死一百；晚上把门关，毛子死一千。
2. 庚子年闰八月，不是玩，出了神兵义和团，戴罗帽，披偏衫，杀洋人，锄赃官。
3. 劣绅横行霸道，枪挑刀砍不饶；“二毛子”仗势欺人，刀剃斧砍用火烧。
4. 戴罗帽，披偏衫，掣大旗，上潞灌。
5. 先剃脑袋后剃腕，剃的毛子死个净。

### 宁津县志调查材料摘抄和补充 高津荣编

宁津县于一九六三年前准备编纂县志，曾派人调查本县有关义和团运动的材料，1964年后写成《宁津义和团反帝运动》初稿。一九六五年经手这一工作的吕瑞生同志病逝。一九六六年夏季以来县志工作停止。所幸县志初稿还保存下来，但原始调查材料只找到了一本。今将调查材料中未编入初稿者和可为初编注释者摘抄如下：

1. 前寨子有五名义和团。前寨子张敬先有八十亩地。前寨子大师兄和后寨子大师兄叫张敬先供给义和团吃的粮食；不供给就用刀砍。照财主下手。

2. 义和团的组织互不联系，如集合破教堂，虽然邻村（门庄、宋庄），不是一字也不去。宋庄武举领团去门庄杀死天主教徒妇女一人。

3. 参加义和团的都是穷人，有点东西的没有参加。

4. 义和团扯起大旗，旗是三角，红心白边。

5. 每团组织内有武先生，负责伺候义和团上体。义和团员全体坐好，武先生说：“老师傅上体。”团员即哧哧几声，拿刀枪耍一番，即坐到板凳上。武先生说：“老师傅归山吧。”团员即恢复原来神气。赵庄有十五人参加义和团，都是年轻人。本团人们迷信思想不重，始终不十分信任。

6. 每团组织内有文先生，光管看炉房（刀、枪、白蜡竿都放在内）。弋庄是树老头庄义和团来给安炉的，一人来往一天，教导一下，

即算是属于树老头庄义和团领导。

(以上各条,未记调查的村名和人名。)

7. 刘旺言庄刘春台:(78岁,14岁时参加过义和团。)

没神,胆大不怕。刘官民庄(东光)领导,参加者二十人,有个二师兄张黑林。这村四月成立义和团,九月散(光绪二十六年。)在化兰小园子内,白天晚上睡在那里。以头触地,叩响头。

有文先生管写算、信件来往。

有武先生管队伍,领大旗,喊口号。兑字是白旗,黑字黑边。

来神似乎喝醉,口说“四天王,五火神”。拿刀枪乱舞,先跺脚。武先生在旁喊令,各着一处,维持秩序。烧香和黄表。以后有讽刺歌:“假请神,瞪着眼,哧啦哧的把气喘”。

在村摊款拿钱,买刀制枪叫铁匠。

参加者穷人多,富人少。凡参加者齐心合力。

参加者不吃荤。兑门吃荤。兑门信仰济颠僧。

8. 曹庄曹发庆大爷:

天主堂现已归户。

参加义和团的二十人。王槐庄王长庆在曹庄扛小活,学义和团,中炮沙后,腿烂了好几个月。

先起团是王铎庄。曹庄请苗庄的大师兄。上献县打教堂,败回。

别庄团声言烧曹庄教堂。曹庄即立团,以防来烧。

教民入教原因:年景不好,神甫放红粮入的;也有因事入的,被压迫不得已。如李发堂(县志稿作曹发堂)的祖父死后,和他叔父争祖产。神甫劝他入教,并派来四个兵押着办理。编说他叔父一个儿,不能承继。

9. 门庄门秋林(78岁)、门中林(66岁):

门庄有教堂一处,已扒毁。三间北房,一个门洞。

入教多是为了图点东西救济。义和团去吴桥孙老爷庙破堂,潞灌团率领,义和团与义和团斗争起来,为贪财争执东西。义和团失败后,

教民到政府控告义和团，政府不给团作主，罚款赔偿。宋庄武举烧死教民老妇女一名，烧毁教民房屋二十间。赔偿老妇女教民三四百吊，搭席棚，请和尚念经；赔偿烧去教民房屋现洋若干，另盖了房屋。以后各处教民欺压非教民，仗洋势力欺人。

#### 10. 老君堂王凤成(78岁):

潞灌、辛集的义和团到老君堂烧毁房子十多间，把教民九人弄到杏行杀死。本村义和团未参加。神父办理善后，房间、死伤人都赔偿，数目记不清。义和团去沧州打仗，被梅黑子的兵打败，死者九人，尸首未归。

本村参加义和团者二十人，安炉是辛集大师兄，派王老五为大师兄，武先生是王凤代。

后商庄、大李庄的教民，在闹义和团时未死人。

#### 11. 彭庄彭万俊、王货郎庄王华德:

朱庄大师兄朱七率领这一带义和团去沧州打梅黑子，中枪弹伤亡若干人。回来后便陆续解散。

潞灌大师兄调动所带义和团烧了潞灌教堂。

衙前李庄李汉书是大师兄，他率领义和团和他次子去献县打教堂。其子被打死，他伏尸痛苦，也被教民杀死。

#### 12. 歌谣(陈芳圃谈):

大清光绪二十六年，普天下出些个义和团。要问义和团怎么打扮，头戴纱帽身穿偏衫，不亚如终南山上的活神仙。大师兄，在潞灌，二十多岁一个眼。(只记得这几句了。)

13. (此条未记调查村名和人名)，辛集大师兄李马(李驃子)率领本村义和团三十多人，到孙老爷庙打仗，和潞灌大师兄打起来。潞灌团有枪支，李马被打败。义和团失败后逃到唐山，到老未敢回来。

辛集跛云(乳名)，过第二枪时被打跛。李明扬庄、武马庄各一人。

义和团失败，杏行教民反手。辛集在义和团者全跑掉。

#### 14. 孙华门庄孙印清、孙清林(团民):

坤字团是东光大庄义和团张林。孙华门庄是坤字。

潞灌大师兄潘瞎子是兑字。耿家圈是兑字。

白集张小瓷毛(外号)是乾字。

乾字团用黑或红巾罩头，坤字、兑字团都戴罗帽，偏衫袖口有袖箍。

以后(指1920年后)小红门就是义和团的底，吃符念咒。

15. (此条未记调查村名和人名)，义和团失败后，秋后组织起民团，义和团员变成团勇。城北有团长荣襄皋，教练是黑魏庄魏××。成立了好久。光绪二十九年散。

以上是摘录调查材料，以下据我所知再补充几点：

1. 县志稿说到何庄、张县、保店等村“受地主统治过甚，青年们不敢组织”义和团。保店情况我不清楚，但知：

何庄是宁津县最大的地主所在地。地主姓李，据说有二百顷地。此村外有围子。村当中是地主房屋，四周是佃户住房。是全县最保持封建制度的村庄。抗日战争初期，此村是汉奸国民党的据点，勾结日寇，破坏抗日，反对八路军。

张县，全名叫张知县庄，在县城西关附近。是地主村庄，又是地痞流氓村庄，真正农民被压迫得难以生活。镇压义和团的张木臣(人民叫他做张头)就是这个村的。

2. 长官镇义和团大师兄姓周名陈(是小名，绰号陈大师)，是穷苦农民。长官地主有几家，以三老虎平时剥削农民最残酷。(此人姓周，小名虎，大名我不知。农民和地主当面叫他三爷，背后都叫他三老虎，或gao gao一意为虎。)义和团成立后，把三老虎抓起来，准备杀掉。周陈的母亲，乘无人时把三老虎放走了。

3. 大柳镇义和团大师兄曹殿章，是穷苦农民，抗日战争时才去世。

4. 荣襄皋是大柳镇人，有地百亩，是地主。义和团运动一起，即组织民团，保护教民，那时他的民团人数不多，但大柳镇附近的教民未被害，只宣布不信教而已。义和团失败后，保护义和团，义和团都改为民团，民团扩大。大柳附近的义和团员未被害。1903年民团解散。1904年荣襄皋46岁，病死。他死后，大柳附近受过他保护的

人们共同给他立了一通石碑。碑阴是立碑人名，约二三百人，有大柳镇义和团大师兄曹殿章，陶家庵义和团大师兄王炳等人，还有原为教徒的人。可惜碑阴没有抄下来，现将碑文摘录如下：（括号中为摘录时加注。）

《鸿胪寺序班邑庠荣公遗行碑》（鸿胪寺序班是买的虚衔，庠生是真。）举人张炳南撰文。

……邑庠荣生者……讳续赓，字襄皋，号夔仲……甲辰仲夏忽闻溘逝……庚子岁……民教相仇，吾一方不胜其累。时公为团练长，总局一所，延同志数人分襄其事。凡筹款辑众简丁制械诸大端，无不躬亲其劳而总其成，……时聚精壮而训练之，齐步伐，精击刺，命中及远，足资护卫。其时邑城有警，调以防守。洋兵侦知，竟不敢犯，闾境晏然。以视沧、南（沧州、南皮）诸邑被兵蹂躏戕虐，其得失奚啻霄壤哉。迨和约既成，抚恤诏下，赔款孔多，筹集非易（此指赔偿当地教民）。而公委曲晓喻，闻者感泣，为之安辑抚绥，俾得其所。民教之衅，涣然冰释。环镇（大柳镇）数十村庄得享安靖之福，此公一人之力也。……凡身被其泽者，追思盛德，乌能已于言而不思兹来许哉……爰总括其大概而寿诸石焉……”

### 景县志 1932年铅印本

于沛霖，字润甫，城内西大街人，性率直，勇于任事。当庚子拳匪变起，县境不逞之徒伺机蠢动。……其后朱家河天主堂被拳匪围攻甚急，适陈泽霖统兵勤王过境，拳匪约其协攻，计焚杀教民四千余名之多，华北教案以此为最。有法国统帅巴尧到献县驻总教堂，欲率部来景而甘心焉。全县震骇，惟恐玉石俱焚。幸知州阎公颇有胆略，商同邑绅赴献犒师，以冀缓颊。润甫亦以民命攸关，即与张湘泉、刘子侨随同阎公赴献为民请命……，以抚生恤死为条件，而止其师。

辛丑秋，国际和约告成，遂由全县按地筹款以践抚恤之约。至壬寅秋惊天巨案始告结束。

封得胜，字凯亭，城南封庄人，质直伉爽。少年走关中，投效军籍。……后海防改编十营，充左营管带。逾拳匪肇乱，扰及使馆，各使臣电本国请兵保护，外舰络绎停泊海河一带。拳匪焚毁讲书堂，以炫其术。外舰注目，晚则要挟营垣驻兵，议不谐，夜半燃炮击之。得胜战正酣，陡来一弹触南岸，药库为之爆震，长官胆落出走，惟得胜酣战如故，遂阵亡。

卷 8，《武功》，第 47 页。

王兆骥，字检予，江苏阳湖人。同治甲子科举人，光绪十二三年知景州。……嗣以不信义和拳忤上宪，去职。著有《义和拳源流考》。

卷 11，《政绩》，第 62 页。

光绪二十五年，螟虫害稼。是年义和拳以仇教为名，蠢蠢欲动。城西朱家河有教堂一所，司铎驻焉。闻警，令教民筑土围以自防，州牧王公兆骥请兵保护。十月间，拳匪由宋门〔镇〕东犯，官兵迎击于徐家高，擒获匪首和尚晤修等，毙于狱，匪焰少敛。

二十六年，习拳者益众，焚香设坛，人心若狂，官亦不敢遇问。六月十八日，匪等蚁聚于朱家河，围攻数日不克。适有广西按察使陈泽霖统兵自南来助之，遂于二十四日晨刻攻破之，焚教堂，戕教民，教民自投水火而死者不下四千人。无何，联军自大沽口入，南陷青县、沧州等处，暂驻献县，声言指日下景州。州人闻之大惧，莫知所出。署州牧阎公骏业率邑绅数人直诣献县总教堂，求葛司铎见法将官磋商数次，许偿以巨款，事乃息。

卷 14，《史事》，第 20—21 页。

### 朝阳县志 1930 年铅印本

是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义和团自县街南来攻松树咀子教堂，住于二十家子、东南沟大屯等处，将数村火枪逼借一空。

卷 23，《忠义》，第 2 页。

## 宣化县新志 1922年铅印本

李肇南，字少轩，四川宜宾县，进士，出授宣化知府，光绪二十年莅任。……光绪二十六年，山东拳匪肇乱延及直省，宣化亦闻风响应。公曰：“此八卦教之余孽，无使滋蔓，蔓难图也。”公力禁之，而各官崇奉之。公乃卧阁不出，徒叹无可奈何耳。寻拳匪势益张，谓公为二毛子，时拳匪呼洋人为大毛子，呼教民为二毛子。必欲杀而甘心焉。南关龙严寺聚众设坛召公至，不来则就杀之。公毅然往，甫至门首，杀声震动。公直趋入，焚香礼拜，从容而退，毫无惧色。公视此情形，恐形成大祸，与各官议保护教民出城，将其住屋封闭，以免焚戮，否则其祸蔓延，恐不堪收拾。各官不允，极形反对。不得已密令司城者夜出，教民所全活甚众。越数日，教堂火起，烧毁教民房屋殆尽，他官率领愚民齐声喝彩。……俄而联军北上，京师告警，太后皇上出巡。时城内团匪除败没外，尚有二三百名，公谕令解散，免驾至受惊。匪闻之怒，有匪首王老在者率众匪直冲府署来，……彼时北门瓮城关帝庙北街大真武庙尚有两团未散，合计二百余名，亦直攻府署来。幸城守营都司张维隆、中营守备何天龙素与公同志者，率兵众来援，途与匪遇，逐至南街，城已闭门不得出，铺面皆闭门罢市，营兵与团匪相持不下，稍一动摇，地方必遭蹂躏。噫！险矣！公闻之，单骑驰市曹弹压，获王老在，至四牌楼下斩首示众，众匪愕然，咸释装缴械。令城门半启，放之使出。

卷 11, 《宣化志》, 第 37—39 页。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作乱，男曰义和团，女曰红灯照，仇视教民，以杀人放火为能。

六月，焚毁教堂及教民房屋，延烧三日。教民皆逃避，亦有被杀者。

七月二十七日，崇熙(原文如此)皇太后、德宗皇帝、大阿哥暨亲王大臣狼狽至宣，以上谷公所为行在，驻蹕三日，启驾西巡。

九月十五日，外国联军至，拟开炮轰城，以图报复。赖官绅竭力

供应，屯驻南关三日，搜罗二万金始退。名曰“保险费”。

卷 18，《大事记》，第 29 页。

### 万全县志 1933 年铅印本

吴沂，字鲁南，仪征人。公留心庶政，百废俱举，到任之翌年重修义仓，知仓正、仓副之累民，废除仓役另举董事以经理之。当庚子拳匪倡乱，民教相仇，地方几酿大祸。公察知拳匪之暴横无成也，阳为尊奉，阴实监视，卒将匪首靴匠某正法，拳匪之势大杀。

卷 5，《治绩志》，第 14 页。

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联军占北京，德、日等国军队来张家口复仇寻衅，勒索赔偿费银三十万两。临去暗埋地雷，意图轰毁张家口。虽安置未妥，误触爆发，然张家口全市被震死人百余名，毁屋数千间。十里之内疑为地球之崩裂，而百里之外闻声震惊矣！

卷 12，《大事记》，第 10 页。

### 龙关县新志 1933 年铅印本

张兆龄，字紫九，安徽桐城优贡，光绪二十五年知龙门县事。二十六年义和拳启衅仇教，旋教民借口报复到处横行。二十七年冬十月，有赤县教民十余人到雒鹳恣意蹂躏，鸡犬不宁，甚凶恶。乡约郭万元进县禀报，张公闻报，星夜赴雒鹳。天未亮，伊等正酣睡，屋主告以官来，皆佯不采，呼之甚，始起著衣。张公怒，令执之，照土匪办罪，禁于狱中。有一人度死，余囚十数月始释放。

卷 11，《宦绩志》，第 7 页。

庚子二十六年，城乡练义和团，一日之间传单数至，谓“传一张免一身之灾，传十张免一家之灾，见者不传吐血而亡。”举国若狂，讹言是信。又谓“鸡膀被绞，养之有祸。共将鸡活埋之，乞人掘食无恙。”又谓“七月七日不可动烟火，宜戴红向天焚香”。家家于是日顶红朝南摆供，焚香礼拜，焚火冷食。

卷 17，《杂志志》，第 5 页。

二十六年五月，义和团举事，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术操符咒，仇视外教。龙门皆老实农民，无有陷此术者。

六月间，该团正盛之际，有延庆州拳民入境，有形迹可疑之辈或来历不明，住家不免被其戕害。

九月二十六日未刻，德、英、意、奥等国兵约千余人到宣府。在于未【到】之先，口北道灵恐其开炮轰城，即商明在郡官绅飞呈察哈尔都统，借调熟悉洋务通晓洋语之军台效力。前江苏候补道沈敦和来宣迎与各国首将面议，允给保险费银一万五千两，皮袄一千件，连供应牛羊米面一切等项约需银三万两，先由道库挪垫；又连外兵在口索取细毛皮货，价亦由道筹付；共计实银四万两。除由宣城乡凑捐二万六千两归垫外，下余不足之数飭令各州县分别捐认。龙门认捐一千两。

十二月初八日，知县张兆龄劝募未及半数，即劝挪公款垫解。先是龙门以英兵到赤城索保险银，在于未到龙门之先，为预防来扰计，已议与英兵银一千二百两，合摊捐宣府之银共二千二百两。

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县属上仓、下仓、程家窑、三堡民众与宣化属孟家坟教匪四五十名在上仓堡接仗，被焚毁上仓房屋七十余间，击毙民众七人，财物损失无算，匪无一受伤者。

三月，奉札赔办教案。知县张兆龄复以“查境内向无教堂，无从焚烧。所有外来拳民杀害过路教民计仅二十三名，又无烧毁教房情事。而良民屡被教民丐匪肆扰，贫者固不聊生，富者尤不自保”等语。张公再三为民请命，故原派赔案银数系七万两，旋减去二万九千五百两，共应捐四万五百两。自二十七年三月十四日立定草约之日起，扣至二十八年十一月底止，共分八批交完。

按：教案赔款议明立约共银一百五十万两，除剔出六十四万两在京办理外，下余八十六万两摊归口北十县。赔天主教八十万，耶稣教六万。龙门捐四万五百两，较十万最轻。

## 阳原县志 1935年铅印本

庚子拳匪之乱，教堂被焚，教民殉难者三百五十余人。迄《辛丑条约》后，拳匪匿迹，然教徒报复，死者亦殊不鲜。洋兵且至东城，由教民领导，烧杀无算。自是民教相仇，久而未解。

卷 9，〈宗教〉，第 2 页。

清光绪二十六年，东城及附近各村拳匪倡乱，烧毁西小庄村天主教堂，并屠杀教士甚众。翌年三月十四日早，该堂教士率洋兵九名攻破东城，焚毁庙宅数百间，击毙居民数十人，大肆抢掠。于十五日午后始离城西去。全城居民逃避一空，损失甚巨。绅士王作霖殉难。其各村受洋兵之焚掠者以水峪口、大蟒沟、大渡口、三马坊、东小庄、鱼儿湾、辛庄等村为最烈。

卷 16，〈前事〉，第 6 页。

清光绪辛丑，以庚子义和团仇杀教民事变之果，招来洋军九人，碧眼黄发，究不悉其属何国籍。道经东城，焚杀无算，复扑县城，占据崇实学堂。知县张铁珊善于应付，即于当地商号征银五百两与之，欣然而去，县城以免。是年奉令办理赔偿教案，全县派银八万余两。知县委士绅赵峻德、张抡谦、张珍、王广文、张福谦等专司捐募。事关国难，该绅等苦心劝道，虽曰舌敝唇焦，幸能照数捐集。

卷 16，〈前事〉，第 7 页。

清光绪二十六年，乡间拳匪纷起，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其团分红、黄、蓝、白、黑数种，请神咒云：“唐僧、沙僧、八戒、悟空排开左右，一战成功。”其标的歌云：“义和团，红灯照，一心要灭天主教。拆洋楼，拉铁道，电信〔线〕杆子全不要”等语。此外尚多，不可枚举。

卷 18，〈掌故〉，第 34 页。

## 张北县志 1935 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因奉〔拳〕匪蜂起，仇视教民，到处扰乱。西湾子、南壕蜃等处受害尤甚。

卷 8，〈艺文志〉，第 41 页。

## 卢龙县志 1931 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拳匪肇祸，民教相残，洋兵入城，焚烧泄忿，经抚恤乃已。

城西迷谷庄人张鸿自言有仙附体，授以义和拳术，能扶清灭洋。并谎言能施药治病，乡愚惑之，群相附和，不期而会者不下数百人。立坛于洞山寺，群呼为大师兄。又城内陶洛五，绰号陶木人，亦率城内无知之民众在钟楼上立坛，人以二师兄呼之。六月初一日，张、陶会于城隍庙，谣称教民赵品一撒猪鬃箭、撒纸人马，因约期剿教堂，杀教民。造成枉法误国之祸缘因清祚将斩，妖孽遂兴，朝政既非谗佞用事，以最任之端王竟蛊惑慈禧太后颁查上谕，内有“近畿及山东等省义兵同日不约而集者，何止数十万人，下至五尺童子，亦能执干戈以卫社稷”等语。蚩蚩何知乌得不为蠢动。卒酿成联军入都，两宫西狩，赔款议和，国几不国。噫！天实为之，谓之何哉！卢龙虽有杀戮教民之举，幸未害及洋人。陶木人未能保全，首领张鸿则莫知所终。八月十四日，俄兵进城，焚匪巢，炮轰东城门楼，声闻数百里。十八日，俄兵出城。二十五日，日、法兵进城。二十八日，俄兵又去。后此则法、义、日亦借口保护民，更相换防。二十七年始回国。方洋兵之初来也，迫我地方官布告焚烧洞山、迷谷庄、钟楼、城隍庙与四各庄之匪巢等处，未果。是冬，以城内新坡及火星庙之戏楼公地，外加牛痘局本银八百两，抚恤天主堂之高神父。又以东门外附近山坡一段，抚恤耶稣教堂。告一结束，民教由此复相安矣。

卷 22，〈故事〉，第 27 页。

### 迁安县志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庚子夏，拳匪召乱。秋，外洋联军入迁，大索赔款。

按：妖术义和拳始于山东，蔓延直隶各县。夏五月，拳首有名九江者传法于三屯，妖僧谷长泰传法于兴城镇，而县东玉皇庙亦有大师兄、二师兄焚香传法，乡愚皆趋之若鹜。不数日，各聚有百余人，日日结队操练，声言刀枪不入。其装束花布蒙头，红布为战裙，黄带束腰，及手足腕红绳缚身。右手执刀，见人焚香迎接时举左手答礼，咒多鄙俚。上法时向东南拜祝，闭目诵咒，倒地片时，起则婆婆跳舞。询为谁？则以《三国演义》、《西游》、《水浒》诸人名对。问为何来？曰：“杀洋人”。到处搜查教民，见辄杀其人，火其庐。延至八月，玉皇庙拳匪进城，抢取警局枪枝。知县李映庚率小队御之，于北街毙匪十余名，余溃散。三屯拳匪与兴城拳匪有隙，九江执谷长泰杀之。旋奉文遣散义和拳，九江回遵化，各拳民均归乡里。九月十七日，西军入县境，问烧杀教民之罪。官绅会商立抚恤局，捐商民银数十万两，以赔偿教民之生命财产，又被联军索去军费巨款。教案纠纷难如乱丝。二年之后，稍为平复。

卷5，《记事篇》，第17页。

### 昌黎县志 1933年铅印本

耶稣教，光绪十五年始传入昌黎，租住东关，经庚子拳匪之变，教堂被抢。

卷5，《风土志》，第20页。

二十六年五月，自关外来一僧，自称义和团大师兄，有梁姓者副之，立坛于蚂蚁山庙中。乡愚多为所煽惑，供给钱财，经知县富驱逐之。八月间，因义和团之乱，洋兵有驻昌黎者，有过靖安者，惟蛤泊街安山站惨杀商民七十余名，士绅邀张联选充翻译，出为接洽，仅昌黎城厢未遭蹂躏。是年，县北街崇兴寺改归天主教堂。

卷12，《故事志》，第27页。

## 滦县志 1937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庚子夏，拳匪肇乱。秋八月，列国联军略地至滦。

谨按：庚子义和拳匪之变，其初起只无知村竖，假托符咒，装神弄鬼，妄言能避枪炮，此殆所谓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也。初本一星之火，蹙而灭之，一有司力耳。不幸外而封疆大吏昏愚谬妄，如毓贤、裕禄辈；内而亲贵枢要，駮竖冥顽，不学无术，如载漪、载勋及刚毅、徐桐、赵舒翹辈；崇信邪说，儿戏国事。其焰乃燎原而不可遏矣。此真千古未有之奇变，天外飞来之异想，而亦我国史成之奇耻大辱，虽倾西江东海之水，而不能涤其污者也。当其邪焰突起，虽号称荐绅先生者流，咸皆附首听命于神，妄冀“扶清灭洋”之实现，“扶清灭洋”四字为当时拳匪所揭橥者。蚩蚩者更无论矣。此真劫数使然欤，不然合朝野上下，如中风狂走至于斯极耶。编者曾目睹拳匪杀人之惨剧，至可嗤亦至可哀也！先是距余村北十余里九百户庄，卢龙县属有教民某，拳匪所目为二毛子者也。一日，拳匪率丑类至某家，不问男女戚系至神坛，拳竖择村庙焚香感众处，号曰“神坛”。候神审判。拳首亦一村竖也，用红布蒙首束腰，并用红绳盘束胸际，仿戏剧武生装束，立白木凳上翘一足，口中则仿戏剧武生科白口吻，询问某奉教若干年及其它琐事。少顷，则定罪曰：杀无赦。即麾众匪，拥某全家去至村外沙河滩上。拳首乃下令曰：“杀！”众匪即噉然应声，乱刃交下。实则拳匪皆村竖，初不解杀人为何等事，且所持刀械类锈钝不堪用，某家人竟被群竖乱砍而惨死，此等惨状怪状竟出自光天化日之下，而无敢谁何，殆真所谓劫数使然矣。

卷16，〈故事志〉上，第25—26页。

## 临榆县志 1928年铅印本

义和拳起于山西，延及京津，以神术感人，仇教排外，自受清廷嘉奖，势益猖獗。本县拳匪响应而起，以地方官为傀儡，以乡民为鱼肉。知县俞公虽不信任，亦不敢禁止，因派兵保护，隐寓监视之意。迨联军陷京津后，分兵驻山海关。闰八月初八日，英人先来海上，迫

令守将郑才盛让防，郑公知势不敌，不忍人民涂炭，于是晚开拔西去。初九日黎明，城中住户逃避者络绎于道，商家不敢开市，四门皆闭。至日出时，俄军由唐山乘火车来，英、日、德、法等军由海上来，屯兵火车站，会议进城。斯时副都统富顺、知县俞良臣坐镇城中，城绅马恩桂、郭炳照、田国钧等会同商界代表著请制衣冠，迎于南门外。双方议和，言明本邑为让防借驻，非京津之攻陷者可比，立约八条，不许外军入城。并由各国派兵把守城门外，军用物均代为采买。官绅竭力支应，城内得保安全。

卷 8，《舆地编》，第 24—25 页。

郭之桢，字弼廷，郎中长清子。……光绪元年举人，援例以府同知分发浙省。……督广信时，盐局设玉山西门外，名三里街，一邑精华所萃也。适拳匪之变，畿辅震惊，江浙之间土匪蜂起。常山、江山失陷，玉山戒严。桢调盐勇百名，授以防剿之策，匪欲乘无隙，窜至东门外焚掠而逃。明春，余烬复燃，城中无备，官商仍请调勇保护地方。桢曰：“此虚声也，毋恐。”爰带亲随勇丁巡查街巷，数日，人心镇定，闾里又安。

卷 19，《事实编》，第 18—19 页。

### 冀县志 1929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民难作，联军责索偿恤教民，民不堪命，元气尽，至今未复也。

卷 2，第 38 页。

西堤官村辖大小村庄八，曰野庄头(距城三十五里)，有义渡，有张辉坟墓。举人赵衡撰张辉堂先生墓表云：“君性耆学而业贾，贾于保定，既大售，乃躬率子姓读书，而斥资于其村增建孔子庙。孔子庙在乡里惟君村野庄头有之。……至庚子，距君卒已若干年，拳匪响应遍畿甸，闾野庄头邻比二十里内外乃无一人从乱，夫非以心思耳目有以利导整齐与先，拳所云云固为孔子所不语哉！”

卷 8，第 38 页。

羨家庄(距城三十里),村西有赵衡撰羨希三先生神道碑铭。(其文云:“维共和行政十三年,希三羨先生之没十二年矣。……吾乡父老俨然来造,开口言曰:‘庚子之乱,外兵内犯,京师不守,畿甸千里,盗贼并发,白昼劫略,取人财物若己所有,官不谁何,比户牡飞。吾乡为四州县湊捕逐,左右迹射不得,尤豪猾所囊橐,蚩蚩吾荫,所以不至尽驱为盗,室家孙子生生以有今日者,皆先生主办保甲之力也。……’,……先生纬继品,字希三,州学廩贡生,侯先训导,以捐建学校赏给五品花翎。”)

卷8,第40页。

### 南宫县志 1936年刊本

李寿朋,字西伯,岳悦村人,豪爽仗义。光绪庚子拳匪之乱焚毁教堂,法教士要求赔偿甚巨,民众抗拒,祸且不测。寿朋慨将自己仓胡同房百余间捐于教堂,价值约万元,祸乃寝,邑人德之。

卷16,《文献志》,第25页。

光绪二十五年,山东拳匪骤起。南宫与山东毗连,设坛习拳,杀掠教民,时有所闻。二十七年,各县按亩输捐赔偿教案。广宗景廷宾聚众抗捐,南宫东八牌亦应之。景廷宾伏罪,而东八牌仍不解散,官军击之于交马寨,死亡无算。有清一代之变乱止于是矣!

卷22,《掌故志》,第11页。

### 枣强县志 1931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由山东起,蔓延遍于各省,以邪术闭枪炮,红帕首,手利刃,到处劫杀掳掠而萧[鸱]张。教士、教民死亡逃散,教堂一空。

厥后八国联军犯阙,京师不守,两宫蒙尘,西幸长安。赖大臣多方弥缝,将构衅诸要人以次论罪,赔款四百兆。而后京师复,銮輿返,各县亦立抚恤局,筹款办抚恤事。我县抚恤之款,制钱以缗计者十数万贯。清之不竞,自此始也。

卷8,第16页。

是年(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后八月十七日落枯霜，急性晚谷者每亩收成两口袋，晚性谷收成约三小斗，至晚者秀而不实。农谚云：立秋顶手心，五谷杂粮定食新。信然尤堪庆者，是年苗长半尺，蝻蝗忽生，独食草而不及苗，贫民多捕蝗为食。

又是年夏天，久不雨。民间无知少年设坛立义和拳场，时以均粮为名，聚众强抢，乡民苦之。阎县保长即练团相约自卫，县长吴广祥亦飭差严拿，地方治安赖以持。其后拳匪肇祸，中外签订赔款之约，新河县分派一万八千四百两，天灾人祸乃告一段落。

第1册，第20—21页。

自鸦片战争《南京条约》缔结，英、法等国宣教师得入我国内地，信教者渐众。无知教民恒恃西人为护符，辄仗势欺人，与一般平民时有冲突；地方长官遇事又每袒护之，平民排外仇教之心乃与日俱深。光绪二十六年四月，山东义和团延及新河，设坛教练，诈称能避枪炮，以“扶清灭洋”歼杀毛子为号召。是时人民仇教心炽，倾慕而争相练习。时又有红、白、蓝灯照等名，女子亦入教练习，有黄梁圣母、白衣真人诸神。其法向东南跪拜，掐诀念咒。咒有“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及南无西丹，我请达摩磨”等语。少顷，神色剧变，持枪刀舞，异于常人。说者谓能避枪炮，所试辄效。但人品糅杂，时有轨外举动。借均粮之名，实行抢掠。借仇教之名，日事仇杀。由是累及无辜，地方扰乱，盗贼因而蜂起。各官村保长乃结团自卫，对拳匪剴切劝谕，以解除之。对盗贼则严加戒备，以御防之。县长吴庆祥亦飭差严拿。乃拳匪初定，教案又起。教民恃洋人威势，借故讹赖，希图报复，而以芝芳头唐智多为最残横，人人惶怯。东八官村保长焦崇德不服讹索，遂系狱。斯时也，光绪帝出走，八国联军占据京津，议和赔款，派我新出银一万八千四百两，阎县人民誓不承认。

第1册，第25—26页。

### 柏乡县志 1932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大旱。六月，义和团赴燕南，扰柏乡。

是年，北京、天津、保定遍地皆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陷北京、攻使馆。有巨鹿团匪百余人，竄入柏乡，自言能避枪炮，行将作乱。是年江苏进士戚朝卿任柏乡知县，乃呼团匪首领至大堂抚慰之，曰：“尔等皆饥民耳，焉有能避枪炮者乎。宜悉入保甲局为乡勇，不得自称义和团惊扰乡里。”众皆曰：唯，唯。是年独柏乡无教案。

卷 10, 《史事》, 第 316 页。

### 高邑县志 1941年铅印本

义和拳起于山东，以仇教为名，托言符咒能避枪炮，于是民教不睦之村争设拳场，借图报复。于光绪二十六年九月间，拳众麇集，与天主教为难，官绅相与排解。拳众乃乘夜入城，侵犯县署。时县内驻有官兵，闻变驰救，本地团勇亦出而弹压，并击毙拳众数人，余始逃散。

卷 10, 《故事志》, 第 6 页。

### 深州风土记 1900年刊本

光绪二十有六年，畿辅乱民麻起。当国者眩于图议远近邻敌联兵内犯，京师不守，两宫蒙尘。赖议和大臣弥缝百端，构衅诸要人以次论罪，而后京师复，乘舆还。此经所谓不远复无祇悔者也。安危之机，夫岂不以谋哉！

先是明之季世，西方天主教之教始入中国，我圣祖皇帝兼综西学，有旨允其传授，其后稍益禁绝，而民间私传不止。咸同之世与外国约好，遂弛其禁。自是民教不和，讼端繁滋。朝廷恐失邦交，时诚有司调护西教，未大生事。及此年倡乱之徒以仇西教为名，假白莲教遁术，称有神助，设坛传习，名为义和拳，用乾、坤、坎、离诸卦分立旗帜。所在聚党横恣，千百为群，旬日间声势猖獗，内动公卿，外劫疆吏，而中外之衅成矣。当是时，州境不逞之民纷纷竞起，与邻州县相应和，

所至焚杀攘馘，西教师徒死徙流散，不敢与校。上下奉为义民，官不能制，或从而嘿助之。外国兵既入京师，分据保定，戕大吏。西侵正定，东略至于河、献。乱党繇是潜解。保定、正定、河、献诸郡邑，外兵所过多受祸。而州境以不当孔道僻远，官亦竭尽智虑收恤西教流徙诸民。官吏私语窃幸以为偷免外侮矣。已而敌军忽出保定，声言州官尝助乱党，将至州而甘心焉。卒赖收恤教徒尽心力，教徒中有侠者，夜入敌军为游说。军已临境矣，竟不入，复引去。州卒无事。

记 5，《兵事》，第 32—33 页。

### 定县志 1934 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四月，拳匪乱作，设坛焚香，以“扶清灭洋”为名。而内地之基督教益当其冲，焚教堂，戮教民，波及定境。城南北车寄村有教堂，诸教民麇聚其中，负隅固守。而当时官绅因诏书奖励拳匪为义民，遂率所谓义民者并募勇数百人，炮攻北车寄教堂。教堂不支，乘夜率其男妇老幼数百人南下，将奔真定。黎明至高蓬镇，北沙河滩中镇之拳匪复截杀而屠戮之，至惨。及拳匪势微，教民渐归故里，日谋修怨。九月，八国联军据定之西关，教民有所倚，益横。旋导联军攻高蓬镇，报沙河滩之役。镇人犹负固抗拒，联军炮击之；市廛忽烬，平民尤多罗惨劫。拳匪余孽窜曲阳之黄山古寺者至数百人，凭险为固，遍掠居民。联军往攻，巨炮迭轰，寺中神像暨隋代石经胥焚毁无遗。

十一月，南乡拳匪与盗贼互结，昼夺夜劫几无净土。州牧金永者酷健吏也，明访密谍，擒获六十余人，立斩之，乱乃稍戢。时城东王习村有乡人称帝，设军师、将佐诸目，旋为防营捕送保定，乃一少女子为群匪所拥，以称乱者。明年驻定联军数十人，路经城东大寺东丈村，见村有寨墙颇固，调炮队来攻，村人奔散。联军入寨，纵火延烧，屋庐殆尽，枪毙多人。邻近小流北祝诸村亦遭惨杀。

卷 17，《志餘》，第 23 页。

# 奉 天 省

奉天通志 1934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副都统晋昌率众附和,增祺不能阻,遂启战衅。

卷48,第50页。

王顺存,字理堂,河南商城举人。光绪二十六年五月,知奉化县事。时拳匪乱起,知邪术不可恃,才禁之。拳匪有杀教民、烧房宅者,悉杖毙之。有奉字仁字军拟焚教堂,顺存剴切劝阻,不听,大起冲突。乃捕队兵十四人,重笞之,教堂、教民得无恙。

第6函,卷141,第57页。

恩铭,字新甫于库里氏,满洲镶白旗人。……光绪二十六年以道员署山西按察使。拳匪扰晋,恩铭请巡抚毓贤阴护送教士出境,弗听。两宫西幸,毓贤率师赴固关。恩铭兼摄抚藩事。车驾至太原。召见,奏对声泪俱下,补归绥道。先是口外七厅杀教士四十余、教民二千余,待抚者众且亟。到官后即发币金、仓粟济之。会联军至大同,民骇走。复令教士风谕并与执争,乃引兵去。

二十八年调直隶口北道。时经拳乱后,十三厅州县教民汹汹图报复,宣化华教士且强逼民入教。恩铭患之,与西教士反复辩论,始允约束,民教始安。……三十二年署安徽巡抚,修广济圩,赈皖北水灾,民德之。红莲会匪自赣入,毁建德教堂,同时楚民寄居霍山者亦与教堂启衅,匪党乘之,势渐炽。恩铭分军援剿,并劾有司之酿祸者,地方以靖。

卷193,第36页。

金魁钦,字敬斋,汉军镶红旗人,由附生纳捐巡检。光绪庚子,拳匪占据萃升书院,魁钦挺身前往,逼令别迁,匪甚衔之。嗣匪等至城南麻屯,借端勒索。魁钦时为总会长,缚载入城,至萃升书院门首,群匪以刀断其两臂,至庭身无完肤,魁钦大骂不止,遂遇害。

卷 205 第 18 页。

### 台安县志 1930 年铅印本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起于河南、山东,素名大刀会,亦名哥老会,以练拳脚、习武术为事。蔓延及于京畿山西,假托妖术,焚毁教堂,杀害教徒。其人以为念咒数遍,则古之大将、天神皆附其身,可以枪刀不入,自称为关云长、赵子龙、岳武穆、孙悟空诸人。端王载漪等信之,欲倚之以灭外人,官吏莫能禁止,扰乱日甚,遂酿起外国交涉,八国联军入京。俄军两路攻取东三省,北路由瑗珲进攻,江省将军寿山死之;南路由旅顺取辽阳,盛京副都统晋昌战败。辽沈失守,各处逃兵、胡匪遍地抢掠,而八角台、西佛、牛录尤甚。幸有举人刘春焯、李澍龄等稟请督学两宪招安绿林豪客冯麟阁等设立大团,以保地面,人民赖以得安。

卷 1, 第 57 页。

### 承德县志书 1910 年石印本

天主【教】……于小南关风雨坛后胡同修有洋楼,教师为法国人,并立有救世学堂。……庚子乱时,杀害纪教士,赔款一百四十万两方了结。至今讲堂路南修有牌亭一座,是即被害教士之墓也。

下册,第 22 页。

### 辽阳乡土志 1908 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六月,拳匪滋事,焚烧教堂及白塔寺南之俄桥。俄人获我平民四十余名,以为拳匪。知州陈衍庶单车诣俄官,以性命保之,乃获释归。顷拳匪势炽,杂以官兵,知州力不能禁,遂致攻车站、毁洋房,蔓

延不已。晋翼长昌驻扎城南，犹收用拳勇，冀获一效。迨俄兵数千自旅顺北来，战于海城虎庄屯瞭甲山以及州城南嵯山屯，兵匪俱散，无应敌者。是年闰八月初五日，俄兵遂入城。

《兵事录》，第20页。

### 辽阳县志 1928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夏六月，拳匪起，下等社会幼壮男女托鬼神名，自称“扶清灭洋”，红黄巾衣，遍地若狂，持刀跳踉，不畏枪炮。久之，焚教堂、杀教民，毁铁路之桥，燎原之势，不可扑灭。知州陈衍庶初则保护俄官，继则不遑自保。靳〔晋〕翼长昌且宠用之。月余，召来俄兵，由旅顺北趋至鞍山，兵匪皆溃，无应敌者。闰八月五日，俄兵遂入城。

卷21，第8页。

二十六年拳匪起，城内及沙岭教堂同付一炬，教士皆避去，独三七台子教堂郭教士率男妇教友二百余人死守弗去，与拳匪对峙数月。北京陷，俄兵入城，该堂之围始解。事定后，郭教士入城就堂屋旧址草创数椽，仍率教友礼拜唪经。

卷26，《宗教志》，第3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自山东，蔓延至奉天全省。六月间，辽境一般下流人亦群起效尤。其始术亦颇验，故附和者日多。衣红黄色衣，持刀大呼，自称某神某佛，大约为正经、正史之所不载。男曰义和拳，女曰红灯照。有八九岁孩童亦如狂如痴而随之，由城墙跳下，仍能直立而不仆。烧毁教民房间用麈尾一挥，火焰随之东西，即不延烧邻舍。靳〔晋〕翼长昌复从而纵之，由是妖焰益炽。惟知州陈衍庶具有真识，不为之屈。匪首令其迎接，陈曰：“吾头可断，身不可屈”。匪以其强项而舍之。洎最后战祸酿成，术乃不验，胥冰消而瓦解矣。

卷40，《轶闻志》，第6页。

## 抚顺县志略 1911年铅印本

光绪十六年，县境北三十里上黄金屯设教堂一处。又于境内东南四十五里东社立教堂一处，二十一年成立，神父吴士铎法人。二处共教民一百余人。庚子拳匪创乱，两教堂均毁，教民龙万金被戕。事后赔款甚巨，旋即复设矣。

《宗教略》，第1页。

## 开原县志 1917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各地义和拳起，仇视天主、耶稣二教会，教士、教民多遭惨杀，开原南街天主教与东街耶稣教堂同时焚毁。速和约既成，盛京将军增因办理奉天全省教民赔抚各案，奏调分省候补道彭英甲，候补道徐镜第与天主教会主、耶稣教会牧师傅多玛商订约规，光绪二十八年前后签押。自此仇教之风息。惟此项约规为各地方民教相安之根据，关系至重，特将两案约章附后。

### 奉天全省天主教教案约章

大法国钦差全权大臣吕暨头等参赞贾：

大清国奉天<sup>将军增</sup>派办教案<sup>候补道徐</sup>：  
<sub>府尹玉</sub> <sub>彭补道侯</sub>

为公立合同事：奉天因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除天主教堂被毁早由大赔款内办结教民恤赔款项一百四十万两，由苏主教办结另立约章外，至外国教士贞女被害、教士坟地被挖等情，应归驻京法国钦差经奉天<sup>将军</sup>派员来京商办。兹因奉天筹款万分为难，<sub>府尹</sub>百般商议，极力核减，至减无可再减。议定凡奉天天主教外国教士人命、挖坟、修坟一切大小事体，一律完结。共赔奉天沈阳平银四万两整。由法国钦差自行斟酌，作为补偿及设修仁慈院所之用，不与奉天相干。赔款银定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初由奉天将军兑交，驻京法国钦差收领，寄与收据存案。惟戕害主教纪隆实可惨恨，拟将沈阳教堂东隔壁民地一段共二亩多地，由将军发官价买交教堂，作为纪隆纪念祠堂。至被挖外国教士坟地五座，须仿照山西办法立碑五座，每碑带亭，尽一千银之数为度。五甬碑共银五千两，由

将军派公正贤员或求彭道监视，并地方官妥为照料，而免差错。碑亭外绘图样，明年兴工。至戕害纪隆正凶拳匪刘喜禄、张岔牙子等既已惩办多名，为从者一律免究。如由将军查再有拳匪正凶，应按律办。其余无请何事，一概完结。眼同大清国外务部由大法国钦差吕与大清国奉天教案委员候补道<sup>彭英甲弟 徐镜第</sup>等订立合同，各签字画押，缮写中外文约三分，法国钦差收执一分，中国外务部收执一分，奉天<sup>将军尹</sup>收执一分，存案备查。教民仍是中国人，俟后遇有词讼案件，仍由各地方官不分民教，按律办理，特附约章之末。

### 奉天全省耶稣教恤赔成案

总办奉天耶稣教案花翎分省补用道彭：

总办奉天交涉事务花翎候补知府李暨关东耶稣教长老会牧师傅为会；

总办奉天交涉事务花翎四品衔候补同知恩：

同办理奉天全省耶稣教民前被拳匪残杀抢掠各案如数议结，订立合同存案备查事：伏查此案<sup>交涉总局 耶稣教会</sup>均愿和平完结，惟求永远相安，不得再有翻悔纠缠等事。耶稣教会素以传道为主，并不追究拳匪杀害教民之罪，亦不向官府索包赔人命之款。即应赔偿教民所失各项，亦愿从减折扣。委因大乱之后，人心未安，民困未舒，不忍过事苛求，是以公同议定此次赔款不可摊派于民，请旨由官筹给。为此。订立完案章程十二条。签押后由<sup>抚尹 军督</sup>宪通飭奉天全省旗民、各地方官立案，以备互相遵照。谨将详细章程列后：

一条、除焚毁各处教堂归大赔款另办外，统计议定由官筹给沈平银五十七万两整，作为抚恤孤苦并赔偿教民所失之田房、财产、牲畜、车辆、器具、树株、货物以及捐罚银钱等项。分限三年赔清，另附交还日期表于后。

二条、赔偿款项不可摊派于民，须由将军、抚尹奏明究应如何筹办之处，敬候请旨遵行。

三条、赔款归傅多玛，由奉天交涉局至期提收转分与教民。如傅多玛有回国离奉之时，拣派别人代理，须先知会交涉局查照，以专责成。

四条、此次议定恤赔教民款项原系公同商妥，为日后民教永远和睦起见，若被害之家再有指称所失房田财产等情控告者，是与此次议结合同相背，且恐因此又激他变。现在公同议定，自此次赔恤之后，一概不准再以前事控告。至从前拳匪为首之犯已经惩办多名，今体教会恕仇善念，其余一律免究，以释嫌怨。

五条、教民妻女有被匪徒霸占者，由教堂牧师函知地方官查明追回。如有违抗不交，按律治以应得之罪。

六条、教民房田并典当红契文约，有查抄入官及被匪霸占者，由教堂开单报官，迅速查明，分别追还。有失落房田税契等类文约，邀同地保中证暨原卖主公同报明，另立新契粘尾免税。如非二十六年失落之契，仍照例纳税，均不准差役需索分文。更有因乱时被匪逼将房田典出已得钱者，仍须备原价赎回，不准少给典价，亦不准霸不容赎。其不愿赎者听之。

七条、拳匪杀害人命，教会以恕仇为主，情愿不索赔偿分文。但念无辜受害，遗下寡妇孤儿无可存活，于赔款内由教会自行酌量拨资抚育，以示体恤。

八条、教民所欠新陈钱粮税务，照章完纳，不得以遭乱借口抗不缴纳。如有故意恃教抗欠者，准地方官照例追完。至应摊官项银钱，除迎神赛会照章不摊外，其余善举及各项差徭，仍须照常摊纳，以睦乡邻而尊国体。

九条、教民、平民均系中国赤子，自此次立约之后，务要彼此相安，永归和好。如有不平之事，务须呈请地方官秉公讯断，不准私自寻仇争斗。具呈时亦不准书写〈教民〉字样，违者不理。堂讯时宜遵国法长跪听审，违者治罪。地方官亦宜持平办理，如有晓谕，亦不得独分别教民、百姓字样。至教民若有恃教抗官，干预公事者，准地方官查明实在劣迹，知会该管牧师讯实立革出教，归案惩办。至地方官与各教士尤宜互相亲敬，以期遇事易办，彼此灭猜疑之见。

十条、议定将此合同缮写五份，由交涉局盖用印信，<sup>督</sup>宪<sup>教</sup>宪各备一份，交涉局一份，耶稣会一份，收存备查，以昭大信。

十一条、约章签押后，由<sup>督抚</sup>宪通飭奉天全省旗民、各地方官印发立案，以期咸知所守。

十二条、于二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罗牧师到奉后，由官先行筹借市银三千两，原为垫付教会用度，现因议结奉天全省耶稣教案，各牧师均能共体时艰，和平商议，极力核减，深堪嘉尚，所有前项银三千两毋庸在于五十七万两内扣留，作为赏与教民，以表彼此和睦之谊，而昭<sup>督抚</sup>宪爱民如子之心也。

卷9，〈外侨事略〉，第27—29页。

光绪庚子，拳匪肇乱。驻邑之法师为邓某，大肆淫威，地方官晋谒皆须行拜跪礼，日惟从事焚掠，惨杀教民无算。一日，有昌图曹法师者，突率众数百蜂拥至开，声称邓系假冒，兴师致讨。遂擒而戮之于城隍庙前。此殆所谓小巫见大巫者欤。

卷3，〈杂录〉，第38页。

刘伯卿，字寅盒，前清优行附贡生。……光绪庚子拳匪肇乱，闾邑骚然，匪首邓姓啸聚匪徒四五百，焚杀抢掠，良莠莫分。知事陶应润延公出委，以治匪之事治之。数日，地面谧安，而匪以不得逞之故，恨之甚剧。七月十一日，匪由昌图阴结悍匪曹某，率众突入开城缚公去。公晓以大义，词色不挠，竟遭惨害。

卷4，〈孝义〉，第43—44页。

岁庚子，余于四月杪适邑西法库门，夜宿双楼台，遇同逆旅者二，其人为山左之客干蒙古者，据案酌饮且谈，语斤斤可听。……余前揖与语，且讯所言。其一曰：子亦知吾乡有圣府乎？余曰：唯唯否否，愿领教。曰：吾乡患洋人为害，群请于今衍圣公，公命于南山深处觅一叟问焉。乡人往，果遇，因白所请。叟授以法，令归习其法。令十余龄童载指禹步作法诵咒，神即附焉。其来狂呼，所称名类古名将，叉手踊跃，作天魔夜叉舞，逐洋人若犬羊，手代刃，臂一挥，头

豁然落。焚教堂火以扇，邻虽茅茨不延。洋人见之奔，货财辎重相委弃于路，数十里不绝。由此逐夷孽远去，君民安业。……

比五月旋里后，于五里堡见有杨姓童演此者，其人面南向，迭指四而伸一以揖，口翕辟有词，似歌又似祝，间杂以里巷俚谣，既而目瞑若偶，渐无声。忽仆若尸，口、耳、鼻、手、足无少动息。微续久之，渐屈一足，俄渐举一手，继乃手舞足蹈，忽暴动距跃若狂，足去地尺有咫。语呼名，手索刃，目铃、口盆、腹鼓、面纸灰，而气雷吼，汗零雨，而首飞蓬婆婆。作诸态既尽，乃退。其既成，隶军籍者气益扬。其饰腰、首巾率红黄，发双髻垂耳际，不骑而步，持白刃一如霜。及对垒，虽剑戟林立者无敢当。刃腹受不血，炮身著若烟。突阵迅如登云雾，不伤一卒，获洋首无算。入乡索教匪，乡人迎之恭，旗于门，酒于尊，香于路，烧巨烛二粗于臂。乡之人首于墙，目于隙，举屏息无敢声，耳相语，儿啼怒。以目无歧志，无惰容，神问答若响。奉教者膝行哀免，手于囊出巨金乞蚁命，无少隐，作醪为贱者不胜数人。家蓄洋物咸抛弃不少留，俄果去数月不见，野人皆欣然庆。余曰：噫！是何兆乎？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此果其实乎哉。余既无所证，而信亦莫得，叩诸人而索其真笔为记，以志吾生之奇遇。

卷6，〈艺文〉，第31—32页。

云愁惨，风怒号，云是精兵下天曹，额扎红黄巾两色，复又腰间勒作绦，蓬蓬散发垂过耳，婆婆跳舞如升猱，狰狞丑怪吁可畏，见之慄慄寒生毛。楚人一炬尤可怕，绝好楼院付焦熬。闻说津沽初举事，曾助官军立功劳，上阵不用枪与炮，草木入手皆成刀。敌人铅弹飞如雨，及身曾不损分毫。腾身闯入敌军去，烟火愈烈兴愈高，逢人杀人马杀马，血肉须叟涌波涛。妙法更有红灯照，仙风摇曳凌空翱，火轮铁甲任无算，管教片板化为膏。此术神奇世罕有，从古恐亦未经遭。想是本朝深仁厚泽二百载，特遣普天率土出英豪。不领司农饷，不穿战士袍，自集兵百万，遍地逐腥臊。符言只念五七句，兵法何须龙虎韬。君试思蚩尤阪泉戕黄帝，太公牧野秉白旄，不知当年费了多少英雄气，岂若此赤手屠鲸又钓鳌。惟有小儒性愚戆，几回辗转首频搔。开

辟至今无此局，岂真世变随滔滔，致使三军同儿戏，坐令列国生喧嚣。一朝笑柄那足惜，千载史沦谁能逃。切莫管，饮香醪。

卷6，〈艺文〉，第35页。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五月，义和拳乱民构衅，与英、法、德、美、俄、日、义、奥八国失和，风闻京津于七月间相继失守，两宫出狩西安。闰八月俄人占据东三省，八旗绿营时皆溃散，所过州县官民逃避一空。土匪游兵乘机四起，杀烧抢掠惨目惊心。幸李傅相仍主和议，天下人民赖以稍安，然而蹂躏已不堪矣。

满目伤离乱，余生痛不辰，中原非小弱，列郡任沉沦。掳掠兵皆贼，逃亡富亦贫。哭声盈道路，杀气薄烟尘。虏帅诚无敌，华官诘乏人，可怜膺爵赏，偏忍负君亲。坐视三军溃，甘贻八国嗔，险将冠带放，断送犬羊身。雪愤宜图霸，修文在睦邻。平情追首祸，肇衅误拳民。战事同儿戏，符言假鬼神，妖魔焉有济，崇信果何因。宪典援应戮，王章贯未伸。兴戎随借口，入寇反稽唇。庞杂屯津卫，猖狂犯帝闾。夷情殊叵测，野性遽难驯。势逼鹞张甚，威加虎视瞋。阵云愁北压，法驾幸西巡。宗社维全局，安危仗老臣。苍生涂炭极，丹诏赦书频。但愿干戈息，休嫌玉帛陈，议和仍仿旧，约款恐增新。箠食迎如士，羈縻馆若宾，低颜供白米，束手耗金银。都说盟将定，荒闻恐失真。心犹悬惴惴，车尚响磷磷。大劫凭天意，群黎戴圣仁，明年一樽酒，共醉太平春。

卷6，〈艺文〉，第46—47页。

### 铁岭县志 1933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拳匪肇乱，焚烧俄人在境之借筑铁路，及耶稣、天主二教堂。有侯姓、杨姓称大法师，李寡妇称红灯照，日呼烧香洒水，持刀搜杀教民。计教民死难者十数人。政纪纷乱，县令杨昌瀚几遭惨害。时奉天副都统晋昌仰承京师王大臣意旨，确信拳民为义兵，故各县莫敢与抗。阅一月，清廷知拳乱为祸，始有剿办之命，新任县令孟宪彝督带练勇捕击之，众始分散焉。

卷2，〈兵事志〉第124页。

铁岭耶稣教长老会自光绪九年始，其会所向在南关南大岭街路北，于二十六年与天主教堂同时被毁，于拳匪乱后重新修葺。

卷4，《教堂医院学校志》，第313页。

全境信仰旧教者总计男女一千九百五十人，城居之外南乡为多。仰新教者一千四百人，城居之外东乡为多。庚子拳民仇教，多遭惨杀。

卷4，《教堂医院学校志》，第313页。

杨昌瀚，字海琴，浙江人。光绪二十五年任县事。明年六月间拳匪延及邑城，公独斥为邪祟。时匪势盛张，力不如心，因去任。

卷4，《名宦志》，第324页。

孟宪彝，字秉初，直隶人。光绪二十六年夏拳匪正盛，邑无军队，仅有旗署练队及书院兼管练队数十名，不足平乱。公奉增将军命带兵二哨兼管带官事来接杨任，旋奉命销平拳乱。

卷4，《名宦志》，第324页。

### 海城县志 1924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肇乱，焚教堂、拆铁路。知县林宗奇文忠公后裔福建进士以不信几被祸，旋撤任，以凤鸣代之。时上官皆崇信邪说，匪焰益炽。六月十六日与俄军战于亮甲山北，我军稍却，俄人乘势登山，获我军三四人杀之，遂焚普安寺，杀寺僧性恩及夫役一名。幸遇仁字军接应，俄兵败走大石桥。官军小胜而骄，拳匪益复猖獗。七月初二日，复战于大石桥北，胜负未分。越二三日俄人来犯，于金山岭鏖战一昼夜，官军力不支，拳匪亦大挫，遂败退。俄人焚虎庄屯，商民损失甚巨。盛京副都统晋昌闻败，率兵来援。昌信拳匪，编为义勇军，屯县南各要隘。七月十七日，俄军来攻，我军据唐王山燃炮，轰击一小时，军溃城陷，知县凤鸣随官军逃。俄军入城大杀十

日、近城二十里俱遭惨戮。幸田禾茂密尚可藏身，否则无噍类矣。然城内外居民死者已不下千余人。老弱转沟壑，壮者逃东山获免。

卷3，《地理志》，第44—45页。

初在山东、河南交界有一种秘密结会，自称义和拳，其源起于嘉道间。入会者练拳法习道术，谓其身有神附之，能避枪弹；常以左道惑人，盖即白莲教之类也。甲午后吾国屡受异族凌逼，国人排外思想甚炽，拳匪乘机以“扶清灭洋”为名，冀以煽惑人心。初起于山东，时袁世凯抚鲁，以兵力遏之，未得逞。遂蔓延于直隶、山西等省。时端王当国首信之，疆吏承旨亦不之禁，匪势日张，波及东省。其法以鄙俚不堪之咒口授儿童，念毕闭目昏倒，俄尔跃起，挥拳乱舞，或以棍或以兵刃演习之，自谓有神附体，能避枪弹。一唱百和，举国若狂。牛庄贾人子齐某习神拳，自称武穆岳元帅，众推戴之，唯命是从。其装饰以红巾抹额，黄带束腰，出入令市人焚香迎拜。又有河西张某法术尤高，自称六郎杨元帅，尝与齐某争雄，以刀劈其颊，声铿然而刃不入，众匪虽移信齐之心以信张。二人各恃其能，互相冲突，地方官反为之解和，赠以兵器与大米等物。绅商有知其妄者，皆缄口而不敢言。海城拳匪聚众至二千余，皆推齐为帅，日在娘娘庙喧扰。甚至焚教堂、杀教徒、拆铁道，官军无敢禁者。又有某巨室二女演红灯照，与拳匪相表里，自谓遇敌以扇煽之，立化为尘。迨与俄人战，二女登西城，闻枪炮声惧甚，几坠城下，法术未及施，竟狂奔返家。拳匪亦由唐王山狼狈而归，幼儿逃避不及者，遭祸尤惨。

卷3，《地理志》，第45页。

### 盖平县志 1930年铅印本

汉有三五里雾，而汉已灭。宋有六甲神兵，而宋亦亡。清季拳匪之乱，识者多举古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之说，已早料其鼎革矣。辛亥之变兆，莫即伏于此。初乱起自山东，原本白莲教之余孽，以排外号召，愚弄乡民，事实俱见史乘，不赘述。吾邑是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始蔓延及之，知县马鸿阶以上宪无明令禁止，已亦无挽救之术可

施，旋经撤任而去。以廖彭继之，遂益惑于驱鬼神、避枪炮之说，匪势因之日炽。卒至焚教堂、戮教士、庚子前教民有恃教凌人者，良民衔之刺骨，故其劫亦特重。毁铁路。及俄兵拼力低抗，拳匪之符咒无效。其时守城者只有练勇与旗兵，数不满百，不得已并匪力合以守城。七月七日，俄兵攻城，炮弹如雨，匪御之，多有死伤；兵勇见势不佳逸去，县令弃城走。城中男女老幼相携避难，城门拥塞不得出，呼声动天地。至夜，城为之空。侵晨，俄兵入，占据县署，夺民财物，落后未得逃者，多被杀戮。加以四境宵小乘机而起，俄人借安民为名，干涉词讼，地面政权悉为所夺。

卷 14, 《兵事志》, 第 33 页。

### 辽中县志 1930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夏六月，忽有无赖之徒倡言“扶清灭洋”，自谓神拳，掐诀念咒，意谓如此可邀神护，借神力能趋洋人，其说不可究诘。而人皆红巾蒙首，手持短刃，跳踉若狂，不畏枪炮。初则三五结伙，继且千百成群，焚教堂，杀教民，蜂拥蚁聚，蔓延遍地。邑东三台子村旧有天主教堂，规模壮阔，历有年所，信教者甚多，有神甫法人郭司铎率教民数百人掘壕抵御。而奉军统领单亦奉令带队围攻，拳借军势，势力更张，远近号召不下数千人，昼夜环击，炮声不绝，前者殄，后者进，死者无算。如是者二十余日，卒未陷落，而该村之蹂躏不堪言状矣。后以俄军占营口，兵撤匪散。是亦教民一大劫运，非偶然也。

卷 19, 第 64—65 页。

### 锦西县志 1929 年铅印本

本境天主教自清末入境，在连山镇建筑教堂，规模宏壮。惟当时民智未开，昧于教义，一般莠民乃乘机入教，因缘为奸，以天主教堂为护符。此风一开，顿起社会之妒视。庚子拳匪之乱，教堂遂遭蹂躏，教士亦被惨杀。寻由国家赔偿损失，仍复原状。

卷 2, 《人事宗教》, 第 16 页。

### 盘山厅志 1910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拳匪倡乱，大师兄丁洛魁率众数百，自广宁南行，谋在分辽水南立坛聚众，所至焚香跪迎，莫敢阻。至田家镇，村众谋伴馆之，而潜合少年持木棒，乘其方食突入击之。村民觉其非神，又沿途击之。故双台子以南无拳祸。

《兵事》，第3页。

### 义县志 1928年铅印本

三〔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起。六月二十三日由城东聚集若干，披红持刀，盘距东关天齐庙。二十四日烧毁福音堂及教民房间 王洛利车铺被烧，杨万山器物被抄，教民皆逃避。盛字外军哨官白恩奉尉令剿逐拳匪，在河北战歿。知州高拿获拳匪六名，梟首署前，悬示南门外。全境始肃。

卷19，《大事记》，第52页。

### 绥中县志 1929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春夏间，义和团起。秋，俄兵入境，胡匪乘势四起，民大惊恐。

卷1，《天文灾祥》，第15页。

二十六年庚子，拳匪肇乱，英、法等八国联军分据直省各要地。闰八月初旬，俄兵突出关外，先至前所，以次递及前卫、中后所（即今绥中），然后直入奉天。时东省全境皆俄人足迹矣。

卷4，《交通兵事》，第55页。

洪福祥，字庆馀，前所洪家屯人，以商为业。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盗贼蜂起，有积匪张大抓者率众至洪家屯大肆掠掳，合屯骚然。福祥自出现小洋三千圆、元宝六枚，以解一村之难。贼获财远颺。

卷12，《人物》，第14页。

## 新民府志 1926年石印本

拳匪肇祸在光绪二十六年庚子，据闻起于山西，盛于京畿，不数日蔓延全国，到处以焚毁教堂，杀禄〔戮〕教民为事。由是触及外交，联军直入北京，俄人乘隙出兵黑河，沿鸭绿江袭据东三省东南半壁直抵旅顺，中国兵不敌，纷纷溃败，与各地土匪结合，恣意掠夺，时局顿形昏暗。是年冬，俄兵到新，绅商筹设工商局一处，专为供应俄兵之需索。四乡则任由兵匪杀烧虏掠，为所欲为。民不聊生，于此为最。以后匪众小并大，弱附强，各据连庄，名为保险。仍令各村按地筹捐，以供保险之兵饷。此为地亩纳捐之原始也。

是年，新街添驻巡捕马队一营，街面尚赖镇慑。翌年，辛丑和议妥协，俄兵仍未出境，四乡人民仍依保险队为安全，曷胜浩叹！

卷 12, 《兵事》, 第 123 页。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之乱几亡中国。先数年突起谣言谓：“今年苦不算苦，二十加一五，大街红灯照，那时才算苦”。盖一五合为六，即指二十六年也。当时结伙男子为义和拳，女子为红灯照。此等谣言，显系作乱之主脑先事传播，原不足怪。第按诸事实，其可异者：一则响应之速，值〔直〕有一日千里之势，诚不解是何神通。一则无知幼童，一诵咒言，立即迷失本性，口眼歪邪，舞刀弄棒，竟于青天白日之下惨喊杀声，其狞恶直不可向迳，又不解是何法力。总之，反常即为变，背人则为妖，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信矣哉！

卷 18, 《灾异》, 第 110 页。

## 兴京县志 192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有义和拳之祸。义和拳者起自山东，挟诅咒之术，引类以萃，排宗教，细民风靡焉。六月初旬募地四起，毁教堂、屠教徒。如永陵街、新宾堡两镇士女咸以宗教信仰，或以睚眦眦巫。盖无日无饮刃事者，朝人暮鬼，惨莫忍睹。

卷 5, 《兵事》, 第 56 页。

义和团之起也，假托神佛名目，以动人之听闻。被其惑者，遂坚信无疑，以致酿成巨变，欲禁之而有所不能及。奉省夙多盗匪，乘此愈思自逞。有法师刘者，集众千余人，自称义勇，居省城中，伪托习练神技，以御外侮。此庚子六月初旬事也。势焰渐滋，强胁军督部堂增公檄各守令招集神团赴省挂号，为一呼群应之谋。斯时高县令暄阳公车甫到，奉檄不发。即日上书，直陈利害，并以去就争。不报。至六月二十八日响晨，有土匪二十余掩至署中，衣服诡异，役吏等相顾愕错，皆慑伏不敢支吾。高公方坐别室理簿书，闻变起仓猝，调兵护守衙署，已属不及拔剑而出，欲手刃匪徒，以昭儆戒。其太夫人恐受奇辱，反贻笑大局，急止之。高公之弟亦拦阻，谓“应顾大体，不宜轻试”。正在此际，有兵弁数人持械至，贼惊惧逸去。

适有罗小群子习拳滋事，为高公所擒，将请于上游，作杀一警众之举。会有阻之者，不得已重而惩之。其党忿怒甚，欲得高公而甘心，无计可施。正值兴京拳匪滋乱方盛，挟制官吏要求无所不至，桓仁匪徒艳而羨之，遂潜附其中。夙恨高公扼抑，私心不得稍展，极向兴京拳匪头目陈说高公不信神团，终必为其所害等语。谰言屡施，该匪目命其徒某寺僧人率团匪约数十人寇桓仁。复扬言桓仁县有罪上帝，命赤其族，与抗者以逆论。入境遂无一人敢诘问。先一日，高公侦得其实，恐贻母尤，令其弟从间道奉母归籍。当此之时，陈说利害者踵相接，高公心不稍动。

明日匪徒果至，侍卫森严，百姓相离一里许即匍匐相迎，其近者可知。高公愈忿，具衣冠乘马挟利刃冲贼锋而直前，欲以理喻。众匪望而知为高公来，群吓令下马，高公置若弗闻。匪怒击以戈，高公臂受创，卒不下，见匪僧呼曰：“汝系出家人，何不知守清规而竟横行也”。僧笑曰：“尔今日亦知有我否”。高公曰：“只知道有君父而已，尔是何人，狂妄如是”。僧出言愈悖，高公抽刀欲砍，僧人为众匪所抵。高公恐受贼辱，将自刃，匪僧声容遽改，乃大呼曰：“我知汝为贤宰，但小人等实搆君祸，当亲往兴京，我必白君诬。勒解印绶，令典史马

鸿章摄其事，留王金镛等六十人驻桓。高公遂行。

王金镛本境人，素饮博无赖；既受伪命，愈恣威福，三日内杀桓民男女七百四十人，悼髦与焉。狱囚喜则纵之，怒则族之，任其自便。典史既受篆，诸事唯诺而已。匪徒入县署大肆搜掠，不敢禁止。值四平街巡检赵佩光自镇至，欲保护高公眷属，无计可施，因以诡辞说贼党。贼喜其说，高公眷属赖以无惊。

某匪僧既偕高公至兴京，忽流涕语其党曰：“高知县居官清正，误听谗言，以至出此，问心愧甚。”遂亡去。高公见匪目岸然自立，以理论辩。新宾堡街绅民顾全局，极力代为剖白，并默为保护，恐高公遭意外之变。众匪终不肯轻释，高公出五百金以献，匪狂喜，仍锢于兴京署中，不许回任。惧再用事，以谋报复。居月余，省城匪党被剿，兴京通知亦奉文剿匪，拿获数名匪目正法。驻桓仁之匪党闻风逃散。八月十三日，居民迎高公回署，捕王金镛立诛之，胁从者不究。高公宽仁大度，所全者甚众，当日误入迷途者，幸得活命，迄今颂生佛焉。东边拳匪自此散尽。

册4，《兵事志》，第33—35页。

### 岫岩县志 1928年铅印本

本境人民对于神拳名目多不信仰，设坛人数不多，为日无几即行解散，尚无杀戮教民之事。是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俄兵侵孤山。十月绕北进犯入大通门，孤城无备，遂为俄人占据，未经战阵。至辛丑约成而罢。

卷1，《战绩》，第28页。

### 安东县志 1927年铅印本

天主教为耶稣教所自出，……光绪初元，法兰西按约宣教渐至奉天。光绪中叶始来安东及大东沟开堂。传教气焰甚盛，每至县署必盛陈仪仗而后入。然入其教者正人甚少，多恃入教为护符，倚势凌人，西教士复从而庇之。遇有争讼，官府畏其势，辄袒教而抑民。故其时莠民入教者甚众。庚子之变，民教相仇，司铎者回国，教堂悉被焚毁，

教民星散。辛丑约成，盛京将军增办理奉天全省教民赔恤各案，焚毁各处教堂共赔款壹佰四十万两，由天主教会主教苏斐理办结，另立约章。致教士被害、坟地被挖一切大小事体一律完结，共抚衅沈平银四万两。自此民教相仇之风遂息，而天主教之在安者等于自桎以下矣。

卷7，〈天主教〉，第6页。

### 宽甸县志略 1915年石印本

(光绪)庚子，拳祸作乱。境内初适。至夏间，突有拳匪五六十人由凤甯宽，煽惑游民，以仇教为名，焚毁城内天主、耶稣两教堂，而太平哨之耶稣亦与焉。幸无伤害。旋以闻捕甯避。虽中外失和，沈阳亦失，而宽境未遭兵燹。

〈兵制略〉，第2页。

### 海龙县志 1936年铅印本

孙长青，字绍卿，浙江绍兴人，监生，光绪二十五年冬宰海龙。……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起时，海龙兵权皆在旗署总管衙门，公只有捕盗营兵二十余名，肆应周旋极感棘困。而拳匪之首领又皆旗队兵弁，故屡与民署为难。拳匪仇杀良民则诬以头有十字。向民署索刀，不即与竟哄堂大闹，将公轿车砍坏。然公遇事不稍屈，侃侃力争，拳匪亦无如何。

卷12，〈人物〉，第3页。

清光绪庚子义和团起，本邑放僻，青年习演其拳术，冒名《三国志》书之名将及《封神演义》之诸神。始则设坛于县城，恣意叫嚣。掌坛者称大法师，黄巾勒头，黑烟抹面，俨然一怪物也。是时总管为依凌阿，通判为孙长青，惮于威势，不敢驱逐。继则散布于村镇，而村镇之乡约保正会首等尤畏之如虎。于是焚教民之房，抄教民之家，罚教民之款，间有杀戮教民人口者。而教民之亲戚，教民之朋友，教民之邻里，因之而被株连者，亦时有其人。亦云惨矣。是年秋，人不堪其扰，群起而攻，匪因之逃散，此祸始解。然元气已剥丧殆尽矣。

是年(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忽传省城有人练习义和拳,倡言“保国灭洋”,遂焚教堂,杀教民。女子练习者名红灯罩。奉天付都统马步全营翼长吉林晋昌极为崇信。未几,本城有旗队弁兵数名柏姓、德姓等,合游民十数人练习义和拳,又名神拳。既而人渐众,竟于五月十五日取西关耶稣教徒李姓者(外号李五奸蛋),杀于城中关帝庙前,围观者甚众。此地介旗、民两署间,无过问者。拳匪杀李后势愈炽,公然放火杀人,昼夜喧闹,寻仇报怨,不曰十大恶,即曰头有十字,被害者不止教民也。旗兵数十名随其后,名曰保护,实暗助也。拳匪杀人则从而越货。设神坛于城内旗兵中、哨营中,掌坛者名大师兄。朝阳镇、山城子两镇拳匪相继起,皆游民惰工,内无兵弁,而官兵亦不为助。时奉上谕谓拳匪为义民,遍布赏黄,命官吏保护。上谕有“彼恃兵力,我恃人心,虽五尺童子亦知执干戈以卫社稷”。样子哨者旧隶通化,现为金川县,设治委员,驻在地有拳匪百余名,抄没教民积资颇巨。本城拳匪艳之,斥其神拳为伪,往袭之,杀戮甚众,多被官兵击死。时大雨,尸蔽街衢,血流漂杵,半未成年者。

朝阳镇拳匪聚二百余名,于六月中西行,声称赴省助战。路经治城,行列甚整,以大旗两面前导,分两行;童子在前,成人在后,前低后昂,以次排列,皆执单刀;法师则怀剑在后,摇首瞬目,称其神为孙悟空。时本城之拳匪大队在山城镇搜杀教民,至该镇相遇,知其资斧甚,当劫杀而夺之。海龙有旗署制兵五哨属总管,而厅署仅有捕盗营民勇二十余名,一外委带之。通判孙长青偶与拳匪忤,竟群至厅署,堂皇叫骂,刀砍其轿车。未几又有旗籍兵弁十余名习神拳,据总管署西院老虎洞为神坛。老虎洞者,乃总管验放领催甲兵较射地。总管依凌阿带戈什数名,便服间行,遇该拳匪数人于署前,向之索刀,未即,与内一人遽以“狗官”骂之。时内地拳匪败闻已知,联军已入京,总管大怒,因令其戈什呼护卫小队殴之。拳匪鸣张,久谓官吏不敢犯,骤经此,骇甚,争越墙夺门跳免。

会斯时城西二伯丹教徒白某全家逃匿围场深林中,搆团蕉以居。

二伯丹固有天主堂，白乃教中巨擘，家颇富，阖族男妇数十，久之乏食，白某冒险带一健男潜归取粮，为拳匪掩获，以车解往六伯丹神坛，将杀之。以白系著名教徒，必送神坛所在地以表功也。所带之人逃回，家人情急，乃择健男数人，各持快枪拼死奔救，及于中路伏禾稼中，俟其至突出要击，毙拳匪三，逃去十余，遂将白某救出，先是谬传习神拳者枪刀不能伤，故其所至，虽勇士壮夫无不俯首就死，莫敢稍抗，至此乃知拳匪可击。教民渐归，结团备械，以为防御，而拳匪亦遂散尽。外兵俱入，城下乞盟，奉天将军增祺逃去久。省城政务赖督学使者郑(名未详)主持，已有告示解散故也。

本城拳匪掌坛者称济颠、黄天霸、武松，而先锋则称姜子牙、黄天化、哪吒，咸以小说为标榜，诸可笑类此。案：拳匪之变，为有清亡国之根，亦中国一大厄劫。各处公私文牒于拳匪之始末缘起记载甚详，惟省外郡县，而本城之拳匪较他城滋扰特甚，以有晋昌主持于省中，而官吏承风暗为纵容，且助以兵力，岂尽无识哉，利令智昏也。总管依凌阿先极宠护，后见其败乃击之，以边城无人举发，免于罪，亦幸矣。

卷 17,《兵事》,第 20—22 页。

### 西安县志略 1911 年石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间，拳匪罗魁武之党入围称乱，渭津社民团击散之。

《保卫篇》，第 1 页。

### 昌图府志 1910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年别)六月(月别)，拳匪曹单岳勾引恶少，倡立拳教谋乱。经知府福培严拿，乃遁。嗣于八月，俄兵到境，驻一年乃退。

《政治志》，第 48 页。

### 梨树县志 1933年铅印本

梨邑地属荒芜，开辟最晚，外教传入亦较迟。自光绪甲午年，天主教始来斯土，在县城西南街路北购地建筑教堂，规模极整。飭首倡传教者为法人德神父，未几病死。任内继之者为国人李学林氏，庚子年间死于拳匪之乱。……他若榆树台镇，自光绪二十年始有法人李春林神父到台传教，购买台镇西街路南陈姓基地七亩，带有砖正房七间，土正房六间，为传教堂屋。时仅有教徒二十余人，迨庚子之乱，其堂屋尽被拳匪焚毁。

卷3，〈宗教〉，第41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起，增留守出省，道途梗塞，文报不通。时拳匪入境杀戮教民，城内天主教神父李学林避乱至偏脸城，为匪所害。小城子教民胡姓市房亦被匪火之。邑宰王顺存闻报震怒，飭差立拘肇事匪首名于发海者到案，鞭责之。狱成，未及法办，适升迁去，经继任鲜令俊英刑于市。而拳匪妖氛于以顿息。

〈丙编政治〉，第85页。

### 怀德县志 1929年修

隆钊，京旗人，光绪庚子署怀德典史任。拳匪肇乱，有邢福者性桀骜，自奉天主教。尤横行无忌。时人心机阻，福扬言曰：“小黑龙村聚教民数百，不日即进占怀德”云。公巡行市井，适闻其言，以其图为不轨也，立稟县置之法。人心大快，县城卒赖以安。

卷9，〈人物〉，第22页。

# 黑 龙 江 省

## 呼 兰 县 志 1930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乱起，日与教堂为难。呼兰副都统倭克津泰保护之维谨。有法教士舒维尼者，倭克津泰请其移居署内，以备非常；舒维尼不从，遂被戕。祸盖不可弭矣。

卷 4，〈地方交涉案件汇录〉，第 2 页。

## 绥 化 县 志 1921 年铅印本

前清光绪二十六年冬间，武胜门匪首马明仁、宋小彦等恃邪教纠匪党数百人，意图谋占绥化，当经前镇边军全起马队统领春山带队扑灭，马明仁等就地正法，商民得以安业。

卷 11，〈武略志〉，第 8 页。

## 瑷 珲 县 志 1920 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春初，因民教不和，久蓄仇忿，南方发生义和团。名义团，首称大师傅，习神术，抵制枪炮，金刃不侵身驱。于四、五月间蔓延直隶、山西各省，天下响应。未及阅月，团法师到处有之，举国若狂，国家赞以为神团，黎庶信以为圣兵，因之自为有恃，生衅于通商各国，裂谊失和。先自天津开仗，两持不相下。时俄国由阿穆尔省顺我黑龙江下流假轮载兵长驱出发，驰向战地暨各交通要隘协战扼守。孰意战端为妖孽惑起，神团术破，兵力不支，京畿为各国联军攻陷，皇帝奉太后弃宫闱西巡。

卷 8，第 26 页。

# 江 苏 省

## 上海县续志 1918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京津拳匪扰乱，邑境谣言逢起。英、法、德、日本各国调集兵舰泊浦江，声言保护租界。巡首余联沅照会各国领事转知各带兵官，约束水手人等勿任游行界外，以免生事。各国防兵至二十八年冬始尽撤回。

卷 13,《兵防·兵事》,第 14 页。

余联沅，字撝珊，湖北孝感人，光绪三年进士。二十五年任苏松太道。越明年，北方拳匪乱，中外失和。通商各国调战舰集沪滨。内地匪徒蠢动。联元禀承南洋大臣与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保护约款，飭县严惩土匪，地方赖以安谧。

卷 15,《名宦》第 5 页。

## 沛县志 1920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拳匪仇教，围攻教堂。知县马光勋击败之，匪势潜销。

第 1 册，卷 2，第 33 页。

# 山 西 省

## 太谷县志 193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编年)庚子,县境拳匪作乱。秋九月设防务局(纪事)。  
二十七年辛丑,拳事议和,太谷指派善后捐十八万金有奇。

卷 1,《年纪》,第 21 页。

德宗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县境拳匪大集县城,焚烧南街耶稣教堂,杀戮教民,并戕外人。先是毓贤巡抚山东,即有奖励拳匪纵令闹教之举。是年春,毓贤调抚山西,甫履任即饬各州县演习神拳,以“扶清灭洋”为名,未几,乱遂炽。

九月,知县胡德修设防务局,举曹润堂为团总,招募团练二百余名为地方保卫。次年春解散。

卷 4,《兵防》,第 4 页。

## 介休县志 1930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春,京津一带拳匪蔓延,牵动邦交。八月,两宫幸太原。闰月巡陕,路经介休,有义安村民人郭敦源凶服犯蹕,被正法。知县陈日稔削职去。

先是五月间拳匪入县,愚民传习者众,同知朱焜提倡之,愚绅等附和之。六月二十八日,礼城村人石世子率众来县城倡乱,执杀于市,余众悉散,拳焰稍戢。

卷 12,《兵防》,第 4 页。

### 临县志 1917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山东起，事延及山西，晋抚毓贤飭各州县习神拳。知县孔繁昌始犹不发，继迫于乱命，令乡间试习，幸未伤教民。继因事败，孔君被议褫职。

卷3，《大事谱》，第13页。

光绪二十五年拳匪肇乱，知县孔繁昌被诬落职。

是年春，拳匪起于山东，抚臣毓贤奉檄调晋，遂蔓延山西。毓贤于五月十三日手屠教士教民一百七十余人于抚署之辕门。又前曾飭令各州、县习拳仇教。时知县孔繁昌习知外情，虽被严飭，终守保护条约并未伤害教民。迨联军犯阙，解严议和，山西巡抚岑春萱再四磋商，认赔款一百七十万结本省教案。除毓贤议置重典外。州、县罢误褫职者二十余员。繁昌被教民暗伤，亦厕其列，闻者莫不冤之，经绅民恳办，始准捐复。

卷12，《兵防》，第5页。

### 沁源县志 1933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大旱，自春至夏无雨。六月二日始雨。米价每斗制钱八二百文。王和【镇】一千二百文。

义和团起，谣传得异人传授能御枪弹，城关无赖子弟及马森村村民习焉。当时在沁传教者早遁，本县幸无入教人民，未酿祸端。只驱逐流丐以逞其威，二三区亦然。

卷6，《大事考》，第8页。

### 襄垣县志 1928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义和团拳匪肇乱，妖氛四起，仇虐教士，焚杀教民，以致英、法、德、俄、日、美、瑞〔意〕、比等国联兵保教，逼近神京，两宫播迁，驻蹕西安。各地之民心震怖，昕夕不安。嗣经洋务局会同各国教士议赔抚恤，以作了解。我襄虽偏处一隅，妖氛波及，流匪乘隙滋

扰，焚杀教民五人，房舍数处，议给赔恤二千九十余金。幸未科派，均由国家担负。翌年，两宫回銮，民始安谧。

卷 8，〈旧闻考〉，第 8 页。

### 临汾县志 1933 年铅印本

光绪庚子夏，义和拳突起直隶徕县，以邪术谎言能御枪炮，焚教堂驱教民，虽大吏派兵弹压，不知惧。风气流传北京，慈禧太后及刚毅中堂轻为所惑，遂下上谕，各省府州县尤而效之。山西巡抚毓贤亦惑左道，惨杀外人多名，致起外交。八国联军直捣京津，两宫蒙尘，道经平阳，西幸长安。

先是临汾闻有上谕，城关儿童相率习拳，游行街市，势甚汹涌。县令李光斗馈以米肉，意在笼络，以故延及各乡。旋见势不可遏，遂以土匪之名加诸拳首陈季良等，报上批准拿获正法，此风乃息。然教案自兹纷纷起矣。继任刘令以兹事体大，设立洋务局呈明上峰，委邑绅张君春台、宋君松樵、单君缙甫、李君金富筹划办理。计毁一房屋赔款数十缗，杀一教民赔款百余缗或二百余缗不等。共计教案百余起，赔款万余缗。内有东关教案，由张君世五就地处息。息事宁人，诸君洵与有力；而附和拳民者以赔偿放破产，亦不少。查拳匪咒语，其一曰：“圣人之道，关平周仓”；其二曰：“唐僧、沙僧、八戒、悟空。”以数句不经之语，如醉如癫，举国若狂。

卷 5，〈艺文类〉上，第 109 页。

(光绪)二十五年春夏无雨，麦禾未收。次年，雨亦缺，大饥。早乡之民壮者多逃于外，老弱妇女四出拾槐豆、扫蒺藜以食，树皮都刮尽。椽屋器物等鬻价极贱，无人过问矣。

二十六年夏，义和团起，游行街市，势甚汹涌。县长李光斗将拳首陈季良等拿获正法，乃息。

卷 6，〈杂记类〉，第 101 页。

## 岳阳县志 1913年石印本

拳匪之名肇自山左，初不过齐豫连介之处奸民思逞，造作妖术，声言能避枪炮，御兵刃，以仇教为名，借资号召。愚民无知，久慑于外人之积威，遂哄动而群附之。流播既广，蔓延难图，驯至各省鼎沸，都城喋血，而天下之祸极矣。岳阳以蕞尔下邑，波及于乱。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拳匪焰正炽，谣传日警，人心蠢然思动，当事者未能先事预防，遂致一发而不可遏。法以片纸书咒语，净口诵毕，则其人忽扑，少时起立即狂舞，吃语或称关帝下降，或言孔明附身。群居嘈杂，惟所欲为同事者听命惟谨，即旁观亦皆屏息慑伏，无敢小哗。初只城内年少群相传习，父母禁之不得。继渐及于北乡一带，设局河神庙，公然索供给，少不如意，性命且岌岌不保。日惟以制造兵器焚戮教民为事，耶稣教堂牧师巴尚志、吴振兴二君遂惨遭其祸，并杀伤男妇教民数人。邑绅王之濬以杀人偿命恐吓呵禁，遣令解散。该匪等遂与王为难，王亦聚械备之，群匪始窜竄以去。县令刘藜辉懦弱无能，一筹莫展，不惟坐视不能救援，反屡遭该党呵斥，畏惧潜逃。呜呼！漫天祸水，错由谁铸。

迨八国联军入京，中外和约告竣，教案纷起，触处棘手。继任者为李君元燮，甫下车即飭差四出捉拿，而拳匪早远颺无踪，仅搜获穆逢春、王咪咪二人，立置极刑。遂大肆吹索，张冠李戴，罗织诸神而囚之，班房几为之满。卒之竭泽而渔。钱某以专办教案委员敲扑吓诈，吸取全县脂膏，勒捐赔款万余缗，始作结局。并为两教士建立石碑，停止大小考试五年。噫！惨矣！夫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其理或然。吾岳区区弹丸，以二三无知，卒纒缙绅之祸，斫元气，失人心。虽慑于他族之实逼，而清廷之不祀亦由此而致媒孽。悲天良令，百里安终，不能不归咎于牧民者之拨乱无材云。

卷 14, 《详异》, 第 9—10 页。

## 新修曲沃县志 1928年修

二十六年六月上旬，义和拳倡乱。客民孙某者自称大师兄，结连

党羽数百，滋扰县署，戕害教士。地方谣啄繁兴，村民一夕数惊，严行戒备。八月，奉令惩办拳匪，拿孙某等二人正法，余党悉散，地方以平。

卷 10,《兵防略》,第 5 页。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四、五月间，突有匪徒名曰义和拳，设坛念咒，谓念毕有神附体，能以血肉之身与枪炮相持。且有大师兄、二师兄之称。六月，匪徒散布谣言，有红灯照名号。十八、十九两夜，民商各户门悬红灯，向空焚香叩首。自是匪徒头缠红巾，手持刀械，专以仇视洋人为名，焚毁教堂，杀戮教民，祸延直隶及京师一带。七月，东西八国联军陷京师。八月，清德宗奉慈禧后经过县属侯马镇西幸长安。供给繁盛从来未有。次年和议成，始回銮。

卷 30,《奇异》,第 7 页。

二十六年，岁大荒，六月，日赤如血，谣言四起。未几，遭拳匪之祸。

二十七年，巡抚岑以庚子拳匪祸国，和约已定，饬邑令畧光焯购地十亩，安葬诸洋人。并赔偿被戕教民银两。是岁大荒，石麦价元银二十一、二两不等。

卷 30,《灾祥》,第 25 页。

### 翼城县志 1929 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山东拳匪义和团以仇视洋教为名，蔓延京畿，朝廷不之禁，其风盛行一时，以是各省州县随从者众。翼属樊店村有客籍马老三者入其教为该团首领，身穿黄马褂，头戴红顶，自称太老师。初在城内义学，于北关、西庙二处，聚集大小孩童，口诵“唐僧、沙僧、八戒、悟空”八字咒语，向东南拜倒而复起，手执刀棒乱舞，谓为神拳，云神已附体能避枪炮。官绅俱不敢惹。该匪首聚众数百至曲沃、绛州、绛县等处，焚毁教堂、劫杀传教牧师并男女信徒不可胜计。并且直入衙署，登堂示威，欺官诈财，无所不为。村中富室但查其家

有洋货物件，即目为二毛子，伤其性命，席卷财物而去。故行路之人虽盛暑亦不敢用洋伞，以其布为洋货，恐被该匪等撞见也。

翼东史村、浮图、人堡、中卫、上卫、吴寨、庙下等十一村恐来骚扰，因倡办团练以资防御。约曰：拳匪若来，以鸣锣升炮为号，由各社长带团丁来抗。于八月十六日齐集中卫镇操练一次，以作准备。至二十一日，马老三在绛县大交镇遣刘明月率拳匪马步百余人来到南庙村界，遇绰号沙和尚姓董名凤翔者，带有本村五、六十人堵截拳匪于福盛院西，内有勇敢之夫董凤翥、董国连、董积德、董积善、侯敬有、侯敬祥、侯怀礼、高照临等向前与匪斗。及十一村率军到，已将匪首明月与不识姓名者数人杀伤，更生擒一十七人送县究治，其余皆逃走。时县令任公畹滋亲赴南庙村勘验讫，当将拳匪十七名管押。即密派勇诱拿匪魁马老三及侯、张二人，一同枪毙，地方人民为之称快。

按：山西巡抚毓贤因信仰拳匪，手戕洋人惹起国际交涉，卒至被杀陕西，以命抵偿。迨中外和约既成，议定山西仇教县分除赔款外，仍停科举。而我翼因仇杀拳匪未伤洋人，不在停考之列。次年科场移在陕西，我翼赴试诸生得中解元一名，散举二名，即此扑灭拳匪之功所致也。不然，考试且停，又何由而得功名耶。因并志之，以见纵匪之祸甚烈焉。

卷 20,《军政》，第 8—9 页。

任兰馥，字畹滋，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八年补授斯缺，二十二年调署他县，二十六年始回本任。时值拳匪倡乱，借口仇教者所在横行。翼邑虽无教民相仇之案，而樊店村有寄籍马老大、马老三等号召拳匪，肆无忌惮，盘距绛邑大交镇。一日，其徒刘明月率领多人至庙下村一带骚扰，被该十二村民团横截，斫毙数人，又俘虏数人送县请究。公研讯得实，计诱马老三到署，当同拿获各匪立予枪毙。人心称快。旋闻该匪意欲图报，乃亲率团兵登陴防范三昼夜，匪始相率遁去。

先是拳匪在曲沃境内杀毙童牧士，乡民暗将尸首移入翼境，因此沃邑官绅即推为在翼界内被杀。公乃申文力辩，并请派大员来勘。勘

明实系沃界，得与冀城无涉。因无仇教案件，又得在不停考试之列。此以见公之保卫士民厥功甚伟。

卷 24，〈名宦〉，第 13 页。

### 临晋县志 1923 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匪肇乱，太原波及。临晋人民迷信响应者以陶唐村为最。知县姚楷率营往剿，立即扑灭。

卷 5，〈军政略〉，第 27 页。

（光绪）二十六年，自夏徂秋无雨泽，赤地千里，旱荒异常。六月，拳匪起，德宗及太后西巡。八月下旬经临晋，供亿颇繁，信宿去。九月，知县姚楷开仓赈济，设平糶局于城内。十二月，冻雾弥漫，草木尽白，俗号龙霜。

卷 14，〈旧闻记〉，第 5 页。

### 万泉县志 1917 年石印本

二十六年，旱。五月初有义和拳之变，各村十余岁小儿头包红巾，手持刀械，念咒文数句，即执刀盘舞。日以杀洋人为事，所在常数十百人，设局聚处地方官不敢过问，或给食焉！邑令鲍东甫设法压制，其风少熄。六月，日赤无光。八月，九〔八〕国陷京师；皇太后及德宗帝由太原西狩，长安万邑有协济皇差事。

〈祥异〉，（不分页）。

### 新绛县志 1929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自沃来，称得异人传授能御枪弹，一时城乡多惑其说，党徒日多，号义和团。仇视教民，戮其人，火其居，惨不忍闻。刺史李寿芝请平阳镇兵削平之。

卷 10，〈旧闻考〉，第 18 页。

# 山东省

山东通志 1915 年刊本

二十五年，乃有义和拳匪之乱，以仇西教为名，济、东、泰、武、临各属，所在聚党横恣。是年十一月，巡抚袁世凯莅任，始痛剿之。明年，北方难作，两宫西幸，而各军溃勇自直隶窜入东境，匪焰复张。于是济阳则戕委员查荣绥；聊城则戕知县曹和浚；德州则袭击官军，伤亡弁勇百余员；武定各属则据〔踞〕阳信，焚蒲台；青城、海丰及泰安之平阴各县，皆被围困；而德州、恩县之交，群匪盘据〔踞〕四女寺，运道不通；滨州、青城境内复有匪徒竖旗号召，其数逾万，出没于蒲台、新城、高苑、临邑数县之间。省城为之震动。世凯遣兵次第扑灭之，其乱始定。

卷 117,《兵防志》,第 335 页。

邹平县志 1914 年修

二十六年，拳匪至邹。是年，拳匪猖獗，六月蔓延至邹。蛊惑愚民，聚数十人，要县令桂麟拜坛。闰八月初三日，抚军至，获三人斩之，余遁去。

卷 1,《总记》,第 28 页。

临川县志 1920 年石印本

王秉恣，字漱泉，四川华阳县人，廪贡生，光绪二十五年任。……庚子乱后，教案纷起，凡与教民不睦者，辄诬为义和拳匪。城北韩姓素与教民有隙，至是为教民所陷，经周村驻扎哨官阎凤鸣乘夜带兵突至韩村，捉去生员韩春发，严刑逼招，迳禀抚宪。抚宪袁素祖洋

教，即发札著将韩生就地正法。幸韩姓连夜进城稟县。县【令】闻大惊，亲至周村提回另讯，知其被冤，具文昭雪，春发得不死。卒以骨鯁不合宪意，被劾去。

卷9，〈国朝秩官〉，第46—47页。

### 齐河县志 1933年铅印本

朱璠，河南安阳县举人，光绪二十五年任（齐河知县），性廉明，干济有为，兴利除害，务在便民。……适大刀会蜂起，乡愚多为所惑，仇视基督教徒，甚至焚掠惨暴，累及良民。事后黠者漏网，懦者罹祸，一案株连率至数十人。公意存哀矜，罪拟从轻。而上宪批回，往往不分首从，一律就地正法；争之无效，因称疾致仕去。

卷22，〈宦绩〉，第9页。

### 续修济阳县志 1934年铅印本

拳匪之变，起于清光绪庚子，树“扶清灭洋”之帜以号召群众，不数日而弥漫全国。五月初旬暴发于燕京。各以红布缠左臂，持短刀，如颠如狂，到处搜杀洋人及教民，逢洋行辄付之一炬，势焰汹汹，不可响迹。吾鲁抚宪以保护外侨为主旨，严禁乡民学习，并派兵弁分驻各防区，以资镇慑。

是年六月间，拳匪设坛于邑北之玉皇庙，乡愚从学者甚夥。其法俾学者瞑目，喃喃诵妖咒数语，立即状类疯魔，自称张飞或李逵及二郎、哪吒等种种怪诞不经之名目，各寻兵刃，如风驰电掣，恣意乱舞。青年学子受其蛊惑者尤居多数。旋事闻于上，派管带查某（佚其名），①统兵来济。将潜往剿捕之时，有张兆端者看守邑城东门，亦拳匪之信徒也，先夜密报。匪乃召集党徒，严阵以待。次日拂晓，查率官兵至，匪悉出顽强抵抗，内有童匪数十犴恶异常。查见势不支，策马狂奔，忽有一童子执刀驰逐，疾驶如飞，瞬即追及，断查股于马下，复连砍数刀，立毙其命。官兵大溃。匪乃从容归其巢。由是匪氛益炽，从学

① 指查荣斌。

者日益众。抚宪闻耗震怒，立派大军兜剿，击毙数十人，境内由是肃然。后闻匪之渠魁悉数逸去，死者皆胁从之乡愚及多数之无知儿童也。嗟嗟！一般平民激于外侨教民之压迫欺凌，至积不能平郁久而发。而愚夫孺子爱国而不知其术，竟为奸人所惑，误入歧途，致令肝脑涂中原，膏血润草野，亦良可哀已。牧民者胡不鉴其诚，悯其愚，曲予矜全；竟忘“歼厥渠魁，胁从罔治”之古训，而一概付之无情炮火耶。

卷 14,《兵事志》,第 4—5 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旱,日赤如血。七月,彗星见于西方。八月太白经天。是年也,拳匪起衅,八国联军内犯,北京失守,两宫西狩。县之仁风乡一带有拳民数百麇集玉皇庙,误毙游击查某。巡抚袁世凯命管带倪嗣冲、帮带雷震春率兵来讨,擒斩张兆端等数十人。无知健儿株连甚夥。

卷 21,《轶事志》,第 22 页。

### 临邑县志 1936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城东北区南谢庄因不堪天主教民辱凌,联合胡家小寺、杨辛家等庄,成立义和团,合四方来归者约千余人。即日攻破商河小张家庄,杀死男女教民一百零八名口,继攻陵县刘家寨。经大府派倪嗣冲率马队五百余人剿捕平灭。

卷 4,《地感篇》,第 6 页。

### 长清县志 1934 年铅印本

谭申孝,字景舆,刘官庄人,清太学生。……清光绪二十八〔六〕年拳匪乱起,公练乡众自卫。附近一带庄村得免糜烂者,公之力也。

卷 13,《人物志》,第 20 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四起,倡言“保清灭洋”,横行劫掠,架户勒索,河西受害者不计其数。拳匪扰潘西里燕家窑孔姓家,时辛店屯王

溥洛为团总，率众往救之，生缚拳匪三十余人送县正法。事详上宪，奖给六品顶戴。

卷 16,《杂事志》,第 9 页。

### 陵县续志 1935 年铅印本

自海禁大开，吾国频受外人欺侮，人民仇洋心理普遍全国。光绪二十四年，近畿各省遂秘密有义和拳之组织，设坛吞符降神，不伦不类，自诩枪刀不入，耍刀舞枪，到处皆是。甚至妇女亦托真神符〔附〕体，自诩能于空中飞舞，名为红灯照，如醉如癫，莫可形状。其奸滑之徒，滥混其间，借图私利。

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事爆发，各处杀戮外人，肆无忌惮。其时陵县东偏刘家寨有教堂，远近义和拳多往攻之，十馀日不能下。县知事吴□率队弹压，亦无如之何。后由省派兵一营来剿，始闻风溃散，事遂止息。移时省派员倪鬲冲、孟恩远来陵查办，拳民死于是案者不少。人民之愚，可恨亦可怜也。

卷 4,第 28 编,第 43 页。

### 平原县志 1935 年铅印本

姚诗志，字叔言，广东番禺举人。光绪二十六年任(平原)县令。甫下车，值拳匪倡乱，洋兵逼吴桥，民情惶惑。诗志力辟谣啄，民恃以无恐。迨和议成，因县境教案，洋教士索赔八千二百串。仓卒莫措。乃于仓谷变价项下暂挪应付。俟年丰始缓劝积谷以归仓。民甚德之。

卷 5,《职官》,第 19 页。

光绪二十五年，拳匪仇教为乱，东抚派亲兵营管带袁世敦率兵剿办。

五月初，县境南部各村始有自茌平、博平传来之义和神拳，旬日间蔓延殆遍。杠子李庄拳匪与教民寻隙为仇，知县蒋楷亲赴弹压，不能制止，几被戕。其后，匪愈聚愈众，蜂拥至森罗殿。东抚令亲兵营管带

袁世敦率领全部来县剿办。九月十四日，逼之于马颊河，官军初战失利。后在平地接觔〔触〕，排枪齐发，群匪俱仆，伤数百人，余乘夜逃散。县境拳匪遂告平息。

卷 9，《兵事志》，第 12 页。

### 德县志 1935 年刻本

(光绪)二十五年，义和拳蠢动。

二十六年，……设城防局于永庆寺，以防义和拳。

秋七月朔，驻德左军统领孙金彪与义和拳战于药王庙、柴市、南关一带，帮统张奉先被害。

太白昼见。

巡抚袁世凯立山东界牌，外兵不入境。

卷 2，《輿地志》，第 48 页。

宋森荫，……光绪二十四年，由菏泽调升德州知州。……二十六年夏五月，适值拳匪仇教滋扰，京津人心骚动，德居其冲。……突有拳匪百余人，其首领持直隶裕制军令箭，以查汉奸为名，到州谒宋。宋曰：“汝等如欲扰乱地方，请先杀我，勿惊我民。”某曰：“实查汉奸，非害公者。”遂派队护送出境。后查牌甲获有匪犯三名，防军欲杀之。宋以党徒甚繁，不可肇衅以招祸乱，陈明储宪暂行管押，沉机以观时变。

卷 9，《宦绩志》，第 23 页。

尚其享，字会臣，汉军旗籍人，光绪壬辰进士，光绪二十五年官山东督粮道。……庚子夏间，京津拳教相仇，顿开战衅，以致糜乱。德当其冲，拳匪屢来以查汉奸为名。防军欲迎击之。其享以为畿南各处匪徒不下数百万，战端一开，是召祸也；不如保境安民为最上之策。

卷 9，《宦绩志》，第 23—24 页。

## 在平县志 1935年刊本

于登云，字天衢，清光绪戊子科武举，乐平镇人，性情忠厚，言语不苟。光绪庚子拳匪滋闹，聚集于四区之兴福寺，约千余人，将为仇教之举。县令豫幼竹闻风驰至，过乐平镇约登云往说之，以其素孚于众也，令解散。登云只身往，晓以大义，劝之归农。众犹豫不即解。遂与县令豫议，谓：“小民惟利是视，钱买其械，众必乐从，无械自散，复何能为。”乃于附近殷实家贷钱千缗运至，众已去大半。以三百余缗即买，讫遂解散。

卷 5，《军警志》，第 14 页。

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间，有拳匪数十名由平原一带窜入城南之双营，邑令豫咸督率县队并驻境陆军蹶踪追袭。匪首朱姓闻风潜遁，余悉良民被其蛊惑，故相从为乱。豫咸乃单骑出谕，力陈祸福。众呼青天，释兵刃，稽首散去。

是年秋，城北张庄亦有拳匪多名攻破围墙，劫掠教民。邑令豫咸会同兵弁屡次进击，其乱始平。

卷 11，《灾异志》，第 18 页。

义和拳之滥觞。始名金钟罩，盖洋枪肇兴，为匪者以为利器，以曹属为甚，民莫能御，而能左道邪术者即名金钟罩。谓人得其符咒，即如金钟罩身，枪炮不入。民方患匪炮之难御，为守望计，故争习之。当时耶稣教民恃势，惯与平民争讼。而官吏畏之如虎，一遇词讼，对于教民无不左袒，故积而成仇。加以甲午而后强邻肆虐，中国怯弱，人民益忿。因思外洋所恃者枪炮，必有避枪炮之术乃能御之，而金钟罩神拳之说兴矣。始则一二处秘密学习，继则遍及村庄，纷纷设场。忽而扬戩下山，忽而大圣附体，握拳顿足，原同儿戏。民无知又以仇教之故，恨敌之心，皆视为得计，举国若狂。不知国将亡，听于神，不致力于人事，而求神曰神。其据我史册所载，若张角、张鲁辈，几何而不败也。吾在当南北之冲，有开必先鼓动益甚，甚至妇人孺子且有

习之者。忽而千百为群，忽而三五结侣，焚教堂，杀教民，乃不旋踵而失败。幸赖邑侯豫咸善为处置，我往未受大创。然教民自此亦少戢矣。

卷 11,《灾异志》,第 19—20 页。

### 清平县志 1936 年铅印本

二十五年冬，义和团起，县境骚然。初起于直隶广宗，扰及临清，毁教堂，仇教民，卒酿拳匪之祸。是年，奉令举办乡团。（本县仓团合一，划分二十一团。

二十六年夏，大旱，饥，拳匪暴动，境内电杆悉毁。

第 1 册,《纪事篇》,第 14 页。

### 冠县志 1920 年木刻本

光绪十三年，德国郎神父来冠，在河北梨园屯传教，宣传数年，信教者日众，折毁是村玉皇庙，改建教堂，村人大哗，群起抗拒。文生王世昌，武生阎得胜，纠合绅民，联名控至县署，继而府、道、抚院。官府畏外人势力，皆为左袒，遂致所有庙基未能收回，村民愈愤。

时有阎书琴、高小麻等十八人，绰号十八魁，积不能平，号召民众，联络党徒，拟素之武力，拆毁教堂。事上闻，迭经上宪派兵弹压，防其暴动。军门夏辛酉、标统方致祥、东昌知府洪用舟，率兵往剿。十八魁等前仆后起，迄与顽抗。其后改名为义和团，自诩得有神助，能避炮火，有红灯照、蓝灯照等法术，煽惑愚氓，举赵三多为统领，啸聚数千人，蔓延十馀县，声势大振，风鹤频惊。教徒拆庙修堂，村民则拆堂修庙，更迭拆修，相持不下。

县知事何式箴，以办理此案措置乖方，白简罢官。光绪二十五年，曹倜署冠篆，察知此案之连年纠纷，失于何令之优柔，下车伊始，即请兵于洪知府，再益以县勇，躬亲督剿。时十八魁纠合党羽，方严阵以待，麇集蜂拥，刀戟齐举。官兵攻以炮火百馀发。毙团五六人，团不支溃走，官兵追击之，擒获数十人，阎书琴亦被获，解至临清伏法，馀作鸟兽散，渠魁田宅悉没入官，由此而告荡平。

二十六年，邑令程方德莅冠，差七班及县勇，拿获高小麻等，就

冠正法。

越年，丁兆德接冠任，详细访查，深知此案颠末，秉法处断，因应咸宜，并发还其查抄财产，以平民气，而河北教案始告结束，玉皇庙基迄未收复。

卷 10,《杂录志·纪变》，第 17—18 页。

曹倜，江苏江阴县附贡生，清光绪二十四年任冠县。精警干练，长于吏治。下车莅冠时，河北教民方聚众蠢动，乃躬率兵役到场弹压。先以理谕，继以奋击，歼厥巨魁，罔治胁从，扰扰数年之教案顿告平息，人服其能。其勤政爱民，嘉惠士林，尤口碑载道。旋以丁内艰去职，未能久于其任，展其长才，邑人亟爱惜之。

卷 6,《职官志·宦绩》，第 48—49 页。

### 高唐州志 1907 年刊本

光绪二十五年十月，拳匪董延邦、王立言等百余人聚集李家集、涸河等村，借仇教为名，肆意劫掠。州牧李恩祥晓谕弹压，不听。遂带州营及防兵扑灭之。州境拳党渐息。

卷 2,《营制》第 26 页。

### 重修恩县志 1909 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有拳匪四五百人，在恩、平两县接界之森罗殿，借仇教为名，肆意劫掠，又在四女寺山西会馆内啸聚多人，仇杀教民。巡抚袁世凯分别派兵剿杀，拒战多时，匪始遁去。恩境拳匪从此渐息。

卷 9,《武备志》，第 27—28 页。

秦应逵，字鸿轩，湖北孝感县人。光绪庚子以进士知恩县事，下车即问民瘼。凡有益于民者，无不次第举行。时有义和团拳匪以仇教为名，愚民被诱，多有入其党者，应逵已出示严禁。适有驻防某营获匪首一名，系武城曹姓，上宪闻知欲起大军剿荡。应逵请曰：“匪首已伏辜，悉良民也。敢以家口为保。”事遂寝，民至今怀之。

卷 10,《职官志》，第 68 页。

### 青城续修县志 1935年铅印本

清光绪二十六年庚子，直隶、山东有拳匪之乱，青城亦波及焉。初，山东巡抚毓贤、直隶总督裕禄及清王大臣等崇奉拳匪，谓有神术，能避枪避炮，可以防御洋人。清廷惑焉。于是上自京城府县，下至镇村闾里，遍设拳房。拳匪狂纵恣肆，攻使馆，焚教堂。华人之奉基督教者，匪皆目为汉奸，任意屠杀。青城东北之王家庄、水牛李家教堂及教民之房舍，均被焚毁，并捕风捉影，屠杀无辜。嗣有匪徒数百捣毁县署，威逼县尊。县知事朱俊处理有方，镇抚并施，幸未遇害。时毓贤已调抚山西，袁世凯巡抚山东，与东南各省督抚刘坤一等力主保护外人，剿灭拳匪，闻警即派队来剿，一战于田镇，再战于青滨交界之枣李庄，匪死伤数百，青城之匪始平。时在庚子七月。旋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帝后西狩。经李鸿章议和天津，与各国道歉、赔款、惩办祸首，在国史名曰《辛丑条约》。是役也，清廷二百餘年之文物储藏，损失殆尽，败亡之祸已肇于是矣。

第4册，《兵事志》，第8页。

### 阳信县志 1926年铅印本

清光绪庚子拳匪之变，其所由来者渐矣。自咸丰初，帝德广被，外夷来宾。至光绪间中外一家，外人设教中国，耶稣、天主棋布遍环区，通都大邑、穷乡僻壤无不有焉。外国之有耶稣、天主，亦犹中国之有孔子也。推其远来之意，固欲广施德教，亦或借以观上国之光，未必尽属恶机。第其教不择人，滥收无耻棍徒，席皇上包容之量，承长官袒护之私，弄权舞弊，从中渔利，欺压平民，数十年忿冤之气无隙可发。机险者流乘时而起，假神拳一术，诈谓天兵百万下界扶清，巧中民隐，顿泄郁气。妖咒数语不知从何处传来，瞑目一诵，状类病魔，疾风骤雨之势崇朝而遍天下。王公大臣多惑之，亦忠君爱国之心发于仓猝，不暇远虑，未可厚非者也。山东抚宪以保洋为宗旨，敕兵弁张某住扎海邦镇压之。是年七月十一日拳匪设坛书院，县长谭绂山阴邀官军会剿，枪毙百余人，境内由是肃然。后闻匪之巨魁一无所获，

死者皆胁从小儿。闻之者无不垂泪悯之，著有哀拳儿诗三十首，非哀拳匪，哀误入拳匪之无知童子也。父母斯民者，胡不思早曲全之，至酿成巨祸而竟不办首从，一概委诸毒手耶。（邑人刘应角记。）

按世之谈义和拳者，动辄名之曰匪。余尝异之，而未得其故也。去岁编列国侵略中国史，研及甲午、庚子一段而恍然矣。人亦忆及义和拳之发生，恰当中俄密约成立及清廷欲行废立未成之一事乎。日本一胜，我国骤获赔款两万万两，并割我台湾省、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享古今中外破天荒之利益。各国垂涎万丈，尽变其共同缓进经济、文化侵略政策，实行急进政治、武力侵略政策。俄联法德，迫日本还我辽东半岛，借以攘我之旅顺、大连并北满、内外蒙之路权、矿权与行政统治权。英即起而据威海、割九龙、划长江流域各省为势力范围。法取广州湾、珠江流域诸省为势力范围。德久不安雌伏，借曹巨教案，占我胶澳，山东全省利益已不许他人染指。日犹不甘，划福建为势力范围外，犹增赔款五百万两。各政府操刀欲割，咄咄逼人。其人民之侨寓中国者尽飞扬跋扈，而一班教民亦复狐假虎威，鱼肉平民，县中教案唯此时为最多。事至积不能平，郁而必发。愚夫孺子爱国而不知其术，袭取神道设教之意，尽树“扶清灭洋”之帜，以号召群众，不数月而弥漫全国。

政府如能鉴其诚，悯其愚，训育并施，纳入轨道，未始不可以执干戈卫社稷。乃清廷旧党欲废光绪而立溥儀，格于外议，未随所欲，恨之刺骨。骤闻义和拳标明“扶清灭洋”，正好利用之以制伏洋人，然后再实行废立。于是锡以封号，假以实权，一与洋人宣战而大祸作矣。事定和议，我国所受影响如下：

一、外人虽然战胜，因鉴我国之民气不可侮，不敢再持急进主义，骤变其政治武力侵略政策，复行共同缓进经济文化侵略政策，在中国之教会、学校与医院比前增加数倍，而外货之输入及外人工厂亦比前增多数倍。

二、清政府之弱点暴露，实权移于汉人，变法图强，一新天下之耳目，促进革命潮流，不数年而有辛亥之役。所可惜者人民受摧残太甚，而抵抗外人之勇气因之消沉，变排外为媚外，欢迎外货输入，坐

令土货在本国失固有之地位。自辛丑至今未滿二十年，彼等每岁吸收我国之金钱至十七万万。我国平民困之失业者每岁不下五千万人。奈之何不酿成近时之兵扰匪劫无已时也。

嗟嗟！东隅已失，桑榆非晚，万望邦人君子尽晓。然于欢迎洋货不只饮鸩止渴，振兴工业，安集流亡，广裕生计，人尽安居乐业，而好犯上者鲜矣。作乱云乎哉。

卷4，《兵事志》，第21—23页。

### 无棣县志 1925年铅印本

张字壘，字亚珊，附贡生，以府经历注籍。光绪二十六年，在吉林省奉委查办蜜蜂山金厂，遇拳匪乱，被执不屈，殉难。

卷11，《人物》，第25—26页。

二十六年拳匪乱，焚毁北营庐舍，杀男妇数百人，副将张勋驻兵剿捕之。

卷16，《祥异》，第12页。

### 商河县志 1936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大清河决。拳匪肇乱，临邑拳酋李元台以仇教为名，率拳匪数百人焚毁城西南小张庄天主教堂，惨杀教民百余人，教首张鹏龄全家遇害。

秋七月，上奉皇太后西幸。

秋八月，邑令李兆兰率官军击拳匪于临邑之天齐南庙，获其渠魁，拳匪悉平。

卷首，《大事记》，第26—27页。

### 利津县续志 193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七年夏<sup>①</sup>，义和拳起，由直隶盐山传来。初为数甚少，

<sup>①</sup> 原文如此。当为二十六年。是志误。

设坛上神，舞刀过铡，传言能避枪炮。不匝月间，几于无村不有。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后奸宄之徒假借名义，焚杀抢掠，无恶不作。官府不能制止，全县沸然。嗣山东巡抚委营长曾启勋来利，剿抚并施，不数日间，拳匪绝迹，县境肃然。

卷9，《杂志》，第1页。

### 沾化县志 1935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起，民教互相仇杀。

卷7，《大事记》，第18页。

### 临清县志 1935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冬十月，义和团即拳匪起于河北广宗，甯州境。知州王寿明不能制，仇教之案日多，全境骚然。

二十六年庚子夏，大旱，饥。

四月，拳匪煽动莠民焚毁杀掠，州境大扰。时值毓贤为山东巡抚，纵拳仇教，州境教民悉遁。<sup>①</sup>

六月，拳匪焚毁席厂、果子巷各教堂，世职黑恩鉴率众奋拒于油篓巷，击却之。时拳匪设坛于二闸口、大王庙及各大寺观，游街示威，民众遇之，悉跪于道。匪众舞蹈若狂，指称关公，或张恒侯降坛，煽惑愚盲。一日，指良民为奸细，戮于碧霞宫，士民无不哀怖，均闭户不敢出。

秋七月，知州杜秉寅至。时方岁饥，莠民与拳匪合，以均粮为名，砍毁电杆，劫掠邮政商船。公至，严申禁令，弭平之。

八月，霍霖害稼，奉渝分别蠲缓本年额征钱漕。

冬十月，知州杜秉寅亲查四乡保甲，立法严峻，犯者立诛，州境以安。

二十七年辛丑夏六月，遵查州境教堂被毁缘由，分别抚恤之教案始结。先是光绪十七年知州陶锡祺查明呈报各教堂教士姓名案内，查得州境教堂五所，席厂街教士秦瑞恒、果子巷教士金发兰皆耶稣教，美国人。陈家小滩教士尹梅达，英国人。小

<sup>①</sup> 光绪二十五年山东巡抚是毓贤，二十六年是袁世凯。是志误。

芦村仓家庄教堂二所，教士费云龙，法国人。又油篓巷施医院一所，教士卫各纳，美国人。马市口讲演堂一所，美国所租。嗣于二十六年准巡抚袁世凯札查境内拆毁焚燬案。遵查果子巷美国教堂一所，候理定甘雅各先时走避，教堂自行封闭。大古巷仓家庄会通街法国教堂三所，均归省城马教士管辖，房屋器具均未毁。席厂街及施医院被拳匪焚燬无存，教士秦瑞恒、金发兰均先经走避。小芦村法国教堂亦被拳匪焚燬无存，教士费各瑟早经回国，其抚恤教民赔偿各费已经知州杜秉寅办理完结矣。

第1册，《大事记》，第20—21页。

杜秉寅，字宾谷，江苏山阳县，拔贡，光绪二十六年七月知州事。下车之翊日，雨泽沾足，人称之为雨帅。先是天旱，民愁。值拳匪蔓延至临，愚民附者众至千余，势甚张，声言均粮，并焚教堂，断电杆。前任惶怯莫为计，公至捕得渠魁二戮之，余宥使归农，阖境以安。

第8册，《秩官志》，第73页。

### 增订武城县续志 1912年刊本

光绪庚子二月十三日，有拳匪数十自杨庄南突然而来，旋据本村之玉皇庙，意将借此朝食，若不知后之追之者。移时，追兵至，抵庙所。匪结队而出，各持大刀向东跪，起即迎敌。官兵所持者枪弹，子中不能伤，队长某马失前蹄，匪乘势杀之。官兵寡不敌众，愤甚。杨庄距城十里，有营兵驻扎，闻耗蜂拥而来，与原先兵合击之，匪尽殪。是役也，生获九人，死者三十二人。而杨庄幸毫无伤损云。

卷15，《杂记》，第9—10页。

### 夏津县志续编 1934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肇乱，以仇教为名，民不聊生。是年秋，有妖妇某氏趁拳匪之乱，假托神道，煽惑愚民，信从者众，争相迎拜，群呼为神妈妈。知县屠乃勋<sup>①</sup>恐其久而为变，诛之。境内拳匪亦自兹衰息。

卷2，《建置志》，第22—23页。

① 据《夏津县志续编·大事记》载：“(光绪)二十五年，屠乃勋，浙江山阴人，监生，六月十八日代理，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日卸任。”

耶稣教亦名基督教。光绪壬辰，有徐士仁者，恩县籍，偕美国教士二来夏宣讲，耶教入境，斯为滥觞。厥后信者渐众，始有创建教堂之举。以博爱为教旨，到处宣传，婆心苦口，愿力甚宏。惟奉教者流品类复杂，倚外人为奥援，武断乡曲，署“教民”于诉状，挟制官府。久之积恨日深，众怒难平，义和拳之产生，有自来矣。庚子战役于以酿成，辛丑条约因而订立，辱国丧权至斯已极。适邑侯玉田宰夏<sup>①</sup>，奉上宪札伤，凡华民入洋教被义和拳所侮，无论受累轻重，着平民种地一百赔教民受累者京钱六十文。全县民众均受其害。噫！苛哉！故邑人时玉书蒿目时艰，曾有：“中原真正无天子，外国凭空要地丁”之联，盖慨乎言之也。

卷5，《典礼志》，第31—32页。

贺殿福，贺屯人。光绪庚子，拳匪二百余人入村，托名仇教，大肆劫掠。殿福忿不能忍，挺毙一人。匪怒猬集，乡长殿海率众奋勇齐击，又毙二人，擒二人，其余鼠窜。翌日，县宰屠赏银二百两，又呈报都府，殿海蒙赏六品衔。

卷8，《人物志》，第8—9页。

### 寿张县志<sup>1900年刊本</sup>

袁中丞慰庭劝谕百姓各安本分《勿立邪会歌》。光绪二十六年。

朝廷爱百姓，百姓尊朝廷，上下相维系，地义与天经。山左礼义邦，邹鲁古风存，庠校崇正学，民俗归朴醇。绅耆资董率，邪说诘掀腾，陆程接江皖，瀛海通析津。游匪日充斥，异术遂争鸣，昔传白莲教，并有义和门。蔓延各州郡，党羽日纵横，纵横酿巨祸，芟夷断葛藤。相去数十年，旧事重翻新，义和名未改，拳会祸更深。神拳与红拳，名目亦相仍，惟有大刀会，门户显区分。其实皆邪说，妖妄不足

<sup>①</sup> 参《夏津县志续编·官守志》载：“〔光绪〕二十七年，玉田，汉军正白旗人，举人，六月二十四日授，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卸任。”

凭。传帖聚徒众，飞符召鬼神。言能避枪炮，又可御刀兵，血肉薄金石，析理殊未真。大抵奸黠辈，立会敛钱银，外匪乘机入，久辄滋乱萌。前鉴尚未远，近事已堪征。二十二年夏，刀会淬然兴。兗沂连淮泗，处处丛荆榛。匪首刘士端，妖术冠等伦。更有曹得礼，会中迭主盟，党徒咸敬服，奉之如神明。一朝被弋获，延颈就官刑。迨后拳会起，头目更纷纷。一名于清水，一名朱红灯，勾同杨照顺，妖僧即新诚。分股纠党羽，千百竟成群。先只抢洋教，后并抢民人。先只拒团练，后并拒官军。焚杀连村市，掳掠到鸡豚。星星火不灭，燎原势将成。三犯次第获，梟首悬在平。格毙徐大香，枪子透脑襟，并毙诸犯匪，尸骸弃郊垆。既云有符咒，何以失厥灵。既能避枪炮，何以殒厥身。可见腾邪说，只是惑愚氓。愚氓被蛊惑，欲罢竟不能。本院初莅此，闻之悯于心。未肯用兵力，玉石恐俱焚。缉捕归州县，保卫责防营，再三申禁令，剖谕各庄村：万会须止绝，拳厂须封停，胁从须解散，首要须歼擒。庄长具切结，容隐坐知情。未及三阅月，获犯数十名。派员细推鞫，得情犹哀矜，罪案分轻重，大戒而小惩。但期真悔改，何忍过苛绳。朝廷爱百姓，圣谕仍谆淳。恐尔蹈故辙，导尔出迷津；虑尔伤身命，戒尔睦乡邻。诏书真宽大，读之当涕零。执迷终不悟，何以答帝闾。我朝恩泽厚，为尔敬敷陈：地亩不增赋，人口不加丁；差徭不添派，工役不繁增；黄河趋东海，大工重水衡，筹拨修防费，何止亿万金；偏灾偶入告，丁粮辄缓征，截漕资赈济，发帑救涸沦。天恩厚若此，图报当感恩。本院抚此土，敬愿广皇仁；嫉恶如所仇，好善如所亲。但论曲与直，不分教与民。民教皆赤子，无不勤拊循。尔辈同乡里，还须免忿争。忿争何所利，仇怨苦相寻。传教载条约，保护有明文。彼此无偏倚。谕旨当敬遵，遵旨剖切谕，俾尔咸知闻。尔亦有父母，尔亦有弟昆；工商尔可作，田园尔可耕，各人安本分，里社乐丰亨。何苦信邪说，受累到而今。出示已多次，昏迷应早醒。再如堕昏迷，法网尔自撻。首领惧不保，家产将尽倾。父母老泪枯，兄弟哭失声，作孽自己受，全家共艰辛。扪心清夜思，梦魂惊不惊。从此早回头，还可出火坑。倘能获匪首，指拿解公庭，并可领赏犒，趁此立功勋。圣朝明赏罚，雨露即雷霆。本院恤民隐，劝谕亦殷

受。殷殷再三告，尔等其敬听。都是好百姓，当知尊朝廷。

又剿办拳匪四言告示 光绪二十六年

黄巾红巾，空道惑人。张角余孽，粤匪同伦。教本白莲，演拳称神。托名仇教，志在抢焚。胁制长上，抗拒官军。苛敛富户，扰害良民。藐玩纲纪，结党成群。生杀自由，王法何存。挑衅速祸，害及京津。宗社震动，乘舆蒙尘。官民流离，惨不忍云。揆其由来，匪为祸根。病民误国，罪恶维均。诈托避枪，飞子亡身。诈托避刀，迎刃驱分。颠坏大局，自古罕闻。谆谆告诫，视若具文。现饬剿办，格杀勿论。炉厂入官，责及四邻。有人捆送，给顶赏银。人人得诛，齐力梭巡。除恶务尽，切忌因循。谕尔良善，引戒在心。曾被诱胁，速图自新。言出法随，其各儆遵。

知县刘文燿劝谕百姓去邪从正四言简明告示， 光绪二十六年。

倡言立会，大干例禁，累及身家，难保性命。怎奈乡愚，一呼百应，拳勇大刀，寇盗行径。乃父乃兄，不察不省，结党成群，抢掠乡镇。谣言惑众，天怒人愤。总总凶恶，真堪痛恨。王法难逃，格杀勿论，筋断骨折，受尽苦困。解网矜原，得生侥幸，凡尔子民，勿再邪混。前虽为匪，也许改正。改正自新，去逆效顺。只要安分，即好百姓，从前劣迹，永不追讯。若有外匪，诱惑勾引，准其送究，免遭蹂躏。禀送到官，须有凭证。首恶一名，赏银二定〔錠〕。拿送十人，加赏不吝。审定之后，给银昭信。并请功牌，以资荣幸。凡尔子民，急须发奋。毋再怀疑，毋挟私念，毋为人诱，毋包祸孕。罔念则狂，克念则圣，英雄豪士，同兹善性。惟能改悔，乃为杰俊，惟能改悔，乃成忠荃。但愿吾民，遵兹教训，勉为善良，莫同土粪。乡里完善，间阎清静，一经悔悟，同安席衽。告诫谆谆，吾民敬听。尚其勉旃，共乐尧舜。

卷9，《武备》，第9—13页。

（光绪二十五年）秋七月，拳匪起，名大刀会，四处滋扰，托与洋教为仇，愚氓无知，多被蛊惑，实则乡里胥受其害。民有惊逃搬移者，

拳匪皆指为教民，沿途夺劫衣物牛马，并扰及县城南门外。结党成群，放肆无忌。知县庄洪烈飭队长率练勇城团，并移会游击印格派千总赵尚连率营兵合击之，擒获数人。稍匪南奔，尾追之，乡团接应，格杀甚众，生擒十余。追至寿境外。自是不敢复犯，民赖以安。冬，瑞雪。

二十六年，春雨稀少，夏季旱，麦歉收，粮米腾贵。禾生虫，尚不为灾。秋大熟，粮价顿减。七月，刀匪李廷训等纠党迫胁乡愚至三百余名，啸聚于寿、阳两县交界之侯楼。知县刘文燿侦知，星夜前往，设法解散，调团严防。复移请各邻封会哨于其地。廷训闻风潜逃。悬赏通缉，当获匪目李竹耗、李葢兆二名，稟请正法。取出洋枪、名册、名戳、名片多件。惟册内胁从居多，谕从恩威，许其自新，不予深究，免株连也。蠢动遂息。时值盗舆西狩，民心皇皇，感慨悲愤，日盼海氛之靖谧也。

卷 10,《杂志》,第 14—15 页。

### 临沂县志 1917 年铅印本

二十四年，土匪聚众起事于黄山，知县陈公亮督率兰陵民团歼之。二十五年因胶案之交涉，德兵焚韩家村。

卷 1,《通纪》,第 10 页。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仇教，巡抚袁世凯函催各牧师速赴海口避难。时临沂有章医士、明医士及富牧师眷属均起行。有无赖毁坏教堂器具。幸各牧师均去，未酿巨祸。

卷 4,《宗教》,第 20 页。

### 单县志 1929 年石印本

二十三年，拳匪刘士端、曹得礼假金钟罩术惑众倡乱，渐至数千人，邑民多被煽动。六月，按察使毓贤督兵扑灭。

卷 4,《武备》,第 8 页。

### 济宁直隶州续志 1927年铅印本

张士翰，……(光绪)二十四年奏调充武卫中军右翼长兼中军全军营务处。二十六年拳匪肇乱，士翰请督臣裕禄速饬防营搜捕，以绝蔓延。不纳，反夺其兵。迨各国联军至保定，官民汹惧，乃与铁路总办道员孙宗祥同入联军，阻其行。统将贾思尔盛气待之，士翰不为动，厉声曰：“衅由拳匪，百姓何辜？予来特恳保护百姓耳，岂畏死哉。”贾思尔改容谢之，民赖以全。

三十二年简放四川重庆镇总兵兼统四川巡防左军。三十四年，开县红灯教匪起，闻警飞饬军队搜剿。不数日，全境肃清。

卷 12,《人物志》，第 43 页。

### 福山县志稿 1931年铅印本

李舒馨，字晚民，陕西咸阳县进士，光绪二十四年任县职。……二十六年拳匪肇乱，并以妖术诱惑乡民，出示严禁，执习其术者一人斩之。境内以安。

卷 3, 第 14 页。

### 牟平县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夏五月，拳匪肇乱，全省戒严。州牧张树勋严禁邑人演习其术，境内以安。

卷 10,《文献志》，第 11 页。

### 平度县续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太白昼见。美国人医院被掠。大刀会起于凤凰山，驻潍马队营官孟宪曾带兵往剿，平之。又知州吴丙南随右卫营务处祝廷琛诛西北龙王庙习拳童子五十七人，东窃割电杆者一人。丙南旋撤职，继任萨承钰剿平金顶山拳匪。

卷首,《纪要》，第 16 页。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二日，知州吴丙南奉东海道李札飭，本月十一日准美国领事官法函称，据青岛电禀，美国浸礼会被匪抢劫什物器具等情，请札飭该处地方官立即全行追获，毋违，切速。乃署任萨承钰至，估计洋人被砸毁器物约值一百六十余两。十一月初四日，美国教士楼约翰、任其斐到州，称二处住宅门窗地板砸毁，修理须值银一千三百两；两处木器衣服约值银四千三百五十两；西关教堂内料瓶水切刀皮绳等项值银七千三百两。

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楼约翰复同瑞典教士帅得顺到州，称又有漏未估报款项值银二千零一十两，开送抢掠人姓名十馀名，责令赔偿。并请由前知州吴丙南认赔五千两。承钰即拘押洋人所开十馀名。据事由上禀，经抚院驳斥，谓拟之潍县为数过多，且事隔数月，何忽又增二千余两之数。飭令磋商。承钰旋即与洋人核减为一万二千五百两，订立合同，分期交款，由教士开收条为据。

卷3，《疆域志》，第2页。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拳、大刀会煽乱，邑西南乡众亦集会立坛。知州吴丙南驰往解散，会党恃其众，勒令拜跪神坛。丙南狼狈而返，自是不敢复出署。因之城市儿童率皆嬉戏作法，丙南亦弗之禁也。有大师兄自昌邑来，设坛于城东王家，阑入会，习拳者皆童子，附近村人皆思驱逐之，顾力不能。久之，遂移坛于城北山龙王庙。丙南使人谕令解散，大师兄弗从。八月二十七日，山东右卫营务处祝廷琛率兵自西来，未黎明至山前。大师兄谕众无惧，发土炮，声隆隆自山下。兵怒骤进登山，大师兄走免，杀习拳童子五十七人。首级累累悬城门，多以赤绳系辫发，见者恻然。祝兵之来，邑人皆谓为丙南所请，诟骂百端。上宪因丙南不能先时解散，申斥记过。而查兵房卷，其请兵禀已抽出。惟有一禀中有“所有卑州会匪，前已经卑职请兵会剿”等语。吴旋撤任，萨承钰署理。金顶山复有习拳者，捕诛之。

卷6，《政治志》，第18—19页。

### 维县志稿 1941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庚子夏五月二十九日晚，匪焚李家庄乐道院，焚死教民朱东光、刘作哲二人，楼房四十二间，瓦房一百三十六间。六月初一日，大雨雹，东乡菜园一带大风拔木。初六日，匪焚坊子矿局德人草房七间。美国教士才法廉狄考文、德国铁路矿务各工师白伦克葛勒梅等均避居青岛，办团练。

卷3，《通纪》，第22页。

### 寿光县志 193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拳之乱肇于京、津，蔓延东省，有由邻邑传入境内者，无知愚民练习者日多。是年夏，有西乡拳勇多人闯入县署，气势汹汹，知县田恂避花园灌木中。千总某带兵往救，劝令解散。拳勇挥刀，削其伞盖，咆哮而出，势张甚。幸省宪力遏其萌，未得逞。旋亦绝迹，亦地方之幸也。

卷16，《杂记》，第41页。

### 临朐县续志 1935年修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公历一千九百年)夏，拳匪乱，邑人多信奉之，假仇洋为名，酿教案数起。清帝下诏与各国宣战，联军犯北京，两宫幸长安，邑人大震。秋，蝗蝻为灾。冬大雪。

卷1，《大事纪》，第17—18页。

### 续安邱县新志 1914年石印本

吴兆鏞，字仲霖，江苏丹徒人，举人，光绪二十六年权知县事。……是年夏，拳匪变起。一时风靡，群呼义民，不逞之徒借势仇教。兆鏞曰：“此乱民也，不可纵！”有习其术者辄拘而惩之，凡境内教士教民皆力为保护。或以媚外讥之。事后闻邻邑有纵匪焚劫教堂偿款巨万而累及闾境者，而本邑得安堵无扰，人乃服其卓识焉！

卷15，《宣统志》，第1页。

### 昌乐县续志 1934年铅印本

庚子二十六年夏五月，拳匪肇乱。有义和拳者以吞符念咒、“保清灭洋”相宣传，各地仇教之案纷然而起。清廷误信其说，召之入京，遂致八国联军之祸。邑令梁锡枯禁止人民习义和拳。以奉东抚袁世凯令斥为邪教，严行禁止，故本邑未发生教案。

辛丑二十七年春，大旱。秋七月拳匪肃清。与联军议和成。许赔款四万五千万两。

卷1，〈总纪〉第9页。

### 胶澳志 1928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西历一千九百年二月)，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禁止境内义和团，不许设坛练拳。

……。

五月，义和团蜂起于直隶，遂酿庚子之变。驻胶德兵纷纷调赴天津。

……。

上年高密乡民与德人冲突，本年北京又有义和团之变，德人借口进兵，分驻胶州高密。

卷12，〈大事记〉，第3—4页。

### 高密县志 1935年铅印本

王联璧，字星端，号兰生。丁丑科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浙江道监察御史，出守贵州遵义、贵阳、黎平等处。……庚子之乱，黔省消息梗阻，复值旱荒，饥民积于省垣者万余，情势汹汹。当局欲派兵强制解散，联璧以为如此非恤民之道，且必酿巨变；力主赈济，并请躬亲其事。目不交睫者数日，须发皆白。凡三阅月，始竣事。

卷14上，〈人物〉，第20—21页。

# 河南省

## 新修阆县县志 1932年铅印本

二十六年夏秋并旱，麦禾歉收，各村抢劫蜂起。知事王鼎臣因西乡黑性命案严行拿办，将数匪毙于狱，习风渐息。知事邓华林继至，大开常平仓、社仓，又截留开封周道尹为陕西捐运赈米一千包，委各里绅酌量散给极贫之户，民得免于饿莩。

二十七年秋，慈禧太后及德宗由长安回銮，道经阆乡，前数月即命蹕路大臣黄履中来阆相度驿路，修理行宫。……阆境设两宿站，一在阆底镇，一在城内县署。阆底镇为陕西入河南首站。县令办差预买民房一座，改建行宫，门屏格扇都令雕刻，极其精致；御榻以黄缎绣龙堆；厨房皆用红毡迭铺；御膳房所需一切器皿皆须新置。陕西抚部升允送至斯地而返；豫抚松寿先半月而至迎供，河南各司道大员除藩司外皆预至迎候。其容部扈从公馆将该镇附近村庄尽行占用。车马招自邻境，拥排数里。大厨房山珍海味，每味各归一处，专司两宫一至。从官山积，马如云屯，一宿即过，而物品抛弃狼籍。

是役也，费用耗滥，虽正款由上发给，而地方亦不堪其累云。

第1卷，〈通纪〉，第10—11页。

## 续安阳县志 1933年刊本

石庚，字丽斋，严毅练达，刚直不阿。己亥冬，连庄会匪张发财、孙成林等扰害乡民，聚众千余，盘踞小晁寺。庚率勇往谕，匪举枪击伤面部。庚亦能军，遂获匪首数十人，置之法。

庚子拳匪肇乱，溃勇过漳者踵接，风声鹤唳，人心惶惶。庚立保甲局防守，民获安堵。

卷15，〈循政志〉，第2页。

### 林县志 1932年石印本

俞纪瑞，字伯珍，山阴监生。光绪二十四年知林县事，听断明敏，实心爱民。邑南有天主教堂，庚子拳民仇教，林人闻风响应，声势汹汹。纪瑞恐酿巨祸，派人至教堂为开陈祸福，阴令牧师司徒望率诸教士远避；阳将教堂查封，出示弹压，劝谕乡民，因得相安无事。

卷3，〈职官〉，第39页。

二十六年，旱。无麦。拳乱起，奸民谋乘势劫天主教堂，知县俞纪瑞严行弹压，获无事。

卷14，〈大事表〉，第12页。

### 新乡县续志 1923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拳匪肇乱，联军入都，清帝西巡，一时人心风鹤。河北道岑春荣在彰德设筹防局以备不虞，飭下州县一律照办。新邑筹防局设南街火神庙，总办卫延龄，李廉泉副之。一时农商各界情切保护，桑梓乐输巨款，监造军械火药等件。且招防队三哨，日事训练，借资防卫。拳乱旋平，和议成立，此局撤销，军械诸事存储公款局。

卷2，〈兵防〉，第22页。

### 滑县县志 1930年铅印本

吕耀卿，字季艇，山东人，监生，（光绪）二十五年任。性勇往有作为。是年夏，久旱不雨，四方乡愚撞钟聚众，倡议均粮。公虑此风一开，势必横行强劫，酿成巨祸，于是带领兵差戴月披星，四出弹压，有不服者拿获治罪，惩一警百。乡愚畏罪，纷纷解散。

卷14，〈职官·宦绩〉，第32页。

王轿，字伯鸾，陕西蒲城县人，举人，（光绪）二十六年任，培士风，课农桑，恤商劝工，四民感德。尤拯救乡愚，恐陷法网。自庚子义和

拳乱后，上宪札飭各属严拿拳匪。滑城东南某村无知愚民惑于邪教，仍聚众操演，公亲至某村同庄长大户毁其神象，谕以祸福，极力开导，众始觉悟解散。是村拳匪未经拿问，实公之恩也。

卷 14，《职官·宦绩》，第 32 页。

### 续武陟县志 1931 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起于山东、直隶，以仇教为名，焚杀洋人，声连晋豫。河北地当要冲，势尤吃紧。河北道岑春荣督同武陟县孙多祺，河北绅耆王安澜、李时灿等筹议防务。鉴于咸同乡团之弊，在城东关设筹防总局。七月初四日开办，招勇六营，严加训练，克期成军，分驻彰、卫、怀三府各要地。其饷统由官军商民捐集。军威所至，群情震慑。虽京师沦陷，乘舆播迁，而河北二十余县鸡犬桑麻竟能安然无恙。

次年四月，大局平定，撤防。

卷 11，《兵防志》，第 5 页。

### 重修信阳县志 1934 年修

光绪二十五年秋，蜀人李某、罗某以拳术来游，寄寓南城上之奎星楼，游手少年趋之，结为兄弟。李自称大刀会遣出巡防者，因而散放票布，传习符咒，云能御风雷，避枪炮，会中以“助清灭洋”为宗旨。举事之日，一切习洋教、谈洋务者皆杀之；藏有洋货者必火其家；惟持会票者得免。由是爱国守旧及挟排外迷信种种误解者争趋焉。而畏祸难，惜身家，欲得其票布为护符者尤众。每票取钱三百文，秘密中辗转售出，何啻万数。

次年五月，北京义和团事发，众闻之皆狂喜，教会西人皆逃去。时京汉铁路方凿武胜关孔道，信阳甫设测量购地，各局至是均罢工。西人任工师者皆避居汉口租界。谣诼繁兴，群情惶惑。时长台关有悍盗余三伏法，相传其党徒将为报仇。或揭帖城上曰：“先杀猪，后宰羊，拿得鳖鱼钉城墙。”谓南汝光道朱寿镛，知州饶拜颺，千总刘占鳌也。市井小儿漫歌之以为戏，会中人亦乐道之。适道署奎园有老树

夜无故而火，署中相惊为妖。及闻童谣，疑有主者。遣使侦之。至奎星楼捕罗某及其徒杨某讯得聚徒结会状，株连甚众。闵某、李某皆入狱，拷掠极惨。胥役因缘大索，得资无算。赖游宦寓居之李肃雍白于官，官亦恐激变，亟出示设匿于堂，令购得布票者自投匭中免罪。怯者则墨涂姓名而投之，或托有力绅耆代缴。不三日收票万余，悉焚焉。众意稍定。罪首李某先逃。青年连累弃家远遁者数人，后入军籍多得官。罗某、杨某坐斩。闵某、李某监禁，至宣统元年遇赦始出。

大刀会初以迷信结合。及其散也，凡平昔迷信神权之团体，如持斋诵经各佛堂，均遭波及，纷纷解散，或因而获罪下狱，有至死者。

次年辛丑和约成，传教西人及铁路工师悉复其旧。而乱前邑人包揽路工所投押款辄被乾没，因以破家者有之。

民国元年，朱氏旧仆某私语人云：“道署老树之火系彼夜间起如厕所遗蜡炬，时畏罪不敢自承，如借妖言为解，不意会合时变，发此大难，星星燎原。”某仆洵人妖哉。是役造端复杂，有司挟其畏祸邀功之私念，胥役复利用为诈索资，比户骚然。大乱之后，若悬千钧于一发。片言解纷，李肃雍之力也。

# 陕 西 省

## 华州乡土志 1937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八月己亥，渭南会匪田贵滨反。闰八月庚子犯高塘镇。民团击溃之，擒贵滨党三十名，传解渭南。庚申正法八名，余遣归田里。

《兵事》，第12页。

## 续纂山阳县志 1921年刻本

二十六年夏四月，京都义和团事起，两宫出狩西安，召勤王军。李秉衡率师由长江入运河，水陆兼进，纪律不严，沿途骚扰，城乡秀民乘间思逞。五月二十七日，县署前有义和团布告，人心益恐。太守许宝书、邑令李明垣就海会庵设团练局，四门设分局，招勇五百名，以都司周遐年管带之。饷绌，劝绅富捐资协助。漕督松椿复调营兵四百名，令游击阎兆祥带兵五十名，分巡河下镇；守各黄赞恩带兵五十名，分巡东南乡；游击马长华带兵一百名，分巡西南乡。

七月，崔河匪首刘必高聚三百人，将举事，犯车桥。邑令李明垣往，捕获匪四人，毁贼巢，必高遁去。闰八月，必高在镇江就擒，械至淮，置于法。

卷15，《杂记》，第33—34页。

# 浙 江 省

诸暨县志 1911年刊本

光绪二十年西教蔓延，耶稣在大雄寺之左、天主在后街各造教堂，城乡多有归彼教者。民教时相讦讼，官吏不能持平，民愤无所泄。……二十六年三月，前宰倪望重复罢工。六月，会匪突起，毁教堂。上宪调兵剿抚。

卷 15，〈兵备志〉，第 5 页。

光绪二十五〔六〕年庚子，直隶有义和团之变，邑人平日受教民之辱者愤思报复，而南乡尤甚。莠民杨某以神道煽惑乡愚，王某群不逞之徒从而附会之。六月初旬结盟于斗子岩之龙王殿，十二日，牌头镇教堂毁。城中教主闻之，携眷去。十三日劫城中耶稣教堂，知县倪望重坐视不出，枫桥镇教堂亦被劫。时绅士编修陈通声方在城修志，驰函命其家护教士戴某出境。十四日讹言南乡民变，知县仓迫无计，请陈绅偕城绅廩贡生孙笃庆驰往谕之。至牌头夜已二更矣。王某等方纠众数百人，声言欲攻县城。百端晓喻，始散去。十五日，黎明天大雨，南乡绅士均集同文书院，蒙雨上斗子岩，遣散餘众。十六日，陈、孙二绅偕南乡岁贡生楼敬熙驰回县城，冀图善后。至会议桥，闻城内教堂已于十五日被焚矣。十七日，匪党劫守城兵军器，将闯衙署，知县窘甚，至书院问计。乃议令城守刘弁率捕役钟某等闭城搜捕。城内民之避乱者争思出城。而城外匪类思乘间抢劫者各操兵树帜，聚七冈岭，窥城中虚实，至数千人，势汹汹几酿大变。既而钟捕役遇匪党七人于龙角石里，尽获之。立时讯问，斩五人梟示城楼，而城外之匪类散，城内之民心稍安。越数日，令武举人蒋君诱缚匪首王某斩之。又数日，

前任知县沈宝青奉巡抚命偕某参将率兵至。陈绅劝沈前令驻兵城中，简从往南乡，慰谕百姓。乱遂定。

卷 15,《兵备志》,第 23 页。

### 衢县志 1926 年刊本

二十六年庚子夏六月，旱。九牧匪起，连陷江、常二县。警报至衢，流言四布，讹传屋瓦上有人影往来，又闻空中火药气。合城扰攘，数日而难作。

卷 1,《象纬志》,第 14 页。

电报局。衢之有电线，创自光绪十年，下接兰溪，上达浦城沿旧驿站路，为浙闽之通过线。光绪二十三年始设局于江山之清湖镇，原备途中修线，以期迅速。二十六年匪乱捣毁，因移设于衢城，局在莫家桥中河沿。

卷 3,《建置志》上,第 43 页。

天主堂，相传清康熙间即有此教流入，有教民王姓夫妇 墓碑载康熙壬寅年葬，可以佐证。旧堂在小西门泰安宫前，乾隆间毁。道光初年，复于城东马路开堂传教。同治末，移后街染坊巷。光绪十年购置理刑厅黄姓民房为教堂，俗呼杨照厅，前有杨姓照磨赁此居住，故名。黄姓因此涉讼多年，官厅终依约给予。光绪二十六年为乱民残毁。二十七年，官厅与教堂立约，调换府山东面基地改建，计地十亩馀。……

耶稣堂，同治十一年，有美国教士司徒牧师来衢传教，夜住船中，昼则登陆，随地演劝。逾年，租赁城内四眼井民房为教堂。光绪元年复加扩充，受典大房三进犹有一部分租赁者。至二十五年，内地会英教士汤明心改建西式洋房。二十六年为乱民残毁。二十八年，教士李俊德重修之。

卷 4,《建置志》,第 48—49 页。

(黎天才五十寿启节略)光绪庚子夏六月，红巾匪首刘加幅叛起于

九牧(闽界)，劫渔梁，度枫岭；戍兵溃，长驱入浙。二十三、四等日，连陷衢之江、常二县，匪氛益炽。警电至省，刘抚军树棠命天才率兵两营星夜援衢。时衢城已被围三日，军民协力抵御，匪少却。闻大兵至遂宵遁，天才追逐数十里。抵一渡江地方，获吴癞头丑、柴鸿儒斩之，收复江、常两城。进剿匪穴，诛刘加幅于峡口山洞中，传首至衢，匪乱以平。是役也，仅歼渠魁三人，余众悉赦免。事闻，朝廷嘉天才功，擢升副将。

(詹熙：衢州奇祸记)刘加幅，江山著匪也，前以清湖行劫漏逃，缉捕未获。庚子五月，京津一带义和拳肇乱，南人惑于“闰八月必反”之誓言，刘遂蠢蠢思动，偕赴闽边之九牧，纠合吴癞头丑、柴鸿儒谋劫渔梁汛之军装。枫岭游击旗人煜林羽书告急。会绿营裁减馀额未滿三百名，又多调操在衢；总镇喻俊明得报，遣把总项升率以往援，时六月十六日也。

既而风鹤之警日甚一日，知府洪思亮，知县吴德清唯以辟谣为事。绅民请办团，吴不许；请置守，亦不许；且严禁上城。至二十一夜半，讹传有匪越城，居民狂窜。西门望见铜钱岭灯火荧荧，并闻炮声隆隆，俄顷声息俱寂，惊扰达旦。乡民避乱，扶老携幼蜂涌入城，颠仆践蹋，呼号震耳。官厅仍无防御之策。

二十四日午后二时，探报江、常二邑均失，全军覆没。文武各官相顾失色。未几，江山都司杨怀清、常山游击陆嗣恺(亦在江山)各领残队踉跄奔回。乱民乘势窜入，祸机四伏。是夜，民自为卫，仓猝集团，登陴守瞭。吴令亦悔前此讳饰之过也，上城慰劳之。孰知肩舆前行，咀声后起。

次日拂晓，西城团民搜获一人于天王塔底，或言身藏火药，未知意欲何往。有识之者，认为县厨小老李，实奉吴母命往蒋家滩取回其孙也。(吴令在任，庶出一子，留乳蒋家滩，其后幸免于难。)城闭被阻，潜避塔下。外人妄生猜测，吴令通匪之谣由是纷起。

先是匪警初至，西乡有路过十一人行踪诡秘，薄暮渡河，将入城状，携有兵器，乡民执以送县。吴令羁押未讯未办，反与敷药疗伤。是晚，都司周之德入署，牵出三人杀之照墙下。时乱民混居城内者甚

众且杂，疑神疑鬼，举国若狂，匪复扬言于外，乘此纵反间。吠影吠声，因讹成实。

吴令张皇失措，天甫曙即速召绅集议于郡庙。其地僻向无议事者，乱民谓有别谋一哄而入，缚送道署。鲍祖龄畏难拒不纳，延至日晡，办法犹未决。乱民愈聚愈众，遂毙之大堂下。

英教士汤明心见祸，挈同妻儿走道署求保护，鲍亦不理，俛俛无所归，并毙之于道署之门外。

当祸之发也，有请命于镇署者，喻俊明始终不一临，亦不出一兵以弹压之。是时怨雾弥天，杀机陡启，一任乱民恣恣，累及吴令二子与幕丁多人与佳音堂美女教士二人。又闻城外有常山逃来之教士亦毙于中途。冤哉惨已。

越日，刘匪率队扑城，持巨斧抵门闳力斫之，口呼“吴大老爷开城”不止。标兵协团奋勇击退。无何而省军大至。匪势溃散，侵扰四乡，罹其害者犹不一。（同时寿昌获有巨匪戈大眼睛，亦供称西安县吴公所使，足见匪党故造此谣，鼓惑人心，使酿成内乱自相戕贼。亦狡矣！）

事后，省令查办，官教重案，外人指索，横连无辜，年馀始定讞，以周之德等十四人拟抵，案归北结。筑教士坟于府山之西，与地方官绅签订善后条约。此吾衢莫大之浩劫也。痛定思痛，辄笔录之以告后人。（熙子麀来节稿）

龙游县杨葆光：题詹肖鲁衢州奇祸记后。太阴亘寒纯阴销，天公酿雪冻不浇，夜窗展读奇祸记，虚堂毛发森调刁。此盗原以讳盗起，清湖胙篋人旋跳，积习渐移结死堂，三省会合通蟊螟。卒然帕首夺关隘，鬼箭直下枫岭遥，岭头老将羽书急，三衢传遍众志摇。文武不和兵家忌，况复上下形神骄，郡置不问亦不备，怡熙如故嗟同僚。鬼火磷磷原上集，阴风吹动惊连宵，有时人影在屋角，城头箭镞闻麇麇。曾不登城一眺望，但凭虚报词晓晓。以为时平焉有贼，百里远出烟尘消。岂知六月二十四，江、常连陷练军凋，城头犹不许民守，县官通贼由此谣。那知出自长官意，空令冤死随妖腰，是时教士求避地，坚持不可何所要。约章本有保教义，既不听去宜相招，民人初起只疑惧，

疑官疑教心恻恻。斯时县官但明断，正如旭日当清朝，岂容无赖擅杀戮，冤声惨地冲长霄。城中无故自戕贼，试问法律谁为昭，我友觥觥郡中望，召父之子良弓调。当其与贼不两立，奉母挈妻判共焦，及至幸存乃载笔，谓是心史无虚朽。我当其时正困守，危城夜听风萧萧，激励士卒勉眷属，效死勿去期后雕。与君异地有同志，两家交情真琼瑶，读君此记感何极，直笔采向天边韶。

（龙游新志）先是江山土匪起事，四乡已举办团练。及六月二十五日，西安知县吴德沛被害，风声益紧。二十九日，北乡团练赴西安东乡与县交界之郑家村，为匪所乘，死者四人。及七月初三日，匪掠西安县东之樟树潭村，复顺流至郑家村。匪首吴癞头丑者，本欲攻龙游而匪首三角人（江山方言人读如难）。以夙与商家村人有隙，因先率众渡河，至其村焚掠。于是马叶村一带民团虑其侵入县境，正事防堵，而北乡团首泽随村人徐炳芝夙以膂力称，乃率团勇三千余人踵至，同追至郑家村，村中有江山人数家，本窝藏匪人者，团练遂举火焚其居。高家村之匪望见郑家村火起，忽渡河归，与团勇战，匪败走。

当是时，别有一股土匪，其匪首名陈铁龙，由西安全旺窜入十都。十都人大惧，勉为供应。铁龙正思与江山匪合，以闻郑家村匪败，遂散去。（后二年复与龙兴殿僧密谋举事，破获，铁龙遁，不知所之。）

按：陈铁龙不知何许人，当刘加幅未起之前一月，五月某日（记系十五日），铁龙在全旺邻近之尖峰山（约十里许）祭旗举事，为乡绅邱朝升、凌鹤云等所揭破，遂窜入龙游。

卷9，《防卫志》，第36—38页。

吴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难，实我生朋友中最痛恨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汉口诸烈以外一大悲惨之纪念也。久欲为一诗纪哀，至今未成，引为疚焉。前曾见黄公度所作三哀诗中数语，今复得其全编，我心中所欲言殆尽，于是我其亦可以无作矣。亟录入诗话：

世界随轮转，成坏各有劫。适值倾覆时，万法不必说。以君循吏才，三年官于越，无端桴鼓鸣，伏莽寇窃发。山县斗大城，城头黑云压，纷纷彼狼心，跃跃欲猪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大猾，鸱音不能

革，生性成恃机。到此播流言，官实通贼谋，作贼兼作官，满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积恶鬼罗刹，闪闪苍鹰眼，磨刀咸欲杀。公知事不可，大声作瞋喝，反激蚩蚩怒，一霎尽灭裂。非无防御使，蠢蠢怯如鳖，噤不发一言，坐视民创夺。此客甫断头，彼奴复流血，乱刃白雨点，混杀到手滑。獬犬狂号跳，奔马蹄蹄啮，但是县衙人，一见辄摧摔。郎当子若孙，衣破脚不袜，同寮不肯留，望门走托钵。指名遍搜牢，牵发互瓣结，驱羊入屠肆，执箠尚鞭撻。天堂变地狱，肉花碎片割，同时遭荼毒，彼此造何业。（原注：君一家受戮后，并尸于天主堂，英教士被害者共六人，少妇、幼儿皆尸于此。）君当就缚时，自知当永诀，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脱；下伤感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怜八十母，萧条几黄发。追忆六年前，春酒寿筵设，君披官锦袍，手执先朝笏。公瑾与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寿人曲，登堂来拜谒。孙曾六七枝，一一芝兰茁，最小耳银铛，皤面白胜雪。谁料绣衣舞，回旋仅一瞥，覆巢无完卵，雏鸟鸣亦绝。闻今既半年，未悉子存殁。家人畏惊倒，相戒咸结舌。入则围红裙，出乃易墨经，母尚依间望，朝夕拜菩萨。念子归何迟，此别太契阔，（原注：家人诡以大府调往剿贼，告其母。）岂知望子台，早已堆白骨。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犹有尽，何况生身灭，将头临刃时，定知不惊怛。独怪耶稣教，瓣香未曾薰，如何偕教徒，一例受磨折。观君遭万变，已足空一切，只有黄鸟歌，哀吟代呜咽。

原诗后附有补注，叙述吴公死事，事实颇详，并录之，以备后之作史者参考焉。

君名德浦，字秀清，达县人。部选西安县知县，光绪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团乱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陷。二十五日晨，君方集议团练，闻锣声，问何为，则以毁教堂对。君出门呵禁之。反徒麇集，遽倒戈相向，职官裸而反接之，送金衢严道署，诬以通贼。道员鲍祖龄懦而愚，不能弹压。贼复由道署缚出，至堂檐下，乱刃斩之。又闖入县署，募宾丁役凡杀二十九人。子以启、以发二子前后名字不同，未知孰是。被缚，乱民请鲍处分。鲍言：“听汝辈惩治，吾不敢庇护罪人。”二十六日亦受骈戮。长孙恕昌仓猝出逃，匿于城隍庙之慈厘中，

搜出亦戮死。所剩幼儿二，赖乳者抱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牵出将加刃，为人喝阻，乃抢携簪钏而去。是役也，各官署俱获免，镇道府各员乃议以通贼之罪坐县令，而为乱民解免，派纪纲之仆二三人来搜检一切文书，夫人冉氏，君之继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裹葬君父子尸。闻搜索之令，坚持不可，具牍于道，必派委员二人监视乃许行。各官不得已从之，诡计不得逞，乃以模棱之词达大府。夫人复控诉之，卒得旨昭雪，复优恤焉。辛丑六月补记。

卷 26,《杂志》，第 40—41 页。

### 龙游县志<sup>1925年铅印本</sup>

(光绪)二十七年五月，大水。凡涨三次，东西两乡被灾最甚。

二十八年三月朔，北乡塔石区大雨雹。雹大如鸡卵，毁民居，麦蔬无收。

是月，土匪陈铁龙谋乱。前年，陈铁龙既不得逞，至是复潜来北乡，与兰溪县水亭村匪人联结图起事。铁龙本娶于北乡鸿陆夏氏，故匿居焉。知县葛锡爵时已举办团防，及四月初旬，遂在县北茶圩搜获匪党叶日升，始知其将肇事，乃带同营兵团练往捕。而匪已先觉，即由唐夺山馆至四乡龙兴殿村。殿有两僧，夙非善类，与匪有联络，居民亦稍有所闻，相约警戒。于是石垣詹家居民乃夤夜密捕两僧送县惩治。铁龙知事已败露，始遁去。

卷 1,《通纪》，第 24 页。

### 遂安县志<sup>1930年铅印本</sup>

光绪二十六年，江山匪吴癞头丑倡乱，声势浩大波及衢郡。焚教堂、攻县署，西安知县吴德绣[溇]被戕。邑人在衢佣工者络绎奔回，风声紧急，有即日扑城之谣。七月初二日，突有一人从南门入，在街狂呼土匪将到，至县署鸣榔告警。登时商店罢市，住民乱窜，稍迟则城门已闭，有逾榔而出者，东北两门尤为拥挤，秩序大乱。知县吴耀金将敲榔人拘禁，宣布戒严，督率兵团巡守，人心稍定。先是衢匪乱作，令办民团自卫。同日九都杨村有挽髻披发，服装奇异者多人，

经盘结检查，语多支吾，行装内藏有凶器，当捕获六人。次日送县讯办，知县吴略讯一过，杀四人赦二人被杀者或云匪探，或云变夏布者，未知孰是。即日，商民派人守城，匝月方止。衢匪旋由官兵剿灭，遂亦无恙。

卷8，《武备》，第7页。

### 瑞安县志稿1937年铅印本

盛鸿涛，字蔚堂，广东人。光绪庚子京师义和团肇衅，各州县乱民闻风骚动，秩序荡然。鸿涛时任瑞与[安]武职，驰马出郊，诛拳民为首数人，乱遂定。

《职官门》，第52页。

### 平阳县志1925年修

德宗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六月，蔡郎桥神拳会匪金宗财聚众作乱，散卖双龙票布，影借北洋。义和拳匪借名除灭洋教，诱民入会，从者蜂起。十四日温州知府启绩至平，诡称奉督抚令，招抚神拳。教民闻风逃避，莠民乘机鼓众拆毁鳌江、萧家渡、北港等处耶稣教堂及教民房屋。十五日，金宗财与瑞安拳首许阿雷联合聚众祭旗，县城戒严，各乡筹设团防局。十六日，东门外仙坛山中见匪旗数面，匪党数百人持刀鸣鼓，联队而南。是日，西门教堂被毁。十七日，匪众自鳌江至钱库，都司蓝蔚廷率兵勇壮役会合民团分道前进，擒获妖妇章陈氏，匪众奔溃。二十日，蓝都司派驻马屿哨弁萧明亮擒获匪首许阿雷。二十二日，江南团防局丁会合哨弁黄华廷擒获匪党谢凤标解县，并章陈氏伏诛。二十九日，知县谢焯荃督饬典史徐尚原会营守备彭承浩，擒获妖僧景雪，伏诛。七月十五日，金宗财擒获伏诛。神拳会匪平。

卷18，《武备志2》，第15页。

# 四川省

## 新繁县志 1946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六〔八〕年，川中红灯教起，浸入新繁。八月，教匪至来薰桥，把总倪某率六十余人前往御之，甫上桥，适见一教匪杀一居民，倪弃马逃匿。九月，教匪啸聚忠义场之观音寺，大府遣兵攻剿。毙匪二十余人，余众悉溃。

卷33，〈事纪〉，第5—6页。

## 新繁乡土志 1907年修

光绪壬寅，山东拳匪余党，潜入蜀中，传习其术。始于川北流入成属。士大夫怨庚子之祸，多所劝戒。而愚民渐染既众，势成燎原。新繁习者亦稍众，然率椎鲁，蠢蠢若鹿豕辈也。八月十四日，有敝衣赤足二十余人，持铁肆菜刀，在省城北关外与官兵对敌，炮毙其二，始去。而各州县亦往往零星数人敢敌大兵者。兵始闻拳匪诸神怪，辄畏缩，后见其毙于火器亦众，遂轻视之。九月某日，县南关斑竹园观音寺一战，戮者数，匪焰由是遂衰，而各路亦以大吏剿办得法，次第肃清云。

卷4，〈兵事录〉。

## 金堂县续志 1921年修

范翁号子常，住成都金堂县之杨家营，即今清江镇西南三里许也。……光绪壬寅间，以群望推为乡董。时国家承平既久，草野数十年不知兵革。适顺天拳匪余孽窜入蜀，以邪术惑乡鲁。口喃喃诵咒，谓能避枪戟。试之辄有验。堕其中者诘诘然，自以能保身家，且平外

侮保国家也。传习日众，几遍乡里矣。翁既董其乡团务，独禁不令操，防其族加严焉。众且衔之。会官军至，里闹中环起而狙击，军大溃，且殪其帅。司拳者，势益张。无何官军且大至，众皆不支，同里梟首相望，株连者狱为之满，而范氏全族皆免祸，众又奇之，且德之甚。

卷 10，〈艺文志〉。

### 新都县乡土志 编修年不详

光绪二十六〔八〕年六月，有红灯教自东踏金堂来，以打教堂为名，邑令调团勇保护，后请省兵数百名防闲，幸无他恙。感邪教者，虽经县主严拿，尚不觉悟。自岑督分兵剿之，患遂止。

〈兵事录〉。

### 灌县县志 1932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七年秋九月，邑中莠民假红灯教余焰，恣煽惑。明年冬十月，劫崇义场教堂。汛弁官青云与堂勇管带许宪烈击之，及于温江东岳庙，匪方饭，逾垣而出，赤体死斗，丁勇败退。匪窜河西马祖寺，无赖多附之。忽成都知府刘心源率队至，匪出不意，获十余人戮之，遂灭迹。是役也，实会匪吴直三等谋乱，其初啸聚温江清水浩，官军击之，由郫县窜扰崇义场，与灌匪合。旋至土桥场拒捕，汛弁几遇害，复窜河西。檄乡团会剿，始肃清。

卷 17，〈故实纪〉第 8 页。

刘心源湖北嘉鱼人，清光绪二十八年知成都府，会匪吴直三、汪老九、帅大旗等，由温、郫入灌，纷扰两河。心源率队驰至，檄汛勇乡团会剿，贼始平。时有润之者，以善书游食四方。土桥之役，官把总陷重围，任领旗被获。润之力救护，皆得免。

〈政绩纪〉。

### 简阳县志 1927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二月，神拳由资阳东至传入，妄称神灵附体，念诵咒语，可御枪炮。被惑者日众。州境镇子场、三星场、芦葭桥等处，均受其害。匪首李永洪，小桥沟人，绰号天师，称顺天教。七月二十五日，率党数百人劫掠镇子场。州牧颜守彝派兵往御，众寡不敌，哨弁陈秉钧阵亡，失洋枪八杆，亡勇丁四名。八月十六日，永洪又率党千余，焚掠街市，督标中营同达字营兵至，杀匪数十人，擒二人，余匪散去。至八月二十四日，捕获李永洪及其党戮之。又于金龙寺击毙寥观音等。

同时援三星场之匪首则为唐大通。七月二十九日，由金堂淮州、赵家渡竹篙寺窜入，掠王明德家。八月十五日，又率匪数十人，至三星场。总保李义荣督练丁五百人伏于黄连沟。匪至，义荣手杀首匪一人，众从之，杀毙悍匪七人，又生擒活观音二人，生擒悍匪四人，送州正法。

厥后扰芦葭桥之匪首陈宗汉，其党约百余人，有活孔明、活观音等名目，八月十二日，往劫教职徐韞璞家，伤其侄相三。州牧以五百金购之。嗣十月二十六日，委员田骏丰协巡捕刘佩玉、曹永注带勇访缉，捕获宗汉于其叔家。当于宗汉身中搜得铜镜、木剑、阴阳旗、避兵符等物。旋即送州处决。

又有黄云卿者，号小霸王，率匪党将扰禾丰场，千总贺定清一战擒之。又华阳土主庙拳匪率其党二十余人乘机窜入州境，至三岔坝、阮家坳。团首李有成，率团勇杀毙二人，匪转逃至半坡寺，遂焚毁教堂，杀教民而去，州境由是肃清。未几朝旨以岑春煊督川，剿抚兼施，出示劝谕，不匝月，川中匪祸悉平。

卷 22，〈灾异篇〉。

### 简阳县续志 1931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岁大旱，拳匪乘机蜂起，扰及柏合寺场一带。居民多逃于玉皇观、长柏山等处，惊惶万状。及事平旋里，屋宅已空矣。

卷 10，〈灾异篇〉，第 71 页。

### 重修什邡县志 1929年修

康寿桐，光绪二十七年调署什邡。时红灯教蔓延，各处暗有习之者。什邡九里埂，民尤赤贫，被其煽惑者众。公亲率队捕之，不戮一人，而患遂消。

卷3，〈官政〉。

### 江津县志 1923年刊本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起，八国联军由天津破北京，清太后挟帝奔西安，命李鸿章同庆王与各国议和。次年辛丑和议成，赔款四百五十兆两，惩办祸首端王、刚毅、毓贤、赵舒翘等。又次年壬寅，太后及帝始自西安回京，全国危而复存。当时南方诸省与外国结约保护无事，惟四川不免蔓延，或名神拳，或名红灯教。会率数十人，白昼入成都，横行街市，夺刀开枪，而竟得逸去。各处蠢动，官军出御，又每多杀无辜，人心异常动摇，几酿大乱。新督岑春煊来川，始行平定。其初江津亦尝发现，幸早严禁，未及于难。

卷3，〈前事志〉第25页。

夏风薰曰：邑宰之所关大矣哉。神拳初起于一邑直隶冀州，一邑不禁，而山东、西省，而京师，以开衅外国，伊谁咎也。太后因戊戌变政复行垂帘，幽帝于瀛台，立端王载漪子为大阿哥，日夜谋废立，恨外人不袒己，亟思有以逐之。于是直隶总督裕禄等荐义和拳，且改拳为团，取人心团结之义。端王主之，刚毅、赵舒翘等附之。太后遽信其可恃，任其出入宫禁，命董福祥率数千人攻数百守兵之使馆，经数十日不能克，犹不觉悟，迨外国各以兵至，而事不可为矣。犹忆其时，予方任八区团务，一日因公晋署，客有后至者对邑宰盛称神拳之神，谓无论何人，但默念弟子云云，则倒地，俄跃起，则刀枪拳棒矫健异常，且能飞墙走壁，不畏枪炮，或纵身拔起树根。予与邑宰俱不谓然。客见其不听，也遂辞去。予因劝邑宰宜急出示严禁。盖外面传播者已众，不独客以为言也。次日，果遂出示。无何李市场有周某者，

当众演习，被获送案收禁。其风遂息。因思山东、直隶神拳初起时，僥地方官吏稍有见识，察其为白莲余孽妖术惑人，早为禁止者，何至愈延愈众。上闻督抚晋湊宫廷宗社，人民糜烂，几不可收拾哉。涓涓不绝，将成江河。吾津当时之邑宰殆犹贤而可法也。

卷3，《前事志》，第25—26页。

### 南川县志 1931年刊本

红灯教即义和拳，义和拳乃教中之一派。其念**鄙俚咒语**率引诸神以关圣为主。降神附身，打拳弄棒能舞平日力不能胜之大刀，依法砍杀，与一碗水相类。起于山东省。诸无赖同教异派争胜相仇，以“顺清灭洋”为帜志。山东巡抚毓贤素嫉外人，首奖励之，遂致蔓延直、晋、豫、陕北方数省。清太后欲废德宗，别立溥儀端亲王载漪之子，号为大阿哥。外国公使均不赞成，遂欲倚邪党之力驱逐在华外人，以达目的，暗中纵使，召八国联军之祸。时在庚子岁六七月间。其传至我邑已在是年之冬大驾出奔陕西后，间有人炫其灵异，而试为不过作戏弄，亦无邪党来传，故不至坏事。然于大局之因此溃裂，则不了了也。

次年辛丑，省城内外各属乃招摇煽惑，若鬼啸贼行，清廷简岑春煊来督代旗人奎俊，风霆镇压，立归熄灭。

越二年，邑中乃有尧松屏捕李太元之案。松屏，乾丰场人，充保正。邻巴、涪二县连界地两路口老荒沟民余化龙、李太元暗习神拳，结党二三千人，制银枪拾枪时乡里尚未有拾枪、铁镖、刀叉各若干，令旗、令箭、斗方、告示，刻日掳杀，从松屏下手。遣党伙郭润之弟立子向松屏贷谷种，探动静。松屏微闻，未察，乃以甘言诱立子，与之盟誓，然后吐实。随派人往探，果已聚集百余人，祭旗歃血，推化龙为元帅矣。一面太元反来城诬报松屏仇杀谋乱。县令半信半疑，札询松屏。适松屏已齐团捉获尧惠川、郭润等十余人及种种证据，并于城内天主堂获太元，一律送署囚禁，疑始得释。未五日，重庆知府又派张筱亭团练局管带带勇再往调查搜缉，于太元住宅内搜得枪刀叉矛多件，火药沙子数挑数案。优奖松屏，详禀府道了解。独化龙远逃，始终未获。

光绪二十六年冬间,义和拳匪邪术传至川中各县。山东、直隶一带莠民私习神打,以“扶清灭洋”为名,号义和团。秋冬间,始流及川省,邑人自外间习来者,与乡里私演试验灵否,尚无党徒联络作乱之事。

光绪三十一年,乾丰场拳匪余化龙、李太元等谋乱,保正尧松廷捕获匪首,送渝正法、余匪监禁。是年正月,涪、巴、南交界两路口,小地名老荒沟。石匠余化龙与红生基住民李太元联合,借仇教为名,约集多人,暗习义和拳,制造刀枪器械檄文告示,订期举事。惮近邻乾丰场保正尧松屏公直,办团有能,欲先图之,遣党藉故来探,被松屏诱法吐实。暗集壮丁三百人前往,四面围攻,捕得尧惠川、郭润、邓四、李太元、王松柏等及各种证据送县,讯明收禁,后五日,重庆知府张提牌来县将各犯解渝。太元、惠川、松柏正法,余匪监禁三年,化龙远逃未获。

卷 13,《前事》。

### 大足县志 1945 年铅印本

梁涛观,字季沅。……丁酉(光绪 1897 年)檄署太平。庚子大通之变,贼距太二百里,四野骚然,日数惊。涛观力持镇静,练民团,捐廉购军械,为士民倡,擒斩其渠魁,梟首示众,乱平。

卷 5,《人物》上,第 12 页。

### 剑阁县续志 1927 年修

光绪三十二年八月,妖人何如道、土寇达兴武等率党数百人扰剑州属元山、仁和、金仙、广坪各场,及店子垭、演圣寺、候子铺、白龙庙各处。十二日,官军团勇击之于广坪场,毙寇马老五等二十余人,生擒八十余名,如道、兴武等俱遁。如道后在成都被获伏诛。

卷 3,《事纪》。

### 新修南充县志 1929年木刻本

天主教之传入当同治末年，传教者多法人。人民疾其异教，群起抗拒，经地方官绅调解，得于大北街建一堂。榜曰：“天主”。主教称司铎。入教者非奸民即愚民，常钻衙舞弊，干涉地方词讼。光绪庚子辛丑间，气焰尤炽，知府贡成绶、知县袁黼卿均因教案挂误，人民愈切齿。

卷10，〈宗教〉，第6页。

### 名山县新志 1930年刊本

庚子，北方事起，民惑焉，将借睚眦嫌报怨。至辛丑，邑尚不知北事之息矣，旬日间托名勤王，聚众数千人将北去。阖邑惶骇，传播迁徙，邻邑界者亦移家罢市。

卷15，〈文录〉，第7页。

二十六年，拳匪围攻北京使馆，戕东公使。县东武举庞世琪误信伪诏，纠众焚劫教堂，逐教士，掳掠教民，蚁聚天王寺。大府发兵剿办未至，知府李念兹单骑谕解。事平，赔银十二万五千两。

卷16，〈事纪〉，第30页。

### 犍为县志 1937年铅印本

光绪三十一年春正月，红灯教匪陈廷璧等各处传教，纯以神水符咒哄惑乡愚，谓能涉水封枪，刀炮不能进身。聚众日多，遂谋仇教，打毁教堂，杀戮教徒，甚至寻仇报复。初由舞雩场杀保正王辅垣，继杀三呷塘文生袁伯祥。县城闻报，闭城防卫，禀调巡防帮带朱登五来犍。二月初六日，教匪即集大队，由石版溪、塘坝口攻城，甫至凤凰山，朱军出城击杀，擒斩甚众。追击至五里桥，巡防军后队哨官杨华封亦由嘉定开至，相与夹击，匪遂大败，逃聚龟头寨。朱军攻之未下。巡防统领樊率兵由溪厂直攻，罗城场属之铁山省委统领柴作舟亦率提标后营赴犍城助剿，三月始平。

红灯教者，光绪庚子扰乱京师，酿起八国联军入京，结果赔款议和，罪大恶极之义和团余孽也。其教邪甚，愚夫愚妇以其供奉关圣、观音，故迷之者众。其术于所供关圣、观音位前设一水碗，陈列各种器械，皆庙宇神像手持木造器械，如关圣之青龙刀，悟空之金骨棒，桓侯之鞭，镇江之斧，韦驮之降魔杵，罗汉之戏龙珠、伏虎圈等。凡入教须洁身诚意，誓不外泄。晚间教头于地画一圈，令奉教者立其中，裹红巾，紧闭双目，首念观音洁身咒，次念关神拳咒，顷即昏迷仆地；扶起将手作开弓势，旋即跳舞，是为神拳。故此教徒政府因为拳匪。拳毕，又仆地口中喃喃作语，语毕跃然而起，自谓某神下降，所作态度酷肖某神，即素来笨拙无比者，一时灵动异常，是谓降神。又分天煞、地煞两派，天煞神降登高台，地煞神降席地坐。降为何神即用何种器械。各庙宇神着衣冠及持器具悉为伊等盗去，置之棚中，认为至宝。凡盗窃神物名曰“盗宝”，谓其得之，以御刀枪，虽外洋火器之利不足惧也。降神毕，半晌方苏，自亦不知。其所为不苏者，教头以神水喷其面即苏。其操练处曰棚子，每棚又曰一碗水，凡说某处有一碗水，即是有一棚人。每碗水限百人，满又觅地另设。朴诚而奉教久者得为棚长，掌水碗。堕其术之愚夫愚妇，咸自信能封枪刀。其封枪咒云：“天连天，地连地，何方来了多土地，奉请何人封枪口，洪钧老祖封枪口。说不响就不响，弟子金身来拜仰，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鄙俚如此。该教于北京庚子酿祸，后逃窜四方，分头煽惑，从之者众。

光绪壬寅二十八年八月，举事于成都，随即扑灭。甲辰三十年二月初六，集县属各地入教之愚民男女数千攻城。时方晌午，被防军管带朱登五率五十人败之于北门外舞凤山，擒斩甚众。其所斩获有穿神袍、戴神帽、持神械及持罗汉堂泥塑龙虎者，有以竹笼提二家猫者。

（据称是神龙神虎，能大能小，要吃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要咬洋人及读洋书者。）愚蠢可怜之状目不忍睹。（未攻城之先，声势已大，四乡纷纷具报保正被杀，教堂被毁，教民被杀。时知县事李端概上闻，

所以防军朱登五奉令到犍。)而犍为之见九子枪即自此始。(防军用具一般不识,以其机柄如锥柄,又呼为锥子炮。)此皆记者当时所见也。

厥后宣统辛亥正月十五夜半,金吾不禁之时,突然而起,只十数人由南门入,逢人乱斫,一时箫鼓寂然。县署派队登时扑灭,跟踪捕获数人。悯其愚也,锢久而后释之,反正后亦时有所闻,俱以警觉早,未成巨变。究其所以然,愚民爱国无方,恶枪同志,邪匪捶[乘]机煽动,谓其术能封刀枪,避斧钺,诛奸回,临阵尤有神助,所以相率信奉而不之疑。及其失败被获,遭屠戮而亦不俱。孰使之然乎?虽曰邪术,亦小民嫉世之心深矣!拔本塞源,是所望于清明之政治,若徒责其邪而诛之,不亦大可哀哉。

按红灯教乱,四乡捣毁教堂、学堂,杀毙教民、书役、团丁等,事平后除书役、团丁由地方官酌予恩恤外,其毁伤教堂、教民,法国教士大起交涉,索赔银一万二千两,结果赔银八千五百两去。

卷 14,《杂志》,第 48—50 页。

### 荣县志 1929 年刊本

光绪三十一年,拳匪起,团丁攻之。自庚子京师余烬播入,先扰成都内郡,次及犍为,潜聚铁山间,以击学堂、教堂为名。二月,由老农场至新桥返,官军击散之,余党四窜。

董家场有吴氏者,织席为业,妖教徒也,往来铁山,至是潜于家,信惑又数百人。知县苗立勋命团丁往攻之,枪中见血,犹麾旗而咒无恙。于是梟吴氏三人,余保释之,事靖。

第 15,《事记》,第 41 页。

### 三台县志 1931 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夏五月,拳匪起于蜀,蔓延潼郡。三台附近郡郭地寥廓,比岁荒歉,贫民多附匪求食,且夙与天主教民为仇,匪利用之,由射洪焚掠教民,回踞县境景福院。《邹公叔纂三台记》:南路匪徐机匠等三十余人,踞两河口,往射洪观音阁焚掠教民。回据景福院,已有二百余人,掠吉姓

米  
⑨  
12  
月  
8  
日

家，杀男女七人。知事武文元遣练长谢绪茂率练丁四十名驻其地。专城王观廷以讯丁六十人策应。七月二十七日薄暮，匪来扑，练丁大奔，死二十二人。观廷闻警狂奔，夜至城，燎火耀山，城人大恐，近乃知为王专城，于是郡城戒严，匪势张甚。

八月朔，匪祷于老君洞，卜之不吉，裹胁千余人往射洪，下太镇出县境。按是役也，西河口实匪巢，武令使查办，里甲某拟按名籍上之，乡长庠生谏风楼，执不可，乃以外匪匪入裹复，反侧始安。而白庙于鹅落山二股复起。白庙子匪首江文禄，与其党江显道等纠二百余人，踞庙食积谷，肆行杀掠。《邹公权篆三台记》：匪掠钟宗元、胡家，教民张兰亭曾开阳家杀兰亭及妻子四人，掠曾廷知等，穿臂燃烛，用酬白庙之神。管带靖川副左营陈参将忠良，由中江拔队至，日暮饥疲，遽命开仗，哨弁殷鹏飞，什长马兰亭阵亡，杀匪亦百余人，文禄、显道等逃。其鹅落山一股，西路匪也。匪首卓绍初及妇卓侯氏等数十人聚操此山，乡人密首县，谢茂绪率六十人往，举人唐燮以乡团会攻，冒雨往扑。匪投石下击，丁勇跃登，斩首十七，获六人，卓侯氏坠圃死，时九月十七日也。捷至，适邑令邹耿光接篆，亲鞫六人，其被胁者，分别释归。郡城旧练兵八百名，自景福院败怯不出，邹令汰留精锐三百名，带以靖川营弁，驻西门牛头山，申明纪律，与之更始，规画粗具。忽有南路宜军山匪及郡城被袭之事。《邹公篆三台记》：邑南多盐场，岁饥，折佣工人率开除。陈忠良剿匪射洪，聚歼由县境率太镇巨股于柳树镇。匪首王兴山回南路煽诱场上。靖川营哨弁郑国良，带练丁五十名往安居场防缉。南路绅民迭报匪数百人踞宜军山。邹令会陈忠良拔营俱进。前队郑弁，夜抵安居场，匪纠党来袭，郑弁令兵勇伏暗旁待，以暗击明，枪毙十余人，余受伤溃。宜军山匪，闻风先遁，验击毙诸尸，皆颈系筒，盛神水，躯壮、实场工。闻多负伤匿场者，官不欲株连，谕场民日后从严防范，官拔队归。

初白庙子溃匪江显道等洞城兵远出，啸党夜袭牛头山，缘软梯上，转山尾巨炮向城。时驻山练勇改营制后，气颇振。管带周昺武闻变，手短刀出，匪丛矛环刺。大旗黄肇安等战退，各匪乘胜追击，城上枪炮继之，毙三人，生擒一人。知府钟润飞书檄援，邹令，陈忠良中道得书，急行二十里后，比至知余匪散，归鞫获匪陈其贞，具知巢穴。陈

忠良即夜率勇往，明日获江显道父子及其党七人，起军械多件，鞫显道供，袭城不讳，肆其父子于市。后获江文禄于华阳龙潭寺，解省正法，归首白庙子，县境肃清。

卷 14，《武备志》，第 24—26 页。

### 盐亭乡土志 1907 年修

光绪壬寅秋，伪红灯教匪既入射邑太和镇城，上游一带，望风瓦解。有匪党陶天华等，窥盐亭玉龙镇，不备，褰旗入寺，约奸民黄帽子为响导，俟夜三鼓时，听钟声起兵。乡绅黄辉鉴、胡德璋等密联团保，选丁壮入寺侦探，扬言与匪合，随捧石灰继之。丁壮借观匪党佩刀反击之，擒获五人，以灰复目，就戮于市，余各逃窜，缉黄帽子送县镇法。

《兵事》。

### 中江县志 1930 年修

汤鉴铭巡检，广西优贡，（光绪二十八年），八月署（胖子店）巡检，至八月被拳匪逐。

卷 5，《职官表》。

红灯教，始于直隶，而蔓延于各行省，即拳匪之乱也。传染至吾邑，以下村为稍盛，有被匪党迫胁，昇以登坛。及遭讦发，无以自明，逃避而破家者。当事亟时，匪大肆屠戮，排异己者。绅耆亦纠集练勇，力抗凶锋，殉难者颇多。

卷 18，《纪事》。

### 中江乡土志 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癸卯，红灯教匪始于金堂之七堆瓦，汉州之三水关，残害边境，劫烧石筍之市场，焚毁新场之教堂，经一年余，焰始熄。

手抄本，游梁一纂。

### 遂宁县志 1929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大旱，因灾区太广，斗米值钱一千五六。四乡贫脊皆纷纷迁黔。随又拳匪窃发，流氓响应。乡里演其术者，入于十室而九。于是各处骚动，富民亦移家上堡，幸岑春煊督蜀，吏治肃清，月余仍安堵如故。

卷 10,《杂纪》。

### 蓬溪近志 1935年修

光绪二十八年，有拳匪之乱。此役未大用兵，以乡愚惑于邪说，揭竿持械，与寇盗异，故未逾时即定。拳匪者，一二狂惑之民，援神诬诱，焚符饮水，自谓能避枪炮，然弹至即洞，未尝验。初起各仇教，渐索富户供应，率肆掠无所择，至破城逐官，陷于叛逆。倣扰于北，墟我京师，余烬蔓延于蜀。光绪壬寅癸卯间，值蜀大侵，饥民遍野，拳匪遂挟之以甚其祸。三台南乡有徐机匠、范石匠者以习拳惑众，纠合百余人，据景福院，杀吉姓家十三口。市氓贱佣，无所得食，则纷起应之，遂有千余人。射洪匪首税玉堂，亦诱乡氓二三百人，习拳于茅针山，两股会合，声势遂大，合攻太和镇，破之，入据其城，距蓬溪西界数十里，避乱者纷纷至县，人民一日数惊，县城戒严。知县张俊生号知兵，檄调全县团练备城防，并率以巡徼近郊，在距城六七里之鞍子沟查获匪探三人，讯明正法。遂分丁为三支，一扎板桥场之柏树垭；一扎明月场之高城山；一扎常乐场之甘草垭，皆西防太和镇，守御严密，匪不敢东。八月十五日匪由太和镇焚掠洋桃溪，顺流过青堤渡，入县境，至康家渡，围攻渡后如意寨。时远近乡民皆保于寨，寨主冉宴宾、甘家贵等率寨人堵御，教练长高飞鹏，燃铜炮击匪毙二百余人，其党溃散大半，力不能支，窜逃于射洪之柳树镇。随值靖川副左营参将陈忠良，由上游督队攻镇，杀数百人，此股裹胁最众，聚歼于此，虽有溃逃，不能成军矣。西乡他股匪率数十人据蓬莱镇，乡愚日附，分扎镇后之玉皇寨，县丞夏侯某逃去，匪入居丞署，日坐堂皇理讼事。警报至县，俊生亲率练丁往剿，及至，镇人已

杀匪数名，围攻玉皇寨歼戮无算。匪由大堰，河边等场逃去，俊生蹶其后，又遇他股匪痛剿之，并生获数十人，集讯，分别重轻办释，余悉溃散无踪，县境肃清。

卷9，〈兵事篇前篇〉。

县中天灾，在前清则光绪二十八年壬寅为最。……自光绪二十六、七等年，频遭旱灾，民间积贮早空，迨壬寅复遭奇荒，受创尤巨。辛壬冬春之交，县民无所得食，扶老襁幼，迁徙他乡，转死道途者，已难胜计。其不能去者，或男女相守僵于牖下；或骨肉并命，惨填沟壑；或将尽之喘，卖及妻儿以图一饱；或一家之长，先杀其属，后乃自裁。市廛寥落闻巷无烟。徒死之余，孑遗无几。……拳匪挟饥民倡乱，县令张俊生督乡兵致讨，应时勘定。匪平筹赈，被灾遗氓菜鹾羸瘠，一息仅存。……亦县中百年之奇灾矣。

卷11，〈匪灾篇前篇〉。

### 安岳县乡土志 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二十八年，附郭乡民杨祖平贸易资阳，遇人教以神拳。其法持符练咒，数日即有神附体，自能抚棒弄拳。祖平归，如法演习，适有教民杨某从观，祖平杀之，并屠其家。警报至县，练丁往擒之，及其徒杨祖锡等四人。讯知祖平为首，处以凌迟，临刑犹未醒也。

未几，复有秧田沟之变。秧田沟在附郭乡八庙场，与乐至接壤。有龚一德者，亦在外学神拳归，邻民方普福等从而习之。其地保正，遂甚其词以闻。时县主唐枝中及防营在县者，有鉴于杨祖平之狱，遽率兵往捕。普福等惶惧上寨避之，遂以为持众踞寨，抗拒。官兵即蜂拥上寨。寨中无军械，男妇老幼七十余人，俱跪迎。官兵不之顾，悉屠之，其存者八人，则本县练丁所不忍杀者。先是乐至县闻警，恐伤其民，即率乡团趋之。比官兵进剿，则已至其境上，而本县官尚在三十里之外。既乃往勘，惟见尸横山谷而已。后刑讯八人，但闻呼冤之声。知彼等即有演习神拳事，固未至如杨祖平之癫迷仇杀教民也。

既而资阳拳匪刘精忠，窜踞邑周礼场、凤凰寨，为本县练勇及屯

营所攻，移扎毘卢寺，马陈联三合。八月初一日，县主如柏始率兵勇进击，匪退据慈云寺。相持十余日乃去，官兵追及于复兴场，为匪所围，阵亡兵勇二十五名，如柏狼狈奔归，不敢复出。匪遂进踞鱼龙山，炮毙营兵三名。寻移扎李家街天成寨。而统领刘朝宗，丁军门督师至，合围三日，毙匪二百。余党即穷威乞降，许之。由是四境肃清。而刘统领以道员留办善后事，稽户口，整团防，敬事爱人，乡民感悦。凡折毁教民瓦屋、茅屋四百余间，教堂一所。

拳匪既平，而赔款之议遂起。初余栋臣之乱，本县赔款多至二十余万金，已非平允。此次教民所损失实不敌其十一，而如柏乃以五万九千金议结，具以上闻。岑督大怒，三命委员察勘，委员多为如柏地，至以教堂材木砖石俱运至上海为辞，然岑督怒终不可解，奏罚如柏万金，余令就地设法。如柏奉敕后，彷徨累月，计无所出。会岑督调两广，始具禀陈护院，以非强权，不足以集事，请凡上控者俱押回审讯。护院许之。而后令奸民设辞连引，贼至之处，则指为济匪；即所未至者，亦以通匪之罪罪之。于是邑东南百余里间之良民皆匪类也。狱既成，令先具悔状，然后藉没其财产，迫令富民买之以自贖。通计所得，不下十余万金。本地奸民，亦有因此致富者，而教案于是乎始结；而安岳之元气，于是乎殆尽。

《兵事录》。

### 达县志 1933年铅印本

吴德涛，字筱村。……光绪丙申选浙江西安县知县。至省即调署山阴县二年，调钱塘县三年，回本任。……义和团江于京师，浙江江山土匪群起，聚众万千人，以仇杀洋人为帜，借以剽掠。西安人欲应之，德涛禁不许。一时乱民哗变，斥德涛右洋人，豪右等乘势纠众劫德涛，而缚杀于道署之辕，其二子一孙同死于难。复趋索署中，杀亲丁家人三十余口，肢解而去。

附林纾 闽县人 纪西安县知县吴公德涛全家被难事。

呜呼，自义和团江于畿辅，天下汹汹，争以党杀西人为能。一二当路复养成其毒，借以祛除外患，不知我华虚实已为所觊，军无后继，

合列强之力以掙一国，举以乱民为责言，以理则拙，以势则龋，祸机至明。而懵懵者仍用以快一时之意。而吾友筱村吴公之难作矣。公执理而抗，不徇私情以阿其上，监司某憾之次骨。西安积谷，无见粮。余谷之款悉储之豪右家，公以簿责之，勿令吞饬，豪右又怨之。有罗楠者素健讼，勾结胥役，舞文渔食于其乡里。公廉得实，峻诋之。于是豪右蠢役咸附罗楠。有都司周之德者与罗合谋，日图不利于公。会江山事起，土匪万人以仇教为名，借之攻剽邑中，西安人咸欲应之，公谓此事未定，洋人不必宜歼。乱民哗动，斥公右洋人，杀公之谋遂决。

六月念四日，公至监司署计事出，罗楠合数百人劫公入告监司，令以通番罪诛之。监司憾公不救，抗言吾力不能遽及，尔自治可尔。罗姓乃缚公于监司辕门，镊公须髯且尽，以利刃攒刺洞腹死。公骂不绝口。监司立堂外视公死乃入。是日并杀六洋人。一童子剖腹未殊，拖肠匍匐地上，两时许始绝。公子仲韬驰哭尸下，又杀之。群贼守县门，杀公家四十余口始定，肱公篋得康有为书，监司大喜，以为通贼情真，诛之有名。呜呼，康有为响至杭州，一老司官耳，遍谒当路，谁不与之款接者。乃用康氏未获罪以前之书，陷公灭门之祸。然则谭复生六人之狱，何不闻朝廷录其妻子耶。贼擅杀县官，而长吏反附被杀者以刑究。国之失政，莫此为极闻。

卷 15，〈人物门〉，第 32 页。

清光绪戊申（1908 年），红灯教匪首谭德金窃据东檀木场顺水寨，自称焚符练咒能御刀枪，愚民信从者日多。知县广厚调集乡团围剿，相持数日，匪见势不敌，弃寨夜遁。仅获余匪数人斩之。地方幸无恙。

卷 20，〈纪事〉，第 8 页。

### 宣汉县志 1930 年石印本

光绪二十二年，新宁县开县孝义会蔓延附近地方，县人附和之，以芭蕉场、峡口场、天生场等处为最盛。经知县邢锡晋、龚定求先后歼厥渠

魁，罔治助从。至知县吴述曾时，凡六年始息。二十八年，新、开二县红灯教复炽，与二县接壤处乡民亦多从之。然县属影响，不如孝义之甚，即扑灭也。孝义会后知县吴述曾改为效逆会。先是哥老会，俗呼江湖，动辄寻仇报复，全省皆然，地方官严捕密拿，而不能已也。二县之民于是别立一会名曰孝义，其始盖婚丧等事互相庆吊而已，久之党多势盛，遂仇视哥老，几成燎原之势。后之所谓红灯教者，亦即孝义之遗，奸人乘之，授以神咒，饮以符水，使迷其性，其人即执戈向前，谓刀不能伤，枪不能中，至死而不悔也。

卷 10，〈历代兵事〉。

### 渠县志 1932 年铅印本

二十四年，单刀会匪喻海山扰北关场，驻防把总唐占先率队往捕。既交绥，汛兵蔡级三、董占鳌均负重伤。已【而】团练大集，声势甚壮，海山始惶恐遁去。

二十八年秋八月，红灯教扰川北，渠县城乡练团堵隘，檄书火急，事旋平。

三十二年，县民陈鸿图为妖僧诱，习八卦教，以符水惑众，谓枪刃不能中伤，招集少年百余辈昼夜练习。县令如柏闻之，遣皂卒往探，均遇害。因具稟上宪。绥定知府遣岑游击、胡管带先后到县晓以大义，不从；卒捕斩之。

卷 7，〈兵备志〉，第 28 页。

### 大竹县志 1928 年铅印本

三十二年，红灯教流传境内，自称焚符练咒能御刀枪，愚民信从者众，密谋起事。县令查觉急捕。教匪陈鸿图由渠县卷洞门窜至渠溪，被邑绅黄寿臣诱至欧家场，擒获送县正法。高穴场教匪吴世题、周良方等传教老龙洞一带，以吴宅为中心点，风声鹤唳，势焰日张。知县娄栋派宋贤声、黄寿臣率警队及高妈团丁大败教匪于老龙洞，击毙周本智等三十余人，余众如鸟兽散。吴世题逃贵州，周良方窜潞水新镇铺，旋被擒正法。月余事平。宣统元年九月，团坝铺柑子园红灯

教余党谢某生有异相，自称皇帝，以某姓女为皇后，某姓子为丞相，乡民为所愚惑。县令谢汝霖督团擒斩之，不数日而息。

卷6，《武备志》，第17页。

### 眉山县志 1923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四日，红灯教匪承北京义和团余焰，借仇教名径入省垣，肆无忌惮。十五日，突进彭山，金诃其神莫之阻。即日入眉，率百余人，缠红巾，执旗械，拥一妇曰观音，径毁下西街福音堂，转踞南城白衣庵。州牧高增爵率勇役击之，歼教匪多名，余溃去，距东路沐江寺，勾结土匪北扰多悦镇。有仁寿县熊估眼亦聚教匪数千窜至，声言复仇，城中日数惊。高牧召集团练，四路举练总，率丁勇各数十名扼要为防。（东驻洪庙场，南驻思濠场，西驻万胜场，北驻太和场。）随派绅宣谕，无为邪教煽惑，人心始定。越日，参将何友山率队过境，官绅留驻城，团练导由姜家渡入山，于桐子坡、滥泥沟一带兜剿，斩获颇多。余党退踞大王寺。高牧复调团练同防兵会剿，匪溃乱平。

卷8，《兵防志》，第23页。

高增爵，字少农，陕西米脂县进士。（光绪）二十八年莅任。……莅眉时适红灯教乱，自省垣起，蔓及各州县。借名排外，胁众持械出入城邑，焚烧掳掠罔不至。奸宄倚为利，官府无如何。至眉蚁聚城南之白衣庵，全城骇愕。言事者均谓宜绥以恩。增爵不然，出巨金奖丁壮，毅然率队出攻。濒发，家人环跪泣阻，不为却。攻击自晨至午，毙教匪十余人，溃去。嗣复啸聚雷家嘴、大旺寺等地先后荡平。

卷9，《职官志》，第27—28页。

### 丹稜县志 1923年石印本

萧寿祺，字则皆。甫下车，犹寝疾。时邑有不逞之徒假灭洋煽众，日以抢劫教民为事。继而佛婆巫家亦皆以教诬之，肆行劫掠。眉、丹两境为之骚然，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公闻力起，会营汛兵差

合捕，获其渠魁，立即正法，四境肃然。时庚子六月。

卷5，《职官志》，第15页。

### 重修彭山县志 1925年修

光绪二十七年，自拳匪之乱，红灯教由北省传来，初则川北、川东一带信者颇众，所在皆有设坛传教之事，继则附省州县皆然。官中固拟剿办，因科场故，未即专意。而杀教民、毁教堂之事则已迭起。至八月十四日，忽窜入省城，成都戒严。十五日，彭山信者亦纠党由东山至县城，夺门入，游扬而过。其中有女徒数人，皆仗剑乘轿，咒诵不已，党中号之曰观音。余众则各有所名，如孙悟空、黄天霸之类。旋南至眉，经眉守高增爵一击而散。其余各州县则经官军分头剿杀，乃平。

卷8，《通纪》，第15页。

### 泸县志 1938年铅印本

#### 泐陈四川乱象请更换川督折<sup>①</sup>

奏为四川全省乱象已成，办法日行竭蹶，恳请特简重臣驰往补救，恭折仰祈圣鉴事。窃臣近日闻京中大小官皆以四川可危为言。复遍访四川乡人，所得家函皆言盗贼、饥民、会匪、义和拳分之四，合之为—，其形大著，其势甚危。始自川南之长宁、兴文、纳溪、江安等处，盗贼纵横，该督犹复掩饰。及至资阳、安岳事起，杀教士、毁教堂、戕教民、劫署围城，报纸纷传，而外人之责言日至，该督犹不能补救，再患已然。驯至盗匪蔓延，全境骚动，附近省城一带邪拳盗贼指不胜穷，省城门为之昼闭；加以饥民麇集，所在掳掠，间阎困不聊生，官吏无能为计。日来外间传闻奎俊电至外务部，泐陈穷蹙之形，是其办法竭蹶，已可想见。臣于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盗风各

<sup>①</sup> 根据此奏所述“四月初二日曾以四川吏治盗风各情”上奏和“乃今已阅三月”，及《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己巳（十二月）谕称：据御史高枬的奏参，经令奎俊确查后的“查明覆奏”情况看，本奏折的时间应是光绪二十八年七月。

情上陈并筹办法，其时但去一贪浊酿盗之阿麟，除五六恶劣之州县，即可幸其无事。乃今已阅三月，阿麟仍锯[居]首府捕务，一切毫无振作。无怪闾省州县相应成风，匿盗讳盗，畏贼养贼，以至于今也。然已至此，又非专去一首府所能补苴也！饥民当賑，拳匪当禁，会匪之为首者当捕诛，盗贼之纠众者当攻剿，募兵于裁兵之后，筹饷于缺饷之时，此非坐镇雍容之督臣所能为也。四川稍一蠢动，边界则西藏、松潘，协饷则滇、黔、甘肃，邻封则湖南、湖北，在在均有掣肘之虞。征输不继，商贾不行，楚蜀新旧赔款数百万，必有不能足额之势，而苦累遂将迫于朝廷。关乎四川者如此，关乎大局者如此，非特简精明果决、稳练坚固之督臣往膺督篆，必不能保大势将危之四川，即不能保私心自危[用]之奎俊。早年奎俊为苏抚，本属中正和平，及入川任刘心源，又得藩司周馥以相助，故吏治卓然可观，土匪亦即时扑灭。及刘心源、周馥相继升任，乃深信贪黷之首府阿麟，昏愤之藩司员凤林。故四川之多盗，成于州县；州县之讳匿，成于阿麟；阿之滥居首要，则又督臣奎俊有以纵容之也。言路诸臣有知之者，率以奎俊为军机大臣荣禄之族叔，皆恂恂而不言。今事势急迫至此，与其恂小节而坏完善之封疆，何如循公义而纾两宫之宵旰。恳我皇太后、皇上召荣禄问以四川今日情形，奎俊是否实能胜任。在荣禄公忠体国，必能据实面陈。更恳命荣禄等于京外大臣中择一能纾蜀祸之员，请旨简放，迅速驰往，或可转危为安，以图补救于万一。臣今日言之，亦恐缓不济急，若复隐忍，贻误非轻。谨将大致情形陈奏外，并就所知开具清单于后。臣为急图补救全局起见，且职司纠劾迫切，缕陈是否有当，伏乞。谨具清单恭呈御览。

一、首府阿麟之门丁王四与督臣门丁表里为奸，贿卖各缺，悉由阿麟与王四主持。每日午后，王四坐青纱大轿径入督署，面告该督门丁，其应如响。故督臣不惟去阿麟而不能，并去阿麟之门丁而亦不得。

一、藩司员凤林年老昏愤，一事不理，凡札委差缺，一听首府门丁与督署门丁所为，无不遵办，且于各项捐款解库时，加收陋规，督臣毫不禁止。

一、四川去冬今春皆缺雨，栽插不及十分之二。至四、五月虽有小雨，不能补栽。米价陡贵，石米涨至十两以外。该督在川，乃谓雨水调匀，粮价平易。且六、七月间，省城外穷民食大户者，每处聚集二、三千人，省内拉人勒赎之事，亦复时有所见。川西、川南移家入城者，纷纷在道。该督乃曰：“人心大定。”此皆阿麟等巧为蒙蔽所至。

一、道员朱上洲，督臣义子也。去年带营驻扎合江，有川黔合拿之盗魁冯绍武逃入其营，朱上洲遂极力袒庇。及沈秉堃通禀大宪，索而诛之，朱上洲竟无庇盗处分，而反得调剂夔州府厘差。

一、官运局银鞘及商贾银鞘向皆担邦挑运，每次一、二十挑，护送者荷枪保卫以行。乃去冬至今春，在荣昌、富顺各界遇大夥盗匪，劫夺九次，共二十余万之多，官不为理。近则泸州、江安、富顺等处每日劫案各至七、八起，省内外则每日十余起。

一、四川向无拳匪，闻因已革浙江臬司荣铨充军到川，沿途州县竭力办差，纤夫、仆役至二百余人，及抵省城，阿麟以知县王永平所贿八千金之房住之。又为之盛其仪卫，以壮观瞻，拜会官府，列队而行。愚民聚观轰动，仇教之官始得如此尊荣，无业游民群相推奉，于省城东门外十五里之大面铺，南门外十八里之红牌楼，北门外二十里之龙潭寺，无不假拳为名，直煽惑至新津、双流、绵竹一带。该督不能斟酌时势将荣铨移驻僻邑，乃听阿麟逢合，肇此祸端。

一、泸州知州荣麟，系荣铨胞弟，嗜好太深，精神短少，性情浮滑。前年以泸州事繁，资州事简，上禀求调。上年又以泸州税契较旺，复请调回。督臣皆曲如其意。荣麟回泸，适乡间获盗送官，荣麟斥其擅自拿人，将盗开释。且谓事主曰：若非为富不仁，何以被抢。于是盗愈得志，泸属多盗自此而始。泸州为繁剧地方，盐局银库常积百万，荣麟疲滑无能，其地益大可忧。

一、本月十八日邸钞，有川督甄别属员一单，保举安岳知县如柏。查如柏既署安岳，纵到任未久，亦当在两月内，而安岳闹事即近在目前，乃不以为办理不善，而反登诸上考。况该督于资阳闹事，曾将甫经到任五日之马成基并列弹章，何为事同一律，办理两歧。又所

劾有知县雷金铭，闻此人的是赌棍，劾之甚当。特雷金铭前在川省并非差员，前月在京验看，至今尚未领凭出京，岂人未到省，文凭先到欤？督臣尽职，全在举劾分明，而竟敷衍搪塞如此。

一、该督素性慈柔，凡处决盗犯皆素食念经。去冬督署火灾，有兵勇窃该督珊瑚顶、玉翎管者，两司请讯明正法，该督游移不决。及正法后，犹复嗔怪两司。而省城匪徒不感其恩，益欺其懦。

一、长宁、兴文、江安交界之万里箐，上年邓云峰即拥众二千余人，在其地开炉铸炮，声势甚大，远近皆知，官长不敢过问，相率讳匿。近且裹胁至四、五千人，四出劫掠。

一、四川武营废弛已久，自协镇以至都守，凡有扎委汛弁之权者，营求委署，非贿不行。甚至兵丁补额，亦必由贿而进。省标将官，尤为异常贪賍。

一、威远后军统领丁鸿臣，上年奉派来京，所带兵勇沿途骚扰，行至巴县所属之唐家沱逗留一月，军械多委弃而去。比抵汉口，逃亡亦已过半。乃本月十九日邸钞，该督以星驰入卫，朦混请奖。所保武弁如此，其为有心欺罔可知。

卷7，〈艺文志〉，第9—10页。

### 叙永县志 1933年铅印本

杨廷贵……光绪庚子，永境土匪猖獗，所至驿骚。廷贵亲率团伍四驰逐捕，蚁贼溃散，稍获安谧。然贼仇廷贵愈深，必欲殒灭之而后快。壬寅春，贼乘不备，廷贵被害。其子伍人营救捍卫亦被其害。

卷3，〈人物篇〉，第53页。

### 大邑县志 1929年铅印本

曹文枢，下南乡人，性慷慨。清光绪庚子，京师拳匪祸作，名仇外人，邑民盲从者数千人，屯聚寨栅。成都守刘心源将兵至，君见心源保大邑民不为乱，事遂寢。是役征君几殆。

卷13，〈氏族志下〉，第7页。

### 德阳县志 1939年铅石印本

德宗光绪二十八年，红灯教匪任观仪屯聚歛螺山，煽虐人民，知县陈洪材率乡兵讨平之。

卷5，第47页。

### 德阳乡土志 编修年代不详

光绪二十八年秋，京师定后，拳匪遗孽流毒蜀中。邑绵水东山一带萧寺丛林，蛇聚麀集，蜚语泉张，甚谓烽镞不能摧。而歛螺山渠贼任观仪拥众数百人，焚劫乡间，势猖甚。九月初八日，知县陈洪材短刀匹马，统练总严健鹏，率练丁七十人，直捣其巢，一战而擒观仪及其党三十余人。练丁李文成死焉。余党悉散，四境帖然。

《兵事录》。

### 资中县续修资州志 1929年修

光绪庚子间，京师拳匪肇衅。阅壬寅，拳匪之术，传播来资。先是资阳北乡人传演其术，久之，蔓延本境。樵夫牧竖，多有练习，号称灭洋仇教。所在教堂教民，时有焚毁杀伤事。州牧沈秉堃调兵弹压，仍未敛迹，敢据寨抵抗。及沈去，继任王明德督饬练团，人自为卫，匪于是无所施其使，未几全境悉平。

光绪二十八年，拳匪首领凌天顺、曾洪春等，聚众于龙头寨、天宝寨、兴福寨、云台观等处。八月巡缉，威靖两营督同孟市团练，协力会剿，斩首甚夥。旋经孟市团丁侦察凌曾二匪首送县，讯明正法，人心称快。按是役也，各团保戕杀匪名凡数百人，俘未就戮者，亦数百人。乡民受害无算。教养失而愚民陷于重戮。吁！可慨矣！

卷10，《兵燹》。

# 广东省

## 番禺县续志 1911 年刊本

二十六年庚子，义和团事起，宇内骚然。（闽浙总督许）应霖一以镇静处之，华洋交辑。浙匪刘加幅乘间窃发，聚众至数千人，犯浦成，全闽震动。……以精卒二百余名星夜赴剿，不两旬而渠魁就殄，余众解散。

卷 20，〈人物〉，第 7 页。

## 顺德县志 1929 年刊本

北京拳匪乱起，顺德、东莞、新安等处闹教案，赔款百余万。

卷 23，〈前事〉，第 16 页。

## 花县志 1924 年铅印本

（耶稣教人温光远来稿：耶稣教入花县记<sup>①</sup>）不幸光绪庚子年，北方拳匪义和团倡乱，欲“扶清灭洋”之心，各方响应，造谣惑众。故庚子七月中甸，有焚毁教堂，教民蒙祸不浅，而鹿坑全地俱为灰烬。后祝县主<sup>②</sup>见势不佳，饬勇保护。又英、美、法、德联兵进攻天津，大破京都，光绪帝避山西省，后立和约，战事遂止。凡教堂公使馆损失尽行赔款。故鹿坑教堂重起建造。惜乎工程未竣，又起祝融。后黎牧师毅然无惧，楼舍焕然一新。

卷 4，〈经政志〉，第 20 页。

① 自咸丰年间洋教士即谋在花县修教堂，前后三次均被人民群众阻止，至光绪年间，始由县官弹压，勉强在鹿坑修成教堂。而庚子年又予焚毁。

② 祝抡望，河南固始举人。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任花县知县，二十八年再任。

怀宁县志 1916 年刊本

二十六年七月，拳焰炽于京津，全国震动。知县姚锡光约同绅士，循甲午之役抽铺捐办团练，设总局于城南药王庙，城东北内外各设分局一，南城分局附总局内。募壮丁百二十名，交管带叶赤滨在城北育婴堂内督练，夜随各分局董分段巡查，赴总局会哨。间阎安谧。次年二月撤。

卷 12，〈兵事〉，第 33 页。

# 贵州省

贵州通志 1948年铅印本

(光绪二十五年秋九月)，仁怀会匪陈玉川倡乱，陷县城，黔西道张胜严讨平之。

二十六年三月丁卯，邵积诚奏：查贵州遵义府所属州县接壤川境，自前年川匪余栋臣滋事，各处会匪假名仇教，惑众倡乱，屡经严飭拿办，地方始稍安辑。二十五年九月初五日，据遵义府王联璧禀，据仁怀县林广尧禀称，县属大石冈地方有会匪陈玉川勾结川匪张立堂、寥子香等纠众谋逆，肆行焚掠，于八月二十九日胆敢扬旗执械，窜至县属二郎坝地方，烧抢教堂并教民二十六家。当经飞檄贵阳营练军管带邱俊书带兵兼程前往查办。九月十七日复据林广尧禀报，十二日三更时擒获奸细游治安，讯据供称陈玉川等约于当夜五鼓入城劫狱。该县随即筹备城防，一面征集乡团。不意四更后贼党已逼城下，城中兵役无多，被匪阑入，攻扑县署，劫出狱犯十二名。幸附城乡团四集，该县与把总苏发荣督同力战，阵斩悍贼四名，众始行溃走，退据县属放牛坪等处，等情。当即檄委营务处张胜严带同定广营练军管带张紫云、遵义营管带刘镇湘、新军营管带张卓前往剿办，并电请四川督臣奎俊派兵协助，于九月十八日经前抚臣电奏在案。十月初六、十一等日，张胜严禀称：途次接遵义府王联璧飞禀，贼由放牛坪分股攻扑桐梓、绥阳，遵义县、仁怀厅等处土匪均有起应之势。该道当派洋操队哨长宋振铎、章定标由鸭塘进剿；罗斛营管带蔺应元由九坝进剿；定广营管带张紫云由仁怀进剿；约会放牛坪。贵阳营邱俊书、哨长彭隆彰十月初一日行抵官木崖适与贼遇，用排炮轰毙悍贼十余名。次日晨刻，张紫云等亦率队驰至夹击。贼窜鸡公山层岩沟。张紫云

等追捕，获伪先锋马占春一名。初四日，陈玉川回窰河沟场。该道员立率所部亲往搜剿。次日复派同知刘大琮督队抢登城(衍)贼垒，始知贼已夜遁。各兵分路搜捕，拿获陈玉川及其子大喜、小喜，及悍贼吴刚亭、王九和等数十名。十一月初五日押解来省，当经前抚臣督同司道提犯讯明，当恭请王命，将首逆陈玉川凌迟处死，余匪一并正法。一面出示申明禁例，免纠胁从，以杜团练借端滋扰。现在地方如常安靖，堪以上慰宸系。臣查此次首匪陈玉川等效川匪余栋臣故智，以仇教为名，惑众倡乱，胆敢攻扑县城，抢署劫狱，以致遵义所属无知愚民被其煽惑，群思蠢动，几至燎原。幸赖天威远播，将士用命，乡团奋勇，卒使元恶就擒，余匪殄灭，兼旬之内，事定民安，不至蹂躏蔓延，办理实为迅速。

按：匪乱二十五年九月，邵奏在翌年三月。前抚臣即王毓藻，当山王病革，故迟未具奏，至翌年邵署巡抚时，始行补奏也。

二十五年，土匪张立堂打毁二郎坝教堂，毙教民二人。辛丑，上宪赔银七千两，案乃决。九月十二，陈玉川仇教，率党攻城。城内有刘崇安内应，陷城，毁普济堂，抢衙破监。十月，张观察胜严率师南下，直抵遵、仁连界之摩天岭。玉川率党千余败走瓦窑坪玛瑙洞，官兵密团，自辰至酉，搜获玉川父子四人，伪先锋六人，悍贼四人，解省梟示。余匪擒斩殆尽。(仁怀厅志)

光绪二十五年，盟匪陈玉川肇乱，攻陷仁怀县。黔西道张胜严驻军桐梓，遣别将进剿复之。按：贼等陷仁怀后，扬言决取道桐梓略定遵地，即进攻省垣，须桐梓官绅为储粮秣。贼巢温水，逼近桐界，今县人民守城筑堡，月余不安。知县何宗轮督众露守，妻唐氏亲熟米膏以餉巡城士卒。黔巡委张胜严率兵往剿，以桐梓为行营，遣藺管带进捣贼巢，歼厥渠魁，全城克复，并获匪党董鸭子等来桐正法，患遂平。(桐梓访册)

黔川匪首李成普借仇教煽乱，官军讨平之。

庚子秋<sup>①</sup>，邑令聂定中奉署思南府张济辉札，捕匪首李成普诛

<sup>①</sup> 黔州访册开首即书“庚子秋”，庚子即二十六年，与石旸访册异。是省志编者误将庚子置于二十五年也。

之。成普四川人，昔年入县境之上五里，与思安、印龙毗连乡场，铤铤为业，因之相识夥。是年夏饥馑荐臻，成普闻拳党起事，乘时借打教为名，劫场抢寨，无论入教与否，第视其家之肥者，即率党攻击，劫其财而杀其人，两月余，饥民效尤者众。近府属许家坝一带不胜其害，纷纷赴府具控。张太守查实，签役屡捕不获，乃札委县令亲捕。聂令奉札率差役二十余人，声言诣县辖境验尸，兼绕道许家坝进府。李以非县辖，不为意，仅集死党数十人，据许家场外村寨。聂令飭壮令杨洪、余清，暗派是处团首率众协攻。李战败走，其党四散。（婺川访册）。

光绪二十六年，李成虎<sup>①</sup>（思南许家坝人）因毁教堂起衅，盘踞川崖坝，阡城戒严。知府邓树滋札城绅李绍莲、何景琛办城防守御，后调镇远、铜仁兵击之，匪闻风窜走。（石阡访册）

（光绪二十六年）秋九月，丹江苗变，陷凯里城。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苗叛，究致乱之由，始于二十五年秋成之际，弥月淫雨，田禾多被淹坏，人民咨嗟失望。次年米价腾贵，登场出售者极少。乡间人民约集数百名，各携萝筐布袋，齐赴公署借贷义谷。通判汤炳机称以署事人员将来交卸，手续繁杂，不允所请。地方绅士鉴于饥民太多，恐致生乱，愿会同管仓员出具切结，完全负责。无如汤炳机固执不允。鸡讲寨苗民李学高遂秘密谋叛，暗雇工匠制造枪弹刀矛等物，积数月之久，风声传播。团绅杨定国、周明才密报公署防范，汤炳机不为备。七月内，该逆酋等在清平今改镇山分县凯里属之朗嵩寨、丹江交界地方聚众宰牛会商。汤炳机闻之稿耗，轻骑减纵，直赴该处，演说利害，晓以大义。同城官绅阻之不住。既而安然无恙而归。汤炳机以为斯民具有天良，此次演说必能稍释逆念，益不为备。时尚有绿营参将率左军守备驻防本城，右军则分驻鸡讲寨。并有行营练军一营亦驻于此，扼要防守。逆苗总欲乘隙一逞。适邓华熙奉命抚黔，已入黔境，汤炳机出清平官道迎谒。逆苗等探实汤炳机定于

<sup>①</sup> 李成虎即李成普。石阡访册谓在二十六年，与婺川访册亦异。

九月二十三日由清平转至凯里住宿，但由凯里至丹江尚有九十里程途，遂乘此时机纠集多数逆苗，由间道晓夜潜赴凯里，破城放火，以汤炳机必不能免。詎料汤炳机接得杨定国专丁飞报密函，二十二日傍晚抵凯里，二十三日黎明即加快班兼程回署，而逆苗未之知也。是夜潜入城内纵火，延烧街房。官民不知是叛，以为失火往救，武营都司管肇玉、外委张文成均被戕害。管肇玉被戕后复投之火，死尤惨酷。街民开门救火者多被杀死。逆苗等破城纵火之后，截住各路街厮杀，并穷搜旅店无获，始之，汤炳机天明即离凯。次日天明即欲乘锐直攻丹江，惟群逆系乌合之众，先经赴行远路，又经劳攘通宵，疲困已极，遂在凯里扎住一日。二十四日，正是丹江赶场之期，午间即有消息传到。附郭团绅周明才一面调团；一面入城飞报。当时文署飞调屯军武营，即派兵弁分头防守。逆苗知丹江有备，不敢入攻，遂分扰各乡寨中，肆行掳掠奸淫。未几，镇远总兵岑有富亲率劲旅来丹，抚军复委营务处会办张胜严亦带大兵来丹，共同办理。张胜严旋移兵凯里，擒斩颇多。是役也，计在丹江擒获逆酋李学高、九大王、往你老、李大木匠、余九你、张保理、九耶培、潘老五、唐往兄等。并搜捕雷公山，擒获逆党数十名，均经就地正法。地方始获安宁。

光绪二十六年调补贵州镇远镇总兵，八月抵任。九月，丹江、凯里夷匪滋乱，一战平之，城围立解，首从各犯就擒。（清史岑有富传）

庚子九月，清平苗变，陷凯里城，都司管崑山死之。黄平，重安戒严。

卷 41，〈前事志〉，第 36—39 页。

### 桐梓县志 1929 年铅印本

拳匪始于山东直隶，而青羊市拳匪则由河南马回子来扶欢坝贸易，传之陈月波，而蔓延杨瀛峰、封百川、张海峰等，乡里愚民不分男女咸附和之。其念咒有沙僧、唐僧、八戒、悟空、关圣帝君等语。念毕喊呐狂奔，望空械斗，辄谓与洋国交战，杀人若干，故神拳而以义和名之也。

是年(光绪二十七年)七月,适有英国王教士来青市演说卖书,被人毁辱。于时,有造事者知陈泽普、萧际云两家因争纸市嫌怨素深,暗纵王教士至桐控陈。殊陈任公日久,素服乡民。既而桐令何鉴差勒提,又见綦令庄因事来场,遂疑萧有主使与陈为难,因于八月十八日夜,暗纠拳匪围烧萧屋,烟焰迷天,炮声震地,綦令受惊,愤怒益甚。然起衅原因实拳匪暴动,而陈不预知也。及大狱将兴,马回子不知何往,王教士亦先遁去,萧遂以烧杀大题在綦县控匪首封百川、杨瀛峰、陈月波、张海峰等,并以主谋控陈。綦令挟烧毁之嫌,不加详察,遂即转禀上宪,讹万二坡为望儿寨,谓陈聚众数千,立即为乱。川省大宪立令刘统领带兵前来就近察剿。于是人民惊骇,搬避一空。

先是八月下旬桐令何侦知四楞碑一带煤厂夫役停工日久,恐复乘势搆乱,札邑绅犹朝选不分昼夜驰往各处宣布利害,各安营业。不料綦令军催太急,何令已同驻城防军蒯管带、武举王嘉宾率领黔军到青羊市也。内而正安、仁怀,外而南川、巴县,谣传喧嚷,摇动邻封,在拳匪固早逃散。而陈亦自知既被王教士嫁祸于前,又被拳匪踵祸于后,纵不知情,有口难辩,遂于两军未到之前逃避百花台,以待昭雪。乃刘统领以案悬难结,飭何令转令王嘉宾前往面谕,自行出首,有渠担任,以便结案。殊王覆命綦令侦知,勒逼各军将陈捉获,解綦归案。上宪旋命知府鄂太守来綦勘问,亦欲为陈解释。无如庄令决意办陈,勒令青市团民千余家尽行画押,逼请上宪务期正法。

乡民以陈于公安事件多所维持,至今惜之。次年始奉部文飭地方官确实查办,而死者已不可复生也。初拳匪请神示以出兵日期,判云:“戊戌会龙日,奎星冲破天”,后果于建戌之九月初一奎星辰日拿获一千逆犯。是虽邪说诬民,其亦陈氏之厄运,而地方之劫数欤?

卷8,《军务志》下,第13—15页。